漢語集成續編

一一一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一三冊目錄

文學類

詩文別集——唐

張說之文集二十五卷……唐　張　說撰　結一廬　一
顏魯公文集三十卷首一卷補遺一卷附目錄一卷世系表一卷年譜一卷……唐　顏眞卿撰　三長物齋　一八七
劉賓客外集十卷……唐　劉禹錫撰　結一廬　五六三
文標集三卷補遺一卷附校勘記一卷……唐　盧　肇撰　胡氏豫章　六二五
孫可之文集十卷……民　胡思敬校勘　續古逸　六五三
唐皮日休文藪十卷……唐　孫　樵撰　湖北先正　六八一
鄭守愚文集三卷……唐　皮日休撰　續古逸　七三九
孫拾遺文纂一卷外紀一卷……唐　鄭　谷撰　明　七七一
　　唐　孫　郃撰
　　民　張壽鏞輯

文選集注

義疏

卷第一

賦甲

京都上

東京賦

西京賦

南都賦

北京賦

三都賦

吳都賦

蜀都賦

魏都賦

西都賦

東都賦

子虛賦

上林賦

羽獵賦

長楊賦

甘泉賦

河東賦

兩都賦

二京賦

江賦

海賦

南郊賦

北郊賦

思玄賦

幽通賦

鵩鳥賦

鸚鵡賦

閑居賦

歸田賦

登樓賦

寡婦賦

恨賦

別賦

雪賦

月賦

風賦

舞賦

笙賦

琴賦

長笛賦

聲無哀樂論

嵇叔夜養生論

答客難

解嘲

賓戲

答賓戲

七發

七激

七啓

七命

七辯

七釋

七依

七厲

七誨

八詠

八公

九辯

九歌

九懷

九思

九章

卜居

漁父

招魂

大招

惜誓

鵩鳥賦

弔屈原文

弔魏武帝文

弔古戰場文

弔古文

弔古文

弔古

明緜紙鈔本二十卷

唐初人文集流傳固少以舊鈔本鉄雖得 芸楣 庚子中秋

近照珠版有重輯本惜未收批答同作諸篇並花集外補入本傳唐文粹文苑英華所載文六十一首亦可喜二本不可偏廢 芸楣再讀 己酉小雪

明竹紙鈔本二十五卷 一

唐燕國公集二十五卷蓋吳元年手自抄錄以備一覽者也初以勝國兵燹之變遺書散逸僅存其集於敝篋中猶多魚魯復輾耕力以正之遂爲完物亟欲刊之而力不果吾後世子孫有能新之以續有唐之文獻者乎唐去今千餘年其相業隨世消長而文獨存然則世之所恃以爲不朽計者文焉爾雖與天壤俱敝可也燕公之文豈曰雕龍如劉勰者爲哉曲江公志文盡之矣更書一篇以冠其首時永樂九年秋九月貞隱老人濠上德記

詩賦

御製喜雨賦　喜雨賦應制

進白烏賦并墨詔批答　虛室賦

晏居賦　江上愁心賦

畏途賦　侍宴武三思山第

侍宴蓑荷亭　侍宴臨渭亭

侍宴滻水　桃花園馬上

侍宴隆慶池　奉和春日幸望春宮

奉和登驍山矚眺　幸白鹿觀應制

扈從幸韋嗣立山莊二首　奉和送金城公主

奉和同皇太子過慈恩寺二首　御製春日出苑遊矚

奉和春日出苑并墨令谷讌

喜雨賦　御製

仰重華之齊政步文命而彝倫何天道之云遠亦明徵而在人迄中夏而自春遘愆陽而爲亢雲重結而復解雨纔滴而還障山祠植珪而不答田畯倚耒而招音超悵京兆來奏音官撰曲將土龍而矯首請神巫而頓足彼有憑而可舉予何抑而未許恐歲凶之及人甫天譴於我身爾乃潔齋壇墠五精是祠暴立炎赫三日爲期上帝臨我衷誠不欺重泉蒸潤觸石吐滋平雲黯而鋪幕密雨森其散絲無雷無電不震不眩匪疾匪徐乍合乍疏汎草泊樹垂珠點露過闕入樓含煙雜霧或噴薄而攢集或淋漓而灌注亂積水之圓文拂微風之斜度寰海浹而康樂畎畝欣而相顧絲管合兮夜將曉芙蓉開兮日未暮原夫雨之爲德也無大小之異情無高卑之不平無華朽之偏潤無薰臭之隔榮喜夫雨之今應也赴一言而不捨經累晨而廣瀉納清陰之浮涼混和氣而飄灑感作霖於殷命諷其霈於周雅家尚知乎禮節國有望於豐霸小陽臺之神人卻大宛之走馬體雲行而雨施吾何事乎天下

喜雨賦應制

史臣啟先王之冊府按絕瑞於祥經樂雲雨之平施齊品物之流形帝皇益重而爲寶麟鳳自輕而讓靈況愆時而渴望欲意達而神聽是月也朱明漸半紫油未吐恐降災兮此下民罄虔祈兮我仁主退象龍之禮禱斥持鷺之貌舞屏翳慚其廢職祝融悔其遷怒山泱漭而出雲天霧霏而下雨速一言而感應剋三日而周溥氣蓊靄以騰鳥喊雞音淡聲颯灑以蕭條璀如銀漢之屑落璨若珠泉之噴燒街鄽漫其潢潦郊壤斐其綠苗舒四溟之清潤卷六合之煩囂咸渠骨於神液其歡心於聖朝我身爾乃潔齋壇墠五精是祠暴立炎赫三日爲期上帝臨我衷誠不欺重泉蒸潤觸石吐滋平雲黯而鋪幕密雨森其散絲無雷無電不震不眩匪疾匪徐乍合乍疏汎草泊樹垂珠點露過闕入樓含煙雜霧或噴薄而攢集或淋漓而灌注亂積水之圓文拂微風之斜度寰海浹而康樂畎畝欣而相顧絲管合兮夜將曉芙蓉開兮日未暮原夫雨之爲德也無大小之異情無高卑之不平無華朽之偏潤無薰臭之隔榮喜夫雨之今應也赴一言而不捨經累晨而廣瀉納清陰之浮涼混和氣而飄灑感作霖於殷命諷其霈於周雅家尚知乎禮節國有望於豐霸小陽臺之神人卻大宛之走馬體雲行而雨施吾何事乎天下

海若於葛川疾雷辟其山裂走電㊥其海然天子作愁
霖之賦詞人綴苦雨之篇牖屋壞於倒井黍稷流於下
田乃凶浸之不令曷休徵之有焉請言瑞雨之可喜也
協氣交泰嘉生是賴湛覃而不溺衍溢而不害東漸出
日之表西被無雷之外南窮火鼠之譯北盡燭龍之會
天文則雲漢昭回王澤則江河滂沛雖欲譚天而窺管
孰知堯德之爲大

進白烏賦 并墨詔批答

咨大鈞之播氣在品物而流形有莫黑之凡族亦變白
而效靈感上仁於孝道合中瑞於祥經若夫事出神妙
理包舒卷鼠集王屋飛隨帝輦捧日高翥迎風細轉識
本皆空莫不因無證實假異生同魚何卻而樂水蛇何

句句於召呼每啞啞於啄吮以其雪羽霜毛冰精玉肰
拔奇綠林之下賞異紫臺之上擲鵱鵲之紗窗抱鳳凰
之衣裾恐同類之見嫉畏不才之速謗願悉命於渥恩
豈顧私於閉放維聖君之靈囿物何遠而不臻有能言
而可重或善舞而取珍羞陋軀而入獻與質羽而爲鄰
探朝噪之聲樂眷夜啼之曲新無芒距以耀武不鉤喙
以懷仁謝先容而特達卻假飾以全眞鑒深心於反哺
移報德於君親

墨詔批答

得所進白烏符彩明媚助日揚輝白羽翩翻淩霜比色
況乎反哺斯重能仁是高對之有歉情不能已又覽所

進放言禮物詞藻瀏亮尋繹研味把翫無斁所謂文苑
菁華詞場醫策也今賞卿金五挺銀十挺云云

虛室賦

明月窗前古樹簷邊無北堂之樽酒絕南鄰之管絃理
涉虛趣心階靜緣室惟生白人則思玄歇百慮之勞止
歸一途之兀然嗟乎巧智首亂禮樂增矯名起異端利
成貪兆役二見之交戰驅五神而雜擾形何賁而不衰
性何煩而不天每竭源而追末必忘多而獲少玉帳瓊
宮圖奢務豐朱門金穴恃滿矜隆榮與辱而俱盛事隨
憂而不窮陷營爲之桎梏留健羨之池籠心元是幻法
本皆空莫不因無證實假異生同魚何卻而樂水蛇何

意而憐風大哉默識守此㊥通顧瞻天下還如夢中

晏居賦 并序

吏部侍郎魏仁歸

張校書作虛室賦以示予文旨清峻㊥義深遠予味之
有感聊爲晏居賦以和之其詞曰

氣序忽諸日月其除夏盡炎歇秋至涼初地僻而人物
自少庭閒而室宇成虛寂爾無暄蕭然晏居覽聖賢於
上古窺得失於前書或智而不足或愚而有餘諒千變
而萬化嗟難得而備疏若夫名因行立宦由才致官要
則謗議斯起譽高必讒毀俱至所以君子逃名達人避
位養性以安其體摛文以見其志且貴不如賤善亦同
惡貴則但益憂勞善乃未離貪著徒憐顧覆之禍虛纏

愛慾之縛前事既忘後車安託儻來未足有慰或去可以無怍固當絕於可否亦無勞於酬酢一本作齊其遭莫四字無此句聞寵祿其心居陋習改其樂蓋老氏稱德所貴先慈孔門之道一以貫之於常則允出茲在茲屈伸委運行用隨時既無去無取亦何慮何思

江上愁心賦寄趙子 岳州作

江上之峻山兮鬱崎音嶔嶷音毅而不極雲爲峯兮煙爲色欻變態兮心不識江上之深林兮杳冥蒙而不已鳥爲花兮猿爲子紛邊濺兮言莫擬夏雲陰兮若山秋水平兮若天冬沙飛兮浙浙春草靡兮芊芊感四節之默運知萬化之潛遷伴衆鳥兮寒渚望孤帆兮日邊雖欲貫

愁腸於巧筆紡離夢於哀絃是心也非模放之所逮將有言兮是然旂無言兮是然

畏途賦

青泥路白馬關雲足躡霞手攀忠臣往兮孝子還陟羊腸臨鳥道搏絕岸援蔓草懸梁婀娜以樹接虛閣穹崇而煙抱風雨瀄汩兮崩泉而險湍圖畫詭屈兮紅峯而碧巒林勿勿而人靜山嶙嶙而地寒客有夢兮在城闕願似金隄青草馥長承瑤水白雲盂

奉和春日幸望春宮

別館芳菲上苑東飛花潛蕩御筵紅城臨渭水天河靜閣對南山雨露通繞殿流鶯凡幾樹當蹊亂蝶許多叢春園既醉心和樂共識皇恩造化同

梁王池館好曉日鳳樓通竹町音挺羅干衛蘭筵降雨宮

奉和登驪山矚眺
寒山上半空臨眺盡園中是日巡遊處晴光遠近同川
明分消水樹暗辨新豐巖壑清音暮天歌起大風
幸白鹿觀應制
洞府寒山曲天遊日旰迴披雲看石鏡拂雪上金臺竹
徑龍驂下松庭鶴轡來雙童還獻藥五色耀仙才
扈從幸韋嗣立山莊應制二首
寒灰飛玉琯湯井駐金輿既得方明相還尋大隗居懸
泉珠貫下列帳錦屏舒騎遠林逾密笳繁谷自虛門旗
塹複磴殿幕褰週渠無舞鳳隨公主雕龍賦婕妤地幽天
賞洽酒樂御筵初華才叨侍從連藻愧應徐

二
西京上相出扶陽東郊別業好池塘自非仁智符天賞
安能日月共迴光
奉和送金城公主應制
青海和親日潢星出降時戎王子聳寵漢國勇家慈春
野開離讌雲天起別詞空彈馬上曲詎減鳳樓悲
先天應制奉和同皇太子過慈恩寺二首
翼翼宸恩永煌煌福地開離光昇寶殿震氣繞香臺上
界幡花合中天日月來願君無量壽仙藻屢徘徊
二
朗朗神居峻軒軒瑞像威聖君成願果太子拂天衣至

樂三靈會深仁四海歸還聞渦水曲更繞白雲飛
先天應令春日出苑遊矚　御製太子時作
三陽麗景早芳辰四序嘉園物候新梅花百般障去路
垂柳千條暗迴津鳥驚直爲飛風葉魚躍都由佐岸人
唯願聖主南山壽何愁不賞萬年春
奉和春日出苑應令
禁林豔裔發青陽春望逍遙出畫堂雨洗亭皋千畝綠
風吹梅李一園香鶴飛不去隨清管魚躍翻來入綵航
睿賞歡承天保定逍文更覩日重光
墨令答讚四言
入相論道資孝爲忠朗如明鏡穆如清風既調飾鶴又

擅雕龍有則有典是爲文雄

張說之文集卷第一

御製喜雪　奉和應制
御製同劉晃喜雨　奉和應制
御製遊興慶宮作并序　奉和應制
御製觀拔河　奉和應制
奉和寒食作應制
御製過大哥宅　奉和應制
御製過大哥山池二首　奉和應制
御製石橋銘四言　奉和應制
御製賜諸州刺史　奉和應制
御製賜崔日知　奉和應制
御製餞王晙巡邊　奉和應制
奉和送宇文融應制
御製興慶宮酺宴并序　奉和應制
御製春晚宴兩相并序　侍宴應制探得開字
御製花萼樓下宴并序　奉和應制
御製端午宴羣臣并序　端午侍宴應制探得魚字
御製千秋節宴并序　奉和應制
御製千秋節賜羣臣鏡　奉和應制
喜雪　御製
日觀卜先征將巡順物情風行未備禮雲密遽飄霙委樹寒花發榮空落絮輕朝如玉已會庭似月猶明既覩膚先合還欣尺有盈登封何以報因此謝功成

聖德與天同封禪欲報功詔書斯日下靈感應時通觸石雲呈瑞含花雪告豐積如沙照月散似麪從風舞集仙臺上歌流帝樂中遙知百神喜灑路待行宮

同劉晃喜雨　御製

節變寒初盡時和氣已春繁雲先合寸膏雨自依旬颯飛平野霏霏靜暗塵懸知花葉意朝夕望中新

奉和同劉晃喜雨應制

青氣含春雨知從岱嶽來行雲遊師出洒雨待車迴散混塵清道空濛柳映臺最宜三五夜晴月九重開

遊興慶宮作并序　御製

暇日與兄弟同遊興慶宮登勤政務本及華萼相輝之樓所以觀風俗而勸人崇友于而敦睦詩以言志歌以詠言情發於衷率題此什

代邸青門右離宮紫陌垂庭如過沛日水若渡江時綺觀連雞岫朱樓接雁池從來敦棣萼今此茂荊枝萬葉傳餘慶千年志不移凭軒聊屬目輕輦共追隨務本方崇訓相輝保羽儀時康俗易漸德薄政難施鼓吹迎飛蓋絃歌送羽巵所希覃率土孝悌一同規

奉和暇日遊興慶宮作應制

漢武橫汾日周王宴鎬年何如造區夏復此睠親賢巢
鳳新成閣飛龍舊躍泉棣華歌尚在桐葉戲仍傳禁籞
氛埃隔平臺景物連聖慈良有裕王道固無偏問俗兆
人阜觀風五教宣獻圖問益地張樂奏鈞天侍酌衢樽
滿詢芻諫詖懸詠言形友愛萬國共周旋

觀拔河俗傳此戲必致年豐故命北軍以求歲

稔 御製

壯徒恒貫勇拔拒抵長河欲練英雄志須明勝負多譟
齊山岌嶪氣作水騰波預期年歲稔先此樂時和

奉和觀拔河應制

今歲好拖鉤橫街敞御樓長繩繫日住貫索挽河流鬬
力頻催鼓爭都更上籌春來百種戲天意在宜秋

奉和寒食作應制

寒食春過半花濃鳥復嬌從來禁火日會接清明朝鬬
敵雞殊勝爭毬馬絕調晴空數雲點香樹百風搖改木
迎新燧封田表舊燒皇情愛嘉節傳曲與簫韶

過大哥宅探得歌字 御製

魯衛情先重親賢愛轉多冕旒豐暇日乘景暫經過戚
里申高宴平臺奏雅歌復尋爲善樂方驗保山河

奉和過(甫)王宅應制

進酒忘憂覩簫韶喜降尋帝堯敦族禮王季友兄心竹
苑龍鳴笛梧宮鳳繞林大風將小雅一字盡千金

同玉眞公主過大哥山池二首

澄潭皎鏡石崔嵬萬壑千巖暗綠苔林亭自有幽眞趣
況復秋深爽氣來

地有招賢處人傳樂善名鵞池臨九達龍岫對重城桂
月先秋冷蘋風向晚清鳳樓遙可見髣髴玉簫聲

奉和同玉眞公主遊大哥山池題石壁應制二首

池如明鏡月華開山學香鑪雲氣來神藻飛爲鶴鴻賦
仙聲颺出鳳凰臺

綠竹初成苑丹沙欲化金乘龍與驂鳳歌吹滿山林爽
氣凝情迥寒光映浦深忘憂題此觀爲樂嘗同心

石橋銘四言 御製

梁園勝蹟碣館佳遊苔深石暗山斜路幽橋非七夕節
是三秋爰停羽杼共此淹留

奉和石橋銘應制

玉梁架迴碧沼涵空石鞭海上鎖鍛河中橫漢飛鵲規
天拖虹仙聖來往風雲路通

賜諸州刺史以題座右 御製

眷言思共理鑑寢想惟良猗歟此推擇聲續著周行賢
能既俊進黎獻實佺康視人當如子愛人亦如傷講學
試誦論阡陌勸耕桑虛譽不可飾清知不可忘求名迹
易見安眞德自彰獄訟必以情教民貴有常恤惸且存
老撫弱復綏强勖哉各祇命知予眷萬方

奉和賜諸州刺史應制

文明徧西陲鰥寡達堯心正在親人守能令王澤深朝廷多秀士銓鍊比精金犀節同分命熊軒各外臨聖主賦新詩穆若聽薰琴先言敎爲本次言則是欽三時農不奪午夜犬無侵願使天宇內品物遂浮沈寄情羣飛鶴千里一揚音共躡華胥夢龔黃安足尋

賜崔日知往潞州　御製

潞國開新府壺關寵舊臨妙旌循吏德特悅庶民心禮樂中朝貴仁明列郡欽揚風非贈扇易俗是張琴蕃鎭謳謠洽行宮雨露深會書丞相策先賜潁川金

奉和賜崔日知應制

聖情留鬱鎭佳氣翊輿王增戟雄都府高車轉太常川橫八諫闕山帶五龍長連帥初恩命天人舊紀綱餞塗飛御藻闔境自生光明主徵循吏何年下鳳凰

餞王晙巡邊　御製

振武威荒服揚文肅遠墟金壇申將禮玉節授軍符冠冑三方外銜刀萬里餘昔時吳會靜今日虜庭虛分閫仍推轂援桴且訓車風揚旌旆遠雨洗甲兵初坐見台階誼行聞政隙除檄來雖插羽箭去亦飛書舟楫功斯著鹽梅望匪疏不應陳七德欲使化先敷

奉和送王晙巡邊應制

六月歌周雅三邊詥夏卿欲施攻戰法先作簡稽行禮樂知謀帥春秋誡用兵一勞堪定國萬里即長城貲有和戎利威傳破虜名軍前雨灑道樓上月臨營別藻瑤華降同衣錦襛榮關山由義近戈甲爲恩輕絲竹路傍散風雲馬上生朝廷謂吉甫邦國望君平

奉和送宇文融安輯戶口應制

至德臨天下勞情徧九圍念茲人去本蓬轉將何依外遊征戍數內傷親黨稀嗟不逢明盛胡能照隱微柏臺簡行李蘭殿錫朝衣別曲動秋風恩令生春輝使出四海安詔下萬心歸作無夔龍佐徒歌鴻雁飛

春中興慶宮酺宴并序　御製

夫抱器懷才含仁蘊德可以坐而論道者我於是乎闢重門以納之作扞四方折衝萬里可運籌帷幄者我於是乎懸重祿以待之是故外無金革之虞朝有搢紳之盛所以嚴廊多暇垂拱無爲不言而海外知歸不敎而宴中自肅元亨之道其在茲乎況乎天地交而萬物通陰陽和而四時序所寶者粟所貴者賢故以宵旰爲懷黎元在念盡力溝洫不知宮室之已卑致敬鬼神不知飲食之斯薄往以仲冬建子南至初陽爰詔司存式陳郊祀揔夷夏之誠請答人神之厚縕煙歸太乙禮備上玄足以申昭報之情足以極嚴禋之道然心融萬類歸雷雨之先春慶洽百寮象雲天而高宴歲二月地三泰水汎汎而龍池滿日暹暹而鳳樓曙青門左右軒庭映

梅柳之春紫陌東西帝幕動煙霞之色撞鐘伐鼓雲起雪飛歌一聲而酒一盃舞一曲而人一醉詩以言志思吟湛露之篇樂以忘憂慰運臨汾之筆

九達長安道三陽別館春霽將理朝服迴作豫遊辰不戰要荒服無刑禮樂新合酺覃土宇歡宴接羣臣玉斝飛千日瓊筵薦八珍舞衣雲曳影歌扇月開輪伐鼓魚龍雜撞鐘角觝陳曲終酣興晚須有醉歸人

奉和春中興慶宮酺宴應制

千齡逢啟聖萬域共來威慶接郊禋後酺承農事稀御樓橫廣路天樂下重閽鸞鳳調歌曲虹霓動舞衣合聲雲上聚連步月中歸物覩恩無外神和道大微鎬京陪樂飲柏殿奉文飛徒竭秋螢影何資春日暉

春晚宴兩相及禮官麗正殿學士井序 御製

朕以薄德祇膺(麻)數正天柱之將傾紛地維之已絕故得承奉宗廟垂拱巖廊居海內之尊處域中之大然後祖述堯典憲章禹績敦睦九族會同四海猶恐烝黎未又徵戍未安禮樂之政虧師儒之道喪乃命使者衣繡服行郡縣因人所利擇其可勞所以便億兆也乃命將士擐甲冑冒矢石審山川之向背應歲月之孤虛所以靜邊陲也乃命禮官考制度稽典則序文昭武穆享天地神祇所以申嚴潔也乃命學者繕落簡緝遺編纂魯壁之文尋綴秦坑之煨燼所以修文教也故能使流寓

聖政惟稽古賓門引上才坊因購書立殷爲集賢開髦彥星辰下紬章日月迴字如龍負出頷是鳳銜來庭柳餘春駐宮櫻早夏催喜承芸閣宴幸捧柏梁杯

夏首花萼樓觀羣臣宴(甯)王山亭迴樓下又申之以賞樂賦詩井序 御製

萬物莫不氣兆乎上而形視乎下鐵石異品雲蒸並溼草木無心春來咸喜故聖人(弘)道先王法天酒星主獻醪之義雷卦陳飲食之象近命羣官欣時樂宴盡九春之麗景申三旬之暇日暘飲桂山權歌沁水醇以養德味以平心本將導達陽和助成長育亦朝廷多慶軍國餘閒者也前月之晦細風飄雨繁絃中止列席半醉佳

辰易失絕興難追良可惋也今年帶閏節候全晚暑氣猶清芳草未歇申布雅意復敍初筵披樂善之邸坐忘憂之觀東郊跬步南山在目足以締夏首之新賞補春餘之陸歡朕登覽上宮俯臨長陌暢眾心之怡虞權歸騎之遲迤鼓之以瑟琴宥之以筐篚衢樽意洽場藿思苗賦我有嘉賓之詩奏君臣相悅之樂踟躕西日吟翫南風不知衷情發於翰墨也

今年通閏月入夏展春輝樓上風花晚城隅宴賞歸九歌揚政要六舞散朝衣天喜時相合人知事不違禮中推意厚樂處感心微別賞陽臺樂前旬暮雨飛

奉和花萼樓下宴應制

萬心翹樂宴三舍緩昌時山接夏雲險臺留春日遲節移芳未歇與隔賞仍追醉後傳嘉惠樓前舞聖慈皇恩與時合天意若人期故發前旬雨新垂湛露詞

端午三殿宴羣臣并序 御製

律中蕤賓獻疇之象著火在盛德文明之義燀故以式宴陳詩上和下暢者也朕宵衣旰食緝聲教於萬方卜戰行師總兵鈐於四海勤貪日給憂忘心勞聞蟬聲而悟物變見槿花而驚候改所賴濟濟朝廷視成鶉鷁桓桓邊鄙責辦熊羆喜麥秋之有登玩梅夏之無事時雨近霽西郊靄靡而一色炎雲作峯南山嵯峨而異勢正當召儒雅宴高明廣殿肅而清陰生列樹深而長風至

廚人嘗散熱之饌酒正行逃暑之飲庖捐惡鳥俎獻肥鼈新筒裹練香蘆角黍恭儉之儀有序慈惠之意溥洽諷味黃老致息心於眞妙抑揚游夏滌煩想於詩書超然玄覽自足爲樂何止柏枕桃門驗方術於經紀絲花命縷觀問遺於風俗感婆娑於孝女憫枯槁之忠臣而已哉歎節氣之循環美君臣之相樂凡百在會咸可賦詩五言紀其日端七韻成其火數豈獨漢武之殿盛朝士之連章魏文之臺壯辭人之並作云爾

五月符天數五音調夏鈞舊來傳五日無事不稱神穴枕通靈氣長絲命續人五時花競巧九子鬬爭新方殿臨華節圓宮宴雅臣進對一言重遒文六義陳股肱良足詠風化可還

端午三殿侍宴應制探得魚字

小暑夏紘應微陰商管初願齊長命縷來續大恩餘三殿寒珠箔羣官上玉除助陽嘗黍鼠順節進龜魚甘露垂天酒芝花捧御書合丹同蝘蜓灰骨共蟾蜍今日傷蚼意銜珠遂闕如

千秋節宴并序 御製

令節肇開情兼感慶率題八韻以示羣臣

蘭殿千秋節稱君萬壽觴風傳率土慶日表繼天祥玉宇開花萼金懸動會昌衣冠臣鷰下帝幕翠雲長獻遺成新俗朝儀入舊章月銜花綬鏡露綴綵絲囊處處祠

田祖年年宴杖鄉深思一德事小獲萬人康

奉和千秋節宴應制

五德生王者千齡啟聖人赤光來照夜黃雲上覆晨海縣銜恩久朝章獻壽新高居帝座出夾道衆官陳槃仗洗清景韶管凝秋㫐珠囊含瑞露金鎖抱僊輪何歲無鄉飲何用不報神薰歌與名節傳代幸羣臣

千秋節賜羣臣鏡　御製

鑄得千秋鏡光生百鍊金分將賜羣后遇象見清心臺上冰華澈窗中月影臨更銜長綬帶留意感人深

奉和賜王公千秋鏡應制

寶鏡頒神節凝規寫聖情千秋題作字長綬帶爲名月向天邊下花從日裏生不承懸象意誰辨照心明

雜詩

御製太行山中言志　奉和應制　苗晉卿同作
御製巡省途次舊居并序　奉和應制
御製過晉陽宮　奉和應制
御製早度蒲關　奉和應制
御製入秦路逢寒食　奉和應制
御製途中經華嶽　奉和應制
御製潼關口號　奉和應制
御製過王濬墓　奉和應制
御製經河上公廟　奉和應制

御製途次陝州　奉和應制
御製行次成皋　奉和應制
御製祭孔子　奉和應制
御製野次喜雪　奉和應制
御製溫湯對雪　奉和應制
御製溫泉言志　奉和應制
御製校獵義成喜雪　奉和應制
御製幸鳳湯泉　奉和應制
扈從溫泉宮獻詩　直宿溫泉宮羽林獻詩
王太尉碑　㊄武門侍射并序
御製
早登太行山中言志
清蹕渡河陽疑笳上太行火龍明鳥道鐵騎繞羊腸白露霾陰壑丹霞助曉光澗泉含宿凍山草帶餘霜野老茅爲室樵人薜作裳宣風問耆艾敦俗勸耕桑涼德慙先哲徽猷慕昔皇不因今展義何必冒垂堂

奉和太行山中言志應制
六龍鳴玉鑾九折步雲端河眷南浮近山輕北上難羽儀映松雪戈甲帶春寒百谷晨笳動千巖曉仗攢皇心感韶節敷藻念人安既立省方館復置建神壇扈蹕參天老承榮忝夏官長勤百年意思見一勝殘

同前　苗晉卿

金吾戒道清羽騎動天聲砥路方南絕重巖始北征闢樓前望遠河邑下觀平喜氣迴輿合祥風轉旆輕視堯三老至會禹百神迎月令農先急春蒐禮復行仍親后土祭更理晉陽兵不似勞車轍空留八駿名

羌因巡省途次舊居并序　御製

朕昔在初九佐貳此州未遇扶搖之力空俟海沂之詠泊大橫入兆出處斯易一揮寶劍遽履瑤圖承㊃數而順謳謠著天衣而御區夏嗟乎向時沈默駕四馬而朝京師今日逍遙乘六龍而問風俗羌因巡省途次舊居山川宛然人事無間忽其鼎革周遊館宇觸目依然雖述異漢皇而地如豐邑擊筑慷慨酌桂留連空想大風

題茲短什

三千初擊浪九萬欲搏空天地猶驚否陰陽始遇蒙存身斯歷試佐貳伊昭融多謝時康理良慚寶劍功長懷問鼎氣夙負拔山雄不學劉琨舞先歌漢祖風英髦既包括豪傑自牢籠人事一朝異謳謠四海同如何昔朱邸今此作離宮鴈沼澄瀾翠猿巖落照紅小山餘桂馥長坂舊蘭叢即是淹留處乘歡樂未窮

奉和

奉和發因巡省途次舊居應制

蔥鬱興王郡殷憂啟聖圖周成會西土漢武幸南都歲卜鑾輿邁農祠雁政敷武威稜外域文教靡中區警蹕千戈靜朝宗萬玉趨舊藩人事革新禮國容殊壁有眞龍畫庭餘鳴鳳梧蔡鶗說堯壽合鼎獻湯厨陽樂寒初變春恩蠲更蘇三晉頒命服五嶽復田輸君賦大風起人歌湛露潛從臣觀玉葉方願紀靈符

過晉陽宮 御製

緬想封唐虞實惟建國初俯察伊晉野仰觀乃參墟井邑龍躍斯城池鳳翔餘林塘猶浦澤臺榭宛舊居運革雖中否時遷命茲符願循承丕構怵惕多憂虞尚恐威不逮復慮化未孚豈徒勞職跡所期訓戎車習俗問黎人親巡慰里閭永言念成功頌德臨康衢長懷經綸日歎息履庭隅艱難安可忘欲去良踟躕

奉和

太原俗尚武高皇初奮庸星軒三晉鑾士樂二堯封北

上陽柳色換春歸臨渭桃花拂水飛總爲朝廷巡幸去
頓教京洛少光輝昨從分陝山南口馳道依依漸花柳
入關正投寒食前還京遂落清明後路上天心重豫遊
御前恩賜特風流便幕那能鏤雞子行宮善巧帖毛毬
渭橋南渡花如撲麥隴青青斷人目漢家行樹直新豐
秦地驪山抱溫谷香池春溜水初平預歡浴日照京城
今歲隨宜過寒食明年陪宴作清明

途中經華嶽　御製

飭駕去京邑鳴鑾指洛川循途經太華迴蹕暫周旋翠
崿留斜影懸巖冒夕煙四方皆石壁五位配金天髣髴
看高掌依稀聽子先終當銘歲月從此記靈仙

奉和

西嶽鎮皇京中峯入太清玉鑾重嶺應緹騎薄雲迎霽
日懸高掌寒空映削成軒遊會神處漢幸望仙情舊廟
青林古新碑綠字生羣臣願封岱還駕勒鴻名

潼關口號　御製

河曲迴千里關門限二京所嗟非恃德設險致天平

奉和

天德平無外關門東復西不將千里隔何用一丸泥

過王濬墓　御製

吳國分牛斗晉室命龍驤受任敵已滅策勳名不彰居
美未盡善矜功徒自傷長戟今何在孤墳此路傍不覩

松柏茂空餘荆棘場歎嗟懸劍壟誰識夢刀祥

奉和

牛斗三分國龍驤一統年智高(甯)受制風急肯迴船有
策擒吳囂無言讓范宣援孤因勢屈功重爲讒偏舊跡
灰塵散枯墳故老傳百代逢明主何辭死道邊

經河上公廟　御製

昔聞有耆叟河上獨遺榮迹與囂塵隔心將道德并詎
以天地累(甯)爲寵辱驚矯然翔寥廓如何屈堅貞(玄)(玄)
妙門啟肅肅祠宇清冥寞無先後那能記姓名

奉和

河上無名老知非漢代人先探道德要留待聖明辰(玄)

妙爲天下清虛用谷神化將和氣一風與太初鄰靈廟
觀遺像仙歌入至眞皇心齊萬物何處不同塵

途次陝州　御製

境出三秦外途分二陝中山川入虞虢風俗限西東樹
古棠陰在耕餘讓畔空鳴笳從此去行見洛陽宮

奉和

周召嘗分陝詩書空復傳何如萬乘駕睠顧追賞二南篇郡
帶洪河側宮臨大道邊洛城將日近佳氣滿山川

行次成皋途經先聖撝建德之所緬懷功業感

而賦詩　御製

有隋政昏虐羣雄已交爭先聖按劍起叱咤風雲生飲

馬河洛場作氣嵩華驚克敵睿圖就擒俘帝道亨顧慙
嗣寶㫜恭承天下平幸過翦鯨地感蔡神且英
奉和
夏氏階隋亂自言河朔雄王師進穀水兵氣臨山東前
塹成皋陣卻下洛陽宮義合帝圖起威加天宇同軒臺
百年外虞典一巡中戰龍思王業倚馬賦神功
經鄒魯祭孔子而歎之 御製
夫子何爲者栖栖一代中地猶鄒氏邑宅卽魯王宮歎
鳳嗟身否傷麟怨道窮今看兩檻奠當與夢時同
奉和
孔聖家鄒魯儒風藹典墳龍驂迴舊宅鳳德詠餘芬入

室神如在升堂樂似聞懸知一王法今日待明君
野次喜雪 御製
拂曉闢行宮寒皋野望通繁雲低遠岫飛雪舞長空賦
象恆依物崇迴屢逐風爲知勤恤意先此示年豐
奉和
寒更玉漏催曉色御前開決滯雲陰積氤氳風雪迴山
如銀作甕宮見璧成臺欲驗豐年象飄颺仙藻來
溫湯對雪 御製
北風吹同雲同雲飛白雪乍迴散同雲何慘裂未
見溫泉氷㫜知火井滅表瑞良在茲庶希可怡悅
奉和

瑞雪帶寒風寒風入陰琯陰琯方凝閉寒風復淒斷宮
似瑤林雨庭如月華滿正歎捄纊詞非近湯泉暖
惟此溫泉是稱愈疾豈予獨受其福思與兆人
共之乘暇巡遊乃言其志 御製
桂殿與山連蘭湯湧自然陰崖含秀色溫谷吐潺湲績
爲鐫邪著功因養正宣願言將億兆同此共昌延
奉和
溫谷媚新豐驪山橫半空湯池薰水殿翠木暖煙宮起
疾逾仙藥無私合聖功始知堯舜德心與萬人同
校獵義成喜逢天雪率題九韻以示羣官
御製

弧矢威天下旌旗遊近縣一面施鳥羅三驅教人戰暮
雲成積雪曉色開行殿皓然原隰同不覺林野變北風
勇士馬東日華組練觸地銀塵出連山縞鹿見月兎落
高猶星狼下飛箭旣欣盈尺兆復憶稽溪使歲豐將遇
賢俱荷皇天眷
奉和
文教資武功郊畋閱邦政不知仁育久徒看禽獸盛夜
霰氛埃滅朝日山川靜綽仗飛走繁抨弦筋角勁帝射
參神道龍馳合人性五犴連一發百中皆先命勇爵均
萬夫雄圖羅七聖星爲吉符老壽作豐年慶喜聽行獵
詩威神入軍令

幸鳳湯泉　御製

西狩觀周俗南山歷漢宮薦鮮知路近省斂覺年豐陰谷含神爨湯泉養聖功益齡仙井合愈疾醴源通不重鳴岐鳳誰憐陳寶雄願將無限澤霑沐眾心同

奉和

周狩聞岐禮秦都辨雍名獻禽天子孝存老聖皇情溫潤宜冬幸遊畋樂歲成湯雲出水殷煖氣入山營坎意無私結乾心稱物平帝歌流樂府溪谷也增榮

扈從溫泉宮獻詩

溫泉啟蟄地氛氳渭浦歸鴻日數羣騎仗聯聯環北極鳴笳步引南薰松閣彩殷龍佳氣山上朱旗繞瑞雲不知遠夢華胥國何如親奉帝堯君

直宿溫泉宮羽林獻詩

冬狩美秦正新豐樂漢行星陳㊀武閣月對羽林營寒木羅霜仗空山響夜更恩深靈液暖節效古松貞文武皆王事輸心不爲名

羽林恩召觀御書王太尉碑

隴首名公石來承聖札歸魚龍生意態鉤劍動銛輝字得神明保詞慙少女徽誰家羽林將文逐鳳書飛

㊁武門侍射并序

開元之初季冬其望天子始御北闕朝羽林軍禮修事厥後二日乃命紫微黃門九卿六事與熊羆之將爪牙

雜詩

雀鼠谷　御製

奉和宋璟　蘇頲　王邱　袁暉　崔翹　張九齡　梁昇卿　趙冬曦

御製送張說巡邊　奉敕儷張尚書序　賈登

將赴朔方軍應制　奉和源乾曜　宋璟　盧從愿　張嘉貞　許景先　韓休　令狐德棻　崔禹錫　王光庭　王翰　蘇晉　王丘　崔日用　賀知章　徐堅　席豫　張九齡　袁暉

御製送張說賜讌　奉敕儷送張說賜讌序　張九齡

奉和聖製送赴集賢院　奉和源乾曜　裴漼　韓休　程行諶　蘇頲　賀知章　陸堅　劉子翼　李暠　薛稷　李元紘　王翰　趙冬曦　韋述

御製餞張說賜宴序　蘇晉

奉和命宴東堂賜詩應制　奉和宋璟　源乾曜　蕭嵩　裴光庭　宇文融

奉和酒三首　御製

奉和樂游園宴應制　奉和宋璟　崔泂　源乾曜　張九齡　趙冬曦　胡皓　王翰

扈從南出雀鼠谷

豫動三靈贊時巡四海威殊關淩曙出平路半春歸霍鎖迎雲罕汾河送羽旂山南柳半密谷北草全稀遲日宜華蓋和風入夾衣上林千里近應見百花飛

答張說南出雀鼠谷　御製

雷出鷹乾象風行順國人川途猶在晉車馬漸歸秦背陝關山險橫汾鼓吹頻草依陽谷變花待北巖春聞有鵷鷺客清詞雅調新求音思欲報心迹竟難陳

奉和聖答張說南出雀鼠谷　宋璟

秦地雄西夏并州近北胡禹行山啟路王在邑爲都忽視寒暄隔深思險易殊四時宗伯敘六義宰臣鋪徵作宮常應星環日每紆盛哉逢合道艮以致亨衢

同前　蘇頲

雨施巡方罷雲從訓俗迴密途汾水衛清蹕晉郊陪著山邊靜春當日下來御祠玄鳥應仙仗綠楊開作頌音傳雅觀文色動台更知西向樂宸藻協鹽梅

同前　王邱

襟帶三秦接旂裳萬乘過陽源淑氣早陰谷沍寒多花繞前茅仗霜嚴後殿戈成雲開晉嶺江雁入汾河北土分堯俗南風動舜歌一聞天樂唱恭遂萬人和

同前　袁暉

魏國山河險周王警蹕迴九旗雲際出萬騎谷中來石岸行將盡煙郊望忽開賞矜垂柳拂春畏落花催興逸橫汾體恩裒作頌才小臣瞻日月延首詠康哉

同前　崔翹

峽路繞河汾晴光拂曙氛笳吟中嶺樹仗入半峯雲頓覺山原盡平看邑里分早行芳草末晚憩好風薰嘉頌推英宰春遊扈聖君共欣承睿渥日月照天文

同前　張九齡

設險諸侯地承平聖主巡東君朝二月南旆擁三辰寒
出重關盡年隨行漏新瑞雲叢捧日芳樹曲迎春舞詠
先馳道恩華及從臣汾川花鳥意併奉屬車塵

同前　王光庭

省俗恩將徧巡方路稍迴寒隨汾谷盡春逐晉郊來雲
騎傳行漏煙旌引從臺惠風初應律和氣正調梅雅頌
通宸禁天文接曙台灞陵桃李色應待日華開

同前　席豫

鳴鑾初幸代旋蓋欲橫汾山盡千旗出郊平五校分前
林已暄景後壑尚寒氛風送簫韶曲花鋪黼黻文鹽梅
推上宰禮樂統中軍獻賦紆天札飄飄飛白雲

匡韓主華宗輔漢王茂先慙博物平子謝文章盡節恢
時佐輸誠禦寇場三軍臨朔野駟馬即戎行鼓吹威夷
狄旌軒溢洛陽雲臺先著美今日更貽芳

餞張尚書赴朔方序　賈曾奉　敕撰

王者大司馬制軍詰禁封國正朔惠綏蠻貊刑齊猾夏
其儀尚矣天子道穆三象功清六合載海來威窮荒揆
教將以靜流服度藩畿俶憚疑淩暴昭蘇募弱乃命元
宰兵部尚書燕公專節朔方授律羣帥涉河之外距關
之西公皆統之重分閫也公智以開物精以造微文爲
一變之英武有萬人之敵歷登庶尹王猷載㊟三宅台
衡帝采惟亮雖坐堂足以制勝而勤國忘其定居閫茂

次年仲舉貞閏拜手東洛馳軺北闕備官而行成旅以
從是日也景風司至星火殷宵伯趙鳴而戒陰爽鳩習
而揚武賦可以昇高遠望詩可以出宿餞行有詔具寮
爰開祖宴且申後命寵以蕃錫天章賦別御札題牋副
衣勉挾纊之誠兼壺愉投醪之旨筐篚以將其覩筆硯
以表其文前載未書今冊斯覩侍中安陽公以仁體國
中書令河東公以德熙朝燮贊功成詩謀景暇慕宋薇
之與與悵伐木之朋思詢彼之師卜茲郊候鼎門右轉
岐路傍分當闕塞之斷山接華林之高樹幕人宿設重
帟雲平太官饗舉百羞霞錯四夏六㊟之變朱千皇羽
之容雷殷川原電燁林薄朝傾多士巷無居人接蓋陰

衝揚秋風野羽觴遞進列座酣而不譁清鐃間發將士激而逾厲視日知其吉氣吹律驗其商聲則已景列穹都風騰漠野西域輕郵支之使東胡息冒頓之虜顧夫南仲于征吉甫薄伐不其遠也若木還照前茅啟行聽閫閾之去鼓目悠悠之轉旆歌事者每懷靡及念離者攲予望之成志在心發言同唱天子有命式敘清風請編出車之什以繼蒸人之雅

將赴朔方軍應制

禮樂逢明主韜鈐用老臣恭憑神武策遠御鬼方人供帳榮恩餞山川喜詔巡天文日月麗朝賦管絃新幼志傳三略衰材謝六鈞腰猶忠作伴心故道爲鄰漢保河

南地胡清塞北塵連年大軍後不日小康辰劍舞輕離別歌酣忘苦辛從來思博望許國不謀身

奉和聖製送張尚書巡邊　源乾曜

匈奴遁河朔漢地復戎旅天子擇英才朝端出監撫流星下閭閻寶鉞專公輔禮物生光輝宸意備恩詡有征示矛戟制勝惟樽俎彼美何壯哉桓桓擅斯舉聲華振臺閣功德標文武奉國知命輕忘家以身許安人在勤恤保大禪襟腑此外無異言同情報明主

同前　張嘉貞

天錫我宗盟元戎付夏卿多才兼將相必勇獨橫行經緯稱人傑文章作代英山川看是陣草木想爲兵不待

河冰合猶防塞月明有謀當緊醜無戰且綏氓閭外專三略雲中冀一平感恩共心盡悵別屢魂驚直視前旌擊遙聞後騎鳴還期方定日復此出郊迎

同前　宋　璟

帝道薄存兵王師尚有征是開司馬法爰命總戎行畫閫崇威信分麾盛寵榮聚觀方結轍出祖遂傾城聖酒山河潤天詞象緯明德風邊地偃勝氣朝方平宰國推良器爲軍挹壯聲至和常得體不戰卽亡精以智泉(甯)竭其徐海自清遲還廟堂坐別贈故人情

同前　盧從愿

上將發文昌中軍靜朔方占星引旌節擇日拜壇場禮

樂臨軒送威聲出塞揚安邊俟帷幄制勝在嚴廊作鼓將軍氣投膠戰士膽戒途遵六月離贈動三光槐路清梅暑薤皋赴麥涼時文仰雄伯耀武震遐荒祇席知無戰兵戎示不忘佇聞歌杖杜凱入繫名王

同前　許景光

文武承邦式風雲咸國楨王師親賦政廟略久諭兵漢主知三傑周官總六卿四方分閫受千里坐謀成介胄辭前殿壺觴宿左營賞延頒賜重宸贈出車榮龍武三軍氣魚鈐五校名郊雲駐旌羽邊吹引金鉦振旅方稱德安人更克貞佇觀銘石罷同聽凱歌聲

同前　韓　休

一德光台象三軍掌夏卿來威申廟略出總協師貞受
鉞辭金殿愚軒去鼎城曉光搖組甲疏吹繞雲旌左律
方先凱中鞏即訓兵定功彰武事陳頌紀天聲祖宴初
留賞宸章更寵行車徒零雨送林野夕陰生路極河流
遠川長朔氣平南轅遲反旆歸奉謁承明

同前　徐知仁

聖德膺三絕皇威被八埏大明均照物小醜未甸邊國
相台衡重元戎廟略宣紫泥方受命黃石乃推賢問罪
陰山下安人屬國前度關行照月乘帳坐銷煙北闕紆
宸藻南橋列祖筵耀威當夏日殺氣指秋天鞏鼓靈鼉
振旌旗鳥獸懸由來詞翰首今見勒燕然

同前　崔禹錫

供帳何煌煌公其撫朔方羣寮銜餞酌明主降離章關
塞重門下郊岐禁苑傍練兵宜雨洗臥鼓候風涼炎景
甸云憚神謀肅所將旌搖天月迴騎入塞雲長赫赫皇
威震油油聖澤滂非惟按車甲兼以正封疆叱咤陰山
道澄清瀚海陽虜垣行決勝台座佇爲光

同前　王翰

紫盤尚書印朱輔丞相車登朝身許國出閫將辭家不
憚炎蒸苦親嘗走集賒選徒軍有令誓卒爾無譁帝樂
風初起王城日半斜寵行流聖作寅餞照台華騎歷河
南樹旌搖天北沙榮懷應盡服嚴殺已先加業峻靈祇

保功成道路差甸知鑿空使遠致石榴花

同前　蘇晉

方漢比周年興王令在宣亟聞降虜拜復覩出師篇祈
父嵩邦式英猷三略傳算車申夏政茇舍啟戎田嚴問
盟胡苑軍容濟洛川皇情悵關旆詔餞列郊筵路接禁
園草池分御井遵雕聲軫去角居念斷歸蟬三捷豈云
永七擒良信然具寮有誠寄望凱秋風前

同前　王光庭

賢相德符充朝推文武雄海波先若鏡關草預從風鉞
助將軍勇威成天子功瓊章九霄發錫宴五衢通玉輾
龍盤帶金裝鳳頸驄虎貔紛儗儗河洛震熊熊戈劍千

霜白旌旗萬火紅示刑夷夏變流惠鬼神同寇息軍容
偃塵銷朔野空用師敦禮樂非是爲獯戎

同前　袁暉

出師宣九命分閫用三台始應幕中畫言從天上來丹
青不獨任韜略遂雙該坐見威稜拾彌彰事業恢旌旗
曉霜送聲鼓朔風催虜氣銷殘月邊聲韻落梅羽書雄
北地龍漢寢南垓寵戰黃金盡輪誠白日迴離章宸翰
發祖宴國門開欲識恩華盛平生文武材

同前　席豫

聖帝重兵權分麾屬大賢中軍仍執政丞相復巡邊翕
習戎裝動張皇廟略宣朝榮承睿札野餞轉行旃亭障

東緣海沙場北際天晉冬見殿雪朝夕候烽煙已勒燕山頌猶開遣戍篇五營將月合八陣與雲連經略圖方遠懷柔道更全歸來畫麟閣謨謀武功傳

同前　張九齡

宗臣事有征廟算在休兵天與三台座人當萬里城朔南方偃革河右誓揚旌寵錫從仙禁光華出漢京山川勤遠略原隰軫皇情爲動薰琴唱仍題寶劍名聞風六郡勇計日五戎平山甫歸應疾留侯功復成歌鍾旋可望枕席豈難行四牡何時人吾君憶履聲

同前　徐堅

至德撫遐荒神兵赴朔方帝思元帥重爰擇股肱良累相承開地深鑄協子房寄崇專斧鉞禮備改壇場聲鼓喧雷電戈劍凜風霜四騏將戒道十乘啟先行聖錫加恆數天文曜寵光出郊開帳飲寅餞盛離章雨濯梅林潤風吹麥野涼燕山應勒頌麟閣佇名揚

同前　崔日用

軒相推風后周官重夏卿廟謀能允迪韜略又縱橫吉日四黃馬宣王六月兵擬清雞鹿塞先指朔方城列將懷威撫何奴畏盛名去當推敦送來佇出郊迎絕漠蓬將斷華筵催正榮壯心看舞劍別緒應懸旌容錫承優旨乾文復寵行暫勞期永逸赫矣振天聲

同前　賀知章

荒憬盡庶忠悌抗已自通九攻雖不戰五月尚持戎遣戍徵周牒恢邊亟漢功撰車命元宰授律取文雄青出天弧上謀成帝幄中詔旂分夏物聿謝湯唐弓張宿伊生疑右鉦吹曾苑東甕人稽賈貨樂正理絲桐岐陌涵餘雨離川照晚虹恭聞詠方叔千載舞皇風

送張說上集賢學士賜讌得珍字　御製

廣學開書殿崇儒引席珍集賢招奕碩尚道命台臣禮樂沿今古文章革舊新獻酬尊俎列賓主位班陳節變雲初夏時移氣尚春所希光史冊千載仰茲晨

集賢殿書院奉敕送學士張說上賜讌序

張九齡

集賢殿者本集仙殿也上不以惟睿作聖而猶垂意好學用相必本於經術圖王亦始於師臣及乎鴻生碩儒博聞多識之士自開元肇建以迄於今大用徵集煥乎廣內而聽政餘暇式燕在茲忠臣嘉賓得盡心之所聰明文思有光破之德故下以道親上亦歡甚即於御座爰發德音以爲候彼神人事雖千載傳於方士言固不經遂改仙爲賢去華務實且有後命增其學秩是以集賢之廷更爲論思之室矣中書令燕國公外弼庶績以奉沃心之謀內講六經以成潤色之業故得出大華殿師長翰林惟帝用戡固天所賦拜命之日荷寵有加降聖酒之觴下御廚之膳食以棨脩人思飽飽時則有侍

中安陽公等承恩預焉學士右散騎常侍東海公等攝職在焉或再稷大賢泉雲諸彥文王多士周室以㊟武帝得人漢宋爲盛而高視前古獨不在於今平咸可賦詩以光鴻烈

奉和聖製送北集賢院賦得輝字

侍帝金華講千齡道固稀位將賢士設書共學徒歸首命深燕隗通經淺漢韋列筵榮賜食送客愧儒衣賀燕窺簷下遷鳥入殿飛欲知朝野慶文教日光輝

同前賦得迎字　源乾曜

盛業光書府徵人盡國英絲綸賢相稱羣俊學爲名寵命垂天錫崇恩發睿情蕙風清蔡籟文殿述皇明日露庭陰出池新水氣生歡娛此無限詩酒自相迎

同前賦得昇字　裴漼

問道圖書盛尊儒禮教興石渠因學廣金殿爲賢昇日月恩光照龍雲寵命膺謨猷言可範舟楫事斯憑宴喜明時洽光輝湛露凝大哉堯作主天下頌歌稱

同前賦得茲字　蘇頲

肅肅金殿裏招賢固在茲鏘鏘石渠內庠序亦同時宴錫歡談道文成貴說詩用儒令作相敦學舊爲師下濟天光近中來帝澤滋國朝良史載能事日論思

同前賦得暮字　韋抗

廣庭臨璧沼多士侍金閨英宰文儒協明君日月齊集

賢光首拜改殿發新題早夏初移律餘花尚拂溪壺觴接雲上經術引關西聖德鴻名遠將陪玉檢泥

同前賦得迴字　程行諶

聖主崇文化鏘鏘得盛才相因歸夢卜殿以集賢開象繫微言闡詩書至道茲堯尊承帝澤禹勝白天來禮洽歡逾長風恬暑更迴國朝將舜頌同是一康哉

同前賦得催字　李嶠

儛武堯風接崇文漢道恢集賢更內殿清選自中台佐命留侯業詞華博物才天廚千品降夏日百壺催鵷鷺方成列神仙喜暫陪復欣同拜首叨此頌良哉

同前賦得登字　蕭嵩

帝日簡才能旌賢在股肱文章體一變禮樂道逾㊞芸閣英華入賓門鵷鷺登恩延過所望聖澤日超恆夏葉開紅藥餘花發紫藤徵臣亦何幸叨此預文朋

同前賦得私字　李元紘

碩儒延鳳詔金馬被鴻私饌玉還丹禁花降紫墀衛恩傾旨酒鼓舞詠康時暫構羣書緝逾昭盛業丕接筵欣有命搦管愧無詞自驚一何幸太陽還及葵

同前賦得暮字　賀知章

西學垂㊟藝東堂發聖謨天光燭武殿時宰集鴻都枯朽霑皇澤翻飛舞帝梧跡同遊汗漫榮是拔泥塗三歎承湯鼎千歟接舜壺微軀不可答空欲詠依蒲

同前賦得今字　陸　堅

聖上崇文敎屢霑降德音導賢澤既申式宴寵逾深復有夔龍相瓦哉簡帝心得人惟邁昔多士詠推今書殿榮光滿儒門喜氣臨顧惟成濫吹徒此接衣簪

同前賦得賓字　劉　昇

圖書應明主策府宴嘉賓台曜臨東壁乾光自北辰網羅窮象繫述作究天人聖酒千鍾洽仙廚百味陳成山徒可仰涉海詎知津幸逢文敎盛還覩頌聲新

同前賦得筵字　王　翰

東堂起集賢貴得後神仙首命台階老將崇御府員送人錫玉佩中使拂瓊筵和樂薰風解湛恩時雨連長材舍陳次工備侑饗獻蒸六卿拜下以成儀三事自天而惟聖寶賢以齊皇極有若左丞相燕國公右丞相廣平公太子少傅安陽侯皆生人碩德皇國元老道著廊廟績宣華戎由是懋其成功錫以元吉者曰于朝撰時于秋俾對命王庭受職公府見羣屬揖庶寮禮官辨章掌舍陳次工備侑饗獻蒸六卿拜下以成儀三事自天而

賦

來賀秩秩賓序暉暉旅時玉緯垂文南風和雅頌之聲金漿降醴雲天光飫酌之宜宰德貴和盡莊敬具瞻之範羣情尚治預周旋宴語之歡方將一心天工勠力帝載寢黑山之柝包青海之戈雲雨賢才水火叔粟日詠魚藻歲陳由庚頤殷趙之年留魯陽之景爰命在宴乃賡載歌

奉和與璟乾曜同日上官命宴東堂賜詩應制　韋　述

大塊鎔羣品輕生偶聖時獲承三仕命虛忝百僚師右揆謀華預前星傳重貢連鷲來舊禮溢點樂賢詩賜釜同榮拜擬金宴宰司菊花吹御酒蘭葉捧天詞寶(臣)休明盛頹年嘗漏哀少留青史筆未敢赤松期

左丞相說右丞相璟太子少傅乾曜同日上官

命宴東堂賜詩　御製

同前　宋　璟

丞相邦之重非賢諒不居老臣庸且憊何德以當諸厚秩先爲忝崇班復此除太常陳禮樂中掖降醫祖聖酒山河潤仙文象緯舒星恩懷寵祿陳力省空虛郭隗慙無陋馮諼愧有魚不知周勃者榮幸定何如

同前　源乾曜

睿作超千古湛恩育萬人遞遷俱荷澤同拜忽爲鄰道合音徽暢芳馳景命新鼓鍾崇享禮鵷鷺集朝倫竊位思官謗雖容謝木春慙多無以敘拙備實難陳進級懷三少承光盡百身自當歸第日何幸列宮臣

同前　崔　尚

睿官思共理多士屬惟唐歷選台庭舊來熙帝業昌入朝師百辟論道協三光垂拱資元老親賢輔少陽登崇榮禮送寵德耀宸章卿酒飛觴洽仙闈雅樂張荷恩恩有報陳力愧無良願罄忠公節同心奉我皇

同前　裴光庭

樂賢聞往誥褒德偶茲辰端揆升元老師謀擇累仁紫庭崇讓畢粉署禮容陳既荷恩榮舊俱承寵命新天文懸瑞色聖酒汎華茵雜遝陳簫鼓懽娛洽縉紳被垣招近侍虛薄廁清塵共保堅貞節常期雨露均

同前　宇文融

申甫生周日宣慈舉舜年何如偶昌運北德邁前賢寵

護元良密樂瞻端揆遷職優三仕老位極百僚先北極迴宸渥南宮飾宴筵飛文瑤札降賜酒玉杯傳謬列台衡重俱承雨露偏誓將同竭力相與效塵涓

奉蕭中令酒并詩　蕭嵩

樂奏天恩滿杯來秋興高更蒙蕭相國對酒飲醪醪

奉宇文黃門酒　蘇頲

聖德垂甘露天章下大風又承黃閣賞願作黑頭公

奉裴中書酒　張說

西掖恩華降南宮命席闌詎知雞樹後更接鳳池歡

同二相以下羣官宴樂遊園　御製

撰日巖廊暇需雲宴樂初萬方朝玉帛千品會簪裾地入南山近城分北斗餘池塘垂柳密原隰野花疏帝幕看逾暗歌鍾聽自虛興闌歸騎轉還奏弼違書

奉和恩賜樂遊園宴應制　張說

漢苑佳遊地軒庭近侍臣共持榮幸日來賞豔陽春饌玉頒王筵擬金下帝鈞池臺草色徧宮觀柳條新花綬光連楊朱顏暢飲醇聖朝多樂事天意每隨人

同前　宋　璟

侍飲終酺會承恩續勝遊藪天惟慶幸選地即殊尤北向祇雙闕南歸賞一邱曲江新溜暖上苑雜花稠亹亹韶絃屢奏貢帛周醉歸填晻陌榮耀接軒裘

同前　崔　沔

五日晡初舉千年樂未央復承天所錫終宴國之陽地
勝春逾好恩深樂更張落花飛廣座垂柳拂行觴庶尹
陪三吏諸侯具萬方酒酣同抃躍歌舞詠時康

同前　張九齡

寶筐延後命供帳序羣公形勝宜春接儀文建禮同睎
陽人似露解慍物從風朝慶千齡始年華二月中輝光
偏草木和氣發絲桐茂歲爲無事甫知樂九功

同前　胡皓

五酺終宴集三錫又歡娛僊阜崇高異神州眺覽殊南
山臨皓雪北闕對明珠宰座窮淹滿昌庭盼馬趨紛羅
含草樹絲竹出郊衢杯不能罷歌舞恣唐虞

同前　王翰

未極人心暢何如帝道明仍嫌酺宴促復寵樂遊行陸
海披珍藏天河豈斗城四關清蔼合數處白雲生飫餘
調元氣歌鍾溢雅聲空慙堯舜力至德杳難名

同前　崔尚

春日照長安皇恩寵庶官合錢承寵飲宴帛賜追歡供
帳憑高列城池入迴寬花催相國飲鳥和樂人彈北闕
雲中見南山樹杪看樂遊宜諦賞舞詠惜將闌

同前　趙冬曦

爽塏三秦地芳華二月初酺承莫壁寵宴是合錢餘柳
翠垂堪結桃紅卷欲舒從容自鳴鶴逶迤戲龍魚喜氣

雜詩

東都酺宴五首 并序
詔宴定昆池宮莊
詔宴㊟王山池
詔宴㊟王山池序
藥園宴武洛沙將軍
皇帝降誕日集賢殿賜宴賜食於麗正書院宴
修書學士奉敕宴梁王宅
詔餞諸刺史
夕宴房主簿舍 并序
岳州宴姚紹之 并序
幽州夜飲
温泉馮劉二監各舍觀妓

與劉評事文同宿
崔禮部園亭
城南亭作
對酒行 巴陵作
清夜酌
醉中作

東都酺宴五首 并序

先天元祀孟冬十月東都留守韋公寅奉聖朝述宣嘉旨乃合洛京之五省招河伊之二縣將吏咸集佩章有序鏘鏘濟濟侃侃闇闇供帳於興教之門式酺宴也原夫樂生於心非因結風之奏和達於氣無待陽春之節蠲澤之所及也深則情之所感齊遠國家天地一統君臣百年朝榮舊德之序野賴先疇之業㊟化漸漬洪恩既久太上功德不宰夏后命子之初皇帝孝理無爲漢

祖事親之日生堯舜於天屬見文武於同時前古未逢斯人何幸是日六樂振作萬舞苒弱鳥獸徘徊士女踊躍則知眾庶觀聽之所樂也旨酒絡繹大庖燔炙芳溢風煙醉流阡陌又知衣冠之所適也由近而視遠萬國之慶皆然自明而察幽三靈之欣可接若夫吟詠德澤播越人聲斯固雅頌之餘波政教之遺美凡我詞客安敢闕如賦詩展事垂列于後

一

堯舜傳天下同心致太平吾君內舉聖遠台至公情錫命承丕業崇親享大名二天資廣運兩曜益齊明道暢昆蟲樂恩深朽壤榮皇輿久西幸留鎮在東京台宴千官入分酺百戲呈樂來嫌景遠酒暮訝寒輕喜氣連雲閣歡呼動洛城人間知幾代今日見河清

二

重華昇寶㊟軒帝眇閑居政成天子孝俗返上皇初忘味因觀樂懽心寄合酺自憐疲馬意戀戀主恩餘

三

朱城塵暗滅翠幕景情開震震靈鼉起翔翔舞鳳來彫盤裴草樹綺乘結樓臺共喜光華日酣歌捧玉杯

四

曉月調金鼓朝暾對玉盤爭馳羣鳥散鬬伎百花團遇聖人知幸承恩物自懽洛橋將舉燭醉舞拂歸鞍

愷宴惟今席餘懽殊未窮入雲歌嫋嫋向日妓叢叢映
管催酬興留閣待曲終長安若爲樂庶與萬方同

晦日詔宴永穆公主亭子賦得流字

望邑山林美朝恩晦日遊園亭含淑氣竹樹繞春流舞
席千花騎歌船五綵樓羣懽聊與王澤歲歲滿皇州

三月三日詔宴定昆池官莊賦得莚字

鳳凰樓下對天泉鸚鵡洲中管絃舊誠平陽嘉麗地
今逢上巳盛明年舟將水動千尋日暮芸林橫雨岸煙
不降玉人觀禊飲誰令醉舞掾賓莚

舟中和蕭令譚字

暮春三月日重三春水桃花滿禊潭廣樂透池天上下
仙舟搖衍鏡中酣

清明日詔宴㊟王山池賦得飛字

今日清明宴佳境惜芳菲搖揚花雜下嬌囀鶯亂飛深
渚傳歌榜虹橋度舞旂和風偏應律細雨不霑衣承恩
如改火春去春來歸

三月二十日詔宴樂遊園賦得風字

樂遊形勝地表裏望郊宮北闕連天頂南山對掌中皇
恩貸芳月前宴美成功魚戲芙蓉水鶯啼楊柳風春花
看欲暮天澤戀無窮長袖招斜日留花待曲終

季春下旬詔宴薛王山池序

有生之性萬殊無方之感一節陽和而動植暢春滿而
皋壤悅后皇所以發時令布新慶二南過周召之風百
辟形金石之詠者也碧流日暖南山雪殘百獸之洪辰
暮春之提月帝京形勝借上林而大遊敞皇池臺就脩
竹而開宴泉鯛御府味給天廚仙唱宥樂中賞督酒太
平佳事前史未書大矣哉一德日新九功惟敘運璿樞
而均四氣握金鏡而靜萬方莞爾於尺
蘧龍伊呂共接手於朝廷不克見而見焉不可聞而聞
者豈深思勝殘去累百年之至仁推雹按圖收千齡
之昌運洞清雖得人代幾何擊壤之歌長有以也此則
青門上路朱邸平臺成構屢起而泊山野風時來而過

水春將帳別愛落花之灑途夏扇初欣會玩峯雲之映沼
爾其列筵授几分曹設幕艇送江皐船迎海鶴魚龍丸
劍曼延埤霍鶩鳳簫鼓朋鳴輦作申錫罔於百寮慈心
出於三宥迺炙熏林塘醪醴飲邱壑於無算醉
德恩以取樂羣公賦詩俾僕題序長卿消渴覺含毫之
轉遲子雲壯大見彫蟲之都廢敢憚鄙詞之詔瀆恐貽
盛集之蕪穢云爾

四月十三日詔宴㊟王亭子賦得好字

何許承恩宴山亭風日好綠被鳴鶯囀紅妝鬬雞道果
思夏來茂花嫌春去早行樂無限時皇情及芳草

藥園宴武洛沙將軍賦得洛字

東第乘餘興南園宴清洛文學引鄉枚歌鍾陳衛霍風
高大夫樹露下將軍藥待聞出塞還丹青上麟閣
鳳樓尋勝地
西掖持醪酒東山就白雲開軒緑池映佾席紫蘭芬舞
度花爲伴鶯來管作羣太平多樂事春物共氛氳
皇帝降誕日集賢殿賜宴
仲秋金帝起五日土行昭瑞表壬寅露光傳甲子宵陰
風吹大澤夢日照昌朝不獨華封老千年喜祝堯
恩制賜食於麗正書院宴得林字
東塾圖書府西園翰墨林誦詩聞國政講易見天心位
象和羹重恩明酌酒深緑歌春興曲情竭爲知音

洛橋北亭詔餞諸刺史
離亭拂御溝曲岸舞船樓詔餞朝廷牧符分海縣憂股
肱還入郡父母更臨州扇逐仁風轉車隨霖雨流恩光
水上溢榮色柳開浮預待羣方最三公不遠求
修書學士奉敕宴梁王宅賦得樹字
虎殿成鴻業猿巖題鳳賦賦既荷大君恩還蒙小山遇秋
吹凝絃管涼雲生竹樹芙惜朱即歡無辭洛城暮
夕宴房主簿舍并序
旅聽清管崇扃嚴鑰霰雲暗山微月白夜悄羣動之俱
息咸孤鴻之遠音有美房公霞海其量友我以絲竹好
我以尊俎紓蘊結之雅懷悠暢之深意浦堂既醉同

賦是詩
歲晏關雍空風急河渭冰薄遊鶩物役敏尚慙遠憑旅
館月宿永閉扃雲思興伊人美修夜明酒惠來稱交談
既清雅琴吹亦淒凝不逢君鬱洄幽意長鬱蒸
岳州宴姚紹之并序
姚司馬往在栢臺每欽骨鯁及茲荒服偶得官聯復有
令弟美(脣)芬芳襲予山寺外廬幽深形勝童冠是集歡
言賦詩
杞梓滯江濱光華向日新難兄金作友媚子玉爲人山
水含秋興池亭惜善鄰舊松風送靜院竹鳥來馴翠羣
吹黃菊珥盤膾紫鱗緩歌將醉舞爲掃綉衣塵

幽州夜飲
涼風吹夜雨蕭瑟動寒林正有高堂宴能忘遲暮心軍
中宜劍舞塞上重笳音不作邊城將誰知恩遇深
溫泉馮劉二監客舍觀妓
溫谷寒林暮王遊樂事多佳人蹀駿馬乘月夜相過秀
色燃紅黛嬌香發綺羅鏡前鸞對舞琴裏鳳傳歌妒寵
傾新意衒恩奈老何爲君留上客歡笑斂雙蛾
行從方秀川與劉評事文同宿
方秀美盤遊頻年降天罕水共伊川接山將闕門斷捧
日照恩華攀雲引疲散野宿霜入帳孤衾寒不暖靜聞
宮漏疏卧視庭月滿開鑪命溫酎中夜發清管風送關

山長氣遒星歲短寓言情義愜適興眞意坦環中病羈
掛方外嫌縱誕願君樂盛時無嗟帶纏緩

崔禮部園亭得涼字

窈窕留清館虛徐步晚陰水連伊闕近樹接夏陽深柳
蔓憐垂拂蕨苗愛上尋訝君軒蓋侶非復俗人心

城南亭作

珂馬朝歸速萬石猶門洞啟親迎客北堂珍重琥珀酒
庭前列肆茱萸席長袖遲迴意緒多清商緩轉目騰波
舊傳比翼侯家舞新出將雛主第歌漢家絳灌餘兵氣
晉代浮虛安足貴正逢天下金鏡清偏加日飲醇醪意
誰復遨遊不復歸閒庭莫畏不芳菲會待城南春色至

競將花柳拂羅衣

對酒行巴陵作

留侯封萬戶園令壽千金本爲成王業初由賦上林繁
榮安足恃霜露遞相尋皇鳥哭楚山外猨啼湘水陰夢中
城闕近天畔海雲深空對忘憂酒離憂不去心

清夜酌

秋陰士多感雨息夜無塵清尊宜明月復有平生人

醉中作

醉後無窮樂彌勝未醉時動容皆是舞出語總成詩

張說之文集卷第五

雜詩

送趙二尚書北伐
送郭大夫元振再使吐蕃
送鄭惟忠從公主入蕃
送李侍郎泂秀薛長史季昶
送趙頤貞郎中赴安西
送崔長史日知赴潞州
送兗公赴荆州
送高唐州
送蘇合宮題
送王晙自羽林赴永昌令
同王僕射餞岑廣武義
送喬安邑備
送任御史江南發糧
送王尚一嚴巇二侍御
送李問政河北簡兵
送薛植入京
送宋休遠之蜀任
送梁知微渡海東

別平一師
送武員外郎
送尹補闕元凱琴歌
送王光庭
新都南亭
別許鄭二判官
岳州宴別潭州王熊二
奉答張岳州二首 王熊
和別二首 韋嗣立
岳州別王十一趙公入朝
奉別燕公王珚
岳州別梁六入朝
奉別燕公梁知微
送梁六自洞庭山作
廣州蕭都督入朝
岳州別姚司馬紹之
送李十從軍歸桂州
岳州別均
送敬丞
見諸人送杜丞詩因以成作
幽州別陰長河
幽州送尹悉成婦
嶺南送使三首
南中別王陵成崇
石門別楊六卿望
端州別高六戩
南中別蔣五向青州
南中別陳七李十
南中送北使二首
送趙二尚書彦昭北伐
虜地河冰合邊城備此時兵連紫闕路將舉白雲司題
劍榮中賞衙珠盛出師日華光組練風色發旌旗投筆
尊前起橫戈馬上辭梅花吹別引楊柳賦新詩
送郭大夫元振再使吐蕃
犬戎廢東獻漢使馳西極長策問酋渠猜阻自夷殛容
髮徂邊歲旌裘弊海色五年一見家妻子不相識武庫
兵猶動金方事未息遠圖候才智苦節輸筋力脫刀贈
分手書帶加餐食知君萬里侯立功在異域
送鄭大夫惟忠從公主入蕃還字韻
鳳吹遙將斷龍旗送欲還傾都邀節度傳酌緩離顏春
磧沙連海秋城月對關和戎應賞魏定遠莫辭班
送李侍郎泂秀薛長史季昶同賦得水字
漢郡接胡庭幽并對烽壘旌旗按部曲文武惟卿士薛
公善籌畫李相咸邊鄙中翼分兩河長城各萬里藉馬
黃花塞蒐兵白狼水勝敵在安人爲君汗青史
送趙頤貞郎中赴安西
絕鎮功難立懸車命匪輕復承遷相後珍重任賢情將

起神仙地才稱禮樂英長心堪擊虜短語足論兵日授
休明法星教置陣名龍泉恩已署燕領相終成月窟窮
天遠河源入塞清老夫操別翰承旨頌營平

送崔二長史日知赴潞州

東山懷卧理南省悵悲翁共見前途促何知後會同莫
輕一筵宴明日半成空況爾離庭闕思歸迷夢中

同賀八送兗公赴荆州

嗚昔同聲友鶚飛出鳳池風雲一蕩薄日月屢參差此
別黃葉下前期安可知惟憐楚南樹不爲歲寒移

送高唐州

常時好閑獨朋舊少相過及爾宣風去方嗟別日多淮

流春婉娩汝海路蹉跎百歲屢分散懷言復幾何

送蘇合宮顓

都邑羣方首商泉萬俗訛變風須愷悌成化仁絃歌嚶
昔珪璋友雍容文雅多振纓遊省闥鏘玉宰京河別曲
鸞初下行軒雉尚過百壺非餞意流詠在人和

送王晙自羽林赴永昌令

將星移北洛神雨避東京爲負剛腸譽還追强項名白
雲向伊闕黃葉散昆明多謝絃歌宰稀聞桴鼓聲

同王僕射山亭餞岑廣武義得言字

聞道長岑令翻翼宰旅門長安東陌上送客滿朱軒琴
爵留佳境山池借好園茲遊恨不見別後緩離言

送喬安邑備

書閣移年歲文明難復辭歡言冬雪滿恨別夏雲滋外
尹方爲政高明自不欺老人驂馭往童子狎羣嬉日茂
西河俗寂寥東親期遥懷秀才令京洛見新詩

送任御史江南發糧以振河北百姓

河朔人無歲荆南義廩開將興汎舟役必佇濟川才花
月臨江浦春雲歷楚臺調饑坐相望繡服幾時迴

送王尚一嚴嶷二侍御赴司馬都督軍

漢掖通沙塞邊兵護草腓將行司馬令助以鐵冠威白
露鷹初下黃塵騎欲飛明年春酒熟留酌二星歸

送李問政河北簡兵

斗酒貽朋愛踟躕出御溝依然四牡別更想八龍遊密
親仕燕薊連年邇寇讎因君閱河朔垂淚語幽州

送薛植入京

青組言從史鴻都忽見求款言人向老飲別歲方秋髣
髴長安陌平生是舊遊何時復相遇宛在水中流

送宋休遠之蜀任

求友殊損益行道異窮申我綴平生氣吐贈薄遊人結
恩事明主忍愛遠辭親色麗成都俗膏腴蜀水濱如何
從宦子堅白共淄磷日月千齡旦河山萬族春懷鉛書
瑞府橫草事邊塵不及安人吏能令王化淳

送梁知微渡海東

今日此相送明年此相待天上客星迴知君渡東海

別平一師

王子不事俗高鶩眇難追茅土非屑眄傾城無樂資宴坐深林中三世同一時皎皎獨往心不爲塵網欺揭來已復去今去何來思迴首謝同行動會安清期

送武員外郎中春赴秀師嵩山塔下舍利

懷玉泉戀仁者寂滅眞心不可見空留影塔巖嵩下寶玉四海轉千輪金壇百粒送分身山中二月娑羅會虛唄遙遙愁思人我念過去微塵劫與子禪門同正法雖在神仙蘭省間常持清淨蓮花葉來亦好去亦好了觀車行馬不移當見菩提離煩惱

送尹補闕元凱琴歌公善琴

鳳哉鳳哉啄琅玕飲瑤池栖崑峭之山哉中國有聖人感和氣飛來自歌自舞先王冊府麒麟之臺鶯雌眾雛故山曲其鳴喈喈其鳴喈喈欲往銜之欻去來去別鸞鳳心徘徊明年阿閣梧桐花葉開羣飛鳳歸來羣飛鳳歸來

送王光庭

同居洛陽陌經日嬾相求及爾江湖去言別悵悠悠楚雲眇鶩翼海月倦行舟愛而不可見徒嗟芳歲流

新都南亭送郭元振盧崇道

竹徑女蘿溪蓮洲文白隄靜深人俗斷尋玩往還迷碧

潭秀初月素林驚夕栖霎幌納蟾影理琴聽猿啼佳辰改宿昔勝寄坐暌攜長懷賞心愛如玉復如珪

相州前池別許鄭二判官景先神力

數步圓塘水雙鴻戲羽儀一飛喬木上一返故林垂澹泊含秋景虛明抱夜規無因留絕翰雲海意差池

岳州宴別潭州王熊二首

絲管清且哀一曲傾一盃氣將然諾重心向友朋開古木無生意寒雲若死灰贈君芳杜草爲植建章臺

縉雲連省閣溝水遶西東然諾心猶在容華歲不同孤城臨楚塞遠樹入秦宮誰念三千里江潭一老翁

奉答張岳州二首

王 熊

長沙辭舊國洞庭逢故人薰蘭敦久要披霧轉相親歲月方嗟老江山不惜春忽聞黃鶴曲更作白頭新

平生共風月倏忽閒山川不期交淡水暫得款忘年興遐方罷釣帆開欲解船離心若危姊朝夕爲君懸

余昔忝省閣與岳州張使君潭州王都督同官聯事後承朝譴各自東西張公與王都督別詩二首情頗殷勤余覽以耿歎因遥申和云

韋嗣立

茂先王佐才作牧楚江隈登樓正欲賦復遇仲宣來黃鶴飛將遠雕龍文爲開㊟知昔聯事聽曲有餘哀

昔時陪二賢纓冕會神仙一去馳江海相逢共播遷無

因千里鴈忽覩四愁篇覽諷歡何已歎從徒愴然

岳州別王十一趙公入朝

昔濫貂蟬長同承雨露霏今參魚鼈守望美洞庭歸浦樹戀秋影江雲燒落暉魂離似征旆恒往帝鄉飛

奉別燕公

王琚

五載朝天子三湘逢舊寮扁舟方轆棹清論遂終朝遠樹煙間沒長江地際遙帝城馳夢想歸旆滿風飈

岳州別梁六入朝

遠泊長沙渚欣逢賈誼才江山疲應接風日復晴開江樹雲間斷湘山水上來近洲朝鷺集古戍夜猿哀岸柳含蒼靄河蒲秀紫臺月餘偏地賞心盡故人孤自我遠

京洛嗟君此沂洞容華因別老交舊與年頹夢見長安陌朝宗日盛哉

奉別燕公

梁知微

華容佳山水之子獻承明符竹迂小郡江湖被德聲三年計吏入路指巴邱城鷹舟纜結纜騎駕已相迎別離他鄉酒委曲故人情孤嶼早煙泊長波晚氣清辛勤方遠駕勝賞屢難并迴瞻洞庭浦日暮愁雲生

送梁六自洞庭山作

巴陵一望洞庭秋日見孤峰水上浮聞道神仙不可接心隨湖水共悠悠

廣州蕭都督入朝過岳州宴餞得冬字

孤城抱大江節使往朝宗果是臺中舊依然水上逢京華遙比日疲老颯如冬竊羨能言鳥銜恩向九重

岳州別姚司馬紹之制許歸侍

和玉悲無已長沙宦不成天從扇枕願人遂倚門情方外懷司馬江東憶步兵向君棲泊處空嶺夜猿鳴

岳州送李十從軍歸桂州

送客江之上其人美且偲風波萬里闊歡舊十年來劍拔蛟知斷弓鳴虎自開楊橋書未落驅馬定先迴

岳州別均

離筵非讌喜別酒正銷魂念爾猶童孺咨余隔遠藩津亭拔心草江路斷腸猿他日將何見愁來獨倚門

嘉會良難永芳樽此夜開別離三春暮親愛兩鄉間落花已覆水巖雲欲起山庭蘭行可佩采采贈河關

見諸人送杜丞詩因以成作

吳楚分江鎮華容改舊城訝君來遠謁知有去思情風度沅湘險煙還雲夢平寄言洞庭郡何德子爲名

幽州別陰長河

惠好交情重辛勤世事多荆南久爲別薊北遠來過寄目雲中鳥留歡酒上歌影移聲復間遲暮兩如何

幽州送隨軍入秦

楊子來戎幕老夫欣主諾歸路有光華邊庭少谷度雁

知窮朔苦人羨長安樂獨將馬革心同聲謝臺閣
幽州送尹悉成婦
婚禮知無賀承家歎有輝親迎驥子躍吉兆鳳雛飛溫席開華扇梁門換製衣遙思桃李日應賦采蘋歸
嶺南送使三首
秋雁逢春返流人何日歸將子去國淚灑子入鄉衣饑猿啼相聚愁猿喘更飛南中不可問書此示京畿
獄中生白髮嶺外罷紅顏古來相送處凡得幾人還
萬里投荒裔來時不見親一朝成白首看取報家人
南中別王陵戍崇
握手與君別岐路贈一言曹卿禮公子楚媼饋王孫倏

爾生六翮翻翻飛戾九門常懷客鳥意會答主人恩
石門別楊六卿望
燕人同竄越萬里自相哀影響無期會江山此地來暮年傷汎梗累日慰寒灰潮水東南落浮雲西北迴但看石門遠倚棹兩悲哉
端州別高六戬
異壤同羈竄途中喜共過愁來時舉酒勞罷或長歌南海風潮壯西江瘴癘多於焉復分手此別傷如何
南中別蔣五向青州
老親依北海賤子棄南荒有淚皆成血無聲不斷腸此中逢故友彼地逐還鄉願作江楓葉隨君度洛陽

二年共遊處一旦各西東請君聊駐馬看我轉征蓬書鴈愁南海離駒思北風何時似春雁雙入上林中
南中送北使二首
傳聞合浦葉會向洛陽飛何日南風至還隨北使歸紅顏度嶺歇白首對秋衰高歌何日見層堂不可違誰憐炎海曲淚盡血霑衣
待罪居重譯窮愁暮雨秋山臨鬼門路城繞瘴江流人事今如此生涯自可求逢君入鄉縣傳我念京周別後歸途遠離言暮景道夷歌翻下淚蘆酒未消愁聞有胡兵急深懷漢國羞和親先是詐款塞果爲仇釋繫應分

爵錙徒幾復侯廉頗誠未老孫叔且無謀若道馮唐事皇恩尚可收

張說之文集卷第六

雜詩

贈崔公

贈高六戩

贈趙公

贈趙侍御

奉酬見歸田趙冬曦

同前趙冬曦

奉酬龍門北溪作

經龍門北溪韋嗣立

冬日述懷崔日知

同前韋嗣立

同前崔泰之 崔日知 魏奉古

酬韋祭酒經龍門北溪

酬崔光祿冬日述懷并序

同光祿弟冬日述懷崔泰之

答李伯魚桐竹

和張監觀赦

和朱使

同趙侍御巴陵早春作

同趙侍御乾湖作

遙同蔡起居偃松篇

出湖寄趙冬曦二首

寄許八

代書寄吉十一

寄天台司馬道士

留贈張御史張判官

偶遊龍門北溪韋嗣立

翻著葛巾呈趙尹 岳州作

伯奴邊見歸田賦

惠帝豈不賴留侯事隨年代遠名與圖籍留

高皇去今從太子遊行藏唯聖節福禍在人謀

野光塵絕榛蕪年貌秋一朝驅駟馬連袂入龍樓

我問西漢日四老南山幽長歌紫芝秀高臥白雲浮

寄劉道士烏 書香能和尚塔

贈崔公

贈高六戩

贈廣平公宋大

北極辭明代南溟宅放臣丹誠由義盡白髮帶愁新鳥

墮炎洲氣花飛洛水春平生歌舞席誰憶不歸人

贈高六戩

亞相本時英歸來復國楨朝推長孺直野慕隱之清傳

節還閩嶂皇恩入漢京㊟思江上老歲晏蹇無成

贈趙公

湘東股肱守心與帝鄉期舟楫中路蹇風波復來思嘉

我常聯翼金貂侍玉墀跡參前馬聖名綴鷺熊師寒暑

一何速山川遠間之㊟知洞庭上獨得平生時精義微

絕簡從權討妙巷林望爲予請紛靄發華滋流賞忽已

散驚帆杳難追送君在南浦侘傺投此詞

奉答燕公二首　王琚

誰道零陵守東過此地遊友寮同省閤昆弟接荆州我
逐江潭雁君隨海上鷗屢傷神氣沮久別鬢毛秋疑嶺
春應徧陽臺雨欲收主人情未盡高駕少淹留

語別意悽悽零陵湘水西佳人金谷返愛子洞庭迷舊
館逢花發他山値鳥啼江天千里望唯見綠蘋齊

贈趙侍御　同前

滌放跡異端偏荒事同蹇苟忘風波累俱會雲壑踐險
式歷西湖僑廬對南峴夜樓江月入朝幌山雲卷山勢
遠清連江途斜漢轉坐嘯予多暇行吟子獨善並轡躍

郊郭方舟玩遊演虛聲萬籟分水色千里辨不知岸陰
謝再見春露泫綠壤發欣顏華年助蠱篆上世時難接
古人情可選汨渚煩爲媒多才怨成褊長沙鵬作賦任
道可知淺請從三已心榮辱兩都遣

伯奴邊見歸田賦因投趙侍御

爾家歎窮鳥吾族賦歸田莫道榮枯異同嗟世網牽黃
陵浮汨渚青草會湘川去國逾三歲茲山老二年寒鵾
鳴舍下昏虎卧籬前客淚堪斑竹離憂欲贈荃放言久
無次觸興感成篇

奉酬見歸田賦垂贈之作　趙冬曦

窮鳥嬰籠綴孤飛任播遷鵷鵷王佐用復此挫沖天楚

雲何掩鬱湘水亦迴遵懷哉愧木雁忽爾枉蘭荃愈疾
同枚叔銷憂比仲宣歸途書可畏弱操石尤堅覆載雖
云廣涔陽直塊然

翻著葛巾呈趙尹　岳州作

昔日接羅倒今我葛巾翻宿酒何時醒形骸不復存忽
聞有嘉客躧步出閑門桃花春徑滿誤識武陵源

同前　趙冬曦

美酒値芳春醒餘氣益眞降歡時倒屣乘興偶翻巾徐
穉思方建莊車理自均慨然歌一曲一醉濯纓人

偶遊龍門北溪忽懷驪山別業呈諸留守　韋嗣立

幽谷杜陵邊風煙別幾年偶來伊水曲溪嶂覺依然傍
浦憐芳樹尋崖愛渌泉嶺雲隨馬足山鳥向人前地合
忘俱靜言因理自玄短才叨重寄尸祿愧妨賢每揖挂
冠侶思從初服旋稻粱仍欲報歲月坐空捐助岳無纖
芥輸溟謝末涓還晤北轅矢方茲南澗田

奉酬龍門北溪作

石澗泉虛落松崖路屈迴聞君北溪下想像南山隈近
念鼎門別遙思雲嶂陪不同奇覩往空覩斯文來歲後
寒初變春前芳未開黃鵝裹岸柳紫蕚折春梅盡室茲
遊翫盈門幾樂哉嗟遊洛陽陌夢詣建章臺野失巢由
性朝非元凱才布懷欽遠近幽意日塵埃

同前　崔泰之

關塞臨伊水驪山枕瀍川俱臨隱路側同在帝城邊謝公兼出處攜妓玩林泉鳴騶噴梅雪飛蓋曳松煙聞琴幽谷裏看博古巖前落月低幃帳歸雲繞管絃叨榮慙北闕微尚愛東田寂寞灰心盡蕭條塵事捐朝思登絕暫夜夢弄瀑宿懷南澗意況覩北巖篇

同前　崔日知

夙齡秉微尚中年忽有鄰以茲山水癖遂得狎通人迨我南京道聞君北業新巖前窺石鏡河畔蹋芳茵既憐伊浦綠復憶瀍池春連詞謝家子同歡冀野賓趣閑魚共樂情洽鳥來馴誰念昔遊者祇命獨留秦蕭條頹陽

戀沖漠漢陰眞無由陪勝躅空此玩書鈞

同前　魏奉古

有美朝爲貴幽尋地自偏踐臨伊水洄想望瀍池邊是遇皆新賞茲遊若舊年藤蘿隱路接楊柳御溝聯道愜神情主機忘俗理捐遂初誠已重兼濟實爲賢跡是東山戀心唯北闕前顧慙經拾紫多謝賦思玄未躔中林步空乘華藻傳陽春和色穿扣寂竟徒然

僕自湯還都經龍門北溪莊宿張左丞崔禮部崔光祿並枉垂光顧數公宿敦道義雅尚林壑謂急於幽尋故此命駕遂不知別有勝賞偶然相遇寒暄未周神意已往雲霞之致蔑而不存

逸轡放驅清塵徒企耿歎不已而贈是詩　韋嗣立

棲閑有愚谷好事枉前軒樹接前驅擁巖傳後騎喧褰簾出野院植杖候柴門既拂林下席仍攜池上樽深期契幽賞實謂展歡言末眷誠未易佳時遊更敦俄看嘯儔侶各已共飛驀遠睇盡朝目長懷通夜魂空聞岸竹動徒見浦花繁多愧春鶯曲相承意獨存

酬韋祭酒自湯還都經龍門北溪見贈　崔日知

聞君湯井至瀟灑憩郊林拂曙攜清賞披雲覿綠岑歡言遊覽意款曲望歸心是日期嘉客同山忽異尋桃源花路轉楊柳間門深汎舟伊水漲繫馬香樹陰繁絃弄

水族嬌吹狎沙禽春滿汀色媚景斜嵐氣寥懷仁殊未遠重德匪輕臨來藻敷幽思連詞報所欽

冬日述懷奉呈韋祭酒張左丞蘭臺名賢　崔日知

弱齡好經籍披卷即怡然覃精四十載馳騁數千言孔壁采遺篆周韋考絕編袁公論劍術孫子敘兵篇魯史君臣道姬書日月懸從師改炎燠負笈偏山川上異西河夏中非北海玄光榮拾青紫名價接通賢既重萬鍾樂甯思三頃田長戟同分虎高冠亞附蟬晚懷重虛曠養志息雕鐫登高慙思拙臣物謝精妍不慕張平千甯希王仲宣誰爲登龍日翻成刻鶴年循循勞善誘軋軋

思徵羣琢磨才旣竭鑽仰德彌堅朽木誠爲諭捫心徒
自左終朝吞鳥夢振翼上雲煙賦成先擲地詞高直掞
天更玩攀友情仍閒西杖筵露披槐市藹水靜璧池圓
題終恐墜梁飛舞翰林前

酬崔光祿冬日述懷贈答并序

太極殿眾君子分司洛城自春涉秋日有遊討旣而韋
公中守茲樂便廢頃因公醼方接詠言崔光祿述志論
文首貽雅唱諸公嘉德敘事咸有報章若夫盛時榮位
華景勝會此四者古難一遇而我輩比實兼之至於精
言探道妙識發義戲謔而逢規誡指諷而見師表益過
三友豈易得乎謂膏澤傍潤芝蘭久襲韋公近之矣以

文會友以友輔仁崔公近之矣其餘尋聲響答望形影
赴故亦峻碧池之漣漪增瑤林之沃若是用綴集勒成
一卷永存几閒之玩無忘歡好之時焉

徐陳嘗並作枚馬亦同時各負當朝譽俱承明主私夫
君邁前侶觀國騁奇姿山似鳴威鳳泉如出寶龜才雄
子雲筆學廣仲舒帷紫綬拂三寺朱門臨九逵昔我含
香日連爾縉雲司朝携蘭省步夕退竹林期中路一分
手數載來何遲求友還相得羣英復在茲留臺少人務
方駕遵尋追涉玩懷同賞霑芳憶共持迎賓南澗飲載
妓東郊嬉春郊緣畝秀秋澗白雲滋名臺披人物良書
討滯疑興來光不惜歡往迹如遺成憂罷行樂層城間

所思夜魂燈處肰朝髮鏡前衰忽枉崔駙什兼流韋孟
詞曲高獨寡和主善代爲師齊戒觀華玉留連歎色絲
終慙起予者何足與言詩

酬崔光祿冬日述懷并序　韋嗣立

光祿崔卿公曠懷通識濟時良具負材器晚航圖籍愛
林泉不遺琴詠門多長者善與人交僕參臺閣早經聯
事雖幸揖風彩而不接殷勤崔公以雅道自居未嘗至
偃之室及僕積抱羸疾屢祈牧退朝廷恩假職以優閑
多取急歸林服餌爲事門堪羅雀庭見狎鷗崔公則多
存訪不避風雨方知向時跡也今晨情也蘭菊春秋自
芳竹柏歲寒無變僕敬之重之故不能忘也嘗談及詞

翰頗申綺撫忽枉贈章因以投報云爾

亭伯負高名羽儀稱上京魏珠能燭乘秦璧許連城六
月飛將遠三冬學已精洛陽推賈誼江夏貴黃瓊推演
中都術旋參河尹聲累遷登御府移拜踐名卿庭聚歌
鐘麗門羅聚戟榮鸝孟飛廣席獸火列前楹散誕林園
意殷勤敬愛情無容抱衰疾良宴每招迎契得心逾重
言忘道益眞相勖忠義節共談詞賦英雕蟲會廢棄白
鳳已先鳴光接神愈駭音來味不成短歌甘自惡鴻藻
殫難清東里方希潤西河敢竊明厚誣空見迫喪德豈
無誠端守宮閤地寒煙朝暮平顧才無衡淺懷器識憂
盈月下對雲闕風前聞夜更昌年雖共偶徹會此難并

為憐漳浦曲沈痼有劉禎

同光祿弟冬日述懷韋祭酒張左丞二公並廊廟偉才朝廷舊相咸先首和殊為佳作輒繼陽春深堙媿悚　崔泰之

吾族白眉貞才華動洛陽觀光初入仕應宿始為郎飛螢玩書籍白鳳吐文章海卿逾往雅河尹冠前張擇才綏鄔郢殊化被江湘高樓臨廣陌甲第敞通莊別館邛山下疏亭洛水旁昌年豐賞陌暇日悅林塘衣冠皆秀彥羅綺盡名倡隔岸聞歌度臨池見舞行門庭寒變色棨戟自生光窮陰方霰霽殺氣正蒼茫感時興盛作晚歲共多傷積德韋丞相通神張子房束草編簪紱遊韻

合宮商功名留守省濫跡在文昌家園遊可見臺寺近相望無庸乘侍謁有暇共翱翔棣華依雁序竹葉拂鸞觴水坐憐秋月山行弄晚芳恩榮暫服冕友愛勖垂堂無由報天德相顧詠時康

桐竹　李伯魚

北竹青桐北南家綠竹南竹林君早愛桐樹我初貪鳳棲桐不愧鳳食竹何慚棲食更如此餘非鳳所堪

答李伯魚桐竹

結廬桐竹下室邇人相深接垣分竹徑隔戶共桐陰落花朝滿岸明月夜披林竹有龍吟管桐留鳳舞琴奇聲與高節非君誰賞心

和魏僕射還鄉

富貴還鄉國光輝滿舊林秋風樹不靜君子歎何深故老空懸劍鄰交日散金眾芳搖落盡獨有歲寒心

和張監觀赦

日御臨雙闕天街儼百神雷舒作解氣歲復建寅春喜候開星驛歡聲發市人金環能作賦來入管絃新

和張監遊終南

宿懷終南意及此語雲峯夜聞竹澗靜曉望林嶺重春煙生古石時鳥戲幽松豈無山中賞但畏心莫從

和朱使欣道峽似巫山之作

江如曉天淨石似暮雲張征帆一流覽宛若巫山陽楚客思歸路秦人謫異鄉猿鳴孤月夜再使淚沾裳

和朱使二首

南土多遺寇西江盡畏途山行阻篁竹水宿礙崔蒲使越才應有征蠻力豈無空傳人贈劍不見虎銜珠

江勢連山遠天涯此夜愁霜空極天靜寒月帶江流思起南征棹文高北望樓自憐如隴葉汎汎侶仙舟

同趙侍御巴陵早春作

江上春來早可觀巧將春物妒餘寒水苔共繞留鳥石花鳥爭開鬬鴨欄佩勝芳辰日漸暖燃燈美夜月初圓意隨北雁雲飛去不待南州蕙草殘

乾湖作 并序　趙冬曦

巴江南邁湖者蓋沅湘澧汨之餘波焉茲水也淪匯洞庭澹澹千里夏潦奔注則洪爲此湖冬霜既零則涸爲平野按爾雅云水返入爲邁斯名之作有由焉爾而此鄉炎暑子月草生彌望青青相與遊藉豈盈虛之可歎亦風景之多傷感物增懷因書其事

遙同蔡起居偃松篇

清都眾木總榮紛傳道孤松最出羣名接天庭長光景三湖返入兩山間畜作邁湖灣復灣暑雨奔流潭正滿微霜及潦水初還波卷溪潭洄綠草芊芊岸崭岩氣連宮闕借氛氳懸池滴滴停華露偃蓋重重拂瑞雲不惜流膏助仙鼎願將槙榦捧明君莫比冥靈楚南樹朽老江邊代不聞

同劉給事城南宴集

水竹幽閑地簪纓近侍臣雍容乘暇日瀟灑出囂塵樹長栖朋鳥池深入養鱗管絃高逐吹歌舞妙含春老子叨專席懽遊隔縉紳此中情不淺遙寄賞心人

出湖寄趙冬曦二首

西汎平湖盡參差入斷山東瞻岳陽郡汗漫太虛間窟步同行樂道文互屢看山戍上雲桂江亭臨水閒川途倏忽間風景依如昨湘浦未賜環荊門猶主諾何時與美人載酒遊宛洛

寄姚司馬

共君春種瓜本期清夏暑瓜成人已去望將誰語裏露摘香園感味懷心許偶從西風便因之寄鄂渚

寄許八

萬類春皆樂徂顏獨不怡年來人更老花發意先衰乳
雀穿壇盡巢蜂觸網絲平生美容色宿昔影中疑遠道
何由夢同心在者誰西風欲寄語惆悵默遂無詞

代書答姜七崔九

婀娜金閨樹離披野田草雖殊兩地榮幸共三春好花
殊鳥飛處葉縷蟲行道眞心獨感人惆悵令人老

代書寄吉十一

一雁雪上飛值我衡陽道口銜離別字遠寄當歸草目
想春來遲心驚寒去早憶鄉乘羽翮慕侶盈懷抱零淚
答故人將隨江樹老

代書寄薛四

孤雁東飛來寄我紋與素紋足經三象素當綵羣務遠
見古人心一言重千金答之綵毛翰繼以瑤華音歲寒
衆木改松柏心當在

寄天台司馬道士

世上求眞客天台去不還傳聞有仙要夢寐在茲山朱
闕青霞斷瑤臺紫月閑何時枉飛鶴笙吹接人間

寄劉道士烏

眞人降紫氣邀我丹田宮遠寄雙飛烏烏飛不礙空
書香能和尙塔
大師捐世去空餘法力在遠寄無礙香心隨到南海

律詩

被使在蜀　正朝摘梅
蜀道後期　過蜀道山
再使蜀道　深渡驛
古泉驛　下江南向夔州
江路憶郡　廣州江中作
江中誦經　江中遇黃領子劉隆
卻歸在道中作　還至端州驛
喜渡嶺　過漢南城歎古墳
至尉氏　景空寺題融上人蘭若

四月一日過江赴荊州　襄陽路逢寒食
巡邊在河北作二首　入海二首
清遠江峽山寺　相州冬日早衙
相州北亭　相州山池作
岳州作二首　岳州行郡竹籬
陪燕公行郡竹籬趙冬曦　荊州亭入朝
岳州西城　岳州山城
奉和山城　岳州晚景
遊洞庭湖二首　秋夜遊湄湖二首尹悉
和尹從事二首　同前趙冬曦　張均
遊湄湖上寺　同前王琚　趙冬曦

汎洞庭尹悉　和尹從事
湄湖山寺二首　早霽南樓
奉和早霽南樓趙冬曦　奉陪登南樓尹悉
同前　同前趙冬曦
同前　別湄湖
奉和別湄湖趙冬曦　巴邱春作
石門墨山禪堂觀　遊龍山靜勝寺
一柱觀　登九里臺
懷王墓　庾信宅
被使在蜀
卽今三伏盡尙自客臨邛歸途千里外秋月定相逢

正朝摘梅
蜀地寒猶暖正朝折早梅偏驚萬里客已復一年來
蜀道後期
客心爭日月來往預期程秋風不相待先至洛陽城
過蜀道山
我行春三月山中百花開披林入峭壁攀磴陟崔嵬白雲半峯起清江出峽來誰知高深意緬邈心悠哉
再使蜀道
眇眇葭萌道蒼蒼褒斜谷煙壑爭晦深雲山共重複古來風塵子同眩望鄉目芸閣有儒生軺車倦馳逐青春客岷嶺白露搖江服歲月鎖羈孤山川長返覆魚遊戀

深水鳥遷戀喬木如何別親愛坐去文章國蟋蟀鳴戶
庭蠨蛸網琴筑

深渡驛

旅宿青山夜荒庭白露秋洞房懸月影高枕聽江流猿
響寒巖樹螢飛古驛他鄉對搖落併覺起離憂

古泉驛於陵仲子宅也

昔聞陳仲子守義辭三公身賃妻織屨樂亦在其中豈
無窮賤苦羞與傾巧同長白臨河上於陵入濟東我今
行至此感歎石泉空

下江南向夔州

天明江霧歇洲浦棹歌來綠水逶迤去青山相向開城

臨蜀帝祀雲接楚王臺舊知巫山上遊子共徘徊

江路憶郡

霧斂江早明星翻漢將沒卧聞峽猿響起視榜人發倚
棹攀岸條憑船弄波月水宿猷洲渚晨光屢揮忽林澤
來不窮煙波去無歇結思笙竽里遙情遊俠窟年貌不
暫留歡愉及玄髮雲涓戀山海禽鳥懷燕越自非行役
人安知慕城闕

廣州江中作

去國歲方晏愁心轉不堪離人與江水終日向西南

江中誦經

實相歸懸解虛心暗在通澄江明月內應是色成空

江中遇黃領子劉隆

危石江中起孤雲嶺上還相逢皆得意何處是鄉關

卻歸在道中作

陳焦心息盡死意不期生何幸光華旦流人歸上京愁
將網共解眼與代俱明復是三階正還逢四海平誰能
定禮樂爲國著功成

還至端州驛前與高六別處

舊館分江口淒然望落暉相逢傳旅食臨別換征衣昔
記山川是今傷人代非往來皆此路生死不同歸

喜渡嶺

東漢興唐玄南河復禹謀宣知瘴癘地生入帝王州雷

雨蘇蟲蟄春陽放鶯鳩涸沿炎海畔登降閩山陬嶺路
分中夏川源得上流見花便獨笑看草即忘憂自始居
重譯天星已再周鄉關絕歸望親戚不相求棄杖枯還
植窮鱗涸更浮道消黃鶴去運啟白駒留江妾晨炊黍
津童夜櫂舟盛明良可遇莫後洛陽遊

過漢南城歎古墳

舊國多陵墓荒涼無歲年洶湧破平岡汨若波濤連上
世千金子潛卧九重泉松柏翦無餘碑記滅罔傳葬於
不毛地咸謂楚先賢事盡情可識使人心悵然

至尉氏

夕次阮公臺嘯歌臨爽塏高名安足賴故物今皆改吾

兄昔茲邑遺愛稱賢宰桑中雉未飛屋上烏猶在途逢舊貶吏城有同寮索遠見咸相迎拂館來欣待慫惠留千室友于存四海始知魯衛間優劣相懸倍

襄州景空寺題融上人蘭若

高名出漢陰禪閣跨香岑眾山皆圍繞長川復迴臨雲峯曉空變風木夜虛吟碧發龍池滿蒼松虎徑深舊知青嵐憶偏入杳冥心何由侶飛錫從此脫朝簪

四月一日過江赴荊州

春色沉湘盡三年客始迴夏雲隨北帆同日過江來水漫荊門出山平郢路開比肩羊叔子千載豈多才

襄陽路逢寒食

去年寒食洞庭波今年寒食襄陽路不辭著處尋山水祇畏還家落春暮

巡邊在河北作二首

去年六月西河西今年六月北河北沙場磧路何爲爾重氣輕生知許國人生在世能幾時壯年征戰髮如絲會待安邊報明主作頌封山也未遲

撫劒空餘勇彎弧遂無力老去事如何攘鞍長歎息故交索將盡後進稀相識獨憐半死心尚有寒松直

入海二首

乘桴入南海海曠不可臨茫茫失方面混沌如凝陰雲山相出沒天地互浮沈萬里無涯際云何測廣深潮波自盈縮安得會虛心

海上三神山逍遙集眾仙靈心豈不同變化無常全龍伯殊人類一釣兩鼇懸金臺此淪沒玉闕時播遷問子勞何事江上幾經年隱中生紅草所美非美然

清遠江峽山寺

流落經荒外逍遙此梵宮雲峯吐月白石壁淡煙紅寶塔靈仙湧懸龕造化功天香涵竹氣虛唄引松風簷牖飛花入房廊激水通猿鳴知山靜魚戲辨江空靜默將何貴所貴心鏡同

相州冬日早衙

域外宵鐘斂閨中曙火殘朝光曜庭雪宿凍聚池寒正色臨廳事疑詞定筆端除苛圄圄息伐柷吏人寬河內功猶淺淮陽疾未安鏡中星髮變頓使世情闌

相州北亭

人務南亭少風煙北院多山花迷徑路池水拂藤蘿萍散魚時舞林幽鳥乍歌悠然白雲意乘興抱琴過

相州山池作

嘗懷謝公詠山水陶嘉月及此年事衰徒看眾花發觀魚樂何在聽鳥情都歇星漢流不停蓬萊去難越鄴中秋麥秀淇上春雲沒日見塵物空如何靜心闕

岳州作二首

水國生秋草離居再及瓜山川臨洞穴風日望長沙物

土南州異闕河北信賒日昏聞鵾鳥地熱見修虵遠人
夢歸路瘦馬嘶去家正有江潭月徘徊戀九華
夜夢雲闕閒從容簪屨列朝遊洞庭上緬望京華絕潺
收江未清火退山更熱重欷視欲醉懵滿氣如噎器留
魚鼈腥衣點蚊蚤血髮白思益壯心⑦用彌拙冠劒日
苔蘚琴書坐廢撤唯有報恩字刻意長不滅

岳州行郡竹籬

山郡不溝郭荒居無駙壅愛人忠主利善守閉爲勇苟
非小勤率安得期逸寵板築恐土疏簑城嫌役重藩柵
聊可固筠篁近易奉差池截浦沙繚繞緣隈隴蠭似長
雲亙森如高戟聳預絕豺狼憂知免牛羊恐閭里寬矯

步榛墟恣踏踵始果遊處心終日成閭拱

陪燕公行郡竹籬

趙冬曦

良臣乃國禎麾守去承明外戶人無閉浮江獸已行隨
來晉盜遷民化蜀風清郭郭從彝典州閭荷德聲小人
被天渥流宅巴邱城所賴中和正優游鑿與耕

荊州亭入朝

巫山雲雨峽湘水洞庭波九辯人猶擯三秋雁始過旃
裘吳地盡髩鬌楚言多不果朝宗願其如江漢何

岳州西城

水國何遼曠風波遂極天西江三汜合南浦二湖連危
堞臨清境煩憂暫豁然九圍觀掌內萬象閱眸前日去

長沙渚山橫雲夢田汀葭變秋色律樹入寒煙潛穴探
靈詭浮生揖聖仙至人今不見迹滅事空傳

岳州山城

山城豐日暇閉戶見天心東曠迎朝色西樓引夕陰書
觀千載近學靜二毛深忽有南風至吹君堂上琴

奉和山城

郡館臨清掌閭扃坐白雲訟虛棠戶曙觀靜竹簷曛縣
楫迎賓下趨庭學禮聞風傳琴上意遙向日華紛

岳州晚景

晚景寒鴉集秋聲海雁歸水光流日去霞彩映江飛洲
白蘆花吐園紅柿葉稀長沙卑暑地九月未成衣

遊洞庭湖二首

平湖曉望分仙崎氣氛氳鼓枻乘清渚尋峯弄白雲江
寒天一色日靜水重文樹坐參猿嘯沙行入鷹羣緣源
斑篠密冒徑綠蘿紛洞穴傳虛應楓林覺自薰雙童有
靈藥願取獻明君

緬邈洞庭岫蔥蒙水霧色宛在太湖中可望不可卽剖
竹守窮渚開門對奇域城池自縈籠纓綬爲徽纆靡日
不思往經時始願克飛棹越溟波維舟恣攀陟窈窕入
雲步崎嶇倚松息巖壇有鶴過壁字無人識滴石香乳
溜垂崖靈草植玩幽輕霧阻討異忘曛逼寒沙際水平
霜樹籠煙直空宮閒莫覩地道窺難測此處學金丹何

人生羽翼誰傳九光要幾拜三仙職紫氣徒想像清漙
長眇默霓裳若有來覲我雲峯側

秋夜遊澄湖二首 并序 尹 悉

燕公以葢司馬初到趙侍御客焉聿理方舟嬉遊澄壑
覽山川之異採泉石之奇騁望崇朝留尊待月一時之
樂豈不盛歟賦詩者列之如左河閒尹悉詞也

熊軾巴陵地鷁舟湘水潯江山與勢遠泉石自幽深杳
藹人莫壑冥茫見道心超然無俗事情寠有空林

江上饒奇山巉羅雲水閒風秋樹色雜苔古色文斑巴
俗將干港澄湖凡幾灣嬉遊竟不盡乘月汎舟還

和尹從事二首 張

澄湖佳可遊既近復能幽林裏棲精舍山閒轉去舟雁
飛江月冷猿嘯野風秋不是迷鄉路尋奇處處留

坐嘯人事閒佳遊野情發山門送落照湖口望昇月林
尋猿狖居水戲龜鼉穴朔風吹飛雁芳草亦云歇

同前二首 趙冬曦

政理常多暇方舟此沂洄吹笙虛洞答舉檝便風催山
暗雲尤辨潭幽月稍來清溪無數曲未盡莫先迴

煙靄夕微蒙幽灣賞未窮艤舟待初月褰幌招遠風鶴
聲聒幽浦人火明暗叢東山雲壑意不謂爾來同

張 均

遠水沈西日寒沙聚夜鷗平湖乘月滿飛棹接星流黃
菜鳴淒吹蒼葭埽暗洲願移滄浦賞歸待潁川遊

灣潭幽意深杳靄湧泉岑石痕秋水落嵐聚夕陽沈澄
澈天為底淵玄月作心青溪非大隱歸矣白雲潯

遊澄湖上寺

湖上奇峯積山中芳樹春何如絕世境來遇賞心人清
舊巖泉樂咿嚶鳥獸馴靜言觀聽裏萬法自成輪

同前 王 琚

春山臨遠壑水木自幽清夙志懷微上茲焉一放情雲
閒聽弄鳥煙上摘初英地側方無悶逾知道思精

同前 趙冬曦

江外多山水招要步馬來琴將天籟合酒共鳥歌催巖
坐攀紅藥溪行愛綠苔所懷非此地遊望亦徘徊

汎洞庭 尹 悉

風光浙瀝草中飄日采熒熒水上搖幸奉瀟湘雲壑意
山傍容與動仙橈

和尹從事

平湖一望上連天秋景千尋下洞泉忽驚水上光華滿
疑是乘舟到日邊

澄湖山寺二首

空山寂歷道心生虛谷迢遙野鳥聲禪室從來塵外賞
香臺豈是世中情雲閒東嶺千重出樹裏南湖一片明
若使巢由同此意不將蘿薜易簪纓

楚老遊山寺提攜觀畫壁揚袂指辟支睒眄相關鬬險哉透撞兒百金賭一擲成敗身自受傍人那歎息

早霽南樓

山水佳新霽南樓玩初旭夜來枝半紅雨後洲全綠四運相終始萬形紛代續適臨青草湖再變黃鶯曲地穴穿東武江流下西蜀歌聞枉渚遵舞見長沙促心遠居無陋神和生自足白髮悲上春知常謝先欲

奉和早霽南樓

趙冬曦

閒曙躋南樓憑軒四遐矚物華蕩暄氣春景媚時旭川霽湘山孤林芳楚郊縟列巖重疊翠遠岸透迤綠風帆摩天垠艇人散灣曲鴻冥鶴舞迭猿叫鶯聲續羣動皆憧憧勝賞留景惜羌池水木且不棄情遊良可知

熙熙噫余獨羈束常欽才子義聞鵬傷蹉跼雅向騷人文懷沙何迫促未知二賢意去矣從前欲

奉陪登南樓

尹悉

君子每垂眷江山其流眄遠水林外明近巖霧中見終日西北望何處是京縣屢登高春臺徒使淚如霰

同前

危樓寫洞湖積水照城隅命駕邀漁父通家引鳳雛山晴紅藥市洲曉綠苗鋪舉目思鄉縣春光定不殊

趙冬曦

寬慰何以歡陰氣亦登望孤鳥輕霧裏行舟白波上目送西北雲心醉東南陰疑昔日清溪子胡然無此狀

同前

客來已兩春更贍韶光早花鳥玩環合江山復駢抱樓形寫北潭堞勢凌青島白雲謝歸雁馳懷洛陽道

別潛湖

念別潛湖去泛舟更一臨千峯出浪險萬木抱煙深南郡延恩渥東山戀宿心露花香欲醉時鳥囀餘音涉趣皆留賞無奇不偏尋莫言山水閒幽意在鳴琴

奉和別潛湖

趙冬曦

南湖美泉石君子玩幽奇灣澳陪臨泛巖嵓共踐窺秋風頗桂竦暮景綠楊垂郢路委分竹湘濱擁去麾枉帆懷勝賞留景惜羌池水木且不棄情遊良可知

巴邱春作

日出洞庭水春山掛斷霞江淙相映發卉木共紛華湘成南浮閬荊關北望賒湖陰窺魎魎邱勢辨巴蛇島戶巢爲館漁人艇作家自憐心問景三歲客長沙

石門墨山二山相連有禪堂觀天下絕境

囷輪江上山近在華容縣常陟巴邱首天晴遙可見佳遊屢前諾芳月愬幽眷及此符守移歡言臨道便既攜賞心客復有送行掾竹徑入陰窗松崖上空蒨草共林一色雲與峯萬變探窺石門斷緣越沙澗轉兩山勢爭雄峯犢相顧眄藥妙靈仙寶境華巖堅選清都西淵紹金地東敞宴池果接園畦風煙遙望殿高尋去石頂曠

覽天宇徧千山紛滿目百川豁對面騎來雲氣迎人去
鳥聲戀長揖桃源士舉世同企羨

遊龍山靜勝寺

每上襄陽樓遙望龍山樹鬱弗吐岡嶺徹蒙在煙霧下
車歲已成飾馬問餘步苦霜裏野草愛日揚江煦雲對
石上塔風入松下路禪室宴三空仁祠同六趣兒童共
嬉謔猿鳥相驚顧南識桓公臺北亂先賢墓世上人何
在時聞心不住唯傳無盡燈可使有情悟

一柱觀

舊說江陵觀初疑神化來空中結雲閣綺靡隨風迴奈
何任一柱斯焉容眾材奇功非長世今餘草露臺

登九里臺 是楚襄王墓

楚國所以霸樊姬有力焉不懷沈尹祿誰諳叔敖賢萬
化花無在孤墳獨歸然北分陽臺陌南識郢城阡漠漠
渚宮樹蒼蒼雲夢田登高形勝出訪古令名傳自我來
符守因君樹蕙荃詩書將變俗絺纊忽彌天志闌三折
後愁植二毛前伫立帝京路遥心寄此篇

懷王墓

咿嚘不可信似此敗懷王客死曉關路返葬岐江陽啼
狖抱山月飢狐獵野霜一聞懷沙事千載盡悲涼

庾信宅

蘭成追宋玉舊宅偶詞人筆溯江山氣文騷雲雨神包

宵非救楚隨會返留秦獨有東陽守來嗟古樹春

雜詩

欽州守歲

幽州新歲作

耗磨日飲絕句二首　同前　趙冬曦

晦日

九日陪登高

九日進茱萸山五首　春雨早雷

聞雨二首

岳州夜坐

冬日見牧牛人

岳州看黃葉

詠鄰

詠塵

雜詩四首

惠文太子挽歌二首　韋謙公挽歌二首

右丞相挽歌詞二首　崔尚書挽詞

學士徐公挽歌二首　崔司業挽歌二首

李工部挽歌三首　馮公挽歌三首

徐高御挽歌　楊妃挽歌二首

河上公　傷妓人董氏四首

欽州守歲

岳州守歲三首

幽州新歲作

岳州元日

幽州元日　同前　趙冬曦

相州九日城北亭子

岳州九日宴道觀西閣

春雨早雷

夜坐

山夜聽鍾

岳州觀競渡

戲題草樹

詠鏡

道家四首

蜀路二首

故歲今宵盡新年明旦來愁心隨斗柄東北望春迴

岳州守歲三首　後二首絕句

除夜清樽滿寒庭燎火多舞衣連臂拂醉坐合聲歌至樂都忘我冥心自委和今年即如此來歲知如何

夜風吹醉舞庭火對酣歌愁逐前年少歡迎今歲多

桃枝堪辟惡竹爆好驚眠歌舞留今夜猶言惜舊年

幽州新歲作

去歲荊南梅似雪今春薊北雪如梅共知人事何常定

且喜年華去復來邊鎮戍歌連夜動京城燎火徹明開

遙遙西迴長安日願上南山壽一杯

幽州元日

今歲元日樂不謝去年春知向來心道誰爲昨夜人

耗磨日飲絕句二首　趙冬曦

耗磨傳茲日縱橫道未宜但令不忌醉翻是樂無爲

上月今朝滅流傳耗磨辰還將不事事同醉俗中人

同前

春來半月度俗忌一朝閑不酌他鄉酒無堪對楚山

晦日

晦日嫌春淺江浦看漸衣道傍花欲合枝上鳥猶稀共憶浮橋晚無人不醉歸寄書題此日雁過洛陽飛

相州九日城北亭子

西楚茱萸節南淮戲馬臺獨知洹水上復有菊花杯亭

帳憑高出親遊自遠來短歌將急景同使興情催

九日陪登高

重陽初啟節無射正飛灰寂寞風蟬去連翩霜雁來山棠紅葉下岸菊紫花開今日桓公坐多一作空一作嫗孟嘉才

岳州九日宴道觀西閣

搖落長年歎蹉跎遠宦心北風嘶代馬南浦宿陽禽佳此黃花酌酣餘白首吟涼雲羅楚望濛雨蔽荊岑登眺思清景誰將卷濁陰釣謌出江霧樵唱入山林魚以嘉名採木爲美材侵大道由中悟逍遙匪外尋參佐多君子詞華賞遠音淹留洞庭觀望古意何深

九日進茱萸山詩五首

家居洛陽下舉目見嵩山刻作茱萸節情生造化間

黃花宜泛酒青岳好登高稽首明庭內心爲天下勞

菊酒攜山客茱囊繫牧童路疑尋大隗心似問鴻蒙

九日重陽數三秋萬寶成時來謁軒后罷去坐蓬瀛

晚節歡重九高山上五千醉中知遇聖夢裏見尋仙

春雨早雷

東北春風至飄飄帶雨來拂黃先變柳點素早驚梅樹謁懸書閣煙含作賦臺河魚未上凍江蟄已聞雷美人宵夢著金屏曙不開無緣一啟齒空酌萬年杯

聞雨二首

窮冬萬化市永夜百憂攢危戍臨江大空齋入雨寒斷猿知屢別嘶雁覺虛彈心對鑪灰死顏隨庭樹殘舊恩懷未報傾膽鏡中看

多雨絕塵事寥寥入太㊥城陰疏復合簷滴斷還連念我勞造化從來五十年悟將心徇物近得還自然開居草木侍虛室鬼神憐有時進美酒有時泛清絃聲眞不世識心醉豈言詮

夜坐

懷哉四壁時未有五都價百金誰見許斗酒難爲賞落花生芳春孤月皎清夜復逢利交客題戶遥相謝

岳州夜坐

炎洲苦三伏永日卧孤城賴此閑庭夜蕭條夜月明獨

歌還太息幽感見餘聲江近鶴時叫山深猿屢鳴息心觀有欲棄知返無名五十知天命吾其達此生

山夜聽鍾

夜卧聞夜鍾夜靜山更響霜風吹寒月窈窕虛中上前聲既春容後聲復晃盪聽之如可見尋之定無像信知本際空徒掛生滅想

冬日見牧牛人擔青草歸

塞上縣應折江南草可結欲持梅嶺花遠競榆關雪日月無他照山川何頓別苟齊兩地心天問將何說

岳州觀競渡

畫作飛鳧艇雙雙競拂流絃裝山色變急棹水華浮土

尚三閭俗江傳二女遊齊歌迎孟姥獨舞送陽侯鼓發
南湖淺標爭西驛樓並驅恆詫速非畏日光遒

岳州看黃葉

白首看黃葉徂顏復幾何空慚棠樹下不見政成歌

戲題草樹

忽驚石榴樹違出渡江來戲問芭蕉葉何愁心不開微
霜拂宮桂淒吹埽庭槐榮盛更如此慚君獨見哀

詠瓢

美酒酌懸瓢眞(道)好相映蝸房卷墮首鶴頸抽長柄雅
色素而黃虛心輕且勁豈無雕刻者貴此成天性

詠鏡

寶鏡如明月出自秦宮樣隱起雙盤龍銜珠儼相向常
恐君不察匣中委清暈積翳掩菱花虛心蔽塵狀儻蒙
羅袖拂光生玉臺上

詠塵

仙捕生羅韈神京染素衣裨山期益峻照日幸增輝夕
伴龍媒合朝隨鳳輦歸獨憐范飯下思繞畫梁飛

道家四首奉 敕撰

金壇啟曙閘眞氣肅微微落月銜仙寶初霞拂羽衣香
隨龍節下雲逐鳳簫飛暫住蓬萊戲千年始一歸

紡窕流清觀深沈紫翠庭金匱調上藥寶案讀仙經作
賦看神雨乘查辨客星祇應謝人俗輕舉託雲軿

金鑪承道訣玉牒啟(玄)機雲逐笙歌度星隨宮殿飛乘
風嬉浩蕩窺月弄光輝唯有三山鶴應同千載歸

道記開中籙眞宮表上清焚香三鳥至鍊藥九仙成天
上靈書下空中妙妓迎迎來出煙霧渺渺戲蓬瀛

雜詩四首

抱薰心恆焦舉旆心恆搖天長地自久歡樂能幾朝君
看西陵樹歌舞爲誰嬌

山閑苦積雨木落悲時遽賞心凡幾人良辰在何處觸
石滿堂伊洒我終夕慮客鳥懷主情銜花未能去剖珠
貴分明琢玉想堅貞要君意如此終始莫相輕
問子青霞意何事留朱軒自言心遠俗未始迹辭喧遇

蒙良時幸側息吏途煩簪纓非宿好文史棄前言夕卧
北窗下夢歸南山園白雲慚幽谷清風媿泉源十年茲
賞廢佳期今復存掛冠謝朝侶星駕別君門
默念羣疑起(玄)通百慮清初心滅陽豔復見湛虛明悟
滅心非盡求虛兒後生應將無住法修到不成名

蜀路二首

雲埃夜澄廓山日曉晴鮮葉落蒼江岸鴻飛白鷺天磷
磷含水石幕幕覆林煙客心久無緒秋風殊未然
偏蜀時未改別家鄉念盈憶昨出門日春風發鮮榮及
茲旋轂地秋風滿路生昏曉思魏闕夢寐還秦京秦
京開朱第魏闕垂紫纓(纓)獨(玄)處閑不聞人馬聲藝

業爲君重名位爲君輕玉琴知調苦寶鏡照膽清鷹飢
常啄腥鳳飢亦待瓊於君自有屬物外豈能傾

惠文太子挽歌詞二首

碣館英靈在瑤山美諡尊翦珪悲曩戲攻玉愴新恩宮
仗專馳道朝儀送國門千秋穀門外明月照西園

梁國深文雅淮王愛道仙帝歡同宴日神奪上賓年旒
旐飛行樹帷宮宿野煙指言君愛弟揮淚滿山川

韋謙公挽歌二首

五瑞分王國雙珠映后家文飛書上鳳武結笥中蛇出
殯榮前馬迴鑾喪後車衮衣將錫命泉路有光華

國騁雙騏驥庭儀兩鳳凰將星連相位玉樹伴金鄉歌

舞侯家豔軒裳戚里光安知杜陵下碑聲疑已相望

右丞相蘇公挽歌詞二首

王宰丹青化春卿禮樂才緇衣傳舊職華衮贈新哀路
泣羣官送山嘶駟馬迴佳辰無白日賓閤有青苔

闕歌出野田冠帶寢窮泉萬事皆身外平生尚目前西
垣紫泥綍東岳白雲篇自惜同聲處從今遂絕絃

崔尚書挽詞

相宅隆坤寶承家占海封庭中男執鴈門外女乘龍鳴
玉遊三省綴金侍九重一朝賓客散留劍在青松

右常侍集賢院學士徐公挽歌二首

才美臨淄北名高淮海東羽儀二省徧漁獵五車通玉

殿孤新牓珠英落舊叢徒懸一寶劍何處訪徐公

歎息書林友才華天下選並賦三陽宮連詩集賢殿具
物衣如在咄嗟長不見既哀薤露詞豈忘平生眷

崔司業挽歌二首

海岱英靈氣膠庠禮樂資風流滿天下人物擅京師疾
起楊雄賦魂遊謝客詩從今好文主遺恨不同時

像設存華館威儀下墓田鳳池傷舊草麟史泣遺編帷
蓋墟煙沒千旌隴日懸古來埋玉樹流恨盡山川

李工部挽歌三首

錦帳爲郎日金門待詔時楊宮先上賦柏殿幾聯詩瞬
息琴歌斷淒涼簫挽悲鄒堪溺陵岸迴首望京師

宅兆西陵上平生雅志從城臨丹闕近山望白雲重會
葬知元伯看碑識蔡邕無由接神理揮涕向青松

常時好賓客永日對絃歌是夕歸泉下傷心無奈何墓
庭人已散祭處鳥來過碑石生苔蘚榮名豈復多

贈工部尚書馮公挽歌三首

忠鯁難爲事平生盡畏途如絃心自直秀木勢恒孤詔
葬南陵道神遷北斗樞貴門傳萬石餘慶在雙珠

會位題龍旐威儀出鳳城路傍人泣送門外馬嘶迎萬
事非吾有千悲是世情昔焉稱夏日今也證冬卿

宵然長夜臺舉世可哀哉泉戶一朝閉松風四面來石
碑填駮蘚珠服聚塵埃誰言遼東鶴千年往復迴

徐高御挽歌

蒲宓遥千載鳴琴始一追公卿傳世範仁義續靈基不
待南遊祿何先北帝期玉棺從此閉金鼎代相欺

節義太子傷妃挽歌二首

西華三公族東閤五可才玉環初受慶金玦反逢災桂
殿花空落桐園月自開朝雲將暮雨長繞望思臺
昔日三朝路遶迤四望車繡腰長命綺隱髻連枝花今
春戾園樹索然無歲華共傷千載後唯號一王家

河上公

尊師厭塵去精魄知何明形氣不復生弟子空傷情濟
北神如在淮南藥未成共期終莫遂寥落雨無名

傷妓人董氏四首

董氏嬌饒性多爲窈窕名人隨秋月落韻入擣衣聲
粉藥黏妝篋金花喝翠條夜臺無戲伴魂影向誰嬌
舊亭紅粉閣宿處白雲關春日雙飛去秋風獨不還
舞席沾殘粉歌梁委舊塵獨傷窗裏月不見帳中人

張說之文集卷第九

詩

鄴都引

離會曲

時樂鳥篇并序

贈崔二安平樂世詞

蘇摩遮五首

舞馬詞六首

鄴都引一首

君不見魏武草創爭天詠羣雄睚眦相馳逐畫攜壯士
破堅陣夜接詞人賦華屋都邑繚繞西山陽桑榆漫漫

多貴臣峨眉曼睩共灰塵試上銅臺歌舞處唯有秋風
愁殺人

五君詠五首 達志美類刺異感義哀事顏氏之心也擬焉

齊公魏元忠

齊公生人表迥天閒鶴唳清論早揣摩㚟心晚超詣入
相廊廟靜出軍沙漠霽見深呂祿憂舉後陳平計甘心
除君惡足以報先帝

許公蘇瓌

許公信國楨克美具瞻情百事資朝問三章廣世程處
高心不有臨節自爲名朱戶傳新載青松拱舊塋淒涼

丞相府餘慶在㚟成

趙公李嶠

李公實神敏才華乃天授睦親何用心處貴不忘舊故
事遵臺閣新詩冠宇宙在人忠所奉惡我誠將宥南浦
去莫歸嗟嗟蔑孫秀

代公郭元振

代公舉鵬翼懸飛磨海霧志康天地屯適與雲雷遇與
喪一言決安危萬心注大勳書玉府舛命淪江路勢傾
北夏門哀靡東平樹

耿公趙彦昭

耿公山岳靈才傑心亦妙鷙鳥峻標立哀玉扣清調協
贊休明啟恩華日月照何意瑤臺雲風吹落江徼湘流
下潯陽遲淚一投弔

離會曲

何處送客洛橋頭洛水汎汎中行舟可憐河樹葉萎蕤
鬬鬬河鳥聲相思街鼓喧喧日云夕去棹歸軒兩相迫
何人送客故人情故人今夜何處客

安樂郡主花燭行

青宮朱邸翊皇閨玉葉瓊枝際紫微姬姜本來舅甥國
卜筮俱道鳳凰飛星昴殷冬獻吉日天桃穠李遙相正
鸞輅風傳王子來龍樓月伴天孫出平臺火樹連上陽
紫炬紅輪十二行丹鑪飛鐵駙焱霞爍電吐明光

綠輧紺幰紛如霧節鼓清笳前啟路城隅靡靡稍東還
橋上轔轔轉南度五方觀者聚中京四合塵煙漲洛城
商女香車珠結網天人寶馬玉繁纓百壺涤酒千斤肉
大道連延障錦軸先祝聖人壽萬年復禱宜家承百祿
珊瑚刻盤青玉尊因之假道入梁園梁園山竹凝雲漢
仰望樓臺在天半翠幕蘭堂蘇合薰珠簾掛戶水波文
別起芙蓉織成帳金縷鴛鴦兩相向羅茵飾地承珂履
花燭分階移錦帳織女西垂隱燭臺雙童連縷合歡杯
謌謌綺庭嬪從列羲娥紅粉扇中開黃金兩印雙花綬
富貴婚姻古無有清歌棠棣美王姬流化邦人正夫婦

時樂鳥篇 并序

伏見天恩以靈異鸚鵡及能延京所述篇出示朝列臣
按南海異物志有時樂鳥名云太平天下有道則見驗
其圖丹首紅臆朱冠綠翼鶯領文背糅以五色今此鳥
本南海貢來與鸚鵡狀同而毛尾全異其心聰性辨護
主報恩固非凡禽實瑞經所謂時樂鳥延京雖敘其事
未正其名望編國史以彰聖瑞臣竊同延京獻詩一首
舊傳南海出靈禽時樂名聞不可尋形貌乍同鸚鵡類
精神別稟鳳凰心千年待聖方輕舉萬里呈才無伴侶
紅茸糅繡好毛衣清泠謳鴝好言語內人試取御衣牽
啄手瞋聲不許前心願陽烏恆保日志嫌陰鶴欲淩天
大情玩詩良無已察圖果見祥經襄本持符瑞感明王

還用文章比君子自憐弱羽詎堪珍喜共華篇來示人
一見嚶嚶報恩鳥多慚碌碌具官臣

開元樂章十九首 奉敕撰

迎神永和之樂三章 每章八句

肅九宮 諸八音 歌皇慕 動神心 禮宿設
樂妙尋 聲明格 祼奠臨 律迓氣 音入玄
依玉几 御黼筵 聆愾息 優周旋 九韶徧
百福傳 信工祝 永頌聲 來祖考 聽和平
相百辟 貢九瀛 神休安 帝孝成

皇帝行太和之樂一章

時文聖后 清廟肅雍 致誠勤孝 在貌思恭
玉節肆夏 金鏘五鍾 繩繩雲步 穆穆天容
酌瓚登歌肅和之章

天子孝享 工歌溥將 躬祼鬱鬯 乃燕膏鄉
臭以達陰 聲以求陽 奉侍蒸嘗 永代不忘

迎俎雍和之樂二章 每章八句

在滌嘉蔡 麗碑敬牲 角握之肚 色純之騂
火傳陽燧 水溉陰精 太公胖俎 傳說和羹
齊戒豐潔 俎豆有馨 亦有和羹 既戒既平
鼓鐘管磬 肅唱和鳴 皇皇后祖 來我思成

酌獻用文舞一章

聖謨九德 眞言五千 慶集昌胄 符開帝先

高文仗鉞　克配彼天
帝其承祀　率禮罔愆
舞形德類　詠詥功傳
五行氣順　八佾風宣

宣皇帝室光大之舞一章

肅肅藝祖　溶溶濬源
玄王餘緒　后稷謀孫
光皇帝室長發之舞一章

具禮崇德　備樂承風
不行而至　無成有終
景皇帝室大政之舞一章

於赫元命　權輿帝文　天齊八柱　地半三分
宗廟觀德　笙鏞樂勳　封唐之兆　成天下君
元皇帝室大成之舞一章

帝舞季歷　襲聖生昌　后歌有媯　胎炎孕皇
天地合德　日月齊光　肅雍孝享　祚我萬方
高祖神堯皇帝室大明之舞一章

赤精亂德　四海困窮　黃旗舉義　三靈會同
旱望春雨　雲披大風　溥天來際　高祖之功
太宗文武聖皇帝室崇德之舞一章

皇合一德　廟宗百神　倒平天下　大拯生民
上帝配食　單于入臣　戎歌陣舞　(旺)(旺)震震

高宗天皇大帝室鈞天之舞一章

高皇邁道　端拱無爲　化懷獯鬻　兵戢句驪
禮尊封禪　樂盛來儀　合位嬀后　同稱伏羲
中宗孝和皇帝室大和之舞一章

退居江水　鬱起丹陵　禮物還舊　朝章中興
龍圖爰及　駿命恭膺　鳴球香壎　大耋是承
睿宗大聖眞皇帝室景雲之舞一章

景雲霏爛　告我帝符　噫帝沖德　與天爲徒
笙鏞遙遠　俎豆虛無　春秋孝獻　因復此都
皇帝受福酒胙福和之舞一章

備禮周樂　崇親致尊　誠通慈降　敬徹愛存
獻懽稱壽　啐感承恩　皇帝孝德　子孫千億

亞終獻武舞凱安之樂四章每章八句

瑟彼瑤爵　亞維上公　室如屏氣　門不容躬
禮殷其本　樂執其中　聖皇所慕　天地幽通
禮币三獻　樂徧九成　降循軒陛　仰欽皇情
福與仁合　德因孝明　百年神畏　四海風行
總總干戚　填填鼓鐘　奮揚增氣　坐作爲容

離若鶖鳥　合如戰龍　萬方觀德　蕭蕭雍雍
烈祖順三靈　文宗威四海　黃鉞誅羣盜　朱旗掃多罪
戢兵天下安　約法人心改　大哉干羽意　長見風雨在

撤豆登歌一章

止笙磬　撤豆邊　廓無響　宥又㊀駿奔走
神在天　情餘慕　禮罔愆　嘉黍稷　屢豐年

送神一章

眇嘉樂　援靈爽　感若來　思如往　休氣息
迴風上　返寂寞　還惝恍　懷靈駕　結空想

贈崔二安平公樂世詞一首

十五紅妝侍綺樓朝承握槊夜藏鉤君臣一意金門寵

兄弟雙飛玉殿遊甫知宿昔恩華樂變作瀟湘離別愁
地溼莓苔生舞袖江聲怨歎入箜篌自憐京兆雙眉嫵
會待南來五馬留

十五日夜御前口號踢歌詞二首

花萼樓前雨露新長安城裏太平人龍銜火樹千鐙豔
雞踏蓮花萬歲春
帝宮三五戲春臺行雨流風莫妒來西域鐙輪千影合
東華金闕萬重開

蘇摩遮五首　爲賓家作

摩遮本出海西湖琉璃寶眼紫髯鬚聞道皇恩偏宇宙
來將歌舞助歡娛　億歲樂

繡裝帕額寶花冠更歌妓舞借人看自能激水成陰氣
不慮今年寒不寒　億歲樂
臘月凝陰積帝臺豪歌急鼓送寒來油囊取得天河水
將添上壽萬年盃　億歲樂
寒氣宜人最可憐故將寒水散庭前唯願聖君無限壽
長取新年續舊年　億歲樂
昭成皇后帝家親榮樂諸人不比倫往日霜前花委地
今年雪後樹逢春　億歲樂

破陣樂詞二首　六言

漢兵出頓金微照日明光鐵衣百里火幡猋猋干行雲
騎騑騑聲蹋遼河自竭鼓噪燕山可飛正屬四方朝駕

端知萬舞皇威
少年膽氣凌雲共許驍雄出羣定馬城南挑戰單刀薊
北從軍一鼓鮮卑送款五餌單于解紛誓欲成名報國
羞歸開口論勳

舞馬詞六首　六言

萬玉朝宗鳳辰千金率領龍媒眴鼓凝騎踧踖蹀聽歌弄
影徘徊　聖代昇平樂
天鹿遙微衛叔日龍上借義和將共兩驂爭舞來隨八
駿齊歌　聖代昇平樂
綵旄八佾成行蒔龍五色因方屈膝銜杯起節傾心獻
壽無疆　四海和平樂

帝皐龍駒沛艾星蘭驥子權奇騰倚驤洋應節繁驕接
跡不移 四海和平樂
二聖光天合德羣靈率土可封擊石驂驔紫騮擬金顧
步蒼龍 四海和平樂
聖君出震應籙神馬浮河獻圖足蹋天庭鼓舞心將帝
樂踟躕 四海和平樂

舞馬千秋萬歲樂府詞三首

金天誕聖千秋節玉醴還分萬壽觴試聽紫騮歌樂府
何如驟躩舞華岡連鬻勢出魚龍變蹙踖驕生鳥獸行
歲歲相傳指樹日朝朝來伴慶雲翔
聖皇至德與天齊天馬來儀自海西踠足徐行拜雨膝

繁驕不進踶千蹄髯髯奮鬣時蹲踏鼓怒驤身忽上躋
更有銜杯終宴曲垂頭驒尾醉如泥
遠聽明君愛逸才玉鞭金翅引龍媒不應茲白人間有
定是飛黃天上來影弄日華相照耀噴含雲色且徘徊
莫言闕下桃花舞別有河中蘭葉開

張說之文集卷第十

張說之文集卷第十一
頌
聖德頌
答制
月重輪頌
逐鹿頌
黃龍頌
仙洞頌
疑山鑿斷頌
黃龍再見頌
李樹頌
金橋頌
大人跡頌
開元正(承)握乾符頌
聖德頌
上黨舊宮述聖頌
日抱戴頌 已下潞州祥瑞
赤龍頌
嘉禾頌
羊頭山北童謠頌
大王山三疊頌
赤鯉頌
紫雲頌
神蓍頌
紫氣頌
神人傳慶頌

太古厥初遺文闕矣書祖二典聿陳五教唐虞之訓歷代宗焉孰同理而不休矣同氛而克建皇唐之興也道積四聖時將百年澤浸生人自根流葉孝和晏駕嗣子幼沖凶臣斐女蹙弱王室人甚崩角之危朝深綴旒之歎賴天奬忠勇大發錄鋭尊文廟而安神清宮而待聖少主奉天命以至禪皇上拒天命以固違羣公卿士胥進曰陛下孝悌之至(承)數在弱處儲闈有讓元子之德居藩邸有辭太弟之高六合欣戴三靈允協爲天下君其誰與讓皇帝義不得已曰吁所憂之長也乃被帝服陟元后延羣臣見兆人是日也景雲至茲歲也戎狄來其尤祥極瑞雜沓異類蓋亦猶而不記矣上方勤庶務覽眾則履乾乾懷翼翼遊道德之靈圃從鸞鸞之珍羣視天下之所不見聽天下之所不聞帝典皇綱於斯備矣宜定郊報之禮革封禪之則答神貺揚(玄)德不然者則二宗無類帝之壇五岳無省方之館矣若夫湯頌傳於考父文仆著於周公臣子之志不可闕也敢作頌曰

天祚聖唐啟我明主大哉皇帝與天同矩天乎蓋之地乎載之陽和化育懷生賴之孝乎惟孝告成乎天靈壇神岳思皇嘏爲皇哉皇哉胡可掎旃大君受命景雲來翔流天汎日爛熳成章稽諸瑞典昔祚軒皇而今表聖土德以昌西戎遠國畏君之靈古稱卽序今乃來庭帝女是降其從如星天人偃革以迄太(常)北胡狙獷狂於征伐帝初歷試護彼窮髮懷哉好音稽顙天閶遐哉大同天子之功

上黨舊宮述聖頌

維開元十有一祀正月皇帝展儀于河東挾右太行留宴上黨整兵耀武入于太原設都建頌以崇王業南轅汾脽祈穀后土天清日潤神歆如答三月庚午飲至長

安六軍解嚴四方和會邇觀法象遐詠德澤大虞巡之
典修美漢嗣之禮舉人心翕而一變神物效而無方於
是邠王臣守禮㝎王臣憲申王臣範薛王臣業獻書於
內開府儀同三司臣憬尚書臣晙臣象先臣頲御史大
夫臣瀍抗疏於外僉曰陛下受天嗣數稽聖典謨道貫
三靈仁育萬類埽陰沴而覩日開闢之功也尊文時而
御天帝王之孝也天以陛下爲子人奉陛下爲君萬殊
之福祈應畢臻三代之風頌聲咸作今潞人懷代邸詠
泗亭採聖崖延立石將表潛龍之館勒啟聖之圖勤亦
至矣陛下推而不報其何以下塞衆望上對天休哉臣
聞天之所啟人之所戴必憑睿聖玄懿之德元命眞符

之紀功業見乎變德施加乎時德厚者施溥功㠯者應
速或階晦以彰或由難而昌蓋生其德之謂天授其時
之謂命天有成命其可沒乎陛下昔居是州也紫雲在
天神光照室白鹿來擾黃龍上昇隴出仙洞而神魚躍
山開禪穴而靈鐘韻謠言合讖臣迹引途嘉李傍連神
舊自起當此時也金石預變獄頌先歸政殷六府人重
五教陶無窳器漁有讓泉神而化之人不知力昔龍負
圖而大舜登狼銜鉤而后殷昌玄珪錫於夏禹赤伏歸
於漢光猶言先運吐符希代稱寶未有窮祥極瑞傲儻
瓌異如今之至者矣若玄貺集而不彰則神心不說鴻
業成而不贊則祝告無聞是掩天休而蓋聖德也臣子

之罪將何解焉願聽潞人以揚丕烈帝曰往者中宗遠
代國步維艱天祚我唐大命集于睿宗大聖眞皇帝朕
畏天將命不敢怠遑其乾符坤珍皆先聖之餘福朕何
力之有焉然重違昆弟公卿之請抑以敬從無爲虛美
重朕不德也羣臣遊聖蕩莫能名約乎舊史敢頌成績曰
帝德廣運乃聖乃神天祚聖兮唐雖舊邦其命惟新再
受命兮帝初正人降居上黨天下往兮黃龍晝見攀天
而上九五象兮帝適于野紫雲之下求必在兮帝寢于
堂變龍有光觀者駭兮天跡星謠木連著立總神異兮
靈鍾化穴縞鹿赤魚可詭異兮上天無聲託類附形覺
悟人兮聖皇齋栗在得戒失昭事神兮皤皤潞老樂我

王道愛舊宮兮赫赫頌功與天比崇攄無窮兮

答制

往者中宗違代國步維艱天祚我唐大命集于睿宗大
聖眞皇帝朕以寡昧嗣守丕業虔奉遺訓不敢怠遑至
天地休徵人神靈貺皆先帝聖德之餘慶朕何力之有
焉至若登太行留上黨頌功業建都畿休兵太原爲農
脽上並國之典禮朕奉而行之何足稱者而羣臣固請
紀頌眾心難違卿藻思菁華揚過其實自視虛缺爲媿
尤多

皇帝在潞州祥瑞頌十九首奉　敕撰

日抱戴

皇帝初臨潞州景龍元年四月二十有七日其日日抱戴頌曰

日告帝符　王起乘土　重光五色　四方之主
或抱或戴　氛華暉嫵　大明經天　豈忘忠輔

月重輪

皇帝臨潞州景龍元年七月十有四日夜月重輪頌曰

維帝潛德　受天眷命　月之重輪　示我金鏡
璧彩內澈　環規外映　君心用明　神道協慶

赤龍

皇帝臨潞州景龍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廳事據案假寐百姓白鶴觀道士宋大辯等三十餘人同見赤龍在案頌曰

聖寐無體　神融氣渙　蜿然赤龍　垂首據案
昔有王媼　預覩興漢　今此潞人　亦兆靈觀

逐鹿

皇帝景龍二年二月二十有八日巡屬縣至潞河有鹿奔走渡河水深三丈帝馳鞭逐鹿水不及馬鞿應時獲鹿司戶參軍崔弼隨帝而涉纔入數步馬溺焉頌曰

王者之畋　必有天佐　逐鹿深水　乘躍而過
不失其馳　舍矢如破　後騎沒溺　乃驗靈跡

嘉禾

皇帝臨潞州景龍二年八月二十有五日長子縣界內有嘉禾合穗頌曰

靈氣滋液　嘉禾族生　或分九穗　有合雙莖
昔效唐叔　歸功太平　於今歷試　抽此德萌

黃龍

皇帝臨潞州景龍二年九月五日黃龍見于州城東五里伏牛山南崗遲留久之觀者如堵頌曰

黃龍土精　五方之長　在田而見　文明厥象
軒圖瑞來　夏匱妖往　惟德可應　恃神難謂

羊頭山北童謠

皇帝臨潞州景龍二年九月已後嘗有童謠云羊頭山北作朝堂其州南六十里有羊頭山頌曰

焚惑降精　是爲天使　會合韜亂　謳謠街肆
通賢妙識　采斷來事　山北朝堂　此名天位

仙洞

皇帝臨潞州襄垣縣北有仙洞忽然自開十數里仙乳靈液凝膏注玉頌曰

憑乘山穴　應吳建號　襄垣洞開　神亦我報
玉膏滴瀝　石巷幽奧　天將祐之　陰靈啟道

大王山三壘

上黨記禹治水而登此山因名焉魏書云望氣者言其山有天子氣故太武壘石爲三封欲以厭之頌曰

昔望茲山　當出天子　太武心忌　厭以軍壘

地氣雖廢　河清有竢　三百餘年　聖人方起

疑山鑿斷

上黨記後魏太和末孝文帝自岱幸洛見此山有伏龍疑而不進遂斷山東麓以猒之其斷處猶存因名疑山頌曰

王命必有　猒勝多無　不徵綠錯　虛役丹徒
舊山伏氣　今聖靈符　魏雖穿鑿　能違天乎

赤鯉

皇帝景龍三年三月巡屬縣至襄垣南漳水上有赤鯉魚騰躍頌曰

龍或魚服　鯉同國姓　躍泉將飛　告我天命

鱗昭武德　翼贊興慶　昔去隨仙　今來迓聖

黃龍再見

皇帝臨潞州景龍三年六月十五日黃龍再見于伏牛山頌曰

蜿蜒黃龍　既見將躍　氣動雲繞　精流電爍
文明剛健　嫵媚纖弱　萬物覩焉　聖人其作

紫雲

皇帝臨潞州景龍三年九月九日與羣官壺口山昇高其時東北有紫雲翩翩而來光彩照日明日上黨縣丞王敬賓等白刺史劉懷一并啟皇帝請下狀奉敎不許頌曰

天臨壺口　露坐山眉　紫雲來覆　畢景不滅　含風自持　一人有慶　兆民賴之

李樹

皇帝臨潞州延唐寺有李樹連理皇帝親自驗見今御書額焉頌曰

李興帝族　寺勝延唐　異枝同幹　雙名合祥
花轉瑤萼　子綴珠光　本枝百代　永永蕃昌

神蓍

皇帝臨潞州景龍三年九月十有五日召百姓韓擬禮蓍筮卦未成而一蓍翹立擬禮曰此天人之瑞洎帝踐祚授擬禮遊擊將軍長上折衝頌曰

纖纖靈蓍　下有伏龜　天生神物　以決狐疑
一蓍特起　自天立之　無卦之卦　告帝之期

金橋

金橋在潞南二里常有童謠云聖人執節度金橋皇帝景龍三年十月二十有五日由此橋朝京師頌曰

出郡二里　橫路金橋　聖人南度　駟馬西朝
運及誅呂　時當換堯　卻尋後事　一合童謠

紫氣

皇帝臨潞州景龍三年十月二十有五日還京後州內所居寢堂上有紫氣七日不散頌曰

王往京國　傾城戀惋　紫氣浮宮　七日不散

斐亹窗戶　輪囷臺觀
大人跡
皇帝從臨潞州還京後其宅內及州街並有大人跡長二尺五寸自東而西布武相繼頌曰
百神從王　一舉西適　眾觀空廡　連步雲跡
躡似郊媒　痕同雷澤　曠古奇事　存乎帝籍
神人傳慶
皇帝唐隆元年六月二十日夜除妖孽後其明日州佐吏索崇嗣於州南門外聞空中有人云臨淄王誅韋氏相王得天下其崇嗣告長史裴思裴思以妖惑罪之禁錮累日逢其月二十一日赦到獲免案牘猶在頌曰

天帝下席　承韋于命　王赫斯興　撥亂反正
擊凶尊主　一麾大定　神人相歡　胥顯傳慶
開元正(麻)握乾符頌
客有嘲臣曰聖上正新(麻)握乾符百寮慶歌以美時六合鼓舞以頌德先生獨宴默書閣含翰詞林笑其爲儳儗也臣應之曰斗水不能評巨壑之量隙光未足議大明之體何者見褊而守隘也握乾符者不謂執天命歟執天命者非夫廣德休(烋)交相表裏況命者夫于之所宰言也焉可偏贊而總握符之盛哉如作者略大本舉小節不亦仲尼之門所聽瑩也是以洞思乾慮久難其自然之理也彼洛下閎者漢太初時一巧(麻)耳云後八百歲當差一日有聖人正之斯人也抑將露才揚術預證來聖有耆舊之傳記無史策之明文然至隋之開皇

述客無異焉客曰請終餘論舉若我大唐慶始白道昇

及㡡德聖㡡三家創法一引爲徵約之年代則鄰近稽之圖錄則曖昧未有如新㡡之昭昭者矣在昔唐虞之際以斗精受命者七人得四均間氣而生者又二十八人所謂三十五際者也禹以金德王故夏后之有天下也生數四百年契以水德王故殷人之有天下也成數六百年稷以木德王故周人之有天下也成數八百年伯益之命中天而堯族以火德乘之故漢室之有天下也生數再及二百年其間距王而興不能復大禹九州之跡及勝殘百年之命者皆五神之餘氣也咎繇降德皇唐復興土精應王厚德載物生數五百年成數千年命㡡有歸此其大較修德增祚與天無窮轉算之徒

莫能究也緯以入元三百四歲爲德運七百六十歲爲代軌千五百二十歲爲天地出符四千五百六十歲爲七精返初天人相應合若符節自堯典命羲和修重黎之舊理顓頊之㡡上元甲子千五百餘歲得孔聖而春秋之㡡序暨開元十二年甲子凡三千四十歲遇聖上而大衍之㡡興是時土德入生數之元天命當出符之會信矣伏惟聖上聰明文思道德之具也豁達大度皇帝之體也藝總六經漢光之學也文通三變魏祖之才也緣情定制五禮之本也洞音度曲六樂之宗也神於弧矢黃軒之威也聖於翰墨蒼頡之妙也兄弟善友王季之心也子孫眾多周文之福也大寶以定天位大政以布廣德大祥以合靈符大㡡以啟成命德位兼才臨照如此符命介福粲章如彼所謂廣德休㡡交相表裏之效也善㡡者必推來運以自神興王者不俟往言以表望設徵夫洛下閎之語也其不有容成之事乎且如恃有命比於日孰是夏王之福也賴卜年衰其德豈謂周公之訓也故曰執天命在於俟天符致天符在於順天德布天德在於保天位四者備矣然後陳其盛德告於神明舍此道也胡可語正天㡡握乾符哉謏臣懵學謝生玄造樂虞典之歌舜羨周詩之美文敢不敦信辭薦清樂猥上客之誚託眾篇之後云爾

維皇六葉於赫啟聖步玉斗握金鏡地維續天柱正山

川授方雷雨施令清廟九祠堯門百慶郊禋尊祖擇昌定命德自我流藝從我修龜易八卦龍書九疇文含玉律字吐銀鉤鳴絲鶴舞絳箭猿愁集賢牓殿花蓂名樓神用外表事行先兆萬目朝徹千心暗曉卿雲爛熳黃龍窈窕遊姑射神人宿登太山天下小飛翔定瑞均靈踏類鞮譯窮天探維盡地燦此金戟鑄爲農器匪直也然探玄索祕軸止輪運辰居星轉得一神凝吹萬情辨發斂潛合晦明幽闡階賞朝開宮槐夜卷正我長㡡同符大衍天地清焉日月貞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窮神知化美功成焉金版玉牒遠頌聲焉

張說之文集卷第十一

頌

大唐祀封禪頌　隴右監牧頌德碑

宋公遺愛碑頌　觀世音菩薩像頌

大唐祀封禪頌

皇唐六葉開元神武皇帝再受命致太平乃封岱宗禪社首鑿石紀號天文煥發儒臣志美立碣祠壇曰厥初生人俶有君臣其道茫昧其風樸略因時而歙起與運而紛落泯泯沒沒無聞焉爾後代聖人取法象立名位衣裳以等之甲兵以怛之於是禮樂出而書記存矣反其源致敬乎天地報其本致美乎鬼神則封禪者帝王之(麻)革鉶渾以正天蓋唐虞氏之張帝道也天地四時六官著禮井田三壤五圻成賦廣九廟以尊祖定六律以和神蓋三代之設王制也武緯之文經之聖謩之神化之然猶戰戰兢兢日愼一日納規誨以進德遂忠良以

興之也(玄)靈啟迪黃祇顧懷應歸運以義舉撫來蘇以利見湯也無放夏之慚武也無伐殷之戰高祖創業四宗重光有德格天漏泉蒸雲濡露菌蠢滋育氤氳涵煦若天地之覆載日月之照臨溥有形而歸景罄無外而宅心百有八年於茲矣皇帝攘內難而啟新命戴宸宗而纘舊服宇宙更闢朝廷始位蓋羲軒氏之造皇圖也九族敦序百姓昭明萬邦咸和黎人於變立土圭以步

代工講習乎無爲之書討論乎集賢之殿龍勇爵貴經畸若天而不成曷背道而靡失由此推之封禪之義有三帝王之略有七七者何傳不云道德仁義禮智信乎順之稱聖哲逆之號狂悖三者一位當五行圖錄之序二時會四海昇平之運三德具欽明文思之美是謂與天合符名不死矣有一不足而云封禪人且未許其如天何言舊史者君莫道於陶唐虞舜臣莫德於皐陶稷契三臣備德皆有天下仲尼敘帝王之書繫魯秦之誓明偁祀周公用王禮秦承伯益接周統孔聖微旨不其效歟然秦定天下之功高享天祿之日淺天而未忘庭堅之德也故大命復集于皇家天之贊唐不惟舊矣其

甲按隊八神警蹕孟冬仲句乘輿乃出千旗雲引萬戟
林行霍濩燐燐爛飛猋揚精原野爲之震動草木爲之風
生歷郡縣省謠俗問耆年舉百祀興墜典葬闕政攸徂
之人室家相慶萬方縱觀千里如堵城邑連歡邱陵聚
舞其中垂白之老樂過以泣不識蒿里之魂復見乾封
之事堯雲往舜日還神華靈鬱燁燁乎穹壤之閒是月
來至于岱祇祓齋宮滌濯靜室凝神㚔覽將款太一議
夫太山者聖帝受天官之宮天孫總神靈之府自昔立
國莫知萬數克幷中而建號惟七十而有五我高宗六
之而今七矣非夫尊位盛時明德曠代遼闊難并之甚
哉先時將臻夫大封也累封疆於高崗築泰壇於陽趾

夫其天壇三襲辰陛十二咸秩眾靈列座有次崇牙樹
羽管磬鏞鼓宮懸於重壝之內千戚叙文鉤戟殘戩周
位於四門之外伐國重器傳代絕瑞旅之於中庭玉輦
金轂翠蓋黃屋夾之於端路庶官百僚羌夷蠻貊亹亹成
之後讓王之客序立於禮神之場髦頭弩牙鐵馬金鏃
介胄如雪旗幟如火遠市於清禁之野於是乎以■天
正上元法駕徐進屯千乘於平路留羣臣於谷口皇帝
御六龍陟萬仞獨與一二元老執事之人出天門臨日
觀次泬瀣宿嶼嵓赤霄可接白雲在下庶寅紀高祖於
上封以配上帝命眾官於下位以享眾神皇帝冕裘登
壇奠獻俯僂叶金奏佾羽舞撞黃鍾歌大呂開閶闔與

天語清將信公奉斗布度懋建皇極勤恤蒼生招搖乎
未兆禳災乎未萌上下傳節而禮成樂徧福壽同歸而
帝賜神策乃檢玉牒於中頂揚柴燎於高天庶忠誠之
上達若憑燄而駕煙日轡方旋神心餘眷五色雲起拂
馬以隨人萬歲山呼從天而至地越翌日尊審宗佰地
祇而禮祉首遂張大樂覲東后國風惟舊無黜幽削爵
之誅王澤惟新有省災大賚之慶不浹日至化洽於人
心不崇朝景福徧於天下然後藏金匱於祏室迴玉駕
於上都煌煌乎眞聖朝之能事而高代之盛節者也于
斯之時華戎殊俗異音同歎曰岳合多雨山峻多雲豈
有大舉百萬之師克期千里之外及行事之日則天無

點翳地無纖塵嚴冬變爲韶景寒谷鬱爲和氣非至德
其孰能動天如此其順者乎昔人云自西自東自南自
北無思不服今信知聖人作而萬物覩其心服之謂矣
或曰祭泰折主先后非禮歟曰是禮也非宜也王者父
事天母事地侑神崇孝無嫌可也且夫柴瘞外事帝王
主之蒸嘗內事后妃助之是閈元正人倫革弊禮起百
王之法也故令千載眩末光聆絕韻咀甘實漱芳潤爍
㚔妙之至精流不已之淑聲臣說作頌告于神明四皇
墳而六帝典雖吉甫亦莫能名徒采彼輿人之詩曰大
矣哉維天爲大惟皇則之率我萬國受天之祺子孫百
代人神共保綏之云爾而已矣

內唐開元十三年隴右監牧頒德碑奉勅撰

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天子十二閑馬六種閑爲一廐馬二百一十六應乾之策也六廐成校五良一駑是之謂小備校有左右閑成十二合月之道也駑馬三良馬之數凡三千四百五十六是之謂大備秦并一海內六萬騎之國馬盡歸之帝家則周制陋矣漢孝武富文景儉約之積雄衞霍張皇之勢勒兵塞上廐馬有四十萬匹及東漢魏晉國馬陵夷不可復遂武帝時矣後魏胡馬入洛蹴蹋千里軍陣之容雖壯和鑾之儀亦闕大唐接周隋亂離之後承天下征戰之弊鳩括殘燼僅得牝牡三千從赤岸澤徙之隴右始命太僕張萬歲葺其政

焉而奕世載德纂修其緒肇自貞觀成于麟德四十年間馬至七十萬匹置八使以董之設四十八監以掌之跨隴西金城平涼天水四郡之地幅員千里猶爲狹隘更析八監布於河曲豐曠之野乃能容之于斯之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秦漢之盛未始聞也張氏中廢馬官亂職或戎狄外攻或師圉內寇垂拱之後二十餘年潛耗大半所存蓋寡開元神武皇帝登大寶受靈符水瑞感而河龍出星精應而天駟下二年春帝乃簡心腑善畜之將卜福祐宜生之長俾領內外閑廐使焉卽開府霍公其人也公名毛仲姓王氏開元佐命之元勳東國亡王之後裔四百輔西與治水之謨四七興漢在經星

之列清明虛受察舍冰鑑籌謀先覺慮出蓍龜竭無私之忠而善歸天造輸不懈之力而玄同日用故得騰躍風雲攀附日月策功第一承恩莫二庭羅魏絳之鍾鼓第賞堂邑之山林文馬蕃錫於晉侯御衣亟分於韓信庶姜如玉則降榮彤管眾子垂髫則抱拜朱英聖人之見也必猶爾爲之四顧而滿志聖人之不見也乃恤然若無與樂其天下仲尼所謂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夫處其身則立無跂正也視無還端也聽無聲誠也言無遠愼也國有憂未嘗不戚國有慶未嘗不怡其御下則明利害之鄉卑財求之務使之趨善而避惡懷德而畏威身不離於闕廷令遠行於坰牧亦有不學而暗合

於古未更而懸辨其事然其從政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者也若夫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敬其本也日中而出日中而入禁原燎牧除蓐釁廐時其事也潔泉美薦庤涼棧溼翹足而陸交頸相靡宜其性也攻駒教駣講馭臧僕刻之剔之羈之絷之就其才也不反其性故親人樂藝節樂如舞之心自生不窮其才故圉扼鷙曼竊轡詭銜之態不作爾乃舉其神異則望駒駿騣裹乘黃茲白來儀外廐呈佽內櫪朝刷閶風夕洗天泉聖皇一馭長壽萬年別其種類則有研蹄繁鬣小頷遠志曰龍曰騋曰戎曰驖差其毛物則有蒼白驪黃騂紫驕皇騅駓駱騆騜騅駁騢騅駁騮騏

騮騝亳骾馬足狼尾魚目宗廟齊豪戎事齊力田獵齊
足罔不畢有元年牧馬二十四萬匹十三年乃四十三
萬匹初有牛三萬五千頭是年亦五萬頭初有羊十一
萬二千口是年乃亦二十八萬六千口皇帝東巡狩封
岱岳羣辂既陳羽衛咸備大駕百里煙塵一色其外又
有閑人萬夫散馬千隊骨必殊貌毛不雜羣行如動地
止若屯雲百蠻震聳四方扑躍威懷紛紜壯觀揮霍遍
衡飲至朝廷宴樂上顧謂太僕少卿兼秦州都督監牧
都副使張景順曰吾馬幾何其繁育卿之力也對曰帝
之福也仲之令也臣何力之有因具上其狀帝用嘉焉
霍公曰無伐辭貌無得色朝髦庠齒歆以多之於是明

威將軍行右衛郎將南使梁守忠忠武將軍行右羽林
中郎西使馮嘉泰右千牛長史北使張知古左驍衛中
郎將兼鹽州刺史鹽州監牧使張景遵隴州別駕修武
縣男東宮監牧韋衡都使判官果毅齊琛總監韋續及
五使長戶三萬一千人僉曰自開府庇我十三年矣畜
有嫉息人無乏匱克獻帝心莫匪嘉績且如停西南兩
使六項人夫藁穀八十萬工圍石以息人約費其政一
也納長戶隱田稅三萬五千石以儉私肥公其政二也
減太僕長支乳駱馬錢九千三百貫以室隙止散其政
三也供軍筋膠十萬七千斤以收絹繒工其政四也蒔
茼麥苜蓿一千九百頃以茭蓄禦冬其政五也使監官

料舊給庫物新秦置本牧分其利不喪正錢二萬五千
貫以實府宜官其政六也賈死畜貶絹八萬匹往嚴道市
奚僮千口以出滯足人其政七也五使長戶數盈三萬
墾田給食糧不外資以勤農卻輓其政八也敢問監牧
之事孰能加於此乎然則稱伐計功前典所貴上以美
聖主擇才之得人下以贊忠臣受任之盡節末以道官
屬承風之成事竟以示後代照前之令聞是四烈者不
可廢也既而大君有命舊史書功吟詠瓌奇篆刻金石
秦汧渺渺尚想非子之風魯野區區猶傳史克之頌試
從此而觀彼夫何足以言哉頌曰
皇天考牧兮聖之君四十三萬兮馬爲羣墾汧渭兮垣

隴阪飛黃阜兮昆蹄苑山崆峒兮水鳴咽泉噴玉兮草
汗血聚如花兮散如雲性既馴兮才亦絕維國家之大
事駕時龍兮祭天地和鑾發兮文物備維皇帝之七德
總戎馬兮威萬國彩髦翻兮金介胄有霍公之掌政擇
張氏之舊令天王駕兮仗黃麾太僕驂兮展輅儀舞月
朔兮蹀霎螭神倜儻兮態權奇騏驥溢野兮牛羊日多
子孫榮位兮恩寵如何頌皇靈兮纂石鼓萬斯年兮羣
玉府

廣州都督嶺南按察五府經略使宋公遺愛碑

頌

維唐御天下九十有八載蒼生賚乎海隅玄澤漫乎荒

外天子念窮鄉之僻陋徼道之修阻吏或不率不馴人或不康不若乃命舊相廣平公宋璟鎮茲裔壤式是南州篤五管之政敎總三軍之旗鼓幅員萬里馴致九譯詔書下日靡然順風曷由臻斯威名之路也而公曩時執白簡登瑣闥推誠謇諤不私形骸忤英主之龍鱗蹈奸臣之虎尾挫二張之銳則聲怛寰域折三思之角則氣蓋風雲由是極有四星維帝之輔地有五岳維天之柱其入宰也君之股肱其出守也人之父母至於此邦之長人也飲食有節衣服有常清心而庶務簡正色而羣下一瑟兮僩兮赫兮喧兮固以不怒而威不言而信暴牛牲兮茵雜卜神降福兮公壽考雖有文身鑿齒祝髮儋耳衣卉麪木巢山館水種落異

俗而化齊言語不通而心喻矣其率人板築敎人陶瓦室皆塗墍畫遊則華風可觀家撤茅茨夜作而災火不發棟宇之利也自今始祖國船車海琛雲萃物無二價路有遺金殊裔胥易其迴途遠人咸內我邊郡交易之坦也有如此故能言之士舉爲美談蓋微子去殷以後王者襄公伐楚將得諸侯尚書東漢之雅望黃門北齊之令德宋氏世名公其濟美詩所謂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廣平有焉若夫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往來相召而哀樂繼之鴻飛遵渚於汝信處龍章衮衣以我公歸鬱陶乎人思嗟歎之不足廣府司馬譚蘧番禺耆老某乙等相與刻石傳徽斯文予忝春秋之徒也豈將苟其辭哉雅

敬宋公王臣之重次嘉譚子贊德之義遙感耆舊去思之勤越裳變風知周公之才之美吉甫作頌見申伯于藩于宣觀政將來惡可廢也頌曰

降王宰兮遠國靈歌北戶兮舞南溟酌七德兮考六經政畫一兮言不再草木育兮魚鼈(甯)變蓬屋兮改雛牆魚鱗瓦兮鳥翼堂洞日華兮皎夜光火莫炖兮風莫颺事有近兮惠無疆崑崙寶兮西海財幾萬里兮歲一來舟如鳥兮貨爲臺市無欺兮路無盜旅忘家兮扃夜開越井崗兮石門道金鼓愁兮旌旆好來何暮兮去何早爆牛牲兮茵雜卜神降福兮公壽考

龍門西龕等身觀世音菩薩像頌

龍門西龕等身觀世音菩薩像頌

我聞上古有聖人心入羣有身包大空普觀察一切音聲其名曰觀音菩薩日月有盡光明無際天地有終神通不滅禮其形像隨願而成功稱其名號應時而獲果龍門西龕等身像者此都人士思賢令蘇君之所造也天下之大都有五而河洛總其中皇居之赤縣有二而合宮是其一四隩輻湊萬商麗謬政頗財點形放寵佑所由然舊矣故強毅臨之則攬斂莽擾虧虐不辜以扶撲睚眦是稱辨吏寬厚處之則乾沒淫詭相詐莫禦以息偃簡怠謂之風流其傷弊一也武功蘇君名頲字廷碩隋石僕射邳國公之(玄)孫今吏部尚書懷遠公之元子相門華列儒庭善訓雍容文雅當代知名通才博藝

於何不可御史天憲也抗執簡之雄郎官星象也高掘蘭之選帝車西幸皇眷東搖四方之極一臺歸妙蘇君於是乎始爲政於京邑籍田戶以衍賦徵考資畜以程力任董逋逃以業浮庶詰姦慝以豫凶孌制事典以示好惡敦術學以興禮義省法罪獄吏無作威煦郵馹圍人不敢產加以躬親足以勵勤謀始足以作則端莊足以易暴清儉足以息貪夫如是簡往而事行正身而人慕輕薄東脩而歸厚流亡襁負而來復會未暮月遷紿事中既而人吏父老聚而謀曰咨休哉明府之惠人也春風暢之時雨霖之心乎愛矣何以祝之朝廷豈不念下民之鬱陶乎奚爲奪我君而不省留也詩曰愷悌君子神所愛矣庶幾乎三珍依憑百祥臻降云爾乃購奇匠倣靈峯追琢鏡光鑱鑿電燧倚高壁臨懸闕跗石葯戴珉鼈縹緲雲聳嬋娟玉立模宰官之形儀現輪王之相好諦視瞻仰將莞爾而微笑攝心傾聽疑儼然而有聲其左右則福地園林香城基址前佛後佛大身小身亙岑嶺而相望徧虛空而無數此身不動觀大地之衆生彼佛無來見河沙之世界爾其北對宮觀南馳荊越閎路豁開而中斷伊水逶迤而長注修途交會車馬川流帝城風俗是焉遊覽如鎮南之峴山似關西之灞岸暮春桃李上已清明汎法池之漾波憩靜域之丹檻揚秋陰景躑步震山花散四天香聞八國以不居之歲

月閱無窮之人代知妙容之常在靚永劫之因緣盛德相傳與此山而終始不其偉歟昔孔子化中都以攝魯卓茂理千密以踐漢台夫樹善有基建功無小蘇君春秋鼎盛德業日新方欲驤首天池整翮雲漢致大君於堯舜紹層構於韋平是宰也故以五輅之椎輪九域之覆簣已重宣此義而說偈曰

大哉玄聖心如明鏡采入禪定龍飛清淨觀我佛性靈相珍飾精窮妙極千品之側因空見色發我願力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脩我蘇侯

贊 銘 箴 記
蒲津橋贊
孔子堂杜預贊
盧舍那像贊
三法堂贊
善法堂贊
座右銘
煖硯銘
溫泉箴
東山記
皇帝馬上射贊
崔日知寫眞圖贊
般若心經贊
三歸堂贊
精思院天尊贊
進筆硯架銘
素盤盂銘
贈別楊盈川炯箴

蒲津橋贊

易曰利涉大川濟乎難也詩曰造舟爲梁通乎險也域中有四瀆黃河是其長河上有三橋蒲津是其一隔秦稱塞臨晉名關關西之要衝河東之輻湊必由是也其舊制橫絙百丈連艦十艘辦修笮以維之繫圍木以距之亦云固矣然每冬氷未合春泛初解流澌崢嶸塞川而下如礎如臼如堆如阜或揵或掘或磨或切綆斷航破無歲不有雖殘渭南之竹仆隴坻之松敗輒更之罄不供費津吏成罪縣徒告勞以爲常矣開元十有二載皇帝聞之曰噫我其慮哉乃思索其極敷祐于下通其變使人不倦相其宜授彼有司俾鐵代竹取堅易朽圖

皇帝馬上射贊

第一

甘泉頓射飛野雉一隻走狐二走兎十四不隔箭連中五隻

第二

一面昭仁 三驅示武 走則發射 伏則不取

第三

中鷹前兎
寒兎滅沒 疾鷹逞巧 鳴鏑洞飛 失雋亡狡
福陽頓同日中狗前兎
狡兎倚犬 力奔勢迫 持圓驟飛 捨拔先獲

望賢頓停日射高飛雁一隻走麑二走兎三十六不隔箭連中五隻

獸殪山豪　鳥落雲雋　貫三疊兩　血不濺刃

望賢頓中獯狐

夜鳴之鳥　是謂獯狐　除人之惡　應箭而鋪

望賢頓隔馬射中麑

趨趨牙麑　寒草同色　隔馬百步　一縱而側

第四

仙遊頓中麑一走狐三走兎十八不隔箭連中八隻

天子省斂　薄狩岐陽　躬射五十　以奉蒸嘗

第五

文山頓射麑不隔箭連中二走狐一走兎二十一隻

我將獻鮮　從禽於野　一日百中　以威天下

武停頓向後射走兎其中射兎十九隻不隔箭連中十一隻走狐三走麑二

霜兎斗迴　雲龍騰過　天旋月滿　捨矢如破

仙林頓分騶射野狐中

有芃者狐　起帝之祐　分騶遠發　應踣于手

鷂子搦鳴不著飛過在後箭射應弦而落

驚蔦上飛　鷹集撗搏　矯箭爭中　紛然旋落

一箭中兩鹿橫貫走五十餘步方倒

雙鹿並去　一箭橫連　上思陵寢　以獻時鮮

是日還宮苑內用大箭射走鹿四十口分賜諸王郡王及從人等

帝入靈圃　數百麈牡　射其四十　頒諸羣后

孔子堂杜預贊

猗歟杜侯　發揮孔聖　春秋既立　王道以正

列國行事　君子莫之　他人有心　子忖度之

推凡見例　定罪原詞　開我後學　從祀先師

金紫光祿大夫太常卿上柱國中山郡公崔日知寫眞圖贊

廓哉中山　靈宇廟徹　逸韻豪爽　達音妙絕

孝盡思成　忠全見節　優游宮侶　蕭條禪悅

白髮傳貌　青松拂雪　要之歲終　是望邦傑

盧舍那像贊　并序

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是傷不可止也戀而懷無所及之感其有飾聖以資親修法以展慕豈非孝子持明之心哉武擔山靜亂寺廬舍那丈六鐵像者沙門履徹爲先妣用無價黃金之裝也徹師俗姓劉氏青城眞人知古之弟道門釋種守律護戒了妣來廣大之心達如來加持之力見虛空界劃緩荼壇知定慧手結金剛印過去不悟因後行而追福當來未聞指前緣而證道覩佛相者成一切智承佛光者壞無始業張說聞其事而懌之乃合掌西南遙禮偈曰

大雄盧舍那　妙法甚深祕　神變加持力
普昇不動位　孝乎彼沙門　愛母而錫類
法財裝妙色　空色不相異　慧日破金山
慈光觸寶地　善來金剛手　一見佛事亡

般若心經贊 并序

萬行起心心人之主三乘歸一一法之宗知心無所得是眞得見一無不通是玄通如來說五蘊皆空人本空也如來說諸法空相法亦空也知法照空見空舍法二者知見復非空耶是故定與慧俱空中法立入此門者爲明門行此路者爲超路非夫行深般若者其孰能證於此乎祕書少監駙馬都尉滎陽鄭萬鈞深藝之士也

學有傳癖書成草聖迺揮洒手翰鐫刻心經樹聖善之寶坊啟未來之華業佛以無依相而說法本不生我以無得心而傳今則無滅道濟文字意齊天壤國老張說聞而嘉焉讚揚佛事題之樂石

藍田法池寺二法堂贊 并序

法池西三歸院二法堂茲寺長老初上禪師所造也禪師本姓彭俗名知至性至孝執親之喪七日不食微言密行志道探玄究易老莊太一之旨善正書與鍾王同格其精至點畫辜縷必見也折槁荷磨文石筋理洒颯固非人力所致也中朝名士山藪高尙法流開勝遠近慕焉及晚年專意於禪誦平生藝業若遺塵矣常歎曰

帝王父母許我出家雨露生成恩猶一揆依如來教創是功德萬一乎獻福二宮潛祐七祖將與一切咸登道場於是三歸堂以長安元年辛丑子月望日癸未立善法堂以開元元年癸丑丑月望日戊辰建禪師母弟仁琬弟子沙門啟疑及沙彌令哲左右斯業實有力焉

三歸堂贊

敬告諸佛子　一心清淨觀　欲求眞正道
當從信根入　是佛虛空相　是法微妙光
定慧不相離　是僧和合義　人空法亦空
二空亦復空　住心三空寶　是名三歸處

善法堂贊

至哉初上人　建立善法堂　彩翠三世佛
莊嚴清淨眼　能運無礙心　普入於一切
見若不染色　知若不取識　是名眞實見
亦名解脫知　佛觀離生滅　諸法等如是

益州太清觀精思院天尊贊 并序

蜀山劉尊師上清品人也兄學儒弟奉佛迺畫三聖同在此堂煥乎有意哉達觀之一致也張說聞其風而樂之作天尊贊

正氣生神　結虛爲實　上清尊帝　中黃首出
華彩衣裳　虛無宮室　紫氣乘斗　赤鑪鍛日
十天從化　萬靈受律　蓮花釋門　麟角儒術

法共不二　心同得一　道心惟微　守而勿失

并州敕造座右銘

安萬國　禮百神　放鄭聲　遠佞人

進筆硯架銘

筆硯之間　聖心必察　青蠅導敝　震言漏洩

煖硯銘

筆鋒曉凍　墨池夜結　香炭潛然　推寒致熱

素盤盂銘　并序

國子祭酒韋公好遊山水器珍雅素因適湯泉見梗梓

枌榆良材滿谷乃命山工作爲盤盂盎甌樽觶呈其文

理素而不飾還都分遺好事者說受賴盤盂二事以銘

之云爾

幽山之木　無心世路　器爲盤盂　制以法度

匪丹匪漆　惟眞惟素　理直防毀　節全思固

多用必傷　處盈招惡　嗟嗟君子　鑒微在悟

實是天然　貽我朋故

溫泉箴

東山少連曰玄冥氏之子曰壬夫安祝融氏之女曰丁

芋俱學水仙是爲溫泉之神馬帝命之救萬靈盪滯結

腑臟達膚腠泄下人多賴上帝是崇枉飛廉氏之佚女

姤之常欲大愿其坊故入溫泉必齋酒心戒以防患恕

以利物含生之疾我願除妖二神嘉之吹湯激邪珠連

滙累滴泪揚華此其效也若入溫泉僻心穢行惡言淫

形居食失節動出躁輕二神醜之不匡入命飛廉佚女

以裙裘人是生涯芒風瘍眩闡之病夫有意之醫照合

神理無恆之醫身爲慾使莫之益傷之者至矣是以君

子愼其微也

贈別楊盈川炯箴

杳杳深谷森森喬木天與之才或鮮其祿君服六藝道

德爲尊君居百里風化之源才勿驕恣政勿煩苛明神

是福而小人無冤畏其不畏存其不存作誥茲酒成敗

之根勒銘其口禍福之門雖有韶夏勿棄擊轅豈無車

馬敢贈一言

東山記

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修文館大學士韋公體含

眞靜思協幽曠雖翊亮廊廟而緬懷林藪東山之曲有

別業焉嵐氣入野榛煙出谷石潭竹岸松齋藥畹虹泉

電射雲木虛吟惚恍疑夢間關忘術茲所謂邱壑藝龍

衣冠巢許幸溫泉之歲也皇上聞而賞之酒命掌舍設

帟金吾劃火太官載酒奉常抱樂停輿輦於青靄伫羣

褕於紫雲百神朝于谷口于宮飲乎池上緹騎環山朱

施發野縱觀空巷途歌傳鑾是日卽席拜公逍遙公名

其居曰清虛原幽棲谷景移樂極天子賦詩王后帝女

宮嬪邦媛歌焉和焉以寵德也加以中宮敦序謂我諸

兄引內子於重裡見兒童於行殷家人之禮優棠棣之詩作於是實其筐笥下以昭忠信之獻賁其束帛上以示慈惠之恩朝野歡并君臣義洽夫飛翠華歷茨嶺至道之主也紆紫綬期赤松素履之輔也千載一時難乎此遇故兩曜合舍眾星聚德雅道光華高風允塞寒谷煦景窮崖潤色猗歟盛事振古未有篆之玄石貽代厥後

張說之文集卷第十三

碑

刺史義陽王碑　祁國公碑

裴公神道碑　文貞公碑

太子少傅蘇公碑銘

贈陳州刺史義陽王碑

昔高祖之起唐侯革隋命太宗之威四海正萬邦作藩帝家用建王國二十一族堯之昭也十有一宗文之穆也王諱琮字某文帝之孫紀王之子龍種異氣鳳毛秀色仁義天啟德威日就學無不探藝無不究故齊王之㓜以爲推恩周公之子以才分政總角封義陽郡王弱冠拜歸州刺史又撫檀州又撫沂州若敖之舊荆人是懲單于之衝胡馬自遠淮沂其乂邦國不空遭王運中微投於南海書稱大去憫失土之諸侯禮不逃誅議無辜之王子某年月日遘六道酷吏薨於桂林之野春秋五十神龍之初興廢繼絕追贈陳州刺史王生不得志沒受遺榮信乎才之短長不如命之豐約德之輕重不如藝之厚薄者矣季子豫州刺史行休髫齔羈孤託身炎厲藐是餘慶鼈然獨存泣血上請迎喪遠裔開元四年二月至桂州王同氣三人往偕遇禍殯殮無主封樹缺如歲月茫茫盡爲野草問鄰母而失處訪樵童而莫識議者以爲不可復得宜招魂而葬行休拊心蒼昊誓

不徒還乃掃亭館設地席絜齋懇惻覬乎幽報遂頻夜髣像曲示其端夢魯王乘舟舟分爲兩既而適野見東洲中斷因忽悟焉陰隱微明率此類也又靈堂鏁莖一夕自屈管上有三指凹迹一奇二並三殯近闕若引渦山捉之可以察先王之心矣考夢協卜定處剋辰以其月二十八日於桂城東洲發見神柩舉體咸備而一節闕焉行休甚痛惋若自毀裂其夜又夢王告在南洛州厥明直舊殯而南十有九步沙洲痕下插而得之安合如故他日北郭之外併收二叔父焉於是乎驗著夢之有徵也子子三旐連舳歸飛遙遙百越經途瞻款零桂人以爲美談夫至孝潛通精魄昭應果虛無之見推步而有必窮冥之體尋求而致雖前志所詳未有幽感反覆若斯之昭晰矣以某年月日陪葬於昭陵柏城如汝南周氏祔焉禮也如考曰駙馬都尉梁郡襄公妣曰臨川大長公主宗周元胄大君自出左右圖史循環法度邦有好逑室无偕老以王之故薨於掖宮初永昌之難王下河南獄妃鍊司農寺唯有芳氏扉屨布衣往來供饋徒行額色傷動人倫中外咨嗟目爲勤孝王二子配在嶲州及六道使之用刑也長曰行遠以冠就戮次曰行芳以童當捨芳啼號抱行遠乞代兄命既不見聽固求

同盡西南傷之稱爲死悌君子謂勤孝者仁之厚也死悌者友之難也感神者誠之至也此三者有以見義陽之義方賢妃之內訓繼體之崇德夫如是㳄美上歸乎本朝盛烈延耀乎邦族安可闕而不飾碑版無文而已哉銘曰

高邱白雲　維堯大理　亟紫氣　維周柱史
百代福流　千齡運起　富有海內　貴爲天子
聖帝才子　於穆紀王　賢王祚㳄　倬哉義陽
慎徽九德　九德有常　允釐三郡　三郡以康
明夷于飛　丹崖之下　梁木其壞　桂林之野
不識阡陌　無存松檟　于以求之　人無知者
哀哀孝子　眷眷靈夢　語妙常閤　文微甄仲

南洛占從　東洲億中　舊穸移褊　新棺改瞳
既克返葬　亦祔山陵　卜云其吉　神心允憑
人非地是　迹謝名稱　青青松柏　不顯不承

祁國公碑奉　敕撰

維天命帝子萬邦維坤配乾母萬物以親九族后父之屬尊以敘百官開府之班最執謙德而光重地者則祁國公其人也公諱仁皎字鳴鶴太原祁人王子賓天啟靈仙之族司徒衛大忠義之門盛德之後仁賢繼出會祖景孝隋屯田侍郎祖詮歙縣男贈汾州刺史考文泊贈右僕射繢戎前烈啟迪後人公之生也膺汾霍之禎體敦龐之度禮樂狃於代襲忠孝萌於自然克寬克

恭不激不傲鑒窮未兆而養之以蒙智周無際而處之以默故質勝於文行過於譽其隱德也三年不鳴其會時也一日千里初以翊衛調同州參軍換晉州司兵應將帥舉授甘泉府果毅遷左衛中郎將上昇春宮后正妃壺擢將作大匠事時工練八材孔脩轉太僕正卿駟訓車攻六飛如舞先天內禪引伸外戚懷柔畏滿猷劇思閑公既深辭以職事上亦優之以散秩加特進禮異羣公拜開府儀同三司策上柱國封祁國公邑戶三千實賦三百公於是寓情宴喜簡跡朝行入告嘉猷密而人莫窺也陰薦多士晦而人莫知也不自異於當路每同塵於眾流常語所親曰明明天子擇賢共理璅璅姻

婭則無躐仕不識不知樂我而已善矣夫人臣位極遇事不事而縣解爲不爲而理會一以無貳龍之悔所謂言合古行中權歟後之人慎終始而保福祿者固將沿通波而蹈高軌也享年六十有九開元七年四月戊寅薨於京師皇上悼焉詔曰外舅厚莫重焉而能明道若昧進道若退累日榮之以華袞寵之以飾終追贈太尉益州大都督賜東園祕器哈穟贈錫率加常禮乃命尚書彭城侯劉知柔撮大鴻臚俾之監護京兆少尹崔琬介焉申命詹事南安侯龐承宗持節弔祭左庶子白知愼倅焉公卿命士更弔迭唁溢巷填街爲之縞素鄭以十月初吉葬

我昭宣公羣官執紼祖奠國門如前會夫天作聖合必
起大邦故軒如美於西陵周婦表於東海公蕃衍之慶
祚胤二十或哲或謀或肅或乂永錫之類也如是元女
祥發望雲業參煉石內被鑾斯之德外儆關雎之化門
風之至也如彼長子惟力戴君畢心禦侮奉雲雷之會
懸日月之功庭訓之致也如此高陽有才子八族我盈其
二武王有理臣十人家出其兩稽諸舊史罕或前聞若乃
積三盛事而重之以純德纂於金石垂於億萬宜哉其文
字光華撰錄旨要則皇帝所爲也詞臣奉詔作之其銘曰

於穆祁公　誕靈信厚　有倬其慶　天子外舅
高以卑牧　盈將沖守　忠焉孝乎　沒而不朽

人之忠孝　其德不回　天俾純嘏　大福時來
貴踰九列　榮並三台　祚之㊁社　帝曰欽哉
祁公之德　柔嘉維則　令儀令色　小心翼翼
如何昊天　喪此邦式　休問其永　豐石是刻
我思肥泉　孝心罔極

贈太尉裴公神道碑

星辰懸象所以殷時布氣然而行不言之道者天也文
武用才所以勤官定國然而致無爲之理者帝也當高
宗之休運任名世之良臣清九流而闢四海代天工而
張帝德歷選前哲豈多乎哉公諱行儉字守約河東聞
喜人也其先出乎嬴姓伯翳之後也秦則裴侯始封漢

則侍中受職魏晉之代鬱爲盛門八裴方於八王聲振
海內三子尊爲三祖望高士族自冀州刺史徽至公十
二代中軍將軍雙虎至公六葉代無違德不隕厥問者
已大王父伯鳳周驃騎大將軍光汾二州刺史琅琊郡
開國公大父定高大將軍馮翊郡守襲琅琊郡公諸侯
受封山河傳國天子共理循良克家考仁基隋左光祿
大夫以陰圖王充仗義舊主遭時不利玉折名揚聖唐
隆興旌淑勵節贈原州都督命謚曰忠蓋春秋之褒也
公清明本乎世德正性出乎胎教氣潤河靈貌雄岳立
仁孝之道天生而知將相之器與年俱長以高蔭爲㊂
文生絕事篤學累年不舉房僕射異而問焉對曰隋室

戡亂家乏典籍館有良書探討未徧故少留耳梁公驚
曰驥子志氣淩雲當一日千里其早爲通人之目也如
是明經補左屯衛倉曹詔舉轉雍州司士選金部戶部
二員外歷都官郎中長安令明慶中與長孫太尉褚河
南論及中宮廢立國家憂患有公伯寮譖行於季氏出
爲西州長史又改金山副都護又拜安西大都護西域
從政七八年間窮荒舉落重譯向化我之獨賢邊之多
幸乾封歲徵爲同文少卿尋除司列少常伯官復舊號
爲吏部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自居銓管大設綱綜辨
職差才審官序爵法著新格言成故事上元中長星出
天禿髮入塞詔公爲洮州道左軍總管又爲秦州鎮撫

右軍總管並受元帥周王節度雖祭公有諫耀武之事不行而方叔帥師來威之道備矣儀鳳二年十姓生可汗阿史那斛瑟羅等舉國內附詔左衛大將軍李遮匐潛構大戎假援西域朝廷憑怒將行天討公進議曰敬玄敗績於茅戎審禮免胄而入狄豈可絕域更勤王師今波斯王亡侍子在此若命使冊立則路由二蕃便宜取之是成擒也高宗善其計詔公以名冊送波斯兼安撫大使公往蒞遺愛洽於人心是行也百城故老望塵而雅拜四鎮酋渠連營而諾酒一言召募萬騎雲集公乃解嚴以反謀託獵以訓旅誤之多方聞其無備裹糧十日執郅支於帳前破竹一呼釘遮匐於麾下華戎相慶立碑碎葉蓋美克儁不殺而用

費日老師兵家所病公潛使緩頰均其利心深圖既入狼意遂改乃委罪衙官陰送降狀公密上其事人莫知之及如其期舉國歸附煙塵大起師徒惶惑公徐使令軍日此是伏念執溫傳來降非他寇也俄而銜璧轅門釋縛納款帝嘉厥勳命尚書崔知悌乘馹勞軍備禮獻凱策勳之日程務挺張虔勗者行軍之偏將也訴言子營逼逐方降大軍又屬秉鈞忌才下上其手公曰雖不逮羣帥之讓力猶恥二王之競功今而殺降後無來者乃封聞喜縣開國公而伏念溫傳皆戮都市是年也伏念弟元珍擁其餘種復叛則天稱制追正宿枉贈伏念大僕卿程張諸家別故夷族君子以爲神理之不可誣也永(亨)元年詔公爲金牙道大總管未行遘疾四月二十八日薨於京師延壽里春秋六十有四長子貞隱早卒嫡孫參(之)嗣封藐是諸孤哀哀童幼高宗悼焉贈幽州都督賜凶儀還鄉喪葬官供禮部郎中監護奄穸之數率禮有加別敕留守委皇太子擇六品京官一人檢校家事五六年間待兒孫稍成長日停寵極哀榮禮之厚者澤及存沒義莫重焉太常議謚博古多能文武表式曰憲其年十月葬我憲公於聞喜之東良原禮也神龍中與朝思舊德贈公揚州大都督開元孝享宰嗣延恩贈公太尉生不登乎台階沒追位乎靈宰序四時於下地調三光於上天聖人神教意在茲乎公志堅慮精

神勇識澈藝必討本學皆覩奧又善測候雲物推步氣象鬼無遯謀靈不藏用著文集二十卷造草字數千文皆寶傳人間以爲世法又撰選譜十卷又爲軍營行陣部眾料敵等三十六訣大聖天后令祕書監武承嗣就家收進以爲祕術豈比馬卿浮華惟留封禪之草劉安虛誕空傳鴻寶之書而已哉加以汲引沈淪推奬氣類虛懷而襟帶不設㊀亮而藏府洞開故虎旅雲從詞林響應若毛羽之宗麟鳳眾川之長江河也在選曹見駱賓王盧照鄰王勃楊炯評曰炯雖有才名不過令長其餘華而不實鮮克令終見蘇味道王劇歎曰十數年外當居衡石後各如其言其在軍麾擇帳下之士則有張

知運薛訥閻敬容甘元暕裴思諒王智方呂休璟劉㊁

意引偏裨之將則有程務挺張虔勗王方翼崔智譽党金毗郭待封劉敬同李多祚黑齒常之等凡所進拔盡爲名將此則有道之人倫武侯之賞鑒也公之送波斯也人莫賀延磧中遇風沙大起天地暝晦引導皆迷公因命息徒至誠虔禱徇於眾曰井泉不遠須臾風止氣開有香泉豐草宛在營側後來之人莫知其處此乃耿恭之拜井商人之化城也公在禮闈救賜善馬及實鞍令史奔馳馬倒鞍破懼而逃罪公使召之曰知汝誤耳又平郅支遮創大獲珍異酋長將吏請徧觀焉有瑪腦大盤希代寶也隨軍王休烈捧盤跌倒應時而碎叩頭流血惶怖請死公笑曰事有不意何至重玉而害人乎此又文饒之含容郗吉之仁恕也公西擒郅支北降伏念前後錫賜五百匹僮二百人金銀器物三千品錦罽繖皮六百段公受置庭中旬日散盡此又趙奢之待士田文之市義也若夫知人以爲本感通以爲行善貸以爲常散積以爲樂古之有道者嘗從事於斯矣公元夫人河南陸氏兵部侍郎爽之女也陸氏卒繼室以華陽夫人庫狄氏有任姒之德班左之才聖后臨朝召入宮闈拜爲御正中宗踐祚歸養私門歲時致禮嫡后補天進參十亂少康嗣夏退協三從晉朝公卿列拜虞譚之母周官音注近出韋逞之家皇上臨極旁求陰政再降

綸言將留內輔夫人深戒榮滿遠悟眞筌固辭贏憊超謝塵俗每讀信行禪師集錄永期遵奉開元五年四月二日歸眞京邑其年八月遷窆於終南山鳴鳴堆信行禪師靈塔之後古不合葬魂無不之成遺志也參㊂官至涇鄜二州刺史聿脩厥德人亡道存次子延休并州汶水令世載文雄家傳草聖次子慶遠協律郎深達禮樂克和神人咸負長才同淪短運季子光庭侍中兼吏部尚書輔政邕熙致君堯舜孝理發乎陵廟仁澤徧乎松檟是故妻以夫榮母以子貴尚書先贈方伯申命上公夫人舊封華陽增號晉國詩云文武吉甫萬邦之憲

立身行道以顯父母侍中有焉合三德而爲家橫百世而濟美信可以言時稱代鏤石刊金者歟神道前銘薛令所撰且有後命俾余係述馬遷世家益孟堅之一傳劉寬表墓並伯喈之兩碑報德敎忠俱傳不朽銘曰

天生亞聖　祚此王國　文綜九流　武參七德
柔遠服叛　窮西盡北　赫我皇靈　去其蠢賊
仁則不遠　智何不周　如山之峻　如川之流
術與神合　藝將道遊　書來懸帳　賦出登樓
司馬軍陣　官人綱紀　帝嘉常伯　國于閭喜
室有令妻　家成克子　社金傳世　桓珪守祀
神爲上台　永介邦祉

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贈揚州刺史大都督
梁國文貞公碑奉　敕撰

登邦政卒乘輯睦及在宗伯神人允諧今之中書是爲
理本謀事兼於百揆論道總於三台公執國之鈞金玉
王度大渾順序休徵來臻懋德格天名遂身逝拜開府
儀同三司崇其秩逸其志也初太夫人在堂公授職西
掖頻限扃禁求侍晨昏優詔既許尋令還職公固請以
宰曰梁文貞公者位爲帝之四輔才爲國之六翮言爲
代之軌物行爲人之師表蓋維嶽降神應時間出者也
公諱崇字元之姚姓有虞之後遠自吳興近徙于陝
今家洛陽焉烈考長沙文獻公樹勳王室建旗藩府公
紈綺而孤克厥前業激昂成學榮問日流武庫則矛戟
森然文房則禮樂盡在弱冠補孝敬掾郡又制舉高第

歷佐濮鄭並有聲華入爲司刑承天授之際獄吏峻密
公持法無頗全活者眾進夏官員外郎郎中侍郎胡廷
曰能遂掌軍國遷鳳閣侍郎監修國史兼相王府長史
始則天人讓王承置醴之顧終以飛龍利見延駿乘之
恩自時厥後恆當大任凡三處兵部尚書三入中書令
一爲禮部尚書左庶子又肅政大夫總監武庫兵馬又
司僕卿知隴右監牧使出典亳宋常越許申徐潞揚同
十郡景雲初以藩邸舊寮封梁國公食賦百室公性仁
恕行簡易虛懷訊愛而涇渭不雜眞率徑盡而應變無
窮常推是心以御於物故所蒞必貶庶風偃驕狠化從
言不厲而敎成政不威而事理去思覩頌來暮聞歌既

上智以周身宜其光輔四帝軒冕三紀池臺琴筑優游
暮齒傳爵土於祚胤保祿位於終始矣享年七十有一
開元九年九月寢疾薨于東都之慈惠里皇上悼焉國
人慕焉撫牀輟舂曾未云比制贈揚州大都督謚曰文
貞禮也十年二月葬於萬安山之南原在疾也王人賜
賻御醫視藥于薨也中使弔臨羽儀哀送君臣之義厚
莫重焉子昇奕思綴遺美以竇岡極有詔掌文之官敘
事盛德之老銘功將以寵崇臣揚英烈帝乃澤恩仙翰
鏤澤豐碑日月照臨於佳城煙雲變態於神道寶其文
字別爲羣玉之山禁其樵蘇即表三司之墓銘曰

源深自虞　派別從吳　避地魯陝　居家洛都

神明遠契　岳瀆冥符　翊聖斯偶　生賢不孤
仁將勇濟　孝與忠俱　學刃攢植　文鋒迅驅
纓安卑位　即騁長途　唯實唯有　若虛若無
再三軍國　一二訏謨　戎柄尤重　王綸最樞
兼司任切　久政榮殊　黼藻彌煥　丹青靡渝
以寬容物　以鑒分區　外或形放　中恆禮拘
筮雕緘日　諍亦忘軀　但覩渾璞　誰詳瑾瑜
伊咎尺寸　管樂錙銖　名正身遂　言誠願孚
方辭漢祿　更辱齊租　既積而散　窮歡盡娛
川歸東極　日去西晡　上惻旒扆　旁悲路衢
藍田美玉　荔浦明珠　載廣休慶　爰弘典謨

表

請封太山表

請置屯田表

賀太陽不虧表

請許王公百官封太山表并批答

臣說等言臣聞聖人者與天地合德故珍符休命不可得而辭鴻名盛典不可得而讓陛下功格上天澤流厚載三五之盛莫能比崇登封告成理協幽贊故符瑞必臻天意也書軌大司人事也菽粟屢登和平也刑罰不用至理也今陛下稽天意以固辭違人事以久讓是和

平而不崇昭報至理而闕薦祖宗億兆之情猶知不可況上帝臨照祖宗顧諟其可止乎願納王公卿士列岳縉紳之眾望迴命有司速定大典臣不勝懇禱敢昧死再拜

朕以眇身欽承丕業十餘載矣夙夜兢惕常以至道未暢元元未安上累先聖之心下受萬方之責何敢議封禪蹤岱宗乎今羣官所奏靈符歲稔玟狄向風蓋上天降休宗廟垂福豈朕薄德冒以當仁然天休不敢不答廟祐不敢不報王公眾望不可固違將以蒙福謝誠非以成功類帝輒用忘忌祇遂羣心

請八月五日爲千秋節表并敕旨

左丞相臣說右丞相臣璟等言臣聞聖人出則日月記其初王澤深則風俗傳其後故少昊著流虹之感商湯本玄鳥之命孟夏有佛生之供仲春脩道祖之籙追始尋源其義一也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二氣含神九龍浴聖清明總於玉靈爽朗冠於金天月惟仲秋日在端五恆星不見之夜祥光照室之朝羣臣相賀誕聖之辰也焉可不以爲嘉節乎比夫曲水禊亭重陽射圃五日綵縷七夕粉筵豈同年而語也臣不勝大願以八月五日爲千秋節昔之甲令布於四方羣臣以是日獻甘露醇酎上萬歲壽酒王公戚里進金鏡綬帶士庶以結絲承露囊更相遺問村社作壽酒宴樂名賽白帝報田神上明玄天光啟大聖下彰皇化垂裕無窮異域占風同見美俗

敕旨凡是節日或以天氣推移或因人事表紀八月五日是朕生辰咸先聖之慶靈荷皇天之眷命卿等請爲令節上獻嘉名勝地良遊清秋高興百穀豐熟萬寶已成自我作古舉無越禮朝野同歡足爲美事依卿來請宜付所司

請置屯田表

臣說言臣聞求人安者莫過於足食求國富者莫先於疾耕臣再任河北備知川澤竊見滹水可以灌巨野淇水可以溉千秋節表并敕旨

斥鹵爲膏腴用力非多爲利甚溥諺云歲在申酉乞漿得酒來歲甫爾春事方興願陛下不失天時急趨地利上可以豐國下可以廩邊河漕通流易於轉運此百代之利也當今國儲未贍邊軍未息勸人業農願留聖意亦嘗賜前階之食承後騎之顧竟唯唯而無一言者豈敢隱情於聖主也正以職在仗衛憂於部伍馬上非公議之所圖遊非朝廷之事今昧死上愚見乞大臣籌謀速下河北支度及溝渠使檢料施功不後農節謹奉表以聞謹言

禮儀使賀五陵祥瑞表 并答制

右臣等伏以陛下孝通天地親朝五陵拜橋陵則紫氣

見獲白兎甘露降白鴿巢天光清和日色明朗拜定陵則有景雲見甘露降拜獻陵則甘露被樹祥雲抱日拜昭陵則先聖見於神遊薦享之際陛下親聞欬息初進服用樂器自然發聲又素像迴面甘露降滋從祀先臣歷聞蹈舞拜乾陵則有靈草生甘露降日抱戴之瑞此皆陛下虔誠上感神靈福降四海同歡萬方抃躍臣等幸陪大禮親覩禎祥無任大慶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臣說謹言

朝拜園陵罄申精到深懼虛昧未感靈心今嘉瑞來臻神無譴怒欽承祥祉兢慶兼懷儒林史官當賁朝典

集賢院賀太陽不虧表 并答制

張說之文集卷第十五

碑銘

王公神道碑
冉府君神道碑
馮府君神道碑
唐故夏州都督太原王公神道碑
良玉禮神用之西序之器捨之南山之璞罔然不有其珍也君子安命進之扞城之雄退之去國之老隤然不失其正也語夫仗遁以行道屬辭以比德亦何代無其人哉公諱方翼字仲翔太原祁人王周之後也王子以啟狄受姓徵君以遯世爲名司徒之濟艱難義形漢室

太尉之圖舉甲心盡魏朝聞蔣濟所言則知尚書志力兄弟繼美覽周書所載則見頴川忠烈子姪皆封臣節奮揚於百代家聲藉甚於四海大王父司徒定公秉隋氏之崇也王父駙馬開府文公裕先朝之懿也考特進愼公仁表皇室之甥帝子分五潢之氣是生時傑鬱爲仁紀公雄姿沈毅凜難犯之色虛懷信厚坦招納之量識略精斷達應變之權神守密靜堅不奪之節孝友內兆於克懷忠敬外灼於既冠加以思參造化誠合鬼神文其詩書武其韜略推此才也以從政焉永無匱矣夙遭家艱哀過柴瘁京師號曰孝童王母同安長公主引貴遊之誡示作苦之端今太夫人

徙居鄜墅儲無斗粟庇無尺椽公躬率庸保肆勤給養墾山出田燎松鬻墨一年而良疇千畝二年而廈屋百間三年則日舉壽觴歈獻珍膳矣處約能久不亦仁乎在困能亨不亦智乎永徽初始宰安定誅豪猾宄以申冤異政三舉清風一變除瀚海都護府司馬以母疾辭職爲姜恪乘便遂徙朔州尚德府果毅歲餘王本立上書理公國之惇老不宜擯抑有詔徵還而親不待心與哀絕氣屬禮存詔御醫孟默朝夕診視免喪逾年僅堪履立樂成公東討新羅薦爲將帥詔公持節雍林道總管軍停不行授沙州刺史未至改拜肅州以爲慢防啟寇非重閉也乃大築雉堞嚴備櫓械人知有

恃戎亦來威儀鳳歲河西盡蝗獨不入境鄰郡湊稔提挈如雲公傾私泉以資乏引激水以立碭舉火百竈日餔千人遂有芝草蓂生豐年屢降人之詠德刊石存焉裴吏部名立波斯實取遮匿偉公威厲飛書薦請詔公爲波斯軍副使兼安西都護上柱國以安西都護杜懷寶爲庭州刺史公城碎葉街郭迴互夷夏縱觀莫究端倪三十六蕃承風謁賀自汨汗海東肅如也無何詔公爲庭州刺史以波斯使領金山都護前使杜懷寶更統安西鎮守碎葉朝廷始以鎮不(甫)蕃故授公代寶又以求不失鎮復命寶代公夫然有以見諸蕃之心搖矣於是車薄啜首唱寇突羣蕃響應蝟毛而豎公在磧西捷

無虛歲蹙車薄於弓月陷咽麪於熱海剿叛徒三千於
鹿下走烏鵲十萬於域外皆以少覆眾以誠動天葛水
暴長祭徹而三軍涉渡葉河無舟兵叩而七月冰合由
是士卒益勇戎狄益懼璽書下問皇靈遠燦遷夏州都
督徵詣奉天宮熱海之役流矢貫脅陣血染袖事等殷
高帝顧而問之視瘡欷歔曰爲國致身乃吾親也妖賊
自斃予據平城以反奉詔與程務挺討擒之善公有發
石壞城之計反風焚柵之威封太原郡公元珍寇邊受
命討擊公以無甲乃發思造六片木排袴開鈕解合盡
爲虎文北至開光與虜合戰若驅猛獸蒙皋比之莫敢
也胡馬奔駭獲其二隊桑乾舍利兩部來降初公善書

與魏叔琬相輩工射與趙持滿齊名帝每矚之賜比鳴
鞘賞深懸帳嘗獨行入夜有怪人長丈直來趣逼射而
仆焉乃朽木也太宗壯之授右千牛及持滿伏法暴骸
公哀而收葬爲執金吾奏劾高宗義之釋而不罪履道
坦坦多如此類適將任帝夔龍爲國方虎天下膏潤羣
生雲雨惜哉不辰肖焉遘侮聞聖之際天后臨朝有凶
人誣奏公廢后從兄常懷怏怏司刑御史侮文矯制不
名訖法遷於崖州路至衡州寢疾捐館春秋六十有三
垂拱三年閏正月二十九日葬於咸陽原君子曰斯才
也斯望也雖乎免于斯之代也周公聖而謗屈平賢而
放賈誼才而謫李廣勞而喪波天命之糾紛此人情之

惆悵神龍中興以陷酷吏例復官爵孝爲人極忠爲令
德神之聽之始枉終直信矣有子故光祿少卿璵今祕
書監珣皆篤行純孝慎終思遠說少也蒙會友升堂今
老矣豈能文旌墓遷司漢籍感激論都尉之書邕敘彪
情追美樹楊公之碣銘曰

上德惟公　氣秀才傑　孝弘世美　忠廣前烈
日月心照　江河思決　難地必通　暗機先徹
卓犖文藝　崢嶸武節　歎由宰邑　借恂臨郡
海女避途　山虵可問　師律三總　軍聲六振
銳氣人營　長雲出陣　肅將國威　烜赫天外
玉弩方擎　雲旗卷旆　天道茫茫　自古多傷

功存西域　身棄南荒　易簣中路　懸棺反藏
寶刀生衣　玉玦無光　後有才子　先賢不忘

河西節度副大使安公碑銘　并序

公諱忠敬字某武威人也軒轅帝孫降居弱水安息王
子以國爲姓世高之違漢季自河南而適遼東高陽之
受魏封由陰山而宅涼土高陽王同生尚書左僕射河
間公原晤眞河間生建節將軍西平公緬從正西平生
龍驤將軍黃門侍郎廣宗侯薛晤徵累葉動華載於魏
史高祖何臧器廣宗之子也周開府儀同三司甯遠將
軍肅州刺史張掖郡公曾祖羅方大隋開府儀同三司
皇朝贈石州刺史貴鄉公祖興貴右武侯大將軍涼州

刺史徙封滎涼歸三國公考文生不仕涼公皇運經綸
首平李軌大舉河隍之地遠通城郭之國龍錫蕃庶冠
絕等夷水出渥洼之神文馬脊二千乘山得崆峒之武
朱輪者四十人公育榮盛之門鬱豪爽之氣孝友天至
清華玉立幼聚童兒必爲軍陣之戲長交英俊唯談韜
略之書始以良家子僕射韋公待價引於帳下安息軍
建奇績解褐授遊擊將軍臨洮府右果毅復以善部統
御史大夫唐公休璟處之前鋒洪源谷立異效遷右威
衛翊府右郎將兼新泉軍使進本衛中郎將赤水軍副
使兼赤水新泉兩軍監牧使改會州刺史營田使換松
州都督防禦使遷左司禦率兼河西節度副大使臨洮

軍使轉鄯州都督使如故其在軍州傾心下士視人如
子無約而親附不言而條理其在農牧大田多稼如茨
如梁思馬斯才有騄有皇輸力四朝歷官三紀名參禁
衛身任彊場以靜總繁以逸待寇我無亡鏃之費敵有
不戰之屈茲所謂一方之干城者也享年六十有六開
元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寢疾終位知與不知莫不
隕涕十五年某月葬於烏城之南志公鄉祔先塋也公
覽以御眾卑以自牧直而無訐廉而無劌朋友不聞臧
否之言家人不見喜慍之色加以心淨三業躬勤八戒
蓋氏族之興舊矣不常厥所今爲河南人焉五代祖睢
陽公諱道周尚齊南康公主位平南將軍散騎常侍荊
州刺史信州都督高祖軫仕梁太子左內率荊州刺史

振古同嗟沒而不死所謂明德永傳神理
鍾鼎題門珠玉名子信言豐石令問不已
河州刺史冉府君神道碑
昔者堯舜既沒文武將墜天縱孔聖誕敷皇極於是乎
恢六藝而正王道舉十哲而闡微言雍也爲德行之目
求也爲政事之首吾見乎龍翰鳳雛百世而共貫虎符
犀節重世而增華明德之後知其必大公諱寘字茂寘
其先魯國鄒人也古天子有相氏宅于相土寘曰冉姓

齊梁之閒荆巫重鎮世善其職江漢宜之大曾父義城公黎在梁雲麾將軍湖州刺史入周拜驃騎開府儀同至隋開皇中爲旭州刺史大父黄國莊公諱安昌隋啟平城祚之穀璧唐分蜀國瑞以桓珪其後改封於黄授信州刺史歷潭州總管贈夔州都督烈考天水郡果公諱仁才秩金紫光祿大夫婚皇室漢南縣主經浦澧袁江陵永凡六州刺史偉矣哉承家善慶歷代名臣流風載於史官勳業藏於王府公果公季子天王自出內稟胎教混成之姿外被門風式瞻之訓從容合度造次皆法生而知之孝悌也學而知之禮樂也德義如山文章如泉搢紳之士仰焉宗焉弱冠文學生進士擢第遭家

不造府君捐館五日絕漿三年泣血雖麻葛就禮而樂棘加人服闋調并州大都督府參軍事丁太夫人憂過哀終喪有如前制應入科舉策問高第授緜州司戶參軍轉揚州都府倉曹參軍又舉四科敦言儁帝除益州導江縣令鴻漸二鎮翰飛三蜀府中之孫子荆郡內之岑公孝用能據淮距海我庾如坻岷山導江入境先歎加朝散大夫除鄜州長史仍加關內道支度使去青城之洞府來白帝之鄜疏命服有輝使車何遑除婺州司馬入謝于武成殿皇上以邊庭有事喜問陳湯宣室清言思逢賈誼公召對蘊藉謀慮深長眷甚前席恩加後命因改恆州長史于時四鎮未復二蕃猶梗屯田邊塞

戎馬在郊代郡藏符臨冀北而誠重漢家張掖比西河而還輕乃徙拜涼州都督府長史仍知赤水軍兵馬河西諸軍支度使地壯伏龍城雄飛鳥位居半刺總管三邊公乃利溝洫懋蔗蔌庤茭蓁積粳糧均轉輸程力役寬御悅使授方任能入胥忘其久勞兵不遠其長道雖金方氣映雨雪不交之地磧路沙霾草木不植之所莫不豐滯穗於坰牧厭甘瓜於戍時朝廷賴之遷使持節河州刺使仍營田使崆峒連五郡之壤積石控九河之源公夙奉皇華政聞行露高車未至闔境相歡既見君子溫其如玉率性仁愛由衷易簡推是心也物感斯應覩恭肅而無競見禮義而興行不言而庶事熙非教而

羣下順故得大田多稼人和歲豐餉軍廩師處勤餘裕計偕人朝侍宴於長壽殿上謂公曰河州軍鎮要衝屯田最多卿以足食爲心朕無西顧之憂侑以彩幣錫以文裘及公還州也璽書勞勉王人相繼國家徑流沙梁弱水收西域護南庭連百萬之兵以濟事於外不一日而乏者則公之力也無駭入極可謂費庀父勝之杜預平吳蓋知羊叔子功爾宜登元老作貳天朝止于邊服實孤人望享年七十有一證聖元年二月十日寢疾終於官舍天子悼焉凶費喪歸悉命官給是日河隍耆老山谷羌夷反首撫面號奔州邑雖國亡子產吏哭祭遵豈云過也愷悌之化人之父母及其沒也哀亦如之信

矣太夫人金城郡君隴西李氏江夏王道宗之女也宜此象服燭其盈門嗣先姑之徽音立庶姬之範則葬華前落藁瘞城隅以證聖二年正月合葬於河南定鼎原禮也天使馬悲啟滕公之室人看鶴舞閉王母之墳松柏接於邙山邱陵對於伊闕石麟將翳華表何年有子曰祖雍景龍初擢給事中兼侍御史內供奉追惟皇考孝于奉親忠于事君恭于立身惠于臨人總是四行旁通具美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故老之口既絕竹帛之文又滅揚名兮奈何刊石兮來裔其詞曰

偉哉冉氏　世有仲弓　鐵冠繡服　紿事于中
克昭遺懿　樹之家風　於皇嚴考　高明有融

德罔不尊　藝何不涉　嗣武先正　思文載協
建旗千里　遽君六葉　龜顧印房　蚼盤綬篋
官以勤積　業因時峻　宰號神明　掾稱親信
驥足既展　熊軒亦軔　邦國海康　京師河潤
出車西域　我君謀之　屯田北傲　我君護之
六軍有饋　其誰度之　一人無憂　其誰樂之
猛獸避德　均鴈所莅　靈鳥依仁　霸昇執事
以今視古　名齊績類　天不慭遺　山頹北位
隴首迴望　秦川斷腸　吏人攀紼　哀雁隨喪
虛靈冀野　行臨帷堂　廟立邊郡　魂歸故鄉
王姬祔葬　禮之終也　水合蛟龍　墳同石馬

地積霜露　煙攢松檟　千載九原　高碑淚下

贈華州刺史楊君碑

公諱至誠字某㊀農華陰人也厥初生人爲姬伯之祖同邑命氏有楊侯之㊁其後東陵奮而開國西漢盛而移關門廬隱隱亙連桃塞之上碑闕岌嶪蔽撫亳下明德之後世有人焉大王父隋直閤將軍帳蔚撫亳道五州刺史那國公諱貴大父故右衛副率慈汾二州刺史靜公諱譽考故常州刺史工部侍郎鴻臚卿金紫光祿大夫散騎常侍太子少師贈儀同三司上柱國鄭國懿公諱崇敬若夫家聲代業累德積仁故以克隆前統光啟來葉矣公稟純嘏之粹靈漸軌物之名教端操

以正己崇讓以與人勵精以探道善問以毓德學無不達藝無不周成童有傾矚之望既冠爲宗匠之表年十三調太常挽郎尋補潞王典籤大夫門子執紼橋山王國詞人曳裾睢苑皆一時之選也顯慶中詔郡國舉賢良公對策天朝無能出其右者遷太子通事舍人再舉高第徙國子監丞坊監清流才地兼擇東朝束帶銀牓增華西序影纓環林益潤高宗接千歲之統嗣百王之業封岱岳禪云亭稽於舊章侯茲通博乃除公禮部員外郎祀事克明大典攸序建邦分職得人者昌吏曹居六官之首求郎盡一臺之妙又轉公吏部員外郎準的文昌羽儀丹地丁太夫人憂去職公至行純篤幾於滅

性雖杖絰外除而柴瘠加等門人記其喪禮天子憂其死孝服畢授幽州三水令曳尚方之舄鳴單父之琴志道不矜其大才勤政無陋其小邑美聲流於幽薊惠化敷於周原又應文擅詞場舉策試天下第一敷陳聖謨啓沃明主究天人之際建皇道之極如有用我者其爲東周乎朝廷納賈生之言排汲直於外拜公隴州司馬未及赴官遘疾卒於長安第春秋若干王祥未施於邦正陳寔近終於邑長位不充德其如命何神龍初中宗克復丕業格于文祖洒睠從臣緬懷先正以公二子在章綬之列追贈公使持節太州諸軍事太州刺史非夫立言不朽陰德陽報安有藐諸孤而隆家既沒世而榮

號哉夫人天水趙氏殿中監武強公某之女也受訓公宮作合君子言容賁於國史德行循於法度六姻之內宗焉始有輔佐之力卒延門戶之寄初公之捐館也九子呱呱哀衰喪位賴夫人是顧是復日就月將徙宅依仁閭門成訓三十年內八子登朝廷競虎綬之華門接鱼軒之軫某年月日封梁國太夫人景龍二年五月七日終於長安之延壽里間者遭家遷播几筵靡託而今蒙國昭洗清禮獲申以先天元年十月二十五日合葬於少陵原禮也第二第三子夫人在堂而沒長子第八子在殯而亡今並列於塋兆用嘉魂魄長子故兵部郎中徵中子前武衛將軍沘永懷徽烈思勒銘頌郎中昔

嘗緒言意感延州之許將軍今復哀託情深舊館之悲高跡難名短詞莫逮采諸故老恭存梗槩其詞曰

昂昂楊君　秉心泉懿　大河靈岳　含光毓粹
學妙妍精　文遒逸思　行爲時範　言爲故事
存蘊令德　沒揚虛位　善慶克家　哀榮乃備
嗣姑稱姒　敬妻曰冀　復有母儀　千載一致
貞墳七壟　同封此地　芳烈悠哉　金生碑字

贈廣州大都督馮府君神道碑

夫積德垂裕之謂仁追遠揚名之謂孝仁則慶鍾厥後孝則榮及其親嘗三復於斯言今於馮府君見之矣府君諱君衡其先長樂人也釋趙歸秦本家上黨分燕徙越又據高貤自遠祖榮懷化侯業以至子大父贈荊州都督益先考高州使君智幾咸以勳績建旗本郡甲兵雄於一方政化達於千里君蘊含㊁光大之德守沖默安貞之志秉難進易退之操詣希聲若訥之道爲而不有故物譽難得而稱靜以居常故世榮無由而及以聖㊁之歲終于本城子幼家艱喪禮蓋闕夫人麥氏備母師之六行履先姑之四德慮順思柔以成婦道及衞亡共伯而魯重敬姜誓以汎舟之詩遵其閫門之禮季子於冠軍大將軍右監門衞大將軍上柱國渤海郡開國公力士始自齠齔來儀上京既違徙宅之歡爰從倍年之訓感三州之深義易百代之因生捨馮亭之本枝從

高侯之令族千秋仕漢遂去田宗隨會在秦別爲劉氏遇風雲之感會承日月之光輝茅土荅其勳庸貂瑞寵其忠信太夫人踰越嶺嶠就養高堂孝子展白華之勤慈母欣綵衣之貴精誠所感振古難儔噫歟資孝爲忠隱心後動引桑霍之深誠慕金張之周密敬以衛主愛以安親而善不彰官不遂者未之有也由斯言之則哀樂存乎心不以至音改禍福惟所召不以偏覆及詩云晉侯燕喜令妻壽母明神勞善人而壽其母也夫人以開元十七年享年八十有七五月十二日壽終于京兆之來庭里舍天子悼先賢之晦德嘉侍臣之克孝思賵襚之未崇愴寀寥之將及於是詔贈先府君潘州刺史

備禮飾終招魂合葬是歲也大享宗廟徧謁園陵錫類之恩施于卿士重贈府君使持節都督廣韶循康等一十六州諸軍事廣州大都督夫人受邑舊邦啟號南海從夫加贈改封越國夫人哀榮備于始終寵光洽于中外爲子之道何以加焉於是與兄左衛中候元琎左領軍衛郎將元珪等惟舊業之難名感新恩之荐及思建碑表以永芬芳夫毓至德以庇後嗣仁之厚者也揚令名以崇祖考孝之大者也仁爲五常之先孝實百行之首貫經教而莫比標人倫而獨出宜其鏤美金石式旌墳遂無忘清徽昭示來葉何必會稽江上獨有紀孝之碑安陵廟前空傳尚德之頌其詞曰

明珠紫貝　產於南國　代所珍兮
不耀其德　克全眞兮　慶流我後
中貴臣兮　朱轓象服　寵及泉路
孝道不隕　勒銘表墓　留芳塵兮

張說之文集卷第十七

碑

都督郭君碑

王公神道碑

撥川郡王碑

唐故高內侍碑

大周楊君碑

左果毅葛公碑

贈涼州都督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郭君碑奉

敕撰

四序平分清秋之氣勁五方異俗崆峒之人武故隴上多豪山西出將其有雲龍感召星象特生金鼓登壇隱如敵國麾幢指塞自比長城得之於太原公矣公諱知運字逢時其先太原著姓今則晉昌人也本乎文王之

子是爲虢叔虢或云郭因而氏焉自燕昭尊魏以築宮漢祖封亭以列國其侯於陽曲宅彼太原舊矣亭之㊀孫友從太原徙隴西昭帝分隴西置西平郭氏又爲郡之右族友之昆孫武威太守憲憲之猶子散騎常侍芝俱有名跡見於魏晉則晉昌諸宗散騎之後也爾乃一門連譽時人號曰三儒四海齊名天下謂之八凱光祿派分於馮翊廷尉世茂於潁川孝則天錫釜金忠則帝章冕服仁則獸猛不害信則童兒不欺豈直介休見有道之碑洛陽聞立德之傳而已曾祖欽瓜州大黃府統軍上柱國祖才朝議郎瓜州常樂縣令上柱國父師朝散大夫上柱國贈伊州刺史積卤之地戎馬生郊業戰

剛而㊁勳任州縣而爲達啟莫京之緜福不在於其身積無聲之善慶必流於後嗣公太白之精雷泉之靈膺家之禎爲國而生身長七尺力能扛鼎猿臂虎口虬鬚鶚睛射穿七札劍敵萬人子卿路逢遙識將軍之相唐舉未見足辨封侯之骨解褐以善戰授昭武校尉秦州三度府左果毅以敗敵北庭加游擊將軍沙州龍勒府折衝兼右金吾郎將瀚海軍副使尋加朝散大夫伊州長使伊吾副使以軍累破虜即授其州刺史進當軍經略使朝廷以未愜前除且有後命遷本衛中郎將仍舊爲州軍使默啜之寇北庭也公奔命解圍軍聲大振加雲麾將右武衛將軍封介休縣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開

元二年吐蕃入隴右掠坰牧公兵以奇勝寇不復蹤積甲山齊而有餘牧馬谷量而未盡歸功廟算朝議多之拜右羽林將軍持節隴右諸州節度大使兼鄯州都督河源軍使鎮西陲信國之藩屏坐北落亦王之爪牙故久奉期門而出分閫寄於是料敵無備閱其師老潛軍三舉大俘九曲鏁甲文劍爽馬聲牛既獻戎捷遂頒朝賜乃兼鴻臚卿攝御史中丞改封太原郡開國公加前食邑三千戶執憲總軍典屬乘障增爵益邑遇厚恩深俄而六州羣胡相率大叛命公統隴右之騎濟河曲之師鋒鏑爭先玉石俱碎拜左武衛大將軍授一子官賜金銀器百事雜綵千段班師臨洮遘茲虐疾嗟乎匈奴

未滅宿志不申生也有涯死而猶視開元九年十月二十二日薨於軍舍春秋五十有五葬于邊鎮血面椎心悲慘風雲號慟山谷豈非良將視人如子人亦視猶父乎皇帝憫焉詔贈涼州都督米粟五百石錦帛五百段命都水使者張景佚備物護葬遵朝典也惟公氣猛而性和量寬而精銳沈謀可以掩蓄蔡雄斷可以奪鬼神故常糟粕韜鈐芻狗風角然其樹恩結信立威用武烜赫如風濤震盪戰必克攻必取每有奏謁帝特稱歎孝文之得魏尚虜不足憂太祖之見郭嘉知成吾事前後錫錦衣寶帶文馬素女燭其盈門長鳴在廄感知己之主陳必死之力皇情西顧則九羌聾鼓詔書北

伐則六狄焚旗上成聖君之㚔鑒下效武臣之素節其竟也如此夫爲人子立廟致敬祖考來格不亦孝乎爲人臣恢疆禦侮以勞定國不亦忠乎若然者歸義方於先人揚令名於後代可也嗣子英傑起復定遠將軍左領軍衛翊府中郎將假紫服金章河西節度副大使英奇朝散大夫前尚輦奉御英協遊擊將軍前京兆府鄠行府右果毅都尉英彥朝議郎前左衛胄曹參軍等咸善居喪而過哀或從王事而奪禮則知辛賢父子繼位將軍榮形兄弟並參師律去本不戀達也而新是謀權也嘉此武功創其宅兆以十年七月葬我公太原夫人公威聲發於雷泉武毅標於峒嶺小頭銳上猿臂虬鬚龍劍摧百勝之鋒蛇矛得萬人之敵拔自行陣果有呂

詔詞人爲其碑志介士送葬郎封征虜之墳單于入朝當祭度遼之墓銘曰

觥觥將軍　雄略冠羣　平西征北　震戎懾獯
亭障卧鼓　屯田饋軍　仗此白刃　致彼青雲
郭侯宴喜　既多受祉　㚔牡轂衣　清廟繩祀
鼎食金奏　炮鼉膾鯉　既來不庭　有嚴天子
流沙博望　羽林飛騎　河曲迴兵　臨洮舊阯
手握金節　魂沈玉帳　千里送喪　三軍悽愴
詔葬禮崇　恩碑義豐　生爲神將　死爲鬼雄
身世一滅　榮華萬空　祁連之墓　長旌武功

右羽林大將軍王公神道碑奉

敕撰

維大唐開元十五年閏九月二十三日庚申右羽林大將軍持節河西隴右兩道節度營田九姓轉運十副大使兼赤水大使專知節度事攝御史中丞判涼州都督上柱國晉昌伯薨于軍筆亭故也夫事君效命之謂忠殺敵榮親之謂勇于星襲月之謂氣逐日拔山之謂力有一於此名猶蓋世矧兼其四人何間焉是晉昌所以錯落將星崢嶸山岳者也公諱君奠字威明瓜州常樂大也父壽因公建績致位九卿臨難守死褒贈特進審塞翁之倚伏達矇瞍之浮休老而益壯汲而立名者矣公威聲發於雷泉武毅標於峒嶺小頭銳上猿臂虬鬚龍劍摧百勝之鋒蛇矛得萬人之敵拔自行陣果有呂

蒙之才拜於壇場不無韓信之用始仕鎮戍歷班外府
及郎將中郎至軍副率雖驟移官守而恆在壇場郭知
運推轂河源握符隴右公未登一命事主將之旌麾不
出十年代總戎之節鉞慷慨之士以爲美談於是自驍
衛將軍遷羽林大將軍既督隴右兼統河西綰塞垣之
十軍佩節制之兩印大田多稼而屯糜百億蒐乘籍馬
而鐵騎數萬迺踰赤山焚嶭幕獵青海驅犛牛喑嗚則
七戎辟易烜赫則千里震動亭候恃其長城廟堂賴其
神將月獻戎捷歲行軍賞王侯無種屠狗起於將軍戰
伐有功爛羊超於都尉前後翻飛幕下奮躍行間跨軍
典郡腰金冠玉者數十百人矣每至入朝奏謁升殿論

邊山川險易立成於聚米攻守方略一決於前籌遙詔
置兵先合漢光之旨新書從事暗同魏武之心故得延
譽上騰風雲鬱其氣色恩榮下達日月供其輝光當斯
時也躊躇攘袂三垂可以氣慴百蠻可以力制卽敘者
老生之常談和親者豎儒之怯計安足爲神武非常之
主道哉誓請先拔犬戎次繫獯鬻盡區域於西海闢郡
縣於北荒燀皇靈於天外圖壯節於雲閣其事如果曠
古未儔惟君知臣保斯言之可復何神與善負厥志而
無成是秋八月吐蕃犯邊瓜州失守盜憎吾將執致其
親公以爲背父立威非孝也頓兵從敵非忠也大義逼
而忘家方寸亂而供國其定計也成列而出討賊盡狄

解圍三軍懾其健婦崩城慟哭四海傷其孝妻此又間
代之一奇一家之兩絕者也嗣子尚衣奉御承榮天獎
睠蘭星祥名寶禮義形於橋梓哀戚過於縗麻稟訓帷
堂克持門戶特奉恩旨收其二櫬飾柩玉關歸魂上國
以十六年十月詔葬於萬年縣見子之原鹵簿齊列方
相雙引京尹護喪史官頌石千乘送葬觀驃騎之威儀
千里開塋識龍驤之邱墓銘曰

合眾在仁　正兵維義　將爲天目　國命所寄
曲乃老師　輕實兒戲　安我封略　才難不易
赳赳將軍　貔貅絕羣　超騰白地　鴈翥青雲
朝盛勇爵　家榮戰勳　眾聲飛譽　帝曰予聞

予聞伊何　甲兵繕肅　屯積萬庾　馬量百谷
甘心犬戎　指掌獯鬻　大畢當戡　單于可掬
壯計先達　王師未張　城隳孤塞　寇及高堂
忠先孝後　取敵而亡　外仇易復　內變難防
克日將戰　呼天不假　岑彭詐客　張飛帳下
流鋿何人　交錢去馬　蒼黃反覆　哀哉命也
美殮姑臧　寵歸芒陽　東都門外　南登路旁
高墳纍纍　列樹行行　父子同兆　何殊故鄉
詔刻金石　儀形意氣　隱善必書　殤魂不諱
事弃忠在　生輕節貴　嗟爾明靈　銜恩永慰

撥川郡王碑奉　敕撰

珠玉無遠而登輦轂之飾寶也松栢無幽而入殿堂之構才也物貴其用人亦如之撥川王論弓仁者源出於正末城吐蕃贊普之王族也曾祖贊祖尊父陵代相蕃國號爲東贊戎言謂宰曰論因而氏焉公有由余之深識日磾之先見陋偏荒之韋毳慕上國之衣冠聖㊣二年以所統吐渾七千帳歸於我是歲吐蕃大下公勒兵境上縱諜招之其吐渾以論家世恩又曰仁人東矣從之者七千人朝嘉大勳授左玉鈐衛將軍封酒泉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周語曰犬戎樹敦守終純固今其俗獷而輕死其法折而不撓故前代無降人中土無僮僕自公拔身向化首變華風澤潞之間始見戎州矣若夫

河南胡苑坰牧所利每歲冰合虜騎是虞中軍必謀於元老亞將固選於時傑神龍三年以爲朔方軍前鋒遊奕使景龍二年授左驍騎將軍開元五年兼歸德州都督使皆如故八年遷本衛大將軍改朔方節度副大使公之理兵也堅三革利五刃偶拳勇齊足力信賞罰分甘苦六轡如手千夫一心接獯獫猶蚊蚋卧抄塞如祖席薦居露食垂二十年雨畢而戍師氷泮而休卒寒氣入於肌骨夜霜出於鬢鬚人不堪其勤公不改其節韓公之建三城也公洗兵諾眞之水刷馬草心之山以爲外斥而叛徒安堵鄭卿之和獸啜也公授館李陵之臺致饔光祿之塞以爲內候而賓至如歸九姓之亂單于也公四月度磧過白檉林收火拔部帳納多眞種落彌川滿野懷惠忘亡漠南諸軍躡其計也降戶之叛河曲也公千騎奮擊萬虜奔走戡翦略定師旅方旋而延陲跋復相啸聚上軍敗於青剛嶺元帥沒於赤柳澗公越自新堡奔命寇場贏糧之徒不滿五百凶醜四合衆寡萬倍公殺牛爲壘敵寇爲餉決命再宿衝潰重圍連兵躡踵千里轉戰合薛訥於河外反知運於寇手朔方諸軍壯其戰矣研摩之奔也邀於黑山口覆其精銳市惠之背也追至紅桃帳掩其輜重乳泊之會剿蘭池之狂胡本盤之役縲方渠之逋寇凡前後大戰數十小戰數百算無遺策兵有全勝是以六狄逃遁三垂乂㊣

聲藥露於天下業光華於代載信皇威之所加亦武臣之力也故錦衣寶玉允答戎功甲第良田丕承錫命語其智效未甚優寵黃頭黑齒比價齊名積戰多瘡累勞生疹恩命尚藥馳往診之晉豎已深秦醫無及十一年四月五日薨於位享年六十制贈爲撥川王稱故國志其本也太常議謚曰忠由舊典昭其行也長子盧襲官封繼事業次子舊久特拜郎將十二年四月詔葬於京城之南懷遠人也大路鼓吹介士龍旆虎帳貔裘封韝殉馬吉凶之儀舉夷夏之物備長安令總徒以護事鴻臚卿序賓以觀禮哀榮之道極矣君臣之義厚矣有命國史立碑表墓吾嘗同寮敢昧遺烈銘曰

黃河接天　青海殊壤　舉世安裕　拔俗誰放
倬哉詡侯　利有攸往　奮飛橫絕　搏空直上
以眾款塞　因敵立勳　吐蕃萬戶　吟嘯成羣
精感天地　氣合風雲　既封酒泉　乃位將軍
朔旁陰塞　直彼獯虜　帝命先鋒　闢如虓虎
山北加電　漢南擊鼓　十數年間　耀國威武
我有師旅　將軍鞠之　我有邊圉　將軍育之
柳湖亡師　一劍復之　蘭池叛胡　三戰覆之
武節方壯　朝露不待　王爵送終　宿恩未改
時來世去　人物如在　銘勳證忠　以告四海

唐故高內侍碑

孝足動天義堪變地河中見三州之姓炳彼精誠南亭聞再逢之母彰茲奇事不有陰德曠代誰鄰內侍高延福者將軍力士之慈父也粵自西雲干呂東明銜璧以亡王之族處巷伯之官而將軍本系馮亭代家南越未知父母來奉宮闈老而無子曰悲幼而失親曰苦調之悲者笙磬異器而同音貌之苦者秦胡別狀而共色從此斷金合契投瑟相受承順無違日嚴生乎本性仁慈匪飾天屬由乎自我父子之名既定姓氏之目因移大將軍之家去鄭而取衛平原侯之室變郭而從甄亦猶是也既而內侍以鴻漸登朝再蒭朱紱將軍以龍樓得主豔耀金章其訓子也溫室之樹無言車中之馬數對

其事親也三牲有養志之樂百行無匪疾之憂至矣哉高氏之子也以思親之願而展親以欲報之誠而報德神明翕而哀懇荒裔竦而慕義乃有傍求聖善提挈炎洲三紀積離萬里遙至音容莫識涕淚茫然驗七星於子心認雙環於母臂而後深傷頓感若墜谷而登天蘊怨都除類愈矇而覩日於是盡歡二孀兼敬三人均養之恩咸不寐於十起反哺之志齊色難於一堂羣公賀虞潭之親天子歎馮勤之母此復然矣內侍事主四朝歷官七政專良恭肅著美綸言沖謙儉讓得名朝列年六十有四開元十二年終於來庭里明年五月葬於長樂原繼子力士喪孺慕而加等葬罄誠而備物義方之

經鬱爲稱首孝德之傳今見其人永維先恩追綴餘烈若夫惡鶡旃之稚童仁也約詩禮之尊教義也貴不居而要避權禮也生推心而死有託信也仁爲德本義爲行先禮爲身宅信爲意田故仁之報也壽義之報也樂禮之報也安信之報也順履順居安乘樂享壽此四者生人之偉事自求之深致者矣於戲領賜冠馳寵勢偃蹇谷上煜爚君傍者豈不思景行高山慎視前轍如或少選亡禮顯沛違仁贍言四報咫尺千里揚芳樹淑其不難乎予固春秋之徒也懲不濫而勸不僭義重天網孝崇人紀樂諄諄之成訓善哀哀之克子不著倚相之書將受邱明之恥九原上千月深覽碑版傷知音有以

見古史之心也銘曰

高堂樂未散　重壤哀已擗　寶帳吹靈衣
金尊照塵席　苦長夜之易泯　怨寸景之難惜
刻義聲與孝心　萬古千齡傳此石

大周故宣威將軍楊君碑并序

公諱令一字令一太州仙掌人也隋司徒觀王之㊀孫周孝明高后之歸孫今司衛卿之元子維有隋接三統建萬國我高祖以同姓爲王維皇周敦九族敘百官我諸楊以外戚而貴公體㊀黃之純粹承河山之丕緒孝乎內炳忠焉外均性與天和道合仁愛收恤孤老分產疏屬泰於周施約於妻子加以樂善而好學降尊而容

眾能辨樂和思柔酒德容止可度溫溫如也文章可觀彬彬如也淵英皎穆當世碩士與之遊焉而曰君子若夫漢魏舅族有恩澤之封公卿門子有貞家之侍公浮雲世祿匪石儒風究乎王道之紀綱明乎人事之終始年十九舉進士高第授潞州參軍轉千牛胄曹遷洛陽尉從班次也居無何拜朝散大夫行通事舍人俄而加大中大夫檢校天官員外郎夫行人之在周禮方國是接公修其政令帝曰余嘉郎官之著漢儀列星是應公司其典故時稱邦則國家左賢右戚一文一武以公地望羽儀寄深虎旅除宜威將軍行右衛翊府郎將俾倪從事非其好也初公時爲郎也遼戎悖虐作患幽冀皇

上噢咻下人故我有神兵之役選達權靡監之吏佐猛毅維城之師乃下制以公爲兵曹焉有密贊軍政獨飛長策豈云卒乘輯睦戎機式序若此而既哉俾雷霆飈動劘剪慝殿邦威㊁菟懷黃龍馬未汗而狄盡人未疲而兵戢者公與有力也及班師振旅冊勳踰時帝用咨有司之違古念有功之未祿將迂德命濡多勤有日矣方當翼大化增三光之明熙天秩垂九德之聲昊天不惠厲氣流行如何斯人胡不眉壽年四十一聖㊁元年夏六月辛丑遘疾而卒嗚呼哀哉梁木未施予道不究嘔稚嗣仰號蒼穹哀哀嚴親惴惴臨淵公退翔察舊暨乎欽風未識之徒罔不盡明悲而聿欲矣天子憫焉弔之

以玉冊賵之以錦衾襲羣公傷焉誄德於素旆圖休於青
史粵乙卯假葬於合宮縣平樂鄉之北皐郭門十里邶
山西崗巒萬古之阡都邑九原之地隧寄新隴魂懷故
域貌是諸孤未遑歸葬平生志事孰已焉哉厥弟五人
比才連譽曰踐二獻二循一惟一尚一等因心則友世
稱萬石之閒門死喪之戚吾見伯淮之兄弟僉曰我圖
後事日月除乎哉龜云此地陵谷居乎哉乃布哀友生
託詞懷舊跡德表墓示之來昆其銘曰

洪河南注　少華西峙　氤氳靈會　生此君子
生此君子　維國之紀　宣慈惠和　禮樂文史
敦錫宗類　汲揚嫩否　勤然濟物　若不由已

克明從訓　誕敷厥美　修詞北闕　潤色東里
揮翰文昌　列星順晷　交戟禁衛　爲王爪士
允武允文　翁歸是比　疇曰禦寇　詥軍北鄙
攘狄黃龍　濟師蒼兕　將王㊀獸　緊公是恃
帝懿乃勳　將圖膴仕　仇仇執憲　不我力以
役役大勞　未受多祉　景命無祿　洪基中圮
父兮葆髦　孤兮稚齒　孔懷靡及　凡伯萃止
陟彼邙山　邱墟成堁　荒草無際　羣哀所起
于嗟楊侯　託居此矣　汶滀縣曼　德音不已

元城府左果毅郎將葛公碑

公諱威德字某曰葛氏京兆涇陽人也其先嬴姓咎繇
之後夏有葛伯氏族興焉㊁陵之傍尚傳侯國綏山之
下獨有仙祠嬰則威服五城襲則績稱二縣鴻臚秀於
吳會散騎崇於晉景在其子孫是宜繁祜公生而開朗
長而英拔非因馬鄭之學動合禮經不待孫吳之書暗
同兵法有拳勇尚氣槩顧眄稜華風神都爽五馭善於
東野六射勁於西霜少以嫖姚之才入充供奉之選御
橋驂駕犯清蹕而不驚羣道啼烏應鳴弓而自落便蕃
左右星歲重深賜上柱國拜元城府左果毅天下大定
李廣之用無施雲中薦賢馮唐之言已老春秋六十五
神功二年某月終於洛師纍殯邙阜夫人太原郡王氏

夫人郭氏實生大將軍福順一見聖主再紐乾綱重位
冠乎北軍茂功藏乎南史故象服臨祭魚軒以朝天子
深嘉歎焉勤之母羣公列拜賀虞潭之親享年七十五
薨於京兆之三眞里公愛敬奉親軌則移於後代義方
訓子福賚及於先人葬有日矣乃下制曰禮著飾終情
惟悼往詢諸前烈抑有舊章前左羽林軍大將軍葛福
順父某守其謙素㊁此藝能未展才術奄從周殞而嗣
子克家式昭勳業既念功以追遠亦自葉而流根宜申
奬贈俾慰泉壤可贈游擊將軍守右驍衛翊府郎將開
元九年二月九日葬我郎將君前夫人王氏後夫人郭
氏祔焉禮也章芾以褫輅旗在列廟食備其牲牢法葬

陳其簡皷孝慈之道著矣哀榮之禮畢矣尋彼平生之
事忽如絕光繫乎碑版之文永存遺烈銘曰
磊磊都尉　角立傑豎　神銳玉劍　氣雄金皷
六藝爰設　射馭爲武　百行雖名　忠信爲主
時不兼命　位不充才　善流慶答　身謝榮來
太原棣棣　實惟嘉偶　羽林桓桓　克大其後

廣州甄公碑
刺史徐府君碑　豫州魏君碑
陸公神道碑　鄭府君神道碑

唐故廣州都督甄公碑

君諱亶字道一中山無極人昔胡公紹舜奄有大邦楚子縣陳逃威樂土當烈王之王也有陳通奔周王以爲忠將美其族言舜居陶甄之職命爲甄氏錫姓因生如堅之讀形聲轉注以眞爲音處則稱劉明歸晉者以異變而爲郭蓋承號者有馮通之禰邯仕漢爲太保大司

馬承陽侯邯十六代而生鸞仕齊太山太守司隸校尉無極縣伯撰笑道論行於代鸞生隋汾州刺史族族生隋沁州刺史紹紹生隋新市令協協生單子大都護府錄事參軍贈宋州刺史封惟祖惟曾在商在夏世濟其美承觀厥成君卽宋州府君之第四子也博綜經史脫略流俗情之所遺對問咫尺於千里氣之所重輕百金於一諾曰與曰比階應劉之閫奧或草或眞藏鍾張之筋骨巒滿鄉曲聲聞闕庭天后臨朝再加辟命皆辭以親老不赴逮疾革易簀骨立廬墓復有制徵焉刺史獨孤莊率府僚敦喻起於墳左乃授左金吾中侯生盡其養豈違親許人沒盡其哀方委身徇國或用或舍有以見

大君之仁時止時行有以觀大孝之節君臣之際其遠矣哉尋除左千牛長史檢校武始軍長史攝右臺侍御史兼靈武道行軍長史攝右屯衛郎將副臨洮軍使轉右驍衛右郎將爲臨洮大使拜蘭州刺史兼榆林臨洮等軍大使除夏州都督兼鹽州防禦使徵授幽州都督衣之以紫攝御史中丞爲河北軍州節度大使君政成周月惠則在人患是緩風表以去職未幾復除夏州都督屬山戎矯虔俶擾王略兵落天上思迴行以出奇虜隳計中守便宜而未進時以爲逗留貶撫州刺史朝廷明此舉也未到官遷廣州都督兼嶺南按察五府經略討擊使春秋五十有七開元五年七月二十八日終於

官舍以年月日歸葬於恆陽之王公山南原不忘本也君三承辟命再攝憲曹八典戎旅五司藩翰事之去就所歸必執其中職之高卑爲政各當其選觀夫果於事有商也之文有求也之藝習禮必本飾之以精華積行必崇茂之以枝葉以此探賾則投刃皆虛矣以此效官則操刀必割矣是故羣士之所鞅掌而君之所綽約常情之所戚戚而君之所蕩蕩由是言之槍榆之與海運鳴琴之與星入從可知也惜其志懷慷慨雅多大略援桴作氣有七縱之能孤劍無前當萬人之敵竟不得橫絕漠騁雄算刮狼望之祲鏡乎太清卷瀚海之波靜而

可掃駸駸之足受羈騏驥之途堂堂之貌不畫麒麟之
閣彼哉有遺恨矣其孤某等望兮不至求兮不得永懷
揚名庶慰罔極銘曰

有鰥在下　陶復河濱　元女作合　相攸于陳
楚爲不道　祚以永淪　周寵忠節　氏以初因
丕惟承陽　致君論道　施及無極　建家載考
彼汾彼沁　伊時之寶　莘兮牧兮　亦孔之好
積慶潛演　俊乂挺生　標格磊落　氣志清明
八司戎事　厥謀有成　五刺方伯　厥政有聲
山有杞梓　工思其度　國有孫吳　君思其略
弃德珠浦　遺氛沙漠　借哉不當　今也可作

恆岳臨北　滹沱注東　仁不忘本　孝亦令終
壽堂盤薄　牧子充窮　勒美松隧　穆如清風

唐故豫州刺史魏君碑

公諱叔瑜字思瑾曰魏氏鉅鹿曲陽人也考太師鄭文
貞公致君皇極配神清廟故祖德冑系敘於太宗之先
碑矣公生育慶緒天然炳胎教之姿少長德門日用成
躬率之化性盤於孝友習狃於禮樂俛仰中則從容蹈
道加以專精好古旁通多藝聖人之所志聞一而反三
君子之所能舉十而知九與同生璘琬知名當代始以
門資補左千牛轉洛州司兵司議郎職方郎中太子洗
馬出爲懷州長史歷慶慈儀豫四州刺史春華華於兩

宮時雨零於四郡觀風之使所在聲聞變雅之老到今
遺詠其年春秋五十有一終於豫州葬於舊域夫人太
原王氏祔焉禮也議者以公不避强禦有昭子之政事
不爲皎厲有康子之隱德虛已尚賢有文侯之樂善重
諾分急有信陵之高義人鮮有一況兼四乎公賦入封
君妹歸帝子車馬無戚里之盛衣服有儒者之節儉而
得禮富而無驕此蓋奉先之素履也公善於草隸妙絕
時人以筆意傳次子華及甥河東薛稷世稱前有虞褚
後有薛魏此又貽訓之餘美也嗟夫公學埒向歆操齊
固變若天假三壽朝登六事則鄭之桓武可尋漢之韋平一揆而年近知命位止方州落鵬翼於半霄負
天之力莫展頓龍媒於局路追風之勢斯畢九原不作
誰將與歸二子獻華追存先德俾子作頌以慰罔極銘
曰

昂昂豫州　毓粹含道　欽若古訓　思文烈考
於穆烈考　維國之師　公承丕構　思皇纘之
發軫臺閣　風流榮問　建麾千里　澤霑四郡
位未充德　命不遂才　彼蒼孤善　謂之何哉
子孫必復　邱封永久　穆如清風　振芳厥後

唐西臺舍人贈泗州刺史徐府君碑

敘曰經天地揭日月文之義也掌邦籍出王命位之崇
也本乎言行君子之樞機成乎易簡賢人之德業則徐

公其人也昔公奮明哲之姿當高宗之盛天保大定俊
乂用彰而光耀天墓雲飛綸閣文敏以暢機務稽古以
析嫌疑禮樂政刑擇三代之令典典謨訓誥有唐虞之
遺風較然於庶績者可得而聞也其嘉猷讜言沃心造
膝滋液內潤精微外密混成於元象者不可得而聞也
公諱齊聃字將道姓徐氏東海郯人也遠祖偃王基仁
義於上代嚴考孝德濟㊁美於近世公始以㊁文生通
五經大義發跡曹王府參軍右千牛兵曹潞王府文學
崇文館學士兼侍皇太子講又芳林門脩書於時中朝
碩老下國英雋皆忘年請交不遠來謁望其路者若晨
風之赴北林得其門者如眾山之仰東岱公不樂趨競

雅尚退謐深以棫房之家聲名太甚求爲外職出宰桃
林未下車敕改沛王掾終咸選擬司績員外司議郎並
不就乞補雲陽令到官累日旹除司城員外郎乃遷西
臺舍人其爲政也如始云爾初公幼而殊異八歲工文
太宗聞其聰明召試詞賦賜以佩刀金鞘稱曰神童及
中年高宗嘉乃道優悉命皇子受業訖謨帝采許以國
鈞故公備更潞沛豫諸王侍讀上之在周邸也公嘗來
誨詩焉夫然集虎觀之書承龍樓之問二宗之代矯首
辭林四王之門從容經席非有海山之藝溫良之德儀
形以孚柔嘉維則其孰能發揮聖智啟迪天人者乎咸
亨元年出爲蘄州司馬二年坐事徙於欽州君子大守

之逝也豈不慨然閱青簡而存淩雲之氣操朱絃而想
流水之屬哉厥子曰堅景龍中加金章紫綬行禮部侍
郎得以命卿之祿奉蠲潔之祀無念烈考樹之家風迺
刊石立頌將以識往行攄無窮使本支百代不忘先人
之殞其名也其詞曰

王言惟令　中禁是司　帝嘉文父　曰汝宜之
終溫且惠　習禮明詩　長裾傳道　大筆脩辭
鴻業潤色　㊂敳緝熙　昊天大戾　君子明夷
蒼梧啟手　涅而不淄　中興受命　逝者無追
靈符泗水　崇贈先師　髣像精魄　丕承聖期
教近子貴　榮躋父慈　學嗣三業　才俱一時

春秋孝享　霜露深思　後之視昔　斯文在茲

唐中散大夫行淄州司馬鄭府君神道碑

五岳可陟惟德也爲之崇高萬物皆化惟名也謂之不朽若夫行欲蓋而德彰道無求而名立常聞其語今見其人公諱某滎陽人也華州刺史襄城公偉之曾孫蒲陽太守大濟之孫荆州刺史乾奬之子在昔周王敦序九族邦懿親於鄭維時鄭伯敬敷五教賦善職於周其後蕃衍儒門光華士族威行西域名震京師人則天子授經出則單于抗禮公揭日月表山川體二氣之清(渟)納百代之層慶越在岐嶷異於常童既以冠帶遊皆長者初以門子宿衛解褐涼州參軍轉嘉州司士又宰鍾

離當陽二縣皆秩滿兼攝江陵期月政不改俗官不易方羣盜出奔遠人來附其所處也人境聞愷悌之聲其所去也扶路有鬱陶之思非夫忠信以結之法令以齊之易簡以業之仁義以肥之孰能順人如此其理者乎神皇玉冊受天金壇拜洛頓網而鶴書下闢門而羣龍至公待詔公車召議宣室自以奇士承一顧之恩許其正人參四率之屬乃墨制除太子右清道長史尋加中散大夫行淄州司馬負士元之才於是拜職遇邱明之疾從茲挂冠洛汭閉居漳濱沈痾優游卒歲福應愆期豈唯朋友之哭將見神仙之弔享年七十有九神龍二年夏六月十五日終於洛陽之私第冬十月一日葬於

滎陽之原成先志也公執親之喪三年泣血以聞州里不亦孝乎先人餘業一物不有以讓兄弟不亦悌乎加以振窮紓急隱德陰施惠人由己反身待物是用氣類益親聲談載路善擊劍好投壺盡五射之妙巧究六書之體勢此蓋行有餘力則以多能位不充量天之命也有子曰博古曰傳雅曰嘉徽曰嘉慶曰嘉重生極其養沒過乎戚恭惟皇考安宅靈邱盛德備於卑位家風缺乎國史伐石他山寄哀詞客子產遺愛得無叔譽之言公業不忘實有荀攸之嘆式撰鴻烈垂之後昆銘曰

大君有命　桓公封鄭　世執王政　其後不競
爲韓所并　以國成姓　沈水截河　溢爲滎波

荆山之阿　勝氣實多　高門峩峩　衮服委佗
猗嗟君子　世濟其美　動加義市　居成仁里
鳳集文史　猿啼弧矢　美政當官　惟人所安
救危拯越　勞而不伐　大運奄忽　芳留形沒
高隴既封　深泉又重　徑無人蹤　蒼苔歲濃
哀哀邱隴　墮淚青松

唐故贈齊州司馬陸公神道碑

公諱孝斌字順姓陸河南洛陽人也其先帝嬀啟姓陳胡立族敬仲之孫有齊國宣王之弟封陸鄉蓋命氏之所由興也秦并諸國陸氏分適燕魏文成帝時東平成王俟生平原簡王麗重世游美爲國之華公卽簡王七

世孫也曾祖彥昇北齊以文藝高選任祕書郎以至德表居號終孝里祖㊀亮隋膺揚郎將父㊀感盤桓利貞弓招莫進同誌誄行誼爲惠康孝悌仁義世不殞矣公誕靈沖和稟識高朗簡而中禮易而達節篤學勵行著實飛聲文史者宗其淵府德行者仰其牆仞舉國子明經選絳州參軍台州司法其在官也示人親其親長其長不苛察而小無廢不皎異而大有成知識日明常懽如也喪親過哀因中風廢臥疾累年不起楚邱肇封大羅雲逸雖沈痾未弭而僉望先歸授楚王府兵曹參軍實有躬降師賓之禮目擊儀形之訓府罷換趙州錄事參軍以病去職聖㊀元年匈奴入趙公危邦不處盡室以行望河南而將濟至黎陽而疾甚年六十二十月丁未終於姚村之逆旅歸殯於滎陽之郭北先天二年皇帝踐祚以故吏贈齊州司馬惜哉用公之道行公之志上可以序三光下可以平九土存則位不充其德沒則榮不遠其身命矣夫人范陽郡太君盧氏故岐山丞元瑾之女恭儉之德備貞信之教興妻道母儀自家刑國享年七十有六開元六年十一月丁未終於洛陽之宣教里八年五月丙子合葬於漳北之神崗禮也初虞亭中王師征遼公參是軍事友人太原王守義遇疫於海東路艱寇阻兵危勢急公獨顛沛致喪歸其井邑其在安州也朝廷以公精達法理乃命覆囚劍南梁岐冤繫動盈千百丹筆所詳十全八九其捨生徇義返己施仁皆此類也禮莫重乎飾終於是見其不朽矣善莫大乎餘慶於是知其有後矣四子伯玉仲容叔獻季貞泣血銜恤視天若墜俾子作頌式昭遺懿銘曰

曠哉陸公　覩奧臻妙　文雅外炳　清明內照
從政本仁　資忠移孝　不言而理　正身作教
才何富之　命何負之　居喪柴毀　遭疾棲遲
垂彼雲翼　落此盛時　歿後榮進　終延贈寵
德之休明　位匪爲重　嗟嗟千載　賢士之隴

張說之文集卷第十八

碑銘

崔君神道碑　馬府君碑
貞節君碣　元公碣銘
平偃師碑尾　龍興寺碑
大通禪師碑　玄識闍梨廬墓碑
唐故瀛州河間丞崔君神道碑

蛟龍蟠乎沼無雲雨而不翔君子志於道無運命而不
彰然則變化者是神靈之末富貴者非德行之本守其
眞樂其分不其至矣世有人焉君諱滔字某博陵安平
人在唐爲姜姓炎帝之孫也在周爲崔氏齊侯之胄也

遙源長發洪河之水接於天層盤列秀太行之山拒於
海東觀所以美其文宗北州所以貴其清族魏冀州刺
史簡公諱纂君之高祖也齊散騎常侍諱融君之曾祖
也隋大理少卿諱世立君之大父也故祁陽令諱抗君
之皇考也承百代之隆慶總五德之清淵孝友忠肅宣
慈恭儉好古博雅鄰幾亞聖盈而若虛漠而無象非夫
入周公之廟升孔子之堂則憲章禮樂鮮得其門而覩
矣弱冠以門胄入國學舉進士毋弟汲亦以明經同年
擢第大理卿張公文瓘人倫之表也目君曰昔兩劉並
舉以爲騁二龍焉今兩崔齊飛可謂儀雙鳳矣搢紳景
慕憧憧往來從宅就居投刺成市若眾流之赴壑也及

河東裴氏湖州治中懷儉之孫滁州司馬晧之女也稟
訓華室作合高門嗣徽先姑克和娣婦德容之盛圖傳
罕有喪親過毀葬華朝落儀鳳中卒於鄭春秋二十有
八長安三年春二月合葬於金谷鄉邙山之陽禮也北
據高崗連隴南面大道禁林上國湟洲川原指掌仙門
宰樹碑闕相望玄靈嘉之是安是宅嗣子曰用景龍中
爵安平縣子職兵部侍郎夙遭閔凶不承誨誘慎終追
遠克家用譽蒙聖主拔奇賞異絕等超倫三顧赤墀之
下一舉青雲之上祿廩所資吉蠲致美實先人宥十世
降百祥之所及也夫惟官不達者身不登乎明堂行不
夸者名不書乎史冊則韜光隱德之緒俾後代將何述

焉夫銘景鍾稱茂伐彼大夫之事篆豐石揚令名此孝子之志辭曰

維嶽建國　厥生炎皇　維師尚父　諒彼武王
古人言曰　必齊之姜　齊之丁公　後有崔子
因邑命族　世濟其美　黃鵠倚歌　雕龍擅史
倬哉嗣武　含章挺生　以蒙養正　用晦而明
混之不濁　人莫能名　學以崇道　文以慰志
垂其雲翼　坦然卑位　祿逮吾親　榮非我仕
皇皇上帝　建官惟賢　有人在下　胡㝡捨旃
孰云輔德　曾不永年　展矣邦媛　宜其家室
友如樂諧　皎如月出　重壤既兆　終天偕畢

北陵墳邱　松檟千秋　金碑石樓　祇令人愁
東都城郭　通淵瀍洛　飛橋連閣　金管迭作
人世之轉　然兮　山川之宛　然兮　德音之緬　然兮
故洛陽尉贈朝散大夫馬府君碑

君諱某字某扶風人也其先伯益贊禹中衍御殷在周曰嬴在晉曰趙上卿以人歸政將軍以馬服爲姓緝熙乎平通重合焜燿乎伏波中水我高祖汾州刺史諱歸歡我大父鷹揚郎將諱士幹嚴考獲嘉令諱果濟美惟舊寬德於君君幼而瓌奇長有規操樂道稽古升堂覩奧伯父匡武撫之曰亢宗保家吾有望爾悉以先人家諜圖傳付之入太學舉明經補巴西尉內憂去職君四歲而孤重集於蓼因心孺慕名教同傷歸次葭萌江溢毀道攀轅號慟滂爲之卻蜚人哀之葺樓而濟釋服調襄陽尉主進魚家絕鹽食州將魯王俾盤二百魚時其亡也遺之夫人以辭君遷拜受使復王曰非唯是夫又亦賢婦吾嘗其一得其三善焉長史盧幼孫悅是獎也舉君清幹有聞授清城尉未往且有後命爲河西營田判官物土稽人糞穀洋羨皇揆其懋考績登焉程務挺之軍盡夏也咨君運籌乘遞入幕獲虜數百欲剿罄之君謀曰王者之師將德是以討叛惟武攜遠在寬搏牛之蚩不可破蝨未擒伏念何遲纍囚乃止師歸策勳上柱國改溫縣尉永㝡阻飢廣提中外絕甘分少約己周

人既喪好逑室無嬖御夫人張氏詹事丞師寂之女也敬事皇姑能佐君子娠有胎教宗如樂諧前誌之美多所闕載絳郡夫人王氏則天聖后姑之女子而夫人之母也嘗曰婦則女訓吾女有焉享年不永㝡髮徂落時君之伯娣歸宗夫人推居廨寢事之而躬處下室及亡設凡筵於正寢惟明靈以女公之故憑巫通夢屢寢爲辭舉家懇啟久而後定嘻生則盡禮死而知讓殆其神不昧乎溫秩滿轉洛陽尉當周之興也版都祉澤郊廟倅紛嶽儀明堂京轂回回日不暇給又敕君專總徒匠凡三百有餘旬蘊勞成疾眡憂損壽永昌元年孟夏辛卯卒官春秋五十有七帝用悼之贈朝散大夫旌淑紀

庸禮也龜玉在山泉爲國寶以其靈與瑞君子居下位而上達以其名與義夫是之龍有由也哉葭萌之戚昭其孝也揚侯息浪異類胥感襄陽之饋識其潔也德刑於家聲聞於外塞垣之讜植其仁也眾俾賴全將不爲暴重屋之役厥其勤也沒而益榮朝不棄力有一於此猶爲令德況備舉乎豈惟其身將施其後厥子搆據擇皆國之良也爲有後之其在是乎徵搆職太子僕景龍初宰長安永惟考襲朱芾已佩蔥珩母氏早逝而榮不及乃讓賜階乞封先妣天子憐之制贈夫人清河縣太君人謂長安能報恩矣詩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報恩之謂也馬氏之墓世在扶風清河之喪也卜宅於洛陽

邙山麓後君捐館因窆其所夫人穴於兆之甲大夫甕於域之庚今龍集戊申將返葬故國君執友禮部侍郎嚴善思誄之曰夫子之逝一終八辰精氣其存親壤石矣吾嘗相二工從新其敝乎且不戀本達不合葬古神尚休無或變有夢先君者與其言叶於是祇率嘉話即安成規塋雙墳溝四邊傍建祠宇前勒豐碑茫茫天地永懷長畢誰居後之人匪唯是四時蒸薦之事所以觀百代祖宗之烈其詞曰

昂昂大夫　有邈其致　洽聞膺敏　睠窮錫類
孝實迴川　清能改位　佐邑惟五　安人則四
多稼櫬邊　昌言扈帥　比義后稷　勤官沒地

歔欷天朝　毳衣以遂　我有合德　追啟清河
宜家族揉　主祭神和　親戚光貴　劍葢金歌
相從先後　樂此山河

貞節君碣

神功元年十月乙丑陽鴻卒於雩都縣友人沛國朱敬則清河孟乾祚范陽盧禹等哀鴻抱德沒地繼體未識考行定謚葬於舊域鴻字季翔平恩人也其先著族右北平郡大父眞陽宰適茲樂土爰定我居維桑與梓既重世矣鴻倜儻奇傑瓌瑋博達貫涉六籍百家之言其要在霸王大略奇正大旨君親大義忠孝大節而已章句之徒不之視也嘗陋漢史地理志周禮職方志時異

虛記心不厭焉乃攀恆岱浮洞庭窺河源踐岷衡稽四海之風俗算九州之險易與趙國貫高圖獻其議遇火焚盪天下壯其志而痛其事養徒閭里不應賓辟儀鳳中河北大使薛公舉鴻行勵貪鄙天子嘉之用寘于吏尚休無或變有夢先君者與其言叶於是祇率嘉話即乃尉汲曲阿主簿龍門雩都夫其屏居十年一方化德歷佐四邑諸侯觀政惜乎有大才無貴仕命也初鴻遊太學有書生山東李思言物故南館鴻傷其終遠家屬有喪無主乃躬駕柩車送歸東土及在曲阿敬業作難潤州藉鴻得人歷旬堅守城既陷而猶鬬力雖屈而蹈節寇義而脫之因僞加朝散大夫即署曲阿令鴻貞而不諒詭應求伸既入邑則焚服闔門而設拒矣故得殿

邦奮旅一境賴存淮海厥績答勳效功卒不言賞賞亦不及君子以爲急友成哀高義也臨危抗節秉禮也矯寇違禍明智也保邑匿勳近仁也義以利物智以周身禮以和衆仁以安人道有五常鴻擅其四武有七德鴻秉其二大慮克就之謂貞好廉自克之謂節粵若夫子可謚爲貞節也已於是紀名垂迹表墓勒石其詞曰

倬艮士　縱自天　辨方物　覈山川　厥志大哉峻剛節　殷義聲　返旅櫬　晏窮城　厥德邁哉哀斯人　命莫贖　德不朽　温如玉　軌來世哉

唐故處士河南元公之碣銘　其字子將作少西行沖撰

嗟我處士　煥炳其文　精微天象　興道爲鄰

七

顓乎萬化　於三十春　在昔薄葬　時服幅巾厥孤克孝　永懷遷神　君其心之　無違返眞乃建豐碣　追揚茂塵　王門公路　豈微朱輪天才海學　於何窶貧　心焉有主　孰知我艱烈烈皇考　求仁得仁　哀哀王母　斯恩斯勤李虔報養　王裒感親　退居更命　喪禮終身忠爲令德　孝實至純　一門二善　千載不泯

平偃師碑尾

粵以長壽二年十月十七日改元於衛縣苑樓之西北上柱國平元脊父故偃師令某公門襲慶士林成則名教羽儀道德泉藪輔仁宜國早謝昌辰積善洋溢垂休茂胤時光祀夏慶屬配天錫類之恩俾覃於卿士哀榮之典宜旌於泉路可贈蒲州長史君子謂成其子而植乎身義方也愛其臣而及其祖孝理也考以行惠惠以察忠義以立慈慈以昭順君臣父子於是型焉

唐陳州龍興寺碑

觀夫廣大無相者虛空也四輪倚之而住精微無體者佛性也萬法因之以生聖人有以見三界成壞皆有爲殼故剖之以戒乘聖人有以見六趣輪迴是無明網故決之以定力燦寶光之慧炬而沛善利之慈舟返迷路

八

率於中道猗橫流登於彼岸以言乎眞實之要總攝一乘以言乎天地之間曲成萬物大矣哉道心包舉等太虛而無際法教流通彌曠劫而常在則有乘如來方便出應化門用大士因緣處帝王位俾庶類咸若謂之光宅天下令衆生修善名爲莊嚴佛國能興寺者皇帝卽位之歲溥天之所置也唐祚中微周德更盛歷載十六羣臣擅命伯明氏有盜國之心一闡提有害聖之迹皇上操北斗起東朝排閶闔運扶搖張目而叱之殷乎若震雷發地欻虩翕響以克彼二凶赫然若太陽昇天晞照仰象以復我萬邦返元后傳國之璽受光武登壇之玉尊祖繼宗郊天祀地之禮旣洎修舊布新改物班瑞

之典又備乃考出世之法鼓大雄之事入無功用之品生不思議之方一光所燭庶兆爲之清涼一音所宣大千爲之振動雲蒸風靡不崇朝而壞衣涌塔徧天下矣陳州者上古太皞之墟近代睢陽之地置守則列爲郡封王則建爲國本其風俗豪侈靡麗舊矣翺東門之下接袂成帷觴宛邱之上炫服成市信豫章之郊一都會也刺史南陽韓府君名琦其爲邦也勝殘去殺聖主之得賢臣則駕彭城郡王名隆業其從政也能肅而恭高陽之有才子長史南陽張齊賢儒林之選也司馬河南雲盈公族之良也士曹從事八人錄事參軍于瑨爲稱首六屬官人二十五人宛邱縣令崔脩已爲稱首或以

藝榮或以門進高車一轍美利同人禮舉刑清於是乎在因邦甸積稔之蓄偶日月再旦之初欽若王言建立靈寺上略其趾下務其終百工不勸而亟庶役不徵而會經始如雲成之不日夫其帶四郭五衢之陌踞重墉閎闔之端福地砥平長垣雲矗高門有閎大廈斯飛連廊曲閣交軒對霤木磨而不雕土塗而不飾壯無僭侈以約費爲功儉無偪陋以淨居爲寶法王宮殿近寶花之城菩薩伽藍住金燈之地亦猶是也上座處㊀寺主眞度維那守愼等戒珠如月獨潔麒麟之行法寶如山普聞師子之吼克諧善眾厎定神居甘露飽而滿盈天香醉而圍繞於時陳項之老褒衣而博帶皤皤然相造

無沒焉不貽於後事可尊而苞蘊焉不述於世臣子之罪也敢請圖之然言語之不到者心識心識之不到者眞如二乘聞之而不見十地見之而未了而我云何能知能說竊比六時之鳥七寶之樹是出乎和雅音聲是讚乎微妙功德記其在處長者之金園銘其事因育王之石柱其詞曰

聖皇在上於昭於天唐雖舊邦其命惟新龍興返政滅二暴臣少康非儗於舜爲鄰皇王蒸哉

其一

於廓玄教生人戶牖神化洒心小大稽首掌擎萬域潛移仁壽三代之前益未曾有最上乘哉

其二

決決陳服韓侯道之奕奕實坊邦人造之天龍護持賢聖熙熙受福維祺帝心則怡至理興哉

其三

唐國師玉泉寺大通禪師碑

譔夫總四大者成乎身矣立萬法者主乎心矣身是虛哉即身見空始同妙用心非實也觀心若幻乃等眞如名數入焉妙本乖言說出焉眞宗隱故如來有意傳要道力持至德萬劫而遙付法印一念而頓受佛身誰其弘之實大通禪師其人也禪師尊稱大通諱神秀本姓李陳留尉氏人心洞九漏懸解先覺身長八尺秀眉大

耳應王伯之象合聖賢之度少爲諸生遊問江表老莊玄旨書易大義三乘經論四分律儀說通訓詁音參吳晉爛乎如襲孔翠玲然如振金玉既而獨鑒潛發多聞旁施逮知天命之年自拔人間之世企聞蘄州有忍禪師禪門之法濟也自菩提達摩天竺東來以法傳惠可惠可傳僧璨璨傳道信信傳弘忍繼明重跡相承五光乃不遑遐阻飄飛謁詣虛受與沃心懸會高悟與眞乘同澈盡捐妄識湛見本心住寂滅境行無是處有師而成即然燈佛所無依而說是空王法門服勤六年不捨晝夜大師歎曰東山之法盡在秀矣命之洗足引之並坐於是涕辭而去退藏於密儀鳳中始隸玉泉名在僧錄

譚席鵝鶩四市龍象三毓時熾炭待礦故對噩而心降時診飢投味故告約而義領一雨溥霑於衆緣萬籟各吹於本分非夫安住無畏應變無方者孰能焉爾乎聖敬日崇朝恩代積當陽初會之所置寺曰度門尉氏先人之宅置寺曰報恩軾闔名卿比德非儗局猷諠聲長懷虛壑累乞還山既聽中駐久矣衰憊無他患苦魄散神全形遺力謝神龍二年二月廿八日夜中顧命扶坐泊如化滅禪師武德八年乙酉受具於天宮至是年丙午復終於此寺葢僧臘八十矣生於隨末百有餘年未嘗自言故人莫審其數也三界火心四部冰背榱崩梁壞雷慟雨泣凡諸寶身生是金口故其喪也如執親焉

詔使弔哀侯王歸賵三月二日冊謚大通展飾終之義禮也時厥五日假安闕塞緩反葬之期懷也宸駕臨訣至午橋王公悲送至伊水羽儀陳設至山龍仲秋既望還詔乃下帝諾先許冥遂宿心太常卿鼓吹導引城門郎護監喪葬是日天子出龍門泫金槨登高停蹕目盡迴輿自伊及江扶道哀候幡花百輦香雲千里維十月戠生朔卽舊居後岡安神起塔國口錢飾賜逾百萬巨鍾是先帝所鑄鞏經是後皇所錫金榜御題華幡內造塔寺尊重遠稱標絕初禪師形解東洛相見南荊白氣積晦於禪山素蓮寄生於坐樹則雙林變色泗水逆流至人違代同符異感百日卒哭也在龍花寺設大會八

千人度二七人二祥練縞也咸就西明道場如前會時萬迴菩薩乞施後宮寶衣盈箱珍價敵國親舉寵費脩供巡香其廣福博因存沒如此日月逾邁榮落相推於戲法子永戀宗極痛慈舟之遽失恨涌塔之遲開石城之歎也不孤廬山之碑焉可作竊比子貢之論夫子也生於天地不知天地之高厚飲於江海不知江海之廣深強名無迹以慰其心銘曰

額珠內隱　匪指莫效　心鏡外塵　匪磨莫照
海藏安靜　風識牽樂　不入度門　孰探法要
佛說禪伯　獨立天下　功收密詣　解卻名假
詣無所得　解亦都捨　月影空如　現於悟者

無量善眾　爲父爲師　露清熱惱　光射昏疑
冀將住世　萬壽無期　奈何過隙　一朝去之
嗟我門人　憂心斷續　進憶瞻仰　退思付囑
盡不離定　空非滅覺　念茲在茲　敢告無學

㊂識闍梨廬墓碑

夫孝者法象乎天地感通乎鬼神故愛敬之中又有眞報哀戚之外更追冥福㊂識禪師其人也厥姓桑氏其先長樂人漢尚書洪之後曾祖梁州刺史諱千秋祖貴鄉令諱信考文林郎名爽自前代無違德基於累仁是生達者禪師智周萬物而理證本無願度四生而見滅諸有以爲空不離色體念子之慈業不忘緣起思親之

如來如去　如滅如生　不有奚得　不爲胡成
寶地嚴飾　金山晃耀　善惡無門　惟人所召
境因心起　理憑思照　懿哉一心　混成衆妙

碑銘

刺史先府君碑

元君石柱銘

張府君墓志

唐贈丹州刺史先府君碑

府君諱隲字成隲范陽方城人也張祖日揮帝軒之胄
肇勳弦木錫姓上矣詩有卿士孝友史有留侯世家八
葉至東漢司空皓公子宇北平太守始居范陽四葉至
西晉司空華公子韙散騎常侍乃僑江左昆孫太常復
歸河洛故河東有司空砦洛陽有散騎里後司空至府

君十二代不失仁義矣王父諱弋周通道館學士考諱
恪無祿早世府君煢生遺育四代單緒家世尚儒不及
伯魚之訓外祖爲理遂讀皋陶之書以明法歷饒陽長
子二尉介休主簿洪洞丞以所願乎下事乎上以所願
乎上交乎下反身與人何往不順臺選貞白覆囚山南
人謂是行有典刑矣昊天不弔年五十二調露元年十
二月乙卯捐背於縣廨夫人長樂縣太君馮氏父威藍
田丞敬修法度踐涉國史顧復幼孤將就成立家道不
殞夫人是賴享年七十二傾背於東都康俗里第光珪
說不天夙遘閔凶又集荼蓼先王制禮不敢從滅以景
龍二年七月己酉安厝於萬安山陽祔從周制也惟先

君不祿俸不奉親不機杼不資身僚舊無雜黍之接況
其非類乎族姻無魚菽之受況其人吏乎是全其高而
善其獨也過四十始閱六籍觀詩得之厚觀書得之恆
觀樂得之和觀禮得之別觀春秋得之正觀易得之元
曰君子多乎哉事斯一言而已矣每誦道記三復三寶
曰至人之心有以垂世又聞之太夫人云吾有子五十
載非其疾無一日之憂太夫人亦云吾事夫子三十年
耳無忤聲目無暴色先君之違世也其慮及王母終養二祖
殯歎聖善在堂歎我諸孤無日敢忘及王母終養二祖
封崇亦尚克家成遺訓矣若夫安親孝也宜家義也翼
子慈也軌迹隱乎含光故當代罕耀馨香發乎潛德故

明神終勞先大夫久而益榮沒而不朽蓋此景雲二年
天子嘉侍臣之匪躬念前人之蘊德二月乙巳詔曰故
官某毓德高邁藏器下僚代載儒雅家傳清白河東佐
邑長不欺之風山南覆囚溢無冤之聽祖謝永久即墳
不飾啟茲令問貞事先朝宜崇追遠之恩以表揚名之
志可贈使持節丹州刺史王澤漏乎泉壤國禮崇乎宗
廟漢帝論士恨不見李牧之爲人曾子思親泣無逮楚
王之厚祿道存運往痛矣餘悲緬尋前哲之所以闔無
聲於四海視不見於百代者匪銘頌歟桓麟蔡邕其則
不遠嗚呼霜露交積松檟滋深兄弟永懷相顧將老胡
伯虎豈敢掩大人之清陳季方何足知家君之德小子

銜恤非曰能文莫假辭於他者務傳信於我也銘曰

猗嚴考　用玄妙　體太和　揭高志

貞夫一　戒其多　孝于親　正于家

刑于訓　清厥心　晦厥迹　畏厥聞

寶如何其　謙儉孝慈　皇哉襃德　永世有詞

府君墓志

府君諱隽字成隽姓張氏其先晉人也晉分家世相韓韓滅留侯爲漢謀主至宇爲范陽太守因居其郡及華博物亞聖爲晉司空君司空十二代孫也曾祖諱俊河東從事大父諱弋字嵩之通道館學士考諱恪未仕卽世先君四代早孤單門焚立宗祀之不絕如綫府君襁褓

褓衰麻鞠育舅氏而炳太和之純嘏燦遠慶之洪胄庇身禮樂發言忠信小無不誡大無不慎終日乾乾遠乎悔悋靈根顯而還植祖德墜而復振加以好學不倦聞一反三道機玄鍵罔不幽探外王父大理丞某重世爲士君傳其憲章博施精理年十九明法擢第解褐饒陽尉丁王母憂去職夫人少而守義老而無子因心創巨事不忍言喪紀之數加人一等服常調長子尉撰介休主簿洪洞丞太夫人在堂官求便近故累徙而不進也內清淨以化人外平反以悅親不樂歸美而善隱德故下車無赫赫之聲所去有遺愛之戀有命差覆囚山南衆靈幽謁奉神歡　壽宮深靜永閉安

夫人之德孤者王侯之稱卜夢協兆何善如之乃定墳塋拂宅茲所小于銜恤志之幽礎係曰

欽若古訓　時惟皇考　翕和三光　希聖二老

清有世業　儉爲身寶　彌綸典憲　思緝王道

佐彼四邑　人用不擾　生我曷後　棄我曷早

閔余髫髮　遭家不造　鳴鳩在桑　其子在棘

母氏聖善　示我顯德　命服天朝　封邑舊國

榮未卒歲　哀已甲域　泣血思親　昊天罔極

孤之華蓋土龍蟠　連岡四繞帶林巒　朝日吐燿

遠峯攢　微風夕發過蕙蘭　石室固護泉火寒

唐故涼州長史元君石柱銘 并序

公諱仁惠字某河南洛陽人也昔帝軒命子爰宅幽都天神降祚遂荒北嶽其後日月運行雲雷經始壇場鄴洛據天地之圖帶礪山河建王侯之國公魏昭成皇帝之十世孫中書令濮陽王順之曾孫也大父雄魏濮陽王改封武陵王昆吾伯嗣越在濮陽之墟琅琊王子別封武陵之郡宇文朝降爲武陵公太府卿秦州總管徵子去國不替舊章辭侯來朝於焉降等父胄隋濠豫二州刺史右衞大將軍襲封武陵公翼亮隋室宏濟王基有佐命之元勳承異朝之世祿文武簪笏世貽燕深長公受金行之正性承冠世之隆烈幼見岐疑夙聞聲器靈

臺雲秀繩墨之宰無施雅韻天成金石之師何力屬隋綱弛紊神棄不歆卿族衣冠日失其序獨寐寤宿永懷盤澗之人藏器待時未射高塘之隼唐高祖龍飛天宇鶴阪巖林授公右千牛錄事覺開之恩舊也高皇邑子既與盧綰同衣世祖學徒則有嚴陵共宿久之以公事免爲嵩州法曹又歷循州河源滑州靈昌二縣令克己爲政蠻貊化忠信之言直道與人仕已無喜慍之色永徽在寐石眞構難羣兇既翦江界肅條帝念疲甿疇茲俾乂乃授睦州雉山縣令乘駟而往下車作則江遹海盜革面來威然後開網鳩人峻築羈吏閑田盡闢鰥寡委犬彘之餘絕澗無遊豪猾屏蠶漁之氣我有禮樂達於山川鬼神物應休禎孚於鳥獸草木朝廷異之拜朝散大夫行隆州閬中令未至改授雍州渭南令觀人設教異邑同風遷隆州司馬尋加朝請大夫守涼州都督府長史分乘雨蕃人康頌作化澄巴濮無侵橘柚之園教溢河湟不飲蒲萄之酒離歌就列歲夢臨辰命蹟脩途榮衞厚德總章二年終於官舍春秋七十有三夫人安定梁氏文伯之妻君子以爲知禮孟軻之母良史述其能賢齊德茂於昭塗合祔期於幽隧有子懷貞斧藻詩禮佩踐義方承家有馥芝蘭如也歷官右司員外郎太子舍人而罹事徙居復歸舊土履霜露於三紀無改素冠之行違桑梓於十載還守青門之田勤孝在乎追

遠豐感思乎備物武陵公之塋域今順陵柏城之內也山園有禁奉瞻靡及粵以聖歷二年歲次月朔別卜宅於咸陽縣肺泙原合葬焉公孝友純深風標峻起門無雜客家有嚴君而佐郡爲邦弘風邁德執法不撓去邪勿疑仲由之政事叔向之遺直豈稱論之典有闕範則之容將墜仰惟代姻恭承哀託郭有道之故事無媿蔡邕趙文子之將遊永懷隨會寓詞楹石式題賢壟其銘曰

大哉乾元　我族資始　有國伊魏　曰天之子
皇羲姓風　帝姬氏水　勑業垂統　鬱乎舊史
崇德象賢　允也重軌　貞涵玉性　潤結珽源

武公之子　平王之孫　川流長直　光氣熊渾
孝深柏顙　義重荆潘　白珪比節　黃金敵言
行實剛簡　遊無詔驥　學妙神教　書能鬼哭
避彼屯運　盤桓空谷　四海有王　一旦明目
佩此芳草　遷於喬木　亦既從政　淑問克宣
秉心如水　臨事如弦　歷宰四邑　高芬屬天
元僚兩郡　汪化流泉　江河秦蜀　嘉聲在焉
三光西沒　百川東度　天道運迴　人隨代故
倏忽三紀　悲涼千露　帝葬橋山　傍墝祖墓
天斷舊域　地開新路　路即咸陽　阡惟京兆
地氣雲蠶　長岡龍抱　甕揜銅人　塋留石鳥

塵歇徑滅　山飛海少　篆刻揚石　亭亭華表

唐故左庶子贈幽州都督元府君墓志銘

維開元十年正月己未左庶子武陵公河南元公薨於東京留守之內館公諱景懷字某魏武陵王雄之曾孫右衛大將軍胄之孫贈麟州刺史仁惠之季子昔天啟水行君臨寰海雄圖長發本枝碩茂潛美象賢餘慶不隕公受茲介祉誕膺淑靈幼有純至之節長立公直之操學綜羣藝詞擅精微夫其結言以信導物以德清儉足以軌俗貞厲足以矯邪故美暢於中名揚於外弱冠以國子進士高第補相府典籤藩邸擇賢妙盡時選尋

宮臣除太子通事舍人天授中以親累除名向逾一紀後除直羅溫縣二令雖大位未享通材必乂初自太府主簿累入副卿河南掾曹克昇亞丗擢蘭石轄綱紀南宮秉茲憲簡肅彼專席再侍儲華卒踐宮相執心好直履法斷恩觸雷霆而除惡不避也枉絲髮而干譽不爲也升降兩宮出入三代克慎其始終厥有成君子以爲雖允哉其難矣及啟手歸全遵言薄葬家無長物士伏其清年過懸輿人傷其夭嗚呼哀哉贈都督幽州諸軍事幽州刺史賻悼之節優於恆數明年二月歸葬於咸陽之舊塋夫人韋氏祔焉禮也夫人卽逍遙公敬遠之㊀孫左常侍希仲之叔姊淑行無徵華年早世其孤彥沖等克遵遺訓靡所寘哀說情睦外姻懷深國士既闕

西階之奠遠投東武之詞銘曰

卓彼英運　慶靈既長　貽訓夫子　體微知章
在藝斯博　於欲則少　徒文其中　莫飾其表
惟靜惟默　不激不矯　時經三代　官成兩宮
化若風偃　德如澤融　邦稱其直　朝喪其忠
禮耐周兆　墳膽漢宮　哀哀純孝　長訴㊀穹

周故通道館學士張府君墓志

君諱弋字嵩之范陽方城人也其先張仲以孝友佐周子孫醜周仕晉相韓至留侯報韓雠秦與劉滅項爲漢世家九代及於漢亂居燕四葉爲晉司空混一天下司

空生禕避胡過江六世至太常而復寓於河東之族人
君卽太常卿隆之曾孫徵君子犯之孫河東從事俊之子
性倜儻尙氣節能引弓六鈞命中百步車服出入擬於
封君州里頗患之君迺勵操强學不出門者十餘年探
道覩奧鬱爲淵藪周武帝聞之徵爲通道館學士旣入
隋而面其國高尙厥志終於山廬嘗言夷齊淸者非達
伯鸞曠者非中優哉游哉吾不與也夫人某氏少而嫠
居長而喪子流離世故窮盡艱危提攜女姓託身禪宇
實有高行之烈隱居之風未遑歸葬有志不就遺恨終
天降及曾孫追申情禮景龍三年歲次己酉十月十六
日克葬曾王父曾於河東之普救原成先志也銘曰

皇矣烈祖　才雄氣武　不植漢高　空思萬戶
一旦折節　十年學古　高步華光　飛纓書府
昔有周處　斬蛟契虎　易暴以儒　異代同矩
周命旣沒　鼎遷于隋　仕於二姓　君子不爲
昭昭盛德　百代之規

唐處士張府君墓志

府君諱恪其先晉人晉有張老韓有開地漢有留侯入
代孫皓爲司空司空子宇爲北平太守遭漢亂離家於
范陽至㊄孫華復爲晉司空遇難子孫南渡其處者或
寓於蒲坂周齊間有歸者因徙焉君晉司空十一代孫

碑

和麗妃神道碑　鄭公主神道碑

薛氏神道碑　鄭夫人神道碑

潁川夫人碑　昭容上官氏碑銘

和麗妃神道碑銘奉　敕撰

舊史云軒轅帝宮次星具黃龍之體郊媒神祀次妃成乎坤而母乎震齊乎古而合乎天跡雖祕絕猶可測而言焉麗妃趙氏天水人也麗者以華美爲貴妃者以配合爲尊易云日月麗天傳稱星辰合度麗加妃號自我玄鳥之命非聖也莫能法天非天也莫能感聖則有相

本志何必雲陽山下別起通靈之臺未央宮中虛立致神之帳若夫易名之典考行是存帝謚曰和禮之貴也氣之和者生萬物聲之和者孕八音魂知後命感聖恩爲初原夫八駿勤周肇有封姓三軍霸晉乃蕃卿族說寶符而開國曳珠履而成家果驗成宣之後不乏文忠之慶堯門昭殿何代無人暨乎紫氣上通瑤臺獨立楚宮選美納艮袂於神雲漢掖求才進團扇於明月故坐而論教則位比三司動而具瞻則儀刑六列者矣先將軍以恩澤授職太夫人以有禮封鄭流車躍馬豈無甲觀之親漸宅閒門不有椒房之勢探風揆化憂國如家故聖人有以尚其德也躬親蘭館義形熊檻退席以愛禮槮木以廣恩望古難臻之地必爲常踐之域故聖人有以嘉其志也懸象告祥經時寢疾在蒙被之辰答還輦之問生可捐於浮假心獨係於元貞神往上清願承

乎有詔史臣恭銘內職事出彤管辭無華飾寫樂池之永傷寄瑤山之罔極銘曰

帝妃佐后　實掌陰教　八月選才　千金聘貌

禮獻絲蘭　詩脩濊濯　婦政可尊　嬪風須效

皎皎漢女　爲皇降靈　娥娥邦媛　順道之經

結以印綬　華光後庭　帶之弓韣　明潤前星

退述潛運　夙承嘉獎　謙苦中京　崎嶇上黨

金鏡閒目　明珠耀掌　心方樂於時泰　魂往悲於化往　紫雲衣兮霓裳　送美人兮北邙

白壤宮兮青松苑　去君恩兮日遠　秋風急兮霜天　草木黃兮野田　滅香容於空槨　留畫

像於甘泉　春秋以麗和之二字　獨褒美於千年

鄎國長公主神道碑

臣聞堯有娥英致九族之敦序舜有霄燭動百里之光耀大聖之後天必縱之積善之家神所慶矣豈惟上帝之女雲漢爲靈平王之孫肅雍其德連華前志世有其人皇唐鄎國長公主者睿宗之第七女也母曰崔貴妃構累聖而成門合濟美而爲室蘊乾坤之純粹演日月之清明神媛誕彌寧吉所絕免懷之歲天奪聖善不食三日哀比成人文母流胎教之慈曾子得生知之孝由藥中使相望命之必至不可支也堂邑山林忽焉痺色是宮閫延矚邦國遠聞及乎玉笄輝首油駢在馭錫之

美地邑以荊山求之令族嬪于薛氏爾其居玩圖史動修禮法服其澣濯恭儉之教興鼓其琴瑟敬讓之風被家也視膳饔餼之品齊絲竹五音之徽靡寡組九華之繚麗經目所涉莫不精詣每至三元上賀五日中參進對詳華折旋舒婉故以式瞻貴里儀範通門如千花之汎惠風百卉之涵膏露窈窕之儀克舉蕃衍之福大來有男子四女子五瑤碧生階芝蘭滿室也習禮明詩日漸庭闈之訓銀章艾綬地連恩澤之輝自先朝徽展之辰迄公主成笄之日外降過制內疾

餘哀手寫金字梵經三部躬繡綵綫佛像二鋪員葉眞僊偈現心相於銀鉤蓮花妙容呈意生於玉指孝思惟則道遠乎哉開元繼明推恩由己進封鄎國長公主食邑一千二百戶田賦廣而彌儉禮秩尊而益恭其後君子晨歌夫人晝哭未亡爲稱生意盡矣撫視遺孤將守柏舟之誓志期剃落永從禁苑之遊朝制斷恩改降鄭氏陵谷可移隨和之德不昧寒暑有遷松筠之性如一均養七子庶塵二宗汾陰之室忘亡滎陽之黨相慶既而善福虛應寢疾彌留盡國醫之伎遠方畢至供御府之藥中使相望命之必至不可支也堂邑山林忽焉瘁色平陽歌舞適足愁人開元十三年二月庚午薨於河南

縣之修業里春秋三十有七震悼紫庭哀傷朱邸傾家若墜舉國同悲有詔光祿卿孟温禮監護喪葬京兆尹能廷休副焉窀穸之禮一如涼國公主故事夏四月恩旨陪葬於橋陵不祔不從古之道也皇上念同氣之致美感閼川之永謝恨棣華之半缺悲瑤草之先化乃命國史昭銘懿迹降恩禮於雲露寫哀詞於金石水非湘渚還起帝子之祠山是洛陽即封天妹之冢銘曰

帝系白雲　仙源紫氣　張家成國　承天作貴
赫赫聖祖　曰文曰武　皇皇睿宗　一變萬邦
挺生淑媛　慈和孝恭　清矑如神　娥眉無雙
邸第立宮　湯沐建封　爰及笄總　禮施環珮

嗚鳳獻祥　乘龍擇對　帝唐降女　天乙歸妹
珠玉過庭　蘋蘩正內　蛟門早闡　龍湖忽上
無地何載　無天何仰　金殿書經　華絲繡像
欲報之德　昊天罔極　孰是言歸　艮人永違
息嫣繩楚　懷嬴羈晉　銀罏煙斷　蘿幕霜飛
皮經合權　與道同韻　不諒人只　改嬪他士　稟命曰從　從人曰順
燠休二室　均懽等潤　四海謐清　九族和平　圖帝寶祈　步搖之華　源虎戟侯　門襲京燕　之雄冑人之
萬物向榮　眾雛未成　心戀盛明　形隨落英　信美帝用　嘉焉以萬　歲登封　元年仲春　既墅歸於　豆盧
祖載鼎城　歸窆咸京　挽歌斂聲　鹵簿凶行　氏六官　送行百　僚供事　迓以鸞輅　遣以翟車　環珮冕旒
哀哀聖情　惻惻同生　橋山片石　千秋令名　璨然在　馭黼藻　朱黛爛　其盈門　詔婚之　禮於焉　爲盛爾
乃移其　愛敬以　事舅姑　伸其友　恭以諧　公妹舉　宗洽比

延州豆盧使君萬泉縣主薛氏神道碑

或稱達性命者齊生死之域違憂慼者一脩短之數斯蓋無心之論耳焉足與議於情哉何則雲虹滅影詞人於是詠謠華秀從風君子爲之歎息豈不以對仙麗之景懷變化而遺戀在韶慈之節悼零落而偏憤吾見豆盧氏之子於其伉儷有焉縣主諱宇姓薛氏河東汾陰人大父駙馬都尉奉宸將軍諱瓘尚城陽公主考駙馬都尉散騎常侍諱紹尚鎮國太平公主其在昔也夏有車正先封周有薛侯爭長其在今也五宗姻於帝里重葉母於王姬河水經天上積星辰之氣霍山鎮地下多珠玉之林縣主幼而敏惠長而洵淑貞義孝烈之傳吉

加鼓瑟琴每至婚姻會同少長咸集珩璜節步金翠耀首有婉嬪之心無驕矜之色眄睞者若遲日之映漣漪瞻詞氣者猶光風之轉蕙加以引納懷和饋分周振疏屬自附窮歸忘窘故蘭行彰信於閨門而惠風滿盈於邦國諒惟琬琰之性自美抑亦姆勞之訓致焉中宗孝和皇帝雲迴南土龍見東京二儀更闢九族咸敘望我兄兮公主贊陶鈞之力曰吾甥也縣主開井邑之賦神龍元年春加寶封三百戶縣主既通籍門闈奉御又尚司殿省天子巡遊宮觀觴樂池臺我有周親無時不從主家外幸比齊后而聯恩子婿中參與趙王而均禮或醉飽踰度寒燠未平何嘗不御藥在門王人接路

常時厚澤莫之尚也景龍四年二月以奉御出爲丹延二州刺史保傅下堂隨朱輪而同去輶軿入郡與皁蓋而齊飛辭宮閫而歲闌懸庭闈而日遠肥泉永歎衰氣攻衷楚視招而不來秦醫來而不及景雲元年八月二十一日傾逝於延州之廨舍春秋二十有四美玉磩顏明珠暎色平陽舊宇遂無望於歸(當)懷縣新文空留連於永逝有子三人酉華南容東里等或齠或岐呱呱而泣天何以罰神其忍之冬十有二月五日歸葬於長安洪瀆原寔歹營護有命加等器服祖遷率由舊章生之也榮葬之也禮若夫柔嘉好洽善之原也肅雍降貴謙之道也山河其德容潤廣也熊羆其祥祚(脩)大也總眾美於脩婷馳落暉於小年此所以哀中之又哀也昔袁亡馬氏蔡筆斯奮鄭喪曹姬潘文亦作矧茲內範事華無媿砥望夫之石以表靈邱緝幼婦之詞將傳終古銘曰

薛之皇祖　胄軒國禹　相殷侯周　氏其土宇
英英白雲　鬱彼河汾　公門蕃衍　銘鼎氛氳
則仁則義　則戚則勳　餘慶介祉　誕靈女士
中宗之甥　鎮國之子　皎如霜雪　華如桃李
舜族爰序　堯封咸秩　萬泉開源　三百其實
守盛以儉　居沖不溢　亦既鳴鴈　宜爾家人
謙恭下下　撫納親親　傾財致客　對饁如賓

我有邸第　前臨黃道　我有池塘　卻望青草
漢輦停暮　秦簫拂早　歲月易忘　歡愉難保
艮人出守　將命北徂　與子偕往　飲別東都
望母腸斷　辭家淚枯　露霑勁草　霜酸眾雛
魂兮何歸　京兆之野　葬於何處　杜陵之下
巖巖雙闕　列列行槨　勒是徽音　以觀來者

鄭國夫人神道碑奉　敕撰

鄭國夫人者弘農楊氏之女也開元神武皇帝惠妃之母曾祖諱諶以禮樂習文爲越州司馬祖衍以折衝學武爲游擊將軍父宏以門才入仕爲雍縣丞而早卒初則天之代夫人言歸武氏曰恆安郡王生惠妃及家令忠太子僕信開元十年三月終於通化里其四月卜宅于少陵原哀子銜恤號(旻)仰訴怨報德之不待託思齊於永慕皇帝悒鸞殿之內憂悵鶴池之外滲揚淑聲而金石刻揭高行而天地感國史司文命爲鄭志若夫清明下濟嶽瀆上昇祥會德門慶育邦媛神授孝理之性天啟聰達之心加以潤澤詩書游泳圖傳伯宗好直預戒將亡重耳羈遊先稱必霸豈直漢庭章奏假借仲長之才周官禮儀咨稟宣文之學昌言嘉論有如此者蟉首螭頷修眉橫波既工嚬笑易爲容止肅恭而不跼舒和而不倨商周革命遇屯有怡懌之顏桑霍儆予在貴無驕矜之色端容一貌有如此者紘綖紮服闕翟朝衣

纂組入神翦製驚國雕胡之餅露葵之羹五齊六清三
釀七醖咸一見而洞理或不習而知和女工中饋有如
此者惠妃載誕皇子在者四人驪泉多龍丹穴皆鳳克
岐克嶷預見元凱之才寶誕實訏早聞霄燭之豔亦闕
陰德之潛襲胎教之密傳乎又名子以義成家以禮忠
者以令德爲忠信者以不欺爲信傳云去食存信信而
有徵經云移孝爲忠孝則不匱周宗咸覆紀季獨存至
德深圖有如此者辟司徒之妻邑其合禮南城侯之婦
封其舊功況夫慎徽四德四德咸舉經綸二儀二儀克
從匪武收繼趙之勤產姚承配夏之慶吹凱風於椒掖
外王母於梧宮盛德大業窮光極榮啟國西鄭不亦宜

乎十數年間二子榮立每至四時令節六參嘉會魚軒
照門龜艾交室爲壽則珠貝山積侑幣則錦綺霞飛白
玉滿堂聚姻親而同有黃金作穴散鄰里而無餘君子
欽其布義聖人嘉其寶儉故寢疾則飲食天廚湯藥御
府匪日伊夕上宮絡繹於閨庭送終則威儀傾都車騎
曖日自宮徂野中使相望於道路哀榮之盛書記罕聞
敎原夫陳本嬀水楊承赤泉九貞爲郡良史出乎中國
五馬浮江僑人占乎南海兩州接畛二門齊望卜婁鳴
鳳擇對乘龍楊公有聘玉之祥應姬獲採金之慶號公
弱冠昇仕鞠躬禁闥正性本乎胎教剛腸形乎義色神
龍三年六月五日北軍作難西華失守騎入宮壺兵纏
御樓公孤劒淩鋒羣凶奪氣倉卒之際安危是屬既立

潁川郡太夫人陳氏神道碑

潁川郡太夫人者諱某字某雷州大首領陳㚟之女羅
州大首領楊㚟之妻驃騎大將軍兼左驍衛虢國公思
勗之母陳氏家富兵甲世奠嶠外夫人誕靈豪右淑問
幽閒六行天至不因師氏之學四德生知無待公宮之
敎原夫陳本嬀水楊承赤泉九貞爲郡良史出乎中國
五馬浮江僑人占乎南海兩州接畛二門齊望卜婁鳴
鳳擇對乘龍楊公有聘玉之祥應姬獲採金之慶號公
弱冠昇仕鞠躬禁闥正性本乎胎教剛腸形乎義色神
龍三年六月五日北軍作難西華失守騎入宮壺兵纏
御樓公孤劒淩鋒羣凶奪氣倉卒之際安危是屬既立

殊常之勳遂蒙超次之命授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弘農郡公行內常侍其後改拜將軍太夫人是加爵邑高堂九仞重祿萬鍾朝廷美其揚名州黨尊其遠聽夫人富而好儉貴而能勤身卻錦繡手親紡績公每昏定晨省夫人必誡之忠孝勤學文武嘗謂汝口稱思勗當心念其義父母名之欲汝三思而勗厲也故號公便習干戈漁獵書史致命伐罪擒叛獠於百越寫誠誓眾破狂蠻於五溪嗣子弟如使手足請風雷若應期契聖朝答高秩於驃騎酬大封於虢畧豈非以辭第之懇忠成斷織之明訓臣節立矣君恩厚矣子孝成矣母慈著矣備此四者善孰加焉抑神道祐心而人倫興行詩曰母氏聖善又曰宜爾子孫斯實頴川太君之有也享年若干閉元九年四月八日薨於長安之翊善里先公早世邱墳故域古無合葬禮有從宜夫以體歸下地萬里豈殊乎黃壤魂何不之雙棺幸同於玄室以其年十一月十六日招魂祔葬於萬年縣龍首鄉神鹿里申孝子不忍隔親之情也恩敕賜錢十萬絹布皆百段日殫忠厚漢武知其母教馮勤寵貴世祖稱其母德克彰天情頗爲連類號公生盡其禮沒盡其哀嗟閱水之日逝懼藏山之夜徙追鏤碑板遠貽圖傳烝烝至意有足感人悾悾信言故無媿色銘曰

陳公舜後　楊侯周裔　去國何人　南遷幾世

鄢梁嶂表　珠崖海際　兩族相京　財雄兵銳

猗歟邦媛　儷茲國士　友若琴瑟　華如桃李

心契法度　容和愷喜　資敬從夫　移忠訓子

嘉此令子　南溟北歸　于天鶴唳　拔湔鴻飛

朱宮退敵　銅杜來威　國安家寵　魚軒翟衣

子封虢國　五公前宇　母邑潁川　三君舊土

感激榮慶　踟躕今古　高堂夜空　弔客朝聚

龍首山前　前臨灞川　招魂五嶺　合葬三泉

山山邱墓　樹樹風煙　孝碑不滅　茲墳永傳

昭容上官氏碑銘　齊公敘不錄

天降時雨　山川出雲　乃生靈媛　精微其道　煥炳其文　三光錯行　昭容綱紀

百揆繁會　昭容條理　外圖邦政　內諗天子

憂在進賢　思求多士　忠孝心感　天焉報之

吉凶有數　邱焉禱之　如彼九日　羿焉暴之

如彼三良　秦焉悼之　漢宮選才　班氏其特

楚史書霸　樊姬之力　彧穆齊公　敘其明德

嗟爾形管　是鑒是則

墓誌

逍遙公墓誌　陸君墓誌
張府君墓誌　馮翊州墓誌
葛君墓誌　尹先生墓誌
呂君墓誌　徐氏子墓誌
尹舍人墓誌附子曲阿令銘　崔訥妻劉氏墓誌
中書令逍遙公墓誌銘

唐故中書令逍遙公韋氏諱嗣立字延構京兆杜陵人也受渾元之正性挺生人之秀傑門爲孝悌之府世處台衡之地益士林之高標宗臣之首出者也生於秦之清水長於鄭之成皐聰明先覺博古兼今究蓬山之百氏綜閎里之六藝文而不華實而不滯原夫志在於易行在於禮守纂籥之沖虛播朱絃之愷悌事有則而言有度神無方而用無體其與人也温良善誘仁恕多容俾夫頑蔽開析愎鷙擾從君子進道小人革慮聞者願來見者忘去若膏澤之浸陽和之感萬物不知其化矣及夫覆簣登朝濫觴宰邑聖朝知其周愼忠肅簡易循良是以綢繆兩禁重疊千里迄踐宰衡終厥有成凡化二邑理七郡三入中書再統兵部選兵吏各兩冬典樞密共五載光弼四主歷政三十有餘其間累有傍及官因左退日月蝕而更明隨和幽而不昧爾其爲邦設教

薛衣華衮　坦然一致　逍遥啟封　帶礪傳祀
生涯共盡　振古其常　人秉三德　天歸百祥
臧孫有後　公業不亡

岐州刺史平泉男陸君墓誌

開元十三年十一月六日故岐州刺史平泉男陸君薨于京師十四年冬十月葬于鄠西之先塋公諱伯玉字某河南人識眞之士也夫譽其克家光乎觀國篤慈惠以宰邑㉃雅量以執憲擅華妙於禮闈敷文敏於禁掖推直方以獨坐率易簡之專誠所居而美風振所蒞而德聲溢非德充於內而美形於外者乎若夫孝盡愛敬之衷悌包友順之節仁協返身之恕義適成物之和四

者禮之善物歟吾友嘗從事於斯矣然而舉禮之綱持心之柄靜則樂先生之道動則濟賢人之業位不盈量年無登壽之才也之命也復焉可得而言哉銘曰

陸侯泉妙　體曠心古　龍章炳文　鱗角藏武
橐籥沖用　詩書義府　移孝則忠　安親合主
乃建侯社　乃牧王畿　有嚴有翼　有長有威
汲直謝病　秦和不醫　乞言未老　啟手全歸
石鼓東臨　銅臺西望　刖業宛在　舊塋增創
弱子攀車　嫡妻送葬　風景飄忽　山川惆悵
令德可傳　浮生匪重　神去一息　形遺萬種
露往草陳　霜來樹拱　仁義長蕪　沒於邱隴

恆州刺史張府君墓誌

君諱承休字某吳郡人也留侯興漢播美西京長沙徙吳祔葬東土曾祖沖在陳爲文帝師入隋爲漢王學士祖後㉄授經太宗尊之以祭酒既封新野又贈以宗伯考少師位不充量止於朱陽宰班固稱世名忠孝魏武爲積善之家昌門一系暉我諸族君受天戩穀傳家業藝希言敦行去華崇實非法不由非禮不動精於物理敏於政事初以南郊齋郎補兗州兵曹丁太夫人憂廬墓三年加人一等再任始州司倉應八科舉改鄭州錄事參軍又舉賢良方正遷揚州司錄參軍移蘇州常熟令厲行畿甸河潤洛師加朝議大夫上柱國拜隆州司馬轉恆州長史簡而有孚權而有中道嬰風恙去職就醫還京春秋六十有二終於頒政里夫人成紀郡天水秦氏廬陵郡公行師之孫嗣公遊福之女敬事君子訓成諸孤當代之孟母也年六十二終於許州開元九年十月某日合葬於武功之禮讓原禮也夫道大難合仕屯而不進德高有後身沒而福流君同生八人半服銀艾祚㉄五子率爲珪璋比迹於燉煌六龍南鄭千室德門濟美信有徵乎懼陵谷或遷乃勒銘沈石銘曰

思文留侯　時惟皇祖　長沙南守　分韓東土

家有道書　門傳相府　鬼哉重世　通經二主
誕靈上哲　克廣斯文　造次仁義　優游典墳
孝乎事親　忠乎事君　猗郁叔父　亦足有云

馮潘州墓誌

公諱君衡字正平廣管高州人也昔畢萬苗裔邑于馮城因以爲氏其適越者則袁宏過江錄所載長樂馮祖恩之後也遠居避地代爲右族帶甲千人擬四豪之公子田洞百里齊萬戶之封君祖益持節總管高州都督耿國公葬贈左驍衛大將軍荆州大都督恩命分府爲三州君之三子子智殘高州刺史子智玳恩州刺史猶子子游潘州刺史公荆州之孫恩州之子量包山海氣

七開元十七年五月十二日薨於西京來庭里粵以八月二十二日安厝于長樂原之新域惻將軍之純至嘉先士之晦名恩詔追贈潘州刺史招魂而合葬焉蓋殊常之禮若夫慈以遺後孝以揚親忠能合聖惠足昭仁嗟乎馮氏之子具此四德鏤石垂文爲不朽矣銘曰

潘州違世　滅迹沈彩　詔贈本邦　光燦南海
其孤永慕　昊天不逮　夫人處順　奄背榮㫐
悲離兩鄉　魂台雙櫬　孝心可贈　百年匪悵
天日蒼蒼　邱隴茫茫　地名長樂　人樂無長

郭門之外　愁生白楊

贈郎將葛君墓誌

公諱威德字某葛氏本梁國㫐陵人也因徙遷今居京兆涇陽縣父寶未仕早世公室無陶白之資朝無金張之援不承過庭之訓不漸鼓篋之術而能奮飛喬木獨拔深濟富忠孝而揚己善射馭而聞天早以武藝妙選供奉每扈遊別館侍蹕禁林何嘗不左發五豝傍連雙兔歲久拜元城府左果毅都尉尋加上柱國入陪內仗思馬斯才出典外軍握兵之要所謂自珪特達青雲自致者也其用未展其生有涯神功二年某月日終於東都私第殯北邙山之原夫人太原郡太夫人郭氏從夫有禮以子而貴開元八年十一月薨于京兆之修真里有子福順克家用孝開國惟忠泣風樹之無追痛榮祿

之不逮哀戚之情上感飾終之澤下流寵穸有期祖奠將設有詔贈右驍衛郎將開元九年二月七日合葬於長安縣龍首鄉禮也鬱鬱宰樹蒼蒼墓田恐住城之見日祕銘石於重泉詞曰

都尉武達　夫人禮封　令德高行　譽偶名雙
自古迄今　仁賢同盡　唯傳忠孝　餘慶不泯

四門助教尹先生墓誌

先生諱守貞天水冀人蓋好學博古者也本乎官族稱爲尹氏昔有伊伕司周太史暨乃吉甫勤於宣王格言大勳布在詩傳遠祖緯魏僕射會祖欣隋開府大父珍唐棣州蒲臺令父文唐通州三岡令先生積德餘慶天

錫純嘏愿而克恭情與禮合七歲誦三雅能通書契訓詁之義識草木鳥獸之名十五誦三禮能明君臣父子之道定郊廟吉凶之制二十誦春秋尚書能精五行九疇之數斷褒貶會盟之節二十五誦詩及易能辨政稚頌之始極變化生生之至又能誦古史百家之書善文章草隸之則恥夫流俗背實譽聲飾華褒末故每外和內厲元元本本學者如斯不舍晝夜垂拱四年以明經高第遂授大成自延載之後條限賓薦長安之初大開貢舉考功是咸千五百餘人召先生課覈淑慝時稱無濫學矣天子聞其進通經術乃下制曰成均大成尹守貞業隆時習功宣日就既有厭於分陰俾參榮於丈席

可四門助教詵詵青衿有所仰矣長安二年六月十日晝寢忽夢麟臺兩局爭召修文覺而歎曰十二日穉吾當往矣因命親族序訣至日安祑俟期儼然而卒春秋四十可謂古之達化知命者也嗚呼天與之德而不永其年天與之才而不大其位何乎粵七月十七日葬於高陽原先君之舊塋銘曰

尹氏之子　其殆庶幾　爲仁由己　三月不違
謙成德柄　學也身基　辟雍洋洋　可以療飢
環林之下　可以棲遲　我實道貴　人言位微
修文地下　前哲同歸　子之知命　將歿先期
朝衣東首　精魄高飛　人之云亡　胡不悽而

高陽之原　有陴其側　郭門直視　松柏一色
邱隴纍纍　阡陌誰識　浮焉休焉　爲我心惻

㚔州司戶上柱國呂君墓誌

公諱虔字某其先東平人也堯之太嶽始封呂侯周之太師實表齊國河西則霸王繼代關東則丞相聯華近徙河間是稱右族大父贇隋幽州都督府長史考師滄州青池令並振羽儀馳聲郡邑公孝悌天至禮樂混成千里聞騏驥之才五都重琅玕之價壯士行去樹勳於塞垣君子居之何陋於蕃郡以上柱國爲㚔州司戶參軍積善襲於家風餘慶流於身後享年若干而卒夫人河清縣太君傅氏四德爰備六行聿脩始則賓於冀婁

終乃訓成孟母春秋若干而終開元十四年某月合葬於州城西南里之平原禮也我有令子職司馬於小山我有淑孫偶乘龍於大樹榮哀之事于茲畢矣銘曰

堂堂呂公　休有令德　穆穆傅母　順我內則
兩譽齊振　雙儀不忒　景行山東　風流河北
有生必謝　誰能獨存　神(甯)故里　合葬平原
劒暗泉室　松寒墓門　勒銘沈礎　萬古何言

徐氏子墓誌

徐氏子者名巖字某司封員外郎堅之第四子也驥子睨雲鳳毛詵日孝友因性聰敏若神置在膝前已會星辰之氣戲於牀下能記賓主之詞及總角成童精意好學聞一知十升堂覩奧下筆成章而倫要發言爲論而卓詭識者咸謂增世構之崇蘊益源流之洪潤雖甘茂之孫十二飛辯班彪之子九歲能文不尙之也天乎何辜顏傾無命年十有三歲大足元年九月遭疾而沒嗚呼哀哉珂月始生不見其盈瓊枝方秀不見其茂悲哉銘曰

生日何淺　死路何深　珠碎朓月　花殘稚林
哀哀父母　孰處其心

鳳閣尹舍人墓誌(附子曲阿令銘)

哉哉尹氏　太古之始　發源堯師　中葉周卿
爰暨初考　咸有頌聲　猗歟府君　代烈增盛
彩世祿之胄龍虎聯華夫人璇室載蘭蕙林增秀喈喈黃鳥豔豔清明聞詩聞禮竊比諸生茂行淵心實稱士女及鳳飛啟繇夫婦盡琴瑟之和雞鳴咸纕舅姑移喬梓之敬友愛洽乎姻嬪任恤周乎姻戚豈惟禮備澄幕工深機杼固已能循法度宜其室家矣年若干以大足元年七月某日寢疾而卒粵二十九日某辰假葬於某里夫國喪賢嬪家亡淑媛母氏垂白殯奪所懷稚子始孩翦焉無倚嗚呼天道輔仁人道與順眷茲大德不遐三壽何哉報應之理豈神食其言脩短之期將事歸於命外姻畢萃累歎不足夫人卽吾姨也今薄誄素履永刊幽石圖史之外有美存焉其銘曰

崔賓齊胄　劉亦漢宗　崇其顯媾　望偶族雙
閫閾是穆　饋奠斯恭　貞歌浮漢　孝室洞江
珪璋其節　桃李其容　宜享偕老　胡㴩鞠凶
朝雉飛陌　春蘿墜松　夫傷子慕　去此何從
百歲之後　魂兮合封

張說之文集卷第二十二

結一廬朱氏傳餘叢書

張說之文集卷第二十三

雜著

弔陳司馬書

赤帝壇祈雨文

崇城門文

賽江文

祭霍山文

祭陸冀州文

祭石嶺沒陷士女文　爲人作祭弟文二篇

爲作祭舅文

爲高力士祭父文

祭和靜主文

爲妓人祭故主文

弔國殤文

祭城隍文

祭江祈晴文

祭殷仲堪羊叔子文

祭崔侍郎文

祭石嶺戰亡兵士文

弔陳司馬書

正月癸亥孤子范陽張說頓首頓首陳君之靈頓伏苫蓋遠辱慰疏執對號慟次於展洩來使未還傳君遇禍盡哀寢外傷心痛骨明府兄毓德南邦飛聲中夏急人之急憂人之憂勇於履危果於從政入使天闕有專對之美按俗交州見澄清之節故得振衣衡管割錦閩鄉越嶂舊風人狃鞮剽捩之以㊣俗格之以華章矯枉過中斯害也已齒由剛折膏爲明銷嗚呼陳君婞直而殞皇天輔德問之何故疇昔炎海契闊周旋義則友朋恩結兄弟方期歲暮㊣相榮㊣髮未華何圖零落山濤猶在嵇紹不孤逝者有知當昭是意今返防關力報前

書幽明雖異交友無改悲言下筆涕泗從之并往千錢俾陳奠酌歔欷萬里哀哉奈何說頓首再拜

弔國殤文

北伐兮東胡邈遼陽兮孤竹偏師兮覆眾在崇山兮峽谷露艿艿兮蔓草風蓁蓁兮拱木見馬血兮夜燃聞殤魂兮雨哭君王按金鼓而氣憤撫珠鈐而淚滋橫萬里兮抽恨弔羣山而寫悲懟凶將兮我辱悼勇夫之被纍彼前鑒兮未遠何後來兮不追對死地兮出陣臨傷門兮用師軍奪帥兮虹食壘車脫轅兮火焚旗有欒靡兮復矣無范宣兮媿之命窮迫兮短兵錯虜迎刃兮血染鍔旋殘潰兮棄組練山猶號兮谷餘戰殪原野兮奈何

違君親兮不見於戲何天命之奄忽俾仁義之禮兵爲蠻夷之俘骨髏六校之飛將闐五營之勁卒吾見出兮不歸噫名存兮身沒

奉敕赤帝壇祈雨文

維開元十年歲次壬戌四月壬申朔十四日乙酉曾臣侍中源乾曜中書令張嘉貞兵部尚書張說謹以清酌昭告于赤帝自冬涉春至茲夏首宿麥將秀時雨未洽皇帝降服減膳避正廢懸恐害粢盛是憂黎庶仁旨之勤已極兆人之感未通何辜于天而此不惠曾臣乾曜等同力聖日無敢怠荒薄才粗政多所不及神則不雨或此之由內訟恇惶莫知啟處曾臣等若上無補袞下

不利人妨功害能負恩竊位惟神臨照簡擇其心降禍厥身墜祿殞命三臣當咎足謝天責萬姓何辜俾失農望今因夏享展禮既終上抒聖衷懇祈人命至誠必感伀流嘉液旨酒獻誠神其尚饗

祭城隍文

維大唐開元五年歲次丁巳四月庚午朔二十日己丑荆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燕國公說謹以庶羞之奠昭告于城隍之神山澤以通氣爲靈城隍以積陰爲德致和產物助天育人人之仰恩是關祀典說恭承朝命綱紀南邦式崇薦禮以展勤敬庶降福四毗登我百穀猛獸不搏毒蟲不噬精誠或通昭鑒非遠尚饗

祭城門文

維大唐開元五年荆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燕國公說謹遣議郎行錄事參軍皇甫嶧敢昭告于大府城門天有三光地有五行陰陽順序庶物以生霖雨過旬晦昧不晴奈何以陰賊陽以蒙蔽明恐害嘉穀無奉粢盛維爾崇墉本人所營積陰伎處德在助成苟人是利亦神之臧速收雲雨以復天常報爾特豚薦爾馨香謹以清酌脯醢式陳禁事尚饗

祭江祈晴文

滔滔大江南國之紀協靈通氣降福禦災是載方冊代存祀典歲維季秋苗稼大熟霖雨猥集農夫未收油油杭稻垂生芽蘖上則神威將廢下則人心何仰公私憂窘靡禱不周訴爾明靈撤此雲雨欽儲牲幣俟答神休謹以清酌脯醢敬崇禋請

賽江文

年月日具官某昭告于大江之神王有百谷禮尊四瀆善利維神朝海作賓發源岷山駕福來臻率此荆土明靈是主已成嘉穀垂敗霖雨聽我虔祈福我農畝既曠既穫既場既庾欣欣眾心顧答神祐潔牲明酌寅奠江浦

祭殷仲堪羊叔子文

荆州府城中西北隅舊有殷仲堪祠某到官廣其堂立

羊叔子像廟成而祭之

維年月日燕國公某敢告晉羊殷二荆州之神我聞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者孝之先義者忠之主殷公爲孝子羊公爲忠臣行植晉國德施荆人不孤其美是建爲鄰雙鳳雖舊二廟維新凡百君子高山仰止馨香以時敬恭明祀尚饗

祭霍山文

長安二年月日皇帝使幷州道大行軍副大總管尹元凱等敬薦清酌敢告霍山之神皇帝天覆萬物各遂其性祠于羣神罔不咸秩獨彼凶虜默啜悖天虐人窺邊猾夏略無甯歲皇帝哀此黎獻勤於征役憫彼夷落毒

於昏暴常欲誅其魁首安是藩貳寇虐盈稔神人同棄今日送死幷朔驚近山陵命將出師龔行天罰惟神炳靈參野作鎮冀方歆是正直贊揚威武俾胡馬化爲沙蟲王師眾於草木獻捷之日昭報神休尚饗

祭崔侍郎文

維神龍三年月日兵部郎中員外曹良史等謹以清酌少牢之奠敬祭故侍郎崔公之靈位以行成名以才起天臨明代是生君子長戟高門層堂峻陛友孝仁愛衣冠標軌清通正直省閣條理束帶立朝惟國之俊抑揚吐納金聲玉振器不滯方神無留韻厚奉外不爲假坦率內不違眞汎交而容博好施而能均欲人規己恕己及人故者不違其故親者不失其親歷否泰能全其節故令名不離其身方齊六相助明三辰何孤我德何負芸神搏空落羽中駕摧輪昔時寮列今爲弔賓凡二三子夙承遊眷聯務七兵歲陽三變分與時積事由更練謇謇公庭申申私宴勤音徽之永掩懷舊範之不見戢容止於蒙面哀哉奈何涕零如霰緬惟初疾以迄將亡意氣精爽乾乾自強顧瞻賓客勉勉矜莊兒不側弁衾無解裳話言靜密憂公不忘猶看駿馬尚聽名倡靡神不禱靡藥不嘗倏焉信宿俄歸眇茫歲都肩戶興我王卒保界幷土如何不弔罹此寇虜列鎮既嚴連嚴既削攻則路險守非城惡彼謀匪臧實愆偕及今人誰不沒豈歎生死所睦倉卒脩途未半壯志先

伐梵子亂年遺清數月在親親與懷舊孰不傷心而痛骨虛奠易收深悲難歇尚饗

爲河內王作祭陸冀州文

維萬歲通天元年月日神兵道大總管河北道按撫使右金吾衛大將軍河內郡王以少牢之奠致祭故冀州刺史陸君之靈戎羯不道侵軼幽都凶渠珍滅餘燎星鋪鳴弓射柳飲馬長蘆攬集同惡難起無虞梟獍爲旅鯨鯢有族裳旗耒兵剉狄弦木泮渙吞噬睢盱觸逐亂舞梯衝潛攻版築鑿齒爭鬬熊蹯未孰踰垣自潰守陴皆哭高扃已陷連樓復焚人類雜草城隨壞雲儼屍暴骨藉藉紛紛嗟嗟使君死節無憾政寬成俗兵機不振狡爾猖狂難以德鎮城爲讐保身膏虜刃明明上帝仁覆憫下赫赫神兵驅馳在野朝告夕赴如何不及將守非堅爲寇是急救兵適來涉血猶淫三軍雷歎百城雨泣天子命我董戎冀方旌旗介胄千里相望既掃氛濁言巡戰場輯穆人吏撫寧孤嫡徘徊城府悽愴甘棠禮重王事哀深國殤魂兮有感歆此嘉嘗

爲魏元忠作祭石嶺戰亡兵士文

維長安二年月日敕魏元忠以酒脯時果之奠致祭于石嶺戰亡兵士之靈戎羯慢天南牧吠主石嶺橫地北都扃戶興我王卒保界幷土如何不弔罹此寇虜列鎮既嚴連嚴既削攻則路險守非城惡彼謀匪臧實愆偕及今人誰不沒豈歎生死所睦倉卒脩途未半壯志先

作援絕兵減軍孤勢弱地拒兩陘山望雙嵊胡塵大起
白刃交錯石盡矢窮旗焚胄落嗟爾戰夫烈烈忠勇奮
不顧命志無旋踵身沒名揚生輕義重天子命我理兵
晉陽思與士眾厎靈遐荒痛茲壯士翦爲國殤盍訴天
帝降厲鬼方助氣金鼓復怨沙場虜血爾酹虜醢爾嘗
封屍死所招魂故鄉尚饗

爲魏元忠作祭石嶺沒陷士女文

維長安二年月日朔敕以酒脯時果之奠致祭石嶺死
喪百姓之靈北胡自擅賊虐不道氣捍朔風馬肥秋草
侵軼郡縣驚逼稚老奔走山林是障是保兵不善守將
不遠謀如何滅篤無復燒牛俾爾士女燼於寇讐魂飛

狄刃血迸壇裘殤悲雨哭氣怨天愁總兵帝鄉言念北
阜抗憤戎漠傷心按部泣弔郊童哀問田叟爲爾復惡
誓滅羣醜蹴蹋蘭山脂膏葦藪誠若克就沒亦不朽慰
爾眾靈酹此簞酒尚饗

爲人作祭弟文

維景龍元年月日朔從兄兵部尚書某以清酌少牢之
奠致祭於故將軍弟之靈欽若貽宴俾降戩穀神祚玉
衣天開金屋緜系溢寵諸宗橫福覩交泰之二儀承序
殷之九族引同本於條榦合分流於昭穆義有感而意
深恩無方而情篤況山慕喬頂林睎秀木深仁遠愛俟
子能復何從才之有餘而輔德之不足舉朝野而皆痛

在密愛而尤酷嗚呼哀哉永懷令弟言念生平蘭華雪
豔玉潤珠清禮樂縣解文章挺生三篋暗記千門畫成
風流望美月旦傾聲掌北軍之師律首東觀之詞英偉
壯夫之獻頌善仁者之論兵睠新豐而臨幸繞湯井而
連營乃奉車之暴逝忽復級而凶行軫天悲於宸掖固
聚族於華京憲連詩夢子敬琴情倘昭昭之不泯知親
親之素誠嗚呼哀哉尚饗

爲人作祭弟文

維年月日兄某致祭亡弟尚書之靈天實喪予不憖遺
善家殞玉樹國墜寶臣嗚呼執柔何痛之甚嗟予與爾
夙遭閔凶哀惸相鞠殆及長成爾性岐實穎德表宣慈

居盡友悌之心言必忠貞之事縣縣我族俟子而大奉
祖德之令圖荷朝戚之惠渥白首相對紫綬雙紆爾既
秉國鈞既敷朝典出牧千里入宰六官予聞爾言嘗誠
過寵余嘉爾行在貴能卑清淨溫恭每希於上士飲食
車馬不越於平人每思與爾歸印東都懸輿故里揚名
講德居常待終嘗謂老夫沒於汝手不圖令弟殞自我
先及爾纏痾屬予伏枕不見數日長悲九泉嗚呼刊述
未成平生已盡髮膚猶在魂魄焉知聞爾屬纊之辰託
予身外之事薄葬之禮還從爾心字孤之情不待遺意
所恨在疾不視於喪不臨沈縣苦懷纏迫斯甚予羸老
矣傷心幾何人琴兩亡命也命也

爲鄭虛已作祭舅文

維年月日外甥虛已謹以清酌少牢之奠敬祭於故汴州司馬四舅之靈嬰積周親天禍外氏仁舅捐館靈輴祖庭四海喪其範儀九族失其陰潤厥今循昔觸緒增悲恭惟先門逮舅平日淵流莫逆道術同歸穆齊鄭之累姻深言孫之至友及鞠凶之際創巨失圖賜厚獲葬之恩事優含哺之育顧省全立功歸撫惠竊荷濟於百罹思效過於一等豈期德素積而力莫酬願未申而禍先集不孤之託緬爾何依猶父之心忽焉罔報冥昧靡覩存亡永違執饋奉酹五性舍塞幽靈昭察當歆宿誠

祭和靜縣主文

維年月日敬祭薛氏太夫人和靜縣主之靈惟夫人軒庭繁祉嬴臺茂淑承訓公宮宜家卿族博士學藝尚書題目法度蘋蘩儀刑松菊夫拜中令昔同鮑婦子昇瑣闥今類馮母舉桉如賓閨門誠友在貴能降居貧施厚天道初革王風變韶維城落構若木疏條欽聞積善智洽仁昭克庇二族命服兩朝肅肅柔和如風是暢嫉嫉女師如月斯望潘輿獻壽仲祿方榮不弔昊天何德之喪嗚呼哀哉洛邑啟殯長安歸陌咫慺高臺旌懸舊宅階湮夜露庭陰曉魄嗟我外姻俱成弔客

爲將軍高力士祭父文

維開元十七年月日孝子力士敢告于考潘州府君妣

永懷慧歎俯憐荼苦錫以時珍申哀故宇厭車既展祖
奠斯開悲歌助挽長袖乘杯平居好此魂來不來心思
往而奠遂足欲返而遲迴終天地於此訣毒煩冤而難
裁

張說之文集卷第二十三

張說之文集卷第二十四

表

請不從靈駕表　奏慶山醴泉表

奏瑞禾杏表　賀崛山表

羊乳麛表　爲留守奉嘉禾表

建安王奏失利表　謝賜衣及藥表

爲建安王讓官表　爲薛稷讓官表

爲郭振讓官表　爲僧辭公封表

百官請不從靈駕表

臣某等言伏以靈駕首途聖思攀從國計非便羣情不安冒昧上祈未蒙哀允跪拜還旨載深惶惕臣某等誠

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臣聞古者天子上法天心下極私情不違眾欲以順人理國爲孝以克己制心爲禮是故凡聖異禮公私殊制私心獨展凡人之孝萬姓感善聖人之孝也陛下行堯舜之事以萬姓爲心奈何守曾閔之節懷獨展之願臣等囂囂竊所未曉且永寧以後關輔流散近適旋定人猶未足今山陵起築役徒總萃彌春涉夏爲費㐌多若陛下此行羣司畢從於人取給臣實難之水旱小愆農慮非淺東都則水漕淮海易資鹽穀之蕃陸走幽幷近壓戎夷之便朝命新復人望在安宜應靜鎮未可移動陛下若俯順羣願留撫都人則其安若此如不勝私情攀奉靈駕則其慮如彼況慮從

兵馬既不預集行宮廩蓄又未先備發期甫爾支計闕然倉卒敦迫必不堪辦若待陵寢既安霜露終感三農歲稔萬乘時巡奉園廟以展虔瞻日月以何遠今固將抒私戀棄羣言忘人力費國用此實非陛下安集新業之圖亦恐非先后憐憫遺人之意且朝廷故事典章猶在獻陵追遠太宗不至於三原昭陵上遷高宗不至於九嵕豈先帝私懷不堪故事羣臣公議之所奪也伏願仰遵舊訓顧定新基屈至性而順羣情抑小節而成大孝使軍國長算咸洛皆安邦甸窮人賦斂少減萬姓翹望實深至願百寮結誠期於死請無任悲迫之至謹詣

爲留守奏慶山醴泉表

臣聞至德洞微天鑒不遠休徵祕景時和則見是知縣代曠㐌慶牒祥經帝王有必感之符神靈無虛應之瑞若㐌玄象㐌濟蒼氓茂功將大造混成純化與陽和俱扇朝百神之樂職宅萬國之歡心嘉氣內充淫雨外息豈止搖風紀月之章列蒔於階除儀簫銜籙之禽相鳴於戶閣而已固有發禎厚載抽貺泉源表㐌玄德之潛通顯黃祇之昭報臣於六月二十五日得所部萬年縣令鄭國忠狀稱云六月十四日縣界霸陵鄉有慶山見醴泉出謹差戶曹參軍孫履直對山中百姓檢問得狀其山

平地湧拔周迴數里列置三峯齊高百仞山見之日天晴無雲異風雲之遷徙非崖岸之蹇震欻爾隆崇巍然蓊鬱阡陌如舊草樹不移驗蓋地之祥圖知太乙之靈化山南又有醴泉三道引注三池分流接潤連山對浦各深丈餘廣數百步味色甘潔特異常泉比仙漿於軒后均愈疾於漢代臣謹按孫氏瑞應圖曰慶山者德茂則生臣又按白虎通曰醴泉者美泉也可以養老嘗出京師禮斗威儀曰人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則醴泉涌潭巴曰君臣和德道度協中則醴泉出臣竊以五行推之六月土王神在未毋之像也土爲宮君之義也水爲智土爲仁伏於土臣之道也水相於金子之佐也今土

以月王而高水從土制而靜天意若曰毋王君尊良臣善相仁化致理德茂時平之應也臣又以山爲國鎮水實利人縣有萬年之名山得三仙之類此蓋金輿景福寶祚昌圖邦固不移之基君永無疆之壽自永昌之後迄於茲辰地寶屢昇神山再聳未若連巖結慶並泌疏甘羣瑞同區二美齊舉高視古今曾無擬議信可以紀元立號薦廟登郊彰貢德齡愉衍萬宇臣辱司京尹忝寄留臺牧西夏之疲人荷東蕃之餘寵游泳鴻沛神禧嘉祉物感有歸光啟茲部喜覩殊觀實百恆流踊躍一隅馳誠雙闕伏請宣付史館頒示朝廷無任鳧藻之至

爲留守作奏瑞禾杏表

臣聞天徵地杏惟聖能通物寶靈禧在德斯感伏惟天

冊金輪聖神皇帝陛下覆翼萬方植生羣類化行至道風流太和白耀青光目日月之瑞赤文㊂甲手河洛之符既慶溢於山泉又嘉貢於草木臣今月三日得所部萬年縣令鄭國忠狀言縣界內霸陵鄉新出慶山南出醴泉北岸有瑞杏三樹再葉重花嘉禾三木同莖合穗臣謹差司兵參軍鄭味㊂檢覆皆實臣謹按孫柔之瑞應圖曰嘉禾者五穀之長也王者德茂則生昔炎帝教治人心而嘉禾秀周公理合天道而嘉禾豐臣又以事可理推物有類驗蜀桑異葉李定知其有祥漢木奇枝終軍以爲無外今植物搖落而瑞杏繁滋所謂仁育之

風行於肅殺之序此蓋聖道隆渥靈祚和多朱萼素花彰孝理於詩傳一莖九穎合德耀於祥經曠代殊珍崇朝累集方俟山流石髓杏茂仙林醴挹軒漿禾登堯膳受天介福錫帝長齡覩王母於昆臺朝神人於谷口今緣苗尚藐黃粒未成當須早秋不獲早獻臣忝尹茲部頻矚洪休扑躍之誠倍萬常品

爲留守作賀蛔山表

臣聞山川變見如來有得道之祥國土遠移至人任不思之力伏惟皇帝陛下㊂惠福深勤人願滿蓮花授記應上聖之降生貝葉開圖握大雄之寶命司戶參軍孫履直伏承臣奏所部萬年縣新出慶山醴泉乃有天竺

眞僧於春首獻牀若以梵音所記此是祇闍山恆河沙
法佛必經林下虛空衆聖堂處巖間隱見外方湧秀中
土岑泉可識體類宛然感應十號之尊示見千輪之主
此實天威無礙地寶有歸化焜燿於裁成理窈冥於言
說但瞻三山丹壁奄靈鷲而飛來三泉涤池遂神龍而
吐沃峯高八百協周室之隆基地得萬年祁皇靈之資
始儒書分載望偈希聞加以堅固開林吉祥被草重花
瑞杏藻岫紅源九穎嘉禾蔥鬱黛壑原臨白鹿識鹿苑
之仙遊路邇朱城悟王城之鍾聽方俟迴輿雪嶺厭香
積於羣臣沈璧天池蔭靈枝於下國吹法螺而朝玉帛
乘瑞象而會天人溢宇流觀殊鄰浹慶臣守符京郡奉
神嶽於郊畿係葉皇柯仰慈雲於油露喜抃之極倍百
恆誠

爲留守奏羊乳麛表

臣聞靈感無方每先時以見象神鑒不昧必憑物以示
人有德著而休歸或祥來而事應伏惟天冊金輪聖神
皇帝陛下端冕馭天無爲舞干柔遠南越瑞貢久通譯而歸
仁西域奇山近隨方而應聖臣今日得所部萬年縣令
鄭國忠狀送新出麎山下羖牝羊乳麛麑一頭狎擾因
依動息隨戀如從所產若素同羣理有可嘉事無前例
竊以異類相育外方慕化之徵野畜自馴荒服來王之
兆必有遠夷解辮歡心百獸之庭獷俗懷音稽顙三乘
之會臣言可驗翹足是期昔馬或生羊易占得人安之
體大時養蕤天鏡顯代康之文援此比蹤實爲同貺況
復晨飲醴浦夕下靈山翳仙杏之奇花捨嘉禾之餘穗
羊韻甚玉麛慶如銀晦朔未移祥符累集福應之盛前
古未聞臣忝尹都京屢薦嘉瑞扑躍之至兼倍恆流奉
表犒進

爲留守奏嘉禾表

臣某言臣聞天聽自人神和在德代非乏瑞罕遇交泰
之期福不虛徵必俟休明之主伏惟天冊金輪聖神皇
帝陛下仁覆萬靈孝理四海功冠高於尊祖道莫大於
配天嚴備郊禋崇肅宗祀秩百王之禮兼六代之樂化
溢膠庠訓優更老政每光於帝籍役不奪於農時嘉氣
橫浮祥風紛灑騰文煒色九光連合於貞明逸翼殊輪
百寶駢滋於動植臣今月日奉進止告望鳳臺山泉之
瑞其日於東山柏城內得嘉禾一本臣初見衆苗互隴
香穎垂秋嘉翫繁滋欲觀稱粒左右無識折以呈臣異
其緣葉緩舒蔥芒璧秀熟視奇狀乃知嘉祥下則異啟
谷莖上又同延雙穗昔雍熙之代理政之君雖導出應
時而生不擇地未有託根神域彰孝德之能深吐秀壽
宮助粢盛之豐潔此蓋睿誠通感天祐降祥中古以來
未覩斯美臣籍慶宗枝久沐星潢之潤躬持瑞穎預奉
天保之符抃悅之誠倍兼恆品

爲清邊道大總管建安王奏失利表

臣某言今日某往峽石山稱前軍王孝傑等以某日失利於峽石山忽聞殞絕心摧魄死上孤天威下慙士卒死罪死罪頓首頓首臣以駑怯謬職戎麾銜戴恩榮統率將士驅關隴之馬引淮海之餉旗幕互於邊城弓甲傾於內府不堪任使撓失節度羣帥無決勝之功偏師有挫衄之咎長犬羊之孔熾縱梟獍之未滅慣結靈祇怨毒骨髓臣實其罪罪非他人忍恥苟全遠愧胡顏之責引慝逾死內負猶鬬之心踧踖無顏進退靡處臣既不建師律有干常憲合卽嚴科以塞重責然以見在兵馬交要部統未敢束手軍事委置旌節稽緩刑書伏深之至

爲薛稷讓官表

臣稷言伏奉制書除臣工部尙書寵靈俯逮營魄震飛揣分何階戴恩無力臣某謝臣才乏濟川功微橫草故以業承薪構澤潤葭莩效雕蟲之薄技蒙金蟾之榮飾徒參進對愧無好詞頃以穴職東垣暫諧清曠今若統司南省將招素餐五翟之正典事斯重六宮之長求人寇以厭深責豈圖天寵猥臨宸慈寬假當從褫服轉承未易以臣叨受實謂非宜願寢前恩致命他士無任悚懼之至謹詣朝堂奉表陳讓以聞臣所讓人別狀封進

爲郭振讓官表

臣某言臣本書生幸事先帝歷踐清職遂參機密宗武樹黨忿疾正人猜忌眉睫構結瘡痏臣與一二貞士指

天誓心支梧羣邪捍城王室曉入宮省暮不望歸艱危
備嘗幾不免禍日覩一日以逢開泰臣之宿圖今已足
矣陛下寶位既復元戾又定凶讐咸蕆百度惟新正宜
博採屠釣大變風俗豈臣微才空忝重任外不厭於眾
望內實猥於多言但父年老先嬰風疾五月以來不離
枕席臣方寸已亂短效無施夙夜在公扶持有闕乞免
官秩歸侍私庭罄心仰恩期於孝治無任懇迫之至

為僧普潤辭公封表

僧普潤言伏奉甲寅制書以普潤加榮沐秩授邑封公
聖恩無涯將變枯朽佛法有教誡願住持普潤自剃落
壞衣五十餘載心不見是口不言俗因誡證業懸禪悟

理幸逢皇祚特啟大運有歸皇太子逼畏凶讐永懷興
復憂虞之際始蒙顧問貧道起廣救之悲決必成之策
奉符命之旨贊無畏之心今得眾生乂安羣魔消伏在
於法侶所願為多視身本無何功受祿天位有德陛下
享之天討有罪太子行之豈貪天之功以為己力賈佛
之法而求身利必若冒榮背律返俗違貞亦恐乖陛下
崇信之誠失如來付囑之義凡所稱述諸佛證明伏惟
聖慈亦垂開領乞停恩授以幸法門無任護戒傳道之
至

張說之文集卷第二十五

碑銘

盧思道碑

楊君神道碑

元公碑

齊黃門侍郎盧思道碑

蕭公神道碑

馮公神道碑

有齊黃門侍郎范陽盧公諱思道字子行涿人也其先姜姓世祚東海別爲盧氏家於北燕自漢世中郎將植至侍中陽烏徽君之子稟天靈傑承家令軌清明虛受磊落標奇言不詭隨行不苟合遊必英俊門無塵雜至於求已勵學探道覩奧思若泉涌文若春華精微入虛

無變化合飛動斯固非學徒竭才仰鑽之所逮也事齊歷散騎侍郎以文翰直中書中廢復進至給事黃門侍郎待詔文林館武平末天子總兵禦寇太子監國于晉陽公留綜宮朝兼典樞密及皇輿敗績於外而百寮蕩析於內公節義獨存侍從趣鄴告至行賞授儀同三司入周除御正上士定省歸郡郡人祖英伯作難公脅在其旅幽都既平玉石將燎賴元帥宇文公特舉以舊有令聞引謁因命草露板立就駭其麗異其敏釋於齊斧之下揖於羣士之上除掌教上士隋高祖爲丞相也遷武陽太守以母老乞解職優詔許之後復徵爲散騎侍郎奏內史郎事隋開皇六年春秋五十有二終於長安

戔戔黃門　實天生德　才蓋一世　榮聞四國

文王既沒　文在人㠯　公爲宗匠　當朝與能
龍躍春霽　鳳鳴朝升　或頌或變　或雅或承
理以神合　聲以妙徵　高視睢渙　與君代興
人之云亡　十有一紀　斯文未喪　施于孫子

新作豐碑　德音不已

贈吏部尚書蕭公神道碑

仁以度心施物義以由道利貞孝以養志安親慈以教
忠有後舉四行之尤善成百代之餘慶蓋得之於蕭府
君矣公諱灌字㠯茂蘭陵人帝高辛之苗裔也㠯鳥授
命敬敷五德白雲入房網開三面微子封宋樂叔居蕭
氏族之始也相國下秦大夫師漢門閥之宗也大齊以

肅竹膺期踐皇帝之位大梁以木刃興運張天地之圖
傳寶祚於一家易鴻名於兩漢青蓋入洛重南國之衣
冠白馬朝周盛西雍之賓客公即梁宣皇帝之㠯孫明
皇帝之曾孫大父南海王珣入隋封梁國公纂德乾坤
承靈睿哲舊邦雖改見周鼎之時輕新社仍封知晉圭
之必大考鈞中書舍人率更令㠯文集賢兩館學士學
窮祕賾文標宗匠廣博幽深契神無迹溫恧恭儉與道
爲徒是謂啟迪後昆而焜耀前烈者也公總山河之粹
氣注日月之末光心根孝友器包禮樂動躡思後故口
無擇言照在機前故身無擇行加以啟蓬山之塞路入
藏室之㠯闕四科得游夏之門六藝取鍾王之傳年十

八明經高第補代王功曹王昇儲改通事舍人又換內
直監曳裾西苑擅文士之場束帶東朝首正人之列尋
以外艱去職王戎死孝時論憂之閔子免喪哀心未盡
乃不就祥縞不撤几筵者久之或曰懷其寶迷其國行
其志約其親可乎哉公曰吾過矣不得已而外除不擇
官而祿仕拜國子監丞以婚姻之故出爲甘州司馬徙
集嵐二州司馬轉渝州長史其從政也反身以惠下推
誠以敬上老吾老以施教幼吾幼以字人執其心也河
往不濟故歷佐之邦必僻陋知方戎蜑變俗狼戾馴軌
貪鬻寡欲迎新者望風而歌來暮送故者計日而戀不
足詩云淑人君子正是國人能長人之謂也太夫人在

堂有羸老之疾公因使入計得扶侍還京下巫峽之波
上當陽之坂展轉在側殷憂慼時席不安枕衣不解帶
及板輿長稅遂扶杖不起子春視疾加損徒勤石建執
喪悲哀自絕永㠯元年八月寓居穰縣終於苫蓋春秋
五十有七先君之服也三年有終公過時不釋聖善之
喪也五十不毀公戀親滅性君子曰禮也夫可謂至矣
夫人京兆韋氏祖雲起兵部尚書父師寶秦州都督公
卿令族蘭杜齊芬鳳凰飛鳴始正家道珠玉秀色終高
母儀年五十有四長壽元年十月逝於京師布政里粵
以二年二月辛卯合葬於少陵原之先塋禮也其孤嵩
克戴聖君以宰天下大福再成於身後湛恩廣運於泉

路開元十七年仲冬癸丑詔曰中書令嵩父某毓粹沖和降靈神象言入精微之奧迹登聖賢之軌位不充量道足庇人松檟雖幽音徽不昧宜成追遠之慶俾崇家宰之榮可贈吏部尚書同日詔曰嵩母韋氏門傳一經行包四德才淑冠乎邦族言範光乎母師誕茲寶臣作予良弼封其石窌俾承土宇之榮表以金章永閟珩璜之飾可贈魏郡夫人於是建宗廟修禮物榮君後命告我前人遠哉心乎一恩一敬之感會也如是垂裕立訓克家揚名遺愛至矣慎終備矣東武公之子孫芸連瑩闕南城侯之夫婦同刻碑銘詞曰

維蕭係宗　出宋之子　天命齊㕘　河圖梁紀

累帝重王　雍容文史　是生邦俊　世濟其美
仁義孝慈　中和庸祇　文章鳴鳳　禮樂元龜
碣館枚馬　儲闈潘賈　人望國華　風流儒雅
歷佐列郡　政成休問　行立時法　言垂後訓
沒而益榮　進位冢卿　哀感有情　事傳無聲
墓門松平　碑字金生　不知千古　誰遊九京

贈戶部尚書河東公楊君神道碑

若夫孝在揚名忠歸令德事因感激氣槩生焉時逢屯難勳業成焉桃李灼灼不自言於蹊逕松柏青青不受令於霜雪窮獨善而無撓達兼善而無矜子曰君子哉若人吾河東公之謂也公諱執一字某㕘農華陰人也

司空觀王雄之曾孫鄆州㕘農公績之孫潞州胡城公思止之子戶部尚書相國執柔之弟觀公侍中恭仁公之伯父也安德公尚書令師道公之叔父也在隋則二代五公在唐則一門三相公台輔積慶稟清明之識河岳會靈資磊落之氣體剛毅深於城府蘊規畧長於襟帶戲爲軍陣敵國之勢幼成請學兵書長城之望早集年甫十六先君捐館七日絕飲三年泣血縞綅有制儒家歎其從禮柴棘加等議者憂其死孝清門祖德貴胄能貧太夫人在堂有致力之養非躬藝黍稷不以供甘旨非手樹桑麻不以薦絺纊年逾一紀勤不知勞既極安親之心方展事君之節乃濯纓潢潜獻策金門干當

代之聖君論天下之成敗秦皇覽奏屏左右而與謀漢帝聞言膝前席而不覺一見拔玉鈐倉曹再見取尚食直長三見寘典設郎驟進直詞深觸權變爲易之兄弟所嫉左授伊川府果毅又上封章帝用嘉納加游擊將軍右衞郎將歷左清道率換右衞中郎押千騎使總統貔虎便繁肘腋故得叶心五王戡翦二豎奮飛北洛推戴中宗嗣唐配天不失舊物以匡復勳拜雲麾將軍右鷹揚將軍封㕘農縣公賞未充庸且有後命贈冠軍大將軍右威衞將軍進河東郡公邑二千戶賦四百室俾之鐵券恕其十死又錫天馬端錦珠盤瑤爵文綾五百縑素三千分三土之上腴處五等之高列珊戈紫綬環

衛於鉤陳玉瓚黃流侍祠於清廟豈知釁結梁魯政回豔哲里克納惠而爲戮蓑弘城周而見咎彼五績之摧頹此三黜之迍蹶出爲常州刺史以太夫人年老乞避卑溼特降中旨轉牧晉州駙馬都尉琅琊王同皎親賢地切休戚圖深安劉之策未遂鍾室之哭先及吏扇分獄公陷闕通貶徙沁州刺史不知事仍長在夜魂九逝非北首而無歸晝戶重扃異南冠而同縶果能推分榮辱忘懷生死人不堪其憂公不改其操久之盡削官封放還侍母梁山雨雪不隔曾氏之思王畿風景來就潘園之養尋而大勳不廢天道復反歸既奪之井邑起故時之將軍擢衛尉卿復初封爵嚴嚴劒閣蜀之險要嗷

嗷飛鴈人未安居飢渴仁明輯綏凋弊又授公劒州刺史蔚彼黎苗樂我膏澤內憂遠訃殞絕經時於是搏膺星奔徒跣求路雨不接乘夜不解纏因心通禮朝流欽德有命奪情除汾州刺史知團結兵馬哀訴不免金革無違中國簡稽而有備單于遁逃而遠跡詔徵爲涼州都督兼左衛將軍河西諸軍州節度督察九姓赤水軍等大使公富以農政和以師律彰信蕃部赫怒軍容斷敷閫以忠特達以幹述職以能典兵凡領郡十四將軍匈奴之臂磧路安而不警張漢家之掖雪山開而無寇十二再杖節鉞三執金吾一至九卿二兼獨坐儼有直色侃無媚辭銀艾復乎舊德珪爵傳乎祚胤全志節於夷險與福祿而終始謚曰忠公朝之令典也夫人新城郡夫人獨孤氏左威衛大將軍贈益州都督卿雲之女

舊巖廊益峻徽道增清又改金紫光祿大夫鄜州刺史人寬吏急猶前政也享年六十有五開元十四年正月二日薨于官舍闔境發喪列城望祭古之遺愛何以加焉天子傷之下詔曰故官某夙負名義早著勳庸居內外之職備文武之任忠勤匪懈誠節無渝奄焉殂歿情深悲悼可贈戶部尚書歸賵成喪有加恆數維公以孝敷閫以忠特達以幹述職以能典兵凡領郡十四將軍十二再杖節鉞三執金吾一至九卿二兼獨坐儼有直色侃無媚辭銀艾復乎舊德珪爵傳乎祚胤全志節於夷險與福祿而終始謚曰忠公朝之令典也夫人新城郡夫人獨孤氏左威衛大將軍贈益州都督卿雲之女

也婦德母儀中外師範開元四年先公即歿以今十五年六月合葬於咸陽之洪瀆川禮也其孤濯汪等銜恤靡訴託詞疇識感稱代之垂文哀劬勞之罔極銘曰

堂堂楊公　神密氣雄　苦身難孝　正國危忠
落彼狡童　樹此帝功　昔稱關西　今也河東
觀王之裔　珠華玉麗　重葉尚主　三朝嬪帝
韡韡七德　詵詵六藝　公之元宗　鬱爲世濟
涼鎮西方　邦臨北隅　天子授斧　將軍剖符
青蛇入筒　白獸銜珠　去持玉節　來執金吾
轉余爪士　守于鄜畤　明察號神　仁恩名于
武都石折　文昌星死　素蓋歸飛　黃泉已矣

卜葬卷阿　哀榮孔多　尚書鼓吹　太守虞歌
碑流雨迹　松引風過　獨封茅土　長誓山河

故括州刺史贈工部尚書馮公神道碑

金之爲寶百鍊而惟精玉之稱德久幽而不昧聖人美焉爲君子比焉可鑠也不可奪其剛可毀也不可污其潔偉哉馮公秉斯操矣公諱昭泰字遇聖長樂人也說學於古史豈不聞舅氏之厥初乎畢公建德于周畢萬大名於魏別封之裔遂氏馮城秦則丞相並時漢則將軍重世積仁鍾慶王者鬱興間晉南浮因燕北號家變成國爲天下雄勳業競五伯之先子孫齊二王之後公即昭成皇帝之十世孫也高祖大將軍隨州刺史長山公

謙以寇恂之才翊戴周武曾祖兵部尚書左僕射魏國公世基以曹參之力經濟隋文大父尚書左丞檢校御史大夫少府監揚州長史安昌公長命以佳吏之名勤勞王室考仁高亮無祿子道不究故公幼而襲安昌公爵

馮清明激濁標格峻堅夏翟耿介無矯飾於韋絃寒松青冥不受令於霜雪專經覩奧習法精理起家左奉裕改讓賢府果毅換文州司馬爲酷吏所陷罷官久之調榮州長史屬城慢法按而繩之人計會府譬家橫訟明敕杖其憸者遷公宋州司馬朝廷翕然知有王法復假右臺侍御史江南道廉察使類會高等加朝散大夫進潞州長史堆岸受湍孤醒見嫉轉湖州長史公東溼不

回聚蚊交訟貶爲饒州司馬未行降使詳覆拜鄂州刺史制曰卿志氣剛勁操履貞潔歷佐藩條咸有聲稱詰姦糾謬不避强禦苦節清威若淩霜雪頃因讒毀遂有貶降使者案問皎然明白俾從優奬特加寵命其在江夏異政風行入爲太子家令兼知內外鑄錢事國泉是殷盜鎔乃絕河朔淫雨帝思作乂俾公檢校邢州刺史散有賜無人忘敝歲帝乃璽書勞焉其旨曰卿忠於事君簡以臨下忘私徇公之美歌謠所載擒姦伏之奇吏人攸仰雖陳朔之貶黜邪慝王業之斥除貪殘無以加也一郡清淨副朕意焉其後以戚累移睦州刺史復爲羣小所譖左授泉州司馬未之任又貶榮州司馬祇

節荒服天高聽卑除温州長史俄復舊階拜括州刺史
水國濵海告疾言歸景龍三年六月十三日終於蘇州
之逆旅春秋六十有五正人歎息舊莅傷感公清白傳
家信義高世門有奇士室無長物夫其善於鉤距長於
衿帶法嚴令峻人寬吏急當官而行不避讒慝之口除
惡務本不求愷悌之譽出入從宦十有六職以謗獲貶
者五洗謗特遷者四不曰忠乎將無悔於九死不曰直
乎焉往而不三黜故人謝而名益著迹遠而風可懷也
皇上志其持法無撓贈大理卿本其坐樹無言諡之曰
節穸窀之事一以官供哀榮之禮被於存歿是時天子
嚴謁山陵訓人追孝推恩庶辟瀉澤幽泉公長子少府
監紹正次子給事中紹烈並構層堂仰延榮贈乃贈公
工部尚書君子曰孝必錫類忠則不墜臧孫達其有後
乎鄭公業爲不亡矣夫人琅琊君左相邢公及善之女
垂拱二年三十有六而夭後夫人彭城君鴻臚卿善因
之孫女景龍三年五十有五而逝所謂齊姜昭前邦媛
輝後碧樹先落悲同孫楚之妻紅蘭漸苞貴在馮勤之
母以開元十八年十月壬寅葬我節公於長安縣高陽
原夫人王氏劉氏祔焉禮也長子紹正少府監第四子
紹忠永仕第五子紹烈御史中丞孝乎二連之心思崇
三絕之美魏王來顧賞幼婦之碑秦師不侵尊死士之
隴揚名稱代道遠乎哉銘曰

古之志士　忠不爲難　倬哉馮公
矯此雲翰　嶷嶷羣小　彼何足算　天下改觀
經用百年　窮達相半　貽慶二子　雙承天渙
嚴嚴大理　人命是懸　聖朝表贈　王道無偏
六卿冬官　百工攸序　韓稜雖歿　龍泉可許
邱陵鼓舞兮桑改壑遷　歲月崩波兮有去不還
唯德音與頌石兮　傳不朽於人間

故吏部侍郎元公碑銘

英英白雲　瑞彼君輅　桃桃公子　嘉我王度
魏后遺德　作華天朝　雲氣應變　直心遙遙
麟閣書仙　鳳池墨妙　太常國禮　少宰邦教
公之處之　有倫有要　玉折其貞　金斷其清
歿而不朽　仁乎令名

張說之文集卷第二十五

唐燕國公集二十五卷蓋吳元年手自抄錄以
備一覽者也初以勝國兵燹之變遺書散逸僅
存其集於敝篋中猶多魚魯復輟耕力以正之
遂爲完物亟欲刊之而力不果吾後世子孫有
能新之以續有唐之文獻者乎唐去今千餘年
其相業隨世消長而文獨存然則世之所恃以
爲不朽計者文焉爾雖與天壤俱敝可也燕公

之文豈曰雕龍如劉勰者爲哉曲江公志文盡之矣更書一篇以冠其首時永樂九年秋九月貞隱老人濠上德記

張說之文集補遺卷第一
頌　銘　箴　表
起義堂頌
獄箴
賀祈雨感應表
讓封燕國公表
讓右丞相表二首
讓平章事表
謝觀唐昌公主花燭表諫內宴至夜表
進闘羊表
進渾儀表
幽州論戎事表
進佛像表
并州論邊事表
謝賜碑額表
謝賜鍾馗及(麻)日表
謝問表
岳州刺史謝上表
謝修史表
謝京城東亭子宴送表
荆州謝上表
謝賜藥表

起義堂頌

石橋銘

賀示(麻)書表

讓兵部尚書平章事表

讓中書侍郎表

讓中書令表

讓起復除黃門侍郎表三首

謝觀唐昌公主花燭表諫內宴至夜表

進闘羊表

進佛像表

幽州論戎事表

并州論邊事表

謝賜碑額表

謝賜鍾馗及(麻)日表

謝問表

岳州刺史謝上表

謝修史表

謝京城東亭子宴送表

荆州謝上表

謝賜藥表

我李厥惟舊哉并州起義堂者皇天造帝之初高祖誓衆之地也隋氏失御國亂無家小道自賢大才胥忌惟宮室陂池之好惟沈湎暴慢是保上帝不敢黎人咸戚六車踰海而東敗萬乘過江而南覆豺狼入邑貘貐爭人黔首囂然方將無訴我高祖感之乃龍躍晉水鳳翔太原百神前驅萬姓來奔開咸陽入天門用湯武之兵靜新室之亂遵唐虞之典承太王之基率百官受終於文祖輯五玉班瑞於諸侯類圓壇方之禮封功爵德之議允約法惟簡代虐以寬子惠困窮懷柔蠻貊金石一變日月重華近古以來未有革命易姓若此之盛者也非天私我有唐惟天祐于積德非唐求子人庶惟人懷于累仁當此之時太宗內啟聖謀外行專斷躬擐甲冑跋履山川駕英雄而爲奥主一區域而定大業周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信今之謂也若夫脩德以降命奉命以造邦原濬者流長根深者葉茂天人報應豈相遠哉觀周之興始於后稷公劉承以太王王季皆勤儉忠厚克廣前烈至于文王成之武王啟之康王安之故卜世三十卜年八百天所命也我唐之興也始於皋繇元元承以景皇元帝皆立言邁德垂裕後昆至於高祖受之太宗有之高宗守之中宗復舊業睿宗新景福比之周室我何謝焉且如陳德明刑庶其躬稼之績元宗道要小其避狄之仁化流率土狹其江漢之域義(甯)大

朝羞其牧野之戰故武德中太行出大聲曰唐興理萬年蓋天之所命年代未可涯也仲尼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又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非至德其孰能如此其大者乎於戲先后捨元子而立予主喪煩大位而付予天下自高祖創業百有六戰欽承丕緒十有四載東西南北無思不服山川鬼神亦莫不實惟藝祖儲福之所致豈予幼孫菲德之所及方將運心于玄妙之境厲志於造化之爐發令爲祥符施惠爲霖雨任賢爲兩曜仗能爲四時俾天之下有形者遂全懷生者自足樹鋪野蔪田種嘉穀斲雕爲樸捐珠棄玉追大庭而齊風夢華胥而同俗非曰能爾願宗祈而效焉癸亥之歲獻春

正月濟河橫汾省方展義存問黎老綱慕本邦城郭歸然桑梓如舊覽風物之憂思尋王業之艱難惟高祖若天地之開闢化成萬類惟太宗若日月之照臨光於四表舉晉陽之甲除君側之盜由唐侯之封升天子之號肇基發迹實在於茲仙駕無所或顧懷於舊土靈魄無方儻來歸於北堂郡縣之所宜嚴奉前人有言曰禮不忘本樂殊其德如姬詠周原而劉歌沛邑思我烈祖如聞歎息之音嗟爾後人無忘成功之頌頌曰

皇矣上帝　臨下有赫　降監四海　求人之瘼
吁彼隋煬　其政不獲　眷我高祖　此惟其宅
天輔皋陶　明刑弼教　道遵老氏　同玄體妙

仁表四乳　明燭獨照　隨父託心　史良辨貌
高祖誕靈　神光夜耀　天姝作合　日見夢紹
祚生文帝　膺運會昌　首唱高祖　鸞飛晉陽
萬夫一心　元戎啟行　火旗炎炎　雲烏洋洋
五星迸帝　萬國謳唐　天網恢疏　王師節制
威惟連戮　老生摧斃　山祇引軍　河龍渡帝
渭倉散積　離宮弛閉　關輔來蘇　遠方咸惠
長安宮室　上法太微　隋遷寶鼎　唐在璿璣
伏人雙闕　詔出九圍　三靈協載　百祿同歸
帝謂太宗　表正封略　濤蕩颶埽　霆馳電爍
劒不摧鋒　弩無再彍　西平汧隴　東取河洛
杲密德充　頭懸面縛　北走獯鬻　南達蠻荊
遼碣作乂　梁岐底平　風動神行　海隅蒼生
莫不來庭　於昭義堂　誓眾資始　天命所起
于胥頌美　維予小子　夙夜敬止　於戲皇王
緒思不忘

銘

石橋銘

玉梁架迴　碧沼涵空　石鞭海上　鎖鍛河中
橫漢飛鵲　規天拖虹　仙聖來往　風雲路通
箴

獄箴

官有決曹　掌茲法獄　匪惟議罪　亦以防欲
所貴仁恕　非矜窘束　吏苟吹毛　人安措足
古之爲主　是戒是勖　茫茫率土　蠢蠢羣生
賢愚中雜　眞僞相傾　若魚之駭　如鳥之驚
不能無犯　宜持以平　或大或小　時重時輕
無以快志　期乎得情　孰曰非重　國之政令
孰曰非輕　人之性命　虐則招咎　寬則納慶
宜愼宜恤　可畏可敬　爲獄則固　爲牢則幽
晨嚴管鑰　夜密更籌　寂寂圜土　纍纍繫囚
求食搖尾　見吏垂頭　自昔立名　此爲非所
逼隘狹室　敧傾漏宇　冬有祁寒　夏多隆暑

焉可失入　焉可妄處　勿謂無妨　勿謂無傷
匹婦含怨　三年亢陽　匹夫結憤　六月飛霜
可以安危　可以興亡　敢告司憲　無輕國章

表

賀示㊣書表

臣說等言內侍尹鳳祥至奉宣聖旨內出新撰㊣書二
十五卷以示臣等竊窺深奧仰觀英華涉海登山罔知
攸際臣聞唐堯光宅順昊天而定四時虞舜登庸在璿
衡而齊七政伏惟開元聖神皇帝陛下至德廣運文明
濬哲道冠生知與神合契備往聖之能事紹昔王之盛
典發揮易象以應乘乾之時考正㊣書更表履端之始

上包二帝下括三王徵晷運之盈虛究推步之疏密備
稽氣象載躔坎離三辰順軌而更明五緯合度而增煥
是使天地貞觀神人允諧唐虞舊章於斯重覩臣等幸
陪書府得預朝門抃躍之情實萬恆品奉表陳賀以聞

賀祈雨感應表

臣說言臣聞水旱常數堯湯固有聖賢之理蒸潔爲難
自冬踰春積陽成亢陛下以時災繫政人患由君退巫
女之雩卻應龍之請陛下躬自暴露炎景瞻仰雲漢推
心引謫爲人受咎誠旣發而動天言剋期而降雨今已
霖霪三日澤漏重泉草樹含欣郊原變色加以雲平雨
細氣潤風和豈惟優渥王畿必將周徧天下羣心舒釋

聖情開暢無任萬姓歡悅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讓兵部尙書平章事表

臣說言伏奉九月十九日制書到幷州授臣兵部尙書
同中書門下三品王人在門驛騎臨路奉恩循分以慚
以惕臣說中謝臣早以書生射策載筆聖朝晚以軍志典
兵秉旄乘塞祿非授進寵是宸衷久侍玉階四掌綸誥
一心好直三黜其宜今復用之猶夫人也何足以舉明
邦政光緝帝猷更策疲驂來塵法駕又臣已受命司籍
專意簡書所希散冗因閒就業忽叨劇職責大憂深人
心有限事難兩濟國史無成臣執其罪上思薦賢以自
代下願守分以全節竊見開府宋璟清介獨立倚法而

不回詹事陸象先清明向道臨事能斷其高明有素歷朝之所仗委其積行無疵眾人之所體信揆停住任未盡宿誠乞迴此恩以納來效必能補舊政之缺漏廣前途之軌轍雖深心用力臣頗與二子齊驅然校德考年彼皆有一日之長天下者累聖之公器宰相者萬方之具瞻臣所以廷讓彰言不陳密啟伏願聖恩聽與論而舉眾望所屬倘朝任得人實海內幸甚無任力微任重惶懼之至謹奉表陳讓

讓封燕國公表

臣說言伏奉今月七日制書封臣燕國公食封三百戶寵靈猥及中心如惔臣說中謝臣聞至道之時重法守義上無無功之賞下無無德之祿故授受禮全而踰越不起伏惟陛下光撫宇內大㝎天域百度維新萬靈翹注建侯疏壤允答元功臣亦何人首膺是命自古有道而爵說經而封蓋以訓蒙成聖資師通學臣之侍講有異前聞何者大明朝昇螢燿無助時雨夕濡浸灌焉施幸得依附光景游泳渥澤豈敢虛承啟發之恩謬荷將就之報且如人臣之義二則爲罪一心不回愚知之分譬如犬馬有不背之性草木有不彫之理知何德於天壤而欲蒙造化之偏施哉臣之無功正與此類叨恩過量終懼且慙乞迴聖慈以容介節無任惶悚之至謹詣朝堂奉表陳讓以聞

讓中書侍郎表

臣說言伏奉制書除臣中書侍郎寵命俯臨驚魂自失臣說中謝臣聞雲構鬱起非枳棘之任天波暴集㝎溝澮所容臣識無通方文不經國南宮華省已忝前行西垣內閣將陪近侍心慙官謗跡愧時流何以承掌主言贊決機務當今二儀再造百度皆新太平之基惟賢是與混成庶政責在中書豈以常才敢膺首選乞賜恩命改擇時髦惟慎庶官以諧僉議無任惘款之至謹詣朝堂奉表陳讓以聞臣所讓人別狀封進

讓右丞相表

臣說言伏奉制書除臣右丞相兼中書令臣學慚稽古早侍春官階緣舊恩忝竊樞近雖思致君堯舜而才謝伊皐屬升中大封方求俊乂猥升端右實愧朝行乞停新令獲守舊職辭納情懇希垂鑒諒無任屏營之至謹奉表陳讓以聞

第二表

臣說言伏奉今月十日制書除臣尚書右丞相恩命自天戰踴無地臣說中謝臣少長儒門壑鑿墳史才非高格官不因人徒以命偶龍興位階鴻漸五入西掖七踐南宮中間拙延謫放直招玷缺傷矢之禽聞弦虛墜賜環之客聽歌先泣此則魂爲危感氣由懼奪安可重收廢器再辱端揆何以師長禮闈正持憲府當今典章革故

風教鼎新野無四隱朝有三傑具瞻之地願擇時髦臣
幸沐遺簪墮履之恩好生養志之德朝遊簡牘暮對圖
書受賜無涯循榮過分豈更於處士之橫議招匈奴之
遙哂艾骨自瘡負乘致寇雖則愚情懷戀靦冒求寵亦
望聖慈限約令度餘年願停今授長守舊史器陳肝膽
非敢飾讓謹詣朝堂奉表自乞臣說誠惶誠恐頓首頓
首死罪死罪謹言

讓中書令表

臣說言伏奉今月十一日制授臣中書令恩渥自天震
越無地臣說中謝伏惟陛下至孝安親大功定國六合翹
首庶政維新雍熙之化望在茲日中書理本臣叨首名

國者爲官擇人爲臣者陳力就列若志小謀大力微任
重豈敢顧惜微軀竇恐上塵王政是以披露肝膽不暇
飾詞乞停此授俯遂誠情無任怖懼慙惶之至謹詣朝
堂奉表陳讓以聞

讓起復除黃門侍郎表

草土臣說言臣私門凶咎喪紀未終不自毀滅苟存聖
代忽降制書復臣工部侍郎尋奉後命授臣黃門侍郎
震駭失圖哀怖殞絕臣說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
罪臣弱年早孤母氏訓立得紹基構忝列簪裾從官歷
年晨昏多闕播遷遼裔離別又苦顧復無答報養何追
心所摧感語不能喻甫至冬中禮及祥禫今已春暮瞻

將何以翊贊聖君光澤天下自臣攝官禁掖已涉七旬
不知賢才以舉是不仁也不辯不肖以退是無勇也何
足以備乎宰臣胡顏冒恩復受眞拜臣之愚執正在於
此不敢繁詞以塵聖聽乞迴榮授改擇時髦無任懇款
之至謹詣朝堂奉表陳讓以聞臣所讓人別狀封進

言幾何是臣事朝廷日長戀几筵日短乞寢嚴命許達
私情訴衷祈天所望矜遂無任荒迫之至謹詣朝堂路
左奉表乞哀以聞謹言

第二表

草土臣說言臣在疚承榮布哀陳款精誠無感天睠未
回假喘殘生悲懼轉集臣說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
死罪臣閭苦者不覺聲哀窮者貴其言達情有至切辭
無敢隱臣爲少子愛慈所鍾每一離別輒加憂憫況臣
生年多故違隔私庭終堂之日身限公事存既數違左
右沒復不畢几筵痛心自傷特殊人類臣今望延數月
企及再期乞恩無多報國非晚冒死重請冀蒙哀遂無

任懇迫之至謹詣朝堂路左奉表陳乞以聞

第三表

草土臣說言臣荒喘窮情再瀆旒扆懇誠不到未感天心誓將冒死祈恩分外謝中臣本書生門非代祿數葉單緒族無親房臣父遭憂曾祖未葬臣有兩兄一妹甥姪九人又有中表相依尙成百口吉凶衣食待臣以辦臣下之象當助天作明順期盈缺若過盛逾時盈縮乖今拜職黃閣侍奉丹墀厚祿清班一朝改官舉宗榮賴爲幸過甚人情所欲豈合稽恩正以煢煢苦心有所未盡臣亡母在日朝夕誡臣以臣獨立無徒好直多忤知子者母果驗所言往曜大獄竄命炎海晨出晚歸貽慮非一況涉危難傷心幾途追討生平倍增摧慕侍養日

少違離日多卽臣母憂臣以終身臣其忍服縗以從事情旣不同常例望在特降殊恩臣先患風緩近加虛痺陛下倘從臣數月容過再期非但寬其哀疚固亦全其生理亡身報國庶竭後圖木植有性枉之則折人願在心違之則苦雖强爲用將何以堪銜泣仰天冀蒙哀允無任懇迫之至謹詣朝堂路左奉表陳乞以聞

謝觀唐昌公主花燭表

臣說言內侍尹鳳祥宣敕賜臣觀唐昌公主花燭伏以天人下嫁王宰送行荷非榮寵何階瞻望臣免歸餘叟忽承朝請之恩廢駕羸驂復覩肅雝之禮鴻私所被枯瘁生光無任歡荷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

諫內宴至夜表

臣聞上天示下災祥將以誘導人主先王仰觀休咎亦以順修政教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言天人之際感通必矣臣伏見去年十月十七日月滿猶墜應虧不虧今月十七日亦未少虧此易常之異也夫月者至陰之氣臣下之象當助天作明順期盈缺若過盛逾時盈縮乖度得非臣下之咎而上天之誡耶伏願陛下深察熟思而預防臣又見近日內宴夜深方罷小臣無識抑所未安王在在鎬凱樂飲酒此誠大雅之美也臣卜其書未卜其夜此蓋春秋之義也伏願陛下宴樂之餘不及於夜臣職忝補缺昧死陳愚謹言

進翻羊表

臣說言臣聞勇士冠雞武夫戴鶡推情舉類獲此鬬羊遠生越雋蓄情剛決敵不避强戰不顧死雖爲微物志不可挫伏惟陛下遷艮家於六郡求猛士於四方烏無遁材獸不藏技如蒙效奇靈圄角力天場卻鼓怒以作氣旋躑躅以奮擊趺若奔雲之交觸碎如轉石之相叩裂骨賭勝濺血爭雄敢敎見而衝冠驚很聞而擊節冀將少助明主市駿骨揖怒蛙之意也若使羊能言必將曰苦鬬不解立有死者所賴至仁無殘量力取勸焉臣緣損足未堪履地謹遣男駙馬都尉珀諱詣金闕門陳進輕冒宸嚴伏深戰越

進佛像表

臣說言去年行塞至朔州忍辱尼寺見有高祖太宗造金像銀趺刻題尊號彼州士女屢瞻佛光臣懇思聖心如在咫尺伏以皇帝事業遠存荒塞拯溺救焚身勤慮苦歸誠佛寶何神不據信知功徧區域澤周生人心憑神靈躬履危險故皇天眷命奄有邦家後嗣聖人欽承大寶所當恩由積德而興帝系本艱難而成王業先聖一心奉佛者蓋爲百姓求福也陛下爲繼文之主實創業之功再廓氛祲重安廟社垂統萬億同符祖宗夫惟興王必藉佐命咸有一德克享天心書曰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於一德非商求於下民惟民歸於一德功臣同德可不念哉物有小而感深事有微而傳遠臣謹將金像隨表奉進謹言

進渾儀表

臣說言臣聞迎日授時莫先於㊣象先天成務必歸於制作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建中立極緯武經文至德難名神功莫測於是定㊣成歲立象考天紹唐堯欽若之文繼虞舜在璿之義上皇能事於斯備矣臣書院先奉敕造游儀以測七曜盈縮去年六月造畢進奏又奉恩旨更立渾儀臣等准敕令左衞率府長史梁令瓚檢校創造於是博考傳記舊有張衡陸績王蕃錢樂之等並造斯器雖渾體有象而不能運行事非經久旋即毀廢臣今按據典故鑄銅爲儀圓以象天使得俯察上具列宿赤道周天度數注水激輪令其自運一日一夜天轉一周又別立二周輪絡於天外綴以日月令得運行每天轉一匝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凡二十九轉有餘而日月會三百六十五轉而匝仍置水櫃以爲地平令儀半在地上半在地下晦朔弦望不差毫髮又立二木人於地平之上前置鐘鼓以候辰刻每一刻則自然擊鼓每一辰則自然撞鐘皆於櫃中各施輪軸鉤鍵交錯關鎖相持轉運雖同而遲速各異周而復始循環不息陰陽不能逃其數度分不能隱其時究天地之回斡極乾坤之變化斯皆上稟聖謨旁獲神助臣等愚思非所能及望錄付史館宣示百寮使知告成之功迴越前古無任勤懇之至謹隨表奉進以聞臣說誠惶誠懼

幽州論戎事表

臣說言伏以先帝以臣踐履忠孝使臣啟發聖明故得侍讀春闈夙承天眷洎於中歲兼掌樞密內當沸騰之口外禦傾奪之勢陛下監撫既安自天所佑然臣叶贊之意神明啟之開元之始首典鈞軸智小任大福過災生出守三州遠離六載曲直非已升降由人惟君知臣事不待說今既牧邊鎮委重戎麾竊以兩蕃共和能識同異九姓遠聞撫納欲恃賊殺無侵擾之慮保兩蕃受

徵發之期臣愚料之恐未然矣何者賊殺新立必逞兵所加必收九期若去兩蕃搖失九姓雖屬幷州節度然其幽州密邇脫有風塵何所不至臣熟聞幽州兵馬寡弱卒欲排比未可即用城中倉糧全無貯積事未逼迫臣實憂之伏乞聖慈深以垂意博詢舊將豫爲籌畫事若早圖必無後悔且孤臣總眾易起猜嫌寬大失濟事之宜嚴整招怨黷之謗遠辭天聽臨事回惶如有論告臣身奏劾軍事者乞追臣而問對定實虛則日月無可蔽之明幽遠有自通之望伏乞留書在內時加矜察

幷州論邊事表

臣說言臣說頡首死罪死罪言臣聞小忿不忍延起大

患小罪不寬迫成大禍契丹奚背恩誠負天地不容之責然原其狀本是兩蕃君臣不和自相誅戮耳伏望聖慈且使其族類在朝者將敕書再三告讓因其所欲立酋長而更定之或可不戰而定也必告之不訓則大發兵馬東召靺羯西舉九姓來春未青數道齊入單于之首可拾而取未爲晚也天恩若不忍以中國勞事蠻夷則嚴兵備塞棄兩蕃如糞土耳又許欽淡擁二萬餘兵據五丈之城有糧即守不可拔無糧即鼓而行何所慮也今遣史獻非時遠鈔近掠其實甚難萬一未捷賊氣轉壯下臣愚昧不敢隱情伏望聖恩再加裁度臣說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謝修史表

臣某言伏奉今月十六日敕令臣在家修史捧恩戴命且喜且慚臣服道儒門策名昌運掌綸四后載筆三朝階緣宿遇登躡端揆職爲劇於心盡史無用而功廢自貽官謗待罪私門反魯之感徒深藏周之望已絕豈意特流天旨重緝簡書雖才慚左邱而時盛周漢況復編堯舜之年事皆目覩敘羲黃之德言匪傳聞善志將訓於百王實錄可貽於千古國家之鴻業辦矣朽臣之至願畢矣不勝天恩難任之至謹奉表附內侍尹鳳祥陳

謝以聞

謝賜碑額表

臣說言伏奉今日恩旨賜先臣碑額悲荷交心拜捧以泣臣某中謝臣亡父先臣隋安貞下位不待昌辰先帝贈之以崇城陛下目之以積善光賁重渥感慶三泉舉宗悲喜外姻歡賀昔孔篆吳札之墳秦存展季之壟事輕列國義小陪臣豈若天王禮士鳳書旌墓榮軼襲賢道映來籍在臣在子移孝爲忠心效草木何酬雨露無任

謝京城東亭子宴送表

臣某言力士至奉宣敕以臣臨岐特令賜宴恭承惠渥念及庸微天地同仁木石知感不勝惶悚戴荷之極臣某中謝臣歷觀自古君臣凡所際會或因緣黨進或延接

功成故未竭而知不言而信豈有地孤拔寡毀眾謗深察蒙蔽之中致曠蕩之外逢陛下特達之遇當陛下聖明之朝事出非常澤深恩重今者誓將溘血未足竭誠徒欲殺身豈能報德至如勵精勤政與直守公酌陛下憂人之心行陛下宏道之化安敢失墜以負神明但函關路遥長安日遠不任戀主悽愴之至

謝賜鍾馗及㊉日表

臣某言中使至奉宣聖旨賜畫鍾馗一及新㊉日一軸者猥降王人俯臨私室榮鍾睿澤寵被恩輝臣某中謝臣伏以星紀迴天陽和應律萬國仰維新之慶九霄垂湛露之恩爰及下臣亦承殊賜屏祛羣厲繢神像以無邪

允授人時頒㊉日而敬授臣性惟愚懦才與職乖特蒙聖慈委以信任既負叨榮之責亦懷非據之憂積愧心顏難勝惕厲豈謂光迴蓬蓽念等勳賢慶賜之榮賤微常及感深犬馬戴重邱山無任感荷之至

荆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二月二十五日制書除臣荆州大都督府長史拜命荒服浮舟遄泝以今月十七日到州上訖山列楚望水橫南紀德非羊祜迹謝宋均何以鎮靜流亡攘除猛暴臣某中謝臣宿監宸睠累塵榮奬福過生災至剛多缺及一辭庭闕已涉五年不有自白之書竟無因人之請天光獨照雲霧頓披窮鱗更躍鍛翮仍翥揣分

叨恩何階及此愧乏才能不足宣暢皇風敢竭心力少冀上酬元造無任欣忭荻惕之至謹附送丁匠資使所部文林郎守公安縣主簿封希魯奉表陳謝以聞

謝問表 元宗

臣說言內給事高力士至伏奉墨制聖慈綢繆言及舊昔拜舞捧讀且驚且喜臣聞漢主眷驂乘之臣魏君憶同遊之客誠以故舊不棄而光陰易往今之聖情實過於昔臣曩蒙侍文北閣陪宴東堂庭闕一遥寒暄二載不意逢春之草承清露之惠遲容光之隙引遲日之暉華無任荷恩戀主之至謹附高力士奉表陳謝以聞

謝賜藥表

臣某言去年某月日於右銀臺門蒙天恩引對特承慰問攝理無方以致熱疾緣在假內不敢奏聞聖慈憂軫詔使臨門伏枕在牀雖體氣未適趨風拜命覺腠理遂平恩榮豈止於邱山朽質永延於龜鶴無任感戴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

岳州刺史謝上表

臣說言伏奉四月十有二日制書除臣岳州刺史某月二十七日遞書到相州承恩惶悸伏深怖狼狽上道以月一日至岳州上訖臣以昔侍金華過蒙榮寵負乘招寇日待讒黜聖慈遲迴仍委符守刻肌刻骨誠願上報恩私無術無才將何克宣風化夙夜慚惕胡㊉啟處伏以貶官

到任理在速聞不敢循常稽緩附使無任荷恩兢懼之至謹遞表陳謝以聞

張說之文集補遺卷第一

疏　狀　對策　批答

諫避暑三陽宮疏　諫潑寒戲疏

論神兵軍大總管功狀　賀彩雲見狀

賀破吐蕃狀　謝賜羅絹狀

集賢院謝示道經狀　謝賜御書碑額狀

謝賜藥狀　對策三道

答宰臣賀破賊狀

諫避暑三陽宮疏

陛下屯萬乘幸離宮暑退涼歸未降還旨愚臣固陋恐非良策請爲陛下陳其不可三陽宮去洛城一百六十里有伊水之隔崤坂之峻過夏涉秋水潦方積道壞山險不通轉運河廣無梁咫尺千里扈從兵馬日費支給連雨彌旬即難周濟陛下太倉武庫並在都邑紅粟利器蘊若山邱奈何去宗廟之上都安山谷之僻處是猶倒持劒戟示人鐏柄臣竊爲陛下不取夫禍變之生在人所忽故曰安樂必誡無行所悔此不可止之理一也宮城褊小萬方輻輳填城溢郭併鏘無所排斥居人蓬宿草次風雨暴至不知庇託孤惸老病流轉衢巷陛下作人父母將若之何此不可止之理二也池亭奇巧誘掖上心削鑿起觀竭流漲海俯貫地脈仰出雲路易山川之氣奪農桑之土延木石運斧斤山谷連聲春夏不輟勸陛下作此者豈正人耶詩云人亦勞止汔可小康此不可止之理三也御苑東西二十里所出入往來雜人甚多外無牆垣禁禦內有榛叢谿谷猛獸所伏暴慝是憑陛下往往輕行警蹕不肅歷蒙密乘嶮巇卒然有逸獸狂夫驚犯左右豈不殆哉雖萬全無疑然人主之動不宜易也易曰思患豫防願陛下爲萬姓持重此不可止之理四也今國家北有外寇覘邊南有夷獠騷徼關西小旱耕稼是憂安東近平輸漕方始臣願陛下及時旋軫深居上京息人以展農修德以來遠罷不急之役省無用之費澄心澹懷惟億萬年蒼蒼羣生莫不幸甚臣自度芻議十不一從何者沮盤遊之娛間林泣之

諫潑寒戲疏

玩規遠圖而替近適要後利而棄前歡未沃明主之心已戾貴臣之意然臣血誠密奏而不愛死者不願負陛下言責之職耳輕觸天威伏地待罪

臣聞韓宣適魯見周禮而歎孔子會齊數倡優之罪列國如此況天朝乎今外蕃請和選使朝謁所望接以禮樂示以兵威雖曰戎夷不可輕易焉知無駒支之辯由余之賢哉且潑寒胡未聞典故裸體跣足盛德何觀擇水投泥失容斯甚法殊魯禮褻比齊優恐非干羽柔遠之義樽俎折衝之禮

狀

論神兵軍大總管功狀

右牒奉敕賣聞大總管功狀者自契丹背恩營州失守前軍喪律榆關不開幽平鳥栖於重瀆戎羯虎食於四野燕南諸城十僅存一河朔之地人挾兩端由是豺狼入於牢穽蜂蠆出於懷袖受服不宿孤劒先驅寇讐日深甲兵未繼于時鳩合步騎不滿三千彼眾我寡兵怯虜熾且保關守塞力猶不禦況土人弄兵轉相攻拔外召夷狄內據險隘冀州既陷勢將不已當決水之衝承烈火之發逆風撲燎摧岸塞河韓白見之知其難矣王權以料敵靜而鎮下宣國恩以撫衆曉愚俗以逆順督將吏以忠義示士伍以嚴肅深籌祕於六奇潛檄通於千里滄瀛貝博響援增氣幽易恒定聲威有立而又分兵井陘杜其西望引軍河漕阻此上流張虛旗於趙城設奇兵於襄國亦猶夫吳人潛軍於巢縣而見舟豫章漢將捷徑於武關而聲出蛹澠蓋廣援以安眾多方以誤敵故能舉無遺策兵不踰時滌昺宿於妖氛拔冀方於塗炭俾皇靈溥暢黔首昭蘇朝廷釋東顧之憂漳滏息南侵之患然後歸剽掠返流亡業窮乏振瘼傷僵暴骨掩死喪無怨賞不失勞亦無濫受罰不漏罪亦無冤人則王有大勳於是役也而又誠以奉上義以利人至忠之肰有三爲善之跡有五所謂忠者一曰思致命也初戎寇方殷王乘馹救眾纔數騎捍敵羣醜山東父老

如恃山河既而王躬擐甲冑吐誠師旅誓在盡敵以報前讐故得感激來戰決命爭勝二日能果斷也凶黨狂狡飛轉妖書吠堯謗舜間誘愚惑事斯蔓結搖我人心王陰察州閭揖求魁蠹獲應賊書人耿羅漢等一十三人焚書伏罪眾而後定故得破謀殺諜悖計無施三日誠感神也王地維近屬躬當大任所過山川鬼神之地罔不精意懇禱以請云天子聖明皇天輔德實降靈助以濟神兵幽感明祇多獲孚佑故得行師之處勝風送旗合戰之時興雲翊陣金鼓所向冰消草靡所謂善者一日均下也飲食勞逸與將士必同二日潔己也偏賞有功王秋毫無受三曰詢善也國之彝典成誦在心閔實定名必資羣議四曰嫉惡也每戮一人親數其罪必深加咎責使愧恥於地五曰不伐也賊平之日將吏賀功王稱美天威推勞士眾兢兢然若不已有也惟聖人神武制命預授兵符惟大總管忠善襲行克成廟算今者顯號年紀騰輝國籍方謂垂範雲臺勒林彝器而杕杜遺宴甫率於舊章茅土增封殊末於宗正此壯夫義士所以竊議而長歎者也雖樹下不言用歸功於明主然策勳有典何勸善於戎臣敢憑下問是用大陳其所正復州縣招撫歸降補署官僚存集流迸擒殺凶醜收獲軍實與吏士共功者俱如別狀

賀彩雲見狀

右伏奉恩旨今日屬下元賜臣等侍從升降聖闕禮謁大聖尊容行香之際日西南有彩雲見若伏以大道無形至誠斯應上元降福感而遂通步輦陟於齋宮度修香火彩雲生於曉日遽發祥光是知聖德與天心合符萬靈與羣仙叶贊臣叨陪侍從如昇汗漫之遊承恩禮謁更覩氤氳之瑞榮幸之極千載一時無任欣慶之至

賀破吐蕃狀

右臣等伏以涼州遙稟神算大振天威吐蕃小醜應時摧敗元惡渠魁乘勢俘戮隻輪匹馬坐見無遺雖虞舜之格有苗黃軒之征涿鹿未有廓清氛祲如今日之盛者臣等無任慶快之至

謝賜撰鄭國夫人碑羅絹狀

右內侍尹鳳祥宣口敕得所進闕羊表及鄭國夫人碑今賜卿綵羅二十匹絹一千匹闕羊薄技恩顧戰士之心雕蟲陋詞愧稱賢母之德效輕賞重戴厚慚深臣子之情豈望天報

集賢院謝示道經狀

右臣伏見聖札金字寫道經兩卷以爲惠文太子三七追福天毫發彩宸翰騰輝色麗風雲光逾日月伏惟陛下孝弟之至通於神明俯念天倫用資幽贊當茲炎暑服此勤勞事絕古今感深名教臣忝司舊職載考前王未有親親之至楷隸之美如此之備也足以作則貽範垂之無窮伏望宣付史館以光典策無任誠懇慙惶之至

謝賜御書大通禪師碑額狀

右內侍尹鳳祥宣示御書大通禪師碑額六字畫起平雲點蹲芒玉戈矛攢倚鸞鶴交飛神功發於至想睿思成於玄德實謂天龍捧持虛空稱贊逝者如在薦福知歸臣棲志禪門撰碑靈塔幸遇聖情崇道御書假貸刻畢辰於嘉石爛日月於封邱感極悲生恩深無答臣無任望外殊澤之至

謝賜藥狀

右內史陳忠盛宣旨賜臣痢藥臣攝生無方自貽疾疢

聖慈矜憫垂恩救護氣衰力憊忽吞永命之符腸滑胃虛更餌返魂之草蒙天營祐指日痊平雖萬粉灰何酬造化謹附忠盛奉狀陳謝以聞

對策

詞標文苑科策

第一道

臣聞舜命昌言漢徵極諫嘗覽千古賢哉二君今陛下發德音下明制選空岩穴訪匝輿臺大哉邈乎過之遠矣臣以草莽之賤謬當車乘之招誠不足以庶幾王庭充塞大問伏讀聖旨乃知天心之所存焉臣聞昔者鳥跡代繩龍文演卦水土遷王時更萬紀金木互興人非

七姓暨乎三皇五帝氏往夏商周漢氏作或導人以禮樂或驅俗以政刑或革弊以忠敬或治風以文武非師古之誥有殊蓋隨時之義且異也伏惟聖母神皇陛下誕受鴻基光膺駿命粵若立極格天之業論道布政之典任賢克暴之功出洛卿雲之瑞此幷藏緯玉冊勒休金版鬱美前古揚光後葉者矣至若創業垂統之則宏猷永圖之美重光三聖再清六合可不謂然乎猶或惕慮推溝勞謙馭朽謝文明於薄德想疇庸於清問此陛下之至讓也愚臣何足以知之策曰適時之務何先經國之圖何最臣聞古者因人以立法乘時以設教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夫人者理得則氣和業安則心固崇讓則不競知恥則遠刑若强人之所不能雖令不勸禁人之所必犯雖罰且違故曰政不欲煩煩則數改數改無定人懷苟免之心網不欲密密則深文深文多傷下有非辜之懼竊見今之俗吏或匪正人以刻爲明以苛爲察以剝下爲利以附上爲誠綜覈之司考課專於刀筆撫字之宰職務具爲簿書陛下日昃雖勤守宰風化多闕臣以爲將行美政必先擇人失政謂之虐人失人謂之傷政捨人爲政雖勤何爲伏願陛下進經術之士退掊克之臣崇簡易之化流愷悌之風畫一成歌此適時之務也愼賢而用此經國之圖也苟能英才不棄大化方隆而猶曰朝謝垂衣野非擊壤則文武之道尚何言

哉堯舜之君徒虛語耳策曰帝皇之道奚是王霸之理奚非者布在方策臣聞之矣聖人御㊣上㊣而下信帝者應期君明而臣哲周用王道教化一而人從漢雜霸政刑政嚴而俗僞故親譽優於畏侮文章劣於成康臣謹對

第二道

臣聞刑以助教德以閑邪先王愼於好生大易誡於緩死今陛下毋臨黔首子育蒼生孚佑下人克配上帝然自東南小祲荆蠻遠郊雖聖德泣辜尚用防風之戮天心罪己仍勞淮甸之征其有詿誤閭閻脅從井邑陛下愍孤霜於海淮恤困窮於江漢捨從寬宥此陛下之恩也而蕞爾餘孽蠢茲頑兇思弄兵於潢池之下將構難於戎狄之域罪盈稔貫禍得萌芽此又陛下之明也今陛下乃賜臣策曰豈止殺之方乖於折衷將小慈之澤爽彼大猷臣實見折衷大猷之規不知小乖微爽之義也策曰刑政之要實所明閑臣聞政猶水火刑譬陰陽頃者三監亂常有司既糾之以猛於今四罪咸服陛下宜濟之以寬明肆赦之渥恩安萬人之反側布深仁於羅鳥收至察於泉魚豈不大哉天下幸甚且夫人者旼也暗而不可罔庶者眾也愚而不可欺是故刑在必澄不在必慘政在必信不在必苛故明王之理天下也刑一則人畏而不干政簡則俗齊而不僞於是禍亂不作

災害不生君安於上臣悅於下百姓日用而不知其然
四海風動惟帝之則道暢鍾石聲流舞詠其行已也非
他所理者以此刑政之要庶幾一隅臣謹對

第三道

伏惟陛下則天法地畏命重人據河洛之規模總風雨
之交會軒后魚圖之水建邦設都周公龜墨之地考堂
作室靈祇降福嘉祥薦祉制同神造力以子來將以殷
薦上帝至法也嚴配先王至孝也加以八風攸序四時
克諧無得而稱能事畢矣猶復執勞謙之不已懼盛禮
之未宏訪末學之臣詢稽古之政斯事體大臣何足言
然而敢不欽承以竭涓滴耶策曰何代之政參詳適中

何禮之規施用爲切臣謹錯綜三五明徵典謨竊以緯
武經文布方策而非遠英風顯號流頌聲而可襲未有
反義悖德而致昇平之政棄禮違經克以永終之祿莫
不發號施令法乾坤之動靜執契繫衡順金木之刑政
是故青陽玄室遵孟仲而觀風白輅朱旂因離光而布
政養老用上庠之禮教胄取太學之義環水謂辟雍之
名向陽表明堂之位蓋所以享羣瑞朝諸侯頒正朔調
景緯成簡易之基崇久大之業也皇王興旨庶此詳探
周漢前蹤難於專用臣才智駑劣草莽鄙生至如軍國
務廣政刑理急但至敬無文信言不美陛下欲聽其說
必觀于事將達其謀先求諸道危言抵禁破膽寒心伏

惟聖主稍留天聽臣謹對

批答

答宰臣賀破賊狀

省表具知蠢茲戎狄侵軼邊鄙不交鋒刃自取敗亡既
邊將之功亦天道所棄心之有慰與卿同之

張說之文集補遺卷第三
序　啟　書
大衍(麻)序
孔補闕集序
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
洛州張司馬集序
先天酺宴序
尋花柳宴序
餞韋侍郎神都留守序送弟赴定州詩序
送毛明府詩序
會諸友詩序
上東宮請講學啟
與鄭駙馬書
與執政書
大衍(麻)序
特進集賢院學士修國史上柱國燕國公臣說言(麻)者
先王以明時授人敬天育物者也辰極恆居斗運不息
晦朔相推而變月寒暑往來而成歲日月右轉周天之
度啟星辰左旋正時之氣合積餘分而加之者百鈞必過毫
設蔀鳳鳥爲司疇人受職分分而加之者百鈞必過毫
毫而滅之者千里必差何則古法存而其人異也不有
大聖孰能起之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欽崇天道愼
徽月令受命再新改制創(麻)十有三祀詔沙門一行上
本軒頊夏殷周魯五王一侯之遺式下集太初至於麟
德二十三家之眾議比其異同課其疏密或前疑而後
定或始會而終乖振古未探之象必發揮於神算大鈞
之氣盡覩纓於天聰迺更審晷度之短長覈星閒

之廣狹繩九道之朓朒糾五精之進退參大衍天地之
數綜八卦六爻之序一轍於文王也覈春秋交蝕之辰
研九疇五紀之奧同文於孔子也杼軸萬象優柔四載
奏章朝竟一公夕落臣說奉詔金門成書册府先有理
(麻)陳景善算起昇首尾參元之言接承轉籌之意因而
會輯編次勒成一部名曰開元大衍(麻)經七章一卷長
(麻)三卷(麻)議十卷立成法十二卷天竺九執(麻)一卷古
今(麻)書二十四卷略例奏章一卷凡五十二卷所以貫
三才周萬物窮數術先鬼神稱著曰者卽聖人顧訪之
旨標謹校者是(麻)家進對之辭非軒后至聖不啟履端
之業非容成詣極不就歸餘之經據其圖也七政之天
心不遠守其術也千歲之日月可知蓋中黃之寶符太
紫之神器者也謹以十六年五月端午赤光照室之夜
皇雄成紀之辰當一元之出符獻萬壽之新(麻)伏望藏
之書殿錄於紀言掌之太史須於司(麻)制曰可

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

臣聞七聲無主律呂綜其和五采無章黼黻交其麗是
知氣有壹鬱非巧辭莫之通形有萬變非工文莫之寫
先王以是經天地究人神闡寂寞鑒幽昧文之辭義大
矣哉上官昭容者故中書侍郎儀之孫也明淑挺生才
華絕代敏識聰聽探微鏡理開卷海納宛若前聞搖筆
雲飛咸同夙構初沛國夫人之方娠也夢巨人俾之大

秤曰以是秤量天下及昭容既生彌月夫人弄之曰秤量天下豈在子乎孩遂啞啞應之曰是生而能言蓋爲靈也越在襁褓入於掖庭天寶啟之故毀家而資國運將興也故成德而受任自則天久視之後中宗景龍之際十數年間六合清謐內峻圖書之府外開修文之館搜英獵俊野無遺才右職以精學爲先大臣以無文爲恥每豫遊宮觀行幸河山白雲起而帝歌翠華飛而臣賦雅頌之盛與三代同風豈惟聖后之好文亦云輿主之協贊者也古者有女史記功書過復有女尚書決事宮閤昭容兩朝專美一日萬幾顧問不遺應接如響雖漢稱班婕妤晉舉左嬪文章之道不殊輔佐之功則異迹

祕九天之上身沒重泉之下鼎獻令範代罕得聞庶後學嗚呼何仰然而大君據四海之圖懸百靈之命喜則九圍挾纊怒則千里流血靜則黔黎乂安動則蒼旻震弊入耳之語諒其難乎貴而勢大者疑賤而禮絕者隔近而言輕者忽遠而意忠者忤惟窈冥柔曼誘掖善心忘味九德之衢傾情六藝之圖故登崑巡海之意寢翦胡刈越之威息瓊臺珍服之態消從禽嗜酒之端廢獨使温柔之教漸於生人風雅之聲流於末葉非夫㊀玄黃毓粹貞明助思眾妙扶識羣靈挾志誕異人之寶授興王之瑞其孰能臻斯懿乎鎮國太平公主道高帝姊才重天人昔嘗共遊東辟同宴北渚倏往忽來物在人

亡惘雕琯之殘言悲素扇之空篋上聞天子求椒掖之故事有命史臣敘蘭臺之新集凡若干卷列之如左

孔補闕集序

唐會稽孔季翊字季和識眞之士也弱冠制舉授校書郎轉國子主簿年三十一卒於左補闕祖紹安中書舍人考楨絳州刺史季和清規素業有奕代之訓依仁游藝其聖者之後永昌之始接迹書坊有廣漢陳子昂鉅鹿魏知古高陽許望信都杜澄昌樂谷倚廣陵馬懷素東萊王無競河南元希聲臨淄李伯魚譙國桓彥範僉謂季和神清韻遠析理探微衛叔寶之比也嗚呼人斯云亡世閱多故十年之外零落將盡而後來者皆首華

金步鳴玉負聖丹地揮毫紫宸何嘗於拜職之日歎在劉王喬臨壇之時恨無謝益壽者矣頃見許渾之子風裁可觀潘子之門有尼夏侯之學傳建集作者五卷以示子稱從弟四人皆良器愴相如之遺草幸公業之不亡因敘曩意存之篇首云爾

洛州張司馬集序

夫言者志之所之文者物之相雜然則心不可蘊故發揮以形容辭不可陋故錯綜以潤色萬象鼓舞入有名之地五音繁雜出無聲之境非窮神體妙孰能與乎洛州司馬張公名希元中山人也族高辰象氣壯山河神作銅鉤天開金印孝友內植禮樂外滋勵行闔庭鄉人

謂之會子飛名都邑諸儒號曰聖童下帷覃思穿牆嗜
古蓬山芸觀之書羣玉懸金之記魯宮藏篆汲冢遺編
無不日覽萬言暗藏三篋博學吞九流之要處盈若虛
雄辨敵四海之鋒退藏於密漢王問策知帝者之師楚
子聞名實諸侯之選故得雄飛白簡鷹揚丹筆卷襜帷
於天郡設鉤距於皇都若乃抗埋輪之章執驚馬之議
旌賢有通德之教疾惡存署背之文繼軌前途遇物成
興理闕刑政咸歸故事之臺義涉箴規盡入名臣之奏
加以許與氣類交遊豪傑仕邁夷險身更否泰昔嘗攝
戎幽易謫居邛鬱亭皋漫漫興去國之悲旗鼓洶洶助
從軍之樂時復江鷺遷谷隴鴈出雲夢上京之臺沼想

故山之風月發言而宮商應搖筆而綺繡飛逸勢孤標
奇情新拔靈仙變化星漢昭回感激精微混韶武於金
奏天然壯麗綷雲霞於玉樓當代名流翕然宗尚自大
夫之頌成室太史之賦京都魏則十龍儒雅晉則三陽
藻綴朝分南北運迄周隋文人才子重世間出豈止枏
楩體物陳琳得以示人鷓鴣寄辭阮籍稱其王佐故以
開國籍鱗次乎史傳之首入文場羽儀乎天下之半公
增繁榮業桂林之一枝彌廣源流荊江之九派宗門多
士斯爲盛歟且如承家舊德之基賓王歷官之序玉琯
銅渾之數黃公㊄女之符落猿殪兕之巧飲鵲迴鸞之
妙詳諸列傳可略言焉某室邇蘭芬族聯棣萼荷千里

之嘉奬接四友之良遊謹撰令引式題前集七子賦詩
期取類於鄭志一家垂範庶齊衡於孔藂來日新文請
俟君子起儀鳳之後迄景龍以前凡若干卷列之於目

先天醊宴序

先天元祀孟冬十月東都留守韋公寅奉聖朝述宣嘉
旨乃合洛京之五省招河伊之二縣將吏咸集佩章有
序鏘鏘濟濟偪偪闐闐供張於興教之門式醊宴也原
夫樂生於心非因清風之奏和達於氣無待陽春之節
蓋澤之所及也深則情之所感者遠國家天地一統君
臣百年朝榮舊德之緒野服先疇之業元化漸漬洪恩
既久太上功德不宰夏后命子之初皇帝孝理無爲漢

祖事親之日生堯舜於天屬見文武之同時前古未逢
斯人何幸是日六樂振作萬舞再弱鳥獸徘徊士女踴
躍則知眾庶觀聽之所樂也旨酒終縮大庖燔炙芳溢
風煙醉流阡陌則知衣冠酣暢之所適也由近而視遠
萬國之慶皆然自明而察幽三靈之歡可接若夫吟詠
德澤播越仁聲斯固雅頌之餘風政教之遺美凡我詞
客安敢闕如賦詩展事垂列於後

南省就賓尚書山亭尋花柳宴序

尋花柳者上賜羣臣之宴也大哉春氣同夫聖心無物
不榮有情咸達況乃五教敷洽萬邦懷和尉候警而莫
犯刑法存而不用慼觀近古此遇良難諸公入金門侍

瑤殿窈窕雲閣葳蕤華館不亦泰乎然王事靡盬夙夜在公接良會於愷澤散煩襟於清曠不亦優乎爾其嘉賓爰集勝賞斯備召絲竹於伶官借池亭於貴里雕俎在席金羈駐門遠山片雲閣層城而助興繁鶯芳樹繞高臺而共樂旨酒未缺方塘半陰盡陳既醉之詩以永太平之日

鄴公園池餞韋侍郎神都留守序

夫良才出乎休運大任歸乎令德四海既安乃注意於賢相兩都分正實具贍於師尹鷺臺侍郎兼左庶子韋公國之楨幹人之表儀矜嚴有叔子之容持重得楊公之望門通禁省當朝稱累代之名管綜諸閩帖職盡一

時之美頃五星東聚八月西巡武王既入於鎬京君陳當往於洛邑中日晷之盈縮均天宇之會同清廟明堂政理之本也太倉武庫兵食之原也機務所總半天下之軍國聽訟實繁連海隅之郡縣恩有密而處遠事有疏而授親腹心遐寄惟賢是屬歲臨單閼月在長贏同蕭何之居守當陰識之留鎮北闕拜辭西堂宴餞大君垂藻承月露之光榮元良賜服被星海之耀潤執事以同列之好載壺酒而送行鄴公以彌甥之禮埽郊園而留別此地有離洲別嶼竹館荷亭曲沼環合而連注叢山相望而聞起幽隱長寂蕭條遠風通終南之雲氣下昆明之水鳥爾其駐馬青林肆筵碧岸清管四發坐客

增悲高臺一望遊人忘返韋公方祇率嘉命保釐成周樹之風聲流我王澤然而臨觴不樂首途遲遲瑣闥夕拜戀未央之宮開錦服晝遊懷杜林之桑梓層城日下高蓋雲飛天子賦詩已載龍行之史羣公盛集須傳出宿之文凡若干首合成一卷陸生何幸暫游朝野之閒商也斐然輕述國風之序云爾

送工部尚書弟赴定州詩序

宵旰天子送冬卿之詩也河朔愆歲恆陽俟牧借威六宮導俗千里俾乎列城遷仰上之化鄰境蒙波及之澤不然者豈一小郡而勞大賢哉尚書河東侯朝廷之舊宰也操法度於掌握運陶鈞於方寸是將戴皇惠寒谷

熙績而知暄暢君恩疲人飲德而自飽蘇其槁瘁樂我陽和元宗殿國亦望於此於時春帶餘寒野銜殘雪太官重味御酒百壺供帳臨歧假絲竹以留宴傾城出餞會文章以龍行三台厚常寮之意八座深聯事之矚既而離人遽起班馬爭嘶尋太行之連山想邯鄲之長陌雖仰瞻鴻鴈來往易於前期而相對桑榆遲暮難於遠別送歸之地歡悵如何應制華篇凡若干首鸞翔鳳欲掛千金之木糾合蛟龍附藏羣玉之府置之懷袖以慰遐心云爾

送毛明府詩序

昔之謂良宰者講道議行訓俗式人出自郎官遷登郡

守不以才限流品位遷寵賂聖㊟麻之際任賢稽古毛明
府執德不回發言無擇雍容文雅罷曲江之曳裾尊酒
絃歌卽羊卿之製錦甲朝辭洛宴別嘉賓孟夏涉河路
踐芳草眷彼燕趙頃罹疚寇金革毒三北之師杼軸醜
亖東之賦毛公將勝苛居簡止濁徐清不下堂而爲理
有及境而先歎朋知坐閒弦墾何時益賦金谷之詩遠
送鄖鄂之陌愛而不見同夫樹萱

會諸友詩序

谷子者昔與說聯務逢山出入三載事志相得情深友
于尋屬吾人秩遷迫吏畿劇愛而不見春也再華今說
復謝書坊補他職窮猴之意不擇儒林喜且把袂舊筵
無以匡輔區區微誠願效塵露輕進芻鄙庶垂采擇臨

解帶餘日臥玩文墨笑談平生茲歡豈多後面方永沈
沈春雨人亦淹留

啓

上東宮請講學啓

臣某等啓臣聞安國家定社稷者武功也經天地緯禮
俗者文教也社稷定矣固㊟輯於人和禮俗興焉在刊
正於儒範順考古道率由舊章故周文王之爲太子也
崇禮不倦魏文帝之在青宮也好學無怠博覽史籍激
揚令聞取高前代垂名不朽伏惟皇太子殿下英睿天
縱聖敬日躋神算密發雄威立斷廓清氛祲用㊟家國
冀聖人萬一哀憫若將遣越甘心待罪謹狀

與鄭駙馬書

晚尋莊周書以天地爲國道德爲身老室之戶牖孔門之棖闑足可反覆孝慈胎育仁義而晉朝賢士乃祖尚浮虛弛廢禮樂其所遺失將詣眞宗不愈遠也老稱歸根曰靜復命知常復命近於無有知常其有知見耶斯故反照爾孔云窮神知化德之盛者神不可窮而窮之是神合於我化不可知而知之是化爲我用唯此二義緊莊生亦未始盡言焉非榮陽之深於道者孰爲輕導茲意也

張說之文集補遺卷第三

張說之文集補遺卷第四

露布　碑銘

平冀州賊契丹等露布后土神祠碑銘

西嶽太華山碑銘　常州刺史平君神道碑

太子少傅蘇君碑銘　邠王府長史陰府君碑

爲河內郡王武懿宗平冀州賊契丹等露布

大總管右金吾衞大將軍兼檢校洛州長史河內郡王

臣某前軍總管行左衞翊府中郎將上柱國定陽郡開

國公臣楊元基行軍長史朝奉大夫守給事中護軍臣

唐奉一行軍司馬通議大夫行六官郎中鄭果等言臣

聞氛祲薄霄戎狄謀夏則武庫兵動中國有弧矢之威

文昌將飛邊城用金革之事蓋以式遏姦暴大庇黎人

震蠻蕩夷明罰耀武者也伏惟天册金輪聖神皇帝陛

下仁覆有截化被無外皇圖未臣之黨帝載不庭之俗

罔不衣被聲教浸潤邕熙望雲向風密邇遐裔而契丹

兇醜奴隸餘苗非冒頓之雄族異單于之貴種徒以錯

居遠郡漸化平時田牧混乎四甿貿遷通於三市戍人

解甲邊馬垂轡禽獸飽而忘恩蜂蠆養而恣毒敢孤亭

肯自絕生成乃狼心于紀鴟張竊發虐我邊吏覆我鎮

軍大棘殘於夷落孤竹淪於荒虛陛下震赫斯之怒授

決勝之符天地合謀鬼神助順六狄舉國百蠻整眾運

欃槍而埽除從列缺而焚蕩臣飲冰受斧指日揚麾雖

訓鷹揚之士輯睦震驚之師其餘部散校分離綱別

緒兵車星布巡太行而綴碣石介馬雲羅挾衡漳而連

海浦山川積雨盡消邊騎之塵草木長風咸有王師之

氣清邊士馬稍南驅而擁麾神兵甲卒漸北逐以威臨

但合圍而持重未輕挑而卽戰重以藩臣默啜統率氈

裘控弦逾於萬騎帶甲彌於千里長驅松漠掩集柳城

巢穴是空胎卵皆覆於時賊眾兵馬屯逼幽州闔其塞

外之敗懼有舟中之敵勢力外窘心腹內乖建安郡王

攸宜蓄銳淵停乘機電發援桴作氣則山岳動搖書箭

一飛則酋渠相滅兵纔接刃元兇授首春猴薇野京觀

起於中州積甲成山組練收於外府雖本根斯拔已蕩

滁於一隅而餘臺所滋尙聯延於數郡賊帥何阿小等頑凶是極奢儈爲資授其署置肆行驅掠幽陵之下不知首惡之已擒兩河之聞仍謂游魂之可恃士女遭其遍脅軍城被其屠陷以殺戮爲事戶積虔劉之悲以劫奪爲心家盈剝割之痛鹿城縣令李懷璧衣冠貴胄令長崇班背我朝恩歸誠狄寇潛修甲仗輸以利器之資見委兵權當其上將之任蠢茲狂亂暫同燎火言事剪除方申沃雪臣乃盛兵邢趙塞井陘之隘命虎賁之將過其衝突之鋒長史唐奉一馳使洛魏據阿曹之津縱羽林之雄挫其侵軼之勢臣又遣將軍總管忠武將軍行左衞翊府中郎將上柱國定陽郡開國公楊元基押

飛騎營中郎將李鐸子總管雲麾將軍行玉鈐衞翊府中郎將康國公阿史那毗伽子總管冠軍大將軍行玉鈐衞翊府中郎將宋撥延子總管冠軍大將軍行左金吾衞翊府郎將回鶻果別敕行人雲麾將軍康薛誕子總管定遠將軍左威衞長李當義壯武將軍何義本三右武衞中郎將阿史德奉職右鷹威衞將軍業温啜子總管忠武將軍何利深子總管壯武將軍俱羅羅淮刺侯斤右豹韜衞柔遠府長史上果毅吐火羅決斯右金吾衞果毅執失守直右鷹揚郎將員外置同正阿所那左玉鈐衞長上借緋金元濟東天竺國王子僧伽杖摩右鷹揚衞郎將僕固郡骨支左金吾衞郎將阿康地具右武威衞郎將東河察使左豹韜衞高城府長上果毅阿史德伏麾支右玉鈐衞郎將路驢駒左金吾衞長鷹揚衞長上花匡鼎押飛騎李言忠押飛騎沮忠揚鎮

上阿史德伏麈支右玉鈐衛郎將路欲谷游擊將軍葛羅枝延游擊將軍契苾木昆折衝都尉車鼻施俟斤虔州猶口鎮副白善德晉州仁壽府果毅侯義威子總管左武威衛侯神城府果毅杜元隱押後隊長上張德峻天官常選王昌常彦緯押千騎三交戍董元景河州安喬戍主王才龕別奏康元寂押千騎隊楊待封前冀州堂陽縣丞温待禮別敕行人白君謩等略其西南或折衝其前或乘躡其後整貔貅之佐奮猛毅之倫長戟林迴高旗雲撓賊黨囂窮窮漏急命窄途殫孰無全之心投必死之計以今月一日何阿小等帥不悛之旅擁脅從之眾結聚數萬抗拒官軍自寅及午前後九陣元基等

並鋒鏑爭先戈鋋遞躍抗足而跋鮮卑之血塗地攘臂而扔烏丸之首積野摧同冰陷裂若山焚窮其子遺無復噍類斬獲逆賊冀州三品大總管何阿小逆賊河北道招慰大使冀州刺史馬行慰逆賊冀州道副大總管楊奉節逆賊冀州長史王宏允逆賊總管劉伏念逆賊十二衛大將軍見任鹿城縣令李懷璧逆賊信都縣令楊志寂總管胡六郎逆賊總管王知先逆賊帥馬明謩逆賊三品總管姬目等魁首巨蠹三百餘尺夙有戎馬憑陵殘毀之處臣皆宣布制旨撫集其人咸懷聖恩俱得復業羣凶既定冀方砥平二載逋誅一朝泯滅數州愁毒俄然清殄舞溢河冀歌達塞垣載風浪以息滄溟

廓氛埃而觀白日郤穀何力敢推羣帥之勞叔向有言實在明君之德臣憑藉睿略忝當戎政神機密運不待橫草之功天贊冥符恭承破竹之勢伏惟廟勝速奉朝歡抃舞之情倍萬恆品不勝慶快之至謹遣傔人天官常選李佑別奏左衛長上校尉張德峻奉露布以聞其軍資器械別簿條上謹言

碑銘

后土神祠碑銘

至哉坤元　萬物資生　王者母事　德合天明
義有大報　用協永貞　茫茫九土　思索其精
因天事天　因地事地　彼汾之曲　高睇傑異

景象遺光　壇場舊位　寂寥千祀　精靈永閟
誣神不祥　復古維祺　文所無者　秩而祭之
矧曰后土　昔載明祠　何必因陰　乃爲我師
意多漢武　跡在橫汾　風流可接　簫鼓如聞
壽宮創制　神鼎勒勳　古往今來　豈無斯文

西嶽太華山碑銘

巉巉太華　杜天直上　青崖白谷　仰見靈掌
雄峯峻削　菡萏森爽　是曰靈爽　眾山之長
白帝西下　黃河北來　陰陽孕育　精氣徘徊
偶聖呈瑞　逢昏降災　玉池神挹　石室仙開
海絕瀛洲　天遥㊣圖　偉哉此鎮　錚鍒西土

鬼神乍遊　風雲忽聚　高標嫡日　半壁飛雨
自古王者　巡方必至　龍駕帝服　封天禪地
南面會神　西后在位　待子治國安人　然後徐
思其事

常州刺史平君神道碑

公諱貞育字密一字閒從燕國蓟人也蓋晉之公族有
韓國者列於世家韓之餘子食平邑者因爲氏姓有漢
丞相改造繡衣在魏蓟侯宅茲元祉故瓜瓞縣於三輔
枝葉盛乎兩燕魏齊之閒世濟其美公卽北齊司空公
鑒之會孫祕書郎子敬之季孫故偃師令直容之叔子
鍾積慶之洪㠯包太和之粹靈敦龐沈靜直方簡易仁

義根心政理率性度以禮義文以詩書戶部尚書清河
崔知悌朝望人倫公之文友深賞延譽遠近宗焉始以
司成館進士補盧州愼縣尉刺史盧寶㠯舉器藏下寮
轉冀州大都督府曲沃縣尉撰晉州洪洞縣主簿北平
陽道昕氣尙標舉河東裴知禮鑒裁精別陽推以孝友
資身裴亦薦以經邦興化徙雍州新豐縣尉盧少儒引
爲檢點判官差卒選校小大推允休議登聞擢監御史
襄行奉使黔中監選有牒牓謝鳳節仁奏罷漢官專任
首領公上其挾姦樹黨做擾藩落天子悟焉再使置吏
遠夷騷而旋定舊貫改而復完又駟牧在野攘竊是繁
耗以歲月莫之禁禦公軺車上隴羣憲畢露表監官斛

斯果之輩奪職者九人沒贓者萬計牧圉知禁思無邪
奚閎耀聞吐蕃侵境師旅不給乃賙運酬勳募耕入選
利之所聚詐亦居焉公與大理正王守一於河蘭鄯廓
四州推獲僥羅王希古盧種王誕其徒二千餘人正處
其罪爰得我直授監察御史內難去職居喪過毀死孝
貽憂光宅初肇延兩臺分典百郡服闋授右臺監察御
史巡察河南澄清郡邑昇賢弊罪能執其中類功最加
兩階拜右肅政殿中侍御史郎官法天古難其選固美
斯在再拜司勳員外郎永昌中遭凶黨網羅爲周興所
奏貶溫州固安令州特舉清白改鴻州樑陽令邑多滑
人屢宰敗羣公威簡有素誠結無欺率是而行人用不

擾獄行自靜狼戾反慤詔書嘉譽加朝散大夫又羅密
徙貝錦爲河內所鞫降括州員外司倉尋而事白進吉
州司馬神龍中興官反舊政窮鱗沛而縱壑墮羽翼而
順風拜司門郎中兼衛王司馬無何正除衛王司馬拜
太子左庶子以節愍之禍出爲涪州刺史未往又轉廬
州司馬致仕久之景龍中復起左諭德兼榮文館學士
詔曰公搢紳耆彥操履清㠯令譽播於始終嘉績宣於
中外儲闈論諭雅望尤高宜申朝典俾加徽服可銀青
光祿大夫又攝詹事東都留守拜常州刺史居歲餘優
詔致仕享年八十先天元年仲冬薨於河南之正平里
第遺令近地便葬斂以終服開元二年冬卜葬於伊闕

之西夫人河東縣君柳氏祔焉禮也公出入四朝歷官二十其進也皆擇能錄勤惟德是與其退也必含垢受屈在涅不緇子文之量從可知矣凡撰(渭)孝友悌傳各一篇以匡儲后撰先君親友傳十卷以篤故舊撰家譜家誌各十卷以明系本撰河南巡察記十卷以辨風俗非通理博物立誠錫類其孰能見志以著書因事以設誡若斯之盛也有文集十卷行於代初公侍祠清廟有髦士之宜而先考偃師贈蒲州長史自祖考三葉塋無碑記公諮諸通儒而追建銘碣幽趙之士以爲美談夫爲子則頌德以尊祖飾終以榮親孝之大也爲臣則不枉毫髮以顧私不避豺狼以撓法忠之至也潔志則利

不涉口欲不萌心清之源也履道則不俛眉以悅勢不屈色以苟容正之方也詩曰仲山甫舉之公有其德傳曰左邱明恥之公有其直總是四善遠齊二賢於是芬芯令問優游眉壽惠風激於勝流丕績敷於哲后然以忤彼權貴保茲介特不登三階以正四國貞白之似愾焉太息其孤總授充窮泣血靡所寘懷俾予作頌布哀豐石恭惟先人之寮友常奉長者之話言公雅珍確實不尚華靡敬慎風規直紀行事業廣詞褊萬無髣髴少子授八分之妙獨善當時公平日惠愛故存之刊刻詞曰

義義淑德　克生休命　履孝蹈忠　含清體正

如玉之潔　如金之鏡　高明洵美　學以潤之
官方正事　靜以鎮之　嚴嚴憲府　公三峻之
赫赫儲宮　公三訓之　道有行廢　時有泰否
三入三出　無愠無喜　鼓缶而歌　懸車致仕
全歸葬儉　允也君子　西山幽幽　東川悠悠
雲過墳闕　風薄松楸　人亡道存　榮往哀留
貽世作則　行歸於周

太子少傅蘇君神道碑銘

斤斤蘇公　體正含道　稟靈(渭)粹　爲唐元老
忠以衛主　孝以立身　文以經國　惠以安人
司牧九郡　九郡爰靜　平章百工　百工爰整

干載典憲　三朝綱領　上纂先人　五代相國
下垂餘慶　七子令德　帝謂庭碩　伊公是似
接侍玉墀　序拜金陛　聯華疊潤　佐我天子
於戲彼蒼　國幹云亡　地頹五岳　天折三光
備禮詔葬　羣官會喪　掌史司德　刊銘路旁

邠王府長史陰府君碑

公諱某字某武威姑臧人也昔恭王之裔別封於管有夷吾者能霸桓公則平周辭上卿之禮適楚踐大夫之職以地命氏授於陰城新野之涼皆爲著族貴則重族二后榮則一門四侯道則山紀神仙行則禮題忠義建名崇德世有其人公高祖湘東內史鑒梁州之子屬詞

比事天下宗之曾祖江州刺史通道館學士顯祖朝請大夫國子博士㊀道考某官景明貽範清白纂烈文史累善所徵及公而盛公承禮樂之峻胄稟清明之異姿天生粹靈氣合眞素下帷專思重席擅業至人藏用有道德之卿君子爲儒無榮辱之境尚東郭以自逸與南容之不廢調補陳州司倉徵其志也以爲非足利時不容終秩遂優游初服遞祖移年嘿志㊁言洞心清律常手操經籍耳練宮商澹有怡神坦無嬰慮是可忘機造化豈徒屑意公卿而已哉故德充以外形才全以內濟委懷從運與道無名尋拜命宜城王府記室參軍退一閑而无悶進三府而交辟署宰長河曲資而往曰惠人無小吾所從之其至也去惡如救焚急賢如濟渴遇物風偃推心理裕平其志而異物不遷一其誠而萬情感括清猷美績克存餘詠飛狐之地戎馬生郊俾公爲蔚州別駕則惠化所存勇且知方肇建天人懋官靈器入爲慶王友轉太子中允又拜國子司業邠王府長史或舉德以進或尚閑而退不失其正達識推高某年月日寢疾東都終於永豐第春秋七十有五惟公率心經於德義檢口絕於臧否秉禮樂而視正直蘊文藻而含清眞可不謂才全而蹈道者歟位不兼濟惜也夫人范陽縣君張氏丞相燕公之妹㊂思妙德嬪風女師梁氏義輕於前志曹門克貽於後範府君之喪紀綾將縞晝哭成疾恐流年之易除慟累月而云逝沒而不朽者非禮節絕倫之謂乎春秋若干以某年月日合葬於龍門南陵原禮也公無子有二女咸以淑行著於通門喪葬克家咸戚行路子壻吏部郎中吳興張珣度支員外郎隴西李愷永懷清水緬託貞石庶乎時遷陵谷猶徵少女之詞道在宗親不昧諸姑之德大人爲頌俾小子序焉

賢哉陰侯　孝友仁信　符彩外發　清眞內鎭
史門文宗　國子儒脩　克家踵武　金聲玉振
結髮筮仕　利用勸心　雅馴風化　鹿賦文章
函文禮樂　雷門紀綱　徵言教胄　直道匡王
年惟大耋　克茂精爽　疾不彌留　怡然長往
世比過隙　生猶絕嚮　契均范張　會阻天壤
通家自昔　永懷厥初　晉姻之故　言就我居
富同鼎食　窮共園蔬　動心規戒　言成著書
奪我良友　天其喪余　南望龍門　東都九原
萬籟酸骨　千霜斷魂　琴瑟都盡　塤篪半存
葬收子壻　碑傳外孫　人生到此　天道何言

張說之文集補遺卷第四

張說之文集補遺卷第五

墓志　行狀

文昌左丞陸公墓志　節愍太子妃楊氏墓志

滎陽夫人鄭氏墓志銘　燕郡夫人李氏墓志銘

上邽縣君李氏墓志　鄧國夫人墓志銘

李氏張夫人墓志　張氏女墓志

贈少保郭公行狀

文昌左丞陸公墓志

公諱元方字希仲蘇州吳縣人也帝典惟二虞盡美於南風强國有七齊莫大於東海元侯制食因而爲宗丞相冊勳開吳佐命盛德之後瑤琨代襲故丹青奕世三

君之望並高金玉聯華五常之目齊重公即陳紿事黃門侍郎琛之曾孫唐荆州當陽縣丞山仁之孫司儀郎東之姪孫章尉元之子體㊀黃之純粹峻清白之隆名鵬翼載軒騏鳴自遠始以司成明經業優擢第補三水扶風渭南三縣尉授襄行監察殿中三御史遷鳳閣舍人兼太子中舍又判鳳閣又守秋官行鸞臺三字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坐公事降爲綏州刺史居無何檢校春官又試天官二侍郎兼司尉卿復除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轉右庶子轉文昌左丞前後掌選及知考各二歲九流銓總代天理物公執其衡鏡而野無遺賢三載考績惟王舊典公秩其幽明而庶官咸事

斯平憲章臺閣藉甚人倫至於經濟大道彌綸庶務嘉猷嘉謀嘉猷嘉謀嘉猷嘉謀

墅於青宮入參視膳之儀出友元眞之樂禮陪藹館祭服始於北郊詩贊鵲巢王化終於南國豈知言違闕水神往邙山七日之望不歸千秋之言何及於是視身知苦幽探白馬之偈覺心等空證青蓮之葉久以喬木無枯柏舟早誓棣華先落聖善相依閫門正家稱未亡而全禮高堂終養不深哀而遂絕此又禮外之禮孝中之孝者也初上在東宮時妃有女弟選爲良媛生忠王卜者曰不宜養爰自襁褓命舉妃字及開元正位良媛爲嬪而卒妃之視忠王也隱覩之訓誨之竭從母之仁慈倍猶子之珍愛忠王之託妃也敬愛焉聽順焉生盡因心之樂沒過如母之戚且夫慈戀鞠育孝思顧復仁

叶恩親愛備恭睦成天下之百行致生人之五福斯蓋皇極之端國風之首者矣湖陽王當小宗之祭元妃之喪故喪挾而姑而祭殷二國何必鼓吹山上遘傳慈母之名石闕廟中獨立少姨之像史官承詔勒銘沈碧詞曰

太華北足　長河東肘　總粹陰靈　妃德儲后
鳴美玉佩　炯光金鈕　嬪貴長姨　寵王從母
永訣上賓　死孝哀親　顧懷孺子　忍別天人
昔貞高國　今撫百神　泉燈我夜　宮樹他春
陵麥秀兮漸漸　隴月生兮纖纖　霸岸去兮無
還日　青門絕兮不可瞻　石獸澀兮綠苔黏

宿草殘兮白露沾　園寢閉兮脂粉膩　不知何人兮開鏡匳

滎陽夫人鄭氏墓志銘

夫人諱某字某滎陽開封鄭氏之女也有唐銀青光祿大夫行少詹事博陵侯崔氏之妻中大夫中書舍人湜之母也高祖述祖北齊禮部尚書太子太保滎陽平簡公曾祖武叔北齊洛州刺史中牟公祖道援隋宋城令父世基故吉陽令故左僕射安吉公杜淹太夫人之外王父也夫人家世德門母氏鼎胄衣冠禮樂耳目所徵號之諸生實爲女士先夫人以崔出泰岳之肯鄭祖周王之穆長源修麓北濬聯宗故夫人年十有七歸於我

氏盡敬愛以安舅姑致友穆以諧娣姒性寬恕尚素雅文而不奢約而不陋故邑號光啟象服是宜博陵侯更事兩朝多歷官序居必大理去有遺愛雖毳衣善聽得非雞鳴之弼乎舍人及三弟長安尉泌藍田尉液左千牛滁咸有當代之名立無過之地滋液德教琢磨禮範雖趨庭善稟得非閨門之誨乎夫樂得好逑關雎義也鞠成眾子鳲鳩仁也采蘋采藻修禮度也如山如河有德容也婦禮既成內則用貞母儀乃行家道以甫於是春秋高矣雅好眞諦厭數禪味減徹珍華被服慈衣捐斥文繡總斯羣懿式是六姻故以嗣徽先姑垂裕來史詩所謂邦之媛也夫人有焉皇天難訴不享偕老年六

十四神龍元年十一月九日遘疾終於洛陽之遵化里其明年二月某日葬於富平縣之某原君侯傷神諸子銜恤竊銘幽竁用存終古其詞曰

東惟詹府　西望綸闈　吾夫鶚瞵　吾子鵷飛
青綬赤芾　魚軒翟衣　喬梓灌墓　堂堂榮輝
如何不淑　奄永泉扉　漠漠元夜　容容白日
百歲之後　同乎此室

右豹韜衛大將軍贈益州大都督汝陽公獨孤夫人李氏墓志銘

公燕郡夫人李氏仕歷檀州司馬始家薊城是則帝寵舊臣乃命王族官平朔野因爲郡人夫人諱某字某故代州東治府右勇毅都尉幽州高士李感之女也本姓張居於清河郡大父元悊官至安東大都護長史與太宗有故賜姓李氏仕歷檀州司馬始家薊城是則帝寵舊臣乃命王族官平朔野因爲郡人偉哉孝友清白之仁基金鉤石印之靈慶必將光大別族繁衍淑女彩鸞粉敷焜燿華美若斯之盛也夫人幼而韶異長而婉穆金聲玉澤蘂榮蘭茂傳賢莊姜詩美仲氏無以尚也初汝陽公夫人元氏生一男四女而早卒繼室以夫人封諸燕郡王元生立及長孫楊氏二女秉彝斯宜爾之德著鴟鳩均養之仁色無偏和心無殊厚閨庭之內邕邕如也雖邑中五服之家門下三千之客莫能察其異焉永甯里先人之舊廬也有通渠轉池巨石嶔嵚噴險淙瀉洄潭沈沈殊聲異狀而爲形勝遊衍之處者十四五前夫人之孫蘇氏之婦弱歲嬉而墮焉舉家環流憚莫能救夫人投身赴水或沈或浮久之提挈僅免其行已也實多此類府君更郎將中郎將各一將軍大將軍凡四前後領左右羽林二軍禁營青海鴨綠二道總管天子元老白首兵欄腹心爪牙朝無與二外受珮戈文馬之賞內委金璣寶貝之飾將軍既頒於部曲夫人亦散於宗姻可謂貴而好禮富而能惠者已及君子晨歌夫人晝哭喪有過戚制無越禮其後法吏苛禮余子遠遷窮荒一訣倚閭三歲炎山瘴海曷云其來施珍玩以奉佛徹滋味以奉道精意入冥明神與直中興昌㊣無廢舊勳先公茂乎飾終愛子榮乎起滯天步方泰家屯適夷宜享南山之壽奄頓西泉之駕神龍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寢疾終於洛陽之德懋里春秋若干國墜邦媛宗傾母儀孤㊣孝孫哀哀欒棘有詔旨曰獨孤某妻亡還京日宜給靈輿幷遞悼舊褒德矜孤恤喪朝之大經者粵以明年十一月二十日卜葬於雍州之原不從先塋古之道也夫計功伐勒鼎彝非婦人之事撰德行存國史亦孝子之志乃爲銘曰

猗嗟昌兮　月出之光　如葉莫莫　如華皇皇
宜啟燕郡　作合汝陽　尊之象服　錦衣褧裳
以慈行訓　曰仁之綱　以命易難　曰義之方
婦有柔德　亦惟其常　女之士行　於何是臧

彼天蒼蒼　胡降百殃　捨我媚子　捐其高堂
邱隴芒芒　風生白楊　象物皆盡　德音不忘

上邽縣君李氏墓志

夫人太祖景皇帝之元孫西平郡王普定之女也賦靈陰德資性柔嘉事舅姑盡其敬與娣姒致其睦茂行充乎內則懿聲溢於外姻雖幼育王家長自傅保而能謙光庶類降心細物手成朝祭之服躬操酒食之品凡婦人之所能事而夫人莫不備焉府君朱紱之歲也於是乎始受封邑象服盈門魚軒在路姬氏王者之後夫人帝室之親夫貴婦榮於斯爲盛及帷堂而哭有敬姜之禮擇鄉而處有孟母之教入閫俟信有諸婦之期出言

成章有眾女之誡受命不淑以某年月日卒於同州之私第以神龍元年十一月二十日合葬於萬年縣白鹿之舊塋有子慈殿中侍御史檢身承家揚名爲孝思我母氏感蓼伯之詩祈於府君取周公之禮髣髴心迹志之幽石其銘曰

茫茫萬姓　朝宗於李　婺星分極　咸池派水
后稷裔孫　神貽女士　動遵法度　居觀圖史
輔佐哲夫　訓成賢子　宜崇徽號　以享介祉
高堂奄空　霜露方始　儉用禮節　葬非奢美
鏡下穹臺　衣緘泉筒　隴煙不散　松風長起
摘果人迷　侵林獸死　永言惟孝　事親終矣

鄧國夫人墓志銘

詩美莊姜　傳稱孟母　庶姬縣邈　千載時有
猗嗟邦媛　柔明亶厚　龜玉毀櫝　膏蘭夭壽
遠矣皇祖　肇自伯宗　靈基在晉　華胄陵江
尹茲西楚　宅是南邦　高蓋結轍　圓冠比蹤
魏館虛待　周京長發　父對雄風　母膺姊月
珠浦瀆潤　玉林清越　昆弟三人　羽儀雙闕
家芳淑女　國茂賢妃　具瞻四德　旁通八徽
步幃馳辨　連環定機　調絃魚躍　弄杼鴛飛
嫣后創業　軒宮多事　高行登聞　大家入侍
幽贊日月　財成天地　温室不傳　平城盡祕

大君命我　變禮斷恩　衛妻空誓　息嬀無言
均養七子　劬勞二門　始賦穆木　終歌采蘩
多難啟聖　羣凶構孽　朋家作仇　脅權相滅
臨禍不懼　忘生蹈節　彼何人斯　碎此貞烈
氣消日朗　既安且平　皇心震悼　禮備哀榮
啟國加等　復土陳兵　外姻來唁　中使臨塋
恭惟夫人　宿精智刃　昭昭開士　授之心印
古無合葬　遺言別墳　欒欒孝子　敢廢前聞
服不珍繡　盤無膩薰　室暗泉火　松殘隴雲
神合大化　誰爲小君

李氏張夫人墓志

臨淄李伯魚妻者范陽張氏女諱德性孝悌柔婉能日
誦數千言習禮明詩達音妙繪德言容功蓋出乎天下
伯魚善爲文擢校書郎出爲青州司功而卒夫人寡居
無子以歸宗焉長安二年年四十有八傾逝於康谷里
殯於永通門外景龍三年家疚居貧季弟說鬻詞取給
冬十月安厝伯姊於萬安山陽蒼梧不從古之制也北
望先隴西接妹邱明靈其嘉永安此室銜哀敘志嗚呼
孔懷銘曰

送我伯姊　萬安之墳　精靈何處　爲雨爲雲兮
彼臨淄兮千里　望修阡兮忽夫君

張氏女墓志

女郎名㻋姓張氏洪洞丞府君之少女也聰慧孝友蘇
條口暫能讀史書善奏絲桐舉族珍之未成人而夭命
也聖㤼中隨仲昆之任殞折於慶州歸殯於藍田別業
景龍年屬家艱季兄說徵黃門侍郎哀請不拜詔許終
服家貧備文以取資冬十月獲葬女弟於萬安山陽差
池姊塋顧瞻尊闕不亡孝弟慰爾幽魂舍酸屬銘投筆
氣索辭曰

陟彼京兮　痛同生兮　奈何朝露　在葬榮兮
共天地之大德　焉早落而無成兮

行狀

兵部尚書代國公贈少保郭公行狀

公名震字元振本太原陽曲人也大父任相州湯陰令
因居於魏公少倜儻廓落有大志儀冠雄傑身長七尺
美鬚髯十六入太學與薛稷趙彥昭同業時有家僕至
寄錢四百千以爲學糧忽有一人綠服叩門云五世未
葬棺柩各在一方今欲齊舉夫事苦乏資用聞君家信
至頗能相濟否不問姓名以車載去一無所留深爲趙
薛所誚公怡然曰濟彼大事亦何誚焉十八擢進士第
其年判入高等時輩皆以校書正字爲榮公獨請外官
授梓州通泉尉至縣落拓不拘小節嘗鑄錢掠良人財
以濟四方海內同聲合氣有至千萬者則天聞其名驛
徵引見語至夜甚奇之問蜀川之跡對而不隱令錄舊

文上古劒歌其詞曰君不見昆吾鐵冶飛炎煙紅光紫
氣俱赫然良工鍛鍊凡幾日鑄得寶劒名龍泉龍泉顏
色如霜雪良工咨嗟歎奇絕琉璃玉匣吐蓮花錯鏤金
環生明月正逢天下無風塵幸且周防君子身精光黯
黯青蛇色文章片片綠龜鱗非直結交遊俠子亦曾親
近英雄人那知中路遭棄捐零落漂淪古獄邊雖則沈
埋無所用猶能夜夜氣衝天則天覽而佳之令寫數十
本偏賜學士李嶠閻朝隱等遂授右武衛胄曹右控鶴
內供奉尋遷奉宸監丞屬吐蕃請和親令報命至境上
與贊普相見宣國威命責其翻覆長揖不拜瞋目視之
贊普曰漢使多矣無如公之誠信遠近疆界立談悉定

因遺金數十斤而還公悉以進上奏言揣彼上下之情人倦其繇役久矣咸願早和大將論欽陵不爭四鎮獨不欲耳但國家每歲不絕其使而欽陵常不稟命自然彼落之人怨欽陵日深望國恩日甚設欲廣舉兵徒難矣斯乃反間之微旨也必可使其上下俱懷猜阻矣則天甚然之無何吐蕃君臣果相疑貳遂誅欽陵弟贊婆及其兄子莽布支並來降公聲名藉盛授御史加朝散大夫遷主客郎中吐蕃與突厥和大入西河破數十城圍偪涼州節度出城戰沒踩禾稼米斗萬錢則天方御洛城門酺宴涼州使至因輟樂拜公為涼州都督兼隴右諸軍大使調秦中五萬人號二十萬以赴河西公至

涼州吐蕃素聞威名相謂曰我贊普猶懼吾輩何可敵乎相率而去公收合餘眾繕修城壁施法令屯田二年而復公之功也公以涼州西據吐蕃北有突厥久示其弱未揚天威因徵隴右兵馬一百二十萬號二百萬集於湟州營幕千里舉烽號令時宗楚客為相素與公不協令人告變則天惶懼計無所出狄仁傑魏元忠韋安石李嶠宋璟姚崇趙彥昭韋嗣立張說二十五人抗表請保如公有異圖幷請身死籍沒則天由是稍安兵既大集人又知教分兵十道齊進過青海幾至贊普牙帳贊普屈膝請和獻馬三千匹金三萬斤牛羊不可勝數公大張軍威受其蕃禮而還既伏西戎震威北狄突厥

獻馬二千匹所獲涼州人士皆放歸塞上從此方鎮肅清蕃落畏慕令行禁止道不拾遺凡所規模制作率為後法河西隴右十餘處置生祠堂立碑頌德閭邱均等為其文壽有詔許入朝公素無第宅寄居友人之舍候敕入朝忽有人馬前送狀開緘前人已去狀中唯有物數而無姓名便於樹下獲驟馬二十餘匹帛三千匹公曰豈非太學請葬之士乎因以買宅居止薛稷趙彥昭聞之皆嗟歎良久景龍年中宗楚客韋處訥等潛結朋黨憎功害能授公曉騎大將軍兼安西大都護四鎮經略使金山道大總管時烏質勒久恃眾倨不屈朝廷縱兵寇掠道路不通公以眾寡不敵難以力制因率麾

下數十騎徑入部落烏質勒大出兵衛出迎望見公威容端毅風飆若神不覺屈膝因而下拜公宣國威命抗聲與語自朝至暮雪深尺餘竟不移足質勒頻拜伏語罷歸帳相去二十餘里質勒久立雪中倉卒疾發是夜暴卒其嗣子娑葛集諸將曰漢使殺我君父今須復讐大舉兵眾將追殺公聞質勒死遲明素服來弔道路相逢兵圍數帀娑葛見公忽來未之敢逼但言衛護漢使公至其帳下大哭流涕因撫定其嗣蕃人大喜留數十日助其葬事娑葛獻馬三千匹牛羊十餘萬移居千里西域無事道路肅清諸蕃聞之遣使歸降者十餘國時人語之曰郭元振詭殺烏質勒知娑葛與闕啜有釁奏

請移於瓜州制從之會中書令宗楚客受金遂寢其事公具以狀聞楚客恃勢囑請召公將陷之公不從又奏請斬楚客清蕃落時韋庶人竊弄國權中宗竟不之省也初安西南有毒河源遠在蔥嶺西北河岸百步人畜蹋之者輒死公威振西域所向無不從者因驗圖經知其源率兵三萬人歷于闐康居大食等十餘國所過之國令供資糧仍署其國王爲左右總管率兵前進北至蔥嶺牙帳前十二國王兵百餘萬其河源上有大樹高千餘尺垂陰數頃大軍至日有黃龍繞樹以口吐毒氣而拒官軍三軍悉覩焉公手書摻檄文令左拾遺張宣抗聲讀之畢黃龍解樹而下公率諸軍誅之數日方倒

聚而焚焉河源且絕數十里內悉爲良田在安西半餘年四鎮(甫)靜韋庶人知政屢徵不至因下僞詔令侍御史呂守素中丞馮家賓相繼巡邊欲將害之未及皆爲娑葛等諸蕃劫殺之睿宗即位徵拜大僕卿敕至之日舉家進發安西士庶諸蕃酋長號哭數百里或發面截耳抗表請留因紿之而後即路其至玉門關也去涼州八百里河西諸州百姓蕃部落聞公之至貧者攜壺漿富者設供帳聯絡七百里不絕公旌節下玉門關百姓望之宛轉叫呼聲動岩谷自朝至暮傳呼至涼州涼州城中男女在衢路並歌舞出城咸言吾父至矣通夜城門不受禁制都督司馬逸客聞之謂公近矣陳兵出迎

會候騎至云始入玉門關都督嗟歎良久具狀聞至京同中書門下三品加銀青光祿大夫遷兵部尚書封館陶縣男依舊知政事尋轉吏部尚書知選舉囑請不行大收草澤睿宗屢下詔褒美後默啜大寇邊拜刑部尚書充朔方道行軍大總管築豐安定遠等城以拒賊路尋加金紫光祿大夫再遷兵部尚書知政事仍舊元帥會太平公主竇懷貞潛結兇黨謀廢皇帝睿宗猶豫不決諸相皆阿諛順旨惟公廷爭不受詔及舉兵誅竇懷貞等宮城大亂睿宗步肅章門觀變諸相竄外省公獨登奉天門樓躬侍睿宗聞東宮兵至將欲投於樓下公親扶聖躬敦勸乃止及上即位宿中書十四日獨知政

事因下詔曰大臣立事夷險不易良相昇朝安危所繫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上柱國館陶縣開國伯元振偉才生代宏量匡時經綸文武今之王佐出入將相古之人傑夙侍宸扆嘿荅廟堂思致堯舜以期管樂朕往在儲幃洎登寶位每觀其仗義感激願制兇邪立誠耳抗表請留因紿之而後即路其至玉門關也去涼州八百里河西諸州百姓蕃部落聞公之至貧者攜壺漿慷慨密陳宏益爾其至矣朕實嘉之頃者皇戈作釁太上皇帝既命朕除討元振又馳奉宸極始則資予爲弼終則(甫)朕問安可謂格於皇天貫於白日元惡既翦庶物維新克昌斯圖朕豈忘舊宜開井邑永譽山河可進封代國公賜實封四百戶物一千段子五品官尋兼御史大夫天下行軍大元帥是歲大徵兵眾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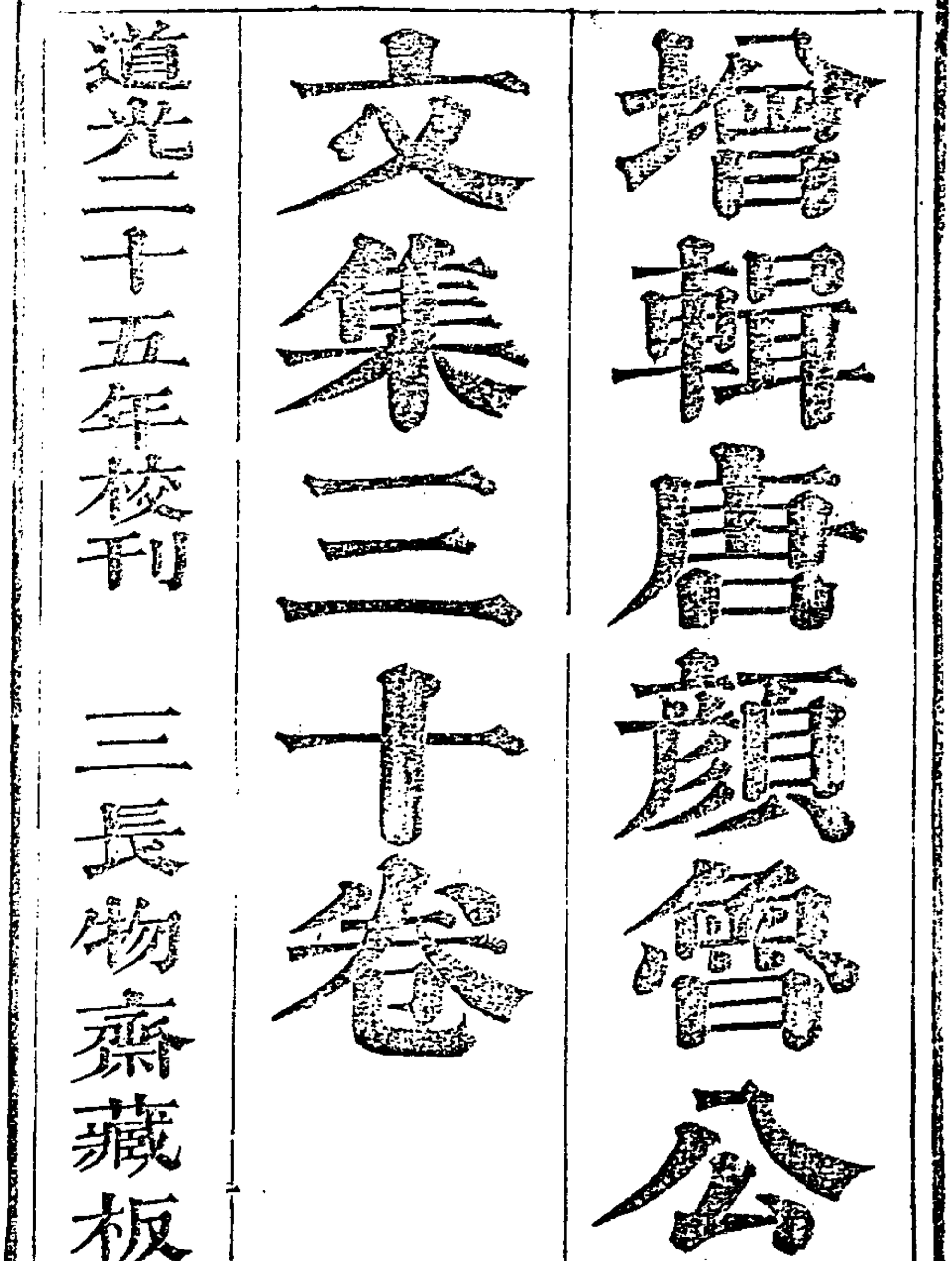
武驍山兵一百萬號三百萬並奉公節度是日三令之後上將親鼓公慮有大變因畧行禮上怒引坐簾下紫微令張說犯鱗而諫上乃曰元振有保護大功宜寬軍法流新州未至屬開元元年冊尊號赦曰元振往立大功保護於朕頃因閱武頗失軍容責情放逐將收後效可饒州司馬未至卒於道時年五十八有集二十二卷文章有逸氣爲世所重公少負氣縱橫遣意磊落作尉巴中不修名檢及登朝受任屢使遐方霜明烈心玉立貞節言行忠正居處簡約飭體雜於皇王致君期於堯舜公務之暇手不釋卷雖子弟家人未嘗見其喜怒前後上疏切諫得失十數道俱焚其稾草不以語人故朝

廷莫知也睿宗嘗曰元振正直齊於宋璟政理逾於姚崇其英謀宏量過之矣舊於宣陽里居二十餘年不至諸院馬廐每朝回對二親言笑歸室儼如也不問家事與狄仁傑朱敬則魏元忠李嶠韋安石趙彦昭韋嗣立薛稷張說等爲忘年之友事父母孝聞父受授濟州刺史後以爲相奏請解職授銀青光祿大夫濟州刺史致仕公歿後二親猶在自我唐受命宰臣有二親者惟公而已

張說之文集補遺卷第五

張說之文集二十五卷明鈔本集首有永樂七年伍德記云兵燹之後散佚僅存錄而藏之是此編爲明初輯本明嘉靖丁酉椒郡伍氏龍池草堂刊行有項篤壽序攷唐宋藝文志張說集三十卷外集二卷久已不傳劉燕庭曾藏宋刊三十卷本半葉十一行行二十字與李太白駱賓王等集同行款攷爲蜀本自朱竹君椒花吟舫散出爲燕庭所收今又不知歸於何所張月霄藏影宋鈔本十卷單是詩集如首卷喜雨二首一題御製一題應制明本刪去御製應制等字卷五醉中作有題無詩卷六廣州送蕭都督入朝過岳州宴餞後缺一葉雖非佳刻然亦希見聚珍本作張燕公集館臣又於明刻本外采及文粹文苑英華諸書得頌一首箴一首表十八首疏二首狀六首策三首批答一首序十一首啟二首碑四首墓志九首行狀一首凡六十一首皆依類補入仍釐爲二十五卷采輯較富而卷非原次又刪去當時批答及同作亦未盡善按明刻本卷一賦與雜詩二至十皆雜詩十一十二頌十三贊銘記十四碑十五表十六至廿一皆碑銘廿二墓志銘廿三雜著廿四表廿五碑銘表首卷在碑銘之中次卷在卷九卷十表十一疏狀對策批答十二序十三啟書露布十四至廿一皆碑銘廿二墓志行狀廿五祭文實較舊本爲有條理仁和朱子涵觀察出示所藏彭文勤公本鈔極舊惜止廿卷再據吳仲懌侍郎明鈔本互補以成全璧今前廿卷用彭本後五卷用吳本聊存舊式而退諸書拾補者另編五卷似可復世卷之舊質諸方聞之士以爲何如光緒乙巳三月江陰繆荃孫跋

再攷顧千里思適集云先得燕公文十五卷又得椒花吟舫鈔本增益五卷顧氏單校唐文除去詩五卷後又補足五卷疑世間自有此廿卷傳本非缺佚也



道光二十五年刻

二長齋藏板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補遺一卷年譜一卷附錄一卷

顏魯公集十五卷補遺一卷唐書本傳其集見於藝文志者有吳興集十卷臨川集十卷盧州集十卷臨川集又改和公主碑殘文顏元孫干祿字書序乃顏元孫作眞卿特書之刻石元剛遂以爲眞卿文亦爲舛誤今並從刊削焉後附年譜一卷舊亦題元剛作而譜中所列詩文諸目多集中所無疑亦元剛因舊本增輯也元剛字茂潛丞相留正之子官終起居舍人

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

顏魯公集十五卷補遺一卷附錄一卷唐顏眞卿撰原本久佚此本乃宋敏求掇拾重編得十五卷至南宋又佚脫卷留元剛爲蒐緝補完併訂正年譜附於末然眞卿詩文見於石刻者尚有尉遲迥碑等八篇見於說部者尚有政和公主碑等三篇則亦未爲賅備今併續採補入傳無更散遺焉

按唐書藝文志顏眞卿有廬集十卷行狀作廬

殿集提要誤作盧州集又云殿庭君謨氏碑銘
尉遲廟碑銘二首增入補遺卷今檢　武英
殿聚珍版文忠集內無此二碑又政和公主碑
顏元孫墓誌殘文二首提要云據江氏筆錄採
出今檢全唐文顏集內殷夫人顏氏尉遲迥和
政公主顏元孫四碑皆有全文而和政公主提
要誤作政和顏元孫神道碑提要誤作墓誌提
要又云附年譜一卷今檢聚珍版文忠集無此
卷又案聚珍版文忠集以全唐詩按之少水亭
詠風溪館聽蟬二聯句詩以全唐文按之少象
魏賦請除禫服奏請除素練聽政奏駁韋陟謚
忠孝議對三命判按揚志堅妻求別適判劉中
使帖世系譜序送高寬仁序況愛寺重修記湖
州碑陰記橫山廟記項王碑陰述永字八法頌
顏勤禮元孫尤南幼輿尤臧果卿和政公主殷
夫人顏君等八碑陸務滋贊浦塘辨刷運迴碑
銘顏含大宗碑共二十有六首莫見於史傳說
部及石刻者新唐書禮樂志有請定武成廟釋
奠奏祖佑通典有元陵儀注及冥定昏禮奏宋
次帖有一行帖留元問忠義堂帖有朝迴帖
按外帖捧袂帖乞米帖盧八郎帖諫忠義
堂續帖有南來草蒙江外送書四帖重其昌戲
鴻堂帖有謝鹿脯奉辭近開三帖合而計之又
得十有八首今得補編入集

卷一 表
象贊賦
皇帝即位賀上皇表 附元宗批答
讓憲部尚書表 附肅宗批答
謝兼御史大夫表 附肅宗批答
同州刺史謝上表 附肅宗批答
蒲州刺史謝上表 附肅宗批答

謝贈祖官表 附肅宗批答
謝渭西節度使表 附肅宗批答
乞御書天下放生池碑額表 附肅宗批答
謝戶部侍郎表 附代宗批答
謝兵部尚書表 附代宗批答
謝判河南節度使表 附代宗批答
卷二 表 狀 議
請除郭曖駙馬表
請陳京練覈政表
請定武成廟祭典

更定昏禮表
論百官論事疏 附新唐書本傳所載疏
請復七聖諡號狀
論元皇帝祔遷狀
駁吏部尚書韋陟諡忠孝議 附韋士程浩駁議
朝會有故去樂議
廟享議 附陳京傳所載廟享議
卷三 儀注
元陵儀注
卷四 判 牒 書 帖
對三命判
拔楊志堅妻求別適判
訪求清河行人李華牒
與郭僕射書
與李太保帖九首
與御史帖
與盧倉曹帖三首
與蔡明遠帖二首
劉中使帖
與夫人帖

與諸次帖
與潘師帖
廣平帖
文殊帖
寒食帖
中夏帖
修書帖
訊後帖
一行帖
南來帖
顏魯公文集卷目錄
江外帖
草茅帖
奉使蔡州書
移蔡帖
卷五 序 記 述
孫文公集序
懷素上人草書歌序
世系譜序
送韓越觀察使高寬仁序
送劉太沖序
送幸子序
張長史十二意筆法記
述愛寺壁修記
東方先生畫贊碑陰記
鮮于氏離堆記
撫州寶應寺翻經臺記
撫州寶應寺律藏院戒壇記
撫州南城麻姑仙壇記
宋州官吏八關齋會報德記
吳興沈氏述祖德記
顏魯公文集卷目錄 四
乞御書題額恩敕批答碑陰記
湖州石柱記
崔孝公陋室銘記
吳興太守柳惲西亭記
宋文貞公碑側記
家廟碑後記
家廟碑陰記
謝公碑陰記
顏氏碑陰述
卷六 表 誥 題名 碑銘

左綱言史務滋像贊
李侍御寫眞贊
永字八法頌
蒲塘驛
華嶽廟題名
京林寺題名
西林寺題名
靖居寺題名
周太師蜀國公尉遲公廟碑銘
天下放生池碑銘

有唐故中大夫使持節壽州諸軍事壽州刺史上柱國贈太保顏公夫人魏夫人仙壇碑銘
杜國贈太保郭公廟碑銘
晉紫虛元君領上眞司命南嶽夫人魏夫人仙壇碑銘
有唐茅山元靖先生廣陵李君碑銘
湖州烏程縣杼山妙喜寺碑銘
浪迹先生元眞子張志和碑銘
唐故通議大夫行薛王友杜國贈祕書少監國子祭酒太子少保顏君碑銘

卷八 神道碑銘一

河南府燕軍贈祕書丞郭君神道碑銘
祕書省著作郎襲州都督長史上護軍顏公神道碑銘
攝常山郡太守衛尉卿兼御史中丞贈太子太保顏公神道碑銘
正議大夫行國子司業上柱國金鄉縣開國男顏府君神道碑銘
和政公主神道碑銘
唐故開府儀同三司太尉兼侍中河南副元帥都督河南淮南淮西荆南山南東道五節度行營事東都留守上柱國贈太保臨淮武穆王李公神道碑銘

諡忠節京兆顏公神道碑銘

卷七 碑銘二

東莞臧氏紳宗碑銘
晉侍中右光祿大夫本州大中正西平靖侯顏公
大宗碑銘

朝議大夫贈梁州都督上柱國徐府君神道碑銘

金紫光祿大夫守太子太傅兼宗正卿贈司空上
柱國隴西郡開國公李公神道碑銘
朝議大夫守華州刺史上柱國贈祕書監顏君神
道碑銘
特進行左金吾衛大將軍上柱國清河郡開國公
贈開府儀同三司兼夏州都督康公神道碑銘
中散大夫京兆尹漢陽郡太守贈太子少保鮮于
公神道碑銘
朝議大夫行江陵少尹兼侍御史荆南行軍司馬
上柱國顏君神道碑銘
顏魯公文集 目錄 七
卷十 神道碑銘三
左衛率府兵曹參軍賜紫金魚袋顏君神道碑銘
唐故右武衛將軍贈工部尚書上柱國上蔡縣開
國侯贼公神道碑銘
有唐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右丞相上柱國贈太
尉魯平文貞公宋公神道碑銘
遊擊將軍左領軍衛大將軍兼商州刺史武關防
禦使上柱國歐陽使君神道碑銘
銀青光祿大夫海濱饒房陸台六州刺史上柱國
汲郡開國公康使君神道碑銘
京兆尹御史中丞梓遂杭三州刺史剣南東川節
度使杜公李公神道碑銘
卷十一 表墓碑銘 墓誌銘 殘碑 逸文 存目
唐故容州都督兼御史中丞本管經略使元君表
墓碑銘
京兆尹兼中丞杭州刺史剣南東川節度使杜公
墓誌銘
杭州錢塘縣丞殷君夫人顏君碣銘
曹州司法參軍祕書省麗正殿二學士殷君墓碣
銘
顏魯公文集 目錄 八
祭姪贈贊善大夫季明文
祭伯父豪州刺史文
橫山廟碑
卷十二 古近體詩 逸詩存目
詠陶淵明
贈裴將軍
刻清遠道士詩因而繼作 附清遠道士同沈恭子
道和太師顏魯公到清遠道士游虎邱有作 李德裕
日休道和虎邱道士游虎邱詩 皮
清遠道士高韻
又酬沈恭子詩
題杼山妙喜寺壁字

謝陸處士杼山折青桂花見寄之作
贈僧皎然
登平望橋下作
使過瑤臺寺有懷園寂上人
五雜組擬作 附同擬五人作 李嘗 殷佐
重擬五雜組 附同擬三人作 陸士修 蔣志
登覩山觀李左相石尊聯句 張薦 劉全白
竹山聯句題潘氏書堂 眞卿 陸士修 李嘗 房夔 顏粲 康造 陸羽 李觀 房益 柳淡
夜集聯句 眞卿 張薦 王修甫 吳筠 顏覩 韋介 陸羽 僧皎然 顏顒 顏頍 陸士修
大言聯句 眞卿 李嘗 張薦
小言聯句 眞卿 張薦
玩初月重遊聯句 張薦 李嘗 眞卿 清晝
重送橫飛聯句 李嘗 眞卿 張薦 李嘗 清晝
送李侍御聯句 眞卿 陸羽 清晝 張薦 李嘗
逸人 清晝
月夜聯句 皇甫曾 李嘉祐 陸士修 清晝 張薦 袁高 吳筠
夜宴安宜燈聯句 陸士修 清晝
三月晦日陪鄭使君南樓玩月聯句 吳筠 陸羽 皇甫曾
送大理李寺丞赴東都 崔峒
贈僧皎然 李嘉祐
送李侍御赴東都 崔峒
贈僧清晝 李嘉祐
贈陸處士羽 崔峒
贈張將軍 李嘉祐
贈嚴山人 李嘉祐
贈僧清晝 李嘉祐
贈僧清晝 李嘉祐
贈僧清晝

湖州刺史名宦傳　舊唐書殷顏合傳贊　明　邵經邦
新唐書殷顏合傳贊　宋　宋祁
宏簡錄二顏張許合傳贊　元　令狐桓
卷十四　文集二
顏魯公行狀　唐　殷亮
顏魯公神道碑銘　宋　晁元剛
卷十五　文集三
顏魯公年譜
卷十六　外集四
寄韋南陵冰余江上乘興訪之遇韋顏尚書笑有此贈　唐　李白
陪諸湖州公堂　唐　歐陽
敦頲魯公送挺贇歸翠微寺　唐　盧綸
送顏平原　唐　岑參
胡笳歌送顏眞卿使赴河隴　唐　戎昱
聞顏尚書陷賊中
奉陪顏使君眞卿二十六郎兩池會諸文士東堂重校
太湖
奉和顏使君眞卿修韻海畢會諸文士東堂重校
奉同顏使君眞卿開元寺經藏院會觀樹文殊碑
奉同顏使君眞卿裴侍御騶駝橋玩月
九日陪顏使君眞卿登水樓
奉和顏使君眞卿修韻海畢州中重宴
春日陪顏使君眞卿皇甫會西亭重會韻海諸生
春陪顏使君眞卿登峴山送張侍御嚴歸臺
同顏使君眞卿峴山送李法曹陽冰西上獻書時會有詔徵赴京
同顏使君清明日游因送蕭主簿
陪顏使君餞宣諭蕭常侍
奉陪顏使君修韻海畢東溪泛舟餞諸文士
同顏魯公泛舟送皇甫侍御會
奉同顏使君眞卿送李侍御粵賦得荻塘路
奉酬顏尚書眞卿觀元眞子置酒張樂舞破陣畫
予送其意以答焉
奉酬顏使君眞卿王員外過郭中寺寺無山水之賞故偷皎然

三山歌
春日與顏魯公眞卿洛元眞子雒鎮再聯句
春日訪使君眞卿清風樓賦得洞庭歌送吳錄事
歸北固洞
晦日陪顏使君自蟾洲集
新堂有石數思烈也
謁顏魯公祠
題顏魯公畫像
游湖州題顏魯公祠堂
游峴山
顏魯公文集 目錄 三
讀中興頌碑
題顏魯公像
過平原
顏魯公祠堂
書座右碑後
謁湖州顏魯公祠
謁文宣王廟於白石山
謁先聖廟
游峴山
題湖州樓玉樓春
坐部門樓醉逢來
卷十七 外集五
授顏眞卿監察御史制 天寶六載
授顏元孫滁州刺史制 開元二年
贈顏昭甫華州刺史制 乾元元年
贈顏惟貞祕書少監制 寶應元年
贈蘭陵郡太君殷氏蘭陵郡太夫人制 寶應元年
授顏眞卿刑部尚書告 大歷十二年
授顏眞卿太子少師告 建中元年
贈故太師顏眞卿司徒詔 貞元元年
顏魯公文集 目錄 三
授顏眞卿資善大夫制 穆宗時
授顏宏式同州刺史制 開成元年
授顏溫鳳翊文學制 宣宗時
授顏萼禮部郎中制 昭宗時
請贈太師顏眞卿諡朝疏 唐 張薦
請表太師顏眞卿節愍疏 嗣曹王皐
爲淮西宣慰使鄭右丞祭顏太師文
爲留守貢尚書祭顏太師文 鄭薰

弔九江驛碑材文
碎碑記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歐陽脩文忠公新廟記
魯公祠續記
離堆顏魯公祠堂記
祁陽顏元祠堂記
吉州顏魯公祠堂記
浯溪書院記
卷十八 外集六
顏魯公文集 目錄
顏魯公文集序
顏魯公文集後序
刻顏氏告敗
顏魯公文集序
顏魯公文集後序
重刻顏魯公文集序
顏魯公文集跋
重刻宋元章魯公仙蹟跋
卷十九 別集七
顏魯公官階考
歐陽脩 去
沈顏 去
曾鞏 宋
曹輔 去
米黻 去
黃庚 去
許永 去
歐陽守道 元
蘇天爵 元
劉敞 宋
留元剛 去
楊一清 明
都穆 去
趙焯 去
羅樹聲 去
鮑觀光 本朝
畢沅 去
顏魯公著作考
顏魯公書韻海鏡源始末考
顏魯公湖州寶客考
顏魯公生卒葬地考
顏魯公祠廟考
卷二十 外集八
雜紀
卷二十一 書評一
總論
張仁蘊德政碑 天寶元年
顏魯公文集 目錄
郭虛己碑 天寶十一載三月
郭揆碑 天寶十一載三月
多寶塔感應碑 天寶十一載四月
夫子廟堂記殘碑 天寶十一載四月
卷二十二 書評二
東方朔畫贊并碑陰記 天寶十三載十二月
臧寧孔子廟碑
逍遙樓藏御書碑額表 乾元元年
祭姪季明文 乾元元年九月
金天王廟題名 乾元元年十月

卷二十三 書評三
告伯父豪州刺史文 乾元元年十月
與蔡明遠帖 乾元二年
乍寒帖
顏勤禮碑 乾元二年
題盧鴻草堂圖壁
顏允南妻陳夫人碑 寶應元年五月
離堆記 寶應元年五月
顏允南碑 寶應元年十一月
顏惟貞并殷夫人告 寶應二年十一月
韋縝碑 寶應二年
郭氏家廟碑 廣德二年十一月
郭敬之墓碑
卷二十四 書評四
與郭英乂論坐位書 廣德二年十一月
顏元孫碑 永泰元年
鹿脯帖 永泰元年
乞米帖
朝謁帖
拜秩帖
陝州告
東林寺題名 永泰二年六月
西林寺題名 永泰二年六月
顏氏家廟碑 永泰二年
窪尊銘 永泰二年
左伯石壁記
鴻慈二大寺
祖開二大字
鮮于仲通碑 大歷二年正月
鮮于氏里門記
顏魯公文集 目錄 六
靖居寺題名 大歷二年十月
書馬伏波語 大歷三年四月
顏喬卿墓碣 大歷四年四月
顏幼輿碑 大歷四年四月
顏允南碑 大歷四年四月
顏處士殘碑
顏氏家廟經臺記 大歷四年四月
魏夫人仙壇碑 大歷四年
華嶽山王郭二眞君碑記
逍遙樓三大字 大歷五年正月

顏魯公文集目錄

臧懷恪碑
臧氏神策碑
臧氏故宅碑
顏舍人家廟碑 大歷六年十一月
顏舍人廟碑 大歷七年四月
書清遠道士詩及和作
虎跑泉記 大歷四年
送劉一洽敘 大歷七年
八關齋會報德記 大歷七年五月
劉中容誥

卷二十七 書評七
天下放生池碑并乞御書碑額表及碑陰記 大歷五年十二月 御書碑陰記 大歷五年正月
沈氏述祖德碑陰記 大歷八年十二月
謝太傅墩碑陰記 大歷八年
湖州石記
千祿字書
竹山潘氏堂聯句

卷二十八 書評八
顏魯公文集目錄
顏泉卿碑 大歷九年
妙喜寺碑 大歷九年
歐陽琟碑 大歷十年十月
元結墓表
湖州石柱記 大歷十二年
射堂記 大歷十二年四月
浮玉二大字
雲麾西亭記 大歷十二年四月
湖州帖
項王碑陰述 大歷十二年

卷二十九 書評九
與夫人帖

顏海
駱駝橋三字
橫山廟碑
永興寺額
文殊碑
文殊院
禮亭碑
李抱玉墓碑并廟碑大歷十二年五月
李元靖碑大歷十二年五月
杜鴻漸碑大歷十二年十一月
顏魯公文集　目錄
杜濟墓誌大歷十二年十一月
康希銑碑大歷十二年
懷素上人詩大歷十二年十二月
顏勤禮碑
卷二十九書評九
殷君夫人顏氏碑
馬璘神道碑大歷十四年七月
馬璘功德碑
張敬忠碑
顏氏家廟碑建中元年七月
卷三十書評十
朱巨川告二　建中元年八月十三日
自書太子少師告　建中元年八月
王密碑建中二年十月
元德秀碑建中四年
唐臭寺主碑
張府君碑
守政帖
與柳氏帖
裴將軍詩
顏魯公文集　目錄　三六
誌公像贊
開元寺僧殘碑
臨諸家法帖
華嚴經
小字華嚴經
黃庭經
摩利支天經
自江淮帖
送李進序
寒食帖

與李邕帖
皇甫帖
旌德廟碑
元儒法師碑
晉漢關石刻
天中山三字
眞卿二字
訊後鄉游脩書廣平中夏五帖
別太康地壇記
元孫昭甫二告并魯公投刑部尚書劄
顏魯公文集　目錄　三
御書南來莫隸江外送書五帖
元宗老子像贊
奉使帖與元元年
移蔡帖與元元年正月
忠義堂帖

顏魯公文集目錄終

顏魯公小像

顏魯公文集　小像　一

案顏魯公畫像宋中興館閣書畫錄有顏魯公像一米芾畫史有唐人畫張志和顏魯公耦青圖又

恭讀

大清會典

南薰殿尊藏歷代名臣像有顏眞卿像一今皆未見惟宋景炎元年知同州軍州事唐重刻公像於奉使帖之下方跋云重摹顏魯公之像於蒲城訪得此石本然老矣今蒲州之像不傳惟此石御在同州府學故攜同州刻本編臨本藏識

顏魯公世系表

[illegible]故世系表不列於新書舉尚書
元昌[illegible]金石記取史傳所載編世系表附顏氏
家牒所後於顏氏子姓尚多闕遺今據魯公所撰
家廟大宗勁禮元孫杲卿元南幼與元孫等碑重
加考證詳列於左本驥識

盛 字臺卿 青州刺史 自侯始魯

欽 字嗣虞 陵令 太奧公

默 字伯成 陰令 贈太僕卿

含 字宏都 侍中 右光祿大夫

毫 字遵道 侍中 光祿大夫

緘 字和鼎 給事中 贈禮部尚書

靖之 字茂宗 宣城太守 御史中丞

勤禮 字敬宏 崇文館學士 贈國子祭酒

相時 字文輔 崇文館學士 贈秘書少監

元孫 字善長 太原府參軍 贈衛尉少卿

巨源 字子深 太原府參軍 贈衛尉少卿

光遠 字子昭 太原府參軍 贈衛尉少卿

光進 字子昭 太原府參軍 贈衛尉少卿

光輔 字子昭 太原府參軍 贈衛尉少卿

光乘 字子昭 太原府參軍 贈衛尉少卿

光輿 字子昭 太原府參軍 贈衛尉少卿

光輅 字子昭 太原府參軍 贈衛尉少卿

光輦 字子昭 太原府參軍 贈衛尉少卿

光輝 字子昭 太原府參軍 贈衛尉少卿

光輪 字子昭 太原府參軍 贈衛尉少卿

光輯 字子昭 太原府參軍 贈衛尉少卿

光輔

惟貞字叔固　駙馬都尉　王友　贈秘書少監　贈太子詹事

允南字去頴　闕疑　杭州參軍　贈國子司業　贈金鄉縣男

喬卿　刷　平富　貞長

幼輿字頂　令　扶府曹掾　法不孫男

將明　刷　明昌

克明　經　明文　崇

幹　公劉　府果　毅水賜　都使者

子　盈枝

詔彭王杲卿之從孫

兵曹　顗　參軍　翔

顗　朝邑　尉

頓

太師魯公　顗　贈五品　京兆　十年　虛授　將軍　贈兵部尚書　贈太師　封魯郡公　長子　徐國公　食實封一千五百戶　贈太子太師　謚曰忠烈

國文忠　官　顗死　有勳　官大　歷十　開北　河北　節度　使兼　御史　大夫　贈司　空　謚曰　忠

公眞卿　新唐書本傳云　眞卿　從孫　顗　初名　頴　左復　舜卿　錄事　參軍　倉曹　參軍　閻八　月作　立正　書　秋霽　額集　皆　年公　刺湖　州所　謂頻　忽歸　貿顏　僧繇　畫鬼　神其　時官　洛陽　北邙　山下　遇二　十八　郎中　隔　年公　元年　已物　故探　故家　故僕　書賜　官州　參軍　遠歸　也建　中　年公　元年　已物　故探　故家　故僕　書賜　官州　參軍　遠歸　也建　中

古與　曾公　祖勤　禮爲　親兄　弟郡　公乃　師古　之從　曾孫　五世　非緦　從

水男　授五　品正　員官

頴　初名　秘卿　魯公　司與　夫大　加附　問蒙　光著　書公　子

云顏　書　書端　莊殊　有父

水男　授五　品正　員官

頴　初名　秘卿　魯公　司與　夫大　加附　問蒙　光著　書公　子

云顏　書　書端　莊殊　有父

從覽　宏　武　女　宗

從覽　皆　宏魯　孫

溫　宣宗　溫羣　皆　授　爲公　後

溫　宣宗　溫羣　皆　授　爲公　後

時　尚州　參軍

允臧字季江　寧陵尹

頻　顗　頵　頠　頲　頤　頊　頍　頴　頵　頠　頲　頤　頊　頍　頴

敬仲　吏部郎中　平昌男

公次第六其二人與公之弟也

殆庶　通之　皆與子五子約配判夫人書係中書令

無恤　貴乙　貴以高宗王皇后外甥貴重以寒門見疏以功臣子孫良謙

少連　務滋　辟強　會宗　襄州　自會宗以下皆敬仲等之子

顏魯公文集　世系表

泌　盱　超　超見村山碑亦魯公

渾　太子通事舍人　魯公家廟碑上書東方朔畫贊山碑文

策　瞻　策子也　瞻皆見村山碑魯公

鎈　長安尉

廣成　將軍

昭　濮陽尉

明　華陽尉

敬　溫江尉

襲　華陰尉

蔡　亞邨　蔡名皆北汗書見補居寺題之系村山碑魯公之甥子未詳其人趙蔡郎蔡

遜　武康令　自遜以下皆名卿等之子

顏魯公世系表終

宋程氏元剛撰魯公年譜附集以傳敘次簡明徵
據尤多今博稽史傳詳採遺文按歲重編用便尋
檢仍以留譜編入外集爲尚論嚆矢云本顯識

中宗景龍三年己酉公生據舊唐書本傳公卒於興元
在景龍二年新唐書本傳作七十七歲推其生當
是年然公自移葉一帖作於貞元元年正月十九日
則公本實非與元年生也貞元元年丙寅改元至是爲
之年公名眞卿字清臣其先琅邪臨沂人五世祖之推
於後周時始家關中遂爲京兆萬年人舊唐書本傳作
傳作長安人萬年長安今咸寧也顏之推北齊書作
皆京縣萬年今咸寧也顏之推北齊書作

庶食采於顏因而著族是爲姬姓之裔一謂邾武公
夷甫字顏子孫遂以爲氏是謂曹姓之裔公從祖師
古注急就篇主前說公撰大宗碑曰之僕大宗碑作僕
貞作二碑皆主後說後裔之說本於國語公世祖爲公父推
古侯其實於魯曰顏氏魯語公父文伯之母謂季康子曰
顏實始之之文證之則顏氏世爲魯之
卿大夫孔門達者七十二人顏氏有八曰無繇曰無
繇子回字德行之首爲亞聖曰辛曰之僕大宗碑曰
噲曰何曰高大宗語作何晏論語作
史記文穎漢書音義已見從史記曰祖家語作相此從
尼弟子之列戰國有率燭大宗碑作燭家廟碑作

陸益二名幸經歲以幸顯爲一人故云未見有所謂幸燭者秦有芝貞漢
梁安集見後漢書魏有斐盛斐附見三國志倉慈傳盛
州刺史關內侯始自魯居於臨沂孝悌里是爲始遷
琅邪之祖顏氏唐無宰相世系表不著從新書今
據大宗家廟等碑自盛以下詳其所生盛
生大中大夫廣陵太守給事中葛繹貞元光祿大夫
陰太守護軍襲葛繹子默默生晉侍中右光祿大夫
本州大中正西平靖侯含晉書有傳已見
歲父默附見含傳髦生州
江居上元生侍中光祿勳西平定侯髦
西曹騎都尉西平侯綝綝生宣城太守御史中丞靖
之靖之生巴陵太守度支校尉騰之騰之生輔國江

夏王參軍炳之炳之生齊治書侍御史治書家廟碑
宗諱兼中丞見遠自含至此皆居上元見遠生梁鎮
西記室參軍協梁書有傳父協三子長之儀北周御
正御史大夫籌趾學士集州刺史新書藝文志作
推北齊給事黃門侍郎侍詔文林館學士集州刺史
宮學士著有傳次之著隋葉令之推爲始遷京兆之祖
三子長思魯隋司經校書東宮學士書秦王記室次
愍楚新書藝文志作敏楚侍御史次遊秦唐肅軍
沂男思魯四子長師古祕書監宏文館學士琅邪子
戴公新書皆有傳從父遊秦附見新書公傳謂公
爲師古五世從祖師古與公會祖兄

第則公乃師古之從孫傳生五世從孫員

議大夫禮部侍郎開元中卒贈太子詹事

史臣韋述曰次相時泰王前出閤學士諫

次勳禮投書者作褒府長

勤禮七子長昭宋州刺史

父紹嗣名

去昭字

次相時泰王前出閤學士諫次勳禮投書者作褒府長史臣韋述曰次相時泰王前出閤學士諫次勳禮投書者作褒府長

德太子通事舍人司經局校定

名顯前避中宗諱改名舊書果

前史皆劉前避晉高祖

次敬仲吏部中平昌男

昭武敬仲乃歌謠

書附見

次殆庶無錫少連務滋

為中書令奏之其五子乃

后外祖坐與褚遂良明黨被戮勒還以歲累赦

夔州長史而殆庶等亦以奏之劾不得生達

昭甫

三子長元孫滁沂豪三州刺史贈祕書監次惟貞薛

王友柱國累贈祕書少監國子祭酒太子少保元孫

虞曾公文集 年譜

五子長春卿儇師丞次杲卿太常丞嵩嵩山太守孫

衛尉卿贈太子太保謚忠節

新書杲卿云與眞卿同五世祖

次杲卿

世宇文曜卿直崇文館淄川司馬次鴻卿允山令

次嵩嵩高尉兵部員外郎

次嵩嵩高尉兵部員外郎

次杲卿太常丞嵩嵩山太守孫

次杲卿太常丞嵩嵩山太守孫

次杲卿太常丞嵩嵩山太守孫

公自幼孤以來凡五
世六人皆以敏氏　公撰家廟碑云貞觀早孤惟貞公父
之幸存焉碑云高祖文皇帝其外祖也云家有折脚鶴貞觀小
妻鄭二十六人士之秋七月未還兄允南
親自教誨及撰允南神道碑云家有折脚鶴貞觀小
時戲書其背君切責曰此雖不能奮飛竟不惜其羽
毛奚不仁之甚貞卿終身志之不敢忘
九年辛酉十三歲公隨母外祖殷子敬於吳縣令任子
敬爲吳令見公撰舅氏踐猷墓碣公有刻虎邱清遠
道士詩云不到東西寺於今五十春爲大歷六年至
吳郡作逆推而上五十年故知是歲踐猷母來此七月
踐猷卒於京師廣德二年公撰墓碣云長妹蘭陵蕭

太君眞卿先妣也中年孀居遺孤十人未能自振君
悉心訓導皆究愚意故能長而有立
十六年戊辰二十歲舊書傳云少勤學業有詞藻尤工
書新書傳云既長遂博學工詞章
二十年壬申二十四歲七月伯父元孫卒於其子春卿
翼城縣丞之任
二十一年癸酉二十五歲讀書於長安福山寺
二十二年甲戌二十六歲公以對三命判與馬嶼同擢
拔萃科舉進士第試梓材賦庫詩登甲科是年掌貢
士選者考功員外郎孫逖舊傳云所選多俊

才杜濟斬至宰輔顏眞卿爲尚書公序述文集云公
雅有清鑒與考功時精覈進士所舉
數年間宏詞判入甲第者十有六人授校書郎者九
人其餘成著名當世公娶京兆韋氏母州刺史景駿
之孫太子中舍迪之女也
二十四年丙子二十八歲吏部擢判入高等授朝散郎
唐會要朝散七品
郎從七品　秘書省著作局校書郎
二十五年丁丑二十九歲正月至相州撰周太師尉遲
迥銘碑爲閻伯瑾撰敘祭有七月至東都同祖姑錢
鄴書在河南彰德府北有七月至東都同祖姑錢
塘丞殷履直妻卒公童孺時殷夫人嘗教以王孫五

都等賦飛龍造化等篇後刺湖州時爲撰書墓碣
二十六年戊寅三十歲是年母殷夫人卒權厝於東都
二十九年辛巳三十三歲在東都從父兄僊師丞春卿
卒新書春卿傳云臨終捉眞卿臂曰爲當大吾族顧
我不能以諸子託汝後眞卿主其婚嫁
天寶元年壬午三十四歲是年歸京兆杖風郡太守
崔琇舉公博學文詞秀逸科元宗御勤政樓策試上
第十月授醴泉尉公過瑤臺寺懷固寺上人詩序云
泉卿以天寶元年尉醴泉公與陳郡殷寅獻之子殷河
東柳芳河南陸淹蘭陵蕭穎士趙郡李華汝南邵軺

二年卒年三十五贈秘書監泉尉事詳洛陽縣令歐陽公撰其墓誌銘

於褒能書楷法精詳特爲眞正眞卿早歲嘗接遊

法者推之是歲公長子頴生

祖多以草隸篆籀爲當代所稱及至小子斯道大喪

但曾見張旭長史頴示少糟粕恨無分遂不能雀耳

又作懷素草書歌序云吳郡張旭長史雖妄性顯逸

超絕古今而楷法精詳特爲眞正眞卿早歲嘗接遊

居慶榮歡勸告以筆法資質劣弱又安物務不能懇

顏魯公文集　年譜　八

五載丙戌三十八歲前在醴泉以清白聞爲關內道黜

習迄兩無成追思一言何可復得

陟使王縉所薦授通直郎唐會要通直郎從七品下長安尉尋

罷府事至洛陽寫裴敬宅月餘作謁袁史十二意

筆法能九歸長安

六載丁亥三十九歲四命爲監察御史東朔方軍

試覆糊名考校兵使以兩都殿克齊爲判

七載戊子四十歲八月充河西隴右節度支兵使

子十月歸昌清東立父惟貞墓碑

登殿者不過三十人而君與眞卿法服於含元殿舞

蹈而太執接焉大宗家廟二碑皆載出東京舞蹈而太祭相接者三日親奠集

必同行故兄賦詩云誰言百人會兄弟也露陪之五原有密不決公至

河南尉　作詩第一首每正至朝賀宰相以下

十城辛卯四十三歲公弟允臧以制舉縣令對策及第
授延昌令
十二載壬辰四十四歲遷武部員外郎
南薔薔尚暘舉勛撰多寶塔感應碑
自書銜云朝散大夫尚書武部員外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撰并書碑陰公之孫
爲東都採訪判官此碑當云判採訪判官此碑陰出爲採訪判官見外官也由侍
不知公曾出爲採訪判官也
御史再轉前爲武部員外郎則入爲朝官矣安得復爲外官以此碑爲始云是時公
判採訪判官尚書者員外郎掌武官選舉安得復爲外官也
部尚書字舉耳薔薔二字易之故耳
四字數書以再轉二字易之故耳
編冒上銜訪判官讀之因而致誤
撰夫子廟堂碑今存殘本七十一字
今存殘本七十一字魯郡王氏所藏其全文見元至正元年太平路總管賈斐重摹本多寶塔碑及是碑皆建於四月二十二日戊戌是載四月爲丁丑朔故二十二日爲戊戌
顏魯公文集 年譜
二碑皆誤書作乙丑
書自撰工部尚書郭虛已碑河南府寨軍
郭揆碑
十二載癸巳四十五歲六月詔補尚書十數人爲郡守
宰相楊國忠怒公不附己謬稱精擇以公出守平原
郡元宗宴公等於蓬萊前殿賦詩贈帛以寵其行河
南岑參作詩送之時河東節度安祿山道節頗著公
至平原以霖雨爲託修城浚池陰料丁壯儲糜實乃
陽會文士泛舟外池飲酒賦詩或讒於祿山祿山亦
密偵之以爲書生不足虞也公自典校時即考五世
祖之推與陸法言所定切韻引說文蒼雅諸書窮其

陽太守盛全設景蔵司馬李暐鄴都太守王嘉各以
衆歸有詔北海太守賀蘭進明率精兵五千濟河爲
助十二月十二日祿山陷洛陽殺東都留守李憕中
丞盧奕宮幹滿以三首遣段子光來衛河北公恐
搖人心乃詐謂諸將曰我識此三人首皆非也遂腰
斬子光首藏三首異日乃取三首冠飾草續支體招
殮祭酹哭泣痛哭人心益附祿山遣其將李欽湊高
邁何千年等守土門公遣甥盧逖至常山告郡時從
父兄杲卿相與起義兵犄角斷賊歸路以紓西寇之
勢杲卿再與長史袁履謙謀殺欽湊擒邁千年送京

師土門既開清池尉賈載盧山尉穆寧共斬僞署景
城守劉道元傳首平原公召載寧及滿河尉張澹詣
平原計事十七郡同日歸順共推公爲帥得兵二十
餘萬景統燕趙軍威大振其附祿山者惟范陽盧龍
密雲漁陽及鄴六郡而已祿山方自率衆而西至陝
號聞范陽有變而還

十五載丙午四十八歲正月八日賊將史思明陷常山
杲卿元之於是鄴廣平鉅鹿趙郡上谷博陵文安魏
郡信都後爲賊守公乃以李暐自副而用李銑賈載
沈震爲判官乙巳以克本郡防禦使守城功詔加戶

部侍郎依前平原太守三月加河北招討採訪使清
河客李萼年二十餘與郡人來乞師萼見公義烈首
謀大順河朔諸郡恃公爲長城今請假公之

西河之兵高家得其虛實知可爲長者用今計其
蓄積足以三平原之富士卒可以二平原之強公因
而撫之設心輔車之郡其他小城運之如臂使指耳
唯盛所適誰敢不從公曰吾兵新集未練何暇及鄰
然子之兩兵欲何爲乎萼曰清河非力不足而借公
之師也亦以觀大賢之名義耳今佈瞻高意未有決
辭定色僕何敢遽言所爲公奇之欲與之兵衆以萼

爲年少輕慮必無所成公不得已辭之萼就館復爲
書說公曰清河去逆効順奉粟帛器械以資軍公乃
不納而疑之僕回轅之後清河不能振立必有所繫
託將令公西面之強敵公能無悔乎公大驚遽詣其
館以兵六千人借之（舊書作一千從新書）萼將去公謂之曰兵
已行矣可以言子之所爲吾子何以教我萼曰今聞
朝廷發精干里統衆十萬自太行東下將出鄗口爲
賊所扼兵不得前今若先伐趙都斬其守將袁知泰
太守荀恩垂使爲西南主分兵開鄗口之路出千里
之兵固詰汲鄴以北至於幽陵平原清河合同志十

萬之衆自洛陽分兵而制其衝計王師不下二十萬
河南武夫西向者亦不下十萬公但當我朝廷堅壁
無與挑戰不數十日賊必潰而相圖矣公然之乃移
檄清河等郡遣其大將李擇交副將平原縣令范東
馥神將和琳徐浩等進兵與清河四千人合勢而博
平以千兵來三郡之師屯於博平去堂邑縣西南十
里賊帥史知泰遣其將白嗣深乙舒蒙等以二萬人
來拒戰六月癸未朔賊大敗斬首萬餘級軍聲大振
知泰走汲郡史思明圍饒陽遣游奕兵絶平原救軍
公懼不敵以書招賀蘭進明進明將步騎五千渡河

公陳兵逆之相揖哭於馬上哀動行伍進明屯平原
城南公每事咨之由是軍權稍移於進明公不以爲
嫌復以堂邑之功讓之進明奏其狀取捨任意敕加
進明河北招討使擇交等徵進資級清河博平有功
者皆不許進明攻信都久之不克參軍第五琦勸進
明厚以金帛募勇士乃克之會平盧將劉正臣以漁
陽歸朝廷堅其意遣賈載越海遣璟資十餘萬以子
頵爲質頵甫十歲軍中固請留之不從時范陽節度
使李光弼合汾陽王郭子儀之兵敗思明於嘉山平

十五載丙申四十八歲正月加戶部侍郎兼平原郡太
守三月棄河北招討採訪使七月肅宗即位靈武改
元至德有賀即位表初公聞李光弼下井陘即斂兵
還平原及聞郭李西入始復區處河北軍事數遣使
張雲子主簿李銑等以蠟丸裹書由間道上表陳事
授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又加銀青光祿大夫仍以
河北招討採訪處置使守平原時肅宗所致敕書亦
以蠟丸遠公公頒下諸郡又遣人頒於河南江淮由
是諸道始知上即位於靈武徇國之心益堅劉正臣
等冠期南來行已有日祿山乘虛遣史思明尹子奇
急攻河北諸郡公使和琳以二萬二千人馬百匹救

河間琳爲子奇所擒河間饒陽景城樂安遂相次陷
沒獨平原博平清河三郡城守十月祿山又遣騎將
康沒野波攻平原公覺之兵馬既盡人心危蹙不可
復振公乃棄郡渡河沒野波遽策不追及聞渡河乃
佯爲追踵是以得脫於難歷江淮荆襄與各道採訪
使計會兵馬竟不可得而平原等郡遂盡陷於賊是
歲公次襄城時節度使魯炅保南陽爲賊所圍城中
食盡中使曹日昇來宣慰路絶不得入請單騎入致
命襄陽太守魏仲犀不可公曰曹使既果決不顧萬

原之圍遂解

死之是何得沮之縱爲賊所獲是亡一使者苟得入城則萬人之心固矣公何愛焉仲犀乃以騎助之賊不敢過日昇既入城衆皆踴躍

至德二載丁酉四十九歲二月帝至鳳翔召公赴行在四月公與鳳翔行至武當郡奉詔除鎮部尚書御史大夫有詩長留諸云新書部改名尚書刑部同列名錯六月加御史大夫有詩長留諸云新書行狀月日不同今從舊書本傳及紀異公屢從巡邊表時光商遷上表謝時仲兄允南遷司膳郎中奉詔給驛召至鳳翔與公相見當代榮之中書舍人崔漪帶酒容入朝公劾之貶右庶子又劾諫議大夫李何忌在班不肅且彈其不孝宰相房琯黨何忌遽託以酒醉入朝貶爲西平郡司馬十月元帥廣平王（即代宗）領朔方蕃漢兵號二十萬來收長安出辭之日百僚致謁於朝堂百僚皆王答拜辭亦如之王當闕不乘馬步出木馬門而後乘管崇嗣爲王都虞候先王上馬公進狀彈之肅宗曰朕兒子每出諄諄教誡之故不敢失禮崇嗣老將有足疾姑優容之卿勿復言乃以奏狀遞公

肅宗將遷西京遣左司郎中李巽先行陳告宗廟之禮有司卜祝皇帝公謂禮儀使崔器曰上皇在蜀卜孚遽奏改之中旨宣勞以爲名儒深達禮體時太廟爲賊所毀公奏曰春秋時嘗災僖公焚咸丘公羊曰災今太廟既爲賊毀請築壇於三日哭今太廟既爲賊毀請築壇於然後遷祔竟不能從謂宗紀十月丁酉朔日御此制公之奏前已詳而從之余嘗書本傳與紀異公屢從巡邊表時光商遷司封郎中允臧爲賊中公爲尚書兒弟三人同時臺省公於軍國之事知無不言爲宰相所忌是月宰相牒卿三人十二月出爲同州刺史有謝表是載十二月也郡太守爲州刺史十一月尚無同州刺史之命表亦稱同州改爲馮翊太守案公集謝表亦稱同州合則公之到同州在當是十二月事道過邠陽有烈士左伯桃墓詩詩侯

三載戊戌五十歲二月肅宗改元乾元三月轉蒲州刺史本州防禦使有謝上表封丹陽縣開國侯舊書本傳無丹陽之封新書作丹陽縣子行狀作丹陽縣子案公書祭姪季明文及放生池表皆作丹陽縣開國侯姪志上州刺史開國侯也不應封子陽作楊侯作子皆史家傳寫之誤四月贈祖太子太保衆卿被害時張通幽譖於楊國忠故不加贈至是公表其枉證曰忠節公與兄國子司業允前表謝九月書自撰祭姪季明文有草稿存十月戊寅赴蒲州辛亥過華陰題名金天王廟（金天王華嶽神也開元元年十月封應名刻在周天和碑北）公遣從子泉明至河北訪求血屬初李光弼郭子儀收復常山出辰

將吏等妻女數百人於獄轉徙賊中窮窘無告泉明悉以所贖州公贍給久之資送歸里泉明又以公命疇其父骨瘞尸於洛陽泉卿失一足季明得其首公以是泉卿尸與張淡所斷髮葬於長安而以李明祔焉公爲御史唐明誣劾貶饒州刺史道過東京作祭伯父豪州刺史元孫文（元孫墓在東京鶴店東北高村原）

乾元二年己亥五十一歲公在饒州民苦盜公計擒首惡碟諸市四境肅然有顏司徒碑銘六月拜昇州刺史（江寧郡以元年改置昇州）尤浙江西道節度使兼江寧軍使尋

以母喪在四月以前至七月始下詔耳十一月元結自代詔從之以晏爲國子祭酒以公爲戶部侍郎劉晏以公文學正直舉是年有與蔡明遠謝表權權舉爲行軍司馬舉德權之子是年有天下放生池碑銘

帖李侍御寫眞贊有天下放生池碑銘

三年庚子五十二歲時揚州長史劉展將反公豫飭戰備都統李峘以爲生事非短之（明年十一月展果舉兵反峘與展戰於淮上敗績）二月以杭州刺史侯令儀代爲昇州刺史召公入朝爲刑部侍郎（舊書本傳作刑部尚書今從新書）閏四月肅宗改元廣德八月荊南節度使李峴入爲宗正卿拜公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充荊南節度觀察處置使有謝表舉壽安尉殷寅爲推官未行以衛伯玉代之除公尚書右丞（舊書本傳作左丞從新書）十月吐蕃犯京畿公扈從至陝州十二月車駕將還京師公請先謁五陵九廟而後還宮宰相元載曰所見雖美其如不合

事宜何公恕前日用兵在相公耳言者何罪朝廷之
事豈盡相公再破壞邪載深衛之有工部尚書贈懷
恪神道碑

二年甲辰五十六歲元年八月河北副元帥僕固懷恩
拒命於汾州公請奉詔召之是年正月癸未改撿校
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朔方行營汾晉等六州宣
慰使未行公曰臣往請行者時也今方受命事無益
矣上問其故對曰懷恩阻兵是其反側明矣頃陛下
避狄於陝臣方責以春秋之義云寡君蒙塵於郊敢
不問官守當是時也懷恩也懷恩來朝以助討賊則其

順令陛下攘去夫戎狄且明懷恩反者獨河東節度
釋眾其辭曲必不來矣李抱玉及中官駱奉先魚朝恩四
辛雲京澤潞節度李抱玉及中官駱奉先魚朝恩四
人耳自外朝臣咸言其枉然懷恩將士皆郭子儀部
曲信結其心陛下何不以子儀代之愉以禍福必相
率而歸環上從之留公知省事二月有與李太保帖
三月伯父元孫贈秘書監公表謝是月晉封魯郡開
國公食邑三千戶八月作和政公主神道碑公主肅
宗女降
河東
柳渾
十一月朝士以汾陽王郭子儀及其子先鋒睟
破土葬南為異道之會尚書左僕射郭英乂諮事
軍容使魚朝恩入座尚書坐其下公移書糾之有

南嶽魏夫人仙壇碑四月除撫州刺史爲神霄觀道
士譚仙巖書馬伏波語十一月弟允臧卒於江陵允
臧以江陵少尹受
代就大未行而卒
四年己酉六十一歲在撫州與州人左輔元姜如璧等
取舊著韻海鏡源二百卷增廣之成五百卷四月作
兄幼輿弟允臧神道碑歸祔幼輿允臧於上都時同
生十人零落皆盡惟公獨存作寶應寺翻經室記華
蓋山王郭二眞君壇記
五年庚戌六十二歲在撫州治陂灌田民賴其利公爲
後州人建祠祀之宋曾鞏爲之記正月一日書遊

樓三大字碑在廣西三月作贈梁州刺史徐秀
韓擇木八分書碑在江陵縣
李陽冰篆額四月作舅氏曹州司法殷踐猷墓誌
又書自撰踐猷子大斌令攝碑十二月作廣平相國
宋璟神道碑碑在直隸沙河縣
六年辛亥六十三歲三月作寶應寺律藏院戒壇記聞
三月罷撫州事命左輔元編次臨川集十卷四月書
自撰葆光仙壇記又書小字麻姑壇記書前道州
刺史元結撰大唐中興頌在湖南祁陽縣摩崖刻 八月至上
元縣撰慈恩寺常住莊地碑碑今不存木八分書代宗敕額十一月
拜十三世祖晉西平靖侯合葬墓書自撰大宗碑以後公
七世皆葬上元縣南山 作題虎邱清遠道士詩後詩宋留元剛
有公書虎邱滿遠道士詩及公自題前款云大歷五
年十二月十日刑部尚書顏眞卿書案公爲刑部尚
書不在此時大歷五年公在撫州不應題詩虎邱此
詩當是六年公至上元時作題款及書皆僞託也
七年壬子六十四歲五月至宋州書自撰沐節度使
田神功入關齋會記碑在河南歸德府 九月歸至東京起家
除湖州刺史十二月自東京遷母蘭陵郡君柩歸葬
上都祖塋有與夫人帖
八年癸丑六十五歲正月至湖州刺史任七月追建放
生池碑銘公蒞湖招集吳生前殿中侍御史廣濟
聘處士吳陸羽置于門下教以文章羽著茶經
湖州文集談藪謝靈運湖臨湖洞庭太湖石刻討正
孟潘述前梁縣尉河南陸士修及後進楊遂初崔宏楊德元胡仲
八典尉河南陸士修及後進楊遂初崔宏楊德元胡仲
南陽湯涉京兆韋介左典宗族人蔡文集談藪作祭 策金陵
沙門法海等取舊著韻海鏡源五百卷刪煩補闕爲
三百六十卷於州學及放生池日相討論建韻海樓
於郡治至冬徙於州西南杼山之妙峯寺寺爲梁武
帝所置公建亭其中以癸丑歲十月癸卯朔二十七
日癸亥成陸羽爲名之曰三癸亭產丹青紫三桂桂
下有支徑特殿中侍御史袁高爲浙西觀察判官巡

部至洞遠合於此因呼爲御史徑公有題浮山癸亭
得暮字詩云欲搆三癸亭實爲陸生故又有謝陸處
士浮山折清桂花見寄詩皆爲此亭作也寺僧皎然
字清晝謝靈運十世孫工詩辭公修禪海預其論著
公有贈皎然詩云繕亭歷三癸趾趾鄰什寺又云衛
法大臣迴佐游羣英萃謂袁侍御陸處士及同游請
予也先是正字殷佐明魏縣尉劉茂括州錄事參軍
范陽盧鍔江寧丞京兆韋寧壽州倉曹朱弁及周愿
沈殷李莆族入渾暄等亦嘗同修韻海未畢各以事
而起居鄜裴郁祕書郎蕭存志許事呂渭魏理沈

劉全白沈仲昌攝御史陸向沈祖山周間司議邱拗
臨川令沈咸右衛兵曹張著兄暮弟鷹揚校書郎權
器與平丞韋桓尼及後進房夔崔密崔萬質权蒙裴
繼兄子起永穆丞覲公子頎顗等（妙喜寺記云愚子頎顗案大宗家廟二碑皆云頎顗公子顗字名當作頎）往來山寺商搉古今爲一時
文雄之盛有聯句詩一卷其與聯句之會者尚有起
居舍人柳渾弟協律郎凝拾遺耿湋侍御皇甫曾
推官吳通微官主簿陸淳李觀詹事司直房益長城
尉裴循侯冥鈞鄭絳范縉王純王佐南史仲宣裴
幼清薛蕙外族子裴從子須顏頊等皆抒山游侶也

全唐詩顏真卿寺益乃沈益厉益之又嘗遊峴山觀
碑李左相李適之石碑敘飲爲樂十二月有吳興沈氏述
祖德記
九年甲寅六十六歲在湖州正月書伯父元孫干祿字
書於刺史宅之東廳院韻海鏡源成作杼山妙喜寺
碑三月作竹山聯句詩五月書自撰茅山道士李含
光碑碑在江蘇句容縣茅山玉晨觀八月書舊撰天下放生池乞額
表并撰碑陰記碑刻忠義堂帖作浪跡先生張志和碑
十年乙卯六十七歲在湖州八月魏博節度田承嗣將
盧子期就擒於磁州十一月承嗣瀛州刺史吳希光
以城降書近聞帖是年九月書自撰商州刺史歐陽
璠碑有元次山墓表時公子頗自河北歸頗以天寶
十五載爲質於平盧將劉正臣時年十餘歲至是始
歸僧皎然有寒賀顏使君二十八郎隔絕自河北遠
歸詩二十八郎謂顏也其詩云相失值氛烟纔應掌
上年久離鶯貌長多難喜身全然公撰大宗家廟元
孫杲卿等碑皆謂顏死逆胡之難大宗碑又謂顏工
隸書太子洗馬家廟碑亦云顏工小楷洗馬而公撰
高祖勳臘碑則云顏善隸書太子洗馬鄭王府司馬
不幸短命蓋三碑俱撰於顏未歸之前當常山被陷

時傳聞頗已過害故朝廷有五品官之贈所謂太子洗馬鄭府司馬即贈官也越十有七八年而頗始自河北歸其時年已三十內外矣至建中元年公刻家廟碑後記但言男頲男碩而不及頗蓋頗歸在大歷八年以後故公撰妙喜寺碑但云愚子頲顧（即頲碩原名）而不及頗其卒當在建中元年以前故家廟碑仍載頗之贈官而後記則不列其名也

十一年丙辰六十八歲在湖州著吳興集十卷四月作博陵崔沔陋室銘記書自撰銀青光祿大夫康希銑神道碑初書淚東南有白蘋洲梁太守柳惲江南曲

汀洲採白蘋日暮江南春後人因以名洲至是公始剪棣導流作八角亭及茅亭

十二年丁巳六十九歲公爲元載所忌斥外十有一年三月載伏誅四月作梁吳興太守柳惲西亭記五月作項王碑陰述書自撰湖州射堂記書中書侍郎楊綰撰李北玉碑是月公以綰薦召入朝八月擢刑部尚書仍兼吏部尚書其告十一月以所著韻海鏡源三百六十卷上於朝是月作友壻京兆尹杜濟墓誌并爲濟撰書神道碑書自撰殷履直妻姑顏君碑（碑在河南洛陽縣）

十三年戊午七十歲正月三上章乞致仕不許二月奉使謁昭陵有過瑤臺寺懷僧圓寂詩三月贈吏部尚書自撰廣平相國宋璟碑陰記（刻在沙河北）

十四年己未七十一歲五月代宗崩德宗嗣位公以本官充禮儀使有請除禫服奏請除素縗聽政奏公以高祖以下七聖謚號文字繁多乃上議取初謚爲定兵部侍郎袁傪議云陵廟玉冊已刻不可輕改然實妄奏不知玉冊皆刻初謚而已七月書程浩撰馬璘新廟碑十月代宗神主將升祔太廟公以元皇帝代數已遠準禮合祧請遷於西夾室從之有議元皇帝祧遷狀

建中元年庚申七十二歲三月奏東都太廟闕木主請造諡下議之初武后於東都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廟至德亂後木主多亡缺於是議者有三一曰必存其主而不祭若皇輿廟徧立羣主時饗之二曰建廟存主而不祭若皇輿時巡則就饗焉三曰存其廟瘞其主以往不決而罷及禮儀使奏未著公名時公領使職禮志又載會昌六年鄭亞等奏云兼與建中元年禮儀使顏眞卿所奏事同即此奏也七月書自撰父惟貞家廟碑（碑在陝西安府學撰顏氏家譜一卷新書藝文志載此譜未著撰人名公有世系譜序撰於是年七月即此譜也）

八月罷吏部事時楊炎爲相惡之改太子少師作舊書

傳依新書元慤儀使如故外示崇寵實去其權也告有太后崇敬外家聯屬頗先勳舊方睦親姻等語考德宗母睿眞太后爲吳興沈氏舊族睿眞卽其人也記又云以與南江南婚姻之舊申外伯仲之穆則公與沈氏爲世戚故是告云太后崇敬外家聯屬然公之高祖母爲殷氏曾祖母爲殷柳二氏祖母及母皆殷氏伯父元孫妻元氏從兄杲卿妻崔氏同母兄闕疑幼與妻皆殷氏亦兄允南妻陳氏公及弟允臧

妻皆韋氏同祖姑二一適御史大夫張知泰一適錢塘丞殷履直從祖姑適劉氏其子同昇爲江南經畧伯父元孫女適盧氏其子遜死杲卿之難公女適雒丞韋政其可考者皆非沈氏近姻惟公撰曾祖勤禮碑云君外曾孫沈盈盧遜並爲逆賊所害沈盈不知何于之外孫所沈之姻僅見於此所稱外家聯屬者親遠而近不當祔宜藏主西室二謂二祖宜祔食與太祖並昭穆閟東位三謂引二祖祔祫禘卽太祖永不遷之義也記云江南婚姻之舊而明之亂越散及德宗卽位訪求未得因母族單微故

託顏氏當姻以自重又爲起居舍人朱巨川兩書其告十月壬子以卽位恩封公子右率倉曹參軍頲爲沂水男祕書正字碩爲新泰男自李義府許敬宗以凶事非臣子所宜言遂去國惟一篇由是天子凶禮闕焉故開元禮及新舊唐書皆無其儀惟顏氏通典載有元陵儀注蓋叔孫通言其行禮次第粲然大備然未著爲何人所定元陵者代宗之陵也代宗以是年十月己酉葬於元陵其時公爲禮儀使則是儀必公之手筆歷代國恤莫大於此經世文章亦莫大於此編公集者於小說殘碑多所搜採獨遺此文不加考訂而登之於集殊闕憾也今爲補編十一月公奏郡縣主見舅姑請行執笄之禮并請罷親華燭使停障車下堦却扇及昏夕聲樂等儀又改擇地置帳行於堂室中其子午卯酉年娶婦俗忌並從之

二年辛酉七十三歲九月太常博士陳京請以獻懿二祖神主祔太廟詔公卿集議議者有三一謂獻懿親遠而近不當祔宜藏主西室二謂二祖宜祔食與太祖並昭穆閟東位三謂引二祖祔祫禘卽太祖永不遷之義也記云江南婚姻之舊而明之亂越散及德宗卽位訪求未得因母族單微故告遂及之蓋太后以宮女得幸生德宗於宮避史思三向稱全其始宜以主祔德明廟公請大祫享奉獻主東祔遠主居昭景主居穆於是還二主祫於廟如

公議歲載舊書禮志及新書陳京傳詳畧互異 王公德政碑廣川書跋有王公德政碑留即其人

三年壬戌七十四歲宰相盧杞專權忌公八月改太子太師罷禮儀使杞諭公曰方面之任何處爲便公候杞於中書曰眞卿以褊性爲小人所憎竄逐非一今已贏老宰相公庇之相公先中丞安史山胡東都被戕傳首至平原公禮葬之事見前傳 中丞也胡杞父奕也 眞卿不敢衣袂以舌舐之相公忍不相容乎杞矍然

顏魯公文集 年譜

下拜而含怒心

四年癸亥七十五歲正月庚寅淮西都統李希烈反陷汝州甲午盧杞奏曰顏眞卿四方所信使往諭之可不勞師旅上從之朝廷失色宣武軍節度使李勉聞之以爲失一元老貽朝廷羞乃密表請留又遣逆於路不及至河南河南尹鄭叔則以希烈反狀明勸不行公答曰君命可避乎初見希烈於許州欲宣詔旨希烈養子千餘人露刃爭前迫公將食其肉諸將讓銑慢罵舉刃以擬之公不動希烈遽以身蔽之而麾其衆衆退乃揖公就館舍因逼爲章表令雪己願罷兵公遣兄子峴與從吏凡數輩繼來京師皆爲杞厲

格不報每與諸子書嚴奉家廟恤諸孤而已希烈欲遣公還會李元平在座公責之元平慚以密啟白希烈遂留不遣時幽州節度朱滔探趙節度王武俊魏博節度田悅滄青節度李納各遣使詣希烈勸進希烈召示之曰四王見推不謀而同豈吾獨爲朝廷所忌無所自容邪公曰此乃四凶何謂四王相公不自保功業爲唐忠臣乃與亂臣賊子相從求與之同覆滅邪希烈不悅他日大宴逆黨召公使坐觀倡優斥

顏魯公文集 年譜

羣朝政爲戲公慨曰相公人臣也柰何使此輩如是拂衣而起希烈慚亦阿止時滔及王武俊田悅李納使在坐目公謂希烈曰闔太師名德久矣相公欲建大號而太師至非天命正位欲求宰相孰先太師乎公正色叱之曰是何宰相邪君等闔顏杲卿無是吾兄也祿山反首舉義兵及被害詬罵不絕於口吾今年向八十官至太師守吾兄之節死而後已豈受汝輩誘脅邪諸賊不敢復言希烈乃拘公令甲士十人守擁方丈坎於庭云欲阬之公恬然見希烈曰死生已定何必多端亟以一劍相與豈不快公心事邪希烈乃謝之

興元元年甲子七十六歲作奉命帖題驛舍壁三月荆

南張伯儀與賊戰於安州敗績希烈令齎伯儀旌節
首級誇示公公慟哭授地希烈令其將周曾王玢姚
憺等襲汝州節度使哥舒曜曾等謀迴軍襲取希烈
奉公爲節度事洩希烈殺曾等遂送公於龍興寺公
度必死乃作遺表自爲墓誌祭文嘗指壁西壁下
云吾殯所也十一月朱亳節度使劉洽與邠隴節度
使尚環大破希烈之衆於陳州希烈乃遣其將韓霜
臻安華至公所積柴庭中沃之以油且傳逆詞
能屈節當自燒公乃投身赴火景臻等遽止

明希烈陷汴州自稱大楚皇帝僭僞號曰秦
問卽位儀於公公曰老夫耄矣曾掌國禮所記者
侯朝覲禮耳希烈不敢逼
貞元元年乙丑七十七歲王師復振劉洽等乘勝進攻
汴州希烈慮蔡州有變將挾公自隨正月五日先遣
公自汝至蔡十九日書移蔡帖時德宗復宮闕希烈
弟希倩在朱泚黨中伏誅希烈聞之怒乃使閹奴與
景臻等殺公先曰有敕使拜曰宜賜眞卿死公曰老
臣無狀罪當死然不知使者何日從長安來曰從大
梁來公罵曰乃逆賊耳何敕耶遂縊殺之時八月十
三日乙丑也至二十四日丙戌始聞於朝新舊書本傳皆作

顏魯公文集年譜終

寧鄉黃本驥仲良編訂

湘陰蔣 瓌維揚參校

賦

象魏賦以象魏懸教法道

曰有虞之建都分蓋法天而立象溝畫門於北極聳雙闕以南做夾黃道而疑峙干青雲之直上豈一人之是憑抑萬國之攸仰洎乎青陽戒節玉紀迴天萬戶聞漏以傳響百僚執贄而獻年道人之木鐸既徇天子之金章是懸觀乎渙發大號乎崇聖德澤如春流義若泉塞

公卿翼翼而仰化黎庶欣欣而無戒自皇明而播九重由京師而降萬國美哉眞盛代之聖明也爾其闕之爲用也叶古典布新章積非煙之疊疊雀氣之蒼蒼扣峻墉以乾鳴屹中天而鳳翔伯玉過而必肅子牟懷而不忘若乃整齊國門總攬宮吳覆瑤草於墐路接青槐於馳道百王斗而雖永半金城以處好既悅功於子來而有待先經造及夫霜天肅曙景涵風對巖廓而隱輝映玉堂以玲瓏既發以巢巢亦穹而崇崇縱黃金與紫貝雜並美而傳功童子何知謬膺邦政徒欲踵其節愚涼難酬於嘉命且賦頌之作本乎情性雖枿軋而屢空聊高歌以爲詠既曰魏巍雙闕今岳立雲時政令罔斯以脩有今黎元賴此以獲理敢頌美於一時庶流芳於千祀

表

皇帝卽位賀上皇表至德元載七月

臣眞卿言六月二十七日伏承賊陷潼關駕幸蜀郡李光弼郭子儀等正圖博陵郡收兵入土門王師既遷百姓震恐憂惶危懼若無所歸臣不勝悲憤之深遂遣腳力人張雲子間道上表猶恐不達又差招討判官信都郡武邑縣主簿李銑相繼間行一本無此四字本無銑字及雲子前後

並到靈武郡奉皇帝七月十二日敕伏承陛下命皇太子踐祚改元皇帝上陛下尊號曰上皇天帝臣及官吏僧道耆壽百姓等蹈舞抃躍不勝感咽一本無此四字其張雲子回皇帝授臣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其李銑回又授臣銀青光祿大夫顧以孱微頻叨寵命道路隔絕辭讓無由進退失圖伏增惶懼竊以逆賊安祿山孤負聖恩憑陵宮闕竊盜寶鈿向稽天誅今皇帝撫軍蒼生賈勇鑾鎬河洛指期可平伏願陛下垂拱頤神以觀廓清之慶臣官守有限不獲隨例闕庭銜任懇款悲戀之至

上皇批答常侍行

兇逆縱當侵海中夏潼關失守京國不寧朕因涉岐
梁至於巴蜀迨今皇帝肇登寶歷爰詰妖氛今官軍
益振固宜乾効款門擬南行共爲翦滅卿忠惟奉國孝
則保家壞不二之心秉難奪之操皇帝果申寵命兼
以崇班宜有懋於深功作且用光於重守
讓憲部尚書表 至德二
載四月
臣眞源言臣閩無功受寶爲善不勤有罪不罰爲惡罔
辨陛下克復之期匪朝伊夕至如賞罰二柄事在必行
苟或不明於何政則臣以愚憤叨守平原屬逆賊安祿
山背叛聖恩擾犯河洛臣堂兄杲卿以常山太守首開

土門臣與河北諸郡因之固守人臣本分夫有何功上
皇授臣戶部侍郎兼知招討採訪等使已失人望緣賊
未滅遂不敢辭又令李光弼郭子儀賀蘭進明等與臣
計會同討凶逆三數月間河北向定屬潼關失守大駕
西巡光弼等卻入土門諸郡危逼陛下伏惟陛下功龍以菲次常伯亞相一時猥集臣兄允南弟允臧等
連榮棨省一男三姪皆授好官在臣一門叨幸斯極殞
身碎首無以上報臣前使判官鉅鹿郡南和縣丞賈載
姪男兼王府典軍虞成及行官鄒昌珍傅神功裴法成
等十餘人將緣物弱帛纔盡海與到亞臣計會共和
書遠矣無任感懇之至
請宗北答
兩蕃一本兩作三 正臣等頃期南來行已有日屬逆賊史思

何以明刑天下振舉朝綱臣聞秦漢之時凡有制詔皆下丞相御史府人列於今稱爲尚書省自古聖賢以來百官乃以孔某爲御史大夫則知其官何可妄授況列曹尚書古之常伯如天之有斗建焉其人非以表儀非以標準恐須天聽俛俾班候除請開方擬牢辭不已乃俛又集俄聞聖恩頻繁固令即上陳請莫遂悃誠公表又再三懇讓近日朝列之內或有身兼數官苟貪利祿今授列曹故非一妨賢實多臣嘗念之其忍自有無住悲道屏營之至謹詣閤門陳謝以聞倘天聽卑慈停臣一職別授中貴則雖死猶生

明於罪力臣某云云

請宗批答

卿德重才博久而益彰深竭忠貞克著名節乃今再造區夏蒲輪以徵朝綱曳屣之榮尤極而辭高明自鑒而至免冠之請

謝郎御史大夫表　至德二載六月

臣眞卿言伏奉今日制書以臣兼御史大夫本官如故恩榮屢及成命由臨擇賊殊私慙惶靡據中謝亟孱微有素抗直無聞比守平原固於凶賊不能死節負義歸朝斧鉞之誅甘心待命崇高之位不次頻叨孟夏之中始操刑柄敢徇之內兼總憲司撫已缺如負乘斯甚將

欽奉明旨任成勉之至

謝宰相啓

朝恩過名忝滿列於班行聖委弄印之傳準典履之寵而乃眷彌深恩光屢及公朕公以賢德之稱周旋之餘宜加撫序以中表所謝知

案舊唐書本傳云出爲同州刺史新書本傳云出爲馮翊太守至德二載十二月始復郡太守爲州刺史公以是載十月自鳳翔扈從還京爲宰相所忌出貶同州其到任謝上當是十二月事應以舊傳爲是是表標題及除臣云云集本皆作馮翊太守今從全唐文

改正

蒲州刺史謝上表 乾元元年三月

臣眞卿言臣今月十一日伏奉五日恩制除臣使持節蒲州諸軍事蒲州刺史本州防禦使臣等同州先無佐官蒲州管魚未到運迴累日不敢赴上中使張抱誠至奉宣恩命令臣與將軍趙琪計會遊奕馬昨以十八日至州上訖臣承寵命伏增感傷中謝臣竊以此州之地蛮碑所都表裏山河古稱天險餘凶未珍防禦是先況扼秦晉之喉據股肱之背既號股肱之郡實資心膂之賢伏惟光天文武大聖孝感皇帝陛下道冠皇人恩涵盛慶方建共治之業臣某不遺易忘之臣特委弄印之傳準典履之寵而乃眷彌深恩光屢及公朕公以賢德之稱周旋之餘宜加撫序以中表所謝知

案舊唐書本傳云出爲同州刺史新書本傳云出爲馮翊太守至德二載十二月始復郡太守爲州刺史公以是載十月自鳳翔扈從還京爲宰相所忌出貶同州其到任謝上當是十二月事應以舊傳爲是是表標題及除臣云云集本皆作馮翊太守今從全唐文

改正

蒲州刺史謝上表 乾元元年三月

臣眞卿言伏奉二月十七日恩制臣亡祖故曹王屬曹王昔王侍讀先臣昭甫特蒙聖恩超贈使持節華州諸軍事華州刺史天慈錫類泉壤疏榮華戴殊私闔門感慶中謝竊以臣亡祖伏膺文儒克篤前烈佐官蒲州未到運迴累日不敢赴上中使張抱誠至奉宣恩命令臣與將軍趙琪計會遊奕馬昨以十八日至州上訖臣承寵命伏增感傷中謝臣竊以此州之地蛮碑所都表裏山河古稱天險餘凶未珍防禦是先況扼秦晉之喉據股肱之背既號股肱之郡實資心膂之賢伏惟光天文武大聖孝感皇帝陛下道冠皇人恩涵盛慶方建共治之業臣某不遺易忘之臣特委弄印之傳準典履之寵而乃眷彌深恩光屢及公朕公以賢德之稱周旋之餘宜加撫序以中表所謝知

案舊唐書本傳云出爲同州刺史新書本傳云出爲馮翊太守至德二載十二月始復郡太守爲州刺史公以是載十月自鳳翔扈從還京爲宰相所忌出貶同州其到任謝上當是十二月事應以舊傳爲是是表標題及除臣云云集本皆作馮翊太守今從全唐文

承賜厥之詔遊遊明聖之朝各以微誠皆蒙殊獎杲卿雖死爲不朽矣臣亦何人屢叨榮祿夙夜祇懼慚戴已深不謂霈澤曲霑哀賁俯及特蒙加等之禮實爲非常之恩感戴屏營萬死非報無任戰荷之至謹因中使內謝以聞　一本謝作皆

謝恩肅宗批答

卿之乃祖嘗爲碩儒既高倚相之能遂有臧孫之後不墜其業在卿之門式覃追遠之恩俾蒙貽厥之慶加賜方岳以表哀榮所謝知

謝浙西節度使表　乾元元年六月

臣眞卿言伏奉六月九日恩制以臣爲昇州刺史充浙西節度使兼江寧軍使聖德含宏不遣誓履拾其罪戾假以麾幢感戴恩榮死生知報臣某中謝臣以爲全吳舊國分閫重鎮煮東海以自資塹面河而作固九州天險之地六代帝王之都是以魏文興嘆吾從南北之限符堅指累一本詩累作惟作爰百萬之師豈不以形勝是先陛下睿心斯切親簡寄旗鼓攸難別在肅欽尊禮及此是以拜命之日以榮爲愛制書以今月四日至饒州臣以今日發赴本道取拇統館度觀察使李臣處分訖即赴昇州即當繕修甲兵撫循將士覲察雲岳以備不虞假

陛下英武之旅遵陛下平明之理一心敦力上答天慈伏惟陛下察臣愚忠則死且不朽無任感戴屏營之至

肅宗批答

卿學行有聞謀猷克壯屢經寒歲不改松筠且江寧古之帝都實爲巨防自非宿德其何以濟居委卿忠誠傳當連帥宜宏等畧爲朕綏緝緩所謝知

乞御書天下放生池碑額表　乾元元年七月

臣眞卿言臣聞帝王之德莫大於生成臣子之心敢忘於讚述臣去年冬任昇州刺史日屬左驍衛左郎將史元琮中使張庭玉等奉宣恩命於天下州縣臨江帶郭處各置放生池始於洋州興道迄於昇州江寧秦淮太平橋凡八十一所恩沾動植澤及昆蟲發自皇心徧於天下歷選列辟未之前聞海鴈蒼生孰不欣喜臣時不揆愚昧輒述天下放生池碑銘一章又以俸錢於當州採石兼方拙自書盡欲使天下元元知陛下有好生之德因令彼臣獲廣昔賢善頌之義遂得寫一本附史元琮奉進兼乞御書題額以光揚不朽緣前書點畫稍細恐不堪經久臣今謹據石擘窠大書一本隨表奉進庶以竭臣下悾慢之誠特乞聖恩俯遂前請則天下幸甚豈惟恩臣昔秦始皇暴虐之君猶刻金

百姓之上鍾鎮衛京師之在亦於繁昌
立表於宅北以旌其門魏功業而無私思田窮恥之
謹啟
代宗批答
朕以中興文物卓有爲心凡在視聽之中必登仁壽
之域況昌黎昔是首一氣同和江漢爲流膠庠成若嘉慎
徽猷豈謂邑大獻能以懿文用刊樂石禮舍飛動龍
合鐘鼓不怡之立言紀好生之上德唱而必和自
古有之情發於中子嘉乃意所請者依
謝表 寶應元年五月
顏魯公文集 卷一 表 三
臣卿言伏奉某月日恩命以臣爲戶部侍郎榮寵自
天感戴交集中謝 臣聞地官之任邦教是咨侍郎之職
非賢不授況臣資性愚蒙行能無取頻以疎拙屢罪朝
廷五年之間三貶官次先朝皇極猶存舊條官階動封
遷表聞特降三年分從超奉屢陛下以聰明睿哲嗣
聖登庸思有展事授臣利州刺史詔書始下繼涉旬朔
不遑易地之恩忽奉待罪之命生死骨肉受賜已深對
見之辰又蒙假以章服小臣懷寵銘罪無等聖澤頻繁
切戴斯授循涯省分盈計則多愧骨寒報罔知攸答無
任感戴惶懼之至
代宗批答
卿巍然詞宗雅有朝望高標勁節歷踐清華
鏡懸衡鑒人倫而式敘是用特加命數光乃純臣復
銀青之舊階鳴水素之雅佩佇聞密啟以宏九流舉
共朝猷曰惟允哲謝知
謝到兩節度使表 廣德元年八月

臣真命吉伏奉二年七月恩制除臣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充荊南節度觀察處置使龍命自天跋涉無地中謝謝訖即日上道臣以判內臣趙江漢上游右控巴蜀左聯吳越南通五嶺北走上都寇賊雖平禁帶尤切雖叔子仁德元凱智謀襄居之猶或病諸遏此豈宜澄據祇承庸愚伏深惕惕無任感戴屏營之至

代宗批答

卿明邁偉才忠貞壯節夙推公器累踐周行專城高魏尚之勛會府著山濤之績而七澤交帶三江要衝式資統尹之方雅屬旌旄之寄人存政舉其在茲乎所謝知

預魯公文集卷一終

寧鄉黃本驥仲良編訂
湘陰蔣 瓌雅揚參校

奏

請除禫服奏 大歷十四年六月

哀號在疚開闕所無誠懇尚違庶僚增懼伏見百辟並已釋除事既合權暫無獨異不可以吉凶兼制臣子殊儀伏乞奉顧命之文節因心之孝順時即吉屈已臨朝則萬姓心安四方專集臣典司儀注不敢輕移冒犯宸嚴無任懇迫

請除素練聽政奏 大歷十四年六月

孝德動天事踰前古德音俯降感咽載深臣伏守遺詔禮從易月祥禫變除儀注皆備若陛下未忍即吉更服練巾則遵詔不得奉行羣僚無以覩見伏乞俯順人望仰遵先旨貿大孝不虧廟萬方幸甚臣職在典禮憑守如前無任懇迫之至

請定武成廟釋奠奏 建中二年

治武成侯廟請如月令春秋釋奠其追封以王宜用諸侯之數餘去舊號

案是奏建中二年上見新唐書禮樂志開元十九年始詔齊太公與漢張良配上元元年追封太公爲武成王以歷代名將十人爲十哲秦白起漢韓信蜀諸葛亮唐李靖李勣列於左漢留侯張良吳孫武魏吳起燕樂毅列如右如文宣廟儀天寶九載無可配享者列古今名將凡六十四人圖形焉越范蠡齊孫臏趙廉頗秦王翦漢曹參周亞夫霍去病後漢南單于復寇恤馬援皇甫嵩魏張遼蜀關羽吳周瑜陸遜晉羊祜王濬東晉謝元燕樂容恪宋檀道濟梁王僧辯北齊慕容紹宗周宇文憲隋韓擒虎史萬歲唐尉遲敬德蘇定方張仁亶王晙王孝傑從祀東

廡齊管仲田單趙趙奢李牧漢彭越周亞夫衛青趙充國後漢吳漢馮異耿弇段熲魏鄧艾蜀張飛吳呂蒙陸抗晉杜預陶侃前秦王猛後魏長孫嵩宋王鎮惡陳吳明徹北齊斛律光周于謹韋孝寬隋楊素賀若弼唐河間王孝恭裴行儉郭元振張齊邱郭子儀從祀西廡至貞元二年刑部尚書閻伯嶼始奏定武成廟仍以張良配其十哲等名及諸將之祀皆罷

更定昏禮奏 建中元年十一月

奏郡縣主見舅姑請於禮會院避事明日早舅姑坐堂上行執笲之禮其饋舅姑以昏禮主敬舅恐非宜並

詔曰可　貞觀中王珪子尚南平公主
主奏行盥饋之禮物議善之顯慶二年中禁舅姑拜
公主令所司隨事斟酌究未能定通鑑編目載建中
元年十一月始定公主見舅姑禮則自公奏發之也

顏魯公文集　卷二　疏　三

景隆二年安樂公主出降假皇后仗出禁中帝及后
御安福樓觀之此觀華燭仗之始也開元十六年唐
昌公主出降有司進儀注於紫宸殿行五禮從施敬
本等言移於光順門外設次行禮此即地置帳之始
也唐俗婦與壻發遣具酒食以爲戲樂上及王公廣
奏音樂遶棚道路喧譁淹時遊玩日晏乃罷宴謹案
禮經無親迎於堂之文周衰以來漸有此事今從之

疏

詢百官論事疏　貞元二年作

託以他故中傷之不啻明約百官令先白宰相又圖官
袁思藝曰宣語至中書元宗動靜必告林甫先意奏請
元宗驚喜若神以此權柄恩寵日甚道路以目上意不
下宣下情不上達所以漸致潼關之禍皆權臣誤主不
遵太宗之法故也凌夷至於今日天下之弊盡萃於陛
躬豈陛下招致之乎蓋其所從來者漸矣自艱難之初
百姓尚未凋弊太平之理立可便致屬李輔國當權宰
相專政遞相姑息莫肯直言大問三司不安反側逆賊
故落將士北走羣凶合集土賊至今爲患僞將更相驚
恐因思明危懼扇動卻反又合相州敗散東都陷沒先

帝由此憂勤至於損壽臣每思之痛切心骨今天下兵
戈未戢瘡痍未平陛下豈得不日聞讜言以廣視聽而
欲頓隔忠讜之路乎臣竊聞陛下在陝州時奏事者不
限貴賤咨禀闔閭見乃堯舜之事也凡百臣庶以爲太宗
之理可恥足而待也臣又聞君子難進易退由此言之
朝廷剛不識之路壅塞恩不宣況懷疑忌令宰相宣進止
使御史作條目不令直進從此人人不敢奏事則陛
下聞見以在三數人耳天下之事（新書事作士）方鉗口結舌
陛下後何無人奏事忽謂朝廷無事可論豈知懼不敢
急奏令陛司其位安引詔不得點碱防聖蔽也置立
仗馬二須乘者識北其平治天下也天寶後李林甫

得告至不告終辭相輒奏事者託以他故中傷之
俾不成開納面司便先關白時閣人或思藝日宣詔
至中使天子動靜必告林甫林甫得以先意奏請帝
驚喜謝故權寵日甚道路以目上意不下宣下情
不上達此權臣蔽主不遵太宗之法也陛下今
天下之蔽皆萃陛下其所從來漸矣宜艱難之初百
姓尚未剛塲太平之治猶可致而宰輔罔當權宰相
用事遞爲姑息閉三司誅反側使餘賊將北走黨
項良嗣不遑更相驚恐思明危懼相提而反東都陷
設先帝自是憂勤損壽臣每思之痛貫心骨今天下

猪豬未平干戈日滋陛下豈得不博聞讜言以廣視
聽而寒絕忠諫乎陛下在陝時奏事者不限貴賤羣
臣以爲太宗之治可跂而待且君子難進易退朝廷
開不諱之路猶恐不言況懷厥怠令宰相宣進止御
史臺作條目不得直進從此人不奏事矣陛下聞見
止於數人耳目天下之士方鉗口結舌陛下便謂無
事可治豈知懼而不敢進即林甫國忠復起矣臣謂
今日之事顧古未有雖林甫國忠猶不敢公爲之陛
下不早悟猶成後悔無及矣
狀

請復七聖謚號狀　大歷十四年七月

謹按禮記曰先王謚以導名節以一惠故行出於己而
名生於人使夫善者勸而惡者懼也西京之寶度周
之文王吳而高湯文武之君咸以一字爲謚言文而不
稱武言武則不稱文豈聖德所不優乎蓋平基草臣稱其至
者是以子不得議父臣不得議君天子崩則臣下制謚
於南郊明受之於天也諸侯薨則太子赴告於天子明
受之於君也至於周室卑大僕散謚始以兩字爲重人
或以虛美爲榮漢承戰國餘烈參而用之君臣易名事
歸至當少不以爲貶多不以爲褒雖美眾所歸可一言

而尚浮言捨舊名而更新益謂德於古王而累德謹名追崇以字多者爲定是魏高祖太宗之令豈曰爲君之制誥事古人皆知之有司因循其事而無改言者假使當今守之而不改後人議之以爲非名所失豈不大哉何者臣子之於君父莫不欲廣其美稱先王制禮不敢過也故天之數極於一堯舜之美足以彰矣文之盛莫於二孝文孝景之德亦已明矣質則近古文則近今此高祖太宗所以更用其法後王所宜守之法也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定之此天皇所以興聖主而正鴻名太宗所以待

孝孫而後發興數臣所以守經義而崇聖朝陛下宜奉天心繼先志之志使子孫蒙其法而萬代守之此天下之能事忠臣愚以爲高祖以下累聖諡號悉宜取初諡爲定謹按舊制宜上高祖爲武皇帝高宗爲天皇大帝中宗爲孝和皇帝睿宗爲聖真皇帝其二聖尊名字數太廣有逾古制臣愚請擇其美稱而正之謹按禮法奏德不同曰孝昭臨四方曰明宜上元宗爲孝明皇帝加上肅宗爲孝宣皇帝仍舉漢魏及國朝故事於尚書省議定奏御夫文德之政莫大於崇正敬之以質玉敬也名誠而反之於正玉明也

祖作之三孫述之玉孝也三者備矣然後天下之大本正天下之大名建天下之大業能事畢矣伏惟皇帝陛下詳擇

大歷十四年七月吏部尚書顏真卿上言上元申政在宮壺始增祖宗之謚元宗本姦臣權命有加至十一字者救周之文武言文不稱武言武不稱文豈聖德有所不覆乎蓋稱其至者也請自中宗以上皆從初謚睿宗曰聖真皇帝元宗曰孝明皇帝肅宗曰孝宣皇帝以省文尚質正名敦本上命百官集議儒學之士皆從真卿議獨兵部侍郎袁傪官以兵進奏言

陵廟玉冊木主皆已刊勒不可輕改事遂寢不知陵中玉冊所刻乃初謚也通鑑

論元皇帝謚還狀大歷十四年十月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又禮器云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又尹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此經典之明證也七廟之外則曰去謚爲壇去壇爲墠故歷代儒者制遷毀之禮皆親盡宜毀伏以太宗文皇帝七代之祖高祖神堯皇帝開國創業所承太祖景皇帝受命於天都封於唐元木皆在不毀之典代祖元皇帝悲非開統親在七廟之外代宗皇帝升祔若

日元皇帝主廢合祧遷或議者以祖宗之名難於迭
毀者謂祫祭吉不敢以私減公故前漢十二帝爲祖宗
者四而已至後漢遵經意子孫以推美爲先自光武
已下皆有殊號則祖宗之名莫不建也安帝信讒一本信作
以害大臣廢太子及崩無上宗之奏後自建武以來無
毀者因以陵號稱宗至桓帝失德倘有宝號故初平中
左中郎蔡邕以和帝以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爲
宗及餘并宗者追尊三代皆奏毀之是知祖有功宗有
德存至公之義非其人不居蓋三代立禮之本也自東
漢以來則此道喪矣魏明帝自稱烈祖論者以爲逆自

稱祖宗故近代此名悉爲廟號未有子孫踐祚而不祖
宗先王者以此明之則不得獨據兩字而爲不合祧遷
之證假令傳祚百代豈可上崇百代以爲孝乎請依三
昭三穆之義永爲通典寶應二年升祔元宗肅宗則獻
祖懿祖已從迭毀伏以代宗睿文孝皇帝卒哭而祔則
合上遷一室元皇帝代數已遠其神主笇禮當祧至祫
告之時然後祧祀

大歷十四年十月代宗神主將祔禮合祧請遷於西夾室於是祧
元皇帝代數已遠導禮當祧代宗神主焉舊唐書禮七

代宗崩謚議使臣顧況卿議太祖高祖太宗皆不毀而
代祖元皇帝當遷於是遷元皇帝而祔代宗禮樂志

議

駁吏部尚書辛秘謚忠孝議上元年六月

出處事殊忠孝不並已爲忠臣已爲忠臣
不得爲孝子故求忠於孝豈先親而後君秘以孝於忠則
出身而事主所以臨難而進不憚危險故忠全而歸
思全而歸忽有戕傷故王陽爲孝子則知盡之與夜本
不相隨春之與秋豈宜同日且以爲倘書志業高遠列
儀前朝百行之中能事甚衆議行稱謚固多美名何必
重商量

博士程皓駁議

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先於孝孝於君則忠於
國愛於父則敬於君脫愛敬齊焉則忠孝一矣立君
臣定上下不可以廢忠事父母承祭祀不可以廢孝
忠孝之道人倫大經孔子曰以孝事君則忠又曰夫
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此聖人之教也王
於忠孝不並有爲而言將由親在於家君危於國奉
親制節當問生赴君則無能養親恩義相迫事或難

兼故徐庶指心翻然辭蜀陵母刎頸卒令歸漢谷永
所志蓋政諸隨若奉慈親當聖代出事主大事就忠
孝雨全誰曰不可豈以不仕爲孝舍親爲忠哉況忠
孝俟名傳鵲印唐堯之代即有此官伏念美名請依
前議

舊唐書韋陟卒太常博士程皓
上元元年六月吏部尚書顏眞卿以爲忠則以身許國見危
致命孝則晨昏色養取樂庭聞不合二行況高位
思孝右僕射郭英乂不達其情請從太常之狀而

朝會有故去樂議永泰二年

周禮大司樂職云諸侯薨令去樂大臣死令弛懸鄭註
云去謂藏之鼓謂釋下也是知哀輕者則釋哀重者則
藏又按史蔚之禮論云晉元后祔廟武帝詔寧元年享
西園不設樂永嘉元年冬惠帝三年喪畢未終司徒左
長史江虨議二年正會不宜作樂又皇后哀服未終
皇太子已下朝士徐邈議曰周畢王有后稷子之喪除
葬除喪而祔猶議其哀今不宜懸宋書禮志云晉武帝
崩及愍懷太子喪二祖宜同給享與太祖室無異昭穆而空
太祖東向之位又議者云二祖若同堂則太祖之位
永不得正乞奉梁二祖神主祔藏於德明廟以爲宜都去縣殿樂爲作不

以三代未爲尤且禘祫殘缺既無明據儒者能比方義類斟酌損中則可舉而行之盡協於正也伏惟太祖景皇帝以受命始封之君處百代不遷之廟配天崇享是極尊遠且至禘祫之時暫居昭穆之位屈已伸孝敬奉祖宗緣商族之禮廣尊先之道此實太祖明神烝烝之本意亦所以化被天下率循孝悌也請依晉蔡謨等

議（唐書禮志十二字無五年二字）五年十月祫享之日奉獻祖神主居東向之位懿祖太祖皇帝遵左昭右穆之列此有以彰國家重本尚順之明義足爲萬代不易之令典也又議者請奉遷二祖神主於德明皇帝廟行祫祭之禮普議禮儀使太子少師顏眞卿曰今請二祖爲宜詔百官

夫祫合也故公羊傳曰大事者何祫也若祫祭不陳於太廟而享於德明皇帝廟是乃分食也豈謂合食乎名實相乖深失禮意固不可行也

建中二年九月太常博士陳京上疏言祫祭太廟并合享遷廟獻祖懿祖二神主救下尚書省百僚集議禮儀使太子太師顏眞卿議曰云云 八年正月太子左庶子李縅等議曰建中二年十月將祫享禮儀使顏眞卿奏合出獻懿二祖神主行事其部位次第及配享等請準東晉蔡謨等議爲定遂以獻祖懿祖於昭位北向以太祖於穆位北向以

太左昭右穆陳列行事且蔡謨當時雖有其議事竟未行而我唐廟祧豈可爲準 考功員外郎陳京議曰京前爲太常博士已於建中二年九月四日奏議祫饗獻懿二祖所安之位請下百僚博採所疑其時禮儀使顏眞卿因是上狀與京議異京議未行（舊唐書禮志）

建中初代宗喪畢當大祫京以太常博士上言唐家宜別爲獻懿二祖立廟禘祫則祭太祖遂正東向位德明興聖二帝向已有廟則藏祔二祖爲宜詔百官普議禮儀使太子少師顏眞卿曰今請二祖爲宜詔百官議者有三一謂

獻懿親遠而遷不當祫宜藏主西室二謂二祖宜祫享食與太祖並昭穆缺東向位三謂引二祖祫禘即太祖永不得全其始宜以二主祔德明廟雖然於人神未厭也景帝既受命始封矣百代不遷實而又配天尊無與上至禘祫時暫屈昭穆以申孝享先實明神之意所以教天下之孝也況晉蔡謨等有成議不爲無據請大祫享奉獻主東向懿主居穆重本尚順爲萬代法夫祫合也有如別享德明是分食非合食也時議者舉然於是遷獻懿主祫於廟如眞

（卿議 唐書 陳京傳）

議

案柳宗元集載魯公爵辛議與新唐書陳京傳所載魯公爵辛議本一文也新書經史臣宋祁手刪潤文成故事句多異留元剛補公年譜誤錄爲二今以京傳所載附錄於後又公議帝號是建中二年九月以太子少師兼禮儀使時事元剛繫公年譜誤載於永泰二年二月硤州別駕之後並正之

寧鄉黃本驥仲良編訂
湘陰蔣　瑤維揚參校

儀注

元陵儀注大歷十四年五月

將復於太極殿內高品五人皆常服以大行皇帝袞冕服左荷之升自前東階當屋處危北面西上三呼而止以衣投於前承之以簣自阼階入以覆大行皇帝之上復者徹殿西北屏降自後西階其復衣不以斂斂浴則去之既復乃設御牀於殿內掘坎於內東西哭位嗣皇帝以下舒草蓐用氈補醯器用吉器如常儀其告喪之禮使至

大行皇帝於牀南首以衣覆體去死衣襪齒用角相綴足以蔽凡校在南其殿內東西哭位嗣皇帝以下舒草薦焉奠用酒脯醯器用吉器如常儀其告喪之禮使至所在集州縣官及僧道將吏百姓等於州廳門外並素服各以其方向京師重行序立百姓在左僧道在右男子居前婦人居後立訖使者立於官長之左告云上天降禍大行皇帝今月某日奄棄萬國刺史以下撫膺哭踊盡哀乃進哭使者又告云大行皇帝有遺詔遂宣訖刺史以下又哭盡哀者又告皇帝伏準遺詔以今月某日即位刺史以下再拜哭者三百姓及州縣佐史耆夕巷哭各十五聲三日釋服餘如使制史並斬衰經杖諸文武官吏服斬衰無經杖大小祥釋服二日並同其有制書使者宣告如常儀內有司各設於殿西流下累塊為位東面以俟煮沐浴新盆盤捷南皆澀之陳於西階下掘坎於西階之西陳明衣裳於其側帛巾一方尺八寸沐巾二浴巾四皆用帛練櫛及浴衣各實於篋將沐浴內掌事者奉米潘及湯各盛以罌并沐盤升自西階授沐者以入嗣皇帝妃公主等悉出唯外嗣皇帝以下在殿東檐間北面西上內命婦以下在殿西間北面東上俱立哭既沐而櫛將

浴內執事者六人抗衾御者四人浴拭以巾柜用浴衣設牀於大行東衽下簟席上簟浴者舉大行易牀設枕理其鬚髮斷爪盛於小囊大斂即內於棺中也著明衣裳以方巾覆面以大斂之衾覆之內外大斂位哭內有司奉盤水升堂嗣皇帝出盥手於帷外洗玉若貝實笲執以入西面坐發巾徹枕奠玉貝於中之右大臣一人親納梁授次舍玉訖舍訖嗣皇帝復位執事舉牀去席十二稱實以綿纊承以席去巾加面衣若設充耳著握手及手衣納焉乃襲訖襲覆以大斂之衾乃開帷內外俱入復位哭將小斂內外各通陳備辦內食先具太牢

之餘原脫兩小斂於斂前三刻侍中版奏請申嚴御府令設小斂牀於大行西南首枕席備禒加以幜帷周以素帳主衣先率所司取小斂之衣十九稱及絞衾於殿中間北東西上小斂前二刻開宮殿諸門諸衛各勒所部次衛如常儀設皇帝位東牖北西向南等位又設門外命婦等拜哭位小斂前一刻侍中奏外辦禮儀使引嗣皇帝及皇子等扶引各即位從臨皆哭內謁者引諸王等進就位百官亦入就位執禮者稱哭在位者皆哭升殿先布衣於絞上乃遷於衣上舉衾而斂以次加衣十九稱畢乃結絞而衾焉近侍

扶嗣皇帝哭進跪馮大行與哭踊無數扶引還次尚食奉饌入列於殿東太常博士引司徒省饌省訖奉饌升設於大行東齊郎取脅於筵受酒爵跪奠哭興嗣皇帝以下哭踊如初諸行事者應退者降退奉輦郎稱止謁者引諸王退內侍監者應退者降退奉輦郎稱止謁者以黃帛裹施仰蔽畫日月星辰龍龜之形於蓋陳衣及六玉與前中官掌事者奉大行皇帝冕服百官退位如常武其日大斂先以白紵版書應入梓宮內一物以上將名進入梓宮內其合施於版下者並先置之乃加幣褥於版上然後加置事畢覆以衾皇帝至位哭內外皆應哭如初所司先陳大斂之太祝酌酒道授皇帝哭訖進奠於饌前少退禮儀使奏請止哭內外皆止哭太祝跪讀哀冊訖某年月日哀

子嗣皇帝臣某頓首頓首謹於考大行皇帝日月遒速奄及大斂禮終擗踊五內屠裂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合清酤嘉薦普淖醯醢商鉶大牢脩炙謹以告饗

再拜哭踊盡哀訖者引溢卜者及太祝立於殿庭南東向南上卜師立於太祝南東面北上贊者引王公主人以下各還次百寮哭左右前品扶皇帝還次諸王公主人以下各還次百寮

序出大斂訖所司設太常盡昌月十有二旛杠九仞旛委地大斂之後分置殿庭之兩階又設銘旌以絳縑充幅長二丈九尺題曰某尊號皇帝之柩立於殿下設重於殿庭近西南其制先刊鑿木長丈二尺橫者半之取沐之米爲粥盛以八簋加魚腊等於龍輴側

葬腊北向屈兩端皮於上髹以竹篾既大斂內所由執龍輴左右綍引柩宮就西階監引所由并柏墾等升自西階所由設熬黍稷盛以八簋加魚腊等於龍輴側南北各一簋東西各三簋設訖於西面墨之先以繒韜覆梓宮又張帷三重更以柏木方尺長六尺題湊爲四阿屋以白虎四面塗之禮事訖所司設蠹墾於欑宮東

初儀啟前十日皇帝不坐以過山陵前啟秦某日其時啟太極殿欑宮啟日之晨牽魂輿於大極殿之東閤當帷門西向諸王位在後以南爲上次進主帛服及百官亦各服其服

典儀設門外公卿皇親諸親文武九品以上及前資常參官都督刺史版位於太極殿中庭及殿西門外北面就位哭既定謁者引使者以下次

就其所卜筮之地卜使者若服掌事者先詣大斂幄前東南面五向屈裘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合清酤嘉薦普淖醯醢商鉶大牢脩炙謹以告饗

讀訖卜師簽師凡行事者皆若服掌事者布簟於元宮位南北向西上贊者引溢卜者及太祝立於簟席西南東向南上卜師立於太祝南東面北上贊者引使者詣卜簟席南十五步許當元宮位北向立贊者立於使者之左少南俱北向立定贊者少進東面柄事具退復位溢卜者進立於使者東北西面卜師抱龜筮師開櫝出策兼執之執韇以擊策進立於溢卜者前東面南上溢卜者命曰維某年月朔日子哀子周皇帝某謹遣某

官某乙奉爲考大行皇帝度茲菔厥兆無有後艱卜師簽師俱曰諸遂述命於右旋就席北坐命龜曰假爾泰龜有常命簽曰假爾泰簽有常遂卜筮乾龜各以龜簽東面占曰從遂本位贊者進使者之左東面視兆遂引使者退立於東南關西面不從者擇地卜筮如初儀啟前十日皇帝不坐以過山陵前啟

秦某日其時啟太極殿欑宮啟日之晨牽魂輿於大極殿之東閤當帷門西向諸王位在後以南爲上典儀設門外公卿皇親諸親文武九品以上及前資常參官都督刺史版位於太極殿中庭及殿西門外北面就位哭既定謁者引使者以下次

於承天門外之西偏道位於承天門之東並以北爲上左右分每品異諸司量抽陪使使命婦其日質明皇帝服初衰絰杖入就位哭諸王以下各就位哭訖公皇親諸親等及文武官以上各服初衰服去杖入就位哭大長公主長公主公主郡縣主等亦衰服入就內位哭中官皆布巾褠服侍衛晨哭並再拜退位通事舍人引蕃客舍長及僧道分立於承天門外之位訖前二刻內所由設奠席及香燭於唯門之外奉禮郎設罍洗於東階下西南北面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北面設太尉版位於東南西向設司空位於太尉之南少退禮生一人執拂梓宮之巾諦其後設禮官等陪後設監察使位於禮官引太尉及禮儀使降復階下位定禮官等皆就次禮生引司空詣梓宮前少退立太尉進中官承傳止哭哭內皆止哭太尉以下哭盡哀禮官引太尉進罍洗盥手洗爵升自東階當皇帝之左跪進醴齊皇帝受醴齊跪奠於奠前俛伏興少退立太祝持版進北面跪讀祝文訖俛伏興退復位皇帝再拜哭踊殿內及庭中文武九品以上皇親諸親等皆哭十五舉聲止禮儀使跪奏請皇帝退復位禮官引太尉及禮儀使降復階下位定禮官等陪後設監察使位於橫宮南北向立司空跪啟曰謹以吉辰敬請梓宮就於橫宮南北向立司空跪啟曰謹以吉辰敬請梓宮就太尉哭聲官皆哭通事舍人分引聲官各入於位定禮官等降乾皇帝退就次禮生引司空詣梓宮前少退立於梓宮之巾諦其後設禮官等陪後設監察使位於橫宮南北向立司空跪啟曰謹以吉辰敬請梓宮就於橫宮南北向立司空跪啟曰謹以吉辰敬請梓宮就

事官序降乾皇帝退就次禮生引司空詣梓宮前少退立於梓宮之巾諦其後設禮官及施官各之其如常儀乾禮官及施官各之其如常儀乾位禮官皆後皇帝就位哭通事舍人分引聲官入就位皇帝再拜哭訖禮儀使請再拜皇帝哭訖又再請止哭降自西階復位禮官皆

設吉幄幄內設加床南向又設龍輔素褥於殿庭吉幄之右前一日午正後一刻除殿上諸障及階下凶庭并版城少府所由移施訖申未正後一刻典儀設舉官夜哭版位如晨夕哭儀又設挽歌唱位於嘉德門內設挽郎挽士席位於東階下西向相對設鼓吹設警位於承天門外晝漏未盡三刻有司設庭燎終夜通亭舍人分引羣官詣版位立定宣贊哭哭畢退就次挽歌作盡二點止嚴警次發證五點止二更羣官哭及挽歌鼓吹嚴警如上儀其三更四更五更並準此其一日前二刻奉禮郎設御座所由設奠席奉禮

設罍洗及禮儀使太尉版位於東階下光祿卿具大牢饌並如啟奠之儀前一刻侍中進奏外辦禮官省饌光祿卿引饌禮生引太尉禮儀使等橫陳再拜訖升殿通事舍人分引羣官入就位亦如啟奠之儀禮儀使跪奏請皇帝止哭奉奠皇帝去杖前進中官承傳止哭殿內止哭太尉以醴齊於皇帝之左跪進皇帝受醴齊跪奠於饌前俛伏興少退立大祝持祝版進北面跪讀祝文訖奠版俛伏興退復位皇帝再拜哭踊殿內及庭中文武官九品以上皇帝諸親等皆哭十五舉聲止禮儀使跪奏哀臨照入拯以至道御辇有以至化慘聞在下辇加元服頃昇儲闈生知之敏動與神契承順元宗也齊栗之容著泰肅宗也爰敬之禮深履蒸蒸翼翼不絕馳道日朝裏門北辰首定百王大舜周文之孝也其於崇儒尚齒等道貴德哲元蓋聖之善斯又盾胄地之文包荒含垢之量迪

由璿於太廟告禫於石室
奄遷殯去之酌墮之間所依歸今龍掖改蜃輅將駕柩鳥儀象生之義考公卿百時之請負以盛德大業配號謚莫宜是用虔奉古訓發揚茂實謚遣攝太尉某奉冊上尊謚曰睿文孝武皇帝廟曰代宗依惟明靈洛格薄海咸與禮起場飾純嘏貽燕後昆昭哉永哉　禮官授之並隨禮官先詣冊庫車安置其得實冊準次取置於車侍中當龍輅南跪奏請龍輅降殿太常卿帥執翣者升以翣障梓宮中宮高品等侍奉其倒司徒帥挽士升奉引龍輅降殿禮儀使引近臣及宗子三等以上親進梓宮少府將作所由并挽士奉梓宮登於龍車上遂詣帳殿下素幄皇帝哭從諸王等陪從公主內官等周以行帷皆哭踊而從羣官立哭於庭中位以俟祖奠祖

奠席於龍輅幄前奉禮郎設御位於龍幄之東南西向所由設尉位於鎛鉦東南西向禮儀使在其下監察御史次之又設罍洗篚於太尉位西南北向光祿卿帥齋郎捧饌依於橫街之次北面西上禮官進省饌訖禮生贊光祿卿捧俎進跪奠於席上訖奉引禮儀使及太尉就位禮官贊哭又一人贊羣官哭又各贊止哭禮儀使導皇帝立於龍輅之東南西向臨生

引太尉詣罍洗盥手洗爵執詣鎛鉦所太祝舉冪酌醴訖以授太尉太尉祝俛伏興進奠請皇帝止哭奉皇帝去杖

於轀輬車前奠前一刻奉禮郎布文武羣官位於承天門外異位重行如大祖奠儀光祿卿具遣奠之饌以俟乾奠官位並先俟於門外之東龍輴至承天門外禮官贊止哭侍中進龍輴前跪奏請升輴車俛伏興司徒帥羣官及所由奉梓宮升輴車訖司設奠席於輴輬車東西向奉禮郎設靈坐於席東南設罍洗又於其南設太尉版位於東西向禮官進當俛伏興贊先北跪奠於靈坐上諸齋郎捧俎隨列於席上禮生引太尉就位禮官贊哭在位者皆哭又贊止哭在位者皆止哭禮生引太尉詣罍洗盥手洗爵詣靈坐

所太祝舉冪酌醴齊禮儀使就次奏請皇帝出就次皇帝出次立於奠東西向太祝以醴齊授太尉訖禮儀使奏請皇帝去杖前進中官承傳止哭請王妃主等皆止哭太尉以爵齊於皇帝之左跪進皇帝受醴齊跪奠於饌前俛伏興少退立太祝持版進西北向跪讀祝文訖興復俛伏興退復位皇帝哭踊禮儀使贊皇帝再拜請王妃主及在位羣官等皆哭禮儀使跪奏請皇帝少退近侍扶皇帝少府監設之哀冊褥於奠東禮官引冊案進舉冊官舉冊進至褥東西面以冊東向禮官贊太尉及羣官止哭中官承傳請王妃主皆止哭禮

官引中書令進跪讀冊訖俛伏興退復位舉冊者以授秘書監轉授符寶郎皇帝哭踊禮儀使奏請皇帝再拜太尉羣官諸王妃主皆哭再拜少府監撤褥光祿卿撤饌訖禮儀使跪奏稱輴輬車將發皇帝前哭盡哀禮儀使稱再拜奉辭俛伏興皇帝猶顧哭踊再拜輴輬車發禮儀使跪奏請皇帝還宮俛伏興近侍扶皇帝入次太尉以下於次南橫行進名再拜奉辭訖各就本職如諸王有故不赴山陵者俟皇帝奉辭入次後諸王進至輴輬之左以南爲上哭盡哀再拜辭妃主內官不去者於輴輬車後帷中哭再拜辭訖禮生贊侍中於輴輬車前跪請帥腰輿纓扇入請神座前內侍捧香爐各置輿上中官帥其屬舁衣箱以出神輿至玉輅後內常侍捧几置輅中輿舁退就列中官以次奉神輿置於玉輅及副車中神駕動警蹕如常鹵簿前後俛伏興少退立太祝持版進西北向跪讀祝文訖興復位皇帝哭踊禮儀使贊皇帝再拜請王妃主及在位羣官等皆哭禮儀使跪奏請皇帝少退次侍扶皇帝降自東階內謁者引百官各就其屬左右翊衛鹵簿內謁官以黃麾麾之故吹振作警蹕如常皇帝引羣進舉冊官舉冊進至褥東西面以冊東向禮官贊太尉及羣官止哭中官承傳請王妃主皆止哭禮官引中書令進跪讀冊訖俛伏興退復位舉冊者以授秘書監轉授符寶郎皇帝哭踊禮儀使奏請皇帝再拜太尉羣官諸王妃主皆哭再拜少府監撤褥光祿卿撤饌訖禮儀使跪奏稱輴輬車將發皇帝前哭盡哀禮儀使稱再拜奉辭俛伏興皇帝猶顧哭踊再拜輴輬車發禮儀使跪奏請皇帝還宮俛伏興近侍扶皇帝入次太尉以下於次南橫行進名再拜奉辭訖各就本職如諸王有

奉儿置與上繖扇侍奉至帳殿下內侍捧儿置座上內
謁者捧香爐置座前與等退就列王軫又齎箱侍衛之
官停列於帷宮門外吉駕引禮官贊侍中進龍輴車靈
駕前奏請靈駕發引侲伏興退司馬執鐸挽郎執紼挽
歌振作及挽以進內外哭從以赴山陵靈駕至陵門西
凶帷帳殿下迴駕南向公主及內官以下並降車障以
行帷哭於凶帳殿之西東向北上哭十五舉音止各退就次前
於帷門外東西相向北上羣官皇親哭
三刻奉禮郎於隧道東南量遠近設皇親諸親奉辭位
又於其南設應從文武官五品以下奉辭位又於其南

設六品以下奉辭位每等異位重行西面北上設奉禮
郎位於其北禮生二人立於其南差退內謁者於隧道
奉辭位所由各贊哭在位者皆哭其吉鹵簿侍奉官少
前序立於門外之東西向北上哭皆三十舉音止再拜
奉辭至時內官以下吉服奉遷梓宮入自羨道奉接安
於御榻舁上北首覆以御衾龍輴退山其押吉鹵簿官
並服白布巾衫就哭將捲元宮并依前服吉服初梓宮
降自羨道奉禮郎設太尉進寶冊贈玉幣位於太尉南
南西向設禮儀使奉寶冊玉幣位於太尉南又設祕書
監位於其南禮官導通事舍人引太尉以下俱吉公服
各就位又導持節者服節衣引太尉之前禮部侍郎奉

寶綬案證冊案哀冊案每案四人對舉用九品以上清資官舁立於太尉之西南少府監奉賜玉置於匣帥其屬捧立於禮部侍郎之西太府卿奉幣元三纁二置於筐帥其屬捧立少府監之西供北面各立於寶冊玉幣之後案元纁局制也當時所服故以爲幣滯儒執古儀注後存斯未達禮從宜及處時之義也

立定禮官導通事舍人引禮部侍郎取寶綬於案進授太尉又禮生一人引祕書監取謚冊哀冊進授禮儀使其冊如重則判官助舉又引少府監取玉於匣并薦巾又引太府卿取幣進授禮儀使以幣承巾玉禮部侍郎以下並退

龍輴既出禮儀官分贊太尉禮儀使奉寶冊玉幣并降

自義道至元宮太尉奉寶綬入跪奠於寶帳內神座之西俛伏興禮儀使以謚冊跪奠於寶綬之西又以哀冊跪奠於神座之東並退出復位禮生引將作監少府監入陳明器白幰朱素信幡翣等分樹倚於牆大旐置於戶內其鉄竿燒之自餘明器各以次遂便陳之使有行列陳布訖并內官以下並出美道就位所由贊內外

哭畢官皇親諸親并吉儀侍奉官皆哭三十舉音再拜又再拜奉辭訖引退以出中官贊公主王妃並退出周以行唯至門乘輿以屆從禮生導主帥官帥持帥者引一有幂執罍洗者立於其後侍中版奏外辦近侍扶引皇帝再拜通事舍人分贊羣官在內外位者哭拜禮生

導帥其屬并設醴觴酒鐏於帷門外前帥其屬向西上設罍於鐏西實觶一柶一皆有幂設罍洗罍於東階之東北向罍水在洗東罍在洗西南肆實爵二巾一有幂執罍洗者立於其後侍中版奏外辦近侍扶引皇帝再拜通事舍人分贊羣官在內外位者哭拜禮生導帥作工其先除服者並改服凶儀卤簿帥所帥作工終事

司禮儀使省饌訖升就禮官升位後光祿卿帥進饌奉饌司徒捧册光祿卿引俛及諸執事官並升自東階設於帷東門外席上訖降復位次祝捧祝版升立於罇所執罇者各立於罇罇之後禮儀使導皇帝於饌東西面禮儀使跪奏請皇帝止哭奉奠承傳內外皆止哭太祝以籩酌醴齊於皇帝之左跪進皇帝受醴齊跪奠於饌前俛伏興太祝持版進神座之南北面跪讀祝文訖奠版俛伏興禮儀使導皇帝復位跪奏請再拜皇帝再拜禮生引太尉亞獻終獻詣罇所執罇者舉冪酌泛訖各立於罇所太尉亞獻終獻俛伏興禮儀使導皇帝復位如常儀通事舍人分贊內外哭再拜禮儀使又跪奏請再拜俛伏興皇帝哭再拜奉禮郎傳贊內外再拜禮儀使跪奏禮畢俛伏興近侍扶皇帝還閣羣官等俱退太祝乃跪奠神主遂閉帷門降出內侍之屬及行事者皆出祝版焚於左延明門外百寮乃於太極門外奏慰如常儀每廣日朝哭禮皆準此（如不親祠事則宗正卿亞獻光祿卿終獻祔廟前二日告遷其禮如常告之儀宗正起居申牒所由先備腰輿等并舁人帝以三衛充后以中官充告訖大尉先奠代祖神主奉遷於西夾室始中鑰閉如式次腰輿遷第三室神主（二主各一腰輿凡主出則帝主先出其入室則后主先入次第二室次第三室次遷第四室次第五室入第四室次遷第五室入第三室次遷第六室入第二室次遷第七室入第一室次遷第八室入第七室次遷第九室入第八室皆鑰閉七室次遷第九室入第八室皆如上儀太祝捧祝版升立於罇所訖次行司移幄等物依次各遷入本室訖其九室應移幄帳香案茵席褥等所司先造其日陳設於室中其代祖室舊帳幄等物並移於西夾室中虛設鑰閉如式將遷代宗睿文孝皇帝所司先擇日奏定散下所由各供其職應用法駕鹵簿黃麾大仗前一日陳設及太廟四門量設方色兵仗如上儀將作監先清掃諸廟內外京兆府修路從承天門向南至太府寺南街向東入太廟三門又向南又向東至廟南門宗正具祔饗料差三公及應行事官齋戒如常饗儀（其祝文具祔享之意出祕書省）太樂令設登歌於太室殿上並如常式尚舍於廟南門道西設神主幄座東向幄內設牀席褥褥上施香案如式內中尚先造粟米主并置及趺（其制度並如常儀）祔前一日盛以箱覆以帕置於腰輿詣廟南門幄帳中太祝捧置於座上施下簾帷內侍省量差中官侍衛禮儀使奏請差題神主官即以祭前一日向舍具香湯并題神主席褥內中尚具浴神主盆并白蠟內光漆筆墨等詣於幄帳中聽候禮儀使與題神主

官等其日質明詣幄下太祝以香湯浴罢主拭以羅巾
盥訖北官盥洗捧栗主就褥題云代宗皇帝
神主置書龍以光漆圭撲之遂捧授太祝受訖帳座置
於殿中所侍衛如式前一日尚食典西內使計會鴻臚
除太平殿上白幕並以吉幔代之殿中省除版城太僕
進玉輅於承天門外當中南向及諸蕃輅羽儀仗衛繳
頓隊於玉輅前左右金吾引駕所由陳布如式太常奉
前一日之夕嚴警於承天門外之南皇城留守奏祠礿
日質明開朱雀門大內留守與內檢校使奏開太極殿
門嘉德門承天門衛尉於太極殿門外廊下量設文武

百官次又於太廟南門外量設百官次於道東如在太
極殿庭儀先奏靈座祔之日質明宗正卿帥執饌齋郎
光祿卿帥大官良醞實罇俎籩豆并應行事官皆祭服
序列於左延明門以俟至祭時應行事官詣太極殿東
階下西向序立典儀於太極殿庭布文武官皇親諸親
位如常儀俟祭官欲升殿行事時通事舍人引文武百
寮等常服入就位禮生贊眾官皆拜在位者皆再拜尚
舉帥腰輿香案減版入詣殿庭版位階下分東西立侍從官
親諸親位如太極殿庭之儀又於廟庭橫街中北向奉禮郎於廟南門外稍南設文武百官及皇
百官及皇親諸親位亦準此其六品以下非常參官等行告禮如常儀
於景龍門外當中南向禮生引祭官等行告禮如常儀並列位於廟南門外通

舍人引文武百官及皇親諸親等當服就南門外位
禮生引應行官俱祭服立於廟東門外北向西上位立
又禮生引禮儀使御史以下執事官等先入當中階北
向立於神位之南禮生贊再拜禮儀使御史以下皆再
拜訖引自東階升各就位次引司空入就位再拜行塌
除訖降復位禮官與太祝自西第一室開埳室捧神主
置於龕中近東啟匱出神主捧置於座几後跌上次
引第二室第三室以至第八室皆如上儀訖並齋
訖所司闔令退就階下執事位玉輅既至廟南門迴輅
南向侍臣等序列於輅前神輿入幄則侍臣列於幄門
外尙簞前腰輿進輅後侍中跪奏請降輅升輿詣幄座
丙侍捧几置輿上太祝捧神主置几後遂舁詣
幄座內侍捧几置座上東向太祝捧置几後訖禮生
於廟東門引行事官太尉以下入就廟庭位西向立其
殿上御史禮官太祝樂官等各逐便自東西階下相向
序立候神主升殿却復階下位侍中進於幄座前跪奏
請降座升輿附謁內侍奉几置輿上太祝捧栗木主置
置几後禮官引入通事舍人引文武百官皇親諸親自

南門外分左右從入就東西班位立謁
分左右立於門外神輿至廟庭褥位侍中各退就本班
其侍中 未退 太祝捧匱跪置於褥放匱出神主置於跌上訖
侍中進於褥位西北面跪奏稱以今吉辰代宗虔文孝
武皇帝神謚奏訖俛伏興退少頃侍中詣褥之西東面
跪奏請升輿祔饗俛伏興退降就本班太祝進跪於褥
位捧神主匱於輿 其匱亦置輿上近後 腰輿既升禮官奉引神
輿詣元宗室太祝跪捧神主匱置東壁下祔位褥上西
南退立戶外少頃太祝進就褥跪捧神主置於輿奉引
入第九室至帷座前內侍捧几置於座 如幄中別有几
其几留於腰輿
太祝奠毛血之豆禮生引司徒執俎入自正門俎初入

門奏和之樂作僕升階樂止禮生撤毛血之豆降自東階以出詣太祝取蕭蒿焚於爐炭僕升設訖齊郎降自東階由廟東門以出禮生引太尉盥洗訖俛伏奏自第二室至第八室各奏本室樂第九室奏保大之樂行禮亞獻終獻並如常儀乞降復位坐歌作太祝各入室徹豆邊簠所登歌止禮生唱賜胙又唱再拜衆官應在位者皆再拜其三獻官不拜永和之樂作禮生又唱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樂一成止禮生進太尉之左白禮畢禮生引褻官自東門出通事舍人引在位羣官南門出太祝入室各匱神主納於坫室如常儀禮官帥腰輿詣廟

門南楹下太祝捧桑木主并匱置於輿遂自廟門南西偏門舁入詣廟殿北簾下兩階之間將作先具鍬钁穿坎方深令可容木主匱遂埋之而退明日百寮及皇親諸親詣廷英門進名奉慰如常儀前二日內所司先具入升綵布冠衰裳腰絰等光祿卿具太牢饌宗正進署祝版前一日之夕毀廬爲聖室高七尺五寸長丈二尺闊一丈將作監勾當尚舍奉御設薄席於室內內所由陳練冠於別次其日依時刻內所由先入整拂几筵薦香燭於靈前內外及百寮俱服衰服去杖通事舍人引就位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衰裳經去杖近侍扶就位西向哭內外在位者皆哭十五舉聲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再拜內外在位者皆再拜近侍扶皇帝就次所司以綵布冠衰裳進內服苞內外及百寮各服其服兩省五品以上及御史大夫中丞上請司三品以上正員長官準禮合著尚書省四品以上及御史臺六升布爲衰餘官準令判官亦準此其所執笏亦準此其餘頭及衫袴等服以候山陵時却服通事舍人引百寮入就位立定近侍扶皇帝就位哭踊內外百寮皆哭踊光祿卿引饌升設於靈帷前太祝以爵酌醴酒禮儀使奏請止哭內外止哭太祝以酒爵授禮儀使禮儀使受酒跪奠於饌前俛伏興少退太祝持版跪於饌前近南北向讀祝版曰維年月日子哀子嗣皇帝臣某敢昭告於考大行皇帝天禍所鍾攀號無及以日易月奄及小祥煩冤荼苦觸緒糜潰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薧蔬菓蓏醴齊祇薦祥事尚饗讀訖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哭踊再拜內外在位者皆哭踊再拜皇帝還次通事舍人引羣官退其奉慰如常儀祭前二日內所司先具大祥服麻布衫白布腰帶麻鞋大光祿卿具太牢饌宗正進署祝版前一日之夕將作塗聖室內所由陳大祥服於別次其日未明內所由先整拂几筵薦香燭於靈前內外百寮俱服衰裳去杖通事舍人各引入就位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衰裳經去杖近侍扶就位西向哭內外在位者

去林近侍扶就位西向哭踊丙外在位者皆哭踊十五舉聲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再拜贊者承傳內外在位者皆再拜訖禮儀使奏請止哭就次變服奏訖與禮官等趨出近侍扶皇帝就次變服內外百寮皆就次皇帝變服素服黑絁襆頭腰帶白衫麻鞋各入就位立定近侍扶皇帝就位哭踊禮官省饌光祿卿引饌升設靈幄前太祝執版於饌南北向讀祝文訖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哭踊再拜贊者承傳內外在位者皆哭再拜十五舉聲禮儀使奏請進酒禮酒禮儀使奉引皇帝稍進詣饌前禮儀使請止皇帝受酒跪奠於饌前俛伏興少退太祝持版於饌南北向讀祝文訖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哭踊再拜贊者承傳內外在位者皆哭再拜十五舉聲禮儀使奏請徹酒禮儀使奏請就次通事舍人引百寮序出至太極門外進名奉慰訖各服緦公服便詣延英門起居明日平明皇帝改服緦吉服淡淺黃衫細黑絁襆頭巾子麻鞋吉腰帶仗衛如常日入就位立定近侍扶皇帝就位哭踊禮官省饌光祿卿引饌升設靈幄前太祝執版於饌南北向讀祝文訖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哭踊再拜贊者承傳內外在位者皆哭再拜十五舉聲禮儀使奏請進酒禮酒禮儀使奉引皇帝稍進詣饌前禮儀使請止皇帝受酒跪奠於饌前俛伏興少退太祝持版於饌南北向讀祝文訖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哭踊再拜贊者承傳內外在位者皆哭再拜十五舉聲禮儀使奏請徹酒禮儀使奏請就次通事舍人引羣官序出太極門外進名奉慰訖以素服詣延英門起居謹案禮云大祥素縞麻衣又云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今所司具淺黑絁此即古之綅冠也素禮云禫而綅黑經白緯曰綅則宜施之於禫今大祥服之蓋從當時宜　其日百寮早集西內入就位侍中進辦並如大祥之儀皇帝服大祥服近侍扶就位哭十五舉聲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再拜贊者承傳百寮在位者皆再拜禮儀使奏請就次變服皇帝就次除大祥服服素服細布衫腰帶細麻鞋黑絁襆頭巾子等百寮趨入就位立定近侍扶皇帝入哭踊內外百寮皆哭踊禮官省饌光祿卿引饌升陳設訖奠亦如大祥之儀太祝讀祝文訖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再拜贊者承傳內外在位者皆再拜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哭再拜贊者承傳內外在位者皆哭再拜訖禮儀使奏請止哭就次變服奏訖與禮官等趨出近侍扶皇帝就次變服內外百寮皆就次皇帝還次通事舍人引百寮序出至太極門外進名奉慰訖各服緦公服便詣延英門起居明日平明皇帝改服緦吉服淡淺黃衫細黑絁襆頭巾子麻鞋吉腰帶仗衛如常日入就位立定近侍扶皇帝就位

公文小說殘碑無不甄錄獨於此文不詳加考訂登之集中可謂搜羅罕覯星宿忘義娥矣文獻通考文載杜黃裳爲禮儀使太常丞裴瑾取黃裳所定大喪儀爲崇豐二陵集柳宗元爲之序崇乃德宗陵豐乃順宗陵皆在代宗之後宗元序中未及發公有此儀注則宗元作序時此儀已不行於世矣千載而下獨託通典以存亦魯公之精爽有以護之也舊唐書藝文志載公爲禮儀使時著有禮衆集十卷行狀謂前後所定儀注令門生左輔元編此儀殆其一卷也又案通典元陵儀注外別有謚冊文一首今不能定爲公撰因用小註附載於取進謚冊句之下

長沙黃本驥仲良編訂
湘陰蔣　瓌維揚參校

判

對三命判

乙仕登三命舉以特牲祀以少牢人告其僭加於舉禮也

侑食以樂執禽展禮以辨等威以明貴賤乙以筮仕策名清朝從大夫之後既登三命猶先人之祭有事于倫已而鏗鏘具舉和平不爽苾芬承祀胡考之寧舉特且

叶於禮經加牢未虧於祀典人告其僭罔知攸伏

案開元二十二年公以是判擢拔萃科其同擢者有馬朮一判載入全唐文

案楊志堅妻求別適判

楊志堅素爲儒學徧覽九經篇詠之間風騷可摭愚妻視其未遇遂有離心王歡之廩既虛豈遵黃卷朱叟之妻必去寧見錦衣汚辱鄉閭敗傷風俗若無裘貶僥倖者多阿王決二十後任改嫁楊志堅秀才贈布絹各二十匹米二十石便署隨軍仍令遠近知悉

顏魯公爲臨川內史洗風奠競文教大行康樂以來

牒

功求清河行人李華牒據殷亮撰行狀增

清河郡屬崔寧交應賊之後吏不安行人李華乃崇墉浚隍鍛甲矯翦乞師破敵和衆以安之請言其功須有甄賞

案李華即李舉前在清河乞師於公及堂邑戰勝見公讓功於賀蘭進明舉遂藏於民間至德改元公以軍用已竭思所以贍濟之遂牒於路以求舉舉至爲盡收鹽置場之策軍用遂贍

書

與郭僕射書廣德二年

十一月日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顏眞卿謹奉書於右僕射定襄郡王郭公閣下

誌太上皇立德其次有立功是之謂不朽抑又聞之遠
於者百泰之師長諸侯王者人臣之極地今僕射挺不
拔之功業當人臣之極地豈不以才爲世出功冠一時
然於心固不以一毀加怒一敬加喜徇何牛馬之走
尺之地能汨其志哉且鄉里上齒宗廟上爵朝廷上位
皆有等威以明長幼故得彝倫敘而與天下和平也且上
自宰相御史大夫兩省五品已上供奉官自爲一行十
二衛大將軍次之三師三公令僕少師保傅尚書左右
丞侍郎自爲一行九卿三監對之從古以然未嘗參錯
至如節度軍將各有本班卿監有卿監之班將軍有將
軍之位縱是開府特進並是勳官用蔭郎有高卑貪讓

古至今泉我商祖太宗已來未有行此而不理廢此而
不亂者也前者菩提寺行香僕射指麾宰相與兩省臺
省已下常參官並爲一行坐魚開府及僕射率諸軍將
爲一行坐若一時從權亦猶未可何況積習更行之乎
一昨以郭令公以父子之軍破大羊凶逆之衆衆情忻
商恨不預商或之是用有興道之會僕射又不悟前失
竟率意而指麾不顧班秩之高下不論文武之左右苟
以取從宰容爲心曾不顧百寮之側目亦何異清晝攫
金之士良甚非謂也君子愛人以禮不問始息僕射得
不某公云云與謂篇謂僕行深入佛

之友不顧僕射爲其容佞柔
令左右巫匈當尚書當時職
尤介眾之中不欲顯遇今者
入座尚書欲令便向下座朋
延公識之宜不應若此今既
若之與僕射若州佐之與縣
則僕射見尚書令得如上佐
三臺齊列足明不同刺史且
只校上下之階六曹尚書並
類尚書之事僕射禮數未敢

欲同卑吏又據宋書百官志
家始升別作二品高自標致
傷甚況在於公堂猶咄常伯
僶俛就命亦非理屈朝廷紀
恐及身明天子忽震電含怒
將何辭以對

帖

與李太保帖九首

辭後明日至宅奉送承已當
房根仲春漸暄不審太保尊
到如何佇承異績以慰瞻仰因中郎張激往
宣謹狀二月十四日刑部尚書顏眞卿狀上
夫公閣下張激昨艱難時首末得力願在庵下有容足
處庶之幸甚謹空
奏事官至蒙問增慰馳誠冬閏初寒伏惟太保尊體安
適眞卿悲疢何言蕃寇推退爲憲之功忝沐深情俱增
荷躍前後不逢之信遂闕修狀何時人奏未聞悲係無
喻謹還狀不次謹狀閏月十有四日刑部尚書顏眞卿
狀上李太保大夫公閣下謹空
眞卿粗自奉別渴仰何勝昨蘇馬奔遂失馳謁想蒙情
恕也眞卿十五日離家大小俱安汎汎病瘡少愈勿憂
爲佳正遠披承益明自愛謹勒參候不次刑部尚書顏
眞卿頓首李太保大夫公閣下
千手贊已領訖然尚少第二隔恐在書府希更根尋足
跡拙抵罪聖慈含宏猶佐列藩不遠伊邇省躬荷德恩
貸實深兢慄之誠在物何喻仲春暄甚不審太保尊體
何如所苦當轉勝也眞卿緣驛上無馬私乘泡轉幾死
前進不得今日始至藍田卽便取路不獲執別此情如
何珍重珍重謹附狀不次謹狀二月十一日
顏眞卿狀上李太保大夫公閣下
日陝州別駕

不宣所苦何如奉計已痊復近卿綢繆遥馳謝記勤參候不次謹狀刑部尚書顏眞卿狀上李太保大夫公閤下

千手貞檢得来帖之謹空

拙於生事舉家食粥來已數月今又罄竭祇益憂煎輒恃深情故令投告惠及少米實濟艱勤仍恕干煩也眞卿狀

與蔡明遠帖二首

蔡明遠鄱陽人眞卿昔刺饒州即嘗超事及來江右無啟厥勤靖言此心有足嘉者二陵闕門百日幾至餉日明遠與夏鎭不遠數千里冒涉江湖連舸而來不徹晷刻竟達命於秦淮之上又隨我

於邗溝之東追擊不疲以至邵伯南埭始終之際良有可稱今既已事方旋指期斯複江路悠緬風濤浩然行李之間深宜尚慎不宣眞卿報

二十日顏眞卿狀上太保大夫公閤下謹空

與御史帖

眞卿謹別上書於御史閤下竊聞尊候平和眞卿瞻仰歸鄒游與明遠同來欲至采石計其不久亦合及吾淮泗之間脫若未到見之宜傳此意遣此不宣眞卿報蔡明遠

與劉中使帖

近聞劉中使至灊州吳希光已降足慰海隅之心耳又聞磁州爲盧子期所圍舍利將軍擒獲之吁足慰也

與夫人帖

眞卿頓首奉承十四日遷厝承問悲慕不勝自勝攝不及摧毀何堪痛當奈何痛當奈何凝寒惟動靜支適兒子等保侍眞卿離官已久事須十間前至鄭州亦州已來專奉待一日只擬一驛計過大事後發猶恐遲必望知此緩急勿遲滯足下不來義無獨去之法必請矜此狼狽所望今到亦州水下不愁河凍書祭器等先下船去眞卿十一日且發東京佇望早來早來謹不次

眞卿頓首夫人閣下 十一月八日 問訊顏巑蒙郎

和叔光嚴深遠憶或至十三日得發

案帖後所問之訊杲卿之孫後爲兵曹參軍見公撰

伯父元孫碑頌公親姪後爲清源尉封賓縣男見公撰大宗家廟及曾祖勤禮三碑顏杲卿之姪後爲華原主簿見公撰大宗家廟勤禮元孫四碑

與結汝書

政可守不可不守吾去歲中言事得罪又不能逆道徇時爲千古罪人也雖貶居遠方終身不恥緒汝等當須會吾之志不可不守也

與澄師帖

眞卿承國大華嚴會已遂圖成取來日要詣彼隨喜如何如何華洞副老草不悉眞卿頓首和南澄師大德侍者十日敬空

廣平帖

得示問廣平碑本了來數日故當封呈眞卿頓首

文殊帖

近作一文殊師利菩薩碑但欲發揚主上聖意蓋不近文律耳今奉呈充盡醬之用可乎眞卿白

案此帖公在湖州作

寒食帖

天氣殊未佳汝定成行否寒食只數日間得且住爲佳耳

中夏帖

眞卿頓首中夏以還暑氣日甚病懶益不喜所爲前欲書石當須稍涼作之也幸不以差緩過之京人來何消息嘉否

修書帖

賊軍未平使僕不憤見故先修書但召諸子弟與語不具眞卿

訊後帖

眞卿具前楮訊後所苦何如立斯極位雄廷江上佳山秀水在公庭戶想日有樂事幸得佳士相延公高才逸

顏自有晉宋間人風坐此譬局不易處上方招致仁者如公之儔豈久在江左乎行聞迟召以快士議眞卿頓首

一行帖　據王宋汝帖增

眞卿一行昨自江淮日趨百里本期奉見以慰遠別疲於道路且止數昔但深拳仰耳

南來帖　據肇嶧忠義堂續刻增

眞卿承命南來諸事草草但賊勢尚熾柰何張貞口不了國事可念可念眞卿

江外帖　據忠義堂續刻增

江外唯湖州最卑下今年諸州水並湊此州入太湖田苗非常沒溺賴劉尚書與拯以此人心差安不然僅不可安耳眞卿白

案此帖公在湖州作

草豫帖　據忠義堂續刻增

眞卿自南朝來上祖多以草隸篆籀爲當代所稱及至小子斯道大喪但魯見張旭長史頗示少糟粕自恨無分遂不能佳耳眞卿白

奉使蔡州書

眞卿奉命來此卑期未竟止緣忠勤無有旋意然中心

寧鄉黃本驥仲良編訂
湘陰薛　瓔維揚參校

序

何書刑部侍郎贈尚書右僕射孫逖文公集序 永泰元年八月

古之爲文者所以導達心志發揮性靈本乎詠歌終乎雅頌帝庸作而君臣動色王澤竭而風化不行政之興衰實繫於此然而文勝質則繡其鞶幗而血流漂杵質勝文則野於禮樂而木訥不華歷代相因莫能適中故

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此其效也漢魏已還雅道微缺梁陳斯降宮體聿興既馳騁於末流遂受嗤於後學是以沈隱侯之論謝康樂也乃云靈均已來此未及覩盧黃門之序陳拾遺也而云遒麗五百歲而得陳君若激昂頹波雖無害於過正權其中論不亦傷於厚誣何則雅鄭在人理亂由俗桑閒濮上胡爲乎鄒魯古之時正始皇風炎獨乎凡今之代蓋不然矣其或斌斌炳炳相宜膺期運以挺生奄寰瀛而首出者其惟僕射孫公乎公諱逖河南鞏人其先自樂安武水寓於涉而徙禹父嘉之以制學登科官至宋州司馬公風

易一字公之除庶子也苑咸草詔曰西掖掌綸朝推無劉議者以爲知言凡斯夥多庸可悉數故燕國深賞公才俾與張九齡許景先韋述同遊門庭命子均垍申伯仲之禮江夏李邕自陳州入計繕寫其集齎以詣公託知已之分其爲先達所重也如此公又雅有清鑒典考功時精覈進士雖權要不能逼所奬擢者二十七人數年間宏詞判等入甲第者一十六人授校書郎者九人其餘咸著名當世已而多至顯官明年典舉亦如之故言第者必稱孫公而已夫然信可謂人文之宗師國風之旨匠者矣凡公所著詩歌賦序策問贊碑志表疏制

詩不可勝紀遭二朝之亂多有散落子宿緝成等夙奉過庭之訓咸以文章知名同時臺省乃編次公文集爲二十卷列之於左庶乎好事者傳寫諷誦以垂乎無窮亦何必藏名山而納石室也眞卿昔覩光乎天府實荷公之獎擢見命爲序豈究端倪時則永泰元年仲秋之月也至若世系閥閱蓋存之別傳此不復云

懷素上人草書歌序

開士懷素僧中之英氣概通疏性靈豁暢精心草聖積有歲時江嶺之間其名大著故吏部尚書韋公陟觀其筆力勗以有成今禮部侍郎張公謂賞其不輟引共遊處兼好事者同作歌以贊之動盈卷軸夫草藁之作起於漢代杜度崔瑗始以妙聞迨乎伯英尤擅其美羲獻茲降虞陸相承口訣手授以至於吳郡張旭長史雖姿性頗逸超絶古今而楷法精詳特爲眞正某早歲嘗接游居廡縱激勸告以筆法資質劣弱又嬰物務不能懇習迄用無成追思一言何可復得忽見師作縱橫不孝迅疾駭人若遇舊覩向使師得親承善誘亟揖規模則入室之賓舍子奚適嗟嘆不足聊書以冠諸篇首

顏刑部詩家流水鏡之辨

世系譜序 建中元年七月

許在末行懷素自敘帖

兼唐書宋史藝文志皆有顏氏家譜一卷未著撰人名氏以是序證之家譜亦魯公自撰也

送福建觀察使高寬仁序

國家設觀察使即古州牧部使之職代朝廷班導風化而宣布德意振舉萬事而沙汰百吏者也民俗之舒慘兵賦之調發刑獄之冤濫政治之得失皆得以觀察而行之其任可謂重矣江西貴溪高君寬仁初舉明經歷任中外克勤職務政績昭著陞福建觀察使夫君子之仕不以位尊爲榮而以盡職爲貴福建大藩也其地東帶滄溟南接交廣居民若是其煩也職乎州郡者果皆循且良尚不能保其無一專之不舉

矧未必皆循良乎弱之食強之取飢寒顛沛而漁奪之不厭則獻馘之民若之何能求其安也自古爲民之病者多類此是以居高位而欲下之安其道難也故衆皆以位高爲寬仁高乎獨以盡職爲寬仁勉所以盡職者無他正已格物而已忠君愛民而已乎與寬仁交久且厚乎所以望於寬仁者豈但在於政事文字之間而已哉振肅風紀表儀一方盡致君澤民之道使聲名流芳史冊茲行是望於是乎書

案唐書方鎮表大歷六年廢福建節度使置都團練觀察處置使序當作於六年設使之後高寬仁科貫未知從何書採入

送劉太沖序

無攷舊集不載此序全唐文未知從何書採入

劉太沖者彭城之華望者也自開府垂明於宋室澤州考績於國朝道素相承世傳儒雅尚矣夫其果行修潔斯文彪蔚鄂不照乎移華龍驤驥乎雲路則公山正禮策高足於前沖與太眞嗣家聲於後有日矣昔余作郡平原拒胡羯而請與從事掌銓吏部第甲乙而超升等夷爾來蹉跎猶屑卑位雖才不偶命而德其無鄰故沖之西遊斯有望矣江月弦魄秦淮頂潮若行句溪正及春水鞠哉之子道存何居魯郡公頵眞卿敘

送辛子序

醇白之士曰隴西辛晃銳業班漢顏門名家十五而志學克明五十而勵精益懋參參不失其日也之服膺衮可聽同茂先之善說昔我高叔祖郿州使君著決疑一十二卷問答稱爲大顏曾伯祖祕書監府君集註解一十二帙名儒斟酌煩省招撫英華勒成三十篇名成一十二帙名儒斟酌煩省招撫英華勒成三十篇名之曰漢略夫其發凡舉例晃序言之已詳惜乎困於縑緗不獲繕寫遂使精義沈潛闇然未彰吁足歎也二月初吉金陵氣暖抵淮上之諸侯所如必合及滁川之美景未至方歡羣子賦詩以寵之

記

張長史十二意筆法記　天寶五載

尋罷秩醴泉特詣京洛訪金吾長史張公旭請師筆法長史於時在翟傲宅慤止已一年矣衆師張公求筆法或有得者皆曰神妙僕頃在長安二年師事張公皆大笑而已卽對以草書或三紙五紙皆乘興而散不復有得其言者僕自再於洛下相見眷然不替僕因問裴傲足下師張長史有何所得曰但書得絹屏素數十軸亦

曾論請筆法哂言倍加工學臨寫書法當自悟耳僕
於裴家月餘日因與裴傚從長史言話散郤迴京師前
詩曰既承兄丈一本作丈九丈獎諭日月滋深夙夜工勤潮於
翰墨僥得聞筆法要訣終爲師學以冀至於能妙豈任
感戴之誠也長史久不言乃左右眄視拂然而起僕
乃從行歸東竹林院小堂張公乃當堂踞牀而坐命僕
居於小榻而曰筆法元微難妄傳授非志士高人詎可
與言要妙也書之求能且攻真草今以授之可須思妙
乃曰夫平謂橫子知之乎僕思以對之曰當闔長史示
令每爲一平畫皆須令縱橫有象此豈非其謂乎長史

乃笑曰然而又問曰直謂縱子知之乎曰豈不謂直者
從不令邪曲之謂乎曰均謂間子知之乎曰當衆示以
間不容光之謂乎曰密謂際子知之乎曰豈不謂築鋒
下筆皆令宛成不令其疎之謂乎曰鋒謂末子知之乎
曰豈不謂以末成畫使其鋒健之謂乎一本健作力謂
骨體子知之乎曰豈不謂趯筆則點畫皆有筋骨字體
自然雄媚之謂乎曰轉輕謂屈折子知之乎曰豈不謂
鉤筆轉角折鋒輕過亦謂轉角爲鬧鬧過之謂乎曰決
謂牽掣子知之乎曰豈不謂牽掣爲擊銳意挫鋒使不
怯滯令險峻而成以謂之決乎曰補謂不足子知之乎

諸變通懷縱捨規矩五者備矣然後齊於古人矣敢問執筆之理可得聞乎長史曰予傳授筆法之老闕彥遠曾至吳郡其時年幼不應牋止竹堂僧寺其後大歷六年三月罷撫州刺史事八月移寓江寧會繞道吳郡亦不得云每至姑蘇此記疑非魯公所作全唐文不知據何本採入存之而附辨如此

東方先生畫贊碑陰記 天寶十三載二月

東方先生畫贊者晉散騎常侍夏侯湛之所作也湛字孝若父莊爲樂陵太守因來覲省遂作斯文贊云大夫譙郡宇曼倩平原厭次人魏濮安中分厭次爲樂陵郡又爲郡人焉厭次今移屬樂安郡東去祠廟六百里故厭次城今在平原郡安德縣東北二十二里廟西南一里先生形像今則揩素爲之並二細君侍焉郡當爲德州其贊開元八年刺史韓公思復刻於石碑眞卿去歲拜此郡屬殿中侍御史平公冽監察御史閻公寬李公史魚右金吾胄曹宋公鬱咸以河北採訪使東平王判官巡按伊至眞卿候於境上而先生祠廟不遠道周丞與數公泉家兄淄川司馬曜卿長史前洛陽令蕭晉用前醴泉尉李伯魚徵君左驍衛兵曹張琇鱗遊尉韋宅招潮城主簿韋夏有司經正宇 李耀縣前參軍鄭云既仕於昆又云每至姑蘇恒止竹堂文公宦成未嘗仕於昆山惟十有三歲時侍母殿隨牙祖寺校任曾至吳郡其時年幼不應牋止竹堂僧寺其後大歷六年三月罷撫州刺史事八月移寓江寧會繞道吳郡亦不得云每至姑蘇此記疑非魯公所作全唐文不知據何本採入存之而附辨如此

東方先生畫贊碑陰記 天寶十三載二月

東方先生畫贊者晉散騎常侍夏侯湛之所作也湛字孝若父莊爲樂陵太守因來覲省遂作斯文贊云大夫譙郡宇曼倩平原厭次人魏濮安中分厭次爲樂陵郡又爲郡人焉厭次今移屬樂安郡東去祠廟六百里故厭次城今在平原郡安德縣東北二十二里廟西南一里先生形像今則揩素爲之並二細君侍焉郡當爲德州其贊開元八年刺史韓公思復刻於石碑眞卿去歲拜此郡屬殿中侍御史平公冽監察御史閻公寬李公史魚右金吾胄曹宋公鬱咸以河北採訪使東平王判官巡按伊至眞卿候於境上而先生祠廟不遠道周丞與數公泉家兄淄川司馬曜卿長史前洛陽令蕭晉用前醴泉尉李伯魚徵君左驍衛兵曹張琇鱗遊尉韋宅招潮城主簿韋夏有司經正宇 李耀縣前參軍鄭

汎愛寺重修記

予不信佛法而好居佛寺喜與學佛者語人視之若酷信佛法者然而實不然也予未仕時讀書講學恒在禹山邑之寺有類福山者無有無予蹟也始僦居則凡海印萬福天寧諸寺無有無予蹟者既仕於昆時授徒於東寺待客於西寺每至姑蘇恒止竹堂目予實信其法故爲張侈其事以惑沙氓則非知予者矣

案昆卽今蘇州府昆山縣在唐爲蘇州吳郡屬縣記

悟到同寮湖拜退而遊於中唐則韓之詩石存焉衆歎其文字絀靡駁雜生金四十年間已不可識眞卿於是勒諸他山之石蓋取其字大可久不復譌其工拙故援引而不辭焉亟若先生事跡則載在太史公書漢書風俗通武帝內傳十洲記列仙神仙高士傳此不復紀焉有唐天寶十三載季冬辛卯朔建

案杜少陵集有寄韋有夏郎中五言六韻詩碑內朝城主簿卽其人也

鮮于氏離堆記 寶應元年四月

閬州之東百餘里有縣曰新政新政之南數千步有山

曰離堆斗入嘉陵江直上數百尺形勝縮蠱欹壁峻肅上崢嶸而下迴沈不與衆山相連屬是之謂離堆東面有石堂焉卽故京兆尹鮮于君之所開鑿也堂有室廣輪袤丈藷豁洞敞虛閒江聲徹見羣象人村川埧若指諸掌堂北磐石之上有九曲流杯池焉懸源螭首鑿噴鶴咮釃渠殷引迴坐環灑若有良朋以傾醇酎堂南有茅齋焉遊於斯息於斯衆賓友於斯虛而來者實而歸其齋壁間有詩焉皆君舅著作郎嚴從若舅殿中侍御史嚴銑之等美君考槃之所作也其右有小石廬焉亦可蔭而跋據矣其松竹桂樹冬青雜樹皆徙他山而栽

時焉其上方有明宮觀焉嚴君之弟京兆尹叔明至德二年十月嘗任尚書司勳員外郎之所奉置也君諱向字仲遐以字行漁陽人卓爾堅忮毅然抗直易有之曰爲賁龒光書不云乎沈潛剛克君自高曾以降世以財雄招徠賢豪施舍不倦至君繼緒其流益光弱冠以任俠自喜尚未知名乃慷慨發憤於焉卜築養蒙學文忘寢與食不四三載展也大成著作奇之勖以賓薦無何以進士高第驟登臺省天寶九載玆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中丞持節充劒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使事劒南山南西道採訪處置使入爲司農少卿遂

旋益著寇家之好兄允南以司膳司封二郎中弟允臧
以三院御史皆與叔明首末聯事我是用飽君之故乾
元改號上元之歲秋八月哉生魄偃自刑部侍郎以言
事忤旨聖恩全宥貶貳於蓬州沿嘉陵而路出新政適
會昱以成都兵曹取急歸覲遭我乎貴州之朝留游締
歡信宿陘峴感今懷昔遂援翰而志之叔明時刺商州
昆又申掾京兆不同躋陟有恨如何帝唐龍集後壬寅
仲夏己卯朔十五日甲午刻於門序之左右

撫州寶應寺翻經臺記 大歷四年四月

撫州城東南四里有翻經臺宋康樂侯謝公元嘉年初

於此翻譯涅槃經因以爲號公諱靈運陳郡陽夏人也
祖元晉車騎將軍父琰祕書郎公幼穎悟好學博覽羣
書文章之美江左莫逮以襲祖爵世人宋之盛稱謝康
樂初爲劉毅衞軍從事中郎太子左率由爲永嘉太守
郡有名山水公素愛好肆意遨遊稱疾去職於始寧縣
修營故墅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因著山居賦並自註
之與隱士王宏之等遊放爲娛有終焉之志每一詩至
而遥四山不逼三休而上十地方超經行之業旣崇斗
藪之功斯懋大歷已酉歲四月丙午都人士庶相與大
會設嚴供而落焉以眞卿業於斯文見咨紀述後之君
子其忘增修乎銘曰

摩訶般若解脫法身是則涅槃衆經中尊曇無讖允嚴
覩是因緣頓同德宏茲法輪謝公發揮精義入神理絶
史野文兼郡彬一垂刊削百代咸遵遺跡忽睹高臺瞻

部幸地得識曷踐音塵與卿悵然關故執新檀那衣鉢悉力經綸不日復之周邦仰仁緬懷故舊予亦何人徒顧神交魏非德鄰刻銘金石永永不泯

撫州寶應寺律藏院戒壇記大曆六年三月

如來以寧日意三業難調伏也淨尸羅以息其內行住坐臥四威儀攝善心也明布薩以昭其外故曰波羅提木叉是汝之師則憍陳如之善來迦葉波之伺法諸聲聞三歸約衆十四年以八敬度尼羯磨相承其致一也

至漢靈帝建寧元年有北天竺五桑門支法領等始於長安譯出四分戒本兼羯磨與大僧受戒至曹魏有天竺十尼自遠而來爲尼受具後秦姚萇宏始十一年有梵僧佛陀耶舍譯出四分律本而關內先行僧祇江南盛行十誦至元魏法聰律師始闡四分志宗聰傳道覆翼傳惠光光傳雲暉暉傳理隱樂洪雲雲傳遵遵傳智首首傳道宣宣傳洪洪傳法礪礪傳法成成傳大亮道賓亮傳雲一賓傳崖超慧澄澄傳慧欽皆口相授受歷於盧與欽俗姓徐洪州建昌人盍漢孺子之後也二十二葉師於臨川褚山後五歲削髮隸於高安龍岡寺遂受戒有唐義淨則譯經上足曰洪州靈傑其秉宣揚磨者曰兩京清滌使法慧欽智雲神深神用高爽行無懼實身絕開遮關律藏而日月光明騁辯才而龍象蹴踏江嶺之外凜然風生開元末北遊京師充東京福先大德常講大涅槃經而講之兼明俱舍諭維摩金剛經每登講座其下日有二三千人由是名動輦轂屬祿山作亂杖錫南歸居於西山洪井雙嶺之間慕高僧觀顯之遺蹤於寺北辦置蘭若山泉之美頗極幽絕欽雖堅持律儀而志在宏濟好讀周易左傳下筆成章著律儀輔演十卷嘗撰本州龍興寺殘壇碑頗見稱於作者大歷三年眞卿忝刺撫州東南四里有宋侍中臨川內史謝靈運翻大涅槃經古臺階高儼然軒構摧

地有高行頭陀僧智清者首事修葺安居住持明年秋七月眞卿績秩將滿有觀察使尚書御史大夫趙國魏公願以我皇帝降誕之辰奏爲寶應寺仍請山林高行僧三七人冬十月二十三日聖恩允許於是鼎新輪奐其興也勃焉乃請止觀大師法源法泉襄陽乘覺清源善宏羅浮圓覺佛跡十喻餘杭慧達泉當州海逼海岸等同住董修以資景福僉以爲學徒雖增毗尼未立明年三月乃請欽登壇而董振鐸焉仍俾龍岡道幹天台法喬招提智融白馬法允衡岳正覺同德義盈香城藏選德興藏志開元勁徹等同秉法事於是遠近駿奔道之後也二十二葉師於臨川褚山後五歲削髮隸於高

場側雲霓騰放光而龍王不雨者四旬餘尼等三百五十七人而文士正議大夫前衛尉少卿張延皋脫俗歸眞其名曰曇嵩爲稱首焉又欲北年以來爲受具者凡一萬餘人江湖海之間幅員千餘里像法於變此皆欽敬道之力焉歸川在嶺隅未嘗宮構於是二眾三百餘人就法齋數演而依止之矣復有上都資聖寺高德曰還本律主偉茲能辨深嗟歎而贊美之請於寺東南置普通無礙禪院院內立鎮海觀音道場請善宏居之以開悟心要雲一上足曰智融精持本事如會尊眾乃命智光等於普通道場東置律藏院卿立戒壇以佇欽

公之來儀且施擧紀之不朽經營未幾壇殿鬱興庶乎渡海浮囊分毫絕羅利之請嚴身嬰珞照耀有摩尼之光則入佛位而披伽梨者名香普薰神足無極其可勝紀而蘇絕乎有唐大歷辛亥歲春三月行撫州刺史魯郡開國公顏眞卿書而誌之

撫州南城縣麻姑山仙壇記　大歷六年四月

麻姑者葛稚川神仙傳云王遠字方平欲東之括蒼山過吳蔡經家教其尸解於蛇蟬也經去十餘年忽還語家人言七月七日王君當來過到期日方平乘羽車駕五龍合四色旌旗奏諸天音樂驩迎經坐須臾引見經父兄因遣人與麻姑相聞亦兼進酒肴脯精麥飯畢行酒方平謂麻姑曰接待以來已歷數世不見此人神也言訖方平敬報久不行民間今可復出矣麾來有頃信還但聞其語不見所使人曰東海行復揚塵也麻姑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麻姑欲見蔡經母及婦見忽已五百餘年尊卑有序修敬無階思念久頃信承在彼登山顛倒而先被記當按行蓬萊今復還往如是便還還卽覩覩願不卽去如此兩時間麻姑來來時不先聞人馬聲既至從官當半於方平也麻姑至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十八九許頂中作髻餘髮垂之至要其衣有文章而非錦綺光彩耀日不可名字皆世所無有也得見方平方平爲起立坐定各進行廚金盤

玉杯無限美膳多是諸華而香氣達於內外擗麟脯行之麻姑自言接侍以來見東海三爲桑田向間蓬萊水乃淺於往者會時略半也豈將復還爲陸陵乎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麻姑欲見蔡經母及婦經弟婦新產數十日麻姑望見之已知曰噫且止勿前卽求少許米便以擲之墮地卽成丹沙方平笑曰姑故年少吾了不喜復作此曹狡獪變化也麻姑手似鳥爪蔡經心中念言背鮮時得此爪以杷背乃佳也方平卽知經心中念言聞使人牽經鞭之曰麻姑神人汝何敢謂若爪可以杷背邪見鞭者經背亦不見有人痛痕

晉方平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大歷三年眞卿刺撫州按圖經南城縣有麻姑山頂有古壇相傳云麻姑於此得道壇東南有池中有紅蓮近忽變碧今又白矣池北下壇傍有杉松松皆偃蓋時聞步虛鐘磬之音東南有瀑布流下三百餘丈東北有石崇觀高石中猶有螺蚌殼或以爲桑田所變西北有麻源謝靈運詩題入華子岡是麻源第三谷恐其處也源口有神祈雨輒應開元中道士鄧紫陽於此習道蒙召入大同殿修功德三十七年忽見虎駕龍車二人執節於庭中顧謂其友竹務猷曰此迎我也可爲吾奏願欲歸葬本山仍請立廟況乎武藝絶倫英謀沈祕所向而前無強敵日新而學

有緝熙故能殿天子之邦鬱蒼生之望有日矣羯戎搆逆公以平盧節將佐今右僕射李公忠臣收滄德攻相州拒杏園守陳留許叔冀降而陷焉思明懼忠臣圖己令公佐南德信隨劉從諫收江淮至宋州欲襲李銑公斬德信走從諫遂並其眾而報焉肅宗大悅拜公鴻臚卿再襲敝釭於鄆州加中丞討劉展於潤州斬平之遷徐州刺史明年拜淄青節度使屬侯希逸自平盧至公以州讓之時宋州刺史李岑爲賊所圍副元帥李光弼請公討平之拜御史大夫加開府充充鄆州節度破法者矣眞卿幸承餘烈敢刻金石而志之時則六年夏四月也

有唐宋州官吏八關齋會報德記　大曆七年五月

自經死廣德元年授戶部尚書封信都郡王上幸陝公首來邑從都督六軍兵馬每食宿公皆躬自省視上感焉方委以政事公涕泣固辭而止二年拜汴宋節度遷兵部大憝二年加右僕射封魯郡開國夫人太夫人蕊和勤儉睦於親黨公性純孝居常不離左右閱讀書史或時疾病公輒累月不茹葷家中禮懺不絕仍造崇夏宏聖二寺以祈福祐五年兼判左僕射知省事加太子太師公德厚量深勞謙重慎功既高而心益下位彌大而體益恭故遠無不懷邇無不肅今夏四月忽嬰熱疾沈頓累旬積

善降祥匆藥遄喜鷹犬之翫悉皆棄捨羣帥感焉無復弋獵四履之內咸懷歡欣雖陽之人踴躍尤甚乃咨於州將曰昔我公之陷賊也至敝邑而首誅德信李岑之見圖也破其黨而克保城池是即我公再有大造於敝邑矣微我公之救恤即皆死於鋒鏑人於煎熬矣尚何能保完家室嬉戲鄉井者乎不資齋明何以報德徐公悅而從之來五月八日首以俸錢三十萬設八關大會飯千僧於開元佛蓋將佐爭承唯恐居後已而州縣官吏長史亦藏貲等設一千五百人爲一會頻遍圍繞官僚前後作琳等設五百人爲一會耆百姓張列等設

五千人爲一會法鉦等供仄塞於衢街梵音與鼓吹相和晝夜其餘鄉村聚落來往卅車閭閻風靡而騈瞽肖動至而休先胥懽者又不可勝數矣非夫美政淳深德風汪濊則何以感人若此其至者乎某明揆好仁飽承餘烈覩茲盛美益覬求衆若不垂諸將來則記事者奚述

吳興沈氏述祖德記　大歷八年十二月

南齊徵士吳興沈君名驎士郡人也蘊道德晦於邑之閭人號爲織簾先生餘不溪家貧無資以織簾爲業故時人因以名之精於禮傳嘗自詁訓宗人吏部郎中淵中書郎約累薦徵爲著作郎高臥不起名重江表臨終遺敎依皇甫元

吳棺中貯孝經一卷穿壙三尺置棺平土不設机位四時地席元酒而奠子奚奉而行之吳郡陸惠曉張融皆爲之誄徵士嘗製述祖德碑立於金鵝山之先塋年月淹遠風雨蠹蝕朽字殘文駁而莫分乾元中爲盜火所焚碑首毀裂窾然將墮過江二十葉孫御史中丞震移牒郡國請其封葬或偪兵凶曠而莫修忽有小樹生於龜腹盤根抱趾聳幹夾碑崛如工造鬱若神化敬者復正危而再堅夫德無名過賢而鍾慶神無質假物以申應沈氏積德既遠徵士樹德既深天將興舊族乎吾知沈之復大也權檢校宗事十九葉孫前太廟齋郎怡拜

治禮部侍郎翁堅先神之陵覆歸建文之殘闕乃其
他石前南東為崇其本所以導先也建其新所以開德
也以其舊所在南婚姻之舊中外伯仲之穆睦恭拜剌見
馬馳文判官陰以傳無拘國政其樹為慶樹以旌其
美焉沈氏之故事具於案牒今闕而不紀時有唐大歷
八年冬十二月

公御書題額恩敕批答碑陰記 大歷九年七月

翰苑臣帝恩旨既有斯答御劄垂下而真卿以疎拙蒙
寵忽若來八月既望貶授遵州長史泉今上即位寶應
元年夏五月拜利州刺史屬羌賊圍城不得入恩勅追

赴上都爲今尚書前相國彭城公劉公晏所讓授尚書
戶部侍郎二年春三月改吏部廣德元年秋八月拜江
淮西宣慰處置等使未行爰正月檢校刑部尚書兼御史大
夫鎮尚書右丞明年春正月檢校刑部尚書兼御史大
夫充湖南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未行爰
時則有唐大歷九年青龍甲寅之歲孟秋甲子之日也

湖州石柱記

烏程縣舊緊今望鄉四十里二百東去蘇州三百一
十里南去杭州一百八十九里西北去揚州六百
四十七里西去宣州三百一十七里北去東都二
千八百七十五里北去上都三千七百七十六里

帝顓頊冢 吳大帝陵 吳景帝陵 鈕皇后陵 吳
丹陽太守蕪湖侯太史慈墓 吳大將軍朱治墓
吳寫寇將軍程普墓 晉侍中羅含墓
郎潘尼墓 齊宣城太守邱靈鞠墓 梁中書侍郎
邱遲墓 梁司空康絢縝墓 陳五兵尚書康宗墓
大雷山 芳巖 震澤 若溪 吳王夫槩廟 陳景
長城縣

帝陵　陳錢皇后陵　陳昭烈王陵　謝安墓　殷仲文墓　陳武帝故宅　陳文帝故宅　吳均故宅　陳氏五主屏風　陳高祖竹帳　國朝高僧南山律主道宣

安吉縣

天目山　崑山　橫溪　梅溪　蛟龍池　翔鳳林　裴子野故宅　周宏讓故宅　姚萇雉尾扇　施世倫金鐘

山川

卞山　法華寺　金井　玉澗　乳竇　石膏　温泉

項王走馬埒　項王飲馬池　項王繫馬石

衙山　帝顧項冢　春秋鳩茲城

峴山　顯亭　故別駕李適之石酒罇　五花亭

杼山　妙喜寺　黃浦橋　避宅城　何楷釣臺

昇山　吳均入東記　晉吳興太守王羲之烏亭

金蓋山　何氏書堂　張邵邱道祚禪幽寺

太湖　周迴四萬八千頃

晉溪

白蘋洲

湖洲石柱在宋初字已漫漶歐陽永叔謂其筆畫奇偉非顏魯公不能書於是宋次道集魯公詩文刊於金石者編成一十五卷則石柱記存焉孫莘老知湖州聚撓而碑碎錄墨妙亭貯之凡三十二通記其一也所記山川陵墓廟宅旁及舁風竹帳雉尾扇顧唐設五縣而記遺其二或當日有之次道編集時殘闕未可知倘朱長文續石刊記序

附錄於左

德清縣　市亭山　金鵝山

北流水　苧溪　餘不亭侯廟　梁吏部尚書沈約墓　孝感冢

武康縣　防風山　武康山　七里嶠　前溪　阮公溪　郭先生祠堂　沈道虔石山精舍　吳太常卿姚信墓　晉吏部尚書沈充墓　宋吏部尚書沈演之墓　宋太守沈勁墓　宋樂石柱記載山川陵墓亡者三之一其存而不可傳者亦三之一竹垞先生惜其殘闕

爲補記二縣余乃一一箋釋證其所可信復辨其所
不可信而世傳箋註自此始
通議大夫守太子賓客東都副留守雲騎尉尚
書左僕射博陵崔孝公宅陋室銘記大歷十一年四月
公諱沔字若沖博陵安平人其先出於齊太公之後自
亭伯三世文宗祕書監六關一派別叔虞季則俱死王
事神謙神遹並高循績子彭宏度以武幹稱景儁巨倫
以文行著繼方面者累代列史傳者十人奕葉相承恒
爲鼎族曾祖宏峻隋銀青光祿大夫趙王長史祖儼皇
朝益州雒縣令父曒年未四十爲庫部員外郎因擇能

吏爲壽安令又充江西道廉察使徙體泉遂歷四邑盤
桓不進以剛正也累至朝散大夫汝州長史封安平縣
男贈衛尉少卿公卽安平之次子也全德天至成人玉
立蓋聖代之寶臣華宗之孝子文章之哲匠禮樂之祖
師既不可以一名又何能以悉數年二十四舉鄉貢進
士考功郎李遐秀器異之曰王佐才也遂擢高第其年
舉賢良方正對策萬數公獨居第一而兄渾亦在甲科
典試官梁藏言陳子昂歎曰雖公孫龍鄒不及也召見
前殿拜監察校書郎繇是名蓋天下御史張思敬以德
既職司典禮乃刪寫疏論數百卷以備闕遺特加朝散
大夫遷左庶子丁太夫人憂徵拜中書侍郎出爲魏州
名滿久之以資授陸渾主簿平陽王敬暉宏度外之交

略上官之禮丁府君憂服除太夫人勉起之以所試超
遷擢拜左補闕遷殿中侍御史奉勅按獄金者公得其
情許之不死竟得減詡諸王或恃貴不遵法度舉而按
之其不止茹也如此尋遷起居舍人嘗屈從以親老抗
疏乞退薦瑯琊王邱太原郭澣渤海封希顏等自代睿
宗嘉之特許留司以遂其孝養遷祠部員外郎俾僧有
請度人者公拒不奉詔遷給事中大理卿韓思復用法
小差權臣致劾公特寬之遷中書省舍人省改紫微其
官仍舊又固辭以親老除虞部郎中開元初攝御史中
丞或訟吏曹之不平公與崔泰之衡命詳理多所收拔
顏魯公文集　卷五　記　宝二
俄而卽眞兼都畿按察使歲或不稔公請發粟賑貸之
賴全活者以萬數內謁者霍元忠有罪公執之以聞元
宗使以璽書勞之公之澄清中外也以畿縣令長陸景
融劉體微盧暉有異政丞尉宋遙皇甫翼陳希烈宋鼎
蕭隱之范冬芬楊愼餘劉日正高昌寓州掾李璜裴曠
等並以清白吏疏而薦之二十二年置十道採訪使公
所舉六人在焉執事予有不法者公舉之不同移著作
郎尋遷祕書少監修圖書使尋判大理卿禮部侍郎公
既職司典禮乃特加朝散大夫遷左庶子丁太夫人憂徵拜中書侍郎出爲魏州

刺史乃降移元城徙置新市吏人便之乙丑歲元宗東封知頓使奏課第一賜絹二百匹嶽下覲禮獻慶雲頌又賜絹一百匹明年入朝分掌十銓公與王邱爲選人所歌曰馮人澄明澈底淸邱山介直遠天峻時人趨之遷州以理有異績御史大夫崔隱甫中丞宇文融朝服表薦璽書龍慰無何徵拜左散騎常侍上以六宮親蠶絲賜近臣公獻御絲賦又侍讌別殿賦端午詩屢蒙錫以縑帛絲羅兼判國子祭酒俄充東都副留守十七年有事陵廟追贈安平公及太君曰安平夫人駕還罷留守二十年春奉勅撰龍門公宴詩序賜絹百匹延入集

賢院修老子道德經疏行於天下二十一年遷祕書監修撰如故屬耕耤田爲居守賜絹百匹遷太子賓客出兼懷州刺史二十四年罷州又以本官充東都副留守累加通議大夫二十七年冬十一月十有七日寢疾薨於位春秋六十有七元宗震悼贈禮部尚書葬日量借手力幔幙故吏前監察御史博陵崔顥爲公行狀云公德充符契精貫人極孝愛聞於天下制作垂於無窮執太夫人之喪徒跣吐血以身爲葬土氓乎含宏內恕夷坦外名德至矣乎今之達者若以富貴崇德行藏養高則老萊關於榮規點斐褊於謀道又加於古人矣故養

人之有吉也公年官雖高至於食菜蔬菜與子姪躬自
植藝灌灌以申嚴深泉終喪雖見孩稚者必設位束帶
盡哀以禮之公與江夏李邕友善爲校書郎時引邕館
於祕閣之下讀書者累年邕由是才名益盛邕與尚書
席建侯嘗過公怪乘馬羸曰何不於廐前自觀餧飼
忽然致殞何以更之公唯而不易他日二公又以爲言
公良久則曰每欲發言恐涉有疑於厮養者所以沈吟
自魏二公退而謂人曰每想崔公此言使人慚恧如醉

延和太極之間公既留司東都遂鬻所乘馬就故人監
察御史張沇子深河南府崇政坊買宅以製居建宗廟
於西南維先太夫人安平郡夫人堂在宅之中儉而不
陋淨而不華六十餘年棟棟如故堂東嫂盧夫人所居
堂之東北鄭氏李氏姊歸寧所居堂之北五步之外建
乳堂三間以居之雜用舊椽不崇壇無赭堊累歷清要
所得祿秩但奉烝嘗資嫂姊給孤幼營甥姪婚姻而已
朝服衣馬一皆取其下者唯祭器祭服稱禮焉其室竟
不修泉夫人太原郡太夫人王氏捐牀帳之後公徙居
祀室或在饗館而無常所爲常侍時著陋室銘以自廣

梁吳興太守柳惲西亭記 大歷十二年四月

湖州烏程縣南水亭即梁吳興太守柳惲之西亭也繚
以遠峯浮於清流包括氣象之妙實資遊宴之美觀夫
搆宏材披廣牖豁達其外暎眾其中雲軒水閣當亭無
暑信爲仁智之所創制原乎其始則柳吳興惲西亭之
舊所焉世增崇之不易其地按吳均入東記云惲爲郡
起西亭毗山二亭悉有詩今處士陸羽圖記云西亭城
西南二里烏程縣南六十步跨茗溪爲之昔柳惲文暢
再興吳興以天監十六年正月所起以其在吳興郡理
西故名焉文暢嘗與郡主簿吳均同賦西亭五韻之作
由是此亭勝事彌著閭歲頗爲州僚據而有之日月滋
深室宇將壞而文人嘉客不得極情於茲憤憤悱悱者
茲焉坻陊榱下廢井存焉長子成甫倜儻有才名進士

校書郎早卒施甫能荷先業以進士高第累登臺省至
吏部郎中充永平軍節度使尚書李公勉行軍司馬兼
行御史中丞永懷先德明發不寐恐茂烈湮淪一本湮作煙
閟塗翰乃刻陋室銘於井北遺址之前以抒所志某
青龍景辰孟夏之月也

久安邑宰李請請而修之以擅眾君子之意役不煩費財者羨餘人莫之知而斯美具也請皇考子名公之允思齋明說以將其身清簡仁惠以成其政茲歌二歲而流庸復者六百餘室寢田墾者三百頃浮客輳湊迫乎二千種桑苗蔆盈於畝萬官賂刻石之堠更厨有餐錢之資敦本祓久率皆如是畧舉數者其餘可知矣豈忍夜魚春躍而後見稱哉於歲以滿之地高且才而勵於政事何患雲霄之不致乎請之筵仕也兩參鴈乂之列再移仙尉之任毗贊於蜀邑子男於吳興多爲廉使盛府之所辟薦則知學詩之訓間緝之心施之於政

不得不然也縣稱緊舊矣今詔升爲望滿當受代而邑人已彰去思之悲白府願留者屢矣眞卿重違耆老之請故於十連優詔以旌清之美也某不佞忝當分憂共理之寄人安俗阜固有所歸雖無魯臣擊肘之患豈盡言子用刀之術由此論之則水亭之功乃餘力也夫知邑莫若州知宰莫若守知而不言無乃過乎今此記述以備莫事懼不宣美豈徒愧詞而已哉大歷一紀之首夏也

案：此篇西亭故址在湖州府治西烏程縣治南六十步今廢眞卿作記共同游河東耿湋有詩至宋天聖間縣令權知州事吳琦得他山之石良以百年修刻字之

閻縣令方仲弓改建浮玉亭

君故太尉廣平文貞公宋公神道碑側記大歷十三年三

初公任監察御史持服於沙河縣攝宰公公以父母之邦金革兒懼邢州刺史黃文軌投艱於名無避及戰至城下公爲睥陳禍福其徒有素聞公威名者乃相率而去之開元末安西都護趙含章冒於貨賄多以金帛賂遺朝廷之士九品以上悉皆有名其後節度范陽事方發覺有司具以上聞元宗切責名品將加黜削公一無所受乃進諫焉元宗納之遂御花萼樓一

切釋放舉朝皆謝公衣冠儼然獨立不拜翌日入奏元宗謂公曰古人以清白遺子孫乃卿一人而已公曰舍章之賄偶不至臣門非不受也元宗深嘉歎之前裨闕焉故略述於此公第三子渾之爲中丞也方欲陳乞御製碑頌未果而中受譴貢旋羯胡作亂事竟不成眞卿時忝監察殿中爲中丞屬吏故公孫儼泣請眞卿論譔之昭義軍節度觀察使御史大夫平陽郡王諱公曰嵩以文武忠義之姿爲國保障上慕公之德歎賦尚缺第次嘉儼之懇誠紫綬莫致通命屯田郎中權知州事吳瞻他山之石良以百年修刻字之

工成乎半歲庳敞既畢建立斯亭遠近具備古今攸觀雖大賢高德樹善庸限於存亡而小子何知附遺北踰於階序眞卿刺湖州之日因成文請儀刻其側誠志之末及雖獨而第六子衡四謫吾出沙州參佐戎幕河隴失守介於叶蕃以功累拜工部郎中兼御史河西節度行軍司馬與節度周鼎保守燉煌備嘗十餘歲遂有中丞常侍之拜恩命未達而吐蕃圍城兵盡矢窮爲賊所陷吐蕃素聞太尉名德曰唐天子我之舅也衡之父舅賢相也落魄如此豈可留乎遂贈以駝馬送還於朝大歷十二年十一月以二百騎盡室護歸士君子偉之乃古來所無也上欲特加超奬且命待制於側門十三年春三月吏部尚書顏眞卿記

家廟碑後記　建中元年十月

建中元年歲次庚申秋七月癸亥朔鐫畢八月己未眞卿掌恩遷太子少師冬十月壬子男頴封沂水縣男頲新泰縣男姪男頂永縣男頍費縣男頎鄒縣男徵軀官階勳爵並至二品于始八人受封無功無能叨竊至此于孫敬之哉

家廟神額陰記

高祖記室君國初居此宅號州君舍人君侍禹堂今置

謝公碑陰記

太保謝公東晉咸和中以吳興山水清遠求典此郡郡西至長城縣通水陸今尚稱謝公塘及遷去郡人用懷思刻石記功焉歷代至皇唐天寶末羣盜起公之碑誌失於所在眷求蕪沒深爲愴然借舊史遺文敬刊息石公之雅量宏度蓋嗟歎之不足

述

項王碑陰述

西楚霸王當秦之末與叔梁避讐於吳蓄兵江淮以滅秦而宰制天下魂魄猶思樂茲邦至今廟食不絕

其神蹟事迹具見前後子陸羽所載圖經大歷七年眞卿家書記湖州十二政發臣伏法恩命追眞卿上都赴期首路竟無定論子以故碑頗脫當因仍舊貫已而復之眞卿乃令再加崇樹以紀之時則仲夏方生明之日

宋西楚霸王遺蹟在湖州者卞山有項王走馬埒飲馬池磐馬石山有廟謂之卞王廟梁簡文帝有卞山楚王廟碑記江總有卞山楚廟詩又郡城有廟向在臨湖門子城內每郡守至必設幕於廳祀以軷下牛齊李安民奉佛法不予神牛梁天監末蕭琛遷其廟於州治北楚帝橋下唐狄仁傑奏毀天下淫祀夢項王語之曰吾嘗以陰兵助國家征遼廟得不毀

顏魯公文集　卷五終

寧鄉黃本驥仲良編訂
湘陰蔣 瀠維揚參校

贊

左納言史務滋像贊

嗚呼人方羅織我獨平反周來之徒殺人以媚人而卒亦不免孔子曰無求生以害仁有殺生以成仁而何嘗親密乎行感 闕 狡臣慘刻吏枘鑿不相入當年公已矣民到於今稱遺直

案史務滋武后相新書附豆盧欽望傳

李侍御寫眞贊 并序

前殿中侍御史正議大夫行洛陽縣令隴西李構年三十七

洛陽精堅強項稱賢粉繢圖出風規宛然睟容昭寫卓立神全舉板迎揖吾將答焉

案唐書宰相世系表有兩李構一武后相元素之孫趙郡李氏也此則姑藏房元德之孫隴西李氏也

頌

永字八法頌

衛夫人法頌

以如雖筆依樣而似惻採仿鍾以宜肥漸減而遒

楷抑遒以避移

辨

蒲塘辨

土俗所呼博陵水浦與敷省轉爾南有博陽山土人呼爲濮陽山濮博聲訛水北有歷下村疑古歷陵也

案今江西九江府德安縣在漢爲歷陵縣屬豫章郡唐爲江州潯陽縣地至五代吳順義七年始置德安縣歷代因之禹貢過九江至於敷淺原漢書地理志云豫章郡歷陵縣有傅易山敷易即陽字 傅易川在南古文以爲敷淺源蔡傳云今江州德安縣博陽山也新荼名曰浦亭魯公所辨之蒲塘即其地大中十二年鄭薰移魯公詩記云公轉廬陵郡道出宣州溧水縣南經古左伯桃墓作詩自題於蒲塘客舍則誤以桃墓蒲塘皆在溧水攷桃墓在同州郃陽縣見外集薰記魯公經墓作詩是至德二載出爲同州刺史時事其自書於蒲塘客舍是永泰二年二月移吉州司馬道過潯陽時事傳刻於溧水又不知何時事也壽作詩一地也今陝西郃陽縣自書其詩一地也今江蘇溧水縣又一地也今江西德安縣刻石

元名
華嶽廟題名
皇唐乾元元年歲次戊冬十月戊申眞卿自蒲州刺
史蒙恩除饒州刺史十有二日辛亥次於華陰與監察
御史王廷昌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穆寧評事張濟華
陰令劉昌主簿鄭鎭同謁金天王之神祠顏眞卿題記
東林寺題名
唐永泰丙午歲眞卿以罪佐吉州夏六月壬戌與殷亮
韋桓尼賈鎰同次於東林寺時則同愔熙怡二公惠秀
正義二律師泉楊鶾在焉馬仰廬阜之鑪峯想遠公之遺
顏魯公文集　卷六　碑銘一　四
烈升神運殿禮僧伽衣觀生法師塵尾扇謝靈運翻涅
槃經貝多梵夾忻慕之不足聊寫刻於張李二公耶舍
禪師之碑側魯郡顏眞卿書記
西林寺題名
唐永泰丙午歲眞卿以疎拙貶佐吉州夏六月癸亥與
殷亮韋桓尼賈鎰楊鶾憩於西林寺有法眞律師深究
清淨毗尼之學即律祖師志恩之上足余內弟正義之
阿闍黎也稍懷遠見二公之遺烈導余瞬重閣示以張
僧繇畫觀音菩薩及武帝蹙線漉缽袋因寫題歐
陽公所撰永公碑陰魯郡顏眞卿題
靖居寺題名
唐永泰二年眞卿以罪佐吉州閑居寺有臨終
之致御史韓公涉刺史梁公棄當見招欲因遊而不果
大歷二年十月壬寅許事韋甫已使將歸乃與朔旁夸
顏二清河房證同官主簿陸淳甫男七歩眞卿子姪蔡
明日顏眞卿等同宿於下坊明日及倉明則智清而登遭
雨因視行思天師經始雙泉之靈跡道契律師纂成闕
路之祕藏徘徊瞻仰乃援翰而勒於碑陰
碑銘一
顏魯公文集　卷六　碑銘一　四
周太師蜀國公尉遲公廟碑銘　開元二十六年
天臨有周誕赫元輔屏內藩外經文緯武隱若長城闕
如虓虎功縣日月聲蓋寰宇勞周之國勤不祇應陵君親是私（一本誤作）
輔統蜀制梁督隴莅茲天命假易奸臣不祇應陵君德
棄茂京師我圖匡救三方奮糾縣中始欒黃龍失守精

[illegible]金石畧云顏眞卿撰并書碑在杞州城以魯公撰銘爲撰序并書碑也碑今在安陽縣[illegible]句希規是輔輔乃私字之訛私與下玆稱師時銜已見第二句不應重用

天下放生池碑銘　乾元二年三月

皇唐七葉我乾元大聖光天文武孝感皇帝陛下以至聖之德屬艱虞之運無少康一旅之衆當緜山強暴之初乾鞏勞謙勵精爲理推誠而萬方罔悅克己而天下以爲池磐域中而蒙福乘陁羅尼加持之力竭頻惱之海生死之津捨之前古曾何髣髴微臣職忝方面生丁盛美受恩寖深無以上報謹緣皐陶奚斯歌虞頌魯之義述天下放生池碑銘一章雖不足形容明聖萬分之一亦臣之精懇也敢刻金石著其詞曰

明明皇帝臨下有赫至德光天乾元啟曆緯武戡亂經文御歷孝感神明義形金石仁覆華夏思加蠻貊道冠羲軒威深虞舜遂茲多難克廣丕績慶緒既詵思明辟申子遊於中京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兩安覩膳不改家人之禮蒸蒸然眞帝皇之上儀詰誓所不易人道助順天心惡逆撲滅之期匪朝伊夕乘此寶祚及已歷運丙辰人以來振古及隋未有如我皇帝者永康宗祏業盛君親功崇列辟交禪之際粲然明白迴映來今孤高在策去殘流惠好生立辟幸土之濱臨江是宅遊其生性庇爾鱗翮環海爲池周天布澤致茲忠孝三月己丑詔命左驍衛右郎將史元琮中使張庭玉與道冶山南劍南黔中荊南嶺南江西浙江西諸道乾於昇州之江亭泰淮太平州宣城以魯公撰銘爲撰序并書碑也碑今在安陽橋臨江縣郭上下五里各置放生池凡八十一所蓋所以宣昭明而廣慈愛也易不云乎信及豚魚證烏獸魚體咸若一[illegible]本無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非陛下而誰昔殷湯克仁猶存一面之網漢武垂惠纔致衛珠之答雖流水救涸寶勝稱名蓋事止於當時倘介祉於終古豈若我今日動者植者水居陸居舉天下以爲池磐域中而蒙福乘陁羅尼加持之力竭頻惱海生死之津捨之前古曾何髣髴微臣職忝方面生丁盛美受恩寖深無以上報謹緣皐陶奚斯歌虞頌魯之義述天下放生池碑銘一章雖不足形容明聖萬分之一亦臣之精懇也敢刻金石著其詞曰

顏魯公文集　卷六　碑銘一　六

明明皇帝臨下有赫至德光天乾元啟曆緯武戡亂經文御歷孝感神明義形金石仁覆華夏思加蠻貊道冠羲軒威深虞舜遂茲多難克廣丕績慶緒既詵思明辟申子遊於中京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兩安覩膳不改家人之禮蒸蒸然眞帝皇之上儀詰誓所不易人道助順天心惡逆撲滅之期匪朝伊夕乘此寶祚及已歷運丙辰人以來振古及隋未有如我皇帝者永康宗祏業盛君親功崇列辟交禪之際粲然明白迴映來今孤高在策去殘流惠好生立辟幸土之濱臨江是宅遊其生性庇爾鱗翮環海爲池周天布澤致茲忠孝三月己丑詔命左驍衛右郎將史元琮中使張庭玉與道冶山南劍南黔中荊南嶺南江西浙江西諸道乾於昇州之江亭泰淮太平州宣城以魯公撰銘爲撰序并書碑也碑今在安陽橋臨江縣郭上下五里各置放生池凡八十一所蓋所以宣昭明而廣慈愛也易不云乎信及豚魚證烏獸魚體咸若一[illegible]本無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非陛下而誰昔殷湯克仁猶存一面之網漢武垂惠纔致衛珠之答雖流水救涸寶勝稱名蓋事止於當時倘介祉於終古豈若我今日動者植者水居陸居舉天下以爲池磐域中而蒙福乘陁羅尼加持之力竭頻惱海生死之津捨之前古曾何髣髴微臣職忝方面生丁盛美受恩寖深無以上報謹緣皐陶奚斯歌虞頌魯之義述天下放生池碑銘一章雖不足形容明聖萬分之一亦臣之精懇也敢刻金石著其詞曰

實勝如來諱虜尤格德力無窺慈悲孔碩相時傳闡向
賴宏益朔在遷遐其志敷錫眞卿謚銘政告凡百

有唐故中大夫使持節蒲州諸軍事蒲州刺史上
柱國贈太保郭公廟碑銘并序　廟

昔申伯翰周降神於維嶽仲父匡晉演慶於筮淮而猶見美詩人爲芳史冊豈比夫神明積高之壤百二懸隔之險三峯發地而倒成九派浮天而噴激炳靈毓粹奕葉生賢括宇宙而稟和總河山而藴秀英與京者其惟郭宗乎其先蓋出周之虢叔或爲郭因而氏焉代惟太原著姓漢有光祿大夫廣德生孟儒爲馮翊太守子

孫始自太原家焉後轉徙於華山之下故一族今爲華州鄭縣人夫其藥毒見師瘞子致養家承金穴之貴政有露晃之高或哲或謀或肅或乂皆海有珠而鳥有鼓也閥閱之盛其流益光隋有金州司倉諱履球府君懋行純達人之德才光文武政美中和生此大賢爲我唐涼州司法諱昶府君能世其業以伸其道遠近宗之不啻如趨之高烈言必主於忠信行不違於直方洽衰榮義申存歿可贈太保於戲君體含宏之素履秉恪如拾遺翼凶殘猶振槁功存祉稷澤潤生人是用寵照厥問生美原縣主簿睿兵部尚書諱通府君清識澈照博綜辭言始登王畿讞有休稱及貴仕垂於後昆而見尊是生我諱敬之府君府君以聰於聽參參服膺終始廟二故所居則化所去見思人到於今稱之頌不朽矣傅曰德盛必百代祀其有後

碑銘一

碑銘一

源長流光施於司令　涿州兵部克歲而昌載德深兮　其二

篤生太保允懋厥遊　汗之聽之永錫難老式如金兮　其三

於穆令公汾陽啟封　經武緯訓徒涉空簡帝心兮　其四

合一不二格於天地　佩君子邦之攸暨貊德音兮　其五

芝蔴蘭芳羽儀公堂子子孫孫爲龍爲光鏘璆琳兮　其六

乃立新廟肅雍允劭神保是聽孝思孔炤亶居歆兮　其七

慶德二年歲次甲辰十一月甲午朔二十一日甲寅建　其八

晉紫虛元君領上眞司命南嶽夫人魏夫人仙壇

碑銘　大歷三年

夫人晉華存字賢安任城人晉司徒劇陽文康公亮之
女也適於小有清虛眞人王褒褒命中侯上仙范邈爲
立傳其著述大旨推演蘭之流映體自然之靈瑛志逸
塵度明視解蔭天才卓異元標幽拔少讀老莊三傳五
經百子無不該覽性樂神仙昧慕道少服胡麻散茯
苓九蒸煮氣液攝生衷諍親戚往來一無閑見常欲別
居明處父母不許年二十四強適太保掾南陽劉君幼
彥生二子璞遐幼彥後爲修武令夫人心期幽靈精誠
苦盡逮子息粗立乃離隔室宇齋於別寢清修百日忽
有太極眞人安度明東華大神方諸青童扶桑碧河湯

谷神王墳林眞人小有仙清虛眞人王褒來降褒謂夫
人曰聞子銘緯眞氣太帝君敕我授子神眞之道青童
曰清虛爾之師也度明曰子若心求道道今來矣景林
曰虛皇鑒爾勤感太極已注子於玉札子其勗哉青童
又曰子不受聞上道內法晨景玉經者仙道無緣得成
也後日當會陽洛山中爾勤密之矣王君乃命侍女一本作王開玉笈出太上寶文八素隱身大洞眞經一本作眞冥
商仙羽元等書三十一卷手授夫人焉此皆王君昔遇
前極夫人西城眞人王方平於陽洛山所受之本經也
內通冥變隱適從此而絕子璞時爲庾司空司馬遐時
爲陳太尉從事中郎安城太守故夫人自此隱化淪景

須臾王母降山明日青童君太極四眞人清虛王君三天法師張道陵等凡四十七眞人降教夫人於隱元之壇王君命夫人清齋五百日讀大洞眞經并分明登眞秘奧道陵授以新出明威章奏入靜存視吏兵符籙之訣衆眞各授甘露神丹所以備教委曲者以夫人在世爲女官祭酒領職理故也夫人遂修齋誦經誦言萬遍積十六年顏如少女於是龜山九靈太眞西王母金闕聖君南極元君乃共來迎夫人遂白日昇晨北詣上清宮玉闕之下太微天帝中央王老君三素高元君太上玉晨大道君太素三元君扶桑太帝君金闕後聖君各令使者致命授夫人玉札金文位爲紫虛元君領上眞司命南嶽夫人比秩仙公使治天台大霍山洞臺之中主下訓奉道教授當眞仙者而男之高仙曰眞人女曰元君於是夫人受錫事畢王母及金闕聖君南極元君各去使夫人於王屋小有之中更齋戒三日畢九微元君龜山王母三元夫人馮雙禮珠皇諸衆仙并降夫人於小有清虛上宮絳房之中時夫人與王君爲紫玄主張神旛羅陳金鰲四奏各命侍女陳曲成之鈞九雲合簡八音擊桑於是西王母擊節而歌歌畢馮雙

及南極神旛羅陳金鰲四奏各命侍女陳曲成之鈞九雲合簡八音擊桑於是西王母擊節而歌歌畢馮雙禮珠皇諸衆仙各歌須臾司命神仙請錄其處是也姑與道流尋訪見龜在壇中央其下得尊像溫甕鋸刀磨盞之類俄夢夫人指九曲池於壇南獲之磚砌猶在綠雲中虐宗使道士葉善信將繡像幡花來修法事仍於壇西澗靈觀度女道士七人開元初元宗

使祭所禱不絕每有風雨或聞簫管之聲入室禮謁必須屨潔不爾必有蛇虎驚吼之異時有雲如烏翼飛垂階直下壇上倏忽不見西山如向井山前後非一已而華姑所塑聞如有告者曰井山古跡汝須崇建俄聞異香從西南來姑行宿洞口聞鐘磬之音遲明入山果遇壇殿餘址遂建立屋宇屢聞仙梵之響環壇數里有採斫及不精潔者必有怪異之驚有野鹿中箭來投華姑姑爲拔之後每齋前則銜蓮以獻姑開元九年姑欲上昇告弟子曰勿釘吾棺可以絳紗幕之已而雷霆震擊紗上有孔大如雞卵棺中惟有被覆木簡屋上穿可容人座前真瓜數日生蔓結實如桃者二每至旦辰則風雨驟勃直大室內元宗聞而駭之覆視明白使道士蔡偉編大復仙傳二十九年春三月乙酉使道士齋龍璧來醮忽有白鹿自壇東出至家間而滅五色仙蛾集壇上刺史范陽張景佚以爲聖德感應立神頌述天寶八載以夫人得道昇仙之所度女道士二人見修香火大歷三年眞卿初刺是州言崇禮謁郊郭蒙遠旌潤虔機女翁曹逃豺貎窟聚眞儀如在壇殿踧然瞻仰徘徊愕若失有仙壇觀道士譚仙巖者修眞自遠長壽二年歲在壬辰冬十月壬申朔甘天師天師名超能役使鬼神見其懇切遂指姑所居南法倡是宗講以男宮黃道士二七人抽隸洞盥共申灑

掃不可殫論二聖竦駭屢崇明禋于嗟女弱香火堙淪眞卿刺州謁拜斯頻乃命仙子增修鼎新華姑侍傍異代同塵爲表元德銘功翠珉垂諸來裔庶比無垠

撫州臨川縣井山華姑仙壇碑銘大歷四年

華姑者姓黃氏諱令微撫州臨川人也少乃好道丰神卓異天然絕粒年十二度爲天寶觀女道士年六十髮白面紅如處子狀時人謂之華姑蹀履而行奔馬不及聞魂夫人仙壇在州郭之南草木榛蘙結廬求之不得長壽二年歲在壬辰冬十月壬申朔訪於洪州西山胡天師天師名超能役使鬼神見其懇切遂指姑所居南

二百步曰烏龜原中有石龜每疎決四面灶恩之乃
擊斷其首即其處也明日與姑登山顧望西面有池水
焉天師謂姑曰池中有所見乎曰無師遂舉左手令姑
自臂下視之四仙浴焉師曰爾有道分必當得之因留
與語數日旣還至州庭誠尋訪遂獲石龜於壇中央掘
其下得尊像及刀鎖各一油衾五日燈盡數十箇天后
聞之盡收入內姑嘗於旦夕精思想象之間忽有告曰
壇南有九曲池汝可開之姑從而獲焉磚砌盡在他日
有異香繚霊從西南而來其夕夢有人謂姑曰井山道
場何不修葺姑未及往忽然感疾姑悔之曰得非違尊

教所致乎翌日病愈又聞異香而宿於谷口聞鐘聲遲
明入山果獲壇殿池砌餘址半峯有自然石井深可三
尺濶丈餘故名井山天欲雨則雲霧先起姑既置精舍
時聞仙梵之音環壇五七里間莫敢樵採姑遂灑掃修
葺極其力焉人或不潔不誠必遭蛇虎怪異之警迷不
能出矣至今猶然有野鹿爲獵人所射來姑前姑爲救
箭其後每至齋時即衛蓮輦以獻姑前開元九年欲上
昇之際忽謂弟子曰吾不須釘吾棺可以綃紗罳之數夕
有雷震電繞視紗頂孔如雞卵屋穿容人棺中惟覆被
木簡而已弟子奠瓜吐實滿室雲趨妙行精持
高兵是翁門銘翠琬永播元都

以公用錢詣山換殷宇門廊不日而迴云工畢矣予德
斯好道任忝分符原始要終罕測神天之日飛文染翰
用貽終古之芳銘曰

元化之門澄心養神學則瀰眾得者幾人冉冉千古堂
堂二眞丹成岩谷道應穹旻絳雲色煥仙樂聲勻遲日
初麗柳花正新驂鸞拔俗駕鶴超雲青鳥銜紫府奚別
辰山存華蓋長含異春思流豐澤用濟烝民浮雲世速
好月生頻儼若聖祉永播清芬

鄉貢黃本驥仲良編訂
湘陰萴　璞維揚黎校

碑銘二

東莞城氏亂宗碑銘

德有三孝弟稱其至常有五仁道原其終故興化所自則曰民其在矣死喪有恤疇能亦莫若開鶺鴒於焉譬急難棠棣所以勗跗萼亂宗綏族所貴因之誰其庶乎吾見之於臧氏矣爰自伯禽國魯公子氏彊魚賂大諫於儲哀言聖兩垂於文武朗陵會吳而滅蜀東郡咸張而絕袁建議而辭器歸高奮筆而陽秋與直賢明之盛今古莫崇積慶所鍾克生隋驃騎將軍府君諱滿滿生皇朝通議大夫靈州都督府長史府君諱龍龍生銀青光祿大夫銀州刺史贈太子少師諱善德咸懷忠良克紹嶽烈古稱有後今見其然少師生三子曰右武衛將軍贈幽州大都督諱三懷慶冠軍左羽林大將軍兼營府都督御史中丞充平盧節度採訪兩蕃使懷亮河源軍使安北都護右領軍將軍上柱國上柴縣開國侯累贈太常卿趙州刺史工部尚書懷恪皆行冠人倫才兼文武并時迭將爲國虎臣朔漠之間峻風斯在其功庸

忠義各具三原縣先塋神道碑懷慶五子曰左金吾中郎將范陽節度經畧副使希古右威衛將軍中受降城使希庾豐中監朔方經畧副使希寶原州長史監牧副使希晧銀青光祿大夫太守奉使希逸懷亮五子曰勝此字疑誤懷恪七子曰右衛中郎將贈鬲州刺史希崇豐州都督朔方節度副使敬廉金紫文安太守范陽節度副使希莊左清道率鴻州經畧副使敬之太常卿特進武州刺史今上元帥都知兵馬使讓之左監門將軍敬此州別駕贈宋州刺史希昶左驍衛中郎將贈太子賓客希恍忠武將軍贈汝州刺史希愔壯武將軍左威衛中郎將贈太子少師諱善德咸懷忠良克紹嶽烈古稱有後今見其然少師生三子曰右武衛將軍贈幽州大都督諱三懷慶冠軍左羽林大將軍兼營府都督御史中丞充平盧節度採訪兩蕃使懷亮河源軍使安北都護右領軍將軍上柱國上柴縣開國侯累贈太常卿趙州刺史工部尚書懷恪皆行冠人倫才兼文武并時迭將爲國虎臣朔漠之間峻風斯在其功庸

郎將贈祕書監希景雲麾麟寧三州刺史左金吾將軍左衛使贈揚州大都督希晏魯國公希讓並稟訓義方丕從閫閾道逢明盛備展材良能挺虓彌之姿學蘊韜鈐之畧稼齒玉而輝映階庭聿雄熊而光膺旗軾勳庸之盛當世無倫源長流深德盛祀遠開元天寶間宗族之紆青紫在塵幢者已數十百人迨乎今上當宁而諸孫冤軍左翊林將軍贈太子詹事彥英忠武左清道率贈少府監彥佺金紫太僕卿涉特進殷中監彥弢左金吾大將軍彥璟正議潮州長史慶並不幸早世銀青光祿刺史瑜特進殿中監慈州刺史瑀特進鴻

是歲冬十月進太常卿封魯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實正德元年
開府儀同三司行太常卿兼昭德皇帝山陵橋道頓使尋換鴻臚卿
轉少府監兼以本官充禮儀使尋加銀青光祿大夫改封魯郡開國
公食實封三百戶尋遷太子少傅兼修國史尋加金紫光祿大夫
轉吏部尚書兼太子賓客尋改封魯郡開國公食實封三百戶
尋加特進行太子賓客兼判東都尚書省事尋加開府儀同三司
行太子賓客兼判東都尚書省事尋加開府儀同三司行太子賓客
兼判東都尚書省事尋加開府儀同三司行太子賓客兼判東都尚
書省事尋加開府儀同三司行太子賓客兼判東都尚書省事尋
加開府儀同三司行太子賓客兼判東都尚書省事尋加開府儀同
三司行太子賓客兼判東都尚書省事尋加開府儀同三司行太子
賓客兼判東都尚書省事尋加開府儀同三司行太子賓客兼判東
都尚書省事尋加開府儀同三司行太子賓客兼判東都尚書省事
尋加開府儀同三司行太子賓客兼判東都尚書省事尋加開府儀
同三司行太子賓客兼判東都尚書省事尋加開府儀同三司行太
子賓客兼判東都尚書省事尋加開府儀同三司行太子賓客兼判
東都尚書省事尋加開府儀同三司行太子賓客兼判東都尚書省
事尋加開府儀同三司行太子賓客兼判東都尚書省事尋加開府
儀同三司行太子賓客兼判東都尚書省事尋加開府儀同三司行
太子賓客兼判東都尚書省事尋加開府儀同三司行太子賓客兼
判東都尚書省事尋加開府儀同三司行太子賓客兼判東都尚書
省事尋加開府儀同三司行太子賓客兼判東都尚書省事尋加開
府儀同三司行太子賓客兼判東都尚書省事尋加開府儀同三司
行太子賓客兼判東都尚書省事尋加開府儀同三司行太子賓客
兼判東都尚書省事尋加開府儀同三司行太子賓客兼判東都尚
書省事尋加開府儀同三司行太子賓客兼判東都尚書省事尋加
開府儀同三司行太子賓客兼判東都尚書省事尋加開府儀同三
司行太子賓客兼判東都尚書省事尋加開府儀同三司行太子賓
客兼判東都尚書省事尋加開府儀同三司行太子賓客兼判東都
尚

王城大守司徒諮議御史中丞生騰之字宏道善草隸
詩有風格治書御史度支校尉巴陵太守生炳之字叔
豹以德稱奉朝請輔國江夏王參軍生見遠字見遠
方正名合於俗梁書云博學有志行齊治書御史俄兼
中丞正色立朝有當官之稱高祖受禪不食發憤慟哭
而絕武帝恨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人事而顏
見遠乃至於此生協字子和湘東王記室梁書有傳生
之推字介北齊中書舍人給事黃門侍郎平原太守嘗
著觀我生賦云展白下以流連以靖侯已下七葉墳
皆在故也生思魯愍楚與直集序思魯自作事見本傳入隋

生遊秦思魯字孔歸博學善屬文尤工詁訓隋司經校
書長寧王侍讀東宮學士嘗與劉臻講論經義臻屢服
焉高祖人閑率男師古相時勤禮育德奉迎於長春宮
授儀同秦王記室國史溫大雅傳云大雅在隋與思魯
俱在東宮弟彥博與愍楚同直內史省彥將與遊秦并
與校勘閣二家兄弟各爲一時人物之盛少時學業頗
孝友仁讓專精詩傳杭州參軍尤南孝悌聰銳工爲詩
宏遠工於篆籀尤精詁訓祕閣司經史籍多所刊定歷
判屢入高等與春卿杲卿曜卿同日爲侍郎席建侯所
薦歷左補闕時眞卿爲殿中侍御史正至同拱法座踞
館學士太宗使論勿讓同侯仁服義懷文守一履道自

弟也語詩累遷司封郎中國子司業金鄉男喬卿仁友精音史自史道富平尉眞長清直舉明經幼與仁和有盛譽精班漢左尉率府兵曹眞卿進士校書郎舉文詞秀逸醴泉尉清白名聞長安尉歷三院御史兵部員外郎以平原太守拒祿山凡五爲侍郎右丞三爲尚書四爲御史大夫七爲刺史二爲節度採訪觀察使魯郡公尤臧友悌行史幹制舉縣令宰延昌拜監察充郭子儀朔方衣資使遷殿中太子中允江陵少尹再兼侍御史充荆南節度行軍司馬公子謙安城太守約零陵太守孫綸廷尉熙散騎常侍顯護軍司馬會孫系之益州刺史延之金紫光祿大夫劭之頴軍司馬根晉安太守元孫希之新安太守師伯僕射師仲中書郎淩吏部尚書測臨淮太守奐五兵尚書徵之散騎常侍僧度給事中僧超徐州刺史來孫幼明征虜記室昆孫積中書郎翻廣州刺史仍孫普交州刺史挺山陽太守雲孫之儀周御正中大夫新野公之善膳葉令侍讀十代孫昶寧仁令愍莊侍御史遊秦慶支郎中慶州刺史見循吏傳著渠濮決壞頻隋汝南侯侍讀十一代孫千里工書殷王友開府儀同三司寅明經昇庠有詞學富陽令恭敏有德行明漢書郎同寅明經昇庠有詞學富陽令恭敏有德行明漢書武功尉知微制舉伊闕丞十四代孫温之有志行舉方正司門郎中徵之潛之並明經晁有清節饒陽司士

掾范縣尉允濟好屬文柳大尉渾高陵丞揖援挺據揆撰并明經挺有詞理萬年尉式宣清修進士殿中侍御史茂齊淳謹漢州司法舒俊才制舉長安尉說明經有才器渭南丞順孝悌進士評事勝進士左補闕怡好爲詩渾博涉有文太子通事舍人方儁進士宮門丞十五代孫逸好文武康令鱗長安尉廣成將軍泉明孝義佐文開土門彭州司馬季明子幹詡沛顒及外甥沈盈盧逃豫山反死難並贈五品官翮敦敏通義令覘綿州參軍顗一西令慈明都水賴河南府功曹校書郎頲孝明經大理司直頤奉禮部頲江陵頴河中顗鳳翔參軍

頗當陽主簿願千牛頂武功丞頻頗當是工誤書太子洗馬願頗之誤顏並京兆參軍翺峴顏已見前當是頊之誤顏須頻盈祓並未仕通明頊城尉韶有才氣工詩策進士濮陽尉明華陽尉政溫江尉襲華陰尉亞邱守道不仕其餘枝派繁衍不可具載於戲吾祖以志行純粹感通神明贻謀子孫奕葉無改其後忠義孝悌文學才業布在青史鬱然可知非夫德盛流光何能若是眞卿小子懼不克荷墳自撫州代到獲展舊山雖碑版沈淪而邱封儼在敢揚不朽之烈庶竭罔極之思銘曰

顏魯公文集　卷二　十八

錄君祖渡江浦孝通神明軼古凡七葉葬白下本支分源流滸世忠義貫規矩鸞皇炳龍虎文雖湮學鄉魯赫才明振區宇亘今昔難悉數嗟末孫憩下武揚耿光媿無取豐碑立百世覩

有唐茅山元靖先生虞陵李君碑銘并序　大歷八年

先生姓李氏薛舍光廣陵江都人本姓宏以孝敬皇帝廟諱改焉二十一代祖宏江夏太守避王莽徙居晉陵遂爲郡人高祖文處陳桂陽王國侍郎會祖榮皇朝雷州司馬祖師龍隱居以求其志徙於江都父孝威博學好古雅修彭聃之道與天台司馬錬師子微爲方外之先生奉詔搜求悉備其跡而進上之先時元宗將求大法靈文金記一覽無遺綜核古今該明奧旨元宗知先生偏得子微之道乃詔先生居王屋山陽臺觀以繼之歲餘請居茅山纂修經法頻徵皆謝病不出天寶四載冬乃命中官賚璽書徵之既延入禁中每欲諮稟必

顏魯公文集　卷二　十一

先齋浴他日請傳道法先生辭以足疾不任科儀者數焉元宗知不可強而止先生嘗以茅山巖嶺蓊焉將墜眞經祕籙亦多散落請歸修葺乃特詔於楊許舊居紫陽以宅之仍賜絹二百匹法衣兩副副香爐一具御製詩及序以餞之又禁於山側採捕魚獵食羣血者不得輒入公私所蒞咸絕牲牢先生以六藏秋到山是歲詔書三至遲滯頻繁牌映崖谷初山中有上清眞人許長史楊君陶隱居自寫經法歷代傳寶時遭喪亂散逸無遺先生奉詔搜求悉備其跡而進上之先時元宗將求大法請先生爲師先生竟訖謙冲辭疾而退洎七載春元

歲冬又徵先生於紫陽別院館之十載秋先生又徵
告老御製序詩以餞之十有一載先生奉詔與門人葛
景昭等於紫陽之東巒岡山別建齋院立心誠肅是夜
仙壇林間孺生甘露因以上聞特詔嘉異初隱居先生
以三洞眞法傳昇元先生昇元付體元先生體元付正
一先生正一付先生自先生距於隱居凡五葉矣皆總
斐妙門大正眞法所以茅山爲天下道學之所宗矣於
戲是非可齊也我物均焉生死可忘也覺夢同焉如此
者何域心於變化之際哉先生以大歷七年歲在壬子
月十有四日遊化於茅山紫陽之別院春秋八十有七

其年十二月八日門人赴喪而至者數千人號奉冠扇
送之於雷平山之西陲遵命以松棺竹杖木几水瓶香
爐置於藏內門弟子等仰奉嘉猷克遵儉德先生
器識眞淳業行高古道窮情性之本學冠天人之際所
以優游句曲變爲王者之師出入明庭特寵眉輿之貴
是知順風而問昔稱於黃帝望山而請今見於元宗矣
又沛覽羣言長於著撰嘗以本草之書精明藥物事關
性命難用因循著音義兩卷又以老莊周易爲潔淨之
書著學記義略各三篇內學記二篇以續仙家之遺事
實名實無違詞旨該博初先生弱年頗工篆籀而隸書
尤妙客或賞之云賢於其父因投筆不書元宗詔山人
王昉強請先生楷書上經一十三紙以備楊許之闕先
生能於陰陽術數之道而不以藝業爲能極於醫錄服
食之事而不以壽養爲極但眞懷素樸妙味元津非夫
博大之至人孰能盡於此眞卿乾元二年以昇州刺史
充浙江節度欽承至德結瘵元徵遂專使致書於茅山
以抒誠懇先生特令韋鍊師景昭復書於眞卿恩眷剡
繇足勵超然之志然宗師可仰望紫府而非遥王事不
遑寄白雲而悠遠洎大歷六年眞卿罷刺臨川旋丹建
興將老心小樸長疏高蹤而轉刺吳興事乖夙願薜徊

湖州烏程縣杼山妙喜寺碑銘　大歷九年春

州西南杼山之陽有妙喜寺者梁武帝之所置也大同七年夏五月帝御輦光閣會所司奏請置額帝以東方有妙喜佛國因以名之舊在州西金斗山唐太宗文皇帝升極之六年孝二月移於此山山高三百尺週迴一千二百步盡皆夏杼南巡之所今山有夏王村山西北有夏駕山皆后杼所幸之地也晉吳興太守張元之吳興疏云烏程有塢名東張地形高爽山阜四周創此山也其山勝絕遊者忘歸前代亦名稽留山寺前二十步有閒石高五十步又有黃浦亭注宋鮑昭詩云盛德及庶中郎賦詩之所其水自杼山西南五里黃檗山出故號黃浦俗亦名黃檗潤郎梁光祿卿江淹與詩之所寺東偏有招隱院其前堂西向謂之溫閣從草堂東南屈曲有懸巖徑行百步至吳興太守何楷鉤章西北五十步至避宅城按說文云宅蛇也上古患蛇而相問無它乎蓋往古之人築城以避宅也有處土竟陵子時羽杼山記所載如此其臺殿廊廡建立年代並具於記中大歷七年　七當作八眞卿蒙刺是郡時浙江西觀察判官殿中侍御史袁君高巡部至州會於此土眞卿遂立亭於東南陸處士以癸丑歲冬十月癸卯朔二十一日癸亥處因名之曰三癸亭西北於蘗椎之間創桂棚左右數百步有芳林茂樹悉產丹青紫三桂而華葉異各樹桂下有支徑以袁君步焉因呼爲御史徑眞卿自典校時即考五代祖隋外史府君與法言所定切韻引說文蒼雅諸字書窮其訓解次以經史子集中兩字已上成句者廣而編之故曰韻海以其鏡照原本無所不見故曰鏡源天寶末眞卿出守平原已與郡人渤海封演高質族弟今太子通事舍人渾等修之裁成二百卷事物要撮未遑刊

宏楊德元朔仲南陽湯陟顏祭一本作顏察　韋介左與宗顏策以季夏於州學及放生池日相討論至冬徙於茲山東偏來年春遂終其事前是顏渾正字殷佐明魏縣尉劉茂括州錄事參軍盧鍚江寧丞韋寧壽州倉曹朱升後進周憲顏暄沈說李萼亦嘗同修未畢各以事去而起居郎裴郁秘書郎蔣志許事呂渭魏理沈益劉全白殿中侍御史陸向沈祖山周閱司議邱悌臨川令沈伸昌攝御史陸向沈祖山周閱司議邱悌臨川令沈成右補闕曹張著兄弟薦爲校書郎權器與平丞韋栖筠後進房夔崔密崔萬貢叔蒙裴繼弟超峴愚子顏穆往來於是時杼山大德僧皎然工於文什惠連靈

內解元眞叉建太易十五卷凡二百六十有五卦以有無爲宗觀者以爲碧虛金骨兒滄陽尉鶴陶亦有文學恐元眞浪跡不還乃於會稽東郭買地結茅齋以居之閉竹門十年不出吏人官長呼爲衡門先生六十餘人元眞命各言所里紀年名字第行於其下作兩句題目命酒以蕉葉書之援翰立成滂皆屬對舉席賅歎竟陵子因命畫工圖而次焉眞卿以辨舸既傲請命更之蒼曰儻遇漁舟願以爲浮家泛宅沿泝江湖之上往來耆旦之間野夫之幸矣其諔諧辨捷皆此類也然立性孤峻不可得而親疎率誠澹然人莫窺其喜慍視軒裳如草芥房睹飲若涸沙希跡乎大丈夫同符乎古作者莫可測也忽焉去我思德茲深曷以寘懷寄諸他山之石銘曰

逸元眞超隱淪齊得爽甘賤貧泛湖海同光塵宅漁舟垂釣綸輔明主斯若人豈烟波終此身

元眞子姓張名志和魯國公顏眞卿與之友善眞卿爲湖州刺史與門客會飲乃唱和爲漁父辭其首唱卽志和之詞眞卿與陸鴻漸徐士衡李成矩共唱和二十五首遞相誇尙

續仙傳

張志和字子同婺州金華人顏眞卿爲湖州刺史志和來謁眞卿以舟敝漏請更之志和曰願爲浮家泛

宅在來君官閒棹捷類如此新唐書顏遠傳

唐故通議大夫行辭王友柱國贈祕書少監國子祭酒太子少保顏君碑銘　建中元年七月

昔孔悝有彝鼎之銘陸機有祠堂之頌皆可以發揮祖德啟迪家聲故君子之觀其銘也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爲無而稱之是誣也有而不述豈仁乎論而撰之敢不祗懼君諱惟貞字叔堅其先出於顓頊之孫祝融融孫安爲曹姓其裔邾武公名夷甫字顏子友別封鄅爲小邾子遂以顏爲氏多仕魯爲卿大夫孔門達者七十人顏氏有八戰國有率屬秦有芝貞漢有異肆安樂

其後喪亂譜牒淪亡魏有裴盛盛字叔臺青徐二州刺史則史新野公後朝朔望引之御榻曰見危授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古人所重何以加卿事具周書弟之善隋棗令子孫見於後黃門生皇秦王記室諱思魯思魯同事東遊秦同典校祕史則內侯始自魯居於瑯琊臨沂孝悌里生廣陵太守給事中葛繹貞子諱欽字公若精韓詩禮易尚書學者宗之生汝陰太守護軍襲葛繹子諱默字靜伯生晉侍中光祿大夫西平靖侯諱含字宏都隨元帝過江已下七葉葬在上元幕府山西生侍中光祿勳西平定侯諱籍字文和生宣城太守御史中丞諱靖之字茂宗生巴陵太守度支校尉諱之宏道善草隸書有風格梁武帝敕告評之顏騰之賀道力並便尺牘少行於代生整

穆文公司經校定經史當代榮之太宗嘗令師古讀崇賢學士以兄弟特命講筵之日依仁服義文守一處道自居下帷終日德彰素里行成閭宇鶴鎗鼯舉龍摸委質著作郎修國史遷府長史聿號州刺史生昭甫故仲弥庶無恤少連務滋辟強昭甫字周卿君之父也幼而穎悟尤明詁訓工篆籀草隸書與內弟殷仲容酒父師古所賞重每有著述必令參定嘗得古鼎二十餘字衆朝莫識盡能讀之高宗侍讀曹王屬贈華州刺史眞卿表謝肅宗批答卿之乃祖嘗爲碩儒高尚相之能遂有藏孫之後不墜其業在

卿之門生我伯父諱元孫泉君伯父聰穎絕倫尤工文史贈秘書監君仁孝友悌少孤有勇殷仲容氏蒙教筆法家貧無紙筆與兄以黃土掃壁木石畫而習之故特翰舉進士考功郎劉奇特標榜之由是名動海內累遷太子舍人元宗監國專掌令畫營和遊苑詩批云孔門禰哲宋室聞賢翰墨云捷莫之與先歷滁沂濠三州刺史贈秘書監君仁孝友悌少孤有勇殷仲容氏蒙教筆法家貧無紙筆與兄以黃土掃壁木石畫而習之故特卿叱嗇之遂被鈎舌支解而終贈太子太保謚曰忠節眞卿表謝肅宗批答云自羯胡猖狂大我河縣所在官吏多受迫脇卿兄以人臣大節獨制橫流或俘其謀主或斬其元惡當以救兵懸絕身陷賊廷旁若無人歷數其罪手足皆於鋒刃忠義形於顏色古所未有朕甚嘉

光啓堂工詩書草隸十五以文學直崇文館淄川司馬旭卿諱堇書九山令茂會好屬文詔訓仁九能眾德爲司馬君生閩疑九南喬卿眞長幼興眞卿允臧閻疑仁孝有吏能精詩傳善剖判杭州參軍允南仁孝有清識工詩人多誦其佳句善草隸與舂卿杲卿曜卿同日於銓庭爲侍郎席建侯所賞遂矣珣薦爲左補闕眞卿時爲殿中正至三拱法座舞蹈而衣袂相接者三故允南賦詩云誰言百人會兄弟也霑陪歷殿中膳部司封郎中國子司業金鄉男喬卿仁和有吏幹富平尉眞長清直早世幼輿方雅有醞藉通班漢左清道率府兵曹眞

卿早振豪伯父泉九南親自教誨舉進士歷校書制舉再爲採訪節度光禮儀使光祿大夫魯郡公允臧敦質孝悌有吏能制舉延昌令監察克明方衣資使殿中三院御史四爲大夫六爲尚書元淑景靈並校書光庭注後漢書嘉賓千里昇庠匡朝爲侍御史中允江陵少尹荆南行軍濠州及君孫泉明佐父開土門彭州司馬威明印州司馬季明子幹沛翊怡滔渾允濟揖逸覩不器防有文詞博古少連恭敏惇頤誕及外孫博野尉沈盈盧逖並爲逆胡所害各蒙贈五品京官潞好屬文翹華正頤慈明都水使者頤好五古校書頤仁孝方正明經大理司直禎司農田列官執

楷洗馬頤

恭仁奉禮郎並早喪逝紘方義主簿泉靚主簿明微明德明未仕通明獲嘉尉明昌明尉克明紫文明經衡密標榜之顏有德行文詞華原主簿準深水尉覲顏工文襄陽尉覲有文行宏文進士顯仁友清白常熙令封金鄉男顓清介勤學侍郎蔣渙賞其判京兆兵曹裴金鄉男岫仁純常熟主簿任城男頎淡儀尉頎清源尉頂幹辨揚府法曹顧長厚清白朝邑尉頴左率倉曹頴祕書正字頴有吏幹歙州錄事參軍典曲阜男頴好爲詩富陽尉禺好爲文常州參軍並粗有所立君之諸祖父羣從陽庭頤並侍讀殫學益期並學士中和至誠敬

仲大智溫之激之濬之揖挺援撰溫泳陵並明經康成殫學希莊曰損膺朝隣幾知微舒說順勝式宣韶並進士制舉有意中和趨庭希莊至刺史利仁明天文欣期元淑景靈並校書光庭注後漢書嘉賓千里昇庠匡朝怡滔渾允濟揖逸覩不器防有文詞博古少連恭敏惇學行敬仲溫之以孝聞潤有風義兄鱗邊逗以清白稱其餘咸著官族不獲悉數洪惟累祖之敢耿光丕業有若子泉宏都之德行巴陵記室之書翰特進黃門之文章施監華州之學識鼎自魯國格於勝代紛綸盛美遂舉集於君茹能遵前人不敢失墜其志事以恭丰修宜其

克嬰尊榮爲清廟不祧之主奠卿幸承遺訓刋受國恩
既受無疆之休敢揚不朽之烈銘曰
系我宗鄉顏公子封郯魯附庸亞孔聖浴沂風刺青徐
給事中護營柳渡江楓侍兄疾感牠童鄰火斷珥貂重
施七葉傳孝恭武騎都尉司從便尺牘繼魚蟲慟君難
憤而終吞記室遊湘東嗟御正凜移忠泉莫門擅文雄
三韶長事東宮四穆叔史宰籠褒華州詰誡通小祕監
盛名鴻維少保文翰工莅畿赤五褒崇登望苑友桂叢
三超贈保儲宮流光盛廟貌融永不祧垂無窮

顏魯公文集卷十七終

安鄉黃 本驥仲良編訂
湘陰蔣 瓌維揚參校

神道碑銘一

河南府參軍贈祕書丞郭君神道碑銘 天寶九載五月

夫麒麟千里之足踣於庭唐之內鴻鵠四海之志儕於墜淵之羽一本儕作轅此倜儻奇偉之士所爲歎息者也取之於人在於郭君矣君諱揆字良宰太原人也郭本虢叔之後春秋泉漢細侯得政事之美有道冠人倫之目著綵作誄青瑛招隱信爲多士宜稱盛族五代祖昶隋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高祖潛荆州都督謚曰忠曾祖邯鄲坊慶丹延夏七州刺史贈荆州大夫贈鄭州刺史顯考洪朔散大夫太子洗馬祖義朝議大夫贈鄭州刺史父虛己銀青光祿大夫守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蜀郡大都督府長史持節充劍南節度支度營田副大使本道采訪處置使上柱國贈太子太師謚曰貞而聰明不爲戲弄之事長而清峻周雜綺紈之好大夫府君以其弊於首陽山大瑩之側君志也先大夫於神對則江表之童志意則山東之秀千馬之由敖名計奴嘉有應務之器故長安良宰藍田尉事陳信正辭每巡陵及郊必有歌詠潘河陽藉田之賦顏光祿明祀之作復見前賢之致矣無何改授河南府參軍天寶五載大夫總渡瀘之師緊君奉循陔之養南中汚下遂得氣疾先大夫憐其寢劇命訪秦醫太夫人懼其不起繼自蜀至何神不禱靡藥不嘗依親自強望

父增歎以天寶八載二月十八日終於安鄭之私第時年二十四皇帝聞而悼之贈祕書丞嗚呼斯人不起子奠與之至棄矩之丕未識亦可爲長慟者矣君子曰夫孝弟之至棄矩之道文章之絕周旋之儀可謂成人矣方將培雄風翟白石憐乎得三幾乎第一是以其疾卽御醫侍天使歸賜陳師境上推以雨露之私修文地下贈以蓬蒿之職弔客多其文行操誄盡於作者以五月二十一日葬於首陽山大瑩之側君志也先大夫歎其天逝親疏行狀敘其參元之美歎其老成之風方崇南峴之碑以慰西門之感伏惟受過爲人父也若斯而已豈必顧行勤必由庭言不

第之原梧原先夫人陳郡殷氏梁柳夫人合祔焉禮也七子昭甫晉王侍讀贈華州刺史先夫人卒卿所撰神道碑敘伸吏部郎中事具劉子元神道碑無以書判入高等者三累遷太子舍人屬元宗監國專掌令盡除沂豫三州刺史贈祕書監崔貞慎以書判入高等歷畿赤尉丞太子文學薛王友贈國子祭酒太子少保德業具陸據神道碑會宗襄州參軍考楚州司馬澄左衛翊衛潤倜儻落拓城尉曾孫春卿工詞翰有風義明經拔萃犀浦蜀二縣尉故相國蘇頲舉茂才又爲張敬宗劍南節度判官偃師丞梁卿忠烈有清識吏幹累遷太常丞攝常山太守殺逆賊安祿山將李欽湊開土門擒其心乎何千年高邈遷衛尉卿兼御史中丞城守陷賊東京遇害楚毒慘下等皆言不絕贈太子太保謚曰忠節曜卿工詩書草隸十六以詞學直崇文館淄川司馬通神善草元山分茂曾訥言敏行頗工篆籀犍爲司馬闕疑仁孝善詩春秋杭州參軍允南工詩人皆諷誦之善草隸書判頻入等第歷左補闕殿中侍御史三爲郎官國子司業紓鄉男衛卿仁厚有吏材富平尉真長坎

介舉明經幼興敦雅蘊藉通班濮書左清道率府兵曹真卿舉進士校書郎舉文詞秀逸陸泉尉判入高等行以和令外甥不得仕進孫使魯郡公九臧敦實有吏能舉縣令宰延昌四爲御史亢太尉郭子儀判官江陵少尹荊南行軍司馬長卿晉卿邠亢國質多無祿早世名卿僧倜倜彼倫並爲武宮元孫紘通義尉沒於蠻泉明孝義有吏道又開土門佐其謀彭州司馬威明印州司馬季明子幹沛翊泉明男誕及君外曾孫沈盈盧逖並爲逆賊所害俱蒙贈五品京官潛好屬文翹華正頲並早夭穎好五言校書郎穎見是頲之誤家藏碑云頲好五言校書郎穎仁孝方正明經大理司直充張萬頃禮南嘗田判官顗鳳翔參軍頍通悟頗善隸書太子洗馬鄭王府司馬（鄭王上闕一字）並不幸短命通明好屬文項城尉翊溫江丞覲滁州參軍靚鹽亭尉顗仁和有政理蓬州長史慈明仁順幹蠱都水使者穎介直河南府法曹頲春禮郎顗江陵參軍頡當陽主簿頎河中參軍項衛尉主簿願左千牛頤頲並京兆參軍頲須頴並揚庭益期昭未仕自黃門御正至君父叔兄弟眾子姪男州參軍允南工詩人皆諷誦之甫頲學十三人四世爲學士侍讀事見柳芳氏族論少保以德行詞翰爲天下所推春卿杲

卿曜卿允南而下泉君之葬從先塋千里展誠希莊日
損隱朝匡朝昇庠恭敏鄉幾元淑敏温之舒泰順勝怡
渾允濟挺武宣韶等多以名德著述學業文翰交映儁
林故當代謂之學家非夫君之積德累仁胎謀有則何
以流光末裔錫羨盛時小子眞卿幸修是忝嬰孩集慕
不及過庭之訓晚暮論譔莫追長老之口故君之德美
多恨闕遺銘曰銘闕

攝常山郡太守衛尉卿兼御史中丞贈太子太保

諡忠節京兆顏公神道碑銘乾元二年正月

公諱杲卿字昕京兆長安人也北齊黃門侍郎諱之推
之來孫隋太子校書東宮學士皇朝秦王府記室參軍
諱思魯二元孫著作郎崇賢宏文館學士贈虢州刺史
諱勤禮二曾孫高宗晉邸侍讀曹王屬贈許州刺史諱
昭甫之孫濠州刺史贈祕書監諱元孫之第二子也公
方正犖敢有淸識周旋有則進止閑詳起家江州司法
轉遂州宣爲刺史所責公守正不爲之屈時人稱之遷
鄧州司兵開元與兄春卿弟曜卿從父弟允南俱從調
于部皆以書判超等尚曰於銓庭爲侍郎所建侯所賞
補北海郡平原縣事參軍當官正色舉劾無所
趙郡安石以進玉馳襲而擒之如高邈遂紿以榮王琬
哥舒翰官軍二十萬入土門告於列郡至使郭仲邕崔
雅聞其名奏爲營田判官光祿太常二寺丞又請爲館

拔判官兼攝常山郡太守天寶十四載冬十一月祿山
反范陽率蒙城公與長史袁履謙同謁乃矯授公紫履
謙卻拜崇州刺史李欽湊以兵七千人守土門公罷
歸途中指草服颯履謙曰與公殺他此色如何履謙亦
感激之士遂與公定謀翻之恐事洩潛使男安平尉泉
明往來計議又使西通王承業北結賈循循敗族滅屬
祿山使其心手高邈往范陽公使姪垣彰
密伺其歸以圖之冬十二月二十日以私號召欽湊未
至會祿山害東京留守李憕中丞盧奕判官蔣清傅首

脇並海諸郡前二日眞卿以平原太守斬其使令外甥
盧逖以賺祿山敕送於饒陽常山後二日逖至公悲喜
不自勝猶未敢宣示其夕欽湊至公偉形參軍李峻馮虔
壓蔣尉李栖默泉土人翟進玉縋於城南門密令驛長
祭行儀醉以酒而斬之履謙入告公與相持而泣喜其
事之集也遂使峻栖默開土門又斬其使令外甥
夜高邈迴宿浦城公命馮虔翟進玉崔安石馳捕邈繫
其朋而搏之虔領赴郡俄頃醴泉驛候騎報何千年發
趙郡安石以進玉馳襲而擒之如高邈遂紿以榮王琬
哥舒翰官軍二十萬入土門告於列郡至使郭仲邕崔

爲先鋒以中官領御馬六十匈以南諸郡於是趙郡殺
賊刺史馬通與鉅鹿殺劉柾魏平殺郭子昂曲州殺清
河太守崔審交皆以其首至先是眞定守平原而饒陽
前開景城樂安博平清河七郡皆相與拒賊至是博陵
上谷文安信都鉅鹿廣平魏郡常山十郡皆卻爲
國家守乃使張通幽以兄通儒相賊乞隨泉明以自雪
至太原與尹王承業同惡寇爲已功留泉明等不遣承
業從弟隨中官入奏皆蒙超獎拜公衛尉卿兼御史中
丞追赴京以履謙爲太守深爲
曹制書未至春正月賊使平盧兵馬使史思明寇諸郡

思明既來攻六日城平糧井皆竭遂爲賊所陷男季明
外甥盧逖皆遇賊逖以公履謙至東京祿山讓公曰我
擢汝爲太守何負於汝而乃反乎公曰吾代受國恩官
職皆天子所與汝叨受恩寵乃敢悖逆吾寧負汝豈負
本朝乎臊羯胡狗何不速殺我乃檻公於天津橋南柱
令割肉以自噉公詬詈不已遂鉤以斷舌問更敢爾否
公猶盛氣合胡以應之還被支解而終觀者痛心焉楊
國忠受通幽詭說賈深又不證明竟不蒙恤問乾元元
年夏五月二十八日肅宗乃追贈太子太保子姪爲賊
所害者八人孫誕姪詡詡當從家廟勤禮二碑作詡果
誕之孫從吉旁名誕其姪不應

公死痛矣哉銘曰

太保烈烈抗節忠節砥國義形見危身殺元宗扶信讐

詐凶竪龍拔從挺稱兵向闕河朔鼎沸盜開天下
衰心王旅若費蚩冢十萬萃如霜雪公以眇身毅然奮
發逆鱗株送土門披扶人知勸忠罔用不龜思寵三座
榮加九列王命未臨孤城已陷身縈鋒刃口誓不絕先
聖咸忠保儲贈揭刻諸金石思表墓綴遒莫致之留塹
江濱日月有既薇猷無缺

正議大夫行國子司業上柱國金鄉縣開國男顏

府君神道碑銘 寶應元年

君諱允南字去惑京兆長安人也高宗侍讀贈華州刺
史昭甫府君之孫鄫王友贈太子少保惟貞府君之第
二子也少以詞藻擅名兼工草隸書尤善五言詩深爲
尋授右武衛兵曹二十六年丁內憂以毀聞服闋轉右
衛軍錄事參軍兵從祖姑子劉同昇齊名長又相善嘗
伯父濠州刺史元孫府君之所賞愛開元十五年以挽
郎選調名考列入高第授鶉觚尉後與從父兄春卿杲
卿曜卿調集皆爲吏部侍郎席建侯所賞重時論榮之
遞詞引去不敢枝梧一座皆壯之恩詔召拜尚書屯田
員外郎加朝散大夫遷司膳郎中眞卿至自河北元宗
給君驛至鳳翔令相見從肅宗入西京遷司封眞卿以
尚書兼大夫弟允臧文爲賊中兄弟三人同時臺省當
代無比時人欽羨焉尋封金鄉縣開國男累加正議大
夫上柱國遷國子司業寶應元年冬十一月眞卿自利
州蒙召至上都君遘疾已革闔而泣曰吾忍得見汝因
誄以書判超等薦爲朝廷宣撰華嶽碑并
書天寶九載令御史大夫王鉷打百本以賜臣家獲

日庚申葬於萬年縣鳳棲原先塋之北祔也二子頴頻
皆好爲五言詩與鄭使頻奏事彭原上有感聚擺校書
郎畢幸賦簡直潔已以左衛兵曹選爲侍郎崔器所賞
器授河南府士曹噫君幼而聰明長而美秀仁恕形於
造次稽識冠於當時善與人交篤於僚友故父執侍郎
寇公泚相國陸公象先尚書韋陟陸公堅融重君才名
相見未嘗不移日也相國房琯尚書蘇源張倚皆篤忘
年之契河南陸據彭城劉秩隴西李凌河東裴士
淹特敎莫逆之歡河東敬括隴西李華李涵范陽盧允
畢盡常儕之好非夫親仁誠物泛愛虛己則何以廣而

能周久而益敬者矣家常有折脛鶴初眞卿小年時戲
書莫書君切責曰此雖不能奮飛竟不惜其毛羽奚不
仁之甚與其惻隱者却此眞卿終身志之於戲以君之
才之美之德之義方當翼亮盛時儀型宗國道之視喪
顧我逝留悲乎痛哉眞卿孩而不天太夫人蘭陵郡太
夫人殷氏親自鞠育賴慈訓粗茲有成至若發慮學
文之親立身復禮之道非仁兄之規誨曷暨所蒙且有
師訓之資豈惟孔懷之戚布哀金石未究高分銘曰
莊嶽熊羆清沂駿奔英靈孕育生我仲昆維我仲昆邦
家之藩孝仁是履愷悌是惇清識冰潔韶儀玉溫詞華

藻袖勒盟雲繁遞兆聖體精詳政源爰啓理刑邑何陋許廷不宛袞衣補闕紳旒會府掌市司膳王封迴薄飛鶚乃佐教閫載光儒門未登鼎鼐奄謝鴻鴈伊昔不造實顛能存下光花萼上榮棣鄂懷勒銘弗護垂諸來裔翼子謀孫

詩美下降傳書築館貴其中禮載籍稱禹漢魏已還寂
寥罕嗣以蕩陵德則維其常皇唐勃興王道丕變平陽
起姬子之軍於司竹襄城行匹庶之禮於宋公常樂糺
匡復之師於武后皆前古之所有其或生知禮樂周旋
法度躬行婦道以懋大倫克順天經光照懿烈名言之
所莫究書記之所未聞聚衆美於一身都大虛而獨立
者其唯和政公主乎公主姓李氏隴西成紀人皇唐元
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之孫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
宜孝皇帝之第三女帝女之崇於斯爲盛今天子之同
母妹也母曰章敬皇太后后之在襁褓也后父贈太尉
吳君曰令珪嘗遊宦蜀中使道士勾規占之驚起曰此
女貴不可言是生二子男爲人君女爲公主嫁於柳氏
其後竟配肅宗生今上及公主神所命也厥惟舊哉公

主三歲而孤即能獨慕哀於儲妃肇氏未笄遘人幼而
聰惠長而韶敏穢褻華秀整合德芬馨琬媚發於天姿肅
雍形於閨寐奉今上以慈道事章如所出視猶己子爲肅
宗之所賞愛至若左右圖史開示佛經金石絲竹之音
皇新州刺史懷素之曾孫贈祕書監岑之第四子衣冠
地胄輝映當朝初以美秀承家中以名聲華國道勝而
貴能下善謙尊而体有烈光士林偉之解褐左內率府

胄曹轉潁王府戶曹陳留郡司功參軍以人門第一選
尚公主拜太子洗馬亦既好合雅相敬貴雖柳侯秉彝
有度能降帝女之心而公主率履由衷每抗古人之節
故宗族胥睦不獨親其親先後大同莫敢私其子伯姒
宏農楊氏太眞姊務華采公主服無金翠之飾居有冰
雪之容每至朔月六參朝天旅進嫣然班敘之內迴出
鵷仙之表亦非希企之所及也梟凶羯亂常潼關不守
元宗幸蜀妃后駿奔姊曰寧國公主霜委屏居誰或訃
凶寇如振振勞旋方及弩藏其室公主貿遷有無儻則
告乃棄其三子取其夫之乘以乘之柳侯徒行公主愧
焉下而同趨者日且百里每臻坎險必先濟寧國而後

肅宗彌留衆皆迭侍主獨膳奉不已於旁帝有閒盡而
謂之曰汝之純孝乃能至是遂資莊一區潛愛事次曰
寶章公主因奏曰八妹未有請以賜之位而謙焉衷勤
左右西陵遷宅上戒主曰凡厥親身之物必啟必佑勿
之悔焉主罄家有無以邑入千萬稽羨經費上深感歎
焉上既宅亮陰未忍臨政人之疾苦事之得失豈嘗私
謁動必以聞上敬異之朝廷賴焉廣德元年冬上既東
幸主志期扈蹕迴兵充斥咫尺不通因至荊南尉薦諸
將方隅載謐職貢以修主有力焉上之在陝憂主匱乏
乃命中使屢敕節度及轉運使隨主所須務必肅給主

以國用空竭遲而歎曰吾方竭家財以資戰士其能饗
養首日國經唯請名香數斤賦於佛寺爲主祈福而已
王公戚屬相攜而至者藍縷膩顏次竭其閎弁
親自瞻恤漿而泣之悲感行路初次南於頓於傳置葬
盜蝟起衣諱驛亭呼而犒之曉以禍福一言革面願比
家人之恣睢他至今猶在緬惟罔極無所寘哀從母靜
氏遂孤孀四分宅居之皆傾成立棄幸兄弟盡列通班
二女皆幸氏所出良士主之慈忠悉皆若是親臨稼穡躬
爰納所言未究傍或員來因爾退歸遲明誕育展轉慆
惆不能弭忘時屬炎暍熱疾有加聖情憂軫起坐失次
天醫內官相繼旁午彼蒼不惠以其月二十有五日辛
卯薨於常樂坊之私第春秋三十有六嗚呼皇上友愛
天深痛毒兼至著然一叫聲淚俱咽哀動木石豈伊人
倫漣漣孔懷如失於臂曰余此妹國之鴻寶方期闕云
如何暉視降時喪天實爲之胡寧忍予乃輟朝三日命
京兆尹監護喪事一以官供勝從優厚柳侯揖膺永悼
氣索神傷心哲而忽然忘生泣盡而繼之以血況乎五
男三女或亂或孩呼阿母而哭無常聲顏昊天而仁覆
兼絕鳴以茲旨臨而莫就其爲酷痛曷念於斯以是思
哀哀何極充自翰及野知與不知聞之失聲周不震悼

提往來行吉時見存恤則所懷足矣予若不諱我若沒身未亡還揩塋隴出入宅窀穸奉君周旋嘻嘻於斯之時以爲謔浪豈悟今者皆符昔言有司奉詔將厚其禮賻馬疏陳皆蒙允許粤以秋八月十九日甲申泉其男試太常少卿賜紫金魚袋晟鴻臚少卿兼試秘書丞賜紫金魚袋晟試殿中丞昱泉子三女等慶安公主於萬年縣義豐之鄉人原從理命也於戲風詠歌衣史稱形管載筆之善哉猶稱況乎七葉帝女分形蔚姝貴能上下事以孝儀動德言容功之美服女師母儀之訓訂之雅我皇唐之反正也時則有若臨淮汾陽秉文武忠義之姿廓清西胡保乂王室翼戴三聖天下之人謂之李

學於舊史少識前載歷考長代陵谷之變也踏地哀鳴大用深三日不餐猶書是臣僚可知主之將薨明君察之則必夕見牛眠堅築之則鹿偏勞然遺命屏不述田容儀從政時久已云亡眾皆驚起舅猶見誰所感則厚而精氣何多主於駙馬大義敦肅不恃偏天之貴每極家人之禮駙馬雅性夷簡恬於名利願究衛生之經庶臻久視之道主志深婉順始慕眞宗故於他時並愛法籙嘗謂之曰易崇積善詩貴起予不以忠孝數事迭相告誡者則心有慊焉率而行之易嘗廢墜又以爲死生恒理光後之間若幸救手足必當禱我以道服瘞我於支家道以正人倫斯厚鳳凰于飛梧桐是依雍雍喈喈稱滌攸歸和樂既孺德音莫違麟之趾定振振子姓方紹毋師奄摧邦令一人痛毒九有違詠詔葬於河銅人之阿支提變起宰樹誰過空餘好合來往宅兆林趙氏因話錄江氏筆錄皆誤作政和

唐故開府儀同三司太尉兼侍中河南副元帥都督河南淮南淮西荊南山南東道五節度行營事東都留守上柱國贈太保臨淮武穆王李公

神道碑銘　廣德二年十一月

昔宗周之中興也時則有若方叔召虎總師干肇敏之業南威蠻荊東截淮浦以左右宣王詩人歌之列在風雅我皇唐之反正也時則有若臨淮汾陽秉文武忠義之姿廓清西胡保乂王室翼戴三聖天下之人謂之李

郭英乂同德爭古一時公諱光弼東光人也曾祖皇左威衛大將軍幽州經略軍副使府君諱令節祖鴻臚卿兼檀州刺史府君諱重英父雲麾將軍左領左羽林二軍大將軍朔方節度副使薊郡開國公幽州都督司空諱楷洛皆以英果沈勇累葉將邊倍感稜於幽陽公即薊國公之第四子也體淳元之正性秉宏毅之高節遂武瑞天子純誠生知禮度謨謀炳遂駁議沖深傑出經武之才鬱爲興王之佐故能東征北伐厥難康屯挺草昧不世之功允舊生具瞻之望祉稷威寶公之謂歟初天后萬歲中大將軍燕國公武楷固爲國大將威震北陲有女曰韓國太夫人才淑冠族嘗鑒之曰爾後必生公侯之子因擇薊公配焉後果生公公年六歲嘗撫鹿而遊薊公視而誨之曰兒勿更爾公振手而起遂絕不爲童戲未冠以將門子工於騎射能讀左氏春秋兼該太史公班固之學開元中起家左衛左郎將歷豐下二都督府長史考遷別駕加朝散大夫丁父憂以毀聞終喪不出敎兵果鄉度讓爲宗思明所陷戰士死者跕藉於海滸之上公親以衣袂拂去其日上沙塵困慟哭以祭之分遣酒具衆屬城中莫不感激一心忠思明正圍饒陽馳來相戰公屢摧窘之詔拜公兼御史大夫傳令尚書令汾陽王子儀悉朔方之衆與公合勢南收趙

郡支賊之於沙河夏六月戰於嘉山大敗之朝廷嘉其
忠勇髙爵厚賞就定齊於博陵窮歷無計歸命於滹山承山
大恐逆徒殘潰屬澶關不守肅宗遣兵於鞏武盡追朔
方之師加公大原尹公以鹿下及景城河間之卒數千
人至秋八月拜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史思明
既有河北之地與蔡希德悉眾來攻累月不尅而退公
自城過城於東南角張帳次居止竟不省覲妻子每過
府門未嘗回顧是後決遣事務信宿方歸至德二載拜
司徒冬十二月十五日肅宗既還京師策勳換司空兼
兵部尚書封鄴國公食實封八百戶公弟光進亦以懋

功同制封拜乾元元年八月拜侍中其年冬十月與九
節度圍安慶緒於相州明年春三月史思明至滎陽屢
絕我糧道眾咸請公簡精銳以擊之交鋒竟日思明奔
北於百里之外公反旆而歸烟塵亘天諸將皆以爲賊
軍大至遂南渡黃河公至則無見矣乃歸於太原是年
夏五月除兼侍中書令其年改元上元冬十一月攻
拔懷州擒其僞節度安太清二年春二月統僕固懷恩
自河陽趨河清與史思明合戰於邙山鏖風雨晦冥王
師不利公收合餘軍屯於垣縣遂引過請罪懇讓太尉
肅宗不能違之二月拜開府儀同三司中書令兼河北
尹節度使夏五月十有一日復拜太尉兼侍中充河南

前元帥都知河南淮南西山南東道節度行營事出鎮臨淮時屯軍義乘郎山之北酒瓶安等一十三州自傾精騎圍李岑於宋州公之牧吏皆兇懼議南保揚州公謂之曰賊兵雖盛攻城性卑脆不能猛過不如徑赴彭城保其東寇踵而追之賊可擒也遂趍徐州困召田神功宴慰與同寢宿明以宋州之難告祖道郊外俾先欲以寵之分麾下隸於其將喬琳仍令兵馬使郝庭玉與琳倚角而擊之賊遂一戰而走使來告捷公已屈指後報俄而吉語至焉今上登極寶應元年夏五月進封臨淮郡王廣德元年秋七月加實封三百戶通前後凡二千戶賜鐵券名藏太廟仍圖畫於凌烟閣冬十一月上在陝州以公兼東都留守制書未下久待命於徐州將赴東都屬疾痢增劇公知不起使使薦表奉辭廣德二年秋七月五日已亥薨於徐州之官舍初將吏等問以後事公曰吾久在軍中不得就養今爲不孝子矣夫復何言但取已封布絹各三千匹錢三千貫薦麥以分遺衙士眾皆戰痛不自勝及公云亡遂以其布爲公製緦服士庶聞者如喪考妣二貂珥金紫之下拊歡未劇遽恨何居詩似無知而實有知焉其能不爲之感動而風樹弥厲乎太常議

無贊疾之患此皆公之力也公兄遵直遵行仕至將軍泉弟光炎並不幸早世次曰光顏特進鴻臚卿皆以將略見稱時輩季曰光進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保兼御史大夫謂北衙慶使涼國公清識表徵流謀絕眾剛亦不吐柔而能立與公並時仗鉞分閫二凌霄翼聖既有越天之功華原統師獨閫禁暴之德方當倉同正至無昭晉郭大傳鵬體賦二貂乎泰階之上歸雙節於平堂之下拊歡未劇遽恨何居詩似無知而實有知焉其能不爲之感動而風樹弥厲乎太常議

神道碑銘二

朝議大夫贈梁州都督上柱國徐商君神道碑銘

自古建聖明而功不立都卿相而名不稱者蓋有之矣其或荷丕搆而繼志不忘在下位而能伸其道克揚前烈以承後昆其唯徐君乎君諱秀唐書宰相世系表作琇東海郯人也其先出於伯益實掌舜虞裔孫偃王躬行仁義遂

因國命氏馮厥後樂毅文侍金門擢以遺優塵楊僊人寄傲於賢聖偉長首冠於應劉英達相仍有自來矣宋有中書侍郎建之同空羨之兄祕書監欽之欽之子尚書僕射平書令湛之湛生黃門侍郎聿之聿之生齊太尉孝嗣孝嗣生梁侍中緄緄生陳五兵尚書君敖君敖生丹陽尹温自同空已還四葉爲上公五葉帝女尹生隋民部侍郎庶贈祕書監諱恕監生金紫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謚禮部尚書諱鈞尚書生庫部郎中萬年令太子詹事諱宰相世系表云孝明生嘉侍中緄緄生陳三載秋七月九日終於郡之官舍春秋七十公先世塋龍宅於京師少陵原詹事府君遷祔於洛汭葬

於緱氏縣西南大鬼原公感手足也顧命其子今倚徙史練曰吾家代儉約不欲華飾歸全之後其以布車一乘虔祔先塋練泣而奉之及其葬也塋小無便地於次東馬鞍山下得紫龍飲乳岡之原龜筮從也夫人南陽縣君樊氏戶部尚書子蓋之曾孫袁州刺史文器之孫盧江太守季節之女仁孝柔明嫺於禮度左右圖史雅善琴碁中外孤弱鮑自收視俾夫遠近咸懷安之春秋六十有八乘堂帳於相州之安陽天寶十五載秋八月十有四日爰遵周公之典而合祔焉禮也廣德二年春二月皇帝有事於南郊追贈君都督梁州諸軍事梁州刺史夫人南陽郡太君蓋以練績白鑾於赤墀董材賦於巴漢是用有永錫之龍紱褒崇之命哀榮之盛不其至矣君凡四爲綱佐六奉使軒所至之邦必聞異績舉天下之政事莫不資折中焉性嗜清貧室無長物孤煢讓奉皆仰於君既嬰沈痼之疾緜歷三載練請就上國之醫庶其逢吉君曰闔門之資者寸祿也今疾劇命也吾不以一身易百口竟不從而沒識者哀之或謂君曰君奉養慈姊用鹿萬錢闕字一粮諧姑練纊五兩姑見君字闕三筆下不答退謂練曰吾見其撫孤不見其怨德教之以死承劒不固時諸道徵求人不堪命練仁信郎前畢則字闕三躬崇必復之矣寧止當朝之

前塋峴碑於沒後吁足歎也春秋貴九世卿族漢史稱七葉珥貂陪臣於下士卑僚絕屬於天潢戚里豈比夫登台者四世尚主者五人煜耀於數朝之間蟬聯於百代之下可同年而語矣練懿文懋學峻節清標天寶末陷居賊中爲僞命連辟辭疾不起謀使家人與本朝通計爲部曲所發遂遭禁詰一日之中議刑者數焉俄而官軍大至賊黨奔北由是獲免乾元中奉使巴渝屬段子璋構逆流毒十人皆被屠害以練高名欲固同惡期之以死承劒不固時諸道徵求人不堪命練仁信郎前畢則字闕三躬崇必復之矣寧止當朝之

金紫光祿大夫守太子太傅兼宗正卿贈司空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李公神道碑銘
顏魯公文集 卷九 神道碑銘二 五

普周武以二公股肱王室然而允釐西土師保萬民者
其惟召公乎洪寶以二傅羽翼儲宮然而亮采東朝儀
型百辟者其惟龐傅乎則九德之師六行之傳親賢既
美亦何代無其人哉隴西公才爲國之垣翰位爲天子
之喉舌德爲朝之元老行爲帝之信臣蓋所謂宗室之
間生士林之傑出者也公諱齊物字道用隴西成紀人
自若水導其靈源而聖人作高邱峻其層構而才子生
先元爲大帝之先與聖有勳王之舉盛德彌於百祀靈
根固於千葉太祖景皇帝功高佐魏廣始封唐家崇八
柱之勳地牛三分之業亦猶殷人之祖契周室之宗文
皇帝之五代孫也鄭王亮之元孫淮安王神通

論言之於官有命召或以次進[illegible]
長舍人梁蓬御小艘賜食因出謝[illegible]
公能書可爲寫人宪其真僞請分期以進上元宗大悅
因賜藤牋筆墨衣服等物嘗和道苑詩徵札入分批答
云孔門大室魯國稱賢翰墨之妙莫之與先君一覽無
遺兼該收寶草安石以宰相兼[illegible]子特相禮重官務一
以諸君事頗堪委從駕至原本以司直用事命坊官屏
逐石瓮寺駐焉諸君有忌前者曰顏舍人必不行已而
君辭以遠曰果爾何爲妄請君默然元宗登極同列皆
選中書舍人君讓范陽盧倚俄爲珣等所擠出爲潤州
長史遷滁州刺史按察使王志愔要於顏餘慶以男求婚君拒之遂誣奏請降階奪
[illegible]顏魯公文集[illegible]卷九 神道碑銘 二
[illegible]字 關一官有忤至是憾焉遂黜歸
田里君屏私第傲然無悶者十年與陳郡殷踐猷上谷
寇批武功蘇晉吳郡陸象先友善相見未嘗不畢景起
爲滁州刺史累加朝議大夫上柱國中書令張嘉貞深
相器重方引朔制誥原本關右職[illegible]
停家開元二十年秋七月才生明薨於絳州翼城縣丞
之官舍遘于春卿任也明年葬於東京鴈店東北高村
與夫人祁城縣君元氏故兆[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季明惇敏有容止與君外孫盧逖同爲賊所害贈左贊善濬勤學好屬文早卒子幹剛銳强力公劉府果毅弟翊勳禮二碑作翊衆卿之姪也與泉明子誕同質於祿山皆被鋸殺贈贊善誕義王諮議勍通義令覬漢州參軍覬鹽亭尉翊觀未仕曾孫証右內倉曹訊兵曹詔彭王參軍皆承謀翼不墜失墜爲君德盛才茂行周業廣文可以經國道可以致君而坎壈盛明不登殆亮其時歟其命歟真卿越自嬰孩特蒙獎翼且兼師父之訓豈獨猶子之恩銘曰

肇啓哀不申萬一銘曰

竭誠奉主之謂忠率義忘躬之謂勇忠勇不犯則名登於明堂子仕敎忠之謂慈戰陣能勇之謂孝孝慈有裕則道存乎方冊兼此四者其惟清河公之族乎公諱阿義思遠平姓康氏棚城人其先世爲北蕃十二姓之貴種曾祖頡利部落都督祖染可汗駙馬都知兵馬使父頡利發婆陵可汗衙帳都督都督有功烈稱於北陲公即衙官之子也正直忠鯁以信行聞爲國人所

敎長於謀略工騎射其弓十鈞年二十三爲阿史那默
伏施默啜等九可汗宰相秉心顓一立言無二不吐剛
以茹柔必蹈道而履義可汗每有過失未嘗不極言切
諫蕃落中重焉以比國家之丞相宋璟初默啜弟拔悉
密時勤嘗擊藥拔可汗默啜默啜知公至忠
大怒將誅之公以爲請但令歸於部落默啜知公至忠
錄是益加親信同列四人莫與公比其後公以孤直屢
見疑譖遂請退歸可汗察公非罪尋復追爲宰相先是

毗伽可汗小殺爲其大臣梅錄啜所毒小殺覺之盡滅
其黨既幸國人立其子伊然可汗無何病卒又立其弟
小臣阿史那遮干預國政登利果報也其母暾欲谷之女與其
分掌其兵馬登利與其母誘斬西殺盡并其眾左殺懼
及乃攻殺登利自立爲烏蘇米施可汗拔悉密擊敗之
脫身遁走國中大亂天寶元年公與四男及西殺妻子

至蔚州刺史張御所告遂被收繫備
公之四子各奔於外賊恐衆情不安僞之而後出至德
二載闔門二百餘口被安慶緒發
下兵馬元帥統令尚書令汾陽王郭子儀朔方之師諸
節度回紇之衆東收二京公率四子及孫姪等十餘人
圍死南奔至汝郡爲從者所告家人臧焉二子沒野波
英俊挺身行前二子屈須彌施英正持滿殿後沒野波
妻阿史那氏爲公控馬登於西山至高平界遇賊蔡希
德以精騎三百遮路邀擊沒野波英俊策馬奔之斬殺
四十餘人生擒四人冬十有一月七日投令上行營至
焉先帝聞而嘉之仍以開府儀同三司處公仍加實封
公固辭乃受因以爲金吾衛大將軍加特進歸封清河
師元宗俾先謁太廟仍於殿庭引見御花萼樓以宴之

郡開國公食邑三百戶贈工部尉贈二字贈大將軍闕一字卿闕二字射闕四字開府儀同三司太常卿殿前衙前射生兵馬俄加上柱國姑臧縣開國子沒野波雲麾將軍左金吾衛大將軍上柱國射生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左武威大將軍兼鴻臚卿上柱國殿前射生使清河郡開國公食邑廣德元年上幸陝州公之諸子皆稱首廣德元年上幸陝州公諸子皆魏璦頑難於舉動方興之死訣沒野波英俊等官秩各有差因留公及屈須彌施英正供奉射生以沒野波英俊勇冠三軍並令隨故太尉李光弼弈華州公慮不免謂左右曰我若爲賊於太原後鄴都真窒陣官軍與安慶緒相逼王思禮爲子汝曹何不殺我衆人感懼叫然皆哭遂竭力帥公其所敗賊勢既盛太尉與思禮相顧氣索沒野波英俊至於行在上深嗟賞之方極尊榮以終勃然奮怒遂直抵薄河當鋒擊之殺獲二千餘人賊衆以二年青龍甲辰冬十有二月二十日於上都勝業坊之私第春秋七十有五方退太尉諸公觀而駭之賞雜綵百匹並以轉分麾下一無所納三軍欣羨焉沒野波居常謙謹臨事勇銳戰則先鋒前無強敵捉生遊奕所向必摧九節度之圍安陽也史思明悉衆來救沒野波以十五騎過河逆擊之并馬刺倒者數人生擒數十人後擊懷州思明又自率救翟爽之際侵軼柴簽沒野波傾甲騎三十餘之賊軍五千人一時摧敗眞卿之棄平原也沒野波爲賊騎將緩策不追及聞渡河然始奔踣是以得脫於難平原人至今稱之其後睹視姿氣雄果發動矢持大槍冦然萬衆之中左右馳突無不辟易而退嘗隨太尉討思明於河陽賊驍騎萬餘於中闕城索鬬俊挺身奔擊之應槍落者二十餘人英俊被槍刺頻貫喉而出擺首而去之猶殺二人而還太尉壯焉遂以從父兄子妻之故天下之言勇者以沒野波英俊兄弟爲稱首廣德元年上幸陝州公之諸子皆當扈從公以體魏璦頑難於舉動方興之死訣沒野波妻爲公介馬扶舁華州公慮不免謂左右曰我若爲賊所得無累我兒哭遂竭力帥公至於行在上深嗟賞之方極尊榮以終

以二年青龍甲辰冬十有二月二十日於上都勝業坊之私第春秋七十有五

方退太尉諸公觀而駭之賞雜綵百匹並以轉分麾下一無所納三軍欣羨焉沒野波居常謙謹臨事勇銳戰則先鋒前無強敵捉生遊奕所向必摧九節度之圍安陽也史思明悉衆來救沒野波以十五騎過河逆擊之并馬刺倒者數人生擒數十人後擊懷州思明又自率救翟爽之際侵軼柴簽沒野波傾甲騎三十餘之賊軍五千人一時摧敗眞卿之棄平原也沒野波爲賊騎將緩策不追及聞渡河然始奔踣是以得脫於難平原人至今稱之其後睹視姿氣雄果發動矢持大槍冦然萬衆之中左右馳突無不辟易而退嘗隨太尉討思明於河陽賊驍騎萬餘於中闕城索鬬俊挺身奔擊之應槍落者二十餘人英俊被槍刺頻貫喉而出擺首而去之猶殺二人而還太尉壯焉遂以從父兄子妻之故天下之言勇者以沒野波英俊兄弟爲稱首廣德元年上幸陝州公之諸子皆當扈從公以體魏璦頑難於舉動方興之死訣沒野波妻爲公介馬扶舁華州公慮不免謂左右曰我若爲賊所得無累我兒哭遂竭力帥公至於行在上深嗟賞之方極尊榮以終

而求事我君貫四時而不改柯葉義方懇到相攜於契闊之中臣節激昂三見於危亡之際天子感焉既受腹心之託榮旅資焉俱列爪牙之地勳庸克茂聲問攸歸錫綵衣於玉帳之前耀五戟於一門之內不其盛矣昔蕭相國舉宗佐命金日磾七葉珥貂望古儔今可謂同德其孤等窮人孺慕靡所寘哀聿求不腆之辭庶播無壎之美銘曰

北方之強歟十有二姓強哉矯部落之雄者崇執兵柄緬乎眇特進誕生兮實登邦政德不擾曦女滅國兮烏蘇不克慍羣小三濱九死兮舉族致命丹心皦一門萬

石兮彰厥誠敬皇恩曠生爲忠臣兮後有餘慶其不夭家有孝子兮嚴親翊聖王之爪乃立豐碑兮百代遺詠鴻名表忠孝之際兮於斯爲盛遠圖宕

中散大夫京兆尹漢陽郡太守贈太子少保鮮于公神道碑銘 并序

公諱向字仲通以字行漁陽人也其先出於殷太師周武王封於朝鮮子仲食邑於于因而爰氏漢有京兆尹襄襄十二世孫康後魏秦州刺史直閤將軍武威郡公忠於本朝爲齊神武所害康元孫匡贈鎮西大將軍以便宜從事公授左武衛胄曹參軍事次長義寧初通議大夫匡贊生七簡士迪並早孤幼

左衛兵曹倒遷也璟以兩道採訪御史使務悉以委公無何攝監察御史充劍南山南兩道山陵使遷大理評事充西山督察使天寶五載戶部侍郎兼御史大夫鄭公虛已代瑰簡制節以應務一皆仗公公素懷感激竭誠受委故幕府之事鉅遺詢焉六載拜監察御史公誅羌蒙詐兩蹯等數十人以靖八州之地郭公將圖弱水西之八國委公入覲元宗駭異之即日拜尚書屯田員外郎兼侍御史蜀郡司馬剋略三河收其八國長驅至故洪州與哥舒翰隴右官軍相遇於橫嶺鼓而遣及郭公云亡慟哭之曰公亡矣吾無爲爲

善乎初郭公對敭天休每薦公有文武之材堪方面之寄至是遷幷公爲蜀郡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中丞持節充劍南節度副大使公當大任既竭丹誠射討吐蕃學聞城壁之改洪州爲保寧郡護弱水爲蕃漢之界收戶數十萬闢土千餘里屬恩收命召赴京師至臨皋驛上令中貴人勞問賜甲第一區又錫名馬兼供御饌敕所司農卿將不遠而復十一載拜京兆尹公威名素重庶理剛嚴公初善執事參爲所忌十二載遂貶都陽郡司馬潛圖緊急以任俠聞事公以憚耻與朋以信著好讀書而不爲章句精吏道尤擅循良再爲法官三秉天憲二登郎署一宰洛陽從其兄之討南

戰使忠佶而必使其開佐寧國之如回紇也絶域奉辭
布皇明而皆得要領肅宗褒異擢拜商州刺史無何起
遷京兆尹不十年而兄弟相代論者偉之永泰二年秋
八月有詔自太子左庶子復拜爲邠州刺史兼御史中
丞邠南八州都防禦觀察等使眞卿與公同在御史亡
兄國子司業允南弟令江陵少尹允臧又與少尹同時
臺省既接通家之歡戚敎世親之好以爲祖謝永久所
存者叙歿陵谷雖遷不朽者金石銘功纂美敢墜所聞
其詞曰

洪範垂休系殷封周鮮于身錄派漁陽兮世掌漢歷子
孫曷窮代有石績鳳定襄兮冠氏促齡二孫夙丁隋官
不安摩走疆兮嘉陵蔡雲臺矯矯降生京兆爲龍光
兮有文剛嚴不墨克懋鴻勳制惟梁兮既靖巴蜀
既清聲敢日閑敬沃播周行兮結友不終孤我深衷如
彼飛蟲反尋戚兮邵陽興午漢陽紆組執云心苦坦行
藏兮天不慭遺哲人其萎反葬江潛咽其傷兮此令有
裕敎忠有素天介景福熾而昌兮三世京尹二子專城
一門戟棨餘慶彰兮豐碑巍巍盛業暉暉舉世是希與
天長兮

朝請大夫行江陵少尹兼侍御史荆南行軍司馬

上柱國顏君神道碑銘　大曆四年四月

君諱允臧字季寧京兆長安人曹王晉王侍讀贈華州
刺史諡甫府君之孫辟王友贈太子少保惟貞府君之
第八子也孝悌恪敏有才幹局力所居以吏道稱解褐
太康尉太守張倚採訪使韋陟皆器其親嚴與之均禮
天寶十載制舉縣令對策及第授延昌令君悉心致理
遠者懷而遷者安採訪判官賈至王倫言於使清白名
聞會安祿山反遂止潼關陷太守李揖計未有所出君
勸投鼞武至寧朔屬同羅招六蕃府絕不得通肅宗聞
君誠至德初追赴彭原行在所拜監察御史賜緋魚袋
顏魯公文集　卷九　神道碑銘二　五
遂承任使推劾不避強禦中官邢延恩等皆得罪焉尋
充朔方兵健衣資使郭公子儀請爲判官清渠之劒也
賊兵四合矢下如雨君挺劒躍馬奔之得出自武功知
縣御史及吏人無敢住足君徐坐示暇於大達然後少
有至者固令具頓以候令上上大驚喜引之同食河東
人郭俊邢韶翻城歸順郭公俾君先入邢以安恤之郭
公既至軍郡之事一以咨君隨方決遣無不欣愜有郡
人嘗爲賊將崔乾祐判官郭公欲加刑君領證左右以
入救遂黃之二年秋八月遷殿中侍御史真卿表謝肅
宗批答曰卿昆季連擢才聲並振俱守寒松之操先執

化也之心公日嫉危大如難移委以儲貳之長克申臣
伍之義風弟之遷亦爲官擇宜於是都人大悅山爲讌陽令
崇之京城收興罹禍約命宣旌都人大悅山爲讌陽令
崇事有奸犯者若立榜殺之寇盜屏息遷侍
御史以官爲郎以兄在南省若遷揚州年讓轉大理正
用法詳審與以賜則執事而妄誅者鄉表莫能止君獨
召吏詰責立黜眾心稱爲君危之寶應中復拜侍御史兼
未幾云亡歲龍三年冬十月葬江陵少尹又兼侍御史
荊南行軍司馬君治正卓立將爲軍帥所敬既而代到
屢謂貳人未幾行去應三年冬十一月五日乙亥奄忽

頓脊人事之往往

感暴疾終於私第春秋五十九其兄其兄與門閭喪哀擢甚
去手足命駕言前武功赤頂於其墓奉朗縣君韋
氏其孤扶柩元參軍潤泉頻喪等以明年夏四月壬戌
歸祔君於北都萬年縣鳳棲原先塋之北禮也嗚呼君
子也美容止有器度故小名粲焉孝悌仁和椅詳禮法
婺賢淑幼稟義理起家后土齋郎調補汝南
博涉史記漢書盡究其義理起家后土齋郎調補汝南
郡新息縣主簿恪謹官次備聞修潔紀綱吏人罔弗畏
慕太守趙國公王涯器君才名待以殊禮縣之庶務悉
諮于君而後施邦之用達薦入奏之稱不知孰不嗟
惜其卿委深藏而薄於陵圃在之人莫落皆盡唯形
與影相見不足豈圖不遂永訣於其葬也立銘泣誄繼

血其辭曰

嗟嗟予季特稟純粹曰孝與仁因心則至友由悌睦禮
用和貴施地美言嚴嶽高義行絕枝葉心無頗詖經德
秉彝拔萃出類選衛入侍率絲作尉泛愛與人檢莊莅
事一作象雷大爲天吏豪右宣威憲臺增氣羣公虛左
天子思婿守抱讓郎得仁奚媿司刑棘寺理法昭賁儲
闈載升亞尹斯位七德繫理萬人攸賴黃髮未登青雲
方致云如不淑奄忽云諱國失重寶家摧腰臂以此思
哀我生奚寄反葬何所先塋之次濱水東流終峯北墅
勒銘金石威烈無墜

顏魯公文集卷九 神道碑銘二 四

左衛率府兵曹參軍賜紫金魚袋顏真卿書

君諱幼與字令執京兆長安人高宗侍讀贈華州刺史
昭甫府君之孫薛王友贈太子少保惟忠府君之第六
子也美容止有器度故小名粲焉孝悌仁和椅詳禮法
博涉史記漢書盡究其義理起家后土齋郎調補汝南
郡新息縣主簿恪謹官次備聞修潔紀綱吏人罔弗畏
慕太守趙國公王涯器君才名待以殊禮縣之庶務悉
以見咨家素清貧從母之婚薦者宗族之悼單者皆仰
給焉君悉心奉養情禮彌篤哥舒之攻石堡城請君隨

神道碑銘三

南陵布衣銜將軍總工部尚書上柱國上蔡縣開
國侯贈公神道碑銘　　湘陰蔣　瑤撝春校

公諱崔氏貞節東莞人其先出於魯孝公之子彊字子臧大夫不得謚侯其孫以王父字爲氏簒裔二伯既納忠於鼎文武兩仲亦不朽於言哲丈人成功而遁迹子厥孫猷簡而舍生義和辭金飾之器榮緒奮陽秋

頓魯公文集　卷十

之筆賢達經歌紛綸至今曾祖滿隋驃騎將軍祖寵皇朝通議大夫靈州都督府長史父德紘崇神作者朝散大夫贈銀州刺史威務遠圖克開厥後恒先之慶世祀宜哉公開嶽之第三子也身長六尺一寸眉目雄朗鬚髯魁秀雖老騎射尤工尺牘沈靜少言寬仁得衆奇謀神通英勇絕倫友于兄弟謹爾鄉黨每敦詩而執禮不苟秉以吐言莅事而制泉流臨戎而指略鋒起古所謂文武不墜高明有融者焉少以勤勞亟授我級開元初年八月二十三日詔曰故具官某頃以幹能亟承任使操行金堅勞効未酬不幸遷殂良增追悼可贈右領軍衛大將軍仍以其年冬十月庚戌葬於京兆府三原縣北原禮也嗚呼公兄在羽林位大將軍平盧副持節儀先以方鎮之尊歿於行陣之地公投身戎旃以死勤王天子嘉之并勝州都督府長史銳精佐理絜

七年正月朔軍崇仁府折衝希崇豐州別駕贈宋州刺
使希望左武衛將軍贈方節度副使贈太子賓客希忱
右衛左郎將翊南討擊副使贈汝州刺史希愔右驍衛
郎將郭邊軍使贈光祿卿希景寧州刺史左金吾衛將
軍贈揚州大都督希昊開府儀同三司行太子詹事兼
御史大夫郡寧山南觀察使集賢待制工部尚書贈
儀度使魯國公希讓絳州刺史左千牛備身希鳳澥詩禮恭承教義芬潤挺蘭
玉之姿英威嶽峙之質而希讓識度宏遠器謀沈邃
仁親以孝殿國以忠綽裕冠於人倫勤勞懋於王室至
德中今上爲元帥東征收兩京陟陞左右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有唐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右丞相上柱國贈太尉廣平文貞公宋公神道碑銘 大歷五年十二月

於戲逝鱗刷上匡救之義深守死不回人臣之致極況乎文包風雅道濟生靈建二言而天下倚平含九德而三光式序超無友而獨立者其惟廣平公乎公諱璟字閿之 那州南和人其先出於殷王元子七代祖弁魏吏部尚書襲列人子祖欽道北齊冀門侍郎並事跡崇高各見本傳高祖元節定州田曹曾祖宏俊大理丞祖務本皇櫟陽令父元撫衛州司戶贈戶部尚書自田曹至

於尚書清淨於名而位不充蓋所撰神道碑公七歲能屬文一遍誦鵬鳥賦丁尚書府君憂水漿纔入者五日入九歲時嘗夢大鳥翔書吐公口中公吞之遂乘而南上倏忽驚寤猶若下在閭閻自後藻思日新文辭益爽年十六七時或讀易曉時不精公運而覽之旨該及寅精義必究明年進士高第補上黨尉轉王屋主簿相國蘇味道為侍御史出使精擇判官奏公為介公作長松篇以自興梅花賦以激時蘇深賞歎之曰異王佐才也轉合宮尉長壽三年從調判大高等

內史令敬公出公曰天顏咫尺親奉德音不勞宰臣擅宣王命詞氣嫌懼左右震悚遂俱攝詣臺庭立切責二豎散栗氣索不敢仰視自朝至於日昃敕使馳救之公不得已而罷又令謝公謝罪公拒之後有慘恤二豎來弔公辭曰貴近不宜與執法通問假滿謝士猷公二豎又欲序庭公舉板迴揖之不得成禮而去神龍之興復也公實在其謀及當時肅讓而不受曰清宮問罪事出五王忠節中興功臣明主非曰逃實誰敢貪天俄拜朝散大夫吏部侍郎兼諫議大夫遷黃門侍郎嘗遇梁王武三思於朝三思方欲言事公正色謂之曰當今復子

所隱元宗感悼出內府奏之言置之座右出入觀省以誠終身國家採物二百匹明年又兼東都十七年拜尚書右丞相雅善戲謔不常矜莊與故戶部尚書王晙爲莫逆之友晚而彌篤凡所談詣人輒疏取端五日蒙賜錙銖金瑞錦或以爲上藥異味不宜委之公曰推誠求信猶懼不應猜以待人信其可得聞者慚退二十一年作舊書皆作新書二十二年　鴈幸洛陽公迎拜道左元宗勞問者數四自後中使往來賞賚不絕方崇乞言之典以極師臣之敬二十五年冬十月十九日寢疾薨於東都明教里第享年七十五天下矣嗟元宗震悼追贈太尉謚曰文貞公賻物米粟帝數存相喪葬官供仍詔河南少尹崔稱之充監護使夫人齊國夫人博陵崔氏滄州長史藝之女淑慎嚴整高明柔克訓諸子而慈且有威佐丞相而德無違者門內之理一以見咨躁公而沒允終偕老嗚呼公有七子曰尚書郎太僕少卿尚潁東太僕同州司功先公而卒昇尚書郎太僕少卿尚潁東太守渾戚方郎中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東京畿採訪使太子左諭德恕都官郎中延原少尹華判入高等登封尉

所隱元宗感悼出內府奏之言置之座右出入觀省以誠終身國家採物二百匹明年又兼東都十七年拜尚書右丞相雅善戲謔不常矜莊與故戶部尚書王晙爲莫逆之友晚而彌篤凡所談詣人輒疏取端五日蒙賜錙銖金瑞錦或以爲上藥異味不宜委之公曰推誠求信猶懼不應猜以待人信其可得聞者慚退二十一年作舊書皆作新書二十二年　鴈幸洛陽公迎拜道左元宗勞問者數四自後中使往來賞賚不絕方崇乞言之典以極師臣之敬二十五年冬十月十九日寢疾薨於東都明教里第享年七十五天下矣嗟元宗震悼追贈太尉謚曰文貞公賻物米粟帝數存相喪葬官供仍詔河南少尹崔稱之充監護使夫人齊國夫人博陵崔氏滄州長史藝之女淑慎嚴整高明柔克訓諸子而慈且有威佐丞相而德無違者門內之理一以見咨躁公而沒允終偕老嗚呼公有七子曰尚書郎太僕少卿尚潁東太守渾戚方郎中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東京畿採訪使太子左諭德恕都官郎中延原少尹華判入高等登封尉

烈克繼箕裘公之謀猷著明日月大歷五年冬十二月孫儼懼遷盛美不遠求蒙以眞卿天祿校文明太僕之下列德業於簡牘之深知雖詩史傳信實錄已編於方冊而豐碑勒銘表墓願備於論撰謹其辭曰

天命元鳥降而生商湯孫之緒微子分疆詞招正則尉郎盧傑躬上行狀略陳萬一多恨闕遺其辭曰

冀文皇吏部黃門紛綸耿光忠賢世出信史相望篤生丙之理一以見咨躁公而沒允終偕老嗚呼公有七子曰尚書郎太僕少卿尚潁東太守渾戚方郎中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東京畿採訪使太子左諭德恕都官郎中延原少尹華判入高等登封尉

別合官貳輒琅琅賦咄咄梅豔篇美伾長薦公嗟稱才必佐王渴成從調試高高驤登聞補展驟列綸裳遊跡天宮如圭如璋司言風閣紛綍煌煌予作甲丞威棱莫當志除凶狡廷勃二張天后愕眙百寮震惶公獨凜然出身激昂義形言色精貫穹蒼皇室中興話謨克彰功成宰臣事跌屑羊貳職選舊諫議是匡載清流品屢奏封章乃倚頭閣時維夕郎悉心糾正庶績咸康三思唯旰崇寵千常恭之統第慴靡亢左曹攝轄大鹵於襄兼刺貝邱朋黨脇行三思揖語公獨循牆處之不作轉施於杭既遷鄴城遂尹洛陽乃作冢宰訏謨廟堂俄兼宮

相亟巡狩元宗登熘鎮國是遑潛謀建立謠諑翔翔威舅攜戚基禍楚邦游察冀方總督幽薊酬庸遷遷旋臨建德欽位南荒俚帥飛國庠里相烈烈尹京聯德高踪甘棠所忠來召拜命即風馳略起讓職委積司刑肅八座郎揚兼監黃樞裝略無忘言帝用武職讓鉤相是資匡廓寰海終始洗洗乃拜儀同名蓋保河東圉故冠冶流叢猛毅犯闕凶渠既戮命公覆獄咸脫死亡乃勝名授潤州刺史潤州刺史武關防洪舟甘王君政務莊懸車告老應保東強方紫體酌孤映練細天不慭遺婆哲壞梁

尤明吏術所莅則理開元十八年解褐參軍克昉集本作陽嘉作度拉勾官外戚去職服闋補北一人喪神九有嗟涼市既龍賈脊仍絕憲乃賠太尉飾

終制汴遂泰沙河利儀央央闕朝頒祖河尹褒生榮死哀行路感傷介人痛慕攀泣墮墮高墳崔嵬鉅鹿劇劣森梢學樹繚繞連岡呼嗟廣平宅此不明孝孫翼翼論誄靡忘豐碑堅碣萬古書相

遊擊將軍左領軍衛大將軍兼商州刺史武關防禦使君諱琬字子琬渤海人其先出自帝嚳頊高陽氏漢有歐陽伯和伯和孫高高孫地餘並列傳儒林晉有堅石著名文死賢達繼軌其來邈乎六代祖濟寶始自渤海徙居長沙五代祖頴陳山陽郡公高祖紹陳開府儀同三司左屯衛大將軍交廣等十九州諸軍事廣州刺史襲山陽郡公功業並著於前史曾伯祖朝銀青光祿大夫給事中華夏崇賢館學士以詞學德行見重前朝筆法最標亞名不仍曾祖允年十七門子入侍見賞於太宗十八加正議大夫魯王傅奉使和突厥不拜虜延朝廷嘉之回封南海郡公施光二州刺史祖詛洛州盧縣令父機漢州什邡令以休德世著聞於家

廣大都護府戶曹參軍節度使益嘉運奏授金滿令仍
充營田判官以破賊功當遷薄回授幼弟祇姪者三人
效義者稱之二十九年河西節度使奏授晉昌郡戶曹
參軍攝晉昌令時張掖郡張掖令攝司馬知郡事按吏
貶罪罪人逆訟於使司百姓苗秀康庶忠等三十人皆
截耳稱冤節度使王倕駭焉奏與上考時岳州長史時
皇不私於其身常持論金剛淨名經向逾三紀不茹葷
血者十年至是無修石之儲而處順安時不改其度蓋
豁如也識者高焉粵以上元二年秋九月十四日寢疾
而終春秋六十有五夫人高平徐氏安西都護高平縣
公欽識之女婦順母儀克明休德以大歷二年夏六月
二十五日終於岳州客舍享年五十有六其孤嵩泉中
子將少子峯等銜恤允窮竭力襄事以大歷十年冬十
月二十四日合祔君泉夫人於蛟澤縣廣武原遵理命
也豈不遠千里泣而求蒙故述無愧之詞式揚不朽之
烈銘曰

侍郎使君世挹清芬顧經飾吏休有令聞
迺西畢選大藩克懋殊勳讓行紀堪
戚陽南於復圖南陽君屯兵於淅川以保父人吏逆賊
忝力來攻六十餘日糧盡救絕遂陷賊庭賊將甘言怵
君令至麾下以紿民吾忠房感激舍生豹議抗聲謂民
曰厲翔諸將已收長安璀不能效死君前辱大夫所使

銀青光祿大夫海濱饒厉陸台六州刺史上柱國
及郡開國公康使君神道碑銘大歷十年

君諱希烈字南金其先出於周武王同母少弟衛康叔
封之後也史記云成王長用事舉康叔爲周司寇賜衛
寶祭器以彰有德封子康伯支庶有食邑於康者遂以
爲氏焉代爲衛大夫至漢有東郡太守超始居汲郡超
之裔孫魏強弩將軍權權生晉虎賁中郎秦秦生[illegible]太
守威威生前陵令貴簡將軍翼翼隨晉元帝過江爲吳興
[illegible]烈晉公[illegible]
[illegible]谷[illegible]

郡丞因居焉程事見山謙之吳興記翼生豫章太守鎮
鎮生征虜司馬蕤武將軍欽信欽信生宋晉熙王兵曹
參軍驃騎生南堂郎高高生齊驃騎大將軍孟眞孟眞
生梁散騎侍郎僧朗僧朗生陳給事中五兵尚書宗誨
爲山陰令子孫始居會稽遂爲郡人焉曾祖孝範江夏
王府法曹臨海縣令祖英隋齊王府騎曹江寧縣令皇
朝隋鄭王行軍倉曹父國安明經高第以顧學掌國子
監簿三館進士敎之第授右衛錄事參軍直崇文
館太學助敎遷博士白歐門乃心奉崇文館學士贈杭
州長史君卽長史府君之第十四叔經登第補

[illegible]德吉爲右臺侍御史弟爲餽饟令俱以詞學擅名時同詣陽翟鄉拜揚朝野榮之與狄仁傑舉義韋承慶嗣立元懷景姚元崇友善至是咸傾朝同賦詩以餞之近代未有此比君之四代祖玉於大父爲諸王掾屬者七人歷尚書郎給事中侍御史者二人君之先君崇文學士府君有文集十卷注駁文選異義二十卷漢書闕一十卷自述文集二十卷元昆修書學士顯府君文集十卷撰詞苑麗則二十卷海藏連珠三十卷累璧十卷姪祕書監集賢院侍講學士（闕一字）元撰周易異義二十卷秀州長史元琰著干祿寶典三十卷姪刑部員外郎璀男美原尉南尊撰代耕心鏡十卷（闕六字百二十卷）君之先君至南輩四代進士登甲科者七人舉明經者一十三人時君（闕五字）門頗盛美矣君之女曰祔惠盞厓縣令陵陽侯君諱濟字應物京兆杜陵人晉征南大將軍當陽侯元凱十四代孫周禮部侍郎殿內監甘棠公懿之來孫字先茂高祖汾州司門參軍眞[illegible]州平昌縣令輔文崇文學士贈襲州武陽尉贈宣州當陵府君贈潤鄉貢明經縉紳特修身踐言敦詩說禮[illegible]克稟義方及君

告老鄉自然陳光璧閭邱景陽閻選送恵州邑子謝務選僧[illegible]校書郎陳齊卿恒爲文酒之會詩者休焉惬求[illegible]之命崇乞言之禮天乎不憖其恨若何大歷十一年元琰（闕九字）乞願言刊勒懼沒徽猷求無愧之詞垂不朽之事碩爲末學局見當仁銘曰

汲公間尚德懋而淳濟濟多士東南有筍緝熙代業詞章發身佐軍貌虎典校麒麟三擢昆玉再司（闕二字）鴈[illegible]海洶蠻民河滑縣貳嘉州錫命斯頻繡寵方岳榮加搢紳六登（闕一字）冶膠庠（闕六字）華墓表申（闕二字）見節文昭友春濛濛淪朝廷惋悼遠近悲辛季子挽歌[illegible]仁懸車告老衣錦顧神連璧襲懿梓澤齊彬儁酌未濟猷鴻伐千秋不泯

京兆尹御史中丞梓遂杭三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使杜公神道碑銘大歷十一年十二月

征鎮四出鑒門之寄崇郛巖千里內史之官最非夫任均周召名軼趙張則何以展心奮迹謀光鉅筭之制若矣君諱濟字應物京兆杜陵人晉征南大將軍當陽侯元凱十四代孫周禮部侍郎殿內監甘棠公懿之來孫隋符璽郎乾祐之元孫皇朝度支員外主客郎中續之曾孫朝散大夫明堂丞贈潤州刺史知讓之孫高陵令

贈太子少保惠之第三子也器識通朗度懷坦易以文
雅吏用晦而明逗機而舉無遺論莅事而照有餘地早
歲以寢郎從調書判超等爲李吏部彭年所賞補梁州
南鄭主簿州主司馬亟爲山南西道採訪使引在幕下
俄丁內艱終制轉許州長社尉楊光朝都督隴西奏公
爲法曹皇甫統採訪江西奏公爲推官授大理司直攝
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尋正除殿中俄華州鄭縣相國李
靚尹京兆奏公爲判官僕射裴冕爲劒南節度奏公
爲成都令遷藤州刺史賜紫金魚袋屬徐知道作亂使
神將曹決信招公公執以歸朝除戶部郎中加朝散大

夫廣德中檢校殿部郎中上柱國公善其人交於殿武
時均逸遁再克劒南節度爲武行軍司馬郭英乂之代
武也矯宣恩命毀元帥宮爲節度使宅公驚其異謀移
疾不視事今司空兼中書令西平郡王崔寧既誅英乂請知使事公
堅臥不起仍俾通泉令前殿中侍御史韋都賓密使家
僮潛表其實大恩初杜鴻漸分蜀爲東西川公爲副元
帥判官知東川節度拜太中大夫縣錦梓遂渝合龍普
等州都防禦使梓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公以威信馭戎
志而浸地吾道窮矣眞卿何幸得忝維私末終倚玉之
歡遽切摧梧之恨吁足痛也銘曰

杜侯紹宋爰開猗那其用於世爲能匡佐理務易簡政

寧都魏禧冰叔 貴本陸仲良編訂
湘陰郭嵩燾伯琛 琦楊際昌校

神道碑銘

杭州錢塘縣承殷府君夫人顧君神道碑銘

君號貞定琅琊臨沂人北齊黃門侍郎之推府君之元孫皇朝燕王記室恩會府君之仲孫著作郎宏文崇賢學士贈遼州刺史昭甫府君之季女錢塘丞殷履直之妻也聰識通達發乎天性孝仁敬愼通古大義精究國史博通典籍無不知德言容功之要年十五歸于殷氏以形管之才贊

無不備矣事家五九族仰其德儀其彤矣天也六姻賴其任恤夫后當宁旁求女史太夫人殷氏以形管之才贊大家之選名盛左右不違顧復二室日監元孫府君太子少保惟貞府君藐焉始孩惟時君躬自陽惟時君躬自教之詩書悉擅大名皆君力也故仲府君爲酷吏所誣君率二妹宜券令婦女代詣闕訟冤制可誅爲民仍左耳缺焉君有三子長曰武康惠嘉紹尤工小篆次寧飛白勁利紹倫紹子增郎中抑芳今之良史也子孫寶事龍馬相趨被我音辭王孫五都期頤永世俄殊刻石墳阡辭迷八區

表墓神銘

唐故洛州都督縣令盧中元求給假表

嗚呼可惜哉元君諱結字次山皇家忠烈義激文武之直清臣也蓋後魏昭成皇帝孫曰常山王遵之十二代孫自遵七葉王公相繼著在傳史高祖書辨皇朝尚書郎宮郎中常山郡公曾祖仁基朝散大夫褒信令襲常山公祖利貞霍王府參軍隨鎮改襄州父延祖清淨恬倫歷魏城主簿延唐丞思聞輒自引去以魯縣商餘山多靈藥遂家焉及終門人謚曰太先生寶應元年道路左贊善大夫君聰悟宏達倜儻而不羈十七始知書乃授學於宗兄先生德秀著說楚賦三篇中行子蘇源明駭之曰子猶今而作眞淳之語難哉然世自澆浮何傷元子天寶十二載舉進士作文編禮部侍郎陽浚曰一第汙元子耳有司得元子是穢道登高第及翔胡首亂逃難於猗玕洞因招集鄰里二百餘家奔襄陽元宗異而徵之值君移居濮溪乃寢乾元二年李光弼拒史思明於河陽肅宗欲幸河東問君在謀畧虛懷召問君悉陳兵事時議三策上大悅曰卿果破賊朕憂遂停方拜君右金吾兵曹攝監察御史充山南東道節度參謀仍於陽鄧汝蔡等州招緝義軍山棚高晃等率五千餘人一時歸附大歷城境於是思明挫銳不敢南侵前

爲餘家風亦懷畏[illegible]予　二不攻來犯既受代百姓詣闕請
立生祠仍乞再留觀察使表課第一轉容府都督兼侍
御史來管經略使仍請應部侍郎張謂作甘棠頌以美
之實庶自載虞以來所管皆圍垣山谷君單車入澗親
自撫納六旬而收復八州丁陳郡太夫人憂百姓詣使
請留大歷四年夏四月拜左金吾衛將軍兼御中丞管
使如故若矢死陳乞者再三優詔褒許七年正月朝京
師上表遜重方加位秩不幸遇疾中使臨問者相望夏
四月庚午薨於永崇坊之旅館春秋五十朝野震悼焉
二子以方以明能世其業名雖著而官未立以其年冬
十一月壬寅葬君於魯山青嶺泉畝原禮也嗚呼君
其心古其行古其言古躬是三者而見重於今雖擁旄
唐幢總戎於五嶺之下彌綸秉憲對越於九重之上不
爲不過然以君之才之德之美竟不得專政方面登冀
秦階而世濁者不能不爲之太息也君雅好山水聞有
勝絕未嘗不枉路盻覽而銘贊之咸申行見知之恩及
亡亟分寄以備其子其不倫也多此類中書舍人楊
炎常爲書作碑誌以持君之德業改吏大歷令劉袁江
華令崔令周故將張滂趙溫張進興等感念恩舊
元帥劉公知襄州節度拜太中大夫檢校刑部尚書兼
御史大夫襄州刺史襄陽郡防禦使加金紫之寵也
君之子以方以明不敢不泣血以終葬竭資財不敢不
公平以成信八將之

京兆尹兼中丞杭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使杜公墓誌銘　大歷十二年十一月

公有無成行師貴於枉席四方取則鉤鉅賓乎浩穰誰
共有之助杜公其人矣公諱濟字應物京兆杜陵人皇
主客郎中綰之曾孫明堂令知讓之孫贈太子少保惠
之第三子爰處韶舉心靈敏達在家必聞既蘊睦親之
志所居與化多稱不器之能解褐南鄭主簿州主司馬
盡引在位著聲轉長社號稱廉平法皆皇甫佐江西採訪奏
爲推官授大理司直補殿中侍御史賜紫金魚袋尋正除
殿中監俄轉倉部郎中成都三縣綿州刺史閬
部度支中郎武館直翰苑大夫廣德中檢校禮部
改吏大歷令劉袁江西川以公爲副
元帥劉公知襄州節度拜太中大夫檢校刑部尚書兼
御史大夫襄州刺史襄陽郡防禦使加金紫之寵也

不陋公之力焉壽拜東川節度使俄而移軍復爲遂州都督後拜給事中間歲拜京兆少尹明日遷京兆尹出爲杭州刺史公務清簡庭落若無吏焉不幸感風疾以大歷十二年歲次丁巳秋七月二日辛亥於常州之別館春秋五十有八夫人京兆韋氏太子中舍迪之第三女也沈敏精深高明柔克幹夫之蠱以懋厥家凡生三子四女而公即世夫人星言晝哭躬護櫬槽與子肅以冬十一月二十有四日壬申歸窆公於萬年縣洪原鄉之少陵原附先塋也嗚呼以公之志業才力宜其振揮雄翮凌厲清淨而命迍成山功虧長世所足恨也眞

顏魯公文集 卷十一 墓碣銘

卿喬居友增亟接周行痛音徽之永隔感存歿其何已

銘曰

高高四時雜杜公業光臺省政洽軍戎乃尹京兆乃鷹江東帝方俟理命則不融內子護喪哀哀送終

墓碣銘

曹州司法參軍秘書省麗正殿二學士殷君墓碣銘 大歷五年五月

語交母之謂孝睦昆友之謂悌孝悌也者其仁之本歟經天緯地之謂文博古知今之謂學文學也者其德之藴歟謚法兼兼之即我伯勇殷君其人矣君諱踐猷字伯

公與宗之女賢和齊肅秉修禮度能讓論語周易泛觀史傳率諸婦以和義故閨範修睦焉君之捐館以清白留遺家道率然夫人躬甘菲燭勤勉秉禮晏息晨興以率勵僮僕行之數歲經費羨焉教誨三子撫寘克齊等皆克負荷攝大斌令克齊高平尉爲眞卿河東覆屯軍試判官並不幸早世寘聰達有精識能繼先父之業有大名於天下舉宏詞太子校書承宰尉華殺護吏既移澄城逕久疾將殁顧瞻太夫人欲訣不忍其子監察御史亮年未志學隱而憐之及寘卒斬指翦髮冥於棺中誓事太夫人不敢渝常日及有疾不脫衣帶者數年

故白馬縣板輿隨牒俄而遘疾三月朔日終於超之官舍春秋八十有一龜筮未從因擢窆於三水兆以校書郎贈安定縣爲眞卿南飾度推官廣德二年十有二月與弟公敏陽尉永徂徒步力護櫬合祔君夫人於新安縣之龍潤原三子塋從理命也嗚呼以君之才之美被照建行加人數等清修素業爲代元龜竟不得賢壽極百四年倫登泰階而儀百僚名其惜乎庭乎仲尼嗟者也終於魯司寇之北公明達者也年纔百二十人而君與之並有遺迹乎將遷命

祭伯父濠州刺史文

維乾元元年歲次戊戌十月庚子朔二十一日庚申第十三姪男銀青光祿大夫使持節饒州諸軍事饒州刺史上護軍都尉丹陽縣開國侯眞卿敢昭告於亡伯故朝議大夫濠州刺史尚君之靈曰者豬胡豘山侵擾河洛生靈塗炭兵甲遍于兩京眞卿仔常山郡太守忠義發首開土門捻斬逆豎推其凶慝先蓋授衛尉卿兼御史中丞城猿援絕身陷賊庭聖朝哀榮褒贈太子太保甥姪八人季明虛遜等被賊害者並贈五品京官

嫂及兒女皆被拘囚眷客昭宣宇宙清廓脫於賊手並得歸京眞卿比在平原遭罹凶逆與杲卿同心協德亦著微忱二聖憫焉授戶部侍郎河北採訪招討使又遷工部尚書部二尚書再兼御史大夫出爲同蒲饒三州刺史聖恩錫類大父贈華州刺史兄弟兒姪盡蒙國恩允南投賜部郎中允臧授侍御史威明試太僕丞頻授太子洗馬頻授協律郎頻授祕書省校書郎賜緋魚袋泉明顯頻等並蒙褒改一門之內生死哀榮眞卿時赴上都再上疏先代所謂耳

逸文存目

勃榮陽鄭延休停母喪三年不葬疏

奏金吾將軍李延素召蕃客內宴引駕仗不報疏

薦安陵處士張鎬疏

奏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反狀疏

奏安祿山反范陽至洛陽疏

招河北太守賀蘭進明討賊書

上寬武項九疏

再上尊先疏

論宰相元載好狀疏

上所著禮樂統源表

上魏奏刊定古今正俗書表

右長慶元年撰行狀
乞致仕第一疏
乞致仕第二疏
乞致仕第三疏
右見舊唐書德宗紀
謝修東都太廟祔主疏
右見舊唐書禮志云長慶六年吏部郎中鄭覃等請修祔主與建中元年禮儀使顏魯公同
遺表
自祭文
顏魯公文集 卷十一 逸文存目 二三
自爲墓誌銘
右見新唐書本傳
梓材賦
右見留元剛撰年譜公二十六歲試進士時作
文殊師利菩薩碑
右見公書文殊帖有跋然有疑此碑詩
江州祖亭記
右見歐陽脩集九江驛碑材文
臨川白沈碑
右見洪頤煊讀碑記
顏魯公文集 卷十二 逸文存目 二四
元宗賢妃盧氏墓誌銘
華州刺史顏頴甫碑
右見金石錄
撫州刺史歐陽詹德頌
開林寺僧若諲畫像讚
廣德軍新山廟碑
梅州元寺古遺愛碑
右見輿地碑目
鹿大聖慈寺盧棱伽畫壁
石見益州金石記

元武公記
[illegible]碑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古近體詩

寧鄉黃本驥仲良編訂

湘陰蔣　璜維揚參校

漚興

美其北伐事又參有裴將軍宅遘管歌亦爲是作

也魯公此詩當是上元元年入爲刑部侍郎時作

刻清遠道士詩因而繼作

不到東西寺於今五十春揚來從舊賞林壑覓相親昊

子多藏日秦王厭勝辰劒池穿萬仞盤石坐千人金氣

騰爲虎琴臺花若神登壇仰生一捨宅數瑚珙中巔分

雙樹迴繞絕四鄰窺臨江海接崇飾四時新客有神仙

者於茲雅麗隣名高清遠峽文聚斗牛津故異心寧間

聲同質豈均恣然千載後知我揖光塵

附

清遠道士同沈恭子遊虎邱寺有作

我本長殷尚遊歷歷秦漢四瀆與五嶽名山盡幽窟

及此裏區中始有近峯疏近峯何鬱平湖渺瀰漫

吟風川之陸步上山之岸山川共潑墨光彩交凌亂

白雲蔭欲歸青松忽消半客去川鳥靜人來山鳥散

谷深中見日崖幽曉非旦閒子盛游遊風流足詞翰

嘉蔭好松石一言當累歎勿謂余塵俗忻君共幽贊

附

過和太師頓魯公刻清遠道士詩虎邱詩

李德裕　文集

茂苑有聖峯嗟余未遊觀藏山在平陸壞谷爲高岸

岡經蚊例糯嚴潛千丈幹乃知造化意問醉客奇玩
繆賦青虎踞劒淚書龍煥潭集入海底坐參鷺霄牛
曆將未升日哀狄穿似知旦燠篠夏凝陰蟬林秋不換
冥搜良勞苑回望何蕭散川晴嵐氣收江春雜英亂
逸人挑清藥前哲留翰翥共和哀玉音皆舒文軸叟
難追孩回實徒起與公數一夕如再升登高望斗爛

同述和清遠道士詩并序 襄陽皮日休襲美

虎邱山有清遠道士詩一首其所稱自殷周而
歷秦漢迄於近代抑二千年末以鬼神自謂亦
神仙之甚者格之以清儉飾之以俊麗一句一

字若奇為與彼建安詞人信在不羣居其右矣
讀之神愛之不暇遂刻於虎阜并有繼作李太
白答云欽清遠之高致慕谷之素尚又次而
和之質之敘事也典李之屬感也麗并一時之
寓和太元曰大無方易無時然後為鬼神也噫
清遠道士果鬼神乎抑道家者流乎抑隱君子
乎何則已矣人則吾不知也

咸遊自棄周避世窮谷漢荊祀雖云梗塵霞尚容宸
茲岑信靈異吾懷悵流玩石瀨古鉄鮭嵐重輕埃漫
松宵賦幽徑頻沫君孤岸諸蘿暖諸暗衆鳥陶蕩亂

詩曰悠然千載後則以爲秦漢仙者以詩體而論蓋亦唐人也今以李文饒及皮陸和作彙錄於後以見一時追和之盛

題杼山癸亭得暮字 原注亭陸鴻漸所建

杼山多幽絶勝事盈莊坮前者雖登攀淹留恨晨暮及茲紆勝引曾是美無虞欵搆三癸亭實爲陸生故高賢能物物蔬鑿皆有趣不越方丈間居然雲霄遇巍峩俯修岫曠望臨古渡左右苔石攢低昂桂枝蠹山僧狎猱欻巢鳥來栖棋俯視何楷臺傍瞻戴禹路遲迴未能下久照明村樹

顏魯公文集 卷十二 古近體詩 六

案湖州府志杼山妙喜寺有晉吳興大守何楷釣臺又州東北十八里有戴山譙郡戴萬當遊此魯公詩云俯視何楷臺傍瞻戴禹路謂此癸亭即三癸亭見公所撰杼山妙喜寺碑記以下詩三首皆大歷八年公在湖州時作

謝陸處士杼山折青桂花見寄之作

羣子遊杼山山寒桂花白緑蓑含素萼采折自遠客忽得巖中詩芳香潤金石全高南越蠹豈謝東堂策會愜名山期從君恣幽覿

贈僧皎然

蔡意西山多朔岑榮左次縣亭歷三矣趾趾（一作疏阯）鄰什寺元化隱靈墟始君啟高致（一作詠）林長翅楚鞭草理芳穢倒刻救水容迴天埽峯翠境新耳目換物遠風塵（一作塵）與倚石忘世情接雲得真意蒿林寺勿翦禪侶欣可庇衡法大臣過佐游羣英萃龍池護清激（一作徼）虎節士羽登妙喜寺三癸亭異者惟疏誄烟徼四字第九嶺衡法大臣過作魯公詩當是指浙西觀察使袁高過鄰里寺佐游羣英萃則指同修韻海諸生也作皎顏魯公文集卷三　古近體詩　二

然以作皎然詩爲當以

登橋試望望極與天平際海蒼茫山猶一（一作）髣髴遠水忽微明更覺潮音至案平望驛今在蘇州府震澤縣程縣湖州天寧寺有唐刻斷碣題曰大唐國浙西道湖州烏程縣登源鄉宜陽里寺平望驛南弟子芮文深云可證此風作平望橋海鹽皎色即其地也此詩亦魯公自湖州出作

使過瑤臺寺有懷圓寂上人并序

兵卿昔以天寶元年尉醴泉亟過瑤臺寺圓寂上人院秋滿還監察御史巡覆諸陵而上人已去（一作離）此寺大歷十三年春二月以刑部尚書謁拜昭陵嘅然有懷

上人居此寺不出三十年萬法元無著（一作盡無染）一心堪趣禪忽紆塵外軫遠訪區中（一作閒）緣及爾不復見支提猶岌（一作然）

五雜組擬作

五雜組繡與錦往復還典又寢不得已病伏枕

顏魯公文集　卷十三　古近體詩　八

同擬五人作

五雜組盤上葅往復還頭嬾梳不得已髻裏魚（李夢陽明皎佐）五雜組郊外蕪往復還櫪上駒不得已谷中愚（皎然高）五雜組酒與肉往復還東籬菊不得已醉便宿（竟陵）五雜組關閭往復還門上關不得已簪毛斑（陸士修）五雜組繡紋線往復還春來燕不得已從征戰（菊志）

重擬五雜組

五雜組甘喊醋往復還烏與兎不得已韶光度（同擬三人作）

五雜組四豪客往復還所與兩不得已長沙誦張薦

五雜組五辛盤往復還馬上鞍不得已左降官李嶠
五雜組五色絲往復還回文詩不得已失喜拗僧清晝
案五雜組及聯句各詩皆會公刺潤州時修韻海招
集名流而作想見政餘清暇賓從唱酬之樂此作同
擬者七人李嶠字伯高後改名華趙郡廣漢人擢制
科官終廬州刺史是時以殿中侍御史辟爲防禦使
殿左明官正字袁高字公頤東光人時爲浙西觀察
使陸士修河南人嘉興縣尉蔣志秘書郎張薦字孝
舉深州陸澤人官至工部侍郎與兄暮著弟蕆皆從
魯公游清晝詩僧皎然也時居杼山

登岘山觀李左相石尊聯句

李公登飲處因石爲窪尊眞卿人事歲年改峴山今古存
羊祜墮淚碑叔子向遺德山公此回軒萬雉舟陪高興感昔情彌敦吳筠藹藹賢哲事依依
離別言張巡巖巒橫道周迢遞連山根范緝餘烈曖林野眾
方揖蒲萊王統德暉映攄足勝賞延高原雍陶遠水明匹練
因晴見吳門王修浦陪游追盛美撰德欣討論顧況器有成
形用功資造化元結流霞方泔淡別鶴遽翩翻戴叔倫舊
規傾逸賞新興靈初暾顏真卿醉後接離倒歸時騎騎喧楊德
元運迴尚遊跡離別益傷魂韋應物覽事古興屬送人歸思

開元中李適之爲湖州刺史嘗峴山有石窟員可貯酒五斗適之每挈所親登山酣飲望帝鄉時以醉士民呼爲李相石僧頴眞卿及門生弟姪多攜壺榼以遊作李相石簷聯句詩敘云因積翠巖石嵌爲酒形公時酒其中結宇環飲之處吳興掌故云魯公聯句者二十有九人公之二子亦與焉內劉全白先以評事游湖後貞元爲守吳筠入嵩山爲道士來此李舉先任殿中侍御史公辟爲防禦副使左補元先因公謫撫州增廣韻海五百卷王是來湖三教俱集且不遺後進公之謀度如是眞可謂之雅集矣案李適

之以天寶元年代牛仙客爲左丞相故稱左相卽杜少陵飲中八仙之一也據類要此詩尚有序今不傳峴山本顯山改名張薦詩叙子尚遊德山公此週軒用袭爲峴山相比也峴顯須頊皆魯公從子吳興掌故以爲公之二子與焉非也公之二子妙喜寺碑云愚子頊顧家廟碑云男顒男頊頊當卽頊顧改名更幽左記直上青蘚未偏隨白浪頭陸士衡詩公之子又有名顧者天寶十五載年十餘歲爲質於平盧將到正臣衙皎然詩有奉和頊使君二十八郎偃掌上年久離開號白河北蘆蹄云相失作頊字爲相長多難喜身全卽謂此公刺湖州時

水堂送諸文士戲贈潘丞聯句

居人未可散上客須留著莫唱陽關曲應云夜半樂眞卿

奉潘丞詩教刻燭成酒任連盤酌從他白眼看終戀青山

郭述奉三林栖非姓許寺住那名約會異承和年才同建

羽呈權何頻問更漏但遣催弦索共說長句能皆

安作十四然公卽知殊出處還得同笑謔雅韻雖暫歡

言早歸惡器呈潘丞上一宿同高會幾人歸下若簾開光

禪心冥抛卻清晝倚御史公辟爲防禦副使左補元先因

陸風燭煒南枝鵲勞奉潘十五文場苦叨癡鈎渚甘漂泊弱

賀幸見容菲材誠重諾述

案此詩魯公及潘述陸羽權器清晝李粵六人聯句之作潘述時爲長城縣丞湖州府志云水堂在州治南館驛河上舊名南堂爲一郡勝槩

水亭詠風聯句

清風何處起拂檻復榮洲裴幼清同入飄華幕輕來疊晚流楊憑桃竹今已異羽髦且從收楊凝經竹吹彌切過松韻更幽左輔元直上青蘚末偏隨白浪頭陸士修山山催雨過

蒲莆發行舟權器之楫聲爭噪開簾客罷愁陸羽度弦方解

今若此誰不荷明休陸士衡

送楊瀔宏農人字虛受官至京兆尹弟凝字懋功官至兵部郎中耿湋字洪源河東人右拾遺大歷十才子之一也陸滂吳人陽翟令此詩與下溪館聽蟬詩皆有以喬字署名者疑係魯公第三兄喬卿爲富平尉者

溪館聽蟬聯句

高樹多棲次耿湋足滿聲楊瀔已催居客感更使別人驚楊瀔晚夏猶知熱新秋則有情權器危滿和不似細管學難成陸當敬附金重無貪燠火明眞卿青松四面落白髮一顏魯公文集卷十一古近體詩三

重生耿湋向夕音彌厲迎風響更輕喬單斯出迴樹餘響思空城裴幼清猶聽松間坐清風滌竹裏聲伯成如何長飲露高潔未能名清晝

案詩內名伯成者失其姓

送耿湋拾遺聯句

堯舜逢明主嚴徐得侍臣分行接三事高興稍梁新眞卿鄭國飛青翰朝天憶紫宸喜來歌宴洽愁去詠歌頻眞卿湋顧盼情非一暌攜去亦頻吳興貴太守儒水最殷勤

月夜賢茶聯句

法花邀客坐代飲引情言陸士修醒酒宜華席留僧想獨園張薦不須攀月桂何假樹庭萱李粵御史秋風勁尚嘈北斗尊崔薦流華淨肌骨洗滌入心原眞卿不似春醪醉何辭綠茶鑿清皇素竈傳靜夜芳氣滿閑軒陸士修

案此詩作者六人惟崔萬無考舒山記有後進崔密崔萬即其人及其兄也

夜宴詠燈聯句

桂酒華詩與蘭缸照客情陸士修詎慙珠乘朗不讓月輪圓張薦破暗光初白浮雲色轉清眞卿帶花疑在樹比燦欲分庭清晝額以慙微照開簾識近汀袁高

三言喜皇甫曾侍御見過南樓玩月聯句

客閣前軒天明淨月雲昏眞卿雁聲苦蟾影寒閒裏客將降猶宛轉照深意陸士修

案皇甫曾字孝常官監察御史

七言重聯句

頭持憲簡推高步獨占詩流橫素波不是中情深惠好誰能千里遠經過眞卿詩書宛似陪康樂少長還同宴永和夜酌此時看碾玉晨趨幾日重鳴珂皇甫曾萬井更深

李叔虞千方務起隱嗟哦旁遠火分漁滿屋歷寒夜
露烏棄李學漢朔舊學君公隱魯國今從弟子科只自傾
心戀照濡何曾將口腹蹉跎陸羽獨賞謝吟山照耀共知
殷勤樹婆娑華髮嗟吾嫌雲路隔衲衣長向雪峰何清畫

送李侍御聯句

吾友駐行輪遲遲惜上春眞卿東西出餞路惆悵獨歸人
晝歡會期他日馳驅恨此身張薦須知貢公望從此願捐
因李學

玩初月重遊聯句

春谿與岸平初月出谿明張薦上十二老丈望彩寒仍漢金波
顧脩公文集卷十二 古近體詩 五

夜轉清李嘉祐光遠近滿練色往來輕眞卿望望隨鬧權依
依出柳城清晝

重送橫飛聯句

春田草未齊春水滿長溪李嘉祐十二兄出餞風初暖攀光日
漸西眞卿歸期江上遠別思月中迷清晝

梁張薦字孝舉橫飛當是薦之別號此詩因送薦出
郊而作前送李侍御詩薦句云歡會期他日馳驅恨
此身是其留別語也既送學又送薦故云重送

竹山連句題潘氏書齋

竹山連句題潘氏書齋眞卿萬卷皆成泰千竿不作行
外頭李學一叟頓囷滄溟流張薦

大言聯句

高歌閒風步瀛洲清晝輝鵬燔鯤餐未休眞卿四方上下無

小言聯句

長路迢遙吞吐絲顏眞卿 蜘蛛蚊睫察難知清畫

樂語聯句

吉河鏡濟吳僧喜李嘉祐 新知滿座笑相視顏眞卿 戍客歸來見婁子清書學生放假偷向市張薦

饒語聯句

拈槌舐指不知休李嘉祐 欽炙侍立涎交流顏眞卿 過屠大嚼肯知羞清書 食店門外強淹留張薦

滑語聯句

兩裹下山踢榆皮顏眞卿 蕨苔石橋步難移清畫 燕茂醬醋喫棗葵劉全白 縫靴蠟線油塗錐李嘉祐 急逢龍背須且騎益

案詩內有名益者全唐詩作李益案李君虞貞元末始以詩名於時不應大歷初即與魯公詩會所謂益者當是河南房益竹山聯句中人也

醉語聯句

逢糟遇廸便酩酊劉全白 覆車墜馬皆不醒顏眞卿 倒著接羅髮垂傾清晝 狂心亂語無人並陸羽

洪邁容齋三筆云陶淵明作閑情賦寄意女色蕭統以爲白玉微瑕宋廣平作梅花賦皮日休以爲鐵石心腸人而亦風流艷冶如此顏魯公集有七言聯句四絕其曰大言樂語饒語醉語聯句是詩豈非以文滑稽乎然語意平常無可咀嚼予疑非公詩也

句

人心無路見時事只天知書泰使帖後

逸詩存目

庾詩

案留元剛撰年譜云公二十六歲試進士賦此過皎然郭中山寺 同王員外圓宿皎然寺 同袁侍御高皎然上人登杼山上峯 同李侍御萼皎然上人游法華寺 修韻海畢會諸文士東堂重校 開元寺經藏院立文殊師利菩薩碑 同袁侍御高駱駝橋眺月 九日登水樓 修韻海畢州中重宴 同皇甫曾西亭重會韻海諸生 登峴山送張侍御嚴歸臺 峴山送李法曹陽冰西上獻書 清明日同皎然游園送蕭主簿存 餞宣諭薛常侍類士修韻海畢東溪泛舟送皇甫侍郎 泛舟送張樂舞破陣樂 同皎然集白蘋洲送李侍御萼 觀元眞子置酒張樂舞破陣舟歌 清洞庭三山歌元眞子張志和也 落元眞子歸山舊廬 晦日同皎然集有七言聯句

洲以上諸詩皆顏公在湖州作顏皎然集皆有和作
經古烈士左伯桃墓下作墓見郡縣記
和元眞子漁父詞公與陸鴻漸徐士衡李成矩共和張志和漁父詞共二十五首今惟志和詞存見苕溪漁隱叢話
送挺賛上人歸翠微寺見盧給事詩目
案魯公爲吉州別駕時有廬陵集十卷爲撫州刺史時有吳興集十卷見於唐書藝文志及行狀墓誌然則公之詩亦甚夥矣歷年既遠而所存止此蓋不及什之一也今并以見於他人詩目者載於卷後以俟能詩者爲擬作之資亦廣徵補亡之意也

寧鄉黃本驥仲良編訂
湘陰蔣　璞維揚參校

外集一

舊唐書列傳

顏眞卿字清臣琅琊臨沂人也五代祖之推北齊黃門侍郎眞卿少勤學業有詞藻尤工書開元中舉進士登甲科事親以孝聞四命爲監察御史充河西隴右軍試覆屯交兵使五原有冤獄久不決眞卿至立辨之天方旱獄決乃雨郡人呼之爲御史雨又充河東朔方試覆

擢千年送京師土門既開十七郡同日歸順共推眞卿爲帥得兵二十餘萬橫絕燕趙詔加眞卿戶部侍郎依前平原太守清河客李奐年二十九年殘僧舍垣地眞眞卿曰聞公義烈首唱大順河朔諸郡恃公爲長城今清河實公之西鄰也僕幸寓家得其虛實知可爲長者用今計其蓄積足以三平原之富士卒可以二平原之強公因而撫之腹心輔車之郡其他小城運之如臂使指耳唯公所意誰敢不從眞卿借兵千人奐將去眞卿謂之曰兵出也吾子何以教我奐曰今聞朝廷使程千里統衆十萬自太行東下將出河陽曰爲賊所扼兵不得前今若先伐魏郡斬袁知泰太守司馬垂使爲西南主

分兵陷崞口之路出千里之兵使討郡陵平原清河合同志十萬之衆徇洛陽分兵而制其衝計王師亦不下十萬公當堅壁毋與挑戰不數十日賊必潰而相圖矣眞卿然之乃移牒清河等郡遣其大將李擇交副將平原縣令范東敵禅將和琳徐浩等進兵與清河四千人合勢而博平以千人來三郡之師屯於博平去堂邑縣西南十里衰知泰遣其將白嗣深乙舒蒙等以二萬人來拒戰賊大敗斬首萬餘級肅宗幸靈武授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河北採訪招討使祿山乘虛遣史思明尹子奇急攻河北諸郡饒陽河間景城樂安相次陷沒

獨平原博平清河三郡城守然人心危蹙不可復振至德元載十月棄郡渡河歷江淮荆襄二載四月朝於鳳翔授憲部尚書諫加御史大夫中書舍人兼吏部侍郎崔渙帶酒容入朝諫議大夫李何忌在班不肅眞卿劾之貶滴爲右庶子何忌西平郡司馬元帥廣平王領朔方蕃漢兵號二十萬來收長安出辭之日百僚致謁於朝堂咸拜王若拜僻亦如之王當關不乘馬步出木馬門而後乘管崇嗣爲王都虞候先王上馬眞卿進狀彈之肅宗曰朕兒子每出諫諍教誡之故不敢失禮崇嗣老將有足疾姑欲優容之卿勿以奏狀還眞卿

頭天子蒙塵典法不廢洎鑾輿將復宮闕遣左司郎中李巽先行陳告宗廟之禮有司署祝文稱嗣皇帝眞卿謂禮儀使崔器曰上皇在蜀可乎器遽奏改之中旨宣勞以爲名儒深達禮體時太廟爲賊所毀眞卿奏曰春秋時新宮災魯成公三日哭今太廟既爲盜毀請築壇於野皇帝東向哭然後遣使覓不能從軍國之事知無不言爲宰相所忌出爲同州刺史轉蒲州刺史爲御史唐明所搆貶饒州刺史旋拜昇州刺史浙江西道節度使徵爲刑部尚書李輔國矯詔遷元宗居西宮眞卿乃首率百僚上表請問起居輔國惡之奏貶蓬州長史代

宗嗣位拜利州刺史遷戶部侍郎除荆南節度使未行而罷除尚書左丞車駕自陝將還眞卿請皇帝先謁五陵九廟而後還宮宰相元載謂眞卿曰公所見雖美其如不合事宜何眞卿怒前曰用捨在相公耳言者何罪然朝廷之事豈堪相公再破除邪載深銜之旋改檢校刑部尚書知省事累進封魯郡公時元載引用私黨懼朝臣論奏其短乃請百官凡欲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然後上聞眞卿上疏曰（文天公集不重錄）於是中人爭寫內本布於外後捉祭太廟以祭器不修言於朝載怪以詩諷之眞卿振州湖州刺史元載

伏誅拜刑部侍書代宗崩爲禮儀使又以高祖已下七
聖諡號繁多乃上議請取初諡爲定謚後以諡言排之
遂罷楊炎爲相惡之改太子少傅禮儀使如舊外示崇
寵實去其權也盧杞專權忌之改太子太師罷禮儀使
諭於眞卿曰方面之任何處爲便眞卿以禍性爲小人所憎竄逐非一今已厭老幸相公
庇之相公先中丞傳首王平原面上血眞卿不敢以衣
拭以舌舐之祖公忍不相容乎杞瞿然下拜而舍怒心
會李希烈陷汝州杞乃奏曰顏眞卿四方所信使諭之
可不勞師旅上從之朝廷失色李勉聞之以爲失一元

老貽朝廷羞乃密表請留又遣逆於路不及初見希烈
欲宣詔旨希烈羣于千餘人露刃爭前追眞卿將食其
肉諸將叢遶慢罵壄刃以擬之眞卿不動希烈遽以身
蔽之而麾其衆衆退乃揖眞卿就館舍因逼爲章表令
雪已願罷兵馬衆遣眞卿兄子峴與從吏凡數輩繼來
京師上皆不報每與諸子書令殷奉家廟恤諸孤而已
希烈大宴遣竇召眞卿坐使觀倡優斥鬻朝政爲戲眞
卿怒曰相公人臣也柰何使此輩如是乎拂衣而起希
烈慙亦呵止時朱泚王武俊田悅李納使在坐目眞卿
何日從長安來叔曰從大梁來眞卿罵曰乃逆賊耳何
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久宰相公欲建大號而太師至
非天命正位欲求宰相孰先太師乎眞卿正色叱之曰
是何宰相邪君等聞顏杲卿無是吾兄也祿山反首舉
義兵及被害詬罵不絕於口吾今年向八十官至太師
守吾兄之節死而後已豈受汝輩誘脇邪諸賊不敢復

既陷汴州僧僞號使人問儀於眞卿眞卿曰老夫耄矣
曾掌國禮所記者諸侯朝覲禮耳與元元年王師復振
逆賊慮變起蔡州乃遣其將辛景臻安蕃至眞卿不動希烈遽以身
柴庭中炙之以油且傳詞曰不能屈節當自燒眞卿乃
投身赴火景臻等遽止之復告希烈德宗復宮闕希烈
弟希倩在朱泚黨中例伏誅希烈聞之怒與元元年八
月三日乃使閽奴與景臻等殺眞卿先曰有敕眞卿拜
奴曰宜賜卿死眞卿曰老臣無狀罪當死然不知使人
何日從長安來奴曰從大梁來眞卿罵曰乃逆賊耳何
敕邪遂縊殺之年七十七及淮洄平貞元元年陳仙奇

使護送真卿至館德宗痛異常廢朝五日謚曰文忠贈司徒賜布帛五百端男額碩等超授官職貞元六年十一月南郊赦書飾文授真卿一子五品正員官故額得錄用文宗時以真卿曾孫宏式爲同州參軍

新唐書列傳

顏真卿字清臣祕書監師古五世從孫少孤母殷躬加訓導既長博學工詞章事親孝開元中舉進士又擢制科調醴泉尉再遷監察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冤獄久不決天且旱真卿辨狱而雨郡人呼御史雨復使河東劾奏朔方令鄭延祚母死不葬三十年有詔終身不齒

聞者發冢遷殯中侍御史時御史吉溫以私怨構中丞宋渾貶賀州真卿曰奈何以一時忿欲危宋璟後乎宰相楊國忠要之使中丞蔣沔奏爲東都採訪判官再轉武部員外郎國忠終欲去之乃出爲平原太守安祿山逆狀牙孽真卿度必反陽託霖雨增陴濬隍料才壯儲磨厲日與賓客泛舟飲酒以紓祿山之疑果以爲書生不足也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使司兵參軍李平馳奏元宗始聞亂歎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耶及平至帝大喜謂左右曰庶不識真卿何如人所爲乃若此時平原有精兵三千乃益募上得萬人遣

賊真卿以李暉自副而用李銑賈載沈震爲判官俄加河北招討採訪使清河太守使郡人李萼來乞師萼曰聞公首奮猶唱大順河朔恃公爲金城清河西鄰也有江淮租布備北軍號天下北庫計其積足以三平原之有士卒可以二平原之衆公因而撫有以爲腹心他城運之如臂使指耳真卿爲出兵六千謂曰吾兵已出子將何以教我萼曰朝廷使程千里統衆十萬自太行而東將出井口限賊不得前公若先伐魏郡斬賊守袁知泰以勁兵披崞口出官師使討鄴陘平原清河合十萬衆徇洛陽分犀銳制其衝公堅壁勿與戰不數十日

賊必潰相圖死眞卿然之乃檄清河等郡遣大將李擇交副將范冬馥和琳徐皓與清河博平士五千屯堂邑袁知泰遣將白嗣深乙舒蒙等兵二萬拒戰賊敗斬首萬級知泰走汲郡史思明圍饒陽遣游奕兵絕平原救軍眞卿懼不敵以書招賀蘭進明以河北招討使讓之進明敗於信都會平盧將劉正臣以漁陽歸眞卿欲堅其意遣貢載越海遣軍資十餘萬以子頗爲質頗甫十歲軍中固請留之不從肅宗已卽位靈武眞卿數遣使以蠟丸裹書陳事拜工部尙書兼御史大夫復爲河北招討使時軍費匱竭李勉眞卿收景城鹽使諸郡相

輸用度遂不乏第五琦方參進明軍後得其法以行軍用饒雄祿山乘虛遣思明尹子奇急攻河北諸郡復陷獨平原博平淸河圄守然人心危不復振眞卿謀於衆曰賊銳甚不可抗若委命辱國非計也不如徑赴行在朝廷若誅敗軍罪吾死不恨至德元載十月棄郡渡河間關至鳳翔謁帝詔授憲部尙書兼大夫方朝廷草昧不暇給而眞卿綢治如平日法令詳可否以聞眞卿上大夫李何忌皆被劾斥降廣平太守二十萬平長安辭日當閱不敢乘趨出柱梃乃家于丹都虞侯管崇嗣疏曰（文見集中）於是中人等騰布中外後攝事太廟言祭器先王而時眞卿劾之帝握麈尾敕中書侍郎嚴挺之每出薛淳教刺史載誅楊綰薦之擢刑部尙書選東部帝崩以爲禮

儀使因奏列聖諱繁請從初議爲定袁參固拒之罷不
報時喪亂後典法湮放眞卿雖博識今古屢建議釐正
爲權臣沮抑多中格云楊炎當國以直不容換太子少
師然猶領使及盧杞益不喜改太子太師并使罷之數
遣人問方鎭所便將出之眞卿往見杞辭曰先中丞傳
首平原而流血吾不敢以衣拭親舌舐之公忍不見容
乎杞矍然下拜而銜恨切骨李希烈陷汝州杞乃建遣
眞卿四方所信若往諭之可不勞師而定詔可公卿皆
失色李勉以爲失一元老貽朝廷羞密表固留至河南
河南尹鄭叔則以希烈反狀明勸不行答曰君命可避

乎既見希烈宣詔旨希烈養子千餘拔刃爭進諸將皆
慢罵將食之眞卿色不變希烈以身扞蔽其衆退乃就
館逼使上疏雪己眞卿不從乃詐遣眞卿兄子峴與從
吏數輩繼請德宗不報眞卿每與諸子書但戒嚴奉家
廟恤諸孤訖無他語希烈遣李元平說之眞卿叱曰爾
受國委任不能致命顧吾無兵戮汝尙說我邪希烈大
會其黨召眞卿使倡優斥侮朝廷眞卿怒曰公人臣奈
何如是拂衣去希烈大慙時朱泚王武俊田悅李納使
者皆在坐謂希烈曰魯公名德久矣公欲建大號而
太師至求宰相孰先太師者眞

否吾兄也祿山反首舉義師後雖被執詬賊不絕於口
吾年且八十官太師吾守吾節死而後已豈受若等脇
邪諸賊失色希烈乃拘眞卿守以甲士掘方丈坎於庭
傳將阬之眞卿見希烈曰死生分矣何多爲伯儀敗希
烈令齎旌節首級示眞卿眞卿痛哭投地會其黨周曾
康秀林等謀襲希烈奉眞卿爲帥事泄曾死乃拘送眞
卿蔡州眞卿度必死乃作遺表墓誌祭文指寢室西壁
下曰此吾殯所也希烈僭稱帝始問儀式對曰老夫耄
矣曾掌國禮所記諸侯朝覲耳與元後王師復振賊慮
變遣將辛景臻安華至其所積薪於庭曰不能屈節當

正員官開成初又以曾孫宏式爲同州參軍

全唐詩小傳

顏眞卿字清臣京兆長安人博學工詞章事親孝開元中舉進士又擢制科調醴泉尉累遷殿中侍御史忤宰相楊國忠出爲平原太守安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使司兵參軍李平馳奏明皇大喜卽拜戶部侍郎肅宗卽位鎭武眞卿數遣使以蠟丸裹書陳事拜工部尙書兼御史大夫爲河北招討採訪處置使至德二年朝於鳳翔授憲部尙書遷御史大夫軍國之事知無不言爲宰相所忌出爲馮翊太守改蒲州刺史御史

唐明誠劾貶饒州刺史旋拜浙西節度使召爲刑部侍郎李輔國衙之貶蓬州長史代宗立起爲戶部侍郎除荆南節度使未行改尙書右丞尋除檢校刑部尙書迫盧杞當國益惡之改太子太師李希烈陷汝州杞遣眞卿往諭拘脇累歲不屈而死贈司徒謚文忠眞卿立朝正色剛而有禮非公言直道不萌於心天下不以姓名稱而獨曰魯公善正草書筆力遒婉世寶傳之詩一卷

全唐文小傳

顏眞卿字淸臣琅琊臨沂人開元中舉進士又擢制科累官武部員外郎出爲平原太守安祿山反河朔盡陷

每思先軫免胄子路結纓雖云其忠未聞於道如成公謚殷秀實孝於家能於軍忠於國是武之英也苟無楊炎弄權若任之爲將遂展其才豈有朱泚之禍焉如清臣富於學守其正全其節是文之傑也苟無盧杞惡直若任之爲相遂行其道豈有希烈之叛焉夫國得賢則安失賢則危德宗內信姦邪外斥良善幾致危亡宜哉噫以仁爲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二君守道沒身爲時垂訓希代之士也光文武之道焉贊曰自古皆死得正爲順二公云亡萬代垂訓

新唐書殷顏合傳贊

唐人柳宗元稱世言殷太尉大抵以爲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非也太尉爲人恂恂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宗元不妄許人諒其然邪非孔子所謂仁者必有勇乎當祿山反睥睨無前魯公獨以烏合嬰其鋒功雖不成其志有足稱者晚節偃蹇爲姦臣所擠見殞賊手毅然之氣折而不沮可謂忠矣詳觀二子行事當時亦不能盡信於君及臨大節蹈之無貳色何邪彼忠臣誼士寧以未見信望於人要反諸己得其正而後慊於中而行之也嗚呼雖千五百歲其英烈言言如

公姓顏名眞卿字清臣小名羨門子別號應方京兆長安人也顏氏乃春秋小邾子之苗裔昔帝軒轅生昌意昌意生顓帝顓帝生老童老童生吳回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六子一曰昆吾其國衛也二曰參胡其國韓也三曰彭祖其國徐也四曰會人其國鄭也五曰曹姓其國邾也六曰季連其國楚也曹姓國於邾春秋邾武公爲魯之開封侯武公名儀甫字顏公故公羊傳云顏公有功於齊齊威公命爲小邾子子孫以王父字爲姓氏以其門扁於魯族代代事魯爲卿大夫故先賢傳孔子弟子達者七十二人顏氏有其八則顏氏之能學可知也

若顏無繇字路顏回字子淵顏幸字子柳顏高字子驕顏祖字襄顏噲字子聲顏之僕字叔井顏何字冉是也

至公之十六代祖魏青徐二州刺史諱盛自魯國居琅琊臨沂照西七里十二代祖晉侍中諱含自琅琊居丹陽北齊黃門侍郎諱之推自丹陽居京兆長安高祖孝王府記室參軍諱思魯魯相蔣王文學著作郎諱勤禮祖曹王侍讀諱昭甫父薛王友贈太子少保諱惟貞即祕書監師古之曾姪孫也公以家本清貧少好儒學恭孝自立簽乏紙筆以黃土埽牆習學書字攻楷書絕妙詞翰超倫衆以黃土埽牆習字據家牒譜乃公父惟貞事公幼孤隨母育於外祖殷子敬吳縣令署不應乏紙筆之具　年弱冠開元二十二年進士及第登甲科二十四年吏部擢判入高等授朝散郎祕書省著作局校書郎天寶元年秋扶風郡太守崔琇舉博學文詞秀逸元宗御勤政樓策試上第以其年授京兆府醴泉縣尉勉勝使戶部侍郎王珙以清白名聞授通直

郎長安尉六載遷監察御史制云文學擅於登科器幹彰於適用宜先汗簡之職俾佇揆輪之效尋充河東朔方軍試覆屯交兵使凡閱舉糺士伍舒慘之情專理無不必當七載又充河西隴右軍試覆屯交兵使五原郡有冤獄不決公理之時方久旱而甘澤立應郡人呼爲御史雨八載又充河東朔方軍試覆屯交兵使有衆陽鄭氏兄弟三人或居令長或尉京縣剖任往年母亡殯於太原佛寺空園之內經二十九年未葬公乃劾奏之敕三人放歸田里終身勿齒左人有翁軍李延業素承恩渥曾召賓客內宴引駕仗不[illegible]公責之延業應時

權勢於朝堂喧愎公奏之出爲濟南太守朝廷憚焉不敢不肅八月遷殿中侍御使時中丞宋渾以私怨爲御史吉温崔珪所誣皆謫賀州公謂珪温曰奈何以一時之忿而欲危宋璟喬乎由是與二人不平宰相楊國忠初嚴於温亦怒公之不附已令吉温風中丞蔣冽奏公爲東京訪採訪判官九載十二月轉侍御史百餘日轉武部員外郎判南曹提綱目鋤苛細武謂者多感而懷之十二載國忠以前事銜之謬稱精擇乃遂出公爲平原太守其實去之也公至郡訪孝義名節之士皆旌其門閭或竭其戶役安陵處士張鎬多才博識隱居公詣

其居與之抗禮因廉使巡察乃薦焉其後鎬官至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安祿山鎮幽州十餘載末年反跡頗著更追諸縣武舉及獵射人兼召募精勇旬日至萬餘人不敢言公亦陰備之因歲終式修城乃浚濠增堄壞遣宗子平原郡錄事李擇交統之驍勇之士刁萬歲和琳徐皓馬相如高抗朗分押營伍皆千夫之長樂以義舉腹心無阻而爲其將帥焉聚兵後數十日公大饗將士於子城西門之外辦吏四人舉酒食所約五十萬厭役之流無不飽飫公躬自撫巡舉酒下淚言國家之恩戮力死節無以上報衆皆激憤勇思致命焉時饒陽太守盧全誠與司馬李正舉兵據其城河間司法參軍李原博平兵七千人防河以博平太守張獻直爲副公登

歸本郡濟南太守李隨下遊奕將砦嗣賢渡河得博平
僞太守馬翼據其郡各有衆數千或至萬人相次於平
原共推公爲盟主公三辭後聽焉諸郡諮稟指揮告敗
克日數十至信都郡武邑縣尉李銑來投本縣令龐宣
遣拘留銑母公以私錢十萬募人劫迎之故士衆歎感
無不願效者果遂羣意兼斬龐宣遠首而檛迴十二月
滏山陷東京留守尚書李橙御史中丞盧奕判官羣
縣尉蔣崙等因使以三人之首來徇河北且以脇降諸
郡逆使者投子光至初拽入門子光大呼曰僕射十三
日人東京遠近盡降聞河北諸郡不從故令我告之公

若損我海有日在遂歷指三首各言其人公識其是恐
搖人心乃慘謂諸將曰我審此三人皆非也遂命腰斬
子光潛令收藏三首誌其處數日稍定取橙奕等首澡
潔仍綢繆爲身棺斂發哀致祭城外賓之哭三日舉聲
下淚受文武弔慰左右無不出泣涕者自此義合歸者
益多矣斬毀子光之日滄州清河縣兵五千攻常山太
原節度使王承業擁兵最近不時出救常山遂陷諸郡
頗有武者元宗乃以公爲戶部侍郎依前平原太守充
本郡防禦使仍與節度使李光弼計會招討公以景城
長史李暉爲副李銑賈載前侍御史沈震爲判官是月
又詔公爲河北採訪處置使公又以前咸陽尉王延昌
爲判官張澹爲支使時清河郡寄客李華後因獻封事
睿宗有敕改
名爲郡人來乞師於公曰竊聞公高義首唱河朔歸順
之人皆依倚以爲聲氣洪瞻人心可用若不倦於聽則
僕請言之公曰何如華曰國家舊制江淮郡租布貯於
清河以備北軍費用爲日久矣相傳爲天下北庫今所
貯者有江東布三百餘萬疋河北租調絹七十餘萬當
郡綵綾十餘萬累年稅錢三十餘萬倉糧三十萬時討
默啜甲仗藏於庫內五十餘萬編戶七十萬見丁十餘
萬計其實足以三平原之富將其卒足以二平原之彊

君因撫而有之以兩郡爲腹心脣齒其餘乃四支耳安
敢有不從者哉彼要僕爲行人以造公之壘僕明見其
可同心也取命於屏戚之外惟公圖之公曰所合之衆
未曾知戰自死且急安有恤鄉之暇哉雖然諸足下之
請則可爲乎華對曰清河遣僕致命於公者蓋欲稟義
一大賢以濟謀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師以當強寇也
字
瞻仰高意未有決詞定色與濟清河也安敢言爲哉時
華纔年二十餘皆沮云必動衆無成惟公奇之迫於衆
情未暇一許耳華乃就館操書以達其意意者畧言清
河去逆就順以全實之資土公之軍而承公之命時不

納而疑之卽俟週輟之後淸河必有所託系與他人與公爲西面之雠無什日之期耳公及隣壽子公覽而驚之遂排衆議獨仗其決借兵六千人兵既出平原次於克上華將把公手而歸公曰兵既行矣可以言吾子之意否華曰近聞朝廷遣程千里統精兵十萬自太行東下擬詣鄴口助河北諸軍討滅叛逆而鄴口爲賊所守千里兵不得東出須先伐魏郡袁知泰泰祿山所署僞太守納舊太守司馬垂使爲西南主分開鄴口出千里之軍因令討鄴郡以北直至幽府已來未順城邑平原淸河率同盟諸將以十萬人直指河陽分攻兵巡河而悉制其奔

衝之路計王師東討洛邑必不減二十萬河南諸郡義師西向臨之亦不減十萬公當表請堅壁勿戰不旬月而賊有潰敗相圖之勢矣公然之遂移牒淸河等諸郡並遣人將宗子李澤交副將平原令范東謨偏裨和琳徐皓等十餘人促兵淸河合勢以便宜從事華復命於淸河因兵合之際修永濟渠引水遶州城上大修守戰之具旬日而畢又以淸河四千兵與平原連蹤而西時博平亦義兵千人來合於是三郡之師屯於博平郡堂邑縣西南十里袁知泰遣其麾下將白嗣深乙舒蒙等率二萬人來拒戰三郡之兵共計萬餘級生擒一千餘人馬一千匹軍資器械不可勝數其日魏郡城東南面女牆一百五十步無故而崩去郡邑百里戰日雨崩所以爲異知泰走投汲郡於是自魏郡以東至堂邑百餘里莫不攜壺漿於道側以候官軍公聲益震境內稍安初平原之師旣西合淸河時賊將史思明圍饒陽恐平原救之仍遣遊奕兵來拒前鋒去舊縣十里公懼不敢乃遣驍將刁萬歲以三千兵逆之堅壁不戰又以書過河招北海太守賀蘭進明統馬步兵五千來助公陳兵而迎之相揖哭於馬上慷慨三軍宴犒甚厚進明遂屯平原城南息養士馬公每事咨謀之自是兵威之重稍移於進明矣而公不以爲嫌進明未有所之李擇交兵大淸河尋又破於堂邑而因公以有功禮遜於進明加河北招討使擇交東馥徵進官級其淸河博平有功不錄一人時論進明必有後敗未期果失律於信都城下有詔抵罪公縱之使赴行在進明以全乃公護之也君子曰窮人之財猶爲之賊況窮人之功乎進明之不死幸也然公亦過於寬厚矣三月河北節度使李光弼以朔方馬軍三千步軍五千初出土門將討定河朔公乃抽兵歸幷放博平淸河等軍各歸本郡敦戢以待光弼之命俄而光弼拔平山郡收常山郡遂大敗之斬首

子儀以西軍助之兩進兵又拔趙郡思明方守博陵以自固仍將兵來拒於是兩軍與思明三萬人對陣於嘉山大戰思明敗績徙跣入博陵城兩軍斬首萬餘虜獲不可勝計時平山趙郡已拔劉正臣本名如玉歸順於平原平盧等十七郡公先據之於是橫截賊路人往來幽府皆以精騎偷路又多被官軍殺之其賊將士父母妻子及良落河壖族並質在范陽絕懷震恐時方盛暑公知光弼子儀禁斷侵掠將士少衣服乃送十五萬匹爲三萬人裝以遣人至饒陽屬適鬬不守兩軍却入土門遂留不行然河北諸郡公始復指麾征討之事肅宗之藥安相次而陷所存平原博平清河三郡而已然人心未得公本策之妙旨焉是年秋滎山遣其將史思明尹子奇等並力攻河北諸郡前後百餘日饒陽河間景城郡繼事參軍第五琦隨刺史賀蘭進明招討於河北覩其事遂竊其法乃奏肅宗於鳳翔至今用之不絕然猶未得公本策之妙旨焉是年秋滎山遣其將史思明尹子奇等並力攻河北諸郡前後百餘日饒陽河間景城藥安相次而陷所存平原博平清河三郡而已然人心

瓦解不可復制公乃將麾下騎數百棄平原渡河由淮南山南取路朝肅宗於鳳翔行在初公之將過河也乃謂判官穆寧張澹曰賊勢既爾若委命待擒必爲其快心辱國之命也今將徑赴行在公以爲何如若朝廷必誅敗軍之罪以勵天下則王綱可振死亦何恨如復從事以責後效則業不朽矣寧澹與諸將皆贊之策馬發至朝廷陳公爲寇部尚書初劉客奴以滄陽歸順時史思明與范陽子儀相持於趙定之間客奴遣使越海與邑賊勝通又視公餘襟而不有之意賊於人間不及見公再三堅約曉令諸郡及以文貽之曰清河郡屬崔

請留之不從及載等還公乃與渭陽聲勢相連尋又使人迎其軍比至公已棄平原歸於行在竟不及事然自肅宗已來河南及諸道立功大將如王元忠田神功董秦侯希逸李正已許叔卿等初皆是公自北海迎致之者終無私謁焉至二年正月又除御史大夫未幾因忤聖旨貶馮翊太守乾元元年三月又改蒲州刺史本郡防禦使封丹陽縣開國子食邑一千戶是年爲酷吏唐旻所誣貶饒州刺史二年六月拜昇州刺史充浙江西道節度使兼宋亳都防禦使劉展反狀已露公慮其侵軼江南乃選將訓卒緝器械爲水陸戰備部統使李峘

以公爲太早計因密奏之肅宗詔追未至京拜刑部侍郎及劉展舉兵渡淮峘敗績奔江西淮南遂陷於展議者皆多公而怨峘焉上元元年秋時御史中丞敬羽狙詐險慘班列皆避之公曾與之語及政事遂遭誣毀蓬州長史公乘道自怡不以介懷寶應元年八月代宗有詔除利州刺史十二月拜戶部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廣德元年又加金紫光祿大夫充荆南節度使觀察處置使遲留未行爲密近所誣遂罷前命代宗幸陝公扈從至行在除尚書右丞宰相元載與公不叶公亦面數之不爲之屈及鑾駕還宮公骨鯁議先謁廟然後即安宮闕事竟不行時載方在於立班更顧公曰所見雖美其如不合事宜公怒而進曰用捨在相公耳言者何罪乎然朝廷紀綱豈堪相公再破除也載自此銜之而不忘二年正月除檢校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朔方行營扶晉等六州宣慰使臧又疑公固使奏對言其短尋罷前命惟知刑部尚書事三月晉封魯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載自與公有隙常俟公闕公亦獻書直奏其奸狀代宗俱容不罪之也永泰二年春差公攝職謁太廟公以祭器不修言之於朝載譖公以爲訕謗時政貶峽州別駕代宗爲罰過其罪尋換吉州別駕公與往

來詞客詩酒講論爲樂甚有所著編爲盧陵集十卷於大歷三年遷撫州刺史在州四年以約身減事爲政然而接遇才人耽嗜文卷未曾暫廢焉因命在州秀才左輔元編次所賦爲臨川集十卷七年九月拜湖州刺史公以時相未忘舊怨乃加勤於政而以杭州富陽丞李萼爲本州防禦副使蘇州寓客校書郎權器遊客前大理司直楊昱爲判官委墾草闢田之務於器昱等而境內晏然公初在平原未有兵革之日著韻海鏡源成一家之作始創條目遂遇祿山之亂寢而不修者二十餘年及至湖州以俸錢爲

紙筆之費延江東文士蕭存陸士修裴澄陸鴻漸顏粲
朱弁李蕭湧河寺僧智海兼善小篆書吳士湯涉等十
餘人筆削舊章該搜羣籍撰定爲三百六十卷大凡據
法言切韻次其字按經史及諸子語據音韻次字成句
者刊成文義以類編又按倉雅及說文玉篇等其義各
注其下謂之字脚韻海者以牢籠經史之語依韻次之
其多如海鏡源者八體之本究形聲之義故曰鏡源綿
亘數載其功乃畢表奏上之有詔付所司藏之於書府
大抵求經史撰集篇賦利於後學焉此外餞別之文及
詞客唱和之作又爲吳興集十卷今檢校國子祭酒楊

昱自御史中丞京畿採訪使除爲漢州刺史轉湖州刺
史案昱刺湖州在貞元年以舊府之恩乘州人之請紀公遺事刊
石立去思碑於州門之外即今都官郎中陸長源之詞
也十二載元載伏誅召公爲刑部尚書經年公以前後
頻與刑憲密啟辭焉乃上選舉利害事宜數十條代宗
善之人莫知也遂改吏部尚書今上諒闇之際詔公爲
禮儀使先自元宗以來此禮儀注廢闕事徐創實資
博古練達古今之旨所以朝廷儀注臨事取決者不乏於班
列多是非公之爲公不介情惜按經執道而行已
今上察而委之山陵畢按尤祿大夫遷太子少師依前

下敕官軍得便將士以頭連誇示於公公大聲叫呼自
狀投地嘔絕良久乃蘇從此更不復與人言語及哥舒
曜攻復汝州捕檢校刺史周皇已下百人希烈乃遣周
曾康秀林等傾二萬人來襲哥舒於汝州曾秀林行至
襄城乃謀翻兵殺希烈奉公爲節度使以歸順希烈押
衙姚澣亦爲內應先期一日事泄希烈乃遣驟子軍三
千奄至襄城殺周曾等收其期兵而囚送公於蔡州
龍興寺居焉公度不得全自撰墓誌以見其心又就希
烈請數人之饌希烈不知而給之自陳設之因爲文祭
周曾已下爲賊所害者無不歔歔其十二月希烈陷汴

州僭逆稱號爲慘酷之具以逼公意欲其屈禮公憤然
而無求生之意賊以止焉貞元元年河南王師復振賊
慮蔡州有變乃使其將辛景臻於龍興寺積薪以油灌
既縱火乃俾希烈之命若不能屈節自卽裁之公應聲
投地臻等驚漸扶公而還希烈審不爲已用其年八月
二十四日又使景臻等害於龍興寺幽辱之所凡享年
七十七明年三月希烈爲麾下將陳仙奇所殺淮西平
仙奇遣其將營送公神櫬於京師嗣子揆陽縣尉頴次
子秘書省正字頴迎喪至汝州襄城縣乃葬焉攀號屢
絕毀裂過不自勝以其年十一月三日祔葬萬年縣鳳
棲原之先塋有詔贈司徒謚曰文忠贈錢五十萬粟二
百碩中使弔祭儀仗送於墓所朝野莫不哀傷公跼忠
節之苦古今無類焉公平居之日自卑有井介之操而
能容衆有潔已之方不以疵物與道合歲寒者終始無
渝變況君臣大義名教大節而得造次焉可奪求生而
害仁者於歲淮寧之難豈止天不慈喪蓋亦有無良之
人以怨報德投之於無存之地也悲夫初遭難後江西

節度嗣曹王皐上表云云（表載後卷）公亮之密親懿友動相規
用以成其務者卽今給事中殷公亮吏部員外郎柳公
綽採其謀猷分以休戚者今吉州刺史李公粵重其器
悅其能者今板校國子祭酒楊公昱故戶部員外郎權
公器其餘顧盼曾假吹噓成名布於詞場及內外之列
者不可勝紀李公粵吉州以小子久趨於棡戟定以使
言將存刊刻用防逸墜尚實去飾庶無愧焉其故同事
之人先後存亡錄之於左謹狀

案新唐書藝文志云殷亮顏氏家傳一卷杲卿殷仲
容顏氏行狀一卷眞卿仲容姑子從曾祖也魯公之
祖昭甫爲仲容姊婿公父惟貞少孤育於舅氏仲容
教以筆法至公卒時仲容年已百餘歲不應尙存宋
史藝文志云殷亮顏杲卿家傳一卷又顏眞卿行狀

一卷則吳卿家傳與此行狀皆亮撰也新書誤署仲
容之名耳亮爲公母之從子公嘗稱爲荆南節度使
推官又嘗從公於湖州亮又與修韻海知
公行事甚悉故公本爲撰集狀宋人避太祖父宏
殷諱曾元剛編公集載此狀作因亮撰避殷爲因也
而關中金石記尚仍之何耶
光祿大夫太子太師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顏眞卿
神道碑銘原題作墓誌銘今改
太原令狐峘

正議大夫行太子右庶子史館修撰上柱國晉昌縣開
國男令狐峘述惟深也故能遍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
顏魯公文集卷十四　外集二　三
成天下之務君子極深而研幾不出戶而動行諸已
而馭化其惟聖德乎有唐名臣贈司徒魯郡文忠公顏
公秉大節爲元功建大節爲至忠以安橫流以紐頹綱
秉是一心祇事四朝今上興元元年八月三日蹈危致
命薨於蔡州之難貞元二年春蔡州平冬十一月二旬
有三日歸于樊陽尉頴祕書省正字碩衛恤奉喪歸葬
於萬年縣之舊原皇帝徹悲震悼乃賜贈上公詔有司
具鼓吹羽儀送於墓所遣中謁者弔祭贈錢五十萬粟
三百石令太常考行謚德謚曰文忠貶七庶泉方侯
伯誠與不誠希旨彰罪不附已者出爲牧守公性本弘裕

及到官推是道也以臨其人躬疾苦以勸義寬征徭以勸學令不誅而信行教不敷而化洽十四年賊臣安祿山系突蟻動逆常干紀徵師矯命自薊長驅公血憤中激乃宣言曰焉有人臣忍容巨逆必當竭節龔行天討會郡中方集諸將悉軍屯丁三千餘人公因之又召境內舉武藝者仍發財募義勇之士未踰旬成萬人軍於是戒嚴固守仍表其狀是時海內承平祿山竊發兩河之間未有奉章表者時祿山陷洛陽害留守李憕中丞盧奕御史蔣清以三人之首傳脇河北列郡至平原公斬其使收三人之首哭而葬之遂有表上聞初元宗每朝

以薄俗罪己及得公表大悅俾歎其久之顧謂左右曰眞卿何如人而所爲乃得爾因就拜戶部侍郎兼領平原又加河北採訪招討使仍賜以詔書云卿之一門義冠千古由是公之德聲震於天下時公從父兄常山太守杲卿同公建義憤激於衷生縛賊將何千年高邈獻於闕下遂通太原之路忠烈之風出於一門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夫忠臣亦如之是時濮陽太守盧全誠濟南太守李隨清河長史王懷忠景城司馬李暐各擁兵數千或至萬人以附於公鄰郡太守王竦被祿山移攝河間偉拔勇李兵斬僞署河門長史杜慕睦以河

敢委身待擒貽國之恥遂與麾下歸於周翔有詔遷憲
部尚書尋兼御史大夫西京平思復舊章屢進讜議觸
鱗忤旨竟不久留出爲馮翊太守換蒲州刺史充本州
防禦使又爲酷吏所構貶饒州刺史遷昇州刺史充浙
西節度使時劉展在於睢陽反狀已萌公乃飭備師利
五刃水陸戰備以時增修都統使李峘奏以爲過防駭
衆肅宗有詔追拜刑部侍郎進爵縣公尋而劉展陵陷
江淮李峘敗績奔走時之議者皆多公之先覺怒峘之
沮計馮御史中丞敬羽詐佞取恩惡公剛直以謗語陰
中之天威赫然責命斯極貶蓬州長史代宗卽位移利

州刺史未之任徵拜戶部侍郎轉吏部侍郎加銀青光
祿大夫進金紫光祿大夫除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充荆
南節度觀察使未辭闕而鑾輿幸陝州公扈蹕行在拜
尚書右丞及還京遷刑部尚書續兼御史大夫充朔方
宣慰使進封魯郡公食邑二千戶宰臣元載怙權專政
每有公議公正言引經不爲之屈指摘將如規之載心
罵不遜公視之凜如責以悖逆希烈不敢元逼而退久
之置酒大會將餞公復命行有時矣過飯臣李元平陷
賊汝海委質賊廷公於座上數其背恩腐氣斥責叛者
慙服密以異語動於希烈希烈意變遂執公囚於官舍
換吉州別駕移撫州刺史轉湖州刺史改尚清淨長孤
養者徵備浚隍式庶時進吏事大旨而已郡人悅

之立碑頌德而耽嗜文籍卷不釋手初在德州嘗著韻
海鏡源遭難而止至是乃延集文士纂而成文古今文
字該於理者撫華撮要罔有不備爲三百六十卷以其
包荒萬彙其廣如海自末尋源照之如鏡遂以名之又
著吳興集十卷廬陵集十卷臨川集十卷並行於代大
歷末姦臣伏誅宰臣楊綰常袞舉公舊德宜在中朝徵
拜刑部尚書公乃奏上所著韻海鏡源帝嘉之藏於集
賢書院及祕閣公前後三領大司寇以年老辭榮上愛
其才遷吏部尚書清決九流用正庶官代宗晏駕朝廷
以公鴻儒詳練典故舉充禮儀使祇護陵寢率禮無違
加光祿大夫太子少師使如故著禮儀集十卷上方倚
以爲相爲權臣所忌遷太子太師外示崇高實以散地
處之也建中四年賊臣李希烈阻兵淮右詔公奉使宣
慰豺狼方熾或諭公逗遛以需公曰君命也焉避之既
見希烈奉宣朝旨詞不屈志不撓賊寘乃交刃脇之慢
罵不遜公視之凜如責以悖逆希烈不敢元逼而退久
之置酒大會將餞公復命行有時矣過飯臣李元平陷
賊汝海委質賊廷公於座上數其背恩腐氣斥責叛者
慙服密以異語動於希烈希烈意變遂執公囚於官舍
換吉州別駕移撫州刺史轉湖州刺史改尚清淨長孤
養者徵備浚隍式庶時進吏事大旨而已郡人悅
防以甲士或掘穽於側或積薪於前或約以瘞填或許

彭玕燔虐毒萬計期公殲伸公請之曰願假一劍豈勞多端服義而終乃其所也賊竟不敢逼貞元初希烈陷汝州是時公幽辱已三歲矣度必不全乃自爲墓誌以見其志是年遇害於汝州之龍興寺春秋七十有六自登朝及作藩牧常以安君厚俗爲務奬善伐惡爲志言非至公不發於口事非直道不幾於心植操則夷齊之高也理戎則羊陸之仁也當朝則汲黯之正也莅下則廉范之通也蘊是具美行乎至儉強暴莫敢衡干飇不能動大義久廢公起之醇風久酳公遏之非賢人之業何以臻此然虛已下士不以名位自高苟有道者蓬門

鶉衣必迎款接在平原嘗薦安陵處士裴諝有公輔之量數年間銓位列臺郎論者稱之善與人交執友之子義均煦煦介操所至不遷其宇則而中虛介而容衆靜而無聞動而有光便於已者推生不爲也君有命蹈湯火不辭也心在弭亂不在功志圖報國不圖生故其殺身成仁視死如歸雖漢之蘇聯魏之王經無以加焉昔衛銘孔悝魯頌僖公詩在禮經形於雅什敘以爲公之事美乞銘於頌此文於公之兄弟七人公次第六妻子知微遷變則通全我庶人入奉宸聰乃副丞相是司喉舌周旋七命內外胥悅營營青蠅不害其潔危行言孫保茲明哲用啟土宇俾侯于魯式是百辟彝倫攸敘死難之於赫我公視險若夷猛獸斷斷履之不疑扇彼薄俗惟緝惟熙昔在宰伯作藩周室詩人歌頌尚播聲亂靡有定盜擾淮浦帝曰汝賢代予宣撫執不懷忠處律別我文忠人之紀綱功侔四時備貫雪霜煥乎立言歿而彌彰彭日居月諸垂範無盡

此碑原題作墓誌銘案唐書魯公本傳及殷亮撰公行狀御令狐峘此文皆云公爲希烈所拘自爲墓誌納於壙何以之行狀也按峘此文題作墓誌銘案唐書魯公本傳及殷亮撰公然則公葬時其子額碩當以公自作之誌納於壙何事更乞銘於峘此文於公之兄弟七人公次第六妻葬氏太子中舍迪之女女適東光葬政皆未之及非誌體也且其文曰故吏廬州刺史李君立碑旌難安仁哀功也亦無故吏廬州刺史等字故於是廬州刺

太不易明白所撰者公之神道碑也只傳刻失實耳及閱留元剛魯公年譜其末條辨正公卒之年亦引此文作神道碑蓋知愚論爲不謬因改題曰神道碑銘命孤德棻之元孫官終禮書少監

寧鄉黃本驥仲良編前

湘陰蔣　瓌維揚泰校

外集三

顏魯公年譜　宋永春留元剛茂潛

甲宗景龍三年己酉公生於是年其先琅琊臨沂人晉侍中西平靖侯含之十四世孫含以孝義儒學名家居丹陽五代祖之推北齊黃門侍郎始爲京兆長安人高祖思魯隋司經局校書東宮學士長寧王侍讀唐太宗爲秦王拜記室參軍曾祖勤禮著作郎崇賢館學士祖昭甫晉王侍讀兗州刺史父惟貞譙王友贈太子少保

睿宗文明元年甲申公年五月睿宗即位七月改元景雲

景雲三年壬子正月改元太極五月改元延和八月傳位元宗改元先天

先天二年癸丑十二月改元開元

開元二十二年甲戌公年二十六考功員外郎孫逖下進士及第試梓材賦庫詩

二十四年丙子公年二十八平判入等授朝散郎秘書省著作局校書郎

天寶元年壬午公年三十四舉文詞秀麗兼試上第十月授醴泉尉後點白名間轉通直郎遷長安尉按本傳初以制策甲科作尉醴泉考唐會要詞秀逸皆謂之制舉通直郎自武德所載諸科如文定令爲從六品朝散郎從七品

五載丙戌公年三十八是歲有張長史十二意筆法記

六載丁亥公年三十九正月遷監察御史尋充河東朔方賀試覆屯交兵使

七載戊子公年四十是年充河西隴右軍試覆屯交兵使

八載己丑公年四十一又充河東朔方軍試覆屯交兵使勁方令節廷昨八月遷殿中侍御史時中丞宋渾爲御史吉溫崔珪誣告萬賀州忠黨於溫怒公不附已令溫風中丞都採訪判官按史傳溫性陰詭貪事虐李林甫才其爲羅戶部郎中兼侍國忠安祿山萬方上爲國忠讓奪朱尹蕭炅及渾逐之皆林甫所爲祿山不能殺後祿山

顏魯公文集卷十五　外集三

顏魯公文集卷十五

書有讓表六月兼御史大夫有謝表新史行狀月日不同今從家譜九月丁丑廣平王俶平西京十月壬戌平東京癸亥肅宗發鳳翔丙寅入西京太廟爲賊所焚肅宗素服向廟哭三日按本傳兩京復公建言春秋新宮災魯成公三日哭今太廟爲賊毀請集壇於野皇帝東向哭宰相厭其言十一月出爲馮翊太守有謝上表

三載戊戌二月改元乾元公年五十三月除蒲州刺史有謝上表四月有謝晉王晉王倚讓兼華州刺史表按通鑑泉卿姊妹及泉明之子流落河北是年公守

浦使泉明往求之九月有祭
十月除饒州刺史有華嶽廟題名至東京拜掃有祭
伯父袁州刺史文袁州按通典春秋末鍾離子之國
晉僑置徐州安帝時爲鍾離郡宋廢入南兗州齊置
北徐州北齊爲西楚州隋開皇二年以地枕濠水更
曰濠州自大業至唐武德天寶乾元改爲郡若州者
再地理志謂濠字初作豪元和三年改從濠元和郡
國志（案圖當作縣）當濠字中間譌去水元和三年字又加水
彭泉社亭記碑陰載武德間州印豪字亦不從水元
和二年御史崔公中奏請依舊以濠水爲州名三年
以久月敕豪從水省司重造新印考之濠州乃開皇舊
名武德以後始作豪也今舊集作濠誤當從碑本
乾元二年己亥公年五十一有頌詞徒碑銘六月爲昇
州刺史充浙西節度使兼江寧軍使有謝表江寧郡
以元年改置昇州兼浙西節度觀察使是年有與蔡
明遠帖李侍御寫眞贊有天下放生池碑銘按放生
池碑陰記及碑銘所載皆在二年湖州碑陰記後乃
書作二年三月改之乞御書碑額表云去年冬任昇
州刺史日述碑銘一章自書絹本附史元琮奉進乞
御書題額以光揭不朽緣前書點畫稍細恐不經久

今請摹石擘窠大書一本奉進特乞聖恩俯遂前請
然則碑銘必是年所作而再進摹寫之本在於次年
故繫以改書之年月耳藝文類聚有梁元帝荊州放
生亭碑世謂放生建碑始於唐非也
三年庚子閏四月改元上元公年五十二時劉展將反
公移飭戰備李岫以爲生事非知公二月追爲刑部
侍郎有乞御書天下放生池碑額表八月貶蓬州長
史按離堆記以言事忤旨本傳云上皇還西內公幸
百官問起居李輔國惡之行狀神道碑又謂爲御史
中丞敬羽所誣然二事皆在公貶蓬之時也
上元二年辛丑九月去年號稱元年以十一月爲首歲
元年壬寅復以建巳爲四月改元寶應是月代宗卽位
公年五十四五月有酬于氏離堆記并刺州刺史屬
匡賊圍城不得入追赴上都十二月罷屬濠爲戶部
侍郎有謝表有顏勤禮碑
寶應二年癸卯七月改元廣德公年五十五三月改吏
部侍郎有謝表入月除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充荊南
節度觀察處置使有謝表未行授代十月轉尚書右
永有歲尚書碑銘
代宗寶應二年甲辰公年五十六正月以檢校尚書兼

御史大夫充朔方行營汾晉等六州宣慰使招諭僕固懷恩不行遂知省事二月有與李太保帖十一月有與郭僕射書郭公廟李臨淮碑銘按郭英乂爲尚書右僕射封定襄郡王驕蹇侈汰陰事元載魚朝恩以久其權明年嚴武死以英乂爲成都尹充劍南節度使自以有內主肆志無有所憚崔旰反英乂奔蠻池普州刺史韓澄殺之是月又與李太保帖

乘泰元年乙巳公年五十七八月有孫逖文公集序閏十月有與李太保帖有顏勤禮碑銘

二年丙午十一月改元大歷公年五十八時元載多引私黨畏羣臣論奏乃紿代宗曰羣臣所奏多挾私讎毀詰自今論事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宰相定可否然後奏聞公有百官論事疏攝事太廟言祭器不飭載以爲誹謗二月貶峽州別駕時又有廟享議朝會有故去樂議三月移佐吉州道由溧水有弔烈士左伯桃詩六月有東林寺西林寺題名歐陽公脩集古錄按唐書公爲元載所惡貶峽州員外別駕撫州湖州刺史載誅復爲尚書而不言其再貶至新史始載本末蓋攷諸碑陰記及題名也

三年戊申公年六十五月除撫州刺史按魏夫人麻姑壇記乞御書題額恩勅批答碑陰記並在是年有與郭僕射書郭公廟李臨淮碑銘按郭英乂爲尚書右僕射封定襄郡王驕蹇侈汰陰事元載魚朝恩歲家譜誤作二年當以記爲據有書馬伏波語

四年己酉公年六十一四月歸祔季弟少尹於上都時同生十人零落皆盡惟公獨存有寶應寺翻經臺記魏夫人華姑壇記碑

五年庚戌公年六十二五月有麗正殿學士殷君墓碣銘十二月有宋開府碑銘

六年辛亥公年六十三三月有寶應寺律藏院戒壇記

閏三月臨川代到四月有南城縣麻姑山仙壇記是年有晉侍中西平靖侯顏公大宗碑又有左輔元編次所賦爲臨川集十卷

七年壬子公年六十四有八關齋報德記九月至東京除湖州刺史十一月發東京有與夫人帖

八年癸丑公年六十五正月至任七月追建放生池碑銘按村山妙喜寺碑云大歷七年蒙刺是邦觀察判官御史袁君高巡部會於此土遂立亭於東南陸處士以癸丑歲冬十一月癸卯二十一日癸亥建名曰三癸又云自興校時者韻海鏡源未遑刊削壬子歲

切郡於湖公務之際與沙門法海子舉陸羽褚沖湯
某禦察潘述裴循蕭存陸士修楊遂初崔宏楊德元
胡仲湯涉顏粲介左與宗顏策以季夏於州學及
放生池討論至冬徙於茲山來年春遂終其事考之
乞御書題額恩勅批答碑陰記公七年秋九月歸至
東京起家除湖州刺史來年春正月至任放生池碑
後亦書云七年秋九月已亥蒙除不應壬子之九月
至京癸丑之正月至任而壬子之季夏與羣士討論
於州學冬復徙於杼山癸丑之春遂成書而終事碑
銘曰三癸嶙峋又曰紛吾著書羣彥惠臻言羣彥遊

書於三癸之亭也夫既大歷七年蒙刺是邦癸丑十
月方有此亭安得壬子之冬羣彥已集是必寺碑傳
寫於金石剝落之餘誤以癸丑爲壬子當終事於甲
寅之春也郡有顧渚茶經未徙杼山時所建是年有題
三癸亭酬陸處士新書桂花見寄詩水堂送諸文士
戲贈潘丞聯句十二月有沈氏述祖德記元靖李先
生碑銘公在郡及門生弟姪多搨壺機機以遊岘山
有過瑤臺寺懷圓寂上人詩是年進士部尚書按家
譜以十二年十二月爲吏部尚書充禮儀使改舊吏
記及詩序今年正月乞致仕二月謁昭陵猶爲刑部
尚書不應十二年已除吏部今參之行狀神道碑史

傳所載先後進吏部當在今年充使乃代宗晏駕之後也

十四年己未公年七十一五月代宗崩德宗即位充禮儀使七月奏列聖謚繁有請復七聖謚號狀時袁傪議云陵廟玉冊已刻不可輕改傪蓋妄奏不知玉冊皆刻初謚而已又有論元皇帝祔遷狀

德宗建中元年庚申公年七十二七月有顏少保碑銘時楊炎當國公以直不容八月爲太子少師依前禮儀使有左輔元所編禮儀集十卷

三年壬戌公年七十四上方倚以爲相盧杞忌之八月

改太子太師罷其使

四年癸亥公年七十五正月李希烈陷汝州廬杞建議遣公爲宣慰使往諭之公卿失色李勉密表固留不報既至宣詔旨希烈養子千餘人交刃脇公後又囚於官舍寺以甲士圍方坎於廷傳將坑之期公毀飾公謂希烈曰死生有定何多端一劍見與即覩快事希烈不敢逼

興元元年甲子公年七十六有奉命帖題驛舍壁會周皇等謀襲汝州奉公爲飾廄事洩希烈殺會等拘送公於蔡州

貞元元年乙丑公年七十七正月有移蔡帖時公已幽辱三載矣度必死乃自作遺表墓誌祭文指寢室西壁下曰語殯所也八月希烈使閻奴與辛景臻等縊殺公於龍興寺

二年丙寅四月希烈爲牙將陳仙奇所殺蔡州平十一月奉公喪歸葬於萬年縣之鳳棲原公之死也舊史記云貞元元年正月始聞廢朝贈謚傳乃謂死於興元元年八月新史記以爲貞元元年之八月神道碑前書日月同舊傳後又去貞元初遇害希烈之誅新舊史記作今年四月舊史傳復云貞元元年仙奇護

公喪歸攷之遺蔡帖貞元元年自汝移蔡行狀及嗣曹王皐柳琯常侍言旨並云是年八月賊命辛景臻等於蔡州龍興寺縊公明年希烈死仙奇歸喪則舊史記傳不但書公之死先後失次而平蔡歸葬之年亦復差互令狐峘固自辰其說而通鑑復取諸舊史何邪恐他有所據新史當必見行狀與移蔡之帖也新史公年七十六舊史七十七按大歷十三年公年七十爲刑部尚書三抗章乞致仕不允後死於貞元元年當是七十七

顏魯公文集卷十五終

寧鄉黃本驥仲良編訂
湘陰蔣　瓊維楊恭校

外集四

寄韋南陵冰余江上乘興訪之遇尋顏尚書笑有此贈

唐隴西李白汰伯

南船正東風北船來自綾江上乘興訪之遇尋顏尚書笑有此贈
風吹斷聞君擣伎訪精人應爲尚書不顧身堂上三千珠履客龔中百斛金陵春恨我阻此樂淹留楚江濱月色醉遠客山花開欲然春風狂殺人一日劇三年兼與

嫌太遲焚邦子酤船夢見五柳枝已堪挂馬鞭何日到彭澤長歌陶令前

案此詩乾元二年太白流夜郎中途遇赦還憩漢陽時作王琦太白年譜注云肅宗時尚書而顏姓者惟魯公一人則所尋之顏尚書必魯公也唐書乾元元年顏眞卿由工部尚書出爲饒州刺史二年六月由饒州刺史充浙西道節度使此詩應在六月以前魯公在饒州時作故以彭澤陶令相況韋冰元珪之子後爲郡令者也

河東耿　湋洪源

陪謝湖州公堂

謝公爲楚郡坐客是瑤林文府重門與儒源積浪深壺觴邀薄醉笙磬發高音末至才仍短難隨白雪吟

敬顏魯公送挺賛歸覲寺　河中盧　綸允言

挺賛惠學該儒釋袖有顏徐眞草迹一齋三請紀行詩謂我垂鞭弄鳴鏑寺懸金榜半山隅石路荒蒙松樹枯虎迹印雪大如斗閏月暮天過得無

送顏平原并序　河南岑　參

十二年有詔補尚書十數公爲郡守上親賦詩觴羣公宴於蓬萊前殿仍贈以綵帛寵餞加等參美顏公

是行爲寵別章句

天子念黎庶詔書換諸侯仙郎授剖符華省輟分憂置酒會前殿賜錢若山邱天章降三光聖澤該九州吾兄鎮河朔拜命宣皇猷駟馬餙國門一星東西流夏雲照銀印累雨隨行輈赤筆仍在位鑪香惹衣裘此地鄰東溟孤城弔滄洲海風擊金戟導吏呼鳴騶郊原北連燕剿刼風未休魚鹽隘里巷桑柘盈田疇爲郡豈淹旬政成應未秋易俗去猛虎化人似馴鷗蒼生已望君黃霸寧久留

胡笳歌送顏眞卿使赴河隴

君不聞胡笳聲最悲紫髯緑眼一作眼胡人吹吹之一曲

猶未了愁殺樓蘭征戍兒涼秋八月蕭關道北風吹斷
天山草崑崙山南月欲斜胡人向月吹胡笳胡笳怨兮
將送君秦山遙望隴山雲邊城夜夜多愁夢向月胡笳
誰喜聞

聞顏尚書陷賊中　荊南戎昱

聞說征南沒那堪故吏聞能持蘇武節不受馬超動國
破無家信天秋有雁聲同榮不同辱今日負將軍

奉酬顏使君眞卿見過郭中寺寺無山水之賞故
予述其意以答焉　潮州　僧皎然　清晝

州西柳家寺禪舍隱人閒彥會前賢事方今可得攀

魯公遊省客貧寺人過少錦帳惟野花竹屏有窗篠朝
行石色淨夜聽泉聲小釋事情已高依禪境無擾恕遠
長路首懸望空林杪離思從此生還將此心了

杼山上峯和顏使君眞卿袁侍御五韻賦得印字
仍期明日登開元寺樓之會　袁侍御高也

奉酬顏使君眞卿二十八郎隔絕自河北遠歸
相自一作失值氛埃穢應掌上年久離驚貌長多難喜身
全北信尚書重如戚太守憐滿庭看玉樹更有一枝連

同顏使君眞卿李侍御粵游法華寺登鳳翅山望
太湖

雙峯開鳳翅秀出南湖州地勢抱郊樹山威增郡樓正
逢周柱史來會魯諸侯緩步陵彩磴清饒發飇飇披雲
得靈境拂石臨芳洲積翠遙空碧含風廣澤秋萬辰資
麗思高論驚精修何似鍾山集微文及惠休

奉和顏使君眞卿修韻海畢會諸文士東堂重校
藏貢公文集　卷十六　外集四　四

外學宗碩儒游焉從後進特以仁恕廣不擊門關峻著
書禪理化奉上表誠信探討始河圖紛綸歸海韻親承
大匠琢況覩頹波振錯簡記鉛槧閣書移玉鎮曷繇旌
不朽盛美流歌引

奉同顏使君眞卿開元寺經藏院會觀樹文殊碑
萬國布殊私千年降祖師雁門傳法至龍藏立言時故
寶刊周典新聲播魯詩六銖那更拂判石盡無期

奉同顏使君眞卿袁侍御駱駝橋翫月
山中常見月不及共遊時水上恐將秋林端愛落遲鳥
驚憲府客人詠鮑家詩永夜南樓望裴回若有期

九日陪顏使君眞卿登水樓

重陽拥楚倘高會此難陪偶見登龍客同游戲馬臺風文向水邊雲態擁歌迴持菊煩相問捫襟愧不才

奉和顏使君眞卿修韻海畢州中宴

世學高南郡身封盛魯邦九流宗韻海七字揖文江借寶雲歸堞留歡月在窗不知名教樂千載與誰雙

春日陪顏使君眞卿登西亭重會韻海諸生

為重南臺客朝朝會魯儒喧風眾木變清景片雲無峯翠飄簷下溪光照座隅不將簪艾隔知與道情俱

奉陪顏使君眞卿登覩山送張侍御嚴歸臺

覩首千里情北轅自茲發烟霞正登覽簪筆限趨謁黃鶴望天衢白雲歸帝閽客心南浦柳離思西樓月留賞景不延（一作迴景）感時芳易歇他晨有山信一為訪林樾

同顏使君眞卿覩山送李法曹陽冰西上獻書時會有詔徵赴京

殊日中郎妙周王太史才雲書捧日去鶴版下天來草見吳洲一作宮苑開羊公惜一作昔風景欲別幾遲迴

同顏使君清明日遊園送蕭主簿案蕭主簿有也

誰知賞花節別意忽相和暮色汀洲福春情楊柳多高

城戀棹旆極浦宿風波惆悵支山月今宵不再過

陪顏使君餞宣諭蕭常侍案蕭常侍顏士也

江濤凋瘵後遠使發天都昏墊宸心及哀矜詔民驅急傳訪舊枉征艫外政藩條最中朝顧問殊文皆正風俗名共溢寰區已事方懷闕歸期早戒塗縈茄咽水閣高蓋擁雲衢暮色生千丈秋聲入五湖離歌猶宛轉歸馭已踟躇今夕庾公意西樓月亦孤

奉陪顏使君修韻海畢東溪泛舟餞諸文士

諸侯崇魯學羔雁日成羣外史刊新韻中郎定古文（劉公幹切韻起東菁華兼百氏（一作雅）素侍列古篆）

思開物王言欲致君研精業已就懽宴惜應分獨望西山去將身寄白雲

同顏魯公泛舟送皇甫侍郎曾

維舟若許暫從容送過重江不厭重霜簡別來今始見雪山歸去又難逢

奉同顏使君眞卿送李侍御噚賦得荻塘路

落日車遙遙客心在歸路細草暗回塘春泉縈古渡遺蹤歎蕪沒遠道悲去住寂寞荻花空行人別無數

奉應顏尚書眞卿觀元眞子置酒玉霄峰舞破陣樂（案元眞子張志和自號也）

道流迹異人共驚寄向蓋中觀道情如何萬象自心出
而心澹然無所營手援毫足踏飾披縑灑墨稱麗絶石
文亂點急管催雲態徐揮慢歌發樂縱酒酣狂更好攢
峯若雨縱橫埽尺波瀾漫應無涯片嶺峻嵽勢將倒盼
來方知造境難象忘神遇非肇端昨日幽奇湖上見今
朝舒卷手中看與餘輕拂遠天色曾向峯東海邊識秋
風暮景颯颯容翻疑是眞畫不得顏公素高山水意常
恨三山不可至賞君狂畫庶遠遊不出軒墀坐蒼翠

奉和顏魯公眞卿落元眞子冥冥釣隱江之汜刳木新成舴艋舟
滄浪子後元眞子冥冥釣隱江之汜刳木新成舴艋舟歌
寒初結茄蘋小欲成叢時晬佳游處高歌聽未終
新樂府青石嶽忠烈祠 下邽 白居易 樂天

青石出自藍田山兼車載運來長安工人磨琢欲何用
石不能言我代言不願作人家墓前神道碣墳土未乾
名已滅不願作官家道旁德政碑不鐫實錄鐫虛辭願
爲顏氏段氏碑雕鏤太尉與太師刻此兩片堅貞質狀
彼二人忠烈姿義心如石確不移如石確不轉死節如
觀奮擊朱泚日似見此詞希烈時各於其上題名諡一
置高山一泡水陵谷雖遷碑獨存骨化爲塵名不死長
使不忠不烈臣觀碑改節慕爲人慕爲人勸事君

謁湖州顏魯公祠 宋 梁清 王十朋 梅溪

卞山茗溪高且清魯公祠堂貌如生言言千古英雄在

吉吉一點仙丹成忝臣必欲置之死天下不敢呼其名
當時飾義誰可並常山太守公難兄

案湖錄云十朋又有懷忠堂放生池二詩并刻放生池上今未見

題顏魯公畫像

分寧　徐　俯　師川

公生開元間壯及天寶亂捐軀范陽胡竟死蔡州叛其賢似魏徵天下非貞觀四帝數十年一身逢百難少時讀書史此事心已斷老來鬢髮衰慨歎功名晚嗟哉忠義途捷去不可緩初無當年悲只令後世歎一朝絕霧雨南畝常亢旱小夫計雖得斯民蓋塗炭長歌詠君德

顏魯公文集　卷十六　外集四　十

題顏魯公祠堂

臨川　童敏德

千載勇夫懷敬書子張紳庶幾古人半

游湖州題顏魯公祠堂

桂帆一縱疾於鳥長與夜發吳與曉枚棨上訪魯公祠一見目明心皦皦未說邦人懷使君且爲前古惜忠臣

德宗更用盧杞相出當斯位誠艱辛生逆龍鱗死虎口要與乃兄同不朽狂童希烈何足罪姦邪嫉忠假渠手乃知成仁或殺身保身不必皆哲人此公安得世復有洗空北馬須駃騠

遊麻姑山

陽安　劉　涇　巨濟

石鼓堰入地荆璧飛上天鳴呼魯公碑風雨三百年愛

中興遂起勤王兵唐家再造李郭力逆賊牽制公威靈
哀哉常山舌可裂公歸朝廷氣不折崎嶇坎坷不得去
出入四朝仗忠節當年幸脫安祿山白首竟陷李希烈
希烈何能遽殺公范陽奸相陰相軋亂臣賊子歸何所
茫茫煙草中原土公去於今六百年忠精赫赫雷行天

上皇御宇無長策牧羊奴子孤恩澤鋃鐺分印屬兒曹
二十餘州齊陷賊常山死守平原拒公家兄弟聲名赫
平原白首列班行忠義廩廩眞嚴霜歷事四朝惟一節
當年舌舐中丞血豈知丞相面如藍貌雖夷易心曉嚴

老臣何罪死虎口到今誰爲祛其衛臨風志士長悲咤
矧瞻遺像嚴祠下未能立草迎迭詞一奠椒漿淚盈把

書磨崖碑後

汝南昔曾謁公祠霜日皦列森英姿乃今江館坐牢落
奪目忽覩中興碑神明煥若還舊觀義烈廩廩生見之
懦氣激起天宇豁快意發豪揮金鎚生平每爲魯公憩
以技掩飾加義之不阿桓溫止殷浩遺世脫屣終遊嬉
平原突兀杲卿死李唐中葉公能持政令我公書不工
隻字片楮尤當奇矧其超出二王上冠晁百代書家師
坡翁論書至公正此本於公又奇至正書篆玉藏李斯

出筆存鋒兼漢隸古硬陵轢壓鶴銘韻勝韜抉蘭亭記
離堆雄駿僅能亞讀贊沈深遊楠比書法至此爲絕塵
頓覺諸家異端異恢宏正大極道緊馳騖剛方窮壯麗
萬古千秋討賊心二十四城忠義氣惜哉歲久頗殘缺
苦蝕潮衝寖磨滅去國幾年似者希滄海遺珠亦奇絕
酒酣對酌虎賁郎況乃摩挲是明月斷畫斬嶄岌斷金
倔彊常山筆端舌中間剏泐尚含糊慘淡中丞面餘蛾
戴看激烈壯士肝意苦時危將泣血置書勿論撫膺歎
更有何人似公節忠貞端不負巡遠文字尤令重元結
只今誰識段文昌世上焉知李希烈終南太華皆可磨

後人竟莫睹嵯峩惟餘浯溪青天一片石照耀遠古馳
江河誰能與世建此不朽業蕩攘邪穢蠲妖寇再扶元
氣攄澆訛蹙武至德肩元和九原起公吾其歌

昔聞天寶時搆禍始胡羯大駕方蒙塵妖氣暗金闕逆
虜肆長驅州縣皆无裂君能嬰其鋒正氣不可奪弟兄
收散卒義師同時發賊勢若牽制遂成中興烈投老陷
姦臣萬死能一決元龜乃自棄朝野氣騷屑茲郡昔來
守千載有遺轍登堂拜君像瞻望仰奇節英靈共血食
終古豈磨滅

謁三顏祠於白石山

立馬迴岡荒路口青是苔深紅葉厚悲風數里穴松杉顏顏能倒虎豹走白石當顏如拳貌吳工新琢水晶鈕其下古貌望三顏魯公之左常山守季也孝子亦須眉案有黃雞村白酒我問此山廟何爲屢易斷碑神已久水有蛟龍陸有盜吾民賴公伏九醜當時古柏有二株大者自燒雷火吼嗚呼戎馬暗天時已辭臣身名何有天子不知何如人多謝老翁今猶爲我留

案白石山在直隸元氏縣以山有漢白石神君碑得名縣在唐隸常山郡顏杲卿爲太守死安祿山之難

顏魯公文集　卷十六　外集四　吳綺

士人祀之以眞卿及杲卿子季明祔名曰三顏祠

題韻海樓玉樓春詞　并序　本朝江都吳綺園太

韻海樓在涌州郡治內顏眞卿守是土延諸名士作韻海鏡源一書於上朱甍畫棟宏敞壯麗爲一郡大觀今其書不知猶有存否名人所至自有可傳豈千載下遂無有聞而興感者乎作玉樓春

名流當日知無數此地偏爲欣賞處畫棟飛甍經暮雨人間傳舍無長主一拳記留千萬古焚香掃地更何人悵望神仙歸杳杳府

顏魯公文集卷十六終

外集五

授顏眞卿監察御史制　天寶六載

勅長安尉顏眞卿文學擅於登科器幹彰於適用宜先汗簡之職俾著理輪之效可依前件主者施行

授顏元孫滁州刺史制　開元三年

仰並早升清要特擅風規往牧黎人宜榮刺舉可依前件主者施行

贈顏昭甫華州刺史制　乾元元年與嚴方約等同制

門下有後之慶諒存乎義方飾終之典用彰於錫類故利州司功參軍殿方約等早申嘉績夙負奇才名器重於當時辭關著於遺烈雖舟壑已謝久淪過隙之期而子孫皆賢實積高門之祉屬思加令嗣澤及先臣宜優表贈之禮俾洽國榮之命可依前件主者施行

贈顏惟貞秘書少監制　寶應元年與崔渙同制

門下昔舜命咎繇曰女作士明于五刑惟刑罔允重華於遺烈雖舟壑已謝久淪過隙之期而聖帝也遠大來格庭堅理臣也象刑惟明金紫光祿大夫使持節湖州諸軍事前湖州刺史本州團練守捉使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顏眞卿含和毓靈經德秉義繼文儒之業宏亮直之風執禮鳴謙敦詩說樂譽三朝風猷嘉猷聿形大節既茂次公之勳詢謀愈同堪登右序矯枉過正亦會左遷知進退

而終始一心交榮悴而用捨一致今載舉遺典重理庶
狱以道舊服其教在明可刑部尚書散官勳封如故主
者施行

案告見留元剛忠讓堂帖缺五十二字今按詞義補

成全文仍加方畫以別原本

授顏眞卿太子少師告 建中元年

國儲爲天下之本師導乃元良之教將以本固必由教
先非求忠良何以審諭光祿大夫行吏部尚書充禮儀
使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顏眞卿立德踐行當四科之首
勵今朕將建東朝深思贊諭異時使朕愛子知忠孝之

述職中外服勞祉稷靜事由其貞方動用謂之懸解山
公敬事情彼品流叔孫制禮光我王度惟是一有寶貞
萬國力乃稽古則思其人況太后崇嶽外家聯屬顧先
勳舊方睦親賢俾其調護以全列翼一王之制咨爾兼
之可太子少師依前充禮儀使散官勳封如故

贈故太師顏眞卿司徒詔 貞元元年

君臣之義生錄其功殁厚其禮況才優匡國忠至滅身
朕自興歎勞於寤寐故光祿大夫守太子太師上柱國
魯郡公顏眞卿器質天資公忠傑出出入四朝堅貞一
志屬賊臣擾亂委以存諭拘脇累歲所不撓稽其盛

節實韶猶生朕致貽斯禍慙悼靡及式崇嘉命兼延爾
嗣可贈司徒仍賜布帛五百端男顏碩等喪制終有司
奏超授官職

授顏眞卿贊善大夫制 穆宗時元稹行

鼓安邑解縣兩池權鹽巡官監察御史裏行顏岘古者
公卿之子代爲公卿所以貴貴也況賢者之後死政之
孤寧緊班資以礙升奬惟爾岘嘗與從父太師深犯蜂
蠆毒螫之下太師沒焉爾之不回幸而能脫終超逆地
來謁秉天列聖念功訪求太師之後有司昧蔽不以爾
聞今朕將建東朝深思贊諭異時使朕愛子知忠孝之
道如爾岘吾何患焉可守太子右贊善大夫餘如故

授顏宏式同州參軍制 開成元年

朕每覽國史見忠烈之臣未嘗不嗟歎久之思有以報
如聞從覽宏式眞卿之孫永爲九原旣不可作旌其
嗣緒協典彝考績已深於宦途者命列於中臺官次
未齒於搢紳者俾佐於左輔庶使天下再新義風

授顏温鳳翔文學制 宣宗時典宋都反賜黃
書舍人 去歲授睦安主簿同一制中
李磎行

勑太宗文皇帝論學書骨力論政化根源朕旣達微言
則思親眞蹟謂宋氏又欲廣書籍之府以正是非謂黃氏存

忠烈之家以厲風俗氏族三者皆吾儕想也而宋郁等進獻論列有以副焉丞相簿去文學温公用其意可依前件主者施行

授顏蘧禮部郎中制 昭宗時中書舍人錢珝行

勅前合州刺史顏蘧昔太師魯公拘在寇廷渠魁有危迫之問對以諸侯朝覲之禮奮發直言不屈端凝守正而沒理合之戒家廟爲先賢哉鉅人可謂忠而知禮矣今蘧行高學茂洪緒有承因太師之所爲遂以禮曹郎命爾用昭遺德且勉令修

請贈太師顏眞卿歸朝疏 唐陸澤 張鷹孝舉

去正月中眞卿奉使淮西期不先戒行無素備受命之後不宿於家親黨不遑告別介副不及陳請孱僮單騎即日載馳冒姦鋒於臨汝折元惡於許下捐軀仗義威詬羣凶遂令脅制者囘慮忠勇者肆情周曾奮發於外辜清伺應於內希烈蓄黃窘迫奔囘舊穴蓋眞卿義氣所激也眞卿逮事四朝爲國元老忠直孝友羽儀王室行年八十被羸老之疾拘囚環堵之間顧盼鉤戟之下吁嗟憤恚失寢忘食不知悲翁何以堪此伏聞希烈之母鍾念幼子日不絕位求賁希烈又希烈妻祖母郭及妻妹封並逮捕京師此三人留之無益請眞境上以贖

出四日蔡州城中見封有鄰兒不得名字云希烈令僞皇城使辛景臻右軍安華於龍興寺殺顏眞卿埋於羅城西道南里并立碑臣聽之未畢涕泗交流三軍對臣亦苦嗚咽且臣死王事子復父讐人倫常經不足哀異所悲去古日遠澆風蕩浮多苟偷生曾不顧節使忠孝寂寞人倫憔悴昨段秀實奮身擊泚首今顏眞卿伏益希烈庭皆啟明君臣發揮教訓近冠青史遠紹前賢夫日月麗天幽明向燭忠烈曜世囘邪革心伏請陛下降議百察遐布九有刻石頌德告廟圖形使元壤感恩皇

爲淮西宣慰使鄭右丞祭顏太師文

穆員與直

維年月日某官某奉勅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顏太師贈司徒魯公之靈嗚呼天有晦明人有理亂當其厄運則有盜臣至乃憑寵肆凶窮摧搏逆蛇吞虎噬擇肉中州天子思所以解燬之焚拯方割之墊道開景命銷遏亂源惟公道冠四朝位先百辟望安社稷名動神祇期以日照天臨風清雨滌受命以出視途如歸嗚呼肇有君父孰如堯舜臣惟共驩子亦朱均稟訓而生雖聖勿化父不能得之於子君不能得之於臣矧

夫禍亂之興蓋乘中否天之方稔公若之何獨立虜庭卒致君命激昂大義潛革寇心全道爲全天年非天期顛非壽得死爲終惟彼凶殘戕我明哲罪均僭逆怒發天人否閉未通鬱翳茲久上帝厭亂忠臣應期坐使鯨觀化爲鼠醢庸非精爽達於明神幽贊元勳昭蘇宿憤詔堆大節追冊上公寵以飾終禮惟加等某肅將密命敷播皇猷感捐瘏勞勉忠義拜手天閽躬承德音命以簠簋備茲俎豆發於聖旨斯謂馨香公其降鑒歆我明德尚饗

爲昌平賈尚書祭顏太師文

穆員與直

維年月日某官某謹以清酌少牢之奠敢昭告於故太師贈司徒顏公之靈天寶季年幽都首亂生人流血中夏爲夷公守在一麾援絕千里居鯨之腹而剖其腸履虎之尾而拊其背率先大義以集中興歷事四君匪躬一致全德遵俗正詞興邦堯朝孔門兩造其極舜涅閼遼東南不開帝謂師臣子厥征伐往以至化勝其凶殘於時公請老未獲蓋三年矣會不俟駕豈公安車惟物之生善惡有性豺狼犬馬罔克相遷天能生之而不能化況彼元惡逆成膏肓鍼藥靡攻仁智何及奉命所在顧身如遺奈何明神孤我積善帝念忠烈國思典刑棟折將壓哲萎安放鳴呼哀哉昔者仰挹重名遐跂明德邈焉如生巨猾殲夷幽魂招奉靈車歸路千里同悲永惟忠勤宜在祀典況臨執紼敢廢薤歌嗚呼哀哉尚饗

鄭薰子溥

題顏魯公詩記

顏魯公既用貞元載所忌由刑部尚書貶夷陵郡別駕大歷六年又以前秩轉廬陵郡道出宣州之溧水縣縣之南經古烈士左伯桃墓館驛交感即於墓下作詩一首自題於蕭塘之客舍詞韻淒激點畫勁壯窮國藝之奇事厥後泊於大中之丁丑歲八十七年矣孤宇

德清　沈　頤可錄

碑碑記

乙巳歲案是歲爲僖宗光啓元年冬十二月客鍾陵由章江入劍池過臨川時天久僭雨水泉將涸風不便行維舟於岸左岸左有小渚小渚之間亟舟之介揭廟而獲碑爲介者異而告發而睇之字殘闕者十七八考其文則故臨川內史案臨江隸撫州晉公爲刺史其內史顏魯公之文識者以爲公之牧臨川日所述碑其文亦多載魯公之德業輒碎敗而已晉同濟者謂余曰且魯公沈是碑也必將德業不稱於後世故沈之今子既不能文而補之寫傳之亦不可復沈之於滯流俾後人視是碑者抑亦昭魯公之德業也

子亦敝人之善蚩不然胡碎之而已余曰吁秦嬴政初併天下天下大定海內一統於是出行郡縣登諸名山刻石記功德焉及其仁政不修後之人語及秦嬴政者咸以爲虐君也堯舜無爲而治巍巍蕩蕩傳擊并耕田者不知帝力歷於萬紀厥道愈光今之人語及堯舜者咸以爲聖君之至若峴首之碑睹者墮淚斯乃荆之人感羊公之德化故泣而思之設使羊公之德化不及於荆人則是碑也不能感荆人之泣矣且魯公之德業史傳載之矣遺俗傳之矣夫德業者病不著於當世豈病揚於後世乎苟魯公德業史傳不載雖全是碑亦不能揚魯公德業於後世夫如是碎之何傷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宋　南豐　曾　鞏　子固

贈司徒魯郡顏公諱眞卿事唐爲太子太師與其從父兄杲卿皆有大節以死王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之爲烈也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爲平原太守祿安祿山必反爲之備祿山既堊兵公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竟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爲御史唐旻所構連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輒

乐楊炎盟杞帥桓德榮益惡公所爲連斥之猶不滿意
李希烈陷汝州杞朗以公使希烈希烈初憑其言後卒
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天寶之際久不見兵
蘇山既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
四方闘之爭奮而起唐室卒以振者公爲之倡也當公之
開土門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將兵二十餘萬由此觀之
苟順且誠天下從之矣自此至公沒垂三十年小人繼
續任政天下日入於敝大盜竊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
在朝臣多畏怯覩望能居其間一忤於世失所而不悔
者寡矣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而不悔者蓋未有也若

至於起且仆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悔者則天下一人
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屠之
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
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
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況公之自信也歟惟
歷忤大奸顛跌險頓至於七八而始終不以死生禍福
爲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
大患矣其後爲姦臣所擠臨大節挺然不可奪以死勤事矣今廟宇不能花風雨願
司謂以死勤事矣今廟宇不能花風雨願
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既自此於古之任者矣
乃欲瞻顏閭隱以布於市其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可

以事君而多敗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
今天子至德三年尚書都官郎中知撫州
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撫州林君憯相與慕
嘗爲此郡也遂爲堂而祠之既成二君過
之曰願有述夫公之勳蔑不可盡者同不
無盡人之向往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
烈足以感人況其祠而親炙之者歟今
法令所及者世不復議二公獨能遵公之
以風示當世爲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

贊縣顏魯公新廟記

唐魯郡顏文忠公有廟在琅邪之費距縣
里曰諸滿村室宇庳陋歲月將圮祀典弗
元祐六年洪農楊君元永爲邑之二年也
按祭法能禦大菑能捍大患則祀之以勞
事則祀之方魯公守平原時祿山逆狀未
端及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與其
守杲卿首倡大順河北諸郡倚之以爲金
大患矣其後爲姦臣所擠臨大節挺然不
屈竟頑賊手
聞諸朝少加
梁侯彦深下

事未久而廢更將州鎮以治諸是衆患而衆之即具以聞大常議典禮以上奏官氏曰宜如請公之遠祖青徐二州刺史盛始自魯居於琅邪之臨沂孝悌里故今子孫之在琅邪者衆其十一世孫安上者言縣謂廟地僻左荒棘跨嶺谷絕河澗者六七而後至斬自出緡錢買地祔河之東以徙置之庶幾子孫與其邦人奔走爲公忠直道以行孰顧我躬讒口銜私一呼猝怕識天災於昆侖沸於百川怖水車薪勢且莫抗屹屹魯公忠誠是仗大義凜然詈詛首倡一清士門殺斬僞將十有七州同風順嚮力窮功隳英聲獨暢屹屹魯公不戒於剛婉孌娟嫉假手虎狼公在龜筮得困惟廟豎孫有祀有息屹屹魯公與山無極

魯公仙蹟記

唐 米芾元章

魯公爲盧杞所忌李希烈反杞首議遣公諫者甚衆德宗問杞對曰與卿朝廷重臣忠義聞天下誰不憚服臣常父事之今遣使不爲城憚則辱國紛紛之言豈足聽陛下當自斷之無試衆意德宗不能奪遂遣之人知公不還矣況族餞於長樂坡公既飲乃躍上梁跳躑謂餞者曰吾昔江南遇道士陶八八得刀圭碧霞餌之自此

不衰嘗云七千後有大厄當會我於羅浮山此行幾是歟次泥水悅道陶笑謂曰吉吉指嵩少而去後公死於賊戎平家人歛遺狀有金色爪髮皆長如生人歸葬偃師北山先塋後有賈人至羅浮山遇二道士奕即而觀之問曰子何所來賈人曰洛陽其一笑謂曰幸託書達吾家許諾卽札書付之其題曰至洛都偃師縣北小顏家及往訪之則塋也守冢者頭識公齊大驚問狀皆公也因與至其家自之家人大哭卜日開壙發棺已空矣

嗚呼杞欲害公之人而不能害公之仙也希烈杞等賊耳賊之殺人有常刑公死且不朽又況仙邪元祐三年九月余游吳興適覩郡人新公之祠因得謁拜公像其英氣仙骨瀠然如在嘗閱洛中紀異載公前事考史所載杞拜公於中書與對德宗之言發人表裏無迕則公之仙復何疑焉公之大節紀載甚多而論次於林公之文爲備固已激忠裏之顏風沮陰邪之羞魄至仙眞事吾又以刻於碑陰以貽續仙傳者襄陽漫仕米薇記

米老約書公書碑陰卽用魯公書法奇宕可喜至碑中謂杞欲害公之人而不能害公之仙其說亦新余以爲杞能害公一時而不能不予公以千古固無論公之仙與不仙也予嘗承澤庶夏記

魯公爲盧杞所忌遣使希烈幽囚汝蔡者殆三年終不屈以死此其義烈眞可與日月爭光者也元章痛其死乃爲仙去之語以攄其憤德之思用意良善然吾獨以爲大失魯公之心當希烈遣魯公時僞傳有旨公神色不變徐問旨何日來京師及告言至自希烈乃云此賊耳此其志操定之已久豈復有偷生之志考魯公平生顚沛時或從容八學神仙之術亦未可知及其使希烈一出一入動以義命自安蓋舉平時所爲神仙者至此已盡付之浮雲矣藉使果得仙去吾猶將諱之以成公之志節況事理

之所必無哉元章不識大義乃以無稽小說大書深刻誣衊昔賢可謂僭矣王澍竹雲題跋

魯公之死希烈盧杞實主此議論者皆深罪杞此眾人愛魯公之意則可若論大義卽非盧杞自必遣魯公當時廷臣公忠無若公者杞對德宗之言雖是小人害正然執議侃侃自是正論無論反與不反其不辱命一也眾人但知愛公而不知公意正不如此故聞命卽行既飲且歷上梁跳擲非輕也素位之理安其所當安使無大不得公於此時行乎患難而意實安之故通險如夷而處之若素耳吾嘗論境無險易

惟蔑所在義之所安雖險亦易無死生一也欲擇意所適雖易亦險亦無死生一也然則險易之間當何如曰視乎所擇耳虛舟二跋持論甚正案虛舟題跋原本既斥米氏神仙之說則後跋聞命即行下當依上梁跳梁等語乃曰絕無預慮

唐書顏眞卿傳不詳里居但言爲顏師古五世從孫而師古之祖之推自琅邪臨沂居周齊間遂爲京兆萬年人此碑稱魯公歸葬偃師北山先塋則又不知何代之先塋也公於乾元二年拜浙西節度使故吳興人爲公立祠案吳興之祠以大歷七年魯公拜湖州刺史在任三年人懷其德非以乾元二年拜浙西節度之故也宋史米芾傳敘其生平宦蹟未嘗至浙

不知何因而游吳興據此記是因吳興郡人新公之祠拜公像而作記則宜刻於湖州今此搨本乃在贛縣魯公祠內曹輔新廟記之碑陰正碑建於元祐七年此碑無年月當亦七年所刻據贛縣志云眞卿五世祖所古居贛縣東朱滿村新廟記亦云顏文忠公有廟在琅邪之費縣北五十里曰諸滿村元祐六年縣令揭暮建言於州請新此廟其十一世孫安上者貝迎而祗迓之廟成立碑而此記遂刻於碑陰其所由來不能詳矣王昶金石萃編

案魯公先世自十六代祖盛以上居琅邪葬臨沂縣西七里見殷亮撰魯公行狀十二代祖含避居丹陽以下七世皆葬上元縣見公所撰大宗碑五代祖之推居長安則葬亦宜在長安其可考者公撰曾祖勤禮碑云歸宅於京城東南萬年縣寧安鄉之凰栖原先塋西北夫人陳郡殷氏泉柳夫人同合祔焉撰兄允南碑云葬於萬年縣鳳栖原先塋之北撰兄幼輿碑云窆於萬年縣鳳栖原先塋西北夫人陳郡殷氏亦合祔焉撰兄允臧碑云歸祔君於上都萬年縣鳳栖原先塋之北撰從父兄杲卿碑云葬於京城鳳栖原塋西北公父惟貞母殷夫人葬地雖無可考亦應祔

葬鳳栖先塋其別葬者惟公撰伯父元孫碑云薨於絳州翼城縣巫之官舍葬於東京今河南洛陽縣鵝店東北高村原夫人新城縣君元氏故兆異穴而堋然則魯公先塋其地有四一臨沂一上元一萬年一洛陽而未聞有偃師先塋之說米記所謂歸葬偃師北山之先塋未知爲何代之塋也令狐峘撰魯公墓誌銘云歸葬於萬年縣之舊塋無葬偃師之說殷亮撰魯公行狀云迎喪至汝州襄城縣乃葬焉以其年十一月三日祔葬萬年縣鳳栖原之先塋據此自蔡州遷柩時雖權葬河南亦襄城非偃師也公不應有葬偃師

非出之事然廣輿記載
江蘇句容縣指有公墓而陝西之咸寧即唐之高陵并
反無公墓夫公墓之不應在費縣由阜句容固不待
辨而明矣獨僧一墓僅見於元章此記
高宗純皇帝巡省中州凡
鑾輿所經附近
御道之前代名臣忠烈祠墓遣官致祭僊師之墓
亦奉
特旨開列一體致祭而不
顏魯公文集　卷十七　外集五　三
及僊師之墓遂定於僊師矣
又案後晉李石續博物
授碧霞丹訣之因未
所陷誼死希烈敗返
背樂髮皆長數尺人感
山帶雪至僊師顏氏等
論頭風尾眞得仙也此係爲米記所本蓋後人託爲
仙者以神魯公不知公之足以千古者不在於仙不
仙也南宮北記亦淺之乎視魯公矣

重建顏魯公祠堂記

丹徒　黃　庚子酉

高梅亭刻之石壁上字徑二寸許崩壞剝裂之餘而典
型具在使人見之凜然也元符三年予友虛叔來尹是
邑始爲公作祠堂於其側而求文以爲記子謂仁之勝
不仁久矣然有時乎不勝而反爲所陷焉命也史臣論
公晚節僊釐爲參臣所擠見隕賊手是未必然公孫丞
相以仲舒相膠西梁冀以張綱守廣陵李逵詣以韓愈
使鎭州而羅紹以公數希烈其用意正相類耳然於數
公終不能有所僞而公獨不免於虎口由是觀之士之
成敗存亡豈不有命邪而小人輒然自以爲得計不亦
謬乎且吾聞之古之尙友
顏魯公文集　卷十七　外集五　三
又尙論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思見其人而不可得則
方欲招屈子於江濱起士魯於九原蓋其志所願則超
然慕之於數千百載之後而況於公乎公之功名事業
已絕於人而文學之妙亦不可及因其名書之所載而
祠之此昔人尙友之意也每試與驗叔登讎堆探石室
觀其遺跡而味其生平則公之精神風采猶或可以想
見也夫元符三年歲在庚子月望日記

右宋雪齋民部公讎堆祠記也讎堆有祠以公書在
慶曆間其忠節而立也慶故有石室爲二銘于所居
公與二訪魯之詩及志其墓其賢可知今數百年已

宝與慶刻猶存獨儀祠廢爲老氏居久矣分巡劉侖
憲成德請復之進仲通叔明以祀焉題曰忠賢祠
俾百世之下聞其風而興起其爲風教豈不小也正
德戊寅中秋日監察御史晁鄴慶雍謹識

案此記宋文鑑作唐庚撰明盧雍刻之於蜀其跋以
爲馬存撰存字子才鄱陽人與安同爲哲宗時人今
從文鑑離堆在今四川南部縣唐宋新政縣地也

鄱陽頓元祠堂記

許　永

大抵江山之勝必託諸偉人然後名顯而人樂之蓋江
山雖人所樂而所樂非江山也祁陽浯溪湖外江山之
勝者也有顏元遺蹟在焉士大夫過之未有不游游而
未嘗不得所樂者以此紹興二十一年予守永州夏四
月過祁陽乃始盡得所謂浯溪之勝者遠眺晴碧邇聆
清瀨遊徜徉來文舍上下殆非人間世也道旁之碑屹
然中立雄文妙畫煥耀心目徘徊而不能去者久之已
而復謁二祠上雨旁風廟貌傾委懼將壓焉乃屬縣宰
劉獬易而新之未幾獬能去復以宰李和剛董其事事
既告休以書抵予曰願有述也謹按唐天寶安史之亂
河北諸州皆陷魯公以平原烏合之衆獨攖其鋒事雖
不成其志有足嘉者晚節不幸爲姦臣所擠寧殞賊手

不肯爲不義屈天下之人聞其風者皆曰吾魯公也而
不敢名元次山與公同時以討賊功累遷水部員外郎
代宗詔爲道州刺史蠲徭賑之道人懷而興起其爲風教豈不小也正
德後世稱次山者亦曰元道州而不名鳴呼是二公
者皆千載人也使當時所植之草木尚在猶宜欽慕之
況文章字畫之工乎自晉宋以來以書名世者多矣而
魯公書尤爲世所愛重蓋忠義之氣感人之深者也次
山之文無慮數萬言而中興頌獨傳天下亦魯公字畫
有助焉耳由是言之字畫必資忠義而後顯而文章必
託字畫而後傳其勢然也昔曾南豐爲魯公祠堂記取
其名節而怪其溺於神仙之說謂不能概於聖人以予
考之自古忠臣義士死必爲神仙若比干屈原伍子胥
之徒皆爲列仙見於傳記次山雖於傳記無聞而舊說
以魯公爲仙以是知懷義秉忠之士雖死而實未嘗死
無可疑者故併書其說以告遊觀者使知此然後可以
盡浯溪之勝不然未足以樂乎此也紹興二十二年十
月日記

吉州顏魯公祠堂記

廬陵　歐陽守道　公權

唐名賢遺蹟在吾廬陵者惟魯郡開國顏文忠公廬陵
去長安二三千里唐所選郡守氏名猶可考然名賢罕

有至者獨司馬公有名到於今稱使公不以謫故屈臨於此三百年鉅公大人吾州竟不一見邪然則名賢遠去天下之不幸而猶爲所謫州之幸如道州陽公潮州韓文公之類往往如以僻遠爲流竄有罪之所終以流竄爲君子過化之邦天其或者有意焉非唐之君相爲之也魯公未至吾州故宰以名賢出使而士生於此土者亦不見其有人仕於王朝公去五百年人才輩出文物彬彬安是豈無故宋咸淳之四年古勛孫君洙爲州通判創公祠堂於廳事之西慨然謂某曰今通判唐司馬也洙聞州治自唐至今承平之地官府民居無

遷改焉則魯公之爲司馬或者由於此矣況有古柏十二株洙選勝而建公祠焉蒼皮黛色與廟貌宜公平生勁直之氣其肯棲神其間也予爲我記之且自洙來此州人士每有談先賢者自歐公以下輒有若自齒而與齊者洙因順衆者之知今然捨所先此州諸君子皆魯公之遺風治俗也魯公事君有犯無隱慍於羣小之死不回此州諸君子之去朝不如此乎魯公遠謫所至安之流落復歸終不慼戚此州諸君子之去國不如此乎諸君子固無一不與公同者而公以八十元老殞於賊手高風勁節誰其儔之乃有誓爲旭鬼折首剖心於金賊犯鄆都故相秦降欵之時者天子聞而哀之面諭大臣直以唐堯爲比夫綱常大義天下所同何公所屬臨之州特有此人若合符節也洙讀唐裴文志見公有廬陵集十卷又聞城東有青原山公所遊也留題在焉願一往觀而無暇夫公以謫來實澤有不得下於民者矣而徜徉山水遊戲翰墨士必有得侍公之杖屨書策者公聲名在天下想輿臺卒伍猶得以事公爲喜況爲士者乎況親炙之者乎昔屈原謫於湘水之南而忠潔之廟過者式之輿起感發者不特以讀離騷而已今此州俗化受公之賜多矣建祠以報而又永其勸也予記

遣送神某餼奉命書成月而又爲之詞曰公兔家冤兮
出專城朝野照照兮寢五兵海波晏然兮伏長鯨斗柄
無光兮搖搖槍鋒飲氛寢兮公心鑒密戒不虞兮寂無
聲大廈薨解兮一柱擎黃河以北兮我主盟我力不競
奔敵愈勤歸見天子兮淚交橫終爲惡運兮復兩京覆
車不懲兮趨險傾誰塞言路兮蔽天明陛下孤立兮勢
已成存亡一決兮臣當爭九關有虎兮那可攖巴峽再
徙兮廬陵行於撫於饒兮歲幾更天爲宗社兮留耆英
白首召還兮非公榮有拂吾膺兮又屢鳴元老進退兮
國重輕汝蔡雖作兮詔公征婉愉勁折兮仗忠誠頑不

我聽兮吾無生大馬希烈兮制元平平身許國兮今結
纓九泉相見兮常山兄捐誠在天兮秋日晶下車惡逆
兮春霆轟商風動節兮照褒瀛何獨廬陵兮留公名儒
者立志兮趙孺卿我作廟視公兮因人情廟與古柏兮俱
崢嶸公駕飛龍兮揚覺旌鳶不敢瀆兮屏酒牲辯香再
拜兮酌以清原山水公所嘗時味之深清公不留兮使我
耿耿至夜魂皇皇

案譽爲趙鬼謂州人楊邦乂也邦乂爲建康通判金
人陷城守臣率官屬迎降邦乂大書其衣曰寧爲趙
氏鬼不爲他邦臣遂死之諡忠襄

嘗讀元道州中興頌曰大駕南巡百寮鼠身奉賊稱臣
矣人臣不可不知節義也夫食人祿而忘其君曾犬
彘之不若矣嘗天寶全盛時中外公卿將吏可謂衆矣
一旦遭値變故死封疆者僅某卿盧奕等數人其不受
僞官者則惟魯公一人而已何忠臣義士之難致歟魯
公以區區之平原倡義討賊而河北諸郡復爲唐有賊
不敢急攻潼關唐卒賴以中興者惟公倡之於其先也
其在朝廷數進讜言李輔國遷上皇居西內首率百官
問起居元載請奏事者先白宰相又極論其壅蔽屢忤

魯公極忠不避難臨難不違義是其塵垢粃糠批猶祗飾而誦習之將以勸事君況其所自造之文乎然魯公歿且三百年未有祖述其書者其在舊史施之行事蓋僅有存焉而雜出傳記流於簡牘則百而一二銘載功業藏於山川則十而一二非好學不倦周流天下則不能遍知而盡見彼簡牘者有盡而山川者有壞不幸而不傳則又至於千萬而一二未可知也吳興沈侯哀魯公之忠而又佳其文耀久而不傳與雖傳而不廣也於是採掇遺逸輯而編之得詩賦銘記凡若干篇爲十五卷學者可觀焉蓋君子多見則守之以約沈侯好學喜聚書聚書至三萬卷若是多矣然猶常汲汲而不足者至其集魯公之文使必傳於天下必信於後世可謂守之以約而尚友者乎予是以序其意

顏魯公文集後序
永春留元剛茂潛

文章節義非二致也聖人入德之序由孝弟而謹信汎

愛而親仁行有餘力以學文士君子循本達末自得諸已則英華之發外皆源而流者也世變既降者攢羅列聚而信道不惑守節仗義渺然無幾是以善觀人者必先節義而後文章文章之輕重在一身節義之輕重在國家存而爲節義發而爲文章忠之於一身推之於國家漢唐以來魯公一人而已公之忠烈始卒不渝穹宙昭明凜凜如在雖庸人孺子莫不知之而予猶以軼言餘事彷彿一二幾於畫渾沌者惟觀之節義然後可以觀公之文章公豈求工於文者哉公之心與天地並星辰河漢山川草木自然之文也不論其心而徒論其文豈知公者耶公之文不多見而天下後世仰公之名景則敬慕不能已者蓋重其所先畧其所後也故存亡詳簡有不暇計而其所可見者雖僅存而不詳然有功於名教大矣觀其奏論事先白長官之疏嬰逆鱗陵焰詬抗言不忌上僕射爭坐之書誠英乂朝恩而弗恤自二十六第進士三十四舉制科閱官四十有五而居中者纔十載六遭貶斥竟至殺身英風勁氣使人感涕憤發萬世而下頹波以障靡習以激幽昧俾百循默嗜寵日前貽臭身後視此孰榮辱受替歸北幾至齕口拙於生事食肉愛煎固不如屬厭富貴者之

遵欲而公論則有在也前後忤權臣者五楊國忠李輔國元載楊炎皆詠戴杞亦貳死公之流芳遺澤不朽遵蓬藋名與糞壤俱腐禍福得失之理昭昭不誣而昧者慧快於所睹不慮於不見豈不痛哉雖然盧杞陷公於死非死公也乃擠唐於亡也以公之所試諒公之所存使其端委廟堂精神折衝則敵於弄兵者未必自是紛紛嗚呼唐亦寖弱而深爲唐恨也予後公三百九十四年而生又三十五年而守東嘉訪公之來孫自五代徙居於此本朝皇祐紹興間嘗錄其後官者可以囿乎所以識者未爲公恨而深爲公兼以畀人夫節義天地間元氣所關而國家氣運興衰端必由之然是二者造物恒若有所靳不兼以畀人夫節義苟歉文雖工君子無取焉唐之文韓柳最著論者終醇韓而疵柳非其文之弗若也節義弗若也當滁山亂作豺鋒列郡應之如響使賊邊巡不敢長驅而西明皇得從容狩蜀靈武受牌郭李卒成收復之動要之義氣所激發之然也

顏魯公文集 卷十八 外集六 四

豕哮噬前無堅城顏魯公首倡大順以烏合之眾嬰賊公之功居多比其正色立朝公言直道屢斥屢復百折不屈以戕其軀公之節義炳炳震濫若是隻片語固嘗見重於世而況其高文大冊典則沉厚眞足以昭示無極乎公之文初輯於宋人沈氏刻原父序之留元剛氏又續爲搜輯刻之傳今多不存學者罕得而見散見於金石間者千百之一二耳近錫山安國氏泰得傳錄舊本志重梓之請予序夫公之節義不待文而顯然讀其

右顏氏告世傳魯公親筆或謂頼與畿所書英風誼氣千載不磨所以興起人心爲世所重者要之不專以字畫論也辛卯刺史太子少師告舊刻於永嘉郡齋沂陽有薛王友蘭陵夫人告巴陵有刑部尚書告今以墨本合而模之勒於樂石

顏魯公文集序 明巴陵楊一清石淙

文可槩知其心公之文非有意於傳而重其人則其文
章不容不與大節並傳也抑予於公之存沒而有以得
夫唐室興亡之幾方公之舉義明皇聞之曰朕不識顏
眞卿何如人乃能若是至蔚代德宗時則既知之矣是
時國步雖艱不若天寶之急授之將可折衝任之相能
定國使究其用方岳不窮命秉輿不播辱獨奈之何數
君者知而不能用用之弗盡且專蓋楊炎元載盧杞輩
娼嫉於上而一二羣小又搆毀於下以成其私公徒抱
孤忠躑躅不展卒死李希烈之手盧杞爲之也而唐之
亡亦胚胎於是矣公乎何損設於戲是固有非人力之

所及者矣予何人斯敢序公集而請者之意有足嘉者
不可以默顧是集未經較訂訛譌至不可讀誠得知言
者釐正而銓次之則詞林鉅工別自有序述之者奚俟
予言

顏魯公文集後序

吳郡　穆元敬

顏魯公集有二子家舊藏本凡十五卷人間所傳又有
宋東嘉守留元剛本視子家者十五而闕其三前有劉
原父序云輯於吳興沈侯而不書其名字考之館閣書
目謂嘉祐中宋敏求惜公文不傳乃集其刻於金石者
爲十五卷及觀元剛之序則云原父所序即敏求集其

刻於金石者而乃止十二卷何也按公行狀謂其佐吉
州有廬陵集刺撫州有臨川集刺湖州有吳興集并韻
海鏡源爲禮儀使有禮儀集今墓碑所載惟禮儀集而
新舊唐書列傳於公著述皆不載此殆作史之體然耶
元剛復謂公所著皆逸而不傳而其本有公文補遺及
年譜行狀皆子家所無而子家本自和政公主碑至顏
夫人碑十首又元剛之所未有此又何也舊本皆以詩
居首今僭爲編訂以奏議第一表次之碑銘次之書序
與記又次之而以詩終焉若補遺諸作則各從其類卷
仍十五以符舊集之數而年譜碑狀列傳諸文別爲繕

既爲之序而復求予言予人用心於此固民泰之請不
覺躍然遂爲書之

重刻顏魯公文集序

平原古原郡轄也邑侯劉君來令是縣履封懷古遂購
魯公文集重刻之嗚呼柳子曰慈病讓夷義之先圖國
忘死貞之大而況支覆障瀾崎嶇一節老死而不渝如
魯公哉則其精貞烈節片言足遺大呂固不可使先
生之手澤泯泯於窀窆之鄉也公之義績肇自平原鎬
鼎唐祚人知唐業之中折復振子孫不亡者爲郭李之精英
有以留之而不知使羯胡鼓殆漁陽長驅河朔直擣隴

右以留之而不知使回紇跳梁自北庭而南天子震
慴於上而魯公以一旅扼其吭睽使點虜不敢捨公而西然後郭李得收
之兵行之間則雖謂神堯之天下公以平原還之誰曰
不然然當時之所以撫循教督其民又可信矣至於今
原人之奇及其父讀贖讀讀讀形於色妄知非公風化浸
漬者深哉涉乎由之而不知所從來矣彼平時滋蔓荼
漁狼之政而望臨難有仗節死義之良哉籍以還未前
聞也則季世之守見已吾乃今然後知公精忠大義不
止一連兵孤城而簡牘政模皆爲正氣威靈之貫注惜
冀以彼忠義節烈萬古如生讀其文想見其人眞足以
磨頑而勵鈍矧忠節天植者有不曠世相感耶若乃尚
身陷希烈而喪色昌詞令讀之猶凜凜如昨日事固足

欽歟山海劉侯思誠來遂捐俸拓基別開廳事一切爲
之增飾已又蒐得魯公文集屬余查訂舛譌付剞劂氏
以藏祠中使與尸祝共久鑠完復屬余以右史余謂文
以足志倘浮於人徒飾羽耳魯公謝去年代逖遠而所
爲剩語斷簡猶令人寶愛若麟角鳳毛然初宋敏求購
公之家藏然後爲卷十
五及覽劉原父留元剛暨楊太傅都少卿序言莫不仰
止景則幸睹其手澤之遺而互有散亡蠹落之憾此無
異以彼忠義節烈萬古如生讀其文想見其人眞足以
磨頑而勵鈍忠節天植者有不曠世相感耶若乃尚

友意徵而諦取其餘唾則厄之禹而後之放矣余謹按其重鋟之故而附以曉如此

重刻米元章魯公仙蹟跋　歙縣鮑觀光伯達

顏魯公刻合璧帖有米元章書顏魯公尸解一段顏魯公若從兄顏常山皆海寧人五代時吳越武肅王遣官立廟於治南額曰雙仁祠光承乏茲土方重新廟貌得此帖不啻拱璧購雋手摹勒上石謹按常山公祿山賜紫袍退語長史袁履謙何爲服此歸而借兵伐之既而六日城陷賊殺其子其族二十餘人不屈賊縛公天津橋胥不絕口賊斷其舌合胡死魯公事載碑中祿山濁

亂肅宗中興雖李郭翊運然而公與睢陽實維砥柱而許睢陽若兩公皆產海寧猗歟盛哉海寧勁氣鍾於若人即魯公來翰一節亦復超絕一世憶癸丑萬歷四十一年北上過徐頊巷先生向余稱魯公眞蹟有留手唐箋一幅闊可尺三寸直尺七八寸書華嚴經八十一卷初看如綿不能識認諦視則筆法勁遒精神橫溢書尾記年月日積書十載則魯公筆也此碑元章手筆超絕前人王弇州先生稱其神妙如子路初見孔子氣象即此一段纖細亦足想見乃公精神則其握拳透爪八十一猶然兩公顧可易及哉光低倘遺象考唐書不能已已他日將別有刻也爲之銘曰唐室陵遲妖星頻厭二難撐之白刃不變我鎚斯文千秋如見凡百有位視茲靖獻

案魯公之先世爲琅邪人後遷開中非海寧人其卒年七十七歲非八十一歲皆鮑氏誤記此跋刻於天啟四年在海寧雙仁祠記之陰

顏書編年錄序　黃本驥

書一藝耳無足爲魯公重魯公即不能書一字之存猶足爲儒林墨寶況工書如魯公者在唐人中別樹一幟歐虞褚薛裴柳諸家石刻之存於世者皆不若魯公篇幅之巨碑版之多是可無一編以聚之而忍令其剝蝕

於風霜榛莽之地敲火礪角之餘乎偶檢行篋得石刻如干種案年編次題曰顏書編年錄取前賢跋語稍爲刪補以便觀覽此外石本未及目見者皆不備登俟博雅君子得是編而續成之以爲顏書全帙則石刻之存亡無足爲念而一藝之傳未嘗非論世作忠之助有石沙而文存者補註其旁以便快讀其文爲他人所撰及文爲公撰而非公書者皆不錄以是編專爲顏書而作也編成并繪公像於卷端以志景慕又爲官履攷及世系書碑二表以備攷證云

顏魯公文集卷十八終

寧鄉黃本驥仲良編訂
湘陰蔣　璵緝揚參校

顏魯公官階考

唐書本傳載魯公遷轉官爵多誤今以行狀神道碑銘及家譜年譜與本傳互攷附載家廟碑之後

本朝鎮洋畢沅秋帆

舉進士以新唐書本傳爲主下並同案本傳以此爲入高等授祕書省校書郎進士出身尋判入高等授祕書省校書郎殷亮行狀云開元二十二年進士及第登甲科二十四年吏部擢入高等授朝散郎外集七

顏魯公文集　卷十九　一

祕書省校書郎作又擢制科調醴泉尉碑銘云天寶元年舉博學文詞秀逸科試上第授京兆府醴泉縣尉案碑銘行狀云開元二十二年下並云授通直郎長安尉傳缺者非也留元剛年譜云唐會要所載開元二十四年吏部侍郎盧從愿考試博學宏詞科及第授秘書郎通直郎長安尉皆謂之制舉又擢制科調醴泉尉碑銘云天寶初行狀云太傅遷貶陝後公使河隴按覆吐蕃還又充河西隴右軍試覆屯交兵使又充河隴朔方行營宣慰使未行留知省事更封魯郡公二年正月除憲部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其年三月除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充荆南節度使觀察使行狀云加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其年三月改吏部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充荆南節度觀察使行狀云廣德元年移利州在賓客數月改尚書右丞碑銘云廣德元年正月除憲部侍郎轉吏部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其年三月除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充荆南節度觀察使行狀云加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其年三月改

年譜云年七十七贈者傳則以大歷十三年爲刑部尚書時年七十三抗章乞致仕不允後薨於貞元元年當是七十七傳非也

顏魯公著作考

黃本驥

顏魯公著作舊唐書經籍志有韻海鏡源三百六十卷代宗紀云大歷十二年十一月上於朝至宋時已失三百四十四卷故崇文總目宋史藝文志皆云十六卷宋史藝文志又有禮樂集十卷眞卿爲禮儀使所定名改鏡作鑑殷亮撰公行狀云令門生左元輔編集久佚杜佑通典載有代宗議注一卷即十卷之一也又新唐書有定武成廟碑冀奏通典又有更定岳禮奏及今存文忠集所載請復七聖謚號狀論元皇帝祧遷狀廟享議朝會有故去樂議全唐文所載請除譯服奏請除素珠聽政奏皆是集中之麗存者顏氏家譜一卷宋史藝文志同云不知作者全唐文有公撰世系表公行狀後遂初堂書目有顏魯公歷官狀未詳作者

顏魯公文集 卷十九 外集七 三

文志有歷古創疆儀五卷卷尤袤遂初堂書目作歷古創儀注又有顏眞卿筆法一卷即公撰張長史十二意筆法記今存集中其詩文集則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皆有吳興集十卷公爲湖州刺史時作又臨川集十卷公爲撫州刺史時作行狀作盧陵集盧集十卷公爲吉州別駕時作行狀作盧陵集左元輔編劉原父序云顏魯公文集十五卷公集至北宋皆亡吳興沈辅編氏採掇遺佚編爲是集館閣書目云顏眞卿集十五卷嘉祐中沈敏求編爲是集留元剛序云顏魯公集十二卷補遺三卷年譜一卷嘉定間元剛守永嘉得敏求殘本失其三卷因爲補之附以年譜宋史藝文志有顏眞卿集十五卷即元剛本也元剛又集公書刻石爲忠義堂帖入卷越三年東平聲噪又續刻二卷今存者惟孫退谷所藏殘本至明代則有魯公喬孫永祚刻本錫山安國刻本其卷數皆依宋之舊而卷次則異郡都穆重爲排比又有山海劉思誠刻本聯句詩十九首編入本朝康熙四十七年以公詩一卷聯句詩十有一首就安氏本編爲文忠集十五卷補遺一卷年譜一卷錄入欽定四庫全書嘉慶二十四年復採輯遺文分爲八卷編入

御定全唐詩乾隆四十七年增採公文十有一首就安

顏眞卿行狀一卷唐書藝文志誤作殷仲容辨見行狀後

顏魯公歷官狀未詳作者

本朝鎮洋畢沅有魯公官階考顏氏世系表皆載關中金石記

顏魯公著韻海鏡源始末考 黃本驥

大歷十二年十一月刑部尚書顏眞卿撰舊書經籍志源三百六十卷上於朝舊書代宗紀韻海鏡源三百六十卷顏眞卿撰舊書經籍志公初在平原未有兵革之日著韻海鏡源成一家之作始創條目遭遇祿山之亂寢而不修者二十餘年及至湖州以俸錢爲紙筆之資延江東文士蕭存陸士修裴澄陸鴻漸顏祭朱弁李萼清河寺僧智海兼善小篆書吳士湯涉等十餘人筆削舊章該搜羣籍撰定爲三百六十卷大凡據法言切韻次其字按經史及諸子語據

音韻次字右位者刊成文裁以類編又按倉雅及說文玉篇等其義各注其下謂之字脚韻海者以寧籠經史之語依韻次之其多如海鏡源者八體之本究形聲之義故曰統源編亘數載其功乃畢表上之有司詔所司藏之於書府大抵求經史撰集篇賦利於後學焉殷亮

公行狀

公轉湖州刺史初在德州嘗著韻海鏡源遭難而止至是乃延集文士纂而成文古今文字該於理者摭華撮要罔有不備爲三百六十卷以其包荒萬彙其廣如海自末尋源照之如鏡遂以名之令狐峘曾公墓誌銘

眞卿自典校時即考五代祖隋外史府君與法言所定切韻引說文蒼雅諸字書窮其訓解次以經史子集中兩字已上成句者廣而編之故曰韻海以其鏡照原本無所不見故曰鏡源天寶末眞卿出守平原已與郡人渤海封紹高質族弟今太子通事舍人渾等修之裁成三百卷屬安祿山作亂止其四之一及刺撫州與州人左輔元姜如璧等增而廣之成五百卷事物罣擾未遑刊削大歷壬子歲眞卿初刺於湖公務之隙乃與金陵沙門法海前殿中侍御史李嶠陸羽國子助教州人褚沖評事湯衡清河丞太祝柳察長城丞潘述縣尉裴循

顏魯公文集 卷十九 外集七 六

僧皎然字清晝姓謝湖州人靈運十世孫居杼山顏眞卿爲刺史集文士撰韻海鏡源預其論著新書藝文志皎然東溪泛舟詩自注奉和顏使君修韻海畢州中重宴詩奉陪顏使君修韻海畢東溪泛舟餞諸文士詩

顏魯公書韻海　右闕大字朱書魯公作小字他人作

蘇駒云在其父刑部尚書處寶章待訪錄

徐浩爲顏眞卿辟客書韻自張顛血脈來教眞卿大字

促令小小字放令大非古法也海嶽名言

大歷八年癸丑公年六十五正月至湖州刺史任拔杼山妙喜寺碑云大歷七年蒙刺是邦觀察判官御史袁君高巡部會於此土逆立亭於東南陸處士以癸丑歲冬十一月癸卯二十一日癸亥建名之曰三癸又云自典校時者韻海鏡源未遑刊削壬子歲明刺於湖公務之隙與沙門法海李舉陸羽褚沖湯某柳察潘述裴循蕭存陸士脩楊遂初崔宏楊德元胡仲湯涉顏祭韋介左輿宗顏策以季夏於州學及放生池討論至冬徙於茲山來年春遂終其事考之乞御書題額恩勅批答碑

陰記公七年秋九月歸至東京起家除湖州刺史來年春正月壬任放生池碑後亦書云七年秋九月已亥蒙除不應壬子之九月至京癸丑之正月至任而壬子之季夏已與羣士討論於州學冬復徙於杼山癸丑之春遂成書而終事碑銘曰三癸巍峨又曰紛吾著書羣彥惠臻言羣彥著書於三癸之亭也夫既大歷七年蒙刺是邦癸丑十月方有此亭安得壬子之冬羣彥已集是必寺碑傳寫於金石剝落之餘誤以癸丑爲壬子當終事於甲寅之春也郡有韻海樓未徙杼山時所建留元剛續

公年譜

顏眞卿韻海鏡源十六卷崇文總目

顏魯公爲韻海鏡源以包荒蕆業其廣如海照之如鏡崇文總目僅存十六卷今不傳紀聞

顏真卿韻海鑑源十六卷宋史藝文志

案韻海鏡源本三百六十卷至北宋時已失三百四十四卷故崇文總目宋史藝文志皆就僅存之卷著錄藝文志鏡作鑑係宋人避太祖祖諱諱敬字嫌名所改元史官因之耳

韻海樓在湖州府治後因唐顏眞卿得名按眞卿著韻海本在杼山後人慕其事而名此樓耳湖州府志

案留元剛撰年譜云郡有韻海樓未徙杼山時所建府志謂後人慕其事而名之者非也

顏魯公湖州賓客考

袁高 字公頤東光人 浙西觀察使

陸羽 字鴻漸竟陵人 太子文學

郡人時爲湖州防禦副使終鹽鐵判官

褚沖 字士和長城人 國子助教

評事案湯君名所傳名異辨見文集杼山壁內

柳察 太祝

潘述 長城丞

蕭存 字伯誠蘭陵人 尉長城 士子常熟主簿

陸士修 正字

劉茂 翰撰時

盧鍔 括州錄事參軍

韋寧 江寧丞

李嶠 字伯高趙郡人

湯清河 大理評事終潭州刺史

裴循 河南人 嘉興尉

殷亡壽州倉曹

裴郁 起居郎

蔣志 祕書郎

呂渭 字君載河中人時爲大理評事

魏理 大理評事

沈益 睦部員外郎

劉全白 池州刺史

沈仲昌　陸向　攝御史　沈祖山
咸陸川台　張茝陸澤人　張著著作郎兵曹　張薦著弟孝廉終工部
侍郎　張薦著弟　權器潤州人時以判官終戶部員外郎　韋垣
尼與平丞公之孫弟　楊遂初以下皆公後進　崔宏　楊德元
胡仲　湯涉杼山碑云南陽人　韋介　左與宗　周
鄭公諱昌齊行狀作智海　顏渾太子通事舍人　房夔　崔密　崔萬
沈殷　李莆
顏魯公文集　卷十九　外集七　九
賀叔蒙　裴繼　晈然字清山僧以下會公族人　顏策　顏暄　顏超　顏峴丞穆趙公次子家廟碑作碩　顏祭
海上元人殷氏子殷亮撰會公行狀作智海　顏渾
鄭公諱昌齊題名作萊公之從子也　顏策　顏暄
顯皆公諱昌齊題名　顏頲
從子　顏頲劉碑作顏　顏頊
右五十八人見杼山寺碑
吳筠字貞節華陰人待詔翰林時尚道士　強蒙處士善醫　范縉　王純
宗名改紹魯公子之日德素萬年
人時爲武康尉終寧試軍節度使　王修甫　左輔元
楊憑字虛受弘農人終京兆尹　楊凝憑次弟字懋功終兵部郎中　耿湋字洪源河東人右拾遺大歷十子之一　陸涓吳人陽翟令　皇甫曾字孝常監察御史
裴脩梁縣尉　康造會稽人刺史州推官
房益武康人監察御史又滑語聯句有李益按李君虞元末始以詩名於時不應大歷初即與魯公詩會當即房益或沈益之誤　釋塵外白號北山子　李觀字元賓贊皇人終太子校書郎
喬佾缺名　伯成缺姓　顏頊　顏須
顏魯公以下三人顏魯公族子
右二十四人見聯句詩
裴澄江東人與修謬海
右一人見殷亮撰行狀
張志和字子同金華隱士自號元眞子作漁父詞徐士衡　李成矩二人與魯公和志和漁父詞二十五首
右三人見續仙傳
顏魯公生卒葬地考　黃本驥
魯公生年今無可考當據卒時逆推然公之卒年記載各異舊唐書德宗紀云貞元元年正月癸丑始聞太子太師魯郡公顏眞卿爲李希烈所害新書紀云貞元元年八月丙戌李希烈縊殺顏眞卿新舊兩史既已傳聞異辭令狐峘撰公神道碑以當時人書當時事其說似可憑信前云今上與元元年八月三日蹈危致命於蔡州之難後云貞元初希烈陷汝州公遇害於汝州之龍興寺即令狐氏一人之說已前後互異貞元改元在與元之後既以與元元年八月三日薨於蔡州即不應於貞元初遇害於汝州宋留元剛忠義堂帖有公書移蔡一帖云貞元元年正月五日眞卿百汝移蔡其帖爲正月十九日書若公殁於與元元年

不應書是帖於明年正月則兩書本傳及神道碑皆誤矣貞元元年正月爲丁酉朔癸丑乃十七日是帖書於十九日不應十七日已訃聞於朝則舊書本紀作正月癸丑亦誤矣殷亮撰公行狀云貞元元年王師復振賊巢蔡州有變其年八月爲癸亥朔二十四日庚辛景臻等害公於龍興寺貞元元年八月爲癸亥朔二十四日爲丙戌行狀所載與新書本紀正合則其卒當爲貞元元年八月十三日乙丑至二十四日丙戌始聞訃於朝也舊書德宗紀與元年十一月劉洽曲環大破希烈之衆希烈遁歸蔡州初公爲希烈所留置於汝州至是挾以之蔡故自汝移蔡爲貞元元年正月事趙德甫金石錄云據新史紀傳魯公以貞元元年遇害而舊史德宗實錄皆云歿於興元元年疑新史誤不知舊史及德宗實錄作興元元年者皆誤也惟留元剛魯公年譜最爲精確其說云考之遺蔡帖及行狀皆云七十七按大歷十三年公年七十爲刑部尚書三抗章乞致仕不允後死於貞元元年當是七十七由貞元元年逆推而上七十七年則其生當在中宗景龍三年其歸葬之期當以神道碑所載貞元二年葬卜冲平冬十一月旬有三日歸葬爲得其實顏氏族葬之兆在京兆萬年縣今陝西臨潼縣鳳栖原見於魯公所撰家廟碑皆未及載公弟允臧生於開元二年則公父之卒在二年以後其時爲薛王友卒於京師則其葬亦當在關中祔塋公母蘭陵郡君卒於開元二十六年其時公兄允南爲右武衛兵曹公爲校書郎皆京職其母當卒於京師而葬亦當祔惟貞元元年自汝移蔡行狀及嗣曹王皋柳珪常侍言能葬萬年縣之舊原即鳳栖原祖塋地也今傳公葬蔡州何以不歸葬關中而乃別葬於偃師墓誌又云詔有司具鼓吹羽儀送於墓所遣中謁者弔祭則公葬萬年祖塋爲權偃師之墓據米元章所記南海寄書事甚荒誕不知何以流傳

至今而閭中之墓反湮廢失傳乾隆十四年
高宗純皇帝巡幸過此遣官致祭而偃師之墓遂爲中
州掌故矣又按宋史禮志元祐六年詔以沂州費縣顏
眞卿墓載在祀典而廣輿記又載曲阜句容皆有顏魯
公墓是魯公不應有墓在費與曲阜句容其說皆不足
據也

顏魯公祠廟考

顏魯公祠廟所在有山東之沂州府鄆城縣費縣平原
縣江蘇之句容縣河南之汝陽縣陝西之同州府浙江
之湖州府烏程縣嘉縣額曰顯忠江西之撫州府南城縣廬

陵縣又建昌府之廣姑山四川之蓬州又南部縣之離
堆額曰忠貞又江西之都陽縣有顏范祠以公與宋知
饒州軍事范仲淹合祀湖南之郴陽縣有元顏祠以
公與唐郴州刺史元結合祀浙江之湖州府峴山有三
賢祠以公與宋州守蘇軾王十朋合祀後增入晉王羲
之謝安宋桓偉唐杜牧宋孫覺明陳幼堅爲九賢祠又
晉溪上有四賢祠以公與羲之安軾合祀海寧縣有雙
仁祠以公與常山太守顧清合祀直隸之元氏縣白石
山有三賢祠祀杲卿以公與杲卿子季明附其沂州府
郯城縣費縣及曲阜復聖顏子廟東廡

國朝各設奉祀生以魯公後裔
案宋人魯公祠廟碑記惟曾鞏記在撫州曹輔新廟
記在費縣黃庚雕堆祠記在吉安今皆採人集中其在湖州
邢陽歐陽守道記在吉安今皆採人集中其在南部許永元顏祠記在
者尚有嘉祐七年知州事潘淵張田字公載所撰祠
堂碑北山程俱所撰崇忠辭三章及開禧三年知州
事王炎續撰懷忠辭一章今未見

安金藏剖腹以明皇嗣段秀實捉笏而擊元兇張巡姚誾之守城杲卿眞卿之罵賊又愈於金藏秀實等舊唐書忠義傳序

漢諸葛忠武侯唐杜工部顏文忠公韓文公宋范文正公此五君子其心光明正大疎暢洞達朱子王龜齡集序

顏公剛毅忠烈得之天資與其學之不純而諂道佞佛自不相掩有志於道者師其所當師而戒其所可戒可也朱子跋程沙隨帖

顏魯公忠義大節照映今古豈唯唐朝人士罕見比倫自漢以來殆可屈指也考其立朝出處在明皇時爲楊國忠所惡由殿中侍御史出東都平原肅宗時以論太廟築壇事爲宰相所惡由御史大夫出馮翊爲李輔國所惡由刑部侍郎貶蓬州代宗時以言祭器不飭元載以爲誹謗由刑部尚書貶峽州德宗時不容於楊炎由吏部尚書換東宮散秩盧杞之擅國也欲去公數遣人問方鎮所便公往見之責其不見容由是衛忤切骨是年七十有五竟陷杞之詭計而死議者痛之嗚呼公既知杞之惡已直因其方鎮之問欣然從之不然則高舉遠引挂冠東去杞之所甚欲也而乃眷眷京都終不自爲去就以蹈危機春秋責備賢者斯爲可憾司空圖隱於王官谷柳璨以詔書召之圖陽爲衰野墮笏失儀得放還山璨之姦惡過於杞圖非公比也卒全身於大亂之世然則公之委命賊手豈不大可惜也哉雖然公因困於淮西屢折李希烈卒之捐身殉國以激四海義烈之氣貞元反正實爲有助焉豈天欲全舅公以萬世之名故使一時隱於橫逆以成始成終者乎洪邁容齋隨筆

顏魯公爲郭汾陽家廟碑云端一之操不以險夷槩其懷堅明之姿不以雪霜易其令斯言也魯公亦尤蹈之王應麟學紀聞

顏眞卿鄭畋以興復爲已任倡義討賊其志壯矣眞卿權移於賀蘭進明畋見襲於李昌言功不克就故才與誠合斯可以任天下之重同上

眞卿先進明起兵又爲河北採訪使進明乃所部也要與并力可也咨其計盡可也單檄稍移則過矣讓以堂邑之功則又甚矣眞卿爲是得非懲常山之敗乎愚謂

三公過猶不及方杲卿送俘京師也張通幽請行以救宗族杲卿若知其情宜語之曰君兄陷賊君正應留此相協力破賊乃可以自湔今行未有益也如此則姦謀沮矣杲卿既失之眞卿乃務下已以濟國事然進明未嘗有可咨之策而以不情與之未嘗預堂邑之戰而以衆人之功歸之不以郭李犄角而進明是讓眞卿忠義而功烈不就者蓋始乎此矣（常伯謂尚書僕射誤）

魯公清忠直道再爲常伯（常伯謂尚書僕射誤）爲工刑兩部尚書　魯公曾　輔相有虛位而不用人君非知已矣年踰七十致仕而歸不亦善乎而與盧杞同朝且有不相容之訴而觸其所惡聞者難以言智矣（同上）

案舊唐書代宗紀大歷十三年正月魯公常三上章乞致仕不許其時公年方七十則非戀職者可比此論似尚未確

眞卿守平原首倡討賊之義應之者相繼而起唐之不亡眞卿之力居多（陳仁錫評）

安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元宗曰朕不識顏眞卿何如人所爲乃若此朱泚謀逆段秀實擊泚遇害德宗恨委用不至帝泗久之嗟乎中主之世愚佞容身於朝得享其利而忠良往往捐棄偏方閒地及其亂也忠良獨受其害彼容身取位者皆鳥獸散矣向之腹心股肱今日何在而盡力致死乃其所不識之人及委用不至之士嗟乎此其所以有亂亡之及也至丁亂亡始憐而惜之夫復何益元宗吾不論德宗時秀實死眞卿復投之虎口卿尚無恙也徒惜秀實不及用而於眞卿忠義以決奸相之計何中主之難悟而君子之多不幸也（孟冬錄）

奸人之傾正士亦多術矣彼若直爲不根之言無對之謗以相醜詆聽者不能不察受者猶得明而辨之惟陽託公論陰釋私憾使聽者無所置疑而受者至無以自枝非宰相不可鎮撫其惡顏眞卿也謂三朝舊臣名重海內宣慰希烈可不勞師旅其惡李揆也謂諳練故事會盟吐蕃則他人不敢辭遠使此其言非有毀也而三正士爲之出且爲之死矣何其術之巧而易也噫非明君其孰能悟之德宗之愚而弗覺也無怪已（同上）

爲眞堂在杼山唐顏眞卿建（湖州府志）

顏眞卿於杼山上起謝臨川寫眞堂（類要）

謝靈運官臨川內史嘗游宴吳興相傳謝村福田寺其故宅也僧皎然自稱靈運十世孫想寫眞堂僧公爲皎

然起耳（石柱記箋釋）

東遷館在湖州府城東六十里本名太湖館唐開元中刺史顏眞卿以其在舊東遷縣地改今名（湖州府志）

霅溪館在湖州府治南梁太守蕭琛改興國寺爲白蘋館唐開元中刺史顏眞卿學太師愛之（韓愈撰韋丹墓誌）明嘉靖改爲開政館大歷中刺史顏眞卿改今名（同州上）

湖州城東南二百步抵霅溪溪連汀洲洲一名白蘋梁吳興守柳惲於此賦詩云汀洲采白蘋因以爲名也前不知幾千萬年後又數百年有名無亭鞠爲荒澤至大歷十一年顏魯公爲刺史始翦榛導流作八角亭以游息焉（白居易白蘋洲五亭記）

案白蘋洲之有亭始於魯公其分建五亭曰白蘋曰集芳曰山光曰朝霞曰碧波則始於開成三年刺史楊漢公白記爲楊而作也今節錄其文附入顏集以志斯亭所自始

芳菲亭在湖州府治東南刺史顏眞卿建（湖州府志）

白蘋洲上有顏眞卿芳菲亭（太平寰宇記）

溫佶字輔國以字行安祿山亂往見平原太守顏眞卿助爲守計（新唐書忠義傳）

魯郡公顏眞卿守平原溫佶杖策往謁雲風類隨忠氣合發（牛僧孺撰佶神道碑）

韋丹字文明京兆萬年人蚤孤從外祖顏眞卿學（新唐書韋丹傳）既孤以甥孫從太師魯公眞卿學太師愛之（韓愈撰韋丹墓誌）

案唐書宰相世系表韋丹父政雒丞丹爲魯公甥孫則政乃公之壻也

王紹京兆萬年人舊名與憲宗同永貞年改焉顏眞卿器重之因紹舊名字之曰德素（舊唐書王紹傳）

表爲武康尉（李繁撰王紹墓誌）

張薦字孝舉深州陸澤人少精史傳顏眞卿一見歎賞之（舊唐書張薦傳）

王紹少以厚實爲士友所重顏魯公守湖州時特器之（唐書卓行傳）

權舉德輿父也顏眞卿表爲浙西行軍司馬

拾遺杜甫上表論房琯有大臣度眞宰相器聖朝不容辭旨汪誕肅宗令崔光遠韋陟及憲部尚書顏眞卿同訊之（舊唐書韋陟傳）

案新唐書杜甫傳云會宰相張鎬救解甫得免死然則魯公訊斯獄與甫無恩甫稱詩史於祿山事言之

甚詳獨平原喧赫之功無一語及之

穆寧河內人攝東光令初佐採訪巡按過平原與太守顏眞卿密揣祿山必反至是眞卿亦唱義舉郡兵以拒祿山會間使持書遺眞卿曰夫子爲衞君乎更無他辭眞卿得書大喜因奏署大理評事河北採訪支使寧以長子屬母弟曰惟爾所適苟不乏嗣吾無累矣因往平原謂眞卿曰先人有嗣矣所謂死有輕於鴻毛者寧是也願佐公以定危亂眞卿深然之其後寧計或不行眞卿迫蹙棄郡夜渡河而南見肅宗於鳳翔帝問控賊之狀眞卿曰臣不用穆寧之言功業不成帝奇之發驛召寧以右職待之會眞卿以抗直失旨事遂止

唐幽州復舜廟頌貞元十二年韋稔撰顏頵正書并篆

顏魯公文集 卷二十 外集八 七

金石錄

顏頵書盡端莊殊有父風王惲秋澗集

案顏魯公次子也

唐鄧州文宣王廟碑顏頵書墨池編

案頵魯公弟允臧第二子

唐晉祠新松記元和元年令狐楚撰顏禺正書金石錄

案禺之臧第三子

唐河中府鸛鵲樓記顏防書金石略

貞元四年麟德殿宴羣臣詩顏防魯公族子

顏魯公文集卷二十終

顏魯公文集 卷二十 外集八 八

寧鄉黃本驥仲良編訂
湘陰蔣　瓌維揚燊校

書評一

總論

聖祖仁皇帝御論云史稱顏眞卿立朝正色剛而有禮非公言直道不萌於心天下不以姓名稱咸曰魯公而獨爲權奸盧杞所忌遣諭李希烈竟被賊害觀其赴火駡逆何其烈也平生善正草書宋祁稱其筆力遒婉今披閱遺蹟凝重沈鬱奇正相生如錐畫沙直透紙背覺

忠義之氣猶勃勃楮墨間朕重其人益愛其書不啻遒於球璧矣（倦文齋書畫譜）

顏眞卿少有詞藻尤工書（舊唐書本傳）

顏眞卿善正草書筆力遒婉世寶傳之（新唐書本傳）

後人論書歐虞褚皆有異論至張旭無非短者傳其法惟崔邈顏眞卿云（新唐書張旭傳）

張旭草書得筆法後傳崔邈顏眞卿李陽冰（國史補）

公貧乏紙筆以黃土掃牆學書字攻楷書絶妙（殷亮顏魯公行狀）

案以黃土掃牆學書魯公父惟貞與伯父元孫事也見公撰家廟碑豈公亦嘗效之耶

公善隸書書格勁逸抗行鍾張（令狐峘顏氏家廟碑銘）

顏刑部書家者流精極筆法（懷素自敘）

晚歲顏太師眞卿以懷素爲同學鄙兵曹彤弟子問之曰夫草書於師授之外須自得之張長史旭觀孤蓬驚走之外見公孫大娘劍器舞始得低昂迴翔之狀未知鄙兵曹有之乎懷素對曰似古欽脚爲草書豎牽之極顏公於是倘佯而笑經數月不言其書懷素又辭之去顏公曰師豎牽學古欽脚何如屋漏痕素抱顏公脚唱歎久之顏公徐問之曰師亦有自得之乎對曰貧道觀夏雲奇峯輒嘗師之夏雲因風變化乃無常勢又無壁

折之路一一自然顏公曰噫草聖之淵妙代不絶人可謂聞所未聞也（陸羽懷素傳）

徐吏部不授右軍筆法而體裁似右軍顏太保（案魯公未嘗爲太保當是太師之誤）授右軍筆法而點畫不似何也有博識君子曰蓋以徐得右軍皮膚眼鼻也所以似之顏得右軍筋骨心肺也所以不似之（陸羽論徐顏書）

吳郡張旭長史雖姿性顛逸超絶古今而模楷精詳特爲眞正眞卿早歲常接游即屢蒙激昂教以筆法資質劣弱又嬰物務不能懇習迄以無成追思一言何可復得（魯公贈懷素上人序）

眞卿自南都來上元多以草隸篆籀爲當代所稱及至小子斯道大興曾見張旭長史顧示少稍粗自恨無分遂不能佳耳（魯公自書帖）

眞卿嘗作筆法十二意盡備師資之學其正書足以垂世（顏眞卿忠貫白日識高天下其書千變萬化各具一體若中興頌則閎偉發揚狀其功德之盛觀家廟碑則莊重篤實見其承家之謹觀仙壇記則秀穎超舉象其志氣之妙觀元次山銘則淳涵深厚見其業履之純點如墜石畫如夏雲鉤如屈金戈如發弩縱橫有象低昂有態自羲獻以來未有如公者也（鍾張羲獻之徒以奇筆唱士林天下獨知有體勢豈知有原本惟顏魯公作字得其正爲多雖與說文未盡合蓋不欲大異時俗耳（以下行書爭坐位帖送文珠碑文帖頓首夫人帖與李光顏侯帖瑯琊帖篆籀帖中夏帖湖州帖送書帖乞米帖乞朋情纏綿帖馬病帖送辛兇序祭伯父濠州刺史文祭姪季明文（宣和書譜）

書法相傳至張顛後魯公得盡於楷懷素得盡於草顛太師以書自娛晚年嘗載石以行藏之遇事以書隨所在留其所鐫石蓋覩而考之自公之沒名德雖在人然世豈盡知惟書於石者人得見之故今獨以書名世或謂公以書流傳俗間至野人田老皆得名之大抵於其所嗜必傷至其所甚敬則賤理之必然者也（廣川

唐人書有神品妙品能品神品三人顏眞卿楷張長史草李陽冰篆（朱長文續書斷）

魯公嗜書石大幾徑尺小亦方寸碑刻遺蹟存者最多觀中興頌則閎偉發揚狀其功德之盛觀家廟碑則莊重篤實見其承家之謹觀仙壇記則秀穎超舉象其志氣之妙觀元次山銘則淳涵深厚見其業履之純點如墜石畫如夏雲鉤如屈金戈如發弩縱橫有象低昂有態自羲獻以來未有如公者也（鍾張羲獻之徒以奇筆唱士林天下獨知有體勢豈知有原本惟顏魯公作字得其正爲多雖與說文未盡合蓋不欲大異時俗耳（墨池編）

魯公忠義出於天性故其字畫剛勁獨立不襲前蹟挺然奇偉有似其爲人　魯公忠義之節明若日月而堅若金石可以光後世傳無窮不待其書然後不朽然公所至必有遺蹟故今處處有之唐人筆蹟見於今者惟公爲最多視其鉅書深刻或託於山崖其用意未嘗不爲無窮計也蓋亦有趣好所樂爾　余謂顏公書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嚴尊重人初見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愛也其見寶於世者不必多雖多而不厭也故

顏魯公書雄秀獨出一變古法如杜子美詩格力天縱奄有漢魏晉宋以來風流後之作者難復措手 書於孫莘老求墨妙亭詩

魯公之於昌黎詩於工部玉矣

云蘭亭蠶紙入昭陵世間遺跡猶龍騰顏公變化出新意細筋入骨如秋隼 蘇東坡論書

唐自歐虞後能備入法者獨徐會稽與顏太師耳然會稽多肉太師多骨 顏魯公書雖自成一家然曲折求之皆合右軍父子筆法書家多不到此處故尊尚徐浩

沈傳師耳尤方皋得千里馬於沙邱衆工猶笑之今之後人刻之故皆得其眞無做作之差乃知顏書出於褚也夫眞蹟皆無蠶頭鼠尾之筆與郭知運知運當作英又知運英又

論書者多北而驪者也 顏魯公楊少師得蘭亭用筆意 書法自晉以來難得脫然都無風塵似二王者惟顏魯公楊少師髣髴大令爾 余嘗論右軍父子以來筆法絕塵惟顏魯公楊少師二人立論者十餘年聞者瞠若晚識子瞻獨請爲然士大夫乃云蘇子瞻於黃魯直愛而不知其惡皆此類豈其然乎 余嘗評魯公書

獨得右軍父子超軼絕塵處書家未必謂然惟翰林蘇公見許近觀郭忠恕序宇源後云宋家君授以張顏筆法乃知人申常自有精鑒耳 昨見雍人安汾叟家所藏顏魯公書數卷祭濠州刻史文與郭英乂論魚開府坐

席書祭兄子季明文峽州別駕與李勉太保書爲病妻乞鹿脯帖乃知翰墨之美盡在安氏藏古書於今爲第一 按痙鶴銘潤州圖經以爲王羲之書字亦奇特然不類羲之筆法而類顏魯公不知何人書也 痙鶴銘惟顏魯公宋開府碑瘦健清拔在四五間 黃山谷論書

顏眞卿書如項羽挂甲樊噲排突硬弓欲張鐵柱特立昂然有不可犯之色 顏眞卿每使家僮刻字故會主人意修改波擊致大失眞惟吉州廬山題名題訖而去後人刻之故皆得其眞無做作之差乃知顏書出於褚也夫眞蹟皆無蠶頭鼠尾之筆與郭知運知運當作英又知運英又爭坐帖有篆籀氣頗傑思也 米元章論書 案此條亦見張邦基墨莊漫錄

顏魯公眞行書鋒絕劍摧驚飛逸勢 呂總續書評

昔賢謂見佞人書跡入眼便有睢盱側媚之態惟恐其汙人不可近也予觀顏平原書凜凜正色如在廊廟直言讜論天威不能屈至於行草雖縱橫超逸絕塵猶不失正體未必翰墨全類其人也人心之所尊賤油然而生自然見異耳 沈作喆寓簡

余少時喜學曹孟德書時劉共父方學顏眞卿書余以字書古今諭之共父正色謂余曰我所學者唐之忠臣公所學者漢之篡賊耳余嘿然已以爲是則取法不可

案曹孟德書是隸字世無傳本朱子從何處學來朱子詩傳世者亦無隸體此不學考託以風世耳若云

說本朱子余不聞然

友人某某思源近得顏魯公眞蹟一卷其文前後脫落字倘完整持以示予予曰此非魯公不能書也其用夫隸書證進法乎今之人但求形似之美譬如美女徘徊花月之下遇者孰不欵稱其親頎然古君子高情古貌放浪蒼松喬柏間知之者幾何人哉思源其謹藏之侗識

右軍法也李君寶記米元章對徽宗語

者然後出焉林右公集

顏魯公文集 卷十一 書評一 八

案壘莊漫錄載米元章對徽宗語云蔡襄勒字黃庭堅描字蘇軾畫字臣刷字也此君寶記語所自

顏書貴端骨露筋藏柳書貴遒筋骨盡露 唐人以書判取士而士大夫字畫類有科舉習氣顏魯公作干祿字書是也王世貞藝苑卮言

案書家曰顏筋柳骨語本范文正祭石曼卿文

唐賢之資褚柳標體論乎學力陸顏蘇聲名重于入歲至十歲學楷書其法必先大而後小如顏魯公大唐中興頌東方朔碑拔此二碑當薄紙鉤出塡作蠶字稍成影本每日習五十字四年之功可得七萬字則他日作題匾大字有法度道生學書法

朱文長論字體有擧窠書今書家不解其義按顏魯公集有云點畫稍細恐不堪久臣今謹據擧窠大書此法宋人多用之墨札之祖也　唐史稱顏眞卿筆力遒婉又稱柳公權結體勁媚有見之言哉今人竭力倣者但得其遒而失其婉徒學其勁而忘其媚米元章所以有筆頭如蒸餅之誚也　揚鎗撫丹錄

藥草書或眞或行或草大小疎密隨宜如顏平原坐位祭姪二帖是也　趙宧光論書

顏柳之書余一見卽知其美今始識其用意之妙正猶有道君子泊然內運非久與之居不足知其所蘊也　方孝孺遜志齋集

顏魯公文集　卷二十一　書評一　九

張長史旭傳書法於顏平原眞卿眞卿傳柳京兆公權京兆公權傳楊少師凝式凝式傳投　解縉書學傳

零陵僧懷素鄔形韋玩筆邊張從申以至楊少師疑式顏眞卿柳公權書一夫開山　解縉書評

米元章稱顏柳挑踢用意大過無平淡天成之趣固宜乃以爲後世醜怪惡札之祖其所遺書曰海嶽名言者屢屢言之嗤亦過矣蘇東坡嘗言書至顏魯公天下之能事畢矣蘇米皆名家而其言若此何哉　懷麓堂集

顏魯公行書深得蔡中郎石經遺意後之學顏者以爲入門所謂不參活句者也　董其昌畫禪室隨筆

谷之內曰焉知後世不有陵谷之變耶古人重名所以重其身今人不重其身只因不重名耳

張長史言長史楷法精詳特爲眞正此見書終以楷爲重魯公楷書滯漢人石經遺意故祛盡虞褚媚媚之習此或長史曰投法乎宋人謂魯公眞不如行有意不如無意此非深知魯公者也宋人無眞楷坐是故耳魯公書道輝映千古終以楷爲極則也　庚子銷夏記

顏清臣忠義大節唐代冠冕世人以其書傳蔡元長書法似米南宮以其人掩書兩美雙傷在人自擇耳　余近來臨顏書因悟所謂折釵股屋漏痕者惟二王有之

顏魯公文集　卷二十一　書評一　十

魯公直入山陰之室絕去歐褚輕媚習氣東坡有詩於子美書於魯公非虎語也　顏平原屋漏痕折釵股謂欲藏鋒後人遂以墨豬當之皆成偃筆癡人前不得說夢欲知屋漏痕折釵股於圓熟求之未可朝執筆而暮合轍也　書家以險絕爲奇此竅惟魯公楊少師得之趙吳興弗能解也　書法惟貴藏鋒然不得以模糊爲藏鋒須有用筆如太阿剸截之意蓋以勁利取勢以虛和取韻顏魯公所謂如印印泥如錐畫沙是也　顏清臣書深得蔡中郎石經遺意後之學顏者只孤稜斬截爲入門所謂不參活句者也　董其昌畫禪室隨筆

自宋以來倣顏書者多以雄厚勁健求之此但得顏之貌耳東坡元章皆謂顏出於褚以褚法求魯公乃得神解魯公書宋廣平及郭太保廟碑於褚法流露爲甚二碑皆魯公極烜赫有名之書余此書取郭太保三分宋廣平碑七分令其寬平駟宕無魯公平時方勁拙滯宿習亦不令其圓熟落佐史氣格以此倣魯公或亦微有

書法之壞自顏眞卿始自顏而下終晚唐無晉韻矣至五代李後主始知病之謂顏書有楷法無佳處正如文手竝足如田舍郎翁耳李之論一出至宋米元章許之

曰顏書如蒸餅大醜惡可厭又曰顏行書可觀眞便入俗品米之言雖近風不爲無理然能言而行不逮至趙子昂出一洗顏柳之病直以晉人爲師右軍之後一人而已

案自來論魯公書者毀譽均過其實譽之者以爲得自羲獻父子或以爲師法褚河南毀之者以爲又手竝脚如田夫或以爲肥重似蒸餅卽米元章一人已倏毀倏譽迄無定論推其致毀之由因學公書入手者多學之不善遂致癡肥板重臨摹數日皮毛盡得方朔畫贊亦舊碑重書者然有文記其年月此碑無記故趙德甫以有姓名同者致疑若謂筆法與魯公

案年譜魯公以天寶元年十月授醴泉尉重書此碑當在是時年三十四歲魯公宦跡所至如德州之東

能書不類公龍龍泉後始與張長史旭講求筆法至天寶五載作張長史十二意筆法記書學始大進此書作於未師長史之前宜其筆法與他書不類也

第一千三百唐工部尚書郭虛已碑顏眞卿撰幷正書

郭虛已太原人官銀青光祿大夫守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蜀郡大都督府長史持節充劍南節度度支營田副大使本道幷山南西道採訪處置使上柱國贈太子太師謚曰獻魯公

郭揆碑

第一千三百一唐河南府恭軍郭揆碑顏眞卿撰幷正書天寶十一載三月

郭揆字良宰虛已子也官河南府恭軍贈祕書丞天寶八載卒年二十四

多寶塔感應碑

第一千三百三唐多寶塔感應碑岑勛撰顏眞卿正書天寶十一載四月

右唐多寶塔感應碑岑勛撰顏眞卿書多寶塔者僧楚金所造楚金嘗寫法華經千餘部寘塔中今猶有存者余於士大夫家數見之余亦得其一卷乃乾元二年肅宗所造卷首佛像絹素畫蹟尙如新也

多寶佛塔碑極言建塔光怪夢寐雲物感應不可致詰之事以及一時人士崇信之篤賜寺寵賚之隆魯公又爲大書而深刻之今千有餘年家畜人有其見重於人蓋不但如寺之所取以魯公之大節名書而已佛之道果足重無窮哉

右千福寺多寶塔碑顏公之書多矣惟此碑盛傳人間歐陽公作集古錄跋尾而此獨見遺惟趙氏金石錄有之謂多寶塔者僧楚金所造楚金嘗寫法華經千餘部

宋猶有存者碑今在陝西西安府學金薤琳琅

顏魯公多寶佛塔碑石刻在西安舊搨完善可讀公書如東方畫像家廟碑咸天骨遒峻風稜射人此帖結法尤整密但貴在藏鋒小遠大雅不無佐史之恨耳弇州四部稿

魯公書多寶佛塔碑最窘束而世人最喜正如杜少陵詩佳處滿卷而學者徒取其硬澀遂謂顏書多寶塔者僧楚金所建所謂蘭薰香人之所嗜而海畔有逐臭之夫者也嗟嗟世人苦不具隻眼而隨人語言以評古書此又曷足以言心

壹貳參冊98年版

賞耶余故聊爲淵泉道破必且能爲我下一轉語也着
軒碑跋

魯公正書惟此碑最著以其字比諸碑稍小便於展玩
耳而結法視東方讚家廟碑似覺稍遜碑舊在興平干
福寺不知何時移立西安府學右廡
魯公諸碑惟此字法差小平易近人故學書家無不收
蘭亭本與宇儲夏記

余十七歲時學書初學顏魯公多寶塔稍去而之鍾王
得其皮耳更二十年學米入乃得其解處畫禪室隨筆
有宦秦中者向余言唐碑石皆如玉其字皆直刻入深

一二寸如今刻牙小印者然不似今碑但斜掠也後問
之李伯玉亦不盡爾惟此多寶塔等一二碑爲然所以
經久不模糊此是魯公最勻穩書亦儘秀媚多姿第微
帶俗正是近世掾史家鼻祖又點畫太圓整筆寫不應
若此米元章謂魯公每使家僮刻字會主人意修改波
拏致大失眞觀此良非誣又因此知顏書是腕著紙書
案亦大有力倚此爲墻壁則旋折皆如意不致欹斜但
作字時少減趣亦便無覊晉天然態耳今世所謂顏書
率師此亦以其有墻壁易學故大抵字必帶俗乃入時
眼乃盛行書書跋

魯公書前輩多推宋廣平碑與我爭坐位帖而楚金感應
碑則在所痛貶余謂廣平爭坐未嘗不佳然求其始終
一貫無一懈筆則莫有過楚金者以魯公全力所在故
也當世善本惟金子見素家所藏宋搨宋裝號爲第一
此雖不及金本然魯公全力所在絲毫不失而紙墨亦
舊是亦余家顏碑第一矣子孫其寶之毋失鐵函齋書跋
魯公用筆最與晉近結字別耳此碑能專精學之得其
神便足爲二王繼別得見眞官帖乃徵吾言也當嘉靖
初陸文裕公已有日就剝爨之懼壇長所藏倘有風神
是百年舊搨宜珍視之予所覩記自吾鄉金文通公家
宋搨本而外未有過此也書至陳隋如智永丁道護
漸趨勻整入唐而歐虞加之嚴肅非天下由分裂而之
太平魄兆於人文者乎褚公趁委媚而少跌宕然永徽
之後又可覩矣顏出於褚而仍還勻整不可謂之不善
變也兒豐碑與小字不同上下左右必如造凌雲臺稱
平眾木使輕重無錙銖偏負乃成章法邪米顛橫議至
云公眞書便入俗品自歐虞以下悉謂其窶樸費工由
是恣爲傾欹楷法蕩盡又云聞元以來始合時君所好
孛體肥俗虞書今已不見唐刻歐書體方固未當瘠也
丁道護書多肉顏公頗與之近長短肥瘠如賈文擧論

珠豈容舉此一碑爲顏公早年書世人猶有以米顛諭獻疑亦未折其衷矣近歲摸搨日刓且惜工價木強無神明壇長二兄所收乃祕閣散出宋本結字之血脈用筆之收放纖毫不失本眞平日窺尋所得必有愈出不可窮尚勿斬爲我告之何義門趙跋

多寶塔爲魯公少時書魯公書碑徧天下權輿於此此碑以前無魯公書也孔子廟堂碑亦同時書斷蝕已久僅存數十字矣此碑書法腴勁最有態度魯公書多以骨力健古爲工獨此碑腴不賸肉健不賸骨以渾勁吐風神以婆娟含變化正其年少鮮華時意到書也王元美論此碑謂貫在藏鋒小遠大雅不無佐使之恨是則固然然近世學顏書者多至枯朽骨立以腴潤導之正須從此覓指南車爾有明內庫所藏宋本亦嘗見十許冊大約皆同時搨字畫風神纖毫不失惟以墨法老嫩之間微分優劣爾如此本之墨光如漆古香滿紙向之所見無第二也瞬谷吾友遭此殊絕過吾九龍山齋出以示我獨不畏見者豪奪乎嘻瞬谷愼之虛舟題跋

魯公之書模楷百代獨此碑後人尤嗜之幾於家有一本矣康熙中石斷缺佛知見法爲五字空王可托本願同七字祖歸我無空四字末行缺大夫行內侍趙思七

字子所藏者尙是百餘年前搨本較之近時搨者鋒穎猶存眞可寶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多寶塔碑書者顏眞卿結銜云判尙書武部員外郎唐書百官志兵部尙書一人其屬有四一曰兵部二曰職方三曰駕部四曰庫部龍朔二年改兵部曰司戎光宅元年改曰夏官天寶十一載改曰武部此碑正立於十一載四月則其時新改夏官爲武部也尙書上加判字史志未詳其制據兩唐書顏眞卿傳則其時爲東都採訪判官再轉武部員外郎是所謂判者判採訪不知碑何以云判尙書也新書傳眞卿被害在興元元年年七十六書傳云七十七其生在景龍三年是書此碑年已四十四虛舟以爲少時書者約畧之詞耳金石萃編

案是碑及夫子廟堂記殘碑皆徐浩以隸字題額金石萃編誤爲篆額引新唐書浩歷尙書府時辨篆符之妄以爲兼工篆書之證非是額不知其爲隸也天寶三年始改年稱載碑中天寶元載二載蓋撰文者追改非朝命也碑首題曰西京千佛寺唐書地理志天寶元年改雍州京兆郡曰西京即今西安府治也石墨鐫華謂碑舊在興平千福寺不知何時移立西安府學長安志興平爲西京縣其地無千佛寺亦

不言有是塔移立之說未足據末記建碑之日爲四
月乙丑朔二十二日戊戌是丙戌之誤當以夫子廟
堂碑爲正魯公署銜曰判尚書者以武部員外郎掌
武官選舉總判兵部職方駕部庫部事金石萃編疑
之誤矣萃編謂是時公爲東都採訪判官當云判採
訪此碑何以云判尚書不知天寶八載公以殿中侍
御史爲楊國忠所忌出爲東都採訪使蔣洌判官此
外官也十一載爭轉武部員外郎則入爲朝官矣安
得復判採訪郡又魯公書碑時實是四十四歲其卒
則在貞元元年八月年七十七歲萃編謂卒於興元

元年者亦誤也

夫子廟堂記殘碑

夫子廟堂碑唐程浩撰顏眞卿正書徐浩篆額碑在杭
州文簡古而妙碑頗小俗尚無悉朱釋夢英重寫刻石於
西安學宇徑寸碑帖絕精

華州王氏掘地得石一片云員外郎顏眞卿書又有云
都官郎中東海徐浩篆其餘數十字則不成文不可知
何碑但其字法雖嚴正而鉤褭處不及魯公他碑存之
以俟考石墨鐫華

此文載於唐文粹爲扶風縣文宣王廟記大歷二年撰
文正同但去扶風古縣也以下半篇其跋云此記元刻
在湖州臨安縣夢英愛而書之豈謂部先作此於扶風
魯公又書之於湖州而去其半篇耶又考唐地里志臨
安縣屬杭州不屬湖州得非夢英之誤耶今華州有此
殘碑數十字其文同金石文字記

此文浩以大歷二年作於扶風魯公書此於湖州華
州有之非也疑後人僞作關中金石記

此碑文凡五百四十餘字今存者連銜名祇七十一字
文存十之一耳撿唐文粹刻本有此文錄補成篇文粹

載此文題曰扶風縣文宣王廟記撰人爲程浩今碑題
與程浩名俱不存但存顏眞卿書及徐浩名徐浩必是
篆額者也顏眞卿結銜存員外郎三字以本傳考之眞
卿之爲武部員外郎在天寶初年此後未嘗官員外郎
然此文末題大歷二年文粹所載要非無據未敢斷以
爲誤也文云浩自帝鄉薄遊鳳翔則此文專爲扶風縣
之文宣王廟而作魯公不應又書之於湖州至湖州之
無臨安縣與杭州臨安縣之見無魯公書此皆夢英之
誤記又不足深論總之此碑文爲程浩作固無可疑其
書碑結銜與作文之年不合當必有傳刻託名之誤而

碑在華州則或是殘石易於轉徙未可知也金石萃編

案此碑程浩撰文顏魯公正書徐浩題額建於天寶十一載四月原石久裂僅存華州王氏所藏殘石趙有元賈度重摹本尚存當日碑式碑高僅二尺廣僅一尺五寸連題款十有七行行二十五字首行題夫子廟堂記五字二三四行皆低四格書鵰部郎中程浩撰爲一行朝議郎判尚書武部員外郎琅邪顏眞卿書爲一行朝散大夫撿校尚書都官郎中東海徐浩篆爲一行第五行另起書浩文二百四十六字第十六行文末接書唐天寶十一載歲次壬辰四月乙

丑朔廿二日丙戌建金石萃編所載諸家考辨皆未見賈度摹本故以唐文粹所載大歷二年扶風縣文宣王廟記爲眞而疑華州殘石爲僞今案是碑凡有四刻一唐天寶十一載刻郎程浩撰而魯公書者一大歷二年扶風縣學刻文宣王廟記前半篇郎用此文亦題程浩撰正書無書者姓名增入扶風古縣也以下二百八十七字文華與前半篇絶不相類程浩官至大歷二年相去十有六年矣不應仍以鵰部郎中魯公銜題且禮部郎中正在天寶時並正於此一宋太平興國七年程浩文刻於西安府學一元至正元年太平路總管賈度重摹魯公書刻於所部今扶風西安二本及賈度摹本俱存惟魯公原刻未見據夢英跋云此記元刊在湖州臨安縣湖州無臨安縣固夢英誤記郎碑帖紀證云在杭州碑尙無恙又豈可盡信郎天寶十一載程浩與顏徐二公同官京師撰書此碑不應遠刻於杭州今杭湖二州皆無是碑而斷石乃出於華州土中則此碑當在華州郎殘石易於轉徙亦應在長安爲近是夢英所見賈度所摹皆華石未斷時拓本也碑帖紀證則據傳聞而載之非目見也扶風人增入之二百餘字其云浩自帝鄉薄遊鳳翔亦託名浩作以自重耳其實浩文止魯公所書之二百四十六字也關中金石記疑華州殘石爲後人僞作今以賈本校之行格正合作僞者不能如是之不謀而合石墨鐫華云字法雖嚴正而鉤磔處不及魯公他碑今以多寶塔碑校之字體大小正同而神氣亦無稍異賈本載勒石年月二十一字與多寶塔碑全同可見二碑書於一日惟多寶塔碑廿二日丙戌誤作戊戌

此碑作丙戌爲是金石萃編引通鑑四月是丁丑朔非乙丑朔其說亦誤附正於此并摹買刻於後以存碑式輩石存字正寫買刻原文旁注

夫子廟堂記

爲部郎中程浩撰

朝議郎判尚書武部員外郎琅邪顏眞卿書

朝散大夫檢校尚書都官郎中東海徐浩題額

天地吾知其至廣以其無不覆載日月吾知其至明以其無不容納料廣以寸管測明以尺圭旒大以一葦廣不能逃其數明不能私其質大不能亡其險偉夫

夫子後天地而生知先天地之始先天地而沒知天地之終非日非月光之所及者遠不江不海潤之所浸者博三代禮樂吾其損益而宪章吾其消息君臣以位父子以親家國用和鬼神以發道不可窒其有物釋未可詮於無生一以貫之我

先師夫子聖人也古之帝皇者日堯古之君明者日禹堯之德有時而息禹之功有時而窮

我夫子之道久而彌芳遠而彌光用之而昌捨之而亡昔否於宗周今泰於

皇唐不然何耀袞而裘垂珠而王者矣唐天寶十一載歲次壬辰三月吉日正議大夫太平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賈度摹勒

顏魯公文集卷二十一終

書評二

東方朔畫讚幷碑陰記

寧鄉黃本驥仲良編訂

湘陰蔣　瓌維揚參校

河北道德州安德縣東方朔廟在縣北四十里唐大歷中刺史顏眞卿重錫夏侯湛讚碑見存太平寰宇記

案碑今在濟南府陵縣在宋爲安德縣屬德州天寶十三載魯公爲平原太守重書是讚非大歷中東方朔畫像讚臨川志云晉夏侯湛作初碑在德州天寶十三載平原太守顏眞卿作大字勒之他石全碑在宜黃寓民家凡爲石六丈高一丈五尺輿地碑目

案碑在陵縣並無遺趾王象之列於撫州云在宜黃云凡爲石六丈當作石廣六尺則傳寫之誤也

唐東方先生畫贊幷敘騎常侍夏侯湛撰唐平原太守顏眞卿書刊開元八年德州刺史韓思復以贊刻於朔廟後眞卿幷爲太守文已漫滅遂以天寶十三載十二月重立此碑　唐書藝文志顏眞卿撰幷書及題額眞卿既易舊碑因記其年月刻於畫贊之陰集古錄目

案東坡評此書氣韻類王逸少廣川則反爲待詔書更數百年必爲見者唾笑一毀一譽固未得其實

天寶十三載甲午魯公年四十六十二月有東方朔畫贊碑陰記魯公年譜

東方朔畫像贊碑陰記顏魯公書石刻在陵縣陵卽古平原郡也故城址猶存今僅三之一耳碑已再刻余所得乃舊本雖小摩泐然其峭骨遒氣瀏鬱奮張亦足辟易餘子 會州四部稿

此碑在山東陵縣王元美曾得舊本余所收乃長安故宅者小小摩泐當與元美家搨本同書法峭拔奮張固是魯公得意筆也元美謂東方生蹟固奇詭夏侯文亦有壺公禪子意獨公書嚴整未稱不若留石單寫其性書之者非亟也關係治亂當傳之百代耳 墨林快事

顏魯公文集 卷三十二 書評二 四

書之前可見世之情可也余則謂魯公以忠義而好神仙小說載公沒後指甲金色透出手背又寄家人手書事雖涉怪誕而亦極談論後世乃有以極正之筆書其贊者使曼倩見之可以證公深於神仙之術固東方生千載至契也然其筆部無物外姿態不如書汾陽家廟大是本色 石墨鐫華

此碑久毀東明穆先生得古搨重刻之石其期立等字多譌想其元搨漫滅者時有之矣余前過平原留意蹤跡之迄不可得後乃購得此本字更明悉何嘗有譌字且其篆題兼存尤古雄峻備全無鈍質俗態此時陽冰稱高手乃其文采風流不及此十二字也其贊宇視顏他書獨嫵媚恬適與家廟碑相上下益公中年制作最

為得意想此搨在穆先生所收數百年之前可見世之罕物時時在人家但不易遇耳 余既得先生畫贊自記希有之遇矣其後又得此記字比畫贊更大而筆尤豐偉鋒芒轉換一一如新益搨更在前者遂成完璧其題乃入分魯公分書更少見尤可寶也記稱廟像揔素為之二細君旁侍風流可想而書之年為天寶十三載亂在目前而平閻李宋四公又以北平王判官巡按狎至然魯公兄弟又伺其旁則亂萌節兆又相參錯可為有國之永永鑒公所為掊韓君開元八年之新碑而大書之者非亟也關係治亂當傳之百代耳 墨林快事

顏魯公文集 卷三十二 書評二 四

此贊在山東陵縣書法校他刻更嚴整予以曼倩生平極談論後世乃有以極正之筆書其贊者使曼倩見之當為骨竦 庚子夏記

右記晉夏侯湛撰顏眞卿書唐諱御名凡書行文至無可避處往往缺一筆以存其意魯公於此記民字一見則缺末筆世字三見宏字一見皆不缺且此記載昭明文選中集古錄云較選本三字不同而義無異按選本曰神交造化此云神友選本云棄俗登仙此云棄世夫因避諱而改古人之文或有之矣此則改前文以犯諱

金石後錄

何也

案宏高宗太子名卒後追謚孝敬皇帝改宏農郡爲
恒農宏文館爲昭文開元七年復至魯公書碑時久
不諱矣

魏晉以來作書者多以秀勁取姿欹側取勢獨至魯公
不使巧不求媚不趨簡便不避重複規繩矩削而獨守
其拙獨爲其難如家廟元靖等碑皆其晚歲極矜練作
也此碑書於天寶元年七十有七爲李
希烈所害尙三十有二年則此爲四十五歲時所作乃
其盛年書故神明煥發而時出姿態不失淸遠耳　東
坡謂魯公此碑字字臨逸少雖大小不倫而氣韻良是

按右軍爲王修書東方朔畫贊修死其母以其生平所
愛納之棺中則知右軍書不傳久矣故常摹以爲僞而
畫廣川亦謂後人爲之託逸少以傳今觀魯公後記云
取其字大可久不復課其工拙厚自謙抑明是自書又
其文字與右軍所書多不同決知其非臨右軍書矣安
世鳳墨林快事謂此碑久毀東明穆先生得古搨重刻
之故其朔立等字多譌據此則此碑今爲重刻然較文
選所載原文惟棄俗作棄世神交作神友耳此外絶無
譌字不省安氏所云多譌者是何刻也或其所見是南
渡後權場所市覆木亦未可知碑首兩額皆魯公所題
前贊不書互見耳安氏稱十二字古雅峻拔陽冰高手
不及未免譽過其實此書方整質不及陽冰余以魯公
篆隸絶少故幷臨之　按舊唐書楊國忠怒公不附已
出爲平原太守平原去范陽不遠爲祿山東戶是時祿
山反兆已萌公託霖雨修城池料丁壯儲廩實乃陽會
文士泛舟外池飲酒賦詩祿山以爲書生易之遂不爲
防而竟爲公所困此碑立於天寶十三載距祿山之反
一載耳而斤斤爲此不急之務大書深刻惟恐後時蓋
卽當時飲酒賦詩之意明示祿山以書生所急不過如
此使祿山以爲不足慮而後可圖大計耳蓋公之用意

深曲一至於此千百載後覽此碑者但賞其書法之佳
豈知公之苦心有不可明言者哉余故表而出之使覽
此碑者直當比於罵賊齒擊賊笏未可但以書目之也

竹雲題跋

碑陰記云殿中侍御史平公洌等咸以河北採訪使東
平王判官巡按抑至眞卿候於境上而先生祠廟不遠
道周亟與數公同遊茲廟舊唐書安祿山傳引平洌李
史魚在幕下以此記推之又有閻寬宋謇二人與平李
並無判官則祿山包藏禍心壁後置人蓋其夥哉曜卿
見呆卿傳開元中與兄春卿並以書判拔萃超

等者畢燈見階吏敬羽傳與毛若虛裴昇畢曜同時爲御史又叛臣喬琳傳子儀表琳朔方府掌書記與聯舍畢曜相掉訐宰相世系表曜侍御史今碑作燿不從日拔唐書畢耨傳子炕世系表炕與曜爲一格疑皆從火碑所書爲正杜集存沒口號畢曜仍傳舊小詩曜一作燿亦燿之轉拔堂金石跋

八案杜少陵集有寄韋有夏郎中詩潘淳曰顏魯公東方朔碑陰有朝城主簿韋有夏殆斯人邪今碑作韋夏有當別是一人否則杜集誤也

東方朔畫像贊云大夫諱朔平原厭次人魏建安中分厭次爲樂陵郡故又爲郡人焉厭次今移屬樂安郡東去祠二百里故厭次城在今平原郡安德縣東北二十三里廟西南一里攷漢志無厭次蓋高祖功臣表有厭次侯爰類是起於楚漢間後省後漢明帝始更富平爲厭次非朔之里居也唐志以厭次移屬棣州樂安郡即後漢富平故去祠轉遠其厭次故城在平原郡安德縣云然邪　三山林同人得畫贊四紙歸舟燭建溪石爲水所壞後於故家購得一本而無碑陰每以爲恨余茲並得於日涉園雖不及陳對初家揚要亦可以倣同人已巍園齋書跋

右碑在今陵縣大字徑三寸許方整奇偉不減家廟碑

東方朔畫像贊碑陰記其云河北採訪使東平王者安祿山也平列李史魚皆祿山
祿山也平列李史魚二人名見唐書祿山傳碑建於天寶十三載季冬其明年祿山亂作矣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石畫贊文凡二十二行碑陽十八行和而不同棲遲止碑陰四行下位聊以從容起後刻記文十四行陵縣志載東方先生祠在神頭店卽漢之厭次縣也顏書八分惟見此額 山左金石志

案是碑係四面旋刻畫像贊二十二行陽面十五行側面三行陰面四行碑陰記十四行陰面十一行側面三行山左金石志僅載陰陽兩面非也

碑在濟南府陵縣今之陵縣在唐時謂之安德縣隸德州平原郡屬河北道兩唐書顏眞卿傳但言爲宰相楊國忠所惡出爲平原太守而不詳何年據此碑云去歲拜此郡則是天寶十二載也此碑立於天寶十三載在祿山反之先一年正魯公陽會文士飲酒賦詩之時而完城浚池等事亦卽在此一年之內傳所謂祿山密偵之者殆卽碑陰所記平列諸人乎設使此碑不書則過此一年遂不及作矣古今名蹟之傳誠有數存非偶然

唐咸寧縣孔子廟碑顏眞卿書 天下金石志

案此碑未載撰人姓名亦無建立年月疑卽天寶十四載四月程浩所撰之文而魯公書之也然無確據未敢遽斷攷咸寧係京兆附郭縣天寶七載改萬年縣曰咸寧乾元中仍名萬年魯公自天寶十二載出爲平原太守至肅宗至德二載十月始由東京扈從

回京十二月又出爲同州刺史至乾元二年二月始徵爲刑部侍郎八月又貶蓬州長史計公在京之日甚少宜無書碑之暇此碑以咸寧標題仍附於天寶之末以俟詳攷

請御書逍遥樓詩碑額表

唐元宗御製登逍遥樓詩并分書太常卿姜皎書年月第五百八十唐太宗登逍遥樓詩長孫無忌楊師道行書貞觀十二年二月明皇八分書詩顏眞卿正書王璵浦州刺史王璵以詩刻石請御書碑額表一浦州刺史

秦魯公以乾元元年三月除蒲州刺史所書請御書逍遥樓詩碑額表乃前蒲州刺史王璵所撰逍遥樓在蒲州太宗元宗嘗幸其地皆有登覽留題之作璵既刻詩於石復請肅宗題額而屬魯公爲書其表

祭姪季明文

魯公祭姪季明文文章字法皆能動人 黃山谷集

第一千三百五十七唐祭姪季明文顏眞卿撰幷行書

乾元元年九月 金石錄目

乾元元年九月按通鑑杲卿姊妹及泉明之

乾元元年戊戌公年五十

子流落河北是年公守蒲使泉明往求之九月有祭姪

贊善大夫季明文 魯公年譜

峻拔一角潛虛半股此於書法其體裁當如此矣至於

分若抵背合如並目以側映斜以斜附曲然後成書而

古人如此蓋盡之也魯公於書其過人處正在法度備

存而端勁莊持望之知爲盛德君子嘗問懷素折釵股

何如屋漏痕曰老賊盡之矣前人於其隱處亦自矜持

不以告人其造微者然後得之此二體又在八法六體

外乃知書一技而其法之眾至此公祭兄子文殆兼存

此體者也 廣川書跋

右唐人摹顏魯公祭姪文眞蹟一卷公領偉矣日月有蔽蝕山河有隳決而一門之金石英烈言言炳炳實與天地相爲終窮是帖蓋當時奠祝之文片言所存皆足以對越無愧數百世而下讀之尙使人凜凜有生氣也

嘉定乙酉歲十一月高安倅沈君鏜聲甫得之曙上名卿家明年二月書來緘以見遺筆法益雙鉤摹體紙亦唐世物贊曰當天寶之季戚騰紫宮之長彗駭漁陽之鼙鼓將道洛以飲渭以十五萬眾鼓行之勇涉二十四郡無人之地偉顏門之競爽獨舍生而取義有常山以爲之兄有魯公以爲之弟合羣從而死難慟三軍而雪涕蓋將豁百世而開曠矇澄六合而蕩氛翳手締絕紐躬支橫潰射羿日之並出扶杞天於將墜斯文也所謂質之鬼神而無疑建諸天地而不悖又豈止於區區之一酔於虐誤主有人效忠何罪胡大僇之正不至於林甫之流而所遭之慘乃及於泉明之輩予持此評氣洶心痛寔徒贊八體之書姑以代千載之誄 跋珂寶眞堂法書贊

顏魯公唐朝第一等人字畫雄秀奄有魏晉而自成一家前輩云書法至此極矣予嘗見公爲叔書告身一通楷法嚴甚 案叔當作祖謂元孫告也 聞公行書尤佳不可得見但時摩挲乞米石刻想象風致耳今王君出示公祭姪季明

文稿一紙詳玩此帖縱筆浩放一瀉千里時出遒勁雜以疏麗或若簒籀或若鵝刻其妙解處殆出天造豈非當公注思爲文而於字畫無意於工而反極其工耶蘇文忠謂見公與定襄王書草數紙比公他書尤爲奇特信夫如公之忠賢使不善書書千載而下世固愛重況超邁若是尤宜寶之撫卷三復敬歎因題其末吳郡陳深識　右魯公祭兄子季明帖前十二行甚遒媚行末循爾旣事字右轉至言字左轉而上復侵恐字右旁繞我字左出至行端若有裂文適與稍紙縫合自爾旣至天澤逾五行殊薾怒眞屋漏迹矣自移敎巧改吾承至尙

襲五行流痛切骨天眞爛然使人動心駭目有不可形容之妙與禊敘稿哀樂雖異其致一也承字掠策啄磔之間嗟字左足上捨處隱然見轉折勢擢字如泰山壓而低柱鄣末哉字如輕雲之卷日變字變劒如驚龍之入蛰吁神矣觀此見眞蹟無疑按史公自馮翊太守轉蒲州刺史封丹陽縣子而帖自署開國侯蓋史誤也杲卿爲公之從父兄而季明謂公從祖叔父塗從父字加第十三於叔上公之處名義一字不苟可法也季明杲卿少子以死事贈五品官則贊善大夫是已天寶末杲卿爲范陽戶曹安祿山表假常山太守祿山叛公爲平原太守遣甥盧逖約起兵時杲卿長子泉明方往返眞定內邱間計事報盧逖使平原屬之季明宜也元宗不識眞卿爲何如人而顏氏兄弟子姪戮力王室如此一門忠義其自來耶元宗拜杲卿中丞因傳檄河北陽言王師大至遂開土門十七郡同日推公爲盟主兵勢振矣賊懼急攻常山太原尹王承業不救於是杲卿父子被執刃加季明頸謂曰若降活汝子不答遂殺季明杲卿至洛賜乃遇害明年史思明歸國又明年則乾元元年也泉明自常山陷後客壽陽清溝之敗復陷思明至是歸公於蒲州以公命購杲卿季明尸於洛陽河北杲卿僅得一足與張通儒所歸髮葬長安風栖原季明同塋據此帖季明歸櫬惟首而已哀哉此帖作於杲明購尸還蒲之日死生亦大矣士大夫平居抵掌高議視死宜若易然觀史及此帖髮膚有所不敢遽忍殘身至此耶兄弟子姪駢首就死豈易易哉顏氏出魯國子淵平日循循如和風慶雲及畏於匡孔子意其必死則其履嚴霜烈日之變坦如康莊聖人旣信之矣一門忠義可不謂有所自來耶吳興陳繹曾書　米元章以顏太師爭坐位帖爲顏書第一謂其字相連屬詭異飛動得於意外最爲傑思而黃山谷謂祭姪季明文文章字法皆能

動人正襟坐位帖二帖米時並藏安師文家安氏之後不知流傳何處坐位帖世有石本而米氏臨本尚在人間余嘗見之與此帖正相類然元章獨稱坐位者蓋嘗屢見而榮姪則聞而未覩今寶章錄可考宜其並稱坐位而不及此也世論顏書惟取其楷法遒勁而米氏獨稱其行草爲劇致山谷亦云奇偉秀拔奄有魏晉隋唐以來風流氣骨固視諸處稍薄聾皆爲法處所窘豈如魯公蕭然出於繩墨之外而卒與之合哉蓋亦取其行書之妙也況此三帖皆一時稿草未嘗用意故天眞爛漫出於尋常畦徑之外米氏所謂忠義憤發頓挫鬱屈

意不在字者也聶君文蔚出以相示俾爲鑒定後有陳深繹會二跋深字子微號寧極翁米季吳人繹會字伯敷元吳興人二人並以學知名而跋語考訂精審余復何言姑項黃米之論以備二帖折衷亦補二陳之遺

云長洲文徵明書

停雲館帖

續圓顏書祭姪文稿定當以鮮于樞張晏跋尾本爲眞蹟後有鮮于樞張晏跋而無停雲館刻陳深陳繹會文徵明三跋中間顏魯公三稿皆奇而祭姪稿尤爲奇絕蓋泉明以公命購泉卿季明晏於洛陽河北泉卿僅得一足季明僅得一足首魯公痛其忠義身歿哀思勃發故縈紆鬱怒和血迸淚不自意其筆之所至而頓挫縱橫一瀉千里遂成千古絕調想爾時祭兄泉卿亦自有稿意其摧絕處正復不減今不傳耳明季墨迹在吳太史用卿家刻餘清帖中爲祭姪刻本第一停雲館或云米臨非魯公筆也平

今世所傳石本卽停雲館所摹之本也戲鴻堂亦有此帖筆畫絕異而似稍佳豈書譜紡中所謂眞蹟卽戲鴻堂所摹者是而此與停雲館刻果屬僞迹耶慨眞蹟不可得見其是非究不能知徒結想於夢寐云爾 昔陳繹曾據史以跋此帖至爲詳悉第謂泉明購晏洛陽泉卿僅得一足則因新史之文未明而誤按舊唐書泉明求其父晏於東都得行刑者言泉卿被害時先斷一足與履謙同坎瘞之及發瘞得晏果無一足卽日與履謙之晏各負一柩護還長安其文明白因錄於此不使滋後人之惑云 金石文鈔

生爰臨魯公三稿不惟喜其書以其可以發人忠孝之思故援毫濡墨輒覺脫庾有魯公神至所謂古欵脚屋漏痕峻拔一角潛虛半肢諸徵妙不傳處筆墨之間自有契合正不足道也竹雲題跋

肅宗乾元元年公年五十歲三月除蒲州刺史先是安祿山反遣其將蔣欽誘等以五千衆守土門公從兄常山太守杲卿起兵討賊以計殺欽湊開土門之路并擒其將高邈何千年遣子泉明械送京師公所謂土門既開兗魏大震者也泉明至太原節度使王承業擁爲已功匿泉明不遣及告急承業又擁兵不救城遂陷杲卿死之幷幼子季明等皆被害公所謂賊臣不救父陷子死者也承業既欲攘功乃厚遣泉明還而陰令翟喬賊於路覆以情告得免遂客壽陽又爲史思明所獲裘以華送幽州所謂泉明比者再陷常山者也泉明既獲免乃歸公時公刺蒲州令泉明往河北贖杲卿等尸杲卿所謂念爾遊殘首槪同還者也失一足季明僅得一首歸槪同葬長安元陳繹曾謂杲卿僅得一足與張溍所歸髮同葬長安鳳栖原說也又舊史不載季明之死新史則云兵加季明頸以磬杲卿杲卿不屈遂被殺今觀此文乃知季明歸槪惟首而已又行狀及新史皆稱乾元元年改公蒲

州刺史封丹陽縣開國子而公所自署乃云開國侯蓋行狀及史之誤當以公所自署爲正　杲卿歸髮事舊史不載新史但記其略云杲卿被殺殉首於衢莫敢收有張溍者得其髮持謁上皇是夕見夢帝矜爲祭後溍歸髮於其妻妻疑之髮若動云又魯公所撰杲卿碑云公初被殺懸首於右金吾街樹有張溍者收其髮謁元宗哦見夢云禦捍處多兵馬少元宗哭而設祭焉後溍以髮至夫人疑之憑牀而哭忽聞聲如巃牀者髮箱跳而前夫人始驗信之此事怪甚然以杲卿之忠烈其精誠直可貫日月蒲萄宮雖骨化魂銷千載以下血當成碧況及身之膚髮乎箱跳而前固無足異且魯公非妄語者其爲杲卿作碑應更無訛故新史亦因之特語少簡耳此碑唐元和中已亡宋慶曆甫金石錄特據公朝盧佐元所重書者詳錄其事恐久遠湮沒故幸連書之

著於祭姪稿後　虛舟題跋

金天王廟題名

第一千三百五十九唐金天王廟題名顏真卿正書乾元元年十月　金石錄目

乾元元年戊戌公年五十十月除僊州刺史有華嶽廟　魯公年譜

題名

顏魯公金天王廟題名極道偉而三戈法不無可恨（舟州）

續稿

歐陽文忠集華石題名自開元至清泰五百餘人今存者魯公二石每見人妄希託石以傳而不知石終託人以傳耳（跋于劉夏記）

案華廟唐人題名見存者凡七十二段不止魯公一人魯公題名在周天和碑側亦無二石而王舟州亦謂謁廟題名後另題行銜當是二十年使李希烈而重題者也所稱奉命來此云云即世所傳奉使帖也今奉使帖刻在同州府乃宋靖康元年知州軍事唐

重重摹非魯公原刻今據舟州退谷所記則奉使題名原刻當在華廟或剔季倘存而今佚之耶存以俟攷

公以乾元元年三月自馮翊太守改刺蒲州尋爲御史唐文誠搆即於是年十月改刺饒州道經華陰乃與監察御史王延昌等同遊華嶽題名金天王祠當是時公內忌於宦官外誣於酷吏遭貶斥罷於奔命殆無虛日而從容暇豫題名華嶽如無所事者然益公之義命自安不爲威武所屈貧賤所移此可見矣　金天王華嶽神也舊史元宗紀開元元年九月封華嶽神爲金天王（虛舟題跋）

案新舊兩傳皆謂魯公始爲楊國忠所忌出爲平原太守既爲宰相所忌出爲同州刺史所謂宰相者未實指其人以宰相表攷之其時爲崔圓李麟苗晉卿三人不知忌者爲誰然公實未嘗爲宦官所忌也虛舟謂當是時內忌於宦官此語似未實

顏眞卿題記以唐書本傳及閻元剛年譜攷之公以肅宗至德二載十一月出爲馮翊太守三載三月除蒲州刺史十月又除饒州刺史其貶饒州爲御史唐文所誣陂亮行狀曰天寶十五載元宗以公爲戶部侍郎依前侍御史治震爲判官又詔公爲河北採訪處置使公又以前咸陽尉王延昌爲判官張澹爲支使是年秋祿山遣將史思明尹子奇等併力攻河北諸郡前後百餘日饒湯河間景城樂安相次而陷所存者平原博平清河三郡而已人心潰亂不可復制公乃將麾下騎數百乘平原渡河取路朝肅宗於鳳翔初公之未渡河也謂判官穆寧張澹曰賊勢熾爾若委命待擒必爲所快心今計徑赴行在公以爲何如寧澹與諸將然之遂行朝廷除公爲憲部尚書令氈罽轉運使時公自蒲州前殿中侍御史

沈震鹽山尉穆寧武邑丞李銑清河主簿張澹各抒器能參贊成務此王延昌穆寧張澹等與之偕所自來然攻穆寧薄寧以明經調鹽山尉祿山反寧募兵斬僞景城守劉道元聞眞卿拒祿山卽馳謁謂曰我可從公死既而賊攻平原寧勸固守眞卿不從夜亡過河見蕭崇行在帝問狀眞卿對不用寧言以至此帝異之召寧將以諫議大夫任之會眞卿以直忤旨寧亦罷上元初擢殿中侍御史與行狀寧澹然之說有不合則當以史爲正者矣顏中金石記

書評三

告伯父豪州刺史文

顏眞卿祭叔豪州使君文案叔當作伯父眞蹟紙書改抹多在寶章待訪錄

長安安氏富蓄法書顏帖數種此其一也觀其筆法圓勁初不用意實爲奇蹟又歎魯公之義烈而會不得少容於朝廷至逐爲饒州刺史迄不免淮西之行則時事可知矣元祐九年甲戌四月會稽公穆父題　紹聖初載九月八日上御集英殿策賢良方正陳暘等三人臣京臣翰臣執中臣服臣古臣陶臣卞同待詔殿門同觀此書卞記　右唐顏魯公祭伯父豪州刺史文稿眞蹟宣德八年秋九月丙申前史官國子祭酒兼翰林侍講太子賓客致仕胡儼拜觀謹題　右顏魯公祭其伯父豪州刺史公文稿一通觀其出爲饒州刺史眷朝廷之恩以一門生死哀榮告伯父於地下略無怨望非上之心眞可謂懷忠之士也當明皇寵祿山公固知其必反張九齡亦知其有反相人主蔽錮已深而不之知及反公以平原太守起兵討之明皇歎曰二十四郡都無一人義士獨不識顏眞卿何狀而能若是嗚呼其眞不識也耶苟識之無能聞之者先與從兄杲卿同心戮力摧挫賊勢杲卿死於賊眞卿亦不容於朝九齡隨罷祿山猶緩幾覆唐祚可勝歎哉公歷仕三朝數爲檢邪所搆累斥而卒至縊死嗚呼悲夫天乎人乎罪徒起萬世之下扼腕而已撫爲過化之邦祠而祀之宜也其手澤之

豪州刺史文豪州接建興春秋末鍾離子之國晉僑置徐州安帝時爲鎮離郡宋廢入南兗州齊置北徐州北齊爲西楚州隋開皇二年以地枕濠水更曰濠州自大業至唐武德天寶乾元改爲郡若州者再地理志謂濠字初作豪元和三年改從濠元和郡縣志濠字中間誤去水元和三年字又加水彭城社亭記碑陰載武德間州印豪字亦不從水元和二年刺史崔公中奏請依舊以濠水爲州名三年八月敕豪從水省司重造新印改之濠州乃開皇舊名武德以後始作豪也今舊集作濠誤當從碑本魯公年譜

留於撫者人知寶之代歷兵燹翰墨猶新重若拱璧兼
金其有以夫宋元祐中錢勰紹聖中蔡卞題其後皆可
以爲奇蹟觀其字體有快戟長劍龍跳虎臥之勢可謂
發諸心畫者也撫郡李懋德氏藏之累世屬書副本乃
爲錄之如右并題其後觀者當知其忠烈之不磨也宣
德九年龍集甲寅春二月朏文淵閣祕書校正豫章進
賢包彥孝書　此顏魯公祭文草也公自蒲州刺史封
丹陽縣侯乾元元年御史唐文誣劾貶饒州至東京作
文以祭伯父及其一門之親約可三百餘字雖改攽塗
抹然字字皆有規矩不失常度予觀生平碑刻正書其

峻聳如山嶽鋒利若戈戟其嚴毅莊重如端尺雅士垂
紳正笏於廟堂之上不敢褻近此則小行書也剛勁而
圓熟與爭坐位帖大略相似予未攷以伯仲評之也爭
坐石刻此則墨蹟尤爲可寶自乾元迄今已近千年楮
墨完美筆畫爽朗而其精神英發雖在草草之間正氣
凜然史稱其如秋霜烈日可畏而仰非虛語也宜予博
雅君子珍藏什襲愈久而不失也公歷官至太子太師
李輔國惡之盧杞嫉之屢遭貶逐年八十遣使李希烈
雖不屈罵賊而死亦少知幾哉悲夫景泰四年秋七月
既望朝請大夫賛治少尹南京國子祭酒致仕前翰林

侍講史官陳敬宗謹題　顏魯公祭伯父豫州刺史文
舊在長安安師文家安氏別有魯公書蘚玉紙米老嘗
盡得之然獨以此祭文爲天下奇書今從毘陵陸諭德
廉伯借觀累日信米老之言不虛也感慨之餘敬題其
後吳郡李應禎　萬歷庚戌二月八日人以此卷來
質錢至八月八日贖去歷閱月凡留清樾堂中百八十
日閱二旬又復來歸遂獲永寶日華式古堂書畫彙考

邱濤遠道士詩陳繼跋語意全同卞刻在先虎邱詩
跋疑是後人僞託

此帖與祭季明姪稿法同而頓挫勁少似遜之然風
神奕奕則祭季明姪稿小似不及也末有綃郎題名今
在豫州所見苕霅頗也云末有綃郎題名今式古堂
所錄七跋無綃流名或者最後一人題日華而不著
其姓卽豫州所謂綃郎歟

山谷老人論爭坐書猶不及祭豫州剛卓之妙蓋一
紙半書而眞行草法兼備也豫州山人云此帖與祭季
明姪稿同而頓挫勁少似遜之然風神奕奕則祭姪
稿小似不及也按江村高氏舊藏此稿尚在人間余

夫子所見惟淳熙續帖及吾家轉岡帖刻本筆力緩弱不稱魯公風骨余參取論坐祭姪兩稿筆意臨之未知果與魯公眞蹟合否耳　按留元剛年譜乾元元年公年五十歲三月除蒲州刺史先時杲卿妻妹兒女及泉明之子皆被賊拘囚流落河北至是公使泉明往求之九月得姪季明文有擒酋槐故祭姪季明文有擒酋槐及茲同還之語尋爲酷吏唐文所誣以十月殺饒州刺史至東京拜埽以骨肉歸京暨一門縗贈告於濠州刺史濠州名元孫杲卿之父也祭姪時刺蒲州故銜稱蒲州刺史告伯時殺饒州刺史又行狀及新史皆稱封丹陽縣開國子而兩稿公所自署皆稱開國侯乃記載所

遺當以公所自署爲正

公以乾元元年三月刺蒲州尋改饒州至東京以一門縗贈及戚屬還京皆於濠州伯父因有告祭以成禮以非特祭故敘而不文世稱祭伯父者非也祭季明稿心肝摘裂不能自忍讀其書頗挫鬱屈不可控勒此告伯文心氣和平故容夷婉暢無復祭姪奇崛之氣所謂涉樂方笑言哀已戴情事不同書法亦隨以異應感之理也按史常山城陷杲卿爲賊所執械送東都杲卿宗子近屬皆被害杲卿妻女及長史袁履謙等妻女數百人賊皆繫之獄及郭子儀李光弼自土門東下收復常山乃破械出之給遣周厚會泉明求訪咸驩亦至乃悉以歸蒲州於時魯公刺蒲州也告文云脫於賊手並得歸京葢既歸蒲公隨所歸資送之故並得歸京也告文云甥姪翊新史顏春卿傳載杲卿朔博野沈盈并此季明盧逃凡五人而亡其三家廟碑乃有子幹洎及頗頗者公之子劉客奴以漁陽歸順公遣泛海爲質者也於是入始全又按史公以土門既開十七郡同日歸順加戶部侍郎後朝肅宗於靈武授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河北採訪討使至德二載四月公朝鳳翔授憲部尚書官位亦爲異此文不合當由史誤或云公欲約言之故不復計其先後歟又家廟碑後敘魯公子有沂水縣男碩新泰縣男碩此文無之豈作家廟時未有所立故不之及而此文有華亭丞袁衡家廟亦無之豈作家廟時未有袁衡卓逝歟所未詳矣　虛舟題跋

杲舊史載杲卿幼子誕姪翊云翊泉明之子杲卿之孫也非幼子誕泉明之子杲卿之姪孫也非被害入人中洗馬虛逃皆杲卿之弟幹洎皆季明之子杲卿之孫也頗則魯公之子也天寶十五載爲質於

平盧將劉正臣旋復歸依杲卿及常山陷傳聞顏死
賊中故亦蒙卹贈至大歷八年公刺湖州頗始自河
北生還葢從死者止七人而頗之得免公祭伯父時
尙未知也大歷九年公撰湖州妙喜寺記云愚子顏
顏家廟碑載公子穎碩皆無頗名疑撰家廟碑時顏
已先卒故仍書贈衛而穎碩則頗顏之改名也此文
所載允南公同母兄尤臧公同母弟威明杲卿子泉
明之弟季明之兄也穎允南之子頂公兄幼輿之子
頍頲顒頗皆公之兄子姪皆以蒙愚遷秩得
書故公子不衛列非若大宗家廟二碑歷詳族系也

虛舟謂此文有華亭丞袁衡家廟碑亦無之今所存
祭文稿內並無袁衡之名魯公子姪見於碑集者不
下四十餘人亦並無其人且袁姓也衡名也卽有其
人亦應是常山長史袁履謙之子姪不知虛舟何以
闌入此文跋內　又案魯公草稿傳於世者止祭姪
祭伯父爭坐位三種而已道光四年丹徒包祥高又
得謝贈祖官謝兼御史大夫議憲部尙書三表草稿
刻於漢上其文皆見魯公集中其書則臨坐位稿者
僞作也贈祖官表內刪去建一言而天下倚平含九
德而三光式序二句此乃公撰宋廣平碑語移置於

此廣平爲有唐賢相固足當之魯公之祖暗甫僅王
府屬官以杲卿死事推恩贈華州刺史固不得謂天
下倚平三光式序況臣於君前自譽其祖有如是者
乎葢作草稿不能不有塗改欲自作又恐不類魯公
語氣卽竊取魯公他文以售其欺而不知敗露處卽
此一端已無庸置辨矣又讓憲部表云殞身碎首何
以報上初寫作何以上報上字另行抬寫乃塗去上
字添注於報字之旁若係魯公自改則應於何以下
添報字塗去另行報字則上字仍係抬寫此定理也
上報之上輕報上之上重豈有塗去尊重之字而旁

注者乎其餘塗抹之字皆係後文所有而故書於前
者所謂心勞日拙作僞者固不能自掩其僞也今不
錄其書而附辨於此

與蔡明遠帖

右蔡明遠帖寒食帖附皆顏魯公書魯公後帖流俗多
傳謂之寒食帖其卽文曰忠孝之家者錢文僖公自號
也希聖錢公字也又曰化鶴之系者丁崖相卽也潤州
觀察使者錢惟濟也（集古錄跋尾）
蔡明遠帖是魯公晚年書與鄧伯隸謝安石廟中題碑
傍字相類極力追之不能得其髣髴　蔡明遠帖筆意

縱橫無一點塵埃氣可使徐浩伏膺沈傳師北面山谷評書第一千六百五十唐顏魯公與蔡明遠帖行書金石錄目乾元二年已亥公年五十一有與蔡明遠帖魯公年譜顏公惟蔡明遠序尤爲沈古米海岳一生不能彷彿蓋亦爲學唐初諸公書稍乏骨氣耳臨顏太師明遠帖五百本後方有少分相應畫禪室隨筆此書堅剛如鐵而用筆一正一偏敘脚漏痕之妙宣洩殆盡山谷極力追之不能得其彷彿余何人斯乃竟放筆效之無乃太不知量也歟然亦彷彿得矣按年譜乾元二年公年五十一六月自饒州移刺昇州充浙西

節度使兼江寧軍使昇州卽江寧郡也公與蔡明遠帖中有及來江右中止金陵等語則知此帖當在是年公以去年十月刺饒州明遠相從趨事今來江右又復千里饋餉轉輸不絕公深德之故有此序也竹雲題跋

作奉辭帖

此帖疑卽報蔡明遠復帖所云作奉辭者卽前帖所謂指期斯復也承已過墳者卽過邵伯南埭也念念然珍重者卽所謂行李之間深宜尙愼也兩兩相印語意正同可指而數也楚明遠與公爲大有勞故於其去也丁寧反復不能自已此魯公作人堅剛如鐵乃於朋友之間

萬分委至故知千古眞君子未有不近人情者也竹雲題跋

案是帖集本標題作與盧倉曹帖作誤作昨

顏勤禮碑

右顏勤禮神道碑顏眞卿撰幷書序顏溫二家之盛云思魯大雅在隋俱事東宮愍楚彥博同直內史省遊秦彥將皆與祕閣拔唐書云溫大雅字彥宏弟彥博字大臨弟大有字彥將兄弟議當一體而名大者字彥名彥者字大不應如此蓋唐世諸賢名字可疑者多封德彝云名倫房元齡云名喬高士廉云名儉顏師古云名籍而皆云以字行倫喬儉籍在唐無所譏不知何避而行

然余家集錄有申文獻公墜光記是高宗時許敬宗撰云公諱儉字士廉敬宗與士廉同時人而爲其家作記必不繆誤則士廉又當爲字也然告身書字在理豈安今新唐書雖云房元齡字喬顏師古字籀以高儉墜光記爲名則喬籀果爲字乎又按元和姓纂封氏脩人隋通州刺史緝生四子曰德潤德輿德如德夔又云德夔更名倫亦不知果是否唐去今未遠事載文字者未甚訛舛殘缺尙可考求而紛亂如此故余嘗謂君子之學有所不知雖聖人猶闕其疑以待來者益愼之至也集古錄跋尾

顏魯公文集　卷三十三　書評三　十二

第一千五百四十六唐顏勤禮碑上第一千五百四十七顏勤禮碑下顏眞卿正書　金石錄目

右唐顏勤禮碑魯公撰并書元祐間有守長安者後圃建亭樹多墓取境內古石刻以爲基址此碑幾毀而存然已磨去其銘文可惜也　金石錄跋尾

顏勤禮字敬魯公之曾祖也官祕書著作郎夔州都督長史上護軍顯慶六年卒葬萬年縣鳳栖原夫人殷氏柳氏祔　魯公文集

案是碑文載公集無楚立年月文中魯公自敘官履至洊爲節度採訪觀察使魯郡公止公以乾元二年爲昇州刺史充浙西節度觀察使碑立於是年當作於是年

題盧稜伽畫壁

乾元初盧稜伽於大聖慈寺東西廊下畫行道高僧顏眞卿題時稱二絕　益州名畫錄

顏允南妻陳夫人碑

顏母陳夫人碑顏眞卿草書在鄧州內鄉縣　碑藪

案陳夫人公次兄允南妻也公撰弟允臧碑并敘其妻奉明縣君韋氏撰兄幼輿碑并敘其妻陳郡殷氏獨爲允南撰碑未及其配以陳另有碑故不具爾允南卒於寶應改元之十一月與先允臧卒於寶應元年十五載以前允南貶襄陽丞時襄陽與內鄉鄰近故權葬於此其後允南卒於上都卜葬萬年縣鳳栖原先塋之北而夫人遂未及遷祔也今掘此碑未知年月附於乾元之末

離堆記

第一千三百八十二唐離堆記上第一千三百八十三離堆記下顏眞卿撰并正書寶應元年　金石錄目

寶應元年壬寅公年五十四五月有鮮于氏離堆記公

唐顏魯公磨崖記在新政縣離堆崖下歐陽公集古錄
唐顏眞卿攀并書碑以寶應元年立在閬州輿地碑目
上元中顏魯公爲蓬州長史過新政作離堆記四百餘
言書而刻之石壁上字徑三寸雖崩壞剝裂之餘而典
型具在使人見之凜然也黃庭顏魯公祠記
離堆山磨崖記顏眞卿書在南部縣東南古今碑錄
案魯公撰書鮮于氏離堆記在四川保寧府南部縣
唐閬州新政縣地也上元元年公貶蓬州長史道過
新政爲成都兵曹鮮于昱之父故京兆君向作此記

全文見魯公集中今石已摩泐止存殘文五段可辨
者僅五十餘字以行格推之除前後題識共三行外
文凡三十九行行十八字此記據輿地碑目及古今
碑錄皆云摩崖刻於縣之西南石壁間而魯公自記
則云刻於州庠之左右當是州庠左右卽石壁所在
此記分刻兩壁殘文卽右壁之餘也今據文集推照
原刻行格摹式於後字之存者正寫缺者旁注

鮮于氏離堆記

閬州之東百餘里有縣曰新政新政之南數千
步有山曰離堆斗入嘉陵江直上數百尺形勝

縮蹟歛壁峻峭上崢嶸而下迴泓不與衆山相
連屬是之謂離堆東南有石堂焉卽 故京兆
尹鮮于君之所開鑿也堂有室廣輪袤丈蕭爽
洞敞虛聞江聲微見羣象人村川坱若指諸掌
堂北磴石之上有九曲流杯池焉懸源螬首甃
噴鶴咮醽渠股引迴坐環溜若有良朋以傾醇
耐堂南有茅齋焉遊于斯息于斯眾賓友于斯
虛而來者實而歸其齋壁間有詩焉皆君舅著
作郎嚴從君勞殿中侍御史嚴銑之等美君考
槃之所作也其右有小石廬焉亦可蔭而踞據

矣其松竹桂樽冬青雜樹皆徙他山而栽詩焉
其上方有南宮觀焉署之曰景福君弟京兆尹
叔明至德二年十月嘗任尚書司勳員外郎之
所奉置也君諱向字仲通以字行潞陽人卓爾
堅仗毅然抗直易有之曰篤實輝光書不云乎
沈潛剛克君自高曾以降世以財雄招徠賢豪
施舍不倦至君繼緒其流益光弱冠以任俠自
喜倘未知名乃慷慨發憤於焉卜築養蒙學文
忘寢與食不四三載展也大成著作奇之勛以
賓薦無何以進士高第驟登臺省天寶九載以

劍南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中丞持節充劍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使事劍南山南西道採訪處置使大爲司農少卿遂作京兆尹以忤楊國忠貶邵陽郡司馬十有二載秋八月除漢陽郡大守冬十有一月終于所任官舍悲夫雄圖未伸志業已空葬于縣北表耐先塋禮也君之薨也冢子光祿寺丞昱鄴奔喪星言泣血自沔泝峽湍險萬重肩高足跼扳笭引觝凡經幾年毀瘠在目因心則至豈無饘僕泉昱之季日尚書郎官員外郎昱克篤前烈永言孝思懇口口

志反葬于茲行道之人孰不伎而眞卿猶子曰紘從父兄故偃師丞春卿之子也嘗尉關中君故舊不遺與之有忘年之契叔明昱昱亦篤世親之歡眞卿因之又忝憲司之寮丞與濟南欒昂奉以周旋益著通家之好兄允南以司膳司封二郎中弟允臧以三院御史皆與叔明首末聯事我用是飽君之故乾元改號上元之歲秋八月哉生魄猥自刑部侍郎以言事忤旨

聖恩全宥貶臺於蓬州沿嘉陵而路出新政遘會昱以成都兵曹攝尉貴州之朝

留游穰歡信宿陛帨感今懷昔遂援翰而志之

叔明時刺商州昱又申掾京兆不同蹔陟有恨如何

帝唐龍集敦壬寅仲夏巳卯朔十五日甲午刻於門序之左右

顏允南碑

顏氏殘碑以家廟碑考之是顏允南碑也家廟碑云允南歷殿中膳部司封郎中司業金鄉男此碑云肅宗入中京遷司封壽封金鄉縣男又云遷國子司業此碑云二子顯頻頻好爲五言詩授校書郎早卒家廟碑亦云頻好五言校書而此碑又云與弟允臧同時臺省則爲允南可知不疑惟書頴事家廟碑云侍郎蔣冽賞其判北碑云爲崔器所賞小不同爾集古錄跋尾

寶應元年壬寅公年五十四有顏司業碑魯公年譜

唐國子司業顏允南碑寶應元年立在使廳寶刻叢編引京兆金石記

顏允南字去惑魯公之仲兄也官正議大夫行國子監司業上柱國金鄉縣開國男寶應元年卒葬萬年縣鳳栖原魯公文集

顏惟貞幷殷夫人告

魯公書顏惟貞蘭陵夫人告佳筆也黃山谷集

案三告皆刻忠義堂帖公父惟貞母蘭陵郡君皆以仲兄國子司業允南官贈秘書少監蘭陵郡太夫人

一寶應元年七月下一寶應元年十一月下

第一千三百八十四唐顏惟貞幷殷夫人贈告子眞卿金石錄目

正書寶應二年十一月

右魯郡顏允南官國子司業時贈其母殷氏蘭陵郡太夫人告一卷乃允南之第四弟司徒魯公眞卿所書蓋公自蓬州召還遷尚書右丞之日也唐人最重告命往往令工書者爲之開元二十三年加皇子榮王已下官

顏魯公文集 卷二十三 書評三 七

之美精神飛動當爲公平生所書第一不待贊也朱長文跋

韋縝碑

唐贈太常卿韋縝神道碑獨孤及撰顏眞卿書寶應二年立寶刻叢編引京兆金石錄

案唐書宰相世系表縝魏王府長史慶植第八子頊之曾孫魯公娶中書舍人迪之女迪則慶植長子瑤之曾孫也公以婦族爲書其碑

郭氏家廟碑

第一千三百八十六唐贈太保郭敬之廟碑顏眞卿撰幷正書廣德二年十一月在京兆府金石錄目

廣德二年甲辰公年五十六十一月有郭公廟碑銘魯公

顏魯公文集 卷二十三 書評三 八

不同豈或二年之二乃元字之訛乎且書告之式自天寶以來官則書名令史則兼書姓元載時秉鈞軸而書其姓亦似史筆之誤此姑寘之篇意告命乃當時所給決不應有差第恐後來作史者之失眞耳然改元重事史家亦不應不謹也詳疏於此以俟博古之士問焉允南字去惑其卒以寶應元年十一月十日是告之下當不及見之矣卷首字多磨滅其存議字上字當是正議大夫上柱國其存鄉縣等字鄉字上當闕封金二字蓋允南自司封郎中封金鄉縣男也復幷及之至若字書

郭敬之廟碑顏眞卿書在咸寧縣郭莊古今碑錄
案碑自前明趙子函所記已在陝西布政司治此云
在咸寧縣郭莊不知何時移置司治則鐵函齋書跋
云司治卽汾陽府第碑在下庫卽家廟舊基亦未足
爲據

碑在今陝西布政司御題額顏魯公撰幷書敬之汾陽
忠武王父也夫以汾陽家廟得魯公手書千載而下猶
有生氣其文與書又非所論也但其碑在役人雜遝之
所雖巋然壁立而不無磨蝕之憂然以二公之靈鬼神

呵護有由來矣石墨鐫華
碑在今陝西布政司乃汾陽父敬之廟碑文與書俱出
魯公手以一代偉人之家廟非得一代偉人之書不足
當之可稱古今二絕庚子銷夏錄
此碑書於代宗廣德二年十一月正與論坐書同時是
時公年五十六正月除檢校刑部尙書兼御史大夫朔
方行營汾晉等六州宣慰使宰相已載與公不協恐公
因使奏對必言其短尋罷前命但公檢校刑部尙書
置之閒散故得從容翰墨而爲此常時以魯公自書
告雍容朗暢不類魯公平生風格其晚歲極深到之
作今觀此碑與自書告畧同而朗暢處更出自書告上
直使人不復愚自書告矣虛舟題跋
郭太保敬之乃汾陽王之父碑在今陝西布政司下庫
相傳布政司卽汾陽府第下庫卽家廟舊基也碑雖漫
漶然猶當在顏氏家廟上鐵函齋書跋
此碑今在陝西省城布政使司署下庫司署在西安府
府城東鐘樓西陝西通志云相傳爲秦穆公故府唐爲
尙書省亦爲子志寧郭汾陽宅鐵函齋跋云司署卽汾
陽府第下庫卽家廟舊基也然攷之長安志尙書省在
皇城承天門街之東面第四橫街之北尙父汾陽郡王
郭子儀宅在京城丹鳳門街南親仁坊是尙書省與汾
陽宅有皇城京城之別不可謂尙書省卽汾陽宅也至
于志寧宅與汾陽宅相連則長安志原云子宅在郭宅
之西也長安志於親仁坊載汾陽宅於大通坊載汾陽
園而總不云有郭氏家廟則宋氏略也家廟之制唐書
禮志云諸臣之享其親廟室服器之數視其品開元十
二年著令一品二品四廟三品四品三廟五品二廟嫡
士一廟庶人祭於寢天寶十載京官正員四品清望及
四品五品清官聽立廟勿限兼爵廟制三品以上九架
廈兩旁又三品以上有神主五品以上几筵此皆唐時

之作然卽此尙可函蓋徐季海張少悌等數十輩豈直正碑爲足高出一切而已虛舟謂卽此尙可函蓋徐季海張少悌等數十輩豈並未見少悌他書而爲是無稽之言與

郭敬之墓碑

唐郭敬之墓碑顏眞卿書在咸寧縣郭莊上古今碑目案郭忠武王子儀陪葬肅宗建陵其父敬之墓未詳所在然汾陽故里在華陰縣東路勞子孫世居其地此云在咸寧縣郭莊上豈咸寧亦有汾陽故里耶

卽而碑文亦專敘其父大尉之事蹟及汾陽勳業文云朔製於舊居永圖而觀德殆卽親仁坊宅爲廟而以太尉爲始祖也金石萃編

顏魯公郭氏家廟碑陰作行書不審亦出魯公否觀其筆力似非魯公不能也石墨鐫華

郭氏家廟碑陰雖無魯公款然決知亦是魯公書公旣已大書其前誰敢更續貂其後故趙德父金石錄斷然目爲魯公書雖非公經意之作然卽此尙可函蓋徐季海張少悌等數十輩豈直正碑爲足高出一切而已虛舟謂卽此尙可函蓋徐季海張少悌等數十輩豈並未見少悌他書而爲是無稽之言與

郭敬之墓碑

唐郭敬之墓碑顏眞卿書在咸寧縣郭莊上古今碑目案郭忠武王子儀陪葬肅宗建陵其父敬之墓未詳所在然汾陽故里在華陰縣東路勞子孫世居其地此云在咸寧縣郭莊上豈咸寧亦有汾陽故里耶

公書豈誤記趙子函石墨鐫華爲趙德父金石錄耶

卽趙子函亦云未審云似非皆疑辭非斷然之決辭也四家之論以鐵函齋爲當今富平有李光弼碑爲魯公文張少悌行書亦立於廣德二年少悌旣能書魯公之文獨不能書此碑之陰耶則虛舟誰敢續貂之說又不足據也又長安崇聖寺經幢亦少悌行書其筆蹟與郭廟碑陰絕相類則碑陰亦少悌書也虛舟謂卽此尙可函蓋徐季海張少悌等數十輩豈並未見少悌他書而爲是無稽之言與

郭敬之墓碑

唐郭敬之墓碑顏眞卿書在咸寧縣郭莊上古今碑目案郭忠武王子儀陪葬肅宗建陵其父敬之墓未詳所在然汾陽故里在華陰縣東路勞子孫世居其地此云在咸寧縣郭莊上豈咸寧亦有汾陽故里耶

寧鄉黃本驥仲良編訂
湘陰蔣　璞維揚泰校

書評四

與郭英乂論坐位書

昨日長安師文出所藏顏魯公與定襄郡王書草數紙比公他書尤爲奇特信乎自然動有恣態乃知兎注（東坡集）賢於貴金雖公猶未免也

魯公與郭令公書論魚軍容坐席凡七紙而長安安氏兄弟異財時以前四紙作一分後三紙及乞鹿脯帖作一分以故人間但傳至不顧與軍容爲倚柔之友而止

元祐中余在京師始從安師文借得後三紙遂合爲一此書雖奇特猶不及祭濠州刺史文之妙蓋一紙半書而真行草法皆備也　觀魯公此帖奇偉秀拔奄有魏晉隋唐以來風流氣骨回視歐虞褚薛徐沈輩皆爲法度所窘豈如魯公翛然出於繩墨之外而卒與之合哉蓋自二王後能臻書法之極者惟張長史與魯公二人而已

其後楊少師頗得髣髴山谷（集）

魚朝恩撓郭令公折元載搖相里造侵王縉一時權倖恩想其忠義憤發頡挫蓼屈意不在字天眞罄露在於此書石刻粗存梗概爾余少時臨一本不復記所在嵓

二十年寶文謝景温允京云大豪郭氏分內一房欲此帖至析八百千眾乃許取示之縱有元韋戲筆字印中間筆氣甚有如余書者面諭之乃云世家收久不以余言爲然米氏書史

第一千五百五十七唐顏魯公與郭僕射書行書金石錄目

右唐顏魯公與郭僕射書僕射郭英乂也魯公於坐位高下小有失當猶力爭如此使之立廟其肯逢君之惡乎金石錄跋

廣德二年甲辰公年五十六十一月有與郭僕射書按郭英乂爲尚書右僕射封定襄郡王驕蹇侈汰陰事元載魚朝恩以久其權明年嚴武死以英乂爲成都尹充劍南節度使自以有內主肆志無所憚崔旰反英乂奔靈池普州刺史韓澄殺之魯公年譜

坐位帖眞蹟在京兆安氏家嘗刻以傳世吳中復守永興謂安氏石未盡筆法因再模刻此二本余家咸有之安氏子孫分析坐位帖乃剖爲二此帖至行香寺僕射指後不復有蓋吳安石刻本卓頭高指後別爲一行遂由是平分爲兩是安氏兄弟不學之謬東坡見安師文時帖尚全嘗手榻數十本余得坡公揚本於東平王氏若渾以天行而無迹可求故令人自遠嘗公與素師論書素曰如折釵脚公曰何如屋漏痕素撫其背曰得之無纖毫失眞旁用眉陽蘇氏及趙郡蘇軾印記米襄陽

年少嘗臨之邵伯溫亦云安氏折後不復見全本此卷筆法絕類米老往見乞米帖墨跡於子昂家子昂以重資得之余心有疑而不敢言今得此帖紙色行墨絕相類遂定爲米老所臨無疑延祐二年八月丁丑袁桷記清容居士集

顏魯公爭坐位書用先豐縣先天廣德中牒起草眞蹟縫中有顏氏守一圖書字印米元章所謂詭形異狀得於意外定爲顏書第一者是也宋時與季明文鹿脯帖俱藏安師文家後來季明文歸聶氏文待詔題識極誦其妙余不及見曾見吾友項子新所藏坐位帖神色秀朗微似宋人摹本要亦書家甲觀矣近來墨刻陝本漫漶不足日戲鴻堂所勒米搨亦未能精且行款割裂不無失古人縱橫徐疾之勢不若此本筆筆生動位置儼然信可寶也陳繼言所園集

爭坐帖陝刻字形已漫余家有宋搨精好圖摹入石此頂書之烜赫者容臺集

宋搨魯公坐位帖及二祭文皆手稿也而坐位一帖尤米元章所極力規橅不能得其仿佛者蓋其書鬱勃奇古渾以天行而無迹可求故令人自遠嘗公與素師論書素曰如折釵脚公曰何如屋漏痕素撫其背曰得之

矣所得於悟後者盡露三帖中矣庚子劍
馬主事抑之藏顏魯公爭坐位帖上有賈似道印爲元
人袁文靖公物都穆識
西安府學顏魯公坐位帖得之按察僉李俊此帖與北
京本字行微有不同處字亦稍剝不若北京本之精好
北京本云初止二石永樂十一年民家發地又得二石
始爲完物然余所得於洪常秀才者亦四幅視此則首
缺六行尾缺八行不知其如何也 秦竹堂稿
元章待訪錄云是楮紙用先豐縣先天廣德中牒起草
禿筆今此石刻中禿筆宛然都元敬寓意編謂馬主事
顏魯公文集 卷二四 書評四 五
抑之家藏有米臨此帖有元時袁文靖楠跋謂京兆安
氏嘗刻以傳世吳中復守永興以安氏石未盡筆法因
再摹京兆永興皆陝中地名今石在陝中豈即安氏原
石邪抑永興重摹者邪又謂安氏分析時剖此帖爲二
至僕射指下遂平分爲兩以石刻較之正居其半今此
帖共六十九行僕射處止十九行正得四分之一多二
行豈馬所藏本又止半幅邪元章書史又謂內小行是
於行間添注不盡又於行下空紙邊橫寫與刻本不同
若是米臨本亦當作橫寫乃是何袁跋未見言及此帖
首十餘行尚覺屈強未舒至僕射指以下乃始活潑飛
動至皆有等威後又更渾化入妙結末數行筆已微意
已懈而餘興淋漓更出屋漏雨蹟外殆若所云懷素自
言初不知者若分得後半當是獲膏腴產矣袁跋又云
常得坡翁搨本無毫髮失眞蘇公見安師文帖時尚全
營手搨數本書遂大進蘇本久不聞應已湮沒馬氏藏
米本不遠今尚能存否內尊者爲賊所偪當是賤所偪
又別置一榻下重使字想皆係原稿誤古人書皆手寫
其正本柰何反不傳 書畫題跋
宋沈括夢溪筆談曰都堂及寺觀百官會集坐次多出
臨時唐以前故事皆不可考惟顏魯公與右僕射定襄
顏魯公文集 卷二四 書評四 六
郡王郭英乂書云宰相御史大夫兩省五品供奉官自
爲一行十二衛大將軍次之三師三公令僕少師保傅
尚書左右丞侍郎自爲一行九卿三監對之從古以來
未嘗參錯此亦畧見當時故事 金石文字記
此魯公與郭英乂書英乂爲尚書右僕射封定襄郡王
驕蹇泰侈陰事元載魚朝恩以固其權時郭子儀大破
吐蕃於長安朝臣德之爲與道之會英乂擠入座尚書
坐朝恩下公移書糾正之年譜以此書在代宗廣德二
年按行狀公以肅宗寶應元年加上柱國廣德元年加
金紫光祿大夫是年十月吐蕃寇長安上幸陝州子儀

摹却之十二月上還京師以魚朝恩爲天下觀軍容使三年正月以公檢校刑部尚書三月進封魯郡開國公觀公自署銜及稱朝恩爲軍容者與年譜正合則知此書正當在廣德二年十一月蓋明年夏劍南節度使嚴武死英乂往代之卽不復在京矣顧寧人金石文字記不知其年列此書於大歷之後蓋未深考耳　按米氏書史爭坐帖是唐幾縣獄狀碓熟紙起草內小字是於行間添注不盡又於行下空紙邊橫寫與刻本不同石刻麤存梗概耳又袁清容集爭坐眞蹟京兆安師文嘗刻以傳世吳中復守永興以安氏石未盡筆法因再摸刻今此二本世未之見所見惟關中刻耳如米氏言行列已非麤存梗概不知眞蹟妙處何如使人神往又不知安氏吳氏所刻比今關中本又何如或曰今關中本卽安氏所刻亦未知其是否也　魯公論坐書稿凡七紙渡汴時在長安安師文家兄弟析産以前四紙作一分遂離爲二黃山谷從師文借得後三紙於是仍合爲一東坡稱其信手自然動有姿態比公他書尤爲奇特山谷亦云奇偉秀拔奄有魏晉隋唐以來風流氣骨米元章云爭坐位帖爲顏書第一字相連屬詭異飛動得於意外蓋由當時義憤勃發不在書故天眞爛然自合矩度長安所摹石雖已漸剝蝕之餘風骨未減不比戲鴻堂草率荒畧全體盡矣也余自幼酷好此書數十年來臨寫百餘本畦徑之外輒有合處此本尤可意神氣到來不殊我自作草也學魯公書須使盡氣力至於無用力處乃見天則魯公爭坐位氣格當與蘭亭淸和醇粹風韻宜其學之爲易及旣入手却不許人容易寫得非整束精神皎然如日初出却無一筆是處爭坐奇古豪宕學之爲難一旦得手卽隨意所之無往不是此亦兩公

骨格之所由分也　竹雲題跋

書稱英乂柱師明跋扈之師抗囘紇無厭之請按新史思明陷洛陽謀掠陳蔡詔英乂統淮南節度兵賊叩陝虢又破陝西節度使而不言其破囘紇兵大留守東都史稱其無束撿御衆才縱麾下與囘紇大掠都城並無抗扼囘紇之語皆與此書不合當由失書或稱公作書時不免稍有假借爲孔子危行言孫之義公於名義所關執論侃侃畧不假借豈肯遠於英乂妄推其功如此定是史者失之耳　三稿祭姪爲先告伯父文之論坐最後祭姪告伯皆在乾元元年公以三月刺蒲州故九月祭姪稱蒲州刺史十月改刺饒州故告

伯父稱饒州刺史後七年當代宗廣德二年公乃與定襄有論坐書三稿皆公奇絶之作祭姪奇古豪岩告伯父淵潤從容至論坐則兼有祭姪告伯兩稿之奇情緒不同書隨以異所以直入神品足爲蘭亭後勁也（盧舟題跋）米海嶽自序於古名家書學之幾遍故其臨摹之際往往逼眞此顏公坐位帖元袁文靖公定爲海嶽所臨者夫魯公平日運筆圓活清潤能兼古人之長米則猛厲奇偉終墮一偏之失以孔門方之其氣象眞有回路二子之別故此書則如旣見孔子後欲效陋巷自樂而行三軍當一隊之故態時復一發於詞氣間也（鮑翁家藏集）

跋爭坐帖云爭坐帖米海嶽定爲魯公書第一袁文靖稱其運筆清活圓潤能兼古人之長余謂魯公指實腕懸實得右軍筆法故其眞不經意之書皆能蒼勁若此眞所謂綿裏裹鍼也李後主以魯公書爲失於粗魯豈未見此本與祭姪文耶

又跋云此本圓活堅勁雖魯公得意書然不宜臨摹譬之陶靖節李青蓮詩非不妙絶千古而取而學之不粗則淺矣然則如之何而可曰講求筆法寢食於聖教序數十年則不求其似而無不似了無定法此其故殊可參尋今之學公書者獨效其觚稜斬截乃純漢也爭坐位帖與祭姪文同法天眞爛然於三王神契故當出唐諸家之上（王弇州題跋）

書畫鈔云眞蹟在京兆安氏刻以傳世吳中復寺永興

顏魯公學書於張長史而張書郎官碑不見稱顏平原大小楷碑版照四裔而後人尤重草稿皆未剪其源不能心知其意者也正書不熟烏能作草郎官壁記乃狂草築基魯公惟從心不踰矩故草稿有天眞爛漫之趣但學者未見善本芒鍛全無則筆外之意無從領會安得得若此初拓本爲刮眼金篦俾入法頓開覺路也顏魯公忠義大節唐代冠冕豈復存作書之見於胸中而規矩悉合蓋學力精熟故也余論書以立品讀書爲始本此金石品

又唐顏魯公與郭僕射英乂書世所謂爭坐位帖此其草稿也世人重公名節故併重其書故草草之筆亦摹刻之人其可以不立德耶金蘅琳

此因菩提寺行香及與道之會郭代公指麾坐次先魚朝恩於尚書而移書爭之也米元章云眞蹟在先豐縣先天廣德中牒起草在宣教郎安師文處此刻不知何年上石亦不知係摹勒眞蹟否然所謂字字意相連屬飛動詭形異狀得於意外者猶可識也山谷云此書雖奇特猶不及祭濠州文之妙惜未之見也金石續錄

大丈夫平生節槩只視其氣如何胸中磊落如萬丈虹蜺遇事而發出之以理便可如眞金美鐵百鍊不回若

無主宰爲物所奪則瞬息間已冰消霧釋不能復振顏平原在唐人知其死希烈之難不知此老平生自許者不必待此只如爭坐位時咬釘嚼鐵便有上鋸時氣勢元白信此則此帖潦潦草草皆是一段奇氣只當作祭姪文字書麻姑壇文章看之可也魯公坐位帖本無意於佳書而天眞爛然學者可以知作字寫畫無意於佳而自佳者乃誠爲佳矣凡臨書摹畫貴在神駿不徒形似米老臨坐位帖譬之孫之於祖雖不必全肖而氣脉自是一派若使他人爲之吾恐其優人爲項羽在場時雖能辟易叱咤而轉背終只是凡夫耳元牘紀

以平原爭坐位帖求蘇米方知其變宋人無不寫爭坐位帖也 爭坐位帖在永興安師文家安氏析居分而爲二人多見其前段師文後乃並得之相繼入內府今前段至行香菩薩寺止爲項德新所藏 顏平原爭坐帖與祭季明文唐時林藻師之楊景度蔡端明皆具有一體 爭坐位帖宋蘇黃米蔡四家皆倣之唐時歐虞褚薛諸家雖刻畫二王不無拘於法度惟魯公天眞爛漫委態橫出深得右軍靈和之致故爲宋一代書家淵源余以殊本漫漶乃摹此宋搨精好者刻之戲鴻堂中

新都汪太學穉仲以宋搨爭坐位帖見示神采奕奕

孚形較陝本差肥余臨寫之次時有譌字乃知是米海
嶽所臨米嘗自記有臨爭坐帖在浙中此殆其眞跡入
石者邪畫禪堂隨筆

舊唐書代宗紀廣德二年十一月丁未郭子儀自涇陽
入覲詔宰相百僚迎之於開遠門上御安福寺待之此
帖所稱與道之會正在其時魯公年譜系之廣德二年
信矣此書前一段言魚朝恩階雖開府官止監門將軍
以班列言之應序於十二衞大將軍之次卽欲別示尊
崇只可於宰相師保坐南橫安一位如御史臺知雜御
史之例不當列於僕射之上後一段言僕射是二品六

曹尚書並三品非隔品致敬之類不當擠排尚書使在
下坐所云裴僕射裴冕也尊者爲賊所逼賤
諛作賊唐會要尚書左右僕射自武德至長安四年以
前並是正宰相豆盧欽望拜左僕射不言同中書門下
三品不敢參議省事數日始加知軍國重事至景雲二
年韋安石除左僕射東都留守不帶同三品自後空除
僕射不是宰相遂爲故事英乂除僕射時已非宰相然
官品最高在侍中中書令之上過此則爲三公三師非
尋常人臣之職故稱百寮之師長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本長安安師文東坡集一曰吳中復重刻本中復守永興再
摹刻見清容集一曰米襄陽臨本見寶章待訪錄一曰北京本
堂本見畫禪隨筆一曰嘉善魏氏本卽半村錢舜舉本嘉善
一號西齋忠節公大中子明止洵難學廉正之學濂字子
知錄五卷蓋帖爲錢氏手摹魏氏校正而覈妙齋集十卷日
考畧定以爲一曰關中本見竹雲題跋今在西安府學碑林
者卽關中本也祕藏本南宋時搨國初爲無錫錢陸
燦湘靈所藏字畫端勁湘靈嘗書其生年甲子並科分
事實於下則其寶貴可知矣帖中塗抹添注處如謹窩
書改爲謹奉書不其盛矣畋丹足畏也然美則美矣宰
相二行坐添注與兩省臺省已下常參官等字文武之

左右添注不論二字荷以悅軍容爲心荷以下添取字
竊見聞姑息添注甚非謂也君子愛人以禮不等字深
入佛海下添注況乎收東京至豈獨有分於僕射哉等
字兩省官自爲一行兩省下添注五品以上供奉六字
十二三師三公十二下添注衞大將軍文之六字未嘗
參錯下添注至如軍將至振古未聞等字不亦可乎下
添注聖皇時至亦不關別有禮數等字蓋不然矣下添
注今旣三廳齊列足明不同則史等字此外尚有數處
零星添注不計可見魯公當時雖信筆直書之中仍委
曲詳盡非率意爲之也文云奉書於右僕射定襄郡王

郭公新唐書郭知運傳知運次子英乂（舊傳作知字元運季子）字元武代宗卽位雍王率諸將討賊洛陽留英乂殿於陝東都平權知留守以功實封三百戶（舊傳作二百戶）召拜尚書右僕射封定襄郡王文云魚開府及僕射率諸軍將爲一行魚朝恩傳云朝恩洛陽平徙屯汴州加開府儀同三司文云郭令公以父子之軍破犬羊兇逆之衆郭子儀傳云子儀次子晞復兩京戰最力吐蕃回紇入寇擊破之文云苟以取悅軍容爲心軍容之爲人清修梵行深入佛海魚朝恩傳九節度圍賊相州以朝恩爲觀軍容使自朝恩始而不言其修梵行殆由當時宮禁尚沿崇

佛之舊習朝恩亦嘗奉之而史家所宜從畧耳文云收東京有珍賊之業守陝城有戴天之功朝恩傳云史思明攻洛陽朝恩以神策兵屯陝洛陽陷思明長驅至硤右肅宗詔鋭兵十萬循渭而東以濟師朝恩按兵陝東使神策將衛伯玉與賊將康文景等戰敗之洛陽卽此事也攷之史傳多與此帖語合傳稱郭英乂陰事宰相元載以久其權而眞卿亦爲元載所容論事坐以誹謗不久卽有硤州刺篤之貶然則英乂得此書其以眞卿之言爲是與否史無明文皆不可知而旣爲陰事元載之人則眞卿之貶未始非英乂陰爲之譖已（金石萃編）

峯漢書王莽傳各爲權勢惡獨良民師古曰恐獨以威力脇之也此書云再獨八座尚書再於公堂獨咄常伯二獨字皆當作恐獨解是帖金石萃編云摹本凡七種以余所見有西安安氏本襄陽本嘉興本武定本國學本沂州本戲鴻堂本濮州本（本）

御刻墨妙軒本孔繼涑玉虹鑒眞本謝希曾契蘭堂本凡十有二本乾隆中又

命大學士彭元瑞撰爭位考證載（恩餘堂經進稿尤爲墨林盛事）

顏魯公文集 卷三四 書評四 六

顏元孫碑

唐顏元孫碑姪眞卿撰并書（天下金石志）

永泰元年乙巳公年五十八有顏勤禮碑銘（魯公年譜）

顏元孫字聿修杲卿之父魯公之伯父也官朝議大夫守華州刺史上柱國贈祕書監開元二十年卒葬東京高村原夫人元氏故兆（魯公文集）

鹿脯帖

天台謝奕修養浩齋藏顏魯公鹿脯帖（淸密煙雲過眼錄）

唐太師顏眞卿不審（卽鹿脯帖）乞米二帖在蘇瀾處背縫有吏部尚書銓印與安師文家爭坐位責硤州別駕縫印

廣德二年甲辰公年五十六二月有與李太保帖十二月又有與李太保帖永泰元年十月又有與李太保帖

魯公年譜

鹿脯帖眞蹟與宋搨本不惟字形大小不倫乃其文亦小異宋搨政自不足據也　顏平原鹿脯帖宋時在李觀察士衡家今爲辰玉所藏畫麝室隨筆

顏魯公鹿脯帖眞蹟在常州一舊家今爲王長安購得紙墨如新精神奕奕能攝人於十步外劉體仁七頌堂識小錄

鹿脯帖今在王辰玉家非眞蹟與祭伯父濠州刺史文並屬一手書云清河書畫舫

帖有三本字形大小不倫其文亦小異一云爲天台謝奕修養浩齋所藏一云宋時在李觀察士衡家今爲辰玉所藏一云有王沖隱題跋王名持字正叔長安人惜辰玉有帖而無跋崇禎癸酉春三月二十五日余獲觀鹿脯帖於金閶旅舍無題跋并襯懷素客舍三帖俱爲項元度物漫誌之以俟鑒定　珊瑚網

宋搨鹿脯帖與三稿稍異而沈毅激昂力透紙背書至此神矣聖矣吾每觀張長史眞蹟氣韻古茫此帖無不之所得者深矣書之一道可漫然而爲之哉庚子銷夏記

乞米鹿脯二帖須魯公書舊刻在忠烈廟庶下今不知何存否平蠻陵陽集

案忠烈廟當是宋留元剛所建之忠義堂

古人遺帖有明是僞作却居之不疑而具五官之哲公爲所惑全不一思遂容其以黑爲白令眞白者反自疑其面目良可痛恨此帖原文藥須鹿肉恐鹿肉艱得乃思及於鹿脯中新好者如今之不得鮮葅用乾葅也今云藥要鹿脯矣何以又云新好者文理不通不可以欺下里乃摹然尊信幾至奪眞好奇喜異固恒情乎其字

不過於原帖中翻轉移易大段不及舊者遠甚墨林快事

案鹿脯有二帖第一帖亦有二本一墨蹟一宋搨皆不容軒輊矣虛舟題跋

見戲鴻堂帖魯公以廣德二年爲刑部尚書此帖與爭坐位郭家廟皆書於十一月其再入刑部在大歷十三年其年三月即進吏部十一月已不在刑部矣

故知此帖爲廣德二年書第二帖亦見戲鴻堂書於二十日而無年月乞脯二帖一云十一月一云二十

九日此帖爲謝脩作謝在乞後非十一月二十日墓
帖有春寒字今定爲永泰元年正月書
乞米帖
顏帖爲刑部尚書時乞米於李大夫云拙於生事舉家
食粥來已數月今已罄乏實用憂煎蓋其貧如此此本
墨蹟在余亡友王子野家子野生於柑家而清苦甚寒
士嘗模帖刻石遺於朋友故人云魯公爲尚書其貧如
此吾徒安得不思守約 集古錄跋
唐太師顏眞卿乞米帖眞蹟在朝請郎蘇灝處序次郎
中舜元子也得於關中安氏士人多有臨揭本此卷古
顏魯公文集 卷三四 書評四 九
玉軸雖有舜元字印范仲淹而下題跋某皆十餘開資
待訪 餘
天台謝奕修喪浩齋藏顏魯公乞米帖 閻密堂雲過眼錄
子觀魯公乞米及酤二帖知其不以貧賤爲愧故能守
道雖犯難不可屈剛正之氣發於誠心與其字體無以
異也 莫蒼溪山集
案魯公書不聞有乞酤帖疑誤
顏魯公爲刑部尚書有舉家食粥之帖蓋自元載制祿
厚外官而薄京官京官不能自給嘗從外官乞貸楊稽
既相奏加京官俸魯公以稽爲自湖州召還意者俸雖
加猶薄與紀聞學紀聞
第一千五百五十八唐顏魯公乞米帖行書 金石錄目
常州顏魯公問李太保乞米帖并范仲淹題跋在延陵
季子廟中 輿地碑目
顏眞卿學褚遂良既成自以挑踢名家作用太多無平
淡天成之趣此帖尤多褚法石刻醴泉尉詩及麻姑山
記皆褚法也此特貴其眞蹟耳非爭坐帖比大抵顏柳
挑踢爲後世醜怪惡札之祖從此古法蕩無遺矣安氏
鹿肉乾脯帖蘇氏馬病帖渾厚淳古無挑踢是刑部尚
書時合作意氣得紙札精謂之合作筆氣鬱結不條暢
顏魯公文集 卷三四 書評四 十
逆旅所書李大夫者名光顏周功臣也 寶晉英光集
前代待士大夫禮意極厚祿秩其官不至之絕況其貴
者乎苟有賢者安忍使之有食粥之事於當日乎思陵
慨想河北能無有感於斯文於乎此自有國家者言之
耳士大夫有恒飾有不待夫重祿之勸者涿郡盧公以
此卷表章劉君達夫之善子孫可不知所自乎 道園學古錄
東坡謂魯公書細筋入骨如秋鷹此乞米帖眞所謂細
筋入骨者也與論坐書故當是一時所作實晉英光集
謂此帖挑踢太多無平淡天成之趣筆氣鬱結不條暢
是逆旅所書余謂此與爭坐同書圓勁古淡有游行自

得之妙比於鹿脯馬痟故是異流同源實晉妄有軒輕恐非平允之論若其謂公學褚則可謂知公之深至以李太保爲光顏則不直一笑矣　寶晉英光集以李太保爲光顏以穆宗初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當公爲刑部尚書時光顏名位尚微不得遽稱太保今考光弼傳稱代宗即位拜太子太保正在廣德二年則此太保決知爲光弼無疑也光弼爲國元老盡力王室與僧公爲氣類其從光弼乞米乞鹿脯宜其不厭於頻矣　按乞米鹿脯馬痟數帖皆當在廣德二年或永泰元年與論坐畧先後蓋亦泰二年二月公便貶硤州別駕不得

顏魯公文集　卷三十四　書評四

顏魯公與郭仆射書　竹雲題跋

復稱刑部尚書矣　朝迴帖一名馬痟帖

顏魯公馬拇帖高宗題簽喬達之贊成號中山所藏周密煙雲過眼錄

崇朝迴帖眞卿緣馬痟朝迴此作馬拇疑誤

第一千五百五十九唐顏魯公馬痟帖　金石錄目

右唐太子太師贈司徒魯郡顏文忠公眞卿字清臣朝迴帖眞蹟一卷文與秘閣帖相似而小大不同公忠節貫穹壤筆法冠古今胸中所存深深不屈筆下是似言言如生百世而下尚可拜而仰也贊曰公之素守日烈

霜嚴公之大節斗拱巖瞻筆勢所存心畫可占八法具體匪柔匪鋼庶蔇流形如鸞如翥如潛如蟄進公以德兼深其高風氣壓萬錢公神在天公書在奩緘寶以藏震於壬儉　岳珂寶眞齋法帖贊

捧訣帖

顏眞卿與李大夫奏事張漵二帖　右在故相張公齊賢孫名直清字汝欽處今爲楚州山陽主簿　寶章待訪錄

案與李大夫奏事即捧訣帖也此帖及二月十四日一帖皆有張漵名魯公與李太保凡八帖此錄其二

硤州帖

顏魯公文集　卷三十四　書評四　三四

顏眞卿疎柚帖　右麻紙書眞字清勁秀發亦與李大夫時顏硤州別駕此顏第一帖也　寶章待訪錄

潤州蘇氏家藏硤州別駕帖眞字云疎柚抵罪也聖慈含宏猶佐列藩不遵依通其字類糾宗碑清甚　墨莊漫錄

東林寺題銘

第一千三百九十六唐顏魯公東林題名正書永泰元年六月　金石錄目

案東西二寺題名年請皆是永泰二年六月此作元年誤

西林寺題銘

江州唐顏眞卿題名在道場
撰在西林寺與地
第一千三百九十七唐顏魯
年六月金石
永泰二年丙午公年五十八
名魯公
年諸
唐贈華州刺史顏顯甫碑孫
寶刻叢編引
京兆金石錄
案顯甫魯公祖也名避中
顏魯公文集卷二十四　書評
等碑皆稱昭甫墓碑不應
案廟碑云昭甫字周卿工
名特爲伯父師古所賞重
州刺史魯公爲遠祖含會
父惟貞從兄杲卿同懷兄
有墓碑一門懿行紀載無
其名陋巍然光昭千古掘
也

窪尊碑銘

唐元結作銘顏眞卿書窪尊
在道州城外湖東報恩寺

宗諱改顯爲昭大宗家廟
四
三
仍書舊名此文不載集中
篆籀草隸書與殷仲容齊
之客舍大中丁丑歲余作鎭到此召工匠移窖於北望
顏魯公文集卷二十四　書評四
樓之西隅鄭薰移顏
魯公詩記
金石
錄目
大歷元年丙午公年五十八三月以
州道出溪水有弔烈士左伯桃詩會
龍溪二大字
吉安府永新縣秋山上有七十二峯崖間溪水清澈顏
眞卿題曰龍溪廣輿
記
永新縣禾山寺旁有顏魯公書龍溪
方廣徑丈數百年已來石壁如故二
字每年輒徙下今

離地不二尺矣池北偶談

案黃山谷青原山詩魯公大字在筆勢欲傾摧即謂龍溪二字也

祖關二大字

古禮開二字顏魯公八分書寺舊有魯公題名今惟存此二字耳青原志載汪舟次與寺僧書云祖作禮非傳寫之誤必有原委寺僧答云祖古作禮八分取以相配若二字上石後落永泰年吉州司馬款此山光千丈突據此則今所傳木刻後有天寶十四年平原太守款者訛也天寶稱載不稱年且如果是天寶年題則寺僧與

舟次札內何以云欲落永泰年款乎其爲後人妄加可知也但此二字實出魯公手魯公八分惟見東方贊題額未有如此之大者誠至寶也禮字作禮漢宗俱孔謙編較確世惟吉州別駕戚寶刻傳譌當從傳作司馬耳

祖之作禮漢碑多有之孔謙碣禮述家業正與此同司

魯公爲吉州別駕題名年月則寶刻類編云至宗俱碑禮父司馬校尉筆法大同小異顧謁吉云玉

此其確可據者故爲考其大畧而系以詩西江魯公題

石二其二丙午匡廬陰此題明年孟冬月大書尚記黃

篇禮與諸同碑以爲祖字孝女曹娥碑其先與周同禮

李尋八分發蘗更雄峙勁勢獨出無古今後題不存存

亦以禮爲祖蓋有自來忽然則汪舟次與寺僧問答之

僅此始覺禪境尤清深少陵雙峯得門否曹谿一滴誰

語似亦所見之不廣矣金石幸編

案祖詛等字古文多變且作虛說文開音下門薄檐

嗣音後來姚江講學派亦假題識青嶼盍宣城老子執

也漢唐人多借作閣此書作閧叉小異耳

鮮于仲通碑

第一千四百五唐京兆尹鮮于仲通碑上第一千四百六鮮于仲通碑下顏眞卿撰并正書大歷二年正月石金石錄　與地碑目

右唐鮮于仲通碑顏眞卿撰并書仲通以多財結楊國忠薦爲劍南節度使討南詔蠻大敗國忠爲諱之再薦爲京兆尹其始卒無他可稱見於史者惟嘗表請國忠兼領劍南節度制及爲國忠立碑頌功德耳魯公爲此碑稱述甚盛以此知碑志所載是非褒貶果不可信雖魯公猶爾況他人乎明皇實錄稱仲通以漏禁中語貶部陽司馬而碑言爲國忠所忌貶小人之交初以利合卒以利敗理固然也金石錄跋

大歷二年丁未公年五十九有鮮于少保碑銘魯公年譜

閬州鮮于氏神道碑二一在二教院崖上一在墓其文與書皆出顏魯公又有獎諭仲通碑亦在墓田非魯公之文亦魯公之筆也與地碑目

鮮于氏里門記

金州顏魯公書碑刻魯公爲蓬州長史在蓬四年往來新政縣鮮于氏家爲書離堆記今在縣之西南崖石間又書鮮于仲通里門記復以小字書之磨崖碑廣數尺又以大字書之皆在崖石故書體尤爲精妙與地碑目

案今四川南部縣有鮮于氏里門碑乃大歷二年韓雲卿撰韓秀實書非魯公筆王象之所記當另有大字小字二本爲魯公磨崖書

靖居寺題銘

右靖居寺題名唐顏眞卿題按唐書紀傳眞卿當代宗時爲檢校刑部尚書爲宰相元載所惡坐論祭器不修爲誹謗貶硤州員外別駕撫州湖州刺史載誅復爲刑部尚書而此題名云永泰二年眞卿以罪佐吉州與史不同據眞卿湖州放生池碑陰所序云貶硤州旬餘再貶吉州喜眞卿未嘗至硤遂貶吉而史氏但據初貶書於紀傳耳眞卿大歷二年始移撫州當遊靖居時猶在吉也集古錄跋尾

大歷二年丁未公年五十九十月有靖居寺題名魯公年譜

吉州顏魯公題名在廬陵之青原山靖居寺輿地紀勝

書馬伏波語

大歷三年戊申公年六十五月除撫州刺史有書馬伏波語魯公年譜

案此帖留元剛刻入忠義堂帖款云大歷三年夏四

月書此云五月除撫州刺史則四月尚在吉州不應
頭書撫州刺史衙則除官非五月矣

顏喬卿墓碣

第一千四百二十八唐富平尉顏喬卿墓碣弟眞卿撰
并正書大歷四年四月 金石錄目
案喬卿官富平尉魯公第三兄也此碑公集不載其
事蹟無考公撰大宗碑云喬卿仁友精晉史有吏道
曾祖勤禮碑云喬卿仁和有吏幹父惟貞家廟碑云
喬卿仁厚有吏材所可知者如此而已

顏幼輿碑

顏幼輿字令毓魯公第六兄也官左衛率府兵曹參軍
賜紫金魚袋天寶九年七月卒肅宗在莊國大歷三年十一月
四年四月以夫人陳郡殷氏祔葬萬年縣先塋太歷
四年四月以夫人陳郡殷氏祔 魯公文集 魯公年譜

顏允臧碑

顏允臧字季寧魯公同母弟也授朝請大夫行江陵少
尹兼侍御史荊南行軍司馬上柱國大歷三年十二月
卒四年四月祔葬萬年縣先塋 魯公年譜
案幼輿允臧二碑皆見魯公文集未詳書者姓名公
於第二兄允南第三兄喬卿碑皆自撰自書則二碑
亦公書也魯公年譜云大歷四年己酉公年六十一有寶應寺翻經臺記 魯公年譜

歸祔季弟少尹於上都時同生十人并姊妹計之零落皆
盡惟公獨存故於允臧歸祔時并碑喬卿幼輿之墓

顏處士殘碑

第一千五百五十一唐顏處士殘碑顏眞卿正書 金石錄目
南康軍唐處士顏君碣黃太史記海昏縣齋觀智顯寺
竹林中所得顏家壟斷碑魯公大字清勁秀發者也 輿地碑目
案魯公先世自十七世祖盛以下皆有官位不得以
處士稱公同母兄弟七人仲兄允南第三兄喬卿第
五兄幼輿弟允臧公皆撰有墓碑惟長兄闕疑第四
兄眞長無之闕疑判杭州喬軍亦非處士惟眞長無
官早世家廟碑稱其清直則是碑當爲眞長作也喬
卿幼輿皆以大歷四年四月允臧歸祔萬年縣先塋
同爲立碑則闕疑眞長二碑當亦同時所作而闕疑
碑則佚之也輿地碑目云是碑得之海昏縣竹林中
顏家壟海昏晉以上縣名即今南康府建昌縣也碑
出於此或眞長隨魯公至江右而卒遂葬建昌獨未
歸葬上都與

謝康樂翻經臺記

大歷四年己酉公年六十一有寶應寺翻經臺記 魯公年譜

撫州謝康樂翻經臺記顏魯公撰并書今碑已重刻輿地碑目

魏夫人仙壇碑

大歷四年己酉公年六十一有魏夫人仙壇碑魯公年譜

撫州魏夫人仙壇碑晏公類要云在壇側唐大歷四年顏眞卿鄉文輿地碑目

華蓋山王郭二眞君碑記

顏魯公寶蓋山記在撫州崇仁縣輿地碑目

案魯公文集有華蓋山王郭二眞君碑記在崇仁縣此云寶蓋當係華蓋之誤

顏魯公文集 卷三十四 書評四 三三

逍遙樓三大字

顏魯公逍遙樓三大字正書在廣西臨桂縣金石萃編

案此三字又刻於四川劍閣大字粵本作遙蜀本作逍款云大歷五年正月二日顏眞卿書蜀本小字劣於粵本蓋粵刻在先罳元嗣係重摩者逍遙樓在山西臨漳縣後趙石虎所建唐太宗元宗幸此皆有詩魯公當爲蒲州刺史王璵書表此三字則公刺撫州時追書也

殷踐猷墓碣

第一千四百四十唐麗正學士殷踐猷碑上第一千四百四十一殷踐猷碑下顏眞卿撰并正書大歷五年五月金石錄目

殷踐猷字伯起陳郡長平人魯公之舅氏也官曹州司法參軍祕書省麗正殿二學士開元九年卒廣德二年葬新安縣龍澗源魯公文集

大歷五年庚戌公年六十二五月有麗正殿學士殷君墓碣魯公年譜

殷撫碑

第一千四百四十二唐大斌令殷撫碑顏眞卿撰并正書金石錄目

顏魯公文集 卷三十四 書評四 三四

案踐猷三子撫其長也

書評五

宋碑并碑側記

第一千四百六十九唐宋璟碑一第一千四百七十宋璟碑二第一千四百七十一宋璟碑三第一千四百七十二宋璟碑四顏眞卿撰并正書大歷七年九月（金石錄目）

右唐宋璟碑顏眞卿撰并書唐書載廣平六子曰昇倘渾恕華衡今此碑言公有七子曰復昇倘渾恕延華衡

顏魯公文集　卷二十五　書評五　一

九品以上悉皆有名後飾廢范陽事覺有司以聞元宗將加黜責公一無所受乃進諫焉元宗納之遂御花萼樓一切釋放舉朝皆謝公衣冠儼然獨立不拜翌日元宗謂公曰古人以清白遺子孫今卿一人而已公曰舍章之賄偶不及臣門非不受也元宗深嘉之又云公第八子衡固謫居沙州參佐戎幕吐蕃入寇陷於賊庭素聞太尉名德曰啓天子我之舅衡之父舅豈留乎大歷十一年以三百騎盡室護歸此皆廣平逸事有以見其清德冠當世威名動戎狄如此而新舊史皆不載故并錄之於此俾覽者得詳焉（金石錄跋）

宋公神道碑獨完好淮碑側記闕八字碑去官道二里餘世罕知者以故久不顯於世致君因謁唐墓下始得之

大歷五年庚戌公年六十二十二月有宋開府碑銘魯公

且難舊史不載新書闕遺乃刻顏公體大書字畫別刻於石庶久其傳那爲襄國舊都邱塚纍然類皆湮滅於無聞獨公之墓高不踰丈豐碑尚存豈特忠義足以垂名於不朽世亦以顏魯公之賢而此碑尤爲可貴也墓之東有碑口口之祖贈那州刺史爲居民斧而剉之所謂倒門是也自衡之後子孫無顯宦於唐今有隸編戶者猶收公誥官直墓田俾耕以守誥爲前政取去莫知所在大朱崇寧二年七月一日編修國朝會要所檢閱文字范致君記

右唐宋文貞公碑并碑側記皆顏魯公撰并書文貞墓

在沙河縣碑久埋沒土中近余友方思道作縣出之重樹於墓以搨本見示金石錄謂碑與新史不同者二事又謂碑側記載文貞遷事甚詳而新舊史皆無之余家藏魯公文集中有此碑因得比較以補石本之缺但其文時有小異如集本云建一言而天下倚平碑一言作一陽集本云曾祖宏俊碑作宏峻集本云嘗夢大鳥啣書吐公口中公吐之碑作大鳥銜書吐公口中而咽之集本云優游自免碑作鄉里集本云左右震慴碑左右作大后集本云勑使馳赦之碑敕作赦集本云與執政通同碑作與執政通問集本云元宗將幸西蜀碑作中宗將幸西京集本云公盛氣詰之碑氣作色集本云東宮有大功宗廟社稷主也安得異議集本云駕幸洛陽碑作駕達東都集本云主安得異議集本云駕幸洛陽碑作駕達東都集本云馳道險隘行不得前碑作馳道隘稽車騎不得前集本云云以臣免之碑臣字下有言字集本云母寵子異集本云勑公按覆碑無勑字集本云置之座右碑之作諸集本云仲冬十九日碑作十有九日集本云表葬官供碑表葬作器葬集本云戊寅歲五月碑無歲字集本云叨太僕之下烈碑烈作列集本云義形言色碑言作顏集本云既遷鄴城碑遷作還集本云汗洽流發碑流作如其不同者又如此此趙氏之所未及也

金薤琳琅

宋文貞神道碑側記顏魯公篆書石刻沙河二公剛勁大節相埒書亦稱是眞足三絕 余始有碑一言而天下倚平碑一言作一歲乃得碑文頗剝蝕其行筆與記全異碑辭內稱公雅善戲謔不常矜莊凡所詼諧人輒疏取昔人見公賦梅花以鐵心石腸爲怪故不足怪也非所望於蕭傅亦是一證太史公讀張文成事而疑其偉然丈夫乃如好女子世固有不可曉者

舟山人稿

右廣平宋文貞公碑顏魯公書在今沙河縣之東北康

段丁丑之年太末方思道爲沙洞令碑已斷沒出之土中綽二百斤鐵實而續之今方公所爲修復封樹皆無存矣惟此碑屹立於風霜烈日之中恐亦不能久也歐陽文忠公嘗謂魯公眞蹟今世在者得其零落之餘猶足以爲寶今此碑剝蝕猶少況以廣平之重使歐公得之其爲珍賞當倍他書矣歸震川集

顏魯公書法出於褚河南此宋文貞公碑瘦潤圓勁尤得神髓然細玩數千言無筆不似而絶無一點褚家習氣所謂魯男子善學柳下惠者也金石品

碑在沙河縣書法方整中帶有虛和視他書稍異尤爲可寶余以崇禎己卯于役河南親至碑下見石雖漸泐然規畫尚可撫摩因搨一紙置輿中共晨夕者經年近寵少司馬達搨貽此本大不如二十年前者矣庚子銷夏記

按年譜顏公以大歷三年除撫州刺史時公年六十大歷七年九月除湖州刺史碑正書於七年九月而猶稱撫州者當書碑時未有湖州之命也又六年當大歷十三年公由刑部尚書改吏部尚書時公年七十始有廣公爲之碑且碑之成去宋公之薨不過三十五年而其祖之字已不能舉如此不可解已 按碑與史不同處碑稱父元撫贈戶部尚書舊史作贈邠州刺史碑云俄拜朝散大夫新舊史俱無之碑云中宗將幸西京深虞

誤當由復先公卒故碑側亦稱第三子渾不稱四也而復稱第八子衡者公實有八子存者乃七數之則八核之則七忽然公八子皆以賊私淫穢敗乃門闕瀕平風教無復存者名有八子實竟無後自古名臣往往而然天道不可知一至於此豈不惜夫 宋公有名無字新舊史皆同顏碑亦復闕如宋公爲唐室名臣其孫屬魯公爲之碑且碑之成去宋公之薨不過三十五年而其祖之字已不能舉如此不可解已 按碑與史不同處碑稱父元撫贈戶部尚書舊史作贈邠州刺史碑云俄拜朝散大夫新舊史俱無之碑云中宗將幸西京深虞

請御製碑文緣此中止大歷五年十二月宋公第七子

北郡乃兼檢校并州大都督府長史新史但云詔璟權檢校并州長史不稱將幸西京碑云四年遷吏部兼黃門監五年復兼侍中舊史則云官名改易爲侍中碑云十三年駕幸東都新舊史俱作十二年又新史云東巡泰山不云駕幸東都更與舊史及碑文異碑云二十一年抗疏告老新舊史俱作二十年碑云其年駕幸洛陽舊史作二十二年駕幸東都凡此皆以證史書之誤廣平勳業著日月威名冠宇宙顏碑名並典籍書儷篆籀較然在人耳目之前而互有異同如此碑側記所載三事皆於公大有關係而新舊史並闕之所未解已

碑文與集中不同處碑云夢大鳥銜書吐公口中而吞之集作公吞之碑云異而召還集作后異而召還碑云貴近不宜與執政通問集作不宜與執政通同碑云公實佐奇謀集作其謀碑云中宗將幸西京集作元宗將幸西蜀碑云又爲洛州長史集作尋入爲洛州長史碑云東宮有大功主安得異議集本大功下多宗廟社稷主也六字碑云兼黃門監監修國史集本少一監字碑云五年復兼侍中集作改號侍中碑云明年駕幸洛陽集無駕字碑云以臣言字碑云母龍子異集作母寵子愛碑云手詔優遂集作優許碑云俾公而歿集作踰公而歿又都彤金蘭琅云建一言而天下倚平碑作一陽今碑正作一言欲優游自免碑作優游鄉里今碑正作自免左右震悚碑作天后震悚今碑正作左右震悚勅使馳救之碑作馳救今碑正作馳救公盛氣詰之碑作盛色今碑正作盛氣駕幸洛陽碑作駕達東都今碑正作洛陽幸字猶髣髴可見馳道險隘行不得前碑作馳道隘碚車騎不得前今碑正作馳道險隘行不得前敕公覆按碑無敕字今碑正有敕字喪葬官供碑作器葬今碑正作喪葬戊寅歲五月碑無歲字今碑正有歲字義形言色碑作顏色今碑正作言色既還鄴城碑遷作還今碑正作遷都氏之云皆與元碑不合按碑以朱榮寧五年范致君別刻一石都氏所見必范致君別刻本以見其所見之非而轉疑元碑之是無端自生瘡痏可笑也 顏碑云開元十三年駕幸東都以公爲西京留守新舊史本傳皆在十二年明年東巡泰山駕發東都蓋帝以十二年十一月幸東都十三年十月將封泰山遂發自東都耳碑蓋欲約而言之故但云駕幸東都也綱目載爲西京留守於開元四年十二月按是年帝未嘗幸東都無用留守或以明年將幸東都故先以公爲留守乎又公引年致政碑在二

十一年新舊史本傳皆在二十年而舊史元宗紀仍在二十一年前後自相違反宋公始終右丞相網目誤書左丞相新舊史及本傳公之拜右丞相在開元十七年

綱目不書俱是疎忽竹雲題跋

以碑證傳互有脫漏如史云張易之誣魏元忠引證張說公語說以名義時人呼易之爲五郎而稱之曰卿章月將告武三思亂宮掖不奉詔以救之王仁皎卒諫止用竇孝諶故事皆公志節所繫而碑遺之至遷殿中侍御史同列有博於臺中者天后將黜之公獨引過神龍復辟讓封不受改員州刺史與數人同辭三思獨揖公

住公竟出太平長公主有異謀遂奏婦人干政恐生禍階舅又嫉横公執奏之及碑側所記必歷歷在人耳目胡不之載也當請窮治易之兄弟開修史者有何避忌而不之載也當請窮治易之兄弟時武后倉皇欲起遽令止之出者新史曰姚崇舊書曰楊再思碑止書內史而遽其名若李邕曰陛下坐則天下安起則天下危詳述其詞盡揚善應惡之意寓焉以公之忠直諸子皆不肖然後三十五年孫儆始爲樹碑雖公名在天壤不以碑爲久遠然過公之墓拜公之墓讀斯碑而興起者未嘗不以魯公之文而欽歎長太息也

金石後錄

蕭穎巷至邢訪文貞公後二十四代孫道亨攜族譜來公子七六無譜惟六子華譜甚詳華子儼蘇州刺史儼二子長嗣先左補闕次子嗣宗奉化令家焉明景泰初兵部侍郎諱炎者公十七代孫也過那有望墓詩其家南和者十七代而絶宏治間南和令朱銳於奉化取公十九代孫伍來以守祠自伍至亨凡六世今家沙河者百餘人業農家南和者僅道亭一人奉化者久不相往來暨巷震記來齋金石刻考畧

按棠陵方豪字思道重立宋文貞碑有斷碑集一書以後人或有存者只少有心之人耳記其事余見之太和堂吳氏藏書目中訪之三衢方氏

舊唐書本紀開元二十一年十一月尚書左丞相宋璟以年老請致仕許之碑稱開元二十一年抗疏告老正與舊紀合而新舊書本傳俱作二十年誤矣唐以黃門監即侍中紫微令即中書令及同三品平章事爲眞宰相開元元年改尚書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雖名丞相而非宰相之職文貞以開元八年由侍中拜開府儀同三司始罷政事十七年拜尚書右丞相非再入政府也 碑側記別載逸事二條又云昭義軍節度觀察使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平陽郡王薛公高祖公德業乃命屯田

郎中權知州刺史封演購石傳工刻之舊唐書薛嵩傳不稱御史大夫平陽郡王者畧之也封演天寶末進士所著有聞見記古今年號錄（潛研堂金石文跋尾）稱明年進士高第則璟年十七成進士猶未及弱冠也按新傳唐書璟本傳皆闕復延惟宰相世系表列璟八子獨全趙氏蓋未嘗檢及又魯公記碑側已言第八子而於璟碑書七子此必非誤自魯公亦爲傳刻者過也趙氏又以碑云自吏部侍郎兼攝尚書左丞而史不載後自楚州刺史歷魏兗冀三州兼河北按察使遷幽州都督復爲魏州而史但言歷兗冀魏三州刺史河北按察使進幽州都督而已是兼攝尚書左丞與復爲魏州書竝以璟二十年請老碑作二十一年公抗疏告老碑從當時盧僕所上行狀宜可據璟之子復先璟卒昇尚書郎太僕少卿宰相世系表作太僕少卿渾職方郎中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東京畿採訪使太子左諭德表作太子右諭德華判入高等登封尉尉氏令表作尉氏令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河西節度行軍司馬表作河西行軍司馬檢校左散騎常侍其中詳畧亦可參證然史載廣平諸子皆荒飲佚嬉而碑云或肅或文或悊或又克儁前烈以休令聞鳴乎諛墓之詞雖魯公亦不免若是與新舊書言渾恕倘坐貶皆書拙地而華衡得罪獨從畧焉今碑言衡謫岳沙州是亦史所未及可備錄也外又有神道碑側記趙德父已具錄茲不再贅云援

此碑兩面一側皆神道碑銘其一側記宋公軼事謂之碑側記魯公文集有碑銘而無側記金薤琳琅有側記而無碑銘今取兩書互勘碑闕數字得以補足碑云其先出於殷王元子史記宋世家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武王伐紂克殷釋微子復其位封紂子武庚續殷祀武庚作亂成王誅之乃命微子開奉其先祀國於宋梁玉繩人表考云微子宋世家微國名子爵見尚書孔傳又作魏子見路史後紀注云家世家伯爵之孫爲魏公徐廣引世本作微公本書律歷志仝小司馬謂古書多用魏字作微而殷紀微子宋隱此略史所本也蓋二字古通荀子議兵又見呂國九年又作開見史記周紀世家又見景帝諱改改爲開氏春秋誠廉漢人避

於宋爲上公見微子之命亦曰殷公王會解要之微子之封宋在成王時也唐書宰相世系表乃謂殷王帝乙長子啟周武王封之於宋誤矣碑云七世祖弁魏吏部尚書襲列人子祖欽道北齊黃門侍郎據世系表宋氏在楚有上將軍義生昌居西河介休十二世孫異異三子恭畿洽徙廣平利人畿生榮國下闕子一代孫卽弁後魏吏部尚書襲利人子紀紀子欽道欽道子元簡元簡子宏峻宏峻子務本子元撫卽璟父也

別駕又北齊書宋欽道傳云初爲大將軍主簿典書記後爲黃門侍郎遷祕書監贈吏部尚書趙州刺史表但云黃門侍郎璟父元撫碑云衛州司戶參軍贈戶部尚書舊傳同者十之八九惟封廣平郡公兩傳在開元五年官侍中之後碑在八年拜開府儀同三司之時爲異碑稱璟轉廣州都督教廣人度材陶旗以弭火災於公賴焉燕國公張說嘗爲碑頌是撰頌立碑者張說也舊傳不載張說撰碑但云人皆懷惠立頌以紀其政是仍立碑也新傳則云廣人爲璟立遺愛頌璟上言頌所言傳德

戡功也臣之治不足以紀廣人以臣當國故爲溢辭徒成諂諛者欲釐正之請自臣始有詔許停是未嘗立碑也一事而三者不同如此又兩傳載皇后父王仁皎卒葬墳高五丈一尺璟言極剴切帝謂人所難言公等能之賜綵絹四百匹又兩傳載十七年爲尚書右丞相與張說源乾曜同日拜璟拜右丞相與張說源乾曜同日拜不云三人同日拜舊書本紀兩傳作十七年與碑同而碑書璟拜右丞相乾曜拜太子少傅同爲十七年八月乙酉事而張說之拜左丞相在十七年二月丁卯非三人同日新書本紀則皆本碑開元四年閏十二月書宋璟爲吏部尚書兼黃門監紫微侍郎通鑑亦與新紀同詔太常設饌太常奏樂會百官尚書堂帝賦三傑詩自爲以賜璟亦有詩應制句云太平須魯公文集　書評五　三六

常陳禮樂中叛降簪裾聖酒山河潤仙文象緯舒此爲璟風節所繫及元宗從諫得賢盛事光照史冊皆不可畧者而碑皆不書碑載璟告老後駕幸洛陽公迎拜道左元宗餞榮王琬勞問此是開元二十二年正月事據本紀　後璟有蒲津迎駕詩云云十四行本與此投相接刻者誤分爲二今正之璟有蒲津迎駕詩知其迎拜之地爲蒲津也詩云回鑾下蒲坂飛旆指秦京雒上黃雲送關中紫氣迎是自東都回鑾詩也榮王琬者元宗第六子始王鄄徙王榮後謚靖恭太子也璟八子新傳僅列六子之名舊傳則極詆其飲謔俳優廣平風教無存且言衡最詭險據碑側記則言衡陷吐蕃素聞名德稱之爲賢相之子以馳馬擊鞠爲樂及璟爲相數上疏極論其過衡懼不敢出入禁門璟屢遣人諭意衡乃入謝璟數責讓之衡頓首謝自是不敢復爲非法璟之風節如此豈飲謔俳優者所能哉舊傳載璟爲相數上疏極論其過衡懼不敢出入禁門璟屢遣人諭意衡乃入謝璟數責讓之衡頓首謝自是不敢復爲非法璟之風節如此豈飲謔俳優者所能哉

顏魯公文集　卷三五　書評五　三七

蘇州刺史見世系表　金石萃編

案大歷六年六月魯公書中與頲於撫州刺史上加前字其時已解撫州任矣年譜云七年九月除湖州刺史金石錄謂是碑書於九月而仍題撫州或書時尚無湖州之命然行撫州刺史上應加前字此碑當如年譜云五年十二月在撫州時所書至七年九月璟孫儼始葬勒上石爾竹雲題跋校正史集與碑文異同處甚詳金石萃編據文集補碑字據金蓮琳琅補碑側記亦有譌誤如三思食邑公悉蠲之思誤作司明年駕幸洛陽洛陽誤作東都行不得前行誤作騎兒渠既戕戕誤作臧豐碑揭暨揭誤作褐今并正之銘詞獨用陽韻到七十五字無一泛及他韻者此

爲柳見

張景倩碑

撫州張景倩清德碑在州城東三十步大歷五年建顏眞卿文并書篆額時景倩爲刺史（輿地碑目）

元子哲遺愛碑

撫州元子哲遺愛碑在崇仁縣南五步大歷五年準爲尚書考功符建立刺史顏眞卿文今存見晏公類要（輿地碑目）

律藏院戒壇記

撫州律藏院戒壇記唐顏眞卿撰并書院壇皆僧智融

所立在州之寶應寺（集古錄跋）

大歷六年辛亥公年六十三三月有寶應寺律藏院戒壇記（魯公年譜）

麻姑仙壇記

江南西道建昌軍南城縣麻姑山在縣西南二十三里頂有古壇相傳麻姑得道於此刺史顏眞卿按神仙傳撰仙壇碑備詳其事（太平寰宇記）

右麻姑壇記顏眞卿撰并書顏公忠義之節皎如日月其爲人尊嚴剛勁象其筆畫而不免或於神仙之說釋老之爲斯民患也深矣　右小字庶姑壇記顏眞卿撰并書或疑非魯公書魯公喜書大字余家所藏顏氏碑最多未嘗有小字者惟干祿字書法最爲小字而其體法與此記不同蓋干祿之注持重舒和而不局蹙此記遒峻緊結尤爲精悍此所以或者疑之也余初亦頗以爲惑及把翫久之筆畫巨細皆有法愈看愈佳然後知非魯公不能書也故聊誌之以釋疑者（集古錄跋尾）

金石錄目

右唐麻姑仙壇記顏魯公撰并書在撫州又有一本字猶能道其姓名無已不能記也小字本今僅存錄於後使覽者詳其眞僞云（金石錄跋）

大歷六年辛亥公年六十三四月有南城縣麻姑山仙壇記（魯公年譜）

唐麻姑仙壇記顏眞卿撰并書碑以大歷六年立在建昌軍南城縣　唐小字麻姑仙壇記顏眞卿撰并書石刻年月與前碑同而字甚小（輿地碑目）

元豐間拜麻姑爲清眞夫人元祐改封妙寂眞人宣和

加上臣宋神應元君敕崇御書元君之殿四字仁宗亦嘗賜飛白來字余見魯公碑魯公塑像祠堂中 周必大 廬山日記

作字大至方丈小至粟粒其位置精神不差毫髮然後爲盡如以此字與中興頌參較當知予言爲信 姑溪集

右唐小字麻姑壇記顏眞卿撰并書在今江西南城縣之麻姑山歐陽公謂或者疑其非眞而復以爲筆畫有法非魯公不能書也趙明誠謂陳無已嘗見黃魯直言此乃廬壁中一學佛者所書魯直能道其名及觀陸放翁云魯公麻姑壇記有大小二本蓋用羊欽子峴山故

事通志金石畧載魯公書亦有小字麻姑壇記則歐陽公之疑與魯直之言又似不足信元柳待制道傳云麻姑壇碑小字楷法尤精緊比聞舊石茷毀山中雖重刻無復當時筆意則亦以小字爲顏書但謂石已不存非也吳文正公云麻姑碑在吾鄉舊爲雷所破重刻亟再字體淩夷其眞則被焚者乃臨川大字本而南城之石至今固無恙也 金薤琳琅

顏碑刻於唐大歷六年魯公眞蹟善本暇日過從姑山房爲山季先生將圖翻刻而莫獲善本暇日過從姑山房津覓遺墨得是冊色喜遂命工入石 羅汝敬跋

撫州有魯公仙壇記字形大如指頂筆畫有棱意蠶

公最得意書也不知何時毀壞世無見者余收此本得之故裝順家宋以前搨楮墨精好最所祕惜至行世魎頭小書乃慶歷中人僞書載金石錄而今舉世奉爲楷模誤矣杭州羨匯思有宋搨大觀第九本帖余家正少此乃持以換仙壇本去今所覩者乃忠義堂中本耳庚子銷夏記

坡翁云顏魯公麻姑壇記東坡先生經藏記皆有大字小字兩本蓋用羊欵法也子覩山谷變遷尚冀其一存耳據此故事千載之後陵谷則小字本亦魯公書趙氏之說未可竟信也

往見魯公所書麻姑壇記皆小字甲戌夏景陵晏旣閒驥之子鼎彥來京師求作其文遺集序遺余麻姑壇記大字末云奉議大夫建昌府知府梁伯達重建蓋臨川

舊石毀後梁君重刻於建昌者草廬所謂優劣其眞者是也

右碑高六寸廣尺許相傳爲五版可入懷袖唐顏魯公眞卿撰書共九百餘字字甚小有尋丈之勢爲魯公正書第一碑在麻姑山觀中宋末觀圮晏道士攜置雲崖山遂流落青綬東平閻明承樂中爲薊州衛知事雷豫所得其子泰示撫州守謝士元以巨石函置之外刻詠碑諸公如宋曾文定鞏李說書觀劉郎中涇李丞相綱潘邠老大臨明謝戶部磐左吏部贊詩與書皆足附魯公之後而士元則戶部子也集古錄云顏公忠義之節如日月不免惑於神仙釋老之說余觀魯公使李希烈時見其發命非深於二氏之說者不能夫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二氏之教與吾儒同也以魯公而猶謂之惑乎卽此碑石旣失復歸諒不止魯公忠義之所感召抑有神人如麻姑者陰猶於其間乎金石後錄

家藏麻姑壇跋云余生平所見麻姑壇有四種其一在從弟石公所其一在陸其清齋一肥一瘦較石公本稍大宋搨其一則此本也大小在石公其清潤金陵瑣事云萬歷間華亭李膺守建昌麻姑碑久爲廬吏所壞召工章田重刻田病目有神人來治之乃愈是建昌已有前後二本矣今此帖之爲原本爲章田本皆未可知然奇古遒逸寬綽有餘實有如四友齋所云者癸未十月

屬石公裝而藏之 跋石公斷本麻姑壇記云金陵瑣事云麻姑碑爲建昌府廳吏所跌萬歷間太守華亭季膺召工章田重刻則今日行世大抵皆章本也此本古遒寬綽與陸氏家搨同而斷痕猶在其爲跌後本無疑無怪乎省吾之寶之也臨摹一過跋數語歸之 別本小字麻姑記跋云小字麻姑碑歐陽公黃魯直趙明誠都元敬顧亭林皆云後人補刻而通志金石畧及陸放翁田行又確指爲魯公書聚訟紛紛迄無定論而所

見揚本亦復肥瘦不一未知何者是南城原本此本得之慈仁寺下所謂奇古遒邁逸寬綽有餘者庶幾近之昔人云大字難於結密小字難於寬綽今此本字細於陰符而有中興頌虎邱劍池之勢諒非魯公不能辦此亦何庸此紛紛者爲　京師龍安寺麻姑記跋云小字麻姑壇記余舊所見者其一在從弟石公所一藏吳門陸氏皆不知所從出一在余家爲北京龍安寺本然皆非建昌此本得之張平州中丞家相傳爲其尊甫澹明方伯官豫章時所搨而斷痕猶在則眞建昌原本矣何以知之者　再跋建昌小字麻姑帖云壬午春見孔東塘家小字麻姑記碑陰有趙松雪臨衛夫人褚遂良虞世南歐陽詢薛稷李邕六人書東塘曰此益王所刻建昌又帖尾有褚書其爲益王本無疑然此之孔本則又缺衛虞歐薛李五種書而多一柳豈別有故邪抑裝搨之不全邪　舊搨建昌麻姑壇記跋云此建昌原石非萬歷間章田重刻本也而紙墨亦舊丁亥夏六月得之金陵吳氏小字麻姑記余家有四本原無出此本之右者子孫其寶之　跋

魯公書麻姑壇記元作大字今有拓本而石亡其小字者乃別本後人補刻非初碑也　金石文字記

魯公麻姑仙壇記在江西南城縣有大小二本魯公平生得陶八刀圭之術雅好攝生故於神仙之事每津津道之如華姑壇元靖先生碑及麻姑記皆其所極矜練書故刻一碑未已又刻一碑既書大字又書小字蓋於此事實親切有味故不憚煩複如此陸放翁謂用羊叔子峴山故事未爲知魯公之深者也觀公死李希烈難後猶有羅浮札書寄小顏郝之事則公之得力於餐霞之術可知特以公忠義貫日月勳業蓋天地故不以此爲公異耳公之作此書蓋以退筆因其勢而用之轉益勁健進乎自然此其所以神也碑不知毀自何年吳文正公云麻姑碑在吾鄉舊爲雷所擊重刻至再字體寖失其眞嗚呼豈書到妙來天地亦復忌之邪　碑書於大歷六年四月公時年六十有三顏公書碑必稱宜伐獨此碑僅書名姓按公以大歷三年除撫州刺史六年間三月臨川代到七年九月至東京始除湖州刺史則六年四月公雖未去撫州而已不復刺撫故不稱撫州刺史也昔羲之事五斗米道自下稱民謝安石亦自稱道民公作此碑時蓋得解組心便翛然濁世浮塵不復一毫羈絆區區官伐脫然何有既不外張亦無自貶

與王謝風規固有同塋異轍者矣　顏公作書體合篆籀不肯一筆出入此碑獨不然來字暨蓬萊字皆書作來既而自覺其誤復改從來問字纂法門中從月徐鍇曰夫門夜閉閉而見月光有閒隙也無從日字者碑書閒字作日乃是俗字後來人閒字從日誤從此始小字刻覆本不可一二數大字本絕少十五年前曾見一本於京師爲義門何太史所藏欲從借模不可得也今年五月初新建裘魯青從歸安鄭芷畦借得一本寄余以其難見絕人事精模一本然後還之　趙德甫金石錄謂小字本世亦以爲魯公書驗其筆法殊不類故陳正

字無已謂余嘗見黃魯直言慶歷中一學佛者所書魯直猶能道其姓名無已不能記也而歐陽公集古錄言此記遒勁緊結尤爲精悍把玩久之筆畫巨細皆有法度愈看愈佳然後知非魯公不能書也陸放翁亦云魯公麻姑仙壇記有大小二本通志金石畧載魯公書亦有小字麻姑仙壇記元劉待制道傳云麻姑壇碑小字楷法尤精緊比聞舊石燬毀山中雖重刻無復當時筆意則小字本當時已毀今世所云皆覆刻本形模雖是神彩頓殊矣余所得猶是南城元本爲新建裘魯青所遺以校大字精神結搆無毫髮異惟見鞭著經背作具

鞭叠字皆作二爲小異耳　顏魯公書大者無過中興頌小者無過麻姑壇然大小雖殊精神結搆無毫髮異熟玩久之知中興非大麻姑非小則於顏書思過半矣

麻姑仙壇記魯公手書不知何年遺失山澗中謂爲好事者攜去宋景祐閒一樵豎偶於山閒鋤得之斷其一角故曾子固詩云碑文老勢信可愛碑石小缺誰能鐫後人每珍之謂翻刻新本不如也　麻姑山丹霞洞天記

右麻姑仙壇記小字本黃魯直謂是慶歷閒學佛者所書趙德甫亦疑其僞宋人書多放縱不守唐法尤不喜

作小楷故有意抑之未可爲定論也碑題撫州南城縣故南城漢舊縣本屬豫章郡晉宋以後改隸臨川郡唐改臨川爲撫州縣仍隸焉宋始於南城置建昌軍自是乃別於撫州耳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小字麻姑仙壇記筆力遒勁實累黍而有尋丈之勢非魯公不能作此雖翻刻摹勒尚佳惜碑陰不可得見而大字者世亦罕傳昶兩至江西竟無從訪得也　金石萃編

中興頌

右大唐中興頌元結撰顏眞卿書書字尤奇偉而文辭古雅世多模以黃絹爲圖障碑在永州磨崖石而刻之模打既多石亦殘闕今世人所傳字畫完好者多是傳模補足非其眞者此本得自故西京留臺御史李建中家蓋四十年前崖石眞本也尤爲難得耳 集古錄跋尾

第一千四百五十五唐中興頌上第一千四百五十六中興頌中第一千四百五十七中興頌下元結撰顏眞卿正書大歷六年六月在永州大唐中興頌在祁陽浯溪石崖上元結文顏眞卿書大歷六年刻俗謂之磨崖碑又按練潛溪寧間作笑覩亭記曰次山文章遒勁魯公筆畫雄偉皆有以動人耳曰故中興頌實之中州士夫家而浯溪之名因大

書名此尤瑰瑋故世貴之今數百年磷封苺固遠望雲煙外至者仰而觀之亦天下之偉觀邪 廣川書跋

書至於顏魯公魯公之書又至於中興頌故爲書家規矩準繩之大匠河朔嘗見三數本皆完好而森森如劍戟有不可犯之色今得此本頗爲殘缺既裝稍則反得古中韻勝乃知崖角刓弊本眞全露有李白所謂秋水出芙蕖天然去雕飾者尤可賞激也 郝經陵川集

磨厓碑高八尺五寸闊九尺許其文爲元次山大唐中興頌顏魯公所書也字大四寸七分爲平原生平第一得意書亦次山之文有以助其筆力故與山水相映發

天下佳山水多矣大半埋沒於荒郊僻野不得表見今浯溪幽異甲於瀟湘然非元顏二公之文字節義照耀前後厓石奇古生人敬仰亦安得流傳至今動往來之憑弔 錢邦芑重遊浯溪記

州山人曰中興頌方正平穩不露筋骨爲魯公書法第一余向列宋廣平碑側記第一而以奔州之言爲未然丁亥六月得此本於金陵承恩寺前古勁深穩雖欲不以第一推之其可得乎奔州不以書名而評書十得六七豈四部藁法書苑等書成於衆手與呂覽等邪不

然何以能中其肯綮也因跋帖尾并附及之鐵函齋書跋

磨崖碑爲魯公書絶作泰華尊嚴使人不敢仰視金石品

中興頌之雄偉如驅千金駿馬倚邱山而立王惲玉堂嘉話

魯公諸碑無大於此者歐公云摸打既多石亦殘闕世

人所傳完好者多是傳模補足非其眞者故子函疑王

元美所見亦完好只缺一字耳訪之

魯遊此地者皆云崖石如故不知歐公何以云爾金石錄跋

唐磨厓中興頌碑自歐陽公集古錄已謂其歲久剝裂

字多缺殘好事者以墨增補之王元美最博雅乃云字

畫方正平穩不露筋骨當爲魯公書法第一豈元美所

見乃厓石眞本耶余獲一紙恐是棗刻雖筋骨不露而

神氣全亡惜不得至永州厓下一證之石墨鐫華

余至衡州欲觀大唐中興頌永州守以墨刻進亦不甚

精蓋彼中稱爲三絶碑曰元漫郎頌顏平原書并祁陽

石爲三絶殊可嗤恨石何足絶也蓋兩公書與文與其

人爲三絶耳畫禪室隨筆

有唐一代碑版顏魯公最多率以雄厚勝獨中興頌及

宋廣平二碑瀏漓頓挫能出字外臨書者正未可以輕

心掉之也余爲此書初尚雄快及細玩原刻乃知前者

矜意太勝如子路初見夫子未爲升堂弟子也智過於

案以上二條記蜀中申興頌別本附錄永州評跋之後

臧懷恪碑

唐贈工部尚書臧懷恪碑撫州刺史顏眞卿撰并書懷恪字貞節東莞人官至右武衛大將軍贈工部尚書碑以開元十二年立在三原集古錄目

案開元十二年懷恪卒年非立碑之年此碑當立於大歷初年公刺撫州時詳見後記

第一千五百四十八唐臧懷恪碑下顏眞卿正書金石錄目

九臧懷恪碑下顏眞卿正書金石錄目

顏魯公文集 卷二十六 書評六 五

案碑無立時年月金石錄編於大歷諸碑之後魯公年譜

右唐臧尚書墓碑顏魯公撰并正書尚書墓在陝西之三原縣顏公此刻人間少傳余向以使事道陝得之尚書七子希崇希旭希愔希景希晏希讓皆爲顯官而希讓至魯國公顏公文集復有臧氏斜岩碑書七子官爵與此不同金薤琳琅

臧懷恪碑顏魯公撰并書懷恪再爲王暶蕭嵩兵馬使積官右武衛將軍封上蔡縣侯三贈孔以子希讓貴故也兄懷亮至左羽林大將軍懷恪有子七人咸顯而希讓至尚書節度使魯國公碑稱兄弟子姪勛賢閒出自天寶距於開元乘朱輪而拖珪組者數百人而唐史不爲立傳故聊載之書法偉勁不減家廟茅山而石完不泐尤可喜也金石錄又載韓擇木書第三子太子窴客希愔碑及希晏碑皆韓秀弼書額希讓胄士也而能爲不朽計乃爾誠有過人者矣舟州山人稿

臧將軍碑視魯公他書差勁峭且石又完好鋒穎都具墨寶也庚子銷夏錄

顏魯公文集 卷二十六 書評六 六

右贈工部尚書臧懷恪碑不見立碑年月趙氏金石錄以爲大歷中立顏氏金石文字記據碑文載廣德元年十月贈官詔書因系之廣德元年余以魯公署銜之而知德甫爲可信也魯公麻姑仙壇記云大歷三年眞卿罷刺撫州其撰李含光碑云大歷六年眞卿罷刺臨川旋丹建鄴今此碑題金紫光祿大夫行撫州刺史上柱國魯郡開國公則必在大歷三年以後矣寶刻類編以爲開元十二年立則但據其卒之年月並未讀其全文尤爲疏舛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碑云開元初嘗遊平盧蜀奚室韋大下公挺身與戰所

向摧廢新唐書宰輔傳惟載開元天寶間凡十朝獻其
後貞元四年與奚共寇乃見於傳證之碑則開元初已
內侵而史蓋失錄又碑下文遇突厥斬啜八部落十萬
餘眾於狼頭山今檢突厥部落無此名（通鑑聖歷九年九月改默啜爲
斬啜當時武后憤其偪殭故漫爲此號而魯公亦襲用之）然懷恪應變紿敵功不爲
細乃卒不附突厥本傳亦其疎也又所云僕固懷恩父
設支適在其中獨身遁之由此獲免遂與設支部落二
千帳來歸案之唐書皆不合傳載懷恩鐵勒部人則懷
恩父亦舊屬鐵勒矣又云乙李啜生懷恩世襲都督則
傳言父蓋名乙李啜今碑乃云懷恩父設支則又名設

支矣至云與設支部落二千帳來歸設支又自有部落
及開元初來歸始爲唐臣亦非世襲都督者疑此數事
史文皆未悉並當以碑爲據且足補突厥室韋二傳之
闕則是碑之傳益可寶也（援堂金石跋）

右碑題云唐故右武衛將軍贈工部尚書上柱國上蔡
縣開國侯臧公神道碑撫州刺史顏眞卿撰并書李秀
巖篆額懷恪字貞節東莞人以右武衛將軍封上蔡縣
侯其贈尚書則以第七子希讓貴蓋薨於開元十二年
而碑立於廣德元年之十月全錄詔書示優異也都少
卿穆云臧氏糾宗碑所敘七子與此不同豁天讓糾宗

顏魯公文集　卷六　書評六　八

碑敘云自靈州君寵而下悉載於碑據此云祖君寵皇
通議大夫靈州長史曾祖滿隋驃騎將軍既曰糾宗曷
爲遺曾而錄祖豈止敘本朝不及隋以上也邪糾宗碑
亦魯公撰書不應互異惜不得模本證之碑敘臧氏億
哀二伯文武兩仲其下列丈人子原義和榮緒諸人拔
莊子文王觀於臧見一丈人釣李軌云臧地名也則丈
人者乃臧之釣叟非即其姓況下距魯隱公殆四百年
不得以爲公子彄之後世民二字至高宗時及非連及
并諱之而虎字則諱於貞觀中或全去此字或缺一筆
此碑皆然此曰世祀宜哉又曰猛奮虓虎竟弗之避何

顏魯公文集　卷六　書評六　九

金石跋　金石後錄

碑文歷敘臧氏曰子原者乃漢臧洪原字從厂從泉後
人復添三點今後漢書作子源（金石文字記）

魯孝公子彄字子臧他書不見惟春秋左氏傳孔穎達
正義言之是承杜預公子譜舊說耳今碑亦云其先派
英華載李邕左羽林大將軍臧公神道碑文云其先派
於后稷演於周公洎魯孝公子臧因而氏焉說亦與此
同懷恪少隸戎級起官拜勝州都督府長史轉左衛率
府左郎將再轉右領軍中郎將兼安北都護中受降城
使朔方五城都知征馬使充都知兵馬使河西軍前將

河源軍使兼隴右節度副大使關西兵馬使贈右武衛將軍封上黎縣開國侯巍贈右領衛大將軍又贈魏州刺史三贈太常卿四贈工部尚書有七子長曰希崇游擊將軍崇仁府折衝次曰希昶豐州別駕贈朱州刺史三曰希忱左郎將劍南討擊副使贈汝州刺史五曰希景右驍衛郎將靜邊軍使贈祕書監六曰希晏寧州刺史左金吾衛將軍贈揚州大都督七曰希讓開府儀同三司行太子詹事兼御史大夫邠寧山南觀察使巢賢待制工部尚書渭北節度使魯國公希讓官最顯父以子貴故得贈工部尚書也懷恪有二兒文申所稱兄左

羽林軍大將軍平盧副持節懷亮未知居何行也又稱兄子謙亦未知爲何人之子又元和姓纂以希讓爲懷亮子據碑可證其誤（關中金石記）

此碑無年月以撰書之顏眞卿結銜考之碑題行撫州刺史魯郡開國公新唐書眞卿傳代宗立起爲利州刺史不拜遷吏部侍郎除刑南節度使未行改尚書右丞帝自陝還眞卿請先謁陵廟宰相元載以爲迂俄以檢校刑部尚書爲朔方行營宣慰使未行留知省事更封魯郡公時載多引私黨眞卿上疏載以爲誹謗貶硤州別駕改吉州別駕遷撫二州刺史誅楊綰薦之擢刑部尚書進吏部晉同傳帝自陝還者代宗本紀廣德元年十月庚午吐蕃陷邠州辛未寇奉天武功京師戒嚴丙子如陝州戊寅吐蕃陷京師十二月甲午至自陝州是也元載爲宰相乃寶應元年建辰月之事元載之誅乃大歷十二年事眞卿之爲撫州刺史傳雖不詳何年玩其敘次在載誅之前據麻姑仙壇記大歷三年已刺撫州則不出三年至十二年矣（集古錄目載顏魯公書放生池碑并碑陰記大歷中眞卿爲湖州刺史建於州之駱駝橋東以大歷九年立據此則眞卿之刺湖州在九年之前）今據其子希晏大歷五年立碑則此碑必與同時所立因列於其前碑載懷恪以開元十二年至

月薨十月窆乾元三年贈魏州刺史寶應元年贈太常卿廣德元年贈工部尚書自是又踰數年而後立碑蓋距其薨四十餘年矣碑云祖寵父德據魯公文集東莞臧氏私宗碑銘祖寵與此同而父作善德金莊諱琳琅載此碑父善德與私宗同而祖作君寵蓋金莊諱也碑云斬殄八部落又云僕固懷恩父設支（金薤琳琅作設之）新唐書僕固懷恩傳父乙李暾舊書傳作乙李啜按似新書脫一拔字殄拔即碑云殄八皆部落之名至碑所稱設支雖無可考然以其爲部落之名亦可無疑以臆度之猶漢時郅支之遺也疑懷恩之父本未有名以部落爲

名故殿拔設支皆可隨稱而乙李啜拔又蕃語繁簡之不同也亂宗碑載懷恪有兩兄懷慶懷亮而懷慶已書贈官是已先卒故碑但書懷亮兩碑書恪七子官與亂宗碑不同者長希崇游擊將軍崇仁府折衝亂宗作右衛中郎將贈口州刺史次希昶與碑同次希忱以下贈官俱同所不同者希忱左武衛將軍朔方節度副使亂宗作左驍衛中郎將次希愔右衛左郎將劍南討擊副使亂宗作忠武將軍次希景右驍衛郎將靜邊軍使亂宗作左威衛中郎將次希晏亂宗贈左街使餘同次希讓紹宗但書魯國公不書官位前六子皆有贈官則立碑時皆已先卒惟希讓在矣碑云眞卿早歲與公兄子謙敦伯仲之契所謂兄子謙者不知是兄字子謙抑或是兄子名謙據亂宗碑懷恪兩兄既無子謙之稱懷慶五子希古希眞希賓希朏希邈懷亮五子敬廉希莊敬之讓之敬此此疑有誤亦無謙名再據碑懷恪以開元十二年卒年五十六其生在總章二年則其兩兄當生於龍朔麟德之間史稱眞卿以與元元年卒年七十七其生在景龍二年少於懷恪兩兄之年四十餘則早歲所與敦契者爲兄子無疑特不知謙爲何人之原名耳眞卿撰此碑當與亂宗碑同時而文有不同者如此所未詳也

案碑云驎敢不祇俾祇俾猶敬儐也爾雅俾貳也不與儐通公撰朱璟碑云俾公而歿文集作躄公而歿彼以俾爲躄此以俾爲儐皆自公碑始也贊虡龍虎之文句文選注贊被也謂被龍虎之文句文選注贊佐也謂佐龍虎之文句其文采之盛也此云虡綱用毛詩關如虡虎句綱開險貌與徽通郭璞江賦徽如地裂即詩關如之義毛詩訓爲奮怒此借開險之綱爲奮怒之關不用虡虎而以虡綱對上句蘭玉蓋唐人避虎字諱有此替換用法公文前曰方虎之才後曰猛奮虡虎兩用虎字皆缺末挑而不諱其字此句獨用綱字代虎當是偶襲時人替換法無深意也自天寶鉅於開元鉅去也爾雅鉅齊州以南鉅與距通銘詞光光羽儀二光字連用極言文采之盛也金石萃編以上光字作空方字實未洲蓋疑之也碑前李秀巖十二字非魯公所書末二字殘缺金石萃編謂是題額二字察其洲痕似是校勒非題額也秀巖當是刻是碑者

臧氏糾宗碑

臧氏糾宗碑顏眞卿書在三原縣古今碑目

臧氏故宅碑

臧氏故宅碑顏眞卿書在三家村古今碑目

案臧氏糾宗故宅二碑不列歐趙諸錄今三原亦無是碑糾宗文見集中亦魯公撰也此云故宅碑在三家村疑是三原縣之誤

顏含大宗碑

顏含大宗碑含十四世孫撫州刺史眞卿撰并書眞卿罷撫州過含墓因敘含而下十五世子孫名字事迹立此碑以大歷六年十一月立集古錄目

第一千四百六十唐顏含大宗碑上第一千四百六十

顏魯公文集　卷二十六　書評六　四

一大宗碑中第一千四百六十二大宗碑下顏眞卿撰并正書大歷六年十一月金石錄目

大歷六年辛亥公年六十三有晉侍中西平靖侯顏含大宗碑魯公年譜

大宗碑顏魯公撰并書在建康府學輿地碑目

晉侍中右光祿大夫西平靖侯顏公大宗碑顏眞卿書在應天府學碑藪

顏含碑

顏含碑晉江夏李闡撰傳會孫宋金紫光祿大夫延之撰銘十四世孫唐前撫州刺史眞卿書含字宏都瑯琊臨沂人東晉官至光祿大夫封西平侯謚曰靖此銘舊有刻石大歷七年四月眞卿重建集古錄目

第一千四百六十三唐重建顏含碑上第一千四百六十四重建顏含碑下晉李闡傳會孫延之銘十四代孫眞卿正書大歷七年四月金石錄目

顏魯公書遠祖西平靖侯顏含碑晉李闡之文也文云含爲光祿大夫馮懷欲爲王導降禮君不從曰王公雖重故是吾家阿龍君是王親丈人故呼王小字眷書亦載其事而不書小字容齋隨筆

顏府君碑顏魯公書在建康府學輿地碑目

顏魯公文集　卷二十六　書評六　五

西平晉侯顏府君碑顏眞卿書在應天府學碑藪

書清遠道士詩及和作

平江府顏眞卿虎邱詩刻唐詩紀事二十四卷吳門有清遠道士周恭子遊虎邱詩其詞自商周歷近代近二千年來矣鬼神邪莫能測也辭藻健拔魯公愛之刻於巖際輿地碑目

天宋開寶七年太歲甲戌四月二十日錢儇將錢十七貫得於懷州濟源縣前　河東節度使守司徒兼侍中判河陽軍州事潞國公文彥博　元豐壬戌仲春望日墳中溥薛昌誥同觀　大觀己丑四月初八日賜顏眞

卿楷書詩卷一卷跋余深愛顏公忠正公直著聲一世之以置諸左右又一年壬子秋八月二十又七日松雲今見其書如見其人其忠毅之氣猶勃勃紙上非尋常能書者所得託而有也不可寶大觀三年四月日賜生南州徐達左謹書耕漁軒中　此顏魯公爲清遠道士而作書卷時大歷開爲刑部尚書年已六十有餘然到中書侍郎臣深謹題　顏魯公法書一變晉人獨開立朝正色剛而有禮風著勳猷卒成忠蓋蓋其精神所字字皆有規矩不失常度予觀生平碑刻正書其峻聳發二於書而寓之此二詩爲清遠道士而作筆致遒勁如山嶽銳利若戈戟其嚴毅莊重如端人雅士垂紳正尤見經營慘淡而謂因人而益重者其斯蹟之謂歟梅笏於廟堂之上不敢褻近此卷與多寶塔相似余未敢山拙逸題有恚忠徽印　右魯公正書詩跡與多寶塔競是以伯仲許之多寶石刻此則墨蹟尤爲可寶者宜乎博雅君子珍藏什襲愈久而不失也公歷官太子太師李一體惜不刻石以永其傳至元二十四年獲於金陵書輔國惡之盧杞嫉之屢遣貶逐年八十遣使李希烈雖

肆甲午三月同神龍蘭亭命工重裝於錢塘金城郭畀不屈罵賊而死亦少知幾哉悲夫宜德七年四月二日天錫審定眞蹟祕藏於快雪齋中　顏魯公書晏至得翰林院國史檢討廬山陳繼敬識　天順八年歲次甲多見乞米祭姪文尤煊赫有名者最後見劉中使帖益申冬十月之吉歸田前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兼翰林歎奇絕今又得見此二詩晏何修而獨與魯公有緣也院學士知制誥經筵官淳安商輅拜觀　大明正德十大德十年歲次丙午三月八日集賢學士通議大夫張有四年太歲在庚辰長至後六日壬戌甬東豐坊觀於晏敬書　延祐已未仲秋得見魯公二詩眞蹟并觀文復古堂石刻題跋

潞公題識末學小生五百年後親覩先賢手跡至幸至魯公以正書書清遠道士詩及和詩端勁中氣韻冲夷幸是月二十八日員幡眞逸河東李倜謹記　唐顏魯求之碑版中微與宋文眞碑相類魯公所謂如印印泥公詩筆高妙今古豈俟余言而此卷固不可得也況宋如錐畫沙於此求之思過半矣　庚子靖夏記

元名賢題識詞翰又妙絕尤不可得也以二不可得旨

案是詩原題大歷五年十二月十日刑部尚書顏眞

卿書泳年譜大歷五年魯公尚在撫州刺史任不應書刑部尚書銜詩云不到東西寺於今五十春公撰舅氏殷踐猷墓碣云父子敬昊令蓋公幼孤隨母有於外祖子敬昊縣任內曾到虎邱詩當作於大歷六年公罷撫州事至上元謁顏含墓復至吳郡游虎邱時大歷六年公年六十三逆推而上五十年爲開元十年公生於景龍三年其時方十四歲故追憶舊遊而作此詩公書虎字皆缺末挑此帖虎字凡兩見皆直書不避後有陳繼跋與卞氏所錄祭伯父文內陳敬崇跋語意全同疑此書是後

人僞作今編於大歷六年顏含碑後俟博雅者正之

虎邱劍池四大字

虎邱劍池四大字顏眞卿書在虎邱劍池畔碑藪

虎邱劍池四大字蔡襄眞書相傳爲顏魯公書今查舊金石林時地考無疑

虎邱志訂爲蔡公書無疑

虎邱劍池顏眞卿書又蔡襄書在觀音殿又元周伯温書在虎邱崖下古今碑目

眞卿之劍池陽冰之講臺縱橫生動不假修飾其署書之雄秀者乎鄭子經墨緣彙觀篇

蘇虎邱劍池四字唐宋元書者凡三家攷碑藪顏魯公書在觀音殿周伯温書在虎邱劍池畔攷金石林時地考鄭子經墨緣彙觀篇蘇虎邱劍池四字唐宋元書者凡三家攷碑藪顏魯公書在觀音殿周伯温書在虎邱崖下古今碑目無疑金石林時地考鄭子經墨緣彙觀篇

公書在池畔據古今碑目蔡襄書在觀音殿周伯温書在虎邱崖下金石林時地考謂魯公四字卽蔡襄書誤也魯公書無年月當卽公罷撫州刺史由上元至吳郡時與清遠道士詩同時書也

送劉太沖敘

右顏魯公帖缺一字番本乃送劉太沖敘也併及其仲氏太眞缺一字舊唐史文藝有太眞傳不紀其與伯氏繼登天寶上第文集三十卷見館閣書目墓在縣北號柘塘神道碑裴度撰

清遠書昔曾駐置缺一字廢旋轉縣齋援到官初得之縣

廷下僅存缺一字百七十有九字同郡李兼經從相與起缺一鄉賢出其家藏顏帖再摹入石并斷碑缺二字廳壁缺二字纂云宣城陳留敘言彭城華望以劉於此邑爲著缺一字也開府澤州公山正禮表其先世也平原從事銓部甲乙顏常汲引缺一字蹉跎鼻位悼其窮也句溪春水此邑時屬宛陵也鄭薰北望樓記言元載貶顏真陵別駕後遷廬陵刺史道出蒲塘有左伯桃詩第序腦亡太沖彭三字考汝越帖亦然莫可補闕云慶元己未上巳宣城戴援跋

送劉太沖序碧蕤書王欽臣故物後有王參政名印王

云因與唐垌兩出書各誤收卷去垌以將才不偶命而
德其無鄰宇募去碧牋宜墨神彩豔發龍蛇生動覩之
驚人不裝背揭去背紙以厚紙散卷之咎一出卽卷去
其子云與智永千文柳公權書柳尊師誌歐陽卽帖
並同葬矣亦可太息也或謂密爲王銑購去米芾書史

顏魯公送劉太沖敘眞蹟在合肥王思齡納言家亦渭
南南氏錄劉鶚仁七頌堂藏小錄

顏魯公送劉太沖敘綠箋書北京國學刻石眞蹟奇岩
爲遠東李帥所藏董其昌容臺集

顏魯公送劉太沖敘法外別有異趣
米元章謂如龍蛇生動見者目驚不虛也宋四家書派

皆出魯公亦只爭坐帖一種耳未有學此放者豈當時
不甚流傳邪眞蹟在長安趙中舍士楨家以余借摹遂
爲好事者購去余凡一再見不復見矣淳熙祕閣續帖
亦有刻畫禪堂隨筆

送劉太沖敘墨蹟舊在中書趙士楨家後歸之關中南
宗伯宗伯沒其邑中舉人東蔭商得之後復歸之南氏
余從東君借臨月餘今國學所摹卽趙氏本也視紙
墨文字及書法俱小異豈世不止一本乎庚子鋪夏記

劉太沖宣城人其唐書文藝有傳敘中云公由
正禮策高足於前者漢劉縣宇正禮縣見岱宇公山也
碑今在溧水縣學宮中癸卯秋邂逅楊聿修於秦淮客
邸出漢校官碑及此敘相贈余觀董思白戲鴻帖中所
刻其精彩較勝於此意董從眞蹟鉤摹而此則後人據
拓本而翻刻者也金石文鈔

右敘載魯公集行書筆筆作折釵股法爲顏書之冠按
宣城戴援跋云得劉太眞墓碑於縣庖下同郡李兼經
案援跋云李兼經從謂李兼字經從也非李兼經固出顏公送太沖眞蹟遂刻
石同置縣齋此碑蓋刻於慶元閒趙氏已不及見然眞
蹟猶藏於陝西東氏吾邑宋閔仲邁東孝廉於京師獲

見之紙碧如玉墨黝於漆歷數百年如初落筆者首闕
劉太沖彭四字與刻本合沖弟太眞史有傳登天寶上
第文集三十卷神道碑文裴度撰蔣潼書史既不爲太
沖立傳而太眞傳又不及其兄微此碑沖幾湮沒無聞
矣米元章書史云此敘碧油牋書王欽臣家故物也華
陰王宏撰云此敘眞蹟爲潤上大宗伯南子與先生故
物一孝廉借觀未還而逸其姓豈卽東孝廉也郘金石錄補
劉太沖帖碧牋書宋時爲唐垌所收其子常語米老謂
與智永千文柳公權等書同葬則世間已無此帖矣而
董思翁跋又謂在趙中舍士楨家宮時有密爲王銑購

去之語最衆爲晉叔所得故流傳至今耶又米氏書史稱垌將才不偶命而德其無鄰九字剪去今此帖九字無恙獨闕首行五字不可解也蓋唐人善鉤摹或別有搨本亦未可定顏書多遒古此敘獨秀潤有姿態爲顏書最宜人之作此敘不記所作之年按敘中有秦淮頂潮句溪春水之語亦當在刺江寧時公以乾元二年六月自饒州移刺江寧明年二月追爲刑部侍郎在江寧者僅八月則知此敘與送蔡明遠敘同時皆當在乾元三年也案魯公以廣德二年三月晉封魯郡開國公此敘云魯郡公顏眞卿敘則非乾元二年作矣戴埴援疏引鄭薰記謂公由夷陵別駕遷盧陵刺史時作則事在大歷三年然由夷陵至撫州並不取道江寧其說亦未確蓋大歷七年公罷撫州事至江寧時作也　春又敘中言昔在平原拒

胡翔而請案石刻與從叔時大沖實與有功而舊史但稱清河客李萼案史作粤不及太沖非有此敘則太沖一段謀畧幾沒殺千古矣則知此敘關係太沖不小非直移贈而已此敘碧牋牋書碧牋宜墨故在顏書中獨爲駢潤竹雲題跋此敘淳熙續帖亦有刻與世間流傳本迥不同其鬱屈飛動處更出今本首行全闕劉太沖者彭五字或以小楷書補之淳熙本首闕上半行太沖彭三字爲完沖字有微闕劉字闕右半劉上尚闕三字則不知爲何字矣吾謂唐人善鉤摹此敘必有別本即此可見世稱顏公書多以雄勁題目不知其變化乃爾人不自立家不能與古人惟肖顏公能打破右軍鐵圈故能爲右軍適嗣有志臨池者不可不知此語　顏公盡能變化然比右軍猶覺有意所以不及右軍然不始於有意至於碑幢銘鏤贊述之類亦皆毀而瘞藏之此州開元

寺先有太師魯國顏公以郡守僚吏州人等爲連帥田氏八關齋會鐫紀大幢立石衷丈而圍幾再尋程材巨異八觚如砥偉詞逸翰龍躍鸞翔時刺史邑宰以其大不可折遂鑿鑿缺敗以仆之蓋三面僅存委埋於土偉大巾已歲守郡明年嘗暇日訪求前賢事蹟郡從事涂君因言有魯公石幢索而得之墟壞之下癈瘞壞失文義乖絶尋繹研究不可復知意其邑居之中必有藏錄其文者果於前刺史唐氏之家得其模石本完備炳然輝耀溢目倬自幼學慕習魯公書法纔不能窺涉其門宇然惜其高蹤湮沒遂命攻治其傷殘補續其次雖

其廣縣靈狗相屬且復瞻仰魯公遺文昭示於後矣
大中五年正月一日紋 宋州刺史崔倕記 東觀奏記

第一千四百七十七唐八關齋會記一第一千四百七十八八關齋會記二第一千四百七十九八關齋會記三第一千四百八十八關齋會記四第一千四百八十一八關齋會記五第一千四百八十二八關齋會記六

顏眞卿撰并書崔倕補書大歷七年立 金石錄目

大歷七年壬子公年六十四有八關齋報德記 魯公年譜

右八關齋碑顏魯公書唐河南節度使田神功疾愈請禱此猶稗媚驕帥之常亡足怪者第其時有可慨也蓋載緇鴻漸輩方以因果之說聳人主至引阿修羅帝釋爲證每虜至禮佛祈禱退則修八關齋飯僧報謝將帥體解而世風靡矣嗚呼唐之所以終不復振也有由哉 弁州山人稿

八關齋碑去郡城南里許爲魯公碑舊立處崇禎戊寅春碑之趾築爲堞下臨濠水久之浸及碑郡人張翮遷之碑高八尺橫八稜稜尺許凡二千八百八十六字闕七十四字 侯方域壯悔堂集

顏魯公文集 卷十六 書評六 三

八關碑在歸德府字法大徑三寸許方整而有風致視他書更勝余向年官柘城於故家得一不斷本後督餉彼中親至碑下見石尚完好今爲時三十年得宋長公舉寄此本乃碑之下段已盡泐落不勝憮然 虞子穎夏記

案此碑止邦鄴以下至無回是初刻宋拓比今但多四十餘字不復完好矣退谷言得不斷本及尚完好者皆欺人語

新唐書田神功傳頗依此記纂輯故較舊史爲詳此所謂事增於前者也碑下段多闕爲擇其灼然可知者稍補之以順文理而皆志之以圍豈不欲以一人之私見

愚天下耳目耳神功忠勇有功於唐雖爲鄧景山所引大掠揚州而要不以一眚掩至慕光弼之所爲待下以謙羣帥感之新襖報德亦其宜也而趙子函乃謂神功故非良臣徐向等媚其主帥非佳事不亦過乎從叔肖岩自歸德府歸拓此本見示蔽之家藏舊本又闕數字因歎金石之堅有時而泐而余愈不能已於集錄也（金石）

右碑題云有唐宋州官吏八關齋會報德記行撫州刺史魯郡開國公顏眞卿撰并書後題篆書云唐宋州刺史徐向及官吏奉爲汴宋觀察使右僕射信都王八關齋會報德記信都王者田神功也神功傳事母至孝收

滄德攻相州拒杏園守陳留襲南德信討劉從諫攻敬舊史皆無之而新史悉合必歐陽公得此碑而更定之也新史又謂八年自力入朝卒代宗爲飯千乘門追福然七年壬子得疾宋州官吏爲之新襖至八年卒而朝廷又爲飯僧追福可見當時從信釋氏之深也（金石考）

按碑曰收滄德攻相州拒杏園守陳留陷思明斬德信走從諫葬敬釭讓侯希逸破法子營封信都郡王等事

第八戒之意乎（金石後錄）

碑曰收滄德攻相州拒杏園守陳留陷思明斬德信走從諫葬敬釭讓侯希逸破法子營封信都郡王等事舊史皆無之而新史悉合必歐陽公得此碑而更定之也新史又謂八年自力入朝卒代宗爲飯千乘門追福然七年壬子得疾宋州官吏爲之新襖至八年卒而朝廷又爲飯僧追福可見當時從信釋氏之深也（金石考）

僧百餘人於宮中陳設佛像經行念誦謂之內道場州郡將吏尤而效之故雖魯公之賢志其習俗之陋而爲此記良足喟已齋武帝永明元年五月於華林園設八關齋註云釋氏之戒一不殺生二不偷盜三不邪淫四不妄語五不飲酒食肉六不著花鬘纓絡香油塗身歌舞倡伎故往觀聽七不得坐高廣大牀八不過齋後噉食已上八戒故爲八關雜錄名義云八戒者俗衆所受一日一夜戒也謂八戒一齋通謂八關明以禁防爲義也今日叢林以臘月八日四月八日名冬夏結制而設戒期自六戒以下不聞於世然有過午不食之說非即

等媚其主帥非佳事責魯公爲撰爲書蓋以小節掩大
功古人不如是矣碑後有刺史崔倬敏石幢事畧云云
則是此碑毀於會昌刻於大中者也傳實重刻而非補
書竇刻類編蓋誤倬見宰相世系表隋義同郡城公榮
四世之孫所書有大和六年四月裴度撰文宣王廟記
在襄州見實刻類編 □□□□□□□□□□□□□□
及官吏奉爲汴宋節度觀察使右僕射信都王八關齋
會報德記是宣德郎楚邱縣令田說書其篆至劣寫徐
爲徐浟爲汴度爲度儀爲僕潛爲僭唐人之不通篆學
如此浟州以水名即水經浟水出陰溝於浚儀縣北又

東至梁郡蒙縣爲堆水地理志滎陽卞水在西南亦但
作卞徐鉉注說文云浟今作汴非是或說隋煬帝避反
字故改浟爲汴然則猶倣作倂之屬也今依碑造篆不
成字體若从勉里志作卞亦當篆作㔾字不應下加丶
也悅即神功旐子通鑑大歷十四年二月魏博節度使
田承嗣薨有子十一人以其姪中軍兵馬使悅爲才使
知軍事即悅是也後爲田緒所殺贈太尉見劉昫唐書
德宗本紀中州金石記
右唐宋州官吏八關齋會報德記文字清瘦圓一百九
字因以魯公文集校勘以便使讀前世大史使下關持
帥宋州字徐向等下關奉字左右僕射知省下關事兼
御史字之所建也下關公名字起下關孝字安安入務
在於撫下關柔況字緝熙下關故能殿天字佐今下關
右僕射李公忠臣字思明懼忠下關臣圖已令公字公
斬下關德信走從諫遂并其字副元帥李下關光弼請
公字又討敬釭下關釭歸順焉史字封信下關都郡字
每食宿下關皆躬自省視字二年拜下關汴宋節度使
遷兵部大歷二字妻信安下關王禕女爲涼國夫人字
居常不離下關左右閱讀史書或時疾字二寺下關以
所福祐三年字功下關既高字忽嬰熱下關疾沈頓字

是即下關我公字入於煎下關熬字徐君悅下關而
從之來字開元伾藍將下關佐爭承惟字一千五百人
爲下關一字耆壽百姓張下關烈等設字又拔碑本淪
骨髓文集作淪字泉文武將吏集作衆字朔胡搆逆集
失胡字又討敬釭集作六年清河張氏集作清州則又
集本之譌也元年拜戶部尚書集作戶部睦於姻黨集
作親黨不茹蔬集作茹素禮識不絕集作禮憾則當從
碑爲正也首題顏眞下當關押撰字緣尾唐下當關行
宋字則又推而可知也竹雲題跋
碑今在河南歸德府南門亭內今之歸德府唐時爲宋

宜睢陽郡屬河南道故碑題宋州宜史也碑敘田神功歷官與新唐書神功傳同舊傳惟遷徐州刺史及廣德元年拜戶部尚書爲兩傳所無又淄清節度使兩傳作淄青以係碑偶筆誤也傳不載神功封母妻事碑稱妻信安郡王禕女禕爲太宗八子鄫林王恪之孫贈張掖郡王追封梁王琨之子初封嗣江王徙信安郡王碑無建立歲月其敘嬰疾修齋事云大歷壬子夏五月是爲七年傳敘神功之卒在大歷八年而寢疾時宋之將吏爲禳祈報恩惟新書敘其事在八年以前亦不定爲何年撰碑者顏眞卿以其結銜考之宋文貞公神道碑署曰行撫州刺史爲大歷七年九月立此碑署前行撫州刺史加一前字則已解撫州之任可知而湖州之命即在七年九月要是初離撫州未赴湖州中間撰書此碑故加前字於行撫州刺史之上則似修齋在五月立碑在九月與宋璟碑同時列於宋璟碑之後爲宜也碑云設齋於開元伽藍河南通志載歸德府開元寺有三一在府城東南明正統四年創建一在寧陵縣城西北四十里明正統間創建一在虞城縣治東始建未詳今此碑在府城南門當是府城東南之開元寺非寧陵虞城二處矣設齋之數初徐向飯千僧繼而苗臧實等設千五百人孫琳等設五百人張烈等設五千人凡飯僧八千人準以俸錢三十萬飯千僧之數則共糜錢二百四十萬也王圻續文獻通考釋家總紀載大歷八年五月以太宗諱日會有司修四千僧齋於服成寺八月修一萬僧齋於慈恩寺爲百姓祈福可見是時修齋之會方盛而修齋必設戒故謂之八關會也續通考又載會昌五年上惡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勅上都東都各留二寺天下節鎮各留一寺凡天下所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此即碑後載大中五年宋州刺史崔倕所記重刻石幢之語其時幢已委埋於土則寺亦在折毀之數崔倕但云重刻顏碑而不云建寺則通志所載之府城東南開元寺或非即唐時此碑所立之舊址矣 金石萃編

顏魯公文集卷二十六終

寧鄉黃本驥仲良編訂
湘陰蔣　瓌維揚參校

書評七

劉中使帖

右唐太師顏眞卿書劉中使帖眞蹟著錄宣和書譜南渡後入紹興內府至元丙戌以陸柬之蘭亭詩歐陽率更卜商帖眞蹟二卷易得於張繡江處此帖筆畫雄健與蔡明遠寒食等帖相頡頏而書旨慷慨激烈公之英風義節猶可想見於百世之下信可寶也三月十有三日大梁王芝再拜謹題於寶墨齋北燕喬簣成仲山觀

顏太師之書世不多見不肯生平見眞蹟三本祭姪季明文馬病及此帖祭姪行書馬病行眞皆小而此帖正行差大雖體製不同然其英風烈氣見於筆端一也此語豈可爲不知者道哉鮮于樞拜手書　右顏魯公劉中使帖徵明少時嘗從太僕李公應禎觀於吳江史氏李公謂魯公眞蹟存世者此帖爲最徵明時未有識不知其言爲的及今四十年年逾六十所閱顏書屢矣卒未有勝之者因華君中甫持以相示展閱數四神氣爽然米氏所謂忠義映發頓挫鬱屈者此帖誠有之乃知前輩之不妄也帖後跋尾六通首王英孫次鮮于太常又次張彥清白湛淵田師孟最後亦彥清書蓋此帖曾藏於彥清所後易於英孫考觀跋語可見英孫所跋歲月宜在後不知何緣出諸公之前初疑裝池之誤欲令改易而張公鈐印宛然不可拆裂姑記於此以俟博識嘉靖九年庚寅菊月望日徵明識　鮮于伯機題祭季明文天下書法第二吾家法書第一此又題劉中使帖漁陽筆法信有所自名不虛傳得此卷余已刻之戲鴻堂帖中蓋其昌觀因題書畫題跋記

魯公書存世常見李光顏太保帖乞米帖馬病帖頓首

夫人帖祭姪季明文允南母商氏贈誥昭甫誥并此八本觀於此書可謂鉤如屈金點如墜石東坡有云書至於顏魯公誠哉是言也時大德九年歲次乙巳冬十月二十五日集賢學士通議大夫張晏敬書　瀛洲帖視魯公他書特大而凜凜忠義之氣如對生面非石刻所能髣髴也余生平獲見眞蹟三小字麻姑記與此耳嘗有云桃源在何處迺見世道迂所以顏魯公細字記麻姑事近荒忽特賢者適嬰多虞世降俗陋假異境以明其志殆子欲居夷也維魯公忠貫日月功載旂常固不待善書名於代況筆情墨妙若是邪昔桓伊渡江傷晉

之弱及見王導輩語則知有託足之地余於是觀公翁搦之快亦知夫唐婿未息與史侯處厚尚義士也贖歲月而得之非尚義者不出示非其人處厚知所尚哉白珽題　右唐魯郡開國公太子少師顏眞卿字淸臣劉中使帖眞蹟四十一字公嘗學書於張旭得屋漏雨法衍游京師覽公書最多衍之所藏送辛晃序顏昭甫殷夫人二誥爭坐後帖朝回馬病帖皆經宣和紹興御府然俱未若此帖之雄放豪邁豈特人季明之室將與元氣爭長昔人云書一藝耳苟非其人雖工不足貴也惟公可以當之至大己酉中秋日拜觀於蘭谷大卿史侯

之第蒙城田衍題　太平之日生長京師乃得會觀諸名公法帖故能考其筆法辨其眞僞也如顏書且勿論碑本今專審其墨蹟如乞米李太保馬病皆眞行祭姪文行草字如錢許大四帖相若皆白紙頓首夫人行書淡黃紙字亦錢許大昭甫詰正書甚嚴整有力白紙字亦錢許大全肖碑刻尤南毋詰寸五大字筆力不及白紙此劉中使帖字最大觀其運筆點畫如見其人端有聞捷慨然效忠之態眞希世之寶也時於明窗淨几展玩之餘收卷三歎後之學者非不屬志米芾所謂心會而手不遂也歙中常用東坡硯山谷墨敬書於勸學齋

張彥清重題　纖綢珊瑚

史丈新收顏魯公劉中使帖凡四十一字白湛淵鮮于樞田師孟跋是嘉興物盧廷璧藏　都穆寓意編

顏眞卿大字瀛洲帖爲宋宣和御府故物元初藏張可與家後具王芝鮮子樞等六跋喬簣成題名宏治中歸之史明古嘉靖壬辰復在華中甫家而文徵仲爲之跋至甲子歲爲茂實府君所購後歸檇李項氏　淸河書畫舫

按盧子期之摛在大歷十年十月吳希光之降在十一月新舊史皆同而魯公此帖敘希光降於子期摛前蓋傳聞之異耳史言摛子期事多不同彼李承昭李竇臣皆身爲主帥史歸之功各就其人言之亦不足異而新書謂爲王武俊所摛舊書王武俊傳又云竇臣將有節生摛子期以獻今此帖乃云舍利將軍摛獲之何其異耶有節史既不著其姓而此帖所謂舍利將軍者亦不舉其姓氏則此二人之不幸也舊書寶臣爲中使馬承倩所詬武俊說之與承嗣合曰今中貴人劉淸潭在驛斬首送承嗣立質妻孥矣然則所謂劉中使者必劉淸潭也希光後從朱泚叛賊平李晟斬之於安國寺　金石文鈔

此帖與裴將軍書正同魯公忠義之氣出於天性故不覺色飛神動如此希烈魁奴乃欲屈鐵可恨可恨　張

丑清河書畫舫云顏眞卿大字瀛洲帖爲宋宣和御府故物元初藏張可與家後具王芝鮮于樞等六跋喬篤成題名嘉靖壬辰歸錫山華中甫文徵仲爲之跋後歸橋李項氏康熙閒錫山秦公子樹豐見於京師云字大如掌縱橫遒古驚欲下拜今董氏所刻戲鴻堂字形差小王芝以下諸跋皆無之戲鴻所刻既拙惡又草率不復匠心一至於此余未見他刻僅據戲鴻堂臨之未知有合否耳竹雲題跋

與夫人帖

顏魯公頓首夫人帖眞蹟楮紙破爛過半存駙馬都尉

王晉卿家寶章待訪錄

魯公與夫人一帖當是其嫂今在王鈇家米氏書史

魯公與夫人書迫切而有禮意黃山谷集

大歷七年壬子公年六十四九月至東京除湖州刺史十一月發東京有與夫人帖魯公年譜

顏魯公與李夫人帖在宋次道家見之墨池編按李夫人者魯公嫂也亦頓首夫人之例或云與李太保誤爲第五兄幼輿亦娶殷氏見公撰幼輿墓碑惟第三兄喬卿第四兄眞長所娶無考魯公之嫂其可考者皆無李氏盡墨池編未見是帖臆揣縣隻固有是說而清河張氏所謂於宋次道家見之者確是與李太保書非與李夫人書也與夫人書曰眞卿頓首夫人閤下可見古人無處不敬即唱隨之際其致敬如此若云與嫂則與嫂叔不通問之禮相背矣

天下放生池碑并乞御書碑額表及碑陰記

唐放生池碑舁州刺史浙西節度使顏眞卿撰并書肅

承問悲慕不能自勝惟攀慕不及摧毀何堪痛當奈何痛當奈何則是遷毋藺陵郡太君殷氏柩與父惟貞合葬而與其夫人韋氏書也留元剛刻入忠義堂帖其撰公年譜編入大歷七年時方卻撫州事至東京又新授湖州之命距毋沒已三十八年至是始得遷祔故言之哀慘若此米元章所記乃其墨本因帖首有眞卿頓首四字帖後又有眞卿頓首夫人閤下八字疑與夫人帖不應恭謹如是遂云當是其嫂墨池編從而和之又於夫人上加李字遂與頓首夫人帖歧而爲二放魯公同懷兄凡五人長關疑娶殷氏見公撰殷履直妻顏氏碑次允南娶陳氏見碑蓋其第五兄幼輿亦娶殷氏見公撰幼輿墓碑惟第三兄喬卿第四兄眞長所娶無考魯公之嫂其可考者皆無李氏盡墨池編未見是帖臆揣縣隻固有是說而清河張氏所謂於宋次道家見之者確是與李太保書非與李夫人書也與夫人書曰眞卿頓首夫人閤下可見古人無處不敬即唱隨之際其致敬如此若云與嫂則與嫂叔不通問之禮相背矣

天下放生池碑并乞御書碑額表及碑陰記

唐放生池碑舁州刺史浙西節度使顏眞卿撰并書肅

丁內憂時魯公年三十歲此帖云奉承十四日遷厝

宗乾元二年使驍衞郎將史元琮詔天下自山南至浙西七道臨江置放生池八十一所眞卿爲天下放生池碑額并書初肅宗既許書額未及下葬表請眞卿書批答肅宗御書表以上元元年上眞卿時爲刑部尚書碑以大歷九年立　乞御書放生池碑額表碑陰記顏眞卿撰并書碑陰記顏眞卿貶碑不果立至大歷中爲湖州刺史始追建於而眞卿貶碑不果立至大歷中爲湖州刺史始追建於州之駱駝橋東集批答御書字以爲額又序其事於碑答碑陰以大歷九年立先是乞御書批答肅宗御書表以上元元年上碑以大歷九年立　乞御書放生池碑額以被貶碑不果立至大歷中爲湖州刺史始追建於州之駱駝橋東集批答御書字以爲額又序其事於碑

答碑陰集古錄跋尾

湖州有顏魯公放生池碑載其所上肅宗表云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問安侍膳不改家人之禮魯公知肅宗有愧於是也故以此碑載其所上肅宗表云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問安侍膳不改家人之禮魯公知肅宗有愧於是也故以此諫執謂公區區於放生哉東坡集

第一千四百九十七唐故盧放生池碑上第一千四百九十八放生池碑下顏眞卿撰并正書大歷九年正月　第一千四百九十九乞御書放生池碑額表肅宗批答附

第一千五百放生池碑陰記　金石錄目

唐自天寶以後紀綱廢壞職官之濫不可勝載此記具列當時僚屬名氏凡團練副使別駕四人同團練副一人長史三人司馬三人錄事參軍三人司功司倉司兵皆一人司法司戶皆三人司田司士皆二人參軍四人烏程縣令一人丞三人主簿一人尉三人長城縣令一人丞三人主簿一人尉五人安吉縣令一人攝令一人丞二人主簿一人尉六人武康縣令一人丞三人主簿一人尉三人德清縣令一人丞二人主簿一人尉四人德清縣令一人丞二人主簿一人尉三人一郡而吏員猥多如此然史不能盡記故詳錄之於此　金石錄跋

案放生池碑原刻已佚今僅於忠義堂帖見其摹本得金石錄所記亦可想見碑後題款之式湖州府志職官表所引此碑僚屬姓名僅二十二人曰團練別駕盧暈元自勵徐自然劉抗司馬張彥弼黃持志姚執玉烏程主簿李翼長城令朱自勉主簿張遐慶杜勉陳宗之賈嶸楊澣趙珙安吉丞楊奔光康造主簿盧勝武康令李汗主簿孫祕葉迅德清令范鈁其餘則不可考矣金石錄載長城主簿一人尉五人湖志載張遐慶等凡六人皆爲主簿盡杜勉等五人乃尉

之誤也金石錄載武康丞三人湖志亦少一人

勅天下放生池碑舊在湖州文宣王廟今在魯公祠唐顏眞卿撰并書肅宗乾元二年詔天下自山南至浙西臨江置放生池八十一所眞卿爲天下放生池銘上之碑以大歷八年立　顏眞卿集肅宗御書批答字題放生池碑額又附其事於碑陰表以上元元年上碑以大曆九年爲湖州刺史時立　輿地碑目

乾元二年己亥公年五十一有天下放生池碑銘按放生池碑陰記及碑銘皆載二年湖州碑陰記後乃書像三年三月攷之乙御書碑額表云去年冬任昇州刺史

顏魯公文集　卷二十七　書評七　九

日述碑銘一章自書絹本附史元琮進乙御書題額以光揭不朽緣前書點畫稍細恐不經久今謹據石摹寘大書一本奉進特乙聖恩倘遂前請然則碑銘必是年所作而再進摹寘之本在於次年故繫以改書之年月

耳藝文類聚有梁元帝荆州放生亭碑世謂放生建碑始於唐非也　三年二月有乙御書天下放生池碑額表　大歷八年正月至湖州任七年追建放生池碑銘

九年有乙御書題額恩勅批答碑陰記　魯公年譜

肅宗之放生厥照小仁無足稱者當時池多至八十餘所而此碑獨以魯公詞翰而傳則夫天下之可恃者果在乎尊榮也哉公之書人皆知其爲可貴至於正而不拘莊而不險從容法度之中而有閑雅自得之趣非知書者不能識之要非言語所能喻也　通志　齋集

沈氏述祖德碑陰記

大歷八年癸丑公年六十五十二月有沈氏述祖德記　魯公年譜

沈氏述祖德碑并碑陰記碑下一半缺不見書撰人名氏大歷八年十二月立　復齋碑錄

梁沈氏祖德碑立金鷲山後裂爲十六段藏之縣帝朱元祐中太守林希刻石記其事　德清縣志

顏魯公文集　卷七　書評七　十

德清縣金鷲山上有沈氏述祖德碑記梁天監癸未春三月系孫麟士述唐大歷癸丑冬十二月刺史顏眞卿撰碑陰記　石柱記箋釋

謝太傅塘碑陰記

安吉州晉謝太傅塘碑　舊碑在謝公鄉顏眞卿取舊史遺文刻石而書其陰今碑在墨妙亭　輿地碑目

案謝公塘在湖州西四里不在安吉

謝公塘碑厤刺史裴洎撰僧道詵書大歷七年十月十一日龍興寺沙門皎然建　復齋碑錄

案魯公記即刻於此碑之陰公以大歷八年正月始

至湖州復齋碑錄云此碑大歷七年十月十一日建則公未至之前三月杼山僧皎然所建也公書碑陰應在八年正月以後放湖志郡守表魯公以前刺湖州者有永泰二年嘉定無裴清之名則志闕也

湖州石記

右湖州石記文字殘缺其存者僅可識讀考其所記不可詳也惟其筆畫奇偉非顏魯公不能書也集古錄跋尾

湖州石記碑字殘缺不見年月及書人姓名驗其字畫蓋顏魯公書也輿地碑目

干祿字書

唐干祿字書濮州刺史顏元孫撰湖州刺史顏眞卿書眞本而錄之爾魯公書刻石歲缺處多直以魯公所書眞本補之其間字畫小異者多而絶少小字惟此注最小而筆力精勁可法尤宜愛惜而世俗多傳摸本此以殘缺不傳獨余家藏之

魯公在湖州所書爲世所傳者惟干祿字書放生池碑而多見於人家而干祿字書仍楊漢公摹本其眞本以歷九年刻石至開成中遽已譌闕漢公以謂一二工人用意之深則其堙沈摩滅之餘尤爲可惜者也集古錄跋尾

第一千四百五十九唐干祿字書顏元孫撰眞卿正書大歷九年正月金石錄目

大歷九年甲寅公年六十六正月作干祿字書序書於湖州刺史宅東廳院魯公年譜

案以上四條論湖州原刻本

太師魯公忠孝全德儀刑古今存道沒身煥乎國史文學之外尤工隸書盡鍾繇之精能極逸少之楷則頃因左官曾牧茲郡才大事簡居多餘閒錄干祿字樣鐫於貞石仍許傳本示諸後生二二工人用爲衣食業晝夜

不息刊缺遂多親姪曰昇案曰魯公同母弟允臧之子頃牧天台懼將磨滅欲以文字移於他石資用且乏不能克終漢公謬憩棠陰獲覩墨妙得以餘俸成曰之意自看摹勒不差纖毫庶筆遞傳於永永時用開成四年六月二十九日楊漢公重刻記

唐重模干祿字書開成四年楊漢公以舊本譌缺重模刻石并爲記附於碑後今其本比顏魯公所刻差完可以備用集古錄跋尾

右干祿字樣模本顏眞卿書楊漢公模眞卿所書乃大歷九年刻石至開成中遽已譌闕漢公以謂一二工人

用爲衣食之業故模多而速損者非也蓋公筆法爲楷模而字書辨正譌謬尤爲學者所資故當時盛傳於世所以模多而豈止工人爲衣食業耶今世人所傳乃漢公模本而大歷眞本以不完遂不復傳若顏公眞蹟今世在者得其零落之餘藏之足以爲寶豈問其完不完也故余並錄二本並藏之亦欲俾覽者知模本之多失眞也 集古錄跋尾

第一千四百九十六千祿字書模本 金石錄目

歐陽文忠言漢公模本多失眞則不然今觀此書精穠勁媚殊得顏眞楊自以爲不差纖毫信矣然文忠又云

千祿之注持重舒和而不局促余輒易之曰持重而不局促余比刺湖州得魯公所書與楊漢公所書二本閣字文公比刺湖州得魯公所書與楊漢公所書二本特爲精詳於是摹以楊蜀二本參校若顏書之刓缺者以二本補焉不可推究者闕之令通顏書之士摹勒刻傳示後生然石刻在刺史宅東廳院傳之惟艱故世罕得善本而蜀士大夫所見惟板刻尤鮮得其眞府尹龍圖公文安仰之往由左宦臨牧吳興暇隙書千祿字樣鐫刻於石

特爲精詳於是摹以楊蜀二本參校若顏書之刓缺者以二本補焉不可推究者闕之令通顏書之士摹勒刻石於頖使學者矜式且欲所傳之廣壬戌八月既望成都句詠記

顏魯公干祿字書碑在金州郡治之蓬萊堂 輿地碑目

余讀顏魯公家廟碑知公世有書學及覽顏祕監干祿

黛綠修處見之云以千錢市得但不知是楊漢公模本否 金石續錄

案湖州原刻歐陽公後無及見者以上二條皆云舊揭當是楊漢公摸本

柳公權對穆宗□□□曰心正則筆正□□□雖公權時以筆□□□壽法理固如是□□魯公筆蹟乃知公□□言不妄魯公忠正□□功名事業列於國□□全德偉行英風義□□映千古文學之外□□隸書大小二體筆□□勁如服介胄如冠□□□□□□凜凜乎若詬虜耙□□希烈有不可犯之勢□其心畫所寓誠可畏而

得善本而蜀士大夫所見惟板刻尤鮮得其眞府尹龍閣宇文公比刺湖州得魯公所書與楊漢公所摹二本特爲精詳於是摹以楊蜀二本參校若顏書之刓缺者以二本補焉不可推究者闕之令通顏書之士摹勒刻石於頖使學者矜式且欲所傳之廣壬戌八月既望成都句詠記

顏魯公干祿字書碑在金州郡治之蓬萊堂 輿地碑目

余讀顏魯公家廟碑知公世有書學及覽顏祕監干祿

字書始有監祕監於公爲伯父其所辨證偏傍結搆雅
俗燦然而公於此書尤加意幾無一筆被漫余故讀而
藏之以爲臨池指南書曰干祿蓋唐人以書判取士故耳
舟州山人
四部稿

此顏魯公干祿字也按成都句詠跋公嘗刺湖州此刻
初在其宅東廳後翻刻蜀中余所得乃全帖然缺平聲
字雖上聲亦不完豈是二石或一石而兩面書之余所
得者乃其半邪或所謂刓缺而不可讀究者邪然不應
缺之多也書盛於晉顧多破壞其體魯公此本特正
其繆誤以惠學者則其書名豈特妙於筆墨而已詠所

書與公書頗類豈嘗師公而得其髣髴者邪 范欽家藏集

右顏魯公干祿字書辨別字之正俗及通用亦間有析
爲通用雖不免千慮之失然其書酌古準今實可行用
非詭稱復古以奇怪釣名者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而云貌正皃通韭之作韮芻之作蓾蓄直是俗字而以
爲集古錄稱揚漢公標本並多濫漫此蜀本勒石於紹
興壬戌其去歐公時又百有餘年矣卷中自陽庚二韻
而後類多凌亂失次又嘗見寶祐間郴陽本近日吳門
鏤板以行與蜀本小有同異而唐韻之淆紊舊無是正
豈開成楊刻印已譌誤邪抑誤自紹興邪又何以蜀楚
兩本並誤至蜀刻凡脫成几蚌丰從丰及注中並上

小誤或由傳摹失眞觀此則其於用筆結體更無足言矣吾友金慕齋閣學鏡識前後位置不爽此石至今尚存雍正癸丑同年顧視察稼軒宦蜀歸曾以見貽較此稍遜蓋此本當是百年前舊搨慕齋宜善藏之恐後此並不多覯也 汪由敦松泉文集

序稱第十三姪男眞卿書按顏氏家訓曰兄弟之子北土多呼爲姪案爾雅喪服經左傳姪名雖通男女竝是對姑之稱晉世以來始呼叔姪晉書王湛傳湛有子氣抗邁於湛曾無子姪之敬柳宗元祭六伯母文亦自稱姪男戴書姪而又加男此唐人之俗稱也而又加男此唐人之俗稱曷六書故曰爾雅女子謂晜弟之子不得言晜弟也春秋傳曰姪其從姑諸姑姪羅順通男女之稱又曰齊靈公娶於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聲姬生光又曰臧宣叔娶於鑄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生紇今人謂兄弟之丈夫子亦曰姪非也古者兄弟之子皆曰子漢書疏廣與其兄子受父子竝爲師傅後漢書蔡邕與其叔父質得罪上書自陳亦曰言事者欲陷臣父子晉書謝安與兄子元父子皆著大勳世說江左殷太常父子亦謂殷融與其兄子浩史記武安侯傳往來侍酒趨其跪起如子姪疑當時未有稱姪者漢書作子姓禮記喪大記注子姓謂眾子孫也列子秦穆公謂伯樂曰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史記外戚世家既驩台矣或不能成子姓朱子語類姪字本非兄弟之子所當稱當稱從子爲是自曾祖而下三代稱從子高祖四世而上稱族子金石文字記

丈夫婦人報又曰謂吾姑者吾謂之姪賈公彥疏曰姪者對姑之稱若對世叔唯得言晜弟之子不得言姪也潘岳楊仲武誄姪羅順通男女之稱又曰齊靈公娶於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聲姬生光又曰臧宣叔娶於鑄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生紇今人謂兄弟之丈夫子亦曰姪非也古者從濠韓退之有徐泗濠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洪慶善攷退之作記在貞元十五年因據唐志以證俗本作濠之誤而吳曾能改齋漫錄駁之且引杜佑通典稱濠州鍾離郡濠字初作豪元和三年改爲濠水名而唐初因之佑上通典在貞元十年其書初不見豪字以此知韓文作濠者爲是今攷此碑元孫結銜稱檢挍尚書祠部郎中兼侍御史充淮南節度判官攷新舊唐書百官志祠部郎中屬禮部掌祠祭郎中員外郎之職而檢挍尚書祠部郎中則從孫殆從子之誤傳鈔者不及審也爲附正於此 授堂金石跋

按唐書地理志濠州鍾離郡濠字初作豪元和三年改從濠韓退之有徐泗濠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洪慶善攷退之作記在貞元十五年因據唐志以證俗本作濠之誤而吳曾能改齋漫錄駁之且引杜佑通典稱濠州北齊爲西楚州隋改曰濠州因濠水爲名而唐初因之佑上通典在貞元十年其書初不見豪字以此知韓文作濠者爲是今攷此碑元孫結銜稱檢挍尚書祠部郎中兼侍御史充淮南節度判官攷新舊唐書百官志祠部郎中屬禮部掌祠祭郎中員外郎之職而檢挍尚書祠部郎中則

史家不從水旁石刻分明可以徵信又廣韻豪字下注州名古鎧離國隋改爲州廣韻本於孫愐愐撰唐韻在天寶十載足徵其時州名不從水也李吉甫元和郡縣志亦云武德五年杜伏威附改濠州濠字中間誤去水元和三年又加水焉正與唐志相合杜氏通典偶漏不載而吳乃據以議歐志之失豈其然乎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魯公書石遍天下其存蜀者僅武連逍遙樓三字至南部縣離堆磨厓記已泯建州中興碑則紹興初攝州事吳盱摹刻而費少南跋之四川新舊志不復舉其名矣

干祿碑見潼川州志謂公自書在州學子惟歐陽公以謂干祿書眞本開成中石已鴻缺世所傳者乃楊漢公摹本潼安得有此亟訪之尊經閣下碑石厚尺餘宋兩旁如眞綷之制其正面則表裏刻之碑下斷一尺餘宋人跋已不完跋首言干祿碑在湖州刺史宅東廳蜀士大夫所見惟板刻鮮得其眞府君閻宇文公比刺湖州得公所書以下缺州職官志宇文氏三人昌齡雙流進士時中成都進士峒成都人修治學校四川科第志無時中名惟裒著氏族譜言宇文氏凡六院其自廣都院者閬中焯中虛中迭登第時中賜進士第後以直龍圖閣知潼川即是跋所云府尹龍圖閣者矣虛中以建炎初使金被留遇害與時中爲兄弟行碑之立當在建炎紹興之際容訪足本再考之吳省欽白華前稿

顏元孫干祿字書一卷見唐志此碑題額標首皆作字書集古錄因楊漢公跋題曰字樣非也元孫泉卿之父兩唐書並附見泉卿傳碑首題朝議大夫滁沂豪三州刺史上柱國贈祕書監顏元孫撰據傳但云歷官長安尉太子舍人亳州刺史卒此云滁沂豪三州刺史與顏氏家廟碑所述正同則劉歐兩史畧也次題第十三姪男金紫光祿大夫行湖州刺史上柱國魯郡開國公眞卿書考家廟碑敘顏氏世系自後齊黃門侍郎之推生

思魯愍楚游秦三子思魯生勤禮其兄弟行又有師古相時育德三人勤禮生昭甫敬仲矩庶無恤少連務滋辟麗七子昭甫生元孫惟貞二子元孫生眷卿泉卿曜卿旭卿茂曾五子惟貞生關疑允南喬卿眞長幼輿眞之眞卿應居十一而云第十三姪者或統男女計之或尚有諸兄早殤廟碑所不及也此碑序云元孫伯祖故稱伯祖耳云貞觀祕書監者即顏師古爲勤禮之兄故稱伯以泉卿兄弟雁行數中刊正經籍因緣字體數紙以示讎校楷書當代共傳號爲顏氏字樣又云後育葦書新定字樣是學士杜延

繼續修二書皆不見於著錄蓋是書既出之後較師古延壽所著特爲詳善而二書遂以不傳也顏於宋齊隋唐間皆爲著族以籍被世家至開天時頁以忠節顯名天下然顏氏自之推以後類能研覈經史著書立說而於六書聲韻之學尤有專長其所撰述此書之外數隋唐兩志經解小學類者則有之推急就章注一卷訓俗文字畧一卷筆墨法一卷愍楚證俗音畧一卷師古匡謬正俗八卷急就章注一卷眞卿韻海鏡源三百六十卷餘如之推家訓書證篇游秦漢書決疑師古漢書注諸書皆於小學家言再三致意是則一門著作多有淵鑒爲歷代楷模者宜也唐制取士之法兼及書判有小學科此書剖析正俗便於蒙誦故以干祿命名書分平上去入四聲所列字以韻之先後爲次統分通正俗三等其例凡六有舉二字而注上俗下正者功功之類是也注上通下正者蒙蒙之類是也亦有二字並正者豹躯之類是也有兼舉二字而分疏其義者童僮之注上童幼下僮僕之類是也有舉三字而注上俗中下正者聰聰聰之類是也注上俗中通下正者茲茲玆之類是也雖通卷未必折衷至當蓋合六書之義然唐承六朝之後書體譌謬百出得是書綜其大概以淑後學所裨爲詳善而二書遂以不傳也顏於宋齊隋唐間皆爲著族以籍被世家至開天時頁以忠節顯名天下然顏氏自之推以後類能研覈經史著書立說而於六書聲韻之學尤有專長其所撰述此書之外數隋唐兩志經解小學類者則有之推急就章注一卷訓俗文字畧一卷筆墨法一卷愍楚證俗音畧一卷師古匡謬正俗八卷急就章注一卷眞卿韻海鏡源三百六十卷餘如之推家訓書證篇游秦漢書決疑師古漢書注諸書皆於小學家言再三致意是則一門著作多有淵鑒爲歷代楷模者宜也唐制取士之法兼及書判有小學科此書剖析正俗便於蒙誦故以干祿命名書分平上去入四聲所列字以韻之先後爲次統分通正俗三等其例凡六有舉二字而注上俗下正者功功之類是也注上通下正者蒙蒙之類是也亦有二字並正者豹躯之類是也有兼舉二字而分疏其義者童僮之注上童幼下僮僕之類是也有舉三字而注上俗中下正者聰聰聰之類是也注上俗中通下正者茲茲玆之類是也雖通卷未必折衷至當蓋合六書之義然唐承六朝之後書體譌謬百出得是書綜其大概以淑後學所裨爲詳善而二書遂以不傳也顏於宋齊隋唐間皆爲著族以籍被世家至開天時頁以忠節顯名天下然顏氏自之推以後類能研覈經史著書立說而於六書聲韻之學尤有專長其所撰述此書之外數隋唐兩志經解小學類者則有之推急就章注一卷訓俗文字畧一卷筆墨法一卷愍楚證俗音畧一卷師古匡謬正俗八卷急就章注一卷眞卿韻海鏡源三百六十卷餘如之推家訓書證篇游秦漢書決疑師古漢書注諸書皆於小學家言再三致意是則一門著作多有淵鑒爲歷代楷模者宜也唐制取士之法兼及書判有小學科此書剖析正俗便於蒙誦故以干祿命名書分平上去入四聲所列字以韻之先後爲次統分通正俗三等其例凡六有舉二字而注上俗下正者功功之類是也注上通下正者蒙蒙之類是也亦有二字並正者豹躯之類是也有兼舉二字而分疏其義者童僮之注上童幼下僮僕之類是也有舉三字而注上俗中下正者聰聰聰之類是也注上俗中通下正者茲茲玆之類是也雖通卷未必折衷至當蓋合六書之義然唐承六朝

之後書體譌謬百出得是書綜其大概以淑後學足以補輯經史且其時三蒼字林凡將勸學飛龍諸書尚存採擇既博說或不同未可概以許氏說文律之也

原碑爲魯公刺湖州時所書刻於大歷九年開成中楊漢公嘗有摹本集古錄兼收兩碑已云原碑殘缺過多則自宋而後寖已不顯今楊漢公本亦不可見而湖州府志猶存其跋玩謬憩棠陰獲覩墨妙諸語是漢公所摹之本仍在湖州而此碑後刻紹興壬戌成都句詠跋稱府尹宇文公比刺湖州得魯公所書云云則宇文所摹自在蜀中故至今潼川學宮猶存其石輿地碑目稱

千祿字書湖州有二一在墨妙亭一在魯公祠者謂原碑及漢公本也元談鑰吳興志稱千祿字書今在墨妙亭者其時原碑已亡僅據漢公摹本而言也鄭元慶湖錄論此碑乃謂輿地碑目所云卽楊漢公宇文時中所摹之二碑談志在紹興之後何以止載其一則元慶誤以宇文摹本爲在湖州而反疑談鑰之陋其謬甚矣宋金兩史皆有宇文虛中傳而無時中傳四川通志但於職官志載時中名注云成都人據元費著氏族譜則時中與虛中爲兄弟行以直龍閣知潼川與碑悉合而不言其嘗刺湖州且時中身爲刺史留心古蹟如此當

時善政必有可紀者而湖州府志名宦傳不載并郡守表亦無其名何歟碑字方整有法度尚存魯公遺意句詠跋所云令通頴書之士摹勒刻石者信非虛語而匏翁集直謂詠所書與公頗類則誤也詠跋又謂蜀士大夫所見惟板本是南宋初已有登諸梨棗者其後寶祐丁巳陳蕃孫亦嘗以是書雕板尚存於世近楊州馬曰璐所刊干祿字書即用宋本然其中謬誤不一而足誠如 四庫提要所云者今石刻雖已斷缺而可見之處猶有十之七八以校陳氏之本迥有徑庭昶嘗手錄其文詳加校定偏旁點畫一依原碑行付剞劂復顏氏之舊焉 金石萃編

顏魯公文集 卷二十七 書評七 三三

案 本朝魏裔介刋有干祿字書二卷載入 四庫全書小學存目類卷端加以考證其題炎午案者當爲顧說亦有不標名者疑即裔介所加也

竹山潘氏堂聯句

大歷八年癸丑公年六十五有潘丞聯句 魯公年譜

唐太師魯郡文忠公在吳興日宴客於竹山潘氏堂聯句而手書之凡十九人如處士陸羽僧皎然李觀房夔並皆知名士而所謂槃顧須者於公爲子姓皆有文行官僞具家廟碑中公此詩遒勁雄逸而時時吐姿媚眞

春三月字下有一舊印模糊難辨上下鈐紹興連珠大
寶宋綾隔水鈐御府之印晉府圖書二大印又鈐張
氏珍玩容齋清玩二印後紙米元暉題右顏眞卿書竹
山書堂詩眞跡臣米友仁鑒定蒸跋並王元美昆仲三
跋此本爲眞定相國家藏曩曾有人來售索價甚昂未
我聞已轉入宛平相公家矣以爲不能復覩相去三十
餘年復得一見是知興翰墨有緣也雲泉安氏記
蘆頭鼠尾碑卽竹山題詠僧公書在明月峽峽中唐宋名
人石刻最多惟此碑尤大州願數來摹搨土人憚費擊
碑之事山志

按公以大歷七年秋九月除湖州刺史九年三月與處
士陸羽等十八人聯句於潘氏竹山書堂時公年六十
有六年譜載聯句於大歷八年誤也先是公以天寶中
作韻海鏡源屬祿山亂中止乃刺湖州乃以大歷八年
與沙門法海李崿陸羽等十八人增修於陸處士之三
癸亭九年春遂終其事上之其聯句於一十八人內同
者處士陸羽廣漢李崿河南陸士修京兆韋
介顏粲潘述并公凡八人蓋增修韻海之暇壽和景明
集燕於潘氏書堂聯句爲樂碑銘所謂紛吾著書羣彥
惠臻者也時公與元載不協加勤於政而公務餘閒仍

書評八

顏果卿碑

第一千五百四唐顏果卿殘碑顏眞卿撰并正書大歷九年（金石錄目）

乾元二年已亥公年五十三有顏司徒碑銘（魯公年譜）

唐贈太子太保顏果卿碑從弟眞卿撰并書大歷九年立至貞元十八年傾倒石折元和元年十月外甥盧佐（集古錄目）

右歐陽誰碑顏眞卿撰并書余自皇祐至和以來頗求歐陽氏之遺文以續家譜之闕既得顏魯公歐陽誰碑又得鄭眞義歐陽諶墓誌以與家所傳舊譜及陳書元和姓纂諸書參校又問於呂學士夏卿世翁博精於史傳因爲余考正譌舛而家譜遂爲定本然獨誰碑所失者四顏公書穆公封山陽郡公呂學士云陳無山陽郡山陽今楚州是也當梁陳時自爲南兗州而以連州爲陽山郡然則陳書及舊譜皆云穆公封陽山公爲是而顏公所失者一也舊譜皆云堅石子質南奔長沙顏公云自景達始南遷其所失者二也歐陽生自前漢以來諸史皆云字和伯而顏公獨云字伯和二字義雖不異然當從衆又顏氏獨異初無所據蓋其繆誤其所失者三也元和姓氏及諸錄皆云允約之子而顏公獨以爲紀子其所失者四也誰之世次不應舛亂如此蓋諱之卒葬在咸亨上元之間去率更未遠眞得其

載

歐陽誰碑

唐商州刺史歐陽誰碑顏眞卿撰并書誰字誰勃海人仕至商州刺史武關防禦使去官不仕而終碑以大歷十年十月立（集古錄目）

右歐陽誰碑顏眞卿撰并書余自皇祐至和以來頗求歐陽氏之遺文以續家譜之闕既得顏魯公歐陽誰碑又得鄭眞義歐陽諶墓誌以與家所傳舊譜及陳書元和姓纂諸書參校又問於呂學士夏卿世翁博精於史傳因爲余考正譌舛而家譜遂爲定本然獨誰碑所失者四顏公書穆公封山陽郡公呂學士云陳無山陽郡山陽今楚州是也當梁陳時自爲南兗州而以連州爲陽山郡然則陳書及舊譜皆云穆公封陽山公爲是而顏公所失者一也舊譜皆云堅石子質南奔長沙顏公云自景達始南遷其所失者二也歐陽生自前漢以來諸史皆云字和伯而顏公獨云字伯和二字義雖不異然當從衆又顏氏獨異初無所據蓋其繆誤其所失者三也元和姓氏及諸錄皆云允約之子而顏公獨以爲紀子其所失者四也誰之世次不應舛亂如此蓋諱之卒葬在咸亨上元之間去率更未遠眞得其

實琲卒大歷中唐之士族遭天寶之亂失其譜系者多
顏公之失當時所傳如此不足怪也治平元年夏至日
書銘闕其末數句不補集古錄跋尾
案歐陽公云銘闕末數句今集本銘三十二句皆全
第一千五百八唐商州刺史歐陽琲碑上第一千五百
九歐陽琲碑下顏眞卿撰并正書大歷十年十月金石錄目
大歷十年乙卯公年六十七有歐陽領軍碑銘魯公年譜
歐陽琲碑顏眞卿撰并書在衆澤縣天下金石志
歐陽琲字子琲勃海人官游擊將軍左領軍衛大將軍
兼商州刺史武關防禦使上柱國上元二年卒年六十
有五大歷十年冬葬衆澤縣廣武原魯公文集
元結墓表
右元次山銘顏眞卿撰并書唐自太宗致治之盛幾於
三代之隆而惟文章獨不能革五國之弊既久而後革
柳之徒出盖習俗難變而文章變體又難也次山當開
元天寶時獨作古文其筆力雄健意超拔不減韓之徒
也可謂特立之士哉集古錄跋尾
第一千五百五十五唐元結碑上第一千五百五十六
元結碑下顏眞卿正書金石錄目
右唐元結碑顏魯公撰并書按唐書列傳結後魏常山
王遵十五世孫而碑與元氏家錄序皆云十二世蓋史
之誤又碑與元和姓纂皆云結高祖名善禕而家錄作
善祿未知孰是也金石錄跋
大歷十年乙卯公年六十七有元次山表墓碑銘魯公年譜
按史龐承鼎以申泰芝事被殺嚴郢坐流見嚴郢傳今
碑言俾君按覆君建明承鼎無罪而史不之載何邪金石

文鈔
此元公次山墓表也墓在魯山青條嶺槃泉陂原故吏大
歷令劉袞江華令瞿令問等樹碑撰書皆出魯公手元
公自是唐家賢臣而魯公亦贊揚盡致所謂忠烈義激

署而不書而於加金吾將軍下贅以民樂其教云云若公遂尋情留任者然且云罷還京師者亦不合此皆記載之謬急宜釐正者至於兼御史中丞之漏猶其小者也公父延祖移家魯縣故公葬焉碑近移置學宮金石錄右容州都督元結表墓碑顏魯公書四面刻字與宋廣平李舍光及家廟碑式相同後題大歷下闕一字據魯公行狀稱大歷七年除湖州此碑署湖州刺史必在七年以後矣唐書元結傳稱會祖仁基寧塞令而碑云亮信令又稱父延祖再調春陵令而碑云歷魏城主簿延唐丞皆其異者潛研堂金石跋尾

碑舊在青條嶺余近所見揚本蓋魯山李居來家所藏之誤李義山作元結文集後序云見憮於第五琦元載故其將兵不得受作官不至達母老不得盡其養母喪不得終其哀碑獨不述其事者以同時已書則應採錄此事乃僅襲碑文何也碑云葬君於魯山之陽而已春陵漢舊縣宋景文書唐人仍襲用舊名使其歷官所在後世幾不可考殆非例也元和郡縣志春陵故城在延唐縣北十里景文於傳書之其亦用古之過而遂僻邃如是與凡史以紀實也作尋常文字猶不宜遷就其詞況乎成一代之史以俟後世其毋益滋之惑而大失眞與碑載次山起家爲道州刺史爲西原賊所陷人十無一戶纔滿千今傳云遺戶裁四千攷次山春陵自序道州舊四萬餘戶經賊以來不滿四千傳所書當據此文而碑云戶纔滿千眞卿在當時手自傳錄理亦不謬然或更有所本與殆亦詩人靡有孑遺之謂與次山祖傳云諱亭字利貞碑惟云利貞由避肅宗諱不書本傳畧同宋祁當即據此爲之惟碑云祖利貞史云祖亭字利貞碑云克山南東道節度參謀史作西道碑云猗玗洞史作猗玗洹碑云將家讓濱史作瀼濱蓋傳寫之

金石跋

銘載道士申泰芝誣湖南都防禦使鷹承鼎謀反并判官吳子宜等皆被決殺推官嚴郢坐流俾君拔覆君建明承鼎獲免者百餘家新唐書結本傳不載此事惟附於嚴郢傳方士申泰芝舊唐書作奉芝以術得幸肅宗遊遊湖

中州金石記

衡聞以妖幻聽眾姦賊巨萬潭州刺史龐承鼎按治帝不信召擢泰芝下承鼎江陵獄郢具言泰芝左道云云帝怒叱郢去卒殺承鼎流郢建州與誌銘符舊唐書呂諲傳龐承鼎因奉芝入秦至長沙縶之遣使泰聞輔國黨奉芝召奉芝赴闕既得召見具言承鼎曲加誣陷詔鞫承鼎誣罔之罪據是則泰芝不過指承鼎爲誣陷何至帝怒不已必致之死地以銘考之泰芝乃誣承鼎謀反傳殆未具其實也後承鼎竟得雪泰芝竟以贓敗流死亦由結建明承鼎而新舊史皆於結本傳不書其疎甚矣銘載淮西節度使王仲昇爲賊所捨裴茂與來瑱

交惡事亦見來瑱傳魯山縣志此碑顏魯公文集載其文今取以互校有不同者碑云高祖善禕集作善樟曾祖仁基朝散大夫集作朝請宗兄先生德秀集無先生二字卿果破朕憂傳同集破下有賊字招輯義軍集招作拓威望日崇集作日隆部將張遠帆集無帆字將家讓濱集作讓濱作甘棠頌以美之集無頌字君單車入洞集作單軍七年春正月集無春字二子以方以明集無以方二字躬是三者而見重於今集見重作身重擁旄麾集作擁旌而感激者不能不爲之歎息也集無者不能三字銘詞率性直方集作方直秉心眞淳集作眞純費志莫申集作素志莫伸凡此皆集本刻訛也結所歷官新書傳俱闕侍郎楊浚傳作湯浚山南東道節度參謀傳作西道將家讓濱傳作讓濵與顏集同陽浚湯浚不能定其孰是山南東道作西道則史誤也碑下文云仍於唐鄧汝蔡等州招輯義軍此四州皆屬山南東道則不應爲西道參謀矣讓濱作讓濵據九江志漵溪在瑞昌縣南唐元結嘗居此自號漵溪浪士其詩云尤愛一溪水而能存讓名自當作漵爲是然碑則云讓溪後云讓濵兩皆作讓或亦以結詩有存讓名之語似亦可通也碑云後魏昭成皇帝孫曰常山王遵之十二代孫下云自遵七葉王公相繼著在悼史高祖善禕云云高曾祖考本身加以上世七葉正十二代也昭成皇帝者北魏太祖平文帝之子諱什翼犍據魏書昭成子孫列傳昭成子壽鳩之子遵太祖初有佐命勳賜爵晉陽公平中山拜尚書左僕射加侍中遷州牧封常山王考昭成帝稱代王建元建國始於晉咸康四年戊戌自此下推至結當天寶十三載癸巳舉進士之年計之得四百七十五年除昭成父子二代約七十五年則自遵至結約四百年不過十二代而已不至有十五代則傳誤也碑云父延祖以魯縣

商餘山多靈藥遂家焉魯縣本隋大業初廢魯州置縣唐初改魯山縣自三代至六朝皆謂之魯陽此稱魯縣者仍隋舊名也魯山縣志大義山又東北爲壺山壺山又東南爲商餘山元結演興詩商餘山有太靈古洞集古錄目云元結隱居教授於商餘之肥溪據此碑則隱居教授者不自結始矣碑云及終門人私謚曰太先生謚法無太字太與泰同說文大也通也私謚殆取義於此不必拘於法也碑云結始知書乃受學於宗兄先生德秀此卽元德秀也宗兄之稱始見於此新唐書德秀傳爲河南人蓋與結同姓而不同系故稱之爲宗兄也

顏魯公文集 卷二十八 書評六 十

德秀傳則稱族弟結是既爲同姓卽可稱同族矣宗兄而又謂之先生者以其受學也德秀傳稱德秀卒族弟結哭之慟或曰子過哀禮歟結曰若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大夫高行吾哀之以戒荒淫貪佞綺紈梁肉之徒耳觀此可以見古人師生兄弟之至情矣碑云嘗著說楚賦三篇申行子蘇源明駭之新書蘇源明傳但云初名預字弱夫不著其嘗著申行子傳云源明雅善杜甫鄭虔其最稱者元結梁肅卽此源明駭之之證碑云唐鄧汝蔡等州招討義軍山棚高晃等率五千餘人一時歸附傳則云降劇賊五千高晃等不過當兵亂之時結

山寨以自保一聞招輯率衆歸附正見其義而傳乃以劇賊加之此史文之失實也碑云虔葬君於魯山青嶺泉陂原虔葬二字他碑未見魯山縣志歇馬嶺又東北爲壺山壺山又東南爲商餘山元結演興詩商餘山有太靈古洞集人楊炎常袞所作此碑則故吏劉袞等竭資鬻石而立之唐書楊炎傳炎由禮部侍郎知制誥遷中書舍人與常袞並掌綸語常袞傳言天寶末及進士第由太子正字累爲中書舍人兩人之官中書舍人傳皆無年月不能定其撰碑誌之在何年則此碑之立亦不能定今以其碑稱七年正月朝京師四月薨其年冬十一月葬遂

湖州石柱記

石村碑字殘缺不見年月及書撰姓名驗其字畫顏眞卿書也凡湖州諸縣皆記其山川前古時湖州石柱記舊在烏程縣西南三十里之杼山今在墨妙亭又斷碑二亦載顏眞卿書輿地碑目記中所記陵墓頗多舛錯且唐有五縣而記遺其三以石柱殘缺故也因商之朱竹垞先生悉爲辨證而梓行鄭虔其最稱者元結梁肅卽此源明駭之之證碑云唐鄧汝蔡等州招討義軍山棚高晃等率五千餘人一時歸附傳則云降劇賊五千高晃等不過當兵亂之時結

魯公宦轍所屆多冥搜勝蹟如麻姑碑華嶽廟石幢不

可數記大抵忠孝人必具眞性情所值山川人物未有浮雲過眼者雖間有譌誤亦如子瞻以赤鼻爲赤壁借以張所寫之邦不足深辨也張希良石柱箋釋序顏文忠公泝吳興山川陵墓古蹟於石柱樹杇山年遠剝落孫萃老取而貯之墨妙亭更六百餘禩竟歸銷滅鄭子莊畦摭得眞本補亡訂譌箋釋盡善蔣國祥石柱箋釋序案留元剛撰魯公年譜載公自大歷七年九月除湖州刺史八年正月至任十二年四月內召八月入爲刑部尚書所敘刺湖事蹟甚詳獨不及石柱記故不知其作於何年考之眉會要烏程縣大歷十二年二月三十日

新陞望公記爲程注云舊緊今望則知其爲十三年二月後所作也時公膺召尅期進都猶留心郡事勒之貞石用垂久遠更數百年風雨剝蝕藎沒荒山非孫萃老力爲收貯幾乎不與蠹頭鼠尾碑胥歸銷滅也鄭謹識之見魯公用意之深且以補年譜所未逮云鄭元慶箋釋

凡境內山川陵墓古蹟皆入記刊之石柱又名吳興地記吳興志

案 本朝歸安鄭元慶芷畦著有石柱記箋釋四卷附注朱彝尊竹垞補記一卷稽考甚詳採入 四庫全書茲不具錄

射堂記

唐射堂記顏眞卿撰并書碑石缺譌文理斷續其事迹不可考大歷十二年四月立集古錄目

右射堂記顏眞卿書魯公在湖州所書刻於石者余家集錄多得之惟放生池碑字畫完好千祿字書之類今已殘缺每爲之歎息若射堂記者最後得之今僕射相公筆法精妙爲余稱顏氏書射堂記最佳遂以此本遺余以余家藏諸書較之惟張敬因碑與斯記爲尤精勁惜其皆殘闕也集古錄跋尾

第五千五百十九唐湖州射堂記撰人姓名殘缺世傳顏魯公文集 卷三大 書評六 十八

顏魯公正書大歷十二年四月金石錄目

射堂記在湖州墨妙亭顏眞卿撰并書碑石殘缺不可考以大歷十二年立輿地碑目

射堂記孫克洪許光祚俱以爲在長興屠隆考槃餘事亦仍其謬湖錄

射堂在歸安縣白蘋洲西唐眞元中刺史李詞建顏眞卿爲記湖州府志

案湖志郡守表李詞以貞元十六年爲刺史距魯公之歿已十有五年魯公何能作記蓋射堂作於魯公而李詞重修之也

浮玉二大字

浮玉山在府城南碧浪湖中怪石傴砢出於蒲葦之中入郡第一景也（湖州府志）

浮玉二大字左方有眞卿二字款正書無年月

案浮玉山在湖州府城南湖州有兩浮玉山其在孝豐者爲大浮玉此山在歸安爲小浮玉此浮玉二字魯公刺湖州時所書也湖州府志及金石家皆未載

蔣伯生因培遺余揚本紙墨甚舊不知碑在何所道光二十一年浮梁黃瑜命工摹刻於黔陽之芙蓉樓前款一行則余從放生池碑陰記中移置也

顏魯公文集 卷二六 書評八 三

柳惲西亭記

初湖州霅溪東南有白蘋洲梁太守柳惲江南曲汀州采白蘋日暮江南春後人因以名洲至大歷十一年公始募榛導流作八角亭及茅亭書惲詩於上十二年丁巳公年六十九四月有柳惲西亭記（魯公年譜）

梁吳興太守柳惲西亭記顏眞卿撰并書（湖錄）

湖州帖

湖州帖一名江外帖宣和書譜所載牙色紙本質堅厚墨氣如新行草八行字大如小拳後款眞卿白用筆與劉中使帖絕相類二帖宋室趙與懃所藏之物也此帖前黃綾隔水有內省齋白文一印青綾標籤金書顏魯公湖州帖六字上押一寬邊朱文小印本帖前有宣和紹興內府書印下角鈐稽察司半印後政和小璽紹興連珠大璽機暇清玩之印又紹興連珠小璽及張氏珍玩北燕張氏寶藏二印後紙有秋壑圖書歐陽元印卷多項墨林家藏印余收有魯公自書誥並裴將軍詩書誥有蔡忠惠米元暉董思白跋裴將軍詩曾經王弇州所藏有曹武惠跋二卷世稱名跡今皆無存然裴將軍詩不無疑議云（雲泉安氏記）

案湖州帖宋東平畢嶸增入忠義堂明董思白摹入

顏魯公文集 卷二六 書評八 四

戲鴻堂 本朝乾隆中奉

詔摹入三希堂安氏所記則舊傳墨蹟也

項王碑陰述

唐項王碑陰述顏眞卿爲湖州刺史重建項羽廟舊碑以大歷七年五月刻記於碑陰（集古錄目）

項王碑陰述唐大歷十二年顏眞卿撰并書（集古錄跋尾）

第一千四百六十六唐項王碑陰述顏眞卿撰并正書（金石錄目）

大歷七年四月

大歷十二年丁巳公年六十九有項王碑陰述（魯公年譜）

項王廟碑陰集古錄云顏氏藏眞卿書并項王碑

陰記附殘缺不全而事述可見碑陰眞卿重建項羽碑以唐大歷七年刻（輿地碑目）

案項王碑陰述集古錄作大歷十二年集古錄目及金石錄皆作大歷七年四月項王廟在湖州魯公以大歷八年正月到湖州刻史任十二年八月擢刑部尚書其七年四月不得遽書湖州之碑以集古錄所載爲是又輿地碑目云項王廟碑大歷七年刻碑陰眞卿重建則七年所建之碑非魯公書魯公書者乃其碑之陰以十二年公將去湖州時刻也（韻海）

顏魯公書韻海　右聞大書朱字魯公書小字他人作蘇駙云在其父刑部尚書處（寶章待訪錄）徐浩爲顏眞卿辟客書韻自張顚血脈來教顏眞卿大字促令小小字放令大非古法也（海嶽名言）

駱駝橋三字

駱駝橋在湖州府治東南霅溪上舊有顏眞卿所書駱駝橋三字後俗刻失眞（湖州府志）

橫山廟碑

廣德軍顏眞卿橫山廟碑碑載自梁天監五年至唐天寶中以新壽縣縣始屬水部員外（輿地碑目）

案全唐文是碑僅存神居武陵其地有湖州府志烏程縣有獸前導形如白馬凡十有九字湖州府志烏程縣有衡山衡橫字通用廟祀其山之神

永興字額

鹿苑寺在湖州城南梁處士夏份捨宅建後廢唐大歷間僧明誓重建賜名永興寺刺史顏眞卿篆額（湖州府志）

文殊碑

僧皎然奉同顏使君眞卿開元寺經藏院會觀樹文殊碑詩云萬國布殊私千年降祖師雁門傳法至龍藏立言時故實刊周典新聲播魯詩六銖那更佛劫石盡無期（全唐詩）

宋潤州蘇氏家藏有顏魯公進文殊碑（張邦基墨莊漫錄）

文殊帖

蘇子才收碧箋文殊一幅魯公妙蹟米芾書史

案魯公自大歷八年正月到湖州刺史任至十二年八月入爲刑部尚書在湖五年所書碑版不知凡幾至宋熙寧五年孫莘老築墨妙亭時搜羅殘佚尚得三十二通後爲郡守墳毀聽事一無存者今據各家記載名存石佚者在湖所書僅得十餘種惟放生池隶及碑陰記文殊湖州三帖見留元剛忠義堂摹本

千祿字書見宇文時中撰川摹本竹山聯句見梁相國秋碧堂摹本雖非原刻尚得窺其遺式餘則無從查考矣

祖亭碑

江州顏魯公祖亭碑事見祖單廟下 輿地碑目

案歐陽詹弔九江驛碑材文曰江州州南有湖湖東有山祖將軍廟在焉公出錢五萬造亭曰祖亭製亭之文手勒斯碑而記之輿地碑目云事見祖單廟下者單祖將軍名也王象之有輿地紀勝祖單廟載其

李抱玉墓碑并廟碑

第一千五百二十唐李抱玉碑楊綰撰顏眞卿正書大歷十二年五月在京兆府長安縣金石錄

唐李抱玉墓碑顏眞卿書在墓前又李抱玉廟碑眞卿書在長安縣杜永村古今碑目天下金石

唐李抱玉墓碑并廟碑

右鳳翔隴節行營副元帥涼國武穆公李抱玉碑楊文貞綰撰顏魯公書見趙明誠金石錄余得之乃一舊拓本與新安所錄兩處多一百許字蓋成帖後脫落見殘非石泐也楊公衙稱贈司徒當是文成而卒於位其家乞顏公追書之故耳大歷中名臣無如二公者而一撰文一書丹在涼公誠幸也第公起邊將中興名位差肩李郭而能守忠節以顯融終介弟承之又大開方面勳且公一武弁能力辭王爵辭司空辭左僕射以視僕固懷忠輩不天壤哉然則微二公公故不朽也非幸也弁州續集

李元靖碑

第一千五百三十二唐元靖李先生碑上第一千五百三十二元靖李先生碑下顏眞卿撰并正書大歷十二年五月在京兆府長安縣金石錄

顏魯公文集 卷二十八 書評八 八

年五月金石錄目

大歷八年癸丑公年六十五有元靖李先生碑銘魯公年譜

建康府唐元靖先生碑顏眞卿書大歷二年又云在紫陽觀大歷七年輿地碑目

右唐元靖李先生碑顏魯公撰并正書碑稱隱居先生以三洞眞法傳升元先生升元付正一先生正一付先生自先生距睿宗陶宏景升元爲王遠知體元爲潘師正隱居先生者梁陶宏景升元爲王遠知體元爲潘師正正一爲司馬子微三人唐書有傳惟元靖無之予嘗遊茅山至玉晨觀見其前有雷平沈南爲伏龍岡元靖葬

其上碑今在觀中四周皆刻文字道士以亭覆之（公權跋）
魯公好仙術不特書麻姑壇已也按李含光者陶隱居
裔凡五世其事絶無可紀獨人謂其隸法勝乃父遂斷
不作隸差近厚耳魯公書結體與家廟同遒勁鬱淳故
是誠懸鼻祖然視虞永興褚河南閻閻氣象不無小乏
（弁州山人藁）
右結體與家廟碑一同後有小跋云紹興丁巳五月十
四日大風折顏碑霍溪沈作舟扶起之（蒼潤軒碑跋）
茅山元靖先生碑二顏魯公書并文一唐柳識文張
從申書李陽冰篆額世號三絶碑俱在直隸應天府句
容縣茅山（考槃餘事）
右碑在茅山玉晨觀中顏真卿撰并書碑云先生諱含
光廣陵江都人從司馬鍊師盡得其道元宗詔居玉屋
後請居茅山元靖其賜號也按傳法世系自元靖上溯
陶隱居凡五葉其升元先生爲王遠知體元先生爲潘
司正正一先生爲司馬子微史家皆爲立傳惟元靖無
傳耳余嘗遊茅山過雷平池登伏龍岡弔先生墓悵然
有遺世之想碑中所謂鑿芝甘露固不可復得即紫陽
之東轉向上齋壇仙院亦改葺視惟容碑屹峙聲施
至今使非魯公之書恐亦不能久遠如是改古之銘碑
（顏魯公文集卷十八　書評八　十九）

湖碣者必託諸大手筆也歟碑云先生孩提則有殊異
晬日獨取孝經如捧讀焉此俗吾吳尤甚凡子女晬日
率召親戚筵宴設書冊刀帨果餌之類以試之窮鄉委
巷皆然讀此碑而思先王緣情制禮所謂三千三百者
朝廟猶存其畧至於家人之禮蕩然無遺而桑弧蓬矢
以射四方之意歷年不變然後歎父母愛子之情最爲
眞摯也（庚子銷夏錄）
魯公以大歷六年罷刺撫州七年九月至東京除湖州
刺史十二年爲此碑於時年六十有九先是乾元二年
由昇州刺史充浙西節度使兼江寧軍使致書元靖與
（顏魯公文集卷十八　書評八　二十）
之締交越十年而元靖死又八年而公爲之作碑留元
剛年譜系碑於大歷八年誤也是年春三月元載伏誅
召公爲刑部尚書而此碑書於五月猶稱湖州刺史當
由刑部尚書之命猶在五月後耳　原碑斷於宋紹興
七年丁巳不知何時毀去今茅山所有碑乃是覆刻筆
畫細瘦全乏魯公雄健之氣且字之訛者七十餘處而
原碑不可復得矣余在京師時得顫本玻圖視之　昔
人稱此碑筆法與家廟碑同余按魯公晚年所書碑跡
若莫如宋廣平肅括莫如家廟碑此碑風格正在廣平
家廟之間信是魯公極筆（虛舟題跋）

乾隆壬子秋錢辛楣先生語余云向游茅山至玉晨觀訪顏魯公書元靖先生碑已糜碎尚存二十餘片道士不知寶愛委諸糞土瓦礫之場恐妙蹟不復留人間矣并出游山記示余余竊惟辛楣以訪碑出游隨處表章舊蹟而茲復向余諄諄者蓋以拾殘補缺爲守土者責也余公冗不暇入山札句容縣學兩廣文徐君彬俞君獻搜尋殘碑督工椎搨越日來報言此石見存觀中半屬叠床支竈砌地鋪階及附近居民家供在書斋者檢來共得二十三片當運至學舍藏貯但四面刻字難辨架空磊堅並郵到搨本六十紙計存一千四十餘字繕

寫分編之辛楣詳加考訂其完全之字僅得七百六十有六其殘缺者正面三百六十一字右側八十六字背面三百三十三字左側五十九字計共殘缺字八百三十有九以此碑宋搨本至其文字與辛楣考訂無異而神采尤爲煥發余且喜且驚豈知余相需之殷來索重貲邪抑魯公之靈默默相之也乃償貲人直付姚東樵以缺字鉤勒上石期成完璧又恐膠合以還舊觀日久仍不免有摧裂之虞今仍於玉晨觀中築石臺兩行將殘碑及補石分別大者爲一行小者爲一行排置臺上其兩行之頂亦砌石覆蓋俾免散失又以

文字顛倒另縮小字勒碑於旁以爲後人敘次之據復建石亭以覆之爰偕僚友捐廉以襄其事茲因工竣而爲之記 汪志伊記

碑在茅山玉晨觀雲笈七籤紀洞天福地第八曰句曲山洞周迴一百五十里名曰金壇華陽之洞天在潤州句容縣屬紫陽眞人治之江寧府志茅山在句容縣東南四十五里初名句曲山又名已山皆以形似名吳越春秋禹巡天下登茅山以朝諸侯更名爲會稽茅山記秦始皇三十七年遊會稽還登句曲今茅山北垂有艮龍秦望諸山以始皇名也漢有三茅君得道於此因謂

之三茅峯梁陶宏景亦隱居此山道書以爲第八洞天第一福地唐六典江南道名山之二曰茅山山以三茅君得名漢茅盈元帝時隱句曲山學道遇至人授以仙術盈弟衷爲西河太守固爲執金吾各棄官來就兄皆得道世稱三茅君者是也玉晨觀在大茅峯下舊傳高羊氏時展上公於此得仙其後周有郭眞人巴陵侯漢有壯廣平東晉有楊眞人許長史梁有陶宏景唐有李元靖南唐有王貞素俱在此得道梁爲朱陽觀唐太宗時爲華陽觀明皇時爲紫陽觀宋祥符初改今額王圻續文獻通考仙釋考道家姓氏不載李含光歷代道家

統紀惟載天寶六載五月詔茅山紫陽觀取側近百戶
太平崇元二觀合一百戶並蠲免租差科永充修葺洒
掃語與碑所載合但據碑則紫陽觀側近是二百戶續
通考疑脫二字也其餘碑文所載俱無考碑敘元靖先
世二十一代祖宏不見於漢書高祖文疑陳桂陽王國
侍郎文疑陳書無傳桂陽王者陳書列傳諱伯謀字深
之世祖第十三子也太建中立爲桂陽王七年爲明威
將軍置佐史所謂王國侍郎者蓋卽佐史之屬也碑云
先生以大歷已酉歲遁化已酉爲大歷四年道家辭世
謂之遁化始見於此碑稱元靖各種著撰惟本草音義

二卷新唐書藝文志著錄餘如老莊周易學記義畧諸
篇皆不載碑云先生工篆籀隸書客云賢於其父因投
筆不書是其父孝威亦能書也今檢書譜無其名碑云
眞卿乾元二年以昇州刺史充浙江西節度唐官稱無
浙江西節度據唐書顏眞卿傳是浙江西道節度使此
碑舊文原是充浙西節度充字上泐一字殆亦碑賈宋
搨本見有缺字因於浙字下妄增江字耳金石萃編

案李含光本姓宏以孝敬皇帝廟諱改姓李孝敬皇
帝高宗第五子初封代王後立爲皇太子爲皇后武
氏所譖高宗爲書敕德紀者也上元二年改宏農郡

爲恒農宏文館爲昭文至開元七年復故魯公書碑
仍用本字又案是碑今已殘泐汪稼門制軍摹本筆
意失眞惟何子貞紹基所藏一字不損最爲舊搨余
亦近得一紙乃是碑四面旋刻之前一面存者纔五
百六十九字亦明搨也又得小楷全文一本是集帖
所摹後有晉府圖書白文印御府之印朱文印

杜濟墓碑

右杜濟神道碑顏眞卿撰并書藝之至者如庖丁之刀
輪扁之斲無不中也顏魯公之書刻於石者多矣而有
精麤雖他人皆眞可及然在其一家自有優劣余意傳
模鐫刻之有工拙也而此碑字畫道勁豈傳刻不失其
眞者皆若是歟碑已殘缺銓次不能成文第錄其字法

爾集古錄跋尾

第一千五百二十八唐杜濟碑上第一千五百二十九
杜濟碑下顏眞卿撰并正書大歷十二年十一月鈐石
杜濟字應物京兆杜陵人官京兆尹御史中丞梓遂杭
三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使大歷十二年卒年五十有
八葬萬年縣少陵原夫人太子中舍京兆韋迪之女濟

與魯公爲友壻魯公文集

右顏魯公書撰杜濟神道碑沈著端重眞可入木八分

友人曾三冥無疑寶藏之按六一先生集古跋謂殘缺不能成文今乃粲然可讀得非摹拓有先後耶濟蓋魯公友壻故又誌其墓六一先生亦有跋云顏撰而不云書筆法非魯公不能爲世顏以爲非顏書更俟識者辨之今考魯公文集大抵碑詳而誌畧亦微有異同如碑以濟祖仕明堂丞誌則云叅碑以濟爲惠第三子誌作第三又碑與誌並歷潤南宰而文集於碑中乃以爲尉皆傳寫之誤當以此碑爲正慶元乙卯六月二十日周必大書

顏魯公文集 卷二十八 書評八 壹

唐杜濟墓誌銘

唐杜濟墓誌刑部尚書顏眞卿撰字畫亦類眞卿而不著名濟字應物京兆杜陵人官至梓州刺史碑以大歷十二年十一月立集古錄目

右杜濟墓誌銘但云顏眞卿撰而不云書然其筆法非魯公不能爲也蓋世顏以爲非顏氏書更俟識者辨之集古錄跋尾

第一千五百三十唐杜濟墓誌顏眞卿撰并正書大歷十二年十一月金石錄目

右唐杜濟墓誌但云眞卿撰而不云書歐陽文忠以謂非魯公不能爲也蓋世顏以爲非顏氏書俟識者辨之

余觀此誌字畫奇偉決非他人可到歐陽公信小字麻姑仙壇記以爲眞蹟而尚疑此誌何哉金石錄跋

第一千五百三十一唐台州刺史康希銑碑上第一十五百三十二康希銑碑下顏眞卿撰并正書大歷十二年金石錄目

大歷十一年丙辰公年六十八有康使君碑銘魯公年譜

唐台州刺史康希銑碑顏眞卿撰并書大歷十二年立在越州離渚官遣匠摹揚爲村民擊碎寶刻叢編引紹興府康希銑碑在山陰蘭亭其碑顏魯公文集 卷二十八 書評八 貳

碑目

唐希銑字南金會稽人官銀青光祿大夫海濮饒房睦台六州刺史上柱國汲郡開國公開元三年卒年七十一天寶四載葬山陰縣雞渚村魯公文集

懷圃寂上人詩

第一千五百三十三唐懷圃寂上人詩顏眞卿撰并正書大歷十三年戊午公年七十二有過臨臺寺懷圃寂上人詩魯公年譜

顏默殘碑

第一千五百五十三唐顏默殘碑顏眞卿正書金石錄目
右唐顏默殘碑者初顏川人家以其石爲馬臺皇祐中
王洙深父之弟同容季見而識其爲魯公書因模本以
傳深父爲文以記之默仕晉爲汝陰太守故大歷中魯
公追建此碑於汝陰焉金石錄跋
案顏默字靜伯魯公十五世祖魏汝陰太守護軍襲
葛繹子晉西平靖侯含之父也公書含碑爲晉江夏
李闡文則默碑當亦重書舊文非公自撰也

殷君夫人顏君碑

右誌在河南舊府治門內掘土得之委弃糞壤學博齊君懷瑜言于當事移置關將軍廟中剝落殊甚其可識者篆額唐錢塘縣丞殷缺首行錢塘縣丞府君夫人缺字側書并序二字第二行未三姪男金紫光缺四字湖州刺史上柱國魯郡公眞卿撰并缺誌云君號缺諱定瑯琊臨沂人北齊黃門侍郎之推府君之元皇朝秦王記室思魯府君之曾著作郎集賢學士勤禮府君之孫文中又稱祕書監元孫府君太子少保惟貞府君自父祖以上皆稱府君而直書其名所謂臨文不諱也篇中不稱夫人而稱君亦變例也稱曾元而去孫字與漢尹宙碑同唐書殷踐猷傳族子成已晉州長史初母顏叔父吏部郎中敬仲爲酷友所陷率二妹割耳訴冤敬仲得減死及成已生而左耳缺云讀此碑乃知卽魯公之姑其二妹者一爲宣芳令裴安期妻其一則殘缺不可辨矣殷君之名殘缺不見寶刻類編載顏魯公書有殷履直夫人顏氏碑開元二十六年立在洛陽疑卽此碑也夫人以開元二十五年卒明年正月祔葬此碑乃魯公爲湖州刺史時追立蓋在大歷間矣金石畧誤眞卿書獨遺此碑寶刻類編有顏眞卿書殷履直夫人顏氏碑卽此碑四面書字多磨滅其稱殷君云皇朝秦王記室缺二字府君之曾眞卿稱第十三姪男上柱國魯郡開國公眞卿撰文并書年月缺在河南府道居寺天王殿前新自地中掘出者按道居寺乃玉虛觀

遺紀司也字音訛耳河南府志

右杭州錢唐縣丞殷君夫人顏氏碑首云君號口定瑯琊臨沂人北齊黃門侍郎之推府君之元皇朝秦王記室思魯府君之曾著作郎集賢學士勤禮府君之孫文中又稱祕書監元孫府君太子少保惟貞府君自父祖以上皆稱府君而直書其名所謂臨文不諱也篇中不稱夫人而稱君亦變例也稱曾元而去孫字與漢尹宙碑同唐書殷踐猷傳族子成已晉州長史初母顏叔父吏部郎中敬仲爲酷友所陷率二妹割耳訴冤敬仲得減死及成已生而左耳缺云讀此碑乃知卽魯公之姑其二妹者一爲宣芳令裴安期妻其一則殘缺不可辨矣殷君之名殘缺不見寶刻類編載顏魯公書有殷履直夫人顏氏碑開元二十六年立在洛陽疑卽此碑也夫人以開元二十五年卒明年正月祔葬此碑乃魯公爲湖州刺史時追立蓋在大歷間矣金石畧誤眞卿書獨遺此碑寶刻類編有顏眞卿書殷履直夫人顏氏碑卽此碑四面書字多磨滅其稱殷君云皇朝秦王記室缺二字府君之曾眞卿稱第十三姪男上柱國魯郡開國公眞卿撰文并書年月缺在河南府道居寺天王殿前新自地中掘出者按此碑已見寶刻類編則非新出也中州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碑四面綿宇半已損滅其序夫人號缺一字定而不書諱字益婦人不以名行雖表墓之文亦不輕布如此又言夫人殆華州刺史昭甫府君季女與魯公之父爲同母而生者宜魯公臨文之慎也（授堂金石跋）此碑兩面兩側周環刻今搨本失兩側非全文也顏魯公集不載此文無從校補吳顥題唐錢唐丞殷君夫人顏君之碑夫稱殷君而夫人稱顏君撰題碑首他碑未見文內殷府君名沕不可見杭州府志職官表有唐錢唐縣丞殷履直云見寶刻類編當即其人前題第十三

婿男金紫光祿大夫行湖州刺史上柱國魯郡公眞卿撰并書兩唐書顏眞卿傳眞卿之封魯郡公在代宗嗣位之初其官湖州刺史在元載當國之日此碑文內雖云開元廿六年合祔而立碑當在大歷末年也碑直敘夫人事文內於殷府君不甚詳則此碑爲夫人作益是府君先卒已葬而夫人以開元廿五年卒明年乃合祔也自開元廿六年至大歷末相距四十年而後立此碑而疑河南府志新自地中掘起之誤爲非益寶刻類編撰於宋時此碑當自宋以後入土至近時新出也（金石萃編）

案是碑殘泐已甚金石萃編未見兩側所繹陰陽二面僅得二百八十八字自全唐文出始得暢讀家廟碑攷之云黃門侍郎者北齊給事黃門侍郎侍詔文林館平原太守隋東宮學士諱之推也云皇朝秦王記室諱恩脩也云著作郎口口魯府君之會者秦王記室諱恩脩也云著作郎口口口賢下闕乃著作郎修國史夔府長史贈虢州刺史勤禮也云曹王侍讀贈華州刺史昭甫府君者即眞卿之祖本名顯甫工篆籀草隸書與兩弟殷仲容齊名高宗侍讀曹王厲贈華州刺史也曹王諱明太宗第九子此先世之可攷者也碑又云太夫人殷氏據魯公文集載曹州司法參軍祕書省麗正殿二學士殷君墓碣銘云君諱踐猷字伯起陳郡長平人五代祖不害高祖英童會

碑額陰記所謂高祖妣殷夫人是思魯之妻此碑所
謂太夫人殷氏是昭甫之妻萃新詩公自敘其母非
也公母亦殷氏既歿之妹見公撰顏氏墓碣此碑云
君六女幼適我兄門疑則思魯昭甫惟貞闕疑既四
世娶於殷矣夫人爲殷履直之妻碑又云曜卿尤南
皆其子成已之內弟則履直成已亦兩世娶於顏矣

馬璘新廟碑

唐贈司徒馬璘新廟碑禮部郎中程浩撰吏部尙書顏
眞卿書太子中允翰林待詔韓秀實分書題額馬璘字
仁傑扶風安定人官至四鎭北庭涇原節度使贈司徒

碑以大歷十四年七月立（集古錄目）第一千五百四十（金石錄目）大歷十四年七月

案唐書馬璘傳璘卒於大歷十一年此碑作於十四
年七月故題曰新廟

唐涇原節度使馬璘廟碑顏眞卿書（天下金石志）

馬承光廢碑

馬承光廢碑在甘肅涇州

案是碑僅存上下兩段計二十五行每行缺者不知
幾字原題曰馬璘新廟碑案趙氏金石錄載馬璘

新廟碑程浩撰顏眞卿書十原十四年七月立此碑
標題一行存翊陝二字第二行
字而衛書者之姓名其筆迹甚類魯公而撰人則非
程浩以爲顏書則可以爲馬璘碑則非也舊唐書璘
傳狀風人祖正會父晟璘官至檢校右僕射封扶風
郡王而未嘗爲衛尉少卿亦未嘗以御史中丞充河
東馮翊等五郡節度使皆與碑中存字不合碑云公
諱承光字（原空二格）蓋顓頊氏之裔（缺）後爲馬氏高祖諱
行感下缺初敘諱字次敘姓源次敘先世則碑爲馬承
光立也承光之名不見於新舊史而碑中有天寶宇
則與璘爲同時人卒年雖不可攷其立碑當亦在大
歷間也

張敬因碑

右張敬因碑顏眞卿撰并書碑在許州臨潁縣民田中
慶歷初有知此碑者稍稍往模之民家患其踐田稼遂
擊碎之余在滁陽聞而遣人往求之得其殘闕者爲七
段矣其文不可次第獨其名氏存焉馮曰君諱敬因南陽
人也乃祖乃父曰澄曰連其字書尤奇甚可惜也（集古錄跋尾）右
魯公之碑世所奇寶此尤可珍賞也

五張敬因碑下顏眞卿正書金石錄目
唐贈和州刺史張敬因碑顏眞卿撰并書在許州爲後人摹碑歐陽公復求得之缺一段 天下金石志

顏氏家廟碑

顏氏家廟碑顏眞卿撰并書眞卿父名惟貞仕至薛王友眞卿其第七子也述其祖爾羣從官爵甚詳 集古錄目
第一千五百六十八唐顏氏家廟碑上第一千五百七十顏氏家廟碑下
十九顏氏家廟碑中第一千五百七十一顏氏家廟碑下
眞卿撰并正書李陽冰篆建中元年七月 金石錄目
顏惟貞字叔堅魯公父也官通議大夫行薛王友柱國

贈祕書少監國子祭酒太子少保 魯公文集
建中元年庚申公年七十二七月有頒少保碑銘 魯公年譜
顏眞卿之隸書李陽冰之古篆二侯奇絕也好古之士
重如珠璧自唐室離亂其碑倒於郊野塵土之內更慮
年深爲收童稚斆之所毀壞且未必不終否能者卽與
有都院孔目官李延襲者眞好古博雅君子也特上告
知口卽中移載入於府城立於 先聖文宣王廟庶其
永示多人流傳千古乃命南宮夢弢大篆梁肇書記時
太平興國七年八月廿九日移 朝散大夫行殿中侍
御史通判永興軍府事師頗 朝散大夫行尚書考功

員外郎權知永興軍府事柱國李準重立
此唐顏氏家廟碑爲魯公

扶之者郭尙父張睢陽平原與常山四耳顏氏獨擅其二碑之所以重者是字獨書哉弇州山人稿
余嘗評顏魯公家廟碑以爲今隸中之有玉筋體者風華骨格兼密挺秀眞書家至寶而其文比之生平所結撰尤自詳雖以語顏氏之後人則又其家至寶也今年冬吾州刱獲小山君以家乘來乞敘始知爲公之裔孫播於荼陵者因舉以歸之弇州山人續稿
顏氏家廟碑宣和書譜則稱之曰莊重弇州則曰風稜秀出精彩注射趙子函則曰結法與東方贊同勁節直氣隱隱筆畫間予則以爲魯公楷書自當以宋文貞公爲魯公忠孝植於天性殫竭精力以書此碑而奇峭端嚴一生耿耿大節已

碑在西安文廟文刻四面制作精工魯公忠孝植於天
人塡諱者又何也金石續錄
碑側記爲第一其次則文貞碑又其次東方贊其次中興頌其次郭敬之家廟碑又其次乃此碑耳余在京師得一本在閩又得一本皆非今時搨也林同人云額陰尙有公書高宗記室君云八十五字字差小人不知孰余實未之見也當令人秦者搨之　魯公書米海岳僅取郭英乂書其餘皆極醜詆蘇黃兩公則又推崇不遺餘力豈云與杜詩並傳或云與王中令雁行非歐虞褚薛所及予亦以爲醜詆誠非而推崇亦未免過當觀其下筆如此肥重無論歐虞縣絕卽登善亦未易言盖字之肥瘦由乎指之虛實指實則下筆自然瘦勁觀登

善聖教等碑可知今魯公碑版無不肥重則指不盡實而借力於紙豈可與登善較優劣耶此碑余向列郭敬之下而損顏舊故畧書鄙見如此若蘇米之論則未嘗分左右袒也歙西齋書跋
此碑大書深刻歷年雖遠字畫完好足貴也眞卿爲惟貞第七子碑中直書祖父名所謂臨文不諱者然乎今之人文與書遠不及魯公偶述其祖父行畧而輒令他人塡諱者又何也金石續錄
碑在西安文廟文刻四面制作精工魯公忠孝植於天性殫竭精力以書此碑而奇峭端嚴一生耿耿大節已

若顯質之先人矣庚子銷夏錄
碑文自父以上竝直書其名而加諱字其他伯叔羣從悉名之予讀張燕公集有唐贈并州刺史先府君碑首曰府君諱隱字成隱范陽方城人也又有周通道館學士張府君墓誌乃說之曾祖也首曰君諱弋字嵩之范陽方城人也又曰君卽太常卿隆之曾孫徵君子犯之孫河東從事俊之子又有唐處士張府君墓誌乃說之祖也曰曾祖徵君諱子犯河東郡從事諱俊父通道館學士諱弋並直書其名而加諱字唐文粹載陳子昂我府君有周居士文林郎陳公墓誌文曰公諱元敬字

某五世祖太樂生高祖方慶方慶生會祖湯湯生祖通通生皇考辨又有梓州射洪縣武東山陳居士墓銘序曰君諱嗣字宏嗣太樂卽君之高祖父也生會祖方慶方慶生祖湯湯生皇考通君卽通之第二子也並直書其名惟父加一諱字劉禹錫集有子劉子自傳曰會祖凱官至搏州刺史祖鍠殿中丞侍御史父諱緒浙西鹽鐵副使皓吏部尙書亦惟父加一諱字白居易集有故鞏縣令白府君事狀曰高祖諱建會祖諱士通祖諱志善父諱溫公諱鍠卽居易之祖又曰長子諱季庚襄州別駕事具後狀其襄州別駕府君事狀曰公諱季庚字某鞏縣

首曰公諱楚金蓋古人臨文不諱而子昂禹錫自祖以上不加諱字又所謂不逮事王父母則不諱者也今人自述先人行狀而使他人塡諱非古也 文有云子泉宏都之德行子泉卽顏淵也避唐高祖諱金石文字記

魯公書高祖記室君圖初居此宅云云共八十五字人不知摹搨塵土風翳尋拂拭摹出碑前後皆二十二行每行四十七字左右旁皆六行每行五十字字比前後而畧小額字又差小 來齋金石考畧

自秦造分隸以王東漢增減後任意譌舛相錯篆籀古法遂以大壞魏晉之間鍾王繼起風俗遂生皇考辨又有梓州射洪縣武東山陳居士墓銘序未能有所是正蓋乎六朝喪亂之餘譌以滋譌遞相傳染日以訛俗唐興太宗高宗相繼有文書學漸歸於正盛禘諸公出雖未能盡加刊削然六朝謬體益已十去七八矣延百餘年顏元孫作干祿字書魯公極力揚扢之於是書體廓然大正每作一字必求本與篆籀吻合無敢或有出入匪唯字體用筆亦純以之雖其作草亦無不與篆籀相準益自斯喜來得篆籀正法者魯公一人而已評者議魯公書眞不及草草不及稿以太方嚴爲魯公病豈知宰樸無華寧拙無巧故是篆籀正法此家

廟碑乃公用力深至之作當是時公年已七十有二去其死李希烈之難不過五年年高筆老風力遒厚又爲家廟立碑崱泰山巖巖氣象加以俎豆肅穆之意故其爲書莊嚴端懇如商周奠鼎不可逼視少師告亦書於是年而風度開明如端人正士冤裘珮玉蓋書家廟則精神肅敬少師告則意緒堂皇故書雖出於一時而韻趣迥別有如此也碑經五季之亂倒於永興郊野宋初太平興國七年都院孔目李延褒者始告於殿中侍御史師頗知永興軍府事李宰移植學宮書環四面其後一面字跡漫滅然北於元刻氣味今古迥絕意其棄擲

郡野詩經樵夫牧豎毀壞李延壽以舊本重刻而後序未之詳耳元本兩側字形畧小余特擴而大之令與前後齊一以便觀覽又李陽冰篆額之後有碑陰一小方牘都穆金薤琳琅補足之於是家廟碑由篆額以迄碑陰都二千八百二十八字無一字闕後有夢英楷跋并李延壽篆跋亦夢英所書盡皆臨之經始於雍正七年八月至九月廿有五日乃完卽日晚書其後　陸士衡云文以述祖德爲美此碑爲魯公述祖德之書讀其文不獨見顏氏世有令德兼且世篤忠貞自子淵來族望之盛未有如顏氏者所以獨最聖門足與孔氏媲美也吾嘗說天之生材爲力有限旣生孔子必不能更生顏子故顏子不免早折然雖早折而天意未盡故世世流衍王於無窮理勢然也此碑文字蕪蔓頗不中程律然樸茂之中自有風義奔州謂風稜秀出精采射注勁節直氣隱隱筆墨間信是定論魯公書碑滿天下及其末也盡於此碑若固知其必死而詳述祖德以正其終者述祖德孝也死希烈忠也忠孝之至通於天命嗚呼豈苟然哉　禮不遷專夕哭則不誄王公薨魯公少孤故於勤禮明前而世不稱誄則不誄王公之義也其於

父則稱諱者則禮所謂死則諱之者也然不逮事父母於王父母且不諱乃自欽至思魯十二世又稱諱何歟服絕於高祖廟制親盡則祧以親而言思魯爲魯公高祖親未盡宜稱諱則勤禮昭甫於公益親尤宜稱諱而碑不稱諱若孰不諱王父母之義則祖旣不諱自祖以上概不必諱而各加諱字殊無義例蓋魯公徒以思魯以上尊故宜稱諱而不準諸禮故多所未合又意在行文不及校點故稱與不稱皆不免錯出耳顧寧人金石文字記謂碑自祖以上並直書名而加諱字蓋未詳察之故若今人自述先人行狀而使他人塡諱爲不合於

顏魯公文集　卷三九　書評九　十五

臨文不諱之義則顧氏之辨可謂卓已　按宣和書譜李陽冰字少溫趙郡人官至將作監其書名每作傢說文冰魚陵切凝本字徐鉉云今作筆陵切以爲冰凍之冰陽冰蓋取海賦陽冰不冶之義故字少溫猶韓文公名愈而字退之也今人每稱李監爲陽凝有讀入者便以爲誤實則當爲冰凍之冰若云陽凝則於少溫之義無取其所以書冰者以公字猶書難以成文故棣楷皆從冰猶主字篆當從丶獨書不成文故皆從鐙主之主也今魯公家廟碑書冰作氷并於氷省一筆其非凝可知不然不應以日前好友誤書其名如此虛舟題跋

案家廟碑前後二面皆是原刻虛舟第一跋謂其後一面毀壞李延襲以舊本重刻蓋意揣之詞今延襲題記在首行之下但云移立並無重刻事虛舟之言不足據也

右贈太子少保顏惟貞廟碑唐書稱眞卿爲師古五世從孫以此碑證之魯公乃崇賢學士勤禮之曾孫師古與勤禮爲親兄弟則魯公於師古爲從曾孫不得云五世從孫也廣韻顏姓出瑯琊本自魯伯禽支庶有食采顏邑者因而著族又邾武公名夷字曰顏故公羊傳稱顏公後遂爲氏然則瑯琊顏氏出自姬姓與曹姓之顏

源流各別碑稱邾武公名夷甫字顏子友別封邾爲小邾子遂以顏爲氏多仕魯爲卿大夫魏有青徐二州刺史盛始自魯居於瑯琊臨沂孝悌里與廣韻異魯公自云官階勳爵並至二品寻以史證之太子少師官也光祿大夫階也皆從二品上柱國勳也魯郡開國公爵也皆正二品　又顏氏家廟碑陰額上題字凡十行八十五字亦魯公所書記改堂爲廟室祠廚之事爾雅四達謂之衢謂交道四出者今俗所謂十字街也然北史李庶傳劉家莊七帝坊十字街南此碑亦云殷夫人居十字街西北壁第一宅則十字街之名亦古矣號本从孚今从孚亦體之別者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碑魯公自敘歷譜其世系所出以逮子姓其裔邾武公名夷甫字顏子友別封邾爲小邾子遂以顏爲氏顏氏其姬姓聲姬載先出於顓頊之孫祝融孫安爲曹姓其裔邾武公名夷甫字顏子友別封邾爲小邾子遂以顏爲氏顏氏其姬姓聲姬注曰顏讙皆姬母姓當云母氏則顏之爲姬姓爲魯族審矣姓譜曰顏姓本自魯伯禽支子有食采顏邑者因以爲族其出於邾之說本自圖譜爲洪盖徒見公羊於邾有顏公之稱而不考之於左氏也茍之犁比公豈必爲犁彌之祖乎案魯公當承其家學如師古註急就篇顏氏魯伯禽支庶食采顏邑因著

族又顓頊之後封邾邾武公名夷父字顏公羊傳謂顏公其後遂稱顏氏故魯公臨文不撿已爲後人所詆而世尤妄爲牽附乃於已之所祖而肆誣焉抑何惑歟又碑敘之儀則謂黃門兄今北史云之推弟之儀魯公去隋未遠又上書不過五世此必有所據史載之推二子長曰思魯次曰敏楚碑作愍楚敏與愍音同故通用之若之儀碑載出爲集州刺史新野公北史於之儀拒命下云出爲西疆郡守及踐極詔徵還京師進爵新野郡公開皇五年拜集州刺史較碑頗詳而進爵亦稍有先後此尤可互見乃足覩其全者故亦不可不兼取貪也

此碑魯公爲其父立廟而建碑以紀之也子爲父立廟而碑題曰顏君又金石之一例也文實六典校書郎正字所掌有五一古文二大篆三小篆四八分五隸書八分石經碑用之隸書典籍表奏公私文疏用之惟莫爲楷書始可用於表奏文疏也東魏時有文覺寺碑楷書也而題曰隸書夢英之語同其例也文敏先世云出於顓頊之孫祝融融孫安爲曹姓其裔邾武公名夷甫字顏子友別封郳爲小邾子遂以顏爲氏

通志氏族畧顏氏曹姓顓帝元孫陸終第五子曰安安裔孫挾周武王時封之於邾爲魯附庸至於夷父字顏公羊謂之顏公子孫因以爲氏據圖譜陳留風俗傳及萬姓要字書皆如此云但謂顏爲武公然邾自顏六世至文公蘧蒢始有譽謚武公之號未必然也王儉譜云顏氏出自魯侯伯禽支庶食采顏邑因氏焉眞卿尚書譜云未知儉何所憑故當依圖葛二家及舊譜爲定據此本碑斐見三國魏志附倉慈傳云京兆太守濟北顏斐注引魏畧云斐字文林有才學黃初初爲黃門侍郎後爲京兆太守遷平原太守吏民啼泣遮道車不得前碑

顏濁鄒之徒受業者甚衆則是涿聚亦孔門弟子之姓顏氏者而史記弟子列傳無其人此碑但云八人涿聚亦不在其列矣碑云戰國有牽燭秦有芝貞漢有異肆安樂戰國策有顏斶齊宣王見之曰斶前斶前亦曰斶前斶前亦曰王前王前然邾自顏六世至文公蘧蒢始有譽謚武公之號未必然也王儉譜云顏氏出自魯侯伯禽支庶食采顏邑因氏焉眞卿尚書譜肆亦無攷安樂字公孫魯國薛人家貧爲學精力官至齊郡太守丞見前漢書儒林傳碑云魏有斐盛盛卽詳注引魏畧云斐字文林有才學黃初初爲黃門侍郎後爲京兆太守濟北顏氏爲曹姓也但

云盛生欽欽生默默生含含生髦欽默皆附見晉書顏
含傳而事蹟不詳含在晉書孝友傳云少有操行以孝
聞兄毅死復活含絕蕘人事躬親侍養兩兄繼殁次嫂
焚氏因疾失明醫人疏方須髯虵膽無由得之有青衣
童子持青囊乃虵膽也童子出戶化成青鳥飛去此碑
銘詞所謂侍兄疾感虵童者指此然云兄疾與傳異含
後歷官累遷光祿勳三子髦謙約髦歷黃門郎侍中光
祿勳含喪在殯鄰家失火移棺綿斷火將至而滅僉以
爲淳誠所感碑所謂專具孝行傳者如此碑云髦生繼

辨生靖之靖之生騰之騰之生炳之炳之生見遠見遠
生協協生之推之推之善之儀之推弟碑云黃門
書顏協傳父見遠博學有志行齊和帝鎮荊州以見遠兄者疑碑經重刻致誤梁
爲錄事參軍及卽位於江陵以爲治書侍御史兼中丞
高祖受禪見遠乃不食發瘡數日而卒協博涉羣書工
草隸世祖鎮荊州轉正記室吳郡顧協亦在藩邸府中
稱爲二協卒世祖爲懷舊詩傷之云宏都多雅度信乃
含賓實鴻漸殊未昇上才淹下秩傳與碑參攷互有詳
畧又傳云協撰晉仙傳五篇碑作三篇爲異北齊書顏
之推傳云之推九世祖含據碑當爲入世祖梁書協傳
云七代祖含則於之推爲入世者誤也父協梁湘東王繹鎮西府諮議參軍梁書傳作

湘鄉侯府記室名與官彼此互異世善周宮左氏學之推早
傳家業甚爲西府所稱繹以爲其國左常侍加鎮西墨
曹參軍繹自立以爲散騎侍郎累官平原太守齊亡入
周大象末御史上士隋開皇中太子召爲學士碑不序
大象之官傳不載寃魂志證俗音字二書各有畧也周
書之儀傳字子升官爵與碑同有文集十卷碑所畧碑
云之推生思魯君之曾祖思魯生勤禮君之祖勤禮生
昭甫君之父思魯兩唐書附見思古傳勤禮昭甫俱無
攷碑所載國史稱溫大雅在隋與思魯同事東宮彥博
與慈楚同直內史省彥將與游秦同典校祕閣二家兄
楚游秦溫大雅與弟彥博字大臨大有字彥將今撿兩唐書
顏溫諸傳俱不載此國史語蓋史家畧之矣碑云昭甫
明詁訓工篆籀草隸書與內弟殷仲容齊名又云君少
孤育舅殷仲容氏蒙教筆法殷仲容爲君之舅則爲昭
甫之妻兄弟而上文有內弟之稱儀禮舅之子注云內
兄弟也爾雅姑舅之子爲內兄弟昭甫爾殷仲容爲內
弟則昭甫之子不當稱爲舅矣據碑陰有高祖姚殷夫
人是思魯之妻夫人之兄弟勤禮當稱舅兄弟之子勤
禮當稱內兄弟兄弟之孫昭甫當稱內兄弟或者昭甫

更娶殷夫人兄弟之孫則君當稱仲容爲舅也又魯公之母亦殷氏見前殷君夫人碑若然則顏氏三世娶於殷矣書小史載顏元孫少孤養於舅殷仲容家尤善草隸仲容以能書爲天下所宗人造請者戩盈几輒令代遣元孫爲君之兄是兄弟並育於舅氏而書法並爲舅氏所授矣碑云君與會稽賀知章陳郡殷踐猷吳郡陸象先上谷寇泚河南源光裕博陵崔璩友善唐書傳賀知章字季眞越州永興人（唐書地理志越州永興縣屬會稽郡稱稽山鳳二年置天寶元年更名蕭山）與族姑子陸象先善蕭宗爲太子授祕書監善草隸殷踐猷卽仲容從子字仲起與賀知章陸象先韋述最善授祕書省學士陸象先蘇州吳人元方子尤知名元宗朝累官太子少保源光裕相州臨漳人乾曜族孫亦有名由中書舍人累官鄭州刺史崔璩博陵安平人元暐子官終禮部侍郎惟寇泚無攷碑云豪州生春卿泉卿曜卿旭卿茂倉豪州者卽元孫官滁沂豪三州刺史長子春卿次泉卿唐書傳春卿十六舉明經拔萃高第調犀浦主簿轉蜀尉蘇頲在蜀爲長史被譖繫獄爲樓櫚賦自託頲遽出之據碑則頲爲春卿舉主也春卿終偃師丞臨終捉眞卿臂曰爾當大吾族顧我不得見以諸子諗汝眞卿主其昏嫁是春卿有子而碑未晰也泉卿字昕開元中與兄春卿弟曜卿並以書判超等吏部侍郎席豫咨嗟推伏據碑則同日試超等者尚有魯公之兄允南也泉卿後死祿山之難自旭卿以下羣從俱無傳碑云君生闕疑允南喬卿眞長幼眞卿允臧凡七子而眞卿爲第六子此碑立於建中元年七月距葬後已踰半年而結銜尚云克禮儀使殆猶未解此職也碑書哉生明爲才生明崇班爲崇班或是借用或重刻之譌唐書宰相世系表不列顏氏故闕中金石志特據此碑及晉北齊唐諸顏氏傳攷定爲曾公世系列於志中而攷證未備茲故縷述之（金石萃編）

案顏氏在唐無宰相故世系表不載於新書魯公此碑爲禰廟而作其實公之家譜備載於篇公十世祖方子尤知名元宗朝累官太子少保源光裕相州臨漳人乾曜族孫亦有名由中書舍人累官鄭州刺史崔璩博陵安平人元暐子官終禮部侍郎惟寇泚無攷碑云世祖協爲梁鎭西記室高祖思魯爲秦王記室故碑稱思魯爲小記室伯祖師古伯父元孫皆爲祕書監故銘稱元孫爲小祕監皆加小以爲別也碑書河南源光裕誤作俗崇班班漢二班字皆誤作班公讓憲部尚書表有姪男永王府典軍康成石尊聯句詩有顏渾公族兄顏現公族姪竹山連句詩又有顏棠顏渾公族子此碑僅及康成渾知顏氏子姪

繁衍碑未盡載也碑末子泉宏都之德行子泉卽子淵避高祖諱改謂回與含也巴陵記室之書翰謂騰之與協也特進黃門之文章謂見遠與之推也祕監華州之學識謂師古與昭甫也見遠以治書侍御史兼中丞故稱特進昭甫贈祕書監爲碑所未及銘云亞孔聖浴沂風謂顏曾同學也刺青徐給事中謂盛與欽也護營柳渡江楓謂默與含也默爲護軍故用細柳營事含隨晉元帝過江故云渡江侍兒疾感蛇童卽舍事見晉書孝友傳鄰火斷珥貂重謂含手筆也附見含傳施七葉傳孝恭謂盛至繇之子靖之爲

七世武騎都尉司從謂繇爲武騎都尉也便尺牘難贖而終謂見遠也事具梁書魚蟲謂騰之也慟君難名難贖而終謂見遠也事具梁書子協傳洛記室游湘東謂協爲梁湘東王繹記室嗟御正謂協子之儀泉黃門謂之推也泉本作洎及也顏碑皆作泉或作鼎皆洎之變三韶長事東宮謂思魯與弟愍楚遊秦韶美也謂思魯以三美之長爲東宮學士四穆叔史卒簡謂勤禮與兄師古相時弟育德如魯之叔孫豹者凡四人皆有史才也褒華州謂昭甫贈華州刺史小祕監謂元孫贈祕書監也惟少保文翰工蒞畿赤五稟崇謂公父惟貞爲長安尉乃繼輔亦縣五爲觀察使所薦也登望苑友桂叢謂爲薛王友如漢開博望苑故事又如小山叢桂爲淮南之友也薛王睿宗第五子業唐六典親王府置友一人從五品下三超贈保儲明謂由祕書少監國子祭酒三贈而至太子少保也碑稱惟貞得筆法於勇氏殷仲容以草隸擅名長安有蕭悉亮墓誌爲惟貞撰文無書者姓名金石錄補云惟貞書武承規墓誌與此誌相似則此誌當亦惟貞所書也惟貞之卒碑未載爲何年但云御史大夫張知泰妻卒之秋七月前云五郎初開盛選寮屬拜薛王友薛王以景雲初封則卒當在景雲元年七月公以景龍三年生其時纔周歲耳

朱巨川告

朱巨川告顏書其孫灌圖屢持入秀州崇德邑中不用爲蔭余以金校易之又一告類徐浩書在邑人王衷處亦巨川告也劉涇得余顏告背紙上有五分墨裝爲祕玩王詵篤好爲祕玩然如徐告麤有徐法爾王詵與余厚善愛之篤二日見語曰固願得之遂以韓馬易去馬尋於劉涇處換一石也此書至今在王詵處米芾書史

唐告多出善書者之手亦足以見一代文物之盛矧魯公道義風節師表百世其所書尤可寶也至大辛亥仲春廿又二日古涪鄧文原書　右顏魯公書朱巨川告

卽宣和書譜所載者上有高宗乾卦紹興圖書而魯公之書蓋東坡先生已嘗論之矣不惟愛玩抑見唐代典故之式尤爲可尚龍集辛亥仲秋朔喬簣成題　倦雲館帖

此唐德宗建中三年六月給授中書舍人朱巨川告身符年月職名之上用尚書吏部告身之印計二十九顆世傳爲顏魯公書按唐室書符令史事也代宗之喪魯公以吏部尚書爲禮儀使楊炎惡其直換太子少師領使事及盧杞益不容改太子太師併使罷之是時適在閒局而其忠義書法巍然爲天下望巨川欲重其事特求公書亦如今世士大夫得請詰制封誥多求善書者操筆同一意也米元章書史載朱巨川告頗書其孫灌圖持入秀州崇德邑中余以金俊易之劉涇得余顏告背紙上有五分墨裝爲祕玩王詵篤好書遂以韓馬易去此書今在王詵處宣和書譜載書亦有朱巨川詰令卷中無宣和印記獨存梁太宗御前之印前後壓縫有宋高宗乾卦紹興印耳豈舊藏御府靖康之亂散落人間南渡收訪應募者截去本朝璽跋鄒然五代時旣入御府則宋時不應在灌圖處豈王詵所得乃別本耶不可得而知矣此卷作字雖小而與東方朔贊用筆同其爲顏書無疑告中細書不知出何人虞制惟侍中中書令爲眞宰相其曰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雖行宰相事而未爲眞中世以後藩鎭節度多授中書令故敕後細書首行云太尉兼中書令臣在使完是年四月盧杞忌張鎰出之鳳翔故第二行云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關播奉行杞愛播和柔易制是年十月卽同平章事矣牒後細書首

行云侍中閤第二行云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杞卽盧杞也又吏部正員尚書一人侍郎二人其屬有四曰吏部司封司勳考功吏部郎中一人掌文官階品朝集禮賜告身尚書左右丞各一人掌辨六官吏戶禮左丞總焉兵刑工右丞總焉故牒尾尚書侍郎左丞俱云缺而云判吏部侍郎范陽郡開國公翰者盧翰也後此二年爲興元元年正月亦進同平章事符後書判郎中滋者劉滋也案滋當是袁滋貞元二年正月遂從吏部爲左散騎常侍末後書令史不名亦可驗此告非令史筆矣一展閱間而唐之典故歷歷可考且魯公書得其背紙墨蹟尙

裴爲祕玩況眞蹟邪宜何如其寶愛也正德丁丑五月望日陸完跋 右爲魯公眞蹟予始見摹本頗怪其神采未逍及是與仲醇同觀如探驪得珠爲之一快萬歷壬辰二月三日錫爵書 壬辰元旦後三日展此計大字一百八十一小字百四十一通總三百二十二字書譜唐神品三人篆李陽冰草張長史楷顏平原褚虞歐柳皆列神品中不得與公駕竇顏堂居士陳繼儒志

余不知書嘗妄論古人具妙莊嚴質卽疾趨僂行神觀偉如今人似東罔戴冠纓能仰不能俯古人如俊鶻搏鵰瞑目納爪盤飛虛空今人如下劣拳師口中叱叱

魯公此書古與不測是學蔡中郎石經平視鍾司徒所謂當其用筆每透紙背者仲醇得此自題其居曰寶顏堂昔米襄陽得王略帖遂以寶晉名齋顏書固不減右軍王羲而仲醇鑒賞雅意又不獨在紙墨間也壬辰春二月董其昌題書畫題跋記

唐世官誥皆善書名公之手顏魯公爲禮部尚書猶書朱巨川誥如近世之埋誌非藉手宗工以爲孝慈不足其重如此畫禪室隨筆

顏書朱巨川誥眞蹟有二卷皆絹本前後紹興小璽藏項子京家其停雲館刻墨蹟後有鄧文原喬簣成二跋

者向爲陸全鄉太宰所寶跋千餘言今藏予家予故有寶顏堂印陳繼儒祕笈

顏魯公書誥一黃紙上所書畧無毫髮動名蹟也即停雲館中所刻朱巨川誥文嘉嚴分宜書紀

告身在絹上并鄭喬二跋有瑯琊王士騏鑒定孫克弘范允臨僧鴻恩諸留名珊瑚網

魯公書朱巨川告身卷白麻紙本款式官印與徐季海書誥畧同亦唐朝絲綸典制也大字一百八十一細書三百四十一墨濃筆勁妙得入木五分之勢故劉巨濟從南宮得稍紙裝爲祕玩耳宣和會載書譜卷中無之甚詳思翁謂眉公得此遂以寶顏名堂殆一故實也

朱巨川告絹本米海岳以金校從朱氏孫所易得者董文敏稱其古奧不測是學蔡中郎石經平視鍾司徒所謂當其用筆每透紙背者也然此告後自書告三年宜其風骨更老乃筆力翻覺小劣何歟豈爲人書與其所自書固不能無間歟余參以自書告筆法令就古澹歸於雄渾庶不致遺恨佐史耳　右顏魯公書朱巨川小楷眞蹟董文敏極稱之每舉以爲學者楷法刻戲鴻帖

中摸搨凡下殊失魯公手意余稍稍以多寶塔筆法追摸一本老目眵昏不能及其萬一然六十老人作如此蠅頭細書乃能不用眼鏡亦一奇也（虛舟跋改）

告身之制通典載唐法選集而試書判既試而銓身言已銓而注擬先簡僕射乃上門下省給事中讀之黃門侍郎省之侍中審之然後上聞主者受旨而奉行焉各給以符而印其上謂之告身今驗建中元年告身丙有吏部郎中王定上字給事中崔容讀字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楊炎省字侍中闕當有某人審字此行之次有闕字於有彼旨奉行字皆與通典合朱巨川於建中元年

官守中書舍人以正六品上階擬正五品上官是階卑擬高也故曰守階官皆與六典合兩告中惟三年勅典掌王言云云是顏書其元年告列眞卿行吏部尚書衛名三年告不列銜已在閒局矣元年告朱巨川小數目字作壹貳等字而年月皆作一二是元宗先天時詔改之制也

唐書百官志王言之制七二曰制書大除授用之四曰發勅授六品以上用之制有詞勅無詞此二告元年者無詞授六品以上也三年者雖亦六品以上而仍謂之勅雖曰勅而有詞殆中書舍人之官異於常格歟朱巨川兩唐書無傳元年告銜名有倘書左僕射知省事希逸者即侯希逸也舊唐書傳希逸平盧人寶應元年討平史朝義加檢校工部倘書私覿去職大歷十一年起復檢校倘書右僕射上柱國封淮陽郡王永泰元年因與蕃者夜宿於城外軍士乃閉之不納希逸奔歸朝廷非檢校右僕射矣之加知省事新傳則云夜與巫家臥

絕少米元暉蔡君謨既已賞鑒矣余何容贅一言董其昌石刻題跋

顏魯公文集 卷三十 書評十 八

右白麻紙書在予館師韓宗伯家其昌

唐人重告命故顏魯公自書告身今猶有存者容齋隨筆

徐容齋跋子方所藏顏魯公自書行狀行下脫走字下部倘書告

迺紙書不可曉周密煙雲過眼錄

右唐誥逸其首尾姓名以石刻完本考之則魯公眞卿也始此公山濤叔孫通者公嘗爲吏部倘書大歷十四年代宗崩而公爲禮儀使也其後公以直言忤楊炎換太子少師猶領禮儀使者德宗嗣位之明年改元建中其年八月遥尊母沈氏爲皇太后時也故事置使必因事乃置事已輒罷公之爲使不以一事者若韋絢

之在開元以禮儀使而掌五禮也凡制勅冊命皆出於中書是時郭子儀官中書令而不預省事楊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而官門下侍郎唯舍人于邵獨在中書起草署行者邵也新史邵本傳稱邵以諫議大夫知制誥進禮部尚書而不言其爲中書舍人者意必以舍人秩卑於諫議而畧之也其用吏部尚書告身印者尚書實而行之官尚書省者之氏名石刻猶可見也就其可知者疏之如此其殘脫不可知不敢以臆說參焉亦闕疑之義也

顏魯公自書吏部尚書誥黃麻眞蹟建中元年所書後有蔡襄米友仁跋在韓存良太史家今歸猶子誕嘉處唐世誥勅例用麻紙或以顏告不用絹爲疑豈未會降麻之文耶此卷向爲宋思陵故物有紹興小璽亦曾入韓侂胄家有永興軍節度使印又入賈丞相家有曲脚封字印云丑按季宗元就賈團練家得顏魯公自書告見陸友研北雜誌其自書刑部尚書告乃大歷十二年物舊藏徐容齋所見煙雲過眼錄中則其別本也

清河書畫舫

白麻紙本高九寸長六尺三寸正書三十二行每行八九字徑寸大豐肥古勁雄偉之氣奕奕已刻入戲鴻堂

細書職銜十四行小楷遒整前後年月及牒到符到奉行計五行鈐大方官印每行各五顆內一行缺一顆計二十四顆前宋綾隔水墨筆行書唐顏眞卿之誥六字理宗筆也下壓宋印接紙處有內殿祕書之印鈐縫及紹興方璽紹興小長璽曲脚封字印後宋綾隔水亦宋印拖尾宋印尙多模糊不辨麗箋上米敷文奉詔審定行楷二行蔡忠惠大楷六行米書挾扛鼎之筆力盡拿欵之韻度蔡書端謹秀勁如垂紳搢笏揖魯公於前而氣象復舒泰兩跋貴重似不下告身一等矣董宗伯題亦佳跡

按唐史大歷九年代宗崩德宗立以公充禮儀使明年改元建中入月加公太子少師時盧杞忌公切骨公以直不爲所容名雖尊之實遠之也是時公年七十有七不過五年此後惟有去公爲李希烈所害年七十有七不過五年此後惟有朱巨川告耳然風力不及此遠矣

瞻古之韻但以雄厚求之皮相耳此自書告與臧懷恪碑正相類乃顏書之絕清瘦者余斂其沒血作然後臨之乃覺小有契耳

稱其奇古豪宕爲魯公書所絕少余前臨此告以爲奇古不難須得其淳淡之趣乃佳宋人論顏書謂出自褚

顏之與褚了不相似而以爲體源一同此可謂知書者矣　臨古而不得其髓終日鹿鹿徒勞脚板耳折盡骨丙自現清淨法身乃爲得之余此卷猶有愧於斯語

舊公自書告爲眞定梁相國所藏往在京師曾一見之白麻紙書墨光如漆遠出朱巨川告上益魯公絶矜練作也時余責授吏部竟日承事　乾淸門未暇模取雍正二年太保年雙峰入覲還過眞定賜之以西遶年余南還與蔣拙存遇於二泉則魯公告已摹取來矣武陵漁人再入花源欣快無比兩年來每喜爲人臨寫不可數計此卷亦其一也筆力遒古頗不失魯公手意右軍

嘗自題其書云下官此書甚合作願聊存之僕於此卷亦云　八月九日爲稻兒生日以此卷付之魯公老骨如鐵子子孫孫一門忠孝千載以後談顏氏者齒頰猶香至於名位壽考皆居最盛老夫之望汝特餘事耳　虛舟

題跋

王密碑

唐刺史王密德政碑浙東觀察判官李舟撰太子少師顏眞卿書國子監丞李陽冰篆額王公名密德宗初自明州移爲湖州刺史州人潘濶阬津等請立遺愛碑以建中二年十月立幷勅書同刻勅徐浩所書也　集古錄目

第一千五百七十二唐明州刺史王公德政碑李舟撰顏眞卿書李陽冰篆建中二年十月　金石錄目

太師於書天得也嘗學折釵股謂得古人書法隱處余見此碑特盡之矣故爲世絶藝太師名德偉然爲天下第一忠義之發出於天性今人不得藍知能書法入石流傳於後故世無賢不肖皆得知之蓋以公爲善書人也今書藝所學皆深墨重筆如指畫木印狀皆謂能學公之書矣昔夫子能拓關而不以力聞蓋以愼其所習也公於書自喜常患後世不傳則其陷流俗中亦自取其累耳　廣川書跋

元德秀碑

李華嘗爲魯山令元德秀墓碑顏眞卿書李陽冰篆額後人爭模寫之號爲四絶碑　舊唐書李華傳

唐元魯山墓碣監察御史李華撰太子太師顏眞卿書（缺二字）院學士李陽冰篆額魯山名德秀字紫芝河南人嘗爲魯山令碑以建中四年秋立　集古錄目

第一千五百七十七唐元魯山墓碣李華撰顏眞卿正書李陽冰篆建中四年秋　金石錄

案魯公以建中四年正月使淮西爲李希烈所困是秋安得爲德秀書碑蓋集古錄目及金石錄目所書

皆立碑年月非書碑時也

唐興寺主碑

第一千五百五十唐唐興寺主碑撰人姓名殘缺顏眞卿正書金石錄目

張府君碑

魯郡太守張府君碑顏眞卿書在孔廟古今碑錄

守政帖

顏魯公忠義氣節史策畧盡偶閱臨汝石刻見一帖云政可守不可不守云云此是獨赴謫地而與其子孫者無由考其歲月千載之下使人讀之尚可畏而仰也眉公

與柳冕帖

魯公草書摹傳於世者多矣此帖尤奇雖筆勢屈折如盤鋼刻玉勁峭之氣不少變葢類其爲人柳冕唐名士也魯公名呼之而自稱老夫亦可以見當時士契之梗槩云梁溪集

案柳冕之六世從祖宰相奭爲魯公繼曾祖母之父則魯公與冕之祖太子文學彥昭爲同輩冕之父集賢學士芳爲魯公同祖姑殷夫人之孫壻則魯公亦與冕祖爲同輩直呼冕名非倨也

裴將軍詩

魯公集中不見此詩裴將軍不知爲誰既言劒舞疑爲裴文曾子言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初不指名爲何人而後世皆以爲顏子不疑此書不見姓名具劒拔弩張之勢非忠肝義膽不能爲此所謂言言如嚴霜烈日眞可畏而仰載攻媿集右顏魯公送裴將軍詩多感慨踔厲是公合作語而不見集中錫山安國續刻之故麼是安氏物也書兼正行體有若篆籀者其筆勢雄強勁逸有一掣萬鈞之力揮古處幾若不可識然所謂印印泥錐畫沙折釵股屋漏痕者蓋兼得之矣裴將軍當是裴文文劒舞與張長史書吳道子畫爲開元第一公於時年尚少甫得法長史其書此歌時文豈亦錦繡崇牓盛馬跳躍爲驚雷掣電狀邪不然何公書之酷似道子畫也跋尾曹武惠王林和靖處士俱亦自有筆意可觀會稽山人務觀

顏魯公送裴將軍詩一卷山安氏藏本甚完好世怪怪奇奇前無古人矣益魯公劇蹟也文嘉嚴分宜書紀

顏眞卿裴將軍北俊詩西川南充陳氏所藏白麻紙宋名人跋書畫錄心泉

新史矣厥傳裴文營與幽州都督孫佺北伐爲奚所圍

文舞刀立高上矢四旋者迎劒而斷則此是將軍正文也北代災凡矢迎刃而斷詩則謂將軍臨陣之時矢才若也文善劒舞唐文宗謂以李白歌詩裴旻劒舞張旭草書爲三絕詩所謂劒舞躍游電飄風縈且迴者也文以龍華軍使守北平一日射虎得三十二詩所謂一射百馬倒再射萬夫開者也則公此詩蓋字字實錄絕無一語溢美而詞氣踔厲筆力雄偉落心動魄如此蓋由裴公奔雷掣電之奇與魯公忠義激發之氣兩相激發故不覺詞翰縱逸不可迴歷後世讀其詩觀其書法尚足凜凜立懦則當日公之忠肝義膽爭光日月爲

顏魯公文集 卷三十 書評十 十六

可知矣書乘楷行草若籀若篆雄絕一世余題爲魯公第一奇跡不虛也此書流傳絕少惟見兩卷而字跡微有不同豈公當日有兩本耶董思白言婁江王奐州所藏與余後見一本互有同異而後本差勝如思白言則公曾書兩本信矣 米海嶽論書謂其字相聯屬詭異飛動得於意外最爲傑思黃山谷云奇傑秀拔奄有魏晉唐以來風流氣骨固應歐虞褚薛皆爲法度所掩豈若魯公蕭然出於繩墨之外而卒與之合哉二公之推許論坐如此余謂特未見此書耳此書詭異飛動出論坐外益自右軍來開此境其心目中不復欲存右軍一筆益所謂善學柳下惠莫如魯男子者也然非有一段忠義鬱勃之氣發於筆墨之外未由臻此不求其本而但倣其面目亦未爲善學者也欲學古人不可不知此語 虛舟題跋

誌公像贊

誌公像贊今靈谷寺有石刻吳道子畫李白贊顏眞卿書世稱三絕舊刻已壞此重刻者不復見書法之妙矣碑陰有趙松雪篆書甚佳然余未之得也 東里續集

寺開元寺僧殘碑

第一千五百四十四唐開元寺僧殘碑顏眞卿正書金石

顏魯公文集 卷三十 書評十 十七

錄目

右唐開元寺僧殘碑雖書撰人姓名殘缺然以字畫驗之爲顏魯公書無疑也初仁宗朝吳長文參政在京師倣居洽地得之當時文士皆爲賦詩今其石尚藏汝上長文家云 金石錄跋

臨諸家法帖

右唐人所臨諸家法帖一卷其前數帖類眞卿所書益其筆畫精勁他人未易臻此 集古錄跋尾

案魯公有臨王右軍二帖刻入甲秀堂帖未知卽歐陽公所見否

華嚴經

宋搨顏魯公書華嚴經卷首有羅氏世家印郁逢慶書畫題跋記

魯公華嚴帖如萬鈞之弩一發沒羽余稍添以劉太沖蔡明遠等敘令就疏宕力不足故不免態勝也虛舟題跋

小字華嚴經

憶癸丑萬歷四十一年北上過徐碩菴先生向余稱魯公眞蹟有僧手唐箋一幅闊可尺三寸直尺七八寸書華嚴經八十一卷初看如絲不能識認諦視則筆勢勁遒精神橫溢書尾記年月曰積書十載則魯公筆也鮑觀光重刻米書魯公尸解事跋

黃庭經

右黃庭別本續得之京師書肆不知此石刻在何處其字畫頗類顏魯公甚可愛而不完更俟求訪以足之古緣跋尾

摩利支天經

此經與東方朔贊家廟碑政是一輩書耳勁拔嚴重如入宗廟中循牆皆禮樂器而秀媚流利有翩翩欲飛浩然獨往之趣公生平拒祿山誚盧杞叱希烈直氣塞天地至與陶八八游得尸解之術証位上眞又有浮游埃壒之表者眞扶人紀而闡元風皆可於公筆札中見之昔謂筆爲心畫可以觀人於公尤足信也廉虞善鑒字

自江淮帖卽一行帖

卞令之少司寇收魯公自江淮帖僕以劉太沖蔡明遠寒食等帖細意對較字字皆同則知此爲好事者集魯公字雙鉤所成又其所收湖州帖筆法浮薄少力亦屬好事者仿顏面貌而爲之以便售利顏書雖率爾作草無不沈勁入骨此書殊不爾決知非魯公余此論似發

寶有精鑒不虛也恐來學或未能識別聊復書之以麗於寒食帖後竹雲題跋

案江淮帖汝帖絳帖皆有摹本

送辛晃序

唐太師顏眞卿書送辛子序　右眞蹟楮紙書在寶文閣學士謝景温處前後爲好事者以筆描二大印其文亂仍書鉉字其中幸不合縫鑒非鉉筆甚累墨寶帶佐

寶文於潭屢經賞閱寶章待訪錄

寒食帖

顏眞卿寒食帖　右綾紙書在中書舍人錢勰處世多

石本 寶章待訪錄
與澄師帖
澄師帖刻戲鴻堂帖內幸周副者周當作問摹刻誤也
臯陶碑
臯陶碑顏眞卿書在臨汾縣 古今碑錄
旌儒廟碑
唐旌儒廟碑顏眞卿書在臨潼坑儒谷 古今碑錄
元儁法師碑
與唐寺元儁法師碑無撰人名氏顏眞卿書 寶刻叢編
青瀚霄漢閣石刻
青瀚霄漢閣石刻顏眞卿書在順慶府廣安州治西 古今碑錄
天中山三字
天中山三字顏眞卿正書無年月明人重刻 寰宇訪碑錄
眞卿二字
唐太師顏魯公書名兩字 右眞蹟書嶺南刺史綾告
在朝奉郎臨江許彥先處 寶章待訪錄
訊後帖 鄒游帖 脩書帖 廣平帖 中夏帖
訊後鄒游二帖見忠義堂第二冊 脩書廣平中夏三帖見忠義堂第二冊
別本麻姑壇記

此帖亦見忠義堂摹本字大如中指介在大字小字二本外別成一種末有令姚免三字
顏元孫告 顏昭甫告 魯公授刑部尚書制
元孫昭甫二告及魯公此制皆摹入忠義堂帖留元剛云或係顏碩輩所書不必皆魯公手蹟也
御史帖 南來帖 草隸帖 江外帖 送書帖
五帖皆東平畢崧續入忠義堂帖
案以上一十四種皆係宋刻未經前人論定彙錄各碑之後又魯公碑刻見於金石家記載而集中無文者有顏允南妻陳氏碑顏顯甫碑顏喬卿碑顏處士碑凡九種又文見集中世無石本并金石家亦無記載者有崔沔陋室銘記華姑仙壇記顏幼輿碑顏允臧碑張志和碑李光弼碑李齊物碑清河康公碑徐秀碑鮮于向碑和政公主碑妙喜寺碑以上十三碑雖未必盡爲公書而撰書皆出公手者必多存目於此以待搜訪

元宗老子像贊
姑蘇天慶觀道士馬大同得吳道子畫太上混元黃帝聖像乃元宗皇帝四言御贊十有六句題爲臣顏眞卿

書寶慶元年刻於石正書徑五分字不類顏附錄於此

奉使題字

觀此筆蹟不顯歲月以事實攷之蓋使李希烈時也希烈以建中元年陷汝州盧杞建議遣公奉使至貞元元年八月丙戌公不幸遇害因蹤賊寇者逾二年刃加於頸而色不變度無還期嘗不易節蓋以自表云重既摹公之像於蒲縞而祠之又訪得此石本狀貌老矣重題字而余所得本無有豈別一刻與公以明直爲相所忌斥逐非一亦未必定是使希烈時書但觀其詞慷慨意旨悲惋彌令人嘆息痛恨於青蠅之詩也

唐重書

晉公行書奉命來此事期未竟止緣忠勤無有旋意又作二語云人心無路兒時事只天知宋刻同州下有公小像不知原刻在何處然觀其詞意乃使李希烈時也亦足悲夫石墨鐫華

公使逆謂還以僞相羈囚憤懣甘死待日內無可屈之志前無可任之途循省身世思憶君國千愁萬緒莫從告語寄之此圖申以數語用示後人即遥訣君父痛哉

襲又寧獨玩其書法而已哉王氏書跋題跋

唐史德宗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汝州盧杞建議遣公往宣慰之明年希烈僭僞號問儀於公公不爲屈八月希烈縊殺公於蔡公有自汝移蔡帖末之見也公幽於汝蔡凡三年幾死者數矣義命自安始終不易及大龍興寺自度必死乃作遺表自爲墓誌此帖所謂秘緣忠勤

無有旋踵中心悢悢始終不改者蓋其時書以明志之語也或者議公年踰七十不宜致政難以言智當是時唐室禍亂相仍殆無虛日又林甫盧杞相繼爲相中外之勢危若累卵公以五十年舊臣不忍坐視其亡而寧以身殉此其心跡眞與日月爭光可也或又議公不死於希烈暫號之時至爲希烈所殺以爲公惜布烈之陷汝暫號等反耳公不死於暫號之時與不死於使汝之日一也豈謂公於此時尙可復有偷生畏死之心哉一日不死或者朝廷匡復尙可酬其身以有爲未可知也且建議遣公者杞也從杞遣公者德宗也以宗社柱石之

臣投之亂賊是魯公之死君相死之耳綱目大書顏眞卿爲李希烈所殺罪君相也竹雲題跋

右顏魯公像并奉使蔡州書在同州府朱靖歲元年七月祕閣修撰知同州唐重所刻題云重既摹公之像於蒲繪而祠之又訪得此石本狀貌老矣公以乾元元年自同徙蒲至奉使時垂三十年儒氣不衰而狀貌非昔也乃刻石實之祠室俾觀者有攷焉案魯公以貞元元年乙丑爲李希烈所害時年七十六則乾元元年戊戌年止四十九故二像鬢眉不無壯老之別重字聖任眉州彭山人建炎初以天章閣直學士知京兆府與金人戰城陷死之益忠義得之性成宜其有慕於魯公也潛

堂金石文跋尾

右碑上刻顏魯公奉命帖下刻像中則宋唐重跋也云親此筆跡不題歲月以事實攷之益使李希烈時也至貞元元年八月丙戌公不幸遇害困賊庭者踰二年案魯公以興元元年奉使貞元元年八月廿四日死難唐書本紀以爲八月丙戌獨行狀以爲興元元年者非

跋爲靖康元年七月作關中金石記

業唐重字聖任自署爲朝散郎祕閣修撰知同州軍州事族重以右諫議大夫疏斬蔡京父子遷中書舍人兼

掌輔當先補外爲相所惡落職知同州傳不載其爲祕閣修撰當是略也是年金兵破晉絳重度不能守開門縱州人使出自以殘兵數百守城金疑其有備不渡河而返導擢天章閣待制卽其時事矣後爲京兆府路經略制置使爲金將婁室所攻城陷殉節攷欽宗本紀金破晉絳乃是年九十兩月事也婁室破永興軍乃高宗建炎二年正月事也重在同州繪公圖像刻置祠堂是其忠義之氣根於天性觀此圖者不特使眞卿英靈千載不沫重之氣節亦於是乎可見矣關中金石志

此碑據魯公年譜以爲興元元年書據魯公碑銘云興

元元年八月三日薨於蔡州之難行狀云貞元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希烈幽殺之新唐書本傳不書薨日舊傳則云興元元年八月三日與碑銘同公之奉使新書本紀及傳皆不書年月舊傳本紀特書建中四年正月庚寅李希烈陷汝州甲午遣顏眞卿宣慰李希烈軍是希烈之陷汝眞卿之奉使皆在建中四年唐重以陷汝州在建中元年關中金石記以奉使在興元元年皆誤也兩書傳載眞卿先爲袁傪所排次爲楊炎所惡最後爲盧杞所忌數遣人問方鎭所便將出之會李希烈陷汝州乃奏顏眞卿四方所指使諭之可不勞師旅

之李勉密表固留又遣逆於路不及至河南河南尹鄭叔則勸不行答曰君命可避乎既見希烈宣詔旨就館希烈逼使上疏雪已眞卿不從每與諸子書但戒嚴奉家廟恤諸孤訖無它語希烈屢遣人或說或脅皆怒叱之乃拘眞卿守以甲士掘方丈坎於庭傳將阬之眞卿曰死生分定何多爲張伯儀敗齋旌節首級至眞卿慟哭投地含其黨周曾康秀林等謀襲希烈奉眞卿爲帥事洩曾死拘送眞卿蔡州龍興寺眞卿度必死乃作遺表自爲墓誌祭文指寢室西壁下曰此吾殯所也與元載自汝移蔡天也天之昭明其可誣乎有虞之德則不朽耳十九日書此公所自書者的的可據當以眞元年八月李希烈害公於龍興寺年七十有七爲正或云八月二十四日或云八月三日則無須深考矣竹雲題跋

忠義堂帖

宋人有忠義堂祀顏魯公嘉定間酉元剛刻魯公帖置其中極其勁秀計十卷有嘉定丁丑東平鞏嵓跋予僅得八卷貯海雲閣元王秋澗云觀顏魯公忠義堂帖宋人所刻不知幾卷予得二大帙俱顏魯公書東林西林雁塔題名家廟碑北墨白綿紙刻亦清勁悟公書勁而潤蓋筆善轉而韻勝故也庚子銷夏記惜乎不全碑帖紀證

案近日鈎得忠義堂帖孫退谷藏本凡六冊又另冊二丙無東西林及雁塔題名亦無家廟碑豈孫不全耶抑四明范氏所見即孫本之所佚耶

忠義堂帖宋人所刻有奉命帖移蔡帖葉少蘊避暑錄話曰顏魯公眞蹟宣和間存者猶有數十本其最著者與郭英乂論坐位書在永興安師文家祭姪季明文稿馬乞鹿脯帖在李觀察士衡家乞米帖在天章閣待制王質家寒食帖在錢穆甫家其餘與蔡明遠帖盧八舍曹帖送劉太眞序當作太沖不知在誰氏皆有石本坐位帖安氏初析居分爲二人多見其前段師文後乃併得之相繼皆入內府世間無復遺矣今忠義堂所刻已上諸帖皆有之又有送辛晃序清遠道士同沈恭子游虎邱寺詩末題大歷五年十二月又有開元二年二月顏元孫告身一通乾元元年四月顏昭甫告身一通寶應元年七月顏惟貞贈祕書少監告身一通殷氏贈蘭陵郡太夫人告身一通大歷十三年八月顏眞卿刑部尚書告身一通建中元年八月顏眞卿太子太師告身一通後有朱至和二年蔡襄跋落定乙亥留元剛刻石金石文字記

附忠義堂帖孫退谷藏本目次

第一冊 移蔡帖 爭坐位帖 奉命帖 與蔡明遠帖 送劉太沖序 鹿脯帖 乞米帖 捧檄帖 峽州帖 乍奉辭帖

第二冊 脩書帖 守政帖 廣平帖 中夏帖 與夫人帖 華嚴帖 文殊帖 一行帖 鹿脯後帖 書馬伏波語 訊後帖 送劉太沖序 送辛

于序

第三冊 裴將軍詩 刻清遠道士詩因而繼作 麻姑仙壇記

第四冊 東方先生畫贊碑陰記

第五冊 郭公廟碑銘上

第六冊 郭公廟碑銘下

另冊一 顏昭甫贈華州刺史制 顏元孫制 顏

惟貞贈祕書少監制　蘭陵郡太君殷氏贈蘭陵郡
太夫人制　顏眞卿太子少師告身有蔡襄題記
顏眞卿刑部尚書告身
元剛有跋在各告之後所見棫本首元孫制次昭
甫制次少師告次刑部告次惟貞告次蘭陵告其
次蓋爲裝者所誤又惟元孫制有前題目餘皆無
亦裝者失之也
御史帖　南來帖　草篆帖　江外帖　送書帖
五帖爲嘉定丁丑東平鞏嶸所續嶸宋史藝文志
著有郡陵類考二卷

月冊二　乞御書題天下放生池碑之後觀標題可見
原刻御書批荅本在放生池碑額幷御書批荅
所見棫本誤以御書批荅冠於諸制告之前元剛
跋但言刻諸告身而不及放生池碑則此碑及批
荅蓋亦鞏氏續刻也並正之

顏魯公文集卷三十終

詠陶淵明

朱文公曰陶公栗里前賢題詠獨顏魯公一篇令人感慨見廬山記集不載（因學紀聞案盧山記陳令舉撰）王伯厚云集不載者蓋伯厚見本乃宋次道所編之魯公集也（本朝全唐詩所載又不知從何本採入）詩中苦不作不肯舍生悲拊細與與孤雲遠作興逐孤（孤雲外飛隨作心隨與）厚所載異者數字何義門云此詩已非全篇玩其詞意實止於此何說非也

贈裴將軍

唐亨元獨異志云吳道子善畫鬼神開元中將軍裴

旻母喪詣道子於東都天宮寺圖神鬼數壁以資冥助答曰廢畫已久若將軍有意爲吾纏結舞劍一曲庶因猛厲獲通幽冥文於是脫去喪服若常時妝飾走馬如飛左旋右抽擲劍入雲高數十丈若電光下射文引手執鞘承之劍透空而下觀者數千人無不悚慄道子於是援毫圖壁俄頃之際魔魅出颯然風起爲天下壯觀道子生平所畫得意無出於是案裴文舞劍唐人所記曲盡其妙魯公此詩刻入忠義堂帖所謂劍舞若游電灑風發且迴適與電光下射之語相合豈亦濡毫吮墨時親見鸞弓盤馬之狀有以助其筆力耶不然此詩此字何神肖至此宜其與道子之畫並傳千古也

峴山石蕑聯句

今峴山有李適之窪樽顏魯公諸人嘗飲載其嘗至湖州爲刺史蓋史失之也（避暑錄話）

大言小言等聯句

江鄉幾雜志云宋次道集顏魯公文爲十五卷詩才十八首多是湖州宴會聯句詩公必在其間又有大言小言樂語滑語饒語醉語案次道宋敏求字也是集見館閣書目今已佚而不傳（補在容齋三筆條後）

卷千六　外集四

顏魯公畫像

朱翌

結翁續體祭中丞鬼質何爲苦見嗔千五百年如烈日二十四州惟一人朝衣視坎趨前死羽服行山卽此身賴有區區張孝舉直言驚倒漢廷臣（案新仲此詩前刻四句今據濡山集鈔補）

書左善舉秀才乞米圖

宋贛縣　曾幾　吉甫

乞米魯公書作帖睎顏處士繪爲圖若教渾似侏儒飽還有流傳翰墨無（補在朱翌詩後）

讀顏魯公碑

李無悔

平生肝膽衛長城至死圖回色不驚世俗不知忠義大

百年空有好書名書原作詩明仁和郎瑛改案國同二字亦疑有誤補在會稽詩後

卷十七 知集五

贈顏元孫秘書監制 廣德二年

故濠州刺史上柱國顏元孫懿道淳茂宏材特達傳經成業聚學爲文清白著於家風閨望光於銓選久膺揚歷爰寄藩條政有其方績宣其用未登大任遽迫流年九原不作郡邑存其遺愛二子象賢艱難立其名節能徇國孝在榮親贈以儒官揚其盛烈可贈秘書監制

顏蘇二公祠記

宋郡縣 袁 燮

自古人才有卓然關繫世道者其惟節義之士乎蓋必有防防決則水不可制屋必有棟棟折則屋無以支惟人亦然必有節義之士確乎不可奪者爲之標準則人心興起而公道著明不然者反是其所關繫豈不甚大哉嗚呼若唐之顏魯公本朝之蘇長公履險蹈難終其身未嘗少屈眞節義之士乎安祿山之變顏公忠憤奮發首唱大義興起一時士大夫之心卒能摧折姦兇再安唐室李希烈之使心知其危冒死而不顧其剛毅特立有如此者蘇公力爭新法遂以忠鯁顯名羣邪媢嫉投諸散地元祐間與賢並進志稍伸矣仍不得久

安於朝紹聖元符之際遠謫窮荒而氣不懾其祇節行無愧於顏公故至今論人物者兩重之初吳興廟祀顏公而祀蘇公於其廡前守陳侯汶始立寶積院之祠以祀顏楊侯長孺始立黃龍洞之祠以祀蘇而祠遂分三公皆此邦良牧人心所不能忘也今守趙侯希蒼重顧黃龍之祠地勢爽塏思前人建立之艱圖所以永傳勿壞者輪奐之美功力之堅有加於往日則合顏蘇公共爲一祠前臨震澤波瀾浩渺廣吞三郡旁揖古形勢嵱崒雄鎮一方登堂遠望蒼翠之色泓澄之輝交映使心形俱泰以三公之賢血食於此眞不

愧爲讜論同一肺腸行乎正途同一軌轍此侯所以合而祀之也嗚呼周公管蔡不相爲謀禹稷顏子可以同道是心一差雖同父所生未免乘戾是心無間卽先後曠世自爾合符二公節義其時異而心同者與表前賢之懿行爲後進之師資使君膏土民則而象之洗濯其背公營私之習振發其守節循義之心則雖後二公而生其堅正不同之操必有能繼之者矣傳曰有爲者亦若是尙論古人謂之善友此侯之所望於郡人者貽書屬爲記之是舉也實關風化余何敢以不文辭

嘉泰湖州府志歸安縣學經閣左有魯公祠祀唐顏眞

鄉烏程縣峴山有三賢祠祀眞卿及宋蘇軾王十朋鎮嘗樓下有四賢祠祀晉王羲之謝安及眞卿軾本朝吳綺於峴山之祠增入羲之安及梁柳惲唐杜牧宋孫覺明陳幼學改爲九賢祠而黃龍洞顏祠之祠閟焉黃龍洞在卞山蘇軾在郡僅九十日嘗禱雨於此志云淳熙中烏程令蕭德藻因爲軾建專祠即此記所云嘉定中郡守趙希蒼改建顏蘇合祠之地也攷記中舊祀魯公祠在峩山寶積院黃龍洞之魯公祠在駱駝橋東陳汝改建嘉定中郡守楊長孺而不知始於蕭德藻皆可詞

之誤補在歐陽守道吉州祠堂記後

書顏魯公逸事

明長洲 陳仁錫 閱

魯公宦跡家世舉世洞悉其忠節素著文章詞翰特餘事耳頗得仙道自其宿命所通年十八九時卧疾有道士過其家自稱北山君出丹砂粟許救之頃刻即愈因謂之曰子有青簡之名已誌金臺可以廢世上補仙官不宜自沈於宦海若不能擺脫塵網去世之日可以酬之形鍊神陰景然後得道復以丹一粒授之戒之曰拯節輔主勤儉致身百年外吾期爾於伊洛之間矣別傳云眞卿將往蔡州謂其子曰吾與元載俱服上藥後爲酒色所敗故不及吾此去蔡州必爲逆賊所害爾後可迎吾喪於華陰開棺視之必異於衆及是開棺果覩其異道士飛去矣其後十餘年顏氏之家自雍遣僕賫書詣洛莊租迴及洛京此僕偶到同德寺見魯公衣長衫張蓋在佛殿上坐此僕遽欲近前拜之公遂轉身去御觀佛壁亦左右隨之終不令僕見其面乃下佛殿去僕亦步隨之徑歸城東北隅荒菜園中有兩間破屋門扉甚敝公便揭箔而入僕遂隔箔子唱喏公曰何人僕對以名公曰入來僕既入拜輒擬哭公遽止之遂畧問十二見姪了公探懷中出金十兩付僕以濟家置仍遣速歸勿與人說如家內乏闕即再來僕還雍迄其事家衆大驚賃其金乃眞金也顏氏子便市鞍馬與向僕疾來省覲復至前處但滿眼榛蕪一無所有時人皆稱云眞卿將終辭金帶以遺使者曰吾嘗脩道以形全爲

魯公屢解得道焉

案唐李石續博物志云顏眞卿遇道人陶八授以碧霞丹餌之曰七十上有厄如有卽吉後爲盧杞所陷縊死希烈敗返葬狀貌如生偏身金色爪甲出手背鬚髮皆長數尺人咸異之後有商人遇之於羅浮山寄書至偃師顏氏寺坐者曰此先太師親翰書也明卿所書與米襄陽仙迹蠶頭馬尾當作鼠眞得仙也

記小有異同蓋皆本於李石之說以仙視魯公不如公之自有千古者正不在金丹幻術也揆厥所由蓋平日文字喜與仙佛徵逐緣故後世之惡盧杞而

希烈者欲藉此以抑其不平之氣亦如諫佛骨之類昌黎偶與文暢大顚輩以詩文投契遂指爲釋氏輩此雖細人愛人不窺其大其實皆二公有以自樹之的也魯公爲復聖後裔數百年來議禮諸臣不能躋於兩廡之祀正爲仙迹所累特識於此以俟千百世之具隻眼者補在元蘇伯脩浯溪書院記後

卷二十 外集八

雜紀

讓美德也然當審其是非趙充國不歸功於二將軍君子以爲是顏眞卿歸功於賀蘭進明君子以爲非同上

在困學紀聞第二條後

七十懸車古之制也然亦道其常耳際昇平之世遭顯治之君聘召之勤倚任之重如漢之張蒼魏之高允宋之潞公諸賢完名令終哀榮備至無得而議焉者也陳蕃張柬之顏眞卿孤忠勁節百世瞻仰不可尙矣然其世則亂世也其君則闇君也其年則入七十餘也不能引年而退見幾而作卒皆不得其死此君子所以深惜也

補責備餘談王稱在前條之後

顏杲卿眞卿各以一郡起兵討賊事雖無成大義凜凜聲一動河北卿應以重盛之才烏合三萬

皆潰未及旬日乎原亦終不免胡氏史論謂明皇棄天固不使得忠義之報信夫杲卿罵賊百世下聞其聲眞卿立朝忠貞勁直侃侃乎社稷之佐歸難則抗節賊庭主死不屈二人爲唐室增光豈小哉朱子補名臣傳論

補在餘力堂記第二條之後

卷二十三 書評一

總論

觀其書有以得其爲人則君子小人必辨於書是殆不然以貌取人尤且不可而況書乎吾觀顏公書未嘗不想見其風采非徒得其爲人而已凜乎若見其誅盧杞

而叱希烈何也其理與韓非藐斧之說無異然人之
畫工拙之外蓋皆有趣亦有以見其爲人邪正之粗
（蘇東坡文集 補在 集古錄跋尾條之後）

楷字無出顏柳柳雖有骨似疎脫少勁拔且書體一例
魯公之書予所見者東方朔像贊與金天王廟題名
大字也一則莊偉一則俊拔小字如干祿帖與麻姑壇
記千祿則持重舒和壇記則遒峻緊潔似非一手所出
意者傳模鐫刻之有工拙耳及觀多寶座位等碑則筆
意又迥不同把翫久之筆畫形體雖有粗細大小而
皆有法愈看愈佳此公之書百世不可及也殆（缺）

（東坡文集 補遺 九）

顏魯公文集 補遺

書郭英乂論坐位書石已泐矣而法猶可尋王元
魯公草行不知何時上石石亦泐矣而文從容中道者猶
美云無一筆不作晉法所謂無意而文不能發而發之於筆墨間余
又云公剛勁義烈之氣文不能發而發之於筆墨間余
嘗謂公學不如其人於麻姑壇記見之詞不如筆楷不
如行有意不如無意於此帖見之而都元敬乃謂草莫
是年十一月改元大歷故次年丁未十月公
題名便稱大歷二年又明年戊申五月移撫
之筆亦爲摹刻目中有筆余不能不服膺元美此

（缺）卷二十四 書評四 題書

乞米帖

（顏魯公帖曰圖門百口幾至餬口拔左傳鄭莊公曰寡
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杜預云餬粥也
粥乃貧家所食魯公謂其家幾至餬口則其意與左氏
異豈以餬口謂都無所食乎 故齋古今雋 寶晉英光集條 補在 後）

左伯桃墓詩

魯公以永泰二年丙午二月貶峽州別駕自餘改吉州
司馬六月次江州之廬山有東西林題名必以秋至吉
是年十一月改元大歷故次年丁未十月公遊青原寺
題名便稱大歷二年又明年戊申五月移撫
州刺史自

（缺）

（顏魯公文集 補遺 十）

酉庚戌皆在官六年辛亥閏三月代到而四月書麻始
壇記猶以撫州繫銜今於文集及石刻改之是歲八月
次上元縣延自撫歸京時也上元與溧水實爲鄰邑今
陸魚藻韓皆和之仙耶鬼耶則不必問然僕獨深愛其
詩中數句云吟眺川之陰步上山之岸山川共澄徹光
彩交凌亂白雲蓊欲歸青山忽消半嗚呼借使非神仙
亦一才鬼也許彦周詩話補在與地碑目條後

八關齋功德記

此宋州將吏爲節度使田神功頌疾愈作齋會也神功
故非良臣徐向等媚其主帥非佳事而魯公爲撰爲書
而勒之乃其字法大徑三寸許方整遒勁不減曼倩讚

右墨蹟書補在
舉州山人藏條後

卷三十七 書評七

天下放生池碑

顏眞卿放生池碑銘序云謹緣皋陶奚斯歌頌魯之
義述天下放生池碑銘一章所用奚斯事蓋承班固之
誤也固序兩都賦曰皋陶歌虞奚斯頌魯按魯頌云新
廟奕奕奚斯所作奚斯乃作廟者非作頌之人也敬齋
古今黈補在
公年譜條後

平蕪字書

此本模刻最多此亦模本也故魯公面目十失八九改

歐公集古錄開成中已有楊漢公模本矣漢公謂王
爲衣食業故舉多速損歐公云公書爲世楷模而此
書辨正僞謬尤堪傳所以損爾世人所傳乃漢公模本
眞本以不完遂不傳然則眞本不知在否但得漢公本
似猶勝木本也又讀王元美跋乃謂無一筆縱緩藏
爲臨池指南元美好古或宜有眞本耳抑亦漢公本耶
石墨鐫華補在弇州山人四部稿餘後
書評
卷三十八

湖州石柱記

公與地碑記
二十三

公與地碑記有顏頊家圖經云顏頊家有當卬圖徙山在州之東南春秋傳所謂楚子伐吳克鳩茲至於衡山者也今謂之橫山或疑項都帝邱今濮州是無緣家在此古今流傳雖不可信然舜葬蒼梧禹葬會稽何必其都耶今州之西南有桐山亦隸烏程其旁有夏駕山王村相傳以爲夏杼狩所至杼夏之七王也禹葬會稽則杼之至此固無怪庸俗之言未可爲全無據也
趙晉齋鈔本輿地碑目條後補在

卷三十九 書評九

顏氏家廟碑

顏氏家廟碑李陽冰篆額顏魯公撰并書石四面環轉

顏魯公宗聖齋孫有唐元老壯歲遏祿山之厥義激烈心晚年陷希烈之庭志甘白刃固已名垂竹帛氣作山河揭日月以常行共乾坤而不朽夫豈類丁眞永草僅一藝以成名亦安在柳骨顏筋作千秋之定論然而書因品貴技以人傳本之於義膽忠肝發而爲銀鉤鐵畫況公世工篆隸學有淵源近承長史之親傳遠接峄嶧之嫡派絕去經生習氣鼠尾蠶頭居然大雅風流蒼勁雅相卽云妙墨價本無雙矧屬名臣品居第一宜其手澤之流傳定有明神爲呵護者矣長沙黃虎癡[illegible]

富墨林奧窮筆陣秦漢之桓碑彝器盡入鐵題晉唐之樂石祥金都歸品藻就中獨嗜厥有公書經搜訪者二十餘年萃精華於五十九種或豐碑或斷碣細大不捐或拓本或雙鉤精神悉見益先生客中游覽每具雅推暗裏摩挲便題蠹曰訪古於長安肆上探奇於故紙堆中牽更觀索靖之碑因而駐馬李約見于雲之字取以名齋故能極希世之珍藏爲專門之賞鑒裝池以出臨風色煥縹囊韞櫝而藏入夜光騰芸案景行斯在拱璧何加敬瑞入鄴侯之書廚曾蒙見示慕米家之畫舫從[illegible]乞借觀正笏垂紳展視而神皆煥若忠臣烈士臨摹而

[illegible]光緒甲午孟冬上澣桂林龍啟瑞敬書

劉賓客外集

劉賓客外集卷第一

正議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兼太子賓客贈兵部尚書劉禹錫

詩

翰林白二十二學士見寄詩一百篇因以答貺

吟君遺我百篇詩使我獨坐形神馳玉琴清夜人不語
琪樹春朝風正吹鄧人斤斲無痕跡仙人衣裳兼刀尺
世人方內欲相尋行盡四維無處覓

始至雲安寄兵部韓侍郎中書白舍人二公近

曾遠守故有屬焉

天外巴子國山頭白帝城波清蜀村盡雲散荒臺傾迅
瀨下哮吼兩岸勢爭衡陰風鬼神過暴雨蛟龍生硤斷
若其吳王闔百草不如應是欠西施

蘇州白舍人寄新詩有歎早白無兒之句因以

見孤邑江流照飛甍蠻軍擊嚴鼓稚馬引雙旌望闕遙
拜舞分庭備將迎銅符一以合文墨紛來縈暮色四山
起愁猿數處聲重關羣吏散靜室寒燈明故人青霞意
飛舞集蓬瀛昔曾在池藥應知魚鳥情

白舍人自杭州寄新詩有柳色春藏蘇小家之

句因而戲酬兼寄浙東元相公

錢塘山水有奇聲艷艷謫仙官有百城女妓還閭名小小
使君誰許喚卿卿籠驚震海風雷起蠻鬬墟天樓閣成
莫道騷人在三楚文星今向斗牛明

春日書懷寄東洛白二十二庶子

曾向空門學坐禪如今萬事盡忘筌眼前名利同春夢

醉裏風情敵少年野草芳菲紅錦地游絲撩亂碧羅天
心知洛下閑才子不作詩魔卽酒顛

白舍人見酬拙詩因以寄謝

雖陪三品散班中資歷從來事不同名姓也曾鐫石柱
詩篇未得上屏風甘陵舊黨彫零盡魏閣新知禮數崇
煙水五湖如有伴猶應堪作釣魚翁

白舍人曹長寄新詩有遊宴之盛因以戲酬

蘇州刺史例能詩西掖今來替左司二八城門開道路
五千兵馬引旌旗水通山寺笙歌去騎過虹橋劒戟隨
若共吳王鬬百草不如應是欠西施

蘇州白舍人寄新詩有歎早白無兒之句因以

贈之

莫嗟華髮與無兒卻是人閒久遠期雪裏高山頭白早
海中仙果子生遲于公必有高門慶謝守何煩曉鏡悲
幸免如新分非淺祝君長詠夢熊詩（高山本高于門使之高二義有殊古之詩流曉此）

和汴州令狐相公到鎮改月偶書所懷二十二

韻

受脤新梁苑和鑾舊傳巖援毫動星宿垂釣取韜鈐赫
奕三川至歡呼百姓瞻綠油龍虎擁青紙鳳凰銜外壘
曾無警中厨亦罷監推誠人自服去殺令逾嚴赳赳令
皆飾幡幡口盡鉗爲兄憐庾翼選揚得龐咸鬱屈咽喉

地駢闐水陸兼渡橋鳴紺幰入肆颺雲帆端月當中氣
東風應遠占管絃喧夜景燈燭掩寒蟾酒每傾三雅書
能發百函詞人羞布鼓遠客獻貂襜歌榭白團扇舞筵
金縷衫旌旗遥一簇鳥履近相攙花樹當朱閣晴河逼
翠簾夜風飄鬟鬟燭淚滴曦巖玉罍虛頻易金爐暖重
添映鏡窺豔豔隔袖見纖纖謝傅何由接桓伊定不凡
應憐郡齋老旦夕鑷霜鬚

白太守行

聞有白太守棄官歸舊貂蘇州十萬戶盡作嬰兒啼太
守駐行舟閭門草萋萋揮袂謝啼者依然兩眉低朱戶
非不崇我心如重狸華池非不清意在寥廓棲夸者竊

所怪賢者默思齊我爲太守行題在隱起珪

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

巴山楚水淒涼地二十三年棄置身懷舊空吟聞笛賦
到鄉翻似爛柯人沈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
今日聽君歌一曲暫憑盃酒長精神

同樂天登棲靈寺塔

步步相攜不覺難九層雲外倚欄杆忽然語笑半天上
無限遊人舉眼看

龍郡歸洛途次山陽留辭郭中丞使君

自到山陽不許辭高齋日夜有佳期管絃正合看書院
語笑方酬咏詩銀漢雪晴襄翠幕清淮月影落金巵

洛陽歸客明朝去容趁城東花發時

楚州開元寺北院枸杞臨井繁茂可觀羣賢賦
詩因以繼和

僧房藥樹依寒井井有香泉樹有靈翠黛葉生籠石甃
殷紅子熟照銅瓶枝繁本是仙人杖根老新成瑞木形
上品功能甘露味遠知一勺可延齡

和樂天鸚鵡

養來鸚鵡菊初紅宜在朱樓繡戶中頻學喚人緣性慧
偏能識主爲情通斂毛睡足難銷日弄舌趨愁時願見風
誰遣聰明好顏色事須安置入深籠

歲杪將發楚州呈樂天

楚澤雪初霽楚城春欲歸清淮變寒色遠樹含晴暉原
野已多思風霜潛減威與君同旅鴈北向刷毛衣

洛中逢白監同話遊梁之樂因寄宣武令狐相
公

曾經謝病各遊梁今日相逢憶孝王少有一身兼將相
更能四面占文章開顏座內催飛蓋迴首庭中看舞槍
借問風前兼月下不知何客對胡牀

河南王少尹宅宴張常侍白舍人兼呈盧郎中
李員外二副使

將星夜落使星來三省清臣到外臺事重各銜天子詔
禮成同把故人盃捲簾松竹雪初霽滿院池塘春欲迴

第一林亭迎好客殷勤莫惜玉山頹

鶴歎二首 并序

友人白樂天去年罷吳郡挈雙鶴雛以歸予相遇於揚子津閑翫終日翔舞調態一符相書信華亭之尤物也今年春樂天爲祕書監不以鶴隨置之洛陽第一旦也入門問訊其家人鶴軒然來睨如記相識徘徊俛仰似含情顧慕擬唳而不能言者因作鶴歎以贈樂天

寂寞一雙鶴主人在西京故巢吳苑樹深院洛陽城徐引竹閒步達含雲外情誰憐好風月郗舍夜吹笙東都郎王家

丹頂宜承日霜翎不染泥愛池能久立看月未成棲一

院春草長三山歸路迷主人朝謁早貪養汝南雞

有所嗟

庾令樓中初見時武昌春柳嚲腰肢相逢相笑盡如夢爲雨爲雲今不知

鄂渚濛濛煙雨微女郎魂逐暮雲歸只應長在漢陽渡化作鴛鴦一隻飛

答樂天臨都驛見贈

北岡山邊波浪東都城裏風塵世事不同心事新人何似故人

再贈樂天

一政政官亂軋一年年老嚲嚲身外名何足算別來詩

且同吟

和裴相公傍水閑行

爲愛逍遙第一篇時時閑步賞風煙看花臨水心無事

功業成來二十年

和宣武令狐相公郡齋對新竹

新竹翛翛韻曉風隔窗依砌尚蒙籠數間素壁初閑後

一段清光入座中敲枕閑看知自適含毫朗詠與誰同

此君若欲長相見政事堂東有舊叢

答白刑部閩新蟬

蟬聲未發前已自感流年一入淒涼耳如聞斷續絃晴

清依露葉晚急畏霞天何事秋卿詠逢時一怡然

和裴相公寄白侍郎求雙鶴

皎皎華亭鶴未隨太守船白君罷吳郡太守攜雙鶴青雲意長在滄海到經年留滯清洛苑徘徊明月天何如鳳池上雙舞入祥煙

和樂天送鶴上裴相公別鶴之作

昨日看成送鶴詩高籠提出白雲司朱門乍入應迷路

玉樹容棲莫揀枝雙舞庭中花落處數聲池上月明時

三山碧海不歸去且向人間呈羽儀

終南秋雪

南嶺見秋雪千門坐早寒閑時駐馬望高處捲簾看霧

散瓊枝出日斜鉛粉殘偏宜曲江上倒影入清瀾

闕下待傳點呈諸同舍

禁漏晨鐘聲欲絕旌旗組綬影相交殿台佳氣當龍首
閣倚晴天見鳳巢山色蔥蘢丹檻外霞光泛濫翠松梢
多慚再入金門籍不敢爲文學解嘲

和樂天早塞

雨引苔侵壁風驅葉擁階久留閒客話宿請老僧齋酒
甕新陳接書籤次第排脩然自有處搖落不傷懷

和樂天以鏡換酒

把取菱花百鍊鏡換他竹葉十分盃頭眉厭老終難去
醮甲須歡便到來妍魄太分迷忌諱松喬俱傲絕嫌猜
校量功力相干萬好去從空白玉臺

同樂天送河南馮尹學士

可憐玉馬風流地暫輟金貂侍從才閤上掩書劉向去
門前脩刺孔融來峭陵路靜寒無雨洛水橋長晝起雷
共羨府中棠棣好先於城外百花開

同白二十二贈王山人

愛名之世忘名客多事之時無事身古來相傳見未久
歲年雖變貌常新飛章上達三清路受籙平交五嶽神
笑聽鼕鼕朝暮鼓只能催得市朝人

題集賢閣

鳳池西畔圖書府玉樹玲瓏景氣閑長聽餘風送天樂
時登高閣望人寰青山雲繞欄杆外紫殿香來步武間

曾是先賢翔集地每看壁記一慚顏

杏園花下酬樂天見贈

二十餘年作逐臣歸來還見曲江春遊人莫笑白頭醉
老醉花閒有幾人

和令狐相公初歸京國賦詩言懷

凌雲羽翮挾天才揚歷中樞與外臺相印昔辭東閣去
將星還拱北辰來殿庭捧日影纓入閣道看山曳履迴
口不言功心自適吟詩釀酒待花開

曲江春望

鳳城煙雨歇萬象含佳氣酒後人倒狂花時天似醉三
春車馬客一代繁華地何事獨傷懷少年曾得意

和令狐相公春日尋花有懷白侍郎閤老

芳菲滿雍州鸞鳳許同遊花徑須深入時光不少留色
鮮由樹嫩枝亞爲房稠靜對仍持酒高看特上樓晴宜
連夜賞雨便一年休其憶秋官處餘霞曲水頭

和樂天南園試小樂

閑步南園煙雨晴遙聞絲竹出牆聲欲拋丹筆三川去
先教清商一部成花木手栽偏有興歌詞自作別生情
多才遇景皆能詠當日人傳滿鳳城

和樂天春詞

新妝宜面下朱樓深鎖春光一院愁行到中庭數花朵
蜻蜓飛上玉搔頭

和嚴給事聞唐昌觀玉蕊花下有遊仙二絶

玉女來看玉蕊花異香先引七香車攀枝弄雪時迴顧
驚怪人間日易斜

雪蕊瓊絲滿院春衣輕步步不生塵君平簾下徒相問
長伴吹簫別有人

歎水別白二十二

水至清盡美從一勺至千里利人利物時行時止道性
淨皆然交情淡如此君遊金谷隄上我在石渠署裏兩
心相憶似流波潺湲日夜無窮已

答樂天戲贈

才子聲名白侍郎風流誰老尚難當詩情逸似陶彭澤

齋日多加周太常祝融將心求淨土時時偷眼看春光
知君技癢思歡宴欲倩天魔破道場

同樂天送令狐相公赴東都留守（自戶部尚書）

尚書劒履出明光居守旌旗赴洛陽世上功名兼將相
人間聲價是文章衙門曉閙分天仗賓幕初開辟省郎
從發坡頭向東望春風處處有甘棠（自華林至河南皆故治也）

劉賓客外集卷第一

詩

同樂天和微之深春二十首 同用家花車斜四韻

何處深春好春深萬乘家宮門皆映柳輦路盡穿花池色連天漢城形象帝車旌旗暖風裏獵獵向西斜

何處深春好春深阿母家瑤池長不夜珠樹正開花橋峻通星渚樓暄近日車層城十二闕相對玉梯斜

何處深春好春深執政家恩光貪捧日貴重不看花玉饌堂交印沙隄住礙車多門一已閉直道更無斜

何處深春好春深大鎮家前旌光照日後騎颯成花節院收荷隊毬場簇看車廣筵歌舞散書號夕陽斜

何處深春好春深貴戚家櫪嘶無價馬庭發有名花欲進宮人食先熏命婦車晚歸長帶酒冠蓋任傾斜

何處深春好春深恩澤家爐添龍腦炷綬結虎頭花賓客珠成履嬰孩錦縛車畫堂簾幕外來去燕飛斜

何處深春好春深京兆家人眉新柳葉馬色醉桃花盜息無鳴鼓朝迴自走車能令帝城外不敢徑由斜

何處深春好春深刺史家夜闌猶命樂雨甚亦尋花傲客多憑酒新姬若上車公門吏散後風擺戟衣斜

何處深春好春深羽客家芝田繞舍色杏樹滿山花雲是淮王宅風爲列子車古壇操簡處一徑入林斜

何處深春好春深稚子家爭騎一竿竹偷折四鄰花笑擊羊皮鼓行牽犢領車中庭貪夜戲不覺玉繩斜

何處深春好春深小隱家芟庭留野菜撅樹去狂花醉酒一千日貯書三十車推尭從露體不敢有餘斜

何處深春好春深富貴家惟多貯金帛不擬負鶯花國樂呼聯轡行廚載滿車歸來看理曲燈下寶釵斜

何處深春好春深豪士家多活味濃酒貴買色深花已脅鷹隨馬連催妓上車城南湖青處村落逐原斜

何處深春好春深貴胄家迎呼偏熟客揀選最多花飲饌開華幄笙歌出鈿車與酣樽易罄連瀉酒瓶斜

何處深春好春深唱第家名傳一紙榜興管九衢花薦聽諸侯樂來隨計吏車杏園拋曲處揮袖向風斜

何處深春好春深少婦家能偷新禁曲自翦入時花追逐同遊伴平章貴價車從來不墜馬故遣髻鬟斜

何處深春好春深幼女家雙鬟梳項髻兩面繡裙花妝壞頻臨鏡身輕不占車嬾隨爭次第羣搜採繩斜

何處深春好春深蘭若家當香收柏葉養蜜近梨花野徑宜行藥遊人盡駐車榮園離落短遥見桔槔斜

何處深春好春深老宿家小欄圍蕙草高架引藤花四宇香書印三乘壁畫車遲迴聽句偈雙樹晚陰斜

何處深春好春深種蒔家分畦十字水接樹兩般花櫛比栽籬槿咿嗄轉井車可憐高處望基布不曾斜

何處深春好春深稚子家爭騎一竿竹偷折四鄰花笑擊羊皮鼓行牽犢領車中庭貪夜戲不覺玉繩斜

刑部白侍郎謝病長告改賓客分司以詩贈別

鼎食華軒到眼前拂衣高步豈徒然九霄路上辭朝客
四皓叢中作少年他日卧龍終得雨今朝放鶴且冲天
洛陽舊有衡茅在亦擬抽身伴地仙

遥和白賓客分司初到洛中戲呈馮尹

西辭望苑去東占洛陽才度嶺無歸思看山不懊來冥
鴻何所慕避鶴乍飛回洗竹通新徑攜琴上舊臺塵埃
長者轍風月故人盃聞道龍門峻還因上客開

和留守令狐相公答白賓客

蛟龍和風吹樹枝商山逸客出關時身無拘束起長晚
路足交親行自遲官拂象筵終日待私將雞黍幾人期
君來不用飛書報萬戶先從紙貴知

吟白樂天哭崔兒上篇愴然寄贈

始聞蟬有懷白賓客去歲白有聞蟬見寄詩云

祇應催我老兼遣報君知之句

蟬韻極清切始聞何處悲人含不平意景值欲秋時此
歲方晚誰家無別離君言催我老已是去年詩

憶樂天

尋常相見意殷勤別後思量夢更頻每遇登臨好風景
羨他天性少情人

樂天寄洛下新詩兼喜微之欲到因以抒懷也

松閒風未起萬葉不自吟池上月未來清輝同夕陰宮
徵不獨運塤篪自相尋一從別樂天詩思日已沈吟君
洛中作精絕百鍊金乃知孤鶴情月露爲知音微之從

東來威鳳鳴歸林羨君先相見一豁平生心

月夜憶樂天兼寄微之

今宵帝城月一望雪相似遥想洛陽城清光正如此
君當此夕亦望鏡湖水展轉相憶心月明千萬里

酬鄆州令狐相公官舍言懷見寄兼呈樂天

詞人各在一涯居聲味雖同跡自疏佳句傳因多好事
尺題稀爲不便書已通戎路逢黃石仍占文星耀碧虛
聞說朝天在來歲霸陵春色待來車

從此期君比瓊樹一枝吹折一枝生

答樂天所寄詠懷且釋其枯樹之歎

衙前有樂饌常精宅內連池酒任傾自是官高無狎客
不論年長少歡情驪龍頷破探珠去老蚌胚還應月生
莫羨三春桃與李枉花成實向秋榮

白侍郎大尹自河南寄示池北新葺水齋即事招賓十四韻兼命同作

公府有高致新齋池上開再吟佳句後一似畫圖來結
構疏林下貧緣曲岸隈綠波穿戶牖碧甃疊堦壞幽異
當軒滿清光繞砌迴潭心澄晚鏡梁口起晴雷瑤草緣
隄種煙松上島栽遊魚驚撥刺浴鷺喜毬穉爲客烹林

笋因僧採石苔酒瓶常不罄書案任成堆簷外青雀舫
座中鸚鵡盃蒲根抽九節蓮萼捧重臺芳訊此時到勝
遊何日陪共譏吳太守自占洛陽才

赴蘇州酬別樂天

吳郡魚書下紫宸長安廄吏送朱輪二南風化承遺愛
八詠聲名躡後塵梁氏夫妻爲寄客陸家兄弟是州民
江城春日追隨處共憶東歸舊主人

贈樂天

一別舊遊盡相逢俱涕零在人雖晚達於樹似冬青痛
飲連宵醉狂吟滿座聽終期拋印綬共占少微星

福先寺雪中酬別樂天

龍門賓客會龍宮東去旌旗駐上東二八笙歌雲幕下
三千世界雪花中離堂未暗排紅燭別曲含淒向曉風
才子從今一分散便將詩詠向吳儂

醉答樂天

洛城洛城何日歸故人今轉稀莫嗟雪裏鬢時別
終擬雲間相逐飛

和樂天耳順吟兼寄敦詩

吟君新什慰蹉跎屈指同登耳順科鄧禹功成三紀事
孔融書就八年多已經將相誰能爾拋卻丞郎爭奈何
獨恨長洲數千里且隨魚鳥泛煙波

樂天自此郡謝病西歸

到郡未浹日登西樓見樂天題詩因即事以寄

湖上收宿雨城中無晝塵樓依新柳貴池帶亂苔春雲
水正一望簿書來繞身煙波洞庭路愧彼扁舟人

早夏郡中書事

水禽渡殘月飛雨灑高城華堂對嘉樹簾廡含曉清拂
鏡整危冠振衣步前楹將吏儼成列簿書紛來縈言下
辨曲直筆端破交爭虛懷詢病苦懷律操剽輕關吏告
無事歸來解簪纓高簾覆朱閣忽爾聞調笙

虎丘寺見元相公二年前題名愴然有詠

送之武昌

涯水送君君不還見君題字虎丘山因知早貴兼才子
不得多時在世間

寄贈小樊

花面丫頭十三四春來綽約向人時終須買取名春草
處處將行步步隨

憶春草

憶春草處處多情洛陽道金谷園中見日遲銅駝陌上
迎風早河南大尹頻出難只得池塘十步看府門閉後
滿街月幾處遊人草頭歇館娃宮外姑蘇臺鬱鬱芊芊
撥不開無風自偃君知否西子裙裾曾拂來

樂天寄憶舊遊因作報白君以答

報白君別來已度江南春江南春色何處好燕子雙飛

故宮道春城三百七十橋夾岸朱樓隔柳條丫頭小兒
蕩畫槳長袂女郎簪翠翹郡齋北軒卷羅幕碧池透迤
繞畫閣池邊綠竹桃李花花下舞筵鋪彩霞吳娃足情
言語黠越客有酒巾冠斜座中皆言白太守不負風光
向盃酒酣擘牋飛逸韻至今傳在人人口報白君相
思空望嵩丌雲其奈錢塘蘇小小憶君淚點石榴裙白
在城近自
君歸錢塘

和白侍郎送令狐相公鎮太原

十萬天兵貂錦衣晉城風日斗生輝行臺僕射新恩重
從事中郎舊路歸疊鼓聯咸汾水浪門旗驚斷塞鴻飛
邊庭自此無烽火擁節還來坐紫微

秋夕不寐寄樂天

洞戶夜簾卷華堂秋簟清螢飛過池影墜思繞階聲老
枕知將雨高窗報欲明何人諳此景遠問白先生

冬日晨興寄樂天

庭樹曉禽動郡樓殘點聲燈挑紅燼落酒暖白光生髮
少嫌流利顏衰恨鏡明獨吟誰應和須寄洛陽城

酬樂天見寄

元君後輩先零落崔相同年不少留華屋坐來能幾日
夜臺歸去便千秋背時猶自居三品三州吳郎品同得老終須
卜一丘投老之日願樂天爲鄰若使吾徒還早達亦應簫鼓入松
楸

答樂天見憶

與老無期約到來加等閑偏傷朋友盡移興子孫閒筆
底心無毒盃前膽不豕呼關反唯餘憶君夢飛過武牢關

和樂天詶失婢牓者

把鏡朝猶在添香夜不歸鴛鴦拂瓦去鸚鵡透籠飛不
逐張公子即隨劉武威新知正相樂從此脫青衣

樂天重寄和晚達冬青一篇因成再答

風雲變化饒年少光景蹉跎屬老夫秋隼自能淩汗漫
寒龜飲氣受泥塗東隅有失誰能免北叟之言豈便誣
振臂猶堪呼一擲爭知掌下不成盧

河南白尹有喜崔賓客歸洛兼見懷長句因而

繼和

幾年侍從作名臣卻向青雲索得身朝士忽爲方外士
主人仍是眼中人雙鸞遊處天京好五馬行時海嶠春
遙羨光陰不虛擲肯令絲竹蹔生塵

和揚師皐給事傷小姬英英

見學胡琴見藝成今朝追想幾傷情撚絃花下呈新曲
放撥燈前謝改名但是好花皆易落從來尤物不長生
鸞臺夜直衣衾冷雲雨無因入禁城

和樂天洛下醉吟寄太原令狐相公兼見懷長

句

舊相臨戎非稱意詞人作尹本多情從容自使邊塵靜

談笑不聞桴鼓聲章句新添塞下曲風流舊占洛陽城
昨來亦有吳趨詠唯寄東都與北京

郡齋書懷寄河南白尹兼簡分司崔賓客

謾讀圖書二十車年爲郡老天涯一生不得文章力
百口空爲飽暖家綺季衣冠稱鬢面吳公政事副詞華
還思謝病今歸去同醉城東桃李花

酬樂天七月一日夜卽事見寄

夜樹風韻清天河雲彩輕故花多露草隔樹聞鶴鳴搖
落從此始別離含遠情聞君當是夕倚瑟吟商聲外物
豈不足中懷向誰傾秋來念歸去同聽嵩陽笙

題丁家公主舊宅

樹滿荒臺葉滿池簫聲一絕草蟲悲鄰家猶學宮人髻
園客爭偷御果枝馬埒蓬蒿藏狡兔鳳棲煙雨嘯愁鴟
何郎猶在無恩澤不似當初傅粉時

吟樂天自問愴然有作

親友闕心皆不見風光滿眼倍傷神洛陽城裏多池館
幾處花開有主人

八月十五日夜半雲開然後翫月因詠一時之景寄呈樂天

半夜碧雲收中天素月流開城邀好客置酒賞新秋影
透衣香潤光凝歌黛愁斜暉猶可翫移宴上西樓

秋日書懷寄白賓客

州遠雄無益年高健亦衰興情逢酒在筋力上樓知蟬
噪芳意盡雁來愁望時商山紫芝客應不向秋悲

酬樂天見貽賀金紫之什

久學文章含白鳳卻因政事賜金魚郡人未識聞謠詠
天子知名與詔書珍重和詩呈錦繡願言歸計並園廬
舊來詞客多無位金紫同遊誰得如

酬樂天初冬早寒見寄

乍起衣猶冷微吟帽半攲霜凝南屋瓦雞唱後園枝洛
水碧雲曉吳宮黃葉時兩傳千里意書札不如詩

樂天見示傷微之敦詩晦叔三君子皆有深分因成是詩以寄

吟君歎逝雙絕句使我傷懷奏短歌世上空驚故人少
集中惟覺祭文多芳林新葉催陳葉流水前波讓後波
萬古到今同此恨間琴淚盡欲如何

春池泛舟聯句

鳳池新雨後池上好風光禹錫上取酒愁春盡留賓喜
日長度送兵部柳絲迎畫舸水鏡瀉雕梁羣送園長賈潭洞迷仙
府煙霞認醉鄉饒送張鶯聲隨笑語行色入壺觴籍送主客
晚景含澄澈時方得豔陽禹錫飛鳧拂輕浪綠柳暗迴塘
度逸韻追安石高居勝辟疆羣送盃停新令舉詩動彩牋
忙餘願謂同來客歡遊不可忘籍

杏園聯句

杏園千樹欲隨風一醉同人此暨同輩上司空老態忽忘絲管裏衰顏宜解酒盃中絳上二十二白曲江日暮殘紅在翰苑年深舊事空居易上主客二十四年流落者故人相引到花叢禹錫

花下醉中聯句

共醉風光地花飛落酒盃絳送到二十六殘春猶可賞晚景莫相催禹錫送白侍郎酒幸年年有花應歲歲開居易送兵部相公且當金韻擲莫遣玉山頹絳送庾閣長高會彌堪惜良時不易陪承宣送主客誰能拉花住爭得換春迴禹錫送吏部我輩尋常有佳人早晚來嗣復送兵部寄言三相府欲散且徘徊居易時戶部相公同會

劉外集二 十二 五十六

宴興慶池亭送白二十二東歸聯句

東洛言歸去西園告別來白頭青眼客池上手中盃度離瑟殷勤奏仙舟委曲迴征輪今欲動賓閣爲誰開禹錫坐弄琉璃水行登綠綺臺花低妝照影萍散酒吹醅居易岸蔭新抽竹亭香欲變梅隨遊多笑傲遇勝且徘徊籍澄澈連天鏡潺湲出地雷林塘難其賞鞍馬莫相催度信及魚還樂機忘鳥不猜晚晴槐起露新暑石添苔禹錫擬作雲泥別尤思頃刻陪歌停珠貫斷飲罷玉峯頹居易雖有逍遙志其如磊落才會當重用日此去肯悠哉籍

西池送白二十二東歸兼寄令狐相公聯句

促坐宴迴塘送君歸洛陽彼都留上宰爲我說中腸度

劉外集二 十三 五十七

薔薇花聯句

似錦如霞色連春接夏開禹錫波紅分影入風好帶香來度得地依東閣當階奉上台行武淺深皆有態次第暗相催禹錫滿地愁英落緣隄惜棹迴度芳穠濡雨露明麗隔塵埃行武似著胭脂染如經巧婦裁居易奈花無別計只有酒殘盃籍

西池落泉聯句

東閣聽泉落能令野興多行武散時猶帶沫淙處即跳波度偏洗磷磷石還驚泛泛鵝籍色清塵不染光白月相和居易噴雪縈絲竹攢珠濺芰荷禹錫對吟時合響觸樹更搖柯籍照圃紅分藥侵階綠浸莎居易日斜車馬散餘韻度

逐鳴珂禹錫

和樂天柘枝

柘枝本出楚王家玉面添嬌舞態奢鬆鬢改梳鴛鳳髻新衫別織翦雞紗鼓催殘拍腰身輭汗透羅衣雨點花畫筵曲罷辭歸去便隨王母上煙霞

和樂天題眞娘墓

蒼蒼林中黃土堆羅襦繡黛已成灰芳魂雖死人不怕蔓草逢春花自開幡蓋向風疑舞袖鏡燈臨曉似妝臺吳王嬌女墳相近一片行雲應往來

客有話汴州新政書事寄令狐相公

天下咽喉今大(甫)軍城喜氣徹青冥庭前劒戟朝迎日筆底文章夜應星三省壁中題姓字萬人頭上見儀形汴州忽復承平事正月看鐙戶不扃

和令狐相公郡齋對紫薇花

明麗碧天霞丰茸紫綬花香聞苟令宅豔入孝王家幾歲自榮落高情方歎嗟有人移上苑猶是占年華

令狐相公見示河中楊少尹贈答兼命繼聲

遷迴二紀重爲郎洛下遙分列宿光不見當關呼早起會無侍史與焚香三花秀色通書幌十字春波繞宅牆玉磬韻難如漢家丞相重徵後幸遇甘泉侑詞賦不知何客薦雄文

酬令狐相公寄賀遷拜之什

何事夷門請詩送梁王文字上聲名

令狐相公俯贈篇章斐然仰謝

鄂渚臨流別梁園衝雪來旅愁隨凍釋歡意待花開城曉烏頻起池春雁欲迴飲和心自醉何必管絃催

酬令狐相公贈別

越聲長苦有誰聞老向湘山與楚雲海嶠新辭永嘉守夷門重見信陵君田園松菊今迷路霄漢鴛鴻久絕羣幸遇甘泉侑詞賦不知何客薦雄文

酬令狐相公寄賀遷拜之什

遷迴二紀重爲郎洛下遙分列宿光不見當關呼早起會無侍史與焚香三花秀色通書幌十字春波繞宅牆玉磬韻難如漢家丞相重徵後

白首青衫誰比數相憐只是有梁王（相憐之句）

酬令狐相公早秋見寄

公來第四秋樂國號無愁軍士遊書肆商人占酒樓熊羆交黑稍賓客滿青油今日文章主梁王梁王不姓劉

和令狐相公翫白菊

家家菊盡黃梁國獨如霜瑩靜眞琪樹分明對玉堂仙人披雪氅素女不紅妝粉蝶來難見麻衣拂更香向風搖羽扇含露滴瓊漿高豔遮銀井繁枝覆象牀桂叢慙並發梅蕊妒先芳一入瑤華詠從茲播樂章

夏日寄宣武令狐相公

金龍攔下海神驚元君伏奏歸中禁武帝親齋禮上清

長憶梁王逸興多西園花盡興如何近來溽暑侵亭館
應覺清談勝綺羅境入篇章高韻發風穿號令衆心和
承明欲謁先相報願拂朝衣逐曉珂

令狐相公見示贈竹二十韻仍命繼和

高人必愛竹寄興良有以峻節可臨戎虛心宜得士衆
芳信妍媚威鳳難棲止遂於鼙鼓閒移植東南美封以
梁國土澆之浚泉水得地色不移淩空勢方起新青排
故葉餘粉龍疏理猶復隔牆藩何因出塵滓茲辰去前
蔽永日勞膠視械械林已成熒熒玉相似規摹起心匠
洗滌在頤指曲直既瞭然孤高何卓爾垂梢覆內屏進
節侵前陛妓席拂雲鬢賓階蔭珠履抱琴恣閒翫執卷

堪斜倚露下懸明璫風來韻清徹堅貞貫四候標格殊
百卉歲晚當自知繁華豈云比古詩無贈竹高唱從此
始一聽清瑤音琤然長在耳

和令狐相公入潼關

寒光照旌節關路曉無塵吏謁前丞相山迎舊主人東
瞻軍府靜西望敕書頻心共黃河水同昇天漢津

和令狐相公尋白閣老見留小飲因贈

傲士更逢酒樂天仍對花文章管星(麻)情興占年華宦
達翻思退名高卻不誇唯存浩然氣相共賞煙霞

酬令狐相公雪中遊元都見憶

好雪動高情心期在玉京人披鶴氅出馬蹋象筵行照
耀樓臺變淋漓松桂清元都留五字便入步虛聲

和令狐相公以司空裴相公見招南亭看雪四韻

重門不下關樞務有餘閒上客同看雪高亭盡見山瑞
呈霄漢外興入笑言間知是平陽會人人帶酒還

和令狐相公別牡丹

平章宅裏一欄花臨到開時不在家莫道兩京非遠別
春明門外即天涯

酬令狐留守巡內至集賢院見寄

仙院文房隔舊宮當時盛事盡成空墨池半在頹垣下
書帶猶生蔓草中巡內因經九重苑裁詩又繼二南風
爲兄手寫殷勤句徧歷三台各一通

和鄆州令狐相公春晚對花

朱門退公後高興對花枝望闕無窮思看書欲盡時含
芳朝競發凝豔晚相宜人意殷勤惜狂風豈得知

酬令狐相公春日言懷見寄

前陪看花處鄉里近王昌今想臨戎地旌旗出汶陽營
飛柳絮雪門耀戟枝霜東望清河水心隨鴈上郎

和令狐相公言懷寄河中楊少尹

章句慙非第一流世間才子暗陪遊吳宮已歎芙蓉死
張司業詩云吳宮四面秋李尚書江水天清露白芙蓉死任向
洛陽稱傲吏分司白天平相公寶客苦教河上領諸侯石渠甘對

圖書老關外楊公安穩不
遞和令狐相公座中聞思帝鄉有感
當初造曲者爲誰說得思鄉戀闕時滄海西頭舊丞相
停杯處分不須吹
酬令狐相公見寄
羣玉山頭住四年每聞笙鶴看諸仙何時得把浮邱袂
白日將昇第九天
途次大梁雪中奉天平令狐相公書問兼示新
什因思曩歲從此拜辭形於短篇以申仰謝
遠守宦情薄故人書信來共曾花下別今獨雪中迴紙
尾得新什眉頭還暫開此時同雁鶩池上一徘徊

從事
令狐相公自天平移鎮太原以詩申賀相公昔爲并州
北都留守將天兵出入香街宿禁扃鼙鼓夜聞驚朔雁
旌旗曉動拂參星孔璋舊檄家家有叔度新歌處處聽
夷落遙知眞漢相爭來屈膝看儀形
重酬前寄
邊烽寂寂盡收兵宮樹蒼蒼靜掩扃戎羯歸心如內地
天狼無角比凡星新成麗句開緘後便入清歌滿座聽
吳苑晉祠遙望處可憐南北太相形
酬令狐相公秋懷見寄
寂寞蟬聲靜差池燕羽迴秋憐多越絕朔氣想臺駘相

去數千里無因同一杯殷勤望飛雁新自塞垣來
酬令狐相公六言見寄
已嗟離別太遠更被光陰苦催吳苑燕辭人去汾川雁
帶書來愁吟月落猶望憶夢天明未迴今日便令歌者
唱兄詩送一杯
令狐相公自太原累示新詩因以酬寄
飛蓬捲盡塞雲寒戰馬閒嘶漢地寬萬里胡天無警急
一籠烽火報平安鐙前妓樂留賓宴雪後山河出獵看
珍重新詩遠相寄風情不似舊登壇
酬太原令狐相公見寄
書信來天外瓊瑤滿匣中衣冠南渡遠旌節北門雄
喉華亭月馬嘶榆塞風山川幾千里唯有兩心同
酬令狐相公歲暮遠懷見寄
別倨孤鶴怨沖天威鳳歸容光一以閒夢想是耶非芳
訊還珍重知音老更稀不如湖上雁北向整毛衣
酬令狐相公親仁郭家花下即事見寄
荀令園林好山公遊賞頻豈無花下倨遠望眼中人斜
日漸移影落英紛委塵一吟相思曲惆悵江南春
酬令狐相公首夏閒居書懷見寄
蕙草芳未歇綠槐陰已成金罍唯獨酌瑤瑟有離聲翔
泳各殊勢篇章空寄情應憐三十載未變使君名貞元中自郎官出守至今三十一年

酬令狐相公庭中白菊花謝偶書所懷見寄
數叢如雪色一旦冒霜開寒蕊差池落清音斷續來思
深含別怨芳謝惜年催千里難同賞看看又早梅

酬令狐相公季冬南郊宿齋見寄
壇下雪初霽城南柬欲生齋心祠上帝高步領名卿沐
浴含芳澤周旋聽佩聲猶憐廣平宅寂寞竟何成

貞元中侍郎舅氏牧華州時予再忝科第前後
由華覲謁陪登伏毒寺屢焉亦曾賦詩題於梁
棟今典馮翊暇日登樓南望三峰浩然生思追
想昔年之事因成篇題舊寺

曾作關中客頻經伏毒巖晴煙沙苑樹晚日渭川帆昔
年年杏園望花發即經過未飲心先醉臨風思倍多三
春看又盡兩地欲如何日望長安道空成勞者歌

和令狐相公春早朝迴鹽鐵使院中作
柳動御溝清威遲隮上行城隅日未過山色雨初晴鶯
避傳呼起花臨府署明簿書盈几案要自有高情

令狐相公見示題洋州崔侍郎宅雙木瓜花頃
接侍郎同舍陪宴樹下吟翫來什輒成和章
金牛蜀路遠玉樹帝城春榮耀生華館逢迎欠主人簾
前疑小雪牆外麗行塵來去皆迴首情深是德鄰

和令狐僕射相公題龍迴寺
茲地迴鑾日皇家禪聖時路無胡馬跡入識漢官儀天
子旌旗度法王龍象隨知懷去嗟歎經此益遲遲

咸陽有喬木之思
和令狐相公晚泛漢江書懷寄洋州崔侍郎閻
州高舍人二曹長
雨過遠山出江澄暮霞生因浮濟川舟遂作適野行郊
樹映堤騎水禽避紅旌田夫捐畚鍤織婦窺柴荊古岸
夏花發遙林晚蟬清沿洄方翫境鼓角已登城部內有
良牧望中寄深情臨觴念佳期泛瑟動離聲寂寞一病
口夙昔接羣英多謝謫仙侶幾時還玉京

酬令狐相公使宅別齋初栽桂樹見懷之作
清淮南岸家山樹黑水東邊第一栽影近畫梁迎曉日
香隨綠酒入金杯根留本土依江潤葉起寒棱映月開
早晚陰成比梧竹九霄還放綵鵬來

令狐相公頻示新什早春南望遐想漢中因抒
短章以寄情愫
軍城臨漢水旌旆起春風遠思見江草歸心看塞鴻野
花沿古道新葉映行宮唯有詩兼酒朝朝兩不同

酬令狐相公見寄
才兼文武播雄名遷愛芳塵滿洛城身在行臺爲僕射
書來冉里訪先生閒遊占得嵩山色醉臥高聽洛水聲

千里相思難命駕七言詩裏寄深情

令狐相公春思見寄

一紙書封四句詩芳晨對酒遠相思長吟盡日西南望

猶及殘春花落時

令狐相公見示新栽蕙蘭二草之什兼命同作

上國庭前草移來漢水濆朱門雖易地玉樹有餘陰豔彩凝還泛清香絕復尋光華童子佩柔輭美人心惜晚舍遠思賞幽空獨吟寄言知音者一奏風中琴

和令狐相公南齋小宴聽阮咸

陋巷久蕪沈四絃有遺音雅聲發蘭室遠思含竹林座絕眾賓語庭移芳樹陰飛觴助眞氣寂聽無流心影似

白團扇調諸朱絃琴一毫不平意幽怨古猶今

和令狐相公詠棲子花

蜀國花已盡越桃今正開色疑瓊樹倚香似玉京來且賞同心處那憂別葉催佳人如擬詠何必待寒梅

酬令狐相公新蟬見寄

相去三千里聞蟬同此時清吟曉露葉愁噪夕陽枝忽爾絃斷絕俄聞管參差洛橋碧雲晚西望佳人期

和令狐相公九日對黃白二菊花見懷

素萼迎寒秀金英帶露香繁華照旌鉞榮盛對銀黃琮璧交輝映衣裳雜綵章晴雲遙蓋覆秋蝶近悠揚空想逢九日何由陪一觴滿叢佳色在未肯委嚴霜

城內花園頗曾遊翫令公居守亦有素期適春霜一夕委謝書實以答令狐相公見詒

樓下芳園最占春年年結侶採花頻繁霜一夜相撩冶不似佳人似老人

令狐僕射與予投分素深縱山川阻峭然音問相繼今年十一月僕射疾不起聞予已承訃書寢門長慟後日有使者兩輩持書并詩計其日時已是臥疾手筆盈幅翰墨尚新新詞一篇音韻彌切收淚握管以成報章雖廣陵之絃於今絕矣而葱泉之感猶庶聞焉焚之總帳之前附於舊編之末

前日寢門慟至今悲有餘已嗟萬化盡方見八行書滿紙傳相憶裁詩怨索居危絃音有絕哀玉韻猶虛忽歎幽明異俄驚歲月除文章雖不朽精魄竟焉如零淚沾青簡傷心見素車淒涼從此後無復望雙魚

劉賓客外集卷第三

詩

郡內書懷獻裴侍中留守

功成頻獻乞身章擺落襄陽鎮洛陽萬乘旌旗分一半
八方風雨會中央兵符今奉黃公略書殿曾隨翠鳳翔
心寄華亭一雙鶴日隨高步繞池塘

酬樂天閒臥見寄

散誕向陽眠將閒敵地仙詩情茶助爽藥力酒能宣風
碎竹閒日露明池底天同年未同隱緣欠買山錢

酬樂天小亭寒夜有懷

寒夜陰雲起疏林宿鳥驚斜風閃燈影近雪打窗聲竟
驪龍睡後珠原在仙鶴行時步又輕方寸瑩然無一事
水聲來似玉琴聲

和樂天閒園獨賞八韻前以蜂鶴拙句寄呈今
夕不能寐同年知此情漢皇無奈老何況本書生

辱蝸蟻妍詞見答因成小巧以取大咍

奉和裴晉公涼風亭睡覺

永日無人事芳園任興行陶廬樹可愛潘宅雨新晴傳
粉痕玕節熏香蒨蓄莖榴花裙色好桐子藥丸成柳蠹
枝偏亞桑開葉再生睢盱欲鬬雀索漠不言鶯動植隨
四氣飛沈含五情搶榆與水擊小大强爲名

酬樂天衫酒見寄

自左馮歸洛下酬樂天兼呈裴相公

酒法眾傳吳米好舞衣偏尚越羅輕動搖浮蟻香濃甚
裴東輕鴻意態生閱曲定知能自適舉杯應歎不同傾
終朝相憶終年別對景臨風無限情

雨何加詩謝裴令公贈別二首

二言一顧重重何加今日陪遊情洛苑昔年別入承明
廬

一東一西別別何加終期大冶再鎔鍊願託扶搖翔碧
虛

將之官留辭裴令公留守

祖帳臨伊水前旌指渭河風煙星數少雲雨別情多重
疊受恩久還迴如命何東山與東閣終冀再經過

酬喜相遇同州與樂天替代

舊託松心契新交竹使符行年同甲子筋力羨丁夫別
後詩成帙攜來酒滿壺今朝停五馬不獨爲羅敷前章
比言

春草白君之舞
波地故有此答

奉和裴令公新成綠野堂即事

藹藹鼎門外澄澄洛水灣堂皇臨綠野坐臥看青山位
極卻忘貴功成欲愛閒官名司管籥心術去機關禁苑
凌晨出園花及露攀池塘魚撥刺竹徑鳥緜蠻志在安
瀟灑嘗經歷險艱高情方造適眾意望徵還好客交珠
履華筵舞玉顏無因隨賀燕翔集畫梁閒

自左馮歸洛下酬樂天兼呈裴相公

新恩通籍在龍樓分務神都近舊邱自有園公紫芝侶
時賓行四人盡在洛中仍追少傅赤松遊華林霜葉紅霞晚伊水
晴光碧玉秋更接東山文酒會始知江左未風流王儉云江
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公

秋齋獨坐寄樂天兼呈吳方之大夫

空齋寂寂不生塵藥物方書繞病身織草數莖勝靜地
幽禽忽至似佳賓世間憂喜雖無定釋氏銷磨盡有因
同向洛陽閒度日莫教風景屬他人

和樂天齋戒月滿夜對道場偶詠懷

常修清淨去繁華人識王城長者家案上香煙鋪貝葉
佛前燈燄透蓮花持齋已滿招閒客理曲先聞命小娃

明日若過方丈室還應問爲法來耶

吳方之見示獨酌小醉首篇樂天續有酬答皆
舍戲謔極至風流兩篇之中並蒙見屬輒呈謔
吹盆弄來章

閭門芸寂任張羅靜室同虛養太和塵世歡虞關意少
醉鄉風景獨遊多散金疏傅尋常樂枕麴劉生取次歌
計會雪中爭挈榼鹿裘鶴氅遞相過

酬樂天齋滿日裴令公置宴席上戲贈

一月道場齋戒滿今朝華幄管絃迎銜杯自多狂態
事佛無妨有佞名酒力半酣愁已散文鋒未鈍老猶爭
平陽不獨容賓醉聽取喧呼吏舍聲

絃管常調客常滿但逢花處即開樽
樂天示過敦詩舊宅有感一篇吟之泫然追想
昔事因成繼和以寄苦懷

淒涼同到故人居門枕寒流古木疏向秀心中嗟棟宇
蕭何身後散圖書本營歸計非無意唯算生涯尚有餘
忽憶前因更惆悵丁(甫)相約速懸車敦詩與予友樂天
相約同休洛中三人同甲子平生

吳方之見示聽江西故吏朱幼恭歌三篇頗有
懷故林之思吟諷不足因而和之

侯門故吏歌聲發逸處能高怨處低今歲洛中無雨雪
眼前風景是江西

閒坐憶樂天以詩問酒熟未
案頭開縑帙肘後檢青囊唯有達生理應無治老方減
書存眼力省事養心王君酒何時熟相攜入醉鄉

和樂天洛城春齊梁體八韻

帝城宜春入遊人喜意長草生季倫谷花出莫愁坊斷
雲發山色輕風漾水光樓前戲馬地樹下鬬雞場白頭
自爲侶綠酒亦滿觴潘園觀種植謝墅閱池塘至閒似
隱逸過老不悲傷相問焉功德銀黃遊故鄉

三月三日與樂天及河南季尹奉陪裴令公泛
洛祓飲各賦十二韻

洛下今修禊羣賢勝會稽盛筵陪玉鉉通籍盡金閨波
已容狂取樂仍任醉忘機捨眷將何適乘鳳儀常欲附
鳳儀常欲附蚊力自知微願假樽罍末膺門自此依

劉外集四　五

劉外集四

上神仙妓岸傍桃李蹊水嬉如鷁振歌響雜鶯啼歷覽
風光好沿洞意思迷棹歌能儷曲墨客競分題翠幄連
雲起香車向道齊人誇綾步障馬惜錦障泥塵暗宮牆
外霞明苑樹西舟形隨鴈轉橋影與虹低川色晴猶遠
鳥聲暮欲棲唯餘蹋青伴待月魏王隄

寄和東川楊尚書巢兼寄西川繼之二公近
不歸丹掖去銅竹漫云云唯喜因過我須知未賀君

詩聞安石詠香見令公熏欲首函關路來披緱嶺雲
貂蟬公獨步鴛鷺我同羣插羽先飛酒交鋒便戰文
鎮嵩知表德定鼎爲銘勳顧鄙容商洛徵歡候汝墳
頻年多謔浪此夕任喧紛故態猶應在行期永要聞

遊藩榮已久捧袂惜將分詎厭杯行疾唯愁日向曛
窮陰初莽蒼離思漸氤氳殘雪午橋岸斜陽伊水濱
上謨尊右掖全略靜東軍萬頃徒稱量滄溟詎有垠
樂奏塤篪處處聽楊葉百穿榮會府芝泥五色耀天庭

予自到洛中與樂天爲文酒之會時時構詠樂
各拋筆硯誇旄鉞莫遣文星讓將星

不可支則慨然共憶夢得而夢得亦分司至止

秋中暑退贈樂天

歡愜可知因為聯句

成周文酒會吾友勝鄒枚唯憶劉夫子而今又到來 度

欲迎先倒屣入座便傾杯飲許伯倫右詩推公幹才 並以

本事 居易 久曾聆郢唱重喜上燕臺 畫話牆陰轉宵歡斗

柄迴 禹錫 新聲還共聽故態復相陪遇物皆先賞從花半

未開 度 起時烏帽側散處玉山頹墨客喧東閣文星犯

上台 居易 詠吟君稱首疏放我為魁憶戴何勞訪指夢得夢得分

司而 酺髮不用猜 宴席上老夫 蹙起 坐 天堅坐不動 度 奉觴承麴蘗落

筆捧瓊瑰醉弁無妨側詞鋒不可摧 此兩韻美令公也 居易 水軒

看翦翠石徑踐莓苔童子能騎竹佳人解詠梅 陪遊南宅之境

催 度 樂觀魚踴躍閒愛鶴徘徊煙柳青疑黛波萍綠撥

酩 居易 春榆初改火律管又飛灰紅藥多遲發碧松宜亂

栽 禹錫 馬嘶驄陌上鷁泛鳳城隈色色時堪惜些些病莫

推 度 涸流尋軋軋餘刃轉恢恢從此知心伏無因敢自

媒 禹錫 室隨親客入席許舊寮陪逸興嵇將阮交情陳與

雷 此二句屬夢得也 居易 洪鑪思哲匠大廈要羣材他日登龍路

應知免曝顋 禹錫

洛中早春贈樂天

漠漠復靄靄半晴將半陰春來自何處無迹日以深韶

嫩冰後水輕盈煙際林藤生欲有託柳弱不自任花意

已合囀鳥言尚沈吟期君當此時與我恐追尋翻愁燭

燼後春暮卻傷心

和樂天宴李周美中丞宅池上賞櫻桃花

櫻桃千萬枝照耀如雪天王孫宴其下隔水疑神仙宿

露發清香初陽動暄妍妖姬滿鬢插酒客折枝傳同此

賞芳月幾人有華筵杯行勿遽辭好醉過三年

和牛相公遊南莊醉後寓言戲贈樂天兼見示

城外園林初夏天就中野趣在西偏薔薇亂發多臨水

鸂鶒雙遊不避船水底遠山雲似雪橋邊平岸草如煙

白家唯有杯觴興欲把頭盤打少年

思黯南墅賞牡丹花

偶然相遇人閒世合在增城阿姥家有此傾城好顏色

天教晚發賽諸花

樂天少傅五月長齋廣延緇徒謝絕文友坐成

朕閒因以戲之

五月長齋戒深居絕送迎不離通德里便是法王城舉

目皆僧事全家少俗情精修無上道結念未來生賓閣

緇衣占書堂信鼓鳴戲童為塔象啼鳥學經聲黍用青

菰角葵承玉露烹馬家供薏苡劉氏餉蕪菁暗網籠歌

扇流塵晦酒罏不知何次道作佛幾時成

樂天池館夏景方妍白蓮初開綠舟空泊唯邀

緇侶因以戲之

池館今正好主人何寂然白蓮方出水碧樹未鳴蟬靜

室宵聞磬齋廚晚絕煙番僧如其載應不是神仙

酬樂天晚夏閒居欲相訪先以詩見貽

池榭堪臨泛翛然散鬱陶步因驅鶴緩吟爲聽蟬高林密添新竹枝低縋晚桃酒酷晴易熟藥圃夏頻薅老是班行舊閒爲鄉里豪經過更何處風景屬吾曹

酬樂天感秋涼見寄

庭晚初辨色林秋微有聲權衰猶强笑蓮迥卻多情簷燕歸心動疇鷹俊氣生閒人占閒景酒熟且同傾

樂天以愚相訪沽酒致歡因成七言聊以奉答

少年曾醉酒旗下同聽黃衣頷亦黃眹蹋青雲蓴入仕蕭條白髮且飛颺今徵古事歎生雅客喚閒人興任狂

猶勝獨居荒草院蟬聲聽盡到寒蟲

秋晚新晴夜月如練有懷樂天

雨歇晚霞明風調夜景清月高微暈散雲薄細鱗生露草百蟲思秋林千葉聲相望一步地脈脈萬重情

和思黯南莊見示

丞相新家伊水頭智囊心匠日增修化成池沼無痕迹奔走清波不自由臺上看山徐舉酒潭中見月漫迴舟從來天下推尤物合屬人間第一流

同留守王僕射春中一物從一韻至七

鶯能語多情春將半天欲明始逢南陌復集東城林疏時見影花密但聞聲營中緣催短笛樓上來定哀箏千

門萬戶垂楊裏百囀如簧煙景晴

和樂天春詞依憶江南曲拍爲句

春去也多謝洛城人弱柳從風疑舉袂叢蘭裛露似霑巾獨坐亦含嚬

謝樂天聞新蟬見贈

碧樹有蟬後煙雲改容光瑟然引秋氣芳草日夜黃夾道喧古槐臨池思垂楊離人下憶淚忠士激剛腸昔聞阻山川今聽同匡牀人情便所遇音韻豈殊常因之比笙竽送我遊醉鄉

新秋對月寄樂天

月露發光彩此時方見秋夜涼金氣應天靜火星流蛩響偏依井螢飛直過樓相知盡白首清景復追遊

酬樂天小臺晚坐見憶

小臺堪遠望獨上清秋時有酒無人歡看山祇自知幽禽囀新竹孤蓮落靜池高門勿遽掩好客無前期

早秋雨後寄樂天

夜雲起河漢朝雨灑高林梧葉先風落草蟲迎涇吟簟涼府恩薄室靜琴思深且喜炎前別安能懷月陰

和樂天秋涼閒臥

暑退人體輕雨餘天色改荷珠貫索斷竹粉殘妝在高僧埽室請逸客登樓待槐柳漸蕭疏開門少光彩

秋晚病中樂天以詩見問力疾奉酬

耳虛多聽遠展轉晨雞鳴一室背燈臥中夜拂葉聲蘭芳經雨散鶴病得秋輕音蹋衡門草唯應是友生

和樂天燒藥不成命酒獨醉

九轉欲成就百神應主持嬰啼鼎上去老貌鏡前悲卻顧空丹竈迴心向酒巵醺然耳熱後甓似少年時

酬樂天詠老見示

人誰不顧老老去有誰憐身瘦帶頻減髮稀帽自偏廢書緣惜眼多灸爲隨年經事還詣事閱人加閱川細思皆幸矣下此便翛然莫道桑榆晚爲霞尚滿天

歲夜詠懷

彌年不得意新歲又如何念昔同遊者而今有幾多以

閒爲自在將壽補蹉跎春色無情故幽居亦見過

元日樂天見過因舉酒爲賀

漸入有年數喜逢新歲來震方天籟動寅位帝車迴門巷堆殘雪林園驚早梅與君同甲子壽酒讓先杯

裴令公見示酬樂天寄奴買馬絕句斐然仰和

且戲樂天

常奴安得似方回爭望追風絕足來若把翠娥酬綠耳始知天下有奇才

酬思黯代書見戲

官爺如衆病滿身凌寒不易過天津少年留守多情興請待花時作主人

酬牛相公獨飲偶醉寓言見示

宮漏夜丁丁千門閉霜月華堂列紅燭絲管靜中發歌眉低有思舞體輕無骨主人啟醑顏酣暢浹肌髮猶思城外客阡陌不可越春意日夕深此歡無斷絕

和僕射牛相公春日閒坐見懷

官曹崇重難頻入第宅清閒且獨行階議相逢如偶語園蜂速去恐違程人於紅藥唯看色鶯到垂楊不惜聲東洛池臺怨拋擲移文非久會應成

牛相公見示新什謹依本韻次用以抒下情

劇韻新篇至因難始有能雨天龍變化晴日鳳騫騰遊海驚何極聞韶業不曾愜心時拊髀擊節自麾肱符彩

添渝墨波瀾起劉滕揀金光熠熠累壁勢層層珠媚多
藏賈花撩欲定僧封來眞寶物寄與愧文朋已老無時
疾時洛中時痛長貧望嵗登雀羅秋寂寂蟲翅曉甕甕
贏驥方辭絆虛舟已絕綆榮華甘死別健羨亦生憎玉
柱琤瑽韻金觥罍凸棱何時展宴會促膝對華燈

秋霖即事聯句三十韻

蕭索窮秋月蒼茫苦雨天泄雲生棟上行潦入庭前居易
送上僕射苔色侵三徑波聲想五絃井蛙爭入戶轍鮒亂歸
泉起送上中丞大監高霤愁晨坐空階驚夜眠鶴鳴猶未已蟻
穴亦頻遷禹錫送上少傅侍郎散漫疏還密空濛斷又連竹霑青
玉潤荷滴白珠圓居易地溼灰蛾滅池添水馬憐有苗霑

劉外集四　十三

龐霖無月弄游湲起離菊潛開秀園蔬已罷鮮斷行隨
雁翅孤嘯聳鳶肩禹錫橋柱黏黃菌牆衣點綠錢草荒行
藥路沙淀釣魚船居易長者車猶阻高人榻且懸此思劉君之來
也金烏何日見玉爵幾時傳起近井桐先落當簷石欲
穿趨風誠有戀披霧邈無緣禹錫以答懸榻之言廩米陳生醭庖
薪溼起煙鳴雞潛報曉急景暗凋年居易蓋灑高松上絲
繁細柳邊拂叢時起蝶墜葉乍驚蟬起巾角皆爭墊裙裾
裾別似湔人多蒙翠被馬盡著連乾禹錫好客無來者貧
家但悄然寒泥印鶴跡漏壁絡蝸涎居易蚊聚雷侵室鷗
翻浪滿川上樓愁霼霼繞舍厭濺濺起律候今秋矣歡
娛久曠焉但今高興在晴後奉周旋禹錫

喜晴聯句

苦雨晴何喜喜於未雨時氣收雲物變聲樂鳥烏知居易
送上僕射惠泛光風圃蘭開皎月池千峰分遠近九陌好追
隨起送上尚書白日開天路元陰卷地維餘清在林薄新照
入連漪禹錫碧樹涼先落青蕪溼更滋曬毛經浴鶴曳尾出泥龜居易
舞去商羊速飛來野馬遲杜邊無潤礎臺上有遊絲起橋淨行塵息隄長禁柳垂宮城開睥睨觀闕
麗采恩禹錫洛水澄清鏡嵩煙展翠帷梁成虹乍見市散
蜺初移居易藉草風猶暖攀條露已晞屋穿添碧瓦牆缺
召金鎚起迴澈來雙目昏煩去四支霞文晚煥爛星影
夕參差禹錫爽助門庭肅寒摧草木衰黃乾向陽菊紅洗

劉外集四　十四

得霜梨居易假蓋閒誰惜彈絃燥更悲散蹄良馬穩炙背
野人宜起洞戶晨輝入空庭宿霧披推牀出書目傾笥
上衣櫚禹錫道路行非阻軒車望可期無辭訪圭竇且願
見瓊枝居易山閣蓬萊客古以祕書儲宮羽翼師此言少傅每
憂陪麗句何暇覬英姿起以酬圭竇之言廩米陳生醭庖
斂眉因吟仲文什高興盡於斯禹錫

會昌春連宴即事

元年寒食日上巳暮春天雞黍三家會鶯花二節連居易
光風初淡蕩美景漸暄妍簪組蘭亭上車輿曲水邊禹錫
松聲添奏樂草色助鋪筵雀舫宜閒泛螺杯任漫傳起
園蔬香帶露池柳暗藏煙麗句輕珠玉清談勝管絃居易

陌喧金距鬬樹動綵繩懸姹女妝梳豔遊童衣服鮮禹錫起
圃香知種蕙池暖憶開蓮怪石雲疑觸天桃火欲然起
正歡唯恐散雖醉未思眠嘯傲人間世追隨地上仙居易
燕來雙涎涎雁去累翩翩行樂眞吾事尋芳獨我先禹錫
滯周慤太史太史公留滯周南今榮示慤古人矣入洛繼先賢此言劉白二聲價與
陸長卿爭昔恨多分手今歡謬比肩起病猶陪宴飲老更奉
周旋望重青雲客情深白首年居易偏嘗珍饌後許入畫
堂前舞袖翻紅炬歌鬟插寶蟬禹錫斷金多感激倚玉貴
遷延說史吞顏注論詩笑鄭箋起松筠寒不變膠漆冷
彌堅興伴王尋戴謂隨僕射過尚書也榮同隗在燕居易自謂擲盧誇
使氣刻燭鬬成篇實藝皆三捷虛名愧六聯禹錫興闌猶

舉白話靜每思玄更說歸時好高亭月正圓起
僕射來示有三春向晚四者難并之說誠哉是言輒引起題重爲聯句疲兵再戰勍敵難降下
筆之時驟然自哂走呈僕射兼簡尚書
三春今向晚四者昔難并借問低眉坐何如攜手行居易
舊遊多過隙新宴且尋盟鸚鵡杯須樂麒麟閣未成起
分陰當愛惜遲景好逢迎林野薰風起樓臺穀雨晴再錫
牆低山半出池廣水初平橋轉長虹曲舟迴小鷁輕居易
殘花猶布繡密竹自聞笙欲過芳菲節難忘宴會情起
月輪行似箭時物勢如傾見雁隨兄去聽鶯求友聲再錫
攜手慙連璧同心許斷金紫芝雖繼唱前後各任賓客白雪少

峰巒侵碧落草木近朱明與點非沂水陪膺是洛城白當
爲三川守起撥酷爭緣醑臥酪待朱櫻幾處能留客何人
故云起喚解醒禹錫舊儀尊右揆新命寵春卿有喜鵲頻語無機
鷗不驚居易青林思小隱白雪仰芳名訪舊殊千里登高
賴九城起鄭侯司管鑰疏傅傲簪纓綸綍會同掌煙霄
卽上征禹錫冊庭嘗接武書殿忝連衡蘭室春彌馥松心
晚更貞居易琴招翠羽下釣掣紫鱗呈只願迴烏景誰能
避兒觥起方知醉兀兀應勝走營營鳳閣鸞臺路從他
年少爭居易更呈公

樂天是月長齋鄙夫此時愁臥里閭非遠雲霧
難披因以寄懷遂爲聯句所期解悶焉敢驚禪

五月長齋月苦行心蘭蔥不入戶蓴菹自成林夢得
護戒先辭酒嫌喧亦撤琴塵埃賓位靜香火道場深樂天
我靜馴狂象吾餘施眾禽定知於佛侫豈復向書淫夢得
欄藥凋紅豔庭槐換綠陰風光徒滿目雲霧未披襟樂天
樹爲清涼倚池因盥漱臨蘋芳遣燕拂蓮坼待蜂尋夢得
舍下環流水窗中列遠岑苔斑錢剝落石怪玉嵌岔樂天
鵲頂迎秋禿鶯喉入夏瘖柳絲垂色綫棘刺露長鍼夢得
散秩身猶幸趨朝力不任官將才共拱年與病交侵樂天
徇樂非時選忘機似陸沈鑒容稱四皓捫腹有三壬夢得
攜手慙連璧同心許斷金紫芝雖繼唱前後各任賓客白雪少
知音樂憶罷吳門守相逢楚水濱舟中頻曲宴夜後各

加群夢得濁酒銷殘漏絃聲聞遠砧酡顏舞長袖密坐接華簪樂天夢得持論峰巒峻戰文矛戟森笑言誠莫逆造次必相尋夢得往事應如昨餘歡迄至今迎君常倒屣訪我輒攜尊樂天陰晦初離畢將有後雨陽光正在參五月之節待公休一食縱飲共狂吟夢得

劉賓客外集卷第四

雜詩

答張侍御賈喜再登科後自洛赴上都贈別

又被時人寫姓名春風引路入京城知君憶得前身事
分付鶯花與後生

和武中丞秋日寄懷簡諸寮故

退朝還公府騎吹息繁音吏散秋庭寂鳥啼煙樹深威
生奉白簡道勝外華簪風物清遠目功名懷寸陰雲衢
念前侶彩翰寫沖襟涼菊照幽院敗荷攢碧潯感時江
海思報國松筠心空愧壽陵步芳塵何處尋

赴連州途經洛陽諸公置酒相送張員外賈以

詩見贈率爾酬和之

謫在三湘最遠州邊鴻不到水南流如今題寄樽前笑
明日辭君步步愁

贈元九侍御文石枕以詩奬之

文章似錦氣如虹宜薦華簪緑殿中縱使眞賢生旦夕
猶堪拂拭愈頭風

酬元九侍御贈壁州鞭長句

碧玉孤根生在林美人相贈比雙金初開郢客緘封後
想見巴山氷雪深多節本懷端直性露青猶有歲寒心
何時策馬同歸去關樹扶疏敲鐙吟

和李六侍御文宣王廟釋奠作

歎息魯先師生逢周室卑有心律天道無位救陵夷歷
聘不能用頹徒空爾爲儒風正禮樂旅象入蓍龜西狩
非其應中都安足施世衰由我賤泣下爲人悲遺教光
文德興王叶夢期土田封後胄冕服飾虛儀鐘鼓膠庠
薦牲牢郡邑祠聞君喟然歎偏在上丁時

敬酬徹公見寄二首

淒涼沃州僧憔悴柴桑宰別來二十年唯餘兩心在
越江千里鏡越嶺四時雪中有逍遙人夜深觀水月

酬元九院長自江陵見寄

無事尋花至仙境等閒栽樹比封君金門通籍眞多士

韓十八侍御見示岳陽樓別竇司直詩因令屬和重以自述故足成六十二韻

楚江何蒼然曾瀾七百里孤城寄遠目一寫無窮已蕩
漾浮天蓋迴環宣地理積漲在三秋混成非一水冬遊
見清淺春望多洲沚雲錦遠沙明風煙青草靡火星忽
南見月魄方東迎雪波西山來隱若長城起獨專朝宗
路馳悍不可止支川讓其威蓄縮至南委熊武走蠻落
熊武二溪名瀟湘來奧鄙炎蒸動泉源積潦搜山趾歸往無
旦夕包含迴遠邇行當白露時眇視秋光裏曙色未昭
晰露華遙斐璺潔爾神骨清如觀混元始戕風忽震盪
驚浪迷津涘怒激鼓鏗訇蹴成山歸崛鵬鷁疑變化罔

象何恢詭噓吸寫樓臺騰驤露鬐尾景移羣動息波靜
繁音弭明月出中央青天絶纖滓素光淡無際綠靜平
如砥空影度鵾鴻秋聲思蘆葦鮫人弄機杼貝闕駢紅
紫珠蛤吐玲瓏文鰩翔旖旎水鄉吳蜀限地勢東南庳
翼軫粲垂精衡巫屹環峙名雄七澤藪國辨三苗氏唐
羿斷脩蛇荆王殪下逆反青兕秦狩跡猶在虞巡路從此
軒后奏宮商騷人詠蘭芷茅嶺潛相應橘洲旁可指郭
璞驗幽經羅含著跡紀觀津戚里族按道侯家予聯袂
登高樓臨軒笑相視假守亦高臥寶時權領郡事墨曹正垂耳
韓亦量移江陵法曹司法參軍或謂之墨曹契闊話涼温壺觴慰遷徙地偏
山水秀客重杯盤侈紅袖花欲然銀鐙晝相似興酣更

抵掌樂極同啟齒筆鋒不能休藻思一何綺伊予負微
尚夙昔塵知己出入金馬門交結青雲士襲芳踐蘭室
學古遊槐市策慕宋前軍文師漢中壘陋容昧俯仰孤
恚無依倚衢足不如葵漏川空歎蟻幸逢萬物泰獨處
窮途否鍛翮重壘傷兢魂再三褫躔瑗亦屢化左邱猶
有恥桃源訪仙官薛服祠山鬼故人南臺舊公為御史時與禹錫
同官一別如弦馭今朝會荆蠻時禹錫出為連州途至荆南改武陵司馬和韻於荆
斗酒相燕喜為予出新什笑抃隨伸紙㊥若觀五色獻
然臻四美委曲風濤事分明窮達旨洪韻發華鍾淒音
激清徵羊瑨要平聲共和江淹多雜擬徒欲仰高山焉能
追逸軌湘洲路四達巴陵城百雉何必顏光祿留詩張

丙史

酬竇員外使君寒食日途次松滋渡先寄示四
韻

楚鄉寒食橘花時野渡臨風駐綵旗草色連雲人去住
水紋如縠燕差池朱輪尚憶羣飛雉青綬初懸左顧龜
非是溫城魚司馬水曹何事與新詩

和竇中丞晚入容江作

漢郡三十六鬱林東南遙人倫選清臣天外頒詔條桂
水步秋浪火山凌霧朝分圻辨風物入境聞謳謠莎岸
見長亭煙林隔麗譙日落舟益駛川平旗自飄珠浦遠
明滅金沙晴動搖一吟道中作離思懸眉霄

呂八見寄郡內書懷因戲而和

文苑振金聲循良冠百城不知今史氏何處列君名

寄楊八拾遺時出為國子主簿分司東都王十八員外亦轉國子博士同洛陽

聞君前日獨庭爭漢帝偏知白馬生忽領簿書遊太學
㊥勞侍從厭承明洛陽本自宜才子海內而今有直聲

為謝同寮老博士范雲來歲即公卿

酬竇員外郡齋宴客偶命柘枝因見寄兼呈張
十二院長元九侍郎員外郎兼節度判官佐平蠻之略張烈初罷都元方從事

分憂餘刃又從公白羽胡牀嘯詠中彩筆諭戎矜倚馬
華堂留客看鷺鴻渚宮油幕方高步灃浦甘棠有幾叢
若問騷人何處酌門臨寒水落江楓

酬竇員外旬休早涼見示 奉書報言明朝有宴

新秋十日澖朱衣鈴閣無聲公吏歸風韻漸高梧葉動露光初重槿花稀四時苒苒催容鬢三爵油油忘是非更報明朝池上酌人知太守字㊀暉

和楊侍郎憑見寄二首

翔鸞闕底謝皇恩纓上滄浪舊水痕疏傅揮金忽相憶遠擎長句與招魂

十年毛羽摧頹一旦天書召迴看看花時欲到故侯也好歸來

南海馬大夫見惠著述三通勒成四帙上自邃古達於國朝采其菁華至簡如富欽受嘉貺詩以謝之

紅旗閱五兵絳帳領諸生味道輕鼎食退公猶筆耕青箱傳學遠金匱納書成一瞬見前事九流當抗行編蒲曾苦思垂竹愧無名今日承訪訊誰言贈袞榮

南海馬大夫遠示著述兼酬拙詩輒著微誠再

有長句時蔡戎未弭故見於篇末

漢家旌旆付雄才百越南溟統外臺身在絳紗傳六藝腰懸青綬亞三台連天浪靜長鯨息映日帆多寶舶來閶道楚氛猶未滅終須旌旆靖雲雷

和楊侍郎初至郴州紀事書情題郡齋八韻

馬大夫見示浙西王侍御贈答詩因命同作大夫傳云後化爲仙鶴止城東北隅樓上又州北樓鳳驛圖經云常有威鳳降於寒梧地舊路芳塵在新恩驛騎催里閭風偃草鼓舞扑成雷吏散山禽囀庭香夏蕊開郡齋堪四望壁記有三台人訝徵黃晚文非弔屈哀一吟梁甫曲知是臥龍才

和郴州楊侍郎覩郡齋紫薇花十四韻

幾年丹霄上出入金華省暫別萬年枝看花桂陽嶺南方足奇樹公府成佳境綠陰交廣除明豔透蕭屏雨餘人吏散燕語簾櫳靜懿此含曉芳偏然忘簿領紫茸垂組綬金縷鑽鋒穎露滴暗傳香風輕徐就影苒弱多意思從容占光景得地在侯家移根近仙井開樽好凝睇倚瑟仍迴頸遊蜂駐綵冠舞鶴迷煙頂與生紅藥後愛與甘棠並不學夭桃姿浮榮有俄頃

和南海馬大夫閭楊侍郎出守郴州因有寄上之作

忽驚金印鴈朱轓遂別鳴珂聽曉猿碧落仙來雖暫謫赤泉侯在是深恩玉環慶遠瞻台座銅柱勳高壓海門一詠瓊瑤百憂散何勞更樹北堂萱

奉和鄭相公以考功十弟山薑花俯賜篇詠

採擷黃薑蕊封題青瑣閣共聞調膳日正是退朝歸香爲綺筵發情隨綠翰飛故將天下寶萬里共光輝

馬大夫見示浙西王侍御贈答詩因命同作大夫榮踐舊府又厄交趾桂被南人歌之列在風什王侍御公易一別歲餘寄末篇以代札

憶逐羊車凡幾時今來舊府統成師象筵照室會詞客
銅鼓臨軒舞海夷百越酋豪稱故吏十洲風景助新詩
秣陵從事何年別一見瓊章如素期

酬馬大夫以愚獻通芰葵酒感通拔二字因而
寄別之作

泥沙難振拔誰復問窮通莫訝提壺贈家傳枕麴風成
謠獨酌後深意片言中不進終無已應須荀令公

答楊八敬之絕句 楊生時亦謫居

飽霜孤竹聲偏切帶火焦桐韻本悲今日知音一留聽
是君心手不平時

鄂渚留別李二十一表臣大夫

高檣起行色促柱動離聲欲問江深淺應如遠別情

答表臣贈別二首

昔爲瑤池侶飛舞集蓬萊今作江漢別風雪一徘徊
嘶馬立未還行舟路將轉江頭暝色深揮袖依稀見

始發鄂渚寄表臣二首

祖帳管絃絕客帆淒風生迴車已不見猶聽馬嘶聲
曉發柳林戍遙城聞五鼓憶與故人眠此時猶晤語
出鄂州界懷表臣二首

離席一揮杯別愁今尚醉遲遲有情處卻恨江帆駛
夢覺疑連榻舟行忽千里不見黃鶴樓寒沙雪相似

重寄表臣二首

對酒臨流奈別何君今已醉我蹉跎分明記取星星鬢
他日相逢應更多

世間人事有何窮過後思量盡是空早晚同歸洛陽陌
卜鄰須近祝雞翁

寄唐州楊八歸厚

淮西古地雍州師畫角金鐃旦夕吹淺草遙迎鸂鶒馬
春風亂颭辟邪旗謫仙年月今應滿戀諫聲名衆所知
何況遷喬舊同伴一雙先入鳳凰池 時徐晦楊嗣復二人與唐州俱同舍

戰場耕盡野花稀

春日寄楊八唐州二首

淮西春草長淮水遶光燕入新村路人耕舊戰場可
憐行春守立馬看斜桑
漠漠淮上春莠苗生故壘梨花方城路荻笋蕭陂水高
齋有謫仙坐嘯清風起

寄朗州温右史曹長

題別瑤墀鴛鷺行綵旗雙引到沅湘城邊流水桃花過

簾外春風杜若香史筆枉將書紙尾朝綴不稱濯滄浪
雲臺功業家聲在徽詔何時出建章

和東川王相公新漲驛池八韻

今日池塘上初移造物權包藏成別島沿濁致清漣變
化生言下蓬瀛落眼前泛觴驚翠羽開幕對紅蓮遠寫
風光入明含氣象全渚煙籠驛樹波日漾賓筵曲岸留
緹騎中流轉彩船無因接元禮共載比神仙

酬楊八副使將赴湖南途中見寄一絕

知逐征南冠楚材遠勞書信到陽臺明朝君止君山上
一道巴江自此來

酬楊司業巨源見寄

壁雍流水近靈臺中有詩篇絕世才渤海歸人將集去
梨園弟子請詞來瓊枝未識魂空斷寶匣初臨手自開
莫道專城管雲雨其如心似不然灰

酬國子崔博士立之見寄

健筆高科早絕倫後來無不揖芳塵偏看今日乘軒客
多是昔年呈卷人胄子執經臨講座郎官共食接華裀
煩君遠寄相思曲慰問天南一逐臣

酬馮十七舍人宿衛贈別五韻

少年爲別日隋宮楊柳陰白首相逢處巴江煙浪深使
星三蜀酒春雨露衣襟王程促速意夜語殷勤心御歸
天上去遺我雲閒音

劉賓客外集卷第六

律詩

唐侍御寄遊道林嶽麓二寺詩并沈中丞姚員外所和見徵繼作

湘西古刹雙蹲蹲羣峰朝拱如駿奔青松步障深五里龍宮黯黯神爲闇高殿呀然壓蒼壩俯瞰長江疑欲吞橘州泛浮金實動水郭繚繞朱樓驁語餘百響入天籟衆奇引步輕翻翻泉清石布博棊子蘿密鳥韻如簧言迴廊架險高且曲新徑穿林明復昏淺流忽濁山獸過古木半空天火痕星使雙飛出禁垣元侯餞之遊石門紫髯翼從紅袖舞竹風松雪香温曆遠持青瑣照巫峽

一戛驚斷三聲猿靈山會中身不預吟想啣絕愁精魂恨無黃金千萬餅布地買取爲邱園

遙和韓睦州元相公二君子

玉人紫綬相輝映卻要霜髯一兩莖其奈無成空老去每臨明鏡若爲情

張郎中籍遠寄長句開緘之日已及新秋因舉目前仰酬高韻

南宮詞客寄新篇清似湘靈促柱絃京邑舊遊勞夢想歷陽秋色正澄鮮雲銜日腳成山雨風駕潮頭入渚田對此獨吟還獨酌知音不見思蒼然

酬湖州崔郎中見寄

風箏吟秋空不肖指爪聲高人靈府閒律呂伴咸英昔年與兄遊文似馬長卿今來寄新詩乃類陶淵明磨礱老益智吟詠閒彌精豈非山水鄉蕩漾神機清渚煙蕙蘭動溪雨虹霓生憑君虛上舍待予乘興行

酬楊八庶子喜韓吳興與予同遷見贈依本韻次用

早遇聖明朝雁行登九霄吳興與予兄弟中外兄弟文輕傅武仲酒逼荔覽饒捨矢同贈鵠當筵共賽梟吳興與予同年判入等第琢磨三益重唱和五音調臺柏煙常起池荷香暗飄吳興與予同爲御史門外有蓮池也星文辭北極旗影度東遼吳興自度支郎中出爲行軍司馬所從即范僕射昔范明友爲度遼將軍直道由來黜浮名豈敢要三湘與百越雨散又雲搖遠守慙侯籍徵還荷詔條悴容唯舌在別

恨幾魂銷滿眼悲陳事逢人少舊寮煙霞爲老伴蒲柳任先凋虎綬懸新印龍舸理去橈斷腸天北郡攜手洛陽橋幢蓋今雖貴弓旌會見招其如草玄客空宇久寥寥

秋日書懷寄河南王尹

公府想無事西池秋水清去年爲狎客永日奉高情況有臺上月如聞雲外笙不知桑落酒今歲與誰傾

浙東元相公書歎梅雨鬱蒸之候因寄七言

稽山自與岐山別何事連年鷺鷥飛百辟商量舊相入九天祇候遠臣歸平湖晚泛窺清鏡高閣晨開埽翠微今日看書最惆悵爲聞梅雨損朝衣

酬嚴給事賀加五品兼簡同制水部李郎中
九天雨露傳青詔八舍郎官換綠衣初佩銀魚隨使入
宜乘白馬退朝歸雕盤賀喜開瑤席彩筆題詩出琐闈
聞道水曹偏得意霞觴朝霧夕有光輝

裴相公大學士見示答張祕書謝馬詩并羣公
屬和因命追作

草玄門戶少塵埃丞相并州寄馬來初自塞垣衙苜蓿
忽行幽徑破莓苔尋花緩轡威遲去帶酒垂鞭躞蹀迴
不與王侯與詞客知輕富貴重清才

奉和司空裴相公中書即事通簡舊寮之作

談笑在巖廊人人盡所長儀形見山立文字動星光日
運丹青筆時看赤白囊伫聞戎馬息入賀領鴛行

微之鎮武昌中路見寄藍橋懷舊之作淒然繼和兼寄安平

今日油幢引他年黃紙追同為三楚客獨有九霄期宿
草恨長在傷禽飛尚遲武昌應已到新柳映紅旗

奉和裴侍中將赴漢南留別座上諸公

金貂曉出鳳池頭玉節前臨南雍州壓轂洪鑪觀劒戟
還將大筆注春秋管絃席上留高韻山水途中入勝遊
峴首風煙看未足便應重拜富人侯

酬浙東李侍郎越州春晚即事長句

越中謠諺繁華地秦望峰前禹穴西湖草初生邊雁去
手栽

和兵部鄭侍郎省中四松詩十韻松楚中書相公任侍郎日

山花半謝杜鵑啼青油晝捲臨高閣紅旆晴翻繞古隄
明妃漢庭徵舊德老人爭出若耶溪後漢劉寵爲會稽大治及徵還山陰忽有五六老叟自若耶山谷間出人齎百錢以送寵寵之答曰明府下車民不見吏年老遇值聖明故自扶奉送寵爲人選一大錢受之

酬淮南牛相公述舊見貽

少年曾忝漢庭臣晚歲空餘老病身初見相如成賦日尋爲丞相埽門人追思往事咨嗟久喜奉清光笑語頻猶有登朝舊冠冕待公三日拂埃塵

酬鄭州權舍人見寄二十韻

朱戶淩晨啟碧梧舍早涼人從桔槔至書到漆沮傍扑會因佳句情深取斷章愜心同笑語入耳勝笙簧憶昔

三條路居鄰數仞牆舍人舊宅光祿時丞東鄰學堂青玉案綵服紫羅囊麟角看成就龍駒見抑揚穀中飛一箭雲際落雙鶴舍人一舉登科又判入等第甸員外年舍人方尉其邑及罷謫重入南宮爲禮部郎中舍人方任考功員外鯉庭傳事業雞樹逐翱翔書殿連鳴鶴神池接鳳凰追遊蒙倚齒惠好結中腸鄙人在集賢與西掖接近日夕追遊微翮方擡舉危根易損傷一麾鄙人出牧姑蘇人草制汝海崆峒秀滎流麟棄置五字借恩光州舍人轉臨汝州舍人轉施州刺史芍藥芳風行能偃草境靜不爭桑趨舊路望迴旋

別墅洛城外月明村徑通光輝滿池上絲管發舟中提之什兼命同作

坐鎮清朝獨殷然閒徵故事數前賢用材同踐鈞衡地
豔菊花露島涼松葉風高情限清禁寒漏滴深宮
和僕射牛相公追感韋裴六相登庸皆四十餘之作

未五十薨歿豈早榮早枯之義今年將六十猶
粗強健因親故勸酒率爾成篇并見寄之作

稟氣終分大小年威鳳池思泛泳仙槎舊路望迴旋
猶憐綺季深山裏唯有松風與石田

和僕射牛相公以離闕庭七年班行親故亡歿十無一人再覩龍顏喜慶雖極感歎風燭能不

奉和裴令公夜宴

愴然因成四韻并示集賢中書二相公所和
久辭龍闕擁紅旗喜見天顏拜赤墀三省英寮非舊侶
萬年芳樹長新枝交朋接武居仙院幕客追風入鳳池
雲母屏風即施設可憐榮耀冠當時

和僕射牛相公見示長句

靜得天和興自濃不緣宦達性靈慵大鵬六月有閒意
仙鶴千年無躁容流輩盡來多歎息官班高後少過從
唯應加築露臺上賸見終南雲外峰

和牛相公雨後寓懷見示

金火交爭正抑揚蕭蕭飛雨助清商曉看紈扇恩情薄
夜覺紗燈刻數長樹上早蟬纔發響庭中百草已無光

當年富貴亦惆悵何況悲翁髮似霜

牛相公林亭雨後偶成

飛雨過池閣浮光生草樹新竹開粉節初蓮燕香灶野
花無時節水鳥自來去若問知境人人閒第一處

和牛相公題姑蘇所寄太湖石兼寄李蘇州

震澤生奇石沈潛得地靈初辭水府出猶帶龍宮腥登
自江湖國來榮卿相庭從風夏雲勢上漢古槎形拂拭
魚鱗見鏟鋤玉韻聆煙波含宿潤苔蘚助新青嵌穴胡
雛貌織蓯蟲篆銘扉顏做林薄飛動向雷霆頻熱近還
歊餘醒見便醒凡禽不敢息浮嵐莫能停靜稱垂松蓋
閒珍木如握藤爲簫忽然便有江湖思沙磔平淺草纖
纖怪石釣出太湖底珠樹移自天台尖崇蘭迎風綠泛
圖笑落星徒然想融結安可測年齡采取詢鄉耆搜求
按舊經垂鉤入空隙隔浪動晶熒有獲人爭賀歡謠眾
共聽一州驚閱寶千里遠揚舲觀物洛陽陌懷人吳御
亭寄言垂天翼早晚起滄溟

洛舊遊之什

和陳許王尚書酬白少傅侍郎長句因通簡汝
寥廓高翔不可追風雲失路鬱相隨方同洛下書生詠
又見軍前大將旗雪裏命賓開玉帳飲中請號駐金卮
竹林一自王戎去嵇阮雖貧興未衰

和僕射牛相公寓言二首

雨度竿頭立定洿迴眸舉袖拂青霞盡拋今日貴人樣

復振前朝名相家御史定來休直宿尚書依舊趁參衙
具瞻尊重誠無敵猶憶洛陽千樹花
心如止水鑒常明見盡人閒萬物情鵬鷃騰空猶逞俊
驊騮齒足自無驚時來未覺權爲祟貴了方知退是榮
只恐重重世緣在事須三度副蒼生

和牛相公南溪醉歌見寄

脫屣將相守沖謙唯於山水獨不廉杭伊背洛得勝地
鳴皋少室來軒簷相去形面勢默指畫言下變化隨顧聲
瞻清池曲榭人所致野趣幽芳天與添有時轉入潭島
閒珍木如握藤爲簫忽然便有江湖思沙磔平淺草纖
纖怪石釣出太湖底珠樹移自天台尖崇蘭迎風綠泛

豔拆蓮含露紅褰襜脩廊架空遠岫入弱柳覆檻流波
霑渚蒲抽莢劍脊動岸荻迸筍錐頭銛攜觴命侶極永
日此會雖數心無厭人皆置莊身不到富貴難與逍遥
兼雅公出處得自在決就放曠辭炎炎座賓盡歡恣談
謔愧我掉頭還奮髯能令商於多病客亦覺自適非沈
潛

酬僕射牛相公晉國池上別後至甘棠館忽夢
同遊因成口號見寄

已嗟池上別魂驚忽報夢中攜手行此夜獨歸還乞夢
老人無睡到天明

裴侍郎大尹雪中遣酒一壺兼示喜眼疾平一

絕有閒行把酒之句斐然仰酬

捲盡輕雲月更明金罍不用且閒行若傾家釀招來客
何必池塘春草生

酬太原狄尚書見寄

家聲烜赫冠前賢時望穹崇鎮北邊身上官銜如座主
幕中談笑取同年幽并俠少趨鞭弭燕趙佳人奉管絃
仍把天兵書號筆遠題長句寄山川

酬宣州崔大夫見寄

白衣曾拜漢尚書今日恩光到敝廬再入龍樓稱綺季
應緣狗監說相如中郎南鎮權方重內史高齋興有餘
遙想敬亭春欲暮百花飛盡柳花初

劉賓客外集卷第七

律詩

和浙西李大夫霜夜對月聽小童吹觱篥歌（依本韻）

海門雙青暮煙歇萬頃金波湧明月侯家小兒能觱篥對此清光天性發長江疑練樹無風瀏慄一聲霄漢中函胡畫角怨邊草蕭瑟清蟬吟野叢沖融頓挫心使指雄吼如風轉如水思婦多情珠淚垂仙禽欲舞雙翅起郡人寂聽衣滿霜江城月斜樓影長纔驚指下繁韻息已見樹杪明星光謝公高齋吟激楚戀闕心同在羈旅一奏荆人白雪歌如聞洛客扶風鴈吳門水驛接山陰

文字殷勤寄意深欲識陽陶能絕處少年榮貴道傷心

浙西李大夫示述夢四十韻并浙東元相公酬和斐然繼聲

位是才能取時因際會遭羽儀呈鷺鷺鈍刃試豪曹洛下推年少山東許地高門承金鉉鼎家有玉璜韜（呂侯嗣侯）海浪扶鵬翅天風引驥髦便知蓬閣閟不識魯衣褒興發春塘草魂交益部刀形開猶抱膝燭盡遽揮毫昔仕當初筮逢時詠載鑿懷鉛辨蟲蠹染素學鵝毛車騎方休汝歸來欲效陶（大夫罷太原從事歸京師）騷羽化如乘鯉樓居舊冠鼇美香焚逕麝名果賜乾蓴議赦蠅棲筆邀歌蟻泛醪代言無所戲謝表自稱叨竊

猷凝芳澤芝泥瑩玉膏對頻聲價出直久夢魂勞草詔令歸馬批章答獻獒（幽冀歸閻西戎各銀花懸院牓翠盟事並具注前）羽映簾條諷諫欣然納奇觚率爾操禁中時謬謬天下免忉忉左顧龜成印雙飛鶴織袍謝賓緣地密潔己是心豪五日思歸沐三春羨眾遨茶鑪依綠筍碁局就紅桃溟海桑潛變陰陽炭暗熬仙成脫屣去臣戀捧弓號建節辭烏柏宣風看鷺翹玉山京口峻鐵甕郡城牢（舊說潤州城如鐵甕事見歸浣南征記）曲島花千樹官池水一篙鶯來和絲管雁起拂麾旄宛轉傾羅扇迴旋墮玉搔罰籌長豎纛觥盞樣如舫山是千重障江爲四面濠臥龍會得雨（浙東）孤鶴尚鳴皋（浙西）劒用雄開匣弓閒蟄受弢（自謂鳳姿常

在竹公鷁羽不離蒿（自謂吳越分雙鎮東西接萬艘今朝比潘陸江海更滔滔

和浙西李大夫晚下北固山喜松徑成陰悵然懷古偶題臨江亭并浙東元相公所和（依本韻）

一辭溫室樹幾見武昌柳荀謝年何少韋平望已久種松夾石道紆組臨沙阜目覽帝王州心存殷肱守葉動驚綵翰波澄見赬首晉宋齊梁都千山萬江口煙散隋宮出濤來海門吼風俗泰伯餘衣冠永嘉後江長天作限山固壞無朽自古稱佳麗非賢誰奄有八元邦族盛萬石門風厚天柱揭東溟文星照北斗高亭一騁望舉酒共爲壽因賦詠懷詩遠寄同心友禁中晨夜直江左

東西偶筆手握兵符儒腰盤貴綬頒條風有自立事言
無苟農野閒讓耕軍人不使酒用材當構廈知道雷窺
牖誰謂青雲高鵬飛終背負

和浙西李大夫伊川卜居

早入八元數嘗承三接恩飛鳴天上路鎮壓海西門清
望寰中許高情物外存時來誠不讓歸去每形言洛下
思招隱江干厭作藩按經脩道具依樣買山村馬萬堂為御史
大夫時置宅命畫工圖其狀戒所使日依此樣求之開鑿隨人化幽陰為律暄遠
移難得樹立變舊荒園絕塞通潛徑平泉占上原煙霞
遙在想簿令益為繁丹禁虛東閣蒼生望北轅徒令雙
白鶴五里自翩翻

劉夢得外集七　三

和滑州李尚書上巳憶江南禊事

白馬津頭春日遲沙洲歸雁拂旌旗柳營唯有軍中戲
不似江南三月時

酬滑州李尚書秋日見寄

一入石渠署三聞宮樹蟬丹霄未得路白髮又添年雙
節外臺貴洞簫中禁傳徵黃在旦夕早晚發南燕

吐綬鳥詞并序

滑州牧尚書李公以吐綬鳥詞見示兼命繼聲蓋尚書
前為御史時所作有翰林二學士同賦之今所謂追和
也鳥之所異具於首篇

越山有鳥翔寥廓嗉中天綬光若若越人偶見而奇之
因名吐綬江南知四明天姥神仙地朱鳥星精鍾異氣
赤玉雕成彪炳毛紅紺翦出玲瓏翅翅湖煙始開山日高
迎風吐綬盤花條臨波似染琅邪草映葉疑開阿母桃
花紅草綠人間事未若靈禽自然貴鶴吐明珠暫報恩
鵲銜金印空為瑞春和秋霽野花開翫景尋芳處處來
翠幕雕籠非所慕球丸柘彈莫相猜按月啼煙淩縹緲
高林先見金霞曉三山仙路寄遙情刷羽揚翹欲上征
不學碧雞依井絡願隨青鳥向層城太液池中有黃鵠
憐君長向高枝宿如何一借羊角風來聽簫韶九成曲

和西川李尚書漢川微月遊房太尉西湖

木落漢川夜西湖懸玉鉤旌旗環水次舟楫泛中流目
極想前事神交如共遊瑤琴久已絕松韻自悲秋

劉夢得外集七　四

和重題

林端落照盡湖上遠嵐清水榭芝蘭室仙舟魚鳥情人
琴久寂寞煙月若平生一泛釣璜處再吟鏘玉聲

和遊房公舊竹亭聞琴絕句

尚有竹閒路永無綦下塵一聞流水曲重憶餐霞人

西川李尚書知愚與元武昌有舊遠示二篇吟之泫然因以繼和二首來詩云元公令陳從事求蜀琴將以為寄而武昌之訃聞因陳生會葬

如何贈琴日已是絕絃時無復雙金報空餘掛劍悲
寶匣從此閉朱絃誰復調祇應隨玉樹同向土中銷

和西川李尚書傷韋令孔雀及薛濤之什

玉兒已逐金環葬翠羽先隨秋草萎唯見芙蓉含曉露數行紅淚滴清池後魏元樹南陽王蕭之子南奔到建業數年後北歸愛鵝朱玉兒脫金指環爲贈樹至魏卻以指環寄玉兒示有還意

酬李相公喜歸鄉國自鞏縣夜泛洛水見寄

鞏樹煙月上清光含碧流且無三已色猶泛五湖舟鵬息風還起鳳歸林正秋雖攀小山桂此地不淹留

和李相公平泉潭上喜見初月

家山見初月林壑悄無塵幽境此何夕清光如爲人潭空破鏡■風動翠蛾頻會向琅窗望追思伊洛濱

和李相公初歸平泉過龍門南嶺遥望山居即事

鞏別明庭去初隨優詔還曾爲鵬鳥賦喜過鑿龍山新墅煙火起野程泉石閒巖廊人望在只得片時閒

和李相公以平泉新墅獲方外之名因爲詩以寄之作

報洛中士君子兼見寄之作

業繼韋平後家依崑閬閒恩華辭北第蕭灑愛東山滿室圖書在入門松菊閒華天雖鞏息一舉出人寰

酬柳州家雞之贈

日日臨池弄小雛還思寫論付官奴柳家新樣元和脚小兒弄筆不能嗔惌壁書窗且賞勤聞被夢熊猶未兆女中誰是衛夫人

答後篇

昔日傭工記姓名遠勞辛苦寫西京近來漸有臨池興爲報元常欲抗行

再授連州至衡陽酬柳柳州贈別

去國十年同赴召渡湘千里又分岐重臨事異黃丞相三黜名慙柳士師歸目併隨迴雁盡愁腸正遇斷猿時桂江東過連山下相望長吟有所思

重別

二十年來萬事同今朝岐路忽西東皇恩若許歸田去歲晚當爲鄰舍翁

三贈

信書誠自誤經事漸知非今日臨湘別何年休汝歸

題(酒)于鬳墓

生爲齊贅壻死作楚先賢應以客卿葬故臨官道邊寓言本多興放意能合權我有一石酒置君墳樹前

懷妓四首

玉釵重合兩無緣魚在深潭鶴在天得意紫鸞休舞鏡能言青鳥罷銜牋金盆已覆難收水玉軫長拋不續絃若向蘼蕪山下過遥將紅淚灑芳泉

鸞飛遠樹棲何處鳳得新巢有去心紅壁尚留香漠漠

碧雲初斷信沈沈情知點污投泥玉猶自經營買笑金
從此山頭似人石丈夫形狀淚痕深
舊曾行處徧尋看雖是生離死一般買笑樹邊花已老
畫眉窗下月猶殘雲藏巫峽音容斷路隔星橋過往難
莫怪詩成無淚滴盡傾東海也須乾
三山不見海沈沈豈有仙蹤更可尋青鳥去時雲路斷
姮娥歸處月宮深紗窗遙想春相憶書幌誰憐夜獨吟
料得夜來天上鏡只應偏照兩人心

登清暉樓送前四句爲江州

溱陽江色潮添滿彭蠡秋聲雁送來南望廬山千萬仞
共誇新出棟梁材

省試風光草際浮

熙熙春景霽草綠春光麗的慼亂相鮮葳蕤互虧蔽乍
疑芊緜裏稍動丰茸際影碎翻崇蘭香浮轉叢蕙含煙
絢碧彩帶露如珠綴幸因採掇日況此臨芳歲

赴和州於武昌縣再遇毛仙翁十八兄因成一
絕

武昌山下蜀江東重向仙舟見葛洪又得案前親禮拜
大羅天訣玉函封

劉賓客外集卷第七

劉賓客外集卷第八

律詩

寄毗陵楊給事三首

揮毫起制來東省囁足修名謁外臺好看櫜鞬莫惆悵出文入武是全才

曾主魚書輕刺史今朝自請左魚來青雲直上無多地卻要斜飛取勢迴

東城南陌昔同遊座上無人第二流屈指如今已零落且須歡喜作鄰州

巫山神女廟

巫峰十二鬱蒼蒼片石亭亭號女郎曉霧乍開疑捲幔山花欲謝似殘妝星河好夜聞清佩雲雨歸時帶異香何事神仙九天上人間來就楚襄王

柳絮

飄颺南陌起東鄰漠漠濛濛好度春花巷暖隨輕舞蝶玉樓晴拂豔妝人縈迴謝女題詩筆點綴陶公漉酒巾何處好風偏似雪隋河隄上古江津

陪崔大尚書及諸閣老宴杏園

有采香徑梁天監中置佛寺曰靈岳即故宮也更將何面上春臺百事無成老又催唯有落花無俗態信爲絕境因賦二章

不嫌憔悴滿頭來

曹剛

宮館貯嬌娃當時意太誇豔傾吳國盡笑入楚王家月殿移椒壁天花代舜華唯餘采香徑一帶入山斜

大絃嘈嘈小絃清嘈雪舍風意思生一聽曹剛彈薄媚

姑蘇臺

故國荒臺在前臨震澤波綺羅隨世盡麋鹿古時多築
用金椎力摧因石鼠窠昔年雕輦路唯有采樵歌

贈同年陳長史員外石

明州長史外臺郎憶昔同年翰墨場一自分襟多歲月
相逢滿眼是淒涼推賢有愧韓安國論舊唯存盛孝章
所歎謬遊東閣下看君無計出悽惶

寄湖州韓中丞

老郎日日憂蒼鬢遠守年年厭白蘋終日相思不相見
長頻相見是何人

有感

死且不自覺其餘安可論昨宵鳳池客今日雀羅門騎
吏塵未息銘旌風已翻平生紅粉愛唯解哭黃昏

楊柳枝

揚子江頭煙景迷隋家宮樹拂金隄嵯峨猶是當時色
半蘸波中水鳥棲

海陽十詠并引

元次山始作海陽湖後之人或立亭樹竿無指名及予
而大備每疏鑿構置必揣稱以標之人咸曰有旨異日
遷官裴侍御爲十詠以示予頗明麗而不虛美因捃拾
裴詩所未道者從而和之一云予爲吏隱亭述言海陽
同

吏隱亭

結一廬朱氏藏餘叢書

結構得奇勢朱門交碧潯外來始一望寫盡平生心日
軒漾波影月砌鏤松陰幾度欲歸去迴眸情更深

切雲亭

迴破林煙出俯窺石潭空波搖杳梁日松韻碧窗風隔
水生別島帶橋如斷虹九疑南面事盡入寸眸中

雲英潭

芳幄覆雲屏石匼開碧鏡支流日飛灑深處身疑瑩潛
去不見跡清音常滿聽有時病朝醒來此心神醒

玄覽亭

蕭灑青林際黃緣碧潭隈深流冒石下輕波逐砌迴香
風過人度幽花覆水開故令無四壁清夜月光來

裴溪時御史已遇新恩

楚客憶閒中疏溪想汾水縈紆非一曲意態如千里倒
影羅文動微波笑顏起君今賜環歸何人承玉趾

飛練瀑

晶晶擲巖端潔光如可把瓊枝曲不折雪片晴猶下石
堅激清響葉動承餘灑前時明月中見是銀河瀉

蒙池

瀠洄幽壁下深靜加無力風起不成文月來如一色地
靈草木腴人遠煙霞逼往往疑列仙圖綦在巖側

芬絲瀑

飛流透嵌隙噴灑如絲芬含暈迎初旭翻光破夕曛餘

波繞石去碎響隔溪聞卻望瓊沙際透迤見脈分

雙溪

流水繞雙島碧溪相並深浮花擁曲處遠影落中心閒鷺久獨立曝龜驚復沈蘋風有時起滿谷簫韶音

月扇

濺濺漱幽石注入團圓處有如常滿杯承彼清夜露嚴曲月斜照林寒春晚煦遊人不敢觸恐有蛟龍護

送周魯儒赴舉詩 并引

晝居外次扇門曰有九疑生持一刺來謁立西階以須生危冠方袂淺拱舒拜且前致詞稱贊其文頗涉獵前言居五六日復來益引古事以相劘切與之言能言之言依山而爲高是練神叩寂捐日月而不顧名聞而老至持是焉用生聞言愀然如晦色見於眉睫因留止道士院從予求書以觀居三時而功倍一歲讀史書自

其得姓因家之所自暨縣道鄉亭之風俗望山名水之槩狀羅舍所未記朱顏之未係咸得之於生由是始列於賓籍臨觴而司斟觀博而贍言有日矣初邑中人聞有生來而二千石客之駢然來觀遷客裴御史遇生於座抵掌曰人固有貌類而族殊者周生疑羅玠也眾咸矍然而熟視生疑也愈甚夫形似古所有也優孟似叔敖而楚君欲以爲相人殊而貌肖猶或欲用之玠生於衡山而生生於九疑其似誠匹也無乃躡其武昇俊造仕甸服佐君藩爲御史乎古之人無避事卽有而書之尚實也行李之貺則徵夫詩曰

宋日營陽內史孫因家占得九疑村童心便有愛書癖

手指今餘把筆痕自握蛇珠辭白屋欲憑雞卜謁金門若逢廣坐問羊酪從此知名在一言

送曹璩歸越中舊隱詩 并引

子爲連州諸生以進士書刺者浩不可紀獨曹生崖然自稱爲山夫及與語以徵其實則曰所嗜者名嘗遠遊以索之抗喉舌胝胝以干東諸侯見之日率莞然曰秀才天下是禮不庸何傷今方依名山以揚其聲將掛幟於南嶽生之言未及休予遽曰在己不在山若子之言依山而爲高是練神叩寂捐日月而不顧名聞而老至持是焉用生聞言愀然如晦色見於眉睫因留止道士院從予求書以觀居三時而功倍一歲讀史書自

皇帝至吳魏閒班班能言之然而絕口不敢言衡山知山夫不販而贏也十一月告予歸隱於會稽且曰知求名之自矣乞詞以發之遂賦七言詩以鑒其志詩曰

行盡瀟湘萬里餘少逢知己憶吾廬數間茅屋閒臨水一盞秋鐙夜讀書地遠何當隨計吏策成終自詣公車劍中若問連州事唯有千山畫不如

尋汪道士不遇

仙子東南秀泠然善御風笙歌五雲裏天地一壺中受籙金華洞焚香玉帝宮我來君閉戶應是向崆峒

八月十五日夜桃源翫月

塵中見月心亦閒況是清秋仙府閒凝光悠悠寒露墜

此時云在最高山碧虛無雲風不起山上長松山下水
羣動翛然一顧中天高地平千萬里少君引我昇玉壇
禮空遙請眞仙官雲軿欲下星斗動天樂一聲肌骨寒
金霞昕昕漸東上輪彀影促猶頻望絕景艮時難再逢
他年此日應惆悵

叔父元和中取昔事爲桃源行後貶官武陵復爲翫
月作並題於觀壁爾來星紀再周 薤 輦故此郡仰見
文字闕缺伏慮他年轉將塵沒故鐫在貞石以期不
朽太和四年薤謹記

罷和州遊建康

秋水清無力寒山暮多思官閒不計程徧上南朝寺

田順郎歌

清歌不是世間音玉殿嘗聞稱主心唯有順郎全學得
一聲飛出九重深

米嘉榮

一別嘉榮三十載忽聞舊曲尙依然如今世俗輕前輩
好染髭鬚事少年

自江陵沿流道中

三千三百西江水自古如今要路津月夜歌謠有漁父
風天氣色屬商人沙村好處多逢寺山葉紅時覺勝春
行到南朝征戰地古來名將盡爲神

別夔州官吏

三年楚國巴城守一去揚州揚子津青帳聯延喧驛步
白頭俯偃到江濱巫山暮色常含雨峽水秋來不恐人
唯有九歌詞數首里中留與賽蠻神

夜聞商人船中箏

大艑高船一百尺新聲促柱十三絃揚州布粟商人女
來占江西明月天

聞道士彈思歸引

仙翁一奏思歸引逐客初聞自泫然莫怪殷勤悲此曲
越聲長苦已三年

喜康將軍見訪

謫居愁寂似幽棲百草當門茅舍低夜月將軍忽過訪
鷓鴣驚起繞籬啼

贈劉景擢第

湘中才子是劉郎望在長沙住桂陽昨日鴻都新上第
五陵年少讓清光

赴連山途次德宗山陵寄張員外

當時並冕奉天顏委佩低簪綵仗間今日獨來張樂地
萬重雲水望橋山

嘗茶

生拍芳叢鷹觜芽老郎封寄謫仙家今宵更有湘江月
照出霏霏滿盌花

梁國祠

梁國三郎威德尊女巫簫鼓走鄉村萬家長見空山上
雨氣蒼茫生廟門

九日登高

世路山河險君門煙霧深年年上高處未省不傷心

謝柳子厚寄壘石硯

常時同硯席寄此感離羣清越敲寒玉參差壘碧雲煙
嵐餘斐亹水墨兩氛氳好與陶貞白松窗寫紫

元日感懷

振蟄春潛至湘南人未歸身加一日長心覺去年非燎
火委虛燼兒童衒綵衣異鄉無舊識車馬到門稀

謝宣州崔相公賜馬

浮雲金絡膝昨日別朱輪銜草加懷戀嘶風尚意頻曾
將比君子不是換佳人從此西歸路應容躡後塵

南中書來

君書問風俗此地接炎州洋祀多青鬼居人少白頭旅
情偏在夜鄉思豈唯秋每羨朝宗水門前盡日流

題招隱寺

隱士遺塵在高僧精舍開地形臨渚斷江勢觸山迴楚
野花多思南禽聲例哀殷勤最高頂閒卻望鄉來

思歸寄山中友人

蕭條對秋色相憶在雲泉木落病身死潮平歸思懸涼
鐘山頂寺暝火渡頭船此地非吾土閒留又一年

望洞庭

湖光秋月兩相和潭面無風鏡未磨遙望洞庭山翠水
白銀盤裏一青螺

魚復江中

扁舟盡室貧相逐白髮蕨冠纓更加遠水自澄終日綠
晴林長落過春花客情浩蕩逢鄉語詩意留連重物華
風檣好住貪程去斜日青帘背酒家

歷陽書事七十韻

長慶四年八月予自夔州轉歷陽浮峨山觀洞庭歷夏
口涉潯陽而東友人崔敦詩罷丞相鎮宛陵緘書來抵
日必我覲而之藩不十日飲不置予故予自池州道宛

陵如其素敦詩出祖於敬亭祠下由姑孰西渡江乃吾
園也至則考圖經參見事爲之詩俟采之夜諷者

一夕爲湖地千年列郡名霸王迷路處亞夫所封城漢
置東南尉梁分肘腋兵本吳風俗剽兼楚語音傖沸井
今無湧烏江舊有名土臺遊杜史石室隱彭鏗老君道
在焉彭鏗石室在含山縣曹操祠猶在濡須鴟未平海潮隨月大江
水應春生一昨深山裏終朝看火耕魚書來北闕鶴首
下南荆雲雨巫山暗蕙蘭湘水清章華樹已失鄂渚草
來迎廬嶺香鑪出溢城粉堞明雁飛彭蠡暮鴉噪大雷
晴平野分風使恬和趁夜程貴池登陸峻春穀渡橋鳴
絡繹主人問悲歡故舊情幾年方一面卜晝便三更助

喜杯盤盛忘機笑語訇管清疑警鶴絃巧似嬌鶯熾炭烘蹲獸華裀織鬬鯨迴穩颿霧雨急節墮瓊英斂黛凝愁色鈿耀翠晶容華本南國妝梳學西京日落方收鼓天寒更炙笙促筵交履舄痛飲倒簪纓謔浪容優孟嬌憐許智瓊蔽明添翠帟命燭拄金莖坐久羅衣皺杯傾粉面騂興來從請曲意墮卽飛觥令急重須改歡憑醉盡呈詰朝還選勝來日又尋盟道別殷勤惜邀筵次第爭唯聞嗟短景不復有餘醒眾散扃朱戶相攜話素誠晤言猶亹亹殘漏自丁丁出祖于夫擁行廚五熟烹離亭臨野水別思入哀箏接境人情洽方冬饌具精中流爲界道隔岸數飛甍沙浦王渾鎭滄洲謝逸二字望夫

人化石夢帝日環營半渡趨津吏緣隄簇郡甿場黃堆晚稻籬碧見冬菁里社爭來獻壺漿各自擎鴟夷傾底舄粔籹救鬬成采石風傳柝新林暮擊鉦蘭綸輦擬刺犀磔照澄泓露冕觀原野前驅抗旆旌分庭展賓主望闕拜恩榮比屋慚袞輩連年水旱并遐思常後已下令必先庚遠岫低屏列支流曲帶縈湖魚香勝肉官酒重於飴憶昔泉源變斯須地軸傾雞籠爲石顆龍眼入泥坑事繫人風重官從物論輕江春俄澹蕩樓月幾虧盈柳長千絲宛田滕一綫絣遊魚將婢從野雉見媒驚波淨攢鳧鵠洲香發杜蘅一鍾菰葑米千里水葵羹受譴時方久分憂政未成比瓊雖碌碌於鐵尙錚錚早忝曹

三署曾聞奏六英無能甘負弩不愼在騎衡口語成中邁毛衣阻上征時聞閭利鈍智亦有誤盲昔愧山東妙今慚海內兄後來登甲乙早已在蓬瀛心記秦明鏡才非楚白珩齒衰翹藥物宦薄傲公卿捧日皆元老宣風盡大彭好令朝集使結束赴新正

雜著

論西戎表　謝上連州刺史表

含輝洞述　吏隱亭述

傳信方述　彭陽唱和集引

彭陽唱和集後引　吳蜀集引

汝洛集引　子劉子自傳

王公神道碑

爲淮南杜相公論西戎表

臣某言臣一辭闕庭已僅二載官當重任身受重恩既懷子牟戀闕之心又負臧文竊位之責思所以歌頌聖

德裨補箴規塵露至微不任懇迫臣遠祖詩顯名漢代出牧南陽讜言善策隨事獻納忠醇之至聞於中外遺風可襲有激愚衷臣是以瓤竭聞見粗陳梗槩雖不盡陛下聖明萬分之一然臣子之心有直必獻伏惟皇帝陛下德合天地道躋文武弛張普博事法陰陽氣均生成人霑亭育凡是氣診覆以春和銷除容納皆如聖意寬宥肆赦實賴皇明河中誅鋤不勞兵革淮右底定不戮一人慶浹萬邦事出千古近又西戎背約寇犯王師陛下宏貸豺狼矜其兇悍布以恩澤果此知慙功因德成不以兵制故詩云獫狁孔熾書稱蠻夷猾夏臣觀自古帝王不忍小忿以貽大患故竭耗中國盡力邊陲至

人安歲稔然後訓兵命將破虜摧衡武盡復舊地通使安西國家長算恐在於此計熟事定舉必有功苟未可圖豈宜容易此皆陛下朝夕倦談之事前後立驗之謀臣質性頑疏籌畫庸近受恩非據敢忘獻忠犬馬之心實所罄盡謹遣某官某奉表

謝上連州刺史表

臣某言伏奉去三月七日制授臣使持節連州刺史兼承睿旨跪奉詔書皇恩重於邱山聖澤深於雨露扑舞失次神魂再揚臣某中謝臣性愚拙謬學文詞幸遇休明累登科第出身入仕並不因人德宗臨御之時臣忝御史陛下龍飛之日臣忝郎官恭守章程勤脩職業權臣

奏用葢闔虛名實非曲求可以覆視跡卑易枉無路自
明亦緣臣有微才所以嫉臣者衆競生口語廣肆加誣
伏賴陛下至仁特從寬典舉以緣坐貶佐遐藩屢變星
霜頻經恩赦犬馬懷戀寢興匪寧唯讀佛經願延聖壽
昨蒙詔命追赴上都隨例授官俾居遠郡在臣之分榮
幸已多伏荷陛下孝理宏深皇明照燭哀臣老母羸疾
憫臣一身零丁特降殊恩得移善部光榮廣被母子再
生凡在人臣皆感聖德凡爲人子皆荷聖慈豈唯賤臣
獨受恩造不覺喜極至於涕零昔殷王俯念於前禽且
聞解網漢帝有感於少女爰命罷刑方之聖朝不足多
尚感召和氣慰安羣生非臣隕越所能上報伏以南方

瘴疾多在夏中臣自發柳州便染瘴癘扶策在道不敢
停留卽以今月十一日到州上訖謹宣聖旨以示遠人
恭述詔條所期富庶無任云云

含輝洞述

河東薛公景晦以文無害爲尚書刑部郎中以訕爲道
州刺史居郡大理至於無事清機羨溢盡付山水一旦
以書來誇曰吾得異境於近郊自城西門並南山俯江
水有石穹然如夏屋其左右前後又如迴廊曲房藻繢
雕彤之象雲生日入怪狀迭發水石卉木杳非人寰意
其當爲食霞御氣者之所遊息委蛻而去不知其幾千
百年逮今得諸黃冠野夫及請而往因名其地曰含輝

洞葢詩家流所謂山水含清輝者是已吾子常以詞雄
於世盍爲我誌焉愚得書退而深惟若薛公者少居江
湖閒遊名山東探禹穴上四明句曲金華陽羨南過九
江薄匡廬以涉彭蠡天下山水之籍存乎胸中第其高
下鉄兩不失及是而口呿不能名顧謂奇信矣若江華
者九嶷三湘之佳麗地也前此二千石御史中執法河
南元次山諫大夫北平陽亢宗司刑大夫東平呂和叔
皆碩人也考槃招隱之致恆汲汲然卒使茲境貴於異
日豈地愛其寶有時而登耶顧謂奇信矣夫物之有作
俟言而遠故述焉以書於洞陰曰

營陽鬱鬱山水第一洞有含輝遊人忘歸■■孔樂請

形神不羈元氣顯然觀吾朵頤遵渚之鴻有時而飛石門之下可以棲遲此谷而盈彼邱而夷維公之跡永永在斯

吏隱亭述

元和十五年再牧於連州作吏隱亭海陽湖壖入自外閒不知藏山歷級東望悅非人寰前有四樹隔水相鮮疑靄蒼蒼深流布懸架險通蹊有梁如霓輕泳徐轉有舟如俞澄霞漾月若在天漢視彼廣輪千畝之半翠麗於是與世殊貫澈明峭絕罹靡蔥蒨炎景有宜昏旦迭變疑昔神鼇負山而扑摧其別島置此高岸海陽之名興重酬累贈體備今古好事者多傳布之今年公在并州予守吳門相去迥遠而音徽如近且有銘其碣元維假符予維左遷其

閒相距五十餘年封境服人其猶比肩天下山水無非美好地偏人遠空樂魚鳥謝公開山涉月忘還豈曰無娛伊險且艱溪山風物城池爲伍卻倚佛寺左聯仙府勢拱臺殿光含廂廡窈如壺中別見天宇石壑不老水流不腐不知何人爲今爲古堅焉終口流焉終竭不知何時再融再結

傳信方述

予爲連州四年江華守河東薛景晦以所著古今集驗方十通爲贈其志在於拯物予故申之以書異日景晦復寄聲相謝且咨所以補前方之闕醫拯道貴廣庸可以學淺爲辭遂於篋中得已試者五十餘方用塞長者

之問皆有所自故以傳信爲目云元和十三年六月八日中山劉禹錫述

彭陽唱和集引

丞相彭陽公始由貢士以文章爲羽翼怒飛於冥冥及貴爲元老以篇詠佐琴壺取適乎閒宴鏘然如朱絃玉磬故名聞於世閒鄙人少時亦嘗以詞藝梯而航之中途見險流落不試而胸中之氣伊鬱蜿蜒泄爲章句以遣愁沮悽然如焦桐孤竹亦名聞於世閒雖窮達異趣而音英同域故相遇甚歡其會面必抒懷其離居必寄興重酬累贈體備今古好事者多傳布之今年公在并州予守吳門相去迥遠而音徽如近且有書來抵曰三

川守白君編錄與吾子贈答緘縹囊以遺予白君爲詞以冠其前號曰劉白集悠悠思與所賦亦盈於巾箱盍次第之以塞三川之請於是緝綴凡百有餘篇以彭陽唱和集爲目勒成兩軸爾後繼賦附於左方太和七年二月五日中山劉禹錫述

彭陽唱和集後引

貞元中予爲御史彭陽公從事於太原以文章相往來有日矣無何予受譴南遷十餘年閒公登用至宰相出爲衡州方獲會而輸寫蘊積相視泫然爾後或雜賦詩贈答編成兩軸太和五年予領吳郡公鎮太原常發函寓書必有章句絡繹於數千里內無曠旬時八年公爲

吏部尙書予牧臨汝有詩歎七年之別署其後云集卷自此爲第三未幾予轉左馮公登左揆每恨近而不見形於詠言開成元年公鎭南梁予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新韻繼至率云三軸成矣二年冬忽寄一章詞調悽切似有永訣之旨伸紙悖歎居數日果承訃書嗚呼聆風相悅者四十年會面交歡者十九年以詩見投凡七十九首勒成三卷以副平生之言

吳蜀集引

長慶四年予爲慈陽守今丞相趙郡李公時鎭南徐州每賦詩飛函相示且命同作爾後出處乖遠亦如鄭封凡酬唱始於江南而終於劒外故以吳蜀爲目云

汝洛集引

大和八年予自姑蘇轉臨汝樂天罷三川守復以賓客分司東都未幾有詔領馮翊辭不拜職授太子少傅分務以遂其高時予代居左馮明年予罷郡以賓客入洛日以章句交歡因而編之命爲汝洛集

子劉子自傳

子劉子名禹錫字夢得其先漢景帝賈夫人子勝封中山王謚曰靖子孫因封爲中山人也七代祖亮事北朝爲冀州刺史散騎常侍遷都洛陽爲北部都昌里人世爲儒而仕墳墓在洛陽北山其後也陋不可依乃葬滎陽之檀山原田大王父已還一昭一穆如平生曾祖

喪相國揚州節度使杜公領徐泗素相知遂請爲掌書記捧檄入告太夫人曰吾不樂江淮聞汝宜謀之於始因白丞相以請曰諸居數月而罷徐泗而河路猶艱難遂改爲揚州掌書記涉二年而道無虞前約乃行調補京兆渭南主簿明年冬擢爲監察御史貞元二十一年春德宗新棄天下東宮卽位時有寒儒王叔文以善弈棊得通籍博望因閒隙得言及時事上大奇之如是者積久衆未知之至是起蘇州掾超拜起居舍人充翰林學士遂陰薦丞相杜公爲度支鹽鐵等使翊日叔文以本官及內職兼充副使未幾特遷戶部侍郎賜紫貴振一時愚前已爲杜丞相奏署崇陵使判官居月餘日至

是改屯田員外郎判度支鹽鐵等按初叔文北海人自言猛之後有遠祖風唯東平呂温隴西李景儉河東柳宗元以爲言然三子者皆與子厚善日夕遇言其能叔文實工言治道能以口辨移人既得用自春至秋其所施爲人不以爲當非時上素被疾至是尤劇詔下內禪自爲太上皇後謚曰順宗東宮卽皇帝位是時太上久寢疾宰臣及用事者都不得召對宮掖事祕而建桓立順功歸貴臣於是叔文首貶渝州後命終死宰相貶崖州予出爲連州途至荆南又貶朗州司馬居九年詔徵復授連州歷夔和二郡又除主客郎中分司東都明年追入充集賢殿學士轉蘇州刺史賜金紫移汝州兼御

史中丞又遷同州充本州防禦長春宮使後被足疾改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又改祕書監分司一年加檢校禮部尚書兼太子賓客行年七十有一身病之日自爲銘曰

不天不賤天之棋兮重屯累厄數之奇兮天與所長不使施兮人或加訕心無疵兮何悔之爲大墓如生時兮魂無不之庸詎知兮

唐故監察御史贈尚書右僕射王公神道碑銘

公諱倰字眞長其先葉黃帝夫聖人之後與庶姓不同如河出崑崙潛於厚地歘焉振起奮爲■■■■自天非眾川也故自黃帝入代而生舜武王克殷求有虞之肖滿封於陳是爲胡公十三葉生完自以公子國難不得立乃抱樂器奔齊桓公以卿禮接之下又十一葉和以久爲政陰淡於人遂有齊國三代稱王至是爲秦所滅項羽入秦封建孫安爲濟北王漢興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爲氏安子涓仕漢爲鎭東將軍青州牧封劇縣伯自涓至彤凡一十九代兩漢公卿牧守如家牒然十代祖猛字景略符秦尚書令佐秦成霸業與孔明佐蜀同功故時人謂之王葛史云北海劇人遂著爲族望九代祖休儀曹尚書入代祖鎭惡佐命宋長安擒姚泓至北齊五代祖昕七兵尚書兄弟九人時號王氏九龍於齊史有傳高祖顗字君粹北齊著作郎燕郡太守會祖敬忠成州刺史大父上客高宗封嶽進士及第歷侍御史主客兵部員外郎累遷兵右金吾衛將軍冀州刺史靈州都督朔方道總管見職官儀及衣闕烈考瞰宣州城縣令贈工部郎中娶河東裴氏乃生僕射季睦餘力工爲文始以崇文生應深謀祕策考入上第拜監察御史天之賦予莫能兩大既揚令名而不以景福享齡五十五葬於河南府偃師縣亳邑鄉後以子貴累贈禮部尚書至右僕射夫人江夏李氏祔焉李門多奇材父暄起居舍人暄子鄘門下侍郎平章事高叔祖善蘭臺郎崇文館學士注文選行於時善子邕北海郡太守有重名四方之士求爲碑誌者傾天下故夫人於盛宗

禮範可法累贈至江夏郡夫人僕射有三子長子早終次子處元少嬰沈恙慕道士養生之術高尚其趣强仕而歿積善不試後來果大焉季子彦威字子美始以五經登甲科歷太常博士祠部員外郎遷屯田郎中轉戶部司封並充禮儀使判官㊁文館學士京兆少尹諫議大夫史館脩撰以直諫出爲河南少尹入爲少府監司農卿改淄青節度使徵拜戶部侍郎判度支勢逼生慝出爲衛尉卿分司東都尋起爲陳許節度使檢校禮部尚書充汴宋亳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北海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娶潁川韓氏主客員外郎衡之女國子祭酒楊瑊之外孫夫人有三弟皆材無子早謝已如禮

祔葬於亳邑原僕射厚德覆露之尚書丞承之以早孤銳意嚮學嘗閱詩至蓼莪篇感激流涕故其志如刃始淬及學成立朝爲鴻儒入用爲能臣參定儀制財成經費起書生擁旌節今又領全師鎮上游握神符垂三組皆嚮時感發之所激也志就而學成名聞而身達欲報無所外榮中悲人子之孝在乎揚其先德以耀於遠乃俾學古者書本系所自且銘於龜趺螭首云銘曰山積而高澤積而長聖人之後必大而昌由聖與賢或爲霸强建不克嗣濟北疏疆齊人德之其族稱王佐於符秦北海重光僕射之生負材而起策於萬乘擢爲御史同時條對千目仰視桂林一枝拾芥相似名動海內夫豈

不偉種德而芽迺生令子出入鼎貴理財統師流根之澤密印纍纍峻其追崇幽顯有輝孝嗣之孝歎然弗怡春露秋霜感傷履之時久能慕祿豐益悲明發不寐永懷孝思攄之無窮曷若豐碑景亳之原佳城在斯乃刻金石揭於道陲松耶柏耶有洛之湄過者必下來觀信

詞

劉賓客外集卷第九

劉賓客外集卷第十
墓誌祭文
故董府君墓誌　絕編生墓表
祭柳員外文　重祭柳員外文
代祭柳員外文　祭韓吏部文
祭李司空文　代祭李司空文
代祭王相國文　祭桂尚書文
祭楊庶子文
故荆南節度推官董府君墓誌

元和七年夏四月某日前荆州部從事董府君以疾終於故府私第年若干其孤泣書前人之爵里耿光求我以銘於幽且先志也故重爲之董姓出於豢龍氏至辛有而分在晉爲良史在趙佐簡子爲能臣項羽主盟爲翟王高皇帝舉兵漢中劫其兵衆不克其土後裔遂爲隴西人凡稱事不稱名不待事而彰也始予謫於武陵人多中之賢有董生爲守令客既而以士相見之禮成與之言能言墳典數旁捃百氏之學弱年嗜屬詩工奕棊用是索合於貴遊多所慰■中年奉浮圖說三乘用是貢誠於清賢多被辟書脫巾爲弘文館校書郎再遷至大理評事咸視眞秩而不稟其章職繫於外故也晚節向道故投劾於幕府治扁舟浮江沱泛洞庭登熊耳訪浮邱以探異賦枉渚以寄傲居數歲投老於南荆迷邦縱性委和從化遯夫寢巨室也自含穢至於卜竁皆仁人之賻焉是歲五月十二日卜葬於龍山之某岡外姻至矣君名侹字庶中大父曰思簡位至汝南太守父曰承祖歿於試守太子舍人始爲君求婦於鄭之里生嗣子夏卿既立而天令未之從其後又娶於閻氏生二子曰周卿雲卿嫠也總裳髮首有正家之道嗚呼道愈富而室愈貧志甚脩而知甚寡士以隴西爲貴將在令名與銘曰

學待問而文藻身藝不試兮名孰聞大道甚夷兮此我辰何生不茂兮非我春脩門之達兮連岡脁脁蔓草如■兮新墳若斧吁嗟董生兮於焉終古

絕編生墓表

顧彖吳郡人食力於武陵沅水上以讀易聞病且死飭其子曰吾年十有五而授易於師積六十三年於茲未嘗一日不吟乎繫彖里中兒從吾讀其文多矣死則必葬我於黨庠之側尚其有知且聞吾書君子曰若彖者可謂志篤於學矣因以絕編生諡之且表其墓後之讀功令者或采焉予既謫居是邦始至之日問能道古語可與言者邑子以生爲對既而執贄請見之生危冠大袂閑視雅拜及門知讓候肅而後入又肅而躋階心存聖賢潤微眉睫有野態而無苟容問其所執曰幼學易老而尤嗜問安學曰始聞於師晚熟於心自尼父兼三

才細入索繫詞焉以通微言與伏羲文王並行猶天三辰同麗大極秦脫大患完文顯行漢之田丁京劉而東京有馬鄭魏之何荀兩王而吳有韋陸前者導源後者瀾之風融混合百派奔湊唐興沙門一行方洩天機以探古人神交造物智斟人事制動也有捉變道也無方嚮之支流委輸於我其他紬繹祖述三十有餘家朱藍之樸斲之爲羽翼爲鼓吹嚆容天人之際旁魄上下驚精於攜挹匱巧於穿鑿猶制氏之於樂鏗鏘而已徐氏之於禮善容而已然而前脩之盡心也得以味腴搴芳焉手胝於運管目矇於臨燭而氣耗於詠呻家居無貲不能與計偕地偏且遠無有能晤語者心愈苦而跡愈

卑寒膚嗛腹以至於耋老微夫子之問持是安施乎他日子造其室廬簞瓢在左汙樽在右有龜枵然有筮甚擇子撤蓍指骨而訊之曰是亹亹者曾不予欺乎生攸爾而對云古先聖人知道之妙不可搏而得也故設象以致意梯有以取無取當其粗用當其精夫權衡所以揣輕重不爲捶鈞者設也尋尺所以商遠邇不爲運斤者設也龜筮所以決羣疑不爲知幾者設也幾存乎人是則以天時爲卦體以地理爲爻位外附人事以象焉內取諸身以象焉得樞於寰中迎數於象外自然之理不知其然雖欲強名措說無地彼枯莖朽殼安能與於此乎今夫撲之以至刳灼之以殆盡徒與夫蚩蚩者問

歡穰占熊虺起訟需食亡羊喪牛之閒耳資其遲栗以糊予口烏足爲夫子道哉予以斯言遜於易故書之噫國有太學學有館以延專門若生者苦形役志如是其專也茹經於腹湮滅糞壤璧水湯湯不聞其聲摧藏樸遬與少木同朽豈地遠然耶彼文甲絳毛剝筋壽革嶺嶠之華實炎溟之蜃蝦飛苞驛館所至而貴夫豈貴適也哉悅者眾故也生之死在元和七年秋七月由死之日推而上求直治生之辰得四百有七十甲子葬在征渚西石磯上其墳可隱東望里塾尚行其志云

祭柳員外文

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正月戊戌朔日孤子劉禹錫

衛哀扶力謹遣所使黃孟蓁具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亡友柳君之靈嗚呼子厚我有一言君其聞否惟君平昔聰明絕人今雖化去夫豈無物意君所死乃質形耳魂氣何託聽子哀詞嗚呼痛哉嗟予不天甫遭閔凶未離所部三使來弔憂我哀痛諭以苦言情深禮至款密重複期以中路更申願言途次衡陽云有柳使謂復前約忽承訃書驚號大叫如得狂病良久問故百哀攻中涕洟迸落魂魄震越伸紙窮覓得君遺書絕絃之音悽愴徹骨初託遺嗣知其不孤末言歸轜從祔先域凡此數事職在吾徒永言素交索居多遠鄂渚差近表臣分深想其聞訃必勇於義已命所使持書徑行友道尚終

當必加厚退之承命改牧宜陽亦馳一函侯於便道勒石垂後屬於伊人安平宣英會有還使悉已如禮形於其書嗚呼子厚此是何事朋友凋落從古所悲不圖此言乃爲君發自君失意沈伏遠郡近遇國士方伸眉頭亦見遺草恭餠舊府志氣相感必踰常倫顧予負嬰營奉萬里猶冀前路望君銘旌古之達人朋友製服今有所厭其禮莫申朝晡臨後出就別次南望桂水哭我故人孰云宿草此慟何極嗚呼子厚卿眞死矣終我此生無相見矣何人不達使君終否何人不老使君夭死皇天厚土胡寧忍此知悲無益奈恨無已子之不聞于心不理含酸執筆輒復中止誓使周六同於已子魂兮來

思知我深旨嗚呼哀哉尚饗

重祭柳員外文

嗚呼自君之沒行已八月每一念至忽忽猶疑今以喪來使我臨哭安知世上眞有此事既不可贖翻哀獨生嗚呼出人之才竟無施爲炯炯之氣戢於一木形與人等今既如斯識與人殊今復何託生有高名沒爲眾悲異服同志異音同歎唯我之哭非弔非傷來與君言不言成哭千哀萬恨寄以一聲唯識眞者乃相知耳庶幾儻聞君儻聞乎嗚呼痛哉君有遺美其事多梗桂林舊府感激主持俾君內弟得以義勝平昔所念今則無違馳神假夢冀獲寤語平生密懷願君遣吐遺孤之才與旅魂克歸崔生實主幼稚甬上故人撫之敦詩退之各

府察視之列斯焉接武君遷外郎予侍內閣出處雖間音塵不虧勢變時移遭罹多故中復賜環上京良遇會追歡相續或秋月銜觴或春日馳轂旬服載朞同井憲不才敢同已子之相許嗚呼哀哉尚饗

祭韓吏部文

高山無窮太華削成人文無窮夫子挺生典訓爲徒百家抗行當時勍者皆出其下古人中求爲敵蓋寡貞元之中帝鼓薰琴奕奕金馬文章如林君自幽谷升於高岑鸞鳳一鳴蜩螗革音手持文柄高視寰海權衡低昂贈我所在三十餘年聲名塞天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價聱金如山權豪來侮人虎我鼠然諾洞開人金我灰親親舊尚丹其壽考天人之學可與論道二者不至至者其誰豈天與人好惡背馳昔遇夫子聰明勇奮常操利刃開我混沌子長在筆予長在論持矛舉楯卒不能困時惟子厚竄言其閒贊詞愉愉顏顏磅礴

岐山威鳳不復鳴華亭別鶴中夜驚畏簡書兮拘印綬思臨慟兮志莫就生芻一束酒一杯故人故人歆此來

祭與元李司空文

維太和四年月日禮部郎中集賢殿直學士劉禹錫謹以清酌之奠敬祭於故相國山南西道節度使贈司空李公之靈嗚呼龍靈而劉龍智而屠古今同之天不可呼公之挺生德與位并如瞻日月豈贊其明何以致之始話平生追懷周旋彌四十年射策校文接武聯翩句服同邑明庭比肩公乘迅翮凌厲非煙愚觸昧機迸落深泉一持化權一謫海壖本同末異如矢別弦雲龍井蛙勢不相見二紀迴泊一朝會面公爲故相愚似悲翁契闊相遇淒涼萬重復以郎吏交歡上公披襟道舊劇談中酒清洛泛舟鑿龍攜手公西入關毀亦徵還削去苛禮招邀清閒廣陌聯鑣高臺看山尋春適野醉舞花閒忽復登壇總戎於外子午危棧巴梁古岸夷風傖傭獷俗惶害陰謀密備兇黨千輩如嗾羣犬以逼驕虜如縱炎火以焚瑾瑜時耶命耶不慮不圖物理神道安知有無嗚呼痛哉天甚高上訴何時長夜無曉斯焉永歸風淒日昏鼓咽簫悲沈埋玉樹誰不霑衣平生故人零落已稀委化而盡然猶怨咨如何國楨有此遭罹挺災賦命孰主張之有脊在筵有酒盈卮神其來歆已矣

長辭尚饗

代裴相公祭李司空文

四年月日特進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裴度謹以清酌少牢之奠敬祭於故相國魏郡公之靈嗚呼玉貞而折不能瓦合鸞鎩而萎不同雞羣生分若浮守道不屈惟公之生福自維嵩金石高韻珪璋德容元和之初左右憲宗以才視草以望登庸振起直聲激揚清風實有正氣號爲名公名成身退猶係人望入爲羽儀出領藩方既師百辟又副丞相道冠搢紳事參翼亮某與公遊四十餘年風期合契祿位相先某忝司言公持化權應同宮徵襲若蔓荃猥以姓名稱於上前發迹從微芳

□獲宣某爲免相待罪梁山公拜右揆來從東川極其歡娛著在詩篇某忝入公亦東還里門相邇實閤常閒退朝休澣道舊開顏嗟乎山川閒之忽在旦夕豈意倉卒遂成今昔衣冠喪氣風物含戚强魂訴天冤血成碧嗚呼哀哉某在病中計書始至無力以哭不言垂淚今聞祿輤首路而歸隱几臨風其心孔悲嘉肴百籩旨酒一巵寄此情素神其來思嗚呼哀哉

代諸郎中祭王相國文

維太和四年月日某官等敬祭於故相國贈太尉太原王公之靈嗚呼天以和氣鍾於貴人含光不曜煦物如春發自貢士驟爲庭臣鴻雁聯行共凌青雲既操利權

兼秉國鈞食祿甚厚奉身如貧井絡之隅益部爲大斗牛之下楊州繁會受社臨戎油幢曲蓋印綬重疊恩華滂霈簿領如山處之若閒推筵之權往而復還炎炎暐暐出入二紀未曾傷物屢有薦士急難友弟謹厚訓子顏閒熙熙不形慍喜處己無咎得君如此若木方高商飆欻起三台之氣變現在時五福之來盛衰有期曉下黃閤車騎威邁夕歸華堂言笑嘻怡詰朝愀然有志求醫未撤琴瑟俄懸素旆宸衷哀悼朝右傻悲詔下褒崇恩殊等夷靈轜既駕眞宅將歸笳簫咽而復揚風日慘而無輝㊀亮等或早挹清塵或晚承汎愛昔脩禮於門闔今纏悲於祖載幽顯雖異音徽未昧神之格思歆此誠酹尚饗

祭福建桂尚書文

維大和六年月日蘇州刺史劉禹錫謹以清酌之奠敬祭於故福建團練使桂公之靈嗚呼鵬化鵬征擘波沖天士逢其時拾芥乘軒始識尚書貞元季年詣我南省袖文一編便座接語其容溫然星歲未幾副夫南遷滯留江湘魚鳥周旋尚書遇知變化如蟬乘憲朝右剖符江壖交趾化行容州績宣凡曰循吏莫居我先太和之初再遂覲覿分務東洛門里同陌予復郎位公爲賓客蔚然貴臣綬紫鬚白俄俱西還列於清班來訪書殿登樓看山見領八屯循街九關賀遷閩越紅旆雙殷克有淑聲

搢紳之間慳鼓舞强悍低跧延平古津峭壁孱顏豈意龍劒沈晶不還復魄侯堂歸舟建浦雙表何在虎邱之下恭承嘉命來牧吾土言念昔遊忽成千古哀哀孝嗣率禮無違言奉几席歸乎洛師敬陳奠筵泣對靈帷平生不忘敢此一巵嗚呼哀哉

祭虢州楊庶子文

維太和六年月日蘇州刺史劉禹錫謹遣軍吏某乙具少牢清酌之奠敬祭於故虢州楊公之靈嗚呼利劒多缺眞玉喜折俊人不壽爲氣所齧子之少孤率性自然早有名字結交世賢席勢馳聲龍秋鳴仝試文再舍毛翮愈鮮感佐侯藩拾遺君前伏問論事侵口內權克揚

直聲不愠左遷一斥於外君門邈然五剖竹符皆有聲績南湘潛化巴人啞啞比陽布和戰地盡闢壽春武斷姦吏奪魄榮波砥平士庶同適朝典陟明俾蒞本州錫以貴綬腰金晝遊輿疾而來風煙爲愁靜治三載臥分主憂直氣潛銷頹几不留九天難問萬化同休嗚呼惜哉與君交歡已過三紀維私之愛與衆無比乃命長嗣爲君半子誰無外姻君實知己昔與口遊俱爲壯年怒人言命笑人言天閼事未多信書太堅方階尺木已墜九泉誦易年深潛■病難痊不見南楚方知北軒嗚呼嗟哉見幾不早追悔已晚猶希耆老容或宣展以閒相期以晦相勉一邱可樂萬累皆遣歡圖散帙婆娑京輦

天命不長願言莫展嗚呼痛哉君臥宏農予來姑蘇飛書要約言念鼎湖我車載脂爲子疾驅入境閱寂唯逢素書發函驚視翰不自濡相去一舍豈無肩輿君爲病嬰我爲吏拘兩不如意嗟哉命夫君今往矣無復可道我今泛然一委㚔造平生親友零落太早無望拔茅盡悲宿草到郡浹辰君不起聞寢門一慟口哀如焚彭彭輀車來葬洛濱敬脩贈禮泣送行人萬夫之羞薦君明魂三赤之版寫予哀文淒涼山河慘淡風雲已矣長別嗟哉楊君

劉賓客外集卷第十

右劉賓客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　四庫著錄禹錫唐書有傳官終於太子賓客分司故署曰賓客集又居中山無極故又名中山集是集四十卷宋初佚其十卷宋次道裒其遺詩四百七篇雜文二十二首爲外集然未必皆十卷所遺也明萬(麻)二年刊雜文二十卷書十卷名中山集黎民表序民表嘉靖末廣東參將爲古田瘴所殺書亦罕見常熟瞿氏藏宋刻殘本每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一字歸安陸氏藏述古堂影宋鈔本每半葉十行每行二十字大抵宋時有此兩刻此朱子涵舊藏明藍格鈔本十行行二十字與陸氏書目合原出宋本無疑外集十卷世罕流傳有以正集詩文僞充者甲辰冬在蘇州書賈以味

書室鈔外集亦十行行二十字求售鈔手極舊以重值得之可爲子涵配全亦一快事集中爲人作集序皆作集紀豈亦爲家諱如東坡之改序作敘耶外集有經東都安國觀九仙公主舊院詩結語武皇曾駐驛親問主人翁方蕉軒(綱)師以武皇爲武宗攷王建集亦有九仙公主舊莊詩杜紫綸(詔)謂唐公主無九仙之名惟方伎傳玄宗時有夜光者因九仙公主召見溫泉攷東都安國觀爲太平公主宅武皇意指玄(李訛山特武皇內傳分明在亦指玄)宗九仙公主或卽太平公主之別號決非武宗之女也文中用字新頴如連州刺史廳壁記不足庚其責庚作償字用與禮記請庚之注合武陵北亭記是日還也還作汳字用與小雅爾還而入必易也之注合蘇州冊賀皇太子箋以貞九圖用華陽國志平齊行酋人皆科帶弓箭科作分派解外集可憐玉馬風流地用庾信詩還如驅玉馬與金貂對他書作五馬誤惟卷二十五有與歌者米嘉榮云唱得涼州意外聲舊人惟有米嘉榮近來時世輕先輩好染頦須事從生外集卷八亦有一絕云一別嘉榮三十載忽聞舊曲尙依然如今世俗輕前輩好染髭鬚事少年與正集仿佛而韻不同昔人所謂有未定之稿有通用之稿編輯時求益遂兩收之不得謂之複近時畿輔叢書亦刊正集所據之本爲荃孫所藏中山集似從明刻鈔出書首有錢竹汀印王氏又據

全唐文校改殊失古意不如此本遠矣光緒丙午元夕

江陰繆荃孫撰

文標集

子發諱肇姓盧氏宜春人子發字也唐武宗會昌三年以詞賦魁天下仕至集賢院學士歙州刺史歿後三百年郡人許衷集其遺文僅百篇目曰文標集傳筆日久序存而集亡文粹所載海潮賦漢隄詩新興寺碑銘上王僕射書四篇而已其餘如通屈賦注大統賦志在藝文者學者亦罕見之自建中靖康辛巳迄紹興庚辰又六十年矣曾建安郡公來守是邦崇化以厚風俗謂宗說蒐綴闕文子職也既授以墨臺編廣其傳又俾求子發遺善得古律詩二十六篇於劉松宜陽集得閿城碑虞山記於古廟嵌巖中得狀元書堂遺址存焉而東湖之石氣勢凌厲見者諮然有昂霄聳壑之志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此邦學者不志於古人則已儻有志焉舍子發其誰與歸宋紹興庚辰袁州教授南城董宗說序

劍贊於清江玉虛觀合賦序圖狀四十有二篇分爲上中下三卷名從其初序從其舊附以成應元舉榜而擇之梅聖俞諸公盧石題詠鏤木於郡庠以貽永久又論其出處之大槩而尾諸集焉子發少貧篤志好學器識宏邁而濟之以瑰奇拔出之才故其爲文馳騁上下偉麗可觀自長慶以來雖善鳴者罕有其比當時達官宿儒皆推重之然最爲相國李衛公所知當衛公再主廟柄炙手可熱子發廷試第一稱自求顯何爵不縻而乃韜晦州縣從外辟未嘗奔走於形勢之途迨咸通初迺籍金閨出任牧守獻賦進

唐　袁州　盧肇　子發

海潮賦并序

夫潮之生因乎日也其盈其虛繫乎月也古君子所未究之理將爲之辭猶憚夫有所未通者故先序以盡之肇始窺堯典見歷象日月以定四時乃知聖人之心蓋行乎渾天兌渾天之法著陰陽之運不差陰陽之運不差萬物之理皆得萬物之理皆得其海潮之出入欲不盡著將安適乎近代言潮者皆驗其及時而絕過朔乃興月弦乃小贏月望乃大至以爲水爲陰類幸於月而高下隨之也遂爲濤志定其朝夕以爲萬古之式莫之逾也殊不知月之與海同物也物之同能相激乎易曰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夫物之形相睽而後震動焉生植焉譬猶烹飪置水盈鼎而不爨之欲望膳羞之熟成五味之美其可得乎潮亦然也天之行健晝夜復焉日傳於天天右旋入海而日隨之日之至也水其可以附之乎故因其灼激而退

其必然之理乎且自朔之後月出不盡晝常見焉以至於晦見於書者未嘗有光必待日入於海隔以映之受光多少隨日遠近近則光少遠則光多至近則甚虧至遠則大滿此理又足證夫日至於海水退於潮尤較然也肇適得其旨以潮之理未始見於經籍間以類言之猶乾坤立則易行乎其中易行乎其中則物有象焉物有象而後有辭此聖人之教也肇觀乎日月之運乃識海潮之道識海潮之道也水其可以附之乎故因其灼激而退

之道亦欲推潮之象得其象亦欲爲之辭非敢衒於學者蓋欲請示千萬祀知聖代有苦心之士知擧者焉賦曰

開圖靈於混沌包四極以永貞立天之道兮至陽之元精謂日也作寒暑與晦明載穹崇以高步涉浩漾而下征廻龜鳥於兩至冬至日在南斗元武之體故云龜曾夏至日在東井朱雀之體故云鳥不愆乎度程其出也天光來而氣曙其入也海水退而潮生何古人之守惑謂茲濤之不測安有乎虞泉之鄉沃焦之埃棲悲谷以成暝浴濛汜而改色巨鰲隱見以作規介人呼吸而爲式陽侯玩威於鬼工伍胥洪濤之所鼓胡爲乎歷象取其枝葉而迷其本根也策其涓滴而喪其泉源也諸家不言及於海潮之由也於是欲抉其所迷而論之採其所長而存之光乎廓乎汩磅礴乎差忽漠之無際曷鴻濛而可以盡度乎乃知夫言潮之初心遊六虛索蜿蜒乎乾龍騖轇轕乎坤輿知六合之外洪波無所洩但隨二至升降而已識四海之內王精有所儲元氣常運萬物自成不然何以使百川赴之而不溢萬古揆之而靡餘也是乃察乎濤之所由生也駭乎哉彼其爲廣也視之而盪盪矣彼其爲壯也欲乎其沆沆矣其增其讙其難爲狀矣當夫巨浸所稽視無顯倪

胷湧怒乎忠力是以納人於冀睞遺羞乎後代曾未知海潮之生兮自日而太陰裁其小大也令將考之以不惑之理著之於不刊之辭陳其本則晝夜之運可見其影響言其徵則朔望之候不爽乎毫釐豈不謂乎有耳目之疾而燿將剖乎神醫者也粤若太極圓天而勢穹謂陰陽上下各一半也謂無物可以激其至大故分陰分陽爲日故節之以分至啟閉陰爲水故靡之以雨露雪霜雖至顯而可見雖至大而可量豈謂至之雖遠而皆靡何海水之能逼而不澎濞沸渭以四集霏細碎以霧散屹弈騰以山立巨泡浮而迭起飛沫電艇以驚急且其日之爲體也若幾堅金圍徑千里周髀法曰日徑千里周三千里土石去之稍遷而必焚魚龍就之以雨露雪霜雖至顯而可見雖至大而可量豈謂至之雖遠而皆靡何海水之能逼而不澎濞沸渭以四居其中而不察乎渺漠亡其外而不考其茫洋者哉故其所以凌鑠其所以薄激者莫不魄落焯鑠如起故水者陰之母日者陽之祖陽不下而昏曉之墊不得成陰不升而霆雨之施不得覩因上下之交泰識

齧齶其始也漏光逆射虹藏寅緣拂長庚而倘隱帶餘霞而未殘一作珍其浙沒豹虎菌分若后羿之時平林藪馳驅貔虎與兕象囓千熊及萬羆呀偃蹇而翼鍊忽劃磔而舊反此何意其反齒露其少進也若兆人縯紛填城溢郭蹄相蹂藉閧鬨澶漫陵強侮弱倏皇輿之前蹕孰不奔走而揮霍及其勢之將極也澹兮若牧野之師昆陽之衆定足不得駭然來奔騰千霆萬蹴搏沸亂雄稜後闕觜勢前刺攝仁兵而自儃倏谷呀而巘斷若此者皆海濤過日之形聞者可以識其畔岸也賦未畢有知元先生諷之曰

文模集卷上 六

斯義也古人未言吾將揮乎文墨之場以貽永久爲天下稱揚爰有博聞之士駭潮之義始肝衡而抵掌俄類虛反禁齗而愕眙寧衣下席蹈足掀臂將欲致詰領盡天地久之而乃謂先生曰伊潮之源先賢未言枚乘淛涯而止記其極木華指近而未考其根焉有末學後塵荒唐而敢論先生矍然而疑乃因其後推車捧席執賜音渠乾雜也儀禮士相見春夏用賜冬用雜相伺顏言之少間請見徵之所如客乃曰人所不知而不言不謂之愚彼亦何敢擅談天之瀆何日光而不滅其九問潮之往來既云因日日惟一沈潮何再出其十問萬流之多匪江匪河發自畎澮往成天波終古不極溫沉四國何成彼潮而大小一式美幹究地之輸指溢莽之難悟欲盡聽於葦儒令將

其十一問爲潮之外水歸何域問十二又云水實浮地在海之心日潛其下而逢彼太陰且其土厚石重山峻川深投塊置水靡有不沈豈同其芥葉而泛以蹄涔蠡埃扎之主大何水力之能任十三問吾聞之天地噫音氣有呼晝夜成候潮乃不踰十四問豈由日月之所運作誇誕以相誣者哉先生閒賦之初深通厥旨及闊客論忻然啟齒於是謂客徐坐善聽厥辭蓋聞南越無須冰之禮鄭人有市璞之喻常桎梏於獨見終沉溺於羣疑既別白而不悟爰提耳而告之然事有至理無爭無勝猶權衡之在懸審錙銖而必應稽

而盡退何一跡之敢存此潮象之所以逾朔二日而斗增也答第三問黃道所遵遐適已均肆極陽而不礙故積水而皆振自朔而退載生魄之後行漸遠於日也退爲順式自望而進自望之後在日之左進爲干德稍近日也退爲干德稍近日若來干犯之也伊坎精之既全將就晦而見遲勢由望而積壯故信宿而乃極此潮之所以後望二日而方盛也答第四問自曉至昏潮終復始陽光一潛水腹迸起復來中州逾八萬里周天法一面出入八萬里其勢涵澹無物能弭周天法一面去日八萬一千一百九十九里有奇也分晝於戌作夜於子子前爲早潮子後爲晚潮一云戌前爲早潮亥後爲晚潮子之前日下而陰滋子之後日上而陽隨

滋於陰者故鑠之於水而不能甚振隨於陽者故趍之爲潮而莫肯少衰此潮之所以夜大而晝稍微也答第五問嘗信彼東遊亦聞其揆賦之者究物理盡人謀水無遠而不識地無大而不搜觀古者立名而可驗何天之造物而難籌且漸者折也蓋取其潮出海腹左挾越而巨澤灌其喉獨茲水也夾羣山而遠入折而倒流也夫其地形也則右蔣吳而大江專其射一帶而中投夫潮以平來百川皆就浙入既深激而爲關此一覽而可知又何索於詳究答第七問羣唫旣歸水與天遠當宵分之際謂八月也遥至烈之輝因圓光

之既對引大海以羣飛大元經云夫秋之中而陰盛陽氣來干荷日月之躔一定又何遠於王政之大端亦猶春之半而陽肥事苟稽於已著理必辨於猶微答第八問萬物故濡生於八月之望者尤宏而巍巍也彼有後問姑紓前言夫三才者其德之中叩琢鐫研其火乃烈吹之中分日之熱謂三才之中各有火也煙得焰傳薪就熱附於堅則難銷焚於槁則易絕所以犯陽德也故曝厄莫之哀狂急所以犯陰德也故離畢爲之災此則爲政之所致非可以常度而依無定遇水乃滅太陽之精火非其匹至威無焰至剸裁也容曰唯其餘如何復從而解之曰惟坤與乾精有質入四海而水不敢濡照八紘而物莫能屈就之者咸得其光輝仰之者不知其何物其體若是豈予嘗究焉清者浮於上濁者積於淵濁以萬物爲德比夫寒灰死炭遇溼而漂汨哉答第九問方輿之下陽清以不極爲元載物者以積鹵負其大鹵鹹水也所以能浮厚地也不極者以上規裏其圜北辰不動謂之上規也故知鹵不積

則其地不能載元不運則其氣無以宣夫如是山嶽雖大地載之而不知其重華夷雖廣區承之而不知其然也氣之輕者其升乃高故積雲如嶽不駐鴻毛輕而清也而物莫能勞及其干審勢窮霏然下墜謂爲雨者隨坳墊而虛受任昳滄之疏濱著則重也故舟檝可以浮寄至夫離九天堙九地作重陰之膠固自堅冰以馴致固可以乘鴻溟以自安受萬有而不圮者也聽茲言軟茲道定一陽之所宗何眾理之難考且合昏知暮而翰音司晨安有懷五常之美豫率土之濱苟無諒乎此旨亦何足齒於吾人答第十三問　予以天

地之中元氣噫音億噦爲夕爲朝且登且沒泛辭波而甚雄處童蒙而未發孰觀地喙乎深泉之涯孰指天吭乎巨海之窟旣無究於茲源寔有因其呼吸而騰勃者哉答第十四問　客謝曰辭旣已矣欲入壺奧願申一問先生幸以所聞教之嘗居海裔覩潮之勢或久往而方來或含吝而祖際曷舛互之若斯今幸指乎所制先生撰屨旁眄亦窮其變吾因訊夫墨客當大索其所見彼亦告於予曰日往月來氣廻天轉其激也大則體盛而相踈其作也小則勢接而相踐惟體勢之可準故合吝而有羨其何怪焉客乃踧躯斂色交

秩而辭彼圜元方頤古惑今疑歎載籍之不具恨象數之尚遺方盡述於閫域非先生覩得於學者而孰肯論之於是乎若卵判鷇生鼓擊聲隨雷電至而幽蟄起蚊龍升而雲雨滋形開夢去醒至醒離旣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乃避席而稱詩爲賀庶知元先生之辭辭曰

噫哉古人迷潮源兮刓編鬻簡殫兮無藩垣兮名儒幽討理可尊兮高駕日域窺天門兮海疑一釋永立言兮若和與扁鵲吾悟兮昔之論者何其繁兮意摩心揣祇爲譴兮陰陽數定水長存兮揚此辭兮顯爲經高誇百氏兮貽億齡先生曰彼能賦之子能演之非文鋒之破鏑何以解乎羣疑客乃醑然自得油然而退也

海潮圖并序

夫以璿樞顯視周四七而成文玉琯潛聆載十二而分統羣有憑翼生乎象先雖迷放屬之源終識跛躄之歎是以迎推洞乎三合分至貞乎四禽旣測洪荒曠分清濁於是九圜

所咨必挨於靈臺萬古無差可徵於幽贊且
形車白馬先命羲和紫極黃龍次分甘石雖
東流不溢天命猶疑而北戶承陽地維何隱
稽夫傭氏之業也莫不咸思蟻轉盡愧鷄如
安可命曰三靈或迷其二大愚以始聞方數
則癸元黃亦嘗以大寶酬嘲敢云早慧既不
用蛤膠習戲自鄙童心及窺譽里中拘塵長
者執經堂奧避席嚴師自悟層閒媿非胡廣
頻依廡下虛感伯通而日月居諸槐榆屢改
管窺之心安切瞽史之學難修而又闕額焦

頭方思馬禍捉襟見肘久困牛衣颯垂領以
若鶩顧生辭而增歎信天人之際難可究思
考經緯之文因有宋旨窮以海潮之事代或
迷之今於賦中盡決疑滯輒依洛下閎張平
子何承天等以渾天爲法水與地居其半日
月繞乎其下以證夫激而成潮之理並納華
夷郡圜環以二十八宿黃道所交及立北極
爲上規南極爲下規以證乎日月之所由升
降其理昭然可辨謂之潮圖施諸粉繢庶將
無觸類螢囊之已久撫魚網而多慚敢避識

者之譏固受不知之罪云爾

日至海成潮入圖法

八月之望日在翼軫之間此時潮最大今立此望之
夕日入初於時在戌見潮初生之候

渾天載地及水法

地浮於水天在水外天道右轉七政左旋日入則晚
潮激於左日出則早潮激於右潮之大小則隨於月
月近則小月遠則大

右此賦中具論之矣

新定海潮集解渾天古今正法圖

自古說天有六一曰渾天張衡所述二曰蓋天周髀以三
宣天無師法四曰安天虞喜作五曰昕天姚信作六曰穹
天虞聳作自蓋天以下並好奇狗異之說非至說也故先儒亦不重其術也
右今撰賦及圖定取渾天爲法其餘立渾天之術

自有張平子始言天地狀如鷄子天包於地周旋
無端其形渾渾故曰渾天也

渾天法

晉葛洪謂天形如鷄子地如鷄子之黃周天三百六
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半覆地上半繞地下二十八宿
半隱半見宋何承天云廼觀渾儀研求天意乃悟天

形正圓水居其半中高外卑水周其下梁祖暅云渾天之形內圓如彈丸其半出地上半隱地下

右今撰圖正用此法但諸家皆言天形而未知日之激水而成潮也

又案周易離爲日坤爲地日出地上於卦在晉☲日入地下卦爲明夷☲乾爲天坎爲水天左旋入水爲夕則天在大下於卦爲需☵天右旋昇出爲朝於卦在訟☲又離爲日坎爲水日出水上卦爲未濟☲清之言涉也日東出而未西涉此其象也日入水平卦爲既濟☲言日右隨天入已涉於海則周易之象其事較然

右今撰潮圖探於周易合乎渾天推於爻象故賦指復姤二卦以定陰陽

言不及渾天而乖誕者凡五家

莊子逍遙篇元中記王仲任論衡言日不入地 山經釋氏並元五家

無證驗不可究尋王仲任徒肆談天失之極遠桓君山攻之已破此不復云莊生則假物爲喻以論眞宗而學者多誤故列之爲難信之言元中山經一無可取釋氏俱舍乃自立心法非可以表測而度量也

又案吳王蕃法云予因周禮鄭眾鄭元之言用勾股之術以求天之理數夏至之日以八尺之表求晷於陽城表南得影一尺五寸南至日南下無影則日南去陽城一萬五千里立八十而旁十五則日高八萬里日南邪去以勾股法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有奇盡天頂至地之數也倍之得十六萬二千七百八十八里有奇即天徑之數也以周徑之法乘得五十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七里有奇即周天之數也肇始學渾天法於度支推官監察御史太原王軒軒以王蕃之術援焉自後因演而成圖既知夫天地之薄厚則日月之行寒暑之候皆由自得之遂用覃思一本

覃思下有小臣二字冥稽萬流之昇降果見潮生之候由是博考羣言以證遇晦而自得之旨無所疑焉

渾儀之制

渾儀法肇得自虞舜以璇璣玉衡以齊七政 攷鄭康成云其轉運者爲璣其止息者爲衡皆玉爲之七政者日月五星也則渾儀之本晉侍中劉智云顓頊造渾儀黃帝爲蓋天則此二器皆古聖王之制作也但學者失其用耳說者乃云始自張衡今考其事張乃巧述其法而撰之非始造者也虞喜又云洛下閎爲漢武帝於地中轉渾天定時修太初歷又知此術在張

平子前也後漢左中郎將賈逵以永元十五年造黃
道渾儀張衡以延熹七年更造銅儀以四分爲度於
密室中以滿水轉之令伺者閉戶而唱以告司天者
云璇璣所加某星今沒皆如合符契其後
吳王蕃修之如陸績及後魏太史令晁崇隋河間劉
焯皆修渾儀之法李淳風因爲遊儀蓋與靈憲同也
右以物象天謂之渾儀則日月四海在渾儀之內
日月盈縮之度可察而獨迷潮水生來之候豈古
人未之思肇祖於此術究而得之不爲怪誕無據
之說猶恐時之學者尚有所疑故以著之

進海潮賦狀

右臣伏聞神農立極先定乾坤軒后統天始宏歷象蓋以大聖有作而大法乃明必自臣子之所為克成君父之至德只如陳韶奏夏允諧聖帝之音而伐鼓鑄鐘元在工人之手業雖成於微賤事乃表於皇王臣今所陳緝用此道伏惟睿文明聖孝德皇帝陛下德邁伊嬀道包覆載垂衣而九有無外執契而萬國來庭日月貞明天地交泰珍圖瑞物尤膺得一之符

伯益皐虁共作千年之聖臣極陋賤亦忝方州而微臣始自知書志在稽古或觀天地之道得於經史之間既察置圭亦聞測晷究黃鐘於玉律窺碧落於瑤檯伏念司馬遷則書載天官張平子則儀鈞動地臣仰遵前哲極撰圓虛偶識海潮深符易象理皆撫實事盡揣摩既當鳳紀之朝願陳鑿測之見臣肇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臣又聞天垂象而六合成道生一而三才具皆由日月運乎陰陽是謂神明分乎晝夜伏知此道盡在陛下睿鑒之中故不俟微臣因此別白然自古以來莫不以地厚難測日既入而人不見其

行海大無涯潮潛生而人不知其候上古聖人則之於八卦學者演之成六家而有蕭論未明根本不圖天垂大法假乎微臣獲在聖朝彰此愚見臣門地衰薄生長江湖志在為儒弱不好弄研求近代寒苦莫甚於斯臣伏念為業之初家空四壁夜無脂燭則燃蓬蒿為孤立於多蘇蘇睡恨冥頑亦嘗驅刺任名場則最為孤立於多士則時負獨知累竊皇恩遷變白屋臣於會昌三年應進士舉故山南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起擢臣為進士狀頭筮仕之初故鄂岳節度使盧商自中書出鎮辟臣為從事自後故江陵節度使贈太尉

裴休故太原節度使贈左僕射盧簡求皆將相重臣知臣苦心謂臣子立仝無親黨不自吹噓悉賢微才奏署門吏臣前年二月蒙恩自滁關防禦判官除祕書省著作郎共年八月又蒙恩除倉部員外郎充集賢院迫學士去年五月又蒙恩除歙州刺史臣謹行陛下法令常懼僭違理郡周星未有政績潛被百姓誦閭閻以臣粗事薄理求欲留臣奉七月二十二日勅又蒙聖恩賜臣金紫臣素無強近之援不異草澤之人忽荷寵光及此叨忝臣不以生平志業上奏於宸慈實懼大馬之微忽先於溝壑則臣積年無所聞揚

非惟自負片心實亦上辜聖代是敢竊以所撰前件
潮賦并圖進上臣爲此賦以二十餘年前後詳參實
符象數願以潢汙之水輸赴溟渤之流而雖蠢所爲
刻鵠雖肖塵冒天聽罪當鼎鑊今差軍事押衙盧師
洎隨狀奉進上黷宸嚴政期睿覽臣 幸無任惶懼戰
越屏營之至謹錄奏以聞伏俟誅責

天河賦 以空際瀨色寔見浮槎寄韻

惟天有河是生水德淩浩渺之元氣挂崢嶸之遠色
所以正辰極奠南北其清莫挹濯星斗以滋上元一作
予其惡可流蕩雲霓以臨下國赫赫融融自西自東

沿天象而其源不竭橫終古而其運無窮磅礴九霄
浸潤豈沾乎土宇輕清一氣波瀾寔動於天風匪湯
湯而就下但耿耿而浮空處晝則潛由昏則見佚貞
夜之延矚故高明而自擅光連月窟何慙媚以懷珠
影照天津豈愧淨而如練至若白榆風勁析木烟秋
吹玉葉而將落泛金波而共流皎鼎無際闚于自浮
渡蟾魄之孤輪不聞濡軌濺鵲橋之遠岸詎見操舟
莫議一作淺識一作深孰能揭厲演漾必滋於若木氳
氳更襲乎丹桂映蒼山一作天而漸出想積石於河源
拂遠樹以將低誤一葦於天際遥思濯手遠憶乘槎

湖南觀雙柘枝舞賦

瀟湘二妃桃花玉姿獻柘枝之妙舞佐清宴於良時
始其金罍欲陳象筵宿設考清音於絃管之部選麗

質於綺羅之列何彼妹之婉變媚戎服之豪俠司樂
以魚符發詠侍兒以蘭膏薦潔華燈張翠被徹藍銅
壺之刻漏瞻銀漢之明滅伫新詞以潛習隱含貝而
機閱恐急節之將差撫柔葼而不絕及夫陽烏浴彩
寒雞早晨登妝臺而鸞鳳比翼對寶鏡而菡萏爭春
桂裳馥以彩翠玉指皓以鱗峋互飾鉛華畏濃澹之
殊態共聽金管恐高低之不均須與饗正奉羞司樽
舉酌左肴分右胾兕觥分玉爵朱顏絕以垂虹素幕
翩以騰鶴羅異果之芬芳映雕盤之錯落時也羣工
合奏絃悲管清升歌闋賓禮成於是乎擂鼉鼓啾鳳

奎雲駢四坐花芬兩楹舞師巧誨於蹈厲諧優師辨
以縱橫且曰不巾不櫛匪鐸匪舌古也郢支之伎今
也柘枝之名因清角之繁奏見韶華之並榮佳一作家
人乃整金蟬收玉燕習舞衫突舞并珠彩熒煌鈴光
炫轉外寶帶以連玉中丹裾而疊蒨則有璧鑑透逸
壞瑰四垂華瑞錦以雲匝袍璧金而鴈敞將翔將翔
惟鴛惟鴦稍隨緩節步出東廂始再拜以離立俄側
身而相望思東南之美兮清風甚長凝情頃刻兮靜
對鏗鏘再撫華裾巧變修袂將勻玉顏若抗瓊瑤懷
要妙以盈心望深思而滿背彼工也以初奏迎我舞

也以次旋呈乍折旋以赴節復宛約而含情突如其
來翼爾而進每當節而必改乍慘舒而復振驚顧兮
若嚴進退兮若愼或迎兮如流即避兮如悋傍睨兮
如慵俛視兮如引風裏兮弱柳煙冪兮春松縹緲兮
翔鳳一作婉轉兮游龍相邇兮如借相遠兮如謝忽
抗足而相蹴復和容而若射勢離窘於趫速態終守
乎閑暇飛颺忽旋鷺鶴聯翩撼帝子之瑤珮鰲仙池
之玉蓮擁鷁波與急雪捲祥雲及瑞煙詞方重陳鼓
亦再歇俄舉袂以容曳忽吐音而清越一曲曲兮春
恨深一聲聲兮邊思發傷心兮隴首秋雲斷腸兮戍
樓孤月歌扇兮纖欽鳴蹕兮更催將騰躍之激電赴
迅疾之驚雷忽如厭乎揮霍戢餘勢以徘徊而立
也柘枝之名因清角之繁奏見韶華之並榮佳一作家
人乃整金蟬收玉燕習舞衫突舞并珠彩熒煌鈴光
炫轉外寶帶以連玉中丹裾而疊蒨則有璧鑑透逸
心耀纖纖之玉腕躊躇瞰望若戀慮以南馳俯僂迴
旋非爲劉而左袒拾華衽以雙舉露輕裾之一半花
灼灼鼓逢逢帽縈隨蛇熠熠芝蘭之露裛翻莊蝶翩
翻獵蕙之風來復來兮飛燕去復去兮驚鴻善睞睢
盱儃佪之招周姬輕軀動盪一作蕩蔡姬之聲齊公則
有拂菻妖姿西河別部自與乎金石絲竹之聲成文
多妙以多能亦再羞而再顧迫鼓絕而曲既終倏雲
朝而雨暮

鸚鵡舞賦 以屈伸俯仰傍若無人爲韻

謝尙以小節不拘曲藝可俯願狎鴛鴦之侶因爲鸚
鵡之舞於是襛貂裘岸章甫在容止可觀之際方見
翼如當絃管互奏之時俄呈退旅伊昔王導延爲上
賓陪謁者讓登之處遇羣賢式燕之辰俎豆在列尊
卑且倫始服膺於末席方酬賞於主人導曰人慕德

音衆皆傾想願覩僊僊之態用答嚶嚶之響非敢玩
人以喪德庶使棲遲而偃仰徒欲見長脅利距之能
豈比夫弋林釣渚之賞公乃正色洋洋若欲飛翔避
席俯偃擂衣頡頏宛修襟而乍疑雌伏赴繁節而忽
若鷹揚由是見多能之妙出萬舞之傍若乃三歎未
終五音鏗作領若燕而躩頡德如毛而鬘鬘衆客振
衣而跂望滿堂擊節而稱樂且喤喤之奏未終而洩
洩之容自若於是媿飲啄盡歡娛聽式歌而調兼吐
鳳觀屢起而勢若將雜以樂慆憂既醉者於焉見矣
手舞足蹈曠然者豈得而無是知因此名謂那辭跡

文標集卷中

閱城君廟碑記

屈同漁陽之慷慨鄙五原之噎鬱將美其率爾不矯
怡然任眞自動容於知已非受侮以求伸況乃意綽
步躋然後知鴻鵠之志不與俗態而同塵
吁天地之至賾陰陽之元精升降變化因時而發者
惟聖人焉惟神物焉聖人理乎陽神物理乎陰故能
靈浹乎寰區功濟乎動植君大道而不屈運元德于
無窮者天之爲也夫能知天之爲者必操乎坤輿之
涯必有司宰當夫萬物不振百姓不親虎豹虺蝮搏

噬騰觸骨月冰泮害毒草靡于斯世也天地既否雲
雷將屯則有軒轅乎繞樞商生乎元乙姜嫄履歆而
后稷誕慶都夢龍而伊祁興五精在天迭降於代是
三才不理乃生聖人也聖人既生品物既盛德刑政
事克傳克修其或山冢崒崩高岸爲谷道隱乎功德
隱乎奢貪敗生災風雨不若于斯昔也帥木失滋胎
卵殞殞則有至精下降乃生神物既坏既塌光明蜿
蟺則温姥之毓龍義斯在矣昔者秦毒天下鬼神乏
主英精怪質潛躍失次故龍遁乎漲海之涯托乎蔆
姥之室圓苞不陣覆錦相光鱗鬣未生風雨如晦姥
既抱之在手覆之以衣一夕威靈欲震雷電皆至龍

殆不飲齏齊衰者亦亡所在閱城人立祠及龍之象以禮祠之既而龍降于祠堂形類虺徙日而不見其趾尾端之材突而圜焉其大小長短視無常質人或有禮有容豈惟神物是謂孝龍孝龍之靈宜崇宜薦誠禮之則飲卮酒循衣繞軀翫狎如嬉其能司人禍福若有權衡度量焉自秦至于聖唐千六百餘歲其靈不泯今乃有龍伯龍叔龍季焉伯則舊也叔季不知何代相踵而來也今皆在閱城元和中故宜春縣令盧君嘗遊宦南越乞靈于龍契乎其旨嘗夢龍伯謂之曰君將宰邑江西其致我焉許之及太和五季歲在壬子嘗以通鑑紀年考之壬午若以通鑑紀年考之太和五年實辛亥太和六年實壬子也府于此津于萬禩福于袁人

震山巖記

宜春郡東五里有山峯之正若冠冕焉同麓而異峯四首相屬兩仰成形況在東方如畫設卦鄰人故名之曰呼岡意者謂其若長幼相呼同在一處其義不顯予無取焉其西北有石室臨游溪之涘邑人彭先生嘗釣此巖下先生諱構雲善黃老言寶應中詔以玉帛召先生不至時太守命其鄉曰徵君鄉巖曰徵君釣臺咸通七年予龍新安守以俸錢易負郭二頃在震山之西又得楓樹之林於溪南日與郡守高公遊其下公名厚衣纓之茂士也爲政嚴簡民悉安之咸瞻仰焉而以震山易呼岡之名白公公喜命刊其事

於嚴下予既得西林而羅鳥兎挾彈走馬於其間
亦請命其林曰盧氏弋林以對其東彭氏釣渚也因
謂高公使鄰人無得樵漁於是林之檀欒杉楢不日
蓊茂以冠於郡高公固戒吏以丹書貽盧氏使西疇
之人世世掌之鄰民相率言曰二刺史俱好事者吾
儕幸寓目焉遂以刊之是歲景戌十一月二十三日
記

漢隄詩并序

唐　袁州　盧肇　子發

上元年秋漢水大溢醬襄隄以入既沈漢郛遂滅峴趾棟榱且流壓溺無算襄之城僅以門免三日水去陷爲大塗餘民棲於楚山號不敢下餒蹟相挽其能全者什六七上大憂曰襄惟東南實脰荆海若氣不息吾躬曷瘳今天下災於有漢庭垣盡潴茵骼骸在淖有嬰隧井毋實號之今襄人盡墜吾號尚及哉咨

乃卿士疇能振之以易吾亂咸以地官范陽公舊理南粤島夷率化甘於民心俾踐於襄必克底乂上俞以往公既至省漢之溺由舊防之不固幾五十載又詢之漢水之不犯襄邪惟是甚災既魚土庶災或能嗣孰以遏之募民新漢之隄貪敵其功資二其食因故隄之址廣倍之高再倍之距襄之郊線半百里明年春隄成公具以疏上大歡復襄之疲民一祀賑穀十萬俾民既安寧謳歌怡愉既而舒鯈不知震之災也昔狄敗衛侯於熒澤齊桓公帥諸侯城緣陵以居之而衛國忘亡君子是以稱桓公之德今公之爲是隄也襄有衛人之思焉而況宣天子之慈以生厥民曷啻桓之倘哉噫五材之生沴也必極於物之既極天必資明哲以蘇之理之常也古之人有力保一邑勇樂一疏謂之有功尚以金石載之況捍大災救大患其美若是豈得無稱焉是宜以聲詩播之登於樂府惟決亦有氛子之歌是可類之謹按正考父作商詩公子奚斯命太史克請於周作魯詩皆其國之

盛也其誰曰不然詩曰

公族也肇於公爲族孫幸力於文所不宜默陰沴姦陽來暴於襄汩入大郛波瀾若鉦觸厚摧高不知其防駭潰頗委萬室皆毀鱷登蛟鼉堂集鱣鮪惟恩若譬母不能子洪潰既淵閎其虛以墮我堵以剝我廬酸傷顧望若踐邱墟帝曰念哉朕日南顧流災降慝天曷台愁滔滔襄郛捽我嬰瑞於惟餘叫饑傷嘵呼斯爲淫疲孰往育傅惟汝元窶僉舉明哲我公用諸苴茅杖節來視襄人噢咻提挈不日不月

咱乎扑悅乃泳故隄陷於沙泥徙落坳圯由東訖西
公曰嗚呼漢之有隄實命襄人不力乃力則及乃身
具鍤與畚漢隄其新帝廩有粟帝府有縞爾成爾隄
必鎡爾勤襄人怡怡聽命襄澣背囊肩杵奔走蹈舞
分之卒伍令以麾鼓爭尺鋭度日月可數登登業業
周旋上下披峴斲楚飛石聿舉築殷雷駭汗霏雨
疲癃鰥獨奮有筋脊呀呀來肋提筐負筥不勞其勞
雜沓笑語咸曰盧公來賜我生斯隄既成蜿蜿而平
確爾山固屹如雲橫漢流雖狂堅不可蝕代千年億
與天無極惟公之隄昔在人心既築既成橫之於南

萌一作渚不峻此門不深今復在茲於漢之陰斯隄
彼一作經林鳥不驚幾率
已崇茲民獲祐觀童相慶室以完富貽於襄人願保
厥壽縣公之功赫焉如畫捍此巨災嶉若京阜天予
賜之百姓載之族孫作詩昭示厥後

澄心如水 江陵府初試

丹心何所喻唯一作水並清虛莫測千尋底難知一
勻初內明非有物上善本無魚潛泊隨高下波瀾逐
卷舒養蒙方浩浩出險每徐徐若灌情田裏常流盡
不如
風不鳴條

習習和風至柔一作條詎一作不過
暖遠傍白蘋生拂樹花仍發一作經林鳥不驚幾率
蘿蔓動潛惹柳烟輕入谷一作幽澗迷松響一作韻開窗失
竹聲蕪絃方在御萬國仰皇情

題甘露寺

北固巖端寺佳名自上台地從京口斷山到海門迴
晴色暉中滅潮聲日下來一隅通雉堞千仞聳樓臺
林暗疑降虎江空想度杯福庭增氣象仙磬落昭回
覺路花非染流年景漫催隋宮凋綠草晉室散黃埃
西蜀波湍盡東溟日月開如登最高處應得見蓬萊

聳翠峯題石峯在袁州府城西三十里

聳翠峯高千百尺四時常似莓苔藍色卓然萬古鎮祇
園世代鬼工驅不得巍巍直上插青天遠疑與天
相連登臨下視羣山小千里平鋪在眼一作前藤蔓
交加生辟荔土毛蒼辭相蒙蔽風韻雲開雨歇時飛
山一山新翡翠日迴影倒落前溪煙波湛湛浸琉璃
更將何物可比類分明一隻擎天柱

別宜春赴舉

秋天草木正蕭疏西望秦關別舊居筵上青一作芳樽
今日酒筵中黃卷古人書劍山且作鄉且伴銜蘆雁

入海終爲帶一作角魚長短九霄飛直上不教毛羽
落空虛

射策後作

射策明時愧不才敢期青律變寒灰晴憐斷雁侵雲
去暖見醯雞傍酒來箭發尚憂楊葉遠愁生只恐杏
花開曲江春淺人游少盡日看山醉獨回

奉和主司王僕射答周侍郎賀放榜作

嵩高降德爲時生洪筆三題造化名鳳詔伫歸尊北
極驪珠搜得盡東瀛褒衣已換金章貴禁掖曾隨玉
樹榮明日定知同相印青衿新列柳間營

及第後送潘圖歸宜春

三載皇都恨食貧北溟今日化窮鱗青雲乍喜逢知
己白社猶悲送故人對酒共驚千里別看花自感一
枝春君歸爲說龍門事一作雷雨初生電繞身

競渡詩一作江甯觀競渡寄袁州刺史成應元

石溪久住思端午館驛樓前看發機鞞鼓動時雷隱
隱畫橈翻處雪霏霏衝波突出人爭一作齊瞰躍浪爭
先鳥退飛向一作報道是龍君一作剛不信果然奪得錦
標歸

除歙州途中寄座主王侍郎一本上有咸通初恩四字

忽忝專城奉六條自憐出谷屢遷喬驅車雖道還家
近捧日惟愁去國遙朱戶乍經新臘歲風帆常覺戀
單瓢江天夜夜知消息長見台星在碧霄

將歸宜春留題新安館

東里如今號鄭鄉西家昔日近邱牆芸臺四部添新
學秘殿三年學老郎天外鶯鶯愁不見山中雲鶴喜
相忘猶張皂蓋歸蓬華直謂時無許子將

綠陰亭

亭邊古木晝陰陰亭下寒潭百尺深黃菊近連陶令
宅青山遙負一作向平心人歸別浦村煙斂魚躍澄
波檻水沈更愛玉琴調惠政爲君登此一開襟

止有前四句今從江府志錄全

弔進士楊鄴

歙宜春李令求廳前杜陰

杜家有女小名鵑生在陶公吏案前百里望風驚調
態千金買笑愜當筵須防戶外鑄蘭地莫把籬東種
菊田爲問河陽妖豔主聘財卻一作要幾多錢

御滿水

萬壑朝溟海縈迴歲月多無如此溝水咫尺泰天波

楊柳枝

青鳥泉邊草木春黃雲墜上是征人歸來若得長條在脂不憚風霜與苦辛

新植紅茶花偶出被人移去以詩索之

最一作嚴恨柴門一樹花便隨香遠逐香車花如解語還應道欺我郎君不在家

賦題韋初訂偕至襄陽奇章公方有眞珠之惑

神女初離碧玉階彤雲猶擁牡丹鞋知道相公憐玉貌

腕強一作放將纖手整金釵

成名後作

桂在蟾宮不可攀功成業熟也何難今朝折得東歸去共與鄉閭年少看

登祝融寺闌若一作月宮闌若

祝融絶頂萬餘層策杖攀蘿步步登行到月宮霞外寺白雲相伴兩三層

被謫連州

黃絹外孫翻得罪華顛故老莫相嗤連州萬里無親舊誰識惟應有荔支

謫後再書一絶

嵯峒道士誤燒丹赤鼠黃牙幾許難墜墮閻浮南斗下不知何事犯星官

謫連州書春牛榜子

陽和未解逐民憂雪滿羣山對白頭不得職田飢欲死兒儂何事打春牛

題清遠峽觀音院二首

清潭洞澈深千丈危岫攀蘿上幾層秋盡更無黃葉樹夜闌惟對白頭僧

風入古松添急雨月臨虛檻背殘燈老猿嘯狖還歎短老病空山不可憑

客來牕窗前百尺藤

喜楊舍人入翰林

御筆親批翰長銜夜開金殿送瑤緘平明玉案臨宣室已見龍光出傅巖

送弟

去日家無擔石儲汝須勤苦事樵漁古人盡向塵中老遠白日耕田夜讀書

牧童

誰人得似牧童心牛上橫眠秋聽聲時復往來吹一曲何愁南北不知音

嘲小兒

貧生只愛眼前珍不覺風光度歲頻昨日見來騎竹
馬今朝早是有年人

金錢花

輸郭休誇四字書紅窠寫出對庭除時時買得佳人
笑本色金錢卻不如

木筆花

嫩如新竹管初齊粉膩紅輕樣可攜誰與詩人倚檻
看好於牋墨併分題

夔州

文標集卷下

白帝城頭二月時忍教清醒看花枝莫言世上無袁
許客子由來是相師

如石投水賦以聖獎忠直從諫如流爲韻

石比臣心水猶君德誠見投而不阻如從諫而無極
蓋所以作仁聖思正道清邇萬頃能容落落之姿操
或一拳以造沈沈之色惟我皇后啟乎宸聰每以淡
然之德能取確爾之功言乎水也邇漢祖之虛受稱
乎石也遇留侯之盡忠是以王事竭誠羣臣報政具
懷鑿鑿之美允納洋洋之聖君心潤下已覃滂沛之
恩臣志補天願表堅貞之性故得朝廷肅穆上下交
慶小伊傅以輸忠酈唐虞而比聖者也當其欲進嘉

謀心懷隱憂思奏職而有補隨諫鼓以來投於是咸
趨丹陛若蹈洪流且推誠而上達亦虛心而下求既
乃契皇情承天獎介然允臻乎洽洽若盡納其忠
讜一言初進罔能顏而似激圓波萬國皆聞入宸心
而若流清響乃知窺日月之光有虧必諫震雷霆之
怒有諫必從雖磊落以難進乃廣大而見容既無悔
以無尤子產徒言於狎水那將恐而將懼韓非奚患
於攖龍且夫瓊瑤爲報而匪珍夜光處暗而多患未
若我喻水於盛德比投於納諫允當上善之求勿謂
下流之納遂用握金鏡臨玉除忠言得進以無隱聖

慮每徵於往初如是則祥符出惠澤舒將無事而無
諫見寰瀛之宴如

上王僕射書

天不自明垂之以日月聖人不自理付之以公卿日
月所以成天之文者無私照故也公卿所以成人之
文者無私心故也爲天之明行帝之德是公卿與日
月同體者也然日月未嘗私晝夜以序明晦以時人
生而戴之固無驚懼耳目延頸企踵而望之也及碩
人重德恢宏綱於將絕時人莫不拭眥假聽傾其聲

明矣如是則文雖與日月同體與人望之心過之也

伏以文物之勢業乎將頹聖上一旦惕然思高祖太
宗經天緯地之勤基美於千萬世其術概在乎人文
之中人文之中則不踰擇士之實否也故度天下之
德莫重於僕射計天下之學莫深於僕射觀天下之
文章莫富於僕射兼是三美然後詢於廟堂之上使
諸於僕射俯而莅之其實不啻若移泰山之重以鎮
之也夫如是則預於貢士者何敢造次而進哉某本
孤賤生江湖間自知書已來竊有微尚窺奧索幽久
而不疲垂二十年以窮苦自厲伏念當太平之辰不
預兵役農商之伍得盡其志則將欲發其身大其家

盡心於明時以竟其歲也乃志望士林之中及來輦
下再試皆黜觀望於時而撰於事至於得之者未必
盡賢失之者未必盡愚意謂隨天下貢士且進且退
可以無咎今乃不意遇聖君賢相以僕射爲日月照
臨多士莫不屏氣攝息人之自咎若抱罪戾其在王
門公族少讀文學尙爲憂惕啟僕射之德振於文機
其必得天下苦心之人而進之然後優游盛明爲皐
爲伊以茂生植者也不然豈至於是遍二十載復匡
之乎是知天啟德於僕射在此時也某於此時若不
得循牆以窺則是終身無竊望之分也敢布愚拙伏

文標集補遺

宣州新興寺碑銘并序

王哉遂古已來天之永錫正命者其惟帝唐乎聖祖
神宗光啟土宇垂億萬祀克承休嘉莫不以禮樂先
兆人以慈儉後天下仁居惠往營魄離者而其施猶
存揭淺厲深心迹泯者而厥功亦在夫常善救人常
善救物非王德誰能普行之故鬼神受祉黎元樂康
寶祚延洪率由此道也於是表大覺爲靈根與羣生
共有叩眞空而不壞惟聖者獨知非崇夫金輪氏之

教則焉得窮理盡性齊萬法於物我哉是以沈善惡
乎澆妄之泉擢枝華乎植性之圃常令學者崇飾精
廬顯有堂皇亦如庠序郡國分理必付元臣將俾羣
生罔不開悟且夫斯干秩秩止在周邦靈宮彤彤唯
居魯國曷有列刹映乎霄顥飛甍麗乎陽光瞻彼玉
毫儼然金地翬軒鵬眺岫徵雲攢徧于州都若斯之
美歟若夫宣城新興寺者會昌四年旣毀大中二祀
故相國太尉裴公之所立也公諱休字公美河東聞
喜人代濟文德洎公彌大擢進士甲科登直言制首
未三十由拾遺遷殿內鴻名偉望迭處清雄入奉絲

東西耳趣之不已則至其所至焉在乎推心於不染
獸馬於無途如是三界信眞實羣生非顚倒但學者
不能窒慾壞貪遺名去利弗捨有漏而思往無爲耳
然捨之自我取不由人非用智慧解彼纏縛如此則
了無一物以撓吾眞也他日門人有謂公曰敢問三
界之言未立人不知修行不見因果畏陰陽者不爲
之多介景福者不爲之少理亂增損繫乎其時消斯
教也行乎諸華愚人畏罪損其惡賢者望福增其善
增之不已則至今當盡善矣損之不已亦至今宜無
惡矣何昏迷暴虐無滅於秦漢之前福慧聰明不增

於魏晉之後歸之者殊塗輻輳立之者萬法雲興稽
諸天不見其文求諸古莫有其法號爲大聖作天人
師是宜使吾人盡升覺路不宜使蚩蚩庶類由古迄
今若斯之迷者也設使像法至今未行將盡墮惡道
爲鬼爲蜮乎夫法未始有今而有之希聖之徒可存
而知之也其由之固庸非溺乎公笑謂之曰大昭
肇啟法不濟備聖人繼出代天爲工結繩畫卦質文
滋改一聖立一法生天道人事顯若符契夫燧人氏
之未爲火也則天無火星人無火食廚無火兆物無
火災必矣少昊氏之未理金也則天無金星人無金

用鎚無金兆物無金災必矣及聖人攻木出火鍛石
取金於是乎精芒主宰騰變上下則知世法時事隨
聖人也考精神之源窮性命之表作大方便護于羣
生羣生受之而不知蓋猶天道運行物以生茂皆謂
自己孰知其然也於是問者廓然自得佛昧武宗時
毀寺而宣之新興故有崇基廣廈文甍雕甍勒爲土
梗唯喬柯灌木森聳澗壑祥煙翠靄交覆巖麓耳及
宣宗詔許立寺宣之四人相鼓以萬請先立之于宣
郭公獨不許遂命茫蓼上首元敬謂之曰吾聞之新
興寺大歷初有禪師巨偉南宗之上士也與北宗昭

禪師論大慧網明實相際於此始作北山道場後有
法禪師作草堂於道場西北其傍有藻律師居之律
師去世門人立塔院貞元中巨偉之門人靈翹始請
於太守合三院而爲寺彼皆智慧傑出親啟山林今
之立寺無以易此也議定郡東故有妙覺寺寺毀而
杉檜多大十圍一旦有二龍鬬谷中拔大樹三十二
觀之皆毀宇之材也公歎曰將立寺而龍拔巨樹天
其有意乎遂用之於是霜斤沐楹玉砂營礎上下其
譽音中桑林不莽年而雲攢四榮風搖寶鐸蟉拏六
扇月照金鋪勝絕一源繚牆百雉繕修多羅爲攝受

置無盡藏爲莊嚴窣窴幽窔輪奐博敞蓋江南之首出也初奉詔隸僧三十人今其存者大半構殿立門有軒有廡則律師元敬法華道延首其事編經立藏不遺句偈則維摩從省禪門貞曾著其功善集檀施備修房廊學于三時旁窺六義則金剛清越眼其勤而法華遂言涅槃明則洎法林超愛皆以禪學爲宗律師道隨宜春人幼植淨行得泥丸妙旨直以披文相質之事造余于新安余既許之道隨復告繼二十人者皆善修持能遺物累則有應玄友恭道剛仁寶懷貴從儉惟恭文昉師回師宗思靜常政文暢弘暢矣而太尉所立有殿內天佛有地藏院有上方石盆院又以俸錢入齋腴之墅爲地藏香火定中之謀始于太尉太尉作之門人述之有作有述誰曰不然乃爲銘曰

奕奕新興敬亭南麓鉅構崇基峥嶸華煜伊昔覩廢神愁鬼毒洎將再榮天人合福施石遑龍其怒則觸助作棟樑拔此巨木雨運風移勝川跨陸神怪戮力老幼同心共翼飛貨龍鱗布金揚立赫奕化成欽崟玉礎方火花臺百尋日明香刹雲生寶林太尉裴公

文標集校勘記

序文首葉四行文粹上疑脫只唐二字

卷上　海潮賦注除一作某音某外其餘皆係原注

每段應補原注二字免與後人補注相混　十四葉十一行至十三行小注皆當補原注二字十五行自下有字衍　十五葉十五行小注當補原注二字　十六葉六行乘下應補之字　十七葉九行思下脫耶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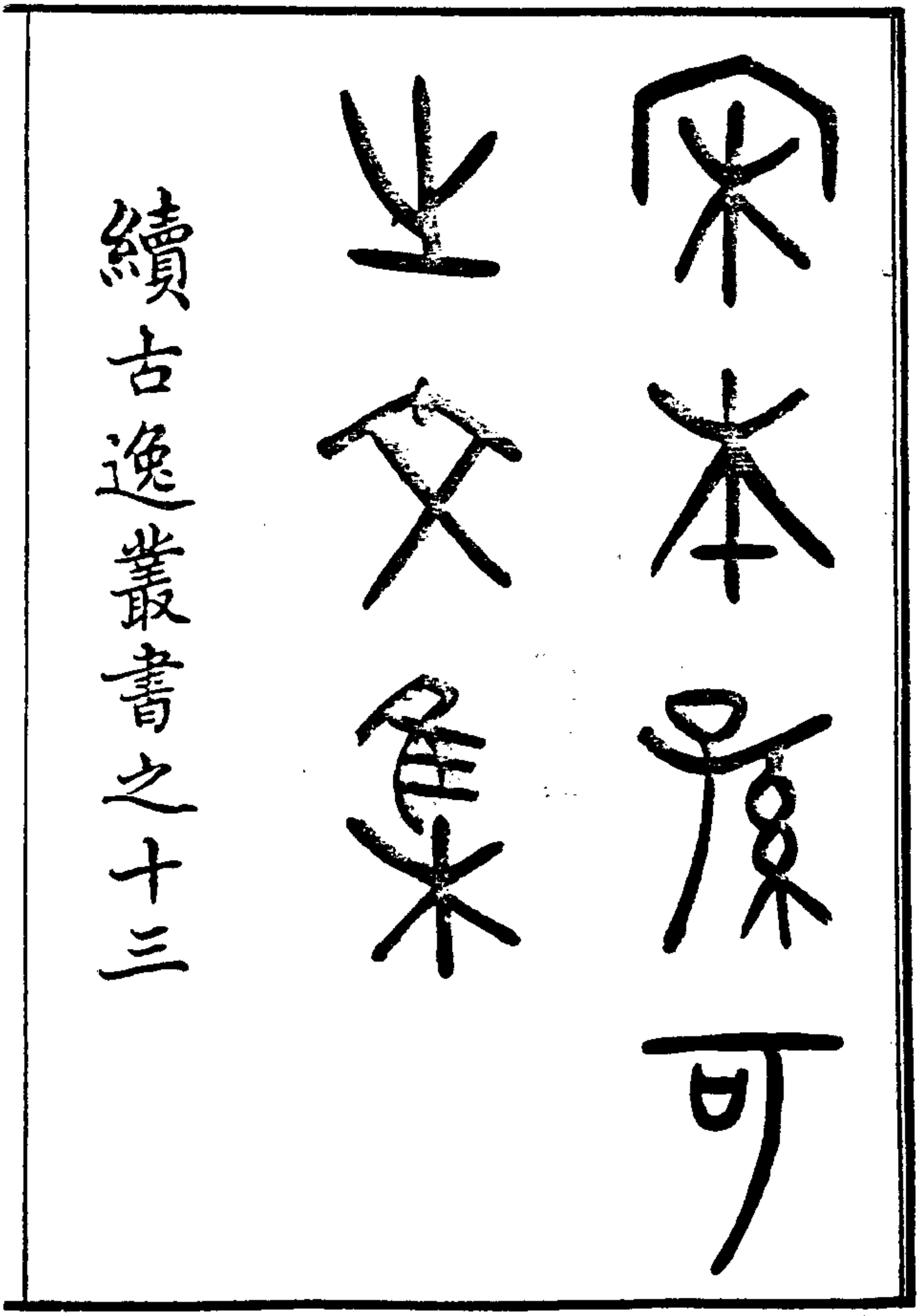
卷中　進海潮賦狀舊編多官銜一行云朝散大夫持節欽州諸軍事守欽州刺史柱國賜紫金魚袋

臣盧肇謹進上海潮賦一首共三十四字　四葉五行平字原脫　十葉八九行龍下脫龍字萬下脫其字

卷下　三葉十五行江陵府初試上當補原注二字　四葉十一行又七葉九行題下均當補原注二字

補遺　三葉末行有字疑是育字之譌　四葉十六行宣城下疑脫守字　六葉八行西人當作西民疑因避唐諱而改

戊午十一月胡思敬校


續古逸叢書之十三
宋本
尚書
孔傳

壬戌冬日上海涵芬
樓殷朱翼盦藏本
影印遠近翻刻必究

孫可之文集序

朝散大夫直龍圖閣知荊南軍府事兼荊湖北路安撫使兼提舉荊湖北路兵馬巡檢公事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臣孫樵撰

樵家本關東代襲簪纓藏書數千卷自幼而工文得之真訣提筆入貢士列千時以文學見稱大中九年叨登上第從軍邠國杀歷華貧父居蘭省廣明元年狂寇犯闕駕避岐隴詔赴行在遷職方郎中朝廷以省方蜀國文物攸興器藻朝倫旌其才行詔行在三絕右散騎常侍李溥有曾閔之行職方郎中孫樵有楊馬之文前進士司空圖有巢由之風列在青史以彰有唐中興之德樵遂脫所著文及碑碣書檄傳記銘誌得二百餘篇聚其可觀者三十五篇編成十卷藏諸篋笥以貽子孫是歲中和四年也

序

孫可之文集目錄

孫樵

第一卷
賦
大明宮賦
露臺遺基賦
出蜀賦

第二卷
書
書何易于
書田將軍邊事
書褒城驛屋壁

第三卷
書
與李諫議書
與高錫望書
寓尒州觀察判官書
與賈希逸書
與王霖書
與友生論文書

第四卷
雜著
梓潼移江記
興元新路記

蕭相國寫真讚
第五卷
雜録
孫氏書畫録
武皇遺劔録
龍多山録
第六卷
雜著
迎春奏
復佛寺奏
第七卷
雜著
序西南夷
序陳道士墓
寓居對
乞巧對
第八卷
雜著
文貞公勞銘
潼關甲銘
康錄郎中墓銘
刻武侯碑陰
舜城碑
第九卷
雜著
逐窮鬼文
祭高諫議文
祭祥潼神君文
第十卷
雜著
讀閻立雜報
罵僧志
寢召堰緒
孫可之文集目録

賦

大明宮賦

露臺遺基賦

出蜀賦

大明宮賦

孫樵齒貢士名旅見大明宮前庭仰睹倪駭陰意靈恠暮歸曉動中宵而夢夢彼大明宮神前有云且曰太宗皇帝綵瀛啓扉廓宇起廬園然而畫隆然而赫孰容孰隘永求帝宅帝詔吾司其宮太宗增修避雠仗高宗下號周慶中賜姓武氏與日月悠翼聖護艱十有六君蕩妖斬氛孰知吾勤吾當廬陵錫武天后即真天下宗爲廬陵王賜姓武氏廟祐徹主禮司卧明日辈周復唐吾則械二黠雛謂易之也倖即其誅胡犲飽腊謂祿山也踣肌斷骨驚血賤闕仰吠白日二聖各轍大麓北望仙遊宗遂即武吾則激驕孽悖節謂慶也倖僭逆殺冀兩傑憤烈謂房陽王及臨淄王倖克翦滅剪梟妖狂謂此也突集五堂縱啄怒吞大駕警奔吾則勵陰刀剪其翼俾不得逃明殛三葦蝕黑孰詆吾力吾見若正聲在懸諍舌在軒輟黃延諫刻檮沃善賞必正名怒必正刑當撤腥謂之祠諫當稼吞螟吾則入瀆葦濁謂貝覆清入囿肉角肉中觀見旬澤暮溥太平十日一雨雨必以夜訊聲在堂諫舌在旁窒聰悌諷正斥邪龍壽實矣節怒

博士開宗奏增武廟爲七削唐廟爲五吾則協二昭二田輔謂梁公仁保也左右提護義甲憤徒起帝仆周玉王與葦帝出東宮斬賊迎后歸政天后即真天下號周慶中賜姓武氏廟祐徹主禮司卧明日辈周復唐吾則械二黠雛謂易之也倖即其誅胡犲飽腊謂祿山也踣肌斷骨驚血賤闕仰吠白日二聖各轍大麓北望仙遊宗遂即武吾則激驕孽悖節謂慶也倖僭逆殺冀兩傑憤烈謂房陽王及臨淄王倖克翦滅剪梟妖狂謂此也突集五堂縱啄怒吞大駕警奔吾則勵陰刀剪其翼俾不得逃明殛三葦蝕黑孰詆吾力吾見若正聲在懸諍舌在軒輟黃延諫刻檮沃善賞必正名怒必正刑當撤腥謂之祠諫當稼吞螟吾則入瀆葦濁謂貝覆清入囿肉角肉中觀見旬澤暮溥太平十日一雨雨必以夜訊聲在堂諫舌在旁窒聰悌諷正斥邪龍壽實矣節怒

罰失叛奪農而徭厚征而雕吾則反耀而彗謂永樂中彗屢見也反澤而淫蕩坤而坼地有坼四日不止裂乾而石天有裂而殞石虧吾留帝宮中二百年亦日月今孰爲鼓籍民其雕有野而蒿虛有壘而墟謂元中籍戶九百萬今二百萬籍甲其虛者也西垣何縮乏馬不豉謂開元中戎馬至七十萬穀四十八監以使董之是時帑乏馬盡北垣何感孤壘不粒言未及閑樵迎斬其舌且曰余聞宰獲其哲房杜歸宋得赫日午烈老魅跡結尒嘗何伐宰獲其慝正宗得是昏蝕貶性橫惑尒曾何力今者日白風清中簡盈庭闔南俟帝闔北俟霽矧帝城閑何賴窮邊荼廩如封何賴疲農棄甲飽獰尚何用天下兵神嘗何知彼孰愧往時神不能對

退而笑曰孫樵誰欺乎欺古乎欺今乎吁

露臺遺基賦 并序

武皇郊天明年作望仙臺於城之南農事方殷而興土功且有蘗於縣官也樵東過驪山得露臺遺基遂作賦以諷之驪橫秦原東走盤連有大修崗屹若環堂徘徊山下問于牧者對曰惟昔漢文爲天下君守以恭默民無怨慝天下大同帝駕而東經營相視茲山之址乃因其崇以興土功茲臺始基軫于帝思既命其吏枚之經費乃下詔曰朕以涼德君子萬國唯日兢兢如蹈春氷高祖惠宗肇啓我邦作此宮室庶幾無逸逮夫朕躬孰敢加隆矧茲臺成乎予來丈王以昇以考休徵茲臺以平周德惟

出蜀賦

辛酉之直年兮弓敗車而還蓑濟潼梓之重江出大劒之複閣駭天險之重阻兮峙連崗而外坤謫石詭崖旧其城屬兮屺紆鬱於雲昏嵽嵲而嵯峩憂天中呀坼以隙斜兮途詰屈而隘窄以去以來奔蹄疾足兮鼠出入乎穴間蹇余馬之不息屆峽山之偏側劃崇巒而急來水匯空而湲碧途迫高而緣深不尺直而又曲跬危步之促促慄若跣而蹈棘朝天雙峙以麾敵中慘慄而陰黯倏下馳而上週若出地而天開龍堂呀呀而上啓恠若虎而欲噬泉鬳佛而中剡靈窦穿乎像設駢山川以懷古得籌筆於途說頓前峯之孤秀傳卧龍之餘烈嘗杖師而北去抗霸圖而此徒曾尺疆之不闢徒資志而灰滅越百牢而南指憩石門之委邃六陰崖而戶開屺巍巍以皚皚外攢恠石之參差兮勢業戟而上排狀若鬱雲之始騰又似乎潮波之却頹中窈窕以窮豁敞曠朗而洞達催嵓嵓之營營錮環珮於閨闥躡危石而後通忽決渫而無窮包溪懷壑而為深兮綠蘚崗而四崇蘿薜翳歷於嵓窦兮雲木森其青葱鬱桂椒與木蘭兮芬敷郁而駭風曾不可以久留兮車軋軋而又東陟雞幘之寒墟下七折之峻坂憂斜吁其隘束兮左窮溪兮右重巘綿飛棧而屬危梁兮續畏途而呀斷下臨千仞之驚流兮波頹洞而雷抃當玄冬之隆烈觸密雪之飛噴舞迴颸而颺九埏天地紛其漫漫路榮積以迷沒馬蕭蕭而不進心悸悸而程不敢逸兮徒憭慄而興嘆出大散之奧區若脫足於囚拘俟汧渭之沄沄歷岐雍之通途田原鬱以演迤承明冀闕緬以夷脩槐里而趍感陽兮索贏劉之舊墟尚完高平而草蕪抵長都之岌岌排閶闔而西入荷天衢之漫兮得隱嶙之頹隅獨五陵之崇赫赫殷弱弓而靖鉏鍔兮即澤宮之蚊條兮忽有司之吾乖胥不得而上通兮居悒悒而不適闕庭謔其多士兮皆云夫賢索不自分其能否兮瞰朱門之投跡蔑一人之我先若捧水而投石念初心之來斯豈窮愁而徒疑忽徊徊以惶惶寨東西而獨悲因默默以心計兮私展轉而自非胡不知進之與道謀兮徒感氣而憤時不知求已以為慮兮而患人之不知九衢廣衍從容兮混埃塩而紅飛漂世波而上下兮旁窮走而相追不亦勞乎於是謝唯唯之面朋而焚逐逐之燥機餒不飽謀凍不爍謀兮環敢墻而闔扉邀仁義與之為友兮追五經而為師徜徉文章之林圃兮與百氏而驅馳不穀吾不耻亦吾不辭彼主張為公者豈終吾遺哉

書

書何易于

書田將軍邊事

書袁城驛屋壁

書何易于

何易于嘗爲益昌令縣距刺史治所四十里城壖陵河南刺史崔朴嘗乘春自上游多從賓客歌酒泛舟東下考以勉吏而易于考止中上何哉樵曰易于督賦直出益昌旁至則索民挽舟易于郎自腰笏引舟上下刺史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不耕即蚕隙不可奪易于爲屬令當其無事可以充役刺史與賓客跳出舟僧騎還而去益昌民多即山樹茶利私自入會鹽鐵官奏重

擢兗詔下所在不得爲百姓匿易于視詔曰益昌不征茶百姓尚不可活矧厚其賦以毒民乎命吏刻去吏爭曰天子詔所在不得爲百姓匿今刻去罪愈重吏止死明府公免竄海耶易于曰吾寧愛一身以毒一邑民乎亦不使罪蔓爾曹即自縱火焚之觀察使聞其狀以易于挺身爲民卒不加劾邑民死喪子弱業破不能具葬者易于輒出俸錢使吏爲辦百姓入常賦有畚白傭杖者易于必召坐食問政得失庭有競民易于皆親自與語爲捐白杜直罪小者勸大者杖悉立遣之不以付吏治益昌三年獄無繫民民不知役改綿州羅江令其治視益昌是時故相國裴公刺史綿州獨能嘉易于治嘗從觀其政道從不過三人其全易于廉如是會昌五年

樵道出益昌民有能言何易于治狀者宣曰天子設上下考以勉吏而易于考止中上何哉樵曰易于督賦如何曰上請常期不欲緊繩百姓使賊出粟帛督役如何曰度支費不足遂出俸錢糞優貧民饋給往來權勢如何曰傳符外一無所與擒盜如何曰無盜樵曰子居長安歲聞給事中校考則曰某人爲某縣得上下考由考得某官問其政則曰某人能督賦先期而畢某人能督役省度支費某人當道能得往來達官爲好言某人能擒若干盜　縣令得上下考者皆知求財爲切至如緩急補笑去樵以爲當出上位者皆知求賢則曰吾患無以塞詔及其有之知者何人哉繼而言之使何易于不有得於

生必有得於死者有史官在

書田將軍邊事

背臨邛南馳越二百里得嚴道郡實與戎越萬倶爲邊城迫於群蠻田在實將軍刺嚴道三年能條悉南蠻事爲樵言曰巳蜀西迫于戎南迫于蠻宜其有以制者當廣德建中之間西戎兩飲馬於岷江其衆如蟻前鋒魁健皆擇五屬之甲持倍尋之戟徐呼按步且戰且進蜀兵遇鬬如值橫堵羅戈如林發矢如雨皆折刃吞鏃不能斃一戎而況隕其陣乎然其戎兵踐吾地日深而疫死日衆即自度不能留亦輒引去故蜀人爲之語曰西戎尚可南蠻殘我自南康公鑒青谿道以和群蠻俾由蜀而貢又擇群蠻子弟善擊手錦城使習書羣集就輒

去復以他繼如此垂五十年不絕其來則其學於蜀者不啻千百故其國人皆能習知巴蜀土風山川要害丈皇帝三年南蠻果大入成都門其所剽掠自成都以南越巂以北八百里之間民畜爲空加以敗卒負民持兵群聚因緣劫殺官不能禁由是西蜀十六州至今爲病自是以來群蠻常有屠蜀之心居則息畜聚衆動則練兵講戰而又俾其習於蜀者伺連師之閒隙察兵賦之虛實或聞蜀之細民苦於重征且將啓之以幸非常李丞相固言鎮西蜀時有編民李佐者遭子喪書通蠻言蜀無將可乘北伐蠻欲發之蠻問得實遂弃市至今或有躍其墓而爲者吾不知群蠻此舉大劒以南爲國家所有乎且每歲發卒以戍南者皆成都頑民飽稻飫豕十九如瘵雖如征敓之數不習山川之險吾嘗伺其來朔風正嚴

緩步徂途日次一舍固已呀然汗矣而況歷重阻即嚴程束甲而趨扶戟而鬬耶九加以爲將者刻薄以自入餽運者縱吏而鼠竊縣官當給帛則以砂而參粒每歲當給帛皆重帛然後以易其米然後以給邊卒常以砂補其數以爲邊卒怨如此則邊卒將怨望之不暇又安能殊死而力戰乎此巴蜀所以爲憂也樵曰誠如將軍言苟爲國家計者孰若詔嚴道沈黎越巂三城太守俾度其要害校其壁壘得自募卒以守之且兵籍於郡則易爲役卒出於邊則習其險而又各於其部繕相芙地分卒爲屯春夏則耕桑秋冬則嚴壁以俟寇虜遠帥即能督之歲遣廉良吏視其卒之有無勁其守之不法者以聞如此則縣官無餽運之費財吏

制官大者其下益暴橫難禁由是日益破碎不與曩類其曹八九輩雖以世饋之隙葺治之其能補數十百人殘暴乎語未既有老旺笑於旁且曰樂今州縣皆驛也吾聞開元中天下富蕃号爲理平踵千里者不裹粮長子孫者不知兵今者天下無金革之聲而戶口日益破壇場無侵削之虞而墾田日益寬生民日益困財力日益竭其故何哉凡與天子共治天下者縣令而已以其耳目接於民而政令速於行也今朝廷命官既已輕任刺史縣令而又促數於更易且刺史縣令遠者三歲一更近者一二歲再更故州縣之政苟有不利於民可以出意輦去其甚者在刺史曰明日我即去何用如此在縣令亦曰明日我即去何用如此當愁醉濃當飢

飽鮮囊帛積金奚與秩終鳴呼州縣真驛耶矧更代之隙黠吏因緣恣爲姦欺以賣州縣者乎如此而欲望生民不困財力不竭戶口不破壞田不寡難哉予旣損退老旺條其言書于褒城驛屋壁

孫可之文集卷第二

書

與李諫議行方書

與高錫望書

寓汴州觀察判官書

與賈希逸書

與王霖書

與友生論文書

與李諫議行方書

樵嘗爲日蝕書以爲國家設諫官期挽君心之非不以一咈其言而急於諫即繼以死非其職耶執事居其官亦嘗有意於此乎開元之間豈特諫官而後言耶苟立天子廷者皆開口爲高舌爭於上前故自貞觀以還開元之政最爲脩明及林甫舞智以固權張詐以襲上於是滕群僚之口縛諫官之舌且以法中敢言者由是林甫之惡熾而勿復聞祿山之逆萌而勿復知天寶之政由此而荒矣今者下無林甫過諫之權上有開元虛已之勞如此則叙立朝廷者皆得道上是非不顧時忌矧執事官曰諫哉執事則不能言避其官而逃其祿可也他事尚諫罷之今詔營廢寺以復群臣三年之間斤斧之聲不絕度其經費豈特國門之廣乎稽其所務豈特國門之急乎何執事在國門則知諫在復寺則緘默勇其細而怯其大豈諫議大夫職耶樵以爲大盡生民者不過群臣武皇帝發憤除之與活疲甿今天下之民喘未及息國家復欲興既除之臣以爲富乎樵不知時態竊所憤勇故作奏書一通以明群臣大盡之由生民重困之源無路上聞輒以寓獻執事儻以樵書不爲狂試入爲上言其略

與高錫望書

文章如面史才最難到司馬子長入地千載獨聞得楊子雲唐朝以文索士二百年間作者數十輩獨高韓吏部修順宗實録尚不能當班堅其能與子長子雲相上下乎足下小史高宜世嗣史法矧足下才力雄獨意語横闊嘗序義復崗及樂武事其說要害在樵宜一二百言者足下能數十字輒盡情狀及意窮事際反若有千百言在筆下足下齒髡未及壯其所得如此則不知子長子雲當足下年齒時文章果何如也然足下所傳史法與樵所聞者異耶古史有直事俚言者有文飾者乃特紀前人一時語以立實録非爲俚言奇傑能爲史筆精覈故其立言序事及出没得失皆字字典要何嘗以俚言汩其間哉今世俚言文章謂得史法因牽韓吏部曰如此樵不知韓吏部以此欺後學耶韓吏部亦未知史法邪又史家紀職官山川地理禮樂衣服亦宜直書一時制度使後人知某時如此某時如彼不當以禿屑淺俗則取前代名品以就簡絶又史家條序人物宜存警訓不當徒以官大寵濃溥文張字故大惡大善雖賤必紀尸生浪職雖貴得黜至如司馬遷序

周繆班孟堅傳蔡義尚可用耶爲史官者明不顧刑辭
幽不愧鬼神若梗避于其間其書可燒也古者國君不
得視史今朝廷以宰相監撰大丈夫當一時寵遇皆欲
齊政房杜蘇俗太平孰能受惡於不隱乎古者七十子
不與筆削今朝廷以史館叢文士儒家擅一時脅膽皆
欲各任憎愛手出白黑孰能專門立言乎樵未知唐史
誠何如也樵雖承史法於師又嘗執司馬遷楊子雲書
然才韻枯梗文過乎質掌序廬江荷易子首末千言責
文則喪質近質則太秃刮垢磨痕率不到史獨謂足下
才力天出最與史近故以樵所授於師者致足下

寓汴觀察判官書

大梁居東諸侯兵最爲雄軍帥秉權肆豪奴視州縣官

州縣官即慓縮自下美言立聞觀察使往往得上下考
即欲認官爲治必爲軍帥所傾折大者至奪觀察使小
者至爲軍人所繫辱州縣官格手失職不敢與抗由是
軍帥得侵繩平民鞫史授辭往往獄至數百不以時省
以故平民益畏軍帥至不知有觀察使矧州縣官耶國
家設州縣官以治平民豈以屬之軍平今京兆二十四
縣半爲東西軍所奪然亦不過籍占編民翼蔽墾田其
辭獄曲直尚歸京兆今汴軍所侵州縣者及愈東西軍
士大夫輩居未嘗不病東西軍侵府縣事及自提兵符
則不知有以規畫之矧天子之貴耶執事三從事盧公
其所以佐盧公使炳炳不磨於世者襄陽南浦淚之民皆
能道之今居汴有日而胥無所聞豈屑屑末暇耶執事

豆亟以前之所陳辨之盧公稍稍奪左右軍帥權且使
繫獄者不得治於軍門凡當隸州縣者悉索歸之使軍
自軍州縣自州縣無相奪也今執事正執事職幸無忽

與賈希逸書

主數主下曩者樵耳足下聲憤足下售於時何晚及目
足下五通五十篇則足下困十上亦宜矣物之精華夫
地所秘惜故蒙金以砂鋼玉以璞珊瑚之蕚必茂重淵
夜光之珠必含驪龍肘而不已櫝而不知止不窮則禍
天地薾也文章亦然所取者廉其得必多乘者深其身
必窮六經作孔子削迹不粒矣孟子述于居坎坷齊魯
矣馬遷以史記禍班固以西漢禍楊雄以法言太玄窮

元結以檮溪碣窮陳拾遺以感遇窮王勃以宣尼廟碑
窮王川子以月蝕詩窮杜甫李白王江寧皆相望於窮
者也天地甚無意乎今足下立言必奇撫意必深扶精
剔華期到聖人以此賈於時鈞榮邀富猶欲疾其驅而
方而輪若曰爵禄不動於心窮達與時上下成一家書
自期不朽則非樵之所敢知也嗚乎孤進患心不苦及
甚苦知者何人古人抱玉而泣樵棒足下文能不濡睫
懼足下自待也淺且疑其道不在故因歸五通不得無言

與王霖秀才書

太原君足下雷賦逾千六言推之大易參之玄象其旨
甚微甚辭甚奇如觀駭濤於重溟徒知恍晃貽目莫得
畔岸誠謂足下恢於文方舉降旗將大誇明從閭且疑

子雲復生無何足下繼以翼言及雜題十七篇則與雷賦相闊數百里足下到其壺非則樵所敢與知既入其城設不如意亦宜上下鉢兩不當如此懸隔不知足下以此見賞耶抑以肖時戾衆且欲哺粕啜醨以其苟合耶何自待則淺而徇人反深鸞鳳之音必傾聽雷霆之聲必駭心龍章虎皮是何等物日月五星是何等象儲思必深搆辭必高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趍怪走奇中病歸正以之明道則顯而微以之楊名則久而傳前輩作者正如是譬玉川子月蝕詩楊司城華山賦韓吏部進學解猶常侍清河壁記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讀之如赤手捕長蛇不施鞚騎生馬急不得暇莫不捉摸又似逐人入太興城茫然自失詎比十家縣足

未及東郭自以極西郭耶樵當得為文真訣於來無擇來無擇得之於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之於韓吏部退之然樵未始與人言及文章且懼得罪於時今足下有意於此而自疑尚多其可無言乎樵再拜

與友人論文書

嘗與足下評古今文章似好惡不相閑者然不有所竟頑樵何所得哉古今所謂文者辭必高然後為奇意必深然後為工煥然如日月之經天也炳然如虎豹之異犬羊也是故以之明道則顯而微以之揚名則久而傳今天下以文進取者蔵葺試於有司不下八百輩人人矜執自大所得故其習於易者則幷泄艱辭攻於難者則鄙平淡之言至有破句讀以為工摘俚語以為奇秦

漢已降古文所稱工而奇者莫若楊馬然晝觀其書乃與今之作者異耳豈二子所工不及今之人乎此樵所以惑也當元和長慶之間達官以文馳名者稱武於朝者開設六牖主張後進以磨定文章故天下之文藪然歸正洎李御史甘以樂進後士飄然南遷由是達官皆闔關斷舌不敢上下後進宜其為文者得以盛任其意無所取質此誠可悲也足下才力雄健意語鏗耀至於發論尚往往為時俗所拘豈所謂以黃金注者昏耶顏頑朴無所知曉然嘗得為文之道於來公無擇來公無擇得之皇甫公持正皇甫持正得之韓先生退之其所聞者如前所述豈樵所能臆說乎

孫可之文集卷第三

雜著

梓潼移江記

興元新路記

梓潼移江記

蕭相國爲真讚

涪縣于鄴迫城如蟠遥源波秋狂瀾陸高突堤嚙涯包城蕩廬歲殺州民以爲官憂榮陽公始至則思所以洗民患頗聞前觀察使欲鑿江東墉地別爲新江使東北注流五里復匯而東即堤墟舊江使水道與城相遠以薄江怒遂命武吏發卒三千賴厚直民惜其田以顓得可就有謁於榮陽公曰公開新江將杖民憂然江勢不

直以勸其卒可乎對曰飢卒賴厚直民惜其田以顓得不可榮陽公曰吾欲斃其將以動其卒可乎對曰代之將者必苦吾卒卒若叛不可榮陽公曰奈何對曰夫民可與樂終難與圖始固自役興已來彼其民曰夏王鞭促萬靈以導百川今果能改夏王跡耶非徒無功抑有後災群疑奪沮民心蕩搖前時觀察使欲鑿新江中輒議而罷豈病此耶公即能先堤民言新江可廢日而決也榮陽公諾明日榮陽公視政加猛吏獄加斷又明日杖笞左右有所阻政者遂下令曰開新江非我家事將脫鄴民於魚褐耳民敢橫議者死鄴民以榮陽公賢爲京兆既憚其猛及是民心大慄群舌

如斬未幾而新江告成榮陽公歡出臨視班賞罷平已而歎曰民言不堤新江其不決耶新江長步一千五百闊十分其長之二深七分其長之一盤堤既隆舊江遂墟凡得田五百畝其年七月水果大至雖踰防稽陸不能病民其績宜何如哉榮陽公既以上聞有司初其不先白詔奪俸錢一月之半撙費爲褒城驛記限所在長吏不肯出毫力以利民及觀榮陽公開新江受譴豈立事者亦未易耶是歲開成五年也

興元新路記

入扶風東皐門十舉步折而南平行二十里下念濟坂下折而西行十里渡渭又十里至鄠鄠多美田不爲中貴人所并則藉泉西軍居民百一繫縣自鄠南平行二

十五里至臨溪驛驛扼谷口交道居民皆籍東西軍出臨溪驛有步南登黃蜂嶺平行不能百步又步登渠渠嶺稍平二嶺之間凡行十里自臨溪有支路直絕澗並嶺盤折而上甚峻（渠谿北注渠渠南可爲閣道平滿衆反他放此）山復絕澗地行磧上十里合于大路（私夏此路當絕）下黃蜂嶺復有支路竝間出渠渠嶺下行亂石中五六里與澗西支路合（秋夏此路亦絕）由大路十里橋無定河河東南來觸西山不隨虢怒北去河中多白石磊磊如斛又十里至松嶺驛逆旅三戶馬始食茅自松嶺平行三里逾二橋登八里坂其峻下坂行十里平如九衢又高低行五里行運雲驛自運雲西平行二十里上五里嶺路極盤折凡行六七里及嶺上泥深滅踝（行者多苦於此可爲棧路以易之）

路旁樹往往如桂塵纓纓纚纚而長從風紛然試訊於薪者曰此泥榆也豈此嶺常泥而樹有此名乎凡泥行十里稍稍下去又平行十里則山谷四拓原隰平曠水淺草細可耕稼有居民似樊川間景氣又五里至平川驛自西水古道上下嶺凡五里復平行十里復度嶺嶺東路可詣為閬平行五人里出嶺七八里抵路為閬閣北為臨洮閬南為河池自黃蜂嶺泊河池閬中間百餘里皆故汾陽王私田嘗用息馬多至萬蹄今為飛龍租入地耳入閬行十里皆閣路並澗閣絕有大橋蜿蜒如虹絕澗西南去橋盡路如九衢夾道植樹步步一株凡行六七里至白雲驛自白雲驛西並澗皆閣道行十里巖上有石刻橫為一行曰鄭淮造

凡三字不知何等人也人名蓋湮沒之誤淮為淮又一十三里至芝田驛皆閣道平高下多砰石自芝田至仙岑雖閣路皆平行往往澗旁谷中有桑柘民多聚居雞犬相聞水益清山益奇氣候甚和自仙岑南行十三里路左有崖壁然而高出其下殼其有聲如風怒薄水里人謂之鳴崖豈石常鳴耶抑俟人而鳴耶又行十五里至三十四盤雲驛西行復並澗行二十里即脊絕小嶺上下凡五六里稍平又行十里至雙溪驛自盤雲驛西有路並嶺出白城里至城又行六十里至興元亦古梁州通尤坦途

南極峻折上下黃崖六七里至盤雲驛西行復並澗行二十里即脊絕小嶺上下凡五六里稍平又行十里至雙溪驛自盤雲驛西有路並嶺出白城里至城又行六十里至興元亦古梁州通尤坦途也城固之要道出其縣迷畧開路長開天嶺路也自雙溪南平行四里至天苞嶺羊腸而上凡十五里極峻折往往閣路至文川驛自文興元煙霧中也下嶺无峻折凡三十里至二十里即脊絕小嶺上下凡五六里稍平又行十里至川南行三十五里至靈泉驛自靈泉平行十五里至長柳店夾道居民又行十五里至興元西平行三十里至褒城縣與斜谷舊路合矣議者多以謂此路不及褒斜一經文川至於山川險易道途遙遠懸得盡亦折衷耳苟使賈昭盡心于榮陽公如嶠記嘗用被於褒斜路矣孫樵曰古人尚謀新仍曰何必改作利不十世不廢豈謀新亦未易耶榮陽公為漢中以褒斜舊路脩百二十人匠張羌教褒中石佐泉禮等百四十人閣道

阻上謂開文古道以易之觀其上勞甘將下勞及卒其
勤至矣其始立心誠無異於古人將濟民於艱難也然
朝廷有竊竊之議道路有唧唧之歎豈榮陽公始望郎
洗謀肇乎貢昭事昌平李俅役卒督王者不增品秩於
天子則加班列於榮陽公榮陽公無毫利以自與而怨
咨獨歸榮陽公豈古所謂爲民上者難耶

蕭相國真讀

昭尺天威首出時傑英明橫溢神鋒秀發秋空健骨霜
夜皎月劒淬愈利玉燒不熱錦埔寔游傳巖夢說馭物
惟誠在公抗節再安宗祐蕩掃氛孽廣道迴日輦華歸
關粢糠魏丙肩祓稷契仰止丹青永保徽烈

孫可之文集卷第四

壹貳叁冊 98 年版 43 A

雜書

孫氏西齋録

武皇遺劒録

龍多山録

孫氏西齋録

孫樵謂陸長源唐春秋乃編年雜録因授其體切峭獨可以示懲勸者擷其菁英冗長不足以警訓者自爲十八通書號孫氏西齋録起高祖之終首廟號以表元首日月以表事尚功力正刑名登崇善良蕩戮凶回有所鯁避則微文示譏無所顧慄則直書志慮所謂高祖殺太子建成者何點功徇愛譏失教也大宗有大

功自嗣有天下高祖不當立建成爲太子建成

六月二十四日事故書高祖

后武氏者何志諫賛慝懲廢命也李勣爲顧命大臣懲諫不奪高宗不聽

立武氏爲后故書后武氏起王后已廢之魂上配天皇者何點功徇愛譏失教也大宗有大

嫌黜家不可謂順子懼後世疑於禘祫也高宗廢王后立武后乃剪

觀侍女何以列明穆故特

配高宗示天后有嫌於禘

繫中宗者何紫色闖位不可謂正子懼後世牽以稱臨

也天后改元即真令悉以天后年号及行政矣崔察賊殺中

事繫于中宗示女子不得改元者政

書令裴名犯武諱者何詭諫梯闖肇殺機也裴爲顧命大臣屢白天后

令裴守珪以安禄山叛者何貸刑佛教稔禍階也禄山乃張

守珪部將嘗犯令張曲江以令守珪案之守珪不從

張守珪案天下故書張守珪以安禄山叛他皆放此稱天

下殺者何罪暴天下示衆與殺也稱天子殺者何死非

屢奔武皇赫然奮雷霆之威驅貔武之師清胡塵於塞垣復帝子於虜庭非武皇一用其劒耶賊鎮阻兵邀爵山東劫衆以濟其釁肇險以肆其誅王師莘之屢戰無功兵劒將稽賊勢益張弁醜乘之遂萌臬悉乃刼吾兵乃固吾城反書既聞卒懼京師輿人謡曰上宜亟以節假之且赦其辜俾守北門以伐虜謀不然弁且東連路下河東國家其能兵北合我師分卒以趨太行卷甲以下甘心於潞冤耶武皇貴不逗撓於其事誅之羽檄朝馳夕捷弁頓非武皇再用其劒耶弁部既平潞守益堅王師告勞國用告虚内外咨嗟訛言沸騰飛于上聞上爲不聞誅潞之心益牢責戰之詔日嚴卒能克大憝於山東梟渠甿于國門非武皇帝三用其劒卒

耶浮屠之流其來綿綿根盤蔓蔽日熾而昌盡干民心蠹干民生力屈財殫民怙不知武皇始議除之女泣于閨男號于途廷臣辨之於朝羣臣爭之於旁群疑膠牢萬口一辭武皇首不持疑卒詔有司驅群髭而毀其居而田之其徒既微甚教僅存民瘼其寢國用有加風雨以時災祲不生非武皇四用其劒耶今者嗣皇帝纂武皇之耿光儁武皇之遺劒宜乎鈷其鐍不使其挫竇其刃不使其泥而又砌之以義淬之以智匣之以禮苞之以仁持之以信與天下終始天下幸甚

龍多山録

梓潼南鄙越五百里其中有山崛起中天即山之趾得逕委延舉武三千北出其巔氣象鮮妍孕成陰煙屺石

巉巉別爲東嚴杳冥重複爭生角逐若絕若裂若缺若元突者虎怒企者猱踞橫者木仆挺者碑植又有似乎飛簪連軒櫺檻交攢欹撑元柱懸棟危磴殊狀詭類憧不得視下有畝平砥若尸庭廡乳側脈膏滃泓石俯對絕壑杕臨蘭薄仙臺標異叢石負起屹與山別稼鳥磧絕腹竇而空路由其中斷鼇相望攀緣上下闇然而出曜見白日始時永嘉飛真盖羅人傳晉永嘉中有爲盖羅者於此舉道焉盖臺下有碑誌存焉故曰立蹤斯存石刻傳聞丹成而蟬駕鶴騰天一去遼鄭十載夜窗登泉傳靈剔壁鏡明風閑境清寂寥無聲嘉木美竹崗巒交植風來怒黑雷動崖谷山禽喜歐捷翔乎驚曉吟暄啼聽之悽悽迴環下矚萬類在目煙山帶川青紫碧聯蔚蔚際天杳杳不分

月上于東日薄于泉晦明輪昏出入目前其或伯霧朝雲糊空縛山漠漠漫漫莫知其端陽曜始升徹天昏紅輪高而赤光流散射濃透薄釋錦裂綺拆千狀萬態倏然收齊樵起幸而遊洎申而休登降信宿闇見習熟姑且欲闇於潁陽之徒乎

孫可之文集卷第五

雜著

迎春奏

復佛寺奏

迎春奏

黑帝歷窮帝命青帝嗣其公（以無私）皇帝備牲牢鼓鍾迎饗于郊東賤臣樵寓疏太常上奏曰天有四時陛下實行之是天乘陛下政令明昏而爲燠寒也青帝何功而饗乎寬空春之日陛下廩以時出帛以時邮則聲末弩校勾萌畢達矣夏之日陛下農時無奪山麓無所伐則草木壯茁國無天札矣秋之日陛下獄無曲決畋無圍殺則霜露不失節萬物固結矣冬之日陛下地氣不（掘洩室屋不徹發則豐隆不敢擊越百蟄塞穴矣聖人之時日南無驕陽啓蟄無繫霜北無伏陰火西無滯霖遥昏之世灾膏而波（春行水發）秋令大行民廬舍反氷而花（冬行夏令能李花）電傷蜄嚙頳（夏行冬令則雨雹時則蝗飛蔽天）旱赤雨血（秋行夏令則雨血時則赤野千）是陛下政令出乎脩明則寒暑運行政令出乎遥昏則災祥屢臻其可忽乎臣又聞陛下與人爲春得聿慘作和起枿生華喜蒲其家沃穆歡咳如暖景時開樹色煙光覺恣籠芳奢陛下與人爲秋得愁刮人魄風日冷白慄蕭索覺庭槐枯落陛下與人爲夏得變絺成襦噬蠛作燼驅驅轍結雜遝噎塞門如三伏熱陛下與人爲冬得舉皆不見日凍薄人骨閭閻慼慼啓青火白門無蹄轍跡顏陛下左右皆春天下病悴者衆也陛下肘腋皆熱中國病凍者衆也豈陛下用心有頗焉陛下苟能平其心雖澤不周惠不均天下無恨言不然天將視陛下心而燠寒也

復佛寺奏

賤臣樵上言臣以爲殘蠹於理者群駭最大耳十口之家（謂中丁也）男力而耕女力而桑雖歲其衣食僅自給也棟宇僅自完也若群駭者所飽必稻粱所衣必綿穀若作遂宇出則肥馬是則中户不十不足以活一駭武皇帝元年籍天下群駭凡十七萬夫以十家給一駭是編一百七十萬困於群駭矣武皇帝一旦駭天下駭悉歸平民是時一百七十萬家之心咸知生地陛下自即位以來詔營廢寺以復群駭自元年正月即位已來洎今年

今陛下以力不足之民而欲重困於群臣將何以踵開元太平事耶臣觀以逐開元戶口最為殷繁不能逾九百萬即今有問於戶部其能如開元乎借如陛下以五百萬給天下之兵今又欲以一百七十萬給於群臣是六百七十萬無羨賦矣即令戶口不下於開元其餘止二百萬而國家萬故畢出其間陛下孰與其足耶即是盬鐵不可除而權莞加等矣天下之民得不重困乎且者陛下嘗欲營國東門諫議大夫入爭於前三言未及終陛下非徒輟其工而又賜帛以優之今所復寺宇豈特國門之急乎叢徒嘯工豈特國門之役乎寧諫議大夫不以言而陛下不以聽耶陛下則不能復廢之臣願陛下已復之既止而勿復加已營之寺止而勿復修庶幾天下之民尚可活也今天下最不可去者兵也尚為陛下日夜思去兵之術究開元太平事與異日為陛下言之況去無用之既耶臣昧死以言

孫可之文集卷第六

雜著

序西南夷

序陳進士舉

寓居對

乞巧對

序西南夷

道齊之東偏泛鉅海不知其幾千里其島夷之大者曰新羅由閩而南逾昆明涉子雄者曰南詔是皆島獸之民鵾舌言語難辨皮服獷悍難化其素風也唐宅有天下二國之民率以儒爲教先聖之道以徇祿端已以售道不肯足枉以勸尋直況突梯滑稽以苟得與君其勉之樵弱弓蓬矢難以妄穀徒善君之引滿強勁捐期命中於行不能無述

寓居對

長安寓居閭户詘書牀如凍灰擾如槁柴志枯氣索恍恍不樂一旦有曾識面者排戶入室咤駭卿卿且曰憊耶餓耶何自殘耶則對曰樵天付窮骨宜安守拙無何提筆大貢士列鍵文倒睨讀書贔舌試澤宮十黜有

司知已曰嚮朋徒分離矧遠來関東豪裝鎖空一入長安十年屢窮長日猛赤餓腸火迫滿眼花黑晡西方食暮雪嚴冷八夜斷骨穴衾敗褐到曉方活古人取文其責蓋輕一篇跳出至死馳名今人取文章章責奇一句廢意卷前解知言念每歲徂春暫暑洗剔精魂滋枯襟慮曉窓夜燭上下雕鎪撫言必高儲思必深字字磨校以牢知音況榮辱榱其外得失戕其內機巫在乎足鋒刃在乎吾非檻豕籠雞其能窮而及諛乎客退遂書

序陳生舉進士

夫物不得以時而發其發必臧風時溪谷颱颶習習即不得遂作必飄忽源泉混混然堤防陂蓄波史壅缺亦不可遏於其人也亦然穎川陳君孝積乎勤藝高乎專

孟秋暮天當庭布遊有瓜於盤拜而言若祈於神者從而問之對曰七夕祈巧祀也若有求乎應之曰吾守吾拙以全吾節巧如可求適爲吾羞彼巧在言便便翻翻出口簧然姻於人閒華白成黑盡直殘德奢詐爲聖諸田爲賊雖聞君親賣乱家国彼巧在文摘奇搴新轄字束句稽程合度磨礲調聲決濁流清雕枝鏤英花鬬寒明至有破經碎史稽古倒置大類於俳觀者落齒下齗沈謝上殘騷雅取媚於時古風不歸彼巧在官竊奢假善對吉鉏口媚富賂權忍恥受侮愧畏如鼠望塵掃門拍期九遷君納於達簧鳴非非翫世偷安敗俗奈官彼巧在工壞詭不窮嗤古笑朴雕鋟錯落憑雲亘天璇霍延綿莽修殫麗越札踰制繡紋錦幅雲銷

霧穀若出鬼力大處婦織遂使俗尚浮華名溺于奢凋家磨國未騁胥膻盡于化源戕此民力由此觀之巧何足云吾寶吾拙雖尚事閥優游經史臥雲嘯月九衢宣夾路朱門曉鼓一發車馳馬奔子方高枕偃然就寢腹搖鼻息夢到鄉國槐花槿籬庭鳴蝸噪晴懷軸裘刺門門買歡抗屏居詠歌吾廬對松歌石莫知其餘上天付性吾豈無命何求於巧以撓吾靜吾方欲上叫帝閽以窒巧門使天下人各歸其根無慮無思其樂怡怡耕食織衣如上古時巧乎巧乎將何所施爲

雜文

文貞公笏銘

潼關甲銘

康鎮郎中墓銘

刻武侯碑陰

殊城碑

文貞公笏銘

大中六年詔出文貞公笏歸其孫丞相簪孫樵請銘其笏曰

靈象薦角 比干獻骨 合此貞烈 在公爲笏

悠虎可唾 笏不可挫 峭華可拔 笏不可折

柱天不反 指日不蝕 標義降臆 起梗開直

噎諫舌切 上磨帝鉞 不逆不怫 笏則公笏

緊捉折列 爭吉不發 膺榮顧錄 下諭上慢

非公之節 孰爲公笏

潼關甲銘并序

潼戶呀東翼盧敞南有玄甲數十扎焉委于前檐淫墜飄風綴斷革刓樵過而貽之且曰此國之閫也是小缺過寇偷大欵扼諸侯今者閉禁施而不啓守甲存而不完將何扞天下心而割天子憂耶閣吏笑而進曰借如潼之甲可以燭日潼之旌可以名天戰韣畫鷩鷩拆夜鳴吾曹將擺脫荷鍛投死地之不暇又安得與客合繕而東合繕而西哉今上君臨寓邦號令所加風清日明

理爲大和如此則關之禁何爲而申嚴關之甲何爲而如雲孽胡丑來叱

之慟已而撣涕敘平生公諱某字某會稽人曾祖諱某贈某官祖諱某贈某官父諱某贈某官公幼嗜書及冠能屬詞元改四六文章援毫立成清媚新峭李者無能如自宣城來長安三舉進士益上第是歲會昌元年也其年久得博學宏詞授秘書省正字明年臨桂元公以觀風支使來辟換試祕書郎五年調冊授秘書省校書郎大中二年復調授京兆府參軍其年冬爲進士試官峭獨不顧雖權勢莫能抗甚與選者不逾年繼踵屏第故中書侍郎吳公瑒尚書參部郎中楊嘉太常博士杜敏求今秦官貳卿崔公殷夢尚書部郎中崔亞前左拾遺陳書洎樵十輩皆出其等列也明年授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戶部巡官明年改蘊寶鐵巡官天付介直不

能諷言故丞相河東公休使鹽鐵轉運公或請計事將入門裴公謂謁者曰必廉君也裴公始以直知終以直廢明年去鹽鐵詔授大理司直或有所讞宰相莫能迴其筆明年授試大理司議郎兼侍御史度支巡官明年換判官今華州刺史李公訥拜鹽鐵轉運使將薦事且召群吏曰二十年已旋推官判官誰為廉平可以助吾治者群吏皆以公塞問李公曰吾得之矣公由是不去職咸通元年改檢校禮部郎中兼侍御史充轉運判官李公始以廉平知終以章奏加厚常稱於班行閻曰康公宜掌帝制或與宰相言必慰薦之明年詔授海州刺史廉而不刻明而不挾案牘符檄公一以口授之群胥董徒

莫能欺理以卿明年遷尚書倉部郎中充西川宣諭制置鹽法使兼西川供軍使賜紫金魚袋公馳驅至西川不浹旬而鹽無二價蜀旺至今賴之會西川節度使劉公以疾薨戍兵日至軍儲不給糗糧無常價而度支有定估遂乘傳詣門且請與度支計事無何詔以竇滂代公公遂守倉部郎中會竇滂迂遷不以時之任朝廷欲以警之其年十一月遂貶公為醴州刺史明年移鄭州長史朝廷或有繁難之任議莫不以公為言宰相且將用之嗚乎天migrant正人誠疲民之不幸非公之不幸也公娶長樂馮氏故給事中累贈太尉諱審第三女也公十二男八女次曰某云某長女適鹽州防禦判官試大理評事高遲七女未笄夫人自京師携其孤奔喪千管城其年九月三日以公之喪權窆于孟州河陰縣某鄉里銘曰

會稽之英斗牛之靈併鍾德門公實挺生月中搴桂日下馳名芸閣清秩牢盆羨聲出牧東海貳卿棘寺鴻行望郎錦川星使騏驥蹀足蛟龍得水富貴可期煙霄漸遞謫非其罪天道寧論不復雙闕遽歸九泉圃田發紛河陰封樹勒石載銘庶幾終古

刻武侯碑陰

赤帝子大熾四百年天厭其熱泊獻帝遜位武侯之賢寧亦籌其不可也蓋微備隆中天下託不欲不頓牧死灰於蜀欲嘘而再燃之艱乎為力哉是以四

稱武歧雍閒地不尺閣抑智不周天意炳炳然也史以武侯之賢寧亦籌其不可也蓋微備隆中天下託不欲曲枉安穀終兒女子手將驅馳死備志耶由是毀武侯之所為殆無幾矣然誇西南一隅與吳魏元國提卒數萬綽綽乎去留無我枝者是亦善為兵矣史壽以為短應變抑真武侯哉俾武侯不早入地曹之君呂將奔走固禦之不暇鍾鄧寧能越巖懸兵史勝指取耶是井絡之野與武侯存亡俱矣天migrant武侯其不愛愈明白甚姜維何力焉曩蜡南陽時人不與仲毅伍洎受社稷寄擅刑賞柄曾心不愧畏人不疑黷何意氣明信卓卓也武侯死五百載近今衆漢之民歌道遺烈廟而祭者如在其愛於民如此而久也獨謂武侯治於蒸亹彼屠齊城

合諸侯在下矣

殊城押

帝承天休纂堯之勳啓宮于蒲守不以城帝守以城孰守不城阻湖為池限華為門波非不狂蘘非不崇只不以仁社為周遷將蒙監扶理土朔方万里扞胡貊謀子孫始訖其功何房已墟帝豈不城城在民和自華洎庚罔不順同屹為国垣以藩有虞貧堅如金其厚如坤蕩蕩巍巍牢不可屠四罪雖頑莫敢來攻一家熙熙相視而安帝配商均不私以城帝死咎吾授之夏家太甲不修帝城乃頹唯此帝城哲王獨知求之民心迺見其基帝城雖隨築之不難無寧無荒帝城復高不識不知相傳峻隅其筑雖崇其築雖堅非帝之心孰為帝城

孫可之文集卷第八

雜文

逐疤鬼文

祭故友高諫議文

祭梓潼神君文

逐疤鬼文

孫子病疤其友踵門請曰始則慄縮慼懷有若仆子於嚴水者終則憤胥樂肌有若寘子於烈爐者子知動作皆鬼耶余試為子逐之以文樵應之曰子病誠鬼也然樵居平亦有不自子事者抑有鬼乎樵嘗思委質以事君則有若刳心而死者立於旁曰當如此諫樵嘗思不入於危難則有若續纓而死者立於旁曰當如此忠樵

嘗欲不固其窮則有若拜拒饋粟者立於旁曰當如此廉樵嘗欲苟違其期則有若擁梁泪死者立於旁曰當如此信樵嘗欲與人美言則有若教千訐諛而鯁人耳者樵嘗欲與人市交則有若教子違熱而去勢者樵嘗欲趨權豪以異得則有若牽子裾而蹟子足者樵嘗欲忍汗赧以自媒則有若縛子舌而膠子口者子之不得專也如此以故學勤而吾道愈窮業修而知已日消是殘吾生於疤鬼也子并為我逐之吾聞有陳万年者射利乘機迎顏作怡愉愉便便阿意奉歡死而有靈是為諂鬼依人使人蒙福人見輒喜擺去不得復有公孫弘者苞已沽名飾情劌慤內苞禍心外示舒引死而有知是為矯鬼此鬼憑人使人有間上信於君下喜於民復有司馬安者攘義益仁縛舌交唇柔聲死顏狐媚當權死而有靈是為巧鬼此鬼依人辭枯郎榮長翅華纓高步天庭復有和長輿者鉅萬藏家貲府囷仄磨鱗卷螭縮陣陣腥澁死而有知是為錢鬼此鬼憑人使人氣豪意適交歡敗禄買曲成直此四鬼者苟與吾遊吾必快所求是資吾生於他鬼也子并為我招之其友不對退而歌曰

窮吾知其所羞達吾知其所求此不當逐而彼不當游君乎君乎誠有激於中乎吁

祭高諫議文

咸通十一年十一月五日友人孫樵謹遣家僮犀角鴈兒具時羞之奠敬祭于故友滁州刺史贈諫議大夫高公叶卜之靈嗚呼與君定友不謝古人為分日牢為道日親二十五年彼我一身人謂我愚君謂我賢人欲我後君欲我先我為一善君喜見顏我為一失君愠形言意我尚進羹簟當軒（樵嘗被故友論意在華飾故友為樵嘗布蓋布被用以示儉素）意我尚華布衾御寒（樵嘗被汲汲於進取故友於前軒以示高尚）我蹤濁泥君躡青雲不以外沉遷隔其間誨我如兄煦我如春我何敢忘銘骨書紳君之文章可動鬼神君之器業可活生民我之賴君如倚華山屏冥冥吾過期大我門君牧滁邸我從邠軍方恨綿邈函訃遽聞東嚮慟哭痛貫心肝三日麻衣朝脯忘食百身莫贖何裨往魂嗚呼痛哉抔曰死義此千死仁君殞賊手為怨難論嗚呼痛哉君殯喬谷我歸咸秦試發舊篋君書盈笥詞旨重重墨

色如新苟非相諒即是慰安填臆悲來淚如迸泉嗚呼
哀哉天喪吾友吾何望焉誰拯墜溺孰開頑昏嗚呼痛
哉世人結交違寒集溫如我不易如君固難嗚呼痛哉
敬奠晝哭秘紹幸存輤車其東歸骨洛川遠備醪饌告
辭柩前嗚呼哀哉尚饗

祭梓潼神君文

大中十八年七月九日鄉貢進士孫樵再拜獻辭張君
靈座之前樵實頑民不知鬼神凡過祠廟不笑即唾今
於張君信有靈云會昌五年夜蹄此山東雨如江滑不
可陟蒲服濟黑索途不得跋馬溫僕前仆後踣樵因有
言非燭莫前須臾有光來馬足間北望空山火起朝墟
焰焰逾文飛芒射天暝色斜透峻途如晝樵謂廟奴若

寒熟新取溫曉及山顛鑰滅廟門餘燼莫覩孰知其然
大中四年冒暑遽秦午及山足猛雨如瀉樵復有言神
誠能神反雨為晴曩火乃靈斯言纔闋風大發始自
馬前怒號蒲山劈雲飄雨使四山去茲山巍巍壓如
飛訖四十里雨不霑衣顧樵當時嘉神不欺與神心期
神其自知今過祠宇其敢默去鬳酒豆脯捧拜庭下神
其歆此

孫可之文集卷第九

雜著

讀開元雜報

罵僮志

復召堰藉

讀開元雜報

樵襄於襄漢間得數十幅書繫曰條事不立首末其略曰某日皇帝親耕籍田行九推禮某日百寮行大射禮於安福樓南某日安北奏諸蕃君長請屆從封禪某日皇帝自東封還賞賜有差某日宣政門宰相與百寮廷爭一刻罷如此凡數十百條樵當時未知何等書徒以為朝廷近所行事有自長安來者出其書示之則曰吾

居長安中新天子嗣國及窮虜自潰則見行南郊禮安有籍田事乎況九推非天子禮耶又嘗入太學見叢甓負土而起若皇堂者就視得石刻乃射堂舊地則射禮廢已久矣國家安能行大射禮耶自關已東水不敗田則旱敗苗百姓入常賦不足至有賣子為豪家役者吾或不弃而遇主人推心於公是者當開緘引讀苟合忘曲又曰彼何人耶彼何自耶況所為幽拙大與時閣凡家則能東封從官禁兵安所仰給耶北虜驚嘯邊畔勢不可控宰相馳出責戰尚未報功況西關復驚於西戎安有暇從事耶武皇帝御史以鞫議宰相事鎮嶺南走若四人至今鄉士齒舌相戒況宰相陳奏於仗罷乎安有廷爭事耶語未及終有知書者自外來曰此皆開元之條條可知百尾則為有餘則如登前月下寒朝暑夜磨礱反覆期人聖域徒苦其神孰裨其身凡為文章抵新摘芳鼓勢求知取媚一時則必擺落尖新期到古人上規時政

喜歎入骨自其至其如到一戶口附和不敢指破親明版聯聲光爛然其於名達進取如掇今主遠來關東居長安中進無所歸居無所依忽割口食以就卷軸冒雨觸雪檐出藉謁所至之門當關迎嘖俛眉與語授卷而去望一字到主人目且不可得矧其開口以延乎時

下達民病旬旬淡澹讀不可入徒乖於眾孰適於用凡為造謁去矜附熱大求其力小求其得則必擁門掃跡寂寞是適所至之奧雀羅在戶人皆嫌去愈恭好慕凡為結交搜羅英豪相醉以酒相飲以庖則父舅去溫燠膠牢淡泊時或聚奧凍冷徹曙晨起散去潔腹出戶迨暮以故學猶今古不為衆譽文近於奇不為人知九試澤官九黜有司十年輩下與窮為期一歲之間幾日晨炊飢不飽菜寒無襲衣此皆自攖何怨於時浪死無成孰與歸耕言始及是稽聞起東喜二僮遽匿呼唶不得遂敲几而歌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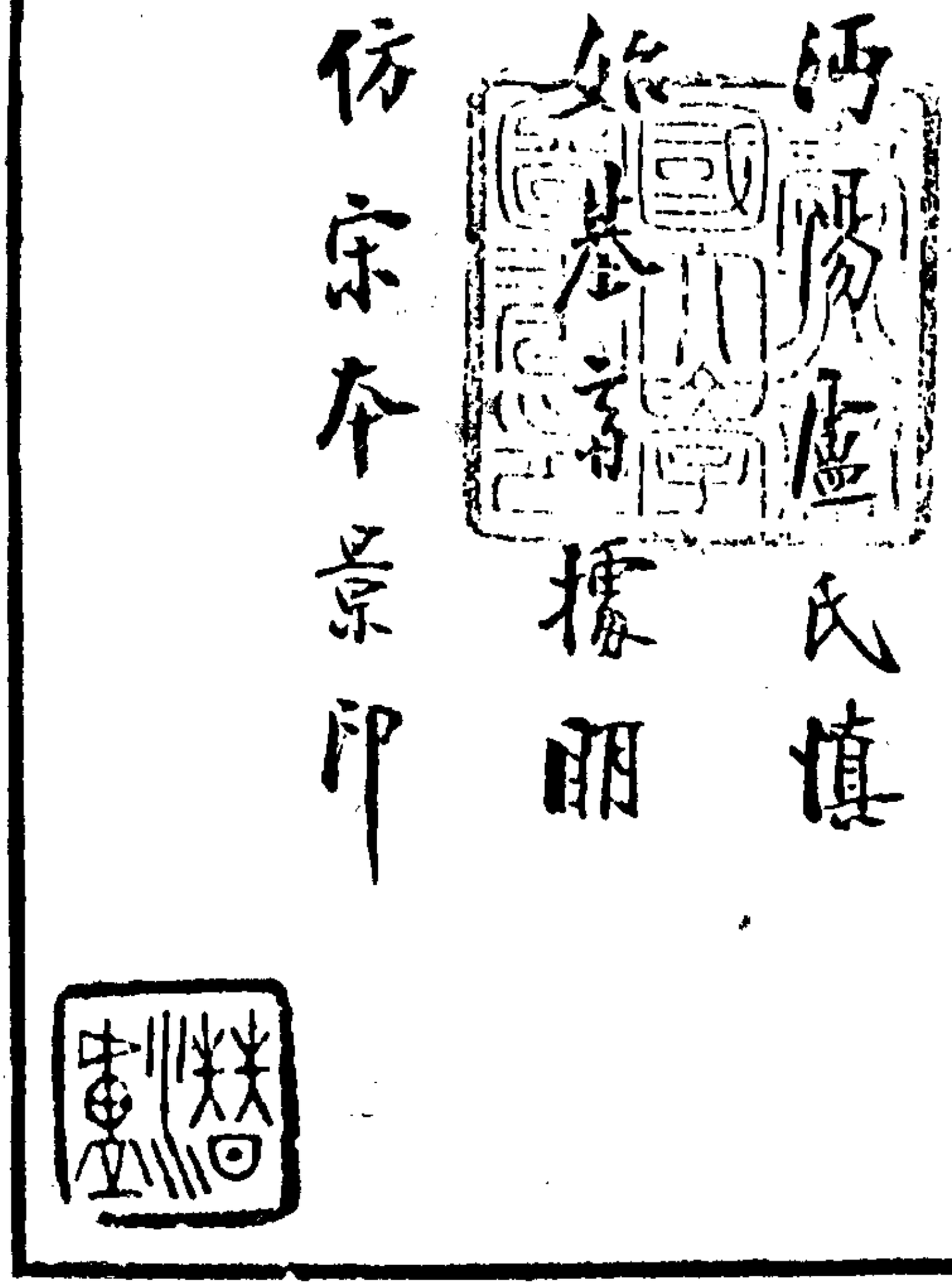
彼以其勢我專吾勤彼以其力我勁其學學之不修骨肉如仇孝之苟慘四海何讎噫吾之所貴僮之所薄吾之所惡僮之所樂僮何知吾豈獨無時

復召堰藉

會昌元年漢波逾堤六走漂民襄陽以渭忝是天子曰戶部侍郎盧某前為廣州治稱廉平家無餘儲府有羨財耕夫無所假舶賈無所征秦蠻海隅賴之而安其以襄陽之殘民屬治之盧公既來襄陽始用李從事胤之畫能成新堤即罔可以為治狀對曰天子以襄陽飢旺寄活忝公宜有以休養之者襄陽之屬城為唐州唐州之支邑為泌陽泌之東有二流走出斷堤嚙道而西汎千二流南別為溝堰高岸頹水不得行昔召信呂嘗為南陽能為民障水泉廣溉灌此賴其利俗用蕃富嘗被地圖比盡南陽故地豈古所謂召堰者耶代遞時移功

湖北先正遺書　集部

度支奏議



唐皮日休文藪序

如京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河東縣開國伯食邑九伯戶柳開撰

夫上柱國河東縣開國伯食邑九伯戶柳開撰

讀皮子文藪曰藪凡藪者澤也又曰淵藪也以其事物萃集之也古國之大各有藪焉魯大野晉大陸秦陽陵宋孟諸楚雲夢吳越具區齊海隅燕昭余祁鄭國甫田周焦護塔爲藪也謂是地之廣故以名之也魯晉秦宋楚吳越齊燕鄭周分里之不同各名以異之焉然一天地矣予謂皮子之名藪也又疑爲若魯晉秦宋楚吳越齊燕鄭周以其文類不同各作之藪也又疑爲以其文藪亦若魯秦宋楚吳越齊燕鄭周之藪雖異而揔一天地也都以文而統之是曰文藪也疑而愛之觀其首又無所序說遂盡而讀之見其藪之爲意也霍山爲賦之藪惰鼎爲銘之藪易商君傳爲論之藪陵母爲頌之藪心爲箴之藪移成均博士爲書之藪三閭爲詩之藪藪之于文不可盡舉雜而詔之類也約其名幾尤者例而坿之也題名也大野之下國之藪爲霍山之下文之藪也孰謂皮子文藪之義不曰是乎將不曰是即不在此而在於彼也傳者得以取義焉

唐皮日休撰

咸通丙戌中日休射策不上第退歸州來別墅編次其文俄將貢于有司發牋讓萃繁如藪澤因名其書曰文藪焉比見元次山納文編于有司侍郎楊公沒見文編歎曰上第汚元子耳斯文也不敢希楊公之歎希當時作者一知耳賦者古詩之流也傷前王太伕作憂賦慮民道難濟作河橋賦念下情不遠作霍山賦憫寒士道塞作捕花賦離騷以其文於宏奧今也不顯離騷作九諷文貴窮理理貴原情作十原太樂既亾至音不嗣作補周禮九夏歌雨漢

扁鵲賤戎左氏作春秋次疑其餘碑銘讚頌論議書序皆上剌逆非下補近失非空言也較其道可在古人之後矣古風詩編之文未俾視之粗俊於口也亦由釣魚遇鮪持肉偶雕皮子世錄著之于後亦太史公自序之意也凡二百篇爲十卷覽者無訶矣

唐皮日休文藪目錄

第一卷
賦
霍山賦
河橋賦

第二卷
賦
憂賦
桃花賦
正俗
見逐
惆悵
紀祀
棄死
反招魂
原化
原親
原弄
原讒
原兵
補周禮九夏系文
端憂
捨慕
悼賈
悲遊
遐謗
九諷系述

第三卷
雜著
十原系述
原賓
原已
原用
原刑
原祭

第四卷
碑銘讚
文中子碑
首陽山碑
劉棗強碑
監口閘銘
三老董公讚
谷鼞碑
春申君碑
汴河銘
隋鼎銘
易商君列傳讚
九夏歌九篇
春秋決疑十篇

第五卷
文論頌序
補大戴禮祭法
晉取陽樊論
漢斬丁公論
陵母頌
正沈約評詩
獨行
法言後序
杞梁獨文
泰穆謚繆論
周昌相趙論
非沈約謚紀論
補泓戰語

第六卷
箴
六箴序
口箴
目箴
足箴
心箴
耳箴
手箴
動箴

靜箴
食箴
第十卷
雜著
請司馬法
相解
悲掔獸
旌王宇
白門表
鄧州孟亭記
逼玄子栖賓亭記
酒箴
請行周典
惑雷刑
諸葛生
斥胡建
無頂託
第八卷
閱文數目錄
三
讀韓詩外傳
題後魏釋老志
趙女傳
鄧孝議上篇
內辯
第九卷
書
移元微君書
請孟子爲學科
鹿門隱書六十篇
移成均博士書
請韓文公配饗大學書
第十卷
詩
三羞詩三首
七愛詩序
夸杜二相國
李太尉晟
盧徵君鴻
元魯山
李翰林
白太傅
正樂府十篇
卒妻悲
橡媪歎
貪官怨
農父謠
路臣恨
賤貢士
頌夷臣
惜蓑烏
諸虛器
哀隴民
奉獻致政裴秘監
秋夜有懷
喜鵲
蚊子
鹿門夏日
偶書
讀書
貧居秋日
閑夜酒醒
秋江晚望
旅舍除夜
過福上人舊居
陪江西裴公遊延慶寺
西塞山泊漁家
襄州春游
送從弟歸復州
皮子世錄
閱文數目錄
四
唐皮日休文數目錄

唐皮日休文藪卷第一

賦

霍山賦

河橋賦

霍山賦并序

臣日休以文爲命士所至州縣山川未嘗不求其風謠以頌以文幸上發輶軒使得採以聞六年至壽之駢邑曰霍山山故岳也邑實干陛至之二日趨邑一舍望乎嶽將頌之文也及見之則目乎顩手乎鞹心乎聳神乎瞀始欲狂其文寫其狀如丹青之不差也頌其風文其謠如金石之永播也既而其精怯然搏

敵躁然械囚紛然梵綵怳然墮空浩然涉溟幽然入聰然而視其體當中如君之教其屬者如驂其拇如枝其指若卑其儀若爾其位岳之氣其秀如春其清若秋其翠如雲雲不能麗其色雨以氣爽丹青浦天岳之靈其神不朕其報如響若雨用涇岳能霽之若歲用旱岳能澤之岳之德生之育之煦之和之閒藹淙井萋萋迷濛縯數百里岳之形有雲鴈驚其勃如怒有泉烈烈其來如決叱豐隆奔列鈇鉞翕然霹靂天地俱裂岳之異狀其勢如危或不可支若不可維或仰而呀有如吮空或俯而拔有如攫地其晻而東有如冠日其背而西有如孕月有水而脈有石而骨有洞而腹有嵽而節或銳而顱

或斷而截或遁而跳或伍而折其經之怪之祥之詭之千種萬類繁不可得而詳記因抑狂狂不能自主迫而寐夢一人絳衣朱冕怪兒鬼形曰余祝融之相也霍山余君之故治也尒賦之誠形矣勝矣怪矣典矣五岳相通者唐虞之帝五載一巡狩一載而徧上以觀侯下以存民侯有治者陟不治者黜民有冤者平窮者濟洎唐虞以降皆燔柴于霍我帝用饗其禮至周旦策而命我興諸岳星列中國自漢之後乃易我

号而歸于衡故祝融遷都命余守霍今聖天子戡唐遹虞而廢巡罷狩余之封內有可陟可黜可平可濟

者是聖天子無由知之尔能以文請於職事之達者易衡之号以歸於我請天子復唐虞陟黜之義故尔之將賦余閔尔懷而不尔文帝曰有衡既遠有巡必勞惟霍之適斯号可復賦者能言胡不俾傳帝俾余命尔錫尔文尔無忘也臣曰請惟神貺既覺而書鳴呼異哉

憂賦 并序

草茅臣日休見南蠻不賓天下徵發民力將弊乃爲賦以見其志詞曰

上自太古粤有民族類雖三王之道不能化五帝之澤不能沐迨乎混沌歎

起覘視騣分其形也有精有神其心也有偶有眞既凋其質又秀其純有智有機有仁有怨有懟有悲有辛居人靈府者摠屬于神神之生也攝爽孕精胎意嬰情不迹不朕無臭無聲不居予愚不侵于嬰先物而動先人而行不注而溢不絲而縈神之居也人四肢也如縶如維如勞如疲其力如柳弱不可支然滿耳其身如尸雖師曠之善聽苟入之也迅雷列風亦不聞之入人之齒也噤其齒牙淡其舍咀悲嗟苟甚者消骨枯髓奪色削飢其人也立不勝衣噫嗚既已哆如餓虎雖有膻炙餔餟堆其前糲不可茹入其飲如食其輕者膀胱其重者壓神之行也其居幽幽戲憂之甚也如斯向其入之也臣比皆有之然猶未憂何寔爲師既憂其身須憂其時苟肉食者殃雖可不憂歟可不憂歟夫於戲而疲於祿而薨其剛爲憤其弱爲羞其子爲恨其孫爲愁入人之心尸王道不宣皇綱不維元惡作矣大盜乘之是臣憂也如毒如螫如虔如劉不綸而漁不兵而蒐其堅也卑荔不能瘳入人之懷也倘倘

佯佯隱隱遑遑牢然不勝愒若有亾威能制佚力可摧剛垂人之性反天之常不喪而戚不能已樹萱草者不而醉不馳而狂是知食鰳魚者不可忘懽懷如嚾鴳百喈贍者其人立傷入人之神也昧人之精爍人之英癡然而作如病宿醒雖有王澄之色必俛樂廣之神不清入人之首也歎從內熱鬱而上結不勞膏沐自清其髮有乂而釋者則其人也冠絲簪雪入人之眉也於愒摧頹思不自裁動如鼓灰飛上眉來顰然無力自落金杯有積而未已者雙眉之翠如一月不開入人之目也端坐日晏凝然忘傻注睫直視外象不遍雖有斧藻之繡毛嬙驪姬列

晨中饋有主荀奇衰而不黜乃神器之可取宮掖紊亂奸邪熾聚文信爲相而私后董偃作庸而尚主其甚也漢成毋以國循性周宣后將權授父是臣憂也儲右之選寔賢與良少海增潤重離益光輔導不至乃爲猖狂歎辰國之思子嗟臨江之憫王斯愛是即惡乃易彰其甚者愍懷死而晉亂房陵易而隋亾是臣憂也封宗王嫡所以賢親茅土足以繼其後印綬足以飾其身至乃割域中之土宇半天下之黎民王猶未足亂以遄臻其甚者篡則王倫孫秀殺則清河萬人是臣憂也輔之而王在忠與良致叔父於折木取太公於鈞璜寵之極也其化爲權權之極也其化爲強其甚者曹操以兵而上殿高澄抑帝而勸觴是臣憂也內豎之臣乃寵乃綴豎刁亂齊之日伊戾禍宋之時西漢則中令扇迹東京則鄭衆構基舉手天轉切齒國危其甚者陳蕃以賢而陷矣何進用忠而僇之是臣憂也賈誼愛時仕止於國傅桓譚非識官止於郡丞是臣憂也將在於軍君命不復知魏絳之法行見條侯之令肅郭開受諫李牧就誅范雎一言釜安被僇是臣憂也王臣蹇蹇言須逆耳治亂終屬於董狐崔杼竟書於太史至有善惡必紀趙盾終屬於董狐崔杼竟書於太史至有陳象極言以族滅李雲上書而身死是臣憂也懸官待賄命相取資崔烈作司徒之日曹嵩爲太尉之時

怨無所赴愬人厭進修家爲積聚卜式出於富人弘羊拔於賈豎是臣憂也外戚之賚上公是列西漢則王根爲玉山東京則郭況製金穴國步將移天澤未歇不師殷鑒尚遵覆轍是臣憂也大樂既沒搖聲是起宋都已改行人貪賄如斯陳國一時雄玉斝後庭花至死是臣憂也先之而昌後之而亾先之者堯與唐舜興虞後之者癸喪夏辛喪商故王之憂國者日昃不食士之憂位者載贊出疆鶉居鵲食者何汲汲孔席墨突者何遑遑故臣之憂也盡此而已矣願陛下憂之治可致樂康道可躋羲皇則天下幸甚

河橋賦 并序

咸通癸巳歲日休遊河觀橋之利不機而濟美其事著河橋賦其辭曰

西荒之外有崑崙山帝都之下豐隆在焉其表無際其高破天河漢極北昭回相連分其坎德遂有河源其出綿綿其流洎洎如帶是也濫觴信然始磐石以作注終裂地以成川迨乎放勳之世重華之年其水懷山其波浸天鼇怒則蹴翻五嶽鯨激則掉破百川迅浪欻而似瞰湧湍潰而若煎潰地軸以摧矣燭天輪而鼓然草木則尾閭之外日月則沃焦之巔人民死而爲介傑乎化而爲蠙有乘不績有麻不田此則乘墟望萬里之淵且夫天地之前有河生焉則盤石之力不能蹙而使爲川

之神不能導而使歸海朴父之大功未宣天之作矣抑有由焉於是堯之心測然惘然咨其四嶽舉爾所賢天之元命不自於鯀鯀雖作矣其功不全果殛于山其罪昭然天之元命降而自禹禹既作矣其功如天於是禹之心憂然勞然股既無胈過不入門以已爲下以物爲先既乘橇以即檋又隨山而濬川導自積石至于龍門梁崖巖以風響斬巖而畫昏破靈怪窟斷天地根分其注使不可瀆修其流使不可吞然後千巖萬壑雷吼電奔枕逆流而並瀉入渤海以揔渾天下安流昏墊無憂禹功既大舜禪克修

如雨車音若雷有賢有俊有隸有臺有貧有窶有貨有財噫前王之道深有旨哉在水則河橋所以大同其軌廣則四關盡開水之與陸一貫而來所以納其材豈梁之防乎抑聞三代之橋也不斤不斧不徒不杠以道爲水以賢爲梁濟民者民不病溺濟世者世不頗網開之也通仁流義閉之也關淫限荒夏之梁也曰光自漢之季國竊主折爲水者以降以強及隋之世爲梁者唐故能濟民於萬方同軌於八荒是知

梔花賦 并序

余常慕宋廣平之爲相貞姿勁質剛態毅狀疑其鐵腸石心不解吐婉媚辭然觀其文而有梅花賦清便富艷得南朝徐庾體殊不類其爲人也後蘇相公味道得而稱之廣平之名遂振鳴呼以宰平之才未爲是賦則蘇公果暇知其人哉將宰平困於窮阨於斯然強爲是文邪曰休於文尚矣狀花卉體風物非有所諷輒抑而不發因感廣平之所作復爲梅花賦其辭曰

伊邦氏之作春也有艷外之艷夢中之夢衆木不得融爲梅花厥伊何其美實多偉隸衆芳綠飾陽和開破嫩蕚壓低柔柯其色則不淡不深若素練輕茜

玉顏半醉若夫美景妍時春含曉滋密如不斡素若無枝姅姅婉婉夭夭怡怡或俛若想或閟者如癡或向者若步或倚者如疲或温靡而可薰或嫂婧而莫持或幽柔而旁午或擯冶而倒披或翹矣如望或凝然若思或弈僸而作態或窈窕而駭姿日將明兮以喜天將慘兮若悲近揄錢兮粧翠靨映楊柳兮顰愁眉輕紅拖裳動則裊香宛若鄭姬初見吳王夜景皎潔閑姍胡弄然秀發又若常娥欲奔明月蝶散蜂寂當閨脉脉又若姐已未聞裂帛或開故楚艷艷交綺井又若西子浣紗見影玉露厭浥妖紅墜濕又若驪姬將譖而泣

情之橫議我曰不然爲之則已我目吾目我耳吾耳妍出決於心取捨斷於志豈於草木之品獨然信爲國兮如此

唐皮日休文藪卷第一

諷悼
九諷系述
遇謗
悲遊
端憂
捨慕
悼賈

九諷系述

在昔屈平既放作離騷經正詭俗而爲九歌辨窮愁而爲九章是後詞人撫而爲之皆所以嗜其麗詞擅

其逸藻者也至若宋玉之九辨王褒之九懷劉向之九嘆王逸之九思其爲清愁素豔幽抉古秀皆得芝蘭之芬芳鸞鳳之毛羽也然自屈原以降繼而作者皆相去數百祀足知其文難述其詞罕繼者矣大凡有文人不擇難易皆出於毫端者乃大作者也揚雄之文丘軻乎而有廣騷也梁竦之詞班馬乎其有悼騷也又不知王逸奚罪其文不以二家之述爲離騷之雨派也昔者聖賢不偶命必著書以見志況斯文之怨抑歟噫吾之道不爲不明吾之命未爲未偶而見志於斯文者懼來世任臣之君因謗而去賢持祿之士以猜而遠德故復嗣數賢之作以九爲數命之曰九諷焉嗚呼百世之下復有修離騷經章句者乎則吾之文未過不爲乎廣騷悼騷也

正俗

粵旬亶之薄俗兮其風狡而且苦吾欲以直道握其邪心兮皆逞容而莫顧前誨行兮後止高論仰兮下俯咸爲吾之僄爲愚兮並以吾之憨爲傴羌靈修之乃吾知兮先覺我而爲軸奈其臣之猶猶兮不知吾之所撫吾欲以明詰之性辨君臣之分兮定文物之數吾欲以正訐之道兮進忠賢而退姦豎吾欲以直道握其釀之化兮反當今而爲往古吾欲以忖度之志兮定觚圜而反規矩念儔覆之在位兮若梟羊之當路內灼怛以爲儔兮復何知其所懲乃指天而欝悠兮將天奪乎國之祐永慨慨以何言兮將求知於吾祖

遇謗

有肪兮點而謂之不潔有泉兮瘞而謂之不清兮輪而謂之不芳有軸兮鍥而謂之不輮聲喤喤以無音兮氣鬱悒而空噎既憀憀以憎懼兮又謾謾而不訣誣彭祖以爲孺兮譎殤子以爲耋夥衆人之難信兮捧奉者之不悅佞爲疵兮何去姦爲疵兮莫剔讒爲讐兮莫御謗爲玉兮何切藐既臞而必烹兮木方夔兮必折心巃巃以似車兮思綿綿而如蔽手欲動兮似拳足將行兮如純既不辨於顏跖遂一貫於

楚辭余論卷之又何心而怨咨退不解其忼悵寒蜩怨而無聲兮古木凄其寡枝嗟吾魄之不返兮千秋萬歲湘中馳

憫邪

慨天道之不明兮何獨生此大佞若豎豭之能冠兮雌鷄之能鳴兮讒人高張賢士無名憎愠惀之修美兮好夫人之慍惀

當一國而持柄兒亂臣之反詐兮信其主以不競蝮蛇蜂蠆縈帶其足兮雄虺九首儇儇爭進兮各顯其巧反覆無常兮善惡不分

已覆而又遵仇將讎而不整不思心腹之疾兮又治疥癬之小患

菅盲之病莫知其所苦兮堯舜不能理

慨天之付命兮吾大以爲不可兮彼以災而爲慶

憂心悄悄兮愠於羣小

愁苦終窮兮長太息以掩涕

哀高丘之無女兮

靈脩之美以譬君兮

結幽蘭而延佇

世溷濁而不分兮

好蔽美而嫉妒

端憂

有一美人兮端憂千喑萬怒兮曾不得以少休腸結

多以蔽美兮

公子之美人兮

花兮秋復秋天沉寥以似淬兮峯巒峯以如抽簣

鯛兮雨岸杜若死兮霜洲遺余程兮澧之側整余陌

天以幽望女顇兮秔歸夢懷宋玉兮荊門愁欲向

末寘以悠悠

紀祀

山之巔兮水之涘桂爲祠兮蘭爲位執玉琫兮扣雷

哀高丘之無女兮

靈脩之美以譬君兮

結幽蘭而延佇

世溷濁而不分兮

好蔽美而嫉妒

悲遊

荷爲裯兮芰爲襜荃爲橑兮蕙爲櫋

浦駐吾檝兮湘之湄悲莫悲兮新去國怨莫怨兮新

相思幽篁蕭兮靜晚清漪瀲灩兮去遲湘君欲出兮風

水急帝子不來兮煙雨微芷既老兮深約日將暮兮

紅菱朝浮乎鸕鷀跪夕吐乎鸛鵝撓漾漾兮不止滿悠

悠兮何之日出沒兮北渚雲依俙兮九疑既無人以

誠與金盤兮滴浮蟻蘸瓊芳兮望暮雲獻椒醑兮拜寒水祝胖饗以怪談兮巫妖治而迷醉波閃倏兮湘君竹簫踈兮帝子曰將暮兮河伯秋正深兮山鬼神之化兮何方人之艱兮至此胡不化其邪而爲正兮胡不返其戾而爲義胡不轉其凶而爲興兮胡不易其亂而爲治但血食於下國兮罪不少禆於有位吾將乘青螭而駕白虬兮將謁帝而訴神之累請天弧發鏃兮天梧行箠神速悔尤兮俾吾靈修而易志

拾慕

粵吾秉志兮潔於瑾瑜芬而德而芳其道兮榮於蘼蕪將興國以見罪兮擬佐王而蒙辜彼群小之茸茸兮如慕蛗之螳蜋以大鵬爲爵兮衣爲褋兮以黎丘爲墟以鄭姬爲醜兮以康瓠爲觚以衰以鮑焦爲貪兮以孔聖爲誣吾將奮鱗於大空兮奚獨守此蒿萊吾獨慕此江湖吾將發榮於蟠桃兮將蕩其觥以驂風軔與軋車謁帝於冥冥之天兮其生殺之樞將飄飄以高逝兮亦何必懷此蒸邪之故都

潔死

充死兮舜滅禹殄兮湯絕似玉兮將沉如金兮來浸行以仁兮止以義生以貞兮死以潔念余曾不足以蹈聖闕兮亦慕茲而自悅湘浦兮煙深沅江兮風切

顧影兮自憐撫昭兮永訣鬼慘兮寒水祝胖響以怪談兮巫妖治而迷醉波閃倏兮湘君竹簫踈兮帝子曰將暮兮河伯秋正深兮山鬼神之流兮不竭千秋兮愁雲萬古兮明月靈均之冤兮孰能銷其氣靈均之愁兮孰能釋其結來者之目鑒兮無致位於牙孽

悼賈并序

余嘗讀賈誼新書見其經濟之道真命世王佐之才也自漢氏革嬴高祖得於矢石不暇延儒人及爲天子制缺度弛處革而夷是時獨有叔孫生能定朝儀其制未悉唯生草其書欲以制笵諸侯推定正朔調革興服通流貨幣天不祐漢絳灌興謗竟枉其道出

傅湘沅生自以不得志哀屈平之放逐及渡沅湘沈文以弔之故其辭曰

曠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故都噫余釋生之意矣當戰國時亟平不用於荊則有齊趙秦魏矣何不捨荊而相他國乎余謂平雖遭靳尚子蘭之讒不忍捨同姓之邦爲他國之相宜矣然則生之見弃又甚於平當漢時捨文帝則諸侯矣如適諸侯則新書之文抑諸侯而尊天子也捨諸侯則胡越矣則新書之文滅胡越而崇中夏也是以其心切其憤深其詞隱而麗其藻傷而雅余悲生哀乎之見弃又生不能自用其道嗚呼聖賢之文與道也求知與用苟不在於一

時而在於百世之後者乎其生之哀平歟余之悲生歟吾之道也廢興用幸未可知但不知百世之後得其文而存之者復何人也咸通癸未中南浮至沅湘

離曰

復沈文以悼之其辭曰

粵炎緒之嫣綿兮其國度之未彰天錫生以命理兮鳴呼哀哉亦先生之尤也貽其世之不可兮何不解乎去位又垂萬世之名取捨在此爰自謗於童羖兮乃憫然而爲累蓋伊尹三就五就之心兮冀其民之可治奈憖憖以不悟兮又被之以非議幸一人之再覺兮荅受釐之與義既孱王以墮駕兮乃寃働而已矣訝曰君不明兮莫我知幽都寂兮和涕歸文懸日月兮俟後聖用之大故忽兮其何足悲

反招魂 并序

屈原作大招魂疑不能明景差作 宋玉作招魂皮子以爲忠故不如守介而死矣招魂爲故作反招魂一篇以辨之辭曰

平滇滇之命兮付余才而輔君君既不得乎志兮余飄飄而播遷余將蕩大空而就戚兮君又招余俾復身余詣帝以請訣兮帝俾巫陽以筮云巫陽語余以不可歸兮故作詞以招君乃下招曰君兮歸來故都慎不可留些其君雄虺兮其民封豕兮食民之肝鬲以爲其肉兮摘民之髮膚以爲其衣些朝刀鋸而暮鼎鑊兮君兮歸來故都慎

以少休既裘亂以傷思兮又鵂鶹以動愁鳴呼哀哉世既不平顧吾道以爲非兮吾復何依蘋蘭憔悴兮根莠繁滋鸞鳳匿迹兮梟獍騰威桔匠罷斧兮拙者構之離婁閉目兮瞽者揚眉子都蒙袂兮敦洽騁姿嗚呼哀哉亦先生之尤也貽其世之不可兮何不解而去位又垂萬世之名取捨在此爰自謗於童羖兮乃憫然而爲累蓋伊尹三就五就之心兮冀其民之可治奈憖憖以不悟兮又被之以非議幸一人之再覺兮荅受釐之與義既孱王以墮駕兮乃寃働而已矣訝曰君不明兮莫我知幽都寂兮和涕歸文懸日月兮俟後聖用之大故忽兮其何足悲

不可留些余昔爲比干之冤兮干僇而余去些未聞于貪生以自招兮余竟絜其所處些君兮歸來故都慎不可留些余昔爲伍胥之冤兮胥僇而余逝些未聞胥貪位以惜生兮執屬鏤而不滯些君兮歸來故都慎不可留些余昔爲弘演之冤兮演自殘而余行些未聞演惜命以不死兮俾其義而益明些君兮歸來故都慎不可留些帝命余以輔君兮亦以君之忠介些今以忠而見聞兮尚盤桓而有待些將自富貴而入羈旅兮其志乃悔些將戀骨肉而惜家族兮何不自裁些梟食母而猶食父兮見禽獸之爲生苟凶殘者眉壽兮實梟獍而同名些君乎慎勿慷故都之戀歸來乎余爲君存千古忠烈之榮枯

唐文粹卷第三
雜著
十原系述
原寶
原化
原已
原親
原用
原弊
原刑
原諒
原祭
原兵
九夏歌九篇
補周禮九夏系文
十原系述
春秋決疑十篇

夫原者何也原其所自始也窮大聖之始性根古人之終義其在十原乎嗚呼誰能窮理盡性通幽洞徹爲吾補三墳之逸篇修五典之墮棄重爲聖人之一經者哉否則吾於文尚有慙然者乎

原化

或曰聖人之化出於三皇成於五帝定於周孔其質也道德仁義其文也詩書禮樂此萬代王者未有易是而能理者也至于東漢西域之教始流中夏其民也舉族生敬盡財施濟子去其父夫亡其妻虫虫鼻鼻曷慕其風蹈其棁者若百川蕩滓不可止者何哉所謂聖人之化者不曰化民乎今知化者唯西域氏而已矣有言聖人之化者則戶以爲喻豈聖人之化不及於西域氏邪何其戾也如是曰天未厭亂不世世生聖人其道則存乎言其教則在乎文有違其言悖其教者即戾矣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故有周孔必有楊墨要在有孟子而已矣今西域之教岳其基而溟其源亂於楊墨也甚矣如是爲士則孰有孟子哉千世之後獨有一昌黎先生露臂瞋視詬於千百人內其言雖行其道不勝苟軒裳之士世世有昌黎先生則吾以爲孟子矣譬天下之民皆桀民也苟有一堯民處之一堯民之善豈能化天下桀民之惡哉則有心於道者乃堯民矣嗚呼今之士率邪以禦衆握亂以治天下其賢尚尒則不肖者反化之不曰難哉不曰難哉

原寶

或問或者曰物至貴者金玉焉人至急曰粟帛焉夫一民之飢須粟以飽之一民之寒須帛以暖之未聞黃金能療飢白玉能免寒也民之不反是貴而貴金玉也何哉曰金玉者古聖王之所貴也其在舜典則曰修五玉也其在春秋則曰諸侯貢金九牧禹所以鑄鼎象物玉所以飾禮金所以備貢以斯爲貴貴不多乎曰舜取五玉以備禮禹鑄九金以爲鼎由言其禮不爲諸侯乎不爲人民乎苟無粟無帛是無諸侯與人民也則五玉九金豈徒貴哉如舜不修五玉禹不

鑄九金三代之祭祀不以玉貨賄不以金矣由是言之金玉者王者之用也苟爲政者下其令曰金玉不藏於民家如有藏者以盜法法之民不藏矣法既若是民必貴粟帛弃金玉雖欲男不耕而女不織豈可得哉或者曰然

原親

能嗣其親不曰子乎吾觀夫今之世誨其子者必擯之令出肌箠骨傷愛毀性以爲教嗚呼孟子所謂古者易子而教誠有旨歟不能教其子者是遺其身者也不能得其親者是捨其族者也古之俟臣愛人之貴過於其親必捨而事之公子開方是也愛人之權過乎其

子必殺而循之易牙是也自茲已降爲夫強臣者將欲奪人之宗必先殺已宗矣噫教尚不可況其殺歟周公誅管蔡石碏殺石厚叔向僇叔魚漢文流淮南可乎曰均是親也均是害也賢則能嗣凶則能覆族均是害也周公不誅則佗人誅之石碏不殺則佗人殺之叔向不僇則佗人僇之漢文不流則佗人流之已刑則及一人佗刑則及其族此聖賢所以惜其族也刑也者仁在其中矣（殺宋王莽殺子宇是也）

原已

能以心求道者不曰已乎能以心爲天子爲諸侯爲賢聖者不曰已乎是已之重不獨重於人抑亦重於

道也嘗試論之能厚已者必能厚於人爲頗孔者非佗寶能輕於人能苦已者必能苦於人爲盜蹠者非佗殘乎已者也爲盜蹠者非佗殘乎已者也故古之士有不出戶庭名重於嵩衡道廣於滇渤者敬於已而已矣或曰所謂敬已者不曰不能害已乎如豎貂自宮能敬已乎鮑莊刖足能敬已乎曰均是敬也均是害也其媚與直不同也所謂敬於已者以道也害及已者亦以道也或曰聖人汲汲於民至若堯如腊辱如腊其勞至矣於已安乎曰勞者勞於心也勞一心而安天下若禹者殷無胈腫無毛其勞亦至矣勞者勞於身也勞一身而安萬世者也古者有殺身以成仁者況勞者歟嗚呼吾觀於今之世語頗媮笑辱身卑已汲汲于進如豎貂者幾希

原弈

問弈之原於或人或人曰堯教丹朱征丹朱之爲是信固有其道焉子曰夫弈之爲藝也彼謀既失我謀先之我智既虧彼智乘之害也欲利其內必先攻外欲取其速必先攻近詐也勝之勢不城池而金湯也存此免彼得彼失此如蘇秦之合從陳軫之遊說偶也若然者不害則敗不詐則亂是弈之必然也雖弈秋莽出必用吾言焉嘗試論

之夫堯之有仁義禮智信性也如生者必能用手足
任耳目者矣豈區區出其機謀小智以著其術用爭
勝負哉堯之世三苗不服以堯之仁苗之慢堯兵而
燈之由羅人殺鵰鶡獻人烹鯤鮞者矣堯不忍加兵
而以命舜舜不忍伐而敷之文德然後有苗格焉以
有苗之慢尚不加兵豈能以害詐之心爭鴈之智用
爲戰法教其子以伐國哉則弈之始作必起自戰國
有害詐爭僞之道當從橫者流之作矣豈曰堯哉豈
曰堯哉

原用

堯爲諸侯非求爲天子也擊之民用之舜爲鰥民非
求爲天子也擊之民用之或曰擊善亦堯乎曰亦堯
而已矣曰擊與堯其民俱捨之則善惡奚分邪曰擊
固不仁矣堯固仁矣堯仁如是民尚慕舜況有君惡
於擊君道不如堯焉得民性哉故曰聖人不求用而
民用之求用而聖人不用之曰若是則孔子奚不用
魯曰用之則魯化不用之天下奚化

原謗

管子說蚩尤割廬山之金以鑄五兵說者或云蚩尤
古天子則炎黃繼命其間無蚩尤之暴者且庶人不
當有大夫曰休以爲蚩尤乃黃帝之諸侯蓋其爲人
暴黃帝征而滅之如此爲庶人一大夫之暴不足當天
貪及亦怨之是民事天其不仁至矣天尚如此況於

子用兵也又明矣嗚呼昭然之理前賢憫之況大聖之深旨哉

原祭

說者以蚩尤爲五兵每有師祭當祭蚩尤請厥亂甚矣皮子直以蚩尤爲黃帝逆亂之臣五兵直作於炎帝固始苟自蚩尤始以其亂逆且不當祀況果不自蚩尤蚩尤不道黃帝滅之又不當以不道充祀軒轅爲主炎帝配之於義爲允

補周禮九夏系文

周禮鍾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案鄭康成

注云夏者大也樂之大者歌有九也九夏者皆詩篇名也頌之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也嗚呼吾觀之魯頌其古也亦又矣九夏亡者吾能頌乎去大樂既去至音不嗣頌於古不足以補亡頌於今不足以入用庸可頌乎頌之亡者俾千世下鄭衛之內窈窈冥冥不獨有大卷之一章者乎

九夏歌九篇

王夏之歌者王出入之所奏也

爌爌皎日欻麗于天厥明御舒如王出焉

爌爌皎日欻入于地厥晦厥貞如王入焉出有龍旂入有斾珮勿驅勿馳惟慎惟戒出有嘉謀入有內則繄彼臣庶欽王之式

王夏四章章四句

肆夏之歌者尸出入之所奏也

愔愔清廟儀儀亥服我尸出矣迎神之穀杳杳陰竹坎坎路鼓我尸入矣得神之祐

王夏四章章四句

昭夏之歌者牲出入之所奏也

有鬱其鬯有儼其彝九變未作金乘來之既醉既酢爰暢爰舞象物既降金乘之去

昭夏二章章四句

納夏之歌者四方賓客來之所奏也

麟之儀儀不騶不維樂德而至如賓之娛鳳之愉愉不箴不笈樂德而至如賓之娛自笙及管我有牢醑自笙及管我有牢醑我有貨幣我有樂而止

納夏四章章四句

章夏之歌者臣有功之所奏也

王有虎臣錫之鈇鉞征彼不慭一撲而滅

王有虎臣錫之圭瓚征彼不享一烘而泮

王有掌訝遠爾疆理王有掌客饋爾饔餼

何以樂之金石九奏何以錫之龍旂九旒

章夏四章章四句
齊夏之歌者夫人祭之所奏也
瓊瓊衡鞞鼞鼞禴翟自內而祭爲君之則
族夏一章章四句
族夏之歌者族人酌之所奏也
洪源誰孕疏爲江河大塊孰埏揣爲山阿
厥流浩漾厥勢巍峨今君之酌慰我實多
族夏二章章四句
械夏之歌者賓既出之所奏也
禮酒既酌賓嘉賓既厚續之爲奏
禮酒既竭嘉賓既醉雅爲之節

械夏三章章三句 雅三樂器也
鷺夏之歌者公出入之所奏也
桓桓其珪袞袞其衣出作二伯天子是毗
桓桓其珪袞袞其衣出作三孤國人是福
鷺夏二章章四句
春秋決疑十篇
夫趙盾弒君莒僕殺父春秋顯書其過何則楚公子弘恥亦由漢書云律母妻母之文聖人所不書是也
趙盾反不討賊董狐謂爲殺君莒僕以其寶來奔里革謂其弒父斯二者罪名已彰仲尼承而書者不忍也故不忍也者恥在其中焉懲在其中焉夫春秋三逆者弒君以疾赴仲尼非可誣也據赴而書耳
弒君三十六其餘之逆亦據赴而書耳
夫趙孟以無辭伐國杞伯以夷禮來朝春秋皆貶之曰人曰子何至其罪大者爲之隱其過小者必以書之曰伐國無辭專君之命也君而可專執有其國得不貶之乎若不罪大者爲之隱推亡也其罪小者必以書固存也

夫齊荼野幕之弒事起陽生楚靈乾谿之縊禍因常壽而春秋歸罪於陳乞公子比者不其遠乎曰野幕之弒罪歸陳乞陽生之罪可知矣乾谿之縊罪歸子比常壽之罪可知矣春秋之旨譬酷吏決獄髡鉗之刑尚猶不捨刀鋸之戮何自而逃
夫齊桓救衛不書狄滅晉文召王而云狩于河陽曰狄實滅衛因桓救而獲全斯不滅矣文實召王因王來而稱狩斯不召矣尚桓不能救衛文不能臣王必書狄滅衛晉人召天王河陽矣故春秋之時滅人國者多救人國者鮮仲尼旌其勤王也夫哀八年及十三年公再與周者衆朝周者鮮仲尼旌其鄙患也背周

吳盟皆不書注云詐盟在不書諸侯之例卑吳也卑吳不錄也桓二年公及戎盟于唐則書吳實華族其道夷也以強要盟不曰夷乎戎實夷族其道華也以道好盟不曰華乎故恥而不書懲也以戎而書勸也

夫桓二年書曰宋華督弒其君卓及其大夫孔父稱弒也而云及者是君臣無別也弒之者罪臣下也夫孔父以奪室見弒荀息以立君被誅是無辜之怨讐也蓋貶華父與里克也俾孔父之死如與夷之死荀息之死如卓子之死及之者貴之也

夫姜氏涕奔子般夭酷魯之醜也諱之可也至如公有晉葬爲齊所止爲邾所敗皆諱之者何曰周之有諱體諱之者諱乎以諸侯而正於諸侯也夫天下有道小國事大國邾小國也而魯諱之者諱乎以大國而敗於小國也

夫定六年鄭滅許男歸而哀元年又書許男與楚圍蔡曰鄭實滅許而後或復之當復之時其赴不至於魯故不書耳凡國有來赴者雖小必書宋之六鷁退飛是也無來赴雖大亦闕晉之滅耿滅霍滅魏是也

夫楚實滅陳後復封之狄實滅衛後復全之斯亦許之類是也

夫春秋之旨獲君曰止誅臣曰刺殺其大夫執我行人鄭伯其師隕石宋五若斯者即古史之全文也妄在其筆削乎曰仲尼因魯史而修春秋是明不趣於人也又曰知我者亦以春秋罪我者亦以春秋其是之謂乎若揚子之草玄其數則易其文則玄是也

夫宋襄執滕子而誣之以得罪春秋則承赴而書何至魯之君也殺者五逐者二並闕而不書苟如是懲惡勸善何以的亂臣賊子何以知懼曰夫仲尼修春秋而依微其旨固有俟尔苟無左丘明發決其奧廓通

其玄亦赴來而責實也非可誣也如自書其魯之殺逐者則魯人攘羊仲尼證之也

唐皮日休文藪卷第三

碑銘讚

文中子碑

首陽山碑

劉棗強碑

藍田關銘

新城三老董公讚

文中子碑

天不能言陰隲乎民民不可縱是生聖人之道德與命符是爲堯舜性與命乖是爲孔顏噫仲尼之化不及於一國而被於天下不治於一時而霈于萬世非刪詩書定禮樂贊易道修春秋乎故孟子疊踵孔聖而贊其道俾乎千世而可繼孟氏者復何人哉文中子王氏諱通生于陳隋之間以亂世不仕退于汾晉序述六經叙爲中說以行敎于門人夫仲尼刪詩書定禮樂贊易道修春秋先生則有禮論二十五篇續詩三百六十篇元經三十一篇易贊七十篇孟子之門人有高弟者公孫丑萬章焉先生則有薛收李靖魏徵李勣杜如晦房玄齡孟子之門人鬱鬱於亂世先生之門人赫赫于盛時較其道與孔孟豈徒然哉設先生生于孔聖世余恐不在游夏亞況七十子歟惜乎德與命乖不及覩吾唐受命而殺荀唐得而用之貞觀之治不在於房杜褚魏矣後先生二百五十餘歲生曰皮日休嗜先生道業先生文因讀文中子後序尚闕于贊述想先生封隧在所因爲銘曰

大道不明天地淪精俟物聖敎乃出先生門人稐唐之楨六藝騰英道符真宰用失阿衡先生百氏黜迹差肩明哲接武名卿末逾一紀致我太平先生之功莫之與京

咎繇碑

噫諄諄之命必歸于德盛者出不徒然上應運次命代苟非相者數十祀翼出於一時者其運與命彼失此得彼得此失咸在乎諄諄之命焉在歸乎德也夫帝摯之德不盛于堯堯而得焉十六族之德不盛于舜舜而得焉至于咎繇德齊于殷禹道超乎稷啓禹薦于天不命而殁則諄諄之命者將欲空受天下哉未必獨死咎繇也設咎繇得天下其暮必薦益益得天下之薦必有其人自咎繇之降空授之主其暴民黜天者可忍言也哉太史公曰禹封咎繇之後于英六五年春日休自淝陵之江左道出英六城下因求遺實厥祀存焉乃絓馬于古木再拜于廟庭退而碑之請

從陽小尹刋于壁銘曰

惟天降聖不錫厥命一篇帝謨百王之鏡禹有奚遏

鴈之不定啓有令德受之而正已矣何傷明德逾盛

首陽山碑

天必從道道不由天其曰人乎哉大聖應千百年之運仁發於祥義動於瑞上聖帝也次素王也莫不應乎天地亘乎日月動乎鬼神或有守道以介死秉志以謗免賢於戝儒術之道其奧藏天地其明燭鬼神以窮生確然金石不足爲其貞澹然氷玉不足爲其潔非自上古聖人不以動其心況常萬世當貴之上哉斯自信乎道天地不可得而應者也嗚呼夷齊之志譬以神農虞夏形於言由是觀之豈有意於文武求鼈於江左即南朝矣或過爲豔傷麗病者即南朝之罪人也吾唐來有是業者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

之宜矣太史公以其餓死責乎天嗚呼若夷齊之行可謂道不由天者乎如不得仁而餓死天可責也尚奚齊以殷亂可去而臣於周則周召之列矣奚有首陽之阨乎若夷齊者自信其道天不可得而應者也天尚不可應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春申君碑

士以知己爲用於人報其用者術苟不王要在強其國尊其君也上可以霸略次可以忠烈無王術而有霸略者可以勝人國無霸略而有忠烈無王術亦足以勝人國春申君之道復何如哉憂刑不勝以身市奇計不曰忠乎狥太子既去歇孤在秦其信刑待禍若自

邪先生由是馬上革射鴨歌以示武後議者以爲称
正平鸚鵡賦之類也武後益重先生由是奏請官先
生詔授秉強縣令先生辭疾不就世重之曰劉秉強
亦如范萊蕪之類焉故相國隴西公夷簡之節度漢
南也少與先生游且思以見命列將以襄之縣器千
事略武後以請先生武後許之先生由是爲漢南相
府實錄隴西公曰與之爲笔宴其獻酬之歌詩大播
于當時隴西公從事咸曰以其下走之才誠不足污
辱重地劉秉強至衆必以公賓劉於幕吏之上何散
之如是公曰思非惜幕間一足地不容劉也然視其
狀有不足稱者諸公視其與劉分豈有間然哉友爲

之惜其壽尔後不得已問先生所欲爲先生曰司功
掾甚閒或可承關相國由是掾之雖居官曹宴見與
從事儀坿後從事又曰劉秉強縱不容在賓署承乏
於掾曲謝矣矣不踰捻其秩相國不得已而表焉爲
詔下之日先生不恙而卒相國哀之慟曰果然止掾
曹然吾愛客葬之有加等墳去襄陽郭五里曰柳子
關後先生數十歲日休始以鄙文稱于襄陽襄陽邑
人劉永高士也嘗述先生之歌詩道業嘗咏先生之
且歎曰襄之人只知有孟浩然墓不知有先生墓恐
百歲之後堙滅而不聞與荆棘凡骨涸吾子之文吾
當刊焉日休曰存既撫實錄之何愧嗚呼先生之官

甲不稱其德宜加私謚然秉強之号世已美矣故不
加焉是爲劉秉強碑銘曰

汴河銘

夫垂後以功者當時勞而後時利若然者守道之主雖恐德不美後時逸
民不勝其害也在唐之民不勝其利也今自九河外復有淇汴北通涿鄗之漁商南運江都之轉輸其爲
惟河涌溜鬼似赭流川如松貫地龍舟未故江都已弑夜哭溺聚行之役固已多矣先生祿不厚矣彼蒼不誠位既過於趙壹亡才
陳迹空存逝波不止在隋則害在唐則利嗚呼聖王守此而已

形關勢卽抱于天秀欲染畔卮將驚魍噫將造物者心是而加力邪不然者何壯觀若斯之盛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信矣哉若爲天下之樞機萬世之閫閾者非茲關而莫守也因陳其規是爲藍田關銘天鋪唐業地造唐關千巖作鑰萬嶂爲栓難闔其形莫狀其秀雙扉未開天地如斗軋然晝啓人流如濟似晝秦圖鋪於馬底嶮不可侵唯王之心矧夫茲關獨可規廊

隋鼎銘

隋氏有鼎其器非古以詐爲金以賊爲鑄以虐火煎四海以毒氣蒸九土天假唐力杠之仁地以澤撲虐

火以德銷毒氣既折其足又齧其耳噫戲聖王無玄茲器

新城三老董公讚 并序

在漢之取天下也三傑而已矣蕭何苦民力以給兵韓信殺民命以勝戰功留侯設說策以離秦項當其時未聞仁義說于君者而董公乃論之以義帝至使天下宗漢者爲其喪義帝也夫漢祖以智參雖有攻城野戰之功不如蕭何苦民力以給兵之功也哉如高祖爲天子以公爲師友行其道於時特其利可知矣公之道已行於漢而不親封賞之禮又當時史氏無一字以褒者因爲讚以旌之

項氏狂攘賊我懷王天命未的孰存與亡緒緒董公一言漢昌一人弒君天下皆傷一人哭若天下皆喪項由是弱漢由是強扶義而征可知斬黃唱仁而戰可知武湯用于天道折彼雄鉞繫公之道與漢而光

易商君列傳讚 并序

商君者用於孝公制其法而秦給御其謀而魏敗封邑未居幄刑以及鳴呼商君之匡秦雖不必盡是然亦至矣大史貶之過實非以欺公子卬刑公孫虔拒杜摯之說者乎然有一是亦足救斯非也余悲商君忠而受刑因重述其行事以讚曰

商君之于孝公也一二見孝公不悟其說非皇王之道行之難不及其身者乎斯公之罪也在商君有心於是道不亦多乎當商君一二說孝公行之商君必爲阿衡矣嗚呼卒以苛令特用自蒙於僇悲夫

壹貳叁册 ㄙ版

唐皮日休文藪卷第五
文論頌序
補大戴禮祭法文　祀癘癘文
晉文公取陽樊論　秦穆誓繆論
漢斬丁公論　周昌相趙論
陵母頌　非沈約齊紀論
正沈約評詩　補泓戰語
獨行　法言後序
補大戴禮祭法文
祭法曰法施於人則祀之咎繇作帝謨爲士師其道參乎舜禹不曰法施於人乎何祀典之闕哉祭法曰

能禦大災則祀之堯舜之世山林蕃鳥獸暴益作虞也山林疎鳥獸鮮人民安不曰能禦大災乎何祀典之闕哉祭法曰以勞定國則祀之昔者周公輔武以寧殷亂佐成而立周業制禮樂立明堂不曰以勞定國乎何祀典之闕哉如以殆繇伯益之功小于舜禹不在祀典則契爲司徒而民成殆繇也冥勤其官而水死伯益也如以聖人制禮自有七廟不合列在祀典則文王以武功周公也如皆以功烈列於民者則吾之先師仲尼邁德於百王垂化於萬世孰不若契爲司徒冥勤其官也哉曰休懼聖人之文將亂而墜敢參補而附之文曰殆繇能平其法以

位終若能立其功以讓禹政周公以文化仲尼以德成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祀癘癘文
昔夏后氏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姦或魍魎懲之外魍魎之餘匿天命竊帝威不見形于鼎上者自夏后氏去繼爲禍於人間被之者始若處氷鑑復若落炎井眩瞀熒惑視之累形聽音重聲骨節殆重如山已傾始或醒時奪人之情喪人之精兀若木偶昏如宿醒噫或飲食不節哀樂失所病于人者上則湯劑次則礦艾愈矣凡在是病者人也又非天也湯劑不可理礦艾不可攻嗚呼癘之能禍人是必有知也既有知矣

不効神爲聰明正直不加崇於君子焉遂爲文祀而逐之曰
癘乎癘乎有事君不盡節事親不盡孝出爲叛臣入爲逆子天未降刑尚或竊生尔宜癘之有專祿恃威僭物行機上弄國權下戲民命天未降刑尚或竊生尔宜癘之有賣交取祿謟交結族一言不吾禍發如鏃天未降刑尚或竊生尔宜癘之美曼之色媚於君側巧笑未足已亡于國天未降刑尚或竊生尔宜癘之柔佞之言惑于君前委順未足國步移焉天未降刑尚或竊生尔宜癘之四星之位奉于紫宸蕭墻禍起帝陛蒙塵天未降刑尚或竊生尔宜癘之見災幸

又聞禍樂成舍蓋冒貴忍垢貪榮天未降刑尚或竊生尔宜瘉之瘼乎瘼乎尔目不盲尔耳不聾如向來所陳奚不禍於其躬仁者必有厄義者必有窮見仁義而勿瘼遇茲佞而辟凶非唯去乎物患抑亦代乎天功瘼乎瘼乎苟依吾言而若是吾將達尔于帝聰

晉文公不合取陽樊論

三代之賞臣下以爵不以地不以器迨夫後世君弱臣侈掇去古法能立一功者先伺君地焉能立一勲者先窺君器焉猶是於魯有三桓於齊有田常於楚有白公是賞過有惜生焉甚者奪主從來尚矣且姬之列侯守其本封勝其主爵錫之以鈇鉞分之以鍾

彝休戚其民生殺於國其貴已極矣遇天下無事則行其德化奉其貢賦居則待乎巡狩行則赴於會同遇天下有事則申之以鍾鼓行之以征伐上以定王室下以正諸侯眞侯伯之職業也是常節也苟周天子有賜宜以德讓之豈當更受其地也苟讓不獲辭受之者其爵可也且天子之地方千里則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既侵天子之甸由削枝者必反乎幹剝肉者必至乎骨何者勢使之然也如晉文既定襄王于郟鄏王勞之以地陽人不服晉侯圍之乃屏其宗祏告其人民虐其甥舅嗚呼其亦不仁矣是晉文雖有入天子之功而有凌天子之威

也當王之賜宜讓曰臣重耳以耻耻之德處專征之任遇翟寇肆虐天王少違宗廟臣敢與下國之師然死臣定王室乃臣之常也不足賞也苟天王特念小代不寘諸刑列唐叔之柞獲臣有奉爲賞厚矣苟以畿內之地爲臣之芭是上濫其賜下僭其受也雖天王之荐寵臣其若宗廟之靈百姓之心後世之罪何而晉文曾不是讓又請隧焉豈內輕衰周之凌遲外恃諸侯之強盛而爲邪殊不知周王之尊也且王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萬里焉以爲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且王之所賜田皆在周甸也王明知在甸內與乎晉

者是力不能制晉也如力足制晉肯以規方千里之內地與夫諸侯哉是王之語晉侯以規方千里者議其受地也文公不悟卒而受之嗚呼文公之霸也有召君之譏請隧之僭不爲甚矣甚者在陽樊也

秦穆謚繆論

聖人務安民不先置不仁以見其仁焉不先用不德以見其德焉苟如是是見危者已墜而欲援覩闕者將死而方救噫其亦不仁矣以高辛之仁化用一摯不善天下之民捕堯以爲君以唐堯之仁化用一鮌鮌之不績天下之民譖禹以爲功夫如是摯之與鮌是高辛唐堯誠用之也非先置推其誠而用

之人民尚悟之如是況先置者邪當晉獻嬖姬之亂後奚齊卓子之死餘重耳在翟夷吾居秦以秦穆之力制翟而安晉其能必有矣夫重耳之賢也天下知之又其從者足以相人國如先立之必能誅亂公子去暴大夫翼德於成周宣化於汾晉而穆公乃取公子圉之言乃先置夷吾是爲惠公之入也背內外之賂誅本立之臣蒸先父之室故生民與誦死者無報卒身獲于秦而子殺於晉嗚呼致是也非晉人之罪秦人之罪也夫孽立八年不寧而去紘用三載弗績而誅況晉惠公之在位作宗廟之蠹蝎爲社稷之稂莠一立十五年其爲害也大矣今之學者以秦穆爲

繆尚疑其論得斯文也可以誡繆爲定

漢斬丁公論

忠之爲稱也蓋欲委身以事主不以猜悞貳其心不以辯說貳其心者也上有過諍於公不揚名於私豈猜悞貳其心哉悞其心者也上有忌愈乎進不愈乎退豈辯說之足入乎上有間去懼乎心不懼乎事豈疑懼之足入乎夫街祿悋生而位者上有過言未息而懼乎誅諫未聞而去乎位自以得古人三諫不從之義然幸其生貪其祿是猜悞而貳其心也上有忌必蔽于心機媚于聲氣不思已之不聰而謂上之受謗不思道有未可而謂辯之足從必從辯而去是辯說貳其心者也上有闕必索其故有忠必蔽于心機媚于聲氣不思已之不聰而謂上之受謗不思道有未可而謂辯之足從必從辯而去是辯說貳其心者也有忠必蔽于心機媚于聲氣不思已之不聰而謂上之受謗不思道有未可而謂辯之足從必從辯而去是辯說貳其心者也有忠必蔽于心機媚于聲氣不思已之不聰而謂上之受謗不思道有未可而謂辯之足從必從辯而去是辯說貳其心者也有忠必蔽于心機媚于聲氣不思已之不聰而謂上之受謗不思道有未可而謂辯之足從必從辯而去是辯說貳其心者也上有闕必索其故

憲寃僇周昌憤死惜哉漢祖未崩前以周勃統南軍
以昌領北軍以陳平爲謀主則呂后之令産祿之謀
不能當臨大難而不遏秉大節而不墜者也苟使握
軍政執相權昌能之其奈乎誤用

陵毋頌

孔父稱唯小人與女子爲難養也夫女子之忠貞義
烈或聞于一時小人之奸詐暴亂者有矣使千百女
子如小人奸詐暴亂不忘於一息使千百小人如女
子忠貞義烈者未之有也則安國侯之毋也不以項
強而劉弱俾子事項不以子背君而別事而有忿色
對暴君而抗大節捨其生而踐死地嗚呼春秋書解

楊致晉君之命漢史稱周苛拒項籍之爵方諸陵毋
誠未爲忠何者男子少服敎壯行義忠義貞烈雖死
不辱鼎鑊在前而不懼鑽笮被體而無怨乃男子之
常事也至夫女子少隱帷薄壯執箕箒豈嘗熟於忠
貞義烈哉是女子之有是者由百物之有瑞者矣豈
易爲哉豈易爲哉

非沈約齊紀論

沈約作齊紀論云太廟四時之祭各以平生所嗜饗
之漢明帝夢光烈皇后明旦車駕至廟躬拂帷幄愾親
易粉澤前史以爲美談此亦先代之舊典也曰休曰
薦饗之儀邊豆之數聖人之制定矣苟非通如周孔
不相沿襲者謂時有人乎無其人制之謂乎非也宜
矣修其書不正而反贊之謂乎妄也又況夫屈到
嗜芰屈建薦之爲乎合禮智嗜羊棗曾子不食之
謂乎不忍一隅之國禮文不備宜哉約以方之漢明
大孝過矣

正沈約評詩

周詩曰駉駉牡馬在坰其馬彭彭注曰駉牧馬白腹曰騵議者言上周
下殷沈約又云騵者蓋三家之色相勝又示周殷相
代也日休曰天之命也必以二德則文王自信矣何
爲不受殷禪哉詩曰文王受命作周又曰文王有明
德俾其率天下之義師取一隅之凶主南面於殷其

能昭昭矣然非人事不可也天時未可也豈不可謂
放之賢人尚衆冀匡紂而易政也豈能以駉騵之色
示乎代殷哉嗚呼禪代之事符于天命必不可以駉
騵之色勝之也謂堯之運爲火歟則車服一當從其
色則堯不當乘白馬冠黃衣純衣也故聖人繼運
以德受禪以仁如以馬之色示于代殷則吾以聖人
用于左道矣或曰若然者奚著曰毛公漢箋沈約過釋

補泓戰語

宋襄公伐鄭楚伐宋而救鄭與楚會泓戰既濟未陣
司馬子魚請擊之公不以戰卒敗而退公羊氏以爲
文王之戰亦不過此日休補其文曰聖人制民患其

力不可禁也設法以刑之不可止也用武以兵之兵之既出也民秉之爲格殺執之爲攻殘故聖人施金鼓以節之爲蒐狩以教之自三代以降春秋之時禮樂之征弛掩襲之弊廣窮其力者譬角觝者爭其勝負並驅者競其先後胡爲仁讓哉文王聖人之至也雖以德化未聞不兵而獲者然則伐犬夷征密須敗者國伐崇侯虎襄公始戰齊而納孝公次及于泓則云不禽二毛不以阻隘夫聖人之愛民也班白不提挈又云一夫不獲其所豈能區區於死地決其勝於人命哉較其戰也文王不爲也噫公羊氏違丘明之旨爲文王之戰亦不過於此

罪也

獨行

士有潔其處介其止於世者行以古聖人止以古聖人不顧今之是非不隨衆之毀譽雖必不合於禄利適乎道而已矣要以今是我之非我非今之是彼知於我者聞毀適足譽不知我者聞譽適足毀昧然不顧其是非毀譽者用之鳴呼士之道得不顧其是非毀譽者用之則天下之治不啻半於淳古矣今之所譽者聞是則進聞非則退有所處以古聖人以今違者聞譽而洽之故道不加於世業鮮異於衆則其人貿貿於禄利嗤嗤於朝廷

望天下之治不啻於漢古也難矣哉

法言後序

法言至之篇曰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者說者以爲楊子遜僞新之美又以爲稱其居攝之前云嗚呼曰月豈卒能遜莽乎未若無阿衡之稱也噫既有其文不能無其論吾得之矣在美新之文乎則雄之道於茲症也

箴

六箴序

心箴

口箴

目箴

手箴

足箴

動箴

靜箴

酒箴并序

食箴并序

六箴序

皮子嘗謂心爲已帝耳目爲輔相四支爲諸侯已帝苟不德則輔相叛諸侯亂亡之人失天下喪家國者良由是也帝身且不德能帝天下乎能主家國乎因爲心口耳目手足箴書之于紳安不忘危愼不怠節窮不怠操貴不怠道行古人之事有如符節者其在六箴乎

心箴

大化之精孕之曰人大純之靈形之曰心心由是君身由是臣中旣齟齬外乃紛綸耳厭閒義目惡覩仁手持亂柄足踐禍門舜爲天子紂乃得尊其得尊者與心爲君與心爲臣紂爲天子舜不得尊其不尊者天子之外復有尊者乃舜之心將紂之身危乎惕哉臣之諫君復有卑者乃紂之心將舜之身天子之外復有尊者乃舜之心將紂之身危乎惕哉臣之諫君

輔相不明諸侯不貢君爲穢壤臣爲賊塵未及于斯良可自勤嗚呼吾君無忽茲文

口箴

古銘金人謂無多言忽有所發不可不論旣有所論復謂多言中庸之士由茲傑身吾謂斯銘未足以珎出爲忠臣言則及君入爲孝子言則及親非君與親猜毀之言出如鈎天鈎天之樂聞于無聞佞媚之言出如絲梦一入于人治亂不分間諜之言出如鷹鸇鷹鸇之迅一舉凌天無嗜于酒酒能亂國無嗜乎味味能敗德以道爲飲以文爲食戒吾之名緊乃勉力

耳箴

聽於無聽默默玄性聞於無聞洋洋化源勿恃已善不服人仁勿矜已藝不敬人文勿軵鄭聲其亂乃神勿信美談其殛乃身聽慢多宮聽妄多敗近賢則聰近愚則瞶堯居九重聽在民耳故得大舜授彼神器勿聽他富榮慼乃志勿聞他貴隳壞乃義愼正今非愼明古是捨是何適古樂而已

目箴

愧尔瞭然爲吾所視高觀古人有如隣里勿分秋毫分于邦理勿視邦祿視于人紀惟書有色艷于西子惟文有華秀于百卉見彼之倨汚甚塗炭見彼之賢

綿甚薦諞勿顧厥階荼吾大志勿視怨府楨吾高義
入吾明者何人而已古之忠臣古之孝子上立大業
中光信史苟不善是蚿蠋之類

手箴

惟尔之指屈伸由已勿執亂權勿樹賊于勿乘非道
勿持非理勿擠孤危勿授姦宄慎捼吾操俾直於矢
慎杖吾心俾平如砥剪惡如草颺姦如粃爲而不矜
作而不恃智如公輸勿爲小巧機如偃師勿爲奇伎
身高道端毫直國史敬之戒之俟爲天吏

足箴

惟尔跰躚爲吾所先居必宅地行必依賢勿踐亂階
將酌因自諧曰醉民於戲吾性至荒而嗜於此其亦
爲聖哲之罪人也又自戲曰醉士自諧曰醉民將天
地至廣不能容醉士醉民哉又何必厠絲竹之筵粉

黛之座也襄陽元侯聞醉士醉民之稱也訂皮子曰
子毓飲之性於喧靜豈異耶皮子曰酒之道豈止於
充口腹樂悲歡而已哉甚則化上爲淫溺化下爲酗
禍是以聖人節之以酬酢論之以詁訓然尚有上爲
淫溺所化化爲亡國下爲酗禍所化化爲殺身且不
見前世之飲禍耶路鄴舒有五罪其一嗜酒爲晉所
殺慶封易內而毓飲則國朝遷鄭伯竄室而毓飲終
犇於駟氏之甲欒高嗜酒而信內卒敗於陳鮑氏衛
侯飲于籍圃卒爲大夫所惡嗚呼吾不賢者性實嗜
酒尚懼爲鄴舒之僇過此吾不爲也又焉能俾喧爲
靜乎俾靜爲喧乎不爲靜中滋溺乎不爲酗禍之波

深林雖安虺蜴尔螫居不必野唯性之寂止不必廣
唯心之適勿憿乎名要于聘帛勿矯于節取乎祿食
躬雖日安若敵鋒鏑昧雖以甘若含永蘗成吾高風
唯靜之力

酒箴 并序

皮子性嗜酒雖行止窮泰非酒不能適居襄陽之鹿
門山以山稅之餘繼日而釀終年荒醉自戲曰醉士
居襄陽之洞湖以舶艘載醇酎一飉往來湖上遇興
將酌因自諧曰醉民於戲吾性至荒而嗜於此其亦
爲聖哲之罪人也又自戲曰醉士自諧曰醉民將天
地至廣不能容醉士醉民哉又何必厠絲竹之筵粉

乎既湛溺酣禍作於心得不爲廢封乎鄭伯平欒高
乎蓋中性不能自節因箴以自符箴曰
酒之所樂樂其全真寧能我醉不醉於人

龜箴 并序

皮子少且賤至於食自甘粢糲而已未嘗食於鄉里
食於親戚食於州鄙有鄧邑大夫饗皮子之名嘗未
相贊具厚羞以賓之皮子辟大夫訂之曰子自甘粢
糲則可矣於鄉里親戚州鄙何有皮子曰一捻之食
至鮮矣苟專其味必不能自抑既不能自抑曰須豐
其羞既曰須豐其羞則貪也不能無不足因是妄求
苟欲之心生窮貪極嗜之名生且大夫不見前世之

味禍乎故羊斟不及華元受其謀龜蓂不均子家肆
其禍熊蹯不熟殺宰夫而趙穿弒雙雞易鷩饋子雅
而慶舍死嗚呼吾不仁者乎誠賴其用所欲不可求
所嗜不可得方自甘粢糲而已使我生於鍾鼎之家
膏粱之門日縱異嗜年成奇欲未必不爲御者之犇
華元也子家之伐靈公也晉靈之殺宰夫也蒲虞癸
之殺慶舍也此猶之禽獸欲爭食而死者矣故食於
天子者則死其天下食於諸侯者則死其國食於太
夫者則死其邑食於士者則死其家又焉能以鄉里
親戚州鄙爲讓乎大夫曰善自惟食之性不能自節
亦猶酒之性也復箴以自符箴曰

靈能我食不食於人復食於人是食其身

唐皮日休文藪卷第六

雜著
讀司馬法
相解
悲挈趺
旌王宇
白門表
鄧州孟亭記
讀司馬法
請行周典
惑雷刑
誚疢生
斥胡建
無項託
通玄子栖宴亭記

古之邦下也以民心今之取天下也以民命唐虞尚仁天下之民從而帝之不曰取天下以民心者乎漢

魏尚權驅赤子於利刃之下爭寸土於百戰之內由士爲諸侯由諸侯爲天子非兵不能威非戰不能服不曰取天下以民命者乎由是編之爲術大抵術愈精而殺人愈多法益切而害物益甚嗚呼其亦不仁矣哉蚩蚩之類不敢惜死者上懼乎刑次貪乎賞民之於君由子也何異乎父欲殺其子先給以威後啗以利哉孟子曰我善爲陣我善爲戰大罪也使後之士于民有是者雖不得土吾以爲猶土焉

請行周典

周禮載師之職曰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曰休曰征稅者非以

率民而奉君亦將以厲民而成其業也今之宅樹花卉猶恐不育賦征賦惟恐不至苟樹桑者必門弛戶家亦出里布則途無踁步之民矣今之田貧者不足於耕擗轉而輸於富者富者利廣占不利廣耕如曰必也田不耕者雖勢家亦出屋粟則途無餒斃之民矣今之業必鬬雞走狗格鬻擊鞠以取食於游閑太史公曰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是也如曰必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則世無遊墮之民矣此三者民之最急者也有國有家者可不務乎周公聖人也周典聖人之制也未有休焉恐不育賦征惟恐不至苟樹桑雖勢

相解

相工言人相者必曰某相類龍某相類鳳某相類麒麟牛馬某至公侯某至卿相是其相類禽獸而富貴者不過人乎人言其形而賤貧類禽獸而富貴哉將今之人言其有真人形而賤貧類禽獸則富貴真人形則怒言其行類禽獸則喜真禽獸則喜天以鳳爲禽耶鳳則仁義之禽也以鷸虞人心則怒真禽獸耶則鷸虞仁義之獸也今之人也仁義能符是爲獸哉是行又不若於禽獸也宜矣或曰相者有乎哉曰相者出於性大惡亦出於性中庸之人善惡在其化

者也上善出於性若文王在坎不憂吾弱不好弄是也大惡亦出於性若商臣之蜂目豺聲必殺其父叔魚之虎目豕心以賄死是也中庸之人善惡在其化者若大舜設化而有苗格仲尼喻而子路服是也是從善而化者也若齊桓管仲輔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是從惡而化者也故舜相於堯而天下平禹相於舜而大災弭咎繇相禹斯謂相見者見人知其賢愚見國知其治亂亦相也或曰賢愚者見行事而知也敢問聖人之相人知其有位哉曰堯之於舜任之以天下知其有位也舜之於四凶投之於四裔知其無位也曰苟若是聖人之能相人也是必賢者得其位不肖者不立朝三苗九黎焉得以侯飛廉惡來焉得以爵曰有是者其君不能相也將其國之是滅三苗九黎未聞不滅飛廉惡來未聞不誅嗚呼聖人之相人也不差忽微不失累黍言其善必善其惡必惡言其勝任必勝任今之人不以是術行其區區求子卿唐舉之術居其窮處其困不思以道達不能以德進言其有位必齾然自得坐白屋有公侯之姿食藜羹有卿相之色蓋不能自相其心者或有士居窮處困望一金之助已有沒齒之憂於權勢哉然反是者獲一名受一位如已不足于名位而已豈有喜於富貴娛於權勢哉然反是者獲一名不勝其驕也受一位不勝其傲也驕傲未足於心而刑禍已滅其禹舉世從之吾獨戾也其不勝明矣

惑雷刑

彭澤縣鄉曰黃花有農戶曰逢氏田甚廣已牛不能備耕嘗假他牛以耡其力逢氏之猶惡爲一鄉之師焉得他牛則晝役夕歸簪耕于列景咎耨于晦旻未旦一息容其殆忽一日猝雷發山逢氏震死曰休曰逢氏之猶惡天假雷刑絕其命信矣夫生民之基不過乎稼穡之功皆不爲是畜之力哉則天之保牛齊乎民命也宜矣今逢氏苦其力天則震死如燕趙無賴少年推之以私享烹之以市貨法不可戢刑不可威則天之保牛皆不降于雷刑哉則逢氏之死吾不知是天地也

悲擊獃

匯澤之場農夫持弓矢行其稼穡之側有茗頃爲農夫息其傍未久茗花紛然不吹而飛若有物娛視之虎也跳踉哮嘯視其狀若有所獲負不勝其喜之態也農夫謂虎見已將過食而喜者乃挺矢匿形伺其重娛發貫其腋雷然而踣及視之梏死臠而斃矣意者謂獲其臠將食而娛將娛而害日休曰噫古之士坐白屋有公侯之姿食藜羹有卿相之色蓋不能自相其心者或有士居窮處困望一金之助已有沒齒之憂於富貴娛於權勢哉然反是者獲一名受一位如已不足于名位而已豈有喜於富貴娛於權勢哉然反是者獲一名不勝其驕也受一位不勝其傲也驕傲未足於心而刑禍已滅其禹舉之術取其金則易於反掌矣有能以聖賢之道自相其心哉嗚呼舉

不勝任與夫擭死麛者幾希悲夫吾以名位爲死麛以刑禍爲農夫賤乎免於今世矣

誚疌生

疌生免范蠡之子死至矣夫范蠡子復取其金則悠乃言於楚王死之嗚呼夫交者以義合至死不離也以利合者全於利前者鮮矣況利死之後哉則疌生謂畢事而歸金共言信矣至其取金則復言而死之焉有夫歸金之心也哉是疌生與范蠡果曰利合也或曰疌生非利金而渝言是范蠡之子利金而渝言也曰夫赦者楚之常法也范蠡不謂乎赦爲楚之常法以其兄自合不死非疌生之力也故取夫金是愚

賢之纖鄙也何足責哉如疌生與范蠡義合則取金之信以易乎人命也哉是果曰利合兼不全於利前者也

旌王守

王莽竊弄漢柄擅斥帝族當其時有名臣名士身被漢祿者闔朝皆然也莫不迴忠作佞變直爲邪曾不敢一悞莽色以平帝得親乎外氏者也而宇乃以爲謀事泄受禍日休旌之曰若宇之道真忠烈之士哉不以其父得天下爲利以反道爲慮不以已將爲天子之子爲貴以慆咎爲戒嗚呼宇之道大不負天地幽不慙鬼神貞不愧金石明不讓日月於臣子之義

旌王守

三年秋徐卒無狀叛兵逐其帥不再日剽公私財析盡異特卒有不平者至是皆門坑之監戎者以聞上赫然大怒命大將職正其罪卒有首叛者前後累刼其將曰銀刀至是命皆僇之無赦將至先令徐押將曰銀刀族無老幼強者斬之弱者幽之及徐之枝邑派聚捕銀刀族且盡或僇而梟者或拳而送者不浹日其族不餘或有詐弱懼僇皆論幽於牢迨六七百人且俟大將命業兵之居無何上愍徐卒盡死中或有不干其謀者偕僇降內賢人於徐詔曰銀刀族部屬所途亾至未死者貫之六七百人分屬數郡未

爲盜四年夏盜排其率數而徐入火里舍將縣令誅制使係虜民輸而掠之四年秋進士皮日休之白門道逢徐之盜得志徐去四年秋貨徐守閉中城竟不命偏將禦民之耄者泣曰翁世富於徐子孫嗣其業祈二百年前日以徐卒亂翁之資已竭於兵刼矣獨存者居第而已爲殘燼翁以爲天子命將盡殺之且銀刀族無三千人耳遇聖天子在上四境無征伐重糧其爲厚衣其身有餘兒啜孫至死手不執干戈體不被鎧甲者上於徐卒厚矣今乃忘上恩叛主帥逐天子命將殘天子兆民如此逆之甚也上又活其半今反盜而寇徐前日翁之亡獨賄與產耳今子孫爲賊隸妻女

爲賊室餘骸殘齒遣然無取嗚呼皇天仁於數百人反不仁於一郡豈得言者過耶且兵者聖人不能免其征仁帝不能無其伐是以逆者必殺順者必生所以示天下不私也往年數萬之卒逐天子命將自樹其便者國家以不忍盡殺因聽之皆賊而不貢兵而不從死而輒代名爲列藩實一州之主也故春秋誅世卿得專公權者以春秋小國尚恥而不空況今聖天子在上百執事稱職萬方雀息以無虞四夷駿奔而入貢哉前日徐卒幸活而爲盜於民特苦國家無厚或不盡僇而赦之則自樹其便者日休曰翁其食其食者未必有翁之是心池之賢者耶吾知夫今之

嬋也豈足然哉豈足然哉

鄂州孟亭記

明皇世章句風大得建安體論者推李翰林杜工部爲之尤介其間能不愧者惟吾鄉之孟先生也先生之作遇思入詠不拘奇抉異令齷齪東人口者涇涇然有千霄之興若公輸氏當巧而不巧者也北齊羨蕭愨有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先生則有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樂府美王融曰露沙嶼明風動甘泉濁先生則有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謝朓之詩句精者有露濕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先生則有荷風送香氣竹露滴清聲此與古人爭勝于毫釐也他稱

是者衆不可悉數嗚呼先生之道復何言耶謂乎貧則天爵于身謂乎死則不朽于文爲士之道亦以至矣先生襄陽人也曰休襄陽人也既葬其名亦覩其兒孟仲尼思文王則嗜昌歜七十子思仲尼則師有若吾於先生見之矣說者曰王右丞筆先生于郢之亭每有覩之志四年榮陽鄭公誠剌是州余將抎江南臘舟而詣之果以文見貴則先生之貌縱視矣先生之名取先生之諱公曰焉有賢者之名爲褻厮走養饌夕言於剌史前耶命易之以先生姓曰休時在安因曰春秋書紀季公子友仲孫秋字者貴之也故書名曰恥書字曰貴況以賢者名署于亭乎君子

是以知公樂善之深也百祀之弊一朝而去則民之弊也去之可知矣見善不書非聖人之志宴空豆撤立而爲文咸通四年四月三日記

通玄子栖賓亭記

距彭澤東十里有山邃源奧處號曰富陽文士李中白隱焉五年冬別中白歲且翅再自淝陵之江左因訪子是至其門駐不暇綵而目爽神王去恍恍然迨若入于異境矣惆別苦外不復游一詞且樂其得也木秀于芝泉甘于粘霽峰倚空如碧亭掃粉障色正鮮温鳴溪潨潨源內蒙籠鞠出琉璃液石有怪者戞然闔然若將爲人者禽有異者嘐嘐然若將天馴耶

每空齋宴寒月方午松竹交韻其正聲雅音笙師之吹竽邻人之鼓篪不能過也況延白雲露升堂之倡結清風爲入室之賓其爲趣則生而未覩矣中白所尚皆古以時不合已故隱是境將至老嗚呼世有用君子之道隱者乎有則是境不足留吾中白也昔余與中白有俱隱湘衡之志中白以時不合已果償本心余以辱求計吏不諧夙念今至是境語及名利則芒刺生背矣夫賓之來也不逾于邑澤幅邑距是十里至是者不爲易矣其延之旦不晡乎晡不夕乎則俟賓之所栖不可低徊於是鉅其寢西向百步則藥窗亭焉雨其室而一其廈且曰賓將病暑吾則敵其簷賓將病寒吾則奧其牖自竟是功則龕墜之饋以其德業号而稱之玄德玄晏是也夫學高行遠謂之通志深道大謂之玄男子請以通玄爲俊友

之通志深道大謂之玄男子請以栖賓爲亭名噫知我者不謂我爲俊友矣五年五月朔日記

休文藪卷第七

雜著

正尸祭
讀韓詩外傳
題叔孫通傳
題後魏釋老志
題安昌侯傳
趙女傳
何武傳
鄧孝議上篇
鄧孝議下篇
內辯
正尸祭

聖人知生足其事事之知死不足其思制之生象其死窮其思也尸象其生極其敬也夫礼者足以守不加則弊足以加不加則闕闕則隘不以廢廢則亂故祀享立尸于廟王則迎有

拜有酳尸有酢所以立象生之敬也今視唐禮皇帝神降而拜象乎妥尸受福于神象乎酢尸嗚呼唐有天下化乎三百年其禮典赫然可以蟻漢蠓魏豈不能守周孔禮制哉故曰不以加不以闕者周官射人祭文漢魏以來加之是也以加則弊禮無匡盭之祀則贊射牲王親射也自漢魏以來惟以毛血爲薦是也足以闕不以廢古者屈到嗜芰屈建薦之謂乎非禮梁氏祀以蔬食是也嗚呼讀漢魏及梁書代無其人忍使其禮弊忘廢闕相接至此耶豈天使之然俟吾唐之人補其逸典哉是宗廟祭尸不當廢也已

讀韓詩外傳

韓詩外傳曰韶用干戚非至樂也舜兼二女非達禮也封黃帝之子十九非法義也往田號泣未盡命也日休曰甚哉韓詩之文悖夫大教夫堯舜之世但務以道化天下天下嚾嚾如一家室其化雖至其制未備豈可罪以越禮哉如以韶用干戚非至樂則顓頊之八風高辛之六莖不可作矣如以舜兼二女非達禮也則堯之世其禮未定不當責也又宜矣以封黃帝之子非法義也則丹朱商均無封邑是庶人也傳曰賢者子孫必有土又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夫賢者與公侯其子孫尚不廢況有能氏道冠於五帝化施于千世哉如以往田號泣未盡命也則舜之孝道至矣夫是者吾恐舜之命不及于

道匪天也其誰知之不號泣則吾烏用嗚呼韓氏之書抑百家崇吾道至矣夫是者吾將闕然

題叔孫通傳

古之所謂禮不相襲樂不相沿者何哉非乎彼聖人也此聖人也不相襲者酌其功利之深淺尔不相沿者明其文武之優劣尔故三王迭作五帝更制夏殷易置文武遞述其禮文昭昭然若兩曜爭明百川之注瀆者矣然猶周公刊之仲尼正之以周公之才之美謂後世無其人乎乃有仲尼仲尼之後迄今望其道如顏閔文如游夏者鮮矣況聖人哉是後之制禮

壹貳參冊 98 年版

作樂宜取周書孔榮爲摽準也漢氏受命禮壞文毀
時無聖人苟措其儀立其禮不沿襲於聖制者矣也
夫國之大祭不過乎郊郊祀宗廟也漢之旣命其郊止
於五時之祀者禮不曰兆五帝之郊者乎止於昭靈
之園者禮不曰天子七廟者乎而叔孫生不爲之正
郊祀立宗廟去秦時之非制議昭靈之非禮汲汲於
朝會之儀俾漢天子爲高祖身不得郊見享不及七
廟噫生其制物刑厥式非不摽準於聖人乎將以漢
新去水火方弭兵械爲改作乎將不明壇墠之位捨
之儀者乎若然者湯伐桀周伐紂其制可知也嗚
呼不明於古制樂通於時變君子不由也其叔孫生

之謂矣

題後魏釋老志

魏收爲後魏書大夸西域氏之教以爲漢僅休屠王
金人乃釋氏之漸也秦始皇聚天下兵鑄金人十二
於咸陽漢復置之豈可復爲釋氏哉始皇修春秋
君有僭王号者皆削爵爲子況戎狄之道不能少抑
其說耶孟子曰能以言拒楊墨者遠矣不能以言抑
者收也亦聖徒之罪人矣謂史必直歟則春秋爲賢
者諱之爲尊者諱之筆削與奪在手則收之爲是媚
於僞齊之君耶不然何不經之如是

題安昌侯傳

安昌侯禹見時變異若上體不安常擇日絜齋露著
於星宿正衣冠旋得吉卦則獻其占如有不吉禹爲
感慟日休讀漢史至是未嘗不爲之動心因書曰夫
宰相之節以已道輔上天地平則致於君風教行則致於君夷狄服則
戈屢動則歸於已此真大宰輔之職也禹也爲漢名
相居師傅之尊處輔導之位見災異屢發上不能匡
於君下不能稱其職致孜孜於卜筮爲事斯不足以爲
賢相之業也嗚呼當漢帝之有言如師訓
門人未有門人可違師之旨也休違在位竟無所發
誠伊周之罪人也大凡國有災異稽疑占筮之事自

有司存然人欲爲宰相者當提大政之綱振百司之
領握天下之樞而已不宜以處斯位也以直論之近
乎佞以誠論之近乎僞爲宰相其名儒之恥耶嗚呼
漢之尊禹崇師道也禹若此者即非崇師道之過矣

趙女傳

趙氏女山陽之鹽山人其父貿鹽出其息不納有司
賦官捕得主當死簿伏就刑有日矣趙氏女求見鹽
鐵官泣愬于庭曰某七歲而母亡蒙父私盜官利衣
食某身爲生厚矣今父罪根露某當隨坐法若不可
宜能原乎原之不能請隨坐之法官清河崔掾義之
因爲減死論趙氏大泣曰某之身前則父所育今則

官所賜願去髮學釋氏以報官德自以女子之言難信因出利刀於慄立截其耳以盟必然崔益義之竟全其父命趙氏侍父刑疾愈因請歸浮屠氏舍日休曰古者救危拯禍必先示信至夫家全國完則隨而乖其盟如趙氏一乳臭女子耳繼死請父命孝也自刑以盟言信也秉孝植信高蹈於世潔乎瑾瑜不足爲其貞芬乎蘭蕙不足爲其秀與夫古之救危拯禍者遠矣今之士見難不立其節見安不償其信者其趙女之刑人乎噫後之修女史者幸無忘邪

何武傳

何武者壽之駱卒也故爲步卒將戍隴霍岳岳生名

葬有負其販者多強暴民民不便必愬於將武之至矣責其強暴者盡擒而械之俟簿圄將申壽守請救之強暴之黨懼且死乃誣愬武于壽守且曰不順守命擅生殺于外壽之守嚴悍不可犯苟聞不便於民雖劇寮貴吏得皆厚教之至是聞武罪如乳虎遇觸怒頓遭傷其將害也可知乃命勁卒將命拏武至府武已知理可申不奈守嚴悍必當受枉乃樂而俟死矣至則守怒而責武以其過武善媚對又肢體雅然乃投石狀枉之車守雅愛是類翻然釋之黜其職一級武曰吾今日不歸地下真守之賜也請得以命報居未久壽之擢邑曰縱陽野寇四起其邑將危武請於

鄙孝議上篇

有天地來言乎孝者大曰舜小曰參舜承堯順親

道無不爲也雖俾食于甕噬于廁寢猶將順之況夫修廩浚井哉然猶避乎大杖也雖嘗以小杖爲順則舜修廩可也浚井可也設死于大杖誰養聾哉參承順父母之道無不至也鉏瓜傷根曾皙杖之幾至于死是以仲尼不以爲孝也何哉有參則皓皓參順鉏瓜之罪設死于杖誰養夫皓皓以二孝之不受重責恐夫糜骨節隳肢體有辱于先人也豈有操其刃剸已肉以爲孝哉夫人之身者父母之遺體也剸已之肉由父母之肉也言一不順色一不怡情尚以爲不孝況剸父母之肉哉故樂正子春傷足不下堂漢景不忧孝文之雍二賢卒成大孝

猶傷足不下堂吮癰有難色何者傷已之足傷父母之足也吮父之癰吮已之癰也傷之者不敬吮之者過媟是以聖賢不爲也今之愚民謂已肉可以愈父母之病必剔而飼之大者邀縣官之賞小者市鄉黨之譽訛風胥扇成厥俗通儒不以言執政不以禁皆墨氏摩頂至踵斷指存脛謂之兼愛今之愚民如是其兼愛邪設使廣舜髁骨節曾參臗肢體樂正子春傷足不憂漢景吮癰無難今之有是者吾猶以爲不可況無是理哉或執事者嚴令以禁之則天下之民保其身皆父母之身也欲民爲不孝也難矣哉

鄙孝議下篇

人之心也仁者孝有餘烈者暴不足故聖人之制禮非所以懲其不足抑亦戒其有餘由是節之以哀戚定之以封域制之以斬衰仁者之喪滿其哀也不足於心而不能有餘於禮烈者之喪滿其怠也有餘於心而不能不足於禮此由民之心必有嗜欲必知飢渴自開闢而至于今未能改也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也心喪止於三年哭泣至於寢室來有倍其年而哭於墓者斯子貢之罪也今執事者見愚民之有喪亦以父矣又孔子既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矣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以其三詞之自以非孔不圖也

盧墓至者妻子於宅兆之前其波流弊至今襲焉焉有守正者雖大孝不錄爲非者雖小故道必旌則聖人之制後何法焉或曰子貢居於夫子墓側六年乃去非廬墓之自邪曰子貢之罪大矣口受聖人之言身違聖人之禮嘻甚矣夫子曰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又曰師乎吾哭諸寢是師之喪也心喪止於三年哭泣至於寢室來有倍其年而哭於墓者斯子貢之罪也今執事者見愚民之有是者宜責而不責鄙而不旌則民必依禮而行矣苟若是則嘻教之風息毀制之道壅傳曰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今之有是被髮而哭於野者幾

何不爲戒之於宅兆乎有心於是道者得斯說而存之禁之可也令之可也

內辯

日休自布衣受九江之薦與計偕寓止永崇里居浹旬有來候者曰子幾退千有司幾孰千執事其譽與名聲反不知其自矣曰聞子受今小司徒河東公知素矣公當時之望溟渤於文壝當華於朝右子之上第不足憑他門曰公之爲前達接後進令人之中古人也愚欲自知其道千之以其文以

名臣之威紬賤士之禮其爲知大矣所謂千之以其道知之亦以其道遇其人則宣之於口不遇其人則貯之於心非佞傳媚說者也或者不懌而退居一日又有來者曰喋喋之人謂子賴其知欲一舉於有司信哉曰於戲聖天子之世文敎如膏雨儒風如扶搖草茅之士得以達市井之子可以進名壝大闢豁若廣路千百人各負累能時執事各立用譽如日休之才處於壝中若放鯤鮞於東溟逐麛麝於五嶽以小入大以微混衆其汨沒昭然可知矣豈能一舉於有司哉或練窮物態曉盡時機一二十舉於有司儻處之下列行其道也上可以布大知下可以存澡

唐皮日休文藪卷第八

書

移元徵君書　請韓文公配享大學書

請孟子爲學科書　移成均博士書

鹿門隱書六十篇

移元徵君書

徵君足下行苛操峻捨明天子賢宰相退隱于陵暘晞見青山做視白雲得喪不可搖其心榮辱不能動其志推奉冠冕泥滓祿位甚善甚善苟與足下同消者必汲汲自退名惟恐聞行惟恐顯老死爲山谷人矣或名欲遺千載利欲及當今者聞足下之道可以

不進其說耶曰休聞古之聖賢無不欲有意於民也苟或退者是時弊不可正主慢不可曉進則禍退則安斯或隱矣有是者世不可知其名俗不能得其教尚懼來世聖人責乎無意於民也此謂之道隱其次者行不端於已名不聞於人欲乎仕則懼禍欲乎退則思進必爲怪行以動俗誕言以矯物上則邀天子再三之命下則取列侯啟勸之禮甚有百世之風次有當時之譽此之謂名隱其次者行有過僻志有深做飾身不由乎禮樂行已不在乎是非入其室者惟清風昇其牖者惟明月木石然麋鹿然期夫道家之用以全彼生此之謂性隱然而道隱者賢人也名隱

風轉固接物曰簡入山益深且足下將爲道隱乎則道隱者世不可知其名俗不能得其尚足下之名尚也丹青於世矣竟謂道隱哉將爲名隱哉則名隱者以惟行動俗以訣言矯物足下之道伸之而伊斐虽之而夷齊豈謂名隱哉將爲性隱乎則性隱者飾身不由乎禮樂行已不在乎是非足下項薦名於有司客位於侯伯豈謂性隱乎然三隱者足下皆出其表復何爲而高臥哉如終臥陵陽而不起是廢乎古人之道者也仲尼曰素隱行惟後世有述焉吾弗能也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乎夫前三者聖人之所

不爲足下之學揚墨乎何其悖於道也如斯世不見知而不悔則舜不爲高蹈也舜不爲真隱也足下其亦有意乎如納僕之言翛然而起醒然而用足下於宰輔其在大諫次用足下於大諫次用足下於朝廷必處足下於正道立天地之根先黜陟也以直氣吹日月之驟以正道立天地之根先黜陟於朝廷次按察于侯國其在宰輔也外以道寧四夷內以法提百揆俾天地反妖爲瑞使陰陽易愆爲穰然後以玄黃樂浪爲持節之州岷嶓爲駐驆之地又不知房杜姚宋何人也果行是道鞏南山之竹不足以書足下之功窮百谷之波不足以注足下之善以足下之風可以知僕之志以僕之道可以發足下之文故不遠千里授書於御者用以吐儲臆中之奇貯也僕之取捨自有方寸異時無望於足下發函之後但起無疑不宣曰休再拜

請韓文公配饗太學書

於戲聖人之道不過乎用用於生前則一時可知也用於死後則百世可知也故孔子之封賞自漢至隋其爵不過乎公侯至于吾唐乃築王冕七十子之爵命自漢至隋或卿大夫至于吾唐乃封公侯曾參之孝道動天地感鬼神自漢至隋不過乎諸子至于吾唐乃旌入十哲噫天地久否忽泰則平日月久昏忽開則明雷震久息忽震則驚雲霧久鬱忽廓則清仲尼之道否於周秦而昏於漢魏息於晉宋而鬱於陳隋遇于吾唐萬世之憤一朝而釋潭死者可作其志可知也今有人身行聖人之道口吐聖人之言翛然而起醒然而用足下於宰輔其在大諫顏閔文若游夏死不得配食於夫子之側思又不知尊先聖之道也夫孟子荀卿翼傳孔道以至于文中子之末降及皇觀開元其傳者醜其繼者淺或引刑名以爲文或援縱橫以爲理或作詞賦以爲雅文中之道曠百祀而得室授者唯昌黎文公之文蹴揚墨於不毛之地蹂釋老於無人之境故得孔道巍然而自正夫今之文千百士之作釋其卷觀其詞無不禪造化補時政繫公之力也公之文曰業自廢若世無孔子僕不當在弟子之列設使公生孔子之世公未必不在四科焉國家以二十賢者代用其書乖于國胄並配饗於孔聖廟堂者其爲典禮也大矣美矣尚以代用其書不能以釋聖人之辭箋聖人之義哉況有身行其道口傳其文吾唐以來一人而已不得在二十一賢之列則未已乎典禮爲備伏請命有司定其配饗之位則自茲已後天下以文化未必不由夫是也

請孟子爲學科書

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子子不異乎道者孟子也捨是子者必戾乎

經史又率于子者則聖人之盜也夫孟子之文繫若經傳天惜其道不慮於秦自漢氏得之常置博士以尊其學故其文繼乎六藝光乎百氏真聖人之徵言也若然者何其道聘聘於前其書汲汲於後得非道拘乎正文極乎與有好邪者憚正而不舉嗜淺者鄙與而無稱耶蓋仲尼愛文王嗜昌歜以坂味後之人將愛仲尼者其嗜在孟子矣嗚呼古之士以湯武爲揚墨爲達智者其不讀孟子乎由是觀之孟子功利於人亦不輕矣今有司除逆取者其不讀孟子乎以揚墨爲達智者其不讀孟子乎由是觀之孟子功利於人亦不輕矣今有司除

戕才明經外其次有熟莊周列子書者亦登子科其誘善也雖深而懸科也未正夫莊列之文荒唐之文也讀之可以爲方外之士習之可以爲鴻荒之民有能汲汲以救時補敎爲志哉伏請命有司去莊列之書以孟子爲主有能精通其義者其科選視明經荀若是也不謝漢之博士矣既遂之如儒道不行聖化無補則可刑其言者

移成均博士書

夫居位而愧道者上則荒其業下則偷其言業而可荒文弊也言而可偷訓導也故聖人懼是寖移其化上自天子下至子男必立庠以化之設序以敎之猶歎然不足士有業高訓深必詘禮以延之越爵以貴之俾庠聲序音珍瓏於珩佩鏘鼓於金石此聖人之

至治也今國家立成均之業其禮盛於周其品廣於漢其詘禮越爵又甚於世而未免乎愧道者何哉夫聖人之爲文也爲經約乎史贊易近乎象詩書止乎刪禮樂止乎定春秋止乎修然六籍儀形乎千萬世百王更命迭号莫不由是大也其幽幽於鬼神其妙妙於玄造之化者耶故萬物但化而已不知玄造之源也夫六藝之於人又何異於是故詩得毛公書得伏生易得楊何禮得二戴周官得鄭康成槪其微言鉤其大義幽者明於日月奧者廓於天地然則今之講習之功與決釋之功不啻半矣其文得不弊乎其訓

得不薄乎嗚呼西域氏之敎其徒日以講習決釋其法爲事吾之視大學又足爲西域氏之羞矣足下出文閫生學世業精前古言高當今洸洸乎洋洋乎爲諸生之著龜作後來之綿絡得不思居其位者不愧其道處於職者不墮其業乎否則市大易員乘之譏招詩人伐檀之刺矣奚不日誠其屬月勵其徒年持六籍日決百氏俾諸生於聖典也洞知大旨猶駕車者必知康莊操舟者必知河海既若是矣執其業者精者進而墮者退公者得而私者失非惟大發於儒風抑亦不苟於祿位足下之道被於太學也其利可知矣果行是說則太華之石峨峨於成均之門者吾

不須於他人矣足下聽之無忽曰休再拜

鹿門隱書六十篇并序

醉士隱於鹿門不醉則息息於道思其所未至息於文慙其所未周故復草隱書焉嗚呼古聖王能旌夫山谷民之舍者意在斯乎

或曰仲尼修春秋紀災異近乎怪言虎賁之勇近乎力行衰國之政近乎祭之禮近乎神將聖人之道多歧而難通也奚有不語之義也曰夫山鳴鬼哭天裂地拆怪甚也聖人謂一君之暴災延天地故諱耳然後世之君猶有窮凶以召災極暴以示異者矣夫桀紂之君握鈎伸鍒撫梁易柱手格熊羆走及

虎兕力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尚力以虐物貪勇而喪生然後世之君猶有喜用兵亂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賢者寒涕竊室子頑通毋亂甚也聖人隱而忘政愛拔拒而過來世之君爲蛇豕民爲搖域然後世之君猶有易內以亂國通室以亂邦者夏啓畜乘龍周穆謙瑤池神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來世之君以幻化致其物以左道成其樂後世之君猶有黷封禪以求生恣祠礼以析欲者嗚呼聖人發一言爲當世師行一行爲來世軌豈容易而傳哉當仲尼之時尚語怪力亂神也吾恐後世之君怪者不在於妖祥而在於政教也力者不在於角觝而在於侵凌也亂者不在於牝牡而在於天下也神者不在於機鬼而在於宗廟也若然

民之性多暴聖人導之以其仁民性多淫聖人導之以其義民性多縱聖人導之以其禮民性多邪聖人導之以其智民性多妄聖人導之以其信若然者聖人導之以天下賢人導之於國衆人導之於家後之人反導爲取反取爲奪故取天下以仁得天下而不仁矣取國以義得國而不義矣取名位以禮得名位而不禮矣取權勢以智得權勢而不智矣取朋友以信得朋友而不信矣堯舜導而得也非取也得之而仁哉周取而得也得之亦仁吾謂自臣君孟德已後

行仁義禮智者皆奪而得者也悲夫

文學之於人也譬乎藥養服有濟不養服反爲害或曰聖人見一善必汲汲慕之夫丹朱商均雖曰不肖豈便毒於豺虎哉何其嗣之遠也且善足以保身不足以保天下噫丹朱商均苟非堯舜之子一身且不保況天下哉

毀人者自毀之譽人者自譽之夫毀人者人亦毀之不曰自毀乎譽人者人亦譽之不曰自譽乎

或曰神農牛首蜚仲鳥身信乎哉曰非形也象也夫鼠羊鴞猶尚猶類人況聖賢也哉

或曰夏禹爲黃熊信乎哉曰非也感也夫簡狄吞鳥

勿而生契姜嫄履大迹而產稷是也當禹之母薏苡而生耳不然者禹誠是熊吞以聖人爲圖象也或曰孟子云子何人也舜何人也是聖人皆可修而至乎曰聖人天也非修而至者也夫知道然後能修能修然後能聖且堯爲唐侯二十而觀盛舜爲鰥民二十而徵庸必以嬪殖仲尼之戲必以俎豆焉在乎修哉蓋修而至者顏子也孟軻也若聖人者天資也非修而至也

窮山人盡行也大江人盡涉也然而不幸者有遇虎兕之暴蛟龍之患者矣豈以是而止者哉夫途有遇是患而死者繼其踵者惟恐其行之不速也今之士爲名與勢若刑禍及流竄至是監刀鋸者必名人司流竄者必勢士繼其踵者惟恐其位之不遠也嗚呼名與勢然也吾患其內虎兕乎蛟龍乎是天不爲人幸也非人也其或披林逐虎兕入水翼蛟龍遇其患也是人不爲天幸也非天也若是以遇禍則終身所爲心之與倫焉君子不爲其所不爲小人爲其所爲

可以威而不威可以殺而不殺難也

潔者不觀其窮觀其富也慎者不觀其危觀其勢也苟當窮能潔當危能慎戒也非真也古之官人也以天下爲已憂今之官人也以已爲天下累故人憂之今道有赤子將爲牛馬所踐見之者無問賢不肖皆惕惕然皆欲驅牛馬以活之至夫國有弱君宰有色婦有謀其國欲驅其宰者惟恨其君與夫不能赤子之禍也憲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皮子採廉於伯夷隘於天下不爲隘矣擇和於下惠和於天下不爲不恭矣取志於伊尹志於天下不爲不大矣

天有造化聖人以教化裨之地有生育聖人以養育裨之四時有信聖人以誠信裨之兩曜有明聖人以文明裨之噫裨於天地者何獨聖人雖禽獸昆虫雲物亦不能自順其化麟鳳裨於祥瑞也蛟龍裨於潤澤也昆虫裨於地氣也雲物裨於天候也而況於聖人乎況於鬼神乎故紂大君之組綬食生人之膏血苟不仁而位是不裨於祿食也況能裨於天地乎吾乃知是禽獸昆虫雲物不竊於天地之覆壽也舟之有柂猶人之有道也柂不安舟之有柂匪道不行進是不安而安也人之行也猶舟是不行而行也夫秦失柂於項遺柂於漢是聖人之道不安其所安小人之道安其所不安也

伊尹之道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吾得志弗爲也與之以道取之以道天下可也況一介哉伊

尹之道近乎執吾去執而取厭者也伯夷弗仕非君弗治非民治則進亂則退吾得志弗爲也不仕非君執行其道不治非民執急天下以非君乎湯不當事桀文王不當事紂也以非民乎紂民不赴敗紂士不歸周矣故伯夷之道過乎高吾去高而取介者也

柳下惠可事非君可使非民與惡人言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吾得志弗爲也夫蚍蜉豈過乎不以堯舜之心爲君者具君也不以伊尹周公之心爲臣者具臣也

人而有搢哉民之下者亦若是而已柳下惠之道過乎涸吾去涸而取辯者也

造父善御不能御驚駘公輸善匠不能匠散木吾知於戲黃卷之內聖賢者皆在焉爲心乎爲身乎心則勞身則憊嗚呼道果不在於自用

古之奢也吾不奢古之儉也吾不儉適皆妄之中或可矣噫古之奢也僭今之奢也濫古之儉也性今之儉也名

驚駘也互鄉者仲尼之散木也

學而廢者不若不學而廢者恃學而有驕騎必厚不學而廢者愧已而自卑卑則全勇多於人

或曰子之道有以邀千人子之貌固不足加於衆噫何哉曰亦何異哉伊皐亦人矣孔顏亦人耳

謂之暴才多於德謂之妖

不思而立言不知而定交吾其憚也夫盜也者不知道而不行知賢而不舉甚乎穿窬也夫

小善亂德小才耗道

能盡一室如不行道足以喪身不舉賢足以亡國

以有善而不進以有才而不修孔門之徒恥也

金貝珠璣非能言而利物者也至夫有國者寶之甚乎賢惜之過乎聖如失道而有亂國且輸人況夫金

古之隱也志在其中今之隱也爵在其中

貝珠璣哉

聖人行道而守法賢人行法而守道衆人侮道而僨

吏不與奸罔期而奸自至賢不與不仁期而不

古之決獄得民情也喜哀之
者哀其化之不行喜其賞之必至周公爲天
子下白屋之士今觀於一命之士接白屋之士斯禮
遂亡悲夫

幸君之急而見懲糾已之譬而爲直因躬不好者而
爲廉因人不樂者以爲正大人不由也

聖人之道猶坦途諸子之道猶斜逕坦途無不之也
斜逕亦無不之也然適坦途者有津梁之斜逕者苦
荊棘

三王之世民知生而不知化五帝之世民知化而不
知德

毀人者失其直毀人者失其實近於鄉原之人哉

憚勢而交人勢劣而交道息希利而友人利薄而友
道退明君善全臣者不御哲士善全友者不暱

或曰我善治苑囿我善視禽獸我善用兵我善聚賊
古之謂賊民今之所謂賊臣

蚊能害稼不能害人狡邪善害人害稼者有時而
稔是不害也雖有柷敔之候宋朝之美其害人也可
勝道哉

或問君子之道何如則可以常行矣曰去四蔽用四
正則可以常行矣何以言之見賢不能親聞義不
能伏當亂不能正當利不能節此之謂四蔽道不正
不言禮不正不行文不正不修人不
四正鴟鸞不常見君子慕焉鴟鸞
君子之出處亦猶夫鴟鸞而已矣

不位而尊者曰道不貨而富者曰文德
乎尊而驕者不爲矣吾將謂失時乎富而安者吾爲
矣

或曰將處乎世如何則可以免乎謗曰去六邪用四
尊則可矣曰何以言曰諫未深而謗君交未至而責
友居未安而罪國家不倫而罪歲道不高而凌貴志
不定而美富此之謂六邪也自尊其道堯舜不得而
卑也自尊其親天下不得而詘也自敬其

得而娛也自尊其志刀鋸不得而戚也此之謂四尊
也

愛雖至而不媟警已危而不擠勢方盛而知足利正
中而識已豈小人之能哉

以儉而獲罪猶遠乎奢以退而遇謗尚愈乎進弓箕
之家生子而拾乎弓箕陶旊之家生子而拾乎陶旊
噫吾之道猶弓箕陶旊乎

自漢至今民產半入乎公者其唯桑弘羊乎孔僅乎
書霍去病乎詭遇聖天子吾知乎桑弘不過乎賈竪
衛霍不過乎士伍
古之殺人也怒今之殺人也笑

古之用賢也爲國今之用賢也爲家
古之酌醽也爲酒今之酌醽也爲人
古之置吏也將以逐盜今之置吏也將以爲盜
或曰楊墨有道乎曰噫錢格饕皆有道也何啻乎楊
墨哉吾知夫今之人嗜楊墨之道者其一夫之族耳

詩

三羞詩三首

其一 并序

丙戌歲日休自巢不上東遷于肥陵出都門見朝列中論征當懼者得罪南竄郤詔辰發持法吏不容一息留私室視其色若將猒歸錄位悔名望者皮子聞之憮然泣血然旣故作是詩以瞻之

吾聞古君子介介砌其節入門疑儲官撫已思釱鉞志諸若不退佞者何由達君臣一役膳家國共殘殺此道見於今永思心其裂王臣方寒謇佐我無玷缺

如何以謀計中道生芽孽憲司遵故與分道播南越蒼惶出班行家室不容別玄髮行爲霜清淚立成血乘遽劇飛鳥就傳過風發嗟吾何爲者叨在造士列獻文不上第歸于淮之汭入寒蹄可再蹕退羽可後歌利則侶軒裳塞則友松月而於方寸內未有是愁結未爲祿食士俯不愧梁鬻未爲冠冕人死不慙忠烈如何有是心不能叫丹闕非非負君歸南山採芝蕨

其二 并序

日休旅次于許傳舍聞叫呶之聲動于城郭問于道民民曰蠻圍我交阯奉詔徵許兵二千征之其征且再有戰皆殺其哭者許兵之厲鳴呼悒予不云夫朱蝘之絕捐之力也否則介鱗易我衣裳其是之謂耶皮子謂之內過曰吾之道不足以濟時不可以備位又手不提捋誠身不被兵械恬然自順恬然自樂吾亦爲許師之罪人耳作詩以吊南荒不擇吏致我交阯覆綿聯三四年流爲中夏厚懦者鼠即退武者兵則黷軍庸滿天下戰將多金玉刮則齊民瘽分爲猛士祿雄健許昌師忠武冠其族去爲萬騎風住作一川肉咋朝殘卒四千門萬戶哭哀聲動閭里怨氣成山谷誰能聽書鼈不忍看金鈸吾有制勝術不奈賊碌碌貯之胷間慙見許師偶

自嗟胡爲者得躡前修躅家不出軍租身不識部曲亦衣許師衣亦食許師粟方知古人道蔭我已爲足念此向誰羞悠悠潁川綠

其三 并序

丙戌歲淮右蝗旱日休寓小墅于州東下第後歸之見潁民轉徙者盈途塞陌至有父捨其子夫捐其妻行哭立丐朝去夕死嗚呼天地誠不仁耶皮子之山居拖有龔黯有炊晏眠而夕飽朝樂而暮娛何能於潁川民而獨享是爲將天地遺之耶因羞不自安作詩以唁之

天子丙戌年淮右民多飢就中潁之汭轉徙何囂囂

夫婦相顧亡弃却抱中兒兄弟各自散出門如大癡
一金易麤糲一縑換鳥此荒村墓鳥對空屋野花籬
兒童齧草根倚桑空巔巔班白死路傍挽上皆離離
方知聖人教於民良在斯厲能去人愛菟能奪人慈
如何司牧者有術皆在玆粤吾何爲人數畝清溪湄
一寓落第文一家懽復嬉朝食有麥饘晨起有布衣
一身既飽暖一家無怨咨家雖有札瘥疫不廢晨炊何道以至是我有明公知食
魏魏柱天功蕩蕩蓋世勳仁於曹孟德勇過霍將軍
丹券入帑藏青史傳子孫所謂大丈夫動合驚乾坤
所謂聖天子難得忠貞臣下以契魚水上以合風雲
百世必一亂千年方一人吾雖翰墨客願以太平須題向甘泉春

七愛詩 并序

李太尉晟

吾愛李太尉崛起定中原驍雄十萬兵四面圍國門
一戰取王畿一叱散妖氛乘輿既反正兇豎爭亡魂
巍巍柱天功蕩蕩蓋世勳仁於曹孟德勇過霍將軍
丹券入帑藏青史傳子孫所謂大丈夫動合驚乾坤
所謂聖天子難得忠貞臣下以契魚水上以合風雲
百世必一亂千年方一人吾雖翰墨客願以太平須題向甘泉春

盧徵君鴻

吾愛盧徵君高卧嵩山裏百辟未一顧三徵方蹙起
坦腹對宰相峥嵘揩天子建禮門前吟金鑾殿裏醉
天下皆喘糟徵君獨潔已天下皆樂聞徵君獨洗耳
天下皆慷慨徵君獨多耻銀黄不妨懸赤紱不妨披
而於心抱中獨作羲皇地藍輿一云返泥詔裹不已
再看緱山雲重酌高陽水放曠書裹終逍遥醉中死
吾謂伊與周不若徵君貴吾謂巢與許不若徵君義
高名無階級逸迹絶涯涘萬世唐書中逸名不可比
粤吾慕真隱彊以骨肉累如教不爲名敢有徵君志

元魯山

吾愛魯山與杜貧賤共聯步脱身拋亂世策杖歸眞主
縱横幄中算左右天下務嶷嶷無敵才磊落不世遇

吾愛元紫芝清介如伯夷輩毋遂之官宰邑無玷疵三年魯山民豐稔不輟飢三年魯山吏清慎各自持只飲魯山泉只採魯山薇一室米藥苦四遠聲光飛退歸舊隱來斗酒入茅茨雖黍匪家畜琴樽常自怡盡日一菜食窮年一布衣清似匣中鏡直如琴上絲世無用賢人青山生白髭既卧黔婁室空立陳定碑吾無魯山道空有魯山辭所恨不相識援毫空涕墜

李翰林白

吾愛李太白身是酒星魄口吐天上文跡作人間客磔砢千丈林澄澈萬頃陂尋碧醉中草樂府十幅筆一息召見承明廬天子親賜食醉嘗吐御牀俄幾觸天澤

羅臣姬逸才心如斗管窄失思出內署海岳甘自適刺謁戴叔倫赴宴著紋展諸侯百步迎明君九天憶竟遭腐脅疾醉魄歸八極大鵬不可籠大椿不可植達壺不可見姑射不可識五岳爲辭鋒四溟作胷臆惜哉千萬年此俊不可得

白太傅居易

吾愛白樂天逸才生自然誰謂辭翰器乃是經綸賢欲從浮豔詩作得興諭篇立身百行足爲文六藝全清望逸內署直聲驚諫垣所刺必有思所歸必可傳忘形任詩酒寄傲遍林泉所望摽文柄所希持化權何期遇讒毀中道多左遷天下皆悶悶樂天獨恬然伯夷輩毋遂之官宰邑無玷疵三年魯山民豐稔不輟飢三年魯山泉只採魯山薇一室米藥苦四遠聲光飛退歸舊隱來斗酒入茅茨雖黍匪家畜琴樽常自怡盡日一菜食窮年一布衣清似匣中鏡直如琴上絲世無用賢人青山生白髭既卧黔婁室空立陳定碑吾無魯山道空有魯山辭所恨不相識援毫空涕墜

李翰林白

吾愛李太白身是酒星魄口吐天上文跡作人間客磔砢千丈林澄澈萬頃陂尋碧醉中草樂府十幅筆一息召見承明廬天子親賜食醉嘗吐御牀俄幾觸天澤

羅臣姬逸才心如斗管窄失思出內署海岳甘自適刺謁戴叔倫赴宴著紋展諸侯百步迎明君九天憶竟遭腐脅疾醉魄歸八極大鵬不可籠大椿不可植達壺不可見姑射不可識五岳爲辭鋒四溟作胷臆惜哉千萬年此俊不可得

白太傅居易

吾愛白樂天逸才生自然誰謂辭翰器乃是經綸賢欲從浮豔詩作得興諭篇立身百行足爲文六藝全清望逸內署直聲驚諫垣所刺必有思所歸必可傳忘形任詩酒寄傲遍林泉所望摽文柄所希持化權何期遇讒毀中道多左遷天下皆汲汲樂天獨怡怡

天下皆悶悶樂天獨恬然伯夷輩毋遂之官宰邑無玷疵三年魯山民豐稔不輟飢三年魯山泉只採魯山薇一室米藥苦四遠聲光飛退歸舊隱來斗酒入茅茨雖黍匪家畜琴樽常自怡盡日一菜食窮年一布衣清似匣中鏡直如琴上絲世無用賢人青山生白髭既卧黔婁室空立陳定碑吾無魯山道空有魯山辭所恨不相識援毫空涕墜

李翰林白

吾愛李太白身是酒星魄口吐天上文跡作人間客磔砢千丈林澄澈萬頃陂尋碧醉中草樂府十幅筆一息召見承明廬天子親賜食醉嘗吐御牀俄幾觸天澤

羅臣姬逸才心如斗管窄失思出內署海岳甘自適刺謁戴叔倫赴宴著紋展諸侯百步迎明君九天憶竟遭腐脅疾醉魄歸八極大鵬不可籠大椿不可植達壺不可見姑射不可識五岳爲辭鋒四溟作胷臆惜哉千萬年此俊不可得

白太傅居易

吾愛白樂天逸才生自然誰謂辭翰器乃是經綸賢欲從浮豔詩作得興諭篇立身百行足爲文六藝全清望逸內署直聲驚諫垣所刺必有思所歸必可傳忘形任詩酒寄傲遍林泉所望摽文柄所希持化權何期遇讒毀中道多左遷天下皆汲汲樂天獨怡怡

天下皆悶悶樂天獨捨旃高吟辭兩掖清嘯罷三州處世似孤鶴遺榮同脫蟬仕若不得志可爲龜鏡焉

正樂府十篇

樂府蓋古聖王採天下之詩欲以知國之利病民之休戚者也得之者命司樂氏入之於塤籥詩之美也聞之足以觀乎功詩之刺也聞之足以觀乎政故周禮太師之職掌教六詩小師之職掌諷誦詩由是觀之樂府之道大矣今之所謂樂府者唯以魏晉之侈麗陳梁之浮豔謂之樂府詩真不然矣故嘗有可悲可懼者時宣於詠歌揔十篇故命曰正樂府詩

卒妻怨

河湟戍卒去一半多不迴家有半投食身爲一囊炊官吏按其籍伍中斥其妻處處魯人壑家家杞婦哀少者任所歸老者無所携況當札瘥年米粒如瓊瑰蠻蠻作餓殍見之心若摧其夫死鋒刃其室委塵埃其命即用矣其賞安在哉豈無斂恩救此窮餓骸誰知白屋士念此翻欷欷

孩

橡媼歎

秋深橡子熟散落榛蕪崗傴傴黃髮媼拾之踐晨霜移時始盈掬盡日方滿筐幾曝復幾蒸用作三冬粮山前有熟稻紫穗襲人香細穫又精舂粒粒如玉瑞

持之納于官私室無倉箱如何一石餘只作五斗量
佼吏不畏刑貪官不避贓農時作私債農畢歸官倉
自冬及于春橡實誰飢如此所知不可求敢望前席事
吁嗟逢掾媼不覺淚沾裳

貪官怨

國家省閣吏賞之皆與位素來不知書豈能精吏理
大者國宰邑小者皆尉史愚者若混沌毒者如雄虺
傷哉充斥民肉袒受鞭箠吾聞古聖王天下無遺士
朝廷及下邑治者皆仁義國家選賢良定制非拘忌
所以用此徒令之充禄仕何不廣取人何不廣歷試
下位既賢哉上位何如矣胥徒賞以財俊造悉爲吏

天下若不平吾當甘弃市

農父謠

農父寃辛苦向我述其情雖將一人農可備十人征
如何江淮粟輓漕輸咸京黃河水如電一半沉與傾
均輸利其事職司安敢評三川豈不農三輔豈不耕
粟不車其粟用以供天兵美哉農父言何計達王程

路臣恨

路臣何方來去馬真如龍行驕不動塵蒲轡金龍珍
有人自天來將避荆棘叢擁呼不覺止攡下蒼黃中
十夫掣鞭策御之如驚鴻日行六七鄣轡若鷹鸇無蹤
路臣慎勿恕恕則荆棘叢軍期方侶雨天命正如風

七雄戰爭時賓旅攜自逼如何太平世動步却迷窮

賤貢士

南越貢珠璣西蜀進羅綺到京未展旦一一見天子
如何賢與俊爲貢賤如此所知不可求敢望前席事
吾聞古聖人射宮親選士不肖盡屏跡賢能皆得位
所以謂得人所以稱多士歎息幾編書時哉又何異
吁嗟蓼風衰何嘗不由是

惜義鳥

商頗多義鳥義鳥實可嗟危巢巢米粟鷹在拷求花
他巢若有鷇乳之如一家他巢若遭捕投之同一羅
商人每秋貢所貴復如何飽以稻粱滋飾以組繡華
惜哉仁義禽委戲於宮娥吾聞鳳之賢仁義亦足夸
所以不遭捕羞緣生不多

詶虛器

襄陽作縣器中有庫露真持以遺北虜紿云生有神
每歲走其使所費如雲屯吾聞古聖王修德來遠人
未聞作巧詐用欺禽獸君吾道尚如此況心實云
如何漢宣帝却得呼韓臣

哀隴民

隴山千萬仞鸚鵡巢其顛窮危又極險其山猶不全
里出隴之民懸度如登天空中覘其巢墮者乖紛然
百翕不得一十人九死焉隴川有戍卒六不歸
將命提雕籠宜到金臺前彼毛不自珍彼舌不自言
胡爲輕人命奉此玩好端吾聞古聖王珍禽皆捨旃
今此隴民屬每歲啼連連

雜古詩十六首

奉獻致政衰秘監

何脩本微士高情動天地既無閥閱門常嫌冠冕累
辛色者嘉政爲郡留高致移官在畫府方樂鴛池貴
王季牧江西泣之不忍離捨秋隨之去天下欽高義

鳥帽白綸裘籃輿竹如意書劇陶潛酒壽山謝公妓
月檻詠詩情花溪釣魚戲鍾陵既方舟魏闕將結騎
甘來白首閒不爲蒼生起優詔加大監所以待公議
既爲逍遥公又作鴟夷子安車懸不出駟馬閑無事
微雨漢陂舟殘日終南騎富貴盡凌雲何人能至此
猜禍皆久身何復至如是賢哉此丈夫百世一人矣

秋夜有懷

蒼蒼寒夜身泣覺來衣盡濕骨肉煎我心不是謀生急
如何欲佐王功名未成立處世既孤特傷家鮮親戚
明朝走梁楚步出門澁如何一寸心千愁萬愁入

喜鵲

弃擲在庭除雙鵲來搖尾欲啄人驚喜語晴花裏
何況佽倖人微禽解如此

蚊子

隱隱聚若雷噆膚不知足皇天若不平微物教食肉
貧士無絳紗忍苦臥茅屋何事苑胷腹無大倉粟

鹿門夏日

滿院松桂陰日午卻不知山人睡一覺庭鵲立未移
出簷趁雲去忘戴白接籬書眼若薄霧酒腸如湔庖
身外所勞者飲食須自持何如便絕粒直使身無爲

偶書

女媧掉繩索絙泥成下人至今頑愚者生一如土偶身

雲物養吾道天爵高我貧不夾猗氏畜富皆不仁

讀書

家資是何物積帙列梁棟高齋曉開卷獨共聖人語
英賢雖異世白古心相許案頭見蠹魚猶勝九儔偶

貧居秋日

亭午頭未冠端坐獨愁予貧家烟爨稀竈底陰虫語
門小幌車馬廩空虧雀鼠鑽室未寒衣機聲羨隣女

閑夜酒醒

酲來山月高孤枕聞書棄酒渴設思茶小童呼不起

秋江曉望

萬頃湖天碧一星飛鷺白此時放懷望不厭爲浮客

旅舍除夜

永夜誰能守羈心不放眠挑燈猶故歲聽角已新年
出谷空嗟晚銷杯尚愧先晚來辭逆旅寧復問天旧

過雲居院玄福上人舊居

重到雲居獨悄然隔牕窺影尚疑禪不逢野老來聽
法猶見隣僧爲引泉龍上已生新石耳壁間空帶舊
茶烟南京弟子時時到泣把山花與几筵

陪江西裴公遊襄州延慶寺

丹霄路上歐征輪勝地偷閒一日身不署前驅驚野
鳥唯將後乘載詩人當邊候吏雲遮却竹下朝衣露
滴新更向碧山深處問不如猶有草堂巾

西塞山泊漁家

白綸巾下髮如絲靜倚楓根吹坐釣磯中婦來村挑葉
去小兒沙市買菜歸雨來蓴菜流舡滑春後鱸魚墜
釣肥西塞山前終日客隔波相美畫依依

襄州春遊

信馬騰騰緩緩行春風相引與詩情等閑遇事成歌
詠取次衝筵隱姓名映柳認人多錯誤透花窺鳥最
以遠江襄陽太守子猶狂似禰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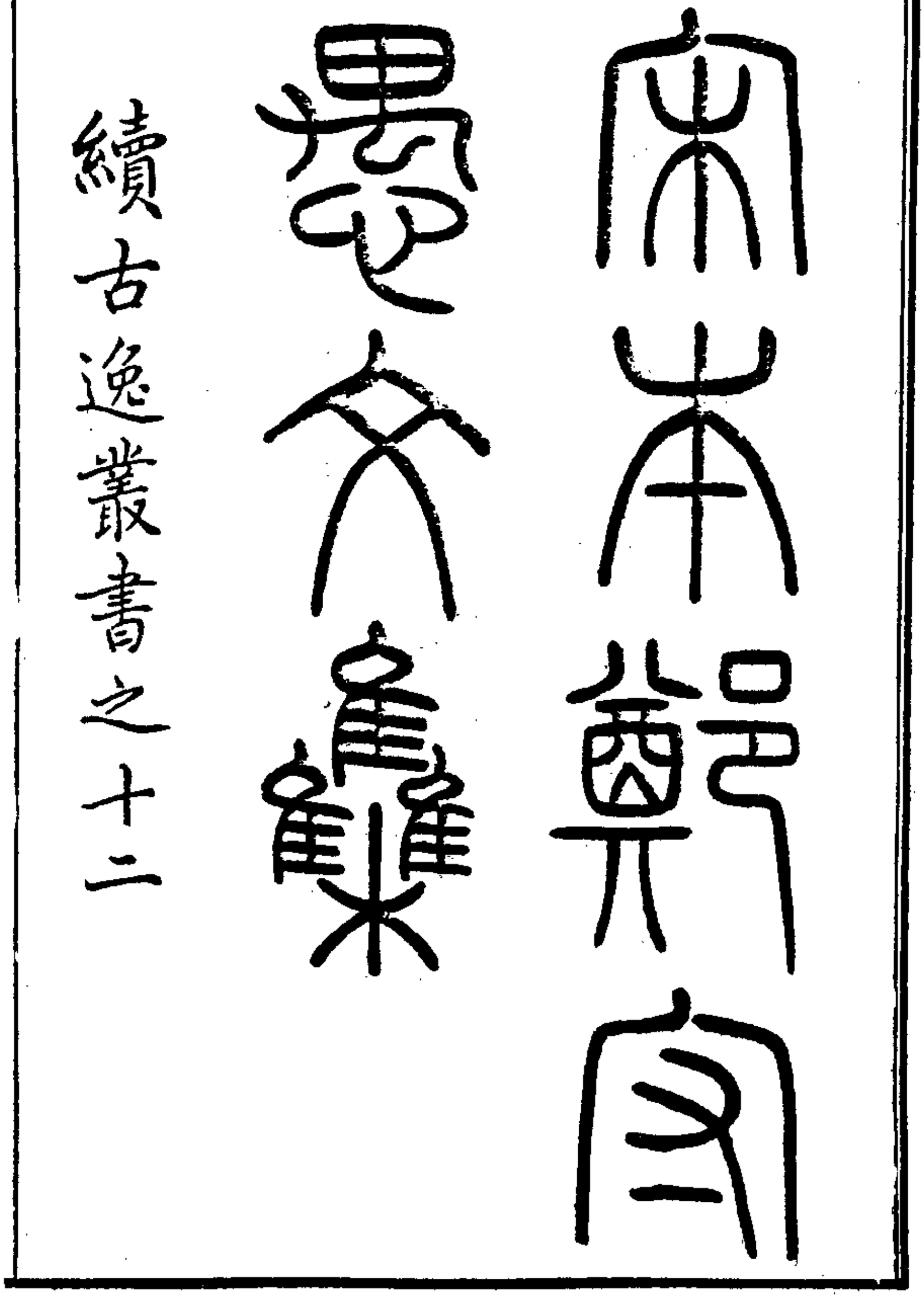
今年單絞何曾著莫道猖狂有唐已來或農或陵或隱或鹿門皆不拘冠冕

送從弟歸復州

羨爾優游正少年竟陵烟月似吳天車螯近岸無妨以至皮子鴟呼聖賢命世世不賤不足以立志地不
取舡隨風不費牽處處路傍千頃稻家家門外一尚使李乾早胎老子豈降杈梁畢俗仲尼不生賢既

家有不足爲立大功致大化振大名者其在斯乎

歐陽文忠公文集卷第十終



壬戌冬日上海涵芬樓段朱翼盦藏本景印遠近翻刻必究

谷勤苦於風雅者自駙馬生則有賦詠雖屢對聲律未暢而不無言諷同年文人故川守李公朋同官編修盈笥求試春闈歷于大匠故少師相國太原公深推奬之故薛許昌能李建州類不以晚輩見待故於唱和之流而忝所得未多將舉場凡十六年著述近千餘首自可者無幾登第之後孜孜不勞甚於始學也喪亂奔離散墜略盡乱寧初上幸三峯朝謁多暇寓峚雲臺道舍因以所記得章句綴于牋毫或得於故侯屋壁或聞於江左近儒或祇省一聆或不知落句遂拾墜補遺編成叁百首分爲上中下三卷目之爲雲臺編所不能自負初心非敢矜於作者

鄭守愚文集標目 雲臺編

鄭公字守愚

第一卷

雜著

別同志 登杭州城

感興 送盧棨東歸

曲江春草 雪中偶題

題慈恩寺 輦下暮冬詠懷

鷓鴣 江上阻風

石城 蜀中春雨

十日菊 鷺鷥鳥

沙苑 試漲曲江池

寄從叔郎中 荃湘亭

寄贈陸肱 寄朝中從叔

哭建州李員外 曲江

顏明經及第 柳

越鳥 少華甘露寺

寄所知 送田光

燕 題宗人作尉宣署壁

淮上漁者 興州江館

贈圓昉公 寄題方干處士

不得長橋消息 華山

題王駕郊居 通川客館

寄從叔員外 秘閣伴直

寄膳部李郎中　採桑
問題　獻太京兆薛常侍
游蜀　投所知
淮上與友人別　水
七祖院小山　忍公小軒二首
傳經院壁畫松　寄贈孫路處士
慈恩寺偶題　侯家鵝鴿
送進士許棐　題休公院
潼關道中　終南白鷴觀
題孫秦延福街　宿澄泉蘭若
送趙能御　送人游邊
寄稽處士　貧女吟

送曹郎中　送張逸人
送韋序赴舉　寄李郎中
爲人題　贈日東鑒禪師
聞所知游樊川　題寂上人院
送人之九江　張谷田舍
寄前水部賈嵩　贈文士王雄
寄南浦謫官　寄李處
題興善寺　訪題張喬延所居
獻制誥楊舍人　蜀中賞海棠
丹經南陽　讀李白集
寄梁燭處士　潯陽姚宰廳作
渠江旅思　與州東池

第二卷

雜著　舟次通泉精舍　水軒
寄李巖　梓潼崴暮
贈別　蓮葉

東蜀春晚　江際
送吳延保及第　遇裴員外
野步　忝官諫垣明月轉對
伴趙員外直省　春暮詠懷寄韋起居
倦客　早入諫院二首
喜秀上人見訪　丞相祇薦南郊紀獻
蜀中夏日自貽　蓼花
放朝偶作　寄張補闕
温處士畫鷺鷥　寄同年禮部趙郎中
攝府署自詠　酬張補闕
齊閒三峯近墅　重訪黃神谷葉禪者
和王校書見寄　荔枝

峽中　順動後藍田偶作
寄贈韋少府　寄懷元秀上人
題鑿　呈薛憲長
海棠　定水寺行香
弔韋員外　寄顏惠詹士
弔圓昉上人　杏花
夕陽　水林檎花
峽中嘗茶　蠟燭
和秀上人言懷　鴈
漾陂　鄭目　歎枕
感懷投時相　寄贈同年司封員外
題王藻別業　搖落
寄棊客　重陽日訪元秀上人
送王駕　四
朝直
郊墅　多情
族寓洛南村舍　遷客
渭宮亂後作　投時相
第三卷　宣義里舍冬暮自貽
雜著　贈冨平李宰
入閣　蜀中三首
郊墅　卷末偶題三首
詠懷
長安感興

寄贈韋少府　寄懷元秀上人
題鑿　贈宗人前公安宰居
經賈島墓　游貴侯城南林望
端居　寄職方李員外
自貽　竹
郊園　弔水部賈員外嵩
燈　池上
贈下第李公　悶題
寄献集賢相公　省中偶作
奔避　送京參翁先輩歸閩中
九日偶懷　賀送鄭賀先輩歸閩中
府署偶題　自遣　鄭目　五
中年　春陰
江梅　試筆偶書
敷溪高士　語溪
失鷺鷥　謝兵部盧郎中
文昌寓直　街西晚歸
贈咸陽王主簿　自貽
偶書　蔡處士
信美寺峯上人　寄献狄右丞
八座外郎自賀下峽
苔錢　寄左省李起居寺
江行　錦二首
代秋扇辭　乳毛松

樸里子墓
王蓁
哭李洞二首
贈留神童
石門山泉
送潘爲南歸
江宿聞蘆管
追紀少師別墅
送從叔員外
靜吟
舟行
峽中寓止三首
鄭目
謝陳賛善
遠遊
春草碧色
寄勉顧雲
見海棠盛開
菊
江上秋夕
寄張員外
訪芳公幽齋
壯丹
石柱
府中寓止寄趙大諫
京兆府試殘月如新月
渭陽樓閑望
下第退居二首
閑題
題李員外相國里居
寄許郴
和知己日傷懷
闕下春日
送吏部曹郎中 六
贈顏上人
寄邊上從事
贈油口苗居士
自適
酬張茂元
荔枝樹
讀前集二首
深居

鄭守愚文集標目終

雜著

別同志
感興
曲江春草
題慈恩寺默公院
鷓鴣
石城
十日菊
沙苑
寄從叔郎中
望湘亭
巴賽族寓寄朝中從叔
驚鷺
試漲曲江池
寄贈陸肱
哭建州李員外頻
顏明經及弟東歸
越烏
寄所知
鷺
淮上漁者
贈圓昉公
久不得長橋消息
題進士王駕郊居
寄從叔員外
寄膳部李郎中
悶題
雲臺編
登杭州城
送進士盧棨東歸
雪中偶題
幕下暮冬詠懷
江上阻風
蜀中春雨
送趙能卿
寄稽處士
送曹郎中
送進士韋序赴舉
寄李郎中
爲人題
聞所知游樊川
送人之九江
寄前水部賈員外
寄南浦謫官
題興善寺
獻制誥楊舍人
尋經南陽
寄梁燭處士
渠江旅思
賀駱用錫及弟
別無本上人
投所知
水
忍公小軒二首
寄贈孫路處士
侯家鷓鴣
題休公院
終南白鸛觀
宿澄泉蘭若
送人游邊
貧女吟
送張逵人
題興善寺寂上人院
張谷田舍
贈文士王雄
寄李處
訪題張喬延昌
蜀中賞海棠所居
讀李白集
潯陽姚宰廳作
興州東池
送許棠先輩之詹
席上貽歌者

趙璞席上賦胡蝶　題高高隱者居
訪婕兄渭口別墅　南游
送徐端公南歸　題無本上人小齋
酬高蟾　試木向榮
松溪八韻
別同志
所立共寒苦平生同與游相看臨遠水獨自上孤舟天
澹滄浪晚風悲蘭杜秋前程吟此景爲子上高樓
登杭州城
漠漠江天外登臨返照間潮來無別浦木落見他山沙
鳥晴飛遠漁人夜唱閑歲窮歸未得心逐片帆還
感興

禾黍不陽艷競栽桃李春鬬令力耕者半作賣花人
送進士盧棨東歸
灞岸草萋萋離觴我獨携流年俱老大失意又東西
楚山雲滿春吳水樹低到家梅雨歇猶有子規啼
曲江春事
花落江堤簇暖煙雨餘江色遠相連香輪莫輾青青
破留與愁人一醉眠
雪中偶題
亂飄僧舍茶煙濕密灑高樓酒力微江上晚來堪畫
處漁人披得一蓑歸
題慈恩寺默公院
雖近曲江居古寺舊山終憶九華峯春來老病厭迎送
剪却牡丹栽野松
輦下暮冬詠懷
永巷閑吟一徑蒿輕肥大笑事風騷烟含禁苑花期近
雪滿長安酒價高失路漸驚前計錯逢僧更念此生勞
十年春淚催裘敝羞向清流照鬢毛
鷓鴣
暖戲烟蕪錦翼齊品流應得近山雞雨昏青草湖邊
過花落黃陵廟裏啼遊子不聞征袖濕佳人纔唱翠眉低
低相呼相應湘江闊苦竹叢深春日西
江上阻風
水天春暗暮寒濃船閉蓬窗悄細雨中聞道漁家酒初
熟夜來巔喜打頭風

石城
石城昔爲莫愁鄉莫愁魂散石城荒江人依舊樟舸艤
江岸還飛雙鴛鴦帆去帆來風浩渺花開花落春悲
涼烟濃草遠望不盡千古漢陽閑夕陽
蜀中春雨
海棠風外獨沾巾襟袖無端惹蜀塵和暖又逢桃葉渡
寂寥未是採花人不嫌蟻酒衝愁肺却憶漁蓑覆病
身何事晚來微雨後錦江春學曲江春
十日菊
節去蜂愁蝶不知曉庭還繞折殘枝自緣今日人心別
未必秋香一夜衰
鷺鷥

閑立春塘烟澹澹靜眠寒葦雨颯颯漁翁歸後汀沙
晚飛上灘頭更自由

沙苑

莊莊信馬行不似近都城苑吏猶迷路江人莫問程
來千嶂出落去一川平日暮客心速悲聞鴈數聲

乾符丙申歲春奉試漲曲江池春序

王澤尚通津恩波此日新深疑一夜雨宛似五湖春芰
濫翅振鷺鳥澄清躍紫鱗葉低孤嶼柳杳夫半汀蘋
鳳輦寻佳境龍舟命近臣桂華如入手願作從游人

從叔郎中誠輟自秋曹分符安陸扁群盜狂獗
流毒江境竟以援兵不來城池失守例削今任
却叙省衙退居荊漢之間頗得棊樽之樂因有贈

華省稱前任荊蠻削一麾滄州失孤壘白髮出重圍暮
鄧翻多難空山自喜歸悠悠青漢上漁者日相依

望湘亭

湘水似伊水湘人非故人登臨獨無語風袂自搖春

南康郡牧陸胘郎中招訪棠先輩為郡從事
因有寄贈

振鷺思前侶難為戀故巢江山多勝境賓主是嘉交
飲舫閑依葦琴堂雅結茅夜清僧伴宿水月在松梢

巴賓旅寓寄朝中從叔

鶺秋思浩然信美向巴天獨倚臨江樹初聞落日蟬
榮悲往事漂泊念多年未便甘休去吾宗盡見憐

哭建州李員外頻

賦詠思齊鄭虔文理棹好携乃三百首阻風須飲幾千分
耒陽江口春山緑慟思應尋杜甫墳

鷺

年去年來來又忙春寒烟暝渡瀟湘低飛緑岸和梅雨
亂入江樓揀杏梁閉几硯中窺水淺落花徑裏得泥香
千言万語無人會又逐流鶯過短牆

宗人作尉唐昌官署幽勝而又博學精富得以
言譚將欲他之留屋壁

公堂蕭洒有林泉祇隔苔牆是渚田宗黨相親離亂甚
春秋閑論戰爭年遠江鷺踏鷺鳥來池口絶頂歸雲過竹邊
風雨夜長同一宿舊言多共憶樊川

淮上漁者

鄭一

白頭波上白頭翁家逐舡移浦浦風一尺鱸魚新釣得
兒孫吹火荻花中

興州江館

向蜀還秦計未成寒蛩一夜遶床鳴愁眠不穩孤燈盡
坐聽嘉陵江水聲

贈圓昉公 昉蜀僧傳宗幸蜀昉恐免紫衣

天階讓紫衣冷格鶴猶畏道勝嫌名出身閑覺老遲晚
香庭宿火寒磬度高枝長說長松寺他年與我期

寄題方干處士

山雪照湖水漾舟湖畔歸松篁調遠籟臺榭發清輝野
岫分開徑漁家並掩扉暮年詩力在新句更幽微

久不得長橋消息

鄭

通川客舍

奔走失前計淹留非本心已難消永夜況復聽秋霖漸
解巴兒語誰憐越客吟黄花徒滿手白髮不勝簪

鄭

寄獻湖州從叔員外

顧渚山邊郡溪將罨畫通遠看城郭外全在水雲中
西閣歸何晚東吴興未窮茶香紫筍露洲迥白蘋風
歌緩眉低翠杯明蠟剪紅政成尋往事轍棹問漁翁

秘閣伴直

秘閣鑰書深牆南別晚岑吏人同野鹿庭木似山林淺
井寒蕪入迴廊疊蘚侵閑看薛稷鶴共起五湖心

鄠郊陪野步早歲偶因詩自後吟新句長愁減舊知靜

寄膳部李郎中昌符

燈微落燼寒硯旋生漸夜夜冥搜苦那能續不衰

採桑

曉陌携籠去桑林路隔惟何如鬬百草賭取鳳凰釵

閨題

落地春相困無心惜落花荆山歸不得歸得亦無家

獻大京兆薛常侍

恥將官業競前途自愛篇章古不如一炷香新開道院數坊人聚避朝車縱游籍草花垂酒閑卧臨忽燕拂書唯有明公賞新句秋風不敢憶鱸魚

游蜀

所向明知是暗投兩行新淚爲前流雲横新寨遮秦甸花落空山入閬州不忿黄鸝驚曉夢唯悲杜宇起

春愁梅青麥緑無歸處可得飄飄愛浪游

投所知

砌下芝蘭新滿徑閒前桃李舊垂陰都應迴念江邊草

放出春炮一寸心

淮上與友人別

楊子江頭楊柳春楊花愁煞渡江人數聲風笛離亭晚

君向瀟湘我向秦

水西蜀淨衆寺五題

竹院松廊分數派晴空清泚亦逶迤落花相逐去何處幽鷺獨來無限時洗鉢老僧臨岸久釣魚閑客卷綸遲晚時一片連莎緑悔與滄浪有舊知

七祖院小山

小巧功成雨鼻斑軒車日日扣松關峨眉却向僧牕看假山

忍公小軒二首

松溪水色緑於松每到松溪到暮鐘閑得心源祇如此問禪何必向雙峯

又

舊遊前事半埃塵多向中林結淨因一念纔香火裏後身唯願似師身

傳經院壁畫松

危根瘦盖磐孫荃珍重江僧好筆蹤得向游人多處畫

寄贈孫路處士

平生詩客更誰過歸老東吳命若何知己凋零垂白髮故園蓼落近滄波酒醒蘚砌花陰轉病起漁舟鷺跡多深入富春人不見閉門空掩半庭莎

慈恩寺偶題

往事悠悠添浩歎勞生擾擾竟何能故山歲晚不歸去高塔晴來獨自登林下聽經秋苑鹿江邊掃葉夕陽僧吟餘却憶雙峯念曾看庵西瀑布冰

侯家鷓鴣

江天梅雨濕江雛此處煙香是此時苦竹嶺無歸去日海棠花落舊樓枝春宵思極蘭燈暗曉月啼多錦幕垂唯有佳人憶南國懇懇爲尔唱愁辭

進士許郝

四上未休兵盡閉事可驚流年催我老遠道念君行殘
雪臨清水寒梅發故城何當食新稻歲稔又時平

題休公院

秋深庭色好紅葉間青松病客曾無著吾師甚見容踈
鍾和細溜高塔等遥峯未省求名侶頻於此地逢

潼關道中

白道曉霜迷離燈照馬嘶秋風滿関樹殘月隔河鷄來
往非無倦窮通豈易齊何年歸故社披霧剪春畦

終南白鶴觀

步步景通真門前衆水分櫻蘿諸洞合鍾磬上清聞古
木千尋雪寒山万丈雲終朝掃壇級來伴紫陽君

訪題進士孫秦延福南街居

鄭

士

多病久離索相尋卿解顏短墻通御水疎樹映南山歲
月何難老園林未得還無門共榮達孤座却如閑

宿澄泉蘭若

山半古招提空林雪月迷亂流分石上斜漢在松西雲
集寒庵宿猿先曉磬啼此心如了了只此是曹溪

送進士趙能鄉下第南歸

不歸何慰親歸去舊風塵灑淚慙閨吏無言對越人
遠帆花月夜微岸水天春莫便漁翁釣平生已苦辛

送人游邊

春日怯邊游此行風正秋別離聞夜雨道路向雲州磧
樹藏城遠沙河漾日流將軍方破虜莫惜獻良籌

長安夜坐懷寄湖外稽處士

丹霞照上三清路瑞錦裁成五色毫彼浪不能傾世態
鴛鴦應得入吾曹秋山晚水吟情遠雪竹風松醉格高
預想明年騰躍處龍津春碧浸仙桃

為户部李郎中與令季端公寓止渠州泮江寺

偶作寄獻

退居漏西寄禪閑高掛朝簪淨室閒孤島雖留雙鷁歇
玉雲爭放二龍閑輕舟共泛花邊水野屐同登竹外山
仙署金閨虛位久夜清應夢近天顏

為人題

淚濕孤鸞曉鏡昏近來方解惜青春杏花楊柳年年好
不忍回看舊寫真

贈日東鑒禪師

故國無心波海潮老禪方丈倚中條夜深雨絶松堂靜
一點山螢照寂寥

閒所知游樊川

誰無泉石趣朝下少同過勝覽程近愛閑經宿多片
沙留白鳥高木引青蘿醉把漁竿去慇懃藉岸莎

題興善寺

客來風雨後院靜似荒涼疎籠講蛩離砌思山菜滿廳
高興故疾爐暖發餘香自說臣盧側杉陰半石床

送人之九江謁郡侯苗員外紳

澤國尋知已南浮不偶游溢城分楚塞廬岳對江州曉
飯臨孤嶼春帆入亂流雙津相望處月白夏公樓

張谷田舍

縣官清且儉深谷有人家一徑入寒竹小橋穿野花碓
喧春澗滿梯倚綠桑斜自說年來稔前村酒可賒

寄前水部賈員外嵩

謝病別文昌仙舟向越鄉貴爲金馬客雅稱水曹郎
自鷺同孤潔清波共渺茫相如辭賦外騷雅趣何長

贈文士王雄

知已更何人夫君尚苦辛圖書長在手文學老於身公
道天難廢貧安任真小齋松菊靜願卜子爲鄰

寄南浦謫官

多才翻得罪天末抱窮憂白首爲遷客青山遠萬州醉
歌梅障曉歌歇竹枝秋望闕懷鄉淚荆江水共流

李夷遇侍御又滯水鄉因寄懷

鄭一 十三

替多年何久戀帆興甚長江流愛吳越詩格愈齊梁竹
寺晴吟遠蘭洲晚泊香高閑徒自任華省待爲郎

題興善寺

寺在帝城陰清虛勝二林葬侵隋畫暗茶助越甌深巢
鶴和鍾唳詩僧倚錫吟煙莎後池水前跡杳難尋七打

子集多有與善後池之作今寺在池無每用追歎

訪顧進士張喬延興門外新居

平生苦鄙同旦夕會原東掩卷斜陽裏看山万水中星
霜吟欲老江海業成空近日文場內因君起古風

獻制誥楊舍人

爲郡東吳祇飲冰瑣闈須降鳳書徵隨行已有朱衣吏
伴直多招紫閣僧總下調琴鳴遠水簾前睡鶴背秋燈

鄭一 十三

葦陂竹塢晴無限閑語毗陵問杜陵古

蜀中賞海棠

濃淡芳春滿蜀鄉半隨風雨斷鶯腸浣花溪上堪惆悵
子美無情爲發楊杜工部老於西蜀詩集中無詠棠之題

再經南陽

平蕪漠漠失樓臺昔日游人亂後來寥落墻匡春欲暮
燒殘官樹有花開

讀李白集

何事文星與酒星一時分付李先生高吟大醉三千首
留着人間伴月明

梁燭處士辭相國杜公歸舊山因以寄贈

相延留不得江野有苔磯兩浙尋山偏孤舟載鶴歸世

閒書讀盡雲外客來稀諫署搜賢急應難借布衣

尋陽姚宰廳作

縣幽公事稀庭草是山薇從得招碁侶何妨着道衣野

泉當案落汀鷺入衙飛寺去東林近多應隔宿歸

渠江旅思

流落復蹉跎交親半逝波謀身非不切言命欲如何故

楚春田廢窮邑瘴雨多引人鄉淚盡夜夜竹枝歌

與州東池

南連乳郡流閭碧浸晴樓徹底千峯影無風一片秋垂

楊拂蓮菜返照媚漁舟鑑貌還惆悵難遮兩鬢羞

賀進士駱用錫登第

苦辛垂二紀擢第却佔裳春榜到春晚一家榮一鄉題

名登塔喜釀宴為花忙好是東歸日高槐藥半黃

送許棠先輩之官涇縣

白頭新作尉縣在故山中高第能早官前賢尚此風無

湖春蕩漾梅雨晝溟濛化理人安後篇章莫廢功

別修覺寺無本上人

松上江雲石上苔自嫌歸去夕陽催山門握手無他語

祇約今冬看雪來

席上貽歌者

花月樓臺近九衢清歌一曲倒金壺座中亦有江南客

莫向春風唱鷓鴣

趙璘郎中席上賦胡蝶

尋艷復尋香似閑還似忙暖煙沉蕙徑微雨宿花房書

幌輕隨夢歌樓候採粧王孫深屬意繡入舞衣裳

題嵩高隱者居

豈易訪仙蹤雲蘿千万重他年來卜隱此景頗相容亂

水林中路深山雪裏鍾見君琴酒樂面首與何慵

訪姨兄渭口別墅

枯桑江上村寥落舊田園少小曾來此悲涼不可言訪

隣多掩塚問路半移原久歎家僮散初晴野蔡繁客

帆懸極浦漁網曬危軒苦澁詩盈篋荒唐酒滿樽

高枝霜果在幽渚暝禽喧遠靄籠樵徑微烟起曉村

哀榮孤族分感激外兄恩三宿忘歸去圭峯恰對門

南遊

淒涼懷古意湘浦弔靈均故國經新歲扁舟寄病身山

城多曉靄澤國少晴春漸遠無相識青青梅獨向人

送徐端公南歸

青衿離白社朱綬始言歸此去多應羨初心盡不違江

帆和日落越鳥近鄉飛一路春風裏楊花雪滿衣

題無本上人小齋

寒寺唯應我訪師人稀境靜雪消遲竹帶西落照侵牕好

堪惜歸時落照時

高蟾先輩以詩筆相示成寄酬

張生故國三千里知者唯應杜子微(杜徵處士太可怜故国三千里處唱歌詞滿大宮)君有君恩秋後菜可能更美謝玄暉(年有後宮詞云君恩秋後菜曰日向人疎也)

咸通十四年府試木向榮(題中用韻)

園林青氣動衆木散寒聲敗葉墻陰在滋條雪後榮忻
忻春令早藹藹日華輕庾嶺梅先覺隋堤柳暗驚山川
應物候皐壤起農情祇待花開日連樓出谷鶯

西蜀淨衆寺松溪八韻兼寄小筆崔處士

松因溪得名溪吹谷松聲繚繞能穿寺幽奇不在城
寒烟齋後散春雨夜中平染岸蒼苔翅沙白鳥明
澄分僧影瘦光徹客心清帶梵侵雲響和鍾擊石鳴
淡烹新茗爽暖乏落花輕此景吟難盡憑君盡入京

雜著

舟次通泉精舍
寄李嶼
贈別
東蜀春晚
送吳延保及第南游
野步
伴趙員外直省
僊客
喜秀上人見訪
早入諫院一首
春暮詠懷寄韋起居
丞相孟夏祇薦南郊紀獻
蓼花
放朝偶作
寄張補闕
換溫處士畫鷺鷥
寄同年禮部趙郎中
攝府署自詠
酬張補闕
奔問三峯近墅
重訪黃神谷棠禪者
和校書見寄
荔枝
峽中
順動後藍田偶作
寄贈楊夔處士
呈薛憲長
海棠
定水寺行香
弔故禮部韋員外
寄顏惠詹士
弔圓昉上人
杏花
夕陽
水林檎花
峽中嘗茶
蛹燭
水軒
梓潼歲暮

和秀上人言懷 鴈
漂泊 歌枕
黃鶯 寄贈同年員外
上狄右丞 搖落
咸陽 重陽日訪元秀上人
漢陂 朝直
感懷投時相 多情
題王藻別業 遷客
寄棊客 投時相
送王駕 宣義里舍喜暮自貽
郊墅 贈富平李宰
族寓洛南村舍 蜀中三首
渚宮亂後作 卷末偶題三首
舟次通泉精舍
江清如洛汭寺好似香山勞倦孤舟裏登臨半日閒
涼巢鸛健巖響語僧閑更共幽雲約秋隨峰帳還
水軒
日狎沙禽偷安且放吟讀書老不入愛酒病還深歎
後爲羈客兵餘問故林楊花滿床席搔手度春陰
荊渚八月十五夜值雨寄同年李嶼
共待輝光夜翻成暗澹秋正宜清路望潛起滴堦愁
倚袁宏渚簾垂庾亮樓桂無香實落蘭有露花休
玉漏添蕭索金樽阻獻酬明年佳景在相約向神州
梓潼歲暮

江城無宿雪風物易爲春酒美消磨日梅香看莫人老吟窮景象多難損精神漸有還京望綿州減戰塵

贈別

南游曾共游相別倍相留行色興燈曉離聲滿竹秋穩眠彭蠡浪好醉岳陽樓明日逢佳景爲君成白頭

蓮菜

移舟水濺羞差綠倚檻風搖柄柄香多謝浣溪人不折雨中留得蓋鴛鴦

東蜀春琬

如此浮生更別離可堪長恨送春歸潼江水上楊花雪剛逐孤舟繚繞飛

江際

杳杳漁舟破暝煙疎疎蘆葦舊江天那堪流落逢搖落可得潛然是偶然万頃白波迷宿鷺一林黃葉送殘蟬兵車未息年華促早晚閑吟向渚川

送進士吳延保及第後南游

得意却思尋舊跡新銜未切向蘭臺吟看秋草出關去逢見故人隨計來勝地昔年詩板在清歌幾處郡遊開江湖易有淹留興莫待春風綻庾梅

將之瀘郡旅次遂州遇裴晤員外謫居於此話舊淒涼因寄二首

誰解登高問上玄謫仙何事謫詩仙雲遮列宿離華省樹蔭澄江入野舡黃鳥晚啼秋瘴雨青梅早落帶蠻烟不知幾首南行曲留與巴兒万古傳

又

昔年共照松溪影松折溪荒僧已無今日同思錦城事雪消花謝夢何殊亂離未定身俱老騷雅全休道甚孤我拜師門更南去荔枝春熟向踰瀘

野步

翠嵐迎步興何長笑領漁翁入醉鄉日暮渚田微雨後鷺鷥閑服稻花涼

忝官諫垣明日轉對

吾君英睿相君賢其那宴區未晏然明日秉華春殿下不知何語可聞天

春夕伴同年禮部趙員外直省

錦帳名郎重錦科清宵寓直縱吟哦冰含玉鏡春寒在粉轉仙闈月色多視草即應歸屬玉過流鶯百囀和殘漏猶把芳罇藉露莎

春暮詠懷

寂寂風簾信自垂楊花筝鏨正離披長安一夜殘春雨右省三年老拾遺坐看群賢爭得路退量孤分且吟詩五湖烟網非無意未去難忘國士知

倦客

十年五年岐路中千里万里西復東走馬愁衝曉村雪孤舟悶阻春江風達士猶來知道在昔賢何必哭途窮閑享蓋笥欣歜米會向源流作醉翁

早入諫院二首

玉階春冷未催班暫拂塵衣就笏眠孤立小心還自笑

夢魂潛繞御鑪煙

又

紫雲重疊抱春城廊下人稀唱漏聲偷得微吟斜倚柱
滿衣花露聽宮鶯

喜秀上人見訪

雪初開一徑師忽扣雙扉老大情相近林泉約共歸憂
榮棲省署孤僻負朝衣他夜松堂宿論詩更入微

丞相孟夏祗薦南郊紀獻十韻

節應清和後郊居事絜至誠聞上帝明德祀圓丘雅
用陶匏器罄非黍稷流就陽陳盛禮匡國禱鴻休漸覺
蘭迎露微涼麥弄秋壽出橫紫閣瑞靄抱皇州外肅
通班序中嚴納慶優奏歌三酒備表敬百神柔池碧

五

將還鳳原清宵閒半方方聆輔晝共賀賛皇猷

蜀中夏日自貽

展轉歌孤枕風幃信寂寥漲江垂蛺蝶驟雨鬧芭蕉道
阻歸期晚年加記性銷故人表厥盡相望在今朝

菱花

蔌蔌復悠悠年年拂漫流老池伴黃菊冷澹過新秋
破鼻須聞冷酒香時態懶隨人上下花心首被蝶分張
晚帶鳴虫急寒藏宿鷺愁故溪歸不得憑杖繫漁舟

放朝偶作

寒極放朝天忻聞半夜宣時安蓬窓雪月晏待高眠擁
褐同休假吟詩賀有年坐來幽興在松垂小牕前

右省張補闕哉相同在諫垣連居光德新春賦
詠聊以寄懷

小梅零落雪欺殘浩蕩窮愁豈易寬唯有苦吟償晚景
且無濃醉墜春寒高齋每喜追攀近麗句先憂屬和
難十五年前諳苦節知心不獨爲同官

温處士能畫鷺鷥以四韻換之

昔年吟醉逸江雛愛把漁竿伴鷺鷥閒說妙毫能縱
逸敢憑輕素寫幽奇消消浪濺殘菱蔓戛戛風搜折
葦枝得向晚牕閑樹亂雪蓑烟艇恨無遺

寄同年禮部趙郎中

仙步徐徐整羽衣小儀潛轉中儀樺飄紅燼盡趨朝路
蘭縱清香宿省時彩筆烟霞供不足綸閨說妙豈能縱
遲自怜孤宦誰相念喬祝空吟一首詩

結綬鄠郊縻攝府署偶有自詠

鶯離寒谷上喬木年暫種芸自矢老爲梅少府
可堪貧攝鮑參軍酒醒往事多興念吟苦隣居必獻聞
推却簿書搔短髮落花飛絮正紛紛

次韻酬張補闕因寒食見寄之什

柳近清明翠縷長多情右衮不相忘開緘雖覩新篇麗
破鼻須聞冷酒香時態懶隨人上下花心首被蝶分張
朝晞且莫輕春賞勝事由來在帝鄉

奔問三峯寓止近墅

三年奔走頗驚魂來謁行官淚眼昏鴛鷺入朝同待漏
牛羊送日獨歸村灞陵散失詩千首太華凄涼酒一樽
兵革未休無異術不知何以愛君恩

重訪黃神谷柬禪者

初塵芙閣辭禪閣却訪支郎是老郎我趣轉卑師趣靜
數峯秋雪一爐香

次韻和王駕校書結綬見寄之什

直應歸諫署方肯別山村勤苦常同業孤單共感恩醉
披仙鶴氅吟扣野僧門夢見君高趣天涼自灌園

荔枝

平昔誰相愛驪山遇貴妃枉教生處恨愁見摘來稀曉
奪紅霞色晴欺瘴日威南荒何所戀爲爾即忘歸

峽中

万疊烟霞裏隱隱見夔州夜靜明月峽春寒堆雪樓
獨吟誰會解多病自淹留往事如今白聊同子美愁

順動後藍田偶作時丙辰初夏月

小諫皇中諫三年待玉除直言無所補浩歎欲何如宮
闕飛灰燼嬪嬙落里閭藍岑秋更碧滔灑望鑾輿

寄贈楊夔處士

結茅只約釣魚臺濺水鸕鷀去又迴春卧聽邊聽酒熟
露吟庭際待花開三江春景遨遊徧百氏群書講貫來
國步未安風雅薄可能高尚仰天才

谷初忝諫垣今憲長薛公方在西閣知嬰奚隆異
愴吟四韻以弔之

以四韻代述榮感

舊詩常得在高吟不奈公心憂苦道自瑣闈言下振
孤雲綴負約薄宦轉堪傷夢達長松塔遥聞一炷香

杏花

不學梅歌雪輕紅照碧池小桃新謝後雙燕却來時
香屬登龍室烟籠宿蝶枝臨軒須貌取風雨易離披

夕陽
夕陽秋更好斂斂蕙蘭中極浦明殘雨長天急遠鴻
僧牕留半榻漁艇透疎蓬莫恨清光盡寒蟾只照空

水林橋花

一露一朝新簾櫳曉景分艷和蜂蝶動香帶管絃聞
笑擬春無力粧濃酒漸醺直疑風起夜飛去賛行雲

峽中嘗茶

族蔟新英摘露光小江園裏火前煎嘗吳僧談鴈山
好蜀叟休誇鳥觜香合座半甌輕泛綠開緘數片淺含
黃鹿門病客不歸去酒渴更知春味長

蠟燭

仙漏遲遲出建章宮簾不動透清光金闌露皂新裁
詔畫閣春紅正試粧淚滴盃盤何所恨燼飄蘭麝豹暗
和香多情更有分明處照得歌塵下燕梁

次韻和秀上人長安寺居言懷寄渚宮禪者

舊齋松老別多年香社人稀喪亂間出寺只知趨內殿
閉門長似在深山卧聽秦樹秋鍾斷吟想荆江夕鳥還
唯恐興來飛錫去老郎無路更追攀

鴈

八月悲風九月霜蒹花紅澹蓼條黃石頭城下波搖影
星子灣西雲間行驚散漁家吹短笛失群征戍鎌殘陽
故鄉聞爾亦惆悵何況扁舟非故鄉

漂泊

槿墜蓬踈池館清日光風緒澹無情鱸魚可贈輸

張翰楠樹呼奴羨李衡十口漂零猶寄食兩川消息未
休兵黃花將折重陽近何處登高望二京

歌枕

歌枕高歌白午春酒酣睡足最關身明會得窮通理
未必輸他馬上人

黃鶯

春雲薄薄日輝輝宮樹煙深隔水飛應爲能歌繫芳
綿麻姑乞與女真衣

駐蹕華下同年司封員外從翁許共游西溪又
違前契戲成寄贈

北渚牽吟興西溪爽共游拍期承棨馬故事初入內賜
無眼狎沙鷗縱目懷青島澄心想碧流明公非不要應
特乞龍舟

叙事感恩上狄右丞

昔歲曾投贄關河在左馮庾公垂顧遇王粲許從容
嵐光連岳逼酒味菊花濃同州官舍有上菊花酒寇難旋移國
幾聽鼙半生悲遠旅二紀閒門墳蜀雪隨僧踏荆烟逐
鴈衝凋零歸兩鬢舉止失前蹤得事雖甘守陳詩渠
肯慵適來趨九伻又伴賞三峯時大駕在華州捷托情何限吹
噓意數重自兹儔侶內無復歎龍鍾

搖落

夜來搖落悲桑棗半空枝故國無消息流年有亂罷

霜秦聞鴈早烟渭認帆遲日暮寒聲隱邊軍在雍坡

咸陽

咸陽城下宿往事可悲思未有謀身計頻遷反正期凍河孤棹滯老樹疊巢危莫問今行止漂漂自不知

重陽日訪元秀上人

紅菜黃花秋景寬醉吟朝夕在樊川却嫌今日登山俗且共高僧對榻眠別畫長懷吳寺壁宣茶偏賞謝溪泉歸來童稚爭相笑何事無人與酒船

漾陂

昔事東流共不迴春深獨向漾陂來亂前別業依稀在雨裏繁花寂寞開却腰漁船無野艇舊題詩句沒蒼苔潸然四顧難消遣只有佳妃泥酒盃

朝直

朝直叨居省閣間由來疎退校安閑落花夜靜宮中滿微雨春寒廊下班自扣玄門齋寢寵從他榮路用機關孤峯未得深歸去名畫偏求水墨仙

感懷投時相

非才偶忝直文昌兩鬢年深一鏡霜待滿敢辭稱小吏立班由未出中行孤吟馬跡拋槐陌遠夢漁竿擲葦鄉丞相舊知爲學苦更教何處貢篇章

多情

賦分多情却自嗟蕭蕭未必爲年華睡輕可忍風敲竹飲散那堪月在華薄宦因循拋峴首故人流落向天涯鶯春鷹夜長如此賴是幽居近酒家

訪題表兄王藻渭上別業

桑村搖落渭川西蓑水瀰瀰接稻泥幽檻靜來漁唱遠瞑天寒極鴈行低濁醪最稱看山醉吟句偏宜選竹題中表人稀羅亂後花時莫惜重相携

遷客

離夜聞横笛可堪吹鷓鴣雪宛知早晚雨江渡江湖秋樹吹黃葉蠻煙垂綠蕪鳧翻歸有日莫便哭窮途

寄碁客

松牕秋局穩相頗思皆凝幾局賭山果一先飲海僧饜圖聞夜雨下子對秋燈何日無羈束期君向杜陵

投時相

何以保孤危操修自不知衆中常杜口夢裏亦吟詩失

計辭山早非才得士遲薄冰安可履闇室豈能欺

送進士王駕下第歸蒲中時行朝在西蜀

失意離秋春不知到家時是落花時孤舟取士休言命早晚逢人苦愛詩度塞風沙歸路遠傍河桑柘舊蒼蒼應嗟我又巴江去游子悠悠聽子規

宣義里舍冬暮自貽

幽居不稱在長安溝淺浮春岸雪殘板屋漸移方帶野水車新入夜添寒名如有分終須立道若離心豈易寬滿眼塵埃馳務馬去獨尋煙竹剪漁竿

郊墅

韋曲樊川雨半晴竹莊花院偏題名畫成烟景垂楊色滴破春愁墜酒聲滿野紅塵誰得路連天紫閣獨

閑情漾陂水色澄於鏡何必滄浪始濯纓

贈富平李宰

夫君清且貧琴鶴最相親簡肅諸曹士安閑一境人
陵山雲裏拜渠路水中巡易得連宵醉千缸石凍春

旅寓洛南村舍

村落清明近鞦韆稚女誇春光妨柳絮月黑見梨花白
鳥闚魚網青帘認酒家幽棲雖自適交友在京華

蜀中三首

馬頭春向鹿頭關遠樹平無一望閑雪下文君沽酒市
雲藏李白讀書山江樓酒恨黃梅後村落人歌紫芋間
堤月橋燈好時景漢庭無士不征蠻

又

夜多無雨曉生塵草色嵐光日日新蒙頂茶畦千點露
浣花牋紙一溪春楊雄宅在唯喬木杜甫臺荒絕舊鄰
却共海棠花有約數年留滯不歸人

又

渚遠江清碧簟紋小桃花繞薛陶墳朱橋直指金門路
粉堞高連玉壘雲幽思下斷琴翹鳳足波中濯錦散鸂鶒群
子規夜夜啼巴樹不盡吳鄉楚國聞

渚宮亂後作

鄉人來話亂罹情淚滴殘陽問楚荊白社已應無故老
清江依舊遶空城高秋軍旅誅齊山樹昔日漁家是野營
牢落故君灰燼後黃花紫蔓上墻生

卷末偶題三首

一卷踈蕪一百篇名成未敢暫忘筌何如海日生殘夜
一句能令万古傳

又

七歲侍行湖外去岳陽樓上敢題詩如今衆晚無功業
何以勝任國士知

又

第由來是出身垂名俱爲國風陳紫生若不知麟稚
孤宦如何作近臣

雜著
入閣
長安感興
郊墅
詠懷
寄懷元秀上人
寄贈藍田畢少府
贈宗人前公安宰君
迴鑾
贈劉神童
遊貴侯城南林望
長江縣經賈島墓
寄職方李員外
端居
竹
自貽
弔水部賈員外
渭陽樓閑望
郊園
池上
送潘為下第南歸
燈
悶題
下第退居二首
江宿聞蘆管
閑題
贈下第舉公
題李員外招國里居
追紀少師別墅
省中偶作
送京參翁先輩歸閩中
寄獻集賢相公
寄許棐
奔避
和知已秋傷懷
賀送鄭駕部
九日偶懷
自遣
府署偶題
送吏部曹郎中
中年
贈顏上人
春陰
試筆偶書
江梅
寄邊上從事
敷溪高士
語溪
贈油口苗居士
失路鶺鴒
謝兵部盧郎中
文昌寓直
街西晚歸
贈咸陽王主簿
自貽
偶書
蔡處士
信美寺峯上人
寄獻狄右丞
八座外郎自賀
下峽
苕溪
寄左省幸起居宇
江行
錦二首
代秋扇辭
乳毛松
樗里子墓
牡丹
王蘂
石柱
哭進士李洞二首
府中寓止寄趙大諫
贈劉神童
京兆府試殘月如新月
石門山泉
渭陽樓閑望
送潘為下第南歸
下第退居二首
江宿聞蘆管
閑題
追紀少師別墅
題李員外招國里居
閑題
送從叔員外
寄許棐
靜吟
和知已秋傷懷
舟行
闕下春日
峽中寓止二首
送吏部曹郎中
謝陳贊善
贈顏上人
遠游
寄邊上從事
春草碧色
贈油口苗居士
寄勉顧雲
自適
見海棠盛開
酬張茂先
菊
荔枝樹
江上秋夕
讀前夕二首
寄張員外
深居

入閤

秘殿臨軒日和鑾友正年兩班文武盛百辟羽儀全霜
漏清中禁風旗拂署天門嚴新勘契仗入通承宣玉几
當紅旭金爐縱碧烟對揚稱法吏贊引出宮鈿言動揮
毫疾雁容執簿專壽出晴驟驌驦瀕景暖連延禮有鶱鸞
集恩無雨露偏小臣叨備位歌詠泰階前

郊墅

蓼水菊籬邊新晴有亂蟬先秋終寂寞晚醉自留連
野濕禾中露村閑社後天題詩滿紅葉何必浣花牋

長安感興

徒勞悲喪亂自古戒繁華落日狐兎徑近年公相家可

悲聞玉笛不見走香車寂寞墻匡裏春陰挫杏花

詠懷

迂踈雖可欺心路甚男兒薄宦元無味平生粗有詩滄
交終不破孤達晚相宜夜花前唆朝寒雪裏追竹聲
輸我聽茶格共僧知景物深多感情懷偶不卑溪鷺
午寢山蔽止春飢險事銷腸酒清歡敵手茗香勤拋藥
圍煙艇憶莎陂自許身途在儒綱復振時

寄贈藍田章少府先輩

王畿第一縣縣尉是詞人館殿非初意圖書是舊貧破
冰泉竇響賽雪廟松春自此昇朱通籍清華日近身

寄懷元秀上人

悠悠千祿利草草廢漁樵身世堪惆悵風騷頗寂寥高
秋期野步積雨放趨朝得句如相憶莎齋且見招

興善

妖星沉雨露和氣滿京關上將忠勳立明君法駕還順
風調雅樂夾道叙群班香泛傳宣裏塵清指顧間樓臺
新紫氣雲物舊黃山曉渭行朝肅秋郊曠望閑廟靈安
國步自角動天顏浩浩昇平曲流歌徹百蠻

贈宗人前公安宰君

喧卑從宦出喧卑別盡能琴又解碁海上春耕因亂廢
年來冬薦得官遲風中夜犬驚槐巷月下寒驢齧棗椎
雞孤散恨無懽唱路耿懷吟得贈君詩

長江縣經賈島墓

水遶荒墳縣路斜耕人訝我久咨嗟重來兼恐無尋

處日落風吹破子花

游貴侯城南林望

韋杜八九月亭臺高下風獨來新露後閑步澹煙中荷
密連池綠柿繁和葉紅主人貧貴達清境屬隣翁

端居

業業下高梧端居失所圖亂罹時輩少風月夜吟孤舊
疾襄還有窮愁酔暫無秋光如水國不語理霜顱

寄職方李員外

曾袖篇章謁長卿今來附鳳事何榮星臨南省陪仙
步春滿東朝接珮聲（員外補史備宮各添一攵攀附）談笑不拘先後禮
歲寒仍契子孫情龍墀仗下天街暖共看圭峯雪萬
行

自貽

飲遊博席與心違野眺春吟更是誰琴有澗風聲轉滄詩無僧字格還卑恨拋水國釣裘雨負過長安櫻筍時頭角俊髭應拍妓權門蹤跡獨羞池

竹

宜煙宜雨又宜風拂水藏村復間松移得蕭騷從遠寺洗來疎淨見前峯幽階薛拼春芽迸繞徑莎微夏蔭濃無賴杏花多意緒數枝穿翠好相容

郊園

相近復相尋山僧與水禽煙蓑春釣靜雪屋夜碁深雅道誰開口時風未省心溪光何以報秖有醉和琴

弔水部賈員外嵩

幽魂應自慰李白墓相連

燈

雨向莎階滴未休冷光孤恨兩悠悠舡中聞鴈洞庭宿床下有蛩長信秋昔照美簾新灑別不挑紅燼止舍愁蕭騷寒竹南牕靜一扃閑其蒼爲爾留

池上

池榭愜幽獨狂吟學解嘲露荷香自任風竹冷相敲喪志嫌孤賞無機愛滌交仙山如有分必擬訪三茅

贈下第舉公

見君失意我惆悵記得當年落第情出去無聊歸又閉苑南慢打講鍾聲

問題

送京參翁先輩歸閩中

解印東歸去人情此際多名高五七字道勝兩重科館明寒燭吟舡九夜波家山春更好越鳥在庭柯

九日偶懷寄左省張起居

令節爭歡我偶閑荒臺盡日向晴山渾無酒泛金英菊謾道宜趨玉筍班深媿晴莎迎野步不堪紅葉照衰顏

賀部鄭郎三十八大尹貳河東聞榮加金紫谷

香浮玉陛辭天袍綉蒲茸稱少年郎署轉曹雖久次以末派之外思舊事深因賀洪送

京河亞尹是優賢縱游雲水無公事貴買琴書有俸

錢今日龍門看松雪採春明日向平泉

初還京師寓止府署偶題屋壁

秋光不見舊池臺四顧荒涼瓦礫堆火力不能燒地力
亂前黃菊眼前開

自遣

強事官途何足謂入微章句更難論誰知野性直天性
不扣權門扣道門閱硯晚驚鷗臨砌樹迸階春笋滿籬
根朝迴何處消長日紫閣峯高有舊村

中年

漠漠素雲淡淡天新年景象入中年情多最恨花無語
愁破方知酒有權苔色滿牆尋故地雨聲一夜憶春田
蹇遲自喜添詩學更把前題改數聯

春陰

攜琴當酒度春陰不解謀生只解吟舞蝶歌鶯莫相
說老郎心是老僧心

江梅

江梅且緩飛前輩有歌詞莫惜黃金縷難忘白雪枝
吟看歸不得醉鬢立如凝和雨和烟折含情寄所思

試筆偶書

沙鳥與山蔬由來性不羈可憑唯有道難解莫過詩
狂笑孤吟僻終嫌巧宦卑乖慵恩地怒冷澹好僧知
華省慙公器滄江負釣師露花春直夜燈跋早朝時
世路多艱梗家風免墜遺穀勤一蓑雨祇得夢中披

敷溪高士

敷溪南岸擁柴扉桂却朝衣愛靜名關得林園栽樹法
喜聞兒姪讀書聲眠窓日暖添幽夢步野風春散酒醒
謫去徵還何擾擾片雲相伴看表榮

語溪

湛湛清溪疊疊山白雲白鳥在其間漁翁醉睡又醒醒
誰道皇天最惜閑

失鷺鷥

野格由來僻小池驚飛却下碧江涯月昏風急宿何處
秋岸蕭蕭蓼草枝

宿兵部盧郎中乃蒙出示詩集以四韻謝

七子風騷尋失主五君歌誦久無聲調中雅樂歸時正
澄外頹波到底清才大始知寰宇窄吟高何止鬼神驚
葉公好尚渾疎闊忽見真龍幾喪明

文昌寓直

何遜空階夜雨頻朝來文直雨新晴落花亂上花磚上
不忍和苔踏翠英

街西晚歸

御溝春水遶閑坊信馬歸來傍短墻幽樹名園臨紫陌
晚風時帶牡丹香

贈咸陽王主簿

可愛咸陽王主簿窮經盡到昔賢心登科未足酬多學
積業猶聞惜寸陰自與山妻舂玉粟只憑隣叟典孤琴
我家賒酒相留宿聽我披衣看雪吟

癸卯歲受同年丈人故川守李侍郎

教諭衰晏龍鑮益用感歎遂以章句自貽
多感京河李丈人童蒙授教便書紳文章至竟無功業
名宦由來致苦辛皎日還應知守道平生自信解甘貧
孤單所得皆逾分歸種敷溪一畝春

偶書

承時偷喜負明神務實邦能得庶身不會蒼蒼主何事
忍飢多是力耕人

蔡處士

無着復無求平生不解愁謳吟高興遠貧病淨襟中酒
趣陶山相詩篇沉隱侯小齋紅色裏籬柱繫漁舟

信美寺岑上人

巡禮諸方遍湘南頗有緣焚香老山寺乞食向江舡紗

碧籠名畫燈寒曜淨禪我來能求日蓮漏滴階前

寄獻狀右丞

逐勝偷閑向杜陵愛僧不愛紫衣僧身為醉客思吟
客官自中丞拜右丞殘月露垂朝闕蓋落花風動宿
齋灯殘簟小諫輕舟在心戀清譚去未能

故許昌薛尚書能嘗為都官郎中後數歲故建
州李員外頻自憲府內彈拜都官員外八座外
郎皆一時騷雅宗師則都官之曹振盛於此余
早年請益實受深知今忝此官復是正秩豈惟
都官雖未是名郎踐曆曾聞薛許昌復有李公陪雅躅
豈宜鄭子忝餘光榮為後進趨蘭署喜拂前題在粉墻

八座外郎恭省中題記多在

他日節旄如可繼不嫌曹冷在中行

下峽

憶子啼猿繞樹哀雨隨孤棹過陽臺波頭未白人頭白
瞥見春風灩澦堆

苔錢

春紅秋紫繞池臺箇箇圓如潑世財雨後無端滿窮巷
買花不得買愁來

寄左省韋起居序

風神何蘊籍張緒正當年端簡爐香晝清虛玉漏天
飾裴無雨備著述減春眠旦夕應彌入銀臺侯曉宣

江行

漂泊病難任逢人淚滿襟關東多事日天末未歸心夜

雨荊江漲春雲郢樹深鼕鼕聽漁唱漸漸入吳音

錦二首

布素豪家定不看若無文彩入時難紅迷天子帆邊日
紫奪星郎帳外蘭春水濯來雲鴈活夜機挑處雨燈寒
舞衣轉轉求新漉不問亂罹桑柘殘

又

文君手裏曙霞生美號仍聞借蜀城奪得始知袍更貴
着歸方覺晝偏榮宮花顏色開時麗池鳳毛衣浴後明
禮部郎官人所重省中別宴好窠名

代秋扇辭

露入庭無恨已深熱時天下是知音迂流洽背曾施力
氣爽中宵便負心一片山溪從蠹損數行文字任塵侵

綠槐陰合清和後不會何顏又見尋

中臺五題

乳毛松

松格一何高何人號乳毛霜天寓直夜魄爾伴閑曹

樗里子墓

賢人骨已消墓樹幾榮凋正直魂如在齋心願一招

牡丹

亂前看不足亂後眼偏明却得蓬蒿力遮藏見太平

王藥 亂前唐昌觀玉藥最盛

唐昌樹已荒天意眷文昌晚入微風起春時雪滿墻

石桂 外祖在南宮七轉名曹舊記昔在

暴亂免遺折森羅賢達名未郎何所取叨繼外門榮

哭進士李洞二首

所惜絶吟聲不悲君不榮李端終薄宦賈島得高名旅葬丹旐濕燈閙素帷清塚樹僧栽後新蟬一兩聲

墜新墳小身猱遷俗輕猶疑隨計晚昨夜草虫鳴

又 酷愛賈浪仙東蜀浪仙塚在詩長江在此處

自聞東蜀病唯我最関情若近長江死想君勝在生寥

府中寓止寄趙大諫

老作舍舍客貧無儻舍錢神州容寄跡大尹是同年密

爾都忘倦乖慵益見怜雪風花月好中夜便招延

贈劉神童 六歲及第

賈讀在前生僧譚足可明還家雖解喜登第未知榮時果曾治賜 上召於便殿親試以菓實

森語讀書聲

京兆府試殘月如新月

榮落何相似初終却一般猶疑和夕照誰信隨朝寒水木輝華別詩家以象難佳人應誤拜棲鳥反求安屈指期輪滿何心謂影殘庾樓清賞處吟徹曙鍾看

石門山泉

一脉清泠何所之縈紆漱巽入僧池雲邊野客窮來處石上寒猿見落時聚沫繞苔殘雪在迸流穿樹隨花隨煙春雨晚閑吟去不復遠尋皇子陂

渭陽樓閑望

千重三華見皇州望盡凝嵐即此樓細雨不藏秦樹色夕陽空照渭河流後車寧見前車覆今日難忘昨日憂

擾擾塵中猶未已可能疎傅獨能休

送進士潘為下第南歸

歸去宜春春水深麥秋梅雨過湘陰鄉園幾度經狂寇桑柘誰家有舊林結綬位卑甘晚達登龍心在且高吟灞陵橋上楊花里酒滿芳樽淚滿襟

下第退居二首

年來還未止丹梯正着漁蓑謝故溪落盡梨花春又了破籬殘雨晚鶯啼

又

未嘗青杏出長安豪士應疑怕壯丹祇有退耕耕不得壯然村落水吹殘

江宿聞蘆管 商船上童善吹

蓼曲妻清楚水濵聲聲吹出落花春須知風月千檣下
亦有胡蘆河畔人

閑題

擧世何人肯自知須逢精鑑定妍媸若教莫眛明鏡
也道不勞紅粉施

故少師從翁隱巖別墅亂後榛蕪感舊懷
遂有追紀

風騷爲主人凡俗仰清塵密行栟閨閫明誠動縉紳周
旋居顯重內外掌絲綸妙主逢垂籍忠爲社稷臣大
儀墻仞峻東轄紀綱新聞善常開口推公豈爲身立朝
鳴珮貴歸宅典衣負半醉看花晚中飧煮菜春晴臺
隨鹿上幽墅約僧隣理論知清越

得李頻樂香沾筆硯竹色染衣巾寄鶴眠雲叟騎驢
入室賓

舟行

九江迢迢九月殘舟人相語且相看村逢好處嫌風便
酒到醒來覺夜寒蓼水白波喧戛口菊園紅葉憶長安
季鷹可是思鱸鱠引退知時自古難

閑下春日

建昌宮殿紫雲飄春漏遲遲下絳霄綺陌煖風嘶去馬
粉郎初日照趍朝花經宿雨香難拾鶯在豪家語更嬌
秦楚年年有離別揚鞭揮袖灞陵橋

峽中寓止二首

荊州未解圍小縣結茅波強對官人笑甘爲野鶴欺江
春鋪網閟市晚菊蔬遲子美猶如此離然不敢悲

又

傳聞殊不定鑾輅幾時還俗易無常性江清見老顏夜
舡歸草市春步上茶山寨將來相問児童競啓關

送吏部曹郎中免官南歸

高名向已求古韻古無儔風月拋蘭省江山復桂州賢人知止足中歲便歸休雲鶴深相待公卿不易留滿朝張祖帳半路上仙舟簪重藏吳畫茶新滿越甌郡迎紅燭宴寺宿翠嵐樓觸目成幽興全家是勝遊蓬聲漁叟雨葦色驚鷗縱鶩秋人別郊園改將歸里巷脩桑麻勝祿食節序免鄉愁陽朔花迎棹崇賢葉滿溝唐春歡促睞簷日晚梳頭道暢應為虎時來必問牛終須康樂品未變漱寒流議在歸群望情難戀自由小生誠淺拙早歲便依投夏課每垂奨雪天常見憂遠招陪宿直首薦向公侯攀送偏揮灑龍鍾志未酬

余嘗有雪茶一絶為人所諷吟陳賛善小筆

忽為圖以詩謝之

賛善賢相後家藏名畫多留心於繪素得志在煙波屬曲同吟詠成功更琢磨君愛余風雪句幽絶寫漁蓑

贈顏上人

相尋善可知放錫便論詩酷愛山兼水唯應我與師風雷吟不覺猿鶴老為期近輩唯棲白其如趣向卑

遠遊

江湖猶足事食宿戍鼙喧久客秋風起孤舟夜浪翻鄉音離楚水廟貌入湘源岸闊鳧鷖小林垂橘柚繁津官來有意漁者笑無言早晚疇僧約中朝有藥園

寄邊上從事

男兒懷壯節河外事嫖姚高壘觀諸寨全師護大朝

消遥日寄僧家一般情緒應相信閉靜巡深樹影斜

自適

紫陌奔驢不暫停送迎終日在郊坰年來屬疾頻杜門雨後江頭且跼青浮蟻滿盃難暫捨貴珠一曲莫辭聽春風祇有九十日可合花前半日醒

擢第後入蜀經羅村路見海棠盛開偶有題詠

上國休誇紅杏絶深溪自照緑苔磯一枝低帶流鶯睡數片狂和舞蝶飛堪恨路長移不得可無人與畫將歸手中已有新春桂多謝烟香更入衣

右省補闕張茂樞同在諫垣隣居光得迭和篇

什未嘗間時忽見貽謂谷將來寢歷必在文昌常與何水部宋考功為儔谷雖賦干風雅實用

兢惶因行酬寄
何宋清名動粉闈不才今日偶陳詩考功豈敢聞題品
水部猶須繫挈維積雪共深酬唱夜落花墻隔笑言時
紫垣名士推楊切為話心孤倍感知紫微薛公獎善頗
深補袞即紫微中表嘗傳重旨故有此句

菊

子孫莫把比蓬蒿九日枝枝近鬢毛露濕秋香滿池岸
由來不妻五松高

荔枝樹

二京曾見畫圖中數本芳菲色不同孤撑今來已微外
一枝烟雨思無窮夜郎城近金香瘴杜宇巢低起曙風
腸斷渝濾霜霰薄不教紫似灞陵紅

次韻和禮部盧侍郎江上秋夕寓懷

望郎到處覺風生蜀郡留連亞相情亂後江山悲庾信
夜來烟月屬袁宏夢歸蘭省霜星動吟向莎州宿鳥驚
未脫白衣頭半白叨陪屬和倍為榮

讀前集二首

殷璠裁鑒英靈集頗覺同才得契深荷事後來高仲武
品題間氣未公心

又

風騷如線不勝悲國步多艱艱即此時愛日滿階看古集
秖應陶集是吾師

寄司勳張員外學士

平昔偏知我司勳張外郎昨來聞俶擾憂甚欲顛狂

文孫篡拾遺

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唐史豔稱韓偓司空圖謂其能知幾也於孫郃則遺之郃當天祐間官拾遺目擊藩鎮恣肆主勢日孤南北司各結外援以相傾軋甚且舍近附遠去忠結好以求一日之安封疆日蹙爲大臣者不恤教板歌以侑酒泣訴於窮凶之人僅僅有山南東道節度使趙匡凝及其弟留後匡明委輸不絕佐藩府者日計議肥私瘠公之策深疾搢紳之士至以清流投之濁流嗚呼豈僅春秋之三桓哉夫唐之亡亡於叛卒實亡於飢民耳

有黃巢而後有朱溫有朱溫而國祚以移故其卜世論曰在乎利民又曰欲永其祚莫先德義貽厥後世春秋無賢臣論既引書曰帝乃震怒致令海內無一嘉祥但有妖怪又引易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蓋恫之也詩二章一則喜韋補闕之靖獻一則自比三閭大夫之介潔耿耿忠義情見於詞吉光片羽與偓之詩圖之詩品並存可也固非僅一鄉之士矣爰敘其世俾讀者知其人民國二十年二月後學張壽鏞序

孫拾遺文纂目錄
論
卜世論
春秋無賢臣論
序
送無作上人遊雲門法華序
傳
方玄英先生傳
墓志銘
王積中墓志銘
詩
哭玄英方千先生
古意擬梓州陳拾遺
句
附錄方干詩

唐奉化孫郃希韓撰　後學鄞張壽鏞詠霓輯

論

卜世論

周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夫帝王括囊宇宙位重憂榮天生利民非樂兆民之上故君民者遇夫聖則禪之不遇則以子繼之堯之於舜舜之於禹禹之於子是以周都天地之中欲便四方之會不恃山河務從德化原其意也在乎利民豈異唐虞之道而反卜

年卜世邪必也欲永其祚莫先德義貽厥後世天人祐之豈非無窮也哉何三十七百年世之有若右其卜而左其德俾乎厥後恃年世之永久必輕乎德義若此之謀非君子之道也昔太戊懼裁而盛帝辛恃瑞而亡在此不在彼豈不知之而卜年卜世者乎

春秋無賢臣論

春秋列國周之諸侯受周之封分爲五等五等之下臣爲陪臣陪臣於諸侯君父也諸侯於周王亦君父也陪臣於諸侯君父之道孝於父者必欲父孝於祖陪臣忠於諸侯者必欲諸侯忠於天子則忠孝兩全康父天下今春秋陪臣張公室侵王室弱周以強諸侯是弱祖而強父佐諸侯而敵周是佐父而敵祖遺祖之怨成父之逆惡莫大焉言之於臣則非忠語之於子則非孝論之於道則傷義推之於情則辜恩遂使姬周削弱祀號而已桓文雖以爲霸何能正之反有封禪請隧之僭管晏雖有其功何能諫之而有反玷毀孔之惡于時風教大壞海內焚如天不能陰騭下民降大聖以爲木鐸歷國七十餘說而不遇奔走齊魯宋衛之郊反

若喪家之狗知不可訓慮後世不懼乃修春秋明向背其有甚者或夷之或狄之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奔走失社稷者不可勝紀書曰帝乃震怒致令海內無一嘉祥但有妖怪謂春秋亂世豈不如然于時人不堪命何邪無賢臣哉子爲此論警眾士大夫多稱之遂聞殷殷醜醜徵而奇之或謂可刊金石訓乎今後既而喧傳則有難僕曰春秋豈乏賢者子謂之無激之邪鮮之邪奈乎孔門何曰孔門仕者鮮又家臣耳子不讀聖賢書乎易云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春秋之大夫小貞耳蓋

以大貞取之以王道取五霸猶罪人

序

送無作上人遊雲門法華序

越中山水名於天下山寺雲門法華又名焉嘗憶北海
遊越越帥日率從事樂妓酒饌訪北海北海不樂因曰
某久住此蓋爲雲門法華二寺今日攜酒樂大似方便
發遣越帥乃已此出採相公譜書譜書是顏魯公作又見朱放詩曰長憶
雲門寺門前千萬峯郤嘗居越中每吟此詩未遊二寺
常以爲過上人名僧也又遊名寺前欲遊天台今遊雲

門法華二寺宜哉乃知靈鶴不之蓬島則在青田有異
凡禽遊不擇地別上人快快因爲序送之

傳

方玄英先生傳

先生新安人字雄飛章八元即先生外王父也廣明中
和閒爲律詩江之南未有及者始謁錢塘守姚公合公
視其貌陋初甚侮之坐定覽卷駭目變容而歎之先生
一舉不得志遂遯於會稽漁於鑑湖與鄭仁規李頻陶
詳爲三益友弟子宏農楊夆繹子居遠及卒夆編其詩

請舍人王贊爲之序贊序云張祐升杜甫之堂方干入
錢起之室

墓志銘

王積中墓志銘

君諱知蘊字積中連山大堰人幼挺奇操嘗以翊贊經
綸匡持邦國爲己任歷蘇州嘉興尉陞安吉令以廉能
善政爲長吏所徵仕終朝散大夫壽王府咨議參軍監
察御史柱國曾祖珪別駕贈大理卿祖添司農卿父邁
黃巖令子愼徵校書郎處州長史昌禹監察御史裏行

一門鼎盛世有嘉績當世罕比

壽鐫案奉化縣志人物傳王知蘊傳末註歷志本
孫郤撰墓志參臨川集云檢臨川集卷九十五刑
部侍郎王公墓志銘云其先晉丞相導也丞相十
有六世孫儉爲唐正議大夫刺明州始去長安之
萬年爲明之奉化人云云是王知蘊傳中季父儉
由開元禮上第累任刑部尚書刺明州始去長安
之萬年爲明之奉化人一段文字乃參臨川集者
餘爲孫拾遺志文也當始修奉志之時拾遺文纂

必有存者今皆散亡吉光片羽殊可寶貴因錄之
惜其銘文無可攷而志文復不全耳

詩

哭玄英方干先生

斗牛文星落知是先生死湖上聞哭聲門前見彈指客
無一寸祿名傳千萬里死著紙衣裳生誰念朱紫我心
痛其語淚落不能已猶喜韋補闕揚名獻天子

古意 擬梓州陳拾遺

屈子生楚國七雄知其材介潔世不容跡合藏溝渠道
魏禮段干木秦王乃止戈小國有其人大國崇之何賢
哲信爲美兵甲豈云多君子戰必勝斯言聞孟軻

廢固命也瓢飲亦賢哉何事葬江魚空使後人哀

句

仕宦類商賈終日常東西
詩瑣傳香扶日出紫雲護闕擁山來

附錄方干詩

壽鋪案計有功唐詩紀事既錄孫拾遺哭玄英方
先生詩又錄玄英先生傳其詩其傳之存賢賴之

上砌露凝寒色遥遮門列仙終日逍遥地鳥雀潛
來不敢喧

除夜云玉漏斯須即達晨四時吹轉任風輪寒鐙短
燼方燒臘畫角殘聲已報春明日便爲經歲客昨
朝猶是少年人新正定數隨年減浮世惟應百偏
新

千爲人質野每見人設三拜曰禮數有三識者呼爲
方三拜爲人脣缺連應十餘舉遂歸鏡湖後十數
年遇醫補脣年已老矣鏡湖人號曰補脣先生鏡

湖西島閒居詩曰寒居壓鏡心此處是家林梁燕
欺春醉巖猿學夜吟雲連平地起月向白波沈猶
自聞鐘角棲身可在深
又云世人如不容吾自縱天慵落葉憑風掃香粳倩
水春花朝連郭霧雪夜隔湖鐘身在能無事頭宜
白此峯
又感懷云至業不得力到今猶苦吟吟成五字句用
破一生心世路屈聲滿雲溪冤深前賢多晚達
莫怕鬢霜侵

千爲詩如鶴盤遠勢投孤巘蟬曳殘聲過別枝齊梁
已來未之有也
千師徐凝千常刺凝曰把得新詩草裏論反語曰村
裏老餘杭守謂千苦吟未能應卒因夜燕以飛字
韻命賦之千時立成曰閒世仙郎夜燕時丁丁寒
漏滴聲微琵琶絃促千般調鸚鵡杯深四散飛徧
詩玉容歌白雪高燒紅燭照朱衣人閒有此榮華
事爭遣漁翁戀釣磯
唐末宰臣張文蔚中書舍人封舜卿奏名儒不遇者
五人請賜一官以慰其魂千其一也
千寄李頻云山木又搖落望君還不還軒車何處去
雨雪滿前山思苦寒星動鄉遊釣渚閒明年見名
字唯我獨何顏又有題桃花塢周處士別業云細
泉出石飛難盡孤燭和雲溼不明何事懶於稽叔
夜更無書札答公卿又貽天目中峯客有枯井夜
聞鄰果落廢巢寒見別禽來之句張爲取作主客
圖
吳融贈千詩曰把筆盡爲詩何人獻天子句滿天下
口名聒天下耳不識朝不識市曠道遙閒徙倚一

杯酒無萬事一葉舟無千里衣裳白雲坐臥流水
霜落風高忽相憶惠然見訪留一名一夕一夕聽吟十
數篇水榭林蘿爲岑寂拂旦捨我亦不辭攜笻徑
去隨所適無處覓雲半片鶴一隻
僧可朋贈千詩云盛名傳出自皇州一舉參差便縮
頭月裏豈無攀桂分湖中剛愛釣魚休童僮尚棄
呈鄰叟客乞書題謁郡侯獨汎短舟無限景波清
西接洞庭秋

僧貫休贈詩云盛名與高隱合近謝敷村弟子已得桂先生猶灌園投綸侵海分得句覓雲根白日昇天路知君別有門（弟子謂李頻也）

僧虛中悼干云先生在世日祇向鏡湖居明主未巡狩白頭閒釣魚煙莎一徑小洲島四鄰疏獨有爲儒者時來弔舊廬

壽鏞案全唐詩話於孫拾遺則遺之於方干僅錄其越州使院竹世人如不容二首及鶴盤遠勢投孤嶼蟬曳殘聲過別枝二句又貽天目中峯客二句又貽天目中峯客二

句放清四庫存目提要云全唐詩話原本題宋尤袤撰袤爲紹興二十一年進士以光宗時卒而自序年月乃題咸淳時代殊不相及校驗其文皆與計有功唐詩紀事相同周密齊東野語載眞似道所著諸書此居其一蓋似道假手廖瑩中而瑩中又剽竊舊文後人惡似道之姦改題袤名毛晉不爲攷核刻之津逮祕書中疏亦甚矣云云是其不知有孫拾遺也固宜

孫拾遺文纂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孫拾遺外紀目錄
傳
遺事
著述
墓籍貫附
校勘

鄞 後學張壽鏞詠霓輯

壽鏞弱歲讀王伯厚先生困學紀聞至春秋無賢臣論未嘗不廢書三歎也因全謝山先生注而得孫拾遺原文之大凡更證以抱經樓舊藏四明文獻考卽謝山所謂乾道圖經賴此存者遂得春秋無賢臣論卜世論全文及哭玄英方干先生詩一首於是益取宋計有功唐詩紀事宋姚鉉唐文粹及清選全唐詩清董誥四明約園刊本

詩幹袁鈞四明文徵奉化縣志一一核對綜前後所得僅文六首詩三首而已最後檢台州府志其遺聞軼事詳於寧奉各志然詩文無可增益爰據所見別編外紀自慚譾陋幸邦人君子教正焉

傳

宋張津乾道四明圖經本傳

孫郃有文名四明才名記云孫郃博學高才唐末爲左拾遺朱溫簒遺靜慧院卽其故宅

元袁桷延祐四明志本傳

孫郃奉化博學高才見四明才名記云唐末爲左拾遺朱溫簒唐著春秋無賢臣論卜世論見文粹卽脫冠裳服布衣以隱著書紀年悉用甲子以示不臣之義詩擬陳子昂有哭方干詩見姚鉉所纂唐文粹今淨惠院其故宅也

壽鏞案十國春秋一百四十卷清康熙閒仁和吳任臣撰其自序云大抵南唐敦文事江左以興吳越效恭順國祚克永楚以侈靡喪厥家閩以淫暴傾其國楊氏孱弱而隨失高氏無賴而倖存前後蜀之恃險無備其迹同也南北漢之先滅後亡其勢異也知乎此而十國君臣之得失政治之盛衰傳世長短之數國勢順逆之形夫固可以概見而得其要領矣立論極爲平允列孫拾遺傳於吳越以其爲越人也

孫郃明州奉化人也自幼負氣岸博學高才唐末爲左拾遺朱全忠簒唐著春秋無賢臣論卽脫冠裳服布衣歸隱於奉化山著書紀事悉用甲子以示不臣之義

浙江通志本傳

壽鏞案志曰十國春秋云云與前傳同不重錄

寧波府志本傳

唐孫郃字希韓奉化人幼負氣岸天祐閒官右拾遺後賞晦林泉作詩擬陳子昂有哭方干詩偉節凜然故宅在縣東數里後徙湖山廢爲淨惠寺子孫有徙家會稽者宋天禧中孫沔第進士爲御史裏行後知明州杜正獻嘗以詩送之有暫還仁里庇斯民之句云其後奭仲濟奉時中皆以科第顯

奉化縣志本傳

孫郃字希韓幼負氣岸博學高才乾寧中舉進士天祐閒授左拾遺朱溫篡唐著春秋無賢臣論卜世論卽脫冠裳服布衣以隱著書紀年悉用甲子以示不臣之義

詩擬陳子昂有哭方干詩偉節凜然淨惠院卽其故宅其遠孫曰沔字元規宋天禧三年第進士爲人明敏果敢歷官至監察御史裏行沔先世徙寓會稽未欲遠去墳墓乞知明州許之杜衍遺之詩云四明山水饒靈粹

屬山東盜起徙知徐州以禮部侍郎致仕築居於明有詩云新治甬上居閒逸安暮齒

台州府志本傳

孫郃字希韓樂安人嘉定志自幼負氣岸博學高才兩浙名賢錄賞從方干學康熙志登乾寧四年進士第好孟荀揚之書爲文學韓愈仕至校書郎河南文學郡齋讀書志累遷右拾遺朱溫篡唐郃著春秋無賢臣論卽脫冠裳服布衣而隱著書紀年悉用甲子以示不臣之義名賢錄著有才名志宋高僧傳文纂四十卷讀書志小集三卷唐書藝文志文格二卷

卷 宋史藝文志

壽鏞案光緒台州府志人物傳十七考異云乾道四明志作奉化人兩浙名賢錄十國春秋浙江通志寧波府志同今案嘉定赤城志云方干詩前後序皆樂安人浙江通志四明郡才名志下引宋高僧傳樂安孫郃著則郃本樂安人無疑十國春秋言歸隱於奉化山蓋郃後隱於奉化遂以爲奉化人也

考異又云康熙志郃少從方干遊既貴還謁干干

方釣於鑑湖踞而不顧郤立不敢請久之失魚捽湖濱遂命之捕郤卸衣扁往得又案全唐文有郤所撰方玄英先生傳則郤爲干弟子信矣至卸衣捕魚之事近於小說家附會之談殊不足信王氏棻光緒仙居志辨其妄而削之是矣

遺事

宋史浩十二先生贊其十二奉化孫公贊曰朱梁僭竊公憤憤恥仕遯民服年著甲子夥夥唐末有茲義士遺編雖存惜無信史

壽鏞案史忠定十二先生贊蓬萊黃公大梅梅公石臺葛公石窗賀公大隱楊公慈溪杜公甬水王公望春王公湖西周公奉化公西湖樸公桃源王公望春王公湖西周公奉化孫公也見四明文獻考

計有功唐詩紀事云希韓四明人與方干友善乾寧中登進士第好荀揚孟子之書學退之爲文爲校書郎中河南府文學其文爲錢珝所序詩有仕宦類商賈終日常東西之句

王應麟困學紀聞云孫郤論春秋無賢臣蓋諸侯不知有王其臣不能正君以尊王室此孟子所以卑管晏也全謝山注云孫郤唐末拾遺吾鄉前輩也春秋無賢臣論以見當時藩府諸臣無心王室

戚學標三台詩錄云郤有春日早朝詩冠冕裔皇王岑遺範頸聯云青瑣傳香扶日出紫雲護闕擁山來其雲日字與春早互映猶佳

壽鏞案三台詩錄三十二卷清戚學標編學標自序略曰吾郡之有詩刻自南宋初桑公肅輯天台石橋詩始而李御史子長繼之州學諭林師蔵及子表民又繼之有天台正續集及別編然皆前人題詠天台山水之什非郡人自作詩文也惟鄞天一閣傳有寫本赤城集十八卷專係郡人詩文王舟瑤案赤城集專錄其文有闕於台郡者非曾台人作王棻案先生未見此書故誤耳亦表民輯而其書於今乾隆四十八年閒進入中祕詩已佚不存明成化初吾鄉黃定軒謝方石兩侍郎以台號禮義邦世稱小鄒魯不可任遺詩零落哀集自宋來先輩詩始左經臣訖余尚則得四十餘家應憲使志欽刻之廣南其亦名赤城集蓋未知有

表民不忘案黃謝原編六卷始宋左緯迄明鄔望卷繼文合爲一集得十九家後復成補遺五卷續編八凡一百五十三家皆名赤城詩集其續表民者專錄文則名赤城後集是也　神廟時郡守磐石李公偕鄉老秦聿峯輩益廣搜羅爲三台文獻計得詩七百三倍黃謝二家所錄而佳篇遺佚仍多又自隆萬迄今近三百年詩人輩出無起而甄錄者余留心桑梓故實既成外志一書因先輯爲三台詩錄肇唐五季訖國朝乾隆爲詩凡三十二卷爲八一千數百而詩餘附焉續又成補遺數卷乾隆癸丑九月二十日學標又編風雅遺聞其自序略曰予前有三台詩話之刻繼又輯詩錄三十餘卷人聚以傳詩綴以評統名曰風雅遺聞附之詩錄之後云

壽鏞又案董竹史先生慶酉輯四明詩幹三卷錄孫拾遺詩古意二首哭方玄英一首末載三台詩錄語然則拾遺詩幸存於唐文粹而戚氏全祖望句餘土音甬上琴操首孫拾遺淨慧社操原註原註全唐詩亦收此詩

壽鏞案劉川詩鈔補編江五民序略曰舒象坤董奇玉二先生爲劉川詩鈔一書上自秦漢下迄清初共得詩九百六十八首頗疑此二千年閒吾邑

詩人閒出不應僅止此數及讀劉源集如董叔輝
蕭子西陳晦叔珣上人皆有詩集而詩鈔不之及
新城與本堂相唱和有棣萼鞞蚓蒿里等集三江
李在明有甬山集均見清容集中詩鈔未收隻字
及後見唐文粹有孫拾遺詩南山寺志有舒文靖
詩亦皆爲詩鈔所無至是又擬別爲補遺第綜其
所得視前鈔僅九分之一云

江五民艮園詩話唐以詩賦取士故詩之盛莫如唐而
三百年中吾四明以詩名者殊寥寥鄞之著者祇賀
希韓四明人乾寧四年進士好荀揚之書文慕韓愈
季眞且里居亦不確定明州惟吾希韓先生隱居鄉
里提唱古風雖丁有唐之末運實開風雅之先聲誦
杜祁公遺其孫沔知明州詩云四明山水饒靈粹唐
有希韓奫出倫又見賢侯光乃祖暫還仁里庇斯民
之句其文采風流猶令人留連不置也
壽鋪案艮園以祕監里居未確定而拾遺之里居
檢台州府志則因高僧傳書樂安人以爲台產歸
隱奉化與祕監爲鄞之寓賢正同然台志採之較
詳於寧志奉志固知人不必以地爭也

著述

宋歐陽修唐書藝文志孫子文纂四十卷又孫氏小集
三卷原註孫郃字希韓乾寧進士第又孫郃文格二卷
宋王堯臣崇文總目孫子文纂四十卷又有孫郃文集
四十卷文格二卷
壽鋪案台志曰崇文總目有文纂又有文集恐是
一書誤分
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孫郃文纂一卷唐孫郃撰郃字
希韓四明人乾寧四年進士好荀揚之書文慕韓愈
宋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與郡齋讀書志同
舊四十卷
宋史經籍志孫氏小集三卷文格二卷
浙江通志經籍門八孫子文纂四十卷孫氏小集三卷
經籍門十四四明郡才名志宋高僧傳樂
壽鋪案宋高僧傳三十卷僧贊寧著浙江通志引
朱彝尊經義考孫氏郃春秋無賢臣論一卷存引困學
弘治湖州府志贊寧德清人
紀聞王應麟曰及浙江通志傳

壽鏞案竹垞未見論文以爲一卷誤也

台州府志經籍考春秋無賢臣論一卷唐孫郃撰郃樂安人原註今之仙居或以爲奉化人誤詳本傳考異事蹟具文苑傳王應麟困學紀聞云郃論春秋無賢臣蓋諸侯不知有王其臣不能正君以尊王室此孟子所以卑管晏也經義考存今載全唐文中

台州府志經籍考四明郡才名志唐孫郃撰是書見嘉定志壽鏞案宋高僧傳今佚

台州府志經籍考孫子文纂四十卷唐孫郃撰是書見嘉定閒所修志及宋高僧傳今佚

新唐書藝文志案今本崇文總目有孫子文纂四十卷又有孫郃文集四十卷恐是一書誤分郡齋讀書志有文纂一卷云舊四十卷通考同今佚全唐文中載其文四首孫氏小集三卷唐孫郃撰見新唐書宋志崇文總目今佚文格二卷唐孫郃撰見新唐書藝文志

奉化縣志藝文唐孫郃孫子文纂四十卷唐書藝文志浙志孫氏小集三卷唐書藝文志浙志徐氏四明郡才名志浙志時棟四明六志校勘記云此書見浙江通志引宋高僧傳案乾道志拾遺傳中嘗引四明才名記余疑作高僧傳者卽本諸此而誤以爲拾遺所撰耳然前志後記沿用舊題亦著述家常有之事固不能謂拾遺之必無此書也春秋無賢臣論嘉靖志康卜世論嘉靖志乾志臣誤人康乾志

墓籍貫附

四明山志云樂安侯孫郃墓在白雲山餘姚縣志采錄同

壽鏞案拾遺籍貫據台州府志則產樂安卽今之仙居縣四明山志稱爲樂安侯此亦一證而台志未引浙江通志於傳則引十國春秋謂明州奉化人於其著述孫子文纂孫氏小集下據郡齋讀書志亦謂四明人於四明才名志下則據宋高僧傳十國春秋言歸隱於奉化山蓋郃後隱於奉化遂以爲奉化人也云云今據四明山志曰樂安侯台志之說或是也但自宋乾道圖經卽著拾遺爲四明籍則由來已久拾遺爲吾鄉賢固非台人所得奪矣

校勘

壽鏞案唐文粹卷十五下錄拾遺哭玄英方干先

生詩一首卷十八古意二首卷三十八卜世論春秋無賢臣論四明文獻考本此唐詩紀事卷六十一錄詩二首爲古意卷六十三錄詩一首爲哭玄英傳一爲玄英先生傳唐文粹未載於是四明詩幹本之錄其詩焉清選全唐文錄唐文粹二論及玄英先生傳又益以送無作上人遊雲門法華序而四明文徵遂錄是序壽鏞更取奉化志王知韞傳原文補之曰王積中墓志銘至清選全唐詩則固本於唐文粹也諸本字句稍有出入茲刻凡唐文粹所有者悉依文粹本餘亦從最先本因校勘如左

卜世論　位重憂崇　全唐文作位重優崇

春秋無賢臣論　康乾志臣作人　則忠孝兩全　全唐文作上下有序

康乂天下　全唐文作康乂四方　後世不懼　全唐文作後世不知懼　豈不如然　全唐文作豈不誠然　無賢臣哉　全唐文作哉也

送無作上人遊雲門法華序　又見朱放詩　全唐文放詩作訪誤案唐詩紀事錄朱放詩　常以爲過　全唐文常作嘗　宜哉　全唐文無此二字

哭玄英方干先生　紙衣裳　全唐詩紙作弊　猶喜　劉川詩鈔補編作猶

幸　揚名獻　全唐詩獻作薦

古意第二首　葬江魚　全唐詩魚作水

孫子文纂四十卷宋之時已不可得即所謂孫氏小集三卷文格二卷四明才名志者今亦尠有存焉望古遙集文獻無徵斷璧碎金成爲至寶壽鏞謝陋姑就聞見蒐集詩文仍其名曰文纂爲一卷更輯傳略遺事著述攷其墳墓里居校其文字異同曰外紀別爲一卷閒知掛漏繁多然書闕有閒存其厓略而已宋史忠定贊之曰寥寥唐末有茲義士遺編雖存惜無信史同此感慨邦人君子幸匡不逮民國二十年二月張壽鏞跋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１０１
作者＝
页数＝８１４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